

ZHONG GUO GUI HUA

中国鬼话

文彦生选编

上海文艺出版社



I 277.3/25

7808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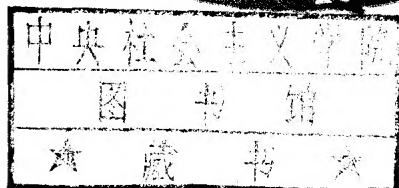
ZHONGGUO GUIHUA

中国鬼话

文彦生选编



200400280



上海文艺出版社

责任编辑：宋仲璋

封面设计：麦荣邦

中国鬼话

文彦生选编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绍兴路74号)

总发行所经销 吴县文艺印刷厂印刷

开本 650×1168 1/32 印张 30.5 插页 2 精 5 字数 697,000

1991年3月第1版 1991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平装1—17,000册 精装1—5,000册

ISBN7-5321-0689-6/I·554 定价：10.80元（平装）

ISBN7-5321-0690-X/I·555 定价：17.00元（精装）

登记证号：（沪）103

参加本书整理者：

徐华龙 宋仲琤 王 捷 何承伟
张呈富 刘东远 徐 玮 尹利欣
庞兆麟

前 言

按民俗学的分类,鬼属于民间信仰之列,换言之,亦可将鬼放在信仰民俗中。鬼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数千年来,人类传承文化中的核心之一。

鬼文化是文化学的一个分支,有着丰富的深邃的内涵,是伴随着人类文化出现而出现的,是人类历史长河中的奇特的文化现象。它是人类早期思维的产儿,奇怪的是这种早期思维并不因历史的变迁而变得无影无踪,相反的,在很长一个历史阶段中影响着人们的头脑,不仅在思想领域里,而且在其他文化领域中亦渗透有这种观念,还出现了各种鬼文化现象,例如中国的阴历七月半的鬼节,就属于这样的例子。另外,还有各种有关鬼的传闻、故事、小说、绘画等,并产生了鬼的宗教——迷信,除此之外,还有各种摄魂术,召鬼法等,又可另属于一种巫术文化现象。但凡属这一切,均为鬼文化的范畴。

鬼话则是鬼文化中的一个门类,属于民间创作,是与神话、传说、故事、仙话等体裁相平等的一种艺术品种,是以鬼为轴心的故事性的叙事作品。

要谈鬼话,我们势必要了解一下鬼产生的社会根源和思想

基础。

鬼是人类幻想出来的一种与人相对的阴府中的形象，其生活样象大都是人类生活的折射和想象。在具有原始宗教观念的人看来，人死后的第一表现形态就是鬼。

《小戴礼记·祭法》：

大凡生于天地之间者皆曰命，其万物死皆曰折，人死曰鬼，此五代（即黄帝、尧、舜、禹、汤）之所不变也。

许慎《说文解字》释鬼字：

人所归为鬼，从人，象鬼头，鬼阴贼害，从厶。

这一观念至今在许多民族中间还流行着。

在傣族，过去认为各傣族村寨都有寨鬼，传说他是寨子中最早建寨的人。他们死后，活着的人认为他们的灵魂还继续活着，继续起作用，就把他们奉为神祇，加以祭祀。通常是在寨子边建一小房，里面插上鲜花或纸花以及各种红、白小纸旗。每年在关门节后，全村祭祀一次或两次，平时有灾，有病，各家自己祭祀。傣族人还认为每个家庭都有很多鬼，家人生病要祭鬼，要用傣话叫做“鸦叭”、“鸦迫”、“蛮辖”等草药挂在大门上或堂屋的门上，目的在于防止瘟疫，保护人们健康，还要用芭蕉皮、树皮包上饭，丢在鬼呆的地方，如大青树下。在德宏芒市坝还供奉一个地方鬼，叫“赞胖”。据说，芒市土司讨来木邦姑娘为夫人，后陪嫁来的一对夫妇悄悄骑一匹马逃走了。逃至曼德里逃不过去，便把马眼蒙上，结果连人带马跌下山崖而死。自那以后，芒市地区经常发生灾乱，人们便以为他们作怪，供其为神。祭祀时，用弯角的

黑色水牛，三声炮响之后，将此牛砍死，另外还供鸡、饭等。^①

在古代高加索地区，人死后，实行盛葬，追荐之礼糜费异常，有时竟将生者弄得倾家荡产。但是，他们笃信，死去的亡灵将会来享用丰盛的供品。“如因某种缘故而延宕时日，未能如期为亡故亲人举办荐宴，乡邻则责以置亡灵于饥馁。对奥塞梯人说来，如受此责，则视为奇耻大辱，——所谓置亡灵于饥馁，同怠于事亡毫无二致。”^②

人们之所以对死者如此敬重，不敢随意置其于不顾，这是因为鬼的观念左右着人们的头脑。在原始思维里，鬼是一庞杂的概念，凡是有生命的东西死后都会成为鬼。“当一根灌木折了，开始枯萎了，则它的所谓克拉就进到那个实生的灌木里或者进到根里，而灌木鬼则到阴间去了。同样的，当杀死绵羊的时候，则这绵羊的所谓克拉就进到新生的绵羊羔里去，而绵羊鬼则到阴间去为人鬼服务……阴间本身，它的山、森林、河流，用特西（Tshi）语族的黑人的话来说，则是那些从前在我们世界上存在过的类似的自然地形的鬼。”^③从这一段引文中，我们可以看到鬼在早期人类思维中是生命体的另一种形式，它不光指的是人，同时亦指动、植物等有生命的和无生命的东西。历史发展到一定时期，鬼的概念变窄了，变成只是指人死后的“第二生命体”，同时，又出现了新的名词——灵魂，在原始人那里，鬼与灵魂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但有时又难以分离开来。例如，在英属哥伦比亚，土著人相信人有四个灵魂。主要的一个灵魂具有侏儒的模样，其他几个灵魂则是它的影子。当人患病，那些次要的灵魂或

① 见《德宏傣族社会历史调查》（三）第146页，云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② 《世界各民族历史上的宗教》第196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

③ 〔法〕列维-布留尔《原始思维》第76、79页，丁白译，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

者那个主要的灵魂就离开身体。巫师很容易把那些次要的灵魂召回，但对那个主要的灵魂就无能为力了。如果主要的灵魂离开了身体，患者就会死去。人死后，主要的灵魂到西方去生活。那些影子则变成鬼。它们来到死者生前常在的地方，继续象他生前那样行动。^①

在我国，鬼是相对人而言的另一世界中的形象。人们亦早就出现了灵魂的观念。据考古学家对距今二万五千至五万年前的周口店山顶洞人墓葬的考察，发现至少从那时起，人们已经具有明显的灵魂观念和人死后灵魂继续生活的迹象。

由于原始社会，生产力极其低下，人们对自然界的现象十分无知，往往以自己主观意志去想象去替代。人的死，属于一种自然规律，谁也无法抗拒，但原始人却无法理解，只是相信他们（指死者）去另外一个地方生活。这些死者，有的是自己的亲属，有的是外人。对前者，需要尊敬，对后者，害怕其作祟，都要对其进行供奉，因此产生了种种恐惧心理，生怕招待不周，引起不必要的麻烦。另外一方面，人们战胜自然的能力相当有限，因此，又往往企望鬼神的护佑。《淮南子·泰族训》说：“夫鬼神，视之无形，听之无声，望山川，祷祠而求福，雩兑而请雨，卜筮而决事。”这里所说的，就是人们希望得到鬼神保佑的心理。

正是这样一种低级的思想和社会的基础，鬼的概念及其形象才得以出现。也正是由于鬼的出现，随之而来的是有关鬼的各种传闻，这就是形成了鬼话的雏形。这些雏形跟着历史的脚步，有的消失，有的丰满，另外更有大量的各种类型、各种内容的鬼话被人们创造出来，逐步形成了鬼话的完整体系及其基本特征，并成为人类文化中不可缺少的一个组成部分。

① [法]列维·布留尔《原始思维》第76、79页，丁由译，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

二

鬼话的历史发展,经过了三种形态的演变:一是原生态,二是衍生态,三是新生态。

原生态,是指鬼话的雏形阶段,产生于人类社会的早期,主要表现为自然现象变化的恐惧,这时的鬼话中的形象大都为自然属性,与人类万物有灵观念是分不开的。

在云南,过去苦聪人不能理解社会和自然界所发生的变异和灾难,认为有一种超于自然和社会之上的“内”。他们认为天、地、日、月、山、川、岩石等都是“内”的体现者。谷物遭灾,人生疾病,都是由于“内”作祟的结果。对待“内”最好的办法,就是用现实生活中最好的食品进行祭祀,同“内”实现妥协与友好。^①这里所说的“内”,是一种超现实的东西,实际上就是人们信仰中的鬼。

这种原始宗教的观念,同样亦存在于西盟佤族人中间。在他们的观念中,山川、河流、生物和凡为他们所不能理解的一切自然现象,都认为有“灵魂”,或称之为“鬼神”。“鬼神”的概念是汉语的意译,对佤族讲,“鬼”和“神”并没有区分,而是同一的,指的是他们观念中的灵魂。更确切地说,他们观念中的灵魂,就是以鬼形象而出现的,所谓“鬼神”概念,实质上就是鬼的代名词。当时居住在阿佤山中心地带的西盟佤族尚处于原始社会末期,或者说是从原始社会向阶级社会的过渡节,因此其宗教,属于自然宗教的阶段。在这一历史阶段中,正是鬼的信仰最为兴盛的时期,同时亦逐步产生了神的萌芽,但就其实质而言,鬼的信仰是

^① 《云南少数民族社会调查研究》(土集)第108页,云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占绝对统治的地位。

佤族最崇拜的鬼是木依吉，他们认为木依吉是创造万物的神灵。他们拉木鼓、砍牛尾巴和砍人头祭谷等较大的宗教活动，都是按照木依吉的指使而举行的。佤族每个村寨附近都有“鬼林”，是他们供过的人头骨的存放之处，也是木依吉的存在之地。木依吉管的事情很多，如刮风、下雨、打雷、人的生死、谷物生长等等。另外，佤族还有各种鬼，如“阿容”又称“达娜”，管水，或称水鬼。“达务”，管风，或称风鬼。“腔秃”，管树林，或称树鬼。“司欧布”，管谷子生长的鬼。管人的皮肤发痒的，叫“阿瑞”。“吉柚”是使人筋骨痛、头痛、脚痛的鬼。“阿入各”，使人耳痛的鬼。“各若”，使人耳聋的鬼。“各朗”为疟疾鬼。“宏”为使人肚子肿胀的鬼。“哈”是使人抽筋的鬼，如此等等。^①在佤族信仰中，鬼是一主宰，与人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

佤族有一神话《司岗里》还隐约可以看到这一原生态鬼话的影子。远古时候，“天和地是用铁链拴在一起的，离得很近。地上的万物不自在了，不歇气地向里和伦抱怨。里和伦派达能用巨斧砍断了拴着天地的铁链。天高高地升上去，地低低地降下来。从此，天地分开了。”^②这里的里、伦为天、地两位神灵，达能为动物神。这篇神话因是当代搜集和整理的，自觉或不自觉地加入了今天的思想方法和认识观念，其实，它十分古老，蕴藏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和大量的历史积淀，虽经世代流传，加入了一些非原始的枝叶，但毕竟是佤族人远古历史社会的描述，因此，我们觉得《司岗里》所说的里、伦、达能非现代意义上的神，而是原始的宗教信仰中的鬼。只有这样，才能符合当时的历史，才能与

① 《西盟佤族的自然宗教》，载《世界宗教研究》1981年4期。

② 《佤族民间故事选》第1页，上海文艺出版社1989年版。

远古时期宗教信仰相一致。

从这一点意义上来说，它反映了鬼话原生态的部分特征，才显示出其所独特的文化史的价值，值得重视。

南朝宋刘敬叔《异苑》卷六记载：“元嘉中，魏郡张承吉息元庆，年十二，见一鬼，长三尺，一足而鸟爪，背有鳞甲，来招元庆。恍惚如狂，游走非所，父母扞之。俄闻空中云：是我所教，幸勿与罚。张有二卷羊中敬书，忽失所在。鬼于梁上掷还一卷，少裂坏，乃为补治。王家嫁女，就张借口，鬼求纸笔代答。张素工巧，尝造一弹弓，鬼借之，明日送还，而皆折坏。”这里所说的鬼话，已非原生态的面貌，但可以从窥测到一点影子。那就是文中所说的鬼，带有动物的特征，说其为鸟类，其又有鳞甲，说其为鳞甲类，却又有鸟爪。很显然，这里的鬼话，与其原生态之间有某种内在联系，或者说，这一鬼话带有原生态的某些特征，也可以说是原生性动物鬼话的残存。

应该承认，如今要寻找原生态的鬼话，已经十分难见，大多非真正原生态的面目，而加入了后人的思想观念、社会沉积和历史文化。无论是象《山海经》那样的反映远古历史地理文化的古籍中的鬼话，还是仍活在一些后进民族口头中的鬼话，都很少真正反映其原始形态，因为那一历史时代离我们太远了。有些鬼话虽非原生态，但多少还保存了原生态的内容，这仍值得我们重视，它们是研究人类早期鬼话的重要依据。从形态学的角度来看，这些鬼话属于一种准原生形态，是最接近原生态的。因此，我们亦将这种准原生态的鬼话，归于原生态之中，这样可以更直接看到两者之间亲缘关系，并可以找出原生态鬼话的基本特征和表现形态。

鬼话发展史上的第二种形态，为衍生态。

这种形态的鬼话，产生于阶级出现的前后，主要表现为神鬼

并行于世。在这一时期，人们有了善恶的观念，原来为一统世界的鬼亦开始分化，一部分鬼因其常做善事，而被奉为神，另一部分鬼又因做了危害众人的事，而变成恶鬼。渐渐的这种观念被确立下来，成为人们共同的信仰。

正因为这样，鬼成了人们讨厌的对象，表现在民间创作中，鬼就是以害人为宗旨的形象。为此，人与鬼之间就产生了种种矛盾和冲突。这时的鬼主要特征是野性十足，以人为食，表现了鬼作为恶势力的代表的残忍的本质。所有这些都与神的出现是分不开的，为了提高神的地位，就不得将鬼说成是恶魔，以此形成鲜明的对比。

在基诺族民间故事中，就有不少这类恶鬼的鬼话，《孕妇不吃芭蕉花的来历》则属于其中之一。故事说：很久以前，人和鬼住在一起的时候，分不清谁是人谁是鬼。有个叫白蜡子的小伙子娶了一个鬼姑娘做妻子。妻子怀孕后，想吃芭蕉花，丈夫就砍来一大筒。妻子见了，不高兴，说：这不是她要的芭蕉花，要他快到她母亲家，就知道她要的是哪一种芭蕉花。白蜡子到了岳母家，把情况一说。岳母知道后，递给白蜡子一个用细藤子捆着的大麻叶包，并说：这就是我家姑娘最喜欢吃的芭蕉花。白蜡子觉得奇怪，打开一看，才发现里面是一个又白又嫩，带着血迹，还在颤动的胎儿。到了家，妻子接过“芭蕉花”，连忙拿到屋里大口大口地咬起来。这时，白蜡子才发现他的妻子不是人，而是一个吃人的恶鬼。于是，他找来一把大斧头，奔进屋，一下就把女鬼杀了。从此以后，基诺人认为只要妇女怀孕时想吃芭蕉花的就不是人而是鬼。所以到现在基诺妇女怀孕不能吃芭蕉花。^①

这则传说的文化史价值，就在于鬼从与人为伍的行列中驱

① 《基诺族民间文学集成》第60～61页，云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除了出去。这种驱除，表示了一种社会、思想的进步。在此之前，人鬼概念是相混淆的，或者说没有什么太多区别。原始人相信，人死后，其灵魂还是和家人在一起生活，为此，每顿饭前，都为其留一些食物，以免让其挨饿。由于当时食物来源十分困难，难以满足鬼的需要，因此人们想象有一个更好更美的乐园，是鬼魂的好去处，希望鬼魂前往，以解除人、鬼争食的处境。

印度的波多人(Bodes)在给死者贡献米饭和饮料时说：“你吃喝罢；以前你和我们一起吃喝，现在你已经不能这样做了；你曾经是我们的一员，你如今不是我们的了；我们将不再来到你的面前，而你也不再到我们这儿来了。”婆罗洲的达雅克人(Dar-yaks)为了吓唬死者的灵魂，向它们说，假如它停在它们中间不走，那末它的住处只是一只芦苇编的篮子；易洛魁人在入葬的傍晚放出一只鸟，让它尽快地把灵魂带走。希腊人和罗马人也有类似的习俗，他们还在公元前就尊敬灵魂。但是灵魂都是桀骜不驯的，不肯急于离开亲属和朋友，因此为了迫使它们离去，有时不得不采用暴力。澳洲人和黄金海岸的黑人为了把灵魂从自己的帐篷和村落中驱除出去，他们四面奔跑，用粗棒打空气，大声号叫；他们相信经过这样一场驱邪战之后便可以高枕安睡和享受健康之福。^①

这些民俗学资料，均说明了一个道理，鬼魂成了人们的一种负担，是生活的一种累赘。正是在这样的思想基础之上，产生了鬼话的第二种形态。

这种衍生态的鬼话，表现的是人、鬼之间的直接争斗。其特征为：一方面是鬼的凶残和肆虐，另一方面是人如何识破鬼的面目而最终除尽鬼魅。这时鬼的形象，还没有自己的个性，与人的

^① 拉法格《思想起源论》第131~132页，王子野译，三联书店1963年版。

形象相差无几,或者说,其原形和动物的形象是一样的,还未形成这一特定的鬼形象。这说明了这一时期的鬼是从原生态的土壤上衍生、发展起来,与之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带有许多自然生态中的动物性的特征。

要说明这一点,我们可以老变婆故事为例。

老变婆故事是一种故事类型,其渊源相当久远,现已程式化,有了很大的变异,成了许多民族的传统的影响颇大的故事。

老变婆是南方民族的称谓,是指会吃人的妖怪,其故事基础情节是深山中住着一户人家,妈妈去外婆家,关照家中的两姊妹不见妈妈叫门,千万不要开。谁知此事被老变婆听到,它吃掉了妈妈,装成妈妈的样子前来叫门。两姊妹信以为真,开门让老变婆进了家。夜里,老变婆与妹妹睡一头,将妹妹吃了,姐姐知道不妙,设计逃走。老变婆得知姐姐逃跑,前去追赶。天亮后,姐姐用计杀了老变婆,有的故事说一男子恰好路过,帮助姐姐杀死老变婆,不管怎样,故事是以老变婆的死而告结束的。

在很多民族的故事中,老变婆这一名称有各种叫法,有的叫狼外婆,有的叫虎外婆,有的叫妖精婆,有的叫人熊婆,等等。然而究其根本,就可以发现这些所谓的“外婆”都有动物的特征。

在这类故事中,有这样一段类似的情节:当“外婆”来喊开门时,姐姐发现其声音不对,就要其把手伸进来看看,谁知“外婆”的手一伸进门,两姊妹就发现她的手毛茸茸的,不似人的手,更象动物(如狼、虎之类)的爪。这一细节,不仅是故事情节发展的需要,为姐姐的细心处事、机智勇敢埋下了重要的一笔,而且是富有文化历史价值的内容,它反映了老变婆故事是十分古老的,是由鬼话衍生形态的重要的一种故事类型。

所谓老变婆,实际就是鬼。

苗族有一非常古老的故事《变婆的来历》,就反映了这一传

统的文化意识。相传,有位神女,如巨人一般,生下六个蛋,孵化出雷公、老虎、龙、青蛙、蛇和人。那人叫盘古。一天,神女生病,盘古为了得到宝地,将神女活活掐死。雷公、老虎、龙、青蛙、蛇见此情景,争吵了几夭,最后达成协议,谁的本领大,谁得那块宝地。盘古很有心计,“呼”了一口气,使雷公、老虎、龙、青蛙、蛇昏倒在地,然后用绳捆上。这时山上燃起大火,老虎、龙、青蛙、蛇都挣脱绳子逃走了,唯有雷公无法挣脱。这时,有一白发老太婆忙替雷公解绳子。解了半天,绳子解开了,老太婆却被烧死。为了报答老人的救命之恩,雷公上天时对着尸体说:你救活了我,我要给你第二次生命。这样一说,老太婆便活转过来,成了变婆(即民间传说中的鬼)。^①

由此可见,变婆在苗族人的观念中,是一种鬼的形象。这里的鬼,和今天所说的鬼有了共同之处,那就是人死后成鬼这样一个基本概念,与在此之前的万物有灵魂,而灵魂即为鬼的观念有了根本性的差别。

正是在这样基础上,我们可以说老变婆故事是鬼话的一支,其源本于鬼话。由于历史、社会、思想发展的缘故,进化成今天人们常说的狼外婆故事、虎外婆故事,这是一种异化现象。

鬼话的第三种形态,为新生态,主要指鬼话有了更进一步的发展,以一种全新的面目出现于世。

其表现之一:鬼形象已从凶残、恶毒、张牙舞爪的单一模式中解脱了出来,其中有一部分还未脱离原来的丑恶形象,但另有一部分已变得和蔼、可亲、可近。从其性格来说,亦变得多样,除了野性外,还有各种复杂的人性,有很大一类故事,表现男女爱慕之情的,相当委婉动人,并不亚于人与人之间的情感。

^① 《苗族鬼神》(内部资料)第146~148页,黔东南州文学艺术研究室编印。

清·长白浩歌子《萤窗异草》二编 卷二 记载一《祝天翁》故事，其中有段云：

子在田中，自计鬼若来此，诚无地可避；盍纳之，少识裙下乐，死亦无憾。因不复惧，假寐以待，向恐麾之勿去，今且虑招之勿来。候至宵深，倦极思睡。俄若有人小语曰：“我来矣，何寝耶？”子起视之，星月皎洁，女果艳妆如平生，掩笑而至。子故熟识，不再问名，遽拥之就枕。女本荡妇，子亦伟男，遂相得甚欢。事讫，子询女曰：“若言为吾妇，其信然乎？”女曰：“业已妇矣，何问也？”子曰：“不然。所谓妇者，事吾亲，操吾家计，良不止为一夕之欢。”女曰：“此亦非大难事。妾为父母所贱，歿后厝之浅土，霜露沁骨，草莽缠骸，更怕为豺犬所搯，徒饱俦口。君能徙妾高阜，且深埋之，当为君鬼妻，一切如命。”子疑其罔己，诘曰：“鬼亦能诞育如人耶？”女答曰：“能。凡人暴卒者，魂气凝聚不能散，能施能受，妊娠如常，此自然之理也。病而后歿，则不能矣。”子因笑曰：“然则汝之所怀者，亦将临蓐矣。”女赧颜久之，始曰：“君毋消。妾畴昔良有此事，但胎随人死，且在尸中，今之许君者，魂也。”子信其言，益深眷恋。直至村鸡群唱，女乃辞去。

子归，不敢告父，夜则荷畚鍤而往，俟候良久，人迹渺矣，径诣女子葬处，且祝曰：“若无误我。”甫启尺壤，即得女尸，月下谛视，面色如生，犹未朽。子乃极力负之于岗，为深坎而瘞之，插柳其上，记认而归。比至庐居，女早曼立相待，见子喜曰：“君信人也。掩骼之德，百身莫赎矣。”子曰：“盍先犒予？”因挽之欢会，谋及长策。女曰：“阿翁凡事皆诿之于天，君即此给之。随所见皆曰天佑，翁必不疑。翁不疑，

则人亦可以无疑。从此餐餼嗣续，妾请任之，但不克显然并白，并代君乳哺耳。”子欣然从其计，女复别去。无何而翁来，语子令返，言：“偷儿偷予毫老，将逾墙，汝仍归宿，我处于此。”盖翁心多疑，非实有是事也。子心窃喜，遂复归，女果夜至。命之寝，则曰：“妇职宜先尽也。”遂为子缝纫，夜分始寝。鸡未鸣即起，操箕帚，躬炊煮，约足一日之需，乃皇然去。翁归就食，见其整洁异乎平时，甚讶之。疑子所为，都又不类。踌躇间，子乃笑曰：“父勿言，此天佑也。儿归，物已具，亦莫解其由。既而思之，非天意而何？”果释然。嗣是，遂以为常而不之怪。

这一段情节，写人鬼之情何等细腻，何等动人。不仅写出人的思想脉络，而且将女鬼那种善良、忠实的、特定历史条件下产生的封建的妇女道德和思想行为，反映得十分逼真形象。

类似这样的鬼话，在第三种鬼话形态中，不为少见，表现了这一时期鬼话的一个基本特征。

其表现之二：鬼话的领域大为扩展，并与佛教、道教等宗教相融合，形成了新的地狱之说和各种鬼祇人物。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在于佛教、道教等宗教侵入了具有原始宗教意识的鬼话之中，使之从思想到内容都产生新的变化。

例如，地藏菩萨，是佛教菩萨名。据《地藏十轮经》称：其受释迦牟尼嘱咐，在释迦既灭，弥勒未生之前，自誓必尽度六道众生，拯救诸苦，始愿为佛。佛教传入中国后，把它作为四大菩萨之一，相传其显灵的道场在安徽九华山。

中国民间所信仰的阴间主宰，本为东岳大帝，佛教传播后，地藏菩萨逐渐替代了东岳大帝，成为地府之主人，并形成了具有中国的特点的风俗习惯。《集说诠真》记载：“七月晦日为地藏王

诞辰。相传月值大建为菩萨开眼，小建为不开眼。是日吴俗有妇女脱裙之举，裙以红纸为之，谓曾生产一次者，脱裙一次，则他生可免产厄。黄昏时，比户点烛庭阶，谓之地藏灯。儿童聚砖瓦成塔，烧麝琥珀屑为戏。”这里说明了一个道理：佛教已为普通群众所接受，成为他们日常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

正因为如此，鬼话中亦出现了地藏王的形象。《通俗编》引《江湖杂记》云：

桧既杀武穆，向灵隐祈祷。有一行者，乱言讥桧。桧问其居址，僧赋诗有“相公问我归何处，家在东南第一山”之句。桧令隶何立物色。立至一宫殿，见僧坐决事，立窃问之。答曰：地藏王决桧杀岳飞事。数卒遂引桧至，身荷铁枷，囚首垢面，呼告曰：“传语夫人，东窗事发矣。”

除此之外，还有大量的和尚、道士与鬼争斗的故事，亦都属于佛教、道教等宗教影响民众头脑的结果，反映了民间流传的各种信仰之间的不同看法，也是鬼话矛盾冲突的基本构成的要素，为鬼话中的新加入的情节和人物。

其表现之三，就在于这时的鬼话的中心活动场景，不仅有阳世间的，而且亦有阴世间的。然而，由于阴世间的的生活，毕竟是人们幻觉的一部分，既漫无边际，也较为单一、比较程式化，因此鬼的活动中心仍是在人间。由于人间生活十分丰富多彩，繁复绚丽，而且是人们日常生活中所熟知的各种事物，所以鬼话往往非常生动，增强了可信性和真实感。而对地狱中的情景，大都为人云亦云的内容，显得枯燥干巴，讲述起来，有隔靴搔痒的感觉，缺乏真实细节的描绘和真切情感的流露。

地狱之说，原为佛教名词，指死者灵魂所至的安息处所，一

般都认为在地下，含有惩罚之意。据《俱舍论》卷八、十一和《大乘义章》卷八载，有八大地狱：1.等活地狱，生此者互相残杀，凉风吹来死而复生，更受苦害。2.黑绳地狱，以黑铁绳绞勒罪人。3.众合地狱，以众兽、刑具等配合，残害罪人。4.号叫地狱，罪人受苦折磨，发出悲号。5.大叫地狱，罪人比前者受的残害更重，大声叫唤。6.炎热地狱，以铜镬、炭坑煮烧罪人。7.大热地狱，罪人受煮烧比前更烈。8.阿鼻地狱，即无间地狱，非常深广，堕入者受苦无边。

随着佛教的传播，地狱之说亦深入民众心中，成为中国人的信仰观念，并加入了固有传统的数字概念，由此而形成新的十八层地狱之说。

不过，在鬼话中，除了有一部分直接地反映了人死后下地狱受到惩罚的故事外，还有一部分所反映地狱情景的，其实质折射的是人间生活。

清·袁枚《子不语》卷九记载：

蒋太史士铨官中书时，居京师贾家胡同。十一月十五日，儿子病，与其妻张夫人在一室中分床卧，梦隶人持帖来请，不觉身随之行。至一神庙，入门小憩，见门内所塑泥马，手抚之，马竟动，扬其鬃。隶扶蒋骑上，腾空而行，下视田亩，如棋盘纵横。俄而雨濛濛然，心忧湿衣，仰见红油伞，有一隶擎而覆之。未几，马落一大殿阶下，宏敞如王者居。殿外二井，左扁曰天堂，右扁曰地狱。蒋望天堂上轩轩大明，地狱则黑深不可测，所随隶亦不复见。殿旁小屋有老姬拥镬炊火，问何所煮，曰：“煮恶人。”开锅视之，果皆人头。地狱井边看人，衣蓝缕，自往投入。姬曰：“此王爷将囚寄狱也。”蒋问：“此非人间乎？”曰：“何必问。见此光景，亦可知

矣。”

就在这简短的文字中，亦可以看出地狱的基本格局及其建筑，和人间的情形是一致的，即使是鬼的行为和准则，亦可视为人的行为和准则的翻版。

正是这样一种社会、思想的基础，鬼话的活动中心，一般不在地狱里（除非无此地方不能表现的内容），通常在人间。再说，人是鬼话中的很重要的角色，他只能在人间这一舞台上施展和表现，有时魂游地府，这也是个别的现象。所以，这一切都决定了鬼话所表现的最常见的空间，是人间而非地狱。

三

鬼话的一个鲜明的特点在于：它表现的是鬼与人之间的纠葛、纷争、冤恨、爱恋、友谊等，而不是单纯地表现鬼的行为和生活。

由于鬼与人紧密相关，反映了人和现实生活种种特征，并逐渐完善、变化，成为一庞大的鬼的种类及其群体。

一、以死时状态为特征的鬼，如吊死鬼、淹死鬼、冻死鬼、饿死鬼、冤魂鬼（又名冤死鬼）等。

二、以外形为特征的鬼，如长发鬼、长舌鬼、长脸鬼、小面鬼、红发鬼、长颈鬼、尖头鬼、大头鬼、九头鬼等。

三、以性格为特征的鬼，如小气鬼、调皮鬼、孝子鬼、贪心鬼、缺德鬼、机灵鬼等。

四、以作坏事为特征的鬼，如催命鬼、产妇鬼、赌鬼、色鬼、烟鬼、酒鬼、讨债鬼等。

此外，还有夫妻鬼、兄弟鬼、胖瘦鬼、贫富鬼、善恶鬼等这样一对一对的鬼。

在此,需要说明的是,还有两类鬼话值得重视的,一是名人与鬼,一是民俗与鬼。前者大多为历史上的著名人物如关羽、孔子、鬼谷子、彭祖、乾隆、唐太宗、蒲松龄等与鬼的交往;后者则是用鬼故事来说明风俗习惯的起源,例如流传于江西的《产房门上挂红纸、镜子、剪刀的传说》:说的是一屠夫遇鬼将捉正在生产的媳妇,就将鬼怕刀有杀气的事,对那家主人说了。主人将剪刀、红纸、镜子挂在产房门上,鬼再也不敢上门找替身了。从此,这一带都流行了这一种奇特的风俗。此说似近荒唐,但它反映了人们对生孩子的原始思想,有着久远和深沉的文化背景,切不可疏忽了事的。有位人类学家在对原始人的妇女临产期间的风俗调查之后发现:“对于土著来说生孩子是最神秘的事情,孕妇被看作与鬼魂世界息息相通。”^①以此看来,生孩子与鬼相联系起来,就不仅仅是中国民俗文化的特有现象,而是世界文化史和人类进化史上有着鲜红印记的一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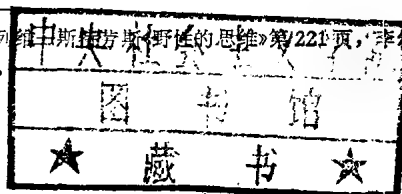
就鬼话所反映的主题思想而言,可以分为许多层次和许多方面,其中不乏有宣扬消极、低沉情调的内容,然而就其发展史和整体面目来看,应该说,其主导面是积极的、正常的、健康的、向上的。在其早期,它努力探索着自然界和人类的奥秘,反映了人类的思想特征。在其后期,作为一种民众的创作,亦有其积极的作用,表现了人与自然、社会的斗争,表现了人们向往美好、追求幸福的愿望,表现了正义战胜邪恶的总趋势,表现了人的精神、智慧和力量,表现了人们丰富的想象力和创造才能。

徐华龙

1990年1月29日

大年初三

① [法]列维·斯特劳斯《野性的思维》第221页,李幼燕译,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



目 录

前言.....	1
阎王.....	1
阎王爷的由来	1
附录:1. 阎五	4
2. 阎王的来历	6
地府官司	7
断祸福	9
判案	11
恶习难改告黑状.....	13
改寿	14
阎罗王和土地爷.....	18
彭祖三气阎罗王.....	23
土地、河神和阎王	26
马屁鬼	27
阎罗殿搬迁	29
抢先修鬼城	30
阎王还去呢	32
头殿阎君“开后门”.....	33
鬼门关	34

杨小宝舍寿求富贵	38
附录：借寿	41
求医	43
隐身人	45
阎罗王上小鬼当	48
刘机夺取阎王位	51
附录：1. 豆腐王见阎王	53
2. 高攀皮煨阎王	55
3. “汤圆王”与阎王	56
4. 张屠夫吓退阎罗王	59
5. 徐苟三智斗阎王爷	61
6. 巧治阎王	62
穷书生三戏阎王	64
鬼王	68
鬼头大哥	71
牛头和马面	73
附录：牛备和马飞	75
无常鬼	78
瘥三	78
附录：无常鬼	80
鬼帽	82
附录：换帽	85
钟馗	88
钟馗的传说	88
附录：捉鬼	90
醉色二鬼归地狱	91
钟馗嫁妹	93

丑鬼戏钟馗	98
五鬼闹钟馗	101
钟馗护唐王	102
唐太宗魂游地府	105
冤魂鬼	107
玉红	107
井水不把河水犯	109
罪有应得	111
死鬼报冤	112
人鬼仇	117
屈死鬼索命	120
鬼告状	124
冤鬼诉苦	126
鬼状	129
小儿鬼	134
鬼孩	134
鬼儿	137
红火团	140
小顽童	142
水鬼	144
酒鬼和水鬼	144
附录:1. 王斗	148
2. 溺鬼换替身	151
3. 淹死鬼	153
“智和尚”巧治落水鬼	155
李二骗水鬼	157
赤膊神	159

淹死鬼吃炒蚕豆	164
水鬼帽	166
陆阿唐	172
僵尸鬼	178
绊脚绳	178
降尸	184
僵尸鬼与黑无常	188
怕掀底的鬼	190
僵尸美人	194
吊死鬼	200
智破讨债计	200
鬼肉	203
屠夫与鬼	208
典当吊死鬼	211
智制吊死鬼	214
产妇鬼	218
墓生儿	218
附录:1. 买蛇汤的女人	220
2. 鬼状元	223
3. 木根和鬼妻	225
4. “鬼骂王庄”	228
5. 小媳妇	229
6. 鬼票	231
鬼门和状元产	232
奶孩子的女鬼	236
产候鬼	239
张石匠智斗产候鬼	241

王朋	244
鬼请接生婆	246
附录：马老太奇遇	248
夜半求医	250
伍童彪升官记	252
姆	255
侠鬼	259
野鬼王	259
换粮济贫	263
侠鬼	268
善鬼济人	270
善鬼	275
交情	275
附录：升官	282
人鬼兄弟	285
两老汉	287
孝鬼	293
投胎	297
报恩夜叉	300
菩萨坡	303
烟鬼	305
无二爷与麻老三	305
烟鬼	309
志谋	311
铤打烟鬼	316
赌鬼	318
小贩	318

“鬼肝”	320
王大虎戒赌	322
李二鬼	325
奇遇	327
张虎	329
色鬼	334
黑二	334
淫鬼遭劫	337
色鬼	339
饿鬼	344
新鬼	344
朱大嘴	347
饿鬼	349
饿死鬼	350
鬼怕正直人	352
讨债鬼	355
讨债鬼与还债鬼	355
还债	357
杨其良	358
讨债鬼	361
酒鬼	365
鬼友	365
酒鬼	369
鬼令	370
女鬼	375
儿子十八娘十五	375
附录：十八岁的儿子十七岁的妈	381

桃花鬼报仇	386
两个鬼女人两般心	388
鬼女恩报小长工	390
友鬼	394
庵堂里的女鬼	397
李良救女鬼	400
癩疤阿三	404
变鬼不忘善恶	406
“奇怪”崩大堂	409
杜秀复仇	412
女鬼助夫	414
儿悠	417
还魂	421
莲花印	425
鬼牡丹五娘	429
屈死鬼翻身	433
勾魂鬼	435
吃鬼奶	439
鬼缘	441
纸扎人	441
太守的女儿	446
王良娶妻	452
鬼婚	456
书生和鬼妹	457
琴缘	460
风流鬼仗义护鸳鸯	468
结阴亲	472

鬼情	475
鬼戏人	477
张少霄	481
陈生	484
义鬼凤姣	487
兄弟与鬼	492
木碗	492
榆树和榆丛	494
附录：猪仔养大成猪豚	497
哥俩遇鬼	499
长鼻子	501
名人与鬼	507
仓颉造字	507
孔子造鬼神	508
附录：神鬼的来源	510
治鬼	511
鬼谷子先生	513
东扯西拽	515
回避	517
盖苏文索魂	520
程咬金镇鬼记	522
鬼帮赵匡胤	526
回阳	527
“煞鸡”搬迁	529
伸冤庙	532
包公审鬼	534
包公阴司断案	539

智胜恶鬼魂	541
大命包公	543
范仲淹治鬼	544
鲁智深背鬼	546
武松打鬼	547
“弇州山人”别号的来历	550
仇十洲画鬼	557
乾隆巧遇披毛熊	560
陆稼书审判官	562
对联与鬼	566
对对子	566
秀才对鬼联	568
附录：巧断冤鬼案	570
武西莲月	572
少庄主	579
庙中“绝对”	582
张秀才	584
鬼师	587
风物与鬼	589
大壮塘的来历	589
无头魁星	594
卧牛城为何无东门	596
张忠和槐花	600
护子林	605
月亮池里的大乌龟	608
五圣堂为啥只有三尺高	609
红石桥	611

北瓜·····	614
田鸡·····	619
林中老鬼·····	625
金翠瓜·····	628
鬼谷庙·····	632
木偶团的来历·····	633
墨池·····	636
双城隍·····	639
薄荷·····	642
勾魂山·····	643
鬼洗脸沟·····	645
望母台·····	648
风俗与鬼·····	651
烧纸钱·····	651
关羽杀鬼·····	652
过秤·····	653
红纸伞·····	654
半夜不准吹奏乐器·····	656
镇邪镜·····	658
蚊帐上的血针·····	661
鬼怕些什么·····	662
老夫娶少妻·····	664
守灵·····	670
喷嚏退鬼·····	672
烧外衣治病·····	673
墨斗·····	676
催生娘娘·····	677

门上贴八卦	679
撑伞避鬼	681
方石镇压捣地鬼	685
门神、窗花能避鬼	686
大年除夕放爆竹的来历	688
产房门上挂红纸、镜子、剪刀的传说	688
城隍土地	690
影壁墙	692
结婚习俗的由来	697
大门上为啥插桃枝	698
砖丘墓和烧纸钱	701
喝开水除病	703
线鞭打鬼	705
鬼市	708
神鹰	710
包拯脸谱额上的月牙为何不能画正	719
门槛的来历	722
对联的来历	724
女人半夜为何不梳头	726
附录：梳子鬼	727
无主新铺宿不得	729
借阴债	731
借阴寿	733
回煞	736
鬼怕桃树枝	737
下葬习俗的由来	738
八字先生的由来	742

幸运鬼挑担,倒撵鬼弄绊	745
明灯不是人,明月不孤行	748
头枕裤子,鬼捏嗓子	750
对鬼	751
新鬼与老鬼	751
附录:1. 鬼兄弟	753
2. 饿死鬼和饱死鬼	754
3. 迷魂圈	755
4. 猪头鬼和羊头鬼	757
高鬼与矮鬼	759
附录:1. 鬼推磨	760
2. 张根僧	762
打更鬼和摧火鬼	765
斗鬼	769
戏子吹鬼	769
烧鬼	772
王勇斗鬼	775
小大胆斗三妖	778
秀才钉坟	784
小黑	788
“鬼难等”	792
老戏迷治鬼	795
收鬼	797
杨端公	800
人鬼斗	804
谁救了谁	806
也先打鬼	809

两鬼斗	811
沙沙鬼	812
奇遇	813
牛大胆	817
“等等我”	820
鬼怕“恶人”	822
小鬼索命	824
小二寻父斗魔鬼	827
比赛	831
王三巧治四恶鬼	832
捉鬼	836
背鬼	842
苏二爷背贪花鬼	842
背鬼	845
鬼变棺木	847
假鬼	850
齐元斩鬼	850
王二喜	853
“酒醉鬼”与“吊死鬼”	854
“淹死鬼”和“吊死鬼”	856
大胆先生怕鬼	857
打赌	858
殃	859
“无量胆”装鬼治舅舅	861
邵成擒鬼	863
其他	865
王二小逛阴间	865

张秀才投胎	867
张老汉死后复返	869
毛驴收债	875
鬼无影的来历	880
脸上长鸡毛的故事	881
童养媳抗恶鬼	884
吴依鬼	885
跟鬼比把戏	890
田令光	894
崂山道人除恶鬼	896
刘成赶鬼市	898
阴差阳错	902
墓活鬼	904
换头	908
鬼脸照镜子	910
午夜鬼	912
阴才	914
唱歌骷髅	918
生死簿上添了寿	920
巧戏菜刀鬼	922
鬼医大脚病	925
神磨	926
鬼族	929
祥宝	935
后记	938

阎王

阎王爷的由来

传说在很久以前，人是不会死的，万物都是永存的。那么到后来为什么会死呢？死后又为什么会变成鬼呢？“阎王爷”又是怎么来的呢？原来，这里还有一个传说哩！

在大地的东方有一块土地，那里有许许多多的人，人们勤劳、善良、生活得非常美满。但是好日子并没有过多久，灾难降临到了他们的头上。

一天夜晚，突然天崩地裂，河水暴涨，它们象一群饥饿的野兽，吞没了一个个村庄。第二天，幸存的人们，在洪水退了之后，找到了许多闭着眼睛，四肢僵直，全身冰冷的尸体。人们想尽了一切办法，都没能使他们活过来。从那以后人就会死了。

可是这场灾难并没有结束，更坏的事情还在后面。当人们来到田地里耕种时，才发现：地已经不再长庄稼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原来天上有一个神，看到人们的生活这样美满，产生了嫉妒，于是造成了这场灭顶之灾，而且还将人体的“长生膜”破坏掉，使人再也不能长生，身体变得脆弱，以至于活十几年便死去了。

对于这眼前的惨景，一个青年人下定决心，准备去寻找一种

可以解救人类的办法。他的名字叫阎罗。阎罗从小没有爹娘，是一个老人从野外捡到的，收养的。这个老人也没有逃过这场灾难。这更使阎罗下定决心，去解救受灾受难的人们。

阎罗向南方一直走去，起初还好走一点，可到后来，越来越艰难，以至于不得不绕着走。有一天，在一个小山岗上，遇见了一只凶猛的老虎，窜了出来。饥饿的老虎，一看前面有人，便扑了上来。那时老虎力大无穷，比现在的老虎有劲得多。阎罗飞快地向山下逃去，老虎在后面紧追不舍。最后阎罗钻进了一个山缝里，老虎也没头没脑地钻了进去，可是山缝越来越窄，竟把老虎卡在了里面。虽然以后老虎得救出来了，但再也没有那么大的力气了，据说被阎罗累的，这是后话暂且不提。

再说阎罗也累得昏了过去，不知过了多久，他慢慢地醒来，一点力气也没有了，只好向前爬。当他爬出山缝时，看见前方有一道金光，金光变化着颜色，一闪一闪的，煞是好看。阎罗高兴极了，他使出全力靠过去，可是那道金光却总是使他靠不上边。阎罗又一次晕倒在地。当他再次醒来时，他发觉自己躺在软软的草地上，周围都是鲜花，红艳艳的骄阳，照在他身上，他感到无比的舒畅，有一股使不完的劲。

阎罗爬了起来，沿着小路向山顶走去，山顶上有一个院落。阎罗敲了敲门，里面走出来一个老人。阎罗说明来意跪下，恳求老人救一救苦难的人类。老人听完，什么也没说，关上门走到屋里问另一位老人：“他来了。”

“那按我们想的去做吧！”

“好！”

开门的老人又走了出来。对阎罗说：“你越过这条山岗，那儿有一个山洞，山洞里面有一条小毒蛇，你把它杀掉，取一碗蛇血来。”说完，关上了门。

阎罗一看没有办法，只得照老人说的去做。

这两个老头是什么人呢？原来，天帝已经知道人类发生的这件祸事，惩罚了那个做恶的天神。但他还不知人们的心地是善良、诚实还是狡猾、凶恶。于是派了两个天神来试一试，然后再看救不救。这两个天神刚一下界，就碰到了阎罗。于是他俩决定，就试一试这青年人。

阎罗又走了一天，越过了山岗，穿过小河，在陡峭的山崖上，找到了老人说的那个洞，他壮了壮胆，爬上山崖钻进了洞中。洞里一片漆黑。他深一脚浅一脚，扶着洞壁，一点一点向洞里走去。

过一会，突然眼前出现了两点绿绿的光，绿光一点一点向他靠近。阎罗紧张极了。绿光向他急扑过来，他一躲。突然，洞里大亮，原来这条蛇经常爬出洞游动，叼回来的夜明珠发光了。

阎罗这时已看清，这绿光正是小青蛇的眼睛。再说这条小青蛇通体青色，青色里还有一点一点的白色。说是小青蛇，其实这蛇也有二丈长，它昂起头，张开大嘴，直向阎罗扑来。

阎罗赤手空拳，只得东躲西闪，猛地被石头绊了一下，一个踉跄，摔倒在地，被一块锋利的石头划破了手掌。这一下，倒提醒了他。于是他爬起来，抓起石头，连连向蛇砸去，正好砸在蛇眼上，小青蛇顿时成了瞎子。这时青蛇的身子也扫了过来，阎罗被摔在岩石上，顿时眼冒金星。他强忍伤痛，抓起一块石头砸在了青蛇头上，青蛇一下栽倒在地，再也爬不起来了，阎罗也倒在了地上。

当他醒来时，看到身边的青蛇，心里非常高兴。他找到一块锋利的石头，划开蛇皮，接满一碗蛇血，走出了山洞。

在半路上碰见了一个老婆婆，老婆婆看到阎罗端着蛇血走过来时，拦住他，对阎罗说：“这蛇血本是天上难找、地下难寻的灵物，你要是喝下去，就得成仙，免使你在人间活受罪。”但阎罗

并不为之所动，只有一个信念，要去拯救灾难的人们。于是他连看也不看她一眼，仍旧赶路。

可老太婆却跟在他后面，一个劲地劝说，阎罗一看实在没有办法，只得说：“老人家，我要是为了自己，就不会吃尽千辛万苦来这里了。”说完头也不回，朝前走去。

他端着蛇血，回到了先前那个小屋。两个老人都站在院子里，冲他微笑地点头说：“好！我们答应你的要求了。”说完，腾空而起，移山填壑，平地成田，把种子撒向大地的各个角落，又下了一场甘雨，才按落云头又回到阎罗面前对阎罗说：“人不死，我们也无能为力了。只有靠人们自己在锻炼中，去寻找另一种长生不老的办法吧！”

他们又驾起祥云，回天宫复命去了。

天帝听了两位天神的话后，非常高兴，于是超渡阎罗成了仙，让他专管人间的生死。可后来阎罗高傲起来，总是认为人们还欠他点什么，于是胡作非为起来。天帝知道后很气愤，但念他还有些功劳，才把他降了一级，成了人们说的鬼。阎罗虽然降了一级，但还是干老本行，只是不敢胡作非为罢了。从此以后，由于人死后都到他那里，于是人们便叫他“阎王爷”了。

赵 荣 搜集

流传于内蒙满洲里

附录

阎 五

相传早先年间，地狱的头头不叫阎王。

那时天上有王帝，人间有皇帝，地狱有狱帝。

阎王的来历呢？是这么回事。古时有一个村庄叫太平庄，太平庄里住

着很多勤劳善良的村民，其中有一个叫阎五的人，为人心地善良，人缘又好。

这天狱帝查生死簿，阎五的阳寿到了，于是便派了秃头鬼，来抓阎五。

秃头鬼来到人间，找不到阎五，便打听一位老汉，阎五住在哪里，老汉见他人不象人，鬼不象鬼的，便问了几句：“你是谁，找阎五什么事？”秃头鬼便对老汉说了来由，老汉想：阎五为人这么好，我得想办法救他，便骗走了秃头鬼，自己跑到阎五家，把事情一五一十地对阎五说了，还帮助阎五想出了个巧妙的办法：阎五拿了一个葫芦瓢，扣在老汉的头上，弄了点黑狗毛，在瓢上扎一个眼插上这些黑狗毛。

这时秃头鬼找到了阎五的住处，一见到阎五便说：“阎五你的阳寿到了，快跟我走。”阎五说：“好吧！不过等我把他的头发栽完咱就走。”老汉尖着嗓子也在央求：“您行行好吧，阎五在阳间就是管我头发的。我的头发栽不完怎么办呢，死了还得变个秃头鬼呀。”秃头鬼一听心里想：唉呀！我怎么不知阳间还有会栽头发的，要是我那时也栽上头发，不就省得在阳间阴间都受歧视了吗。想到这里，他大声叫道：“不行，不行，要么先给我栽。”阎五说：“好，先给你栽。”老汉则不太情愿的样子走了。阎五便给秃头鬼栽起“头发”来了。

再说狱帝左等阎五不到，右等秃头鬼不回，忙又派了两个鬼卒去抓阎五。一个是红眼鬼，一个是罗锅鬼。他俩也象秃头鬼一样打听着阎五的住处，又被两个青年人知道了，忙跑来告诉了阎五，他们又一起想个办法。一个青年装着是红眼病，另一个青年装成罗锅腰，说来找阎五治病的。等这两个鬼卒走进阎五家时，这两个青年一个喊叫阎五治直罗锅，一个叫着要阎五治红眼。两个鬼卒一听能治罗锅和红眼病，就大叫道先给他们治。于是阎五就把早已准备好的布袋和板凳拿来，把红眼鬼装在布袋里，把罗锅鬼绑在板凳上。

狱帝呢在阴间等得更不耐烦了，便自己骑着千里驹来捉阎五，又被阎五得知了。阎五便走到猪圈边把一头老母猪放了出来，打了一盆水又刷又洗，这时狱帝来了一看便大叫道：“阎五，你的阳寿到了，为何传你不到。”阎五说：“知道了，等我把万里哼收拾一下，马上就到。”狱帝一听万里哼，便起了贪心，我一个狱帝只有千里驹，他却有万里哼，就说：“阎五，咱俩换一换

坐骑吧。”阎五却说：“不行，万里哼认识我的，你穿那套衣服它不能让你骑。”狱帝怕阎五不挨，忙说：“咱俩换一换衣服不就行了吗？”于是阎五穿上了狱帝的朝服，便说：“我的坐骑慢，我先走了。”这时狱帝穿好了衣服，拉过老母猪，骑在猪背上，打一下，猪哼一声，走得极慢。

阎五骑着千里驹，一会便来到了阴间，他登上了狱帝的宝座，对下边的鬼卒们喊道：“小的们，阎五捉到了，一会就来，等他一到马上处死。”那些鬼卒又只认衣裳不认人，狱帝一到他们抓过就砍。狱帝就这样被砍死了。阎五当了狱帝，他又不愿叫人称为狱帝就把名字写出去，哪知那些鬼卒没几个认得字的，还有念白字的，就把五字念成了王字，又有会奉承拍马的，在阎王后面加了个爷字，这就是阎王爷的来历。

王淑文 搜集

流传于吉林永吉

阎王的来历

在很多乡村人嘴边都有阎王这个名字。阎王这个名字，就是鬼王的意思，这个名字怎么在人们口中流传的呢？这里还有一段故事呢。

相传，很久很久以前，根本没有“阎王”这个王，那时在一个小镇上的侧东街，每当天黑以后，那里便成了鬼的世界，那些鬼经常闹得鸡犬不宁，人心惶惶。住在侧南街的一位姓阎的小伙子，此人长得五大三粗，虎背熊腰，别人叫他阎大个，他早就想去整治一下那些“鬼”了。这一天，他喝了点酒，心血来潮，便借着酒性来到侧东街，等待那些鬼来。到了天稍微黑的时候，阎大个就听见鬼哭狼嚎，阴风飒飒，过了一会儿，便连续不断地来了不少鬼。

阎大个用瞠瞠的眼睛看着这些神态百变奇形怪状的鬼来：有尖下巴的，有长舌头的，有披头散发的……。那些鬼围着阎大个又是蹦又是跳的，阎大个气得颈脖子上的筋都蹦了起来，上去一拳一个和鬼打了起来。阎大个正在气头上，越打越有劲，打得那些鬼东逃西窜。这时，突然天空传来一声：“来人休走，跟我比试比试。”这话好似天空一个劈雷，把阎大个给镇住了。等他清醒过来，面前已经站着一个青面獠牙的鬼怪。那鬼怪见阎大个呆呆地望着自己，就用雷鸣般的声音说道：“咱们两个来比试比试，如果你

输了，那你就得当我们的点心，如果我输了，我愿带领众小鬼拜你为王。怎么样？”阎大个心里琢磨着：这个鬼怪大概是这群小鬼的头头了，这鬼怪论个子大我两三个，力气肯定比我大。阎大个琢磨完对鬼怪说：“好吧，我要教训教训你，让你知道我的厉害。”那鬼怪听了，立即如排山倒海之势扑向阎大个。阎大个见了忙躲开，抡起拳头便打了那鬼怪几下。不想那鬼怪体如磐石，震得阎大个的虎口发麻。阎大个心里大为惊讶，正在发呆之际，那鬼怪又忙扑过来，阎大个又躲开。阎大个正在为难的时候，只听见两个鬼在议论。一个说：“这人真厉害，连我们大王都不怕。”另一个说：“你放心，只要那人不逗咱大王笑，那他休想打赢大王。”阎大个听了，心里一喜，忙迎上前去摸那鬼怪的叉窝，那鬼怪忍不住大笑起来，阎大个便使出全身气力点了那鬼怪的麻穴，那鬼怪顿时象散了架的骨头，一点力也没有。别的鬼看了都跪下求饶，那鬼怪有气无力地说：“只要你能救我性命，我们愿称你为王。”阎大个解了那鬼怪麻穴说：“现在拜我为王吧。”那鬼怪说：“不行啊，除非你马上死，我们都是死了的人啊。”阎大个毫不犹豫地撞死在石前。人们睡在床上早听得清清楚楚。第二天，人们看见撞死的阎大个，都说阎大个当鬼王，后来阎大个就被人们称为阎王了。

胡 勇 搜集

流传于四川成都

地 府 官 司

有个书生，姓王，名复文。有一次，他生了病正躺在床上起不来，忽然有一个秀才模样的人走进屋来，跪倒在床前，行过礼后，便和王复文言谈起来。过了一会儿，秀才请王复文出外去散步，也不征求他的意见，背起他就走，一直走了七八里路。王复文感到很奇怪，就问：“秀才，你要把我背到哪里去啊？”那秀才说：“我有一件事求你，所以请你走一趟。”王复文问他有何事相求。那人道：“我们这些人都属于‘小鬼头’管辖。初次见面时，必

须按规矩从大腿上割下一块肉送给他做见面礼，我想请你在她面前说说情，饶了我们。”

王复文大吃一惊说：“你们犯了什么罪要割肉啊！”他回答说：“我们没有什么罪，这不过是他的老规矩罢了。如果有财礼送给他，是可以免掉的，但我们太穷了，送不起。”

王复文道：“我和鬼王素不相识，又怎能为你效力呢？”

“你是他的叔公公，他当然要听你的了。”

说着，他俩已进了一座宫城，来到一官府的会客厅前。此厅虽然不很宽敞，但布置得却很好，只见两侧的石壁上刻着“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的字样。

两人正看着，这里的长官——“小鬼头”已经来了。他乱蓬蓬的头发，铁青的面孔，配上一对大鼻孔朝天翻着，嘴就象猪嘴，再加上了象牙般的大板牙，看上去使人生畏。小鬼头右面还站着一批衙役，个个面目狰狞，凶神恶煞。

王复文见了他们，吓得急忙抽步就跑，连病都给惊好了。不想那小鬼头却赶忙下来跪下，口里说着：“不知叔公公驾到，有何贵干？”王复文如实对他说了秀才的请求。鬼王把脸一绷说：“你就是我的亲爹，我也不能从命。”

王复文知道说也没用，只好走出了宫城。但他又感到新奇，想看看鬼王究竟要做些什么，就又返了回去。只见那秀才被捆得结结实实，一个衙役持刀上前，脱下了秀才的裤子，下刀往大腿上割下一块巴掌那么大的肉来，疼得秀才凄厉地大叫大号，嗓子都要喊破了。见此情景，王复文怒不可遏，奋力大呼：“如此凶残，成何世界！”他跑到大街上大喊，说要到玉帝那儿去控告。别人听了，对他说：“天上苍茫，你无处可诉，你还是到阎王殿去吧！”

王复文于是来到阎王殿，跪伏在阶下喊冤，阎罗王把他叫

上来，问清一切，立即下令，拘捕被告。

不一会，小鬼头和秀才被带来了，经审属实。阎王大怒，下令剔去他身上的筋，让他永远不能做官。于是，一鬼卒上来一铜锤把小鬼头击倒，接着用尖刀割开皮，抽出了小鬼头手腿上的筋，疼得他象宰猪一样嚎叫。

阎王见秀才可怜，于是就放他还生。王复文和秀才叩头谢恩，告辞下殿，那秀才跟在后面，感激不尽，他们一起回到人间，又过上了美好的生活。

凌梅新 搜集

流传于广东平远

断 祸 福

相传很久以前，离永平城不远处有座庙宇，名曰积德寺。庙里雕塑着很多大小不一的菩萨。庙旁有一小溪，小溪横穿进城的道路，常年四季用木板作桥，供人们来往。

一天，有个年轻小伙趁早推着辆独轮车赶集，推至溪边，不能过了，桥已被人拆走，他没有办法，想来想去，突然叫道：“有了。”只见他快步跑到积德寺，搬来了一尊木雕菩萨，放至小溪两端，经他一摆弄，小桥顿时架起，小伙便高高兴兴推着车赶进城去了。

他走不多时，来了个过路人，这人行至溪旁看见一尊菩萨在此作桥，被人们践踏，不忍心地说：“这是哪个该死的，拿菩萨来当桥板，真是不想活了。”说罢把菩萨扶起，竖在路边，自顾自地走了。

过了一会儿，又来了个进城去的人，当他看见有人拿菩萨作

桥时，不禁一愣，难过地自言自语道：“作孽作孽呀，哪个不要命的，把菩萨搬来做桥，要是显起灵来，不叫他头痛才怪。”他出于虔诚，把菩萨搬回寺里，放在原来的位置上，磕了几个响头，拜了几拜，嘱咐了几句，走了。

菩萨回至原位，真的显灵了。顿时菩萨脸如土色，眼露寒光，杀气腾腾，大声吼道：“好啊！凡间人，本神原来奉命降至此地，为的是保四方百姓平安，化凶为吉，不想你们竟伤害于我，踏得我皮开肉绽，栖身野外，受尽痛苦，本神不到阎王爷前告你个死罪誓不罢休。”说罢一个遁身法，拿着奏本，来到了地府阎王殿。

阎王爷正在办理阴间的事，左右判官小鬼侍候，经过通报，菩萨叩见了阎王。礼毕，阎王道：“你今日面色不好，怒气冲冲，不在阳间尽你所职，来到地府有何要事。”“阎王，小神受尽苦了，痛死我也，请给小神作主。”菩萨流着眼泪说着，将他今日怎样受害，又怎样栖身野外一事，原原本本如实禀报了阎王，并让阎王看了他血肉模糊的肉体，然后递上奏本，阎王看罢，脸色铁青，摇头摆脑，张牙舞爪，嗷嗷怪叫：“竟有此事，大胆的凡人，真是目无天地，竟敢伤害我神，那还了得。”气得阎王呼呼直叫：“判官。”“在。”“你带上阎王簿随小鬼前去凡间查证此案，速去速回。”“遵命。”

阎王吩咐后对菩萨道：“你不必伤心，在一旁好好休息，待判官小鬼回府，我自有发落，使你满意回到凡间，你回去后不能记恨私怨，还望多多行善才是。”“全凭阎王爷作主就是。”鬼神二人说着，只有判官小鬼回来了，回报案情属实，并逮来了三个当事人的阴魂，阎王看罢三人，怒火燃烧，目光凶狠，大声吩咐：“判官小鬼，文书、武士焚香升堂。”顿时阎王殿烟火缭绕，阴气沉沉，三个人魂不附体，浑身筛糠似地站在殿下。

阎王坐在公案上，说道：“三个阴魂不必害怕，听我发落，菩萨本来是保佑凡间人四季平安，消灾散祸，大慈大悲，不想你们

竟光天化日残害他，念你们未伤他性命，本王判决后让你们一起返阳，服或不服，都无法更改。”

阎王言毕，将惊堂木一拍，张三听着：“你胆大包天，今日早晨推车进城跑到‘积德寺’搬来菩萨做桥，压得他头破血流，筋骨折断，浑身重伤，栖身野外，这还了得，因你年少，脚快，判你断足一只，生七男八女，受尽凡间磨难。”

“李四听着：今日早晨，你见菩萨重伤在地，只将他扶起，不管他死活只管自去，使菩萨百般疼痛。因你有手无用，判你左手边疯，生一男一女，倒也能够生活下去。”

“汪二听着：今日早晨，你见菩萨死去活来，栖身野外，万分痛苦，你便将他抬到原位，才能使其显灵，及时得到抢救，救了菩萨一命，是凡间的一位好人，为此，本王判你：生二男二女陪伴，一百二十年寿命，菩萨保佑你一生荣华富贵，享尽凡间清福，恭喜恭喜，本王退堂了。”

“阎王点簿”完毕，随着一阵黑暗，三人和菩萨一同返回了阳间。

杨跃进 搜集

流传于江西铅山

判 案

一天，阎王派自己手下的小鬼，张牙舞爪，到阳间抓来三个鬼魂，第一个是妓女，第二个是小偷，第三个是医生。为了把案件判得公平，阎王亲自升殿问案。他首先将殿堂布置得阴森森的，一片黑暗，鬼的眼中闪出的光照得殿堂忽阴忽暗，早吓坏了妓女、小偷。阎王见状，将惊堂木一拍，大声叫道：“带妓女！”妓女

哆哆嗦嗦地来到殿中，立即跪下。阎王问妓女：

“你在阳世是干什么的？”

“我在阳世，专门收容一些无家可归的男人，让他们也能享受到夫妻之间的幸福生活。”

阎王点点头说：“你做得很对！你的做法，算得上人们所称赞的慈善家，来世应有好的报应。”

阎王说完，立即吩咐判官，让她降生到富贵的人家，享受丰衣足食的生活。

阎王又审问小偷：“你在阳世干了些什么？”

小偷看到妓女那么顺利地过了关，并得到了好报，就不再害怕了，就站在公案前从容地答道：“我在阳世，专门替别人拿东西。如果别人家收拾的东西没捡好，我就去捡着。有的人，口袋装得太多，拿不动，我就替他分些过来，有的人，家中的贵重东西太多，我怕他家隔壁失火或下雨淋倒墙砸毁那些贵重东西，就把它移到我家来，好好保藏起来。”

“好！好！好！这才叫做与人为善，助人为乐，来世应让你享享清福，得高寿。”阎王立即吩咐判官，“让他在阳间拥有万贯家财，享寿一百，去吧！”

小偷欢欢喜喜地走了。

轮到了医生。

“你在阳世都干了些什么？”阎王问。

“阎王老爷，你受骗了。”医生慢慢地说。“刚才你审问的那两个都是坏人，他们在阳世做的都是害人的事，他们花言巧语欺骗你……”

阎王将惊堂木一拍，说：“我问你的时候，你说你自己的事。你在阳世干什么？快说！”

“我做的，才是真正的好事。”医生理直气壮地说，“许多快死

的病人，经过我的精心治疗，都治好了，有的……”

“住嘴！”阎王没等医生说完，就大声斥责起来，“怪不得我派小鬼抓人常常抓不到，原来就是你在捣蛋。快与我下去打八大板，下到十八层地狱受苦，永不得翻身之日。”

阎王审罢，宣布闭庭，他感到自己明镜高悬，赏罚严明，而且毫不费力地又给自己增加了一个填地狱的鬼。

蒋记国 搜集

流传于湖北红安

恶习难改告黑状

从前，江南的风气很坏，为了芝麻黄豆大的事也要写状子打官司。在绍兴，这种风气特别厉害。给人写状子的人，被称作师爷。绍兴的师爷特别会写状子，名传四方。

绍兴城中有一个姓汪的师爷，此人最拿手的本领便是写黑状。汪师爷写的黑状黑白颠倒、天花乱坠，简直到了能把活人告死的地步。因此，告状的人都请他写状子。许多人都被他诬告至死。那些屈死鬼纷纷向阎王告状。阎王一听，顿时大怒，叫道：“快把这阳间贼徒带来审问！”

汪师爷被小鬼们带到了阎王殿。所诉罪行，汪师爷竟全都服罪。阎王问道：“世间那些明明白白的事，怎么让你一写黑状，就变得稀里糊涂？”汪师爷得意洋洋地晃了晃那尖尖的小脑袋，慢条斯里地说道：“王爷，此乃小人成才之所在也。小人家中有祖传《黑状秘籍》，聚集天下胡说八道、泼妇赖皮之精华。传到小人手中，便更是物对其主，小人大大发扬了这本秘籍的作用，并且还根据自身之经验，总结出了三条告黑状的手法。”阎王一听，立

刻双手扶案，倾身向前，低声问道：“快说，是哪三条？”汪师爷仍是不紧不慢，道：“其一乃黑白颠倒，如柳下惠坐怀不乱，有正人君子之誉。王爷你想，一位美女让人抱着，可见居心不良，可认定他个强奸罪。其二乃添枝加叶，刘备与曹操煮酒论英雄，摆的是青菜豆腐，小人大笔一挥，改成吃的是山珍海味，刘、曹二人不就有了大吃大喝、挥霍浪费的罪名？其三乃无中生有。晋代的陶侃廉洁到连公家的一点木屑竹皮也舍不得扔掉。他偷偷捡公家的东西干什么？小人满可认定他个贪赃之罪！”

阎王气愤之极，大叫道：“你无事生非，黑白颠倒，竟有人相信，太荒唐了！”汪师爷又道：“王爷你又错了。人间之世，明镜高悬着又有几人？何况，小人对各种人都有不同的对策。”阎王越听越气道：“你为何要天天告黑状？”“小人一天不告黑状，双手就痒痒。”阎王大怒道：“好！来人，把这贼徒的两只手剁了！”

半年后，阎王命牛头、马面去阳间查问汪师爷是否已改过自新。不一会儿，两个鬼回来道：“王爷，不得了，那汪师爷学会了用脚趾写黑状，还在写呢！”阎王急问：“他在写谁的黑状？”两小鬼忙道：“王爷，那汪师爷正在写您的黑状。这黑状已翻印了三十六万八千九百七十五份，上至玉帝，下至乞丐，每人手中一大叠，您看如何是好？”两小鬼不听回声，抬头一看，原来阎王早已气死过去了。

潘天杰 搜集

流传于浙江海宁

改 寿

有个员外，叫大公，屋里很富，三十岁做寿，点灯挂彩，人来客

去，真热闹啊。有个叫无私的讨饭人，讨到大公门口，一问是员外三十做寿，就对守门人说：“快，快，把员外叫出，我有要紧话讲。”

大公出来，无私问：“员外，你把出生的年月日时辰讲来我听。”大公报了一遍。无私想：“啊，他的时辰跟我一式一样！”也不再问，回转就走。

讨饭的无私走到包公府，说：“包老爷，你是铁面无私。有件事，你要替我做主。”“什么事？”“阎罗王做事太不公！”“怎么不公？”“有个叫大公的员外，跟我同年同月同日同时辰出生。他恁富，三十岁都做寿；我恁苦，连吃的也没有。你去问问阎罗王，这是什么缘故？包老爷，我讨饭人没有铜钿送你，你若是肯替我去问，是真铁面无私；若是不肯去问，称不得铁面无私。”包公说：“好，好，我替你到阎王那里问一问。”

包老爷有阴阳枕。当日黄昏，他睡在阴阳枕上，魂一走，走到阎王府。

十殿阎罗王听讲包老爷到，大开府门接迎。阎王问：“包老爷驾到，有何贵干？”“阎王，凡间有人告你。”“什么人胆恁大，敢告我！告我什么？”

包老爷说：“有个讨饭人，叫无私；有个员外，叫大公。两个人同年同月同日同时辰出生，怎么一个富，一个苦，什么缘故？”

阎王说：“唔，是这样，那我查一查生死簿。”他把生死簿一翻，说：“包老爷，有缘故哎？大公富，阳寿只有三十三，剩三年了；无私苦，阳寿有七十一，差三十几年的寿哩！”

包老爷回去，对讨饭人说：“我问过阎王了，大公富是富，只能活三十三岁，你苦是苦，但阳寿长，有七十一。”

无私叫起来：“包老爷，不对哎！我讨饭讨到三十岁，已够苦了，再苦到七十一，还熬得牢呀！不行，你再到阎王那里走一走，把我和大公的阳寿调一调。”

包老爷只好再到阎王那里，说：“阎王呀，讨饭人不肯哩，他要和大公调阳寿。”

阎王笑了：“这还行呀？生起的命，钉起的秤，不好调的！若好调，那当皇帝的都调成死不了，天下统给一个人坐了。”

包老爷说：“阎王，讨饭人凶噢。你不调，他活到七十一，日日骂，月月骂，年年骂，你十殿的阎罗都会被骂死！”

阎王也怕凶哩，他想：“嘎会死，这样骂还吃得消呀！”赶紧叫拢十殿阎罗王，总算想出了一个法子，说：“包老爷，调是调不转了，不如把两人的阳寿合拢，再平分，一个人活五十二岁。”

包老爷回转，把话传给讨饭的，问：“这样合拢再对分，肯哦？”无私说：“唔，还好，还好。”“你若肯，我带你见大公，讲个明白。”

包老爷把无私领到大公的家。大公晓得这起事，谢都谢不及，连声说：“无私，你真好，真好呀，把阳寿送给我。这样吧，我们结拜兄弟，我的田、屋、财产，都和你对分。”

两家合成一家，讨饭无私做员外了。大公说：“阿弟，包老爷阴间跑了两趟，功劳恁大，怎么答谢他呢？”“阿哥，包老爷铁面无私，你若送铜钿送礼，他不会收的。”

两个想来付去，想出一个法子：画一张包老爷的容图^①，挂在楼下中堂。初一到十五，大公上供；十六到三十日，无私上供。每日摆起四盘八盘，点起香火蜡烛。

光阴过得快，阴间鬼差来抓。四个鬼差一脚踏入大公屋，抬头看，嘎会死，包老爷坐在正中堂，谁敢进去抓呀？赶紧回去报：“阎王，抓不得，抓不得！”“为什么？”“为什么，你猜包老爷为什么这样卖力，替大公和无私讲情？他受贿哩！日日坐在厅堂，前面七八盘好菜摆着，吃得痛快。”“啊，真有这样的事？去，把包老爷请

① 容图：画像。

来。”

鬼差把包老爷请到阎王府。阎王说：“包老爷，你铁面无私，怎么还贪贿呀？”“我贪谁的贿？”“无私和大公日日给你上供，害得鬼差不敢抓！”

包公想：“真有这样的事？一定是这两兄弟答谢我的。去问一问。”

包老爷到了无私和大公的屋里，一看，嘎会死，真的！气了：“谁叫你画容图？谁叫你上供？”

大公说：“包老爷，我两兄弟要答谢你，送钱礼你不会收，才设了这个法子的。”包老爷只顿脚：“皇天啊，你早不对我讲！现在，阎罗王说我贪贿。”“啊，连上供也不行呀？早晓得，我们也不供了。”

包老爷说：“再去对阎王讲，也讲不清了。你两兄弟把阎王的容图也画一张，比我这张大一半，挂在楼上中堂。我楼下摆四盘，他楼上摆八盘；我楼下摆八盘，他楼上摆十六盘，我自有法子。”

大公和无私照着做了。

包老爷到阎王府，说：“阎王，你讲我贪贿，你贪贿比我还多！”“槽讲，我哪有贪贿？”“大公屋里，楼下摆四盘，是给我供的；楼上摆八盘，是给你供的。我楼下的四盘，还要分给力士佛、镏灶佛^①、天亲爷三四个佛爷吃；楼上八盘呢，你一个独吃。”“没有这样的事！”阎罗王不相信。“你不信，自己去看！”

阎罗王跟包老爷到大公屋里去。一看，是真的。阎罗王想：“嘎会死，我也贪贿了，怎么办呢？”

包老爷说：“阎王，你受了他兄弟的供，要谢哩！”“怎么谢？”

① 镏灶佛：灶神。

“加阳寿呀！大公的寿给你加，无私的寿给我加。五十二再加五十二，每人都改做一百零四。”吃人的嘴短呀，阎王没法，只好应承了。

就这样呢，无私和大公都活到一百零四岁。

邱国鹰 搜集

流传于浙江

阎罗王和土地爷

阎罗王是掌管地狱的大神，土地爷只不过管理一小块地面。

那一天，阎罗王命判官和小鬼备酒设宴，摆上名酒好菜几百桌。这宴，隔三五天就摆一次，邀土地爷前来赴宴。

四面八方的土地爷每次赴宴都要带着厚礼，恭恭敬敬地送给阎罗王，阎罗王尝到了设宴的甜头，金银财宝水一般地流了进来。这礼，土地爷不敢不送，怕的是象秋后的芝麻——挨敲打，那谁还受得了！其中有些土地爷虽然也是有苦难言，但他们识时务，乖巧得很，反正得罪不起阎罗王，礼物总要送上门，莫如多说几句奉承话，送情送到底，讨得阎罗王的欢心，免得吃苦，说不定他在天宫美言几句，还可能交个好运。但是，也有秉性耿直，奉事公正的土地爷不信邪，其中最硬气的要称刚直不阿，不会溜须拍马的龙潭坪土地爷了。他一不送礼，二不迎逢，所以上司不喜欢他，一直屈居在小小土地庙。阎罗王更是怀恨在心。一次见他空手赴宴，怒火灌满了肚子，这口恶气再也压不下去了，非要当众碰碰他不可。但是，龙潭坪土地爷有胆有识，敢做敢为，决不是庸庸碌碌之辈，怎么碰呢？有心与他比比文才，怕比不赢，

丢了面子；有心当众嘲弄他一番，又怕反被奚落，总没想出好办法来。判官看出了阎罗王的心事，附耳出了一计：龙潭坪总共几十户人家，让那里的人该生的不生，不该死的死去，这么光死不生，到头来岂不只剩个光棍土地爷了吗？

阎罗王听罢心里一亮：怎么连自己掌握生死簿的大权也忘了，判官这个点子太好了。于是他斟满了一杯酒，趑趄趑趄走到龙潭坪土地爷面前，说：“你不给我敬酒，来，我来敬你三杯。”龙潭坪土地爷端杯奉陪。三杯下肚，阎罗王哈哈大笑，从怀里取出生死簿问他：“我让你龙潭坪的人一天死上十个，几个月能死光。”龙潭坪的土地爷微微一笑：“莫看龙潭坪地面小，人口少。依我说，你虽掌握了生杀大权，这里的人是永远死不光。”阎罗王翻开生死簿，狠狠地说：“我让龙潭坪明天就缺少十个喘气的。”龙潭坪土地爷说：“龙潭坪的土地庙庙小神也不大，但可以上喻天帝，下告平民。若是从上到下都晓得你阎罗神滥用生死大权，胡作非为，恐怕不体面吧。”阎罗王拍拍胸脯，狰狞一笑，说道：“好一个不知好歹的土地佬，任你嚼烂舌头，磨破嘴皮，天帝听信你的算本事大。至于那些平民百姓，不过是一群蚂蚁，谁敢说我一个‘不’字，我就拿他进阴曹地府开开眼界。我阎罗有句口头禅，就是‘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小土地佬，你竟敢鸡蛋碰石头和我斗狠！那好，我非和你赌个输赢不可！”龙潭坪土地爷微微一笑说：“好，阎罗王，今天你终于当众把你的丑相露了出来。我晓得鸡蛋碰不过石头，既然阎罗王不怕有失体面和我斗狠，下神情愿奉陪。”说完一甩袖子走了。就这样，堂堂的地狱阎罗和一个小土地佬赌起了输赢。

龙潭坪的土地爷离开阎罗殿朝回走，一路上，他边走边想：“贪贿无艺的阎罗和我斗狠，不过是想杀鸡给猴看，折服众土地爷，他这威风非杀不可。”可是，这威风怎么杀呢？一时想不出好

主意。他又回想自己为神以来，倾心为黎民百姓排难解忧，从未谋图一分半文私利，只是对上不会阿谀逢迎，便朝夕遭受冷落，想到这里一阵寒心，自语道：“不论阳世还是阴间，为官清正难上难啊！”和阎罗王这场狠怎么斗呢？龙潭坪土地爷冥思苦想了一整夜，最后想起了春娃。

春娃是龙潭坪一个年轻人，从小双亲过世，家里唯独留下这一根苗，虽说他上顿吃苞谷粳，下顿喝红薯粥，可是他早上坡，晚归宿，两脚朝夕不停，练了一身好筋骨。他生性耿直，有胆有识，是个不怕邪恶的硬汉子。虽然他在屋里孤孤单单，但是在龙潭坪却有个好人缘。因为不论谁家有困难，他都乐意帮忙，人家送他个绰号“小救星”。春娃智勇兼备，足以对付阎罗王，杀杀他的威风。龙潭坪土地爷一大早就去拜访他，到了好汉坡，见春娃担柴下山来，便跟在他身后。春娃是人，土地爷是神，人当然看不见神。他们跨虎口崖时，看见一个十来岁的小孩吊着脖子，春娃连忙去救下那小孩。那小孩也说不清自己是怎么迷迷糊糊吊上的，这事却瞒不过土地爷，他看得一清二楚，是阎罗殿小鬼干的。小孩被救下来，小鬼气得咬牙切齿。

春娃担柴前面走，土地神跟在后面走，不知不觉下了好汉坡。当他们走上龙潭桥时，春娃前面一个妇女忽然落桥下水，春娃一怔，丢下柴担，一头扎入水中把妇女救上岸来。这时，春娃的柴担忽然往桥下落，正要落下水去，只见那柴担自己又上来了。原来是小鬼们见春娃又救了一个，专门害他的，可是土地爷在春娃后面，又把柴担放回了桥上。小鬼们见土地爷帮春娃，又恶狠狠地跑回阎罗殿，土地爷知道阎罗王要对春娃下毒手了，这正是春娃斗阎罗王的好机会，龙潭坪土地爷当即回庙写了几行字，一阵风似地送到春娃屋里。

春娃这担柴是给邻居瞎奶奶砍的。瞎奶奶叨咕着谢天谢

地，说自己这么个孤老婆子，多亏春娃照料得周全，不然早就不在人世了，她说的全都是心里话。春娃帮她堆放了烧柴，回家看见桌子上有张纸条，心里纳闷，拿起一看，上面有几行字：

提笔告春娃，莫怕阎王抓。

栗包铺满地，小鬼没得法。

稀糊掺豌豆，判官满地爬。

智用万里牛，换下千里马。

春娃虽然从小没读过书，但天资聪明，跟人家学了些字，一学就记得了。他看完那纸条，琢磨来琢磨去，明白了十之八九。

晚上，龙潭坪土地爷来到春娃家门口朝里一瞄，只见他将竹床搬到堂屋中央，满地铺了一层栗包子，心里暗暗高兴，便躲到一旁等着小鬼。半夜时，小鬼赤着大脚来了，进门一脚踩上了栗包子，疼得吱哇乱叫，小鬼原来就是一副丑相，这一龇牙咧嘴，显得更难看了。春娃在床上翻了个身，大笑起来，“当了这些年鬼差，连双鞋子也没混上，快回去叫判官来。”栗包子的刺扎进脚底板，小鬼有苦难言，一步一拐，两步一歪，瘸着回阎罗殿去了。

判官听小鬼从头到尾述说一遍，又气又恨，恨不得把春娃撕成肉条。第二天半夜，他穿上长靴，气势汹汹地撞进春娃屋里，谁晓得刚迈两步，一个筋斗摔倒在地，伸手一摸才知道上了当，原来地上全是稀糊糊掺着豌豆粒，又光又滑，站不起身来，春娃在床上翻个身，又哈哈大笑起来，说：“穿了这些年官靴，走不正站不直，真是三天爬不到河沿——笨鳖一只，快去叫贪赃枉法的阎罗王来吧。”判官连滚带爬，好不容易才爬出门去。

阎罗王见判官满身稀糊糊，又听说春娃指名道姓骂自己贪赃枉法，顿时火冒三丈。第三天半夜时，他骑上千里马，风驰电

掣般奔向龙潭坪。到了春娃家破门而入，吼道：“你胆大包天，扎我小鬼，辱我判官，今天我来拿你，还有什么话要说。”春娃不慌不忙从床上坐起来，说：“你是地狱大神，我是人间小民，纵然有天大本事，也不敢在阎王爷面前卖弄。”阎罗王说：“少罗嗦，快跟我走！”春娃不紧不慢地走出门，从屋后牵过一头大水牛。阎罗王见这牛两个犄角缺了大半，没有尾巴，脖子和肚囊上裹着红布，四只脚脖子各有一撮毛。这是什么牲口？怎么从来没见过？他心里正在嘀咕，春娃说：“请阎罗王上马先走一步。”阎罗王心想：“这小子想骗开我，”说：“我不上你当，跟我一路走。”春娃又说：“那可不行，我这万里牛一鞭一万里，你那千里马可追不上。”阎罗王一听，心里暗暗吃惊，想道：“难怪人人都说这小子有本事，原来还有这宝贝牲口呢，一定要把它弄到手。”春娃已看透了他的心思，说：“请阎罗王莫怪罪，那我先走一步了。”说完就要骑牛。阎罗王拉住他，说：“慢着，你想骑万里牛逃跑啊，那办不到，咱俩换着骑。”春娃面露难色，说：“我嫌千里马太慢。再说万里牛认衣不认人，你穿那衣服，它一步也不走。”阎罗王说：“认衣不认人，好，你快把衣服脱下来给我穿。”春娃说：“我这衣服破破烂烂的，你穿着多不好看，阎王爷，这样吧，我慢点骑就行了。”阎罗王说：“好小子，莫和我耍花招，赶快给我脱衣服。”春娃说：“那也不能让我光看身子走啊，咱们换着穿吧，到了阎罗殿还给你。”龙潭坪土地爷听了，忍不住笑起来。阎罗王一听，立即吼道：“谁在笑？”春娃连忙说：“是我。”“你笑什么？”阎罗王问道，“我笑我自己穿的衣服，嘻嘻。”“笑什么，快走。”春娃穿好衣服，一跃骑上千里马，挥手一鞭，顿时觉得耳边生风，呼呼响，那马飞一般地进了阎王殿，阎罗王骑上万里牛，打一鞭子走一步，慢慢腾腾，好半天才走一截子路。阎罗王翻下身来，前前后后仔细端详了万里牛，原来是一头不顶用的老水牛，才知上了当，只好走回阎罗殿。进了阎

罗殿，只见春娃威风凛凛坐在神位上，阎罗王气得火冒三丈，全身发抖。春娃心里暗暗好笑，高声传令：“判官小鬼，这是哪里来的大胆村民，快快拿下，打入十八层地狱！”

这一切玉皇在天宫看得清清楚楚，阎罗王实在是个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家伙，打入十八层地狱罪有应得；春娃不愧是“小救星”，果然有胆有识，气概不凡，当即封他为阎罗神。

春娃接旨，上天面见玉帝，说道：“小民既不愿在阳世做官，也不愿在仙境为神，封龙潭坪土地爷为阎罗神最好。”玉帝听后，想了想，点头称是。

龙潭坪土地爷当了地狱大神，烧了生死簿，让世间的人们自然的生老病死。地狱不再管人间事。所以，世上的人非常感谢他。人们常常把那些刚正不阿，不惧强权的官称做“阎罗”，就象宋朝包拯这样的，人称他为“阎罗包老”。可是，从前那个阎罗横行霸道，贪赃枉法，人们恨之入骨，便把世上那些依权凌辱百姓的贪官污吏比做“活阎王”。

曹 玲 搜集

流传于湖北十堰

彭祖三气阎罗王

在临安东边，有座苦竹岭，是八百高龄彭祖寓居过的地方。传说彭祖在这里捉拿过小鬼，斗倒过判官，气煞过阎王。

彭祖六十六岁时，判官派两名小鬼前来捉拿。小鬼到了苦竹岭，一头冲进彭祖的土屋，不见人影。这时，屋后突然传来一阵拳击之声，只见一个赤膊少年正在雪地里练一套虎拳，动作刚柔相济，威武异常。小鬼战战兢兢，上前施礼问道：“小先生，这

里有个彭祖，你可知道？”谁知少年答道：“是我！”小鬼追问：“是你爷爷？”少年连忙纠正：“不，就是我呀！”两个小鬼不由倒退三步，上下打量那少年，说：“你可知道，你已经六十六岁了？”少年道：“六十六岁，算得什么！我天天打拳练武，耕作劳动，修身养性，青春常在，就是阎王对我也没有办法！”小鬼认定他是彭祖无疑，就脸色骤变，厉声喝道：“彭祖，我们是奉阎王之命，前来捉拿你的！”彭祖听罢笑道：“活到六十六，阎罗王请吃肉。不过我生来喜欢吃蔬菜，烦劳二位回报阎王，说我彭祖失礼不去了。”小鬼听了气得口吐白沫，哇哇叫道：“休得胡言，看我铁索！”“嚓唧唧”声响，用铁索套住了彭祖。彭祖一动也不动，笑嘻嘻地说道：“烂草绳想捆大菩萨吗？”说完，鼓足气，猛地一吼，只听得“卡”的一声，铁索全部绷断，砸在小鬼头上，打得他们鼻青眼肿，只好逃回地府。两名小鬼不敢将此事回禀阎王，这样，竟让彭祖活到了二百五十岁。

这一年，阎王翻阅“生死簿”，发现临安彭祖竟然没有拘捕到阴府，不禁勃然大怒，便叫判官来查问。判官自知失职，只好求阎王说：“大王息怒，下官马上捉拿彭祖归案！”当晚，判官带着牛头马面，悄悄潜往苦竹岭，进入彭祖卧室。举起蜡烛一看，只见彭祖还是个眉清目秀，年轻壮实的小伙子呢。判官不禁暗暗吃惊，忙对牛头、马面说：“彭祖他睡形似弓，卧虎盘松，力大无穷，我们三个决不是他的对手，不如在他的紫砂茶壶内，放包‘勾魂散’，叫他不出一三天，就来阴曹归案！”牛头马面如法炮制后，悄悄溜走了。天蒙蒙亮，彭祖起来，喝了几口茶，就挎上竹篮，到后山挖笋去了。不一会，觉得头晕目眩，浑身发热。他懂得医道，知道这是吃了毒物了，便摘了五片解毒的千里光叶片放入嘴内咀嚼，回家后，又服了自己研制的解毒药丸“回生丹”。两天后，体温正常；三天后，病症全部消失，身体完全康复。彭祖感到这次病症起因

奇怪，推想起来，可能又是阴间恶鬼的阴谋诡计，为了使恶鬼不再前来纠缠，第三天傍晚，他口含白米茶叶，在三尺多深的地坑里躺了三个时辰。果然，老奸巨猾的判官悄悄来了。他认为彭祖饮茶后已经中毒身死，口含白米茶叶入土了。他呵呵大笑，翻开“生死簿”，在临安彭祖栏下，红笔一挥，将名字勾掉。

岁月匆匆，又过了五百年。一天，阎王与判官正在阎罗殿前下棋，突然有个游方夜叉慌慌张张跑来报告：“彭祖至今未死，年龄已有七百五十岁。而且他四处行医，传授养身之道，当地百姓寿命也大都延长了。”阎王闻报，一把将棋盘掀翻，大骂判官无能。

第二天，阎王亲自出马，变成一个两鬓斑白的游方郎中，带了一个由小鬼变成的蹊脚僮儿，大摇大摆走进彭祖家里。彭祖见有医士到来，就泡茶敬客。阎王趁接茶时仔细打量彭祖，不由大吃一惊。只见彭祖红光满面，胸挺腰直，步履稳健，齿发俱全。阎王暗忖，要他立刻身死可不容易呢！还是借故将他气死为好。于是，装作很有礼貌地问道：“彭老先生，听说你深通医术，妙手回春。今有我这僮儿，不幸摔断了脚骨，特来请你诊治。”彭祖欣然答应：“好！”说完，就舒展十指，抚摸着僮儿的伤处。等到伤处摸得发热时，他猛然将伤腿一拉一推，腿骨接上了。又从药瓶里摸出三粒“接骨丹”，叫僮儿吞下，不一会，僮儿就站立起来了。阎王见状，向僮儿轻轻吹了一口冷气。那僮儿两腿一软，又跌坐在地。阎王趁机骂道：“嘿，你行医是假，害人是真，我要打碎你的招牌！”说着，挥起拐杖，将彭祖家里的桌椅板凳、饭碗药瓶打得稀烂。彭祖定神一看，眼前这个杀气腾腾的老头，眼睛里没有一点人性的慧光，料到是阎王想借故气死他。他安详自若，毫不介意，而且笑着向老头讲了个阴间阎罗王被人间马屁精拍得服服帖帖的故事。气得阎王眼睛都差点出血，顿觉双手冰凉，两脚发

抖。阎王想，我气不死他，他倒反要气“活”我了！如果我被气死，可当不成阎王了，还是保住王位要紧。急忙拉起小鬼，溜出彭家，逃回阴府。

彭祖后来离开临安，前往各地，游历名山大川去了。苦竹岭百姓为了纪念他，就在他住过的地方，建了一个亭，叫“长寿亭”，遗迹至今还在。

毕 华 搜集
流传于山东烟台

土地、河神和阎王

过去有个王老头，长得五大三粗，说话虎里虎气。有一年，王老头造了一个茅厕，茅口正巧打在了土地爷的脑袋上面。人们屎尿撒尿，屎土地爷满头满脸。

土地爷臭气难当，又不敢惹这家人家，只好忍气吞声，天天到村外的河里洗刷身子。河神十分讨厌，问土地为何满身臭气。土地便将自己的苦楚诉说一番。河神道：“老兄不必为难，领我去找找这个家伙，给你出一出这口恶气！”

夜里，河神跟着土地来到这家打茅厕的门上。王老头正在院中闲坐。河神看老汉红面长髯，威风凛凛，不免有些胆怯。正在犹豫，忽听老头子喝道：“门外何人？”这河神本来耳朵就背，心中再一害怕，把“何人”误听成了“河神”，心想，人家已经知道我啦！吓得拔腿就跑。和土地逃出村口，遇见了过路的阎王老爷。阎王问他俩何事惊慌。两人磕头碰地，将经过如此这般地一说。阎王老爷大怒，命令跟着的牛头、马面，去把王老头叫来。

牛头、马面是阎王手下最得力的两员大将，一溜风来到老汉

门前。恰逢老头子点着灯笼送妻子出来解手。老两口平时耍闹惯了，瞧着灯光照着的对方影子，老头子说：“看你象颗牛头，把你备到车上。”老婆子道：“看你象个马面，把你拴到厩里。”牛头、马面听了，一齐叫声不好，赶紧抱头鼠窜。向阎王禀报道：“这家人果然厉害，差点把我们逮住！”阎王暴跳如雷，决定亲自出马。

阎王带着土地、河神，牛头、马面，怒气冲冲地来到王老头院子跟前，王家刚好关了大门。阎王爷“呼”地蹿上院墙，正准备大耍威风，王老头夫妇听到动静，以为是来了强盗，老婆子说：“给他们一些钱吧，打发走他们算啦！”老头子说：“料他个球，阎王爷来了老子也不怕他！”出来抓了块半头砖，照墙头扔了过去。正好打住了阎王爷的鼻梁，痛得他“哎哟”一声，仰面朝天跌在墙外，幸好被土地、河神接住，扶着他踉踉跄跄，一口气逃出二里多地，才敢停下脚步。大家战战兢兢，不知该如何是好。阎王爷揉着鼻子，沮丧地对土地、河神说道：“你们俩忍着点吧，老家伙确实难缠，本官我惹他不起！”

王随旺、李娥则 口述

王光明 搜集

流传于山西高平

马 屁 鬼

这次是阎王亲自审理马屁鬼，因为前几堂都是城隍、判官审讯，却给这马屁鬼花言巧语，翻门槛，竟使城隍、判官无法定他的罪名。阎王想：老子是不吃他这一套的，这次一定要把马屁鬼定个重罪不可。不是把他打入十八层地狱，就是将他撬牙挖舌，看他今后还有什么拍马屁的本事没有。所以他在审前就关照十八

名夜叉小鬼，把森罗殿搞得阴森威严一点，先给马屁鬼来个下马威。

马屁鬼来到森罗殿，二名鬼差朝他脚弯里飞起一脚，马屁鬼一个吃屎跟斗，趴在地上，心想：阎王老子果然比城隍、判官厉害，我得小心才是。

正在这时，阎王问他：“下跪何人？抬起头来。”马屁鬼讲：“晓得，晓得，小人马屁鬼见阎王阿爸叩头哉。”说着抬起头来一看，阎王果然威风，象黑宝塔一座据坐中间，二旁站了牛头马面，五圣七煞。大殿二侧，一些黑义鬼，有的在揩锯刀，有的在烧油锅，有的在试凿子，有的在磨快刀。马屁鬼见到这些，心里想道：在这森罗殿上，弄得不好，真是要下油锅，滚钉板了。心里确实也有些发寒。

阎王见马屁鬼这架势，心里好不得意，就开口讲：“马屁鬼，听说你是拍马屁的行手，阳间没有一个人不吃你的噱头，不上你的当，就连我冥国的城隍判官，也给你的马屁拍得滴溜滚圆，拿你没有办法，可是你到了我阎王老子手里，定要把你狠狠惩治，你服不服？”

马屁精听了，连连叩头，口称：“服，服，小人最服阎王阿爸办事铁面无私。”

阎王听了十分惬意。便道：“这就叫正能克邪，到了老子手里，没有一个不服的。我看你马屁精，原也没有什么能耐，你三分象人，七分象鬼，人家怎么会相信你的鬼话？”

马屁鬼马上插上去讲：“这是因为他们心里有鬼，所以才信我一番鬼话，不象你阎王老子心地光明，正气凛然，我要说鬼话也不敢说了。”

阎王捋着浓髯得意笑道：“不错，人无正气鬼上门，官怀鬼胎上鬼当。如今我看你在本王面前说了实话，对世人很有启发，功

德无量。也说明你已改恶从善，本着刑不施悔的法规，本王特赦于你，今后好好在本王左右，为阴曹地府办事。”

马屁鬼连连叩头谢恩。心想：这阎王老子，我原当他是地府中的老鬼，不想我只用了几句奉顺话，就花得他乐不可支，飘飘然起来。既然马屁连阎王都吃，我马屁鬼是断无绝种了。

郑善宝 口述

尹培民 搜集

流传于江苏太仓

阎罗殿搬迁

据说，从前的阎罗殿和衙门一样都设在阳间，阎王坐殿和县太爷升堂一样，身边有牛头、马面、小鬼、判官侍奉着。一天，阎王登殿后，觉得眼睛有点磨的慌，就叫小鬼去叫大夫。小鬼走遍了大夫家，见所有的大夫院里，都挤满了屈死鬼，在那喊冤叫屈，诉说着自己不该死，硬叫大夫给治死了。小鬼只好挑了个屈死鬼较少的大夫领回来。阎王问：“他是手到病除的大夫吗？”

小鬼说：“他也治死过人，但比别的大夫少多了。他院中才有几个屈死鬼。”

“混帐东西，我是阎王爷，能拿我的生命开玩笑吗？怎么能用这样无能的大夫呢，让他给我滚！”

大夫被轰走了，阎王对小鬼说：“不过是闹闹眼睛，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大病，我就不信，这么大世界，就找不到一个手到病除的大夫？备轿，我要亲自去求医问病。”

于是牛头、马面、小鬼、判官就抬着阎王去找大夫。事实真象小鬼说的那样，哪家大夫的院里都挤满了屈死鬼。最后终于

找到了院里只有一个屈死鬼的一位大夫。阎王决定在这就医了。大夫熬了点药，给阎王洗眼睛。他俩一边洗一边唠起嗑来。阎王问大夫行医多少年了。大夫回答说：“不瞒您说，我今天上午才开业，您是我第二个患者。”

阎王一听，不由自主地喊出：“唉呀我的妈呀，治一个就死一个，这还了得！”他赶忙推开大夫的手。可是他睁开眼睛就什么也看不见了。他惊恐地问：“我这眼睛不叫你给我治瞎了吗？”

大夫说：“您的眼睛本来就是瞎的，不瞎怎么能找我这样的大夫呢？”

阎王一听，他说的在理，也就无话可说了。可是从这以后，阎王的眼睛再也见不得光了。因此，就把阎罗殿挪到阴间去了。

果钧、苏义中 搜集

流传于吉林敦化地区

抢先修鬼城

旧时，四川忠县八德场有一座规模宏大的庙宇，叫“洞慈观”，是远近闻名的鬼城。每逢旧历三月初三，方圆百里的善男信女、庶民百姓抬着几十斤重的大红蜡烛，背着素香烧纸去敬鬼神，说是死后可以转投入胎，不下地狱受罪。说起这个洞慈观，还有一个离奇的故事哩。

相传很久以前，有一个皇帝生了九九八十一个皇子，为了子子孙孙永坐江山，除把长子留在京城以外，八十个皇子都封为王，划分了国界，要他们在自己的属地内择地修都城。九皇子名雍，封益王，建益国，属地在忠县后乡一带。益王带领文武大臣寻找建都的风水地。要求建都的地方必须是九龙归位，看到八

德场，地势雄伟、群山环抱、山梁起伏、形如蛟龙腾跃，龙头都朝着中间的一大片平地。益王从左到右、从右到左反复数了多遍，怎么数也只有八条龙，长叹一声对大臣们说：“这里什么都好，可惜少了一条龙，只有八龙聚首，龙脉不齐，不是建都之地。”然后又带领群臣到别处寻找，找遍了他的属地，也没有找到九龙归位的宝地，正准备回朝交令，自贬为民时，突然一个大臣说：“我王是真龙天子，八德场的八龙聚首，加上我王不是九龙归位了吗？！”益王一听，猛然醒悟，立即率领群臣返回八德场，刚到山梁上就看到中间的平地上，已建起了一座金碧辉煌的大宫殿，正惊讶时，突然一阵阴风吹来，人人头昏眼花，站立不住，慢慢坐在地上昏睡过去了，他们在昏睡中看到城内城外阴风惨惨，黑雾弥漫，好奇心促使他们前去看个究竟，刚到城门口，就听城内金钟齐鸣，玉佩叮当，刹时城门大开，闪出一队队文武官员站立两旁，后面又是一队宫娥引导着一位头戴金盔、身穿蟒袍恰似王者打扮的人出现在门口，向益王施礼说道：“刚才听说人间帝王驾临地府，未曾远迎，当面恕罪。”益王一看这个阵势，不得不还礼说：“孤家来得仓促，还望海涵，但不知你是哪国国君，为何在我的属地里修建都城？”王者自称阎君，向益王介绍了秦广王等十王后说道：“此地本是人间帝王建都之地，可你看后说此地不宜建都。我奉上天玉帝之命，在此修建阴曹地府。帝王既到此处，请跟我入城随行。”随后与益王并肩同行入城，每到一处，阎君都向益王作了介绍，什么森罗殿、十三殿、左三曹、右三曹、七十二司、鬼门关、奈何桥、望乡台等。这时益王才看清，所到之处，尽是狰狞恶鬼，好不吓人，特别是七十二司内，有人被推上刀山，有人被推下火海，有的被锯子锯，有的被刀劈，腥气扑鼻，血流成河，惨不忍睹。阎君介绍说：“这些人在人间作恶多端，杀人放火，抢劫拐骗，奸人妻女，敲诈勒索，死后打入阿鼻地狱，受尽千般苦后，投

胎畜类，任人宰割，万辈不得人身。行善之人就不受这些苦楚，或接引成仙成佛，或转投入胎再享人间荣华富贵。”听到这里益王猛然一惊醒来，却是南柯一梦，梦中之事记忆犹新，天上红日高照，晴空万里，看看地面上的宫殿，显得更加辉煌壮丽，就带领群臣向宫殿走去，门楼上书有洞慈观三个大字，几个和尚出门迎接入殿，一切和梦中之事一模一样，到了森罗殿，坐在中间的正是梦中的阎君，忙施礼说：“我将保你永享人间烟火。”随即出宫，在属地内另择地建起了皇城。益王很爱护百姓，并下令全国，每年三月初三为洞慈观庙会。又拨给土地百亩为洞慈观庙产。从此香火旺盛，益国在益王的治理下，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百姓安居乐业。传说益王每年庙会都穿上百姓衣服赶庙会。也不知过了多少年，一直沿习到解放初期。

朱复生 搜集

流传于四川忠县

阎王还去呢

过去有这么一句话，叫做“人怕死，鬼怕托生”。为啥呢？说是人死了以后就变成了鬼，鬼在阴间呆上三年还要再托生。咋个托生法呢？阴曹地府里有个大轮子，哪个鬼要托生了，就把它放在大轮子上，然后使劲儿一摇，大轮子一转，鬼就被甩出去了，甩到哪儿就在哪儿托生，托生啥就是啥。

有个鬼在阴曹呆三年了，该托生了。阎王派大鬼头把这个鬼叫来，说：“你今儿个要托生了，还有啥要说吗？”

鬼说：“阎王，我不想托生！”

阎王问：“为啥呀？”

鬼回答：“我怕把我甩到二五眼的地方去受罪。”

阎王问：“那你想到啥地方去呀？”

鬼说：“我想去的地方是，家有千顷靠山河，荣华富贵福寿多，我作高官子登科，娶个媳妇赛嫦娥，不劳动来样样有，长生不老总活着！”

阎王一听，愣了，说：“你快拉倒吧！有这样的地境儿，我还去哪！”

王 政 口述

菊 艳 搜集

头殿阎君“开后门”

听老人说，阴间有十八层地狱，每一层都有一个阎君把守，这头殿阎君就是秦广，凡是人死了到阴间去，首先就要通过秦广这一关。

秦广的舅舅张四 68 岁的阳寿满了，本该死了；但他不想死，就去找他的外甥秦广“开后门”：“你是头殿阎君，到了你那关，你就放了我哟？！你想点办法救我一下吔！”

秦广为了把他的舅舅张四放回阳间，就给界职官打了个招呼：“你把张四的阳寿从 68 岁改成 78 岁。”改过的笔迹认得倒吵。二殿阎君土江就看出这秘密，他打听到秦广和张四的舅甥关系，就对秦广说：“你是头殿阎君，不把好第一关，人死了又活转来，这是搞的什么花招呢？！”秦广说：“张四是我的亲舅舅，你就帮个忙吧！”土江心想，熟人熟事，我也拿他莫法。单忙不帮，倒也可以互相帮忙的。于是，土江对秦广说：“我也有个亲戚，你也给我放行，要不，我就到城隍那里去告你。”

头殿阎君吓慌了，不敢明目张胆地给舅爷“开后门”了，只好将他弄回地狱里去关监。但是，他不关地狱的门，不上锁，想让他舅爷自己跑掉，头殿阎君哪晓得，他不锁门，那八百万饿鬼都逃跑出来了，到处抢着投生，阳间的恶人越来越多了。

魏显德 口述

爱一卒、张紫军 搜集

流传于四川巴县

鬼 门 关

相传，在阴曹地府里镇守鬼门关的大将军叫阎王爷，那他在这里都干什么呢？

要说阎王爷在鬼门关这当将军，那可真是再舒坦不过了。说是镇关将军，身边总共不过两个鬼兵。这里既不打仗，更不出征，唯一的任务就是记一下来这里报到的小鬼的名字罢了。虽然一分一秒都不能离开这里，但这三位将士对自己能有如此的好差事也觉得非常的满意。上任好长时间了，工作一直很顺利。

可最近却有一件事使这三位将士，尤其是阎将军犯了愁。咋回事呢？原来呀，不知怎么的，最近这些日子，常常有不少人求阎将军办事，可自己又根本没有那么大的本事，虽然对那些三番五次前来找他办事的人一再地解释，可还是有不少慕名而来的人。闹得阎将军整天无精打采，唉声叹气。

这不，一大早，阎将军刚刚撵走一个前来找他办事的人，气得坐在军帐里还没等把气喘匀呢，守门的一个小鬼又跑了进来：“报告阎将军，门外又有一位老者叩门，说是有事求救于您。”

“什么，刚刚撵走一个，这又来一位？快快传我的话，叫他马

上离开这里。”

“我都跟他解释了，可他就是赖在那儿不想走，还说要是不见上您一面，他就一头撞死在关门外。”

怎么的，不叫他进来就撞死在关门外？这还了得，阎将军立刻吓出了一身冷汗，但他马上又镇静下来。只见他低下头思索了一会后，便对面前的小鬼吩咐道：“那就让他进来吧。”

“是。”

不一会，那个小鬼便把一位六十多岁的老者领进了军帐里。只见那老者来到军帐里面后咕咚一声就跪在了阎将军的面前，小心翼翼地把手里早已点燃的三炷香和几包点心放到了阎将军面前的桌子上，然后冲着阎将军嘣、嘣、嘣就是三个响头：“阎将军在上，请受我小民一拜。”

这场面，阎将军已见过多次了，等老者把话说完后便问道：“你求我阎将军有何贵干哪？”

“回阎将军的话，只因我儿昨天还好好的能下地干活呢，可今天早晨他突然说肚子痛，刚才我来时，疼得他正在炕上打滚呢，还望将军您高抬贵手了，免我儿子不死。”讲完又咚咚咚磕了三个响头。

“请问老者，你家里没有别人吗，怎么非得叫你来呢？”

“唉，别提了，我家里人倒是有，我的老伴、我的儿媳妇，还有我那十二岁的孙子，他们都在家，可他们谁也不来。尤其是我那儿媳妇，他说将军您只不过是阴间的鬼，怎么能给咱们阳间的人治病呢？再说他也根本不会。并且还说什么要想解除她丈夫的痛苦，治好她丈夫的病，非得去找郎中才行。我的孙子也在一旁附和着，说人有了病就得去找郎中治，想别的法，那纯属自己骗自己。气得我把他们好骂，没办法，我只好亲自前来求您。”

“那你怎么知道我能免你儿子不死呢？”

“不瞒将军，我也是听那些长辈们说的，说您不但在鬼门关这当将军，而且手里还有个生死簿。我们阳间人的谁死谁活都是你说了算。我还听说，平时如果哪个人有了大病小灾的，那都是对您多有得罪，是您在惩治他。不过只要在您面前烧上香，摆上供品，再磕上几个响头，您就会开恩，不再惩治他，就会免去他的罪过，以致于免他不死。所以，见我儿子那个样，我认为他肯定在什么地方得罪了您。为了不再叫我儿子受罪，阎将军，我给您磕头了，您就开恩吧，要不他该被折腾死了。”

等老者把话讲完，只听阎将军气愤地说道：“如此谣言，你真的信它吗？我阎王爷镇守鬼门关不假，可我最大的本事不过是记一下新来报到的小鬼的名字罢了，对于你们阳间人的生死与否，不但我，就是在我们阴曹地府里也根本没那个权力。我奉劝你还是赶快按你儿媳说的那样，找郎中求救吧。不然的话，会把你儿子的病耽误的。”说完便命令两个小鬼把他撵了出去。

但第二天，那位老者又来到了鬼门关，可是，连阎将军的面都没见着就被守门的两个小鬼又给撵了回来。

两次相求不成，老者仍不死心。他一边往回走，一边自言自语道：“阎王爷呀阎王爷，明天我还来求你，这回要是你再不赏脸的话，我就真的撞死在你的关门前。那时看你咋办。”

果然，这位老者又第三次来到了鬼门关，可他隔着关门向里面喊了半天，里边就是不应声，急得他顺手拾起一块石头就朝门上砸去，乒乒乓乓，听到砸门声，只见阎将军走出军帐，来到了城墙上面，气愤地质问道：“你为何砸我的关门？”

“哎呀，阎将军哪，这是把我急的呀。既然你出来了，不让我进去也好，你快开恩吧！我的儿子眼看要死了。”说完，赶紧又是烧香，又是摆供。

“你可真是鬼迷心窍了。你为什么这样死心塌地地相信我

呢，我今天再郑重地向你说一遍：那些所谓的阎王爷能决定你们阳间人的死活，实实在在的是一派胡言。我奉劝你还是死了这份心吧，要信奉还是信奉郎中去吧，否则再这样下去，你可别后悔矣。”

“不去，不找郎中，找郎中，还得吃药，何况生死大权又在您的手里，哪有您说句话痛快呢？阎将军，您就开恩吧，要是您叫我儿子死了，谁给我养老送终啊？今天您要是再不答应的话，我真的就撞死在您的门外。”说完便做出了要撞头的架势。

还没等阎将军说什么，忽听守门的小鬼叫道：“报告将军，门外新来一个小鬼。”

“叫什么名字，快快报上来。”

“他说叫张顺。”

听完小鬼的报告，阎将军刚想迈步下城，突然被一声刺耳的哭叫声惊住了，顺着声音往城门外一看，他立刻明白了。阎将军指着城门下那位老者骂道：“如此愚昧无知的人，你还知道哭呢？可叹你那儿子白白地死在了你的手里。唉，但愿这样的事情不再发生。”说完便气愤地走下了城墙，来到军帐里在死名簿上填上了张顺的名字。

就这样。这位老者三求阎王爷，不但没有使他儿子保住性命，还闹了个做父亲的先给儿子送终的可悲下场。

刘 顺 口述

刘子军 搜集

流传于辽宁凌沅

杨小宝舍寿求富贵

传说很早以前，有个放牛娃叫杨小宝。他七岁那年就没了爹娘，为了糊口，只好给一家姓张的老财去放牛，放了四五年，不但一文钱没挣着，反倒欠了东家不少债。东家有个小少爷，年岁和小宝一般大，闲来没事时常欺负小宝，让小宝在他裤裆下来回钻。慢一点轻辄罚跪，重辄挨顿狠揍。

一天，小宝不小心放丢了一头牛，被东家毒打了一顿，赶出大门外。他无处投奔，哭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只好怨恨世道不平，阎王不公。他把心一横，干脆找阎王评理去。听老年人说，阎王殿在四川长江边上丰都城，于是，他就奔丰都城走去。饿了讨点馊汤冷饭，累了走哪歇哪。一连走了七七四十九天，终于走到了丰都城。进城来到阎王殿上一看，阎王和判官以及行刑鬼卒，只不过是一般的泥雕塑像。他实在控制不住内心的委屈，一边哭，一边哀怨道：“阎王爷呀阎王爷，你太不公平了，为啥老早就索去了我的爹娘？让我这不幸的孤儿无依无靠，无家可归……。”他哭着哭着，不知不觉地趴在地上睡着了。工夫不大，忽听有人叫他！“下面可是杨小宝么？”杨小宝睁眼一看，吓了一跳，只见大殿上突然变得阴森可怖，大小二鬼拿着绳索非常威严，牛头马面手持刑具狰狞可怕。阎王爷横眉竖目地一拍龙案喝道：“杨小宝，刚才你斥责本王不公道，有何根据？说不出理由，本王割你的舌头！”杨小宝一挺身坐了起来，把眼一瞪，理直气壮地说：“阎王爷，你就不公平，我和东家的小少爷是同年同月同日同时生的，为啥让他有钱有势享福，让我受穷受苦呢？”阎王听了，不但没发火，反倒笑了：“这你就不知好歹了，虽然小少

爷有钱有势，只给他十八年阳寿，给你七十二年阳寿，这怎么能说不公平呢？”阎王爷，如果你真公平的话，就让我与东家的小少爷一样。”阎王听了气得把袖子一甩，对判官说：“把生死簿子拿来，勾掉他五十四年阳寿，然后送他还阳。”判官勾勾抹抹改完生死簿子，大小二鬼拿着鞭子“啪”地抽了杨小宝一鞭子，小宝“啊唷”一声，醒来乃是南柯一梦，他心里一琢磨，刚才虽然是梦，说不定是真事呢。唉，不管真假，阎王殿不是久呆的地方，还得走。他无精打采地一步一步往前挪，出了丰都城不远，连累带饿，只觉得头昏眼花，“扑通”摔了个跟斗，他想这下子算完了，只好等死了。哪知，人该死终有救，有个大财主叫李万山，领着管家出门讨帐往回走，正好碰上了杨小宝。他见小宝衣衫褴褛，面色苍白，躺在地上挣扎不起，顿时起了慈悲之心，吩咐管家把小孩背回家去。到家将养了好几天，才缓过气来。一打听小宝的身世，非常同情，又见小宝憨厚老实，挺招人喜欢，心中暗想，自己已经年过半百，身旁又无儿无女，眼见若大个家业无人继承，莫不如收他做儿子，到风烛残年也好有个依靠。想到这，他拍了拍小宝的肩膀说：“孩子，既然你无处可归，给我当个儿子愿意吗？”这突如其来的好事，乐得小宝嘴都闭不上了，跪在地上磕了三个响头，然后叫了声：“爹！”从此以后杨小宝是一步登天，行走坐卧，家人陪伴，吃不尽的山珍海味，穿不尽的绫罗绸缎，比以前东家的小少爷阔多了。

光阴似箭，一晃二年有余。一天，老员外突然暴病身亡，老夫人一股急火也死了。杨小宝大哭一场，厚厚的葬礼把老员外和老夫人发送出去了。他心里一核计，虽然落得个万贯家财，可自己一算计只有四五年阳寿了，这么大个家业吃不穷，花不没，死了又带不去。怎么办呢？有了，干脆修好行善吧，就是死了人们也能念叨我好。于是，张家没粮吃，就给灌一口袋米去，王

家没衣服穿，就给送些钱去。日子一久，人们称他是活菩萨。不料这事被阎王知道了，气得直哆嗦。“怎么？我赐给他的富贵，他反倒交人情了，这还了得！判官打开生死簿子看看他还有多长时间寿命？”“大王，杨小宝的寿命还差半天。”“走，咱们先看看这小子到底都干了些什么？然后再抓不迟。”说完前呼后拥地来到李家庄。进庄正好碰见杨小宝施舍，阎王为了试探试探小宝，摇身一变，变成一个瘸脚老爷爷，左胳膊挽着个篮子，右手拿着枣木棍子，一步一步地走到小宝面前，乞求说：“小东家，行行好，舍给碗饭吃吧，我好几天没吃饭了。”杨小宝二话没说，领着瘸脚爷爷回家了，到家急忙吩咐家人弄点现成饭菜端来，瘸脚爷爷还挺挑剔，说不喜欢吃现成的，要吃现做的，杨小宝只好又吩咐家人重做饭菜，做好了又说家常便饭他不吃，无奈又叫厨子做些上等饭菜，阎王吃喝了一会，连个谢字也没说，转身走了。阎王觉得这点事太平常，打发判官再去试一遭。判官变成一个穷秀才，衣衫褴褛，脚穿一双破鞋，到了杨小宝家门口，一头栽倒在门旁，人事不省。杨小宝出门一看，好象是去京城赶考的举子。急忙上前拍胸捶背，折腾了半天，总算醒过来了。小宝一打听秀才昏倒的经过，秀才满眼含泪地说：“小人是去京城赶考的举子，不料半路上遇上了强盗，将我的衣物和盘费都抢去了。没办法只好饿着肚子往前走，不曾想却昏倒在这里。”小宝非常同情地打了个唉声，吩咐管家说：“去，给秀才取些吃的，再取五十两银子路上好用。”秀才吃喝完了道了声：“谢谢！”揣起银子，转身急匆匆地走了。

判官回来和阎王众鬼们一说，大小二鬼，牛头马面一个劲摇头，天底下竟有这样的好人？于是他们变成四个小乞丐，光着膀子，穿着破裤子，赤着脚去了。小宝见了觉得挺可怜，一家给了十两银子，又给了身衣服。众鬼感激得一再道谢，一边走一边回头看。“真是善人呐！”阎王一看果不虚传，便对众鬼们问道：“你

们说，今天抓不抓杨小宝？”牛头马面乞求说：“王爷，我们俩情愿每人舍给杨小宝两年阳寿！”大小二鬼也哀求说：“我们俩也情愿每人舍给杨小宝两年阳寿！”判官说：“我舍给杨小宝十年阳寿！”阎王搂着胡须慢条斯理地说：“据本王看，杨小宝确实是个心地善良的人，依本王之见，将杨小宝的生死簿子改为老死拉倒。”

孙喜臣 搜集

流传于吉林四平

附 录

借 寿

从古至今，社会上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好人无长寿，祸害一千年。”其实这话也不全对，我们这儿就流传着这样一个神奇的传说。

相传，在南宋期间，河南开封城里住着一个王义，城外也住着个王义，并且两人还是同年、同月、同时生的。只不过城里王义是个富豪，整天吃的是山珍海味，玩的是声色犬马。而城外王义整天给地主累死累活地干活，别说山珍海味，就连一顿饱饭都难吃上。因而城外的王义深感不平。

有一天，穷王义实在忍不住了，想：早听说开封府的包公老爷清正廉明，何不去申诉一下呢？于是他就真的来到了开封府。包老爷听完他的一席言语，想了想说：“我今夜去阴间给你打听一下如何？”穷王义听完后便点头走了。

第二天，穷王义来到开封府询问，包老爷告诉他：“昨夜去阴曹，我为你打听了一下，阎王查了一下生死簿说，城里王义虽富，却只能活三十岁，而你虽穷，却能活七十多岁。”王义说：“包老爷，劳驾您再找一次阎王，就说我宁可活三十岁也不受穷罪。”包公答应了。

第三天，王义早早地来到开封府上。包公对他说：“阎王说了，叫你等着，过不了多久，你就会满意的。”穷王义从开封回来，看看天色还早，就去给地主干活。可他怎么也安不下心来，好容易熬到太阳西落，就急忙收拾

起工具往家赶。忽然他想：阎王是不是让我拾到一个金元宝啊？于是他一面走，一面弯腰低头查看路旁，可是直到家门口，他眼都累酸了，还是什么也没找到。“哎！”他叹了口气，无力地抬起手推开门，不料眼前竟然是一座宽阔的宅院，高高的围墙，青砖大瓦房，明亮的窗子。一切都是他不曾见过的。他怀疑地向四周瞅瞅，却发现这确实是自己的家。只是小草棚不见了，变成了一座漂亮的深宅大院。他鼓足勇气走进院内，见儿子正在地上玩。儿子见到他，亲热地跑上来直喊“爸爸”。他领孩子进入房内，见妻子正坐在炕上发呆呢！他忙问：“你怎么啦？咱家怎么变成这样了？”妻子回答：“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中午我正做着饭，来了两个人，他们在门口站了一会儿，咱家就变成这个样子了。我问他们，他们说阎王派他们来的。”“噢，我知道了。”王义把事情经过对妻子讲了一遍。

转眼王义已经三十岁了。这天晚上，阎王派一群小鬼去抓王义。可一眨眼工夫，他们又都跑回来了，一个个神色紧张。阎王问：“怎么回事？”小鬼们回答：“报告阎王，我们到王义家刚想进院抓他，却见包公带着王朝、马汉正在给他看门护院呢，吓得我们跑回来了。”阎王一听恼了，即刻派牛头、马面到开封去，看看包公是否在那儿，如果在就立刻带他来见自己。

不多时，包公被带来了，阎王问他：“王义死期已到，可你为何去给他看门护院，使我们不得下手呢？”包公一听愣了，说：“我几时去给他护院来着？”阎王见包公如此装傻，就将小鬼所见，一五一十告诉了包公。“这还了得！我去看看。”包公愤怒地走了。

包公来到穷王义家，果然看见自己站在院中，两边还站着手提大刀的王朝、马汉。他恼怒地命人叫出穷王义夫妇，问：“这是怎么回事？”穷王义急忙跪倒，说：“包老爷息怒，是这么回事。自那日离开开封，回到家我便成了一个巨富，我就拿出一些钱粮救济了乡民。可是我想，怎样才能报答您的恩情呢？经我们夫妻商量，就在这儿给您塑了一座像，早晚拜三拜，以表我们的感激之情。”

包公听后很受感动，立即回报了阎王，要求延长王义的寿命。阎王为难地说：“他寿期已满，怎能延长呢？”包公激动地说：“这样的好人，岂能叫他早早死去？我借给他十年寿吧。”这样一来，包公手下的人见包大人都借寿了，也纷纷要借寿给穷王义。阎王说：“既然他真的是个大好人，那么我也

借给他十年寿。”一算，借寿的人太多，算不过来了，阎王就说：“索性让他爱活多大就活多大吧！”

吕国芸 搜集

流传于河北丰南

求 医

阎王最喜爱的三女儿生了重病，奄奄一息。地府太医已经是束手无策了。阎王要判官去请仙医；阎王想：扁鹊、孙思邈、华佗等几朝医界名流，他们有功于人类，已经名列仙班，要请他们治病，必须请示玉帝，很是费力，况且三女儿重病，远水难救近火。就只有从阴曹地府找，几百年来，从凡间死后来到了阴曹的医生。累累不绝，不可胜计；能找到高明医生，三女有救，找到庸医就会断送三女儿的性命，阎王为此焦急不安。

判官向前献策说：“阴曹地府的医生，都是来自凡间；凡是庸医一定误诊，治死人较多，背后一定跟着许多冤鬼索命，由此判断，医生后面跟的鬼越少医术就越高。”阎王觉得判官的话有理，就要判官依此而行。

判官遵命在阴曹地府，观察了很多医生，只见他们后面跟的，家里坐的，多则一、二十，少也有三、五个。

判官走遍了阴曹地府，好容易看到一个医生，背后只跟着一个冤鬼，看那医生时，五十上下，他自报姓名叫王元。判官把王元请到阎王殿，阎王赐王元坐，以礼相待。

判官启奏说：“臣遵大王吩咐，观察了阴曹地府很多医生，正如臣所预料的一样，他们在凡间误诊误治，身后跟的、家里坐的索命冤鬼很多；只有这位王先生，后面只跟着一个冤鬼。”

阎王听判官说了，着实把王元恭维了一番：“先生行医一生，只诊死一人，不过千分之一的错误，孙思邈、华佗也不过如此。”

王元听了表扬，不知阎王用意，口里唯唯诺诺，心里却忐忑不安。寒暄了几句，讲到正文。

阎王说：“请先生来不为别的，就是要仰仗先生妙手，治好我三女儿的病。”

王元听了，吓走了三魂七魄，连忙跪下说：“小鬼才疏学浅，医治三公主的病，实难胜任，恳望大王另请高明。”

“你不用谦虚了，行医一生，治死一人，足见高明。”判官在一旁帮腔。

王元知道瞒不过去的了，只得如实说明。原来他在人间，行医是半路出家，只医治一人，错把伤寒当疟疾，误害人命。

阎王听说，怒不可遏，吼了一声：“庸医，滚！”一脚把王元踢开，命判官另请良医。

判官这一次吸取了教训，变得聪明了，他对医生们仔细调查，原来发现那些医生后面跟的，家中坐的，不是索命而是求医救命。判官这时才恍然大悟。那些鬼医后面跟的鬼越多，家中坐的鬼越拥挤，他们就越是地府群鬼信赖的好医生。判官据此顺藤摸瓜，请来了名医叶天士，他对症下药，只几副药就把三公主的病治好了。

阎王此时不免无限感慨，对判官说：“这些医生，在凡间济世救人，死到地府仍是救鬼济世，可谓高风亮节。”遂命判官立一石碑以颂医德。在湘贵两省交界的大苗山群峰中，有一石山，形状如碑，高耸云天，远远望去，光滑平整，隐约有字。当地人说：“这是阎王所立的颂医德碑。”

银振群 搜集

流传于湖南城步

隐 身 人

不知是哪个朝代，有个看病先生，人们都叫他“大夫”。本来“大夫”是当时朝中大臣官衔名称，为啥把这个看病先生也叫“大夫”？原因是这个人过去曾做过官，而且还真的官居大夫之职。这号好人，做啥都想给人们谋点好事，他给皇上奏了一本，参谋了一个叫百姓过好日子的办法。谁知皇上听了奸贼的话，把他削职为民，贬回老家。他回到家乡，还是想给人谋点好事，他就学药书给人看病。只因他医术高明，又没有架子，老百姓都尊敬他，虽然他不当官了，大家还把他称做“大夫”。久而久之人们连所有的看病先生都称“大夫”，念“太夫”，直到现在。这都是后话。

有一天晚上，大夫看病回来夜已经深了。经过一个黑魆魆的村子，村头有座玉皇庙，他刚走到庙外，就听见有人在庙内呼救，他推开庙门，来到大殿，只见堂上挂着一盏灯，发出绿莹莹的光芒，照得满堂阴森怕人。上边坐一个头上长两个角的红头发怪物，两边站着十来个锯齿獠牙的小鬼，屋梁上吊着几个一丝不挂、脱得精光的人，被打得皮开肉绽。他仔细一看，认出其中一个被吊的人，是朝里一个姓白的大将军。几年前白将军手下一名小校，被调到御林军中保卫皇宫，不料皇妃看中，私自勾搭，常常暗宿宫中，惹得满城风雨。白将军知晓后，便把小校调回军营，借故杀了。这事被皇妃知道了，便在皇上跟前百般诬陷白将军，皇上大怒，便把白将军满门抄斩。大夫看到如此情景，怎么也想不通。为啥白将军如今却在这里受刑？还有那个一丝不挂被吊的妇女，大夫也认得她是村里蒸酒作坊老石的媳妇。因为

长得好看，村里一个千户、有钱有势名叫赖狗的，经常到石家白喝梢子酒。有一天他趁老石不在，便调戏这媳妇，这媳妇打了赖狗一耳光，但还是被强行污辱，还反咬一口说这媳妇和他通奸，说：“老子今天没拿现钱，你就翻脸？！”这媳妇受不了无端诬蔑，便上吊死了。

大夫看到这里，心想，怕是自己死了，魂游到这里了吧？不然咋净见到的是鬼？想着就把手指放到嘴里想试一试，但一咬觉得疼痛，他断定自己没死，是人。便厉声大喝一声：“不准伤害好人！”这一声真象打了个闷雷，只见小鬼们“吱”的一声，一个个站着不动了。但却龇牙咧嘴地做出各种奇形怪状的鬼脸，想吓倒大夫。大夫想，人说鬼怕唾沫，便朝鬼“呸呸”连唾几口，嗯，还真有点儿灵验，大夫唾一口，众鬼退一步，一直退到堂上那个鬼王身边。这时一个小鬼在鬼王耳边说：“这个大夫有星宿，咱惹不起。他有慧眼，能看见咱阴曹的事。”

鬼王是阎王的儿子，他等不及坐他老子王位，便偷跑到这里私设公堂过瘾。当然私设公堂也要有案子，他便把阴间一些小吏受贿的案卷偷来，在这里耍威风。他没料到这事会被大夫看见，便吓唬说：“你是人间的官，我父当初没叫你死，你今天也甭管我阴间的事。”大夫一听，哈哈一笑说：“你们颠倒是非，还怕让人知道。我有口，我一定要把你们的鬼事到处讲说，叫人知道阴间并不公平，比阳世还黑暗得多！”这下把阎王儿子给吓住了，他清楚这事叫阎王老子知道了，那可是挨不起的事。这时有个奸猾的老鬼趴在阎王儿子耳朵上说：“他星宿大，咱惹不起他，咱把阎王爷那个宝贝给他戴上，就没人信他的话了。”阎儿子问：“啥宝贝？”老鬼说：“隐身帽，又叫鬼帽子。”阎儿子说：“对，给他戴上！”

大夫正给白将军和那媳妇解绳子，就被几个小鬼按倒在地，硬给他把鬼帽子戴上。大夫只觉得头上象上了紧箍一样，想卸，

卸不下来，眼前突然啥也看不见了。他只觉得几个小鬼把自己推出庙门，只得高一脚低一脚地走了回去。

回到家里，他把小房门掀开，老伴正在灯下纳鞋底，他问：“你咋还没睡？”老伴说：“你没回来，我正心焦哩！快把门关上，看冻的。”他随手把门关上，老伴抬头一看说：“你这人是咋哩，把自己关在门外不怕冻？”他说：“你这人咋哩，眼有毛病？我在这！”老伴睁大眼睛说：“一辈子没开过玩笑，咋今晚给老倌呢？”“谁跟你开玩笑？我这不是在你跟前。”老伴揉了揉眼睛说：“我咋瞅不见你？”大夫说：“你眼有病，你摸我在炕棱上哩。”老伴一摸，可不是吵，胳膊腿俱全，这才奇怪地说：“我眼这生的啥病？啥啥儿都能看见，就是看不见你。”大夫这才记起老鬼的话，心想怕是鬼帽子作怪吧，就给老伴讲了他遇见的事。

从此大夫就成了隐身人了。他虽然照常给人看病，但人们却看不见他的人，慢慢地人们把他叫“匿先生”。时间长了叫转了，就叫成“医生”了。所以现在人们还把看病先生叫医生，或者就是叫大夫，就是这事上传来的。

过了几年，皇上知道当初冤枉了大夫，就把他招回重新做官。他到了京城里，大臣们都争着看稀奇，连皇上在内，大家只听见他的声音，看不见他的人。皇上说：“大夫是个好人，他虽然隐了身，可没做过一件坏事，这是一般人难于做到的。”他又当殿奏明了白将军的冤枉，皇上赦了白将军，并把那个妃子治了罪。可是没过多久，皇上死了，太子登了基，又听了奸贼的话，说大夫不见人形，是妖异，又叫他回去为民。

大夫回家，还是天天给人看病。直到来了个县官，人说这县官是个清官，还能日断阳间夜断阴。大夫给县官看病时，才说了他的遭遇和酒坊媳妇的冤枉。县官当晚就下了阴曹，阎王听了县官的质问，当时叫牛头马面把儿子和那些鸟儿鬼抓来，交县官

审问。县官把阎王儿子和那些鸟儿鬼打入十八层地狱，永不叫翻身。又问鬼帽子的事。阎王说：“鬼帽子是阴曹地府一宝，必须当面念解咒，才能收回。”他就把咒语写在纸上，化成灰，让县官吃下。第二天，县官回衙，把大夫叫到厅堂上，念完咒语，大夫只觉头上松解，鬼帽子落地，大家这才看见了“匿先生”。县官又把赖狗抓来定了死罪，家产分一半给了酒坊，为那媳妇昭雪了冤案，念经超度，才了结了这个案子。

杨宗祥 搜集

流传于陕西合阳

阎罗王上小鬼当

据说，阎罗王勿吃人间祭品，但受人间香火。由于他享受不到应该享受的东西，所以，对人间过惯享受生活的鬼魂，施起刑来十分残忍。啥个油锅余，铜柱灸，上刀山，下火海，抽筋剥皮，钩肠挖心，十八层地狱，十八种毒刑等等，连阎罗殿里的小鬼见了也吓得直吐舌头。于是，一些小鬼就凑在一起商量，大家讲，阎罗王高高在上，大施淫威，不晓得我们小鬼经常给阳间来的鬼魂动刑，自己也吃力得要命。俗话讲，刀斩斩要钝，铁打打要软，我们小鬼多动力气，骨架子也要拆散的。一个老夜叉插嘴说：“现在不是你们叹苦经的辰光，大伙应当想想办法，如何使阎罗王高兴高兴，乐而忘刑，大家不也都可以省力了吗？”

一个马屁鬼出主意说：“本小鬼学得一手推拿按摩的绝技，只要让我在谁的屁股上拍上几记，包他受用，浑身筋骨酥软，懒得动弹。阿要让本小鬼去给阎王老爷拍拍马屁。”老夜叉听了直摇头，说道：“勿来事，勿来事，你这马屁鬼，大家都喜欢你抚抚拍

拍。可知阎罗大王出来是一身反骨，你这样拍上去，一定使他象受电击一样直跳起来，当心你给他放在磨上磨成骨灰。”

另一个老色鬼，贼忒嘻嘻凑上来讲：“阿要让我到阳间秦楼楚馆，去弄一些能歌善舞的美娘来，好让阎罗真君开开心心。”老夜叉又摇摇头说：“勿来事，勿来事。你这老色鬼不知，我们阎罗大王为了要永生永世常任阎王，宁愿勿要下代小阎王，早已请求天公公把他阉割了。天帝也怕他老被女色迷恋，会办事不公，坏了冥国声威，就把他阉割了。所以，如若你把美娘弄来，反而要害得我们忙得团团转。因为阎王最痛恨这种出卖色相的女人，一定要叫我们撬她们的细牙，挖她们的甜舌，刺她们的情眼，烤她们的粉脸，再来个坐桩剥皮，换上猪皮，让她们投胎做老母猪。格样一来，我们小鬼忙煞哉。”

大家经老夜叉这样一说，确实想不出啥个好办法可使阎王乐而忘刑。

这时，一个小小鬼轧发轧发，从长脚鬼的膀豁里钻出来说：“我小小鬼倒有个办法，一定来事，一定来事。”

一些夜叉鬼就问他：“你有啥个办法，讲讲看，讲讲看。”

小小鬼讲：“我也曾听鬼祖宗讲过，阎罗大王不近女色，不吃马屁，而且还不贪吃，他的肚皮里给天公公塞满了铁石心肝，铜肚肠。不过，他的鼻头还勿曾给天公公塞没。所以，他还挺喜欢闻人间烧给他的香烟。我们何不在他喜欢闻香烟上动动脑筋。”

老夜叉听了讲，话是勿错，只是人间烧的香火，多闻了也要冲脑门的。

小小鬼讲：“你老虽然是地府里的鬼精，看来你老对近年来人世间的消息还拎勿大清。你老阿晓得，近年来人间有一种香喷喷的烟火，只要在灯头上一抖，香气四散，闻着这样香烟的人，是越闻越想闻。更妙的是，这种烟一闻上瘾，就会变得懒洋

洋，筋骨无力。我们用这种香烟给阎罗大王闻闻，你们看阿好？”

老夜叉突然面孔一板讲：“依迪个小拆血鬼，我已有九百九十岁了，从未听说人世间有迪种烟的，依寻开心拆血，也要看看有啥辰光！”

小拆血鬼急忙讲：“你老若勿信，我可领大家去见识见识。”

于是小拆血鬼就带了这批地狱夜叉来到人间一些“福寿堂”、“活神仙”大烟铺里，只见一些烟客横卧在烟铺上，一些烟花女子忙不迭地伺候着，把烧好的烟泡装上烟枪，递到烟客嘴里。烟泡在烟灯上一触，烟客用嘴一吸，果然，香气四溢，令人陶醉。众夜叉隐在旁边，不自由主地伸长了颈子闻吸这股香烟，都说：“嗯，好闻来，好闻来。”闻到后来，感到飘飘然，懒洋洋，也想往烟铺上躺下去。这时，小拆血鬼一看苗头勿对，就一声鬼叫，刮一阵阴风，吹灭了所有烟灯，顺便抓了好多大烟泡，拉了众夜叉赶忙回到阴曹地府。

众夜叉都怪小拆血鬼活促狭，勿让他们多享受享受这种“活神仙”味道。小拆血鬼讲：“你们也算是老鬼了，又会贪图眼前。现在我抓了这一大把烟泡，哪一位鬼伯鬼叔，有胆量送给阎王阿爸闻闻。只要伊闻上瘾，我们的好日脚就在后边。”

老夜叉这时笑咪咪对小拆血鬼讲：“别去理这批脓包阿屈死，我看依倒邪气精灵，只有依办得了这样大事。只要依教阎王阿爹闻上这种烟瘾，依就是我们的鬼头头，今后一切都听依格。”

众夜叉也讲：“事成后，我们都听你的。”

于是，小拆血鬼自家先塞住了鼻头，双手捧了点燃的烟泡，直向森罗宝殿走去。这时坐在森罗宝殿里的阎王，已经闻到殿外飘来一股舒筋活血的奇香。又看到小拆血鬼双手捧了乌油油一团冒烟的东西往案前走来，香味越来越浓，阎王也不自由主鼓出了皮蛋大的眼睛，噙张着狮子大鼻不断吸动，越闻越想闻，便问：

“小拆血鬼，这是何种奇香，哪里寻来的？”

小拆血鬼说鬼话是一等，回答道：“这是我小小鬼从南海观音的紫竹林里掘到的，名叫‘奇南香’。我还偷听得龙女善财的话，他们说，此香一点，凡人闻了福寿全，小鬼闻了赛神仙，你阎王阿爸闻了也胜似登天。”

阎王一边闻一边讲：“勿错，勿错，此香果是南海奇香，本王一闻此香，森罗宝殿也赛过九天云霄了。只是这一把奇香，本王闻不了多久，你能否再去给本王弄点来闻闻，本王一定重重有赏。”

小拆血鬼见阎王上当，就再加一点甜言蜜语，好在阎王耳朵还没有给天公公塞没。他说：“阎王阿爸，你老人家但管放心，只要你阎王阿爸喜欢的，我小小鬼刀山敢上，火海敢跳。没有你阎王阿爸，哪有我这个小小鬼。现在我就去给阎王阿爸弄来。”

自从阎王吸上大烟以后，他再也勿管阴曹地府的事了。倒是这个小小鬼在当家作主，把阴曹地府弄得七颠八倒，好无好报，恶无恶报，造成阳间贼骨头强盗当道，老百姓受苦，偷了祖宗家当，勾结洋鬼子，只要枪声一响，当官的就黄金万两。

俞衡公 口述

尹培民 搜集

流传于江苏太仓

附记：此故事在解放前颇为流传，是否影射清末世态，主题颇为含糊，却有一定魅力。至今能讲此故事的老人，尚有朱兴山、金文达、顾声洪等。

刘机夺取阎王位

古时候，有个村庄叫刘家庄，这个村子里住着一个叫刘机的

人，他谋财害死了自己的岳丈之后，自己神机一算，阎王爷必定会派人前来将自己捉拿归案。

有一天，他告知了妻子李良如阎王爷派鬼来自己家时就说他去山上放牛去了。果然不出所料，阎王老子派了手下两个武艺高强的光和尚恶鬼李闯、张锋前来刘机家。妻子李良按照刘机的吩咐告诉了李闯、张锋二鬼。李闯、张锋来到山上，看见刘机在一个光和尚的头上用钢针打孔。两个恶鬼问刘机说：“刘机你在干什么？阎王爷叫你去一下。”刘机回答说：“我在给和尚栽头发（因和尚是刘机用泥巴做的），栽完头发后同你们去吧。”两个恶鬼说：“你会给和尚栽头发，也给我们栽一下。”刘机说：“可以，不过我栽头发时，首先用绳子将你们捆住双手和双脚，目的是不许你们动，要忍着痛。”最后，二个光头的恶鬼按照刘机的吩咐，被刘机用钢针活活地给钻死了。

阎王爷等了好几天，不见手下两个恶鬼回来，就又派了手下两个比李闯、张锋还厉害的恶鬼张勇、徐冲去抓获刘机归案。二个恶鬼刚到刘机家的门口，刘机的茅屋顶上滚下一个直径一米五、一尺深的石帽，滚到了二个恶鬼跟前。张勇和徐冲吓得丧魂落魄地说：“这是什么东西？”妻子李良说：“这是刘机的帽子，他上天去了，他现在把帽子甩下来了，人快回来了。”两个恶鬼互相对视了一下，商量说：“刘机的帽子有将近三四百斤重，石头做的，他又上得天，我们恐怕敌他不过，快回去告诉阎王爷。”两个恶鬼回去告诉阎王爷后，阎王爷亲自骑着千里马和一群武艺高强的恶鬼前来捉拿刘机。来到刘机家中，妻子李良告诉阎王爷说：“我丈夫刘机在背后山上看牛。”阎王爷和恶鬼们来到山上，看到刘机骑在牛背上。阎王爷对刘机说：“你害死了你的岳丈，同我们去一趟。”刘机说：“可以，不过同路去，恐怕你跟不上我。”阎王爷说：“我骑的千里马。”刘机说：“我骑的万里牛。”阎王爷又

说：“那我同你对调一下吧！”刘机就和阎王爷对调地骑上了。

刘机一骑上千里马，一挥鞭，一阵工夫就到了阎王爷的住处。阎王爷骑着这所谓的万里牛慢吞吞地走，恶鬼们跟在后面。

刘机到了阎王爷的老窝之后，守家的鬼看到千里马背上骑的人回来了，就以为是阎王老子回来了，隔家还有二百米远的时候就问：“怎么样？”刘机说：“鬼儿们拥着刘机在后头，刘机这东西好厉害，他杀了他的岳丈，我们去时还跟我们较量，等一下，他来了，马上处置，就是牛背上那个人，今天，我辛苦了，要去房间休息一下。”

守家的鬼儿们等了大半天，阎王爷骑着牛回来了。鬼儿们蜂拥而上将骑在牛背上的阎王爷拿下来，几刀便将他剁成了肉泥，随从的恶鬼急忙上前劝阻也没来得及。

从此，恶鬼们对刘机心寒胆裂，刘机做了阎王老子。

李和平 搜集

流传于河南、河北等地

附录

豆腐王见阎王

从前，在一个偏僻的村庄里住着一个靠做豆腐为生的人。他有个习惯，就是每天早晨做好的第一碗豆腐先供享给老灶爷，然后才挑着担子到城里去卖。也许是老灶爷暗中托福吧，他的生意越做越好，日子渐渐好过起来，因为他姓王，人们都亲热地叫他“豆腐王”。

一天早晨，他还象平常一样，祭完老灶爷，准备进城去，忽然有人说道：“豆腐王，今天你就不要进城了。你的寿命期限到了，等会儿阎王爷就派小鬼来抓你了。”豆腐王环视了半天，一个人影都没有，再看火炉，呵，火苗蹿得老高，原来是灶王爷给他说话。“灶王爷，看在我天天祭祀你的份上，帮我个忙吧！”老灶爷说：“这事我本不该插手，想那阎王爷跟我还有些交情呢。

但念你心地善良，人又厚道老实，我就帮帮你吧。”然后如此这般地交代了豆腐王一番。

再说阎王爷这边，吃饱喝足之后，翻开生死簿查了查说道：“嗯，今天该豆腐王来报到了，小鬼们，谁去办这些事呀。”这时，琉璃瓶鬼自告奋勇地答应了下来。

琉璃瓶鬼来到豆腐王的住处，没到门前就喊：“豆腐王，跟我走，跟我走。”豆腐王也不开门，在屋里说道：“我忙得很，你自己进来吧。”琉璃瓶鬼气呼呼地说：“哼，你死到临头了，还不对老子客气点儿，有你好受的。”说着，他咬紧牙，硬着头，直往豆腐王的门里冲去。可不知怎么搞的，它冲得收不住脚了，直滑向豆腐王的大铁门上，直听得“嘭”的一声，琉璃瓶鬼粉身碎骨，化作一缕烟尖叫着逃跑了。原来豆腐王按灶王爷的吩咐，在门前泼了很多水，当时正是深冬季节，地面马上冻成了厚厚的一层冰，豆腐王又在上边开了道，成一个下坡路，所以琉璃瓶鬼才有如此遭遇。赶走了琉璃瓶鬼，豆腐王止不住“呵呵”地笑了。这时，灶王爷又开口了：“豆腐王，别高兴得太早了，吸血鬼马上要来了，你快做准备吧。”于是又交代了一番。

再说阎王爷听了琉璃瓶鬼的一番陈述，很是吃惊，他再次派了吸血鬼去勾豆腐王的魂。

吸血鬼来到豆腐王那儿，一进院门，看到豆腐王正在磨豆子，就叫他跟自己走。豆腐王若无其事地说：“好吧，等我磨完豆子咱就走。”于是慢慢腾腾地磨呀磨，吸血鬼不耐烦了，就说：“让我来吧。”豆腐王二话没说，把摇棍交给了它，然后端起旁边一盆红不溜湫的粘粘的东西，边往地下倒边说：“我用血来酬谢你吧，总不能让你白干。”吸血鬼很高兴，张开嘴就去吸，可是嘴刚一接触到“血”，就被粘住了，拉不出来，吸血鬼乱踢起来，随着“血”不断的蔓延，“血”到了吸血鬼的身下，于是吸血鬼全身被粘，动弹不得，化作一缕红色烟雾，并夹杂着血腥味狼狈地逃跑了。原来这“血”是橡胶。豆腐王又一次胜利了。但更大的危险还在后头，老灶爷告诉豆腐王，“阎王爷亲自上门来了，你可要把好这最后一关啊。”于是又嘱咐了一番……

再说阎王爷听了吸血鬼的报告后，恼羞成怒，决定亲自办这桩勾魂任务。

阎王爷骑着高头大白马来找到了豆腐王，二话不说，拿着铁链勾着豆

腐王的脖子就要走，豆腐王喊道：“阎王爷您慢着，您想想，您骑着高头大马，让我走着路，何时才能到了阴曹地府，您等着，让我把我的万里马骑来，咱好一同走。”阎王爷很是奇怪，这千里马世上还很稀奇的，万里马可是个什么东西，我倒要见识见识。这时，只见豆腐王从屋里牵了匹又黑又壮的马。阎王爷一见，眼可馋了，要求和豆腐王换马骑。豆腐王不答应，越是不答应，阎王爷越是想骑，最后豆腐王装作扭不过的样子同意了。骑上马后，阎王爷和豆腐王同时喊道：“得！”只见豆腐王骑的马撒开四蹄飞也似地跑了，而阎王爷骑得黑马则哼哼叽叽地不肯走，阎王爷低头一看，哪里是什么马哟，原来变成了一头肥猪，豆腐王跑得无影无踪了，阎王爷只好作罢，生死簿上勾掉了豆腐王的名字，让他万寿无疆了。

申景兰 口述

邹中云 搜集

流传于河北邯郸

高 擗 皮 煨 阎 王

传说很久以前，高村有个高擗皮，这人性情直，脾气擗，什么都不怕。

消息传到阎王耳朵里，阎王很气愤，他说世上有这样的擗人，我不信，能擗过我么？“来人，判官，把他的簿子勾了，明天把他捉来！”

判官和黑鬼来到高庄，见到高擗皮，又高又大，五大三粗，不敢近身，便藏在大门背后，伺机待捉。高擗皮在切旱烟，刀不尖又用磨石磨刀，这时一只大黑鸡婆走来，咯咯地拍打翅膀，把旱烟从凳上拍打到地下，高擗皮生气地骂道：“黑鬼，你生活，我就杀了你来下酒。”

判官和黑鬼听了以后，慌忙逃命，回到阎王面前，禀道：“阎王爷，这个高擗皮真厉害，差点被他杀了咽酒。”

“你们都是饭桶，好了，我倒要看看这个高擗皮！”

阎王自己去了，他到高擗皮家里，见他这副擗样子，也有三分惧他，便躲在厨房门背，窥看动机，下手捉拿。高擗皮在地下切猪肉，把砧板剁得咚咚响，一只小花狗，舔了舔砧板，含走一块肉，他又来了气，骂道：“花阎王，

你还来啰，我就把你煨了吃！”

阎王老子听了，要把他煨了吃，也慌忙出逃。

高擗皮虽然勾了簿子，但没有执行，传说他活了二百岁。

陈九二 搜集

流传于湖南茶陵

“汤圆王”与阎王

明朝末年，长安街住着一个姓王的老汉。他独身一个，以卖汤圆为生，因此人们都叫他“汤圆王”。他做的汤圆，味美爽口，很受顾客欢迎。当地人们都编成唱词儿唱，汤圆王的汤圆甜又香，香飘十里馋坏阎王。

这一天，王老汉又和往日一样早早挑担上了市。他煮好头一锅汤圆，刚把锅放稳在铁架上，猛见一群人涌来，为首的人头发脏乱，衣冠不整。王老汉猜想他不象正人。再看看他后边跟的，个个长相之怪，使人心寒：牛头、马面、蛇身等等。他们吵着要吃汤圆，王老汉硬着头皮每人给他们盛了一碗。可是他们大吃一通之后，半个钱字不提，吆喝一声，扬长而去。

王老汉哪里肯依，冲上去想抓住那个领头的，可是怎奈年迈力不从心，跑了几步便气喘吁吁，眼睁睁看着他们逃走。可是，他转过身时，猛然看见座上还有一个矮个子正在津津有味地吃着呢！王老汉一个箭步，抓住那矮子的胳膊，剑眉上挑怒道：“你们是什么人？快说！不然我先捏碎了你的骨头！”

那矮子大吃一惊，眼睛瞪了好大一会儿才吃吃地说：“我们是阎王手下的人，今儿个见您老人家的汤圆很想吃，可又没带钱，就……”矮子边说边看着王老汉，眼神里充满了哀求和恐慌。王老汉想他十分诚实，便有几分欢喜，又特地为他做了几碗，热情招待他一番打发他走了，并且劝勉他不要再跟着他们干伤天害理之事。

那群游荡鬼大吃一通回到阎王殿，一个个饱嗝不止，很快就被阎王发觉。他抓住那个烟鬼怒声斥道：“妈的，小臭种！你们到哪儿去啦，做了些什么？老实交代，不然重打八十铜棍！”那老鬼哪敢耍嘴，只得把事情始末端个仔细。随后他还厚颜无耻地向阎王讨好几句：“老爷，你不知道那姓王的做

的汤圆呀真是香飘十里，甜遍周身哩！”

“妈的，臭东西，还有脸讲哩！”只听阎王“啪”的一记耳光。其实，阎王心里早乐啦，嘴里已是垂涎三尺了，但为了不失威风，故意做作而已。然后便恶声恶气地说道：“妈的，去把那个姓王的给我抓来，我要亲自拿他问！听见了吗？”“小的听见了。”那烟鬼只是诺诺连声退下不提。

但说那矮子受老汉一番款待，一直感恩不尽。他听说今夜要抓拿王老汉，心里很不是滋味，心想：决不能让他们抓住恩人。于是，夕阳刚一下山，便跑去给王老汉报了信儿。老汉又招待了一番，然后回屋安排停当，自己端端正屋待烟鬼到来。真是，万事俱备，只待东风。

月亮刚出，王老汉的门就被踢开了，随之一声吼叫，王老汉机警地一躲。待那烟鬼进门来，他笑盈盈地端上一碗汤圆说道：“哦！是老兄啊，来来来，坐下吃碗汤圆。”烟鬼刚进门就闻到一股面香，嘴里的唾液又在汹涌地淌，他稍稍谦让便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吃完汤圆，老汉让他坐在铺垫上再抽一袋烟，一见烟袋，那烟鬼就象没命了似地抢过来“巴搭巴搭”吸个不停，直抽得满屋云雾缭绕，捉拿王老汉的事儿早已忘到九霄云外。

正当烟鬼悠然自得抽烟时，说时迟，那时快，王老汉手握木棒，大喝一声：“哪里去！”不由分说便疾风骤雨般地打来，打得烟鬼“嗷嗷”怪叫，跳起来欲夺路而逃。哪知他早上了老汉的当了——座垫儿是假的，是老汉用汤圆米面拌水加热放在里面的，粘透了顶点的。这不，那烟鬼刚欲逃走，垫子紧紧地粘住了衣裤，惊恐之余，用力猛冲出去，不巧正踏进了粪坑，只听“扑通”一声跌倒在坑中。他怕老汉还来痛打，便装起死来：两眼向上翻着，四肢硬挺挺的。老汉一看他“死”了，也没再打，准备回屋里找条绳把他拉出去扔进山谷算了，可刚一转身，那烟鬼却“嗖”来一个“水地拔葱”溜烟地逃跑了。

王老汉也没追赶，只是嘿嘿一笑。他知道那烟鬼回去后不死也得吐下泻、半死不活，因为他把汤圆里包了特效泻药和鸡屎！

那烟鬼在路上上呕下泻，带一身粪回到阎王殿，回禀阎王。阎王一见他那狼狈模样，气不打一处来，痛打二百五十大板，并把他打下十八层地狱，永不得翻身。

阎王见老汉把他手下人整治成这个样子，心中十分恼火，决心惩治一

下这老东西。于是密传牛头、马面二个，第二天晚上去捉拿王老汉。并说：“你们若捉拿不住，一齐问罪！”

第二天晚上，牛头、马面匆匆吃过晚饭，提了铁链就朝王老汉住处走去。

可他们刚走到殿门口，被矮子看见了。他一直在关心着王老汉的安全。他见牛头、马面手里拿着铁链，便知其八九，心里为老汉捏了一把汗，想想老汉对自己的恩惠，他决计再次设法搭救老汉。

于是，矮子走上前发问道：“兄弟，你们去干什么呢？能让我一起去吗？我还可以助你们一臂之力呢。”牛头、马面听他说的也在理，又见他平素少言寡语，又诚实可信，于是就把阎王密令去捉拿王老汉的事端了个一点不漏。

矮子听罢，故意装作十分吃惊的样子：“啊！？什么？去捉他？他可厉害了，上次差点把我的胳膊捏碎，这不昨晚又把咱们头儿打得好惨。你俩去根本不行，说不定一顿更狠的毒打在等着你们哩！”

几句话把牛头、马面吓得面如死灰，身上不自觉地打起颤来，声音抖动地说：“那该怎么办？咱们一起去吧，矮兄弟。”矮子故意停了一会儿，便说：“好吧，兄弟我今夜就帮个忙吧！”

于是，三个一起上路了。矮子在前假装侦察情况，通风报信儿，其实呀，他是为给老汉捎个信儿。只见他飞快跑向老汉住处后，又马上飞跑到牛头、马面面前，装作吃惊地说：“兄弟，现在可不能去呀，我刚才看见那老头正在试枪法呢！‘通’的一下把我吓了个仰八叉。你们暂在这儿停一会儿，待他上床睡了，然后再突然进去杀他个措手不及！”“嗯，好极了！”牛头、马面不由得翘起了大拇指。

他们三个等了一阵，那矮子又飞跑到老汉住处：然后又回过身后对牛头、马面说道：“兄弟，那老头已睡了，你俩去吧，只要他一睡，捉他就容易了，抓住了老头你们也可向咱们王爷报功。我这就走了，图个回去你们也好向王爷交代。”于是，矮子便神不知鬼不觉地回到了阎王殿。

牛头、马面二人听说王老汉已睡了，便喜形于色，悄悄向王老汉住处进发。他俩刚到老汉院内，两个都“骨碌”一下滑倒在地。他俩小声骂着：“妈的，这该死的老东西！”但用鼻子一嗅：“哦，多美的味啦，这太美了！兄弟。”

一个叫道。于是便大口大口地吃了起来。不一会儿，大半个院子的豆也给吃了个光，可还舍不得抬起头来，心想，反正这老头已睡了，捉拿他是易如反掌。

他俩哪里知道就在他们吃得正香的时候，屋里杀出了个“程咬金”——王老汉手持铁棍打将出来，他俩一慌，扔了铁链，拔腿就跑，老汉追了一阵便退了回来，又是哈哈一笑。因为他知道他俩只要一喝水肚子非胀破不可，原来，他听了矮子的报告以后，便炒了几锅黄豆撒在院里决定来个将计就计，结果两个贪吃者上了当。

再说牛头、马面各跑一阵，口渴难忍，便在沟边喝起水来，这一喝可不得了，肚子急剧膨胀，他俩疼得直叫，一会连爬都爬不动了。

他俩见过阎王后，阎王看着他俩那狼狈相更是万分恼怒，大打一通，一并打入地狱。阎王嗥叫着：“娘的，姓王的，看爷爷我捉到你，我非抽了你的筋，扒了你的皮！”

第三天夜里，阎王身穿紫金甲，手持方天画戟，头戴玉龙道冠，脚着青云黄金靴，坐骑五色神牛，率五百精兵浩浩荡荡开至老汉住处而来，可是这群可怜的恶鬼，回报他们的是老汉的一间破茅屋而已。阎王见此情景，顿时气昏在地，被众家兵前簇后拥抬回殿内，再也未见露过世面。

涂松朝 口述

涂卫国 搜集

流传于河南唐河

张屠夫吓退阎罗王

张屠夫病重，阎王差来两个小鬼，要把他捉去。

张屠夫早听人说过，屠夫死了，得上刀山，下油锅，下世还要做牛做马。因此心中愤愤不平。他想：菩萨鬼神皆爱吃三牲福礼；君臣庶民，都喜尝猪羊牛肉，为什么要把宰杀三牲福礼的人打入十八层地狱呢？他越想越气，一定要跟阎王评理去。他试图爬起来，但浑身无劲，方想起几天没有吃饭了。于是叫道：“我要饭吃！”守在床边的老婆，一听昏迷了几天的丈夫要饭吃，马上欣喜地问道：“你要吃什么东西，我马上去借，家里连一粒米都没有

了。”他听老婆的话，马上说：“我只想吃粥。没有钱，把房内的大柜小柜都当了吃了吧！”两个小鬼正躲在房内，误听为“把房内的大鬼小鬼都当了吃了”，吓得屁滚尿流，溜之夭夭。

两个小鬼一口气逃到了判官那里，把刚才张屠夫说的话，一字不漏地报告给判官。判官听了大怒道：“你们两个饭桶，连个病屠夫都抓不来，我亲自去抓。”

小鬼紧三步慢一步地在前带路，判官耀武扬威地压阵。走到屠夫家一看，见张屠夫朝里睡着，便轻手轻脚地钻到床下，准备在半夜三更时，把屠夫捉拿去。

这时，屠夫的妻子走进房来，对他丈夫说：“米买来了，柴没有，我去借点柴来，你再等一下。”屠夫不耐烦地说：“判官头①还在床底下，你拿去用刀劈了当柴烧好了。”床底下的判官一听，要把他的头拿去劈开当柴烧，吓得缩头伸舌。两个小鬼慌得连忙前推后搡地把判官大人拖出床下，抱头而逃。

判官惊魂未定地前去报告阎王说：“好厉害的屠夫，真是白刀子进红刀子出。不但要吃大鬼小鬼，而且还要用刀劈我判官的头。亏我们耳明脚快，才得安全撤回，否则，我再也见不到大王您了。”阎王一听，无名之火三丈高，说：“张屠夫杀死猪羊千千万万，罪孽深重，理应上刀山下油锅的。常言道‘阎王要人三更死，决不留他到天明’，快去捉来！”判官跪下哀求道：“下官不敢再去，望大王亲自出马，屠夫方能慑服。”阎王一气之下，信口答道：“好！我倒要亲自去看看，难道他真是三头六臂不成？”说罢，就叫黑无常、白无常一同前往。

阎王一行来到张屠夫家。举目一看，房内空空荡荡的，无处可躲，便转到灶间，躲入破烂的碗橱里，伺机行事。

此时张屠夫老婆烧好了粥，捧进房来，对丈夫说：“粥烧好了，只放了点盐，其他小菜没有，橱里还有泥螺王，不知道你是不是喜欢吃？”“好吧，那就把泥螺王拿来给我吃吧！”阎王一听，张屠夫竟要拿“阎王罗”来吃，早吓得

① 旧式屋，柱与梁交接处的短木头，形如判官头。

瘫痪在榻内，爬不起来了。正巧那妇人向食橱伸进手来。无常一见此景，忙背起阎王，夺门而出，仓皇逃回阎罗殿，不想再去捉拿张屠夫了。判官好生奇怪，问：“大王，张屠夫为啥不捉来？”阎王摸摸胡子说：“捉了屠夫，谁来宰杀猪羊，吾等诸辈，岂不饿断肚肠！”判官连连点头。

张屠夫病好以后，依旧宰猪杀羊，照常营业。

陈 敏 搜集

流传于江苏扬州

徐苟三智斗阎王爷

从前，阎王爷做尽了坏事，人们都非常痛恨他。徐苟三听到人们诉说了阎王爷的罪过，非常气愤。

一天，徐苟三在一座山中割草，忽然要拉屎，于是就地拉起屎来。不巧阎王爷刚巧出来，准备偷偷地再到人间作恶。哪知一出头，一股带臭气热乎乎的东西撒了一脑壳，不禁大怒：“这不是太岁爷头上动土，老虎头上拔毛吗？你道我是谁，竟敢到我头上拉屎！”说着，阎王爷早把徐苟三摔了二、三丈远。徐苟三大惊，慌忙提裤抬头，却见是阎王爷，不由得一股无名怒火涌上心头，不禁破口大骂起来：“哪一个死杂种，人家肚子疼吗？”“你再骂，看我一拐杖打死你。”说着又要打，徐苟三自知不是敌手，心想：鬼怕人多。于是就往有人的地方跑，阎王爷果然不再追了，却顺手把徐苟三带来的一只狗打死了。

阎王爷回到地下宫殿，好不扫兴，决定狠狠治治徐苟三。于是把鸦片鬼找来，叫他把徐苟三抓来问问，事成之后奖赏二两鸦片。鸦片鬼好不高兴，哼着小调等待着天黑。恰好这事被阎王爷打死的那条狗听到了，于是狗来到徐苟三的家，把鸦片鬼要来捉他的事告诉了他，徐苟三一听到消息，立即有了一个主意。

半夜，鸦片鬼推开徐苟三的门，看见徐苟三正在大睡。桌上放着一桌子鸦片和一支鸦片枪，这可喜坏了鸦片鬼，他早已把阎王爷的话忘得一干二净了，一连吃了二十几枪，还没过足瘾，正要再装烟时，只见一盆开水泼来，把鸦片鬼烫了个晕死。这时徐苟三一个箭步上前，把准备好的绳子将鸦片

鬼捆个结实，又一盆冷水将他泼醒，鸦片鬼这才记起阎王爷的话，却哪里还能动弹，只得向苟三求饶。苟三说：“求饶可以，但有个条件：阎王爷有什么消息，迅速告诉我，我可以赏你三两鸦片。”鸦片鬼听说有赏，连忙答应，逃归而去。

阎王爷听说鸦片鬼被打得大败而归，立即派了两位虎将——牛头狮身鬼和马头猪身鬼去捉拿徐苟三。鸦片鬼听说后，飞报徐苟三，领了三两鸦片欢欢喜喜地走了。徐苟三倒吸一口冷气：这二鬼没有什么嗜好，怎么办呢？想了半天，终于想了一个计策。

牛头狮身鬼和马头猪身鬼来到徐苟三门前时，只见徐苟三端坐在门前一块空地上，旁边只有一些草和一桶煤油。二鬼大喜，立即上前捉拿徐苟三，刚近苟三跟前时，一桶煤油全被苟三倒在二鬼身上了，二鬼刚擦眼睛里的煤油时，徐苟三连忙把草点燃朝二鬼身上撒去，二鬼身上着了火，烧得直往水里蹦，逃到阎王爷那里去了。

阎王爷又失败了，他决定亲自出马，他带领了一大队大鬼小鬼，浩浩荡荡地开赴徐苟三家中。徐苟三早已得到消息。他请人在前门挖了一个又长又宽又深的坑，里面装满了粪便，上面用一层干草铺着，他坐在屋中央，等待着阎王爷的到来。

阎王爷来了，徐苟三大骂阎王爷。阎王爷和众鬼一起上前，只听见“扑通通”的响声，阎王爷和众鬼都掉进臭坑里了，一个个臭得要命，阎王爷只得喝了一肚子粪水，从地下逃走了。

阎王爷被徐苟三整怕了，再也不敢到人间胡作非为了。

盛红敏 搜集

流传于湖北仙桃

巧 治 阎 王

阎王先前是一个很坏很坏的家伙，可是后来不知怎么变好了。这是什么原因呢？传说这里面还有着动人的故事呢！

阎王依仗自己的权势胡作非为，无恶不做，而且他又是一个极其贪财的家伙，他令属下乱征“保命钱”，如有不交者，便减其阳寿，还把捉到地

狱来活活折磨。除了张天胆以外，没有一个不怕他的。张天胆数次和阎王对抗，可把阎王气坏了，他命令大力鬼于午夜时去捉拿张天胆。

张天胆也知阎王会来找自己算帐，已经做了充分的准备。他在门上贴了一道“神符”，并在院内挖了一条小沟，沟里满满的都是狗血，并且在后门挖了一个陷阱，里面撒满了石灰，只等着大力鬼的到来。到了三更天，大力鬼果然来了。他刚要进门，忽然被一种强大的力反弹出一丈来远。他定眼一看，原来是一道神符，不由得又哈哈大笑起来。他用手一指，那道神符便脱落了下來。可里面又有狗血，他还是无法入内，他无计可施，只好从后门进去，可大力鬼双脚还没站稳，就扑通一声陷了下去，他的双眼也被石灰迷住了，张天胆操起了一根扁担，直打得大力鬼鬼哭狼嚎屁滚尿流地逃走了。

张天胆打了大力鬼，这下子可捅了马蜂窝，差一点没有把阎王气死。他又派了牛头、马面前去捉拿张天胆。这一次张天胆比上一次更警惕了，他在院子里撒了满满的一层黄豆，上边还铺一些蒺藜、尖刺等东西，只等着牛头、马面上钩。

到了三更天，牛头、马面拿着镣铐，气势汹汹地来捉拿张天胆，他俩站在张天胆门前，大声地喊道：“张天胆，你的阳寿已尽，快跟我们走吧，你要知道，阎王叫你三更死，不得留人到天明。快出来跟我们走吧！”听不到任何回声，牛头、马面推门闯了进来。这下子可热闹了，牛头、马面站立不稳，牛头摔断了一只牛角，马面摔得鼻青眼肿，地上的蒺藜、尖刺扎得他俩嗷嗷乱叫，没命似地逃走了。

牛头、马面也斗不过张天胆，把阎王气得了不得，他发誓一定要把张天胆捉住，上刀山、下火海、爆油锅，打入十八层地狱，叫他永世不得翻身。他决定亲自出马去捉拿张天胆。张天胆知道阎王不会就此罢休，张天胆和妻子忙了整整半个晚上，好不容易才在门旁挖了一个大坑，里面是已经烧化了的糖稀，上面铺一些土，还在上边铺了一层青草，那草铡得又细又好，全部用香料拌过一遍。阎王骑着千里驹穷凶极恶地来了。阎王还没有来得及下马，那马就从门旁跑去，阎王勒也勒不住。只听得“扑通”一声，阎王连人带马掉落坑中，滚热的糖稀烫得他嗷嗷直叫，被糖稀沾得死死的动也不能动，越是挣扎陷得越深，阎王知道自己上了当，可他又有什么办法呢？

张天胆顺手又操起了一根碗口粗的棍子，对准阎王劈头盖脸地打了起来，边打边问：“今后还敢作恶吗？”阎王连连点头说：“我今后一定改邪归正，决不再胡作非为了。你就饶我这一次吧！你打死了我，阴间可就无人管了。”张天胆厉声喝道：“饶你可以，但今后你决不能胡作非为了。”阎王受了这一番教训后，日后就慢慢变得好了起来。

刘 波 搜集

流传于河南永城

穷书生三戏阎王

每年腊月二十三，蒸黄面送灶王爷上天。所以，每年腊月廿三，家家都要蒸黄面。这个风俗一直延传到今天。

据说山东有个穷书生，长得白净潇洒，憨厚大方，为人直率，但家境贫寒，只有半间茅舍，无亲无妻，好不凄凉。书生几年苦读，几次落榜，无以为生，家里已是一贫如洗。

这年腊月廿三，灶王爷下凡后，发现只有这个穷书生没有给他蒸黄面，心里很不高兴。其实他早就对这个穷书生不满意，可就是狗咬乌龟——找不到头。这下，他可就不客气了，去了阎王那儿，告了书生的黑状，说穷书生阳寿已尽，福薄命短，又“之乎者也”地说了书生的好多坏话。

阎王听罢，立即差遣两位赤发鬼到阳间去捉拿穷书生。

这天夜里，书生又在挑灯夜读。约至三更，他就支持不住，便和衣伏案而睡了。两个赤发鬼见机上前，轻声呼唤着书生，书生便迷迷糊糊、跌跌撞撞地跟进了阴曹地府。书生似有醒意，抬头看到殿堂口上方悬挂的“阎王殿”三个金闪闪的大字时，才猛然醒悟，知道这是阴曹地府。殿内两旁，林立着一个个如怪胎儿模样、凶煞无比的大小鬼，吓得他腿肚子直抽筋儿。

无奈，书生到了殿，上前叩头施礼：“小生叩见阎王爷。”

阎王见书生穿的衣服十分肮脏，令人掩鼻，十分气恼。

“呸！穷鬼书生，你阳寿已尽，快快签字划名，等候发落。”阎王似乎不愿答理书生。接着，一个鬼把划名册和笔扔给书生。书生心里明白，只要在划名册上写了自己的名字，就要到阴间受罪。那可怎么办呢？得赶快想个好主意。书生急中生智：“大王，写名字倒容易得很，我只是还有一桩心愿未曾了结，就是我那个世间之宝……”

“哈哈……，你这穷书生还有宝？真是笑话。”

“大王不知，这宝贝可是天上没有、地下不存，无价又稀奇、珍重的人间之宝。我要是把它卖了，那还得了。但我一直总未舍得卖，想：我一个凡人家的，要它何用？还是交给阎王，给他老人家添个光吧。”

“嗯，言之有理。没想到这书生对我这么忠心。”想到这，对书生和气的说，“那好吧，我这就送你回去。”

书生心里一阵热：“多谢大王。可是我到了阳间又怎么能回来呢？”“那容易，”阎王说，“我给你一双靴，只要每年的腊月廿五或七月初五这天夜里，你带上宝贝，登上靴就行了。”

书生接过靴，鞠躬道了声：“小生告辞了。”便出了殿门，伴着耳旁的“呼呼”风声，越过“阴阳界”，睁眼到了凡间。书生仍然伏在桌上，未动地方，桌上除了那盏破油灯和一本书外，又多了一双阎王送给他的“靴”。书生出了一身冷汗，暗自庆幸总算回到了阳间。他怕再到那受罪的令人胆颤的阴曹地府去，赶快把那双“靴”，浇上油在灯上给烧了。

阎王左等书生不来，右等书生不来。由于等宝心急，一遍又一遍地催派赤发鬼去阳间打探。一晃两年已过，仍未见书生的踪影。阎王十分气恼，一跺脚，派出了三路鬼兵，手拿绳索去捉拿

书生。声称还要吃他的肉，喝他的血，再打下第十八层地狱。

不久，书生又被捉了回来。唉，这次会怎么发落呢？

书生一上殿，殿内杀气腾腾。阎王凶神恶煞般双手伏在案上，两眼紧盯着书生。左右众鬼有的手持厚刃九环鬼头大刀，有的手握铁链，还有的手持各种刑具，这架势好象书生一进门便把他一口给吞了。书生不禁打了个冷颤。

你哪里知道，书生早就想了计策。上堂照旧先给阎王施了个礼。双膝叩地，唉声叹气，好象有平生一个大遗憾，在为自己追悔，样子也十二分的可怜。

阎王厉声喝道：“大胆穷书生！竟敢编织谎言戏弄本王，言而无信，是何道理？！左右！”“在！”持刀鬼不敢怠慢，就等阎王下最后一令。“与我拿下，严刑拷打，打下第十八……”“慢！”书生跪行半步，“阎王爷，小生有冤不可不讲。”“讲！”阎王想，先让你聒噪着，呆会儿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只听书生说道：“我自回到阳间，就害了一场无名大病，好了已是七月初六。机会已过，没法子，我只好再等腊月廿五。等啊等，总算盼到了。可我忽然记起一件大事——给灶王爷蒸黄面。如果不蒸那可太不恭了。于是我在廿五这天夜里补蒸了三大锅黄面。等蒸完，已是鸡打鸣了。我才忽然想起来又误了大事。你想，我是那么没良心的人吗？唉……”说着，还掉出了几滴眼泪，好象冤枉他似的。

“这灶王爷，为什么偏让你为他蒸黄面呢？真是岂有此理！”阎王对灶王的做法很是不满。

“七月初五这天夜里，我打算去河里洗个澡净身脱尘。可回家一看，没想到可恨的强盗偷了我那宝贝！我急忙向衙门告状，第二天宝贝才好不容易追回。我只好再等腊月廿五把宝贝带来，我本想穿上靴子，才发现靴子太大。我去了王裁缝家，让他

给我改小点，不知他手冻坏了还是过于激动，靴子没拿住，掉到火盆里给烧成灰了……”

“啊呀！气死我了！来呀，给我拿下刷了！”阎王心疼地大怒吼叫。

“大王，那宝贝还在，您不要了？”书生似乎还惦记着那件事。阎王无奈，又象前一次那样打发书生回阳了。

书生回到阳间后，他怕阎王再捉他，四处奔走，逃避灾祸。不敢一日停留，哪怕到天边。

阎王又是一等两年，更是气恼。这下阎王算是棺材里的尸体——死了心了，暗想：书生啊书生，我这次把你捉回来，定要把你打下第十八层地狱不可，不！第一百八十层地狱！宝物，我不要了！

可是阳间找遍了也没见到书生的影子。阎王心想：这穷书生原来是钟楼上的麻雀——吓破胆了。就是这样，我也要把你捉回！

书生怎么能逃出阎王群鬼的眼睛，躲得了初一，躲不了十五，他又被抓进了阎王殿。

书生来到阎王殿，站着不下跪。

“呸！你还不跪下！你竟敢在阎王面前使威！看我非把你刀刷了不可！”老阎气得快白眼了。

“哈哈……”书生仰面大笑，“老儿阎王听了，在这几年中我潜心学道，终于受仙人指点，成了神仙。告诉你，我乃太乙真人弟子也。你小小阎王，敢奈我何？！”

阎王一听，吓了一跳，一听是太乙真人的弟子，那哪能得罪得了呀，想巴结还巴结不上呢。阎王满脸堆笑：“噢，得罪，得罪。原来是大仙亲临寒殿，老朽无礼了。还望大仙恕罪，恕罪。”阎王手挽着书生的手，送出了殿门。

其实，书生并不是仙人，而是假冒的。阎王三捉书生而无奈

何于书生。真是：比勇比智慧，弱生戏强鬼。

牛辉玉 搜集

流传于山西长治

鬼 王

从前有个叫王小二的人，他非常穷，以行乞为生；但他有个爱好，喜欢游山玩水，所以他行乞也专拣偏僻山庄。

一天，他路过鸡公岭，忽然看见有一个人在前面晒太阳，也该王小二有点福份。那人并不是人，而是一个鬼王。这鬼王修行，修得一枚小罗汉珠。这天从朋友家回来，在此晒太阳，玩弄那罗汉珠。大家都知道鬼有未卜先知的本领。那鬼王忽地闻到一股生人气，便慌忙避开，谁知在匆忙中把罗汉珠掉了。王小二见有人晒太阳，便想去聊聊。哪想到走近跟前连根人毛也没有，便惊得汗毛直竖。好在王小二也是一个人走惯了，虽说有点惊慌，但却能安慰自己说：“不用怕，或许这人有事走开了，即使是鬼，也有七分怕人，何况大白天。”想想，便坐了下来，取出随身带着的残酒，美美地喝了一口，有酒无菜不成章。喝了几口，便觉得有些醉意，索性双手抱头躺下。哎呀，他忽地坐了起来。一瞧原来是个红石子路手，由于好奇，便捡了起来。

“这位大哥，你可曾捡到什么？”听到有人问，王小二抬起头，见这人生得好似通炭一般，刚镇定的心便又有些慌起来，道：“老兄，你可是原躺在这儿的那个人？”那黑大汉点了点头。王小二见了发抖起来。原来那鬼王发觉罗汉珠失落后，这一惊非同小可，细一推测，认定是失落在晒太阳的地方，便立即赶回，恰好王小二没有走。“这位大哥，你可曾捡到什么？”那黑大汉又问了一句。

“没……没……”王小二吃起来，“啊，刚才捡到一个红石子还没有看清，可是它？”那黑大汉点点头，伸手接过红石子，向小二道：“恩人，拾金不昧，我非常敬佩。”王小二道：“老兄此言差矣，这红石子哪里是什么金子呢？”黑大汉道：“恩人有所不知，你不妨细瞧。”王小二接过一看，原来是罗汉模样的石子，确实是他从未所见的。“恩人，实不相瞒，我本不是人，而是黑云洞里的鬼王，这珠子亦我500余年才修成，岂不比金子更贵重吗？”“嗯嗯。”王小二心里嘀咕道：“早知如此，老子私吞岂不更好。”但畏他是一个鬼王也只好还给了他。那黑大汉接过珠子，张嘴吞下道：“恩公如果找我，到黑云洞，找一个叫黑大哥就中了。”“黑云洞，黑大哥。”王小二重复道。等他再看时，哪还有黑大哥的影子。

王小二一边乞讨，一边查找，终于找到了黑云洞。他刚要进洞，门前小卒阻拦道：“喂，什么人，竟敢在此乱冲乱撞。”王小二一看，忙赔笑道：“这位大哥，烦你通报黑大哥，说王小二求见。”不多久，只见一簇人押着黑大哥而来。一见面，黑大哥就说：“恩人哪，你再不来，我可憋出病来了。”他紧握着小二的手喊道：“小的们，摆上宴席，给我的大恩人接风。”一顿丰盛的野味餐摆开，天上飞的，地上爬的，应有尽有。

一日三餐，顿顿如此，天长日久，王小二吃也吃腻，玩也玩烦了，便想去游洛阳城。他把这个想法与黑大哥一说，那鬼王便答应了，叫小二扒在自己背上，告诉他：“闭上眼睛，不叫睁开切莫睁开。”为了玩，王小二什么都答应了。等他再次睁开眼时，已在洛阳城了。见到那花花绿绿的世界，王小二喜不自胜。那鬼王临走时送给他一顶破帽，告诉他：“戴上帽子，无论做什么，别人都看不见；如果有难，叫三声黑大哥，我自来救你。”

起先，王小二胆怯，只敢捡点瓜子，见人家不说话，便相信了

帽子的魔力。于是，他越吃越大胆，点心、钱，无不想拿就拿。由于有了“隐身术”，王小二不久便出现在郭员外的小姐房了。家人以为小姐房闹鬼，便告诉郭员外。郭员外叫来女儿一问，才知道“闹鬼”的原因，叫女儿设法换下那帽子。郭小姐便做了一顶与那破帽一模一样的帽子。这次王小二戴着帽子从郭员外家出来，由于事先有招呼，家人们也当看不见一样。走到街上，觉得腹中饥饿，便随手拿了一个烧饼边吃边走。刚走不远，哪想到这回被店主捉住，往死里打了一气，任小二怎么求饶，就是不歇手。王小二忽然想起了那鬼王临去的话，便大叫：“黑大哥救我！黑大哥救我！”没说完，便昏了过去。等他醒来，只黑大哥坐在身旁，手里拿着那破帽，而自己身上一点也不痛，只象做了一场梦一样。那鬼王见他醒来，便道：“我知道你准会出事，才留话与你，果不出所料；这儿有三个铜板，你拿去。”见王小二怔怔地望着铜钱，并没有接的意思，又道：“别小看了它，越数越多，是用不完，吃不尽的呀。”说罢，“哈哈”大笑而去。王小二疑惑地看看铜板，“咣，咣，咣”，三枚铜钱落地，咣，咣，咣，又是三枚。于是他数了又数，也不知数了多少遍，钱越来越多。他不但盖了房子，还修了南楼、北楼，妻妾成群，田地几千亩，成了一个地道的富户。

一天，他正坐着抽大烟，忽报有个叫黑大哥的人求见。“嗯，叫他进来。”王小二连眼皮也不抬，哼了一声。“老兄，你富了。”“嗯，有什么事嘛？”“不瞒老兄，我是来讨碗酒喝的。”“正好，那，你去吃干净吧。”说着，王小二朝旁边的桌子一指。哪里有呀，只是一些鸡骨头、残鱼汤啊！那鬼王皱皱眉头：“老兄，你富了，那三个铜钱该还给我吧。”“呸，才三个铜钱也来讨，给！”“咣，咣，咣，”那鬼王接过铜钱转身而去。

不多久，南楼、北楼失火烧了，家产被一群强盗抢光了，妻妾也自然纷纷逃散了，王小二又干起了多年的乞讨行当。虽然他也

想找找黑大哥，但自己知道那鬼王决计不会见他的。

舒学军 搜集

流传于湖北

鬼 头 大 哥

很早以前，在大南山脚下的马家庄住着一户很穷很穷的庄户人，丈夫叫王计，家里虽然穷得叮咣响，可这户人却待人厚道，为人老实，心地善良。

有一年冬天，眼看着大年三十即将到来，妻子不忍心让孩子过个饿年，便打开自己的包裹从里面拿出一双自己给丈夫的棉鞋。这双棉鞋自从做好，丈夫从来舍不得穿，今天只好让丈夫拿上进山，给孩子们换点粮了。再等四天就是大年三十，所以妻子为让他早点赶回来，便让他连夜进山。王计背上棉鞋冒着阴寒的夜风，上了进山的路。走着，走着，王计偶然一抬头望了望远处，只见有两个人影在晃动，王计便加快脚步朝人影走去。前面两个人影开始还谈说着，见他赶上来，其中一个便走了。王计便问留下的人，说：“大哥你赶黑路去哪里？”那人道：“进山里。”王计一听是同路，高兴地往近里凑了凑，一低头，借着微微的残月和星星，隐隐看见此人没有穿鞋，便问此人：“大哥你为何不穿鞋？”那人说：“我没有鞋。”王计见到一个有血有肉活生生的人在数九寒天不穿鞋，便把他那双鞋硬让那人穿上。那人听说这是他家的救命鞋，也是拒绝穿，王计一再让他穿。此人也被王计的心所感动，便对他说：“朋友，我说了你不要怕。”王计说：“一个人说话怎能害怕，你只管讲。”那人说：“既然如此，那你把鞋烧了，我才能穿上。”王计一听才真害起怕来。他听人说过，只有鬼穿衣

服才烧了穿，但他又想，既然相救，还管人鬼，于是便点火烧了那双棉鞋。鞋无灰烬，果然那人穿上了鞋。那人说：“朋友，实不相瞒，我乃阎君殿下的总管，今天见你心地善良，我感恩不尽，愿给你帮个忙。”说完口念咒语，一阵寒风一过，五个小鬼抬着一顶黑轿来了。那人说：“你以后管我叫鬼头大哥，跟我上轿吧！”王计也不推辞，和鬼头大哥一起上了轿。一眨眼的工夫，轿停下来了，王计和鬼头大哥下了轿，眼前是座城楼，城门上写着几个斗大的字：“阴曹地府”。王计跟着鬼头大哥进了城楼，里面和城市一样，人来人往，赶集的，做买卖的……可惜认得几个同乡人，都是死了多年的鬼，这些人都无下巴。鬼头大哥引他进了一处庄院，见这个庄院是个四合院，东厢房窗子开着，里面躺着一个老太婆，头上拧着铁箍，肚上压着火盆，眼里插着针。王计觉得面熟，仔细一辨认竟是自己的亲姑姑。他不由得想起往事来：先前自家有钱时，姑姑是财主，两家相处很好，后来家中失火，房子、财物全被大火吞没，幸好自己和妻子逃得快，才没被烧死。家烧了，二人去投靠姑姑，姑姑翻脸不认人，把他们赶出来。夫妻二人相依为命，日子一天比一天苦。今天见到姑姑受苦，王计又起了同情之心。鬼头大哥说：“这是她的报应，你去解救她吧。”

王计回到阳间，到了姑姑家，说自己在外学了点医术，表哥一听，忙请他为奄奄一息的母亲看病，他按着鬼头大哥的话，叫表哥买来七尺白布，用五谷杂粮煮了，先给姑姑湿头。鬼头大哥暗自去了铁箍，姑姑果然不头疼了。一家人见表弟有此能耐，便盛情款待表弟。第二天，王计又叫买来七尺白布，用五谷煮了，又给姑姑湿眼，鬼头大哥又暗暗去了眼上的针。第三天，王计又用新白布用五谷煮了，给姑姑湿了肚，第四天姑姑肚也不疼了。

第四天，也就是大年三十，姑姑一家为王计赔了礼，又化钱款待了他，给了他许多银钱，还送给他一头毛驴和一辆车，把油、

米、面、菜装了满满一车，王计唱着小曲，赶着车子，向家里走去。家里，妻子儿女正等着他拿东西回去过年呢！

王德顺 口述

郭 华 搜集

流传于河北涿鹿

牛 头 和 马 面

牛头、马面，本来是阎王爷的得力大将，为何后来只是两名捉鬼的小差役呢？这里有一段故事。

很古的时候，有一个姓牛的大臣，媳妇马氏给他生了一个儿子叫牛洪玉。

这个小孩子，胖乎乎的，聪明极了，老俩口把他视为掌上明珠，一晃十七年过去了，牛大臣辞去了官职，养老还乡。

有一天，一个算命先生来到牛府。牛大臣为牛洪玉算上卦。算命先生叹了一口气说：“贵公子虽然身享荣华富贵，但寿命太短。”“能活到几岁？”牛大臣急忙问。“十八岁。”算命先生说。

“啊！”牛大臣痛哭流涕，“没有救了吗？再过二天就是他的十八岁生日了。”

先生说：“有救，有救，只要你……不过你要耐心，一定要请三次，并且，要和夫人一起去。”牛大臣赶紧谢过先生。

第二天的晚上，牛大臣带领他的妻子，来到家乡的一座庙里，发现有两个将军模样的牛头和马面正在下棋。

第一盘棋下完了，牛大臣和马氏跪在地上说：“神爷，吃饭吧。”两个依然下棋，第二盘又完了，牛大臣、马氏又说：“神爷，吃饭吧。”这时，东边的一个人说：“老牛，该走了。”牛大臣急忙大声

说：“神爷，吃饭吧。”

两个鬼吃了一惊，说：“你是谁？”

牛大臣忙说：“神爷，您二位辛苦了，吃饭吧。”牛头、马面看看牛大臣带来的饭菜，互相看了一眼，马上就狼吞虎咽地吃光了。

吃完后，牛头对牛大臣说：“你如此破费，有什么事吗？”牛大臣忙把他儿子的事说了。马面问：“你儿子叫什么？”马氏忙说：“牛洪玉。”

牛头对马面说：“呀，今晚上正好去拿他，可吃了人家的东西，这……”

牛大臣说：“神爷，咱们是一家人啊！”

牛头说：“什么？一家人。”

“是啊，您姓牛，我也姓牛，五百年前是一家，您高抬贵手饶了您小侄吧。”

“这……”

马氏走到马面跟前，叫了声大哥，说：“咱们都姓马，您就饶了他吧！”

牛头、马面一合计，说：“得了，你们回去吧，再让他多活五十年。”

牛大臣忙跪在地上烧了很多纸钱。牛头、马面收了纸钱，打着饱嗝，回阴曹去了。

阎王爷知道后，把牛头、马面叫来，狠狠地教训了他们一顿，撤了他们将军的头衔，又让他们现出牛头、马面的头形，跟着黑无常专做捉拿鬼魂的小差役了。

田明海 搜集

流传于河南林县

附录

牛备和马飞

河西地方，有两个书生，一个叫牛备，一个叫马飞。两个书生，同住在一个村庄，又是同窗读书，非常友好。

这年秋天，牛、马两人双双进京投考，相约住在同一家客店。书生们趁着没进考场前，纷纷抓紧时间温习功课。

牛备自然也不例外，温课很是认真。可是，马飞却与众不同，天天起早摸黑，带着书僮、挑着担子，东奔西走。牛备看了觉得奇怪，问道：“马兄，考期快到，看你天天忙着寻亲访友，想来功课都已经准备好了！”马飞听了，呵呵一笑，答道：“不瞒你说，我么，京都既无亲又无友，没办法只得自己出面，上门拜访拜访主考官，哈哈！送点见面礼嘛！”

不久，京试完毕出榜，谁也没料到，马飞竟中了头名状元，牛备虽不是满腹经纶，出口成章，但自知比马飞要好十倍，却落得个名落孙山，榜上无名。

这下，把个牛备气得死去活来，发疯啦！他迷迷糊糊来到奎星阁，大骂奎星有眼无珠，点状元，不公正，越骂越气，越气越恼，一阵头晕，跌倒在地，待书僮赶到，已经不省人事，赶忙背回客店抢救。

谁知牛备魂灵出窍，飘飘忽忽来到阴曹地府。他想，早就听说阎罗王铁面无私，秉公断案，何不趁此去告它一状。打定主意，便前去击鼓喊冤。

阎王升堂问明情况，觉得凡间考状元实在太荒唐，马飞一无才，二无能，光凭送礼奉承，竟中了状元，真是岂有此理。阎王怒目圆睁，把惊堂木一拍，刷下朱签，立拿马飞到案。

小鬼拘来马飞阴魂，哭拜在地。阎王问道：“马飞，你好大狗胆，斗大的字没识几个，竟凭奉承拍马的歪门邪术，骗取状元？”

马飞一听，竟大喊冤枉，道：“大王，请息怒。小人生来安分守己，哪有歪门邪术？”

“你还不从实招来？”阎王大喝一声。

“大王！我知道你们阴司地府，向来铁面无私，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小人倘若真是凭奉承拍马得中状元，怎能逃过你大王雪亮的眼睛？”这番话说得阎王眉开眼笑。

突然，阎王放了一个臭屁，马飞赶紧向前爬了几步，随口念道：

“阎罗殿上明镜悬，
小民有幸到此间，
大王赐屁香扑鼻，
拍者哪有吃者甜！”

阎王一听，心里乐滋滋，对着牛备，惊堂木一拍，高声怒斥：“大胆刁民，竟敢在我面前诬告良善君子。马飞罕世奇才，出口成章，不愧为头名状元，左右！给我重重赏他，认加阳寿二十年。”

牛备气得浑身发抖，阴魂又飘飘忽忽回到人间。一瞧，自己正躺在床上，书僮还在哭呢！他索性闭起眼睛，回想刚才见阎王的事，左思右想，倒让他悟出一个道理来：虽有真才实学，不如歪门邪术。

想到这里，他连忙翻身下床，吓得书僮拔腿就逃，只听他说：“不用怕，听我讲，这次我游了仙境，王母娘娘送我仙桃，玉皇大帝邀我饮酒，说我是文曲星，应速下凡，是相国之材，要辅佐皇上，共治天下。”说得玄乎其玄。

这事一传开，惊动了主考官，他想：“牛备既是星宿下凡，将来必定飞黄腾达，要是当了相国，我这个主考官，哈哈！那便是相爷的恩师啰！”想到这里，赶紧登门拜访，连夜写了奏章，亲自进了后宫，把牛备梦游仙境的事，一五一十地禀告了皇帝。

皇帝听罢，心花怒放，立即传旨，破格加官，拜为相国。

从此，牛备和马飞，各显神通，横行于世。他俩的吹牛皮、拍马屁，便成了一项处世要术，流传开来。

据说，牛备和马飞死后，到了阴曹地府，阎王见他俩人才出众，办事有方，便留在身边作为亲随，所以，在阎王殿里总有牛头、马面两个鬼差站在

两旁。

施兰贞 口述

蔡 斌 搜集

流传于浙江兰溪



无常鬼

瘪 三

毕三原来也是富贵人家，后来经过几次天灾人祸，死了双亲，他的大姐给了人家作童养媳，二姐还没成年，就卖给一家财主做丫头，至今生死不明。

毕三虽过惯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公子哥儿生活，但父母一死，他还没到十岁，为了生活，就去给地主家放牛了，每天起早落夜的，晚上还得伴着牛睡，半夜里给牛添草料。冬天活少，东家嫌他闲着，叫他日夜搓草绳，年年这样。

东家有个短工，是做泥水木匠的，大家叫他“阿荣师傅”。他见毕三孤苦伶仃，有心收他做徒弟，便对毕三说：“看你没个亲人，怪可怜的，就跟我学点手艺吧！将来也好成家立业。”毕三听了说：“阿荣师傅，我是想学的，只是春里太忙。”到了夏天，阿荣师傅又对毕三说：“现在日长夜短，你可学了。”毕三听了连忙说：“不，不，眼前天热难当，一干就出大汗，再说放牛也累，待天凉了吧。”

秋天到了，阿荣师傅又说：“现在转凉了，你该学啦。”毕三摇摇头说：“学手艺好是好，只是眼下秋收活多，待冬闲吧！”到北风

如刀，农活不多，阿荣师傅又多次催他，毕三才勉强拜阿荣为师。

毕三成年后，在阿荣师傅那里学得点零碎杂活，虽然手艺不精，尚能做个帮手。他就离开东家，在村子里租了间小屋，早出晚归地跟阿荣师傅给人家盖房子，做家具。他也想过好日子，家里供着个财神菩萨，一年到头给它磕头烧香，可就是富不起来。

一天晚上，他干活回村，路过一块荒凉的坟地。这夜没有月色，天黑得伸手不见五指，阴风惨惨，吹得他汗毛凛凛。他走呀走，走了两个钟头，仍没走出坟地，他知道迷了路，碰上“鬼打墙”了！他提心吊胆地走着，两只脚七高八低地乱了套。突然传来“歌歌”的鬼叫声，他放慢了脚步。这时在他面前出现了一个浑身雪白的鬼，这鬼瘦长条子，头戴高帽子，身穿白袍，腰束草绳，脚着麻鞋，手里摇着破芭蕉扇，八字眉，大蒜鼻，细眼睛，舌头血红老长，怪怕人的！毕三吓得连忙遮脸，连呼：“鬼！鬼！”那个鬼听了哈哈大笑，拍着破扇道：“毕三，你今夜能碰见我，算你走运！”毕三见鬼和他讲话，又无恶意，胆壮了些，就说：“我毕三碰见你这个鬼，咋能走运？你又不是财神菩萨！”“哈哈，财神菩萨可偏心哩，他只会巴结高贵人家，对穷人毫不可怜。只有我这个白无常鬼，才同情穷人。”毕三听了半信半疑，便问：“你真能叫穷人发财？”“不信，你看看我头上戴的帽子，不是清清楚楚写着‘一见生财’吗？”

这时月亮从云雾里钻了出来，坟地顿时变成一片银白世界。毕三看清楚无常鬼帽子上的“一见生财”四个字，心头一乐。白无常鬼不再说啥，随手拾起一块砖头，把它一掰为两半，送给了毕三。毕三接了过来仔细一看：乖乖，是金砖！这回准能盖屋娶妻啦！他正要拜谢恩鬼，白无常鬼早已走了。于是，他高高兴兴地哼着山歌上路回家。可是他走到家门口，又转身走向坟地去了，为啥呢？他想：虽说这无常鬼帮了我大忙，只是这半块金砖，盖

屋娶妻后，岂不又成了两手空空的穷光蛋啦？要是把无常鬼丢掉的那半块也找回来，这不是可变成财主了！他边想边走到坟地，找了起来。

毕三找呀找，找了九十九个坟头，累得一身汗还没找着。他突然“咦”了一声，眼睛一亮，那半块金砖总算找着了，他快活得手舞足蹈，把怀里藏着那半块金砖拿出来，一合，正是！可是这两个半块金砖不合还罢，一合，就失去了光泽，变成泥砖了！气得他把它丢了。

第二天深夜，毕三又去找无常鬼。白无常见他来了，便问道：“我昨天给你金砖了，今天怎么又来找我呢？”毕三只得羞惭地把找着另半块金砖合并变成泥砖的事说了。白无常听完哈哈大笑，说声：“活该！”他边走边唱道：“毕三毕三，原可发财，盖屋娶妻，传宗接代。蛇心吞象，金块变砖，好吃懒做，只好讨饭。”歌声消逝，白无常也不见影子了。

后来毕三的师傅一去世，也没人请他做帮手，他那间破房子已倒塌了，只得流落街头讨饭，饿得干瘪得象个臭虫。因此，大家把毕三叫成“瘪三”啦。

俞 派 搜集

流传于浙江嘉善

附录

无 常 鬼

据说无常鬼是身高一丈开外的高条子鬼，地牌眼，勾鼻子，平时皮笑肉勿笑，走路跳发跳发，他出现之前，总是先发出一阵“嘿嘿嘿”冷笑，令人毛骨悚然。

老人还讲，无常鬼有黑白之分，白无常一身着白，身穿白长衫，头戴白

高帽，手拿白扇子扇发扇发。高帽子上写着：“见吾生财”四个字。黑无常一身着黑，黑长衫，黑高帽，手执一把黑扇子，哧拍哧拍扇着。高帽子上也写着四个字：“见吾死哉”。一个是夹了丝白，白里浮青；一个是墨屯漆黑，黑里透绿。

白无常喜欢同人寻开心，他看勿起胆小鬼，啥人一看到他逃走，他就追逐不放，一面追，一面怪叫，逃跑的人没有一个不是吓破胆死掉的。胆大的人见了他就不逃，同他打手势，扮鬼脸，白无常也便跟了你打手势，扮鬼脸，嘴里还呵哈，呵哈表明他十分高兴。这时你就朝他丢块砖头或烂泥，他就会拿挂在颈骨下面的金元宝、银元宝丢给你。你呢，不要拿到一只元宝就走，必须丢烂泥丢下去，丢到他颈骨下一串元宝都丢光，白无常会觉得自己输光而跑掉了。一面跑，一面也会唉声叹气，十分有趣，而你就可发横财了。这是“见吾生财”四个字的来历。

黑无常则完全不同，他天生是个煞星，六亲勿认，说勾魂就勾魂，吃死人勿吐骨头。不过，自来人总比鬼聪明，对付他的办法也是有的，倘若你走夜路碰到他，勿要怕，更勿能逃，你马上脱了衣裳挂在树枝上，对着黑无常大声讲一句：“黑无常，阿敢过来？”你就蹲下身子着地滚开。这时黑无常是两眼朝天，露出獠牙，直扑挂在树上的衣衫。他是一个蛮魔，只晓得吃死人勿吐骨头，就把树枝树干当骨头吃掉，吃了下去还勿觉得。这样就会叫他三日三夜痛得不敢吃东西。

你可能讲，如果走夜路正巧是块旷地，既不树，哪能办呢？也勿碍，你只要同他兜圈子，他一跳一跳，只会直来直去，打圈子要他命，你转一个弯，他要跳三跳，你兜几十个圈子，真要跳断他肚肠根了，只消兜到金鸡报晓，他就会跑掉的。

总而言之，碰着鬼勿要怕，也勿要逃，人总是比鬼聪明，一定斗得过鬼。

尹学海 口述

尹培民 搜集

传于江苏太仓

鬼 帽

从前，有个剃头师傅，名叫许德发。虽说他的剃头手艺不差，每天穿街走巷，下乡串村，也能剃上十个、八个顾客的头，可是他上有老，下有小，老婆儿女一大窝，吃口重了，尽管德发整天拚命挣钱，还只能图个半饥不饱，吃了上顿没下顿。

有一天，他外出做生意，为了多挣几个钱，回家迟了，天色象一张黑网压了下来，路也越走越暗。他想家里的老婆儿女在挨饿，等着他挣钱回家买米，也顾不得饥渴难忍，加紧赶路。他刚走到离镇不远的荒郊，忽然看见有个巨大的白色怪物，似人非人，手里还拿着一把破芭蕉扇遮着脸哩！德发想：莫非今夜倒楣遇见鬼了！他吓得汗毛根根竖立。德发想吓退这个“拦路鬼”，便壮着胆“嗯，嗯”地咳了两声。谁知这个鬼不但没被吓走，反而从脸上取下破扇，露脸了！那鬼脸儿似哭非哭，长长的舌头，还“吱吱”地叫呢。德发吓得三个魂灵掉了二个半，想逃跑不成，只得硬着头皮迎上去，大声说：“我许德发一生不做亏心事，半夜不怕鬼上门，你这个无常鬼今夜为啥拦我去路？”无常鬼听了，“嘻嘻”一笑说：“没啥，没啥，我觉得你这个人还不错，我俩交个朋友吧！”德发说：“和鬼打交道有啥好处？就是不给别人知道，家里的老婆儿女也会吓死的！”无常鬼说：“这你不必顾虑，我知道你上有老父，下有妻儿，孩子养得太多了，尽管你一年四季忙着，还是难过好日子。你和我交朋友，保你吃不了亏。我问你，你想一家老小图个温饱吗？”“这是件好事，我在睡梦里也想着哩！”“那好，我可把头上这顶帽子借给你。不过，到了冬天你要还我的，我不能光着头过冬。”德发看了看无常鬼头上戴着的那顶高帽子，便

说：“这顶帽子已快要破了，你借给我，既不能当饭吃，又不能当衣穿，要它派啥用场呢？”“嘿嘿，你别小看这顶无常帽子，只要你戴着它，你家缺啥，都可到别人家里去拿。”德发听了不信，又说：“你在骗人，我可不是三岁小孩子！要是真能去拿东西，被人家当贼捉住，还不被活活打死？”“不会，不会，你只要一戴上它，啥人也见不着你啦！你可拿回家去用着，我不会骗你。”德发听说有这样的好事，就连连称谢道：“往后我过好日子了，一定多烧纸钱报答你。”

德发走到家门口，见门已经关得死紧，屋里没个灯火，就“笃笃”地敲起了门。“你这死鬼到这么夜深才回，一定碰见鬼了！”德发嫂听得敲门声，没好气地下床去开门。德发听见老婆的骂声，想起无常鬼嘱咐他的话，便把那顶帽子往头上一戴，想试试老婆能不能见到他。德发嫂打开门往外一瞧，骂道：“活见鬼！刚才我明明听得我家死鬼回来了，怎么一打开门，没个人影了呢？难道刚才只是个鬼？”这时德发摘下帽子，在屋里笑得欢哩。“阿毛娘，我早已进屋了。”说着，他偷偷把帽子藏好。德发嫂听了又好气又好笑，又骂道：“你这个死鬼年纪活了一大把，还童心不改，拿你老婆穷开心！快食饥要紧，我到灶间去端南瓜粥来。”“好啦，我们今夜吃了这顿南瓜粥，从此再也不愁没白米饭吃了。”德发嫂听了丈夫这没头没脑的话，便说：“你这死鬼又没发财，只会吹牛皮，在说梦话吧？家里已经米无一粒，柴没一根了！”德发说：“不是做梦，是真心话，等着瞧吧，柴米明天就有。”

第二天，德发戴上无常鬼的帽子，赶了个早市，去米店里背米。他刚跨进米店门槛，见店里的学徒、伙计、帐房先生、老板和老板娘，干活的干活，招徕顾客的招徕顾客，打算盘的打算盘，喝早茶的喝茶，抽水烟的抽烟，谈山海经的谈山海经，德发心里象怀头小鹿，“卜卜”地跳个不停。他蹑手蹑脚地进店，悄悄地装满

了一大袋，背了就走，果然没一个人发觉。米背到家里，他马不停蹄又赶到柴行，尽管柴行里外人山人海，他背了一大捆回家，也没被一个人撞见。于是，他两次得手，胆子大了。家里有柴米啦，灶间还是口破锅，他又去杂货店，背了口新锅顶在头上回家。他发觉全家老小的衣服破了，又去布店背布来，给一家人添新衣。家里没钱花，他又去钱库取钱，还盖了幢新瓦房。

德发嫂感到稀奇，便问丈夫：“你哪来这么多钱？”男人照实说了，女人开心得合不拢嘴巴，连说：“谢天谢地谢菩萨。”德发说：“应该谢我的朋友无常鬼！”

德发全家有吃有穿了，他每天和老婆睡睡懒觉，嬉嬉孩子，灌灌黄汤，哼哼小调，日子过得比神仙还舒坦，也不想再给别人剃头了，连那把剃头刀、发剪也生了锈。日子一长，他变成“惯偷”。

这个镇不大，仅千户人家，百升店面，周围三五里，几乎家家户户发觉短缺的，有时连鸡鸭也会被偷走。不少人家都叹息这个惯偷的本领高明。

可是，冬天终于到了。一天晚上，无常鬼到他家托梦说：“德发，你借我的帽子好还我了。现在天冷了，我光着头不戴帽子，会受凉的！”“噢，噢。是恩鬼来啦，我明天一定还你，一定还——”德发梦里惊醒过来，不见了无常鬼，想起梦见他索帽子的事，心里很不痛快。德发叹口气道：“还就还吧！”他老婆听得便问：“你还啥啦？”德发把无常鬼讨还帽子的话说了。德发嫂不听还可，一听便大发雷霆：“你这死鬼，你还了帽子，叫我一家老小喝西北风？既然你交了个鬼朋友，他三季都借你了，冬天怕啥？”德发说：“这顶帽子快破烂了，再戴下去，真的破了，赔不起。”“我给你缝补一下就得了。”只是这女人粗心大意，缝了帽子后，她咬断白线时，还在帽子上留着寸把一截哩。

德发原是个怕老婆的，再说这个老婆是个“母老虎”，他思前想后，还是把帽子留下了。

福记米店经常缺米，老板伙计都感到惊奇。有一天，老板娘眼尖，她看见屋里有一截白线在动，在白线飘动处，转眼间米箩里的白米少了很多。她想：奇怪，屋里没一丝风，这根白线咋会移动呢？便走过去捉住白线，手一扯，结果，把德发头上的帽子扯了下来，露出人形来。于是，老板伙计一拥而上，对他拳打脚踢，直打得他七荤八素，口鼻流血。还骂着：“娘的，兔子还不啃窝边草，你这个剃头佬，不做活，竟做贼！”虽说德发苦苦哀求告饶，大家还是把他送官法办了。

俞 汎 搜集

流传于浙江嘉善

附录

换 帽

古时候，有一个游手好闲的二流子，一次去赶集，这里转转，那里看看，这搭耍会嘴皮，那边凑凑热闹，三游两转不觉日已西斜，天黑集散了，他连忙拔脚往家赶。

才走到半路，月亮爬上了东山梁。晚风吹来阵阵凉，正是天凉好赶路。一会工夫来到一个破宅前，迎着月光看到有三个人坐在土墙下玩牌。他忘记赶路，停下脚步凑上前去看了一会。看得手发痒，也坐下玩起牌来。四个人玩得头发热，各人都抹下了帽子，放在身边。玩了一大阵，那三个人各自抓起帽子先走了，他这才抓起剩下来的一顶帽子戴在头上，急急忙忙朝家走。

到了家门口，大门已经上了门。他拍了拍门扇，大声叫起门来：“屋里的，开门来。”他女人坐在灯前正等他，左等右等不见人影，不觉守着灯打起了盹来。这时迷迷糊糊中忽听得男人叫门，连忙走去开了大门，出去一看：“咦！怎么不见人呢？”她揉了揉惺忪睡眼，在门外转了一圈，仍不见人影。心

中一惊，打了个寒颤，只觉得头上的毛发向上直竖，吓得出了一身冷汗。她连忙进屋，砰的一声关上了大门。边关边嘟囔着：“这挨刀的，听见叫门声，开了门怎么连个人影也没有？今几个莫非遇上鬼了！”

正嘟囔着，突然吓了一跳，忽听到从屋内传来了她丈夫的声音：“这臭婆娘，我已经到了屋里，还说连个人影也没见，眼里连我也没有了。”

女人在屋内细细看了一遍，仍不见男人的影子，不觉吓得脊梁骨发凉，两腿像筛糠一样，浑身发抖，她颤抖着声音说，“我……我……我怎么看不见你？你到底是鬼是神，不知啥地方得罪了你，我一个妇道人家，请您老人家包涵，不要怪罪。”

他看到女人的这副可怜模样，又好气又好笑。他一把抓下帽子，发着火往炕上一摔说，“这狗彘的，今天是鬼迷心窍了，我已经坐在炕上了，还装作看不见！”

就在他抹下帽子时，他女人方才看见了他。但女人还是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用手揉了揉眼，再仔细看了看，确认是自己的男人，才哽咽着问他：“你今天怎么了？不知是撞上了鬼还是中了哪一路邪，一回来就这样吓唬我？”

他看见女人被吓成这个样子，心里疑惑，也不知究竟是怎么回事。无意间他发现炕上放的帽子不是自己的，原来是和路上玩牌的人戴错了帽子。他转念一想：“莫不是这顶帽子在作怪？”他重新戴上帽子，果然女人又看不见他了，吓得大声哭了起来，他抹下帽子，女人这才又复看见了他。这时才明白自己戴来的是一顶鬼帽。便将赶集回来路上与三个人玩牌的事向女人从头说了一遍，原来遇到的那三个人是三个阴鬼，分手时错拿了阴鬼的帽子遭的殃，女人这时才明白了是怎么回事。

这天，他戴着鬼帽去赶集，果然发现路上的熟人都看不见他，也就没人和他打招呼。到了集上，他在摊前又吃又拿，什么人也看不见。吃饱喝足后，还拿着东西走，有生以来他从未这样惬意过。

这顶鬼帽成了他的宝贝，从此他经常戴着鬼帽，游荡于集场。开始时只是小吃小拿，到后来贪心越来越大，看见什么值钱就拿什么。这样下去不到一年工夫，他住上了宽敞的房屋，吃的用的样样齐全，家业越发越大，由穷家小户变成了大户人家。

一天，他正坐在炕上围着火盆喝罐罐茶，忽然一个火星溅出，将炕上的鬼帽烧了一个黄豆般大的窟窿。他女人找了一块白布角，补好了鬼帽上的窟窿，但从此帽上留下了一个小白点。

再说集镇上的一家绸布店，货架上的绸缎布匹，不知怎么的时常整板整板的短缺，掌柜的总查不出原因来。掌柜的私下怀疑伙计，伙计个个感到冤枉。

这天逢集，掌柜的手拿蝇甩子，亲自守在柜台前，决心要亲自看守一天，弄清究竟是咋回事。到了下午时分，掌柜的端起一杯茶水刚想喝，杯口还没搭着嘴唇，忽然看见有一个黄豆般大的小白点，从门里飘进来，飘过柜台，又飘到了货架前。一会工夫货架上的一板上等川绸倏地不见了。掌柜的好生奇怪，心里翻腾起来，短缺布匹原来是这个不明来历的小白点在作怪！他放下茶杯，对着小白点扑过去，抡起蝇甩子，瞅准小白点狠劲打去。这一蝇甩子，正打掉了二流子头上的鬼帽子。这时只见一个青壮人抱着一匹布，站在柜台的面前。掌柜的忙喊叫伙计：“快来，给我抓住这个偷布贼。”

二流子的行为今天露了馅，漏洞就出在那个白补丁上。他吓慌了，急忙扔下布匹，拾起打掉在地上的鬼帽子，一边往头上戴，一边夺门跑去。谁知他鬼帽子一戴上头，任凭什么人都看不见他了，见到的仅是一个小白点在飞速远去，眨眼工夫也不见了。

二流子庆幸跑脱后，细想起今天受的这一场惊吓，确是不小，如果真被人家抓住，那就全完了。回到家他向女人述说了一遍，女人劝他就此洗手，再不要他干这损德营生了。女人边说边夺过那顶鬼帽藏了起来。

这天晚上过了半夜，二流子方才昏昏睡去。天快明时他做了一个梦，梦见来了一个人，正是那天在路上一一起玩牌，紧挨着坐的那个人。这人一步跳上炕来，厉声对他说：“我是来要帽子的，你靠我的帽子发了横财，你要是知足的话，赶快将帽子还我，如不还你要有大祸临头，到那时后悔来不及了。”

天亮后，他将梦中的情景向女人说了一遍。两口子商量了一番，在院中烧了三道黄表纸，又将鬼帽子火化在西墙根下，从此两口子才又平安无事地过日子。

刘亚明 搜集

流传于甘肃西和县

钟馗

钟馗的传说

在农村，偶尔一些人家中堂上还挂着一幅画像，像上一个披头散发，手持宝剑、赤脚踏妖的武士，传说这幅画可避邪气，那武士便是钟馗。

钟馗是个什么人？他为何捉鬼呢？

传说钟馗是一个眉清目秀很英俊的人，上通天文，下达地理，德才兼备，琴书棋画，无所不通，且又有武略，在地方上很有名气。

待钟馗长到二九十八岁，适逢大比之年，他便打点包裹，辞别乡亲父老，进京赶考了。他晓行夜宿，翻过了一座大山又一座大山，过了一道大河又一道大河，不知不觉半个月过去了。这一天来到一座大山下，但见这座大山高耸入云，山上怪石嶙峋，千姿百态，杂草丛生，原来是一座荒山，到处都是阴森森的景象。

钟馗在山脚下休息了一会，吃了点干粮又上路了。他在荒山中，穿过一片又一片树林，过了一条又一条小河，衣服划破了，鞋子穿了洞，脚被磨得起了泡，新的鞋子一穿到脚上便疼得要命，只好光脚慢慢向前，好不容易挨到一棵古松下。看到松下有

一块大石板，一个人躺在上面刚好，钟馗便躺在上面，心里想：怪舒服的，歇歇再走吧，一歇，疲劳便向他袭来，一时间，便睡着了。

过了一会儿，他迷迷糊糊地听到一个声音：“哟！这小子长得不错，嗨哟，真的漂亮。”一个女声说，“真是太俊了！”话音刚落，忽然远处一个声音嚷道：“吵什么，什么太美了，我倒是要瞧一瞧，他比我还美吗？”话说间，走到钟馗身旁。“夫君，他的确比你美多了，你要有他那么美多好呀！”这两个说话的，不是人，是山上的一对野鬼夫妻。他们还在继续谈论，钟馗还是老样子，躺在那儿，迷迷糊糊的。

“不行，不行，我最美，我要改他的容，毁他的貌。”话还没有说完，一双黑手已向钟馗伸去。可怜的钟馗一觉醒来，觉得脸上有些异样，走到小河边一看，一副又丑又怪的面孔显现在他的眼前。他吓懵了，软软地倒了下来，一头栽在一块石头上，昏死过去了。

在昏沉沉的阎王殿里，高高的宝座上端坐着阎罗王，只听得哗啦一声，堂威一抖，钟馗在阎罗王前如实作了交代，说过之后，直把一个阎罗王气得两眼直眨：“什么，在我的下属中竟有这种争风吃醋的败类。”即刻亲自下殿，扶起钟馗，封钟馗为世游大使，御赐宝剑一把，号印一枚，并为阴阳两面人，凡有妖魔精怪作恶于民的，一律格杀勿论，先斩后奏。

钟馗受封之后，来到地面追杀了光山上的妖鬼，便云游四海去了，一时间地面上安宁了许多，因为他受封时是光脚，一身破衣裳，所以他后来还是这样。在钟馗降妖伏怪之后，即刻托梦于人，说明妖怪被除，人们为了纪念钟馗，便把梦中的情形画下来，直至今天还在民间流传着。

洪亚明 搜集

流传于江苏建湖

附录

捉 鬼

相传钟馗原是一个正直、有力的青年汉子；有一天却突然死去。原来判官接到人世间的一纸状子，状告有些小鬼在人世间作乱，请判官作主。判官看后勃然大怒，命小鬼去把那些作乱的小鬼捉拿归案；但小鬼却不是那些作乱小鬼的对手，一个个都垂头丧气地回来，把个判官也弄得不知如何是好。这时，有个小鬼对判官说：“大人，听说阳世间有一个叫钟馗的人，此人力大无穷，不如召他来，让他去捉那些小鬼。”判官心想，也只有这么办啦！便让一个小鬼去把钟馗唤来。小鬼把钟馗唤来了，这就是钟馗突然死去的原因。

钟馗随小鬼来到判官案前跪下，问道：“不知大人唤我来有何吩咐？”判官答道：“我听说你力大无穷，特命你到人间去捉拿作乱的小鬼，不知你是否愿意？”钟馗听到有些小鬼在人间作乱，很是恼怒，便爽快应了下来。他发誓捉尽人世间的鬼。

事不宜迟，钟馗开始去捉鬼了。一开始那些小鬼不知钟馗的来历，不把他放在眼里，可是钟馗和他们较量后并捉了几个，其余的尝到了厉害，吓得再也不敢公开作乱了，只敢躲在阴暗的角落里。这样一来，弄得钟馗看不见他们了，更谈不上捉了。钟馗为这事很苦恼。有一天他出去散步，他一边走一边想办法，走到一座桥边时，路却被一个小鬼拦住；他心里正烦恼，见这个小鬼拦住了去路，便发怒道：“你胆敢拦我的路？”小鬼忙说：“大王息怒，我知你捉鬼遇到困难，特地来帮你。”钟馗不信，心想凭你这模样也能帮我；小鬼好像看透了他的心思，便说：“我是蝙蝠变的，不管小鬼藏哪，都逃不过我的眼睛。”说罢便化成一只蝙蝠在钟馗的身边飞来飞去。

后来钟馗在蝙蝠的帮助下，捉尽了作乱的小鬼，使人间过上了安稳的生活。人们为了纪念他，便把他画了下来，还在他的身边画上几只蝙蝠。

秦治军 搜集

流传于河南息县

醉色二鬼归地狱

唐朝年间，有一个姓钟名馗的人，他原是唐朝状元，只因唐天子以貌取人，因他貌丑，不论文字将他革退，一气之下，他自刎而死。

后来唐天子封他为驱魔大神，遍行天下，以斩妖邪。钟馗到阎君那里诉说此事，阎君赐给他白泽兽斩妖剑和笏板，钟馗便与含冤、负屈二将率领五千阴兵浩浩荡荡往阳世而去。过了枉死城，只见前面有座寺院，便暂时停在这里。饭后，钟馗游到殿后，见一座小门，用锁锁着。钟馗力大，取那锁时，应手而落。于是推门进去，曲曲折折竟走半里路，方是一座小院，三间禅室，甚是清雅，揭起帘子，正面一张金漆条桌，铜炉内焚着香。瓶里插着稀稀的几枝梅花，清香扑鼻。东边一座衣架上搭着袈裟。西边一座藤床，上面挂着纱幔。墙上一轴雪景山水画。钟馗正观看间，那雪景画张起，伸出一个妇人头来，见了钟馗又缩进去了。钟馗心中已是明白，掀开画，一个小小洞门，往里看时，又是一座房屋，里面聚集几个妇人。钟馗道：“我已识破，还不出来，等什么？”那些妇人哪里还敢停下不动，都出来跪下。一个胆大些的跪上前来道：“小妇人们俱是庵中和尚收拢，也有作佃户的，名为佃户，实嫁和尚。也有烧香施舍的，名虽行善，实图欢乐。也有逃荒出去的，本为避难，也来混水。日月积累，所以聚集了许多。”钟馗道：“那秃驴哪去了？”那妇人道：“他将小妇人们窝藏在此，不分昼夜，轮流取乐，心犹不足，又在外边勾搭许多私窠子，许久不回，丢得小妇人替他守节。老爷见他时，劝劝他，不可教南枝向火北枝寒！”钟馗听了大怒道：“这伙淫妇，留有何用？”于是挥剑

把她们全杀了。

这时，一个阴兵来了，见杀许多妇人，对钟馗道：“原来听妇人说的和尚就是色中饿鬼，正在烟花巷一家私窠里，我来正想报与老爷。”钟馗听了也不领兵，跟着阴兵来到那私窠妇人家。推开虚掩的门，闯进来大喊道：“秃驴在哪里？”吓得妇人赤条条跳下地来，跪下说：“适才还与小妇人同衾，他又想起别的妇人来，说去玩玩就来。”钟馗挥剑将她杀死，在那等候。刚刚坐下，那色鬼果然来了，一面往里走，一面口中说道：“亲亲，你睡着了么？我还有兴，与你再玩玩。”钟馗也不作声，等他进来举剑就砍，那色中饿鬼吃了一惊，回身就跑，钟馗紧紧赶来，正追之间，扑咚一声，钟馗跌倒在地。

原来是醉鬼吃醉了，睡在街上，黑地里将钟馗绊了一跤，借此机会那色鬼脱身去了。那醉鬼爬起来，一把抓住钟馗，口里喃喃呐呐骂道：“你是什么人，敢踢老爷一脚？”钟馗见是醉鬼便说道：“俺姓钟，怎么的？”醉鬼说：“大虫，还是小虫，我都不怕。”钟馗道：“快给我放手！”醉鬼说：“你要掷骰么，俺一盅一点买上，任你耍，赶老羊、夹蛋、打罗罗、翻工、拍金、打正快、斗狗头，俺都会。”钟馗急得暴跳，伸拳打他。醉鬼说：“要划拳么？”于是三呀，五呀，喊天叫地闹个不了。钟馗又恼又笑，用力推开醉鬼走了。

醉鬼见钟馗走了，便高一句，低一句唱道：“酒，酒，酒，我爱你，入肠诗能添锦绣。”正唱着忽听有人说：“施主为何唱歌？”醉鬼朦胧眼，把那个人打量一番，见是个和尚，便说：“刚才我在路上睡觉时，有人踢我一脚，我起来与他划拳行令，他理也不理地走了。我为不让鄙薄酒才唱起这歌的。”色鬼道：“老施主原是我的恩人。”接着将刚才的事告诉了醉鬼。醉鬼道：“该杀，该杀，出家人经不念，行不修，只要嫖婬子，倘若惹上歹疮性命不保，再不

然弄上一男半女，都是自己的血脉，儿子作王八，女儿作了粉头，就是你出家人的报应。”色鬼说道：“人生秉性，怎么得改，施主嫌我好色。施主为何好酒。你能改了酒，我也能改了色。”醉鬼点点头说：“倒不如咱俩平均分起来。把我的酒分你一半，你的色分我一半，咱俩成了酒色兼全的人！”色鬼说：“讲得有理。”从此二人齐行起来。

这日钟馗率领阴兵正路过此时，见色鬼和醉鬼正在纵情畅饮。钟馗大怒说：“俺以为你逃到天外，原来还在此地。”于是举剑杀了色鬼，喝得东倒西歪的醉鬼见了说道：“该杀，该杀，谁叫他要老婆……”话没说完，钟馗手起剑落，他也归地狱了。

曾在志 搜集

流传于辽宁凌沅

钟馗嫁妹

一 受封镇鬼官

俗话说：钟馗转世——转斗鬼。老百姓很喜欢这个斗鬼英雄，民间画像上的钟馗身穿黑袍，黑苍苍的豹头脸，圆环的盏灯眼，头戴一顶官帽，脚蹬一双去毛的兽皮靴子，左手往下按，右手高扬着一把青锋宝剑。那神态活象个斗鬼英雄。可钟馗不是生下来就会斗鬼的，他原先是个儒雅风流的书生，是死后才封为镇鬼官的哩！

唐朝的时候，终南山秀才钟馗，家里十分贫苦，父母早亡，他和妹妹梨花相依为命，苦挨日子，但是钟馗人穷志不穷，读书下苦功。他埋头苦读了几十年，学得一脑子文才武略。日日想去闯

荡，干一番大事业。

有一年，京城又临考期，钟馗想进京赶考。但家境贫穷，身无分文，上不了路。一天，附近长明寺中来了一个钱塘富商杜平，他正在向灾民施舍钱粮。钟馗早有耳闻，就到长明寺求见，两人谈得十分投机。杜平见钟馗相貌堂堂，志向远大，才学出众，就与钟馗结为金兰之好，送他银两进京赶考，同时还打发个小婢侍候梨花。

钟馗在路上晓行夜宿，急急赶向京城。在途中得病，但他还是跌跌撞撞地赶路。有一天黄昏过后，月黑风高，来到一处山野坞，在昏迷中叫一群鬼“打了墙”，众恶鬼见钟馗相貌堂堂，妒恨得连声怪叫。有个怪头怪脑的恶鬼说：“改了他的容，换了他的貌！”恶鬼一哄而上，把钟馗按倒在地，他只觉得撕皮刺骨的疼痛，恶鬼们一阵狞笑，顿时无影无踪了。

钟馗挣扎着起身赶路，终于按时到了京城长安，一考，果然是鳌头立金剛——出众。主考大人称赞他，将他取为贡士之首。但皇帝传见时觉得钟馗相貌丑得出奇，不肯点他状元。主考官一再禀奏，说钟馗才华出众，理当点为状元。钟馗也说明他在赴京途中，在荒野坞中的不幸遭遇。可是皇帝却以欺君之罪赐钟馗死罪。

钟馗是火爆性子，一时性起，大叫一声：“枉死人也。”就一头撞在一口铜鼎上，顿时流血如注，丧了性命。

钟馗一缕阴魂，带着怒气，恨气，怨气，飘飘悠悠来到丰都，进了阴森的阎王殿中。

钟馗见了阎罗王就指着他鼻子大骂：“你身居阴曹总司，却纵鬼毁我堂堂容貌，害得我中了状元，也一笔勾销。”

阎罗王被他骂得丈二金剛——摸不着头脑。钟馗接着又骂道：“阳世皇帝是昏君，阴间阎王是昏王。这个世界阴阳里外，都

是七颠八倒！”说着，不问青红皂白，抢步操起殿前一根金光闪亮的狼牙宝杵，胡乱打起来。也真是无巧不成书，原来这是森罗殿上的镇殿宝杵，只要操在手中，一切鬼兵鬼将，统统不敢抵挡！

阎罗王也只好提着蟒袍急急退朝。钟馗将那镇殿宝杵七挥八舞，无意中噹地一声打在一口大钟上。这口钟三丈六尺高，声音洪亮清远。原来这是通天钟，这“噹”的一响，早惊动了天上的玉皇大帝。玉皇问：“冥界出了什么大事？”太白金星掐指一算，把钟馗的事大略讲了一遍。

玉皇想开了；钟馗大闹金銮殿，骂了人间皇帝；又闹了阎罗王。上回孙猴子拿了金箍棒大闹天宫，弄得天界不宁；这回钟馗，拿了镇殿宝杵，说不定也要闹上天廷。对，快叫太白金星传阎罗王听旨。

不会儿阎罗王上了凌霄宝殿。玉皇说道：“此钟馗，人间奇才。他怀才不遇，触鼎身亡，自是悲恨，故而扰乱阴曹，情可容，为息其怒故封他驱邪斩祟将军，统领鬼卒三千，专管人间妖魔邪祟。”

阎罗王领了玉帝旨意，急急赶向地府，这时钟馗早已闹得丰都满城风雨。因有玉帝旨意，阎罗王对钟馗只得忍让包涵。阎王亲自召来钟馗阴魂，传了玉帝旨意。

钟馗听说自己可以管人间妖魔邪祟，倒也能为人间消些灾祸，行些好事，也便领了旨意。

阎王收回镇殿宝杵，赐给钟馗一把青锋斩妖剑，和一口化鬼葫芦，做为他的随身法宝。

二 斩鬼降雨

阎罗王大办酒席，宴请新上任的驱邪斩祟将军。一时间，洪钟敲响，笙管齐奏；宫娥轻歌曼舞，却也十分热闹。

谁知钟馗触景生情，不知不觉间泪流满面。阎罗王问他为什

么伤心，钟馗答道：“微臣在世间时与妹妹梨花相依为命，此番我一命归阴，想我妹妹孤苦伶仃，故此伤心。”钟馗求阎王使自己回转阳间。

阎君叹道：“爱卿归阴，照人间算来已有七天七夜，遗体早已腐解。还魂复活，已成千古之恨。”钟馗听了，更是泣不成声，阎君怕钟馗伤心过度，给他灌了迷魂酒，钟馗昏昏入睡，等他醒来，阎君准许他隐身走一遭，看望他的妹妹，并命他早去早回。

钟馗到了人间，先到赴京途中的野山坞。他吆吆喝喝，将那批鬼招集拢来。恶鬼听说阎王殿新任驱邪斩祟将军到此，一个个拜倒在地不敢抬头。钟馗大喝一声：“抬起头来，可曾认得你爷爷！”恶鬼们一看是终南山秀才钟馗，一个个三十六颗牙齿打架，七十二根骨头酥软！钟馗说：“你等恶贯满盈，从此收了你们的鬼命永远不得超生！”

说罢，举起斩妖剑一挥，恶鬼一个个缩成肉疙瘩，越缩越小，先后被摄进葫芦里，片刻之间，化成缕缕青烟，从葫芦口袅袅娜娜地飘了出去。

斩鬼化鬼之后，钟馗飘飘悠悠来到京城长安，他看到成群结队的香客，正向一座金碧辉煌的新庙走去。稍近些，便见“钟馗庙”三个大金字，很是惊奇，刚想踏进门去，听见身后有锣鼓声，只见杜平领着一些人，抬的抬，扛的扛，尽是些三牲福礼，檀香烛之类，浩浩荡荡地向庙门开去。钟馗进了庙，见庙内有自己的塑像，于是就隐身在神像后面看动静。

杜平进庙，点香叩拜祈祷。钟馗看了一会，才弄清是这么回事：原来钟馗触鼎身亡的时候，刚好杜平也进了京。听到消息，他又悲伤，又愤怒，就以钟馗义兄的名义，捐钱建庙。今番大旱，天上无云，地上冒火，杜平进庙祭祀祈求普降甘露，叫天下百姓欢腾，也好显一显钟馗的灵威灵德！等杜平走后，钟馗想想杜平仗

义疏财，心忧天下，对自家又有如此恩德，很想把孤苦伶仃的妹妹嫁给他。他想到眼前解除天下苦旱更其要紧，打定主意先重返阴曹，将人间大旱求雨一事，奏明阎王，并请转告玉帝。玉帝知道后，就命五龙行雨，哗哗哗，人间普降甘露，百姓欢天喜地。

钟馗为人间求雨而耽误了看望梨花妹妹。阎君就再次准他率鬼卒去人间了却这桩私事。

这时梨花因奔哥哥的丧事，还留在北京的客舍里，几次祭庙，又与杜平相遇，两人互相有爱慕之情，只是钟馗去世不久，杜平也难提这门亲事。

驱邪斩祟将军施展神道，同时托梦给杜平和梨花，讲了他自己来到阴曹的经历，如今自己属神灵，亲人应该高兴，更不必疑虑害怕，最后讲出自盼杜、梨成亲的心事，还说他要亲自嫁妹送亲。

杜平和梨花各自从梦中惊醒，又是悲来又是喜，疑是假来又当真，杜平把梦中情景讲给梨花听，梨花说她的梦也是照式照样，两人方知是钟馗的梦。

杜平择了个完婚的黄道吉日，写了红帖，在钟馗神庙内焚化了。

到了那黄道吉日的五更光景，钟馗早已挑选了生前为童男童女，又生相可喜可亲的鬼卒数十名，恢复原来的人形，送给梨花妹妹。

梨花在恍恍惚惚中觉得自己骑在披红挂彩的高头大马上，哥哥也骑在高头大马上，还眉开眼笑地朝他拱手，向她祝贺：“恭喜妹妹，恭喜妹妹。”梨花含羞回礼。于是钟馗向前引导。送亲的鬼卒在红灯红火中，吹着唢呐箫笙，欢天喜地，有的做着诙谐的鬼脸，有的耸肩扭腰，边走边舞。向新娘喝彩，也同人间一般欢乐。钟馗兄妹在马背上你朝我笑，我朝你笑。忘了“阴阳隔层

纸”。梨花在恍惚中，感到自己踩的是云天，踏的是梦地。

到天亮，只听得前面隐隐传来鼓乐声，杜平的迎亲队伍来了，钟馗恋恋不舍地和梨花告别，送亲的众鬼卒又朝新娘喝了一阵彩，在钟馗带领下渐渐远去。

钟馗嫁了妹妹，从此了却了一桩心事，报答二段恩情，对人间家事再无牵无挂，便安心当他的驱邪斩祟将军了！

王 丛、王辉业 搜集

流传于山东胶州

丑鬼戏钟馗

钟馗，是一个善于捉、吃鬼的神。原先，钟馗是很英俊的，但后来却变得很丑，而且被人称为“丑脸神”。关于他为什么后来变得很丑，这里有一段传说。

很久很久以前，有一丑鬼，住在西山洞中。这个丑鬼神通广大，但却有个缺点，就是他生得太丑了。而他自己又无法改变他的丑，因此十分烦恼。

一天，丑鬼正在洞内喝酒，忽然听见洞外有一小鬼求见，丑鬼便让他进来。问道：“你来这里干什么？”小鬼答道：“我来这里请大哥帮助我们鬼族。天上来了一个神，他的名字叫钟馗，本领高强，专门捉鬼吃鬼，已吃了我们五百兄弟了。”“真有此事？”丑鬼问道。“没有半句假话。大哥，请你为我们作主啊，我是走了五百里路赶到这里来的。”小鬼说。

“哈！哈！哈！什么神不神，俺都不怕。他在哪儿？俺心烦，得好好地消遣一下，”

“他住在五百里外的莲花寺里。”小鬼答道。

“和俺一起去吧!”丑鬼说完,就关了洞门,抱起小鬼,驾起祥云来,不一会就到了莲花寺。

丑鬼把小鬼放在地上,自己往门缝一看,不禁心里赞道:“多英俊的神啊!”再仔细一看,只见钟馗高有一丈,虎目圆睁。他那双圆目仿佛正在盯着丑鬼。丑鬼不禁把头一缩,心里想道:“用什么方法把他干掉呢?”

这时小鬼在他身边说:“大哥,注意,它会吃鬼。”话音一完,便没了身影。丑鬼不禁又往门缝里一瞧,钟馗正把小鬼送往嘴里呢,不禁发出“呀”的一声。就在他发出叫声时,就身不由主地腾空起来,等他站定时,已站在钟馗手中了。你说这是为什么?原来,钟馗有这样一个本领:要是他发觉有鬼时,双手一召,鬼便飞到他手中。但数量不大,一次只能召一个鬼。钟馗正准备把丑鬼送往嘴里的时候,丑鬼突然发出一声:“正合我意。”钟馗听了奇怪,便问道:“你死到临头,怎么还这样快乐?”

“啊,我死在神的肚子里,才这样快乐!”丑鬼解释道。

你道丑鬼为啥欢喜?原来,丑鬼有这样一个本领:被吃下肚后不会死,而且还会变脸子。即他自己的脸变成吃他的神的脸,而吃他的神的脸则变成他的脸。这钟馗相当英俊,能变成他的脸,丑鬼是十分愿意的。所以高兴起来,才说出那句话。当然钟馗不明白丑鬼的目的,于是说道:“丑鬼,那我成全你吧!”说完,就一口吞下丑鬼。

丑鬼顺着喉一直滑到胃,才站稳了脚,朝四周一看,不禁叫道:“好大的胃啊!比俺的西山洞还要大。”钟馗听到他的肚子里竟有声音在响,不禁大惊,问道:“谁在我的肚里说话呀?”

“嘻嘻!是俺丑鬼!”丑鬼回答完,就在他的胃里要起拳脚来。

钟馗顿时痛楚万分,在地上打滚起来,黄豆大的汗把整个大殿都淋湿了。他不得不哀求道:“丑鬼,别跳了,俺马上放你出

来。你只跟着屎一起，马上就会从肛门滑出来。”

“你落到这种地步，还敢叫我丑鬼，还敢让我和屎混在一起，真是不见棺材不落泪，待俺慢慢地收拾你。”丑鬼说完，又在他的肚子里翻滚起来。

钟馗又在地上打滚，边滚边哀求：“鬼大爷，饶了我吧，以后，我再也不敢为难你们鬼族了。”丑鬼在胃里听了，就说：“那你得对天发誓，得跪在地上。”钟馗没法，只得照办，但为了威严，他就是没有下跪。

丑鬼在胃里看到了，又要起拳脚来，钟馗终于不得不下跪。“把你的口张着，让我出去。”钟馗马上闭上眼，张开嘴。丑鬼马上从他嘴里出来，也不敢对钟馗说他已经出来了，一溜烟跑回西山洞。

你道这是为什么？原来，丑鬼的丑脸已变成了钟馗的脸了。要是让钟馗知道，被捉回去，后果是不堪设想的。这可苦了钟馗，他张着嘴等了半天，直到嘴酸得他再也忍不住了，才问：“鬼大爷，你出来了吗？”见没有回答，又以为丑鬼在他胃里睡觉了，所以每隔不了多久，便张开嘴等丑鬼出来。

到底钟馗还是知道了这件事。于是，马上到五百里外的西山洞中寻找丑鬼。然而，丑鬼因为有了美丽的脸蛋，已成为仙人了。钟馗知道了，又马上飞往天宫。但守门的天将又不认识他（因为他已变成丑鬼的脸了），所以都不同意他入天宫。钟馗解释了半天也无效，只好重新回到莲花寺。从此，他对鬼恨之入骨，只要遇到鬼便吃。

然而，至今钟馗还是没有找到得道成仙的丑鬼，所以，他的脸仍是丑鬼的脸，而这个传说却一直传到今天。

方凯旋 搜集
流传于广东普宁

五鬼闹钟馗

钟馗一向刚直不阿，不畏权贵，最恨欺凌群众的妖魔鬼怪；他一心想伸张正义，为民除害。他走遍大半个天下，斩了不少鬼魅。

这天，钟馗去捉两面鬼，两面鬼早已逃走。他见两面鬼住的地方富丽堂皇，花园十分雅致，就住在两面鬼家中。钟馗想：天下大部分鬼魅已被除掉，余下的想必也不敢作恶；两面鬼这地方不错，我可以多住些日子。于是，钟馗就派含冤、负屈两将去安抚几个可怜鬼。

却说那出逃的两面鬼打听到钟馗一人在家，就招来了轻薄鬼、马屁鬼、吹牛鬼和道学鬼来，商议计策，准备报复钟馗。这五鬼扮成衙役，买了一坛酒和鸡鸭鱼肉等前往钟馗住处。这时，钟馗正独自闷坐在湖边松树下，见五鬼手提美酒好菜，就问他们有什么事。两面鬼说：“小的见老爷东征西讨，难得休息，十分辛苦，特拿来家藏好酒替老爷解闷。”钟馗说：“让你们破费了！”接着，两面鬼就倒了一大杯酒奉上。马屁鬼在一旁给钟馗打扇，吹牛鬼就唱起“升平乐”的曲子给钟馗听，道学鬼吹玉笛一旁和着，轻薄鬼还跳起舞。两面鬼殷勤地频频劝酒。吹牛鬼唱完一曲“升平乐”，又唱了为钟馗歌功颂德的歌，钟馗听罢，不禁飘飘然，呵呵大笑。

这时，钟馗已有八、九分醉意，又连饮了几杯。两面鬼说：“老爷脱下靴子凉凉脚吧！”钟馗伸出脚来，让两面鬼将靴子脱了。

吹牛鬼又说：“我替老爷脱帽凉凉吧！”钟馗点了点头，吹牛鬼纵身上树，伸下脚来把钟馗的乌纱帽夹走。马屁鬼走到钟馗

面前说：“我替老爷摘下宝剑宽宽身吧！”钟馗已经醉倒了，他没有答话。马屁鬼见钟馗醉了，摘下他的宝剑，并把他的胡子割去大半。道学鬼拿走了钟馗的笏板，轻薄鬼解开钟馗的衣服，让他袒胸露肚。五鬼看到这情形，都不禁拍掌大笑。道学鬼对众鬼说：“我们戏弄够了，趁早把这厮抛下湖吧！”于是道学鬼和两面鬼、轻薄鬼、马屁鬼、吹牛鬼就把钟馗扛了起来。

这时，含冤、负屈两将刚好带领鬼卒回来，看到五鬼如此猖狂，勃然大怒，拔出宝剑砍了过去。马屁鬼想逃，两面鬼举剑来抵挡。不用两个回合，含冤刺死了两面鬼。其余四鬼也来不及逃走，被负屈等将抓住了。含冤把醉醺醺的钟馗弄醒。钟馗看到被杀死了的两面鬼，大吃一惊，还糊里糊涂地质问含冤为何乱杀好人。含冤命被擒的马屁鬼当场招出他们如何合谋算计钟馗的事来。钟馗听了，才知道自己上了当，十分惭愧。

黄伟群 搜集

流传于广东兴宁

钟馗护唐王

钟馗，人人都知是一个看家护院的神。每到春节，家家院里都贴有钟馗的像，说这可以驱鬼，并附有对联：“钟馗天神手握剑，看家护院福后代”。这是什么原因呢？原来这里还有一段钟馗护唐王的故事。

传说，钟馗是唐王眼前的一个大臣，由于喜爱下棋，所以经常和棋迷唐王对阵。封建社会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臣与君不论干什么，都不能胜君，如果一胜，那就说明臣有谋权夺位的阴谋，所以，即使钟馗的棋艺再高，也施展不开。每次都稍微一让，

让唐王取胜。谁知有一次被唐王发现了，他很不高兴，于是就对钟馗说：“孤与卿下棋，论的是实战实，谁要你让我，真是岂有此理。”钟馗一吓，唐王真动怒了，也就与他真干起来，让有时也不得不让，因为到底还是君臣。

忽有一天，唐王刚想休息，忽然刮起了一阵风，唐王正疑惑不解时，那风已散，现出一个青面獠牙的妖怪，只听妖怪嘿嘿一阵冷笑，说道：“唐王，你今天跑不了了。”说完伸出他那指甲足有二尺长的大手向唐王抓来。唐王一见，忙猛一躲，顺手摘下墙上的宝剑向妖怪刺来，一边打一边大叫。那妖怪一见，忙猛地向唐王抓来。那唐王也不是庸夫，想当年，他也在疆场上冲杀过，虽然这几年没有练过，但也还有一点武艺，还能抵抗三五下。正在打时，御林军闻声赶来，围住妖怪打了起来，唐王趁机逃了出来，妖怪一见唐王逃了，这么多人又围住他，无心再打，化作一股青烟跑了。这一折腾，吓得唐王一夜没敢叫御林军离开半步。

第二天，唐王命人把钟馗请来，给他讲了昨晚发生的事。钟馗听了，大吃一惊。原来，他上山跟师傅学艺时，他师傅曾给他说过，让他学艺是为了保护唐王，因为有一个天上的神因不服从玉帝的管教，私自下凡，想吃掉唐王，自己做皇帝。临下山时，师傅又赠给他一把镇妖宝剑，作为战妖怪时的武器。谁知那妖怪竟来得这么快。于是，钟馗就对唐王如此这般地说了几句话，唐王点头答应了。

再说那妖怪，因昨晚失利，怀恨在心，心想，我学了几年的武艺，竟连一个皇帝都战他不过，何以做人，今晚我非抓住他不行。到了晚上，那妖怪又来了，他刚走到唐王的床前，就被钟馗刺了一剑。钟馗一见妖怪受伤了，爬起就追，可是已经晚了，妖怪早已跑得无影无踪了。他只好提着宝剑回来对唐王说：“妖怪已受伤，几天内是不会来了。”可那唐王哪能让他走，就说：“假若他来

了怎么办？”钟馗一听也是，就留在这里，昼夜守住唐王，不觉已过五天，见妖怪没再来。唐王看着为了他而熬红了眼的钟馗，心里十分不忍，可又无法，就对钟馗说：“爱卿，可有捉妖的计策吗？”钟馗说：“计策虽没有，但是我有个办法，准能不让妖怪来。”唐王忙问：“什么办法？”钟馗说：“你只要在前院挂着我手拿镇妖宝剑的像，妖怪就不敢来了。”唐王就依着办了，果然，第二天夜里妖怪没来。

到了第三天，唐王和钟馗又下开了棋。今天不知怎的，钟馗与唐王下了三盘，输了三盘，唐王觉得奇怪，可又看不出钟馗在让他。当第四盘刚摆好时，忽然钟馗头猛仰，躺了下来，把唐王吓了一跳，忙叫道：“爱卿，你怎么了？爱卿，你怎么了？”连叫几声，不见回答。唐王暗想：“或许他累了。”于是不忍心叫醒他，自己喝起茶来了。不一会儿，唐王见钟馗脸上出了一脸汗，忙顺手拿过一把扇替他扇了起来。不一会儿，钟馗醒了。原来，钟馗这几天正在查妖怪的洞穴。经过几天的查看，终于发现了妖怪的洞穴，刚才钟馗输三盘，是因为他正在静听妖怪洞穴里的动静。因为听师傅说过：“妖怪不出洞，不要进去。”于是他就在那里静听妖怪动静，刚才躺下的是他的原身，而他的魂早已飞出去追妖怪了。

再说那妖怪，被钟馗刺伤后，就在家养伤，等伤养好后，再找钟馗算帐。今天，妖怪的伤已痊愈，就想出来散散心。他刚出来，就见背后有风作响。他回头一看，见钟馗拿着镇妖宝剑向他刺来，他忙举起兵器相还。打了有二三百招，妖怪就不行了，夺路就逃。钟馗一见，马上就追，追了好一会儿还没追上，急得满头大汗，可又没有办法。忽然一阵风吹来，又给钟馗添了一把劲，不一会儿就追上了妖怪，一剑将他刺死了。而刚才那一阵风，正是唐王为他扇的风，唐王见钟馗醒来，忙和他又下了起来，连下

三盘唐王都输了，他弄不清是什么缘故。自从这以后，唐王的房里再也闹过鬼，后来人们就仿照这幅画的样子，画一张钟馗像挂在院内，用来驱鬼，这个做法一直流传到现在。

王国战 搜集

流传于河南武陟

唐太宗魂游地府

相传唐太宗在去世前，他的鬼魂曾经游过一次地府，是受到阎王、小鬼们的敬重的。他们还摆酒设宴，热情接待了他。

可是，他在阴世的路上，却遇见一个赤须红脸，身材魁梧的大鬼。这大鬼身穿紫袍，脚着皂靴，手执宝剑，捉得两个瘦骨嶙嶙的小鬼，象老鹰吞蛇一下吞吃了，连皮骨都不剩。

唐太宗鬼魂看了实在不忍，动了侧隐之心，便问大鬼道：“你和小鬼无冤无仇的，怎么把他们吞吃了呢？莫非地府也和人间一样，弱肉强食么？”

大鬼回答道：“客鬼不知也难怪。我在阴世奉阎王爷之命，是专治恶鬼的。”

“那两个小鬼犯了何罪？”

“这两个小鬼在阳间，一个是富贵人家。他嫌做百姓无味，用钱买了个四品官，还嫌官小，又想当皇帝。我在梦里给他做了皇帝，他又想做神仙。这个贪得无厌的东西，后来既没能做仙人，又做不成皇帝，觉得活着没趣，上吊见了阎王爷。可是他到了阴世作鬼，又后悔没吃没穿，终年不见阳光，不如人间欢乐，整天吵着要回阳间。另一个小鬼是个穷苦人，原来日子过得象王小二过年。后来靠他勤俭持家，娶了媳妇，嫌媳妇貌丑。养个千

金，又怪女儿不能传宗接代，竟投了河。他死后作鬼，也想重回人世，到处寻找他的替身。我越想越气恼，干脆一不做，二不休，才吃了他们。”唐太宗听得惊呆了，不知说什么好。他呆了半晌才说：“你好生面熟，象那里见过的。”

这大鬼就是钟馗，他端详了一番客鬼，想起当年之事。那年他上京赶考，高中榜首。只是皇帝李世民见他面貌奇丑，听信奸臣谗言，把他驱逐出京城。他一怒之下，才走上绝路的。幸亏到了阴世，阎王爷识才，得到重用。他想到这里，便指和尚骂贼秃道：“客鬼，你不明白，在人间是弱肉强食，倒不如死了做鬼痛快！”

唐太宗鬼魂听他话里有话，就问：“请问尊姓大名。”

“我就是钟馗。”

唐太宗鬼魂想起那年考官的事，羞得面红耳赤，自知在阳间做了傻事，心里惭愧万分。这时钟馗还是恶狠狠地说：“那个瘟皇帝要是死了，给我撞着，哼哼！”说完扬长而去。

唐太宗还阳后，想起钟馗的不幸遭遇，就给钟馗追封了官职。

俞 汎 搜集

流传于浙江嘉兴

冤魂鬼

玉 红

郟城豪绅张士禎欺男霸女，作恶多端，百姓对他恨之入骨。

这年，张士禎在二月初二的嵯山会上，盯住了回春药铺掌柜王启的女儿玉红姑娘。他便指使爪牙强行把玉红拖进张府。玉红姑娘万般无奈，被张士禎糟踏了之后，悲愤中自缢身亡！

玉红姑娘身亡后，王启夫妇悲愤交集，不顾年迈体弱，双双去衙门鸣冤。但张士禎有钱有势，买通了官府上下。县官把王启夫妇轰出了衙门。夫妇二人一气之下，卧床不起。

玉红姑娘在阴间听得父母天天呼唤自己的名字，十分不安。看守无常见她可怜，就叫她去阎罗殿喊冤。

阎罗殿前有一块喊冤的跪板，是专供阴鬼伸冤用的。因为阴间冤鬼太多，如屈死鬼、气死鬼等，阎王招架不了，就在喊冤用的跪板上，插上几百个又尖又锋利的铁钉，铁钉的尖端朝上，使很多冤鬼望而生畏。玉红姑娘顾不得这些，毫不犹豫地跪在了板上，忍着揪心疼痛，高呼冤枉。她血流如注地跪了两个时辰，阎罗王才召见了她。阎王听完她的诉说，便查看了张士禎的冥簿，叹口气对玉红说：“张士禎寿限未到，不便捉拿，况且他家家

门上又有门神把守，更无奈何。这样吧，你若能打通秦、尉迟二公门神的关节，将张士禎的魂勾来，我便可更改他的阳寿。”说罢，甩袍退堂。

玉红姑娘的芳魂从地府中化作一股青气，冲向阳间。她悠悠地飘至张府门前时，正值子夜时分。她正要向张府内室奔去时，但觉眼前金光刺眼，阳气逼人。她擦了擦眼睛细瞧，原来是贴在门上的门神像显灵了！只见秦琼持铜，尉迟恭舞鞭，把守在屋门前，好不威风！玉红的阴魂受不了，吓得倒退几步，跌倒在地。“士禎这老贼，把门神奉在内室门上。看来，此仇报而无日了。”她想着想着，就掩袖悲切地哭泣起来。

尉迟恭听见玉红的哭泣，就不耐烦地吼道：“何方小蹄子，半夜在此啼哭，快如实报来！”玉红听见叫她，连忙起身，向前施礼道：“二位将军，士禎老贼将奴逼死，父母忧愤成疾，卧床不起。我向老贼索命来了，还望二位将军行个方便。”秦、尉迟二将一听，你望我，我望你，不知如何是好。玉红见此情景，闪身就要进去。不想尉迟恭一鞭挡在玉红胸前，喊道：“慢！俺还未开口答应你，就想闯进去，使不得！”玉红一听，又哭了起来。尉迟恭对秦琼道：“二哥，虽说士禎老贼可恶，但你我都是请来的门神。倘若放鬼魂进室，坏了你我名声，今后咱们怎么见人呢？”秦琼沉吟了一会，道：“大哥此言差矣。名声事小，善恶应当分明！念姑娘一片诚心为民除害，我们何妨破此一例？”尉迟恭还是犹豫不决，嘟哝着：“想当年，我把黑夫人从阵上掠来，占了她的身子，她便与我成了夫妻。这姑娘如若跟了士禎这老头，不就没有这般麻烦了么？”玉红姑娘听到这里，忙申辩道：“尉迟大将军，您和黑娘子是武艺超群，才貌相当的一对，哪能与张士禎这欺男霸女的恶贼相比呢！”秦琼也说：“姑娘此言极是。尉迟兄不必多虑，放姑娘进门便是！”尉迟恭便不言语了。玉红姑娘芳魂一闪，进

了张家内室。即刻，传来“啊呀”一声惨叫，张士祯命归黄泉了。

玉红姑娘芳魂遁去之后，秦琼和尉迟恭耳语了一阵，尉迟恭连连点头。但见他们念念有辞，唤来了风雷电诸神。

霎那间，夜空月隐星遁，风起云涌，暴雨如注。暴风雨把门神像卷冲了下来，吹走了。

次日清晨，张家号啕声响成一片。而更多的人则拍手称快，他们指着刮走门神像的门扇说：“张士祯作恶多端，连门神都不肯为他守护，这叫天理难容啊！”

吕希光 搜集

流传于山东邹县

井水不把河水犯

从前，在黑龙江完达山下的一个小镇里，有一个名叫艾艳福的人，开了一爿药店，大号“康复乐”。然而，不知什么原因，这店夜里经常闹鬼。艾艳福中年丧妻，孤伶伶一个人，经不住鬼魂的骚扰，只得出钱雇人打更。可是，由于鬼闹得太凶，连续雇了两个人都在半夜时分逃了出来，并因此落下了不治之症：一个精神恍惚，整天痴痴呆呆；一个神经错乱，整天又哭又笑。

艾艳福无奈，要把药店廉价出租。一位姓宋的私塾先生听说此事，不以为然，有心验证一下，便租下这家药店。当晚，宋先生独自住在药房里，和衣躺在床上，悄悄地观察动静。直到二更多了，也没发现什么，便朦朦胧胧地睡去了。

“啪！”一声清脆的响声，把他惊醒。嗯，是打暗枪？他以为有土匪作乱，便从床上一跃而起。然而，当他定睛一看，原来是称药的戥子掉在地上。他以为原先没挂好，便从地上拾起戥子，

重新挂在柱角上。可是，不待他上床，又听到“咚”地一声，捣药的锤子又掉到地上。奇怪，难道真的有鬼？他毕竟是见过世面的人，并没有惊慌失措，马上想了一个以毒投毒的办法：先从柱脚上摘下戥子，用捣药锤子狠砸几下；再把捣药锤子放下，用戥子猛敲一阵。果然，这一招挺奏效。他重新上床后，又观察了半天，也没有动静。眼看三更已过，他觉得十分困倦，便慢慢合上了眼皮。不料，就在这时，不知从哪个角落里传出一阵哭声，接着一个披头散发的女鬼，“忽”地一下窜到他的床上。

“啊！”他身子一哆嗦，“你，你是谁？上床来干什么？”他惊慌失措地问。女鬼既不答话也不动，只是坐在床头呜呜咽咽地啼哭。哭声凄凄惨惨、悲悲切切，使人感到毛骨悚然。他既不敢正眼去看女鬼的模样，又不知如何打发她离去。万般无奈之下，便大声质问：“冤有头，债有主，井水不把河水犯，你为什么……”这几句话，无非是想壮壮胆。但不知为什么，话音未落，哭声便戛然而止，女鬼一下子飘然而去。

第二天，宋先生对这家药店的情况进行了查访。原来，三年前店主艾艳福曾与一个寡妇勾搭成奸，被他妻子发现，因多次规劝不听，一气之下便投井身亡。妻子死后，艾艳福越发明目张胆地把小寡妇带到家里厮混。不料，有一天二人正在亲热，挂在柱角上的戥子突然发出“当当”的响声，继而，捣药锤子也在柜台上“咚咚”地乱蹦。把艾艳福吓得半死，小寡妇连衣服也没顾得穿，便连滚带爬地逃回家中。从此，卧床不起，再也不能往来……

得知这个女人是投井而死，宋先生不觉恍然大悟。原来是一句“井水不把河水犯”道破了天机，避免了冤鬼的纠缠。

黄明东 搜集

流传于黑龙江勃利

罪 有 应 得

阳原县城里住着一个五十多岁的老头儿，姓王，是个光棍汉。人们都叫他王光棍。这个人自从年轻时跟媳妇离婚以后，就整天偷鸡摸狗，不务正业。有了上顿撑死，没了下顿饿死。还有更坏的一种毛病，就是非常贪恋女色，经常调戏良家女子。他每天夜深才回家，早晨太阳晒上屁股也懒得起床。

这天深夜，王光棍在外面喝了好多酒，正醉醺醺地往家里走。刚到拐弯的巷口，突然迎面走来一个三十多岁的少妇。只见她穿着粉红色的上衣，白色短裤，体态丰满而不失苗条。虽然朦胧中看不清眉眼儿，但少妇模糊的面影更叫王光棍想入非非。他半张着嘴，傻乎乎地望着那少妇的背影，不知不觉地跟了上去，直追到胡同尽头。突然，那个少妇停住了脚步，回过头来一动不动地盯着他看。王光棍这回看清楚了：一双大大的眼睛，弯弯的柳叶似的眉毛，嫩嫩的脸蛋……多漂亮的美人儿！他再也控制不住自己了，张开双臂就要去搂抱她。当他的手快要触到她时，只见那少妇突然一张嘴“哧溜”一下，伸出一个血红的大舌头，足有一尺来长。啊！吊死鬼！这下可把王光棍吓坏了，酒意顿消，出了一身的冷汗。这时他想起了人们说的用血驱鬼的法子来，赶紧咬破中指，举手把血甩到了那少妇的身上，果然她就不能动了。接着，他又照着听来的“治鬼法”，解下裤带拴住那女鬼，一手提着裤子，一手拉着鬼，深一脚浅一脚地往回走。

到了家，王光棍把那女鬼拴在风箱把手上。听人说这样鬼会替人拉风箱烧火，果然不假。就这样过了两天，他还觉得挺有意思的呢。

到了第三天晚上，他例外地早早吹灭了灯睡了。到了半夜时分，王光棍起来小解。忽然，看见那女鬼坐在那儿和活人一样，是个活灵活现的美人儿，还咧着嘴笑了三回。可一会儿又变成了大红嘴，没下巴，绿脸皮，披头散发，翻着大大的白眼珠子的吊死鬼。再过一会儿又变回了美人儿。这样变来变去，把个王光棍给吓得头皮阵阵发麻，头发根根地竖起来了，浑身起了鸡皮疙瘩。这时，那少妇又要咧嘴冲他笑，而且嘴咧得比以前更大了，还慢悠悠地，向他跟前飘过来。妈呀！要吃我啦！王光棍差了儿没吓死，抱头就往外窜。人急了连门儿也找不准，左额碰在点门框上。脚下被门槛绊了个狗啃屎。但他顾不得疼痛，爬起来没命地往外跑去。

第四天，王光棍请了个降鬼先生给他除鬼。那先生花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把那女鬼打发走。就在当天晚上，王光棍在梦里碰见一个白发老翁。那老翁用拐杖指着他的鼻尖，说：“那是你罪有应得。”说完便不见了。天亮时，王光棍疯了，不久便死了。

据说，那个漂亮的女鬼活着的时候曾被王光棍奸污。后遭丈夫毒打，被逼悬梁自尽。后来她到了阴间，阎王因为她是屈死的，不肯收她。从此她就含恨到处乱跑，寻找机会来报复仇人。

曹果琴 搜集

流传于河北阳原

死 鬼 报 冤

清道光年间，桂平县刘家屯有一个叫刘宝伦的人。他排行第二，人们都叫他刘二。

三月十二日这一天，离刘家屯五里远的周家寨大会。刘二

对妻子说：“眼看到了春耕的时候，咱们耕地还没有牲口，我趁着今天周家寨大会去买头牲口吧。”于是，吃过早饭，刘二带上五十块大洋赶会去了。

刘二到了会上，只见挑担的，推车的来往不绝，非常热闹。刘二摸了摸身上的大洋，就向卖牲口的地方走去。这时，迎面走来一位老道，看这老道有五六十岁，鹤发童颜，手中拿一把拂尘。他走到刘二跟前，两眼盯着刘二上上下下打量了一番，说：“这位施主，贫道看你的脸相，怕要破财。”刘二听了老道的话，信以为真，很是着急，心想：今天牲口不买了，还是赶快回家吧。他谢了老道，走到一个没人之处，解下腰带把大洋裹着系到腰间，才放心地往家走去。

快走到刘家屯的时候，刘二想解个手，看见前面不远处有一片坟，赶紧跑过去。在一座新坟头后面，解下腰带往地上一丢，蹲下去解洩。这时候，从这座坟头里边爬出一只黄鼠狼，咬住刘二的腰带又爬了回去。刘二一见，急得裤子也没提，弯着腰向那个洞伸手摸去。可是洞很深，手根本摸不到底。他想起老道的话，只好大叹倒霉。

且说刘二的妻子王氏做好了午饭，还不见丈夫回来。五岁的儿子吵着说饿了，她便和孩子先吃了饭。吃完后，她把剩下的饭菜盖到锅里，等丈夫回来吃。等了半个时辰，才见丈夫空着两手回来了。王氏见他没牵牛，感到奇怪，问丈夫：“牛呢？”刘二哭丧着脸把经过说了一遍。王氏听了也很心疼，但看着丈夫愁眉苦脸的样子，就对刘二说：“算了，只要你能平安回来就好。饭我给你在锅里盖着，炕上还盖着一碗猪肉，你快去吃吧。”刘二走到房里用饭，却见一只大花猫正在吃那碗猪肉，气就不打一处来。心想，这猫今天也敢欺负我。他伸出手来就要打猫，猫“咪”地叫了一声，窜出屋跳上房顶了。刘二不肯罢休，弯腰拾起一块

砖头，照着猫投去。猫一闪身躲开了，砖头落在了胡同里。

说来也巧。这一天，县里的马都头奉命来刘家屯查案子。当他走到胡同里时，忽然从一家房顶上飞来一块砖头，砸在自己的头上，顿时头破血流。他以为遭到了坏人的暗算，便捂着头向县里跑去。

话说吴知县这天坐在县衙内正在办案，忽见马都头满脸鲜血，踉踉跄跄跑了进来，大吃一惊。忙问出了什么事。马都头上气不接下气地说：“太爷，小人在刘家屯私访案情，在一条胡同被恶徒暗算，砸破了头。若不是小人跑得快，恐怕命就没了。”知县听了大怒，命马都头包扎好伤口，便去捉拿凶手。马捕快带着人马走到刘家屯，到了那条胡同的一家门口停住。马都头对众人说：“就是这一家。”众衙役听了一拥而进。只见刘二还在那坐着生闷气呢。衙役们不问青红皂白，用铁链往刘二脖子上一套，拉着就走。刘二吓得面如土色，大叫冤枉。邻居们不知发生了什么事，谁也不敢阻拦。

众衙役押着刘二来到县衙内，吴知县喝令升堂。三班衙役站立两旁，知县喝道：“带凶犯上堂。”刘二走到大堂上，大叫冤枉。县太爷把惊堂木一拍：“刁民，你姓甚名谁，为何谋害本官差人。快从实招来。”刘二急忙说道：“大老爷容禀，小人姓刘叫刘宝伦，乡亲们管我叫刘二。”刘二便把前因后果说了一遍。吴知县听了刘二的话半信半疑：“刘二，你说的都是实话？”“句句实言。”“好。”知县马上吩咐衙役们打轿，让刘二领路，要亲自去开棺验看。

刘二领路来到刘家屯郊外的那片坟前站住说：“大老爷，就是那座新坟。”吴知县马上吩咐衙役们扒墓。这时有一差人来报：“老爷，有位农妇说是这座坟的主人，非要求见老爷不行。”吴知县略一沉吟，说：“让她前来。”不一会只见一位年轻妇女哭

哭啼啼地走上前跪在地上：“拜见大老爷。”知县说道：“民妇抬起头来。”“谢大老爷。”这女人抬起头，知县见这女人有二十四五岁年纪，脸上有几分姿色，但从她的一双眼睛里看得出她是一个精滑之人。知县问道：“民妇，你姓啥叫啥？求见本官有何话说？”这女人哭道：“大老爷，小妇人姓杜叫芳娥。娘家在离这刘家屯十里之外的杜家庄。我十八岁时由父亲作主许配给刘家屯的刘自善为妻。我的丈夫是个老实人。我们结婚七年来从没有吵过嘴。可去年冬天丈夫因病故去。今天我正在家中，忽听人说老爷要扒我丈夫的坟。我听了不知为了何事，特地赶来。我丈夫生前没有做过坏事，求大老爷开恩，不要让我丈夫的尸骨露于光天化日之下。”杜氏说完，大哭起来。吴知县对杜氏说道：“杜氏，只因你村刘二装大洋的腰带被一只黄鼠狼拉进了你丈夫坟内，为此本官要扒坟看个真假。”且说刘二一见杜氏便暗暗吃了一惊，听知县这么一说，急忙跪下道：“大老爷，小人的大洋不要了。求大老爷不要扒坟了。”知县觉得这事蹊跷，把脸一沉说：“事到如今，本官非看看不可。”说完命衙役们动手挖坟。一会儿工夫，坟挖开了，却没见黄鼠狼和腰带，知县吩咐把棺材打开。吴知县往棺材里一看，倒吸了一口凉气。只见棺材里躺着一具尸体，尸身上有五处刀伤。每一个伤口处搁着十块大洋，总共正好五十块。吴知县一看，知道其中有因，便命人把棺材埋好，把杜氏和刘二带回衙内审问。

到了县衙门，吴知县吩咐升堂。命人先把杜氏押上堂来。杜氏来到大堂大喊大叫：“我没犯法，为什么抓我？”吴知县把惊堂木一拍：“杜氏，你丈夫是怎么死的？”“得病死的。”“胡说，本官问你，你丈夫胸部有五处刀伤，是怎么回事？”杜氏眼珠一转说：“哎呀，大老爷：说起我丈夫的刀伤吗，那是小女子我扎的。”“你为何要杀你丈夫？”杜氏继续说道：“大老爷，那是我丈夫死后不

久，有一个老道路过这里对我说：‘你丈夫前世杀了五个人，阎王爷把他打进了地狱。如果你在他胸口上扎五刀，你丈夫才可转世投胎。’我听了之后也不忍下手，但为了我丈夫能早日投胎，我便狠心地扎了他五刀。”吴知县听了，根本不信，问杜氏：“你说此事有何人为证？”“无人为证。”“哼！分明是你有了奸夫，把你亲夫杀死。却用一套谎话来哄骗本官。看来不动大刑，量你不招。来呀，给我大刑伺候。”杜氏一看，吓得瘫倒在地，连声说：“我招，我招。”杜氏战战兢兢地说出了事情的经过。

原来，杜氏嫁给刘自善以后，见他长得丑陋，笨手笨脚，非常反感。刘二以找刘自善为由，经常到他家，借机挑逗她。这杜芳蛾本来就是水性杨花之人，两人很快就打得火热。时间一长，不免被刘自善看出了蛛丝马迹。刘自善下决心要抓住奸夫。有一天，他谎称到朋友家做客，走到半路他又拐了回来。他轻手轻脚地走到自家房门外听了听，果然从屋里传出男女的调笑声。他顿时火冒三丈，一脚把门踢开。刘二和杜氏正在作乐，忽见刘自善踢开房门向他扑来，他顾不得穿衣服，跳下床就跑。刚跑到门口，被刘自善踢倒在地。刘自善不知从何处拿了把杀猪刀向刘二刺去，刘二猛地照准刘自善的裆里狠踢一脚，把刘自善踢倒，刀也扔出了老远。刘二急忙爬起来，拾起杀猪刀照刘自善扎了一刀，怕他不死，又连扎了四刀。刘自善死后，杜氏谎称丈夫得病死去，草草地将他掩埋了。邻居们也曾经怀疑过，但刘自善没有亲人，事情就这样过去了。没想到刘自善阴魂不散，化作了黄鼠狼和野猫子，死死地缠住刘二不放，才使事情真相大白。

杜氏把话讲完，知县命她画押。接着又把刘二押上堂来。刘二见杜氏已经招了，便也招认了。知县命人把他俩打入死牢，刷下告示示众。老百姓看了告示无不拍手称快。这正是：

作恶到头终有报，

只是来早与来迟。

赵国长 搜集
流传于河南滑县

人 鬼 仇

清朝时候，贵州有个大土豪叫姚正贤。周围二三百里都是他家的土地。

姚正贤已是六十多岁的一个老头了，他觉得自己不知啥时都会走入地府。为了去阴间后也能象在阳世一样过好日子，他准备测出一块阴间圣地。于是，他请来了阴阳先生。

阴阳先生天天上山为他去看风水。经过一个多月的观察，阴阳先生对姚正贤说：“老爷，我已给你看出了两处好地。”姚正贤想：“两处都好，但我死后不可能下葬在两处啊。”他就问阴阳先生：“究竟哪一处更好呢？”阴阳先生说：“这我也不敢肯定。不过，我倒有个办法，如果先‘应一应’地，就可以看出哪处最好了。”“怎么个‘应’法呢？”老地主迫不及待地问。阴阳先生望了地主老爷一眼，慢吞吞地说：“这个办法比较麻烦，不知老爷愿不愿？”姚正贤急了，大声说：“用什么办法你就说吧！”于是，阴阳先生对老地主说出了“应”地的方法：用一对童男童女活埋到阴地处。三年后，如果哪地长出一棵树，树上生出两杈，一杈开花，一杈结果。那么，这就是一处阴间宝地。

姚正贤听后，把“应”地的事对管家李原文讲了，命他着手去办。这个李原文是个头顶生疮，脚底流脓——坏透了的家伙，什么坏事都干得出来。于是，李原文就盘算着如何找到一对童男童女。

有一天，李原文外出催租。在一个村子里碰到一对讨饭的乞丐：一个瞎了双眼，骨瘦如柴的中年男子，带着一个八、九岁的男孩。李原文便把乞丐带到了姚家大院。第二天一早，佣人发现中年乞丐死了。小男孩在那哭得很伤心。李原文吩咐家丁把乞丐拖去埋了。原来，乞丐是被李原文毒死的。就这样，他得到了一个童男。

过了几天，他打听到上云寨有一寡妇，带着一个十一二岁的女孩。李原文回到姚府，把这事跟老地主姚正贤讲了。姚正贤为了掩人耳目，便采取借招“童养媳”为名，叫管家派人去把小女孩接来。姚府管家派来的人，拿着一点彩礼，进了寡妇家的门。寡妇听了来人的话，心想：“女儿跟我也不知是祸是福，她去姚家也不至于饿死，过几年就成人了。”就这样，来人背走了哭叫着的小女孩。

小女孩来到姚府，吃得饱，穿得暖，小男孩也一样。但过了一个多月，灾难终于降临到这两个孩子身上！

一个漆黑的夜晚，小男孩和小女孩在熟睡中被人用布袋裹着，抬起往山上走。天上一颗星星也看不见。一行七八个人，有打着火把的，有提着灯笼的。为了壮胆，这伙人还牵着两条狗走在前边。大约过了半个时辰，这一伙人来到了一个事先挖好的坑前。这时，只听森涛声“哗哗”地响，山风吹来，火把都快被吹灭了。李原文赶快下令，家丁七手八脚把两个裹着的小孩丢进坑去埋了。远处传来了几声虎吼，扛着“洋炮”的家丁们赶忙放了几枪。这一伙人便慌慌张张地往回走。李原文慌忙中在下坡时跌了一跤，双脚碰破了皮。

这时，老地主姚正贤正在睡梦中被两只小狗追咬。他东躲西藏，怎么也躲不了，眼看两只狗要咬上他了。突然，他发现一棵李树，便爬到了树上。两只小狗追到树下，围着树咬下一块块

树皮……姚正贤被恶梦吓醒了，正赶上管家由两个家丁扶着，拖着血淋淋的双腿，来到了自己面前，姚正贤不由得吓了一跳。

隔了几天，小女孩的娘来到姚家大院门口，要求见一见小女孩。管家听了，有点心虚，对妇人说：“你的孩子已经病死了！”小女孩的娘不信，大喊：“我要我的女儿，我要见到她！”李原文见她如此喊叫，便令家丁把女人拖出门外。但妇人仍在门口哭叫。管家没有办法，只好去问老地主。姚正贤由于做过恶梦，情绪不好，听管家说妇人在门口哭嚎，把眼一瞪，大声说：“给我赶走！”李原文忙叫家丁狠狠打。妇人挨打，哭得更凶了。家丁们急了，狠狠几棍子下去，妇人再也出不了声了，隔了一会儿便断了气。

在姚家大院门口活活打死了人。这消息立刻在当地传开了。无奈姚正贤财大势大，连县太爷都得敬他三分，老百姓只能敢怒不敢言。这桩人命案就这样不了了之了。

过了几天，老地主梦中又被两只狗追咬。他想再去爬上李树躲起来，但还不等他跑到李树下，腿就被两只小狗咬了两口。好不容易爬上了李树，发觉这棵李树的叶子变黄了。这时，只见一只老鹰向他扑来。老地主赶忙折了一根树枝扑打，老鹰才给赶走了。他惊醒过来，浑身都在冒汗。

管家李原文的双脚开始化脓，头发也慢慢脱落，吃药也不管用。姚正贤想：“我俩这是被死人的阴魂缠住了。”由于胡思乱想分了神，老地主在院子里摔了一跤，两腿跌破了皮，疼痛难忍。

又隔了两夜，当他进入梦乡时，两只小狗又跟上来了。他只好爬上落完了叶子的李树。这时，老鹰又飞来了。他吓得大叫着掉下树来。他从惊叫声中醒来。老婆问他怎么了，他惊得说不出话，只觉得全身象散了架一样的疼。

李原文由于伤口感染，没几天就咽了气。老地主姚正贤更加惶恐不安，白天也要几个人守候在身边。夜晚睡觉，房间里更是到处点着蜡烛，派很多人守护。

有一天夜里，蜡烛突然全都熄灭，守护的家丁只听到“嗤嗤”的两声，就没有动静了。等点燃蜡烛一照，老地主已经一命归阴了。两只眼睛也被叼走了。

原来，老地主在睡梦中又被两只小狗追上了。他爬上李树，干枯的树杆晃了几下就倒下了。两只小狗立即奔上前去，在他的身上乱咬一阵。这时，幽暗的天空中又扑来一只老鹰，“嗤嗤”两声，叼去了他的双眼。

结果，老地主姚正贤，还没等到阴地“应”出来，就到地府报到去了。看来他在阴间的日子也是不会好过的！

舒易才 搜集

流传于贵州黔东南

屈死鬼索命

吉林有座凤凰山，凤凰山下有个凤凰镇，凤凰镇里有个小有名气的杂货店，店主姓王，取名凤祥。他待人和气，颇懂得经商之道。妻子李莲英，美貌又贤惠。两口子夫唱妇随，小买卖办得很兴隆。

一天，凤祥办货回来，小两口躺在炕上，盘算着如何赚钱买地。正谈着凤祥忽然发现天棚上有一口痰，便问妻子：“棚上那口痰是谁吐的？”莲英一愣，随口说：“是我吐的。”凤祥把脸一沉，说：“别说你躺着，你就是站着也吐不上去。”莲英站起身来连吐了三口，果然一口也没吐到天棚上。凤祥生气地说：“你快

说实话,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莲英知道瞒不过了,只好跪下,把事情原原本本地告诉了丈夫。

原来,凤凰山上有座庙,庙里住着个和尚,庙门正好对着杂货店。所以,杂货店里的情况,和尚在山上看得一清二楚,点滴不漏。

自去年秋天以来,凤祥一出外办事,庙里的和尚就常来买货,东扯葫芦西扯瓢地唠叨个没完。莲英挺讨厌他。可是,又不好摔脸子赶人家。

一天夜里,和尚在山上看见杂货店后院有火光,他脱掉僧袍,急忙跑过来,叩开门与莲英扑灭了火,使小店免遭了大祸。和尚因救火负了伤,莲英深受感动,给他包好伤,并做了饭给和尚吃。从此以后,和尚经常到杂货店里来,就象到家一样,莲英也不拿他当外人看待。天长日久,互相之间有了一种说不出的感情。丈夫不在家,和尚便常来作伴。有时夜深了,和尚便宿在莲英家里。

一天,两人在炕上搂搂抱抱,没有睡意。和尚谈起气功如何了得,莲英不信。和尚推开莲英,“喀”的一声,一口痰吐在了天棚上。莲英撒娇地说:“这有何难?看我的。”可是,她一连吐了几口,都没吐到天棚上,便搂着和尚睡着了。未曾想,这点秘密被细心的丈夫发现了。

凤祥听完妻子的哭述,沉默了一会,说:“起来吧,这事不怪你。但是,你必须答应我一件事。”妻子问:“什么事?”凤祥说:“这事很简单,以后我外出,他肯定还会再来,你只要把他的舌头咬下来交给我就行了。”妻子无奈,只好点头应允。

凤祥在家住了些日子又走了,但这次并未走远,而是躲在附近监视着和尚的举动。晚上,和尚果然又来了。莲英装着没有事一样,又与和尚亲起嘴来,莲英一狠心,把和尚的舌头咬了下

来。和尚吓得一时不知所措，慌忙提着裤子跑了。第二天丈夫回来了，莲英交上了舌头。

再说凤凰山上还有座“姑子庵”，庵里住着一个老尼姑。三年前，她来杂货店买东西，凤祥因忙于招待顾客，把钱给找错了。可是，尼姑没找凤祥，却直接告到衙门，官府判凤祥欺诈骗百姓，罚了二十两银子。凤祥既丢了面子，又赔了钱。从此凤祥恨透了那老尼姑，一直想借机报复她一下。

那天晚上，凤祥在夜深人静时窜进了尼姑庵。他杀了老尼姑，把那截舌头塞在她嘴里，又剥掉了她的衣裤。做好了这一切之后，凤祥扔下尖刀，溜回家中。

第二天，人们去庵里进香，发现了老尼姑的尸体，急忙报告了衙门。县官当场认定是一场强奸未遂、舌头被咬的杀人案，命令衙役和捕快立即四处查找凶手。

案情进展得很顺利，不到两个时辰，便抓到了舌头已被咬掉的和尚。经验证，舌根的伤口是新伤，鲜血还不断地在流。拿来那半截舌头一对，也正好对上。县官当即判定和尚就是强奸未遂的凶犯，即刻就地正法。和尚因为没有舌头，“呜啦”、“呜啦”的什么也说不清，只好做了屈死鬼。

自从杀了和尚以后，凤祥对妻子是百依百顺，比以前更好了。莲英开始还生怕丈夫报复，给小鞋穿。日子一久，也就喜笑颜开，相好如初了。

一天，凤祥对妻子说：“你娘家虽说也在本镇、但因我经常外出，你也很少回娘家。最近我办了一点好酒，你炒几个菜，我去把咱爹请来喝一盅，你看怎样？”莲英听说是请自己的爹，当然高兴，满口答应。

于是，凤祥请来了岳父。莲英在厨房做菜，凤祥就和岳父二人喝着茶，山南海北地聊个没完。莲英问丈夫什么时候吃饭，凤

祥说：“既已准备好了，现在就吃吧。我来端菜，你到后院的缸里去打瓶好酒来。”妻子拿着酒瓶，提着酒勺子便走了。这酒缸足有四尺多高，又只剩下缸底里有酒了，她只好去找来个小板凳踩着，把头探到缸里去打酒。

凤祥端上菜说：“爹，你先坐着，我去看看莲英回来没有。”他走到后院，莲英正探着身子在缸里打酒呢，他抓住莲英的两个脚脖子说：“找你那相好的和尚去吧。”只轻轻一掀，莲英还没明白过来是怎么回事，便被酒呛死了。

凤祥回来对岳父捶胸顿足地说：“不好了，莲英跌进酒缸子里了！都是我不好，是我害了她呀！”这一喊不要紧，街坊邻居都来了。近前一看，莲英大头冲下地栽在缸里，有一个小板凳翻在三尺以外。大家七嘴八舌地议论开了：“缸高酒少，踩着板凳打酒，板凳踩翻了，才一头扎进酒缸。死得太可惜了。”有的说：“是啊，谁不夸莲英是个好媳妇，她与凤祥结婚一年多了，从未红过脸。唉！真是好人无长寿啊！”莲英的父亲过来劝凤祥道：“行了，你也别哭了。都怪她自己办事不小心。也怪我，我不来喝酒，也不会发生这种事。”众人也都劝说：“是啊，人死如灯灭，哭也哭不活，还是操办后事吧。”

在众人的帮助下，凤祥为莲英举行了隆重的葬礼。她娘家门上也没有什么挑剔的。

丧事办完以后，凤祥想到自己的聪明，不免洋洋得意。没人时，抱着小酒壶，哼着小调，好不快活！

然而，一到晚上，凤祥就看见一个酒鬼，一个无头鬼和一个张着血盆大口、没有舌头的秃头鬼，围在身前身后，向他索命。凤祥吓得躲没地方躲，藏没地方藏，又是恨来又是怕。恨的是自己办事太绝，害了三条人命；怕的是如此天天来索命，今后的日子可怎么过呢？思来想去，别无他法，只有把小店折卖了，远走

高飞，回了老家。希望能避免恶鬼的纠缠。

就在这天夜里，凤祥因多日没吃饭，实在有点饿了。于是，他生上炉灶，准备下点挂面吃。这时，三个屈死鬼又一前一后地来向他索命。凤祥气坏了，大叫：“好啊！你们以为我怕你们吗？今天，有我没你们，有你们没我。我和你们拼了。”抬腿一脚朝无舌鬼踢去，踢了个空，却把桌子踢翻了；回手一拳打向无头鬼，没打着，却把炉筒打倒了；转过身来见酒鬼正在柜台上喝酒，一拳也没打着酒鬼，倒把货架上的煤油桶打倒了，撒了一地的煤油。他更是气疯了，看到他们正抱在一起向他狂笑，顺手搬起煤油桶向他们砸去，煤油四溅，引着了炉火。顿时，一场大火熊熊地燃烧起来。凤祥连惊带吓，呛昏倒在地，被无情的烈火活活地烧死了。后人感慨于此事，写下了如下的几句诗：

话到舌尖留半句，处事待人让三分。

赶尽杀绝根不留，害人恰似自焚身。

开天辟地多少载，因果报应遍乾坤。

孙先愚 搜集

流传于吉林长白

鬼 告 状

清朝时候，湖南长沙云湾里有一座远近闻名的大庙。逢年过节的时候，远乡近邻纷纷赶来朝拜菩萨。却说有一年五月初五，庙内更是热闹非凡。做买卖的，说书的，算命的都云集到此，真是三教九流无所不有。人们争着焚香化纸，磕头作揖。最吸引人

的是庙旁临时搭起的一个戏台。这天，庙主特请了一个戏班子来唱大戏。台上是鼓乐齐鸣，台下是人山人海，好不热闹。

这时，戏台上正唱着“包公断案”。在后台静候多时的“包公”整整戏装，正准备上场。突然，一阵冷风迎面扑来。紧接着，一个衣衫褴褛，蓬头垢面的赤脚女人站在他面前。这女人冲着“包公”大喊：“冤枉啊，冤枉啊！”“包公”不觉一惊，“呀”地叫出声来。后台的其他人不知发生了什么事，都赶过来围住了“包公”。“包公”手指前面对众人说：“这是何处来的疯女人？”众人瞪大眼睛朝“包公”手指的方向望去，却什么也看不见。众人很是奇怪。“包公”却又道：“她说她有冤枉？”众人更是莫名其妙，叽叽喳喳议论开了。这时台下观众见不到“包公”出场，都喊叫起来。台上台下顿时乱作一团。庙主见秩序大乱，慌忙走上台向大家说明情况，打发观众回家。

且说那“包公”在众人的簇拥下壮着胆子和那女人答起话来。“包公”问那女人：“你到底是人还是鬼？有何冤屈？”那女人急忙跪倒在地答道：“小奴乃七年前屈死的冤魂。七年来不曾有人为我伸冤。今日请大人作主，替小奴伸冤。”这唱包公戏的人平时为人正直，爱打抱不平。他想：“若这女鬼说的真个如此，我倒要问问清楚。”他便说道：“那么你将冤情说来我听。”那女鬼便眼泪汪汪地向“包公”诉说起来。

原来，这女人本是附近的一个普通妇女，生前体弱多病，经常受丈夫的打骂。后来，她丈夫与邻居一个女人勾搭上了。为了丢掉这个包袱，狠毒的丈夫起了杀心。七年前的一个夜晚，他与奸妇用绳索将卧床不起的妻子勒死，然后将尸体抛到塘里。并放出谣言，说他妻子洗菜时失足淹死了。随后，将妻子草草埋在了乱坟岗。过了不到一个月，便与奸妇成了婚。

待女鬼说完，“包公”又问：“那么你的棺木，尸首又在哪里？”

女鬼答道：“如大人不嫌麻烦，小奴愿带路前往。”“包公”为了将事情弄个水落石出，便对左右人大声说道：“走！”随后“包公”又请了庙内几个和尚和戏班中几个胆大的一起，跟着女鬼走出大庙。

女鬼在前面忽隐忽现，“包公”领着一群人紧跟在后。不多时，他们来到一个荒无人烟，杂草丛生的乱坟岗。突然，女鬼在一座坟边一闪身不见了。“包公”一行人便照准这个坟堆挖了起来。一顿饭的工夫，挖出了一副棺材。众人打开棺材一看，果然有一具女尸躺在里头。“包公”又从附近请来郎中验尸。验尸结果证明这女人是七年前被人用绳子勒死的。

真相大白。“包公”将此事报告了衙门。第二天，那两个恶汉荡妇被押上了大堂。在事实面前，他们只得一一招认了罪行，受得了应有的惩罚。

这真是：七年冤魂来告状，假戏真做断大案。

黄刚 搜集

流传于湖南长沙一带

冤鬼诉苦

有个小伙子名叫宋琼，宋琼的爹娘都死了，剩下他光棍一条苦度时光。这年，宋琼的家乡碰上了百年不遇的大旱，地里的庄稼全都枯死了。宋琼在家混不下去了，便跟着大伙儿闯关东。

宋琼到了关东，年复一年地下窑挖煤。他天天口里省、碗里省，不断地积攒钱，盼望回家后能过上好日子。宋琼五十岁那年，便把积攒起来的五百两银子缝在一件破棉袄里，打起铺盖卷，上了回家的路。

宋琼朝行夜宿走了半个多月，人还没出山海关，一场铺天盖

地的大雪，把他困在了一个小村里。

关东山的雪，一旦下起来就象那善人磕头——接连不断。没几天工夫，那大雪便封了山、封了河、封了路。

宋琼一看这光景，真是进退两难，只好在这山村的一栋空屋里住下来过冬。一日生，二日熟。不几天工夫，宋琼就和这山村里的大人、孩子都混熟了。村里人见他为人实在，身子骨又结实，又听说他家中无亲无故，便撮合他和本村一个刚刚死了男人的马寡妇结了婚。

这马寡妇四十出头年纪，男人死后留下二男二女，二十亩地。家中虽不十分宽裕，倒也够吃够用。

宋琼刚到马家那阵子，家里人见他老实能干又有不少银子，还待他不错。谁知几个月下来，那宋琼因在马家白天黑夜操劳过度，一头病倒，卧床不起了。马家的人一见就象半道上拾了个老爹来家养活着那般难受，便生了歹意，有天早上，趁给他往炕上端饭时，在他的饭碗里放了毒药，把他毒死了！宋琼死时，正值天寒地冻的三九天，地开不了坑，做不了坟。马家便买了一口薄皮棺材，把他装殓起来，抬到村西的乱葬岗，放在地上，用雪埋了起来。

有道是：雪窝里埋不住死尸。这话一点不假。冬去春来，冰开雪化后，宋琼的棺材，又高高地露在乱葬岗的地上！

这天，村里有个庄稼人从这乱葬岗边路过，只听身后“咕咚”一声响，回头一看：啊呀呀，见那棺材盖打开了，宋琼一个蹦，从棺材里跳了出来，走到他的跟前。庄稼人见后，吓了一跳，对宋琼结结巴巴地说：“你，你是人？还是鬼？”

宋琼道：“我是鬼！”

庄稼人又问：“你，你要干什么？”

宋琼道：“我求你把我背到村里马寡妇家！”

庄稼人听到这里，心想：马不和狗斗，人不和鬼斗。便老老实实在地背起宋琼往村里走。说来也怪：这宋琼看起来五大三粗，可是，背在身上却轻如鸡毛。庄稼人背着他一溜烟地下了岗，回了村，在马寡妇家门口，放下宋琼，便头也不回地跑回了家。

宋琼见庄稼人跑没了影，便伸手推开马寡妇家的门，走进屋去。这时，马寡妇一家五口，正围在桌子四周吃午饭。他们听见门响，一齐抬起头来看。不看不要紧，这一看一个个都吓愣了！

过了好大一会儿，马寡妇才战战兢兢地站起来，问道：“你，你不是死了吗？”

宋琼冷冷地笑了笑，道：“冤有头，债有主，俺死了也要伸冤、讨债。快，快把俺那五百两银子，一年的工钱拿给俺。”

马寡妇自知理亏，只好哭丧着脸，老老实实在地把宋琼的银子和工钱分文不少地还给了他。宋琼用钱褙子装了银子出了马家，来到村中间十字路口一家酒店里，把盛银子的钱褙子往柜台上一放，高声喊道：“掌柜的，使这银子，为我在门外的路边上，摆十桌酒菜，连摆十天，让南来北往的过路人，敞开吃喝。”

酒店掌柜的见了银子，一时间眉开眼笑，马上叫小二在门外摆上十张八仙桌，每桌摆上十菜一汤，一坛老酒。宋琼坐在桌边，天天陪着过路人边喝边吃边诉说着自己的冤屈，诉说着马家图财害人的缺德事。

就这样，一连摆了十天酒席，宋琼也陪着上千名过路人吃喝了十天酒菜，诉说了十天冤。

当那五百两银子花光了时，马家图财害人的事，也随着过路人，传遍九州十府一百零八个县，传进了官府老爷们的耳朵里。官府老爷们听到这消息后，个个都拍了桌子。他们联合起来办案，先把马家五口押进衙门过堂问罪。

宋琼亲眼看着马寡妇一家被衙役押出了村，送进了城后，知

道自己的冤仇已报，心头一喜，“咕咚”一声栽倒在地上，彻底死了。

张新春 口述

张崇纲 搜集

流传于山东崂山一带

鬼 状

从前，在上河村东一里远的南山坡下有所学校，教书的是位年过半百的老先生，名叫欧阳松如。

一个秋天的夜晚，老先生坐在书桌前边，借着微弱的灯光，正在批改文章。突然刮来一阵冷风，他怕风吹灭了灯，急忙伸手遮挡。这工夫，远远地传来一阵女人的哭声。老先生以为是风吹窗纸响，自己听错了。可是那哭声越来越大，越哭越悲惨。老先生有点毛骨悚然了。

第二天夜里，女人的哭声又来了，不但哭得悲惨，而且哭声越来越近。第三天夜里，那哭声已近在学堂门口了。到了第四天，只见一个女人哭着进了院内。这时，老先生整整衣襟，安然正坐，一字一顿地说道：“我欧阳松如，读的是孔孟圣贤书，写的是文豪仓颉字，教的是无邪的学童，做的是万世师表的功业。我没有做过亏心事，难道怕你鬼叫门不成？”老先生的一席话，倒也有些灵验，那女人一闪身不见了。

又过了一天，老先生估计那女人今晚会上哭进屋内，为了以防不测，老先生晚饭时没有喝酒。饭后，他整理好了桌上的书籍，安置好了文房四宝，拿出了惩罚学生的戒尺，添满灯油，加粗了灯芯。这时日已西下，老先生喝了两杯茶，读了几页《左传》。天

黑了，他点着油灯，刚要批改学生的作业，又听见那女人在门外哭了起来。过了一阵子，只听“吱呀”一声，门开了，一个女人闪进屋内。老先生抬头望去，吓得不由倒吸一口凉气。只见那女人三十多岁年纪，头发蓬乱，满脸血污，双手紧紧抱个婴儿，腹部被剖开，鲜血淋漓。老先生手举戒尺，厉声叱道：“你这不知羞耻的女鬼，胆敢深夜哭泣，扰人睡眠，且又裸体闯入学堂，我岂能饶你。”那女人听罢，急忙跪拜道：“请先生息怒。我确实是鬼，我有一肚子冤枉，故来此哭泣。老先生为人正直，办事认真，我的冤枉，只有老先生才能替我伸报。”

原来，那女人姓王，小名翠姑，家住上河村北边的上土崖。在上土崖东边的刘家沟，住着一家姓刘的富户。翠姑嫁给了刘家少爷刘富贵。开始，小两口倒也恩爱。可日子长了，刘富贵渐渐变了模样，偷偷摸摸地在外边拈花惹草。翠姑知道了，憋了一肚子委屈，却又不能说出来。可也不能眼瞅着丈夫往坏道上跑，就劝他说：“你收心吧，别再胡闹了，我处处都依着你，你怎么不知足呢？二老去世一年多了，你应该学点正道啊。”这下，刘富贵确实有些收敛，连着几天没出门。然而过了两天，他旧癖复发，和程二癞子的老婆勾搭上了。翠姑劝他非但不听，有时还遭到刘富贵的打骂。

上土崖的崖头上，住着一家姓田的，他名儿叫田顺。从他爷爷那辈起就给刘家扛大活。有一天，刘富贵找雇农田顺干活，田顺不在家。他看田顺媳妇坐在炕上缝衣裳，平日里虽见过面，但没有仔细端详。今天看见了她，越看越有姿色，身材也苗条。他恶习难改，不禁动起手脚来，还说了些污言秽语。田顺媳妇陈氏，别看家穷，性情却端正。她说：“你趁早滚开，再要无礼，我拿剪子戳死你。”刘富贵是个玩女人的老手，岂能听信这套吓唬人的话，他张开双手，嬉皮笑脸地说：“宝贝儿，快来呀，你跟了我叫

你吃香的喝辣的，保证有福享。”这工夫，门外响起了脚步声，刘富贵看是田顺回来了，这才灰溜溜地走了。陈氏说出了刚才的事，田顺气得跺着脚骂道：“别搭理他，他是条活驴，将来天打五雷击死他。”

这正是春暖花开忙于耕种之时，翠姑眼看村中家家整田下籽，唯有自家的几亩薄田无人耕种。眼下自己要生孩子，而刘富贵又不成人形，日子怎么过呢！思前想后，她悔恨当初嫁给刘家。恰巧田顺这时走进来干活，翠姑听到脚步声，寻思是刘富贵回家来了。她盼丈夫能回心转意，所以故意说：“你出去，这不是你家。”田顺听了，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这当儿，刘富贵真的回来了。他看见田顺，就不敢动了，站在那儿愣着。他怕田顺找他来算帐，但仔细一琢磨，心说不能呀，田顺老实巴交的，哪能做这种事。他猛然灵机一动，坏主意浮上心头：“好咧，就这么办。活该你小子倒霉。”他三步并作两步奔过去，一把抱住田顺，大声喊道：“来人哪，抓奸夫。”

翠姑作梦没有想到刘富贵会有这么一招，急得光着袜底蹦下炕来，紧紧捂住刘富贵的嘴，骂道：“你这个狗东西，坏透了，拿老婆讹人，算什么男子汉。你快住嘴，田顺是个好人，我不能跟你做那昧天良的事。”

“去你妈的，你敢向着田顺说话。”刘富贵飞起一脚，把翠姑踢个跟斗。田顺被五花大绑，押送官府。

刘富贵从县衙回来，正赶上翠姑洗脸梳头，他问道：“你梳洗打扮干啥去？”翠姑说：“打官司作证。”刘富贵乐啦，握住翠姑的手说：“你真是贤慧的媳妇，走吧，上堂就说田顺强奸了你。”翠姑气得浑身发抖，呸地一声，冲着刘富贵脸上喷出一口唾沫：“我是正经家的女儿，怎能跟你一溜子邪气去害人。我上堂证实田顺是好人，你诬赖人家。”刘富贵瞪起眼睛，气不打一处来，操起切

菜刀，象头发疯的狮子，怒吼道：“你再敢胡说，我就剁了你。”翠姑说：“你剁吧，我活够了。”刘富贵牙咬得格格响，就这样，他一刀砍开了翠姑的肚子。

老先生挥笔疾书，连夜把翠姑的冤情写成了状文。这时雄鸡报晓，窗纸呈现出光亮来。翠姑辞别了老先生，飘然而去。

早饭后，老友张七公送来一封家书，老先生看罢，对张七公说：“贱内旧疾复发，吾当返回探望。”张七公道：“先生且勿多虑，应速归以慰师母心。”临行时，张七公送给师母一盒果品，并嘱咐道：“快去快回，近日乡里祝贺年丰，请县城优伶来村演唱，吾等应乐而共赏。”

上河村唱大戏的消息，轰动了方圆几十里地。戏院老板寻思排出新戏，但苦无戏情。他暂宿在老先生的家里，正在他翻来覆去睡不着的时候，偶然间发现了老先生写的状纸，取来一看，高兴得手拍大腿，连声叫好。他们连夜排演，到了第四天，贴出海报，乡亲们更为震动，都想来瞧瞧新戏《鬼状》是啥样儿。

锣鼓敲得铮铮响，戏开演了。乡亲们鸦雀无声，看得都入了神。扮演翠姑的角色，技艺堪称精妙。当演到被剖腹时，乡亲们怒不可遏，台下顿得一片骚动。这时，有一对老夫妻哭上戏台，抱住演戏的“翠姑”嚎叫着：“苦命的丫头呀，快跟娘回家，娘想你想得眼睛都快要瞎了，快跟娘走哇。”戏院老板一问，方知这对老夫妻是翠姑的父母。乡亲们奋力呼喊，要县衙明晰此案。

邹县令是位办事公正的清官。他立即升堂，问清了事情的来龙去脉，说道：“案情已经大白，本县令一定严惩凶犯。但不知写状者是谁？”恰在这时，都头崔永过来禀报：“启禀县太爷，堂外有上河村教书先生欧阳松如求见。”原来，老先生回到上河村，正赶上戏撒了台的时候，听到乡亲们正纷纷议论着翠姑的冤情，就急忙赶到了县衙。

老先生上了公堂，拱手施礼道：“欧阳松如拜见县太爷。”邹县令摆摆手说：“不必多礼了，快清坐。本县令有一事相问：翠姑之状，是否出于你的手笔。”老先生如实说出了底细。邹县令拍手称奇，赞颂老先生正直高尚，一纸之状伸张了正义。从此，老先生替鬼伸冤的故事传开了。

洪流 搜集

流传于辽宁灯塔一带

小儿鬼

鬼 孩

古时候，有一家人很穷，他们住在一个叫道古村的庄子里。这家人共有三口：父亲、母亲和儿子王平，他们虽穷，但也暖饱。

有一天，母亲给王平生了一个弟弟。这孩子一出世就非常奇怪，因为他刚从娘胎里出来就头扎一根小红辫，并刮了三阵风。一阵风刮过，婴儿成了两三岁的小孩；二阵风刮过，小孩成了五六岁的顽童，这第三阵风刮过，顽童竟成了一个头扎小红辫的英俊少年。

这消息一传十，十传百，不几天，竟人人皆知了。人们都认为是妖孽，要请个降妖之人设法把这个少年除掉。可王平的母亲却认为她二儿子不是妖怪，而是神仙。她常说：“小哪吒刚生下来还是个肉球呢，结果却是神仙，说不定我的小子也是神仙呢！”

不几日，村外来了一个道士，只见他手执拂尘，肩背竹剑，颇有点仙风道气。他一进村便说：“这村子象被一股阴气笼罩，必有妖孽呀！”这时一个村民走近他，对他说了村子里的怪事。道士听完，点点头，便按那村民所说的方向，向前走去。来到王平家，敲

了几下门，不一会，“吱”地一声，门开了，王平从里面探出头来。那道士急忙说道：“贫道是特来为你家捉妖的。”王平听罢，连忙把他请进院中，因为自从他弟弟生下来，他就觉得象个妖怪。王平把这事告诉了父母，他母亲听罢顿起怒色，她来到那道士面前，说道：“我家没什么妖怪，我看你倒象个妖道。”那道士并未发怒，而是轻声说：“是人是妖，我一看便知。”王平的母亲更加生气了，便让那道士看了看正在睡午觉的二儿子。那道士看罢，皱皱眉说：“你看他满脸阴气，此鬼正是我在昌平村所擒的那个，它专吃人肉，喝人血，我捉住它后，它答应我愿做一个阴间鬼民，可如今又化做孩子来到你家，此后必有大祸啊！”王平的娘根本不信，一定要把道士赶走。最后，那道士说：“我看你这大儿子不错，就让他跟我学些道术吧，几年便让他回来。”王平的父母一听道士要教王平道术，也就答应了。

王平收拾好行李，告别了父母，跟道士走了。

一晃几年过去了，王平已长成一个英俊、健壮的青年。他跟着道长学了些降妖之术，来到道古村，想看看自己的父母亲。

他在远处一看，顿时惊呆了：只见他的村庄已被一股浓浓的阴气所笼罩。他为了弄清缘由，便大步的向村子走去。正走着，忽然一个头扎小红辫的青年，向他打起招呼来：“哥哥，不认得我了吗？”王平忽然想起了自己的那个妖怪弟弟，顿时警觉起来。回答道：“原来是弟弟呀！”他弟弟连忙热情地把他请进家里。

那时，天快黑了，王平问：“咱爹、娘呢？”弟弟说：“走亲戚去了。”王平想：我怎么没听说爹、娘还有什么亲戚呀，这里面一定有问题。

王平说：“这村里怎么死气沉沉的，莫非出了事？”他弟弟眼珠一转，急忙说：“没出事，放心吧！”一会儿天黑了，王平走到水缸前，只闻见有一股血腥味，他又来到装饭的篮子前，只见里面

全是人肉。这时，他感到非常吃惊。王平心想：爹、娘难道……他不敢想下去了。这时，他弟弟大声喊道：“天都黑了，快睡觉吧！”

王平来到卧房里，假装睡下，午夜时分，外面忽然狂风大作，飞沙走石。过了一会儿，屋门“吱”了一声，自己开了。外面进来一个骷髅，慢慢的向他的床边走来，王平只觉得脊梁沟发凉，冷汗从汗毛孔里流了出来，他壮着胆回头一看，又见一个骷髅在向它狞笑，那骷髅慢慢走近他的床边，那两只利爪向他伸来。虽是深夜，王平却看得很清楚。王平“啊呀”一声，一跃而起，抽出竹剑，向那骷髅砍去。只听“喀嚓”一声，一块白骨掉了下来，王平此时吓得魂飞胆破，向外狂奔而去。

他跑到师傅那儿，把此事原原本本地说了一遍。他师傅也吃了一惊，急忙拿出三件法宝：竹剑、拂尘和口袋。跟着徒儿连夜向道古村而去。

来到村口，师傅吩咐王平把那妖精赶来。王平手执师傅的竹剑，来到家门口，高声喝道：“妖怪，还不快来受死。”等了一会儿见无人答话，便来到屋里，却空无一人。他急忙来到师傅跟前，见师傅正在观天象。等了一会儿，只听他师傅说：“这星辰之中，似有一股阴气向南而去，你我快去南山。”师徒二人来到南山，只见白骨成堆，不知哪堆白骨是那妖孽。这时，只见道长把口袋向天上一扔，一念咒语，只见白光一闪，其中一堆白骨被吸了进去，王平急忙上前把口袋扎紧。他一见妖怪被捉，非常高兴，但又“呜呜”哭了起来。他师傅问道：“徒儿为何而哭啊？”

王平说：“想我父母已被这妖所害，我怎能不哭？”

他师傅说：“那我把他们救活就是了。”说完，他让王平把其余的白骨装进箩筐，再把那缸血搬来，再把篮子里的人肉拿来。只见他把筐放在缸上面，又把肉放在筐上面，然后坐在一边念起

咒语来。

等了半天，他又甩了三下拂尘，只见电闪雷鸣，那些死去的人们又活了。王平一下扑进他母亲怀里抱头痛哭了起来，他母亲一边哭，一边悔恨地说：“我不该不听道长的话，错把妖怪当成亲骨肉，既害了自己，也连累了大伙。”

道长说：“不要哭了，这妖怪我一定严惩。只是我劝大家一句，此后做事要听别人劝告啊！”说完便转身离去了。

徐文君 搜集

流传于山东无棣

鬼 儿

在河北的小寨里，住着渔夫父子二人。他们靠拿鱼维生。一天，他们来到流水潺潺的河边，向河湾那儿撒下一网，运气不孬，打起一条金色的河鲤鱼。父子俩高兴极了，轮流提在手里掂掂，老渔夫的手就是一把秤，这条鱼少说也有五六斤。

他们正高兴，一位老财主坐着四人大轿打这经过。他竟把这条大鱼看在眼里了。他叫住轿，命人将鱼拿过来。渔夫父子以为他要买，跟到轿子跟前，将这条难得的鱼夸耀了一番，“老爷，你看，多好的一条河鲤鱼！我敢打赌，这条河里没有比这再好的鱼了。”

那老财主眼珠子转了转，皮笑肉不笑地说：“打鱼的，多谢你，这条鱼是去年涨大水从我屋子里跑出来的，这回该物归原主了。从我塘子里跑出来的鱼不止这条，以后拿着替我送来。”他将鱼丢在踏脚下，命轿夫起程。

渔夫的儿子气愤不过，几步跨上前，拉住轿杆，大叫道：“大

白天，抢人啦！”

老财主听到“抢人”二字，更加恼羞成怒。这周围百十里是他的天下，莫说要你一尾鱼，就是要你一条牛，你又能怎的。他从轿里跳出来，带铁头的文明棍雨点般落到这青年头上，吼道：“穷小子，你拿祖公的鱼，祖公没问你的罪，你倒来吐屎；看我收拾你这贱骨头。”

青年弯腰去抢鱼，老财主狠命向他脑心重重一文明棍，青年活活被打死了。

死后，青年双眼睁开一条缝，放射出仇恨的光，老财主心虚害怕，他怕青年变成复仇鬼，立即请巫师治鬼。

巫师照青年的模样，做了个木头人，说是死者的鬼魂，用五颗大铁钉将它钉死在河边的悬崖上，要他永远不得移动。

渔夫非常想念自己的孩子，更是可怜儿子的遭遇。一个漆黑夜晚，他偷偷地爬上悬崖，拔出钉在木头人身上的钉子，把它当成真儿子背回家，放在床底下的地窖里。

半夜，他听到地窖里有响声，开窖一看，儿子活过来了，好不吃惊。他哪里知道，木头儿子是睡在阴阳交合的天心地胆上，恢复了三重生命：在阳间是人，在阴间是鬼，是天上是神仙。

第二天，他到河里拿鱼，轻轻地一网撒下，收起来白花花的网鱼。这是他的鬼儿子率领小鬼协助他在河里撵鱼的结果。

从那以后，渔夫网不空落，路不空行。每天都能拿到很多的鱼。他成了远近闻名的鱼仙。

有一天，渔夫在河里拿得了五条异常肥美的金丝鲤鱼，正要上街去卖，路上又碰着老财主。他一见这新鲜肥美的鱼，便起了谋财之心。他笑嘻嘻地对渔夫说：“把鱼送到我家去吧，我买了。”

渔夫把鱼送到财主家，财主只给五个铜板，渔夫见太少了，

没有收，折头往回走，心头闷闷不乐：“老杂种，又霸占了我五条鱼。”

财主把鱼养在水缸里，晚上约了三朋四友来品尝金丝鲤鱼的美味。客人都已到齐，正要炒菜开席，水缸里的鱼不翼而飞。财主怀疑渔夫做了手脚，他带领几个佣人气冲冲闯到渔夫家。

话说渔夫满腹气愤回到家，发现五条鱼活鲜鲜躺在自家的鱼篓里，好不奇怪，正犯疑，老财主气冲冲登门来了。

老财主一见到五条鱼，就象抓贼抓到了赃物一样，冷笑道：“老家伙，你好大胆，太君头上动土啦！什么时候学到了这一手？害得我在客人面前丢丑，我饶不了你……”诉着骂着，扬起文明棍就要打。可没等扬起的文明棍落下，财主便忽喇喇如大树倒了地，口冒白沫。他的佣人忙把他抬回家，请医生诊断，找不出病来。胡乱吃了几剂药，毫不见效，他家怀疑是渔夫的鬼儿子作怪，便请巫师治鬼。

四乡八邻的巫师请了四十九位，在河滩筑高台，烧起香烛，插上旗幡，将方圆五百里的各种鬼怪都召集拢来，先是花言巧语的“哄鬼”，然后是恶言毒语的“吓鬼”，最后是用熊熊“犁头火”“送鬼”，要把鬼送到阴曹地府里去。

对巫师这套旧术，鬼儿子从前领教过，如今他能鬼能人能仙，根本没把这放在眼里。他趁巫师正忙于吓鬼之际，变作瞬脚道神，大摇大摆赶到老财主家，口称能驱鬼治病，见老财主的病状，说是有鬼附身，藏在财主的腋下皮上，叫老财主脱下衣服，以治鬼为名，用羊角刺把老财主打得遍体鳞伤，喊娘叫爷。等把老财主整治之后，又化作老财主赶到河边，扬起文明棍，命巫师下河捉鬼，硬说鬼藏在河水里。巫师被逼得毫无办法，只好蹚进河水，他们一进到水里，便有波涛大作，河水直往口里钻，一个个被淹得死去活来。

自此以后，一提起鬼儿子，老百姓无不称快，老财主和巫师便胆战心惊。

廖志安 搜集

流传于河北

红 火 团

传说，古时候，在陇南山下，凤凰北麓有一个小镇子，是通往各地的交通要道，客人甚多，都要在此地歇脚。有一个名叫张望子的人和妻子商量后，就在这个镇子上开起了小客店。店开张后，住宿客人很多，生意非常兴隆，他们俩天天想，日日盼，望着生一个男孩子长大了接上他们的生意班，好使后代儿孙享福。没多久，一个寒冬的夜里，他的妻子便生下了一个女孩子。姑娘不能承继香火，希望变成了失望，他俩看着孩子闷闷不乐，愁眉苦脸，便生出了一个歹意，商量将这个刚出世不到三个时辰的女孩子用红布包了塞进炕眼里，用柴烧成了灰。

第二天，张望子仍然照常营业，接待顾客，所有的房子客人都住满了。夜里，正当客人入梦，睡得香甜时，忽然听见院里吵吵闹闹，有时是哭叫声，有时是歌唱声，有时还听到锣鼓声，把客人一个个从梦中惊醒，客人把头伸出窗外一看，见四个穿着白衣的小鬼，抬着一个红女小鬼在满院子里转来转去，吓得客人惊慌失措，坐卧不宁，一个个跑走了。此事传开后，张望子的客店没有人敢住了，生意一天不如一天，慢慢地就成了空挂牌子的客店了。

女小鬼的活动，从没有停止过，从每天晚上子时到丑时，即一至二点，就从烧下那个女孩子的炕眼滚出来一个红火团，在院

子滚来滚去，发出一种怪里怪气的吼叫声，整整闹到鸡叫。这样，日久天长，张望子和妻子也睡不好觉，身体消瘦，饮食不佳，疾病缠身，就到处求神问佛，这样整整熬了一年之多。

一个秋天的傍晚，北聚风起，霎时下起倾盆大雨，一个道士走到这里，再也不能向前走了，只好在这里过夜。这个道士抬头一看，正靠街头一个门上挂着“夫妻小客店”几个字。道士就用手拍门喊叫：“店家！有地方住没有？”张望子听到有人在门外大叫，赶忙出来，见是一个身穿黑道袍、头戴黑帽子的老道士在门外站着，全身湿透，冻得直打颤，双手并举给张望子行了个礼说：“店家，我是来歇脚的，有地方住吗？”张望子说：“地方多着哩，我们院子里每天晚上在夜静人睡时，有一群鬼魂出来乱跳乱叫，客人都害怕不敢住，你如果不害怕的话，就不收你的店钱来住宿一夜吧！”这个道士听后，便点了点头说：“我住下，后看看，到底是啥鬼在作怪。”

道士进屋前，向张望子要了三根针，一个圆镜子，放在床边，没多说就睡觉去了。等到夜深人静时，就起来坐着从窗眼里看院子的动静，正象店主所说，夜深时，院子里猛一发亮，就从主人住的房子炕眼里滚出来一个红火团，道士就用镜子对着红火团，随后连扔去了三根针，扎在红火团上，红火团先变成了一个红布包，然后从红布包里出来了一个全身无有一线的女孩子，痛哭流涕，给道士讲了她出生后，被她父母掐死塞进炕眼用火烧掉的经过。道士明白了女小鬼显灵的原因。天亮后，老道士对店主说：“你家院子的红火团，是你掐死塞进炕眼里烧成灰的女孩子，她显灵来报复，迟早要把你们掐死。”张望子和他妻子一听，就跪在道士面前，正要求说时，突然眼前漆黑一团，什么都看不见了，等到眼前发亮时，老道士已无踪无影了。张望子夫妻二人抱头大哭起来，惊动了四邻乡亲来他家解劝。张望子夫妻两人

将详情从头到尾给邻居们叙说了一遍，乡亲们才知道张望子家的鬼事，人人奔走相告，很快传遍了整个镇子。众乡亲对此事议论纷纷，他们夫妻确实感到在镇上难以做人。张望子就在石头上碰死了，他的妻子也悬梁自尽。镇上的人说，害死女孩子一人，夫妻二人丧命，真是天睁眼，地报应。一世想荣华富贵，千缺德事全家无人。

王雄康 搜集

流传于甘肃陇南

小 顽 童

从前，有个教书的老先生带着一个十二三岁的书童在一个乡村里教书。这座由一个废弃的旧房子改成的私塾每当学生放晚学后，就只剩下老先生和书童两人了，私塾离村子较远，显得格外地僻静。

一天，村里来了一帮唱戏的，小书童吃完饭就跟同村的孩子走了，村子里能走动的几乎都走光了。老先生听着远处传来的鼓乐声就着灯火在念着孔子的诗书。当他念得正高兴的时候，突然发现在离他不远处站着一个小孩童，这小孩胖胖的脸蛋，穿一个红兜兜。老先生想：这寒冬腊月天怎么有不穿衣服的人呢，看他那样子一点也不觉得冷，东跑西跳的，头上的小辫子一摆一摆的，倒象是在哪个画上见过的样子。

那小孩童围着老先生的椅子转来转去，不说一句话，三番五次地想往老先生的膝盖上爬，老人家心里紧张极了，他想起了古人说过的话：任何邪恶的东西都是怕圣人的。因此他紧闭着双眼，嘴里翻来复去地背诵着孔圣人的诗书，而且声音特别响

亮。那小孩听见读书声显得焦急不安，但东躲西藏地又不愿离去。

这样一直坚持到村外传来许多人的说话声，老人知道这是看戏的回来了，睁开眼一看，那小孩童不知什么时候不见了。

老人松了口气，待书童回来后两人便满屋子搜索了起来，最后在阁楼上找到了一个破旧的走马灯，灯上的一个小孩童就跟老人见到的一模一样，老人家连夜将它烧毁了。从此再也没有发生什么不愉快的事了。

因此，人们在每年一次的大扫除中，总要搜出一些旧画旧纸烧掉，传说一些旧画、旧兽皮等物放得年代久了，都会变成“精灵”来坑害人们的。

杨 榕 搜集

流传于福建福清



水鬼

酒鬼和水鬼

有一姓张的青年，父母早丧，留下他一人过着贫苦清寒的生活。他与人为善，助人为乐，只因有一个爱喝酒的恶习，人们背后给他起了一个绰号，叫“酒鬼”。

在村南的一条河里，有许多渔民常在这里撒网捕鱼。酒鬼也依靠捕鱼为生。近几天，他发现自己捕的鱼总是又多又大。

这一天，酒鬼捕的鱼特别多，为了庆贺，晚上买了一瓶“黑太白”，自己独斟独饮起来。半瓶下肚，就觉得脑袋发大，眼皮发涩。他端起一杯酒刚要喝，却发现杯是空的，于是又斟满一杯，再端起来，杯又是空的。他以为自己醉了，就上床睡觉。

次日清晨起床，他发现剩下的半瓶“黑太白”不翼而飞。他怀疑是自己昨晚喝完了，也没放在心上，就又下河捕鱼去了。

不料，从那天起，他每天喝酒，不论剩多剩少，第二天总是酒去瓶干，空空如也。日子一久，他发现有人偷自己的酒，决定把这个贼抓住。

一天，他喝过酒，把剩下的半瓶酒用一个盆子盖住，然后在盆子四周竖着放了许多筷子，又在周围放了些空盘子，就和衣躺

在床上。半夜时分，他被一阵盘筷碰击声惊醒。急忙坐起来一看，只见一个秃头尖顶的怪物，张着血盆大口，伸着血红的舌头，鸡爪似的手抓着那半瓶酒，瞪着发光的蓝眼，在贪婪地看着。酒鬼吓得“妈呀”一声就昏倒在床上了。

当他醒来时，发现一个英俊后生坐在床边在对他微笑。酒鬼全身一个劲地发抖，嘴里哆嗦地喊着：“鬼，鬼……”

后生笑着说：“张大哥，你不要害怕，我并不是什么恶鬼。我是一年前被淹死在村南河里的一个渔民，从此成了河里的一个‘水鬼’。”

“那你为什么偷我的酒？”酒鬼胆怯地问。

“你每天下河捕鱼，我在水下把鱼群赶到你的网里，使你捕的鱼比任何人都多。难道喝你几杯酒还不应该吗？”水鬼说完哈哈大笑。

酒鬼顿时明白了这几天捕鱼比别人多的原因。又看到水鬼举止文雅，面容和善，说话亲切，惧意顿时消失了。很快，这一人一鬼成了一对好朋友。

从此，他们白天下河捕鱼，一个水上撒网，一个水下赶鱼；夜里一起饮酒庆贺，高谈阔论，这样不知不觉就是两年。

有一天，酒鬼看到水鬼脸色非常难看，就问道：“兄弟，你心情如此沉重，有什么不如意的地方吗？”

“唉，不瞒大哥说，咱们从明天起就要永别了。”水鬼叹口气说，“我三年期限已到，阎王召我到人间投胎，走前先找一个替身，这几天我物色了一个‘顶铁帽’的，明天就由他做我的替身了。”

酒鬼感到很纳闷：“‘顶铁帽’是干什么的？”

“大哥，不要再提这些事，我明天上午就走了，今晚是咱俩最后一次饮酒了，让我们一醉方休。”水鬼难过得几乎要掉下泪来。

这晚，他们一直喝到天亮。

次日上午，酒鬼没有捕鱼。他站在河边的一棵树下，在观看着过往的行人。突然，他看到一个四十开外的壮汉，头上顶着一口大锅向河边走来，走到一个艄公面前，要求艄公渡他过河。酒鬼心中一亮：头上顶着一个大锅，这不就是“顶铁帽”吗？想到这儿，他决定搭救这个壮汉。就来到大汉面前一招手，

“朋友，你的锅烂了。”

“我新买的锅，怎么会烂呢？”壮汉边说边把锅放在地上。

酒鬼猛地捡起一块砖，照准锅底砸去，只听“啪”的一声，锅被砸了拳头大的一个洞，随后，他一脚踢进了河里，河水透过缺口直往里冒，铁锅慢慢沉下水去。瞬间，那锅又神奇地浮了上来，在水面上飘来荡去。壮汉急忙去捞，酒鬼一把将他抓住。壮汉大怒：

“你把我的锅砸烂踢进河里，又不准我去捞，欺人也太甚了。”

“朋友，你不要命了吗？”酒鬼死死拽住他说：“你不想想铁锅沉下去怎会再浮上来，那是有一个水鬼在下面托着呢，你去捞，他非把你拖下水不可。”接着把底细向他一一说明。壮汉听后谢他救命之恩，并害怕地说：

“我今天怎么过河呀？”

“不要害怕，我和那水鬼关系不错，他不至于在我面前对你下手。”于是，亲自把壮汉渡过了河。

几天后的一个晚上，水鬼找到酒鬼，十分气愤地说：“张大哥，你太不讲情谊了，我好不容易找到一个替身，你却把他放跑了，为此，让我受到阎王的责打。”

酒鬼低着头，一声不吭。

片刻，水鬼接着说：“今天我又找了一个‘卖剥剥’的，明天你

再插手，我非找你算帐不可，到时别怪兄弟无情。”

第二天，酒鬼准备下河捕鱼。一出门，见一妇人在街头卖花生。酒鬼一愣：花生必须剥了皮才能吃，这妇人难道就是“卖剥剥”的吗？这样一想，他让妇人称一斤花生，可是那妇人不论在称盘中放多少花生，总不够一斤。酒鬼明白了，这是水鬼在暗做手脚，也不在意，就让那妇人跟他回家取钱。到家后，酒鬼便将水鬼要选她做替身的事说了一遍。妇人一听，吓得哭着向他求救。他见妇人哭得可怜，决定宁可受到水鬼的惩罚，再救妇人一次，就备船渡她过河。当船划到河中间，一阵旋风，吹起一排浪花，小船一个趔趄，妇人放在小船上的秤砣滚进了河里。奇怪，秤砣并没有沉下水去，而是跟着小船向前“游”去。妇人伸手就要去抓，酒鬼急忙过来把她推进船舱，并为她捞起了秤砣，一直把她送到对岸。

晚上，酒鬼来到家里，想着水鬼昨晚的话，心里紧张。心想：水鬼一定不会就此罢休，要找我算帐。就这样，躺在床上胡思乱想，怎么也不能入睡。然而，直到天亮，什么事也没发生。起床后，他发现桌上有一封信，拆开一看：

张大哥，我的两个替身都被你搭救，我非常恨你，甚至想把你杀掉，但对你这种救人行为，我又非常敬佩。想到平时你给我那么多酒，我原谅了你。现在阎王召我有事，恕未告辞。我走后，大哥生活上有什么困难时，请过河一直往南走。切记！切记！！

鬼友

自从水鬼走后，酒鬼白天下河再没人为他赶鱼，每天捕鱼少得可怜；晚上饮酒再没人与他为伴，感到既孤独又惆怅。不到一年，生活艰难，便决定去找水鬼。

酒鬼选择了一个吉日，过河往南。一日，他走得又乏又饿，

看看四周又无人家，就坐在一棵大树旁休息。一坐下，再也支持不住疲乏的身子，迷迷糊糊地合上了眼。突然，水鬼来到他的面前：

“大哥，你生活困难，兄弟先给你周济一百两纹银，放在你的头下。”说罢一阵风而去。

酒鬼忽地坐起，原来是做梦。他想着梦中水鬼的话，找来一把铁锨，便挖了起来。果然在不到三尺深的地方，挖到了一个罐子，罐子里盛满了银子，正好是一百两。

邹清贤 搜集

流传于河南商丘

附 录

王 斗

有一个人靠扳罾打鱼为生。他每天晚上带上一壶酒，一点菜，到小河边打鱼，一直熬到天亮。疲劳时，便喝上几口酒，困了时，便打个盹。天亮后，他便把网到的鱼拿到就近的集市上卖，然后买点柴米油盐。剩下的钱，便再打一壶酒，然后回家睡觉。他奉养着七八十岁的老母，日子虽然过得清贫，但也不欠不讨，能混个饱暖。

这天晚上，他又到河边打鱼。放下罾网后，习惯地在柳树下一靠，拿起酒壶，自斟自酌起来。突然间，树后转出来一个人，不声不响，面对面地和他席地而坐。打鱼人盯着来人仔细打量，认不出究竟是谁。来人笑笑说：“兄弟，你不认识我，我可认识你，每天你都请我喝酒，今天我要走了，是来向你辞行的。”

“什么，我每天请你喝酒？”打鱼的有些疑惑不解，“可我从来没见过你呀！”

来人笑嘻嘻地说：“你是人，我是鬼，你怎么看得见我呢？”

他这一说，打鱼的顿时感到背脊骨凉嗖嗖的，不由打起了寒战。

来人说：“别怕，我不会害你的。”

接着，他向打鱼人诉说了自己的遭遇。原来，他三年前喝醉了酒，过河时，一个踉跄掉下了独木桥，还没醒酒便淹死了。后来，他遇上了几次找替死鬼的机会，因不忍心害人家，都放弃了。自从这位打鱼的来到河边后，他本想让他当替死鬼，可是一打听，得知他有年近八十的老母。如果拉他下水，老人就无人奉养了，岂不害了两条命！于是，他不但没害他，还天天到河里帮他赶鱼。打鱼的坐在河边老柳树下喝酒，他也天天闻酒香，这给他增添了不少乐趣。三年过去了，凡是误死鬼，三年内必须找到替身，否则阎王就要另行打发了。有人游神鬼向阎王报告说，那掉下桥的酒鬼心肠好，阎王马上传令，派他到城隍庙去当城隍爷。今天晚上他来向打鱼的辞行，说：“没有人赶鱼你是打不到多少鱼的，你还是干点别的谋生吧！”

打鱼的愁眉苦脸地摇着头：“我干什么谋生？种田地，家无寸土；做生意吧，身无分文。”他长长叹了一口气，又说：“大哥，既然你当了神仙，你就再帮我一次吧。”

酒鬼想了想，说：“好吧！我现在就去二十里外的城隍庙，你有事可到那里找我。”

说完拱拱手就走了。

酒鬼走后，打鱼的觉得好笑。以为这只是一个过路人，为了讨他的酒喝，瞎编了一个故事，于是不再想他。可是一连几天晚上，他连一条小鱼也没捞到，这才明白，那天晚上果然遇到鬼了。第二天早上，他安顿了老母，便向二十里外的城隍庙走去。中午时分，他赶到了青烟缭绕的城隍庙，一进庙门，便问那持香的老道：“喂，你们的城隍爷呢？”老道并不答话，只朝大殿上一指，打鱼的抬头一看，只见那城隍爷是泥塑的。他不觉有些失望，正要转身离开，突然发现泥塑的城隍爷朝他眨了一下眼睛。打鱼的心中一喜，连忙跪下，连连磕头：“城隍爷呀，小民实在走投无路，请你指点……”

那持香道人见他既不烧香，又不施钱，还来找麻烦，便把他逐出了庙门。打鱼人又累又饿，就在庙门边的树荫下打了个盹，刚一合眼，就见那酒鬼走了过来，笑咪咪地说：“兄弟果然来了！”

“是呀！这几天一条鱼也没打上，家里已断粮两天了。”打鱼的诉起苦来。

酒鬼说：“好吧，看在闻了你三年酒香的份上，我帮你一次忙，不过得讲信用。”

于是，城隍爷告诉他，在他打鱼的那棵老柳树下，埋着一坛银子，这银子的主人名叫王斗，可以暂时借给他用，只要王斗一到，必须马上归还。打鱼的满口答应道：“只要我有了本钱，我就买田买地，种地打粮食，王斗来了马上奉还。”城隍爷告诉了他挖银的方法。打鱼人回去后，果然得到了那坛银子。

几年以后，打鱼的成了这一带有名的财主。他娶了夫人，添了贵子，拥有大批的田地和房屋。他没忘自己过去是个穷光蛋，因此乐善好施。有一年冬天，天气严寒，大雪纷飞，门前来了一对要饭的夫妻。已经成了财主的打鱼人见那女的挺着个大肚子，眼看快要临盆了，忙吩咐家人收拾了一间柴房，对他们说：“这大雪天，就住这里，等生了孩子再走吧！”

一对要饭的夫妻万分感激地住下了。晚饭时，财主又叫人送来一斗米。要饭的夫妻更是感激不尽。就在这时，那女人生下了个儿子。夫妻俩又悲又喜，悲的是无家可归，喜的是遇到善人，又得了个儿子。两人商量着给儿子取个名，突然同时把眼光盯向那斗米。男人说：“我们不能忘了主人的恩德，有了这斗米，我们全家才不致饿死，这孩子就叫王斗吧！”

财主听见柴房里婴儿的哭声，连忙赶来贺喜。要饭的男人忙从妻子手里接过婴儿，代孩子跪下，说：“快让王斗给老爷谢恩！”

财主忙问：“什么，孩子叫什么？”

要饭人答道：“老爷，我们看见你给的那斗米，为了记住你的大恩大德，就给孩子取名王斗。”

“啊，王斗来了，王斗来了！”

财主老爷又惊又喜，撩起长袍，朝那王斗便拜，说：“王斗，恩人哪，不是你借我一坛银子，我哪有今天，今天我一定要物归原主。”

要饭的夫妻一时间被弄得晕头转向。财主把前因后果一讲，一定要这对夫妻搬到正房去住，并交出房地产契。要饭的夫妻说什么也不肯接受。后来，两家人和和睦睦地住在了一起。

杨玉兰、杨武昌 搜集

流传广湖北一带

溺鬼换替身

据说，店街有个卖豆腐的周老汉，做豆腐，卖豆腐，经常起早贪黑。夏末的一个傍晚，周老汉卖完豆腐，赶着毛驴儿车往家奔。周老汉一边赶车，一边哼着河南曲子：“寇准我下来，一边走来一边想，巧设阴阳计……”不知不觉到了午渡河桥。这时，忽然传来一阵女子的嘤嘤哭泣声。老汉循声望去，只见桥上一位披头散发的女人可怜巴巴地蜷曲着。

周老汉一辈子行善，今天遇到这样凄惨的情景，岂有不问之理？“吁——”周老汉喝住驴，下了车，朝那女子走过去，亲切问道：“这位小女子，这么晚了，在桥上哭啥？”岂料那女子头也不抬，尖声叫道：“老头儿，问我干啥？你走！”周老汉对这散发女子的无礼并不计较，只是觉得有点儿怪，于是又温和地问：“好闺女，你有啥事儿，跟我说了，兴许能帮你一下呢！”那散发女子呼地抬起了头，周老汉激灵灵打了个冷颤。这女人长了一张鬼脸，长长的红舌头，不断地伸缩，嘴巴特别难看，鼻孔象两支竹管口，鼻子上头黑乎乎一片。一向胆大的周老汉此时也吓出了一身冷汗，心想：莫非我真地遇上鬼了？那女鬼说：“老头儿，既然你问，我就告诉你，你不准对任何人讲。我家原在桥南头午渡村，因和嫂子生气，三年前，我跳了河，那时我才十七岁。我这个新鬼很憋闷，他们不让我找替死鬼。明天晚上，我的鬼龄已三年了，他们已允许我找替身了，而且我已经找着了，哈哈！”女鬼发出阴森怕人的怪笑。周老汉壮胆问道：“好闺女，能给我说说，你的替身是谁呢？”“是店街卖豆腐周老汉的恶媳妇月梅。她对门周二材媳妇贤慧孝顺，我不找她。”周老汉一听差点惊叫出声。哎呀，她找的替身不正是自己的儿媳吗？我媳妇是远近出了名的好媳妇，二材的媳妇谁不知道，倒是个恶女人。这时，听到“扑通”一声，河河水面象开了一朵硕大的白花，周老汉一愣，女鬼不见了。他赶紧坐上毛驴儿车，挥鞭急急往家赶。毛驴车过了桥，穿过一片老桃树林，就到家了。周老汉急忙叫来老伴儿和儿子周银儿，把刚才的怪事儿告诉他们俩，又千叮咛，万嘱咐：“明天晚上，说啥也不让月梅出门。”

到第二天晚上，周银儿早早地关上大门，月梅一反常态，不言不语，只

顾干活。她和面时，一不小心，瓦盆从炕灶上摔了下来，碎了。周老汉心想：千万不能埋怨她，一吵，她就得往外跑。于是就笑着说：“月梅，盆碎了，明儿买两个结实的。”老伴也笑嘻嘻地说：“月梅，你去烧火吧，我下点儿面。”月梅不吭声，进了灶间，刚一拉风箱，风箱杆断了，便大哭起来：“我要跳河，啥也不会做！”周银儿赶紧拉住月梅说：“旧的不去，新的不来，歇着吧！”周老汉与老伴觉得鬼魂已到了家，就更加小心起来。晚饭后，月梅抱着儿子进屋上床睡觉了，周银儿把大马桶拎进屋，上紧了门栓。周老汉和老伴一个在左，一个在右，坐在门外的门蹲上。半夜，屋里开始折腾了。月梅急着要出去，周银儿就是不让，月梅大哭：“我要屙屎！”“屙屎就屙马桶里，你看马桶多大！”周银儿温声说道。一会，月梅又吵着饿了，要去灶间做饭吃，周银死死拉住她说：“月梅，明儿有集会，我给你买好吃的，今晚没啥可吃的。”月梅见不让做饭，又吵又骂，一个劲儿地折腾。鸡叫头遍了，月梅也折腾得没多大气力了，便上床睡了，周银儿依旧站在门边，护着门栓。

东方渐渐发白，这时就听见门外有人喊叫，周老汉一听，原来是对门周二材在叫骂：“滚吧，贱货，死了才好呢！”周老汉对老伴儿说：“你把着门，可能鬼魂已走了，鸡都叫三遍了。我出去看看二材，可能又跟他那恶女人干仗了。”“唉！没良心的恶女人，死了才好！”周二材正站在门口叫骂，见周老汉出来，委屈地说：“大叔，这日子也没啥过头了，阿宝他妈天天吵闹，我老母也被逼住进了村牲口屋过日子。这样的女人死了才好。刚才她醒来就吵，我受了她几年气，没骂过她，我受不了，就跟她吵了起来，她说她要跳河，哼，怕死鬼，存心吓唬我。死了才有点儿脸皮。”周老汉一听，大叫“不好”，赶紧向午渡桥奔去，此时，天已大亮，周老汉穿过老桃树林，只见午渡桥上站满了人，他拨开人群一看，只见周二材的媳妇躺在桥上，肚子撑得鼓鼓的，嘴唇紧闭，紫得象死猪肝，浑身上下湿淋淋的，她已经咽气了。人们议论纷纷，心软的掉泪，心硬的仍在谩骂：“恶媳妇，罪有应得。”周二材伤心地流下眼泪。周老汉安慰他说：“二材，你好歹还有个仔儿接后，别太难过了，人死不会再复活了。”二材擦擦眼泪：“我不为这贱女人哭。唉，她好歹是阿宝他妈呀，阿宝才二岁呀！”周老汉此时很是内疚，说道：“二材，你也知道月梅的为人，以后阿宝的衣服让月梅包了，接你母亲回来住吧。你要不嫌弃，阿宝就认我做干爷爷吧！”“多谢大叔了。”此时，月梅与丈夫领着阿宝赶来了，

听了公公的话，点了点头，爱抚地摸着阿宝的额头，强忍住打转儿的眼泪。

周老汉知道，这本是月梅的灾，而鬼魂却转到二材家另找了替身。周老汉深感愧疚，他特地在洹河桥头立了一块碑，请人写上：七月五日晚上，河鬼出水，路人小心。

当时知道真情的人只有三个，而现在不知咋的，全乡人几乎都知道了。

张凤珍 搜集

流传于河南漯河

淹死鬼

从前，柿园村有个叫张三德的，为人忠实厚道，心地善良。一个月前，他结交了一个朋友，叫严四贵，是下江水流寺人氏。两个人好得如同亲兄弟。

农历七月二十二这天，正是柿园庙会的日子。临近中午，严四贵对张三德说：“三哥，我要走了，二十年后咱俩还是好朋友。”张三德忙问是何故。严四贵说：“三哥，咱俩是好朋友，实不相瞒，我不是人，是鬼。”张三德听了吓得浑身发抖，战战兢兢地听着严四贵讲他的经历。

三年前的今天，严四贵卖菜路过这个村前的一条小河。他正在桥上好好地走着，秤忽然掉进了水里。那秤在水面上直打旋，却不下沉。严四贵刚要下河去捞，一位刚赶来的老头急忙拉住他说：“小伙子，别下去。三年前这儿淹死了一个姑娘，今天正是她找替身的日子，你可千万别下水去。”严四贵不听，硬要跳下水去，果然就淹死了。如今严四贵也已经做了三年鬼，今天该找个替死的了。

张三德听完严四贵的叙述，不由得同情起来。张三德问：“四贵，你找替死鬼了吗？”严四贵说：“已经找好了，是一个戴铁帽子的。”说完，严四贵就向小河边走去。

张三德觉得好奇，也来到桥边想看个究竟。午时，果然有个人向河边走来。那人头上顶着口新锅用来遮阳。张三德心想：“这不就是戴铁帽子的吗？”张三德急忙拦住那人，说：“老哥，天气怪热的，坐下来歇会儿。”那人急匆匆地说：“好，先让我到河里洗一下脸。”张三德死拉住那人的手不放。

就这样，两人相持不下，终于熬过了时辰。张三德这才对那人说明了事情的原委。那人吓得再也不敢过河了。

夜里，张三德怎么也睡不着，老担心着那鬼会跟他翻脸。正想着，窗外有人喊。张三德大着胆问：“谁！？”窗外答道：“我还是那个下江水流寺的人呀。”张三德一听是严四贵，吓得浑身发抖。严四贵说：“三哥，快开门吧，我不会伤害你的。我就再等三年，怕什么。快开门吧，三哥，咱俩又能再做三年朋友了。”张三德这才开了门，两人坐在一起喝起酒来。

转眼又是三年。二十二这天，张三德问严四贵：“今年你找的那个替死鬼是谁？”严四贵不肯说，但经不住张三德再三追问，只得说：“今年我找好了个戴长帽子的，帽子有一人多长。千万要保密。”说完，又朝小河边走去。

张三德还想看个究竟，就又来到桥边等候。午时时分，果然又过来个年轻人，头上顶着一张苇席。张三德暗叫：“这不是戴长帽子的吗？”他犹豫了一下，还是上前拦住了那个小伙子，向他说了事情的真相。谁知那小伙子以为是在吓他，只管朝桥上走去，张三德急忙追了上去。那小伙子刚走上桥，苇席就掉进了河里，他跟着也跳进河里去捞席子。严四贵在河里一把抓住他的一只脚往深处拉。张三德正巧赶上，急忙拉住那小伙子的一只胳膊往上拉。一会儿，又过来几个人，都一起往上拉那小伙子，终于把他拉了上来。

晚上，张三德害怕极了，他刚要上床睡觉，却见床上躺着一个人，正是严四贵。张三德一声大叫，吓得魂飞魄散。严四贵急忙用好话安慰张三德，说：“三哥，不用怕。这不怪你，你的心很善良。幸运的是阎王爷念我死得冤屈，又等了六年，就准许我再还人间，如今我已成了人啦。”

张三德听了，这才转忧为喜。两个人于是又摆上酒菜，对饮起来。打这以后，张三德和严四贵更亲密了。

张东升 搜集

流传于河南郟县

“智和尚”巧治落水鬼

“智和尚”巧治落水鬼的故事在民间到处传，就是说不清这故事发生在哪朝哪代。

“智和尚”本名叫智树田。他长得五大三粗，力大如牛，说起话来喻声喻气。可他有胆有识，仗义疏财，不但善治人间坏人，就连阴间恶鬼也怕他三分。他已是年过三十的人啦！还没娶媳妇成家，光棍一条。因此，村里人都叫他“智和尚”。

有年干旱。一天，“智和尚”扛起水车到坝里去车水灌田，这禾田就落在坝脚边。坝里早就藏了个落水鬼，变化无常，经常出来害人，弄得百姓诚惶诚恐，不得安宁。提起这个落水鬼，大家都叫苦连天，连坝边的过路人都要结伙才敢走。年复一年，谁也没办法整治落水鬼。“智和尚”看在眼里，急在心里，他不信邪，早在心里暗暗估摸着：一定要整治落水鬼，为民除害。

“智和尚”装好车，“咕噜、咕噜”几声晌，车开了水。落水鬼在水底世界听清楚了，心想：送死鬼来了，等得我好苦。想罢，就钻出水面，翻身上了坝，他摇身一变，变成了一个年轻的农民，笑嘻嘻地出现在“智和尚”眼前。“智和尚”知道这青年不是人，是个落水鬼，就闭眼装着没看见。“青年”见“智和尚”不动声色，就双眉打结，计上心来，张开嘴巴笑笑说：

“大哥，看你车水累得一身汗，我陪你去洗个澡好嘛？”

“我和你去洗澡，可以的。”“智和尚”将计就计地说，“你要先帮我把水车够了再去洗。”

落水鬼以为“智和尚”中了计，就假心假意地说：“大哥，看你累极了，歇息歇息，先和我同去洗个澡，凉爽了，劲头足了，我再

帮你车水。”

“不行。”“智和尚”毫不放松地说，“你看我的禾田快干死了，车水要紧，哪有心思陪你去洗澡呢？”

“洗了澡，更有劲。”落水鬼不让步地争辩道，“依我看，还是先洗个舒服澡。”

就这样，人和鬼相争不下。最后，还是“智和尚”赢了，落水鬼只得让步，他想：你车够了水，力气也用完了，再同我去洗澡，我不把你淹死才怪呢！

你说怪不怪，鬼真的帮人车起水来啦！一车车到半夜里，落水鬼累得上气不接下气，水车够了，禾田也灌满了。“智和尚”早就打好了主意，觉得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就说：“现在水是车够了，我俩都累倒了，歇一会吧，我去拉泡屎回来，再痛痛快快地陪你洗澡，凉爽凉爽，包你满意。”落水鬼这下失了算，竟放走了“智和尚”，自己还老老实实蹲在水车边喘气。

“智和尚”翻身上了坝，捏了一把冷汗，心里仍有八分虚惊地想：好险哪，不过，这下一定不能放过害人的落水鬼。想罢，他拔腿跑回了家。“智和尚”祖父是做道士的，专门治妖捉鬼。他二话没说，马上打开柜子，找出了道士治鬼印，这印很灵验，能降服阴曹地府里的妖魔鬼怪。他将道士印揣在怀里，还不放心，又跑到鸡埭边，打开鸡埭，抓出一只叫公鸡，一刀给宰了，将鸡血用小瓶装好，也揣在怀里。办好这两件事，就急急忙忙跑回坝边，见落水鬼还坐在那里想心事哩。

“智和尚”一到，落水鬼什么也没说，就扯住他，要他一同去洗澡。

“急啥嘛！”“智和尚”一边说，一边从怀里摸出鸡血，往落水鬼头上一泼，落水鬼说声不好，就地上直滚，想滚成原形。谁知“智和尚”眼疾手快，一脚踏在落水鬼身上，将道士印朝落水鬼脊

梁上狠狠一按，落水鬼再也变不成原形啦！他忙跪在地上求饶，说以后再也不害人了。“智和尚”哪里肯信鬼话，厉声喝道：“大胆妖怪，你坑害了多少黎民百姓，如今你老老实实跟我回去帮阳间人做点好事赎罪，不然，我就用天火烧你。”

落水鬼听说还要用天火烧他，吓得再也不敢吭声。

从此，村里再也不闹鬼了，民间也就有了“智和尚”巧治落水鬼的传说。

杨奎生 口述 李 鉴 搜集
流传于江西怀宁

李 二 骗 水 鬼

碾房村的西村头有一个三丈大小的水塘，因为村里的人都爱将水牛牵到里面洗澡，所以便称这水塘为“牛滚凼”。

自从有人淹死后，“牛滚凼”里便有了水鬼。一年之中，这里先后淹死了三个人。淹死的人脚上都有几个乌青的指印，那是水鬼拉人下水时留下的痕迹。村里人都说，水鬼要转世投胎，都必须找一个人作替身，因而那水鬼拉人下水是毫不留情的。既然有水鬼在塘里，“牛滚凼”便再也没人敢去洗脚淘猪草，更没人下塘洗澡了。

村里有一个名叫李二的人，身高体壮，为人豪爽，且善于随机应变。大家都很喜欢他。

有一天，李二上街去卖肥猪。因为时机很好，卖了个好价钱。李二好不高兴，买了几斤熟肉、一只熟鹅和两瓶酒，兴冲冲地往回赶。走到街口，遇见了一位好朋友，于是相邀到酒店去畅饮一番。因为高兴，李二不知不觉地喝过了量。告别好友后，李

二提着一瓶酒和剩下的半只熟鹅，乘着夜色，独自一人哼着川戏，摇摇晃晃地往回走。走到半路上，酒劲发作，加之天气闷热，李二感到口干舌燥，浑身象着了火似的，很想找个水塘凉快凉快。当他经过“牛滚凼”的时候，看见那一池明晃晃、凉悠悠，透着冷气的清水，心里好不高兴，直往塘边奔去。人飘性急，李二被一块石头一绊，便一屁股坐在塘边的石板上，两只脚恰好伸进水里。顿时，一股凉意直透脚心，全身的燥热减轻了不少。李二高兴得大叫大嚷，两只脚在水里不停地拍打，激起阵阵水花。

这声音惊动了“牛滚凼”里的水鬼。那水鬼今天十分着急，等了好久也没等到人来，阎王规定的时间就剩这一天了，若再找不到替死的，他就只有被打入十八层地狱，永远不能投胎转世了。水鬼听到响动，又见一双脚在水里戏水，不禁大喜过望：“总算找到人替我了！”急急忙忙地窜了过来。水鬼赶到近处，在水下伸手猛地一抓，正好抓住了李二的脚肚子，朝下便拉。本来，水鬼只要抓紧了人的脚，把人拉下去是不成问题的。但因李二身强体壮，喝了酒又添了几分力量，那水鬼又过度兴奋，用的力又小了些，第一次竟未能得手。

再说在石板上的李二，喝了酒迷迷糊糊地，早把塘里有水鬼的事忘得一干二净。及至水鬼抓住了他的脚往下拖，才想起有水鬼，李二立即被吓醒。他知道，人的力气是不可能大于水鬼的，夜深人静的，周围没个帮手，不可能用鸡血之类的东西惊吓水鬼让他松手，就算使劲抓牢石板，迟早也会被水鬼拉下去的。怎么办呢？

好个李二，不愧为有胆有识，机灵透顶，他情急生智，立刻便有了主意。他佯作不知，用没被水鬼抓住的左脚在水里拍打，口里大声说道：“好凉快的水啊，待我把衣服脱了下去洗个澡，岂不畅快！”

那水鬼一听，心想：“这人原来不知我在拖他下水。既然他要下来洗澡，等他下来后再动手，岂不省了许多麻烦？”想到此，水鬼便放了手，静等着李二脱了衣服下来。

水鬼的手刚一松，李二便立即将双脚提了上来。连酒瓶和半只熟鹅也顾不得拿，站起来拔腿就飞奔而去。

水鬼满心以为可以图个方便，毫不费力地找个替死的。当听到李二奔跑的脚步声越来越远时，才知上了当，好不懊丧，但又无计可施。只得耷拉着脑袋到阎王那里去交差复命。阎王大怒：“当水鬼竟被人骗了，真是岂有此理！”遂罚水鬼永留阴曹地府，不得投胎转世。

从此以后，“牛滚幽”便再也没有水鬼了。

戴周麟 搜集

流传于四川什邡

赤膊神

传说关帝庙正殿上的石刻雕像，水鬼似的，上身赤裸，面色浮肿，头发水淋淋的，人们称它为“赤膊菩萨”。此神有一段惊人的经历，故而受人敬奉。每年农历七月十五日的前后几天，无数香客从百十余里外成群结队地蜂拥到关帝庙，将随身带的祭品献上，然后跪在神台前，默默地祈求自己平生无恙，家小安然。

赤膊神原是一个晦气的水鬼。他在城隍庙住了三年，按阴曹地府的规矩，年满三周年的大大小小的冤鬼，都可以到阳间去寻找一个合适的替身，重返人间。水鬼早就盼着这个日子了。他在阴森黑暗的城隍庙里呆腻了。一天清早，他简单地收拾了一下，疾步走出城隍庙，去寻找替身了——

他刚走到山脚下，忽然停下脚步，四海茫茫，世间之大，到哪里找个合适的替身哩？他想：这些年头，人们收成好，日子过得称心如意。谁会投水自尽呢？想着想着，他的心掉进了冰窟里，凉了半截。但他又反过来想：淹死鬼的替身不比吊颈鬼那样，非得自愿不可。他可以趁人近水不备时，强拉硬拽。当年，自己不就是被那个鳖孙，坏透良心，趁他入水捉鳖时拽去的。于是，他当机立断，依计而行。

水鬼一连寻找了好几天，仍是没有觅到动手的机会。这一天，他打老远就看见有一位少妇高扎着裤管，右臂挟着一只竹提篮，肩上背着个小男伢，正在过河。水鬼一见，心花怒放，喜上眉梢。真乃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他悄悄地潜入水底，游到少妇近旁——一刹那，果然这少妇感到头昏目眩，脚下坑坑洼洼，老迈不稳，仿佛被拖着似地，一步也难行了。她感到极度疲乏，就立着歇歇。谁料刚刚站住，背后象被什么东西击了一下，一声惨叫，坠入河里去了……

沿着河畔而下，有一座小镇，名叫兰溪镇。镇上居住着五百多口人。人多地少，不能糊口，全仗下河捕鱼维持生活。

这一天，艄公领着一班后生下河口处捕鱼。按照老渔民钟老的经验，下过一场大雨后，堵住河口，再往里撒网，可以得到可观的收获。谁料从清晨撒网直到日落西山，船舱里的鱼虾也还是寥寥无几。艄公感到意外，心里顿生疑惑，于是，口里叨念，望着湛蓝的天空，默默祈祷，并对天悄悄盟誓。艄公鸣金收兵，小伙子 and 姑娘们老大不开心，一个个沮丧地摇桨返回。正当这时，一位叫兴斌的小伙子和阿香姑娘同时一声惊叫，只见阿香姑娘立刻象一摊烂泥似地跌倒在船舱里，脸色煞白，嘴唇不停地直打抖，人已昏厥过去，不省人事。兴斌小伙子也面色铁青，手脚机

械地颤抖……大伙儿闻讯立即围拢过来，一看不由惊傻了，你望望我，我看看你，谁也吭不出声来。

原来阿香的渔船正碰着两具尸体，艄公震胆压惊，立即令人抢救阿香和兴斌。同时，又令一班人打捞尸体。

尸体打捞上岸后，艄公断定死者是不幸失足死亡的。按照渔会的规定，凡捞到的尸体经渔会人员判断，属自行失足或谋害的，渔会拿出基金收殓安葬。属自尽或其他致死的，渔会置之不理。

待他们商定后，再次搬动尸体，死者突然一阵呻吟，接着狂吐污水——众人一看死者能起死复生，惊得手脚慌乱，端茶送汤，一直忙到母子俩清醒为止。

这一戏剧性的奇迹全是水鬼一手导演的。他拽下少妇后，一看：糟了。这位年轻的妇人肚里有一个，肩上背着一个，一下子不就坑害了三口子的性命？想到这，他觉得对天有负。他立即想出了一个主意：河下不远处有渔人撒网捕鱼，让渔人搭救他们吧。

水鬼看见母子俩已苏醒过来，他又急匆匆地掉转头，去寻找别的替身去了。

当他走到乌龟岭下时，发现有十几个伢儿在塘里滑水逗乐，相互追逐拍打，溅起的水花宛若银晶，银光闪烁，伢子们那光滑的身体象鸭子样在水里钻进钻出。看得水鬼眼花缭乱，他真想钻进水里，尽情地与孩子们狂欢一番。可是，他毕竟是个阴魂暗鬼，而且还是让人吃惊的找替身的鬼哩。想到这里，他长叹一声，郁都不乐地走了——

突然，他眼前一亮，猛吃一惊，象是悟到了什么，连忙抽转身来，不假思索地悄悄钻入水里去了。

正当这时，一个员外的宝贝儿子名叫小宝儿，淘气地撩起

水，直泼一个伙伴，只见那个伙伴被一团水劈头盖脑地击来，当时呛得鼻孔酸辣，止不住咳嗽，委屈地捂住脸哭泣起来，小宝儿却象打了胜仗似地，“嘻嘻”地一笑，便一头钻进水里去了。

小宝儿钻进水里时，却被水鬼顺势拖走了。小宝儿的失踪，骇得全村人心神不安，一边通报员外和夫人，一边唤来水手，急速下水捞救。

这时，员外和夫人捶胸顿足，嚎啕痛哭。过了一袋烟工夫，人们见小宝儿从南边的岸边浮上水面，手脚颤动了几下。几个麻利的婶子为他做人工呼吸，掐人中，不一会儿，宝儿竟脱离了险境，慢慢地恢复了原状。

宝儿的爹喜得泪如雨注，但他很敏感，心底里浮起一个疑团，于是倒身下跪，面向池塘，喃喃自语，默默祈求祝告，立下了誓愿。

再说水鬼拽下小宝儿后，一看岸上极悲惨的场面，他的心“咯噔”一下怔住了。他想，这是人家的命根，独苗呵！他不能昧良心，去毁灭人家的烟火。于是，他又发慈悲，忙将宝儿送上岸边。

水鬼离开池塘后，边走边忖：要找一个咋样的替身才合适呢？突然，计上心头，决心找一个年近古稀的老人，反正是阎罗王早晚就要的人。于是，当机立断，走村串巷，寻塘觅堰，四处寻找。果然在一个小山湾里发现一位白发银须，面色蜡黄的老人。他面额青筋突起，骨瘦如柴。这老人是从一间茅屋里出来的，右手拄着一根破竹棍，肩上担着小水桶，蹒跚地去井边打水，他的身后还跟着个不满六岁的男崽。水鬼不顾一切地悄悄跟着老人，待老人打水弯腰时，他敏捷地伸出双手，往老人的脖子上一揪，准备活生生地把他推下井去。正当这时，后面的小男崽突然吆喝一声，水鬼吓了一跳，回头一望，发现是该死的小野崽扰乱

了他的行动。

水鬼仔细一打量，这个伢子实在令人心悸，蜡黄的肌肤，污乱的头发，破烂的衣服，腿上还有一些密密麻麻的鲤鱼泡，嘴一合一张，象是饥渴难熬，显出一副可怜的样子。

原来这是一个无父无母的孤儿，自从双亲故世后，由年过七旬的爷爷一手拉扯着。可爷爷却是风烛残年，自己都无法自理，还要领着个小孙子，日子真难熬啊！

水鬼眼看祖孙俩的艰难处境，又顿生怜悯之情。他责怪自己草率从事，幸亏自己手脚笨，才没使老人遭殃。

水鬼三次放弃机会，他觉得这替身却是难找。于是，他想削发为僧，永远地呆在阴间，暗中护理大凡生灵。

主意已定，水鬼仍旧光着上身，走村串巷，暗中保护百姓。先后就消除了几次灾星。这一天，他从罗斯塘路过时，发现路上一行百十余人，摆着一字长蛇阵，前面有山锣开道，后面有战鼓助阵，中间是高大的石刻塑像，前排是几面猪肝色缎子旗，再后一排是锣鼓喷呐齐奏，热热闹闹，浩浩荡荡，直往关帝庙走去……

水鬼一看不由心里一怔，他想：这么多人马护送着巨石像，真是一桩奇事，让人啼笑皆非。但经水鬼仔细盘问，他才悟到其中的奥秘。原来张员外在儿子被水鬼折腾后，为保儿子安然无恙，就起誓还愿，他献出千金，经过一个多月的劳累奔波，总算大功告成，雕刻出一尊模仿水鬼的塑像，赶在佛门道日，送往关帝庙。

庙内大小和尚列队迎接，张员外与和尚一起将塑像妥当地安置后，自己亲手燃上香，焚了纸，然后虔诚地跪在神台前祷告，继而由僧人击鼓念经。

僧人念着念着，天突然黑暗下来，一刹那，只见天空乌云翻

滚，刮起了惊心动魄的狂风，飞沙走石，令人睁不开双眼。随着一阵震天动地的霹雷，立刻大雨倾盆，庙内门窗顿开，大殿支架发出响声，整座庙宇摇摇晃晃，随时都会倒塌。送神像的人们吓得魂不附体，抱头鼠窜。

过了半个多时辰，风息了，雨停了，天空乌云飘向南天，天空顿时瓦蓝，一碧如洗。原来这事早已惊动玉帝。玉帝闻言，立刻传旨差使太白金星前往关帝庙，封神赐寿，让水鬼立庙为神，确保一方生灵。在太白金星宣读圣旨时，唯恐凡民肉眼目击，这才呼风唤雨，耍了一招掩人耳目之术。

从此以后，人们便对关帝庙笃信愈深，尤其是赤膊神传为佳话，被百姓称为神圣的赤膊菩萨。

易以雄 搜集

流传于湖北浠水

淹死鬼吃炒蚕豆

金家浜有个叫金水泉的农夫，种了几亩田的水稻，在炎热的夏天，每天都需往田里灌水。因为白天要在有钱人家当忙月，所以自己几亩田只得在夜间用水车一脚一脚地从河里把水车上来灌溉。每天晚上，他习惯地一边车水，一边吃炒蚕豆。

在这条小河里，有一个馋嘴的淹死鬼，最喜欢吃香食。一天晚上，淹死鬼闻到了农夫嚼炒蚕豆的香气，馋得口水都流出来了。他眼睛一转，想出了一个计策，穿了件人的衣服，悄悄地从后边走了过去，笑嘻嘻地对农夫讲起话来：“大哥，您怎么一个人在车水呢？不累吗？我现在没有事情好做，帮你一块儿车水吧！”说着，踏上了水车和农夫一块车起水来。

车了一会儿，淹死鬼假惺惺地问：“你嘴里‘咯啦咯啦’地在吃什么呀？”农夫知道他是鬼，但鬼的故事听过很多，也就不惊恐，告诉他在吃炒蚕豆。“我可从来没有看到过炒蚕豆这种东西，你给我也尝一尝。”农夫给了他一把，他接了过去。就这样，淹死鬼也一边车水，一边吃起炒蚕豆来。

天快亮时，田水灌满了。淹死鬼问农夫：“你喜欢吃鱼吗？我下去把河里的鱼都撵过来，你就在河边上一条一条地抓到筐里就是了。”

就这样，农夫每天带炒蚕豆给淹死鬼吃，而淹死鬼吃了炒蚕豆后，帮农夫又车水，又撵鱼。每天清早，农夫的老婆把鱼拿到街上去卖，赚了不少钱。因此，两人成了好朋友。

有一天，淹死鬼等到水车好后，悄悄地跟农夫讲：“好朋友，我告诉你一件事情，可千万不能跟别人讲，不然你会坏我的大事。”农夫答应了他的要求。他就走到农夫身边，对着农夫的耳朵，声音更低地说：“明天中午，金保仁的儿子放学回家时，我用魔法要他踏在一堆牛粪上，这样他肯定会到河边洗脚，我就把他一把拖下河。这样我就有了替身了。以后，我就不用再摸螺蛳。你不知道，一天摸不到三石大头螺蛳，河水判官是要打屁股的。我每天一清早开始摸，一直到天黑才够数。”

农夫把话记在心里，第二天天一亮就赶紧告诉了金保仁，金保仁一家寸步不离管着他儿子，直到过了中午十二点。

夜里，农夫照常去车水，淹死鬼一见到他，就哭丧着脸责备他：“昨天你答应我不讲出去，金保仁怎么会知道的呢？失去这次机会，我又要再等三年了。下一次的机会一到，我可无论如何不会告诉你了。这么大的村，我随便抓一个就行。今晚我们还是车水吧！你带了炒蚕豆没有？”农夫把带的炒蚕豆都给了他。淹死鬼只管吃蚕豆，一直没有讲话。

农夫在心里暗暗吃惊，这个淹死鬼不除掉，迟早有人要倒霉。到天快亮时，农夫想出了对付他的办法。等到拆好水车，他对淹死鬼说：“我累死了，今天不想抓鱼，你帮我背点东西回家，一到家里我再给你一些炒蚕豆。”淹死鬼满口答应，背起车头跟着农夫就走。

农夫一到家门口对淹死鬼说：“你等在外边，我进去拿炒蚕豆。”进去后在身边藏了一把柴刀，当淹死鬼接炒蚕豆时，农夫一只手拿炒蚕豆，一只手快速拿出柴刀就劈，只听见“吱”的一声长叫，鬼头落到了地上。天亮一看，地上有一块被水泡涨并长满青苔的破马桶板被劈成两半，破板上有一汪血，原来淹死鬼是附在这块破板上的，“吱”的一声是淹死鬼被农夫劈死了，成了永世不得出山的鬼中鬼，再也不会来拖替死鬼了。从此，这个村上的人过着安宁的日子。

杨淑贞 搜集

流传于河北邯郸

水 鬼 帽

从前，乐安县有一个叫吴书贵的人，为救一个落水的孩子，投入河里，孩子虽然得救，但他自己却因脚抽筋，沉入水底溺死，成了水鬼。期满三年，要求阎罗王让他去投生做人。阎罗王说：“论你做水鬼的年限虽可投生做人，但需找一个替死鬼。”从此以后，他日夜守候在河边。有些人结队过河，他不敢下手。虽有些单身客人，但因他们是家里的主要劳动力，家里吃口多，或者有年老的父母，需要赡养，又不忍心下手。

一日，东海龙王的三公主怀春，偕使女偷跑出来散心解闷，

路过乐安河，看见一个青年，一表人才，留恋难舍，于是，遣使女去问来历。那青年羞羞答答地说自己是吴书贵，十七岁中秀才，还说了当年怎样溺死，至今还未投生做人。使女转告公主。公主格外敬重，一见钟情，含情脉脉，委婉地说明自己的身世，并邀请吴书贵去游龙宫。吴书贵红了脸，说自己怕见人。公主就送给他一顶毡帽，说：“这是国宝，戴了这顶帽，外人就看不见，你就可以放心到龙宫去游玩。”吴书贵很不好意思地收了毡帽，说：“隔天进宫，拜见公主。”公主因停留时间过长，怕被父王发觉，就千叮咛万嘱咐：“届时派专人在宫门迎接，望君千万莫食言。”说完，一步三回头而去。

河边有个乐安村，村中有一个木匠，叫李梓人，不管到哪里去做工，风雨无阻，携带一把斧头，每夜赶回家陪妻子。

一天，李梓人到乐安河对岸做工，吃了夜饭，拿起斧头就走。这时，月色朦胧，北风凛冽，李梓人拢拢领口加紧赶路。不一会儿，来到河边，隐约看见一个人已经脱了鞋袜，正在脱裤。李梓人停下，正想脱鞋袜。那人说：“大哥！你想过水吗？”李梓人说：“是。”“不要脱了，今夜天气冷。我叫吴书贵，反正我已脱了，要过水了，我来背你过去吧！”“要你背，对不起！”李梓人一边说，一边伏在吴书贵的肩上。刚渡一半，吴书贵就喊起来：“啊哟！我乏力了，要把你丢进水里了。”李梓人把斧头对准吴书贵的头，厉声说：“今夜如果你不把我背上岸，我就把你一斧头砍死。”说着，举起斧头就要劈。吴书贵哀求说：“不要劈，不要劈，我把你背上岸。”背了几步，又说不能背，要把李梓人丢进水里。李梓人又举起斧头要劈。吴书贵又一边求饶，一边向前走。如此多次，终于把李梓人背上岸，丢下。吴书贵从李梓人的胯下逃走，投入水中。李梓人回头紧盯水上，不见吴书贵的踪迹，不觉大吃一惊：“吴书贵莫非是水鬼。”看见地上一顶毡帽，就拾起来，戴在头上，

往家里走。

李梓人到家，见家门关着，灯光从窗户纸上映出来，原来妻子在孤灯下等丈夫。李梓人就去叫门。妻子听见丈夫叫，急忙起身。李梓人见妻子开了门，就进去，坐在凳上。妻子叫道：“门开了，进来啊，站在门外干嘛？”“我不在你跟前吗？把门关了吧！”他妻子关了门，回头还是不见丈夫。“死鬼，你在哪里？”“我在这里。”“怎么我没有看见？”李梓人由于慌张赶路，回到家里，冷风吹不着，出了一身汗，他把毡帽脱下作扇搦着。他妻子这才看见丈夫坐在凳上。“死鬼，刚才你到哪去了？”“我没到哪去，你一开门，我就进来了，就坐在这里。”“那我为什么没看见你呢？”李梓人想：“奇怪，莫非问题出在这顶帽上。”就又把帽戴上，妻子就说看不见。把帽脱下，妻子就能看见。于是，妻子就问这顶帽子的来历。李梓人把刚才过河的事说了一遍。妻子说：“莫非这顶帽是水鬼的？戴了这顶帽，人家如果真的看不见，就可派大用场了。”

从那以后，李梓人不再干木匠活了。他的家室在三年内就起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盖起了高楼大厦，家里僮仆如云。可是，远近大户深藏的金银财宝都不翼而飞了。眼见李梓人既不做工，又不务农、经商，富起来这么快，人们都无法理解。其中有一个大缙绅，叫赵忠孝，到李梓人家试探，走到门口，看见两个守门人，就说：“我是赵忠孝，特来拜望你家老爷，烦通报。”守门人进去了。不一会儿，李梓人亲自出来迎接。但见他头戴貂皮暖帽，身穿狐皮袍，外罩锦缎马褂，向赵忠孝致了礼，引他到客堂，分宾主坐下。赵忠孝看见中间壁上挂着东晋王羲之写的《兰亭集序》，两边壁上挂着晋代王珣写的《伯远帖》、东晋顾恺之画的《女史箴图》、初唐阎立本画的《步辇图》、元柯九思画的《墨竹》。赵忠孝大惊失色，心想：“这些都是价值连城的国宝，深藏皇宫，怎么悬

挂在他家的中堂上，岂非咄咄怪事。”堂中摆的华桌、八仙桌、太师椅都是红木做的。华桌上摆的观世音菩萨是景德镇的白瓷，还有金香炉、银烛台。宾主寒暄以后，使女送来香茗，翡翠茶盘，白玉茶杯，随着茶水在杯中荡漾，宛如两条小龙在杯中戏水。赵忠孝大惊：“这分明是我家的传家之宝，怎么会在他这儿？”宾主闲谈一会，赵忠孝就告辞出来，把自己见到的情景告诉了各大户，大家一起准备控告李梓人偷窃。

知县就派公差把李梓人押来审问：“你叫什么名字？多少年纪？”李梓人回答：“我叫李梓人，三十六岁。”“你以什么为生？”“我本来做木匠，现在不做木匠了，以偷窃为生。”知县不觉大惊，心想：为什么这人如此直爽，自认做贼。又问：“你为什么不做木匠，要做贼？”“我十六岁开始学木匠，因我手艺精湛，人家说我是鲁班再世，但因工钱低，人家又拖欠不付。连供养老婆都有困难。我做贼三年，家里有多少财产连我自己都说不清。”知县惊呆了，心想：难道做贼有这样好？知县继续问：“你偷了哪些人的东西？”“上至帝王将相，下至黎民百姓，凡有贵重东西我都要偷，姓名我无法奉告。”“赵忠孝、钱仁义等人控告你偷窃，是事实吗？”“是事实。”“偷了什么东西？”“讲不清楚。”“赃物藏在哪里？”“用的用了，花的花了，剩下的一部分藏在家里。”

知县认为李梓人供认不讳，免了刑罚，关入大牢。亲自率众去李梓人家起赃。黄金、白银、珍珠、玛瑙……样样都有。知县呆了，心想：做知县哪及做贼？这些赃物凡有失主的原物发还，无失主的暂时寄库，造册上报，等候处理。同时，遣散僮仆，把李夫人赶回旧屋，封了新屋，将李梓人判了无期徒刑。知县有意结识李梓人，想找个机会，请他传授偷窃秘诀，所以示意狱卒不要对他管得过严。

李梓人虽身系牢狱，但照偷不误，非但自己生活照常，还偷

来供给妻子，晚上回去和妻子幽会。许多失主领去的失物又被偷去。因此，控告不止。知县非常奇怪，就把李梓人叫到书房去审问：“你虽身系牢狱，但外人还是控告你偷窃，是不是你偷的？”李梓人非常直爽，照认不讳。知县奇怪地问：“这是什么原因？”李梓人说：“问题出在水鬼帽上。我有一顶水鬼帽，戴上，人家就看不见，可以自由进出监狱，要到哪家拿东西就到哪家去拿。”

知县不信：“有这种事？你把帽拿来给我看看。”李梓人从怀里拿出毡帽，知县见是一顶普通的毡帽，不信有如此神通。就把帽戴在李梓人的头上，果然看不见，然后戴在自己头上，问：“李梓人，你看得见我吗？”“看不见。”

知县恍然大悟：“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无意中获得发财的法宝。当知县要发财，不知要冒多少风险，要熬多少脑汁。戴上水鬼帽，到别人家拣贵重的东西往自己家里搬，人不知，鬼不觉，不消多少时间，就可发财。”知县心里乐开了花：“李梓人，我们订个协议，你把水鬼帽借给我，牢监不用坐了。就代我做知县吧！”李梓人欣然同意，做了代理知县，主动返还赃物，为民解冤理屈，人民欢呼他为李青天。

知县携带水鬼帽去偷东西，路经乐安河，被吴书贵拖进水里，抄了身，搜出水鬼帽。吴书贵气愤地说：“我在此守候三年多了，原来是你把我的帽子拿去了。”

吴书贵把知县拖去向阎罗王报到，笑着说：“我找来替死鬼了，让我去投生做人吧。”阎罗王问知县：“你叫什么名字？在人间做什么？”知县回答：“我叫魏文奎，在人间做知县。”阎罗王非常奇怪，问：“你身为知县，一个人深夜出来做什么？”魏文奎就把自己借帽行窃的经过说了一遍，并说：“其实尚未偷，请大王宽恕，让我回去做知县。”阎罗王听了大惊，心想：“有这样好的水鬼帽，这是宝中之宝，做阎罗王一世，不如戴水鬼帽去偷窃一时，我何

不让阎罗王给别人代理，戴了水鬼帽去偷窃，待发财以后再说。”想到这，便问：“水鬼帽呢？”魏文奎手指吴书贵说：“被这位大哥搜去了。”吴书贵说：“这顶帽原来是我的，被李梓人拿去，现在物归原主。”阎罗王说：“你哪来这顶宝帽？”吴书贵不好意思地说：“这是东海龙王的三公主送给我的。”阎罗王沉思良久，忽得一计，厉声说：“这事非同儿戏，如被东海龙王发觉，决不会放过你。现在，我为你想个万全计策，你不要去投生做人了，就代理阎罗大王，这样，东海龙王决不会怀疑你拿他的宝帽。将水鬼帽借给我，即使有事，由我担当，与你无涉，你看怎么样？”吴书贵寻思，别无良法，只得勉强同意。阎罗王又对魏文奎说：“你生前做知县，吃人民血汗，本当重办。现在，你贪心不足，又出来偷窃，是罪上加罪，姑念你招认不讳，从宽处理，罚你去当水鬼。”魏文奎想：“不做阎罗王，却要去做贼，不是与我一样贪心不足吗。”结果，知县做了水鬼，阎罗大王携带水鬼帽去做贼，吴书贵代理阎罗王。

原来的阎罗王叫武现黄，携带水鬼帽去偷窃，路经乐安河，被东海龙王的照妖镜照出，被虾兵蟹将捉住，押进龙宫，由东海龙王亲自审问：“你狗胆包天，敢偷我的国宝，罪该万死……”武现黄战战兢兢争辩说：“大王！请息怒，不是我偷，是三公主送给一个叫吴书贵的青年，我是向他借来的，请恕罪。”东海龙王眼珠一转，心想：“这是家丑，切不可外扬，必须杀他灭口。”就喝道：“胡说，我女儿身居深闺，怎会认得吴书贵，更不会把国宝送给他，分明是你偷了我的国宝，又含血喷人，坏我名声，是可忍，孰不可忍？左右！”“有！”“给我乱刀砍死这害人贼！”立刻，武现黄被剁成了肉泥。

张家兴 搜集

流传于浙江仙居

陆 阿 唐

宝山境内有条练祁河，练祁河上原来有座陆家桥。桥南居住姓陆的人家，叫陆家宅；桥北居住姓唐的人家，叫唐家宅。两家人往来，都必须经过这座桥。为此，陆家和唐家订了个协议：两家轮着修理陆家桥。因为三月的潮水最小，所以修桥的时间也就定在每年的三月。

有一年的三月，轮到陆家修桥。有一个姓陆的人不小心跌到了练祁河里，变成了落水鬼。那时的阴间有个规定，凡落水鬼必须在河里呆上一年，等阴气充足，才能拖人落水做替身，自己到阳世投胎转世。那个姓陆的落水鬼在练祁河里整整呆了一年，到了第二年的三月，轮到唐家前来修桥时，姓陆的落水鬼刮了一阵阴风，把一个姓唐的人拖入水中，自己则到陆家宅投胎去了。那个姓唐的也就变成了落水鬼。自那以后，每年三月，必定有一个修桥的被落水鬼拖入水中，不是姓唐的就是姓陆的。吓得陆家和唐家再也不敢前来修桥了。几年下来，那陆家桥已岌岌可危，眼看就要倒塌了。

且说陆家曾经从唐家入赘一人，如今已八十多了，名叫陆阿唐。有一年三月的一天，他把子孙叫到面前，对他们说：“我老了，活不了多久了，今天，我要去做那落水鬼的替身，你们要尽快把桥修好！”说完，就告别他的子孙，走到陆家桥上，纵身跳了下去。

陆阿唐跳练祁河做了落水鬼，感动了陆家和唐家。于是，他们同心协力，很快就把桥修好了。

再说陆阿唐跳下陆家桥，变成了落水鬼，在练祁河里孤零

零、凄惨惨，好不容易挨了一年，到了第二年的三月，是他可以找替身的日子了。这一年，前来修桥的是唐家宅上的人，陆阿唐见了，一阵阴风，把一个姓唐的人刮到桥下，桥上的人见了齐声高叫：“陆阿唐来找替身了！”争先恐后地跑了个干净。

桥下的陆阿唐刚刚把人拖入水中，猛听得有人在桥上大叫：“陆阿唐来找替身了。”不觉大吃一惊，心想：“我出身唐家，后入赘到陆家，如今做了落水鬼，还不是为了陆家和唐家，怎么能伤害陆家和唐家的子孙？”想到这里，非常后悔，急忙把那个姓唐的落水者托起送到岸边，对着他的耳朵说：“你回去吧，回去以后，请你转告我的子孙，告诉你们唐家，叫他们放心前来修桥好了，我在桥下会保佑他们的。”说完，拍了拍姓唐的的背，潜入河里去了。

那个姓唐的落水者在岸边过了一会，才悠悠醒来，好象自己做了个梦。他坐在岸边，细细回想了一遍，把经过一一记在心里，随后就匆匆回唐家宅去了。宅上的人一见他那湿淋淋的怪样子，都道他是回村来讨替身的，吓得躲了起来，几个胆大的也只是远远地冲着他喊：“你是唐家的人呀！”那人听了，知道大家都把他当作落水鬼了，也就大声说：“我不是鬼，是陆阿唐请我来传话给大家的！”大家见他说了话，也就相信了。他把陆阿唐对他说的话对大家学说了一遍，大家都非常感动，纷纷备了香烛元宝，来到陆家桥祭奠陆阿唐。陆家的人见了，问明情由，也来烧纸叩头。从此以后，陆家桥再也没有发生过落水鬼找替身的事了。这事一传十，十传百，凡路过陆家桥的都要先在桥头拱拱手，然后才过桥，以表示对陆阿唐的敬意。到了每年的三月，香火更是旺盛。

陆家桥头祭陆阿唐的香火，惊动了陆家、唐家的土地神，他们双双来到天庭，把情况报告了玉帝。玉帝听了，很是感动，立

即下旨：封陆阿唐为陆家桥桥神，并赐给打鬼棒一根。自那以后，陆家桥更安全了，凡是有不小心落水的，也不会淹死。

又不知过了多少年月，宝山来了个红发洋人。这个洋人，听到陆家桥是南来北往的必经之路，就起了坏念头，他在陆家桥头设了个关口，凡是过桥的，必须先交五个铜板，才能过桥。说是为了积钱修桥，实际上都装进了他的腰包。一年后，陆家和唐家的人都指望那个洋人出钱修桥，可是左等右等不见动静，便派人同这个洋人交涉，却被这个洋人打了一顿。消息传出，陆家和唐家的人都很气愤，纷纷来到陆家桥同这个洋人讲道理，讲着讲着，那个洋人又动手打人了。陆家和唐家的人一时气愤，不管三七二十一，将洋人打到了河里。那个洋人在河里冒了一冒，再也没有起来。

陆家和唐家的人见打死了洋人，知道惹了祸，急忙商量了个办法：把洋人尸体捞上岸来，做了一口薄皮棺材，偷偷把他葬在陆家宅东南的一块麦田里，也不修坟山，唯恐被人知道。

却说那洋人落水的那天，陆阿唐正好不在桥下，等他回来时，只见一个红毛落水鬼坐在桥下。陆阿唐问明情由，就叫那个红毛落水鬼回去，并教了他还阳的办法。那红毛落水鬼听了，也不谢一声，掉头就走，等他寻到了自己的身体，可惜为时已晚，那身体埋在地下已经僵硬了。那红毛落水鬼狠了狠心，附到了自己那僵硬的身体上，变成了一个僵尸鬼。那个僵尸鬼，一到晚上，头披红发，到处乱窜，看到过的人都说他的腿不会弯曲，走路来一蹦一跳的，煞是吓人。就这样，传来传去，大家都叫他“红毛僵尸”。

又过了一段时间，唐家宅上有个刚娶来的外乡新娘子，回娘家路过埋葬这个洋人的麦田边，不知怎搞的，要拉屎了，她憋得实在没有办法，就躲到麦田里拉了一泡屎，等她站起来时，发觉

裤子没有了，急忙脱下一件罩衫裹在身上，躲躲闪闪地溜回了唐家宅。人们见她鬼鬼祟祟的，很是奇怪，但因为是外村娶来的新娘子，也不便问她。她的男人见到她，问她为什么不回娘家？她也没有说。那天晚上，新娘子和她的男人刚刚躺下，突然听到有人敲门，那新娘子觉得一阵心跳，叫男人不要去开门，那男人不听，爬起来刚打开门闩，门就被推开了，一个披着红发的僵尸走了进来。那男人大叫一声：“红毛僵尸！”话刚出口，那魂儿就给红毛僵尸吸了去。新娘子在床上听男人喊叫红毛僵尸，眼睛一翻，昏了过去。等她醒来时，天已大亮了，就大叫救命。唐家的人听到新娘子叫救命，都跑了来，看到她的男人死在门口，早已僵硬了，便问那新娘子，新娘子只是抖着身子哭，说不出话来。大家议论一番，觉得那新娘子昨日鬼鬼祟祟的，说是回娘家，半路又折了回来，都怀疑她害死了亲夫。于是，大家商量着写了一张状子，告到官府去了。

县官接到状子，派差役把新娘子捉了去，当堂审问。县官说她谋害亲夫，新娘子却大叫冤枉。县官问她：“那你昨天说回娘家，为什么半路又折了回来，而且见了人躲躲闪闪的？”到了这时，那新娘子也顾不得难为情了，只得照实把事情经过说了一遍。

县官听了，半信半疑，立即带了差役，叫那新娘子领路，即刻来到陆家宅东南的一块麦田里。果然在麦田里看到一堆屎，而且还冒着热气哩。众人一声惊呼，县官也觉得蹊跷，马上吩咐差役在一堆屎的地方挖下去。这一动土，惊动了陆家土地神，悄悄来到县官身后。

却说那差役挖地挖了两尺，挖到了一口薄皮棺材，打开棺材，只见一个红发洋人躺在里面，好象没有死的一样，新娘子的一条裤子罩在他的身上。县官见了，叫差役把裤子先拿起来。差

役领命，把裤子往上一拉。这一拉可不得了，那个红发洋人一蹦就跳了起来。那差役一见，大叫一声：“红毛僵尸！”仆地便昏了过去。县官一听是红毛僵尸，也吓得魂飞魄散，急忙拔脚就逃。那红毛僵尸见了，怪叫一声，一蹦一跳地随后就追。眼看就要被追上，那土地神急忙飞身上前，悄悄对县官说：“那僵尸鬼的腿不会弯曲，赶快转弯，才能逃脱。”那县官听到背后有人对他说话，也不管是什么人，急忙转了个弯。那红毛僵尸眼看要追上县官，不想那县官一个转弯，他就冲到前头去了。等他蹦跳着回过身来，县官已经去了一长段路。红毛僵尸大怒，用足力气一跳三丈，眼看又要追上了，那县官又是一个转弯。就这样一而再，再而三，县官跑得口吐白沫，眼看转弯也转不动了。那土地神见了，又一次飞身上前，来到县官身后，悄悄对县官说：“快快跑到陆家桥上，陆阿唐可以救你！”县官听了，猛然醒悟，急忙向陆家桥跑去。

再说陆阿唐，自从被玉帝封为桥神，一直为民除害，无论是谁，一旦遇到鬼，只要逃到陆家桥上，那鬼不追来便罢，如若追来，不是被陆阿唐赶走，便是被他捉住送往地府，叫他永世不得超生。

当县官朝陆家桥飞奔而来时，陆阿唐坐在桥头，远远望见，知道县官有难，急忙隐身桥下。等到县官逃到桥上，陆阿唐突然跳上桥头，对着穷追而来的红毛僵尸大喝一声：“不得无理，陆阿唐在此！”说着从腰里拔出打鬼棒，对准红毛僵尸的脑门子就是一棍子。只听得红毛僵尸惨叫一声，瘫倒在桥头，即刻化为一汪血水，流到河里去了。

从此，陆家桥下又多了一个落水鬼，一个在桥南，一个在桥北。到底是陆阿唐收伏了这个洋鬼，还是和这个洋鬼各霸一方？那就不得而知了。不过，有人曾经在一个没有月亮的夜晚，见到

过那个洋鬼跪在陆阿唐的面前,不解的是,那个洋鬼不象中国人双膝下跪,而是用一条腿跪的。

潘阿英、陆龙英 口述

秦文明 搜集



僵尸鬼

绊脚绳

也不知从哪朝哪代、何年何月起，人死后入殓前，人们总要给死者绑上绊脚绳。顾名思义，绊脚绳就是挡住或缠住双脚，以阻止正常行进之绳索也。为什么要给死者绑绊脚绳呢？这里边有个传说。

从前，河北地有户四口之家，王老汉和他三个儿子。王老汉早年丧妻，他既当爹又当娘，一把屎一泡尿，好不容易把孩子们拉扯成人。

一年盛夏，赤日炎炎，骄阳似火，王老汉在地里正锄着草，突然一头栽倒，再也没有爬起来。当地习俗是停尸三日，子女守灵三天。王老汉的三个儿子当天便轮番守灵。

头两天平平安安地过去了。到第三天晚上，忽然乌云密布，电闪雷鸣，下起了瓢泼大雨，炸雷一个接着一个，听了令人心惊胆颤、不寒而栗。这时正值老大守夜，随着“轰隆”一声，灵床上的王老汉眨巴了两下眼睛。老大见了，十分害怕，叫道：“老二老二！你快来！”“什么事，大哥？”“我实在憋不住了，出去小解。你来守会儿。”说罢，溜了出去。“轰隆隆”，又一个响雷，震得人心里

发毛，老二猛一抬头，见王老汉的身子扭动了几下，惊慌异常，忙叫道：“老三老三！”“哎，干什么呀？二哥。”“我的寒腿病又犯了，疼得受不住，你在这里呆会儿，我添件衣裳去。”说罢，急忙躲了出去。“轰隆、轰隆轰隆！”一连几个大炸雷，王老汉竟忽地坐起身跳下床，朝老三扑去，老三见状，吓得魂飞天外，掉转头夺门便逃。他听说过死人“诈尸”，追扑活人，扑住谁谁就死。于是头也不回，没命地往茫茫雨夜中跑去。王老汉没扑着老三，雷一停，便“咕咚”一下子摔到地上。雷复响，他又起来跑几步，就这样，醉鬼似地摇摇晃晃、踉踉跄跄走出院门，消失在雨夜中……

第二天，雨过天晴，王老汉的三个儿子虽说昨晚吓得够呛，一想起就毛发直竖，可还是跑遍十里八乡去找爹，无奈生不见人，死不见尸，踪迹皆无，也就只好作罢。

三年过去了。

这天，王老汉的一个乡邻到几百里外的河南地经商，竟意外地在这里见到了王老汉。谈话中王老汉说，那晚雨夜中偶遇一个道行颇高的神道，经他发慈悲救护，流落到河南地经商。并说，他开的店铺买卖兴隆、财源茂盛，不久便家业大发，腰缠万贯，后来又续了老伴，日子过得挺安逸、舒适。王老汉热情、周到地招待这位乡邻。临分别时还送许多钱币、古玩，涕泪俱下地说：“唉！我远离故土，就象断线的风筝，难得回家了。在这里见到你，越发勾起了我想家、惦挂孩子们的心绪，我这儿也实在脱不开身。我对家里什么都放心，就是对老三有点牵挂，他还小，又没成家。麻烦你回家捎个口信，我挺想他让他到这里来看看我。”说到这里，已泣不成声了。乡邻边劝慰边蛮有把握地说：“老哥，你就放心吧，这信儿一定给捎到。他要是知道您还健在，不定多高兴哩！平时你最疼、最亲的就是老三，他准会来看你的。”说罢，欢欢喜喜离开河南返回老家。

王老汉的三个儿子，如今已长成粗壮汉子了。他们听乡邻说爹不但活着，而且生活得还蛮不错。他们开始有点不大相信，都过去三年了，全没一点信儿，怎么突然间来了信儿？这几年他老人家怎么过来的……又一想，乡邻说得活灵活现，还在那儿住了几天，也许不会是假。想来想去，老三决定亲自去一趟。于是套上马车，匆匆上路，直奔河南地。

在路上非止一日，这天他来到一个前不着村，后不靠店的地方，嗓子干得要冒烟了，到哪儿找碗水喝呢？开始还不住地往肚里咽唾沫，到后来连唾沫都没了，粘粘唧唧，越咽越渴，最后直渴得他连吆喝牲口的劲儿都没有了……突然，他发现前面隐隐约约地象是有座庄院，不由惊喜万分，顿时来了精神。他急驱车走到跟前，一看，原来是座寺院，寺的门楣上书“福佑寺”三个镏金大字。正欲上前叩门，只听“吱扭……”一声响，寺门开处走出一个和尚，朝老三一揖道：“阿弥陀佛，王施主，贫僧有礼了。我家静空师父命我等你已有多时，请王施主进寺用茶。”老三听了，惊愕道：“啊？师父，您怎知我姓王？静空师父为何让您等我？他老人家怎知今日我来？”话音刚落，只见一个年逾古稀的老和尚一路笑着走了来：“哈哈哈哈哈！王施主一路辛苦。老衲静空不但早就知你要来此地，而且还知你此行所为何来。来！请施主进寺小憩再走不迟。”老三满腹疑团随静空进了寺。

二人入内坐定，小沙弥端上茶来，老三也不谦让，捧起碗一连喝下三大碗，这才抹抹嘴，喘了口气道：“承蒙师父盛情，晚辈这里拜谢了。”静空微笑着摆摆手：“不必客套。”说罢，两眼一个劲儿地盯着老三，老三被瞧得手足无措，惶恐不安。他刚要张口，只听静空道：“施主啊，老衲观你气色不佳，印堂发暗，近日恐有灾祸及身，你此去凶多吉少哇！”“啊？凶多吉少？这话从何说起呀？！”老三惊疑地问。“我来问你，三年前，你爹死后发生的事，

可还记得？”老三点了点头。静空又问：“你爹的尸身可曾找到？”老三摇了摇头。“就从那天晚上起，你爹的尸身便来到了河南地，开起了店铺，做买卖发了家，续了继室。如今他事事如意，只对你还活在世上耿耿于怀，总想害死你，无奈无机可乘。正在此时，你的乡邻来这里见到了他，他便布下罗网，让你自己来投。他想你念你是假，报仇是真。”老三听到这里，连连摇头道：“不会不会！我们弟兄三个，爹最亲最疼的是我，与我何仇？！”“仇嘛；就是三年前他‘诈尸’扑你未着，你仍活在世上，可他却仍为鬼魅。”“乡邻说，我爹，三年前雨夜出走，偶遇一神道搭救，方能起死回生，到河南地做买卖，他怎地会是鬼魅呢？”“王施主不信老衲所言，到时候你可暗地里问你继母，晚上和你爹同床时如何，便知老衲所言非谬了。”“既如此，我就此返家便了，何必冒此大险前往？”“不可不可！你父深知你的秉性，知道你已经来了；不去，反遭其害。”“依师父之见，我该当如何？”“到时只消如此如此……”

老三按乡邻所说地址，果真找到了王老汉。王老汉满脸堆笑地把老三让进屋，并高声道：“哎，他娘咧，快出来，咱三儿从老家来看咱们啦！哈哈哈哈。”此时的老三心里那个腻味劲儿，象是吞了苍蝇，眼前的“爹”，本已不是生身父，可还得亲昵地管他叫爹，当他儿子。一想到这儿，他恨不得一把扯下老鬼的画皮，可就在这时，静空和尚的告诫又在耳边回响起来：要象三年前那样亲密相处，不能露出一丝破绽，要依计而行，万勿感情用事，切记！切记！于是他强压怒火，跟王老汉谈天论地，拉家常，问买卖，说种地，那股子热乎劲儿，胜过当年的父子真情。

一晃几天过去了。老三在同王老汉谈话时，常常流露愿在父亲身边，帮着开店，不想再回家的念头，这正中王老汉下怀。他以为老三已入圈套，成为囊中物，口中食，只要他不离店铺，自己就可以随心所欲宰割他。于是放心地在铺面上忙活，除了

吃饭，难得同老三聚谈。

老三这些天哪，可是六神不安度日如年，一天，他趁王老汉不在，偷偷问继母：“娘，孩儿我问您个不该我问的事儿，请娘不要怪孩儿不敬不孝。”“咳！孩子你这是说到哪儿去啦？有什么话你只管问吧，娘不怪罪就是。”“娘，您晚上和我爹同床时，有没有异样感觉？”“孩子啊，既然你问到这事儿啦，娘也就顾不了许多啦，索性扯开老脸对你说吧。平时你爹轻易不到娘的床上来，每逢他来，我总感到寒气逼人，阴森可怕，直到现在，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也不敢问他。”“噢！果真如此！娘啊！孩儿实话对您讲吧，我爹他跟咱不一样。三年前的一个雷雨夜他‘诈尸’出走杳无音信。现在，他是一具尸身。”“啊？”“娘，您小点声，也不要怕，孩儿我有法子逃出去。”“嗯。那你快说说！”“今天晚上，您想法子让他到前头照看铺面，咱们趁机套上车，偷偷地从后门逃走。等他知道时，咱们已走多时了，他必穷追不舍。咱们只要在他追及之前赶到福佑寺，就化险为夷了。在没有成行之前，千千万万不能让他看出一点破绽……”

再说王老汉，吃过晚饭便到前头去了。他这儿的买卖，晚上的成交额远比白天多。为尽快攒足所需的“买命”礼钱，也为免露破绽，他没敢雇用伙计，里外都由他一个人忙活，老伴偶尔也伸几下手。有时他通宵达旦地忙于买卖，每遇一次这样的机会，他就大发一笔横财，一年中总遇上那么几回，所以他把晚上的生意看得非常重。不知为什么，几个月了，也还没遇到过这样的机缘。他急得眼都红了。盘算着再发几次财，攒够了钱，买通阴司的勾魂差官，就可以用老伴和三儿的命作替身，解脱自己，重返阳世。他天天想，日日盼，眼巴巴等着这个机会，可总也没等来。所以今天老伴催他到铺面照应，他便毫不犹豫高高兴兴地去了。

老三和继母见王老汉高高兴兴地到前面去了，两人也便匆

匆收拾东西，套上车，神不知鬼不觉地从后门逃了出去。到了街外，老三扬鞭催马，车轮滚滚，惶惶逃走。此时哪里还顾天黑路不平，也不顾颠得肚肠疼，他们只有一个念头：快快到达福佑寺。老三连连抽打着飞奔着的马，总嫌它跑得慢，恨不能插双翅飞到福佑寺……

王老汉正在前面照看铺面，忽地打了一个冷战，心中暗想：莫非三儿识出了我的真面目？哼！先去后边看看再说！到了后边，早已人走室空。他又急又气，暗说道：“哼！谅你们逃不出我的手心！”说罢，骑上快马，出后门，急急追赶。

“孩子，快！那老鬼追来了！”“嗯。娘啊！您坐稳了——啊！”说着，一扬鞭，“叭”的一声脆响，那马奋起四蹄，窜起老高老远，车也随着飞跳起来……

“停下！停下！！三儿，停下——！”王老汉气急败坏，极力装出和善之状，边喊边狠命地抽打马屁股。

距离越来越近，越来越近了！

福佑寺也近在咫尺，说时迟，那时快，只见王老汉在马上伸出长臂，尖利的爪一下子抓住了正向前飞驰的马车后尾，车立刻停在原地打转转，“哈哈哈哈哈！看你们往哪里逃！”正在此时，只见静空和尚站在寺门前的高石阶上，一手捻着佛珠，一手指着王老汉高声喝道：“孽障，休得猖狂！看掌！”只听“轰隆”一声响，再看王老汉那只长臂，顿时震落尘埃。这时，王老汉两眼喷射着凶焰，狠狠瞪着静空，牙咬得咯吱响，鼻子里喘着仇恨的粗气，坐在马背上一动不动。静空又用手指着王老汉道：“孽障，你妄想贿赂勾魂差官，残害无辜，解脱自己。你本是一具尸身，却千方百计伪装自己，天理昭昭，岂容你等魑魅魍魉为所欲为？！孽障，还不速速下马现形？！看掌！”又是“轰隆”一声响，只见王老汉一个倒栽葱从马背上跌下来。老三回头一看，吓得面如土色，他哪

里是什么爹哟，原来是一堆白骷髅。继母也吓得晕死过去……

从那以后，为防止死人遇雷鸣“诈尸”，追扑活人，致人死命，人们便在死者入殓前绑上“绊脚绳”，防止他逃逸害人，河北的许多地方直到今天仍在流行给死者绑绊脚绳的习俗，据说就是从那会儿开始的。

刘金喜 搜集

流传于河北邯郸一带

降 尸

很早以前，我们这地方有一位阴阳先生，叫王复生。因为王复生对阴、阳间及鬼怪之类的事情很是精通，而且又多行善事。所以，他在这一带远近闻名，人们都尊称他为王大先生。

一天下午，王大先生无事，坐在书房里闭目养神。忽然，从外边撞进一位后生来，此人二十多岁，腰扎白布孝带，满脸惊慌之色，脑门渗出了豆大的汗珠。嘴唇颤抖着说：“王、王大先生，晚生这、这里给您磕头了！”说着就“扑通”一声跪在地上，“当、当、当”地磕了三个响头。王大先生连忙扶起那后生，说：“小伙子，快起来，快起来，有什么为难的事情你就说，磕什么头呢！”王大先生说着给后生搬了把椅子，叫他坐下来慢慢说。

原来，后生叫王家才，是王家湾人。父亲叫王勇，今年五十八岁，前不久因得了一场大病，久治不愈，于昨天晚上咽了气，王家才和母亲一阵悲哭之后，赶紧操办丧事。乡亲们知道后，也都来了，忙这帮那，还请来了阴阳先生。

直忙到第二天上午，一切就绪。可是，就在这时，马上就要入殓的僵硬的尸体却突然坐了起来，而且还会说话。这下可把

人们吓坏了，躲的躲，藏的藏，害怕被活尸抓住。请来的阴阳先生说是诈尸了。他嘴含朱砂，手拿灵符，刚要伸手往活尸的脸上贴符，却被活尸一伸手抢了去，撕了个粉碎。阴阳先生见符已失去作用，就一口朱砂喷将过去，但活尸把身子往旁边灵巧地一闪，竟一点也没有喷上，这一下阴阳先生吓得差点没尿了裤子，连滚带爬地跑出了上房，有气无力地对王家才说：“快、快把房门关上，别、别让他跑出来。你快去快去请、请王大先生，只有他能、能降住他……”说完他就悄没声地走了。

阴阳先生走后，王家才就连跑带颠地赶往十七八里以外的王家店，来请王大先生。

“嗯，是怎么回事！”王大先生听了后生的诉说，明白了事情的原委。沉思了片刻，他又问：“你父亲的生日时辰你可记得？”

“记得，我父亲是旧历四月二十八晚上十二点多钟出生的。”

“嗯，今天是四月二十九，昨天……是怎么回事！好吧，你先回去，我准备一下，马上就到。不过，你回去后，找二十名小伙子，每人手里都拿一根两丈长的白木杆子，如果活尸跑出来，就用杆子把活尸摁住，不能让他动。记住！千万别让他动，如果他抓到谁，或者他的气吹到谁的脸上，谁就活不长了……，好吧，你赶快回去！”后生听了王大先生的话，走了。

王大先生送走后生，就带上朱砂、黑驴蹄子等各种避邪之物，骑上自己那头心爱的毛驴上路了，十七八里路程，不一会就到了王家湾。

此时，太阳已经落山，整个大地已被笼罩在灰蒙蒙的世界里。村子里静悄悄的，一点声音也没有。

王家门边立着灵幡，被风一吹，来回摇摆，哗啦啦直响。在夜色的笼罩之下，显得阴森可怖，叫人毛骨悚然。门前站着的王家才和几位老人的腰间也都扎着白布孝带，在春风的吹拂下，飘飘

起拂。

那几位老人和后生刚把王大先生迎进院落，就听见“咣当”一声响，随后，从院落正中窜出十多个小伙子，边跑边喊：“不，不好了，活尸把门推倒了，跑、跑出来了。快，快跑吧！……”人们被吓得面无血色，跑的跑，藏的藏，生怕被活尸抓住，早已忘了用杆子把活尸压住。有两个小伙子抱着两根杆子趴在院墙下，哆嗦成了一团。然而，活尸出来后，并没有抓撵人们，而是稳稳地站在门板上，望着这边的王大先生，冷笑了两声：“哈哈，哈哈”，他的声音尖尖的，传得很远，在这几乎窒息的气氛里，人们都觉得头皮发麻，一根根的毛发好象都竖立起来。“王大先生，王复生，”活尸又说话了，并且说出了王大先生的名字，“你想降住我，没门儿！要想活命，还是趁早走吧！不然的话，哈哈！……”说完，又是几声尖叫。

王大先生此时也觉得这是一个很难对付的活尸，他赶紧取了两道灵符。一道含在嘴里，一道在手里拿着。又拿出朱砂含在嘴里。然后，回头看了看，见那几位老人和牵着毛驴的王家才早已吓得哆嗦一团，他也不去管他们，径直向站在门口的活尸走去……

看上去这活尸有五尺高左右，身穿青色的寿衣、寿袍，脚登青色的寿鞋，头上没有戴帽子，光秃秃的脑袋，在灰暗之中更显得阴惨可怕。

就在王大先生与活鬼相距几步的时候，活尸突然大叫一声，向王大先生扑来，来势极其凶猛。王大先生早有防备，敏捷地向旁边一闪身，躲过了活尸两只扑来的手，活尸见没有抓住对方，就势来了急转身，还想扑过来，可就在活尸刚刚转过身来的时候，王大先生早已转到了他的身后，把左手符扬起向活尸脸上贴去，就在符与活尸的脸刚要接触的时候，“唰”地一下，符已被活

尸抓在手中，霎时变成碎纸。王大先生见符被活尸抓去撕碎，吃了一惊，前额上顿时渗出了细微的汗津，就在他这一怔的时刻，活尸伸手向他的左侧身拦腰抱来，想躲已经来不及了，整个上身被活尸抱了个结结实实。活尸喘出的气已经吹到了王大先生的脸上，“啊！”多亏嘴里含了一道护身符，要不就完了，太危险了。可是现在得怎么办呢？自己被他抱得紧紧的，这、这……对！就在王大先生为难的时候，忽然，他急中生智，把脸向左一歪，一口朱砂喷了过去。如果这口朱砂喷到活尸的脸上，活尸就完了，他王大先生就得以脱身了。可是，活尸就好象知道他要喷朱砂似的，把头往后一仰，朱砂竟然从他的鼻子尖上飞了过去，星点没有沾上。活尸见两次都闯了过去，而且又把阴阳先生抱住了，就更加猖狂起来。嘴里嗷嗷地叫着：“我叫你死，死！……”随着叫声，他两臂一用力，把王大先生高高地举了起来。然后，重重地摔在地下，一抬脚，骑在了仰面朝天的王大先生的身上，两只手就要来掐他的喉咙。王大先生赶紧抓住了活尸的手腕子，但活尸的力气好象加大了多少倍，使他的手无法把活尸的腕子擎住，还是被活尸掐住了喉咙。完了，这下完了，王大先生的脑袋“轰”地一下，出现了一片空白，他好象失去了知觉一样，站在不远处的几位老人和小主人王家才，此时已从呆傻的状态中恢复过来，他们为先生能不能制服活尸而担心，同时见活尸掐住了王大先生的咽喉，都不约而同地喊出了声：“王大先生，使、使劲！”但就是不敢上前。王大先生听见别人喊他使劲，心里猛地一动，我何不用手写符来降住他，对！此时他觉得喘气越来越难，活尸的两只手象钳子一样，越来越紧。他迅速撤回自己双手，用左手在右手掌上画了一道符。然后，左手撑住活尸的右手腕，右手用尽全身力气猛地向活尸的脸上拍去，活尸见王大先生马上就要被自己掐死，有点洋洋自得了。这突然打来的一掌，他是万万没有想

到的。想躲已经来不及了，“啪”，王大先生的手掌重重地落在了活尸的脸上，“扑”活尸霎时绝气身亡，尸体歪倒在王大先生的身上……“啊！”王大先生这才重重地喘了口气，他觉得动一下的力气也没有了。浑身出了一身冷汗，他有气无力地说：“他，他死了，把他抬走。”

“是！”人们象得到命令一样，这才敢走上前来，七手八脚地把死尸抬走，几位老人和小主人王家才把象一摊泥似的王大先生扶了起来，搀进上房屋里去了……

王大先生回到家中的第二天就病倒了，满嘴的胡话，请了一些先生给看，有的说是得了大邪了，那死鬼找上门来了，有的说是后怕吓的；……总之，谁也没有看好他的病，而且一天天的重了起来，不久便死去了。

陈殿双 搜集

流传于黑龙江青冈一带

僵尸鬼与黑无常

一个伸手不见五指，对面看不见鼻子的漆黑夜晚，一位梁上君子悄悄地来到一个深深的巷子里。他走到巷子的中段时，蓦地一个高大的身影挡住了他的去路。他微微一愣，但并不害怕，因为他们是“夜猫子”，做惯了窃贼，认为对过大概也是同道者，既是同道我不免跟他打个暗号便了。

小贼这样想着便向来人拍了三个响巴掌。但来人似乎木然无知。莫非是个聋子？小贼又拍了三下。但仍无反应。这是怎么回事？既不响应，又不叫喊，这是什么角儿？小贼真不服气，为了识及对方的庐山真面，决定冒一次险。他壮着胆子在“多宝

袋”中取出了“八蓬伞”(又名火摺子),拔去了盖头,迎风一晃,霎时燃起火焰子。偷儿举着火光把来人一照,几乎把他吓个半死!这人是什么模样?

只见他身高一丈六尺开外,头上戴一顶黑麻纱烟筒大帽,身穿黑布长衫,黑布长裆岔裤,腰中系一根草绳,光脚板上穿一双多耳麻鞋。一副漆黑的面孔,除了一张红嘴唇,其余耳朵鼻子都是墨黑墨黑的。此人是谁?来者即是夜游神黑无常。黑无常身带八件宝,哪八件?

腋下夹着通天伞,肩头扛着铁镣铐,
左手一根哭丧棒,右手一张勾魂漂,
生死簿就在怀中扬,朱砂笔项上插得高。
铁算盘背在脊梁上,芒草鞋腰中系得牢。

偷儿见是无常鬼,吓得魂不附体,抖颤筛糠。那无常鬼见人竟敢拿火照他,不由怒火中烧,气冲斗牛,要死,“癡猛吃大蒜——麻了爪子”!便支开双腿,弯下身来,腾出双手,伸开十指向这矮鬼脖子卡去。

偷儿身子还算灵活,一个“黑狗窜裆”钻进了无常的下身,从他的裆下钻了过去,穿过裆门拔腿就跑。无常掉转身子也随后追来。

原来这条巷子是个死胡同,偷儿跑到巷子的尽头看见路标时才知道此路不通。急得他汗如雨下,湿透了衣衫。他脸一偏,发现有一家门缝里透出了一线灯光,想必是主人未睡,便急忙敲门,因用力过猛,几乎栽了进去,原来此户的大门是虚关未拴,偷儿一个踉跄破门而入。

他刚进门,无常已赶到门外,他赶紧用脊背死死地抵住大

门，同时用目光向屋里扫视着，见室内桌上点了一盏凄凄惨惨，绿豆大的孤魂灯，桌旁有张铺，铺上睡了一个人。偷儿心里有了一线希望，有人就有办法，便高声招呼道：

“喂，老哥，老哥！”经他这一喊，那一位真个从床上拗了起来，并一步一步向他走来。

天啦，他哪里是个活人，看他颈项里挂着的一串打狗饼，这分明是一具活僵尸呀！只见他向自己走来，既不招呼，更不言语，伸出双手向他嗓子就卡！

前有僵尸索命，后有无常追魂，偷儿首尾难顾，腹背受敌。看来是非死无逃，送命一条。

就在这关键时刻，偷儿突然灵机一动想起了“一箭双雕”的妙策。正当那僵尸即将逼到时，他突然松开大门，身子就地一睡。大门一开，后面的无常将前面的僵尸脖子一勒，而前面的僵尸又把后面的无常腰杆一抱，来了个“二鬼打架”，死不松手。

偷儿见化险为夷，乐颠颠地趁机逃之夭夭了。

陈金龙 搜集

流传于扬州一带

怕掀底的鬼

俗话说：树要皮，人要脸。你可知道鬼也有要脸的时候。当你遇到鬼的时候，事先最好掏出鬼的老底，然后趁它不备时再掀它的老底，鬼就再不会对你有危害了，你就不必要再害怕鬼。所以说，鬼和人一样，都有害怕掀底的通病。下面就讲一个怕掀底的鬼。

话说宋朝末年，有一大富人家死了主妇，这主妇生前万般虐

待家奴，家奴背后都骂她死后变成僵尸鬼，到处流浪，不得再转世投胎成人。当时，死了人都要守夜，本来守夜之人都是家属和一些奴仆，但是死鬼的家人害怕生前骂她的话应验，他们在死鬼生前就害怕她，何况人死变成了鬼。所以死鬼的儿子就找了几位力壮胆大的人给死鬼守夜。

这几位守夜人不是光棍，就是无赖。其中有两位是老搭档，经常给人家守夜，他们是东村的万二、西村的郑五，他们等东家全睡下后，就和其他几位商量，让其他人回家睡觉，工钱照分。那几个人巴不得，欢欢喜喜地回家睡觉，等着天明来拿工钱。

人都走了后，万二对郑五说：“郑老弟，咱们两人不妨弄二两老酒喝喝，今天再比一比谁的胆大。”郑五一口应诺，对万二说：“你提的条件我答应，你先去主人家那里弄点剩菜来，再带点酒，我一人在这里顶着。”说着便推万二走。等万二走后，郑五想：你万二胆大，我就来吓唬你一下，看谁的胆大。想着，他脱下了死妇的衣服，把它穿在自己的身上，把死尸推开，放到墙角之处，吹灭蜡烛，自己躺在棺材里面，等万二来。

那万二来到厨房，把一些荤菜倒入锅中，点起火来，不一会儿热好了菜，倒了一点残酒，便向灵堂走去。

万二走到灵堂前，看不到里面的火光，也不知郑五在什么地方，心里想：你郑呆子还想吓唬我，熄灭了蜡烛我就怕了。万二端着剩菜，拿着残酒，继续向灵堂里面走去。他摸索着找到了灵台，放下了酒菜，点燃了蜡烛，不见了郑五。嘴里直想说，人呢？刚才在这儿的，恐怕是方便去了。等了一会儿，还不见郑五，他只好自己先喝了起来。

忽然，他听见一声响，死尸从棺材里坐了起来，万二见了，仍旧不慌不忙地照样吃着，一点儿都没有害怕的样子，看了一下坐着的死尸，说道：“你恐怕也有几天没有进餐了，给。”递给死尸一

只饭碗和一双筷子，那死尸不接碗，也不接筷子。一把抓住万二的手腕。大叫一声：“好小子，还是你可以！”万二一见是郑五，忙问：“死人呢？”郑五指了指墙角的地方，便和万二喝酒闲聊，一直到天亮，这时万二想起了死人，看看墙角处，空空如也，根本就没有死人的尸体，两人顿时傻了，到天亮，看死人不见了死人，不光拿不到钱，恐怕还要吃官司。两人于是又找了一遍，还是不见死尸，他们只好到屋外找了一些碎石砖瓦之类放进棺材里面，封好了棺盖。

天亮后，领到了工钱，帮助主家把棺材抬到了坟地，埋了起来。

花开两朵，各表一枝。那死尸究竟到什么地方去了？原来，死尸摆到墙角之处，那地方正好对着一个鼠洞，气味直向洞中传去，老鼠闻到这个气味以后，上来吸去了体内所存的魂魄，死尸慢慢地转变成僵尸鬼，真正应了家奴们的话，僵尸鬼飘来飘去，离开了灵堂。

这一天晚上，西村的郑五正在一位主家的庄园里看萝卜，只见一位美貌少女走进了他的小房子里，和郑五不知不觉谈了一夜，天亮之前便离开了，这郑五至今还是光棍一条，见有一位姑娘和他谈了一夜，心里不用说有多么高兴，逢人便说。正好这事被西村的一位看相的老先生知道了，他把郑五叫来，看了一下，便告诉他：“小伙子，你遇到鬼了，是个女僵尸鬼。”说后又问他：“想不想有个人作伴？”郑五忙应：“要！”这位看相的老先生便告诉他如此如此，这般这般……

第二天晚上，天刚黑。那位美貌少女又来了，郑五就和她聊起来，说着说着，天又将亮了，郑五忙拉住那少女，拿起放在桌上的一小块烧饼，朝她嘴里一塞，并强迫她吃了下去。这样，天亮后，那姑娘便走不了啦，郑五便把她留下和她一起过日子。

那僵尸鬼为什么留了下来？原来，看相的老先生告诉郑五：僵尸鬼不食人间烟火，你只要用一烟火之食便可留下她，只要僵尸鬼一吃烟火之物便走不了。另外，由于还有一件事没有告诉郑五，导致了以后的事发生。

郑五和女僵尸鬼不知不觉一起过了五六年，他们已有了两个小孩，过起了男耕女织的日子，这一天，小孩到外面去玩，和邻人小孩闹翻了。邻人小孩不知从什么地方听来的，知道了郑五妻子是僵尸鬼，便对他们的孩子说：“你妈妈是个僵尸鬼，我们不和僵尸鬼的孩子玩。”

这孩子回家便问她妈妈，哪料到，僵尸鬼一听，象睡了一大觉似地恍然大悟，底细被人知道了，得走，忙收好大人、小孩的衣服，打起包袱，叫回了孩子爹，说想回娘家一次。自从嫁给了郑五以后，这僵尸鬼一次也没有提到过回娘家，这郑五也慢慢地忘记了妻子是个僵尸鬼。听说回娘家，郑五上街买了许多东西。

东西带好以后，上路了，从早上跑到黄昏，当时没有什么交通工具，只靠两只脚跑。所以走得很慢，走了一天的时间，终于到了。

郑五妻对郑五说：“我先回家看看，有什么变化没有，你在这里等着，看好孩子。”说着，便顺着一条小道，朝前面一座庄园走去，只见几只羊子在啃着道边的嫩草。郑五妻象走进了家一样，路熟透了，三转两拐，不见了踪影。

天慢慢地黑下来，郑五等着，不见有人来，也不见妻子回来。

这时，听见几声羊叫，有位老人手牵着羊子，向郑五走来。郑五忙走上去向老人打听。“老人家，这是什么村庄？”那老人说：“这里没有村庄，是一片荒地，全是坟墓，我是看坟的，你看！”说着，手指后面的地方，一堆堆的坟墓，象一座座的小山。哪有什

么村庄，哪里有郑五妻的影子。郑五站在那里呆住了。

倪 涛 搜集

流传于苏北江都

僵尸美人

元末时候，娄东风林地方有个叫申仲良的土豪，他勾结官府，欺凌乡人，独霸一方。由于平素为人穷凶极恶，贪得无厌，时人背地里叫他“申黑心，申黑虎”。这申仲良，不务正业。自他父母死了之后，无拘无束，吃喝嫖赌一下子就染上了，不到二年把父母遗留下的房田产业吃用精光，成了名副其实的人棍子无赖，学了好多偷窃扒拿的下流勾当。近些时期，听说“倒斗”（盗墓）能发横财，于是也想试试。

申仲良虽然是个无赖，却是个胆小的家伙，所以他在初次盗墓之前，先向熟的酒店强赊了几斤老酒喝，以酒壮胆，之后就趁着夜色，一步三摇走到荒野处寻找富户人家的坟墓。

这天夜里，月色迷朦，阴风嗖嗖，坟堆里飘荡的鬼火，东来西往，不时有叽叽吱吱的鬼叫声忽远忽近，有时好象就在脚边。申仲良到了这时，酒也吓醒了大半，心里十分害怕，若是夜半做贼能唱山歌小调，他倒很想唱几段五更调，或者“十八摸”来壮壮胆量。幸好就在不远地方停着一口露天棺材，他就走了过去，趁着月光一看，见是一口上等棺材，摸上去冰冷煞滑，漆工确是道地，大概是墓穴还未曾完工，暂时放置在这里的。他想这样的上好棺材，里边一定有宝货。就不管三七二十一，拿起铁棒把盖撬开了。

等到他把棺盖撬开，只感到眼睛门前一亮，原来死尸身上戴

满了金银首饰，珍珠翡翠，还有无数闪光的宝石。这下他真心花怒放，连忙伸手到棺材里去取宝。在他刚拿到金银珠宝的当口，突然他的双手给棺材里的死人抓住了。这一下吓得他救命二字都呼喊不出，只觉得死尸发出的阴寒冷气，通过被抓的双手，向臂膀肩胛直传过来，渐渐逼向心窝。他两脚发抖，身子慢慢瘫了下去，而棺材里的死尸却慢慢竖了起来。他朝死尸一看，并不是青面獠牙的恶鬼，却是美貌艳丽的少妇，心里才松了一口气，于是大着胆子说道：“鬼美人，不，美人鬼，不不，鬼小姐，你放了我吧，我还是第一遭，求求你了。”

这确是一具女尸，虽然样子很美，却给人有种说不出的寒冷感觉，尤其是她眼睛里射出的二道阴森森的惨白眼光，使人一见，心都会寒冷得停止跳动。这时她倒松了手，放了申仲良，似笑非笑冷冷地问申仲良：“你现在要活？要死？还是要财？”

申仲良当然要活。

美人鬼听了，一阵冷笑道：“象你这样吃了早顿无夜顿，活着又有什么意思？”

申仲良马上跪下来哀求：“鬼小姐饶了我吧。常言道：蚂蚁尚且贪生，我下次决不干了。”

鬼小姐又是嘿嘿一阵冷笑：“你不是想发财，想过好日脚么？象你这副虫样，活着就只会象条虫爬着，没出息。现在我来教你，活着就要象头狼、象只虎。”说到这里，鬼美人突然伸出一只长有长长铁指甲的手来，朝着申仲良当胸一划，顿时胸膛大开，一颗鲜红活跳的人心，蹦了出来。鬼美人伸手接住人心，往嘴里一塞，就吞了下去。之后她抓起一锭银子往申仲良胸口放了进去，又向他胸膛上吹了一口鬼气。真奇怪，胸膛便又合缝了，不留一丝痕迹。更奇怪的是，这一切都是申仲良眼睁睁看着她干的，不觉得痛，只觉得冷，喊不出，也动不了。

申仲良自从换了银子心后，再没有胆怯、羞耻的感觉了，他变得令人害怕，冷酷残暴。而这僵尸美人呢，却借了活人的心又回到人间来了，也用不着一到天亮就躲藏起来。

于是申仲良与她勾结一起，白天象人，晚上是鬼，危害乡里。尤其可恶的是这僵尸美人每月十五要在拜月后吃一颗年轻人的活心，而申仲良就做她的帮凶，每次都用诱骗的办法，把那些无知少年骗到僵尸美人墓穴处，供她享受。当然她也帮申仲良盗取钱财，只每夜化一道阴风，就能卷来一堆银子。而吃人心肝，非把人骗到她原来死葬的墓穴，不能逃避天网的格灭，所以非得申仲良帮助不可。只要这僵尸吃满三十六个心脏，就能脱尽鬼气，也可变化人形，或男或女，或老或少，到时便成鬼魔，成为世间灾星。

时间真快，在这二年半里，申仲良奇迹般地发财致富，成了风林地方的首富。凡见到他的人，都得叫他一声老爷，不然他就要找人“麻烦”。他的恶势力也同他的横财一样与日俱增。到了令人提心吊胆的地步。百姓都在说，申仲良这只黑心虎，心狠手辣，他财产越大，势力也越大，今后我们风林地方人再没有好日子过了。

正在这个时候，双风半仙周道禄外出十年，如今得道归来。他踏上故乡土地时，只觉景色凄凉，不时闻到一股人血腥味从远处飘来。他想奇怪了，双风地方原是娄东释道宝地，建有不少名寺古刹，哪来这股妖风鬼气？于是他睁开阴阳法眼，向四方观看，只见西北方一处坟丛中冒出一股青黑色的鬼气，这鬼气蹿至半天，化为阴森森的雾，笼罩着整个风林地方。看到这，他心里明白了，故乡所以如此凄凉，原来已有鬼怪在作祟害人。他便向着这坟丛走来，看看究竟是何等鬼域。

在他将走近荒坟之处，看到一个身穿白衣裙的少妇在那里

哀哀啼哭，在那少妇身边却有一具挖去心肝的男尸躺着。他便问那少妇是怎么回事，但见那少妇泣不成声，也说不清楚。怎么办呢？他就在荒坟边拔了几棵“节节活”与“连心草”，口中默念咒语，念毕朗声说道：该死则死，不该死则活。说完把这几棵野草往死者胸中一塞，然后再摸出一粒金丹塞在死者口中。只见死者的扯破胸膛在慢慢闭缝，死者的脸色在慢慢地由黄转红。

可是就在这时，只见那白衣少妇朝着周道禄叩头拜谢，正在周道禄起手扶她起来时，突然间那少妇伸出二手直抓周道禄的胸口。只听得咔嚓一声，十支长长的铁指甲全都折断。幸好周道禄胸口中藏着一部《无字天书》，不然不丧命，也将折去一半道行。这时他马上躬了躬背，抽出背着的桃木斩妖剑，一剑直向这少妇当胸刺去。剑着，少妇便仰跌在地上不动了。偏偏这时，那个死了的年轻人醒来，一见自己妻子给旁边的野道士一剑刺死，便一跃而起，揪住周道禄拼命，问他何故杀死自己的妻子。这时周道禄真是有口难辩，只说这是鬼怪化身。并不是你妻子。但是那年轻人哪里肯信，揪住了他高呼道士杀人。一时间围来了不少乡人。

不多一刻风林镇上的申仲良也带了一帮恶奴赶到此地，对着人群说道：如此光天化日、朗朗乾坤，道士竟敢杀死妇人，赶快把他捆起来送官究办。

正当一帮恶奴拥上来想捆绑周道禄，周道禄啐道：“给我站住，谁敢妄动！”这帮恶奴蓦地给定身法定住，动弹不得。这时周道禄圆睁法眼，向申仲良看个不停，然后朗声大笑道：“我道是谁，原来是个没心肝的行尸走肉。我且问你，你那胸中装的是什么东西？你的心肝又到哪里去了？”

周道禄这一番话，不只说得申仲良无言回对，就是旁边的

人，也莫名其妙。周道禄接着说：“这家伙的心肝早已给鬼怪吃了，如今装的是一锭银子。”

此话一出，人群哗然，都讲：“难怪他平日这样穷凶极恶，见钱眼开，原来申黑虎已没有人的心肝了。”

申仲良见大家竟敢取笑他，奚落他，怒不可遏，发疯一样号叫着要同人家拼命。周道禄便取出一面五行镜，口中念道：“金木水火土，五金归一金。”只见发疯似的申仲良这时直挺挺地跟着五行镜走动。周道禄便对五行镜说道：“要他说出鬼怪所在。”语音刚落，只听申仲良连声说道：“在我堂楼之上，在我堂楼之上。”

周道禄于是吩咐众人速把这鬼怪墓穴烧掉，并说：“把申仲良与那白衣女尸好生看着，我去把那鬼怪擒来，便能见个分晓。”说完，从襟中摸出一叠纸样的东西，向空中一撒，转眼间变成了一架通天云梯。周道禄爬登天梯直至半空，他念动咒语，指定方向，霎时便把天罗地网布好了。

再说，那僵尸美人登在堂楼上还不见申仲良回来，心里难免焦急。忽然听得半空与地下，南北西东都发出一个声音：“鬼怪快快出来受死！”她给这声音震得耳膜欲破，就向天空飞去，只听得“噍”一声，身子已给天网上的天雷打落下来。想入地逃遁，谁知地皮变得坚硬如铁，根本插不进身去。于是她东撞西碰，到处发出“噍噍”之声，都给天雷打回。这样经过了三十一次的震击，这僵尸美人终于散了骨架，变成一具骷髅跌落在她墓穴之中。众人感到奇怪的是这骷髅胸中且有一颗活心在跳动。周道禄便对大家说，这就是申仲良的一颗心。说时用剑尖把它挑了出来，反手一个响雷，骷髅顷刻化为灰烬。而这时那白衣少妇却已变作了一张枯黄树叶随风飞去了。

周道禄起剑挑开了申仲良胸膛，取出了一锭银子，再把那个

心还给了他。谁知申仲良醒了过来说道：“我的银子呢？我的美人呢？”他看到一堆灰烬时号啕痛哭，接着也跳在燃烧着的墓穴中与美人鬼同归于尽了。

尹培民 搜集

流传于江苏太仓一带



吊死鬼

智破讨债计

古时候，在离海陵（今江苏泰州市）十多里路远的孟家村，有一个叫李红朝的秀才，他虽是个书生，但胆子却特别大。

传说，李红朝有一次去海陵赶集，回来时天已近黑，他匆匆往家赶，不一会儿，他已浑身是汗。这时候月亮也升起来了，他来到张家坝后的一座小石板桥上，心想：这个地方挺干净的，反正已经晚了，就坐在桥板上凉会儿再走吧。

他刚静坐下来，听得有呜咽的声音，再仔细听听，原来声音是从桥下面传来的，他心想：这么晚，什么人在桥下哭泣呢？他刚想站起来绕到桥下去看个究竟，这时，他听到桥下有人说话，而且还是女子的声音。只听见一个说：“兰姐，别哭了，我知道一个地方，你去讨替身吧，前面不远，张家坝有一户人家，男主人死了，明早他家要请庄客去海陵买木材回家做棺材，他家儿媳妇起来煮早饭，煮的是荞面汤团，你趁她离开锅灶时，把锅盖揭了，撒上一把大麦芒（即大麦壳），再把锅盖好，等到请的庄客来了，开锅吃饭时，女主人怒了，大骂儿媳妇，她儿媳冤屈，就会上吊，这样你就有替身了。”听了这段话，呜咽声停了，李红朝又听见另一

个女子的声音：“好妹子，你给我找到了替身，那你呢？”先前那个女子又说：“兰姐，你不要替我担心，我也有了，今晚在东南面的鲍家沟，有户人家儿子结婚，明天早上，新娘子把手镯脱下来洗脸，我乘其不备，拿一只扔到她家污水缸^①里，她洗完脸，找不到那只手镯，婆婆责问，她也会寻短见的，那我也就有替身了。”听了这话，那个女子破涕为笑：“小妹子，你真聪明，从明天起，我们就不再受苦了。”

听到这儿，李红朝明白了，原来是两个吊死鬼在商量讨替身呢！明天那两家要遭难了，他不由得把那两家的地址在脑海里转了又转，在口中轻轻地念了又念，大概是他念的声大了点，两个吊死鬼觉察了，转眼间，李红朝看见两个年轻女子从桥南端走过来，她们身上都穿着白色的衣服，一个手中托着一盘热气腾腾的馒头，另一个提着一只水壶。她们两个迎上来对李红朝说：“先生赶路，是又饥又渴了吧，吃点点心，喝点水吧。”李红朝答道：“我刚吃过晚饭，一点不饿，我还要赶路，谢谢二位的一片好意。”她们左劝右劝，李红朝就是不上当，还是继续赶路，回家了。

第二天，天还没亮，李红朝就起身了，他先赶到张家坝，找到那户人家，果真不错，老婆婆正骂儿媳妇，儿媳妇站在一边流泪，李红朝那么早赶到人家门上，人家感到奇怪，他就把昨晚听到的话对他们讲了，老婆婆听了，知道错怪儿媳妇了，连声向李红朝道谢。并叫儿媳妇赶快重做早饭，招待李红朝。李红朝说：“谢谢老大嫂了，我还要到鲍家沟去一趟。”说完，李红朝又上路了。

李红朝心中念着那个新娘子的性命，拚命往鲍家沟赶，他赶到鲍家沟时，太阳已经升起老高了，他也很很快找到了那户人家，见那户人家虽然门上挂彩，却是冷冷清清。他一进门，劈头就问：“新娘子呢？”人家被这个陌生人问得莫名其妙，他赶忙解释说：

① 污水缸：过去农家用来盛洗锅洗碗、盆的水，污水留着喂猪等。

“我是来救新娘子命的。”人家一听，更是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这时候老婆婆出来了，说：“新娘子躺在床上哭呢！”李红朝对老婆婆说：“老大嫂，你先找根竹竿给我。”不一会儿，竹竿找来了，李红朝又问：“你家污水缸放在什么地方，快指给我看看。”李红朝跟着老婆婆来到污水缸旁，李红朝不慌不忙用竹竿在污水缸中搅动，不大一会儿，轻轻一挑，挑出一只手镯来，拿清水一冲，正是新娘子丢了的那一只。接着，李红朝把昨晚的经历也对他们讲了一遍，那新娘子不哭了，连声向恩人道谢。李红朝推不过人家的再三挽留，在这家吃过午饭，也没有什么事，便和人家闲谈起来，人家苦苦挽留他吃过晚饭再走，他实在推托不过。直到吃过晚饭，他才辞别回家。

李红朝走出鲍家沟不远，那两个年轻女子又出现在他面前，他心里明白，自己破了她们的计，她们是找他来了。不过他心里有底，所以他若无其事地迎了上去，两个女子说：“先生真是个大好人，我们带你到仙境去吧！你看这里边多迷人。”只见她们手中牵着一根红线，两人各抓住一端，中间打着一个活结，透过那个圆圆的活结看去，里边是花园假山、楼台亭阁。李红朝假装糊涂问：“那是什么地方，这么漂亮。”“你把头伸进去看看就知道了”两个女子说道。李红朝心里明白，头往里一伸，就没命了。他拿手往里伸，两个吊死鬼忙说：“错了，错了，把头伸进去。”李红朝把手拿出来，又用脚往里伸，两个女子又一个劲地叫着：“也不是这样，把头伸进去。”李红朝装疯卖傻，一会用手，一会又用脚，两个吊死鬼见李红朝不上当，就说：“我们教你吧。”那个小一点的吊死鬼说：“你抓住这一端。”说着把线端交给李红朝。李红朝紧紧抓住红线的一端，那个小一点的吊死鬼刚把头伸进那个活结扣，他就猛一拉红线，只听见“哎哟”一声那个小吊死鬼就倒下了，另一个吓得扔掉红线，转眼就跑得没影了。

李红朝冲着鲍家沟高喊：“抓吊死鬼呀！”不大一会，闻声赶来的村民围了一大圈，李红朝对大伙说：“我们把她放到火上烧。”于是，大家齐动手，在一家晒场上堆了一堆干柴，浇上油，燃起了熊熊大火，把那个吊死鬼，用铁叉叉起，放到火焰上，只见那女尸越烧越小，约莫烧了半个多时辰，最后，尸体烧了变成一根大铁钉。

从那以后，李红朝再没遇到另一个吊死鬼，也没听说在哪儿出现过，而李红朝智捉吊死鬼的故事也就越传越广了。

李 宇 搜集

流传于江苏泰州

鬼 肉

老辈子时，白庙滩附近的几个村子每年都要出几次投河、奔井、抹脖子、服毒这类的自杀事件。细究起因也很简单，顶多不过就是个两口子间抬杠拌嘴、兄弟间言语纠纷的这类小事儿。时间一长，人们都说白庙滩方圆左右的那些村子犯邪，你要细问一下究竟犯了什么邪，但谁又都说不出个子丑寅卯来啦。

离白庙滩三里地有个南堤梁村。村上有个姓李的后生家，由于他胆子很大，天不怕地不怕的，乡邻们就叫他“大胆李”。有一次大胆李的表哥家给孩子做满月，请大胆李过去喝满月酒。俗话说：“表兄请表弟，等于寻个帮忙的”。大胆李在表哥人前人后地应酬了一天，等到席散把前去祝贺的客人们送走，再帮着表哥把从左邻右舍家借来的桌椅板凳、碗盘杯碟送回去，才算正式轮到他上席了。大胆李酒后饭罢，又和表哥拉了一阵闲话，不知不觉的已经二更天了。大胆李一看天色已经不早啦，给表哥道了个

扰起身就要回家，表哥知道他胆大也没硬留他，客套了几句后就送他出了院门。从他表哥家出来，要走挺深一道巷子，才上大街。大胆李走到巷中解了个小手儿，刚扎好裤子要走，忽然瞥见从巷口处晃晃悠悠地过来一条黑影子，眨眼之间，那条黑影已飘到了他的面前。大胆李不由一阵纳闷：“这是谁哩，怎么走得这么快，刮风似地，连个脚步声也听不见？”他正眼一瞅那个黑影子，妈哟！这是个什么玩艺呀？一头乱发毛茸茸地披散着，两只吊梢眼幽幽地闪着绿光，嘴里哈哈地吐弄的那个舌头也足有半尺长！大胆李的头发“咋”地一下子，全倒立了起来，心里话：“敢情不是撞上了鬼吧？”这时只见那个怪物凑到他跟前问：“你在这儿做啥哩？”大胆李猛着扯了个谎试探道：“我想在这儿等个过道儿的，好抓个替身，没想到竟撞上你老兄，晦气、晦气！”那鬼一听是自己的“同类”，立刻亲热起来，给大胆李道了个歉，又讨好地说：“这样的事好说，包在我身上了。这么吧，这村子东头有个小媳妇儿，今儿个后半晌刚和她汉子拌了嘴，我正盘算着去诱她上吊呢，既然你老兄当紧寻替身，就跟我一起去吧！”大胆李暗想：“妈的，果然是撞上鬼啦！一起去就一起去，说不定今儿个我兴许还会救条命哩！”想到这里，大胆李就跟了那个真鬼一搭儿往村东走去。一路上，那个真鬼问大胆李：“你咋走这么慢呀？”大胆李说：“我看景儿哩！”“你走起道来为啥有脚步声哩？”“我脚小鞋大，是鞋底磕着地皮儿哩！”说话间已来到那家子大门外面，大胆李上去推了推门，那门朝里顶了个死铁铁，推不动。那鬼一缩身子，“哧溜”一下，从门缝里钻进去了。大胆李进不去，那鬼隔了门板问他：“你咋进不来？”大胆李说：“我肚大。”“那，你走水道吧，我拉你。”大胆李从水道一钻，那鬼抓住他的手一拉，鬼手冰凉。那鬼撒了手又问：“你别不是鬼吧？咋你的手这么热哩？”大胆李说：“我是新鬼，身上的阳气还没消散完哩！”说着用力一挤，“突”

也钻进了院子。那鬼领着大胆李进了屋子，一瞅，只见一个二十七八岁的小伙子仰八叉地躺在炕上，呼呼大睡，身边一条小炕桌上放着酒盅、菜碟一类的家什，显见是喝醉了。那半拉炕上有个二十四五的小媳妇一边拍打着孩子，一边不住声儿地抽泣着。那鬼“格登”给小媳妇下了一跪，嘴里还嘟嘟哝哝地念叨着：“死了好、死了好，阳间不如阴间好。你活在阳间受恶气，不如阴间无烦恼。死了好、死了好，死了就比活着好……”接着“咚、咚”给小媳妇磕了两响头。又从怀里摸出一条小白绳儿，打了个结儿，冲小媳妇照了照，又往自己的脖子上套，做了个上吊的示范动作。那个小媳妇被那个鬼这么一缠，马上身不由己地起身出了外间屋，找了根绳子，登上小板凳上了柜子就往房梁上拴绳套子。大胆李一见，心想：“妈也，怨不得咱这一带尽出屈死的哩！原来是这家伙搞的鬼呀！这个小媳妇真要这么一吊，丢下炕上那个吃奶的孩子可咋办哩？我可不能这样眼睁睁地瞧着这家子散伙呀！”趁着那鬼光顾念念叨叨地缠着那个小媳妇的空儿，大胆李悄悄溜到院子里，放开嗓子喊了一声：“了不得啦！鬼缠人哩！”喊罢，一闪身就进了柴草囤囤，躲在一捆胡麻秸后面。谁知他刚躲好，就听“刷啦”一股旋风，那鬼早闪到了他的面前，问大胆李：“你喊人啦？”大胆李说：“没呀！”“那你跑啥哩？”“你跑不叫我跑！”那鬼没言声儿。大胆李又说：“算了吧，咱走吧，这会儿那个男的早醒了，见他媳妇儿要上吊，还不看着？咱再去诱人家也不行了。”那鬼说：“别走，我还有办法哩，咱们俩着一个变只羊去他窗底下叫，那男的听见羊叫一定会出来抓羊，咱再着一个去诱他媳妇儿上吊！”大胆李说：“我可不会变羊。”鬼问：“那你会变啥？”“我就会变人。”“什么？”一听大胆李会变人，那鬼可惊奇了，它佩服地说：“你老兄真有本事，竟会变人哩！我变啥畜牲都可以，就是贵贱变不成人。”大胆李怕露了馅儿，忙催那

鬼道：“你变羊吧，我变了人去诱那媳妇如何？”鬼点点头说：“好，我这就变，不过你可不能唾我啊！”“那怕啥哩？”“哎呀，你连这也不懂吗？咱们鬼一旦变成畜牲之后，最怕别人唾，一唾，就恢复不了原身了。”大胆李听了暗自欢喜：“这就好，只要你有个怕的咱就有法子治你。”嘴上却说：“你快变吧，咱俩都是鬼，我唾你做啥哩。”那鬼放了心，点点头。起身在地上画了个十字，就地一滚，眨眼间还真变成了一只肥嘟嘟的大绵羊。大胆李一见，一把揪着羊犄角，“呸呸呸！”一连就唾了它好几口。顺手把羊耳朵一拧，又狠狠地朝它的两只眼上唾了几口，笑嘻嘻地说：“小子，老子看你这回还会变啥？”说着，从腰里解下自己的鸡肠红裤带，拴在羊犄角上，牵上就走。那鬼见上了大胆李的当，便四蹄刨地，死活不肯挪窝儿。大胆李狠狠踹了它几脚说：“你再刨蹄，小心老子把你交给刚才那家子，只要那男的知道了是你诱人家媳妇儿上吊，不捅了你才怪哩！”那鬼无奈，只好老老实实地跟大胆李走。只是它的两只眼一会一会地瞟大胆李，还不住地扑噜扑噜地流眼泪。大胆李把它牵到那家的门洞里，打开街门，出了街便哈哈大笑道：“咋？你还哭哩？谁叫你光害人哩？今天你撞到老子手里，就算你活的命尽了！”那鬼这时才明白大胆李原来是个人！大胆李牵着那个鬼变成的大绵羊，心中暗暗盘算：“这黑灯瞎火的，把这家伙牵到啥地方去才合适哩？”突然他想起西街的肉霸刁四虎儿，心里话：“对咧，刁四虎那小子一惯用秤杆子剋扣乡亲们，又仗着他大舅子在衙门里做捕头儿，更成了咱这一带霸王啦，干脆，我把这个鬼羊拉到他的铺子去得啦！”打定主意后，大胆李得意地哼着小调儿，牵上那只大绵羊，一直奔西院而来。

来到刁家肉铺，大胆李伸手拍开门，刁四虎还没睡，正在连夜杀羊煮羊下水^①，那小子斜乜着眼问大胆李：“买啥？”“卖

① 下水：指心肺五脏和肚肠等。

羊！”大胆李大大咧咧把羊牵进铺子，他见刁四虎的两只眼死死地盯着自己手里牵着的大肥羊，故意佯装不睬地问：“买吗？”刁四虎抓抓羊脊梁骨，好肥！便不阴不阳地问：“偷来的？”“那你就甭管了，干脆点，买不买？”“啥价？”“你看清楚吧！”刁四虎一听，心话：“肯定是这小子偷的，嘿！管你哩，老子乐得拣个便宜。”便伸出三根干柴棍似的手指头问：“卖吗？”大胆李一个子儿也不争，点点头说：“卖！”刁四虎一见三吊就把这么肥的羊买到手了，高兴得两只小眼儿眯成了一条缝儿，随手取出三吊钱丢在案上，他怕大胆李变卦，当下冲正在剔骨头的几个伙计一挥手：“上案，杀了一块下锅！”小伙计们忙把那只羊抬上肉案，刁四虎一挽袖子，操起刀子在鞋底上擦了几下，扳住羊犄角一拧，照着羊脖子就是一刀。只听“扑”的一声，一股黑血从羊腔子里喷了出来，流到地上，马上化成了一阵白烟儿。刁四虎不由一惊，说道：“妈的，这是啥羊，咋羊血流到地上还冒烟儿哩？”大胆李见羊头已经割下，便笑迷糊儿似的，抓起那三吊铜钱往怀里一揣说：“世界大了，啥人都有，羊多了，就不兴来个怪样的？”说罢哈哈大笑，拉开铺门走了。刁四虎又动手来剥羊皮，谁知那羊皮比纸还薄，用手一碰，嘎吧嘎吧直响，开败了的花瓣儿似的，纷纷扬扬飘得满地都是！刁四虎又惊又怕，嘴里一个劲地喊“邪怪！”回头再看那肉案上，剩下了血丝丝的一块肉疙瘩，用刀一划就是一大块子，竟连一根骨头也见不到。刁四虎惊呆了，把刀一丢，恶狠狠地骂道：“妈的，这算啥羊哩？”一个伙计插嘴道：“怕是鬼肉吧？”另外几个小伙计也纷纷说道：“没错儿，一准是鬼肉！要不咋没骨头？”“干脆扔了算啦，这红丝丝的看着也恶心，谁买呀？”刁四虎一瞪三角眼说：“扔？老子凭啥扔？今儿个它就真是块鬼肉也得给老子下锅煮，难道叫老子白花三吊钱不成？”有个伙计又接了一句说：“煮了怕也卖不了呀！”刁四虎说：“掺上点好肉一起煮，下锅！”小

伙计们应了一声。掀开汤锅，“呼通”一声，一下子把那些肉全倒进锅里。只听锅里哧啦啦——哧啦啦——的一阵乱响，那些肉全都变成了血沫子，奇臭难闻，连汤锅里的好肉也全都搅和臭了。气得刁四虎拍着肉案大骂大胆李蓖麻籽喂驴——不是好料，但又没法子好想，只好叫伙计们把汤锅里的那些血沫子舀喽，挑到河湾里去倒掉。谁知那几个伙计全都推说怕鬼，谁也不肯去。刁四虎无奈，只得吩咐等明天再去倒那锅血沫子。谁知那锅子血沫的臭味越来越浓，把刁四虎铺里挂着的那十几腔羊肉全熏臭了。第二天一大早，刁四虎铺里的伙计挑了那些血沫子，抬着那些臭了的羊肉去扔，走到大街上，竟把挑水、饮牲口的人都呛得捂起了鼻子。打那后，刁四虎铺子臭了汤锅的事儿就在白庙滩一溜儿几个村子里传开了，再没人去他的肉铺里买肉了，刁四虎从那以后就倒了霉。不过自打那之后，白庙滩一带的村子，再也不闹屈死人的事啦。

史永 口述 赵相如、戴世敏 搜集
流传于河北张家口

屠夫与鬼

长乐镇有个屠夫，他每天天蒙蒙亮便赶到五里路远的开元村去杀猪。

这天清晨，他又去开元，就在他走到半路的一座木桥上时，见一女子孤零零低着头站在桥上。他走上前关心地问：“妹子，你起早天亮地站在这儿，会有坏人害你的，快回家去吧？”可是那女子仍一动不动地站在那儿。于是，他又说：“是不是夫妻吵架逃出来的？啊，妹子，那你更该快点回去，家里人不知会急成啥样

呢？”这时，那女子道：“别噜嗦，你走你的路，我站我的桥。”屠夫说：“这怎么行呢？快回家吧，别耍脾气了。”可那女子说：“你知道我是什么吗？”“噢，莫非你还是姑娘？”屠夫说。“哼！老实告诉你，我不是人，是吊死鬼。”

“是鬼？”屠夫一惊，“那你在这儿干啥？”屠夫心想，这鬼一定要害人了，便这样问道。

“你这人干吗这么噜嗦，干脆告诉你，免得你刨根究底。我是到开元讨七代去的。”

“讨七代，怎么个讨法呢？”

“喏，开元有一对婆媳，她俩老是吵架，昨天夜里，婆婆的一根珍珠项链让我给藏到了灶膛里。那婆婆找不到项链，便疑心是媳妇偷了。那媳妇根本没偷，受不了这口冤枉气，一时想不开便上了吊。这样，我就讨来了七代。”屠夫想，你这个吊死鬼，好阴毒呀。但他并没说什么，挑起担子便匆匆上路了。

他来到开元，找到了那户人家。果然，那婆媳俩在为丢了珍珠项链大吵大闹。那媳妇正哭哭啼啼地要走进那间柴间。屠夫一见，忙扔下杀猪担，一步上前拦住那媳妇：“你别想不开，那珍珠项链在灶膛里。”那媳妇见一陌生人拦住她，又说项链在灶膛里，便半信半疑地来到灶前，把手伸进灶膛里一摸，果然，摸出了那串闪闪发亮的珍珠项链。

那婆婆一惊，莫非这项链是她偷的，但细一打量，却见是那杀猪的屠夫。于是，便问：“这位师傅，你怎知道我的项链在灶膛里。”屠夫见问，便把路上碰到吊死鬼的事说了一遍。婆媳俩听了这话，都大惊失色，连忙双双跪下，千恩万谢。

第二天，屠夫在木桥上又遇上了吊死鬼。那吊死鬼道，“你这家伙，害得我好苦，昨天你让我讨不来七代，今天，只好要你替补了。”

屠夫道：“替补？你有什么招儿？”

“什么招儿？反正你今天别想活了。”吊死鬼咬牙切齿地说。

“别想活这话是对，可你总得让我知道怎么个死法呀，要不，到了阴曹地府连怎么死都不知道，叫我在阎王面前说我是吊死鬼，还是投河鬼？”那吊死鬼听了屠夫的话，心想，这话也对，便说：“我要你做吓死鬼！”

屠夫又问：“你怎么吓我”？

吊死鬼说：“你看着我我就知道。”说完，便猛地伸出那猩红的舌头，那舌头伸出来，一直拖到胸脯前，果然吓人。可是屠夫却哈哈一笑说：“这有什么可怕的，我每天都把猪舌头拉得象你伸出的一样长，然后把它割掉。”

吊死鬼见一招不成，又来第二招“哧”的一声，只见吊死鬼张开血盆大口，一腔鲜血便迎面朝屠夫喷来。

屠夫一见吊死鬼喷血，忙搬出杀猪担上的一只钵头，往吊死鬼前面一放，立时，钵头内落满了鲜血。屠夫说：“没什么可怕的，我每天都这样，把猪喷出来的血接起来，在锅里煮后，把血当菜吃了。”那吊死鬼气了个半死，好你个杀猪佬，居然连使两招吓不倒你，这下，非要你死不可了。于是，猛一低头，抛散了一头又黑又长的头发，迎面朝屠夫“啪，啪”甩来。吊死鬼的头发，甩起来比铁还硬。但是，屠夫毫不畏惧，从担子上拿出两只铁扎钩，双手一伸，便扎住了那吊死鬼的头发。屠夫说：“甩头发有什么稀奇，我老婆每天梳头，每天这样甩，我每天这样，两扎钩就给她梳了起来。”

吊死鬼一见自己的三个绝招都吓不死他便拔脚想溜。那屠夫哈哈一笑说：“真是妇道人家，你吓了我三招，难道你就不想看我一招吗？”

那吊死鬼想：看你一招？难道我吊死鬼会怕你杀猪佬吗？于

是说：“你有什么招儿尽管使来。”那杀猪佬说：“我多也没有，只会一招。”吊死鬼说：“一招就一招。”那屠夫一笑说：“好，看招！”话音刚落，那把闪闪发亮的杀猪刀便一下插进了吊死鬼的心窝。那吊死鬼立时便应声倒地，化作了一堆头发。

任小霞 搜集

流传于浙江嵊县

典 当 吊 死 鬼

从前，我们这里有一个穷苦的农民，名叫张三，为人机智勇敢，乐于助人。夫妻二人住着一间小屋，租种地主的田，过着半饥不饱的生活。

有一年秋天，蝗虫成灾，庄稼颗粒无收，民不聊生。好些农民只得背井离乡去逃荒。张三见许多老人、孩子在死亡线上挣扎，心中十分不忍，便想留在本地帮助穷乡亲度过荒年。然而他自己家里也断了粮，怎么去接济别人呢？张三便找村里见多识广的李爷爷去商量办法。李爷爷说：“张三，你胆大心细，有勇有谋，可以如此这般捉个吊死鬼来当当，也可治一治黑心当铺的万进利老板。”李爷爷的一席话，正中张三的下怀，他谢过李爷爷，回家搓了一条左手草绳，藏在怀里。傍晚，他又带了一条麻绳，来到半路凉亭。据说这个凉亭已经有好几个人吊死过了。

这时天快黑了，张三捧来一块垫脚石，唉声叹气地说：“与其饿死难受，还不如吊死痛快！”说着把绳头丢过梁架，打了个结，拉着绳圈在耳朵上挂挂，“啊，怎么吊不住？”他又将绳圈在鼻子上挂挂，“啊，吊死也这么难！”说着他又把绳圈在嘴唇上吊吊，又说：“唉，怎样才能吊死呢？”

“吊死嘛最容易。”张三听到身后有个女人在说话，“你只要把下颚挂进绳圈就行了。”张三知道说这话的是吊死鬼，便故意说：“下巴怎么挂绳圈？你做个样子给我看看！”吊死鬼说：“这个便当。”她便站到石块上用手去拉绳圈，做吊死的样子。张三趁吊死鬼不防，悄悄掏出左手草绳，猛地把她捆个结实。吊死鬼“喳喳”直叫。张三什么也不管，把她扛在肩上，拔腿便向家里跑，他跑着跑着，觉得肩头越来越轻。回到家里，拿下来一看，见吊死鬼已经变成一个葫芦形的东西，敲敲它“吱吱”会叫，丢一下“蹦蹦”会跳。张三十分欢喜。

第二天早上，张三拿着这个“葫芦”到黑心当铺去当“宝贝”。朝奉见这个“葫芦”敲敲会叫，丢丢会跳，如获至宝，问他当多少银子？张三说：“这件活宝价值五百两银子，今天我只要当五十两就够了。”朝奉说：“我们老板有言在先，凡是当宝贝的，三天之内就要来赎回，过了三天就不能来取了。”张三答应了，并再三嘱咐要把宝贝妥善保管好，否则得赔他五百两银子。朝奉点了点头，他把银子和当票交给张三，准备向万进利报喜。

张三回到家里，估计吊死鬼会逃出来找他的麻烦。便砍了一棵野桃树，削了一把桃木宝剑，砍了不少桃木桩。他把桃木桩在前门、后门插遍，把桃木剑藏在床头。傍晚，他拿出一张渔网时对妻子说：“今晚你迟些睡，在外间等着。今晚吊死鬼定会来找我的麻烦，你如果听到房里有‘乒乒乓乓’的声音，就把网放在泼水洞里，如果发现有什么东西窜到网里，你就一把把它抓住。切记，切记！”妻子答应了。

再说那个朝奉拿到这个“宝葫芦”到老板万进利那里去献宝。万进利见这件敲敲“吱吱”会叫，丢丢“蹦蹦”会跳的宝贝，真是爱不释手，他丢丢敲敲，玩了许久，十分欢喜。但总觉得这么个好宝贝却用一条草绳拴着，实在太不雅观，便取来一根红花头

绳，准备亲手换上。可他一解开草绳，这个“宝贝”——吊死鬼便“吱”地一声飞走了。万进利惊得目瞪口呆！

当天夜里，这个吊死鬼果然到张三家来寻衅了。她见前门后门都插满桃桩，走不进，便从泼水洞钻进去。到了房里，吊死鬼破口大骂张三，不该用计将她捉来，害她吃尽苦头！张三说：“阿嫂，你别动气，我只不过借你的身子换一些银子分给乡亲们度过灾荒。”吊死鬼说：“哼，你倒说得轻巧，我不仅被你捆绑、敲打，还遭朝奉、老板的多次戏弄。今晚我决不饶你！”说着便挥起吊死绳恶狠狠地向张三扑去，张三不慌不忙地擎着桃木剑沉着应战……

妻子听见房内有“乒乒乓乓”的声响，便赶快将渔网在泼水洞上装好。这时，张三越战越勇，杀得吊死鬼连连后退。吊死鬼招架不住，便窜向泼水洞逃命。张三妻子见一个黑影窜进鱼网，便上前一把紧紧抓住。张三追出来，把网兜拿到灯下照看，见吊死鬼又变成一个葫芦。

张三对吊死鬼说：“今天我再三跟你讲道理，你竟这么不讲义气。现在我可饶你不得了，或者用桃木剑将你捅死，或者浇上油将你烧死！”吊死鬼连连告饶，并发誓再不敢来寻衅闹事了，若违背诺言，甘愿堕入十八层地狱。张三这才把她放了。

当晚，张三悄悄地来到半路凉亭墙后探听，他听到那个吊死鬼在跟同伴说：“那个张三你们切不可去惹他，我已经被他捉住两次。我发了重誓，他才放我回来。”众鬼唯唯。

第二天，张三便带着银子和当票到黑心当铺去赎“宝贝”。万进利失了“宝贝”无计可施，只得把五百两银子赔给他。

张三便把这些银子分给受灾的穷乡亲，让大家籴米、买柴，以度荒年。

陈望林 口述 滕占能 搜集

流传于浙江慈溪

智制吊死鬼

彝族民间常有在脚或手上拴墨线的习惯，问其原因，说是墨线能治鬼。

古时候，有个彝族山寨，崇山峻岭，绿水相映，十分清幽静僻。人们勤劳善良，朴实勇敢，过着自给自足的田园生活。

在这美丽的山寨中，有一个出色的木匠，姓杨，因人们总是称他杨木匠，以致把他的名字也忘记了。这杨木匠心灵手巧，远近闻名。每当人们提到他，没有一个不竖起大拇指。这不仅因为他手艺超群，待人平和，更因为他曾制服过一个鬼。

杨木匠因为手艺好，待人和气，深得人们信任。因此他总是张家出来，李家进去，回家的日子很少。不过，因为杨木匠收入多，家中媳妇又能干勤劳，把老人和孩子照顾得井井有条，日子倒也过得快活。

忽然有一天晚上，杨木匠媳妇刚睡下，猛然听到一个声音叫她，她答应了一声，回过头来一看，发现一个打扮漂亮的年轻人站在门外跟她说话。这个人告诉她：“后山箐里有棵大树，树上开着两朵花，一朵金花，一朵银花，凡人只要摘到那两朵花，就将有用不完的金银，终生富贵荣华。”杨木匠媳妇想：如果得到那两朵花，自己的丈夫就不必出外做木活，我们就可以永远团聚，共享天伦之乐了……那年轻人看她心有所动，就说：“如果你想得到那两朵花，不能告诉任何人，明天一早就去摘。”说完，他转身走了。杨木匠媳妇正在惊喜之中，忽然醒了，原来是一场梦。

第二天，她回忆自己所做之梦，总觉得有些蹊跷。不过她没有告诉任何人，在忧郁中度过了一天。

晚上，她刚睡下不久，再次做了那个梦。醒来后觉得非常奇怪，怎么接连两晚上会做同一个梦呢？那梦也太……她决定要弄个明白，一夜苦思冥想，睡不着觉。

第二天一早，她被小孩喊醒，原来是大儿子在喊她帮他补衣服。她才发觉自己已经睡过头了。马上一骨碌起来，揉揉眼睛，拿出针线箩，剪了一块布，为儿子补起衣服来。

补着补着，想到昨晚的事情，立刻歇下针线，沿那青年告诉她的地方走去，果然在后山的篱里看到一棵非常茂盛的大树；往上一看，树顶上果然开着两朵美丽的花。她发现现实与梦境完全一样，惊呆了。

原来，好几年前，村里有个小伙子因一时想不通，来这树上自缢了。

他原以为人间可恶，到阴间会好些，就一死了之。哪知阴间比人间更无情、更昏暗。那里到处是妖魔鬼怪，到处是尔虞我诈……他原以为人间多烦恼，哪知阴间更难熬。这下，他后悔了，后悔当初的轻率、无知，因此总想找个机会重返人间。可阴间的阎罗王对吊死鬼的法律很严，如果自缢做了吊死鬼，将永远不准回人间托生。如果要重回人间，必须自己找一个替身。

这年轻的吊死鬼在阴森森的阴间过了一年又一年，孤孤单单，寂寞无比，还得时时提防各种妖魔的欺负，真乃度日如年，苦煞他了。他每次向阎罗王请求放行，总只得一句话：“是你自己来的，又不是我勾你来。要想出去，必须找来一个替身。”

那鬼翻来复去地物色替身，可是都觉得不合适。因为鬼怕恶人，彝家汉子个个勇猛无比，他只要想到就害怕，哪敢去碰呢？想来想去，选定了汉子长期在外的杨木匠媳妇，于是连续两晚上托梦给她。想引诱她上当。

杨木匠媳妇正不知所措，只听到树顶有个声音，“还站着干

什么？快将绳子的扣子套进脖子，我拉你上来。”杨木匠媳妇一听，正是连续两晚上同她讲话的那人的声音。可她抬头一看，一个人的影子也看不见，只见从树枝上垂下着一根陈旧的绳子。她心里一惊，连忙打折转走了。

那鬼看着她回去的背影，恨得咬牙切齿，却也毫无办法。因为杨木匠媳妇刚才给儿子补衣服时，将剪子放进了围腰兜里，而鬼又怕剪子，只好眼睁睁地看着她回去了。一个新的诡计在他心里产生，他决定瞅个机会硬将她牵来。

机会终于来了。这一天，杨木匠媳妇出去找菜，刚到菜地，恍恍惚惚中，只觉得头重脚轻，身不由己地朝后山箐走去了。

正在这个时候，被从外地回来的杨木匠遇上了。杨木匠喊了她一声，她一点反应也没有。杨木匠很奇怪，连忙用手一拉，一下子大惊。他的媳妇全身凉丝丝的，脸上也毫无血色。杨木匠立刻背起她回了家。经过精心护理，妻子才清醒过来。当妻子将近几天发生的事情详细地告诉了他之后，他马上明白了是怎么回事，眉头一皱，计上心来。

第二天早上天还没亮，杨木匠就起床了。他先将头发扯散，梳成女人的样子，然后穿上自己媳妇的衣服，系上她的围腰，衣袖里藏上一根墨线，学着老婆的姿势，来到那棵大树下。果然看到了那根吊着的绳子。他装模作样，将绳子的扣子套在头发上，脚一缩起，人就摔在地上，发出一声响。树上那鬼正想着昨天的倒霉事，听到响动，往下一看，不禁喜形于色。可当他看到她（他）拴绳子不会拴着位置，就沉不住气了。大声对她（他）说：“要将扣子套进脖子里。”杨木匠只是摇头，总是故意套在头发上，继续演戏。树上的鬼看得不耐烦了，说声：“我来帮你套。”就到了杨木匠身边，拿起绳子将要往杨木匠头上套下。杨木匠眼明手快，猛将衣袖里的墨线抽出，一下子把鬼拴住了。那浓黑的墨汁

在鬼身上印了一圈，使鬼动弹不得。杨木匠将鬼狠狠地打了一顿，问清了事情的经过，把那鬼牵回了家。

那鬼自被杨木匠牵回之后，想逃也无能为力。只好服从安排，日夜为杨木匠家干活。杨木匠从那以后也不再出去挣钱。一家人依靠那个鬼的劳动，坐享清福，日子反而越过越富足。

不知过了多少年，杨木匠夫妻相继离开了人世。那年轻的鬼也早已变成老鬼了。可他依然逃脱不了，继续为杨木匠儿子儿媳做活。

杨木匠的儿媳是一个非常善良的姑娘，她看到老鬼年老多病，一点东西也不能吃，穿的衣服又脏又破，可总是日夜不停地干活。对他产生了怜悯之心。于是她为老鬼缝了一套新衣服，叫老鬼将破衣服换下来，为他洗洗补补。哪知她洗着洗着，衣服化了。原来鬼穿的衣服是用草纸做的，用水一洗，自然就化了。因为印在鬼衣上的墨汁被洗掉了，鬼终于挣脱了几十年的束缚，化作一阵清风逃走了。

尽管他逃脱了，但那鬼逃走后再也不敢为非作歹了。

严兴强 搜集

流传于云南临沧

产妇鬼

墓 生 儿

很早以前，有一对小夫妻，两人恩恩爱爱，日子过得非常和睦，可是他们两人一起生活了十年，一直没有孩子。妻子在三十五岁那年总算怀孕了，这下可把小两口乐坏了。丈夫乐得整天嘴里哼着山歌，干什么活都很带劲。

但是天不随人愿。经过十月怀胎，这天妻子要分娩了。在分娩时，他妻子却因难产而离开了人间，孩子没能生下来，也随娘走了。妻子一死，丈夫伤心得差点也要跟妻子一起到阴间去。在乡邻们的劝说帮助下，他悲悲切切地把妻子埋了，就独自回家住在空房里了。

就在他妻子死去的第二天晚上，附近一家红枣店正要关门时，有一个女人到店里来买红枣，店主便卖给她了。从此，天天晚上这个时候，那女人就来买红枣。这样一直过了两三年，店里和附近的人都感到很奇怪。有一天傍晚，枣店里来了一位道人，他和店主相识。店主迎他进来到了里屋，两人坐在里面边喝茶边聊天。这时候，那女人又来买红枣了。等那女人买好枣走后，道人问店主：“那女人是哪家的？”店主说：“不知道。”店主又道：“这

女子真怪，她每天到这时候就来买枣，这样已经有两三年了。”道人对店主说：“这女子不是凡间之人，而是阴间之魂。”店主听了笑笑，摇头说：“不会，不会，那女子在我店买了两三年的枣了，用的也是咱凡间的钱，怎么会是鬼呢？”道人一听，哈哈一笑说：“店老弟，咱们兄弟俩相交一场，贫道我何时骗过你？不信，明天早晨我就让你看看是真还是假。”

第二天早晨，太阳刚刚露头的时候，道人让店主打来一盆清水，把那女人的钱拿来放到水中。过了一会儿，那钱突然都漂了上来，慢慢地变成了一块块烧纸。店主一看顿时被吓得六神无主，不知怎么办才好。那道人看着店主惊慌害怕的样子，微微一笑，然后说：“店兄弟，你莫怕，贫道倒有一法来治她。我这里有一张画符，你把它贴在门上，那鬼见了自然就不敢来了。”他说着把画符递给了店主。第二天，店主就照那道人说的，把画符贴在了门口。到了傍晚，那女人果然没有再来买枣。

原来这买红枣的女人不是别人，她正是那个三十五岁时怀孕，后来因难产而死的女子。那年她死了，而她肚里的孩子却没有死，他在棺材里降生了。那女人的阴魂无法喂养孩子，就只好在黄昏时扮成人样，到那个红枣店里去买红枣回去喂孩子。自从店门上贴了画符以后，她就一直没敢再去买红枣。她看着红枣一天天少下去，怕吃完了会饿死孩子，就决定去叫丈夫来领孩子。

这天夜里，她丈夫做了个梦，在梦里梦见妻子来叫他，让他赶快去领孩子，还对他说：“这几天枣店里的人不让我买红枣了，孩子没啥吃的了。你赶快来领孩子吧，要不然他会饿死的。”一连好几个晚上，她丈夫都做了同样的梦。丈夫觉得很奇怪，就决定去看看。他叫了几个亲戚，来到了坟地，打开了妻子的坟墓。坟墓里果然有一个白胖胖的小男孩，孩子的旁边有很多枣核。丈夫和亲戚们都感到很惊奇。他们抱出了孩子，重新把坟墓埋好。丈

夫抱着自己的儿子，跪在妻子的坟前连连磕头，感谢她对孩子的精心抚养，给他留了个儿子，使他家的香火能够延续下去。

陈正英 搜集

流传于青海一带

附录

买蛇汤的女人

南宿县城南有一座桥，桥两端卖丸子汤、羊肉汤和粥的铺子只有李掌柜一家卖蛇汤，他的摊子设在桥上。蛇汤冬天喝了暖和，夏天喝了凉快，李掌柜的买卖倒也非常兴隆。

李掌柜每天二更鼓打完，便挑着蛇汤去桥上卖。这时候，天不太亮，四周还是黑乎乎的，起早赶路南客北商，赶驴挑担，来来往往，已是川流不息了。

头一天开张时，他把蛇汤往桥上一放，不多时就来了一个漂亮妇女。夜幕还没有散去，看不清脸儿。只见她穿着青布褂子蓝布裤子，脚上一双黑布鞋，头裹黑头巾，双手捧着个大黑碗。这女人也不说话，盛满蛇汤，丢下钱转身就走。这时，买蛇汤的人已排起号来了，可把李掌柜忙坏了，他接过铜钱往水盆里一丢，便继续给人盛汤。天亮了，客商们渐渐稀少了，李掌柜才哗啦啦地从水盆里捞出铜钱。

李掌柜开张八个月有余，近日发现那个第一个来买蛇汤的妇女比过去来得迟些了，他也没能细问。这日天未明，他把蛇汤又挑到桥上，不想那妇女又第一个来到蛇汤摊前，照常盛汤丢钱就走。李掌柜接过钱，往水盆里一丢，却没听见响声，那铜钱也不沉底，却浮在了水面上。捞上来看时，这才发现那妇女给的钱竟是人们给死人上坟烧的纸钱。

李掌柜感到非常奇怪，他百思不解，没等蛇汤卖完便挑着担子回家去了。

妻子见了他，便问道：“老头子，没卖完蛇汤就老早回来了。你病

了？”

李掌柜放下蛇汤担子，坐在罗圈椅上，翘起二郎腿，说：“老伴儿，快过来。”

妻子颠着小尖脚，来到跟前问道：“当家的，什么事？”

李掌柜说：“老伴呀，咱开张八个多月来，有一个穿着青褂蓝裤的妇女，每天都是第一个来买蛇汤，这几天她来得晚了。今天却又第一个来买蛇汤了，我接过她的钱，往水盆里一扔，没有响声。人家的钱沉底，她的钱漂着，捞出一看，才知是阳间人给阴间人烧的火纸钱。”

妻子听了，抽泣起来：“天哪，我们老两口子起五更睡半夜，没想到有人欺骗咱，这下可要倒大霉了。”

李掌柜说：“别哭，我有一个法儿逮住她，叫她加倍偿还咱的钱！”

妻子揩去眼泪，惊喜地问：“怎么办？”

李掌柜压低嗓子说：“老伴，明天你也去，等她买了蛇汤走时，我随后便追，你看着咱的摊子。你卖蛇汤，不耽误咱的买卖，我去追那坏女人！”

妻子喜得直点头。

第二天，李掌柜按时把蛇汤挑到桥上，吩咐妻子躲在一旁。不一会儿，只见那妇女捧了大黑碗来了，也不说话，接了盛的蛇汤碗，丢钱便走。

李掌柜向老伴一招手，自己离了摊子流星赶月般追去。两个人相距有十丈远，妇女跑得快，李掌柜追得快；妇女跑得慢，李掌柜追得慢。追了一段路，他已汗流浹背，渐渐地感到要追不上了，可他还是咬着牙紧追不放。大约走了十里路，来到一片墓地里。李掌柜看得真切，只见那女子钻进一座新坟里去了。新坟头上长着小草，绿油油的，一个大窟窿朝外张着口。李掌柜看了良久，自言道：“原来是赵五妻子的坟头。”

当天夜里，李掌柜来到赵五的家，进门叫道：“大兄弟在家吗？”

赵五见是李掌柜，连忙让座，二人分宾主坐定。赵五问：“李大哥，你来干什么？”

李掌柜说：“找你说话。”

赵五说：“李大哥，蛇汤的买卖这么兴隆，怎么有空到这里来闲坐。”

李掌柜说：“兄弟，不为着蛇汤买卖我还不来找你呢。”

赵五感到有些莫名其妙，便不高兴地说：“什么意思？咱哥俩不是外人，

你有话直说。”

李掌柜说：“我做蛇汤买卖八个多月了，每天第一个来买蛇汤的都是一个穿青褂蓝裤的女人。近日，她有三天来迟了。昨天早晨，却来得很早，我接过她的钱一看，竟是火纸钱。我便去追她，跑了十里路来到您家的祖坟，那妇女钻进了弟妹的坟头里去了。”

原来，一年前，在一个风雪交加的夜晚，赵五从外面回家，半路上见一个女子病倒在大道上，他一摸还有口气，便把她背回自己家里。赵五生火为她取暖，她慢慢地醒过来了，仔细一问，才知道是个逃荒要饭的。赵五见女子生得十分美丽，便问她：“大姐，你有婆家了吗？”那女子摇了摇头。

于是赵五就说：“大姐，我也是个单身汉。你别东奔西跑地讨饭了，就做我的妻子吧。我有的是力气，保你吃穿不愁。”

那女子听了，见赵五直爽善良，便答应了。

不想，第二天官府抓差，只与妻子做了一夜夫妻的赵五被抓走了，一去就是十个月。等到赵五回来时，看见妻子的肚子隆起了，疑惑地问：“你……你……你有了？”妻子笑着点点头。

赵五大怒，一巴掌把妻子打倒在地，骂道：“你这个贱货，我以为你是良家女子，没想到我走了不到一年你就偷汉子。”妻子被打得一口气没接上来，挺在地上死了……

当下，赵五听了李掌柜的话，半信半疑，莫非妻子还活着？便说：“大哥，明天找几个人开坟看看，如果那贱人还活着，我赔你八个月的蛇汤钱。”

李掌柜听了，非常高兴，谈了一会儿便走了。

第二天，赵五请了十个精壮青年，治了一桌酒席招待他们，众人酒足饭饱，来到墓地里刨土开坟。

不到半顿饭工夫，大家起开棺材盖儿，一看，哟！里面坐了一个白胖小子，正拍着手“咋咋”地叫呢。赵五一看那小子和自己的脸庞儿一模一样，就跳进棺材抱住妻子的尸骨大哭起来。

赵五把儿子抱回家，精心喂养，小孩长得又秀气又聪明。他想到妻子死后生下自己的儿子，还每日去桥上买蛇汤喂养，就给他取个名字叫高桥。等到十岁时，便送高桥到私塾读书。高桥上了十年学，后来考上了头名状元。

张文东 搜集
流传于山东邹县

鬼 状 元

相传明朝末年，位于胶东半岛的招远县城里，有个卖馄饨的汉子叫王二。有一手祖传好手艺的王二，在城西街口开了一家馄饨铺，生意做得十分兴隆。每天从红日东升到月上柳梢，前来光顾的人络绎不绝。王二每天都收入半袋子铜钱。

有一年，突然发生了一件怪事：

一天，王二收摊后在油灯下清点钱钞时，发现钱堆里夹着几枚纸钱。王二心想，准是哪个淘气鬼在捉弄我。丢了几个纸钱，他没有往心里去。谁知，第二天晚上点钱时又发现了几枚纸钱。王二皱了皱眉头，仔细回想一天来的买卖，并没收到什么纸钱。这是怎么回事呢？难道有人变戏法糊弄我？第三天，他多了个心眼，盛了一盆清水放在身边的案板上。他把收到的钱全都投进水盆里。倘是纸钱，自然就要漂在水上。然而，他张罗了一整天买卖，收的钱眼看投满了水盆，又没发现一个纸钱。

太阳落山了。王二正要卷铺收摊，这时，从西街上走来一个年轻妇女，约二十七八岁。穿一身蓝布衣服，披着长长的头发，两眼痴呆，显得毫无生气。年轻妇女走到王二跟前，拿出一只破瓢，要王二给她盛碗馄饨，并随手把几枚铜钱放到王二的案板上。王二见她衣服后背背上沾满尘土，以为她是要饭的化子，很可怜她，就给她盛了满满一瓢馄饨。等那女人转过身，他拾起案板上的铜钱，随手丢到水盆里。奇怪，铜钱竟漂浮在水面上，再仔细一看，果然是纸钱。王二忙回身去找那女人，那女人却转眼间不见了。为防止再受骗，从此，王二天天把水盆搁在身边。可自从那天以后，那女人再也没有来过，而别的饭摊却又发现了纸钱。王二想，准是那女人干的。就把搁置水盆的方法告诉大家。于是，所有饭铺收钱时都搁了水盆。果然，从此就再也没有见到纸钱了。

几天后一个傍晚，太阳刚刚落山。王二卖罢馄饨正要收铺，突然又发现那女人披头散发地从西门外走了过来。一边走一边喊：“饿死我的孩子啦！饿死我的孩子啦！”王二想，难道真是那个要饭的化子？

王二一向心地善良，为了弄明白事情原委，他决定悄悄查访一番。他取

了根绣花针，在灯头上烧了烧，很快曲成了一个钓鱼钩，又在针鼻里引了个白线团。不等那女人走近，他便主动招呼：“大嫂，要买馄饨吗？正热乎哩！”那女人稍一怔，就走了过来。王二又给她盛了满满一瓢馄饨。当那女人转身要走时，他悄悄将钩挂到女人的后衣襟上。于是，那女人走后，地上便留下了一条长长的白线。王二匆匆收拾了饭铺，沿着白线跟踪追去，一直追出城西关，西关外是一片坟地，荒凉不堪。那白线一直延伸进那片坟地，在一座新建的土坟前不见了。“难道这女人是个饿鬼？对！鬼才使用纸钱哩！”王二想到这里，顿时觉得头皮有些发麻。他刚想走开，忽然听到坟墓里有动静。他硬了硬头皮仔细听了一会儿，象是孩子吃奶的声音。他既害怕又惊奇，赶忙跑回去将此事报告了官府。县官不信，但是第二天还是派了两个衙役，带了铁镐同王二一块来掘坟验看。

三个人来到那座土坟前，仔细听了听，果然有声响。两个衙役也有些胆怯了。但上命不可违，壮了壮胆将坟墓扒开了。一看，只见在坟墓中央有一口红棺材，棺盖已被打开。红棺材里面躺着一具女尸，浑身已经腐烂，只有两个奶头还饱满红润。在女尸旁边，一个还没满月的男孩正伏在女尸的胸前，啧啧地吸奶。

消息传出，人们蜂拥而来观看，都说这是个“鬼孩子”，是女人生前受了孕，死后才生下的孩子。坟墓已经打开，如不想办法，孩子就要饿死。县官问围观的人们：“谁愿领养这孩子？”因为是鬼孩，大家都默不作声。停了好一会儿，王二眼睛一亮，说道：“我去给孩子找个主吧！”说罢，飞一般朝城里跑去。不大一会儿，领来一个五十多岁的老女人。这女人姓王，没有名字，人们都称她王氏，年轻时当过妓女，因为名声不好，一辈子没有嫁人。她就住在王二的斜对门，和王二一向相处不错。老女人来到坟墓前，啥话没说，就亲自下去将孩子抱了出来。见孩子哇哇直哭，她也不怕人们笑话，忙将衣襟解开，将干瘪的奶头塞进了孩子的嘴里。

从此，这孩子成了老女人的心肝宝贝，有好吃的先尽孩子吃；有好衣服先让孩子穿。孩子长到七岁那年，老女人卖掉了两间厢房，凑了钱将孩子送进学堂，并起了个官名叫王奎。王奎从小就非常聪明，学业一点就会。老女人更是爱如掌上明珠。自己一年到头吃糠咽菜，省出白面给儿子吃，自己穿着补钉摞补钉的衣服，节省的钱给儿子做新衣服穿。

转眼，十几年过去了，鬼孩王奎长成一个英俊漂亮的小伙子，并且满腹诗文。二十五岁那年，他要进京赶考。临走时，母亲拉着儿子的手久久不放。鬼孩子王奎明白母亲的心意，决心名登皇榜，光宗耀祖。果然，进京后第一场考试就中了头名状元，被当朝皇上遣往河南做了知府。消息传到招远，人们都暗暗叹服，说招远出了个“鬼状元”。

鬼状元王奎到河南任职，两年后回乡为祖上阖坟。这时，老妓女母亲已经去世。鬼状元回乡后听到这个消息，竟然一点也不悲伤。他只到生母的坟前拜了三拜，然后命人将生母的坟墓重新整修。这时，卖馄饨的王二已年过古稀。他拄着拐杖找到鬼状元：“孩子，你也要为你的养母圆坟。她是想你想死的！”然而，万万没有想到，鬼状元这时竟变了心，不承认自己还有个做过妓女的母亲。把生母的坟墓修好后，王奎就带着人马返回河南去了。王二是个有良心的人，见鬼状元如此负心，气得直骂，说他忘恩负义，不得好死。这话还真应验了呢。就在鬼状元王奎返回河南的路上，一天，突然遇上了暴雨，电闪雷鸣，负心的鬼状元躲避不及，被雷击死在荒野里。死时只有二十七岁。

李日君 搜集
流传于山东招远

木根和鬼妻

从前有个叫木根的打柴汉，二十八岁那年娶得一个叫翠秀的漂亮姑娘做妻子。从此，木根好不欢喜，天天打下一大担柴，到集市上去换回白米，回家还帮着干家务，浑身好象有使不完的力气。妻子也贤良勤快，在家种菜纺纱。虽然木根脾气急躁些，但翠秀逆来顺受，小两口还是过得十分美满幸福。

一天，翠秀有点不舒服，没有做饭。木根这天打了两担柴，先挑了一担回家，想吃完饭再去挑另一担。可是到家一看，饭还没做好，就很不高兴，便重手重脚地洗锅洗碗，把东西敲得噼啪作响。翠秀见了便装出笑脸逗他说：“皇帝老爷，谁得罪了你，这么重的手脚。”木根原以为妻子身子不舒服才不做饭，可现在见她好好的，却又不帮手做饭，顿时涌上一股无名火，便

扬起大巴掌朝她脸上扫去，到了脸边才猛地停住。其实木根也舍不得打妻子，只不过想吓吓她。怎知，翠秀以为丈夫真的打她，猛见那大巴掌朝自己扫来，心里一惊，一口气接不上来，便一下子失去了知觉，身子整个倒了下去。木根手快，一下子抱住妻子，只见她脸色发白，身子变冷，两眼翻白。这下木根慌了，嘴里直喊：“翠秀，你睁开眼，我不是真地打你，你睁开眼呀。”可是任他怎样喊，翠秀也没醒来。不久，妻子全身都变得冰冷了。啊！这犹如晴天霹雳，心爱的妻子顷刻间就死掉了。木根好不悔恨，他悲伤地抱住妻子哭喊着。喊声惊动了左邻右舍，他们都忙奔过来问是怎么回事。木根哭着五五六六地告诉了大家。大家听了无不感到可惜，但看到木根那悲伤的样子，也不好责怪他。

木根守住翠秀的尸体，整整哭了三天三夜，哭哑了喉，流干了泪。最后在乡邻的劝说下才将翠秀葬在对面的小山上，以便一出门就可以看见。从此以后，木根好象失去了魂，打一天柴，就要在家呆上两天，在家时早晚坐在家门口看着妻子的坟发呆。

就这样，一晃又过了几个月。一天夜里，木根忽然听到对面小山上传来哇哇的孩子的哭声。第二天问邻居，邻居们也说听到了孩子的哭声。到了晚上，木根又听到了孩子的哭声。木根感到奇怪，便走到小山上寻去。可是，木根走到这儿，哭声便从那儿传了出来；木根走到那儿，哭声又从这儿传了出来。寻了好一会儿，哭声又没有了。只好回到家里。

几天后，更奇怪的事发生了。木根打柴换回的米每天都不见了一些，会有人来偷？又怎么不全部拿去，难道世上还有知足的小偷？木根感到很纳闷。这天，木根拿着扁担上山转了一圈，就返回家来，扒在后窗口观看。不久，便听到吱吱开门的声音，一个妇人走了进来。木根定睛一看，不由得张大了嘴，那正是翠秀呀。难道她变鬼回来偷我的米？木根惊奇极了。只见翠秀来到米桶边，掀开盖，舀出一些米，似乎感到舀得太多了，就又倒回一些，然后盖回盖，又一声不响地走出去了。木根看得傻了眼，难道世上真有鬼？从不信鬼的木根这时也感到奇特极了。第二天，木根又看到妻子来拿了一些米走了。第三天，木根特意藏好米，然后又躲在窗后观看。一会儿，翠秀又来了，她发现米桶里没有米，看了四周一眼，眼眉皱了皱，落下几滴眼泪，然后叹了口气，失望地走了。木根看了这情景，也忍不住流下了眼泪，后悔自

己不该把米藏起来。鬼也好，妖也好，毕竟以前是自己妻子呀。

第四天，木根决定弄个水落石出。这天，他躺在床上，等着翠秀到来后，便悄悄地从背后一把抱住了她。翠秀惊急地挣扎着，木根死不放手，嘴里说：“你是人还是鬼呀？怎么来拿我的米？”翠秀见挣扎不了，只好说：“你放开我再说呀！”木根松开手，但一只手还是抓住翠秀。“自从那次我一口气接不上来后，一位仙人见我可怜，便向我吹了一口仙气，使我活过来了。那时我已有了身孕，现在生下了孩子，但我没奶喂他，便回家拿些米去喂孩子。”“那你怎么不和孩子回家？”“仙人说过，‘要过三十六天后，孩子满月了才能还阳回家，’顺便告诉你一声，到了那天，你叫人挖起棺材，然后说三句话：‘妻呀，儿呀，你醒来，千错万错都是我错，今后决不再打老婆。’记住，不许念错，我要走了。”木根听后点点头。翠秀说完就走了。木根目送翠秀走到对面的小山上，人影一闪就不见了。

自此以后，木根可欢喜了，每天打很多柴，挑到集市上去换回白米。他每天还在窗后看着翠秀把米取走，才美滋滋地出门去上山打柴。到了妻子生下孩子后的第三十六天，木根叫来乡邻一起挖起妻子的棺材，很快便听到呱呱哇哇的小孩哭声。木根见人心切，便急忙说：“儿呀，妻呀，你醒来，千错万错都是我错，今后决不再打老婆。”说完便揭开棺材盖，只见一个活生生小孩正在使劲地哭喊，但翠秀却奄奄一息了。木根慌忙问：“翠秀，你怎么啦？”翠秀多情地看了木根一眼，苦笑了笑说：“木根，我俩还是没缘分。”“怎么？你不是说能还阳的吗？”“是的，本来我还能活过来的，但你念那三句话时，把妻和儿字颠倒了，应先有妻才有儿的。好，只要你养好孩子，我也放心了。”木根这才想到刚才自己由于心急说错了字，好不后悔，于是他又急忙说：“翠秀，翠秀！我再重说吧！”可是翠秀已闭上了美丽的眼睛，再也睁不开了。“呜鸣”，木根想到由于自己的鲁莽而第二次失去了爱妻，再也忍不住后悔和悲伤，便痛哭起来。

木根一直哭到天黑，在众人的劝说下，才重新葬下妻子，然后抱着孩子满怀悲伤地往家里走去。

陈琳 搜集
流传于广东一带

“鬼骂王庄”

在灵璧县城东南三、四十里的地方有个王庄，它又有个难听的名字——“鬼骂王庄”。

说起鬼骂王庄的来历，还有个神奇的传说故事。

传说很久以前，村中有个年近六十的老汉，老伴和儿女在一场时疫中去世，剩下他一个人，村中的人都称他王老伯。

王老伯因年纪较大，庄稼活干不了，就摆了个烧饼摊，每日以卖烧饼度日。有一天傍晚，他快要收摊时，突然来了个年轻的妇女，递给他一枚钱，拿了一个烧饼转身就走。王老伯也没在意。谁知他数钱时，却发现有一枚钱是假的，用手一揉，竟变成了纸灰。

第二天傍晚，王老伯正要收摊，那个年轻的妇女又来了。她同样递给王老伯一枚钱，拿了一个烧饼转身就走。她刚走，王老伯发现手中那枚钱就变成假的了，用手轻轻一揉，又变成了纸灰。王老伯心想：我活了这么大，还没碰见过鬼，没想到今天碰上了。我倒要看看究竟是怎么回事。于是他摊子也没收，就跟上了那个妇女。

只见那妇女出了村子，向村西南的坟地走去，到了坟地中一晃就不见了。王老伯连忙赶上前，坟前坟后都找遍了，就是不见那妇人的影子。没办法，王老伯只好往回走。谁知，他刚走两步，忽然从背后隐约传来小孩的哭声，他连忙循声望去，发现声音是从一个坟里传出来的。

王老伯再细看这座坟，土是新堆的，坟上还有一串新纸钱。他仔细想一想，近期内只有庄上的王二死了妻子。

想到王二，王老伯禁不住摇了摇头。原来这王二不务正业，整天和几个赌徒聚在一起，父母怎么劝也不行，最后活活把父母气死了。后来家中东西输干了，王二把自己老婆也押上了，这时他的老婆已有九个月身孕了，马上就要生产了。他妻子听到王二把自己也输掉了，一气之下，上吊死了。

王老伯顾不得细想，连忙回去找到王二，说了之后，王二哪里肯信。王老伯也不管他信不信，拉上他就走。同时又找了几个小伙子，大家来到了

坟地。他们细听一会儿，果然有婴儿啼哭声，于是连忙扒开那座坟堆，发现里面果真有一个小男孩正趴在那儿哭呢。

王二连忙把小男孩抱了出来。他自从死了妻子以后，已有所悔悟，现在又突然见到自己的儿子，怎么能不高兴呢。

谁知他的高兴劲儿到了夜里就被吓没了。这天夜里，就听有一个声音在村里喊叫：“还我孩子，还我孩子……”从村东到村西整整喊了一夜。以后连续几天都是如此。最后，那声音不但喊叫“还我孩子”，而且不停咒骂，吓得村中的人都胆战心惊。

后来，王老伯想出了一个办法，他用做烧饼的面捏了一个面人，放在坟里，谁知还真管用，以后村中就再也不闹鬼了。

因为这个缘故，邻村的人就把王庄称做“鬼骂王庄”了。

戚玉宝 搜集

流传于安徽灵璧

小 媳 妇

从前，有个人叫宋大。宋大三十多岁还是光杆一身。由于家里穷得叮当响，实在没法生活下去，他便四处求亲告友，借了十吊钱做本，在村头的场院屋里做起卖烧饼的买卖。

宋大烧饼铺开业的头一天大清早，刚刚烙出第一炉烧饼，从外面走来了一个穿红挂绿的小媳妇，她从怀中掏出一个有眼铜钱，买了一个烧饼，便头也不回急匆匆地走了。

这宋大的烧饼铺子刚开业，为了多个好名声，他做的烧饼不光足斤足两，样子好看，而且价钱也便宜。因此，第一天开门，来买烧饼的人就一个接一个，出一炉，光一炉，一直到天黑才住了工。

宋大见顾客都走净了，便把门一关，端过那盛钱的筐箩，独自一人在灯下点起钱来。他点啊点，点啊点，眼望那上了尖的一筐箩铜钱，越思越想越欢喜。当他点到末了，从筐箩尽底下拾起最后一个铜钱时，不由得心中一愣：哟，这个铜钱为什么这么轻？他借着灯光仔细地看了看，又放在地上擦了擦，啊呀呀，这铜钱原来是黄裱纸做的啊！

宋大手捏着黄裱纸做的假钱，心想，是什么人用纸做的钱来糊弄我啊？左思思，右想想，左思右想了大半天，也解不开这个谜！

末后，宋大眉头一皱，想出一个办法来。

第二天早上，宋大开了铺门，先舀来一洗脸钵子清水，放在自己的身边。不一会儿，那穿红挂绿的小媳妇又走进屋来，她从怀中掏出一个有眼的铜钱，买了一个烧饼，转身急匆匆地走了。

宋大接过小媳妇的铜钱，眼望小媳妇走远了，便把那铜钱往洗脸钵子的清水中一扔，只见那铜钱浮在水波上漂来漂去，久久不沉底！宋大看到这里，弯腰从水里捞起铜钱，仔细一看，啊，这“铜钱”已被水浸湿了，原来又是一个纸钱！宋大手捏那个纸钱，拔腿跑出门，顺着小媳妇去的方向撵去。可是已晚了，宋大出了门外，抬头张望，四处瞅不见那小媳妇的踪影。

宋大找不到那使假钱的小媳妇，只好把脚一跺，叹了口气，又转身回到屋里做起烧饼来。

第三天早上，那穿红挂绿的小媳妇，又第一个走进宋大的烧饼铺子，掏出一个有眼的铜钱，买了一个烧饼，当她转身头也不回急匆匆地走后，宋大也顺腔从后头跟了出去。

小媳妇前头走，宋大后头跟；小媳妇出了村，宋大跟出了村；小媳妇走上进山的羊肠小道，宋大也跟着走上羊肠小道；小媳妇穿过山坡的山林，走进一片坟地里，宋大也穿过山林，进了坟地。当宋大跟着那小媳妇走到坟地中央，来到了一个刚刚埋的新坟堆跟前时，只见那小媳妇身子一闪便不见了。

宋大看到这里，心中“嘎咚”一下，头皮一炸：啊呀呀，这小媳妇原来是个鬼魂啊！宋大又想，不对，鬼魂是不食人间烟火的。可她为什么天天一大早就来买烧饼呢？！

宋大站在这新坟堆前，真是越思越想越糊涂，越思越想越奇怪。末后，他仔细地看了看这新坟的位置，转身下了山。回到村中，他便找人打听那新坟里埋的是谁家的死人？

宋大在村中左访右问，终于打听清了：原来，那新坟里埋的是前几天村里一个刚刚结婚一年半的小媳妇。她是因生孩子难产而死的。宋大把自己三天来遇到的事情，一五一十地告诉了小媳妇的家里人。

小媳妇的家里人听后，个个十分惊奇。他们为了弄个水落石出，便叫上亲友，请来几个大胆有力气的小伙子，扛着铁锹，来到山坡上小媳妇的坟边，七手八脚地扒开坟子一看：啊，只见在那小媳妇鲜红鲜红的棺材“材天”上，躺着一个又大又白的胖小子！那胖小子仰面朝上，双手抱着一个酥软的烧饼，一边吃，一边蹬着两条小肉棒棍似的腿，十分惹人喜爱！

众人看了，个个又惊又喜。那小媳妇的婆婆见从自己死去的儿媳妇的坟子里扒出个胖小子，一时间，光顾欢喜忘了怕，几步走上去，双手从“材天”上抱起胖小子，解开衣襟，搂在怀中，又是拍，又是笑，如同一铲从地下刨出个金娃娃一般！

纸钱的谜解开了。从此，宋大的烧饼铺里，再也不见那穿红挂绿的小媳妇来使纸钱买烧饼了。

后来，小媳妇的家里人，为了让那胖小子永远记住他娘为了生他而死的功德，便起名叫他“贵(鬼)孩”。

张钟氏 口述、张崇纲 搜集
流传于山东崂山

鬼 票

从前，一个农家小店，有一个时期，每天收回的纸币中总有几张鬼票子，老板问店伙计，伙计们都说：“不知怎地，收的时候绝没有见鬼票子。”老板想教训一下伙计，可不知教训哪一个，因为柜台上三个伙计，于是老板每天亲自站在柜台前营业，观察动静。

有一天，他发现有个二十多岁的小伙子买了东西走后，那小伙子递来的票子变成了鬼票子。老板心想：明明看见递的时候不是鬼票子，怎么，他一走就变成了鬼票子呢？于是第二天，小伙子又来买了东西走时，老板就悄悄地跟在了后面。走着，走着，走到一块坟地里，小伙子突然失踪了。于是老板断定这小子是鬼，这就是人们说的模糊鬼。

原来这个村过去有一个女人，怀胎七个月后，突然得病死了。孩子在地狱里生下来后就叫模糊鬼。从此以后，如果再有怀胎女人死了，人们就在女人的肚上钉一个七寸长的钉子，这样就不会有模糊鬼了。

武元成 搜集
流传于山西阳泉

鬼门和状元产

罗峰山下有一座古城叫罗金城，罗金城西有一个村庄叫状元头。也不知从什么时候起，这一带开始流传一首民谣：“罗金城，无西门；状元头，无状元。”说起这首民谣，里面还有两个生动的故事呢。

俗话讲，山高皇帝远。一点儿不假。罗金城古时候东边远离登州府，西边远离莱州府，属于三不管地区。因此，这里盗贼蜂起，草头王如麻，世道乱极了。

这年开春，一对年轻夫妇从江南来罗金城探亲，走到城西二十里的云翅岭，“唿哨”一声，丛林里钻出了一伙强盗，吓跑了赶脚的，抢走了全部金银财宝，并将男当家的手脚捆起来扔进了万丈深沟。少妇看到丈夫被害，怕受凌辱，就一头撞死在路旁那块刻着“云翅岭”的大青石上。可怜身怀六甲的江南女子屈死在他乡异地。

日头搭山的时候，靠打柴为生的张老三路过这里，眼看这惨状实在不忍心，就招呼几个人将这惨死的女子抬下云翅岭，卖了她的首饰，做了口棺材，将她埋了。

过了些日子，这事渐渐被人忘掉了。哪知到后来，城里靠西门的那家火烧铺就出了一件怪事——

那个时候，这罗金城是有西门的，东南西北，四个城门一个不缺。罗金城内的火烧是远近闻名的，尤其是割边火烧，焦脆香甜，吃一次想十年。来这里的外地人不尝尝罗金城的火烧，那就等于白来了。临走不买几个带着也会后悔一辈子。城内的火烧铺一家挨一家，而最出名的要数城西门内的李赛酥家。这城西

门内的李家火烧铺白天招待顾客，晚上算帐，这已是多年的老规矩了。

这天晚上，伙计一算帐，不多不少短了六文钱。三文钱一个火烧，正好少了两个火烧的钱。伙计以为自己点钱疏忽，也没放在心上。第二天晚上一点，又少了六文钱。从此伙计就上心了，白天用心做买卖，晚上用心点钱。没想到，接连下去天天都短钱，有时一天短六文，有时一天短九文，第十天晚上一算帐，竟少了十二文。这下伙计可着慌了，只得如实告诉了李掌柜。

开始，李掌柜以为是伙计白天走神，跑了付——顾客拿走火烧不给钱。但伙计矢口否认。这天，李掌柜早早来到店铺，先查点了火烧数，然后端坐在柜台外，正眼瞅着大门外，斜眼瞅着钱匣子。

天一放亮，第一个走进大门的是一个二十多岁的俊女子。她不高不矮，不胖不瘦，面如桃花，体态轻盈。只见她不声不响地迈进火烧铺，悄悄地掏出十二个铜钱，又一声不吭地接过四个火烧，用衣襟一兜，喘一口粗气，然后慢慢退了出去，朝西城门飘然而去。接着才有顾客三三两两地相互打着招呼走进来。掌柜的坐了一天，晚上一算帐，还是少了十二文。卖出的，收进的，自己亲眼看到，暗暗算过，怎么会少四个火烧的钱呢？

李掌柜脑子里正划回儿，伙计捧着钱匣子慌里慌张地从门外闯了进来：“柜上的，您看这是什么？”李掌柜低头一看吃了一惊，原来钱匣子里有一些纸灰。“这纸灰？纸灰？莫非……莫非我们的铺子被鬼缠上了？”掌柜的望望黑乎乎的墙外，不禁害怕了，“这可鬼，究竟是哪一个？难道我们都活见鬼了？”

还是伙计胆子大，当夜向掌柜献了一条妙计——

第二天，火烧铺的大门比以往任何一天都开得早，只是盛钱的木匣子已暗换了一个小坛，里面装了大半坛水。照伙计的说

法，铜钱发沉，一丢进去就会“扑通”沉到水底。鬼用纸钱，纸钱很轻，丢到坛里就会漂在水面上。

一会儿，那个年轻女人又是第一个到了。只见她默默地伸出左手，递上十二个铜钱，伙计接过钱往坛里一丢，一点儿声音也没有，低头一看，全漂在水面上。伙计用手一捞，竟是一把纸灰。“鬼！鬼！柜上的，这女人是鬼！这女人是……不好！活见鬼啦，活见鬼啦！”

那女人一愣，伸出接火烧的右手停在半空，等她明白是怎么回事时，扭头就往外走，一出门就号啕大哭：“饿死孩子啦！饿死孩子啦！”一大清早，这哭声真惊人哪！人们纷纷拥上西大街……

为了弄清根底，火烧铺的伙计拉了几个胆大的青年人远远地跟在那女人后面，出了西门，向西走了将近二十里，来到了云翅岭下。刚转过山嘴，那女子一闪便不见了。于是大家分头找了起来。荒山野岭，山草没人，哪里还寻得着？忽然草丛中传来了婴儿的哭声，高一阵低一阵，低一阵高一阵。他们顺声找来找去，最后断定哭声来自一座新坟。这时人们才记起两个月前屈死的江南女子。

人们围着坟墓议论着，猜测着，腿快的早去告诉了张老三。说起这张老三，可够得上是一个好心肠的人，周围十里八里南庄北疃的提起他没有一个不说好的。路坏了他修，桥塌了他架，谁家打场盖屋他去帮忙，工钱不要一个，水也不喝一碗。人归好人，可如今六十岁了还是光棍一条。老伴，他是不想要了，快入土的人了，怎么还不能糊弄一辈子？不过他还真喜欢孩子。人们都说：“张老三是孩子头，老三家是孩子窝。”这话不假。是香喷喷、黄笼笼的烧螳螂、烧蚂蚱招来了孩子们；是小巧好看的蝈蝈笼子引来了孩子们。老三就在这孩子们的欢声笑语中打发着晚年。

现在，张老三听说这桩怪事后，马上扛着锄头就赶来了。到了坟地他二话没说就挖了起来。坟掘开了，棺材盖撬开了，一个白胖小子正蹬着小腿、握着小拳头在扯着嗓门哭呢！旁边就是他的妈妈。火烧铺的伙计和几个年轻人都认得，这就是十几天来每天早上第一个从西门进城，到李家火烧铺买火烧的那个漂亮女人。

人们猜测着，议论着，真没想到原来鬼也有疼子之心，也会拉扯孩子啊！为了这出生不久的孩子，在人心狠毒、吉凶难测的阳世，一天奔波四十多里，要遭多大的磨难、担多大的风险啊！

张老三喜滋滋地将胖小子抱回家去抚养，罗金城一传十，十传百，没人不知得这桩奇事。县令为保城内平安无事，奏明圣上，便下令将西门堵死，并改名叫鬼门。从此，罗金城的西门便在县志上消失了。这就是“罗金城无西门”说法的由来。

至于“状元头村无状元”，还得从那个在坟里挖出来的土孩子说起。土孩子在张老三拉扯下，一天天长大，八九岁上了学堂。只因他天性聪明，又勤奋好学，学得了一手好字，又能写得一手好文章。二十岁进京考试，就一举夺得了头名状元。“张家出了个土状元”的消息传到了罗金城。已经八十岁的张老三张着没了牙的嘴巴笑得两眼只闪泪花。那时官家有规定，新科状元要衣锦还乡，祭奠列祖列宗，到过世的生身母墓上插旗杆。这天土状元一进村，张老三就将底里原情一五一十地告诉了他。开头土状元说什么也不相信，后来县令登门拜访，命人取来县志，他才相信。他真没想到，自己出生后竟还有过一段人不人鬼不鬼的生活，感到真丧气，自己的荣华富贵竟会与一个死去两个月的女人联在一起。难道要祭奠的就是那个进出西门的女鬼吗？去云翅岭之前他犹豫过，登上西去的路时他犹豫过，离云翅岭有五里路了，他到底停下了——风吹草动，松涛阵阵，这时，他似乎

看到满朝文武百官嘲笑的目光，好象听到京城中人的纷纷议论。他不再犹豫了，不能让这女鬼误了我这新科状元的锦绣前程。

“打轿回去！”他的话音刚落，只见晴空一道金光划过，紧接着头顶“喀啦”一声巨响，人们只觉得大地仿佛翻了个个儿。响声过后，一切复旧，只不见了状元爷。众人慌了，找来找去，才在山下草丛中找到了状元的一颗头，而状元的整个身子却不知哪里去了……

后来，人们为了告诫那些不孝顺、不养老的年轻人，就给这个地方起名叫状元头。再后来，状元头搬来了人家，开始是三户，后来越住越多，到眼下足有三百户了。据说，这件事算起来已有五百年了。别看这村庄的名字叫状元头，可如果有人向村里人问起土状元的事，他们都会说：这个土状元可决不是我们村的。

李江山 口述 刘学文 搜集
流传于山东一带

奶孩子的女鬼

在那偏远而又荒凉的地方，有一间小茅屋，小茅屋里住着一对相依为命的恩爱夫妻。可是，妻子刚生下第一个孩子就死了。

在妻子临死前，她的丈夫哭得很伤心。妻子泪水汪汪地望着在怀里伸手蹬脚的婴儿，奄奄一息地对丈夫嘱咐道：“你……不要哭了，我要……走了。只是这可怜的孩子还要吃奶，我死了以后，你把我……埋了，每天要早早吹灯，门不要上栓，我还要来奶孩子的。不过你千万记住，晚上一定不能留陌生人过夜，千万……记住。”说完她便死了。

她的丈夫哭得死去活来，痛不欲生，最后还是把妻子的尸体装进棺材埋了。晚上他按照老婆生前的嘱咐。早早地吹了灯，门也没上栓，抱着孩子坐在炕上等着。孩子饿得哭了，他就哄孩子别哭，可是咋哄也哄不住。就在孩子越哭越凶的时候，他突然隐隐约约地听到黑夜里传来木鞋子发出的走路声，“咯——嗒，咯——嗒……”慢慢地越来越近，声音越来越清楚了。一会儿，门象被吹了口气似地慢慢地开了，没发出一点声音。他看到一个细长的黑影披着长发慢慢地向炕上走来，黑暗里他看不清那黑影的面孔，但他看得出那决不是人，人没有那么长的身影。他吓呆了，连气都不敢喘。那黑影走到炕前，伸出一双长长的手臂，他感到一股阴风扑向面门，孩子就不知不觉地到了黑影子的怀里。说来也奇怪，那孩子一到那黑影怀里就不哭了。黑影子坐在炕沿上给孩子喂奶，等孩子吃饱了奶睡着后，就轻轻地把孩子放在炕上，准备起身往外走。这时他才回过神来，想起妻子临死前的话。他一下子扑了上去，伸手去抓黑影子的衣袖，可是一抓，手里什么东西也没有。他就爬下炕，跪在黑影面前，哭着哀求：“你别走了吧，别离开我，我实在想你，你就可怜可怜这孩子吧。”

那个黑影正是他妻子的鬼魂。她望着跪在面前的丈夫，伤心地说：“不行呀——我也多么不想离开你。可是现在，你在阳间，我在阴间，我是为了报答你对我的恩情，才来给你奶孩子来的。不早了，我要走了。”说完，双手捂着脸跨出门槛，门又自动地轻轻关上了，依然没有一点声响。屋外那个女鬼的悲悲切切的哭声和“咯——嗒、咯——嗒……”的走路声，慢慢地消失在黑夜里。

从那天起，这个女鬼一到夜里的这个时辰就来奶孩子，等孩子吃饱了睡着了，她就走了。

有一天夜里雪下得很大，而且特别寒冷，一个迷了路快要冻死的陌生人，摸进了这间小茅屋。那个丈夫一看来了一个陌生

人，不由得想起了老婆在临终前让他千万记住的嘱咐，就十分害怕，要赶那个陌生人走。陌生人一下跪倒在地下，求他让自己在这里过一夜，否则他就会被冻死在雪地里的。那个陌生人一边苦苦地哀求，一边不住地向男的叩头。男主人看那个陌生人怪可怜的，心也就软了，就向他说出了不敢留他过夜的原因。陌生人听后，感到十分绝望，他呆呆地站在那里，无意间看到墙旮旯里放着一个大红箱子，不由得想出了一个主意，就对男主人说了。男主人想：陌生人出去一定会被冻死的，也只好这么办了。于是他就打开了箱盖，让陌生人钻了进去，并再三叮嘱他，千万不要发出一点响声。

当男主人做完这一切，便象往常一样，抱着孩子坐到炕上。时辰又到了，门在黑暗里轻轻地开了，随着一股寒风，那个女鬼象飘似地走了进来。她从丈夫怀里接过孩子，刚抱到自己怀里，突然说：“我怎么闻到有生人味？”他一听心里吓得怦怦直跳，急忙说：“没……没有呀，今天没……没来一个陌生人。”那个女鬼怒道：“不！你在欺骗我。你没按照我的嘱咐去做。”

箱子里的陌生人听到阴森森的鬼语，吓得浑身不住地发抖，箱子里响起抖动的声音。那女鬼听到响声，一下子把孩子扔到炕上，绝望地哭喊道：“我要永远地走了，我要把——孩子——也——带——走——了——”说着便拖着披头的长发跳到地下，突然化作一股旋风，刮出了屋子，发出了象尖利口哨一样的鬼哭声。她的丈夫连滚带爬地追出屋子，那口哨般的鬼哭声已经消失在风雪中……

那个陌生人吓得当天夜里就爬出箱子跑掉了。第二天孩子果然死了。

陈昌玉 搜集
流传于新疆等地

产 候 鬼

从前，一天晚上，一个商人卖完货物吃得酩酊大醉而归。当他走到一个村庄附近时，忽见前面隐隐约约有一袅娜女子，手提竹篮姗姗而行。商人心中好生奇怪，心想：一个单身女子，夜半三更要到何处去？莫不是去与人私奔？且让我跟在她后面去看个究竟。商人就轻手轻脚地跟随在这女子后面。

走到一户大户人家院墙外面，那女子就停住了。她把竹篮放在地上，哧溜一声就爬进了院墙。商人想：这女子原来是个贼，让我也跟进去，在她偷东西时，当场抓住她，好羞辱她一顿。商人正准备翻院墙，忽然看见了放在地上的篮子，他想看看这女子偷了些什么。就用手在篮子里一阵乱翻，一股令人恶心的血腥味扑面而来，商人差点呕吐出来。他仔细一看，原来是一堆肮脏腥臭的东西——一堆带血的草纸。商人这时更加感到奇怪：这女子到底是干什么的？我一定要看个明白。商人想到这里，就翻进了院墙。

一进院内，却不知那女子躲到什么地方去了。商人躲在暗中，细细观察。忽然传来一阵痛苦的呻吟声：“哎哟，哎哟，我的妈呀，痛死我了！”商人抬头一看，不远处一扇窗户灯火明亮，里面人影晃动。商人心想：肯定是这女子行窃，当场被人拿获，正在受审。活该！谁叫她做出这等不要脸的事来，自作自受。让我过去看看。想到这里，商人轻轻地爬到靠窗附近的一丛花丛中，抬头向里观看，忽然看见窗下窜出一个女子的身影，用手正死劲地挥动着一张红帕子，房间里又传出了一阵女人尖厉的哭叫声。这窗外的女子不正是刚才我看见的那个女子吗？她在这里搞什

么名堂？想到这里，商人悄悄地爬上了一棵树，往房间里看。里面原来是一妇人正在生小孩。当小孩的头刚露出产门时，窗外这女子就用力挥动红帕子，小孩的头就缩回去了，妇人又痛得大声尖叫起来。这样几个来回，这妇人已痛得快昏过去了。商人看见窗外那女子正在得意地暗笑，他不由大吃一惊，冷汗也吓出来了。这不是人们传说中的“产候鬼”吗？他的酒也被吓醒了。怎么办？救人还是逃跑？商人的心突突地直跳。这时，房内又传出了那妇人痛苦的哭叫声。“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商人酒后壮胆，决定救人要紧。他从树上悄然溜下，轻手轻脚走到那女子背后，突然猛扑过去，抓住她，把她拖到树丛背后，女子被这突然一击，弄得晕头转向。

“你要干什么？”女子恼怒道。

“不许你害人！”商人正色道。

“你少管闲事，以免后悔。”

“身正压邪。”

“我要变了哟。”

“随你的便，我根本不‘虚火’^①。”商人刚说罢，那女子作披头流血状，向商人扑来。商人毫不惧怕，对那女子猛扑猛打。一阵拳打脚踢后，商人终于抢得了那女子手中的红帕子。那女子战败了，只好跪下苦苦向商人求饶：“我原本是一良家女子，也因生小孩而亡。死后，成了‘产候鬼’。在阴间，产候鬼的命运是最凄惨、最可怜的了。别的鬼都嫌我们脏，我们臭，不理我们，处处都撵我们。我们住没处住，吃没吃处，只有栖身于荒山野岭之中，在阴曹地府中，我们是最可怜的了。今天我来此处，就是想找个替身，好重新投胎。下世再也不受这个罪了。你老人家就

① 虚火：方言，害怕的意思。

可怜可怜我，高抬贵手吧！请把红帕子还给我。”商人见她确实说得可怜，就缓缓开口道：“你自己作为‘产候鬼’，都觉得受罪可怜，那么你再去害别人，让别人也成为‘产候鬼’，别人不也跟你一样可怜吗？我劝你今后还是不要作这害人的勾当，多行善事，或许菩萨见了会同情你，会超度你也说不定呢。你还是走吧！”说着，商人将手里的红帕子还给了她。小女子站起来，似有所悟，低着头默默地走了。很久，很久，商人还隐约听得见远处那女子幽幽咽咽的哭声。

商人若有所思地站在那里，猛听得一片惊喜的欢呼声：“生了！生了！生了个胖儿子。”商人明白产妇已顺利生产，这时他又困又累，一下子倒在地上就昏睡过去了。

猛然，他被踢醒了。睁开眼一看，天已经大亮了。只听得见有人大声吆喝：“你是干什么的？怎么睡在我家地上。”“哼！不是我睡在地上，你家少爷还生不出来呢！你们不但不好好谢我，反而来踢我。”说着商人便把昨夜之事细述了一遍。周围的人这才恍然大悟。一人去禀告了主人，主人立即将商人请到了客厅，然后大摆宴席，宴请了商人，并请商人做了小儿的干爹。不多久，此事就传扬开来了。

李耀萍 搜集

流传于四川一带

张石匠智斗产候鬼

在那古老遥远的山乡里，人们传说，人死后都要变成鬼。饿死的变成饿死鬼，淹死的变成水鬼，上吊死的变成吊颈鬼，而坐月子死的就变成产候鬼。这些鬼找到了替身以后，才能再转胎

人世。

这里讲的是一个产候鬼的故事。

北山脚下有个张家湾，有一栋一正一横的土木结构瓦房，形如弯尺。房主人姓张，长得五大三粗，又会石工，人们叫他张石匠。张石匠有个贤惠的妻子，娘家姓李，叫张李氏。一年以前，独子大娃娶了个媳妇小翠。眼下眼看小翠的肚子越来越大，婆子妈张李氏好不欢喜。但是，有时也唉声叹气地发起愁来，娶媳容易抱孙难啰，坐月子时万一碰上……

说来事有凑巧。那天吃罢早饭，张石匠牵着大牯牛，到房屋前面放水整干田，大娃外出不在家。小翠忽然感到肚子隐隐作痛，她愁眉苦脸地直哼哼。张李氏见了，真是又喜又惊。喜的是快抱孙子了，惊的是怕遇见那活儿。于是，她对小翠说：“翠姑，恐怕是发作了，你千万不要声张，别人晓得了要添时辰的。”接着又说：“你自己到床上，蒙上铺盖睡上一觉，醒来生下不就好了。”

小翠听从婆子妈的话，慢慢来到厢房卧室，立即上床躺下了。但是，小翠睡在床上后，肚子痛得更加厉害，哪里还睡得着呢！不时发出了轻微的呻吟声。

张李氏收洗了碗筷，连忙找来纸钱，用筛子铺了花盆，放在桌子上，转身进厨房舀饭、泡水，准备泼水饭。

正在这时，张石匠从田里回来了。原来，上坡的时候，他忘记给牛系上牛嘴笼。到了家里，他听见了媳妇的呻吟声，又看见桌上的“花盆”，已经明白了八九分，转身又去田里犁田去了。

正当张石匠下田犁地的时候，他看见远处有一个人，慢慢地向房子这边走来。不一会儿，那人近了一些，张石匠看得清楚了，那是一个青年妇女，手里还提着什么东西。张石匠边赶牛边想：她是人还是鬼？那妇女趁着张石匠背向她的时候，大步流星地向房子走去。走到屋角不远的稻草堆前，放下手里的东西，然

后，直朝厢房后面走去。张石匠一边犁田，一边用眼睛盯住那女人，把一切都看在眼里。

“是人，为什么不走前面而走厢房后面？啊！那不就是媳妇的卧室么。”张石匠不敢多想，停下大牯牛，纵身跃上田埂，轻手轻脚地奔向那妇女弄过的稻草堆，刨开稻草一看，原来是一只小兜，小兜里全都是脏东西。“她一定是个产候鬼，今天老子要收拾她。”张石匠心里想着，提起小兜飞快地冲到田里去，两脚就把小兜踩进稀泥里，又吆起大牯牛，若无其事地犁起田来。

一会儿，那妇女出来了，回到稻草堆翻了一下，没有找着那只小兜，她好象明白了什么似地，向张石匠走来。

“喂！犁田的，看见有人到这里来过吗？”

这时，张石匠一边犁田，一边寻视着家伙。当他犁到用青杠木做的耙搭钩处时，便停了下来，若无其事地对那妇女说：“我犁我的田，没有留意呀！”

“只得这么一阵时间，不会有另外的人来的。请你行行好，把东西还我。”那妇女边说边向张石匠逼近。

“我没有拿你什么东西，给我滚开！”张石匠火了。

“不行，非还我不可！”那妇女也一步不让。

说着说着，那妇女就向张石匠扑来，张石匠眼疾手快，举起耙搭钩，劈头盖脸向那女人打下去。啊呀，那妇女不见了，前面只打死了一只青蛙。张石匠提起青蛙，丢在稀泥上，一脚踩了进去。

这时，屋里传出婴儿的啼哭声。

从那以后，这一带就再没有出现过产候鬼了。

沈孝仁 搜集

流传于四川一带

王 朋

祖辈杀猪宰牛的王朋，生得五大三粗，由于做惯了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的生意，胆大过人，常常起早摸黑到乡下买猪赶猪，从不怕鬼。

一天夜里，他在陈家疃看好了猪，与卖主商定后天来买。为讲价钱，他和卖主一直扯到深夜。回家时，明月正当正，地面仍是一片银白。他离家大约有七、八里，还必须经过常常闹鬼的血岭沟。他仗着自己有胆量，谢绝了相送的人，独自一人往回赶。

沿路没遇上一个人，只有昏黑的身影陪着他。当他走进血岭沟沟口时，一阵阴森森的风迎面吹来，山沟小松树在月光下黑影斑驳，奇形怪状。忽然，静得怕人的山沟里传来一声阴惨惨的声音，象婴孩的哭声，平时什么也不怕的王朋，这时也不禁毛骨悚然。他镇定了一下，咳嗽一声，硬着头皮走进了山沟。

这血岭沟人称“鬼打架”，山沟两旁坟堆丛丛，是专埋非命婴孩和难产死去的孕妇的地方。白天要是一个人路过这里，定会感到头皮发麻，汗毛竖立。

月光依然很亮，走进山沟不远，就见前面坟堆上坐着一个年青女子，在月光下梳理着长长的秀发。王朋见了心中“咯噔”一下，有些害怕，但还是壮胆走近那女子，问：“大嫂，怎么深更半夜一个人坐在这个地方？”

半天，那女子才叹了口气，娇滴滴地说：“我那个酒鬼，今夜又不知在哪儿喝了几泡猫尿，又打了我一顿，我便逃了出来，反正活着也没意思，想在这清静地方寻死，不想遇着了大哥。”

王朋走近两步，终于看清楚了，这女子不但声音婉转好听，

而且长得非常漂亮，肌肤白腻如雪，一对奶头凸得老高，瓜子脸微带愁容，两片薄薄红唇，露出整齐的糯米牙，显得妩媚动人。王朋今年三十出头，还是光棍一条，见了这么漂亮的女子，不免心头一动，便亲热地劝道：“大嫂，看你年轻的，今后的日子还长哩。”

那女子嚤嚤地哭了起来，说：“我好苦命啊，活着有什么意思，我原什么也不求，只想遇个好男人，可……”

“大嫂，千万要想开些，这么晚了，我还是送你回去吧？”

“我再也不想回去了。”那女子又叹了口气，低着头，含情脉脉瞟了王朋一眼，羞答答地说：“大哥要真心肠好，就带我到你家住一宿吧。”

王朋听了神魂颠倒，心中好不欢喜，这么美的娇娘，平时想都不敢想，真能陪她睡一觉，胜似做神仙呀。他全忘了初时的害怕和疑虑，忙说：“大嫂如不嫌弃，就上我家暂住一晚也好。”

女子听了，又娇媚一笑，说：“那多谢大哥了。”

王朋在前面走，女子在后面跟。她走路脚象不沾地似的，无声无息。王朋不时回过头，殷勤说：“路窄，大嫂好走呀。”

走不多远，忽然“哎哟”一声，王朋扭头一看，那女子已坐在地上，双手抱着左脚，呻吟着：“哎哟，我脚拐了，大哥快扶扶我。”

王朋忙过去搀扶她，感到她肌肤异常柔滑，却是冰一样凉。他一惊，忙缩回手，似乎明白了什么，有些害怕了。那女子又嫣然一笑，说：“瞧大哥神情，想我一夜冻得发冷，大哥怕我是鬼吧。”她低下头，又伤心地说：“要信不过我，大哥就走吧，反正我是死路一条。”说完，又嚤嚤地哭了。

王朋此时已色迷心窍，胡思乱想道：这到口的肥肉怎能轻易放过。这么漂亮的女子，就真的是鬼，睡一晚也值得呀。于是，他又伸手去搀，女子便顺势倒进他的怀里，他也趁机一把搂住

她，伸手便去摸那鼓得高高的奶头。女子微喘着，用头摩着他的胸，甜甜地说：“大哥，你人真好。”

王朋生来哪见过如此场面，他一把按倒女子，就急着伸手去解她的胸衣，那女子温顺地任他压住身子解衣胡为……

第二天，一个早起赶路的人发现王朋倒在血岭沟沟口的路边，两眼翻白，口吐泡沫，已奄奄一息。

后经抢救，王朋才死里逃生。原来，他解开那女子的上衣时，女子胸脯露出雪白的大大的乳房，那女子含羞地要他吻吻她的奶头，他一张嘴，一股苦涩的乳汁便射进他口中，他便不省人事了。

过后，人们根据王朋描述的那女子的相貌，才知道她是一年前因难产而死的何家湾何勤家的媳妇，名叫张玉姑。

女鬼张玉姑用美色勾引男人加害于人，可谓用心良苦，但苍蝇不叮无缝蛋，假若王朋一身正气，不起淫荡之心，女鬼手段再高，也无计可施。

姜立新 搜集

流传于湖北浠水

鬼 请 接 生 婆

从前，有一个刘婆婆，她是远近有名的接生婆。她为人和善，不管谁家要生孩子，她都是有求必应。特别是为难产的妇女接生，更是她最拿手的本事。

一天深夜，刘婆婆忽然被梦惊醒了。她正睡不着时，听见有人敲门。一个男子在门外说是家里老婆要生孩子了，请婆婆前去接生。刘婆婆二话没说，准备了一下便开了门。外面漆黑一

团，根本看不清来人的脸相。刘婆婆埋怨他们道：“怎么连个灯笼也不点。”来人连忙赔话：“正下雨呢，我请了两个邻居，用竹椅轿抬着您去。”说完他们便一起上路了。

天黑沉沉的，又下着毛毛雨。刘婆婆坐在竹椅轿上，只能隐约辨出已到了大路的尽头，转了几个弯，又穿过了一片树林。一会儿，那男人说：“到了。”他们便停了下来，刘婆婆从竹椅轿上下来，心里却很纳闷：这是什么地方？只见前面一间矮屋里闪着昏暗的灯光，四周一片漆黑，一阵风吹来，发出“沙、沙”的声音，远处不时传来一两声悲咽声……这时，刘婆婆心里直发慌，她觉得自己太糊涂了，咋没问问是什么地方。

那几个人一声不响地领着刘婆婆进了那间矮屋，屋里很龌龊。地上似乎十多年没扫过，除了一张石凳外，连一把椅子也没有。床上的女人正在一声声地惨叫着，一头乱糟糟的头发被汗水粘贴在脸上，发出一阵阵恶臭。她咧着一张大嘴，眼睛瞪得老圆，似乎要喷出火来，很是怕人。刘婆婆怕极了，也不敢多问，就赶紧为她接生。因为是难产，刘婆婆忙得汗流满面。两个时辰过去了，孩子终于出来了，“哇哇”地叫着，还是个男婴呢。产妇急促地喘着气，仍然闪动着那双使人害怕的大眼睛。

刘婆婆吩咐打水来，她要洗手，还要给产妇擦洗擦洗。可是那男人说：“哎呀，现在没有水。您就随便找什么擦一擦吧。她嘛，我自己来照料。”刘婆婆心里嘀咕：这家人办事也真邋遢。她见没什么东西擦手，便将手里的血迹擦在了石凳上。接着，男人便张罗着吃鸡蛋，他揭开锅盖，一阵浓浓的腥味飘了出来。刘婆婆感到一阵恶心，觉得心里很难受，便推说自己熬夜熬得累了，头痛得厉害，要回去了，说完便起身朝门口走去。那男人赶上来硬是往刘婆婆口袋里塞了两个鸡蛋，又吩咐人仍用竹椅轿将刘婆婆送回家。

刘婆婆坐在轿上走不多远，天到快亮的时分了，这时已能辨清远处的房屋了。她在轿上怎么也琢磨不出那是什么地方。怎么自己从未到过那地方呢？她便问两个抬轿的，那抬轿的两个人支支吾吾地不知说了些什么。刘婆婆还要问，这时，远处传来公鸡的打鸣声，接着又是一阵狗叫声，吓得两个抬轿的丢下竹椅轿飞也似地往回跑去。刘婆婆被跌得眼冒金花，嘴里骂着：“两个胆小鬼，你们跑什么？”可是怎么喊也不见那两人回来。喊声把附近几家给吵醒了，从屋里出来了几个人，他们仔细一看，是刘婆婆，便走了过去。他们问明了情况后，就把刘婆婆送回了家。

天亮了，这事很快传开了。人们都觉得奇怪：这附近并没听说过谁家要生孩子呀！于是人们按着刘婆婆说的方向去寻找，却发现了一片乱坟冈。其中，一座合葬的坟墓前的石碑上，有着新的血迹。刘婆婆忽然想起了口袋里的鸡蛋，就连忙伸手往口袋里去掏，结果拿出的却是两个螺蛳，吓得她当场昏死过去。

从此，刘婆婆就定了一条规定：逢白天接生就去，晚上一概不出门。

杨 成 搜集
流传于湖北一带

附录

马 老 太 奇 遇

马老太生在哪朝哪代且别管它，只知她生得大手大脚大个儿，做了半辈子的接生婆婆，那接生经验可是没说的，所以，远近的人有事都来请她。她也是好婆婆，每请必到，无论黑夜白天，刮风下雨，所以，远近一带很有名气。

这天半夜，马老太已睡了，又有轿子来接她去接生，虽然天很晚，她还

是二话没说，跟着去了。

马老太坐在轿上，颤颤悠悠地走了约摸十多里路，轿前灯笼照到的地方，尽是荒草野地。前边，一片灯火通明处，隐约显出一片青堂瓦舍，甚是齐整。马老太心想：这可是一家大主儿哩。

马老太在大门前下了轿，只见从里面迎出一溜儿的老婆婆，都是白头发、白眉毛。她挨个看去，一个比一个年纪大：有太婆婆、曾婆婆、祖婆婆……一共有六七个呢。她们说话都细声细气的，眼神无光，皮肤雪白，一副弱不经风的样子。马老太想：我高喉咙大嗓子的一说话，都能把她们吹倒。不过今天我可别冒失，这一家子不平常哩。

为首的祖婆婆说：“久闻老姊妹的大名，没有早去登门拜访，今天请您帮忙，实在有些冒昧，您别见怪才好。”

马老太大笑道：“说哪里话，别客气。”这么一嗓子，把祖婆婆吹得往后趔了几趔。

进入屋里，只见房内的摆设挺有气派，玉器珍玩，应有尽有。马老太哪里见过这般场面，站在那儿一动也不敢动。

马老太替产妇接生时，更是惊奇。那产妇先是生下了一个小孩儿，又瘦小又干瘪。她赶紧向老婆婆们祝贺。谁知紧接着又生下一胎，噢，是双胞胎呀。过了一会儿，那产妇又生下一胎，一气生三胎，共四个小孩。马老太惊呆了：见鬼！这是怎么回事？真是毫无道理。哪知那产妇一会儿又生下一个……又是一个……这可不妙啊。马老太心想，她不敢吱声啦。那女人一气生了七个小孩儿。马老太仔细一看，每个小孩儿都有一个小尾巴。她心里直打鼓：天哩，接生了半辈子，还没见过这号事哩！马老太吓得那腿在不停地发抖，牙齿也得得地响了起来。

这时，这家人摆上饭来，全家人作陪。饭菜很丰盛，可马老太哪里敢吃。老婆婆们再三劝让，她挑了一筷面条，趁人不注意，偷偷放在了袖筒里，又拨了几块炒肉块，也笼在袖子里。

吃完饭，老婆婆们说：“劳累了老姐姐大半夜，给你斤豆子作谢礼吧。”说着就把黄豆倒在她衣襟兜里。马老太还是不敢要，偷偷撮起两粒，把其他的豆子又倒在桌子上。这时，老婆婆们吩咐道：“趁天色早，送马老太回去吧。”边说着，边出门相送。

马老太上轿刚走了几步，远远地传来一声鸡啼声，“膨”地一声，轿夫们扔下轿子就跑，把马老太摔出好远。她抬眼一看，天色已经微明，哪儿还有什么青堂瓦舍，眼前只见一片坟场地。马老太找了半天，才看到一顶摔坏的小纸轿。她感到胳膊很痒，一看，原来是袖筒里的面条变成了蚯蚓，炒肉块变成了螻蛄。那两粒黄豆倒是真金的。

原来，她是为鬼家忙活了半天。

从那以后，凡是来请马老太去接生的，如果是晚上，无论说多少好话，就是用八抬大轿，也请不去马老太了。

韩琳搜集

流传于山东一带

夜半求医

从前，川东地区有一个陈医生，此人不仅医术高明，而且为人善良。无论是在烈日当空的夏天，或者是在寒风呼啸的冬夜，只要有人告诉他，附近哪家有病人，他总是立刻出诊。因此，当地的人们都非常尊敬他，他也非常乐意为大家服务。

在一个秋天的晚上，热闹了一天的人们都已经睡了。突然，急促的敲门声把他从梦中惊醒，接着传来一个女子的声音：“陈医生，陈医生……”

陈医生一下子从床上跳了起来，警觉地问：“谁？”

“是我。”门外传来了一个有点熟悉的声音，“我儿子得了急病，特来请你去看一下。”

陈医生一听“急病”二字，再也顾不得想那么多了，连忙翻身下床，披了衣服，背了药箱就走了出去。

陈医生这时还没看清来人的脸，也没来得及问一下来人的

究竟。只听来说：“跟我走吧。”这时的陈医生心里只想着救人要紧。所以应了一声，就跟着来人大踏步地向前走去。

这时，夜静得出奇，天上没有月亮，地上没有行人，只听到鬼冬瓜①呱呱的叫声和树叶沙沙的响声。

陈医生环顾四周，突然害怕起来，因为他发现自己此时正走在森林里。他忙问那女子住在哪里，女子只是说：“快到了，到了你就会知道的。”

脚下的路越来越难走，刚走出了一片森林，又来到了一个山谷。陈医生越走越害怕，但他越是害怕，眼前就越是出现怪景：黑黑的山峰突然倒了过来，路旁的石狮突然扑了过来，山坡上的坟堆突然立了起来，并且山上山下都是一闪一闪的蓝光。

他就这样哆哆嗦嗦地跟着那人走着，眼前又不时掠过那些披头散发，张牙舞爪的黑影。

“到了。”突然，那妇人的说话声把陈医生从恐惧中惊醒。他抬头看到了一间土房，陈医生脑子里突然掠过一个问题，这荒山野岭中，莫非……但也不敢想下去，只好随着那妇人走了进去。

房内烟雾弥漫，烛光昏暗，陈医生借着这忽明忽暗的烛光，看到了一个出生只有两三天的小孩正双眼紧闭躺在床上。陈医生立即就诊，为那小孩搭脉，只感到心脏在微微地跳动。他给孩子拿药、打针，进行治疗。

约摸过了一顿饭的工夫，病看完了。这时，只见那妇人把一碗热乎乎的面条，递到了陈医生的手里。陈医生这时正感到腹内空空，也就顾不得什么，拿过筷子就吃。吃完后，他只觉得眼前一片昏黑，就再也知道了。

第二天早晨，陈医生醒了过来，发觉自己正睡在一座新坟面

① 鬼冬瓜：方言，青蛙。

前，仔细一想，这不是前不久由于难产而死去的刘二婶的坟吗？此时，他才明白，昨晚他治的那个小孩，正是刘二婶死前生下的那个死婴，他同刘二婶一同埋在一个棺材中。这时陈医生的心稍稍平静了一些，就连忙整理药箱。他发现自己药箱中少了一些药，而且还在地上找到了自己包药用过的纸。

陈医生正准备离去，又觉得一阵恶心，“哇”的一声，吐了一大摊，一看，不觉又是“哇”的吐了一大口，原来这吐出的就是他昨晚吃的那碗面条——一大堆正在爬动的蚯蚓。他刚向前迈一步，突然隐隐中传来了一个小孩的哭声，他仔细一听，发现是从坟中传出的。这下，吓得他连滚带爬地往家里跑。

过了两天，他请了几个胆大的青年，跑到坟地，打开了刘二婶的棺材。果然，棺材中的小孩还有一点热气。

于是，陈医生凭着自己高超的医术，救活了这个小孩，并且一手把他拉扯大。据说这个小孩后来还考上了进士。

从此，陈医生名气更响了，求他的人越来越多。但是陈医生再也不敢在晚上一个人出诊了。

罗 安 搜集

流传于川东地区

伍童彪升官记

很久以前，龙船塘前龙村有个很穷的青年，名叫伍童彪，虽长得身强力壮，却不愿受人管制，喜欢过清闲自在的生活。为了糊口，他只得每天上山打柴，下田捉泥鳅。

那天，他象往常一样，担起一担泥鳅笼，天不亮就赶到了罗翁蛟岩脚下。朦胧中，他看见前面疾步走来一个人影，再仔细一

瞧，是一位妇女。她手提竹篮，身穿粗布衣，披头散发。伍童彪感到有点奇怪：一个妇女家，这么早赶路，难道不害怕？这样想着，他就躲藏了起来。只见那女子走到一堆稻草旁，朝四周瞧瞧，便将竹篮往草堆里一塞，立即往回走了。眨眼工夫，就不见了。

待天初晓时，伍童彪走到稻草旁，找出竹篮。只见里面有一个猪肚样的东西，原来是人胎衣，还有一把剪刀和一个小包。他非常高兴，将胎衣拿回家，洗净煮熟，饱饱地吃了一顿。

过了一天，他照常天不亮就出发，刚下到田里，就听有人向他吼道：“伍童彪！你怎么把我的胎衣拿走了。”他抬头一看，只见一个披头散发、衣着不整齐、双手叉腰的妇女站在田坎上朝他看着。他感到有点莫名其妙。

经过一问，才知她是因难产而死的新鬼，为了能出鬼门关，她就得找个替身。这样，只要有产妇难产，她就靠胎衣化作一道阴魂，去附在产妇身上，寻机用剪刀将产妇刺死，让产妇作为自己的替身，自己又可以重新投胎转回阳间。现在，伍童彪将她的胎衣拿去了，她就不能去找替身，只能继续做鬼了。

伍童彪听她这么一说，就将自己拿走胎衣的经过说了一遍，最后无可奈何地说：“如果你一定要找替身，那你就把我害死吧。”产妇鬼看到他很老实，一副可怜的样子，心想：害死他，只会多一个鬼魂，何不多积点阴德。于是缓了口气说：“伍童彪，我也不想对你怎样，只有一个要求，以后你吃饭时，用点汤饭祭我一下就行了。”从此以后，伍童彪每餐吃饭都忘不了祭她。

后来，发生了战乱。一天，产妇鬼给他托梦，告诉他，他的出头之日到了，何不到兵营里去混几年饭吃。果真，他立即被招去当兵了。在军队里，伍童彪仍然天天不忘祭产妇鬼。

第一次打仗，他们的军队胜利了，军队里特意慰劳了他们一

顿晚餐。半夜时分，大家都在睡梦之中，伍童彪由于吃得太多，拉肚子了，等他从厕所回来，还没躺下，就听到外面“轰轰”的几声炮响，惊醒了大家，有人喊道：“谁乱放炮？”

“刚才只有伍童彪到外面去过。”

“把他抓起来。”

“军法处治。”

大家七嘴八舌地说着，莫名其妙的伍童彪立即就被五花大绑了起来。

第二天清早，待大家走到外面，发现死了很多敌人时，才想到是伍童彪立了功。于是，伍童彪立功的报告被呈了上去，上面立即给他封了官职——八省巡按。打完仗后，他坐在八人抬着的轿子里，回到了前龙。

当天晚上，产妇鬼又给他托梦，告诉他：那天晚上，敌人进村时，放哨的士兵已经睡着了，刚好伍童彪上厕所回去。产妇鬼看到他立功的机会来了，立即就拉响了外面的炮。这样，伍童彪就成了有功之人。

伍童彪想到产妇鬼对自己的好处，感到问心有愧。于是第二天，他就请了几个道士做了七七四十九天道场。这样，产妇鬼也就出了鬼门关，投胎重返人间。

人们听说伍童彪是靠鬼升了官，就唱起了这样几句歌谣，流传至今：

罗翁有个蛟岩蛟，前龙有个伍童彪，
出门一担泥鳅笼，进屋一抬八人轿。

杨春燕 搜集

流传于湖南一带

姆

姆是专吃小孩的厉鬼。

此种厉鬼生前都是得难产病而死的妇道人家，听说她们死后仍不甘心，就变成了厉鬼。如能吃掉一百个未成年的小孩，可以算是超度了，便能重新投胎返回人间。但是，姆在同性妈妈面前羞于现面，不敢伤害她们的孩子，所以，要吃到一百个孩子也是很难的事。

从前，有一家三口人住在一个丛林脚下。

一天晚饭后，母亲对姐妹俩说：“聪儿、灵灵。今天妈得去给姥姥治病，现在天快黑了，你们两人就别去了。我可能要几天才能回来，晚上千万别开门出去，外面有姆。我回来时左肩上贴一块野麻叶做标记。”母亲吩咐后打点包裹走了。这时，一个饥饿、恶毒、阴险的声音在茅屋的后面冷笑两声隐去了。

夜已深了。两个聪明的小姑娘带着甜甜的笑意睡得正香。忽然，一阵冷风直扑向茅屋窗口，姐姐聪儿被惊醒了，她挺起上半身向窗外细听。

丛林里，大风吹得树枝嘎嘎作响，狂风中还隐隐约约伴随着妇人伤心的哭声：“嗯嗯，嗡嗡。”让人听了感到直发麻。哭声随着风声渐渐向茅屋接近。狂风更大了，悲啼声也越来越近了：“我的儿啊！我的肉啊。”聪儿强打点精神，眼睛紧紧地盯着窗外。再探手摸摸妹妹，妹妹早已被狂风吓得蒙着被子在哭。

不一会儿，远处黑暗中隐隐约约出现了一个人影，一根白色拂尘抱在怀中。那影子幽幽地直往茅屋飘来，一股冷飕飕的风

在后面穿来穿去，片刻便到了茅屋前。

聪儿定神一看：“啊！”几乎被吓昏了过去。那是一个浑身上下碧绿，青面、红眼、獠牙、披头散发的女厉鬼。足有尺来长的指甲还不停地往下滴着鲜血。那厉鬼用拂尘往自身体上下一拂，竟变成了聪儿的妈妈，再用拂尘往左肩上一拂，一块野麻叶又牢牢地贴在了左肩上。女厉鬼冷笑一声，往门前走来。聪儿看在眼里，心怦怦地乱跳。

“咚咚咚”，门响了。“聪儿、灵灵，开门啊。妈妈回来啦。”“‘妈妈’怎么这么早就回来了？”为了拖延时间，聪儿故意装作迷迷糊糊地问。“不早啦，真是谢天谢地，到姥姥家后，姥姥病已经好啦。妈妈想你们，所以就连夜赶回来了。”“等等，妈妈，我来开门。”一直躲在被子里哭的灵灵听说是妈妈回来了。马上破涕为笑。她再把头钻出被子朝窗外一看，真是妈妈，左肩膀上还贴着一块野麻叶哩！她一蹦跳下床去。“灵灵。”聪儿急喊一声，但是已经晚了，门吱嘎一声打开了。灵灵被“妈妈”身后的风吹得打了个寒颤。

女厉鬼一把抓住灵灵张口刚要咬……“‘妈妈’，让灵灵到我这头来睡吧。”聪儿急中生智，一把拉过妹妹按在被子里，“我和灵灵今晚没洗澡，怪难闻的。”为了吃到干净鲜美的人肉，女鬼故意装出责备的模样说：“你们怎么不洗澡呢？赶快去烧水洗澡。谁洗得最白，我就带谁睡。”笨头笨脑的厉鬼终于中了聪儿的计策。鬼是怕烟火的，只要聪儿和灵灵两人到了火旁，厉鬼就是有再大的本事也不敢轻举妄动了。

聪儿把炉旁所有的火捻子都装在妹妹和自己的身上，来增加身上的烟火味，鬼是怕烟火高的人的。偏偏这时妹妹要上茅厕，聪儿大胆地陪着灵灵去。因为，此时她们身上已装了大量火捻子。她们的烟火很高了。她们经过窗前时，女厉鬼正坐在床

上喳喳嘶嘶地吃着从别处弄来的人肉。“‘妈妈’，你在吃什么啊？”灵灵问。“姥姥给我的零食只剩一点儿，我快吃完了。你们干什么去？洗完澡了吗？”女鬼说着就扑到门前要送灵灵上茅厕。这时女厉鬼凶性发作，想先吃掉灵灵再吃聪儿。可是她向灵灵伸出的魔爪不得不又缩了回来，她很害怕。因为，灵灵身上有火捻子，烟火已很高了。女厉鬼狠狠地骂了声：“该死的丫头。”“妈妈在骂什么啊？路好黑。”“嗯，抓住这根带子吧。”“带子怎么这么滑？”原来灵灵抓住的是一根血淋淋的人肠子，灵灵这时感到很害怕。

天空中轰轰隆隆地打起了雷。厉鬼害怕起来，不敢钻出屋子：“聪儿、灵灵，妈妈这几天有点怕打雷，待我躲一躲雷吧。”说完便没命地钻入了床边的一个柜子里，盖上了盖子。那雷鸣声原来是聪儿用计弄出的，聪儿在楼上不停地把坛子在楼板上滚来滚去，就发出了轰轰隆隆的“雷鸣声”。待厉鬼进了柜子，聪儿立即爬下楼在柜子上加了把锁，悄悄使眼色叫灵灵上楼去滚坛子。这时，“雷公”吼得更凶了，时而轰轰隆隆掠过“天际”，时而猛地一个霹雳……厉鬼被“雷声”吓得在柜子里缩作了一团，抖个不停。聪儿在厨房用所有的柴烧了一大锅滚开滚开的开水，聪儿和灵灵一起把开水全搬到柜子旁说：“‘妈妈’，外面在不停地打雷，这么长时间您也饿了吧。您把嘴放到缝隙间来，我给您好吃的。”不知天高地厚的厉鬼真的张着嘴移到了缝隙边。聪儿把早已准备好的一壶装满沸水的壶嘴对准厉鬼的喉咙狠狠地灌去，厉鬼惨嚎一声，再也不能说出声来了。她的五脏六腑早被沸水烫烂啦，哼哼叽叽地在柜子里作垂死挣扎。灵灵、聪儿不停地往柜子里灌开水。就这样，到天亮开水灌完时，厉鬼就被烫死了。聪儿、灵灵用智慧治服了吃人的厉鬼。厉鬼投胎返人间的美梦破灭了。

太阳升起来了,乌云散开了。正义终于战胜了邪恶,智慧终于战胜了凶残的厉鬼——姆。

李仁辉 搜集
流传于湖南一带

侠鬼

野 鬼 王

明朝万历年间，娄东风林地方，有一个秀才，名叫宋剑秋，文才出众，学富五车，为人性格豪放，碰到看不顺眼的东西，总是出来说几句公道话，所以他无意间得罪了好多土豪恶霸，尤其是一次春闱考试，他揭发了主考官的营私舞弊。结果呢，由于主考大人是当今九千岁太监的干儿子，非但没有受到惩处，反而升为京城御史，这宋剑秋，却被以哄闹考场的罪名，革去秀才，收监听候发落。宋秀才关在监内，深愤世道不公，是非颠倒，不久便愤郁而死。

宋秀才死了之后，首先要到城隍处去报到注册，待他一缕清风来到弇州城隍府，判官将生死簿一翻，说他阳寿未终，如何老早就来报到。城隍便着他还阳去，秀才说：“既来之，则安之，还阳回去还不是一样的死。”城隍说：“你也是读书之人，知书达理，命不该死，如何硬要死，岂不要我城隍办糊涂公事，阎王怪罪下来，本城隍如何吃罪得起。君不知蚂蚁尚且贪生，你好端端的一个人才，却偏要来鬼域作死。”

宋秀才听了，袖子一拂讲：“可见你这城隍深居鬼域，不谙世

事，如今人世间，百姓上受贪官污吏欺压，下受土豪劣绅侵夺，真是豺狼当道，百姓痛不欲生，在下估计，他们都要提前来鬼府报到了，大人还是早作准备吧。”

城隍听了这番言论，连说：“这如何是好？如若新鬼大批涌来，本府如何安置？……”

正在城隍一筹莫展之际，判官插言道：“我们把这批自找死鬼，都送往地狱得啦！”

宋秀才冷笑一声道：“恐怕十八层地狱也要天崩地裂了。”城隍听了讲：“对，对对，宋秀才所讲极是，阳间如此胡搞，却是害苦了我们阴间地府，让我速速去奏明阎罗天子，也好来个未雨绸缪，现在退堂，退堂。”城隍讲完，就自顾驾了阴风去森罗宝殿了。

秀才便问判官，将他如何安置。判官说：“区区不过是个书办录事，你若不想还阳，小的也管不了这些了。”说完，便往签押房一走了事。

这样一来，这宋秀才真成了野鬼了。于是他在鬼府堂上大笑三声，一缕清风飘了出来。当空月色惨淡，鬼火东飘西走，宋秀才仔细看了一下，原来是城隍府前的大校场，阳间处决人犯，都在这块地方。他正想着，耳边传来一阵叽叽喳喳、唏唏哗哗的鬼叫声，心里不免陡生恐惧，不过反过来一想，自己如今也是鬼了，还怕什么鬼呢？

只见这些无头鬼，腰斩鬼，三十六刀凌迟鬼，一个个在他面前露出血淋淋的鬼相。宋秀才见了大笑一声，骂他们都是无用的东西，难道我身首俱在，四肢灵活的不怕死的野鬼，还怕你们这些残缺不全的恶鬼不成？众鬼见他出语不凡，有股气贯长虹的精神，不由感到折服。便说明他们的用意，无非是恐吓一下新鬼，分享一些祭品。宋秀才就讲，你们要吃祭品，只听我的吩咐，

包你们受用就是了。我乃天主义鬼是也。众鬼一听马上跪在宋秀才脚下，呼他为野鬼王。

宋秀才就跟众鬼约法三章，一、为世间伸张正义，除邪恶。二、为冤鬼伸冤。不准欺侮穷鬼、野鬼。现在我用你们恶鬼，以毒攻毒，对付恶人。三、不得无端生事，残害无辜。违者驱逐出义鬼名下，永世不得超生。

他就带了这群可怕的恶鬼来到人间，首先碰到娄江沈百万逼死一个小丫头，小丫头的冤魂被众鬼带来见宋秀才。问清了情由，原来沈百万想奸污这丫头，丫头不肯，被逼上吊而死。宋秀才便对众鬼道：“自古王法条条，杀人者偿命，你们说对不对？”众鬼回说，“不错。”于是就一阵阴风刮到沈百万府上，众鬼把沈百万从床上拖了起来，宋秀才在厅堂审问，起先沈百万还想抵赖，一见小丫头鬼魂出来哭诉，便吓得浑身发瘫，口不能言，再一看两旁众鬼，顿时吓得魂灵出窍。那些鬼个个狰狞，有的手提了头在扮鬼脸，有的腰间分成二截还在指手划脚。……

这时众鬼便揪住这沈百万的魂灵，来个轮回兜圈，兜得他不知南北东西，无法还阳。

第二天，人们都讲沈百万，昨夜三更，突然从床上跳了起来，奔到厅堂上，跪对祖先遗训，又哭又号，之后在地上乱滚，不久就口吐黄水身亡。郎中来看了一下讲，他是吓破了胆死亡的。事情联系到小丫头无端上吊而死，于是人们都讲这一定是报应。

从那以后，娄东地区不时有暴死的大户富商，地痞流氓，奇怪的是：他们都是吓破了胆，口吐黄水身亡的。一时间，一些恶人确实感到万分恐惧，他们唯一的办法，就是向土地、城隍烧香许愿。土地与城隍当然晓得这是宋秀才干的好事。原担心大批新鬼找上门来，如今却只有些富鬼、阔鬼提前报到，而且还带来好多孝敬。未死将死的富人阔人，更是大捧大捧烧香祝愿。这种

既不为阴差公事多伤脑神，又赚得大笔香火，真是意想不到的奇遇，所以土地与城隍串通一气，睁一眼，闭一眼，对人世之事不闻不问。

那一年正好是当时任考官的御史大人出任苏州知府，这消息给宋秀才知道了，心想这个狗官来到苏州必害子民，问题是鬼进不了衙门，因为衙门口都悬一只吃鬼的虎头，而这个狗官由于做贼心虚，害怕有人来行刺他，也终日躲在衙门里不出一步。野鬼王想，这如何是好呢？终于机会来了。

一天这知府的如夫人要到城外观音大士处烧香，等她回来的途中，宋秀才便叫一群恶鬼揪住轿杠，拖出这位如夫人，弄得她象发神经一样，滚在地上又哭又喊，知府得知，心肝宝贝发疯，哪有不来之理，就来城外接她回去。待他一来，宋秀才就命小鬼们拉掉他的纱帽，扯下他的红袍，勾出他的魂灵，这知府阴魂一见站在他面前的是当年屈死在大牢的秀才，吓得马上下跪求饶。宋秀才就要他数述自己一生的罪恶，不然叫众鬼抽他筋，剥他皮。知府阴魂眼见落在恶鬼手里，自己除了招认，别无其他办法，就对着宋秀才一一数述自己的罪行。从年轻时干过谋财害命，做官后一贯贪赃枉法，还说到这次来苏州上任不久就捞了十万银子。等等，如实招了出来。

旁边围观的百姓不少，还有一些官员公差在场，见知府大人自己脱了纱帽，下了袍，跪在地上口述自己罪行，弄得莫明其妙，而他的如夫人也跪在一旁，口口声声作证，说实有其事。这样足足折腾了一个时辰，知府与他的如夫人，才慢慢地如梦初醒。不过苏州地方的百姓没有一个不知这狗官的底细了。后来海青天海瑞到南京做操江大人，才把这狗官革职查办。

谁知此事惊动了苏州梵宫里的菩萨，他们张开法网把这群野鬼收了去，说他们心地虽好，但干扰了世间劫数，把众野鬼化

为乌云，宋秀才不愿作天上乌云，却化为一股鬼气，萧萧杀杀一直飘荡在人世之间，不时在恶人的梦境里显灵。

所以在娄东地区的一些庙宇中，大多塑有一尊青脸赤髯的神像，这就是明代的野鬼王，每年七月三十子夜是他的庙会之期，俗称为“鬼会”，这一夜是他巡查当地有没有恶人恶鬼的禁日。

尹培民 搜集

流传于江苏太仓

换 粮 济 贫

明末清初，荆州府久旱无雨，年岁饥荒，粮价三天二涨，黎民百姓叫苦不迭。那一日，“仁”字号大粮行门前挤满了面色青黄的男男女女，一个个伸长脖子，瞪着凹陷的眼睛看那块刚挂出的“明码实价”牌子。人们骚动起来了，开始高声叫骂：

“狗娘养的，过个夜涨一倍，硬要坑死人吗？”

“抢了金娃娃还要挖金娃娃的娘，遭天雷轰的黑心肝！”

“走，老子们再啃几天野菜，挡挡他的潮头！”一个中年汉子这么一嚷，大伙觉得也算是个没有办法的办法，便三三两两掖着空袋子愤愤不平地散去了。

这“仁”字号粮行的老板叫黄善仁，长着一脸白麻子，人们根据“麻”“马”二字的谐音和他的德行，给他取了个“蚂蝗”的外号。“蚂蝗”家中人多财旺，在县城开了几家粮行，一贯贱囤贵卖，垄断市场，不到几年时间就独霸了一方的粮食买卖。这年月，他又交上了发横财的运气，趁灾荒饥馑，把囤积在家里的粮食拿出来高价销售，银钱象水一样滚进他的腰包。这会儿，他白了那些买

粮的人一眼，捋着山羊胡子阴沉着脸说：“穷小子们敬酒不吃吃罚酒，将价码再提二成，看他小腿拗得过大腿不！”站在一旁的管账先生把头点得鸡啄食似地，拎了笔准备去改牌价。这当口，迎面走进三个衣冠楚楚的中年人，他们口称是湖南客商，一个叫游林，一个叫辜环，另一个叫叶贵，说是愿照现价在这里进一批粮食。“蚂蝗”见来了大主顾，换成笑脸相迎，忙令人沏茶备酒款待。买卖双方经过一番交谈，很快达成了交易。第二天，三个客商用马驮来白花花的银子，清点过数后，办了出仓手续。客商们为了不延误日期，在外面出了招请搬运的启事：

本客商有上千石粮食，急待装船起运，凡愿帮助运送者，每石可得力资五百文钱。兹因所携银两已作货款用尽，力资将以粮代之，也就是运送一石，领粮五升，男女老少一视同仁，望勿错过良机。

消息传开后，城内和附近乡下的穷人们都愿为慷慨的客商出力。于是，推着车子的，挑着箩筐的，背着袋子的，成群结队赶来了。大伙有想头，就使出力量干活，从天麻纷亮到太阳落山，只一天时间便将“仁”字号几个仓房搬得空空荡荡。大伙如数领到了米粮，客商们也扬起风帆开船了。

装得沉甸甸的几只大木船，航行不到五里路就停篙住桨靠岸了。据客商说，他善观天象，这几日恐有大风雨，不可勉强航行，否则会檣倾楫摧，人财两空；并放出风声说，只要保住本，情愿将粮食赊销出手。这件难得的好事，被那天在粮行前出主意的汉子铁柱知道了，他邀约穷哥们儿商量，大伙恳切地说：“由你领头，只要眼下能有粮吃，到时候卖儿卖女也要还清欠债。”铁柱有大家做保证胆就壮了，便来找客商，开出一溜穷家小户的姓名，

问他们是否放心发粮食。客商乐呵呵地笑道：“穷苦人是有骨气讲信用的，我们一点也不担心，舍得发放。”铁柱们立了字据，将粮食全部分给了码头湾等几个村子的贫困人家。

回头再说县城黄家的戏文。那黄善仁见粮食出手快，又赚了一笔大钱，成天乐不可支，得意洋洋。这时，他灵机妙算了一番，决计再来个两手捉鱼大捞一把；一是将剩余粮食的卖价再提高二成；二是到太湖地方套进一批大米，继续霸占市场。他把自己的如意算盘说与老婆后，便去做起程的准备。可他打开银库一看，连脊梁骨都冷了大半截，那客商交的马蹄银竟变成了锡箔锭子，全都是中元节化给亡人的冥府元宝！“蚂蝗”急得捶胸顿足，大喊大叫。他老婆却尖着嗓子嚷道：“没屁用的老东西，连阴阳之间的界线都分不清了，还装死耍赖咧！还不快想个法子追回来。”管账的忙上前为主子出主意，他转动两只绿豆眼献计说：“何不一面报官，一面差人查找，或可挽回损失。”黄善仁知道事到如今也只好这么办，当下就要“绿豆眼”照计行事。

“仁”字号粮行出动一班人马，在四邻八乡闹腾好几天，果然查到了线索。他们虽然没追到客商，但确也找到了粮食的下落。“蚂蝗”深知饿穿了肚皮的穷鬼们是不好惹的，想叫他们退出粮食只怕比要公鸡下蛋还难！不管怎么说，这笔财是他身上的肉，割舍不得的。他拿定主意，带了一份厚礼去拜见县太爷。那县官与他早有来往，见来了敲竹杠的好机会，便拿着腔调答应慢慢来办。“蚂蝗”搞鬼出身，意识到他话中有话，只好咬紧牙关伸出两个指头，许愿事办成后送二十石粮食酬谢。县官也回敬了两个指头，包在两天之内把粮食追回来。“蚂蝗”躬身打拱：“全仗仁兄鼎力相助，小弟决不食言。”顺手又塞了几两纹银才离开县衙。

第二天，一班衙役跟随黄家的狗腿子上了铁柱的门，诬告他

与江湖骗子勾结，抢骗了黄家的粮食，限定在两日内如数退还，如拖延时间就要抄没问罪。铁柱与他们辩理，反挨了鞭子。乡亲们窝着一肚子气，恨不得点把火烧掉官衙和“蚂蝗”的巢穴。正当他们想不出一个好办法来对付权势的时候，三个客商来到了铁柱家里，如此这般地交待了几句就匆匆地离去了。铁柱心中踏实了，同几个穷伙计上黄家的门，讲了退还粮食的两个条件：一是由黄家派船装运；二是由黄家照数付上下力资。“蚂蝗”本是个吃死老鼠连骨头吞的吝啬鬼，开始不愿付这么大的代价，见几个穷鬼变了脸色，又怕另生枝节，只好打掉牙和血吞，无可奈何地立下字答应下来了。交还粮食的那天，县官和黄善仁打起轿子来到了码头湾，他们要坐镇指挥，以防又发生意外的麻烦事。两顶八人轿在靠码头的小镇子上停了下来，只见庄稼人嘿嘿嘻嘻正在从一座庙中把粮食挑运到船上，乐得他两人合不拢嘴巴，彼此都说了些恭维话，心里象喝了蜜一样的舒坦。这会由于黄老板出手痛快，搬运力资是现挑现付，所以不到太阳偏西就把一千九百石粮食装上了船，并乘早运回了县城。

入夜，“蚂蝗”躺在八仙椅上觉得有些心神不宁，叫了家丁打起灯笼去查看仓房。他走了进去一瞄，惊得不由自主地倒退了几步，仓房里哪有半颗粮食，堆的尽些废砖烂瓦。他摇晃着马虾似的身子，看了一处又一处，全是一个样子。“蚂蝗”急得哇哇直叫，连夜又去找县太爷告状。县官听他说得蹊跷，揣测是这老滑头要赖掉贿赂，故意编造荒唐不稽之事，便要到现场视察。他匆匆忙忙来到黄家，睁着两只老鼠眼把里里外外查看了一遍，果然如黄善仁所说，一点不假。他心中暗想，黄善仁的粮食没到手，自己的二十石也会落空，真是切肉连皮啊！他不能扔掉了嘴边的美味，当即表示连夜行动，捉拿铁柱追究，胁迫老百姓交出真正的粮食。“蚂蝗”得了势，吹胡瞪眼地发号施令，又是调船，又

是备车，准备向码头湾进发。

正当黄家人役忙得团团转，码头湾即刻就要蒙受洗劫的时候，三个客商大摇大摆地走进了厅堂。黄善仁一见，气得麻脸铁青，一把扯住游林威胁道：“你这个变戏法的骗子不请自来，正好找你算账，是愿退粮，交银，还是愿吃官司坐牢，三条路由你选择！”游林冷笑一声，晃晃手中白纸扇据理反驳道：“银子是你收下的，粮食是我买进的，一清二楚，路人皆知，谁骗了你！而今饥民遍野，饿殍载道，我三人于心不忍，将所购粮食赠与百姓，以救燃眉，而你却与贪官朋比为奸，兴师动众，强夺民粮，如不悬崖勒马，恐众怒难犯，天地不容！”这一番刀砍斧劈的言词，数落得黄善仁瞠目结舌，心里发慌。他吊着眼望县太爷，乞求相助。这位县太爷偏爱听恭维话，不喜欢说他坏话，听了“贪官”二字如掘他三代祖坟。他一跳三尺高，声嘶力竭地叫喊：“快与我把这几个刁民拿下！”顿时，衙役和家丁咋咋唬唬上来抓人。游林一见，哈哈大笑，猛地抬腿踢向领头的衙役；辜环、叶贵二人也乘势掬动手中的白纸扇，刮起呼啸的冷风，吹灭了所有的灯火。顷刻之间满屋黑得伸手不见五指，人都绞在一块，你推我撞，乱踢乱打。游林三人却坐山观虎斗，心想不让这贪官豪绅尝点苦头是不行的，便将二人攥在手中做盾牌，左抵右挡，前遮后拦，让他们实实在在地领受自己手下人的拳脚。县官和“蚂蝗”要挣挣不脱，要躲躲不了，被打得喊爹叫娘，屎喷尿流。衙役和家丁听着不对路，住了手脚，待燃灯一瞧，游林三人已不知去向，只见粉墙上写着几行字：

黄泉三人，
幽灵鬼魂。
来时无影，

去时无踪。
借得砖碴瓦砾换粮，
扶穷助弱，
救灾济民，
苦了贪官豪绅。
如若不识时务，
来日较量高低，
定要索尔狗命！

被揍得鼻青脸肿的贪官和“蚂蝗”看了后，吓得腿发软瘫在地上。不知趣的衙役们上前打恭问道：“什么时刻兵发码头湾？！”县官气呼呼地冲着黄善仁吼道：“还去个屁，想用钱买老子的命不成！”黄善仁只觉得浑身冰凉，天旋地转，头一歪，象条死狗般躺下去了。

此后，这一带地方有贪赃枉法或勒索盘剥老百姓的，碰上了幽灵鬼魂，都没有逃脱应得的惩罚。

张明桢 搜集
流传于湖北荆州

侠 鬼

清朝雍正年间，朝政腐败，民不聊生，权贵阔佬们整日花天酒地，百姓却过着吃不饱，穿不暖的悲惨生活，这激起了极大的民愤。此时，在我们黄龙山头出现了一个匡扶正义，除暴安良的鬼侠，何谓“鬼侠”？听我慢慢说来。

在湖北黄龙山下有一通城县，城南住着本县最大的财主刘

富贵，他做府台其间，搜括了万贯家财。他为富不仁，心狠手辣，压榨百姓，凶残至极，整个县城人们真是谈之色变，连三岁的小伢听说刘富贵来了也不敢哭出来，搞得人民怨声载道。

这天，刘富贵带着那帮如狼似虎的家丁们，到城西王七家讨债来了。这样的年头，肚皮都吃不饱，哪有什么还债呢？王七一家老小只得跪在气势汹汹的刘富贵一伙面前。请求宽恕几天。刘富贵可不管这些，他怪眼一瞪，一条毒计就涌上心头。他不怀好意地望了王七的妹妹雪妹一眼，说：“没钱，好说，就叫你家妹妹到我家去做几天工夫抵债吧！”王七全家知道，刘富贵存心不良，说什么也不让她去，只是一个劲儿求饶。刘富贵不耐烦了，指挥家丁上前抢人。王七冲上前去与他拼命，可哪敌得过刘富贵人多势众呢？不一会，王七便被家丁们打得气息奄奄，眼看着他们拖着妹妹呼啸而去，王七只悲惨地叫了一声“妹妹”便口吐鲜血，含恨离世。

奇怪的事情发生了，第二天早上，当乡亲们将王七的灵柩抬上山准备掩埋的时候，王七的老娘要最后看一眼屈死的儿子，打开棺材一看，谁知棺材中，王七的脚下端端地摆着刘富贵的血头。也在此时传来大快人心的消息，刘富贵昨晚身首分家了，家中的金银也不翼而飞，他的小妾讲，昨晚她正陪刘富贵睡觉，忽听外面狂风大作，还隐约夹杂着令人毛骨悚然的怪叫，紧接着，门窗“咣”地一声洞开，她尖叫一声滚下床去了，只见一个花脸怪人手指刘富贵大喝一声“还我命来”。她此时吓昏了头，待她清醒时，刘富贵的脑袋搬家了，怪人也不知去向，即刻，家丁们寻遍了刘府的各个角落，可是连怪人的影子也没有。王七一家听说后，认为天神下来匡扶正义，于是齐唰唰跪在家门前，面对苍天，高呼青天有眼。岂料，奇事还有呢！第二天晚上，县里几家平日专事剥削人民、横行乡里的财主、恶霸都落到和刘富贵同样的下

场；大都是一阵狂风过后，身首便分家了，而且库房中全部金银都不翼而飞。而那些穷得揭不开锅的穷人门前，清早，都可以发现或多或少的+堆金银或一袋粮食。经这一闹，平日横行乡里的恶霸可变得安分守己多了。

怪侠不光是杀财主恶霸，对贪官污吏也没放过，那时通城知县为一贪官。也得到了可耻的下场，紧接第二任也是一个贪官，可刚上任二天就遭诛杀了，直到第三任县令是有名的清官刘江海老爷来治理通城。人们才得安居乐业，风调雨顺，怪人也销声匿迹了，但怪人的传说却不绝于耳。有的说：是天上的神仙下凡行义；有的说：来无踪去无影的侠客就是王七的鬼魂，有人竟说亲眼看见王七提着血淋淋的人头，向南驾云而去。大家都以为是王七的冤魂来为民除害。因此人们尊敬地称他为“鬼侠”，但“鬼侠”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直到现在还是一个谜，只是人们为了感谢他的恩德，纷纷在家中供起了“鬼侠”的牌位，日夜香火不断。现在你若到我们黄龙山来也许在某些人家里还会看到那堂上供奉着的“鬼侠”牌位呢！

邱 华 搜集

流传于湖北通山

善 鬼 济 人

一谈起鬼，人们无不憎恨、恶心，但鬼也分好坏，下边这个传说里的鬼就是一个杀富救贫的好鬼。

传说有这样一个村子，名叫柴木村，村里有一户财主，名叫张天雷，这个张天雷可是一个刁钻蛮横的人，他虽然家财万贯，可是他却收苛捐杂税，吃水要水钱，种地要地租，把人们逼得家

破人亡。整个村子就一口井，正巧，这口井就在张天雷的庄园里，为什么呢？原来张天雷的父亲在世时叫一个风水先生算了一个卦，这个风水先生为了讨好张天雷的父亲，就说：“此地乃风水宝地，如占有这口深井，更是宝上加宝啊！”张天雷的父亲从此就修建庄园，把这口井划在了自己的庄园里。不久，张天雷的父亲去世了，张天雷成了张家的头儿，抢男霸女，无恶不作，每天派一个家丁在井口边一坐，拿着帐本，记上×××村民挑几桶水，天天如此，到年头如果交不上水钱，不是抄家，就是毒打，村民敢怒而不敢言。

这一天，有个叫王四的村民穿着草鞋，腰间系着麻绳头，正在山中抡起大斧在砍树枝，忽然觉得脚下冰凉，此时，他马上意识到是一条蛇，因为蛇的身体冰凉，而这座山上蛇是常见的，他吓得嘴张得大大的，合不上了，全身一点劲也没有了，刚才砍柴还挺有劲呢，他想，这下完了，就把眼一闭，等死了。可是，等了半天，不见动静。他睁开眼，低头一看，啊，这哪是蛇，分明是一眼清泉，这回，王四乐了，不但没有死，还碰上了清泉，王四乐得赶紧捧起水喝起来，啊，真甜啊，他折下一根丈把长的树枝，插在泉水里，水把树枝全淹没了，还没到底。这下王四更乐了，心想：这一下村子的乡亲们可以常年吃水不要钱了，他把斧子一扔，撒开双腿飞快地跑到了家里，拿起一个锣，在村子的中央敲打起来，嘴里高声叫道：“乡亲们，快来啊，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乡亲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都赶来看热闹，王四看见人来得差不多了，就高声说：“乡亲们，我发现一个清泉，以后大家吃水不用花钱了！我这就领你们去看看。”说完，就带着村民来到泉边，这时，清泉还是汩汩地冒着清水，流个不停，乡亲们都抢着喝，不知谁喊了一声：“走，回家拿水桶去！”一些村民跟着回去了，不一会，每个人都提着两只水桶来了，七手八脚地往家运水，其他村民也回

去拿水桶，争着抢水，整个村子的村民忙得不可开交，不一会，全村各户人家的水缸都满了，村民喜滋滋地下山了。这件事被张天雷这个刁横的家伙知道了，他气得浑身发抖，带上管家拿上鞭子，来到清泉边，把泉水给守上了。张天雷一看这口清泉，乐得满脸的皱纹都开了，刚才那满脸杀气也没了，心里打上了鬼主意，想让这口井属于自己。于是，叫家丁不分昼夜地看守，谁来喝水都得掏银子。这一回村民的希望成了肥皂泡，破灭了。但是，他家的势力大因而谁都是敢怒而不敢言。

这天晚上，张天雷心里乐开了花，这个吃人不吐骨头的恶棍多喝了几盅，躺在炕上抽大烟，忽然一阵冷风吹来，他打了一个寒战，酒意也醒了，他坐了起来，左看看，右瞧瞧，很是纳闷，心里想：“外面都没有风，这风是哪来的呢？”过了一会儿，没有动静，气得把烟枪一扔，又躺在了炕上。“呼”地一声，又一阵风吹来，他又打了一个寒战，他“忽”地坐了起来，穿上鞋，辨认着这两阵风的方向，他觉得这风的方向是从西边钱柜的方向吹来的，吓得他战战兢兢地向钱柜走去，忽然，他听到有铜钱相撞的声音，啊！有贼，他顾不得多想，快步向钱柜走去，因为那钱柜里的财宝是他一生的财产，到了柜口，正好柜门闪开了一条缝，他急走几步，拉开柜门，“啊！”他吓得尖叫了一声，瘫倒在地上，原来钱柜里坐着一个鬼，一身白衣服，鲜红的舌头伸出来足有一尺多长，手上全是毛，脸上青一块，紫一块，眼睛射出可怕的寒光，张天雷浑身酥软，但心里很清楚，猜想刚才的冷风是这个鬼吹来的，他猜对了，刚才那个鬼正好打了两个哈欠，此时，鬼站了起来，别看坐着一丁点，站起来却足有一丈开外，张天雷吓呆了眼，看见鬼手里提着两串铜钱，念了一些咒语，把铜钱扔在半空中，自己慢慢地蹲下，“忽”地一声，化作一股白烟破窗而出，那两串铜钱也晃悠悠地飘了出去，这时，家丁、丫环闻声赶来，把张天雷扶上了

炕。这时的张天雷浑身象筛糠一样地抖动不止。从此，张天雷染上重病，整天胡言乱语，把管家吓得不知如何是好。

且说那个鬼在半空中现出原形，把铜钱一扔，一枚枚地飞遍各家各户，铜钱从房顶落在水缸里，缸里的水立刻上涨；掉到粮屯里，粮食也迅速地上涨，柴木村一百多户人家的水缸、粮屯都掉进了铜钱，早晨起来，村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一夜之间，粮食多出好几倍，水也涨高好几尺。乡亲们做饭时，舀出一勺米后，不一会儿，舀米出的坑就又被涨出的米填平了；舀了一勺水以后，也并不见少。人们欣喜万分，不知怎么回事。

这件事又被张天雷听到了，他气得浑身发抖，原来浑身就发抖，这时抖得更厉害了，他瘫在炕上不能下地走动，就派出所有家丁出去挨家挨户地砸缸收米，这些家丁如狼似虎地砸缸，把水缸里的铜钱拿走了，把粮屯拥倒了，把粮屯里的铜钱也拿走了，就这样，挨家挨户地砸缸抢粮，全村都抢遍了，共得铜钱二百三十八枚。张天雷看见这么多钱，忙叫家丁把一百十九枚放在水缸里，一百十九枚放在粮屯里，家丁把铜钱刚放到水缸后，霎时，缸里的水如排山倒海之势涌了出来，财主张天雷的宅院成了一片汪洋，那个拿钱的家丁在慌乱中把剩下的一百十九枚铜钱扔到粮屯里，这时，粮屯也“呼”地一下子上涨，粮食涨得多了几百倍。上涨的粮食覆盖了整个庄园，恶霸张天雷因为不能动，因此被粮食憋在里面，闷死了。家丁、管家、丫环们吓得四散奔逃。

粮食被水冲遍全村，水渗了下去，粮食马上生根发芽，不到一天的工夫，渗下去的粮食就长成了金黄黄的麦子，就在同一天，村子的中央出现了一眼清泉，汩汩的清泉流遍四面八方，人们不但有水吃了，又有了肥沃的土地，满屯的粮食，大家无不拍手称快。

后来，人们知道了这幸福生活是一个善鬼带来的，就都烧香

叩头，表示对这个杀富救贫的鬼的感谢，而且，全村每家都制了一个牌位，把这个鬼称做为“南海大士”。因为是那个鬼带来的水，所以，每逢佳节，都烧上三炷香作为对那善鬼的感谢。

于志坚 搜集

流传于内蒙赤峰

交 情

过去有一个人叫李不论。为什么叫李不论呢？他一辈子什么都不信服，不在乎，不论哪家的理儿，无论你说得多真，也别想套住他。他和谁都和得来，和什么样的人交朋友，只要你这件事出于好心，他就下实劲儿为你办。因为这个，人都叫他李不论。

李不论一辈子没儿女，只是老两口子过日子。他在远洼里种了半亩小园子，种些小葱，韭菜、葫芦、南瓜、豆角，为的是卖几个钱混日子。园子里盖了一间小圆屋，一到蔬菜浇水，上市时，李不论就住在圆屋里。他爱晚上浇园，因为晚上清静。差人给他看畦口，他就拧着轱辘数水斗子：“一二三……”数够了数，就去堵畦口，到那儿畦正满，再另开一畦新的。就这么着，他天天晚上浇园，白天卖菜。

一天晚上，他正拧着轱辘，数着水斗子，到数够了，又去堵畦口。可到了那儿，畦口堵上了，新畦也开好了。李不论觉得是自己岁数大了，记性不好，忘了。他回到井边又拧轱辘，数够数，又去堵畦口，畦口又有人堵上了，新畦口又开好了。浇了一个晚

上，一晚上的畦口有人堵有人开。他嘴里不说，心里纳闷儿。又一想，管他呢！有人帮我更好。连着这么三个晚上。到了第四个晚上，李不论站在垅沟边东瞧西瞅，大洼里静静的，人影儿没有。他回到圆屋里抽了两锅子烟，又出来浇园。等到这一畦还差一斗子水，他提前来到垅沟边，只见他使的那把铁锹正在堵畦口，堵好了，又开新的。李不论问：“是谁帮我看畦口呀？”

“是我呀！”

李不论听见声音，打着磨磨看人，还是连个人影儿也看不到。是不是自己作梦呢？他拉大了嗓门又问：“你在哪儿？”

“我在这儿！”

“我怎么看不见你呀！”

“你本来就看不见我。”

“你是谁？”

“我……嘿嘿！我说了你可别害怕呀！”

“不害怕。”李不论大声地说。

“我是鬼呀！”

“啊？什么……鬼，你怎么想起来要来帮我呢？”

“我是个好鬼，真的，你千万别害怕！活着时爱抱打不平，爱讲真话，爱帮助人，就因为这‘三爱’，被一家恶霸害死了。当了鬼后，我还是这个脾气儿。那天晚上我从您这路过，看到您老一个人在这里浇园，没人给您开堵畦口，怪辛苦的，我就来帮帮您。”

李不论一听笑了：“这么说你真是个好鬼，你帮我，我谢谢您呀！咱哥俩有缘份，来来来！到我圆屋里去歇会儿吧。”

“好。”那鬼说道。

这一人一鬼来到圆屋里，李不论抽着烟，给鬼倒了一碗茶水，就唠起来了，一人一鬼又说又笑。他俩讲得正欢，忽然听见鸡叫了，天快亮了，于是鬼马上告辞了。临走时，李不论说：“兄弟，

明晚还来呀！”

李不论天天晚上浇园，鬼天天晚上给他看哇口。有时两个一齐干，有时就坐在圆屋里唠家常。就这样，过了十几天，李不论觉得这鬼兄弟确实不错，心眼也好。于是对鬼兄弟说：“兄弟，明晚来，我打几斤酒，买些熟肉，咱哥俩喝几杯。”“好。”鬼兄弟也不推让。

第二天，李不论上集市去买酒买肉，老伴好奇怪，就问他：“你钱多了咋的？没过年过节，喝什么酒？”

“这几天干活累了，要喝点酒解解乏。”

老伴觉得李不论老了，这几天太累，就没再问啦。

李不论这天晚上提着白酒、熟肉，来到圆屋里，进屋就问：“兄弟来了吗？”

“来了，我早就在这儿等你呢！”

李不论从怀里摸出个盘子，又拿出两双筷子，两个酒杯，把肉放在盘子里，斟满两杯酒，“兄弟，喝。”“喝。”李不论没见人，酒盅却干了，又看见筷子自己动起来，夹起了一块肉。两个又吃又喝，连喝了五六盅，肉也吃下了许多。突然，李不论说：“兄弟！我自幼没兄没弟，咱哥儿俩倒投脾气，拜个盟兄弟，你愿意吗？”“那好呀！兄弟我就高攀大哥了。”他们就在李不论的小炕上放上一堆土，插上三棵草，和鬼兄弟趴下一齐向北磕头，盟誓：咱哥儿俩地下人间不变心，死要当个清正鬼，活要做个正直人。李不论得了这个鬼兄弟，心里乐滋滋的。回家后和老伴说了这件事，老伴吓了一跳，说：“我看你是疯了怎么着？人怎么和鬼拜盟兄弟，你是该死了！”

李不论说：“你妇道人家头发长见识短，人和鬼就不能拜盟兄弟？只要和得来，和谁拜都行。”“咱两口子能沾上他的光吗？”李不论说：“为了沾光才相好，那不成了作买卖？还 算 什 么 情

份?”

李不论说着来气儿。老伴不理他，都是六七十岁的人了，脾气都是生就了骨头长就了肉，改不了。李不论也不管这件事，村里人知道了，有的说他疯了，有的说他傻了，有的说他快死了。可他一概不论。不管有鬼没鬼，打那儿起他的小圆屋谁也不敢去了。

这天晚上，鬼兄弟又去了李不论的圆屋里。鬼兄弟说：“大哥！明天我就要去托生了！”“你到哪儿去托生，好去看看呀？”“托生到哪儿还没准儿。明天南边河上有条大船，到晌午时分从这儿路过，那船上有人出舱看风景，我就把他推到河里，他一死我就顶他的份儿去托生。”“真的吗？兄弟！”李不论非常惊奇。“真的。”“那人做了什么错事？”“那个人专欺侮穷人，巴结财主。”“该死该死。”李不论说。

第二天，李不论早早地来到南河边上。等到晌午时，果然来了条大船，从舱里走出来一位穿戴非常文雅的男子来到船尾。这时，他翘起了几翘起，一失手，喊了声救命，就掉进了河里。开船的听到呼喊声，忙过来，一篙头下去，把那人扳了上来，没死。

过了几天，鬼兄弟又来了。李不论满脸不高兴，说：“兄弟！你骗我！你说要淹死他，怎么没死呢？”

“大哥，这里面的事你不知道，我把事情弄错了，我回去查了他的德性册子，给他一算，他不该死，还要让他多活几年。”

“哦，原来是这么回事。那么，你何时托生？”

“大哥，我暂时不托生了，我升官了。”

李不论一听，好高兴，立即问：“什么官呀？”

“老阎王卸任了，他见我人品不错，办事公道，让我当上了阎王。”

“也好。不过，你当了官，办事一定要公道呀！”

“放心吧，我这次来是向大哥辞行的。”

“公事在身。哥不拦你。你走了，我想你时，到哪儿找你呀？”

“到西南上，一千五百里，生命山，灵台庙。”

于是，鬼兄弟含着泪就走啦。李不论在小圆屋里好不难过。

一晃三年过去了。李不论非常想他的鬼兄弟。这年的春天，他带上卖菜赚的钱，打个小被窝卷，带了点干粮，就向西南方去了。一路上跋山涉水，风吹雨淋，过了无数的河埠，村庄，饥一顿，饱一顿，脚上起了层层血泡，他不论；脸上晒暴了层层皮，他不论；钱花光了，他要饭。就这么一天天向西南走、爬，走了四个多月，终于来到了生命山。

这天他进了一个小山村，逢人就打听，村上人说生命山的灵台庙在坡下。于是李不论咬咬牙，就向坡下走去。天刚黑他就走进了灵台庙。庙的正殿里一屋子泥胎，有人有马有驴，什么样的都有，有男有女，有老有少，千奇百怪，五花八门。李不论张口就问：“兄弟，你在哪儿？”一个泥胎说：“你兄弟是谁呀？”“就是阎王。”那个泥胎又说：“原来是阎王爷的大哥来了，快，里面请。”李不论笑着说：“不啦！我就找我兄弟，三年没见他的面儿啦！”那泥胎说：“阎王爷出差了，三天才能回来，你就在这儿等几天吧！”李不论想：一千五百里走到这儿了，我就等他三天吧。他在那儿住了三天。每天不见人，可早上一起来就有吃有喝，晚上早已给他安排好了床被，三天后，阎王回来了，一见李不论，欢喜得不知是哭是笑。阎王把李不论接到自己的屋里。这哥儿俩活象蜘蛛屁股上的线，揪不折，捋不断。李不论一住住了二十几天，鬼兄弟好吃好喝好侍奉，他也歇好了玩好了，兄弟二人更亲近了。一天，李不论对阎王说：“兄弟！我该回去了。”“好容易到这儿，就多住几天。”李不论拗不过他，就又住了十天。最后，准备走了。走

时，阎王说：“你这么年纪，一千五百多里怎走到呢？我派个小驴送你回去吧。这驴是宝驴，甬喂甬饮，您老两口子不愿使它了，就卖，要钱就是五百吊，多一文不要，少一文不卖。还有人间的一桩案子要我哥帮着办办呢！”“我怎么帮法呢？”“您把这驴骑回去，就帮我把案子办了。”阎王又说：“大哥合上眼吧！不要张开，别摔下来。”

李不论刚合上眼，只觉小驴尥了几个蹶子，打了几声响。立刻腾空而起，耳边的风声呜呜响。估计走了几个时辰，座下的驴呱呱呱呱停下来了，又尥了几个蹶子，打了几声响。李不论一睁眼，已到了自己院子里。他下了驴，老伴从屋里走出来，一见到李不论，惊奇地问：“你这么快就回来了？”“我兄弟给了我一匹宝驴。”老两口把驴牵到屋里，果然是拌草不吃，饮水不喝。老伴稀罕这匹驴子，推磨时，不轰不打，一天能推两口袋粮食，还不踢不咬，不拉不尿。两人甬提多喜欢啦。过了几个月，李不论的日子越来越难过了。两口子一商量，把这匹驴卖了吧，五百吊钱够两人吃花到死了。

李不论把驴牵到集上。有人问价就是五百吊，少一文不行，多一文不卖。许多人都围了上来，见这驴真好，价也够高。后来一位敢花钱的庄稼汉买了，买回去不到一年，又卖了，还是五百吊的价，这么一卖，卖到了一个大户主手中。这个主是恶霸，欺软怕硬，抢男霸女，打死人也没人敢管敢问。

李不论自从卖了那匹驴，就留心打听这匹驴的下落。知道驴落到了那家恶霸手中，心里挺不是滋味。可是驴卖了，又不能去要。他想起了灵台庙弟兄临别时说的话，可又想不通意思。他细一琢磨，想起了十几年前的一件事。买驴这家有个霸道的三公子欺侮了邻居的闺女，闺女受辱，上吊死了。邻居告到县官那里，但恶霸家的人早已买通了县官，反把原告判了罪。原告有冤

无处诉，自杀了。

有一位去京城赶考的书生路过这里，听说这事，功名不去求了，住在这村和恶霸家打人命官司。县官被这个书生问得张口结舌。判吧，他收了人家的钱；不判吧，这个书生舌如利剑，咬住他不放。恶霸家一看到要翻案。就趁黑夜把那书生劫杀了。官司也就糊里糊涂地了结了。李不论想，我兄弟那人品，那“三爱”……说不定那书生就是我兄弟吧。他越想越不安。

这匹驴到了恶霸家后，还是不吃不喝，照样干活，到了这年中秋节，恶霸一家大团圆，这驴就不老实了。撒吹炮蹶，仰着脖子乱叫，掖着缰绳向水坑里跑。管家认为它渴了，就到水坑里饮水。驴喝了一肚子水，管家牵着它向家里走。刚走到门口，那驴哗啦啦散了坩在地上，成了一堆泥。原来这驴是灵台庙里的泥胎，遇水就化。管家大吃一惊，慌忙进院禀告老爷。老爷出院一看，不敢让人动，赶快派人去报官。

这一任是个清官，办事爽快。他听说这件事，觉得奇怪。赶到一看，果然是一堆泥，就命人扒开泥堆。差人从泥堆里扒出来一个木匣子。县官打开匣子，匣子里有一张状子。状子上的抬头字是：人间县官。状子上写的是这家三公子强奸良女，逼死人命，杀害书生之事，请县官秉公断案，澄清人间好恶。落款是：地下阎君。县官看后，不觉出了一身冷汗！当即下令，回县衙又旧案重审，把一家恶霸打入死囚牢。县官还上诉，追查原本县县官。

这件奇事，一传十，十传百，传遍了几百里。李不论听说了心里挺乐，想：我帮兄弟办了件好事。

曹 玲 搜集

流传于湖北等地

附录

升 官

有个人叫王七。

王七的家住在河边上。

这年春天，王七在河边的地里种了二亩西瓜。农历七月，地里的西瓜熟了，王七便在地头靠河沿的地方，搭了一个棚子，白天黑夜住在里头看瓜。

这王七为人老实，敬神信鬼。他认为：天上有天神，地上有地神，海中有海神，河里有河神……天地下的万物，个个和人一样，都是有灵气的。因此，每逢家里人替他送来酒饭时，总是在吃喝之前，端着酒饭，先敬天，后敬地，再往河水里洒上盅酒，投进碗饭，祭奠过后自己才吃。

俗话说：七月热，八月凉，九月秋风催草黄。三个月过去了，王七地里的西瓜蔓子，一天天地败落了，那地里的西瓜，也一天少起一天，一天小起一天。……

这天傍晚黑，王七正一个人坐在棚子门口独酌独饮，忽听地下边的河水“扑愣”一响，随着河心中的浪花一蹿，从河底下走出一个人，顺着河沿来到他的棚子边，朝他笑了笑，从怀中掏出一个白玉酒杯，对他说：“多谢大哥一天三餐送酒敬饭之恩。小弟临别之前，没别的相报，特意送个酒杯略表心意。”说着，把那酒杯递在王七的手中！

王七手端白玉酒杯，一时间，如同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他直愣愣地望着河底来人，问道：“老弟，这，这话从哪说起？”

那河底的来说：“大哥，不瞒您说，俺是这河中的淹死鬼！您一天三次祭河的酒饭，俺都吃了！”

王七听说这来人是个淹死鬼，心中虽有几分骇怕，可还是大着胆子说：“你说临别之前，这话又怎么讲呢？”

那淹死鬼听后，长长地叹了一口气，说：“大哥啊，不瞒您说：俺在这河水里已受了七年的罪。也是俺出头有日，赶明日下大雨，河水漫上桥顶之

时，有个女子，手抱一小闺女，踏水过桥，俺将把池拉下水，叫她当俺的替身，俺就解脱了！”淹死鬼说完，双手朝王七一揖，转身跳进河水中，一晃不见了……

第二天清早，果然，老天下开了大雨。一刹间，河水便涨上了桥面。

这时，从桥对面走来一个手抱孩子的女人。当那女人踏着桥上齐腰深的水，走到桥中间时，忽然，身子一晃，打了一个趔趄，眼看连大人加孩子要掉进桥下的大河中！谁知，她的身子一挺，又直起了腰，抱紧了孩子，一步一步，慢慢地过了桥，走进对岸的村子。

当天傍黑，王七在棚子里吃饭时，只见地下边的河水“扑愣”一声，又蹿起一个大浪花，那淹死鬼又随着浪花跳出水，走上河岸，来到王七的棚子边，哭丧着脸，站在王七的身旁。

王七一看，又惊又喜地问道：“兄弟，我还当你已解脱了，这辈子再也见不到你了呢？”

淹死鬼道：“大哥，不瞒您说：今日那女子过桥时，俺已拉着她走了好几步。见她手抱孩子挺可怜的，又下不了那个狠心，只好把她放了！”

王七听完淹死鬼的话，心中十分感动。他慌忙站起来，拉着淹死鬼落了座。他一边为淹死鬼斟上酒，递上筷子，一边说：“兄弟，阳世之间难找您这样的好心人，阴世之间难寻您这样的善心鬼。俺王七今生能交上您这样的鬼友，值得！来、来、来，哥哥为您的好心，敬上三杯酒！”

打那，王七和淹死鬼，便天天瞎晚在这河边的棚子里相聚。他俩一边喝酒，一边谈天说地，友情也越来越深。

有天瞎晚，淹死鬼在棚子里和王七喝酒、拉呱。两人不知不觉就喝到半宿，淹死鬼临走时，拉着王七的手，恋恋不舍地说：“大哥啊，不瞒您说：这回咱俩真要分手了！”

王七惊奇地问道：“怎么又要分手？”

淹死鬼道：“明日正晌午时，有个打渔的老头，驶着小舢板要从这河中过，俺将趁机把他的舢板掀翻，把他拉下水，顶替俺受罪！”

王七听了淹死鬼的话，不由得鼻子一酸，对他产生了留恋之情。他紧紧攥着淹死鬼的手，一直把他送到河边，眼瞅着他下了水底，才回到棚子里歇息……

第二天正晌午时分，只见一只打渔的小舢板，从上游漂下来。舢板上的一老一少，一边撒着渔网，一边喝着酒，那神气，真像是无忧无虑的神仙一般……

当那小舢板漂到王七棚子下边的河中时，忽然风平浪静的河水中，涌起一个恶浪，把那小舢板掀了个摩高！眼看那小舢板就要船翻人亡了！谁知，那恶浪托着小舢板又轻轻一落，舢板歪斜的身子一正，载着一老一少，平平安安地顺流而下地脱了险！

当天瞎晚，王七刚刚在棚子里摆好酒饭，那地下边的河水又“扑愣”一声蹿起一堆浪花，淹死鬼又从河水中走出来，来到王七的身边！

王七一见，马上站起来说：“兄弟，我都看到了：今日你又发了善心，放过了那祖孙二人了吧？”

淹死鬼掉着眼泪抽嗒了一声，说：“大哥啊，不瞒您说：俺一见那相依为命的祖孙俩，心就软了，怎么也下不了手。害死了老的，也就连小的害死了啊！看来，俺这辈子是没有出头之日了，只好在这河底受罪到底了！”

王七听后，安慰淹死鬼说：“兄弟，别难过。世上清官喜好人，天上神仙爱善鬼。总有一天，你的善心会感动神仙的。”

果然，王七的话应验了：第二天瞎晚，王七正在吃饭时，那淹死鬼在一马童的陪同下，身穿蟒袍，腰戴玉带，头戴乌纱，脚蹬高底官靴，走出河水，来到王七的棚子边，躬身朝王七施了一礼，道：“大哥，不瞒您说：这回咱们真要生离死别了。只因俺一连放过两个人的善心感动了阎王三君，他们下旨，封俺到阎王殿里去当专管生死簿的判官。今日就要去上任了！”

王七一听鬼友升官要和他分离了，一时间，又是欢喜，又是愁：喜得是，鬼友不用再在河中受罪了；愁得是，往后再也难见鬼友的面了！想到这里，他一步跨上前去，伸手要从马童手中夺过缰绳，亲自为鬼友牵马拽蹬送一程。

淹死鬼一见，慌忙上前一拜，指着身边的马童道：“大哥，不瞒您说：他是阎王派来专门伺候俺的。不劳您远送了！”说完，双手又朝王七一拜，翻身上了马，朝着西南飞奔而去。

王七眼望着鬼友越走越远的身影，最后，消失在茫茫的夜雾中……

第二天，王七见西瓜地里没有几个好瓜了，也拆了棚子，拔了瓜蔓，卷

起铺盖回了家。

张崇弼 搜集
流传于山东等地

人 鬼 兄 弟

很久以前，僮县有一对夫妻，住在三间非常破旧的草房里。虽说房屋破烂可他们家后面还有二分地哩！老两口就靠这二分地维持生活。

白天，老头去卖菜。晚上回家后便在月下浇水。老头天天如此，但这两天他遇上了一件怪事！

几天晚上，老头都是吃力地拧水辘轳，由于畦子不大，拧几下就得去堵畦子。这几天怪事来了，他拧几下就去堵畦子，可不知怎地，每次畦子都堵好了。就这样日复一日地过了一个月。这天晚上老头实在忍不住了，问道：“这是谁帮助我老汉把畦子堵上了。”

“是我。”一个洪亮的声音回答道。

“你是谁？”老头诧异地问。

“我不敢说。”那声音有些柔和。

“为什么？”老头带着一种疑问的口味说。

“我怕你害怕。”那声音又回答说。

“你说吧！我不害怕。”老头壮了壮胆说。

“我是个鬼，活着的时候爱打抱不平，后来被地主迫害致死，到了阴间后阎王很信任我，让我当了自由鬼。”

老头听他这么一说，心里就不害怕了。便笑着说道：“那敢情你是个好鬼。”

这倒好，一人一鬼语来话去，当即成了八拜兄弟：鬼为兄，老头为弟。

第二天，老头想请哥哥来玩。他到集上来沽酒，一看，集上男女老少，三教九流，人来人往，非常热闹。老头正走着。忽然间，人们纷纷后退，中间让出了一条胡同，由远而近传来“得得”的马蹄声。来的九匹马中间坐的一人原来是方圆几十里有名的“地头蛇”，人送外号“北霸天”。他手下的八个恶奴，人送外号：“长尾巴狗”、“短尾巴狼”、“铁罩里”、“胎里坏”、“琉璃球”、“嘎啦子”、“万人嫌”、“坏杜梨”。这群人烧杀抢掠，无恶不作。他们走着走着，“北霸天”看到一位年轻漂亮的姑娘，奸笑一声，八个恶奴就抢步上前，姑娘身边的老太婆在那里求情。八个恶奴哪容分辩，拳来脚去，老太婆顷刻见了阎王。这时这个老头禁不住出了声说：“你就放了人家吧！”“北霸天”狂笑一声哪里还管这个，抢了姑娘回府去了。

晚上，老头和鬼说了这件事，鬼说：“赶巧了，听阎王说：明天就要托生，明天准有一艘货船，从南河上过去，你把那个‘北霸天’推下河就行，我助你。”

第二天，他照鬼说的去做了，可后来“北霸天”并没死。

晚上，鬼笑道说：“他没死，理所当然，我只能叫他活受一次罪。”鬼停了停又说：“兄弟，明天我要到很远的地方去做阎王了，这事今后再说，今后我也不能经常和你见面了。”

“哥，你走了，我怎么找你呢？”

“朝西走一千五百里的一个庙里，你一喊：我哥在哪里？即使我不在，那些鬼也会把你服侍好。”

老头日夜思念鬼哥，半年以后，与老伴商量后就来到了庙前。

老头喊道：“我哥在哪里？”

“阎王查访去了，你请进。”鬼们服侍老头很周到。一晃几天过去了，鬼哥才回来，二人叙旧，一个月后，老头要走，鬼哥留不住，便对老头说：“兄弟，我送你一件东西。”说着拿出一个泥孩，又道：“她现在先当一段时间丫环，到今年的年末，你就上街卖了，记住：她当时不用吃也不用喝，卖时必须卖五千铜钱，多一个不行，少一个不卖。”说着鬼哥手一举，老头一阵头晕，不到一个时辰，泥孩变成了大姑娘，老头也到家了。

且不说丫环服侍老头夫妻，单讲年关已到，老头领着丫环到了集上，可巧“北霸天”赶到，他看到丫环长得美丽，就上来抢，丫环说：“你给老爷五千铜钱，我就跟你走。”“北霸天”哪在乎这几个铜钱，扔下五千铜钱，拉上丫环走了。老头因为有鬼哥的嘱咐也不阻挡。

“北霸天”到家后，设酒摆宴，他们刚喝酒丫环就变成了一堆泥，那“北霸天”吓坏了，等他清醒过来，报了县官，县官立即升堂，问明缘故后，连忙打轿直奔现场，一看那堆泥，里面出来一张纸条：“严惩恶少，违者必亡。”县官这几天也收到了很多关于“北霸天”的状纸，已查明事实，于是，借此惩办了他，这真是大快人心！

董学青 搜集

流传于山东临清

两 老 汉

从前，有一个姓梅的老汉，在小河边种了一片西瓜。

有一天，下了一场大暴雨。老汉发现河边路旁的一个坟头，被水冲去了一半。他心里琢磨：这个坟，不知是谁家的。终年也

睡不着有人来烧纸钱或添土。一定是跟我一样无儿无女吧！这样想着老汉便拿起铁锹把坟头培了起来。

以后，每当大雨过后，梅老汉都来坟前看看，有冲坏之处就给培起来。

梅老汉没有家，瓜棚就是他的家。

不知怎的，一天夜晚。一位白发老人来到瓜园闲谈。两人一见如故。时间一长，梅老汉把白发老人当成自己的好友。白发老人把梅老汉视为知己。一晚不见，两人都觉得象失了魂似地不得劲。

一天，白发老人问：“兄弟，你每年种这么多瓜。一定攒了不少钱吧？”梅老汉说：“我一个铜钱也不攒。只要一有富余，我就完全施舍给受苦受难的穷人。”白发老人又问：“你自己舍不得吃，舍不得穿。把钱都给了别人，不觉可惜吗？”梅老汉说：“这个呀！我不但不觉得可惜，反而觉得，为那些孤寡贫困做点好事，就是我一生的快乐。”

梅老汉这样说，也真是这样做的。多年来都是如此。

白发老人也从心底里佩服梅老汉了。

这年，天遭荒旱，连草根、树皮都吃光了。白发老人要梅老汉周济难民。梅老汉叹了口气对白发老人说：“我把所有的粮食都给难民吃了，眼下，我也要断炊了。”白发老人说：“我倒有个办法，不知老弟肯帮忙否？”梅老汉一听，坚决地说：“只要你是救苦救难，我万死不辞。”白发老人说：“好！那今晚我把实情告诉。我不是人啊，我就是你年年修补的那个坟里的鬼啊。”梅老汉一看面前这个慈眉善目的老人，哪象是鬼呀。于是，摇摇头说：“老哥，你可真会开玩笑，你这么和善的老人，怎么会是鬼呢？”白发老人苦笑了一下说：“我真的不是人。我叫李才，在世时，辛辛苦苦拼命地干了一辈子，也的确攒了不少财宝。我无儿无女，想在

临终前把这些财宝全部施舍给穷苦人。没想到，一天深夜，三个强盗闯入我家，个个都带着黑色面纱，手拿钢刀，逼我交出那些财宝，我说什么也不交，他们就把我杀了。”

梅老汉听完老人的叙述，不但没害怕，反倒为老人的好心肠所感动。痛恨那些十恶不赦的强盗来。

梅老汉擦擦眼泪，拉住老人的手说：“老哥，你的心真好，”李才老人说：“这样吧，你沿着这条小河往南走，到小河拐弯的地方，那有一棵大树。树底下埋着我的财宝，你挖出来，周济给穷人，也好了却我的心愿。我在九泉之下也就没什么牵挂的了。”梅老汉激动地说：“老哥你放心吧，我一定把它施舍给穷人。”

由于年代久远，标志已失。梅老汉找呀，挖呀，不知找了多少天，终于找到了，还真不少啊，他把这些财宝变换成钱。在隆冬季节，到处搭起粥棚，施舍难民。使方圆几百里的难民渡过了难关。

从此，梅老汉和李才老人成了最好最好的朋友。

再说，以前这个地方经常有很多饿死的穷鬼，到阎王那里哭哭涕涕，闹得阎王整日坐卧不宁，可今年大闹灾荒，却没有一个饿死鬼，阎王在清闲之余感到奇怪。派牛头马面私访。牛头马面很快回禀：“是一个五百年前含冤被杀的李才把生前埋藏的珍宝，托给一个种瓜的老汉施舍给了穷人。所以，这个地方的人，没有一个饿死的。”

阎王听了深受感动。心想：一个死鬼还总不忘周济难民，真是穷人的财神啊！

不久，阎王也许是为收买人心吧，就真的把李才封为当地的财神了。

晚上，李才又来到梅老汉的窝棚里，拉着梅老汉手说：“老弟，我被阎王封为地方‘财神’了，总管三洲六府。明天就要上任

去。这个地方不归我管。以后有什么困难就到南阳北阴地界找我，那里有座小小庙。拍三下庙前的那块大石头就有人来接你。”梅老汉和李才老人谈了一宿。直到天快亮了才洒泪而别。

从此，梅老汉每天夜里都想念着李才老人。

春去秋来。转眼三年过去了。

这年，正赶上发大水。树木庄稼冲走，所剩寥寥无几。老百姓不用说吃饭，就连烧柴也有困难。

这时，梅老汉忽然想起了鬼朋友李才老人。于是决定去找他。走了七七四十九天，终于找到了那个小小庙。庙前果然有一块大石头，老汉迫不及待地拍了三下。不一会，走出个童子问：“你是找李财神的吗？”梅老汉赶忙说：“是，”童子说：“那你闭上眼睛跟我来。”

梅老汉只觉眼前电光一闪，睁眼一看啊！好大的一座寺院。

李才老人正向他迎来。李才老人喜出望外，拉住梅老汉的手说：“兄弟，你可想死我了。真是一日不见，如同三秋啊。”说着把梅老汉拉进屋里。两人还象从前一样攀谈起来。李才老人问梅老汉说：“兄弟，这几年怎么样？有什么困难吗？”梅老汉把发大水连烧柴都困难的事说了一遍。李才老人说：“兄弟，你回去后，可到黑山岭的西坡，那里有相当多的宝贝，你可用心去挖，把那些黑亮的石块、石渣堆在一起。记住，一定要有决心，不出三年准能发财。”

时间过得真快呀！梅老汉转眼在地府住了月余。老兄弟俩无所不谈，真是亲如手足。

分手时，李才老人再三嘱咐：“你回家后一定去黑山岭找宝，这样你不但自己能发财，也可为子孙后代造福。”

老汉回到家后，来到黑山岭搭起个棚子。白天黑夜不停地挖山找宝。一筐筐的黑色石块堆在一些，堆得跟小山似的。

老汉认定山里一定有奇珍异宝。可是，两年过去了。里面什么也没有。挖出来的都是黑得发亮的石块。

“李才别是骗我吧？”梅老汉心里想：“不会，他绝对不会骗我的。”梅老汉又信心百倍地继续不停地挖了起来。

这些黑石块实在没地方放了。他就把大块的垒成一堵一堵的高墙。

他实在累了，看着一堆堆的黑石块出神。仿佛看着了这些石块变成了金子闪闪发光，一会，又觉得变成了银子白光闪闪。一会又变成了黄澄澄的粮食。人们都吃上了香喷喷的米饭。一会又变成了山柴，送到灶里，光彩照人。一会儿……

啊！多美呀！只要一样如意，我老汉可真为子孙后代造福了。

正在他想得高兴的时候，只听轰隆一声巨响，一堵高大的石墙倒塌了。

可怜，梅老汉随着倒塌声，与世长辞了。

梅老汉勤劳一辈子，周济万民。尤其是昼夜挖宝三年，一无所获，觉得死得太冤，就找阎王老官说理，阎王说公事繁忙，一推三年未见。

梅老汉气愤不过，闯入阴曹地府，阎王老官正和王妃下棋，听说梅老汉为三年挖宝未得而来，以为他是为争两个钱花，不加思索地对小鬼说：“叫他找李财府解决。”

梅老汉被小鬼领到李财府。才知道这位大人就是多年未见的好友李才。

梅老汉见到李才有一百二十个不高兴。他第一句就问：“老哥，你怎么骗我呢？我为你找遗宝，搭粥棚，救济万民，了却了你的心愿。你叫我挖黑山找财宝，为子孙万代造福，我为挖山找宝筋骨累断，不但无宝，就连个铜钱也未见着。我自己发不发财事

小，怎么为子孙后代造福呢？我死不瞑目！”

李才老人一听哈哈大笑：“老弟莫急，你的心思我早已知晓，你对人类的贡献早已被人们所传颂。我带你参观一下你就明白了。”

他们来到望乡台上，李才老人说：“你来看，”梅老汉低头看去：家乡的景色尽收眼底，家家炊烟缭绕，安居乐业，梅老汉心中喜悦而惊讶地问：“老哥，小弟不知家乡如何变得这样富饶？”李才老人笑着说：“老弟，这都是你的功劳呀！你挖的那些黑石块能当柴禾烧呀！”梅老汉急忙问：“我都不知道，乡亲们是怎么知道的呢？”李才老人说：“你死后不久，不少人到出事的地方悼念，在给你烧纸钱的时候，那些黑石块和纸一起烧了起来，有人把它拿回家做饭用，果然很好，比柴禾还经烧，这样一传十，十传百，方圆几百里都知道你挖的黑石块能烧，家家户户都解决了烧柴的困难。你这不是为子孙后代造福了吗？人们为了歌颂你的功德，把那些能烧的黑石块称作梅（煤）。”

梅老汉看罢，分外高兴。

李才老人其实根本不想做官。

后来，他向阎王辞去了地方财神的职务，和梅老汉一同来到“九泉山”“安乐洞”，在那里修身养性。朝暮相伴，一想到生前为人类做过一件好事，就喜不胜喜，乐不胜乐，所以后人常说“含笑九泉”，就是指李梅二老而言的。

张亚杰 搜集

流传于黑龙江等地

孝 鬼

南溪城里的万寿宫与南华宫中间的巷子里，有一个“七郎土地”和一个“吞口”，据说是一个姓李的县令，为了镇压一个“孝子鬼”修建的。

巷子里的破棚屋里，住着贫苦的母子俩，母亲是个瞎子，家里只能靠儿子编织篾货维持生活，过得较清苦，但母子俩却十分和谐。由于家里贫穷，儿子二十多岁了还未曾娶媳妇。谁知“破船又遇顶头风”，儿子暴病一场，不幸身亡；剩下老娘孤苦伶仃一人，生活无着，全靠贫苦的邻居照看。

城中有一个出名的“赌哥”，五十多岁，姓包，名久儒，排行第五，赌场中人都叫他“包五爷”。包久儒赌瘾很大，红黑场合不论，赌运又差，一份家财都被他输光了。

一天夜里，已经是二更后的时光了，包久儒的唯一的一点典当钱都输光了，想再下注捞本，囊中空空，饥肠咕咕，想到馆子吃点什么，又身无半文。恰在这时刮来一阵阴风，窗帘摇曳，屋内尘渣四起；一阵冷气透人心脾，使人毛骨悚然，众人只得掩面伏桌。这时，包久儒背上好象被人拍了一下，耳边又似乎有人轻声说道：“包五爷，打个定子。”包久儒启袖一看，哪里有什么人，心想明明听到有人要搭股下注，这真怪哉。

一阵阴风过后，灯火复明如始，包久儒无意中低头一看，桌脚下有两毫钱，顺手拾起押了一宝，不料却赢了六毫。心中好不欢喜，站起身，捋捋袖子，连押了几宝，结果是六六三十六，三三得九，六三一十八，……宝宝都赢。

夜更深了，包久儒腹中空空，好不难受，便起身上馆子去。城

中只有“夜来香”面馆还未关门，店倌坐在昏黄的油灯下打盹。包久儒走进面馆，刚坐下，耳边又似乎有人说道：“包五爷，多煮两碗。”侧身一看，又无人。心想今晚肯定是遇着鬼了，面皮微微阴沉了一下。但凡酒醉汉，赌哥都是胆大的。也就多煮了两碗面，自己吃了，倒了一碗在桌下，算是给鬼吃的。这时鬼又在他耳边说道：“包五爷，我老娘住在南华宫巷子的破棚屋里，还没吃饭，请你给我老娘端一碗面去。”包久儒听了，心想这个人死了，还想着他老娘，生前肯定是个孝子；他要求我，必定不会害我；于是，借了一个碗，把面端去了。果然破棚屋里有一个瞎眼老婆婆，已经一天多未吃东西了，见了面一口气吃了个精光。

从此，包久儒天天上赌场，天天都包赢不输了。他想：我过去是“小偷进学堂，摸到就是书（输）”。自从那晚后，现在为什么天天都赢，看来肯定是孝子鬼暗中帮了我的忙。因此也就天天给瞎眼婆婆送去吃的。

一日三，三日九，同包久儒赌钱的人，见包久儒天天都赢不输，便起了疑心，就盘根究底问起来：“包五爷，你到底得了什么道法？都快把我们输穷啦！”开始，包久儒还是“哪里？哪里？我有什么道法哟”地应付。后来经不住大家的再三追问，一来觉得赢了高兴；二来仗着有孝子鬼帮忙，所以就把怎样遇着孝子鬼等等，一五一十地全说了。不说则罢，这一说赌场也就从此散伙啦！

南华宫出孝子鬼啦！这消息传遍了南溪城的大街小巷，吓得人们半晌午就不敢出门，整座城都冷冷清清。

有一年，李灵霄来南溪作县令。李灵霄进士出生，自恃经纶满腹，素有屈才之怨，虚荣心又强，以“半副銮驾”自居。来南溪后，听说出了孝子鬼，他想包文正都能一管阴，二管阳，你看我李灵霄也要做第二个包文正。

五月二十七是一年一度的“城隍会”。李县令学着包文正的样子，大摆銮驾，叫差人头顶“金帛长钱”，手提铁链子，大街小巷，高声呼叫：“把孝鬼逮去大牢关起来！”使得满城百姓啼笑皆非。

李县令一来想借此镇住孝子鬼，二来想抖抖自己的威风。自那以后，孝子鬼不但没被镇住，反而闹得更凶了。东家煮熟的饭，放在桌上无影无踪不见了；西家煮好的鸡不翼而飞了，每日都有来衙门告“鬼状”的。李县令对告“鬼状”的人说：“哼！你们回去吧，我自有妙法。”

几天后，不知李县令从哪里请来一个，据说是个道法高超的法师，在南华宫巷子里立了个“吞口”和“七郎土地”。竣工那天，李县令亲自陪同法师作法镇压孝子鬼。土地庙石门上，还刻了一副对联：“庇佑四境生灵，镇压八方鬼邪”。

李县令回到县衙，升堂坐殿，心想：这下我看你孝子鬼还敢作祟吗！谁知抬头一看，堂下站着一个二十多岁，衣衫褴褛，腰间系着篾绳，怒目圆睁，势不可欺的年轻人。

李县令惊堂木一拍，大声吼道：“堂下何人？”那人也学着李县令的样子拍了一下。这下可把李县令惹恼了，斥责左右道：“给我拿下！”

左右拄着水火棍的差人，听着县太爷喊“拿下！”一看堂上哪里有什么人，只有木呆呆地望着李县令，以为县太爷在胡说呢！

李县令看着差人不动，发怒道：“怎么不与我拿下？”

“老爷，哪里有什么人？你叫我们拿谁？”满脸胡茬的胖班头上前禀道。

“拿下！拿下……”李县令象头发怒的雄狮，一边拍着惊堂木，一边竭力地吼着。

那人也照李县令的样子狠拍了几下。这回把李县令更惹恼

了，也顾不得县太爷的面子了，窜下公桌，亲自上前一抓，哪里有什么人，差点把李县令跌个嘴啃泥。李县令丧气地回到座上，抬起头一看，那个人又站在那里，嘴里还“咯咯”地笑着。李县令耷拉着头，闷坐了一阵。突然站起身吩咐道：“还不快把刀枪给我拿出来。”这下那个人果然退了，退到了衙门前的照墙上。李县令又发怒地吼道：“给我拿下！”可是哪里拿得住，折腾了半日，只好关了衙门，退堂了。

李县令回到卧室，又见那人站在门前“嘻嘻”地笑。李县令双手握剑，狠命地一刺，又差点跌了一个倒栽葱。如此五六日，闹得李县令公事不可办，私事不可了；坐卧不宁，饮食不安；神魂颠倒，象只泄了气的皮囊，无计可施。

衙门里有个师爷，姓梁，名富余，有心计，办事精干，敢说敢为。看着衙门里闹了几次鬼，心想，不想个办法怎么得了，所以上前禀道：“老爷，古人云：‘国正天星顺，官清民自安’，对这孝子鬼，我们也是不清的呀！我派人查访了一下，前次赌场闹鬼，都是为了给他瞎眼老娘送饭的事。我看这孝子鬼虽为鬼祟，但还不忘母孝，德行实可嘉也！老爷，民不可欺，这鬼也不可辱呀；鬼都不服，怎可服民啊！不若整治赌场，教民向好，正其鬼名，恩泽一下他活母，似乎可宁鬼祟哩。”

李县令无奈，只好照梁师爷的办法。治理了赌场，劝赌者务农，经商；封了孝子鬼为“烈孝鬼”，接来了瞎眼婆婆供养起来，包久儒也不再赌了，孝子鬼也从此声息俱无了。

张肇东 搜集

流传于四川南溪

投 胎

很久以前，有一个叫杨定国的将军在一次战争中连他的战马一起战死了。他与他的马的灵魂一起离开各自的尸体，可是他的灵魂不知道自己的生命已经结束。灵魂仍然骑着战马一路败逃。

一路上，杨定国只感到饥饿难当。最后终于逃到一个叫黄二的朋友家。他走进黄二家的后花园，将战马拴在树上。他看见朋友家人来人往，非常热闹。可是人们谁也不理睬他，包括黄二在内。杨定国当时非常气愤，想：我即使战败，你们也不能不理睬我啊，我仅仅要点吃的就离开这里，决不再打扰。

这样想着，他就走进了厨房。他想：厨师与我比较熟悉，我干脆去找他们。于是杨定国就向厨房走去。一路上，仍然没人跟他搭讪，厨师好象根本没有发现他。他只好站在那里听人们说话，原来黄二今天做寿，人们都是来祝寿的。

这时，他的朋友黄二走过来了，对厨师说：“我准备八桌一起开，你们大菜准备得够不够？”厨师说：“员外，这些大菜都在这里，足够了，请你放心吧！”“够就行了。”黄二说完就走开了，对杨定国瞧都没瞧。

这一下可把杨定国气坏了，我就自己取吃的吧，看样子他们谁都不会理睬我的。于是他就走过去吃起大菜来。奇怪的是竟然没有人阻挡。他见没人阻挡，想道：我就将它全部吃光，看他们怎么办。于是他就放开肚皮，狼吞虎咽起来。结果实在吃不下了，于是又拿剩下的去喂足了他的马，仍返回大厅看他的朋友怎样摆桌子。

开宴了，只见那些宾朋们都吃喝起来。一道道菜上去了，吃完了。该上大菜了。可是宾朋们左等没有，右等仍没有。黄二又急又气，就向各位亲朋告罪，去追问厨师，为何大菜这么长时间仍不送上去。等到他来到厨房，只见厨师团团乱转，不知所措。

黄二问厨师：“为何这么长时间还不把大菜送上去？”厨师急得满头冷汗，赔着小心说：“刚才大菜还在这里的，不知怎么回事一刻工夫就全没了。”黄二一听，也急得直搓双手，眉头紧皱。

大菜突然消失的事很快传开。人们陆续围拢过来，你一言他一语地说：

“不要着急，急坏身子就不合算了。”

“大菜丢失是小事，还是身体要紧。”……

“这屋里一定有鬼，不然好好的大菜放在这里怎会没有了呢？”

杨定国听到这里，既惊又悔。惊的是自己已经战死，却还蒙在鼓里，悔的是不该吃了朋友摆宴的大菜。他呆立在原地，不知如何才好。

突然，一声断喝惊醒了他。原来，在他朋友的宾客中，有一个老道已经发现了他。杨定国转身刚想逃跑，就被老道抓住了。老道为了惩罚他，把他装在一个罐子里，然后封上口埋在三叉路口任人踩，任畜踏。

杨定国被封在瓦罐里，不知光阴几何。只知道昏昏沉沉地睡。不知道多少年，瓦罐上的泥土被冲走了；不久，他所呆的罐子又被牛踩碎了。

他觉得自己死得太窝囊了。死得如此不明不白。于是他就想重新投胎做人，去为自己的国家效力尽忠，他于是就来到阎罗殿。阎王见他到来，还没等到杨定国开口说话，就说：“你是不是想申请去投胎做人？”杨定国说：“哦，是的，阎王我死——……”

“好！你想投胎做人就让人送你去。”说完，就指挥两个小鬼把杨定国带走。

两个小鬼打着灯笼火把引着杨定国向前走，走着走着，其中一个小鬼说：“到了，你进去吧！”说完，就趁势推了杨一把。

杨定国正被灯笼火把照得眼花缭乱，听说到了，只觉一阵昏眩，再定睛一看自己，已经变成了一头小猪。原来，凡是投的胎是畜牲一类的都灯火辉煌，投的胎是人的都黑灯瞎火。

杨定国明白了自己投的是猪，气得牙关紧咬不吃一口奶。三天后这只猪仔就死了。他就又去找阎王。

阎王说：“你生前杀了许多人。作了不少孽，你就必须投胎做畜牲，何况你又偷吃了你朋友的大菜，更是罪加一等。现在为‘赎’去你的罪过，再让你投次大蟒，某年某日某条路上有个男孩从此经过，他是个三房合子。你把他吃了，就让你投胎做人。”

阎王说完，就有两个小鬼来引他去投胎。仍然是灯火辉煌。他又投胎做了大蟒。到了阎王说的那天，他来到那条路上。到了说的的时候了，就看到一个小男孩蹦蹦跳跳来到杨定国跟前。小孩突然发现了这只大蟒拦住去路，吓得停住了，问他：“你干吗盘在路上挡住我的去路，是要吃我吗？”他点了点头。

小孩又问：“你为什么要吃我呢？”

杨定国想了想：对呀，我为什么要吃了他呢，他既然是一个三房合子，我吃了他不是作孽吗。如果吃了他，我恐怕更难投胎做人了。想罢，他就游到了路边把小孩让过去了。然后他用舌尖舔芦苇根子，把它舔得非常锋利，再从上面游过去，从头至尾将身体划开，剖腹自杀了。

他又来到了阎罗殿。阎王没等他开口，就说道：“我知道你没有吃掉那个小孩，仍是要投胎做人，但你必须再投胎一次做大蟒，去拯救我国的将士。某月某日他们战败后会从某条大河通

过,但是没有船更没有桥。你可以想法救他们,惩治敌人。”

杨定国听完,只好由两个小鬼送出来又投胎做蟒。

到了阎王说的日子,他早早地来到那条河边,一会儿就望见许多人乱哄哄地向河边奔来。他知道是败兵过来了,连忙将身体横在河面上,很象一座桥。这些人于是纷纷踏上他的身子渡过河逃走了。一会儿追兵又过来了,也踏上他的身子。可是他们刚走到中间,他一缩脖子、一摆尾潜入水底。追兵纷纷落水淹没。

他又剖腹自杀来找阎王。

阎王坐在王位上,笑呵呵地望着他,说:“嗯,你现在可以投胎做人了。虽然你没有听命于投猪、蟒,但你能分清善与恶,没有因为自己而去作恶。现在就让你去投胎做人。”

原来,阎王老爷先前几次都是试探他的,现在杨定国终于能投胎成人,为国家效力了。

马玉泉 搜集

流传于江苏建湖

报 恩 夜 叉

从前,目阜山下,有一小山庄,住有一寡妇,名叫金莲,心地善良,对人厚道,她生有一男孩,取名虎伢,丈夫因病早离人世,母子两人相依为命。

有一天,金莲和邻里婶婶上山打柴,忽然在离家不远的路上碰见一个赤身裸体,黑不溜秋的乞丐死在路边上。她俩同时吓了一跳,婶婶看见急着要跑开。可是那金莲就不同了,她想了片刻,心想,自己是个命苦之人,怎能看着可怜人不管呢?可能这乞丐也是上无亲下无邻的,我何不做点积德事,这世我命苦,修来

世吧！再说这乞丐也要有个安息的地方才是呀，于是金莲脱下了自己身上穿的唯一一件好点的褂子和一条破裤子给乞丐穿上，喊来邻里几个男人草草给安葬了。转眼间，虎伢也有十六岁了，正是青春年华，这十几年来，金莲自己省吃俭用，供孩子念书已有六载。

碰巧，这一年，朝廷皇榜开试应考。突然，有一个晚上，虎伢刚上床睡觉，迷糊中，房门响了一声，轻足细步地走进来一个人，面目不清，走近床前，象苍蝇的叫声，轻声说道：“虎伢仔今年朝上开考，你去考吧，我保你会考取的。”接二连三说了几遍，最后还说：“孩子，我要走了，以后我会再来的。”一阵冷风吹过不见了，虎伢醒来吓了一跳，喊道：“有鬼，有鬼。”接连二个晚上都是如此，到了第三天晚上虎伢子可就害怕起来了。一到傍晚就拴好房门；似睡非睡躺在床上。半夜里，果然门又响了起来，进来了一个高大的身影，走近床前，对孩子说道：“孩子呀，我又来了，你别害怕，我不是坏人，我是来报恩的，你娘是我的大恩人呀，你若不信，问你娘去，我还穿你娘一条贴肉裤呢？”听了这话，虎伢简直给气昏了，他想，老娘向来是个好人，怎么会同他人共穿贴肉裤呢。这么想着，他大叫道：“不信，我不相信，滚！滚！你不要来骗我。”可是，这人还说是真的，最后还叮嘱道：“孩子，你明天就动身上路吧，我会暗中照顾你，时间不饶人，再等你就来不及了。”

这一晚上，虎伢子翻来覆去怎么也睡不着，总觉得这男人好生奇怪，莫非俺娘她……

第二天，虎伢子茶不思来饭不想，总是唉声叹气地，这可把他老娘给急坏了，总是孩子长，孩子短地问：“孩子呀，你是病了还是痛，为娘只有你一条根呀，你整天不吃不喝叫为娘如何是好？如若病了为娘与你叫郎中来如何？”虎伢子还是一声不吭，

任他老娘怎样叫都不回答，后来娘也实在无法，也只得陪着孩子不饮茶饭了，这个办法真灵，虎伢子反怜惜起老娘来了，哭道：“娘，孩儿也没病没痛的，只是孩儿心里有件事，不知当讲不当讲？”她高兴了，接腔说道：“孩子你有啥事尽管说来，只要娘知道的就告诉你。”孩子说：“娘，我就讲来。”于是虎伢子就将这几天晚上如何梦见一个人，这个人如何如何跟他说了些啥事情，从头至尾地说了一遍，最后虎伢子问道：“娘，你是我的亲娘，你和孩子说实话吧！到底你是做了对不起孩儿的事不？”这一问，不打紧，可把个金莲给问糊涂了。她哭了，哭得那么伤心，那么悲惨，心想，我这一生从来都未做过对不起他爹和孩子的事呀，为什么连孩子都对我放心了，她想来想去，想了好半天，终于想起了十几年前的一回事来，当时虎伢子只有几岁当然是不知道的，于是金莲脱口而出，说道：“可能是我脱了裤子给乞丐穿了，给他收了尸，为了报恩是乞丐做的好事吧！”就这样金莲才一五一十地将安葬那乞丐的事情经过讲给孩子听了，这一道来，虎伢子真相信了，他也知道娘的为人，后来金莲反也劝起孩子来，“孩子呀，我想，我们祖宗世代都冒一个有出息的，这可能是老天开了眼，好人必有好报，不妨你就进京试试看吧。”孩子一想，也是有理，问道：“娘，那我明天就起程如何？”于是娘为孩子打点好行李包裹，次日就进京了，一月二月过去，果然皇榜揭晓，虎伢子科中头名状元啦。以后虎伢子为了纪念死去的乞丐和他娘，状元官特地为他们树碑立传呢，这故事至今还在当地流传。

余年秀 搜集

流传于江西武宁

菩 萨 坡

从前，有一个寡妇。她含辛茹苦操劳了二十年，把儿子抚养成人，并给他成了家。她本指望从此就能安度幸福的晚年，不料不孝顺的儿子儿媳却经常虐待她，老寡妇一气之下上吊死了。

老寡妇死后成了鬼。她想：自己在阳世受尽了苦难，肯定是前世造了孽，阎王爷在惩罚我；如今到了阴间，一定得积点阴德，下世也好转生到阳间不再受难。于是她就在附近村庄到处游荡，伺机为人做点好事儿。

这一天，她来到村后一座山前。这座山上有一个大坡，有十五里长。她刚到坡底，就见一个人正推着一辆小车，在艰难地上坡，她赶忙上前暗中帮助推车。那个推车的正累得直喘粗气，忽然觉得小车一下子轻多了，推起来如行平地，不一会就来到坡顶。推车的在坡顶歇了一会，就推车下山了。

老寡妇觉得这座山坡太长，而且又是出山的必经之路，一定有许多行人需要她的帮助，于是她就住在坡上，不分白天黑夜地暗中帮助行人。

有一天清早，天还没亮。有个赶集卖菜的老头，到坡底后放下担子，坐下来抽烟歇息，想停一会再一鼓作气爬坡。老头刚坐下，后面又来了两个年轻人，他俩是赶集卖油的。他俩见前面只老头一人坐着休息，遂生歹意，就想谋财害命。他俩提着刀悄悄地向老头扑去。寡妇正好看见，她急中生智，一脚踢翻了年轻人的一个油罐。两年轻人听到身后有响声，扭头一看，是一只油罐倒了，油正往外流。他俩又急忙返身回来扶油罐。这时，老头也听到身后有动静，扭头正看见两小伙手中的刀，知道情况不妙，

慌忙挑起菜担就跑。寡妇又在暗中相助，不一会老头就跑上坡顶，翻过山赶集去了。

一天深夜，寡妇忽地听到一阵啼哭声。她往坡底一看，见一个妇女怀中抱着孩子，正哭哭啼啼地向坡上走来。寡妇心想：这肯定是夫妻俩吵嘴，女的负气跑了出来。可是深更半夜的，万一这妇女出了事怎么办？不如我把她指引回家。回家后气一消，不就什么事都没有了？寡妇想到这，就亮起了鬼灯。再说那啼哭的妇女，负气出家来到这荒野，不由得害怕起来，有心拐回去，面子上过不去，正不知所措，忽然看见前面有灯光，不由得心中一喜，急忙朝灯光走去。走着走着，忽然灯光消失了。她再仔细一看，不知怎的又回到了家门口，她丈夫正站在大门口等她。于是，这对夫妻又重归于好了。

后来，人们都知道坡上有一个好寡妇鬼，专门暗中帮助人，于是就集资在坡顶盖了个庙，在庙里塑了寡妇的金身，庙名就叫“善坡寺”。后人就管那条坡叫“菩萨坡”。

张东升 搜集

流传于河南郟县



无二爷与麻老三

早先，有一个叫麻老三的光棍汉。他其他样样都好，就是不知怎么地抽上了鸦片，要是哪天没有鸦片抽，他就会觉得日子过不下去；家里穷得上无片瓦，下无寸土。至今仍是抹上菜油的火筒，光棍一条，他就住在了村里的城隍庙里头，替人们照看庙子，有时也出去打打短工。

城隍庙里有十殿阎罗，判官，小鬼等等，其中有一个无常鬼，尖臀、赤目，青须，样子很吓人；不知为什么人们都管无常鬼叫“无二爷”，每次进庙都不敢多看几眼。

麻老三在庙里住久了，胆子也特别大，加上他又爱开别人的玩笑，就一个人睡到了无常鬼的神坛下。每次抽鸦片时，麻老三总是对无常鬼说：“无二爷，下来尝两口嘛。”一面说一面抽起来。有一天晚上，麻老三照例躺在神坛下抽鸦片，突然神坛上传来一阵劈劈啪啪的声音，麻老三吓得一个翻身坐起来，这时只见无常鬼正从神坛上一步一步走下来，到了神坛边上，“砰”地一个倒栽葱倒在了麻老三的怀里。麻老三这时已是三魂吓掉了七魄，他一边尽量往后仰身子，一边战战兢兢地说：“无二爷，平时我只不过

是闹着玩的，您就饶了我吧。”无常鬼理也不理，只是用眼睛直直地看着那些鸦片和烟具。麻老三急中生智想：他是不是想抽鸦片？于是麻老三双手抖抖地把装好鸦片的烟枪递到了无常鬼的嘴边，无常鬼张口咬住，一下子躺到神坛下，就着烟灯抽了起来。抽完了一杆，麻老三赶忙又装上一杆，一直抽了三杆，无常鬼这才放下烟枪，麻老三又赶紧端来一个破土罐，让无常鬼坐。无常鬼把尖溜溜的屁股放在罐子里，坐了下来。麻老三这时已经不再怕无二爷了。他把剩下的鸦片抽了，觉得一点瘾都没有过，但又没有鸦片了，只得打个哈欠，坐下来。无常鬼一句话也不说，自己从罐子上站起来，走回神坛上站住，不动了。

从此，每天晚上，无常鬼都下来和麻老三抽鸦片。久而久之，两个也就亲热起来，无话不谈了。但是无常鬼的烟瘾越来越大，每次都是他先抽，所以麻老三抽的鸦片一天比一天少了。为这个，麻老三有点不安逸了。一天晚上，麻老三对无常鬼说：“二爷，这几天我们一起抽，烟也销得快，今天只有最后这几口了，以后怎么办？”无常鬼也不答话，只管拿过烟枪抽了起来，他几大口就把烟烧完了。麻老三只得望着吞口水。无常鬼见状哈哈大笑，他拍着麻老三的肩膀说：“麻老弟，不要紧，明天一早，你就把我的帽子戴上，到外面去想点办法，我们就有烟抽了。”说完，他伸个懒腰，回到神坛上去了。

麻老三被烟瘾搅得一夜没睡好，第二天一大早，他就把无常鬼的帽子摘下来戴在头上，决定上街去碰碰运气。在半路上遇见一个熟人，麻老三向他打招呼，但是那个人左看看，右看看，摇了摇头，走了。麻老三很生气，骂了一句，又朝街上走去。街上很热闹。麻老三东逛西逛，逛到了一家烟馆门口，不知不觉地就走了进去。他一屁股坐烟榻上，大声喊起来：“伙计，端二两烟来！”不一会，进来一个小伙计，左看看，右看看，然后摸摸后脑勺，

走了。麻老三又大喊起来，那个小伙计又走了进来，他一看还是什么人也沒有，便说了声“见鬼啰”，转身走了。麻老三气得翻白眼，可又沒有人理睬他。他实在熬不住烟癮，就自己跑过去拿来烟土、烟具，一下子躺倒在床上，过起癮来。一阵吞云吐雾过后，麻老三就在烟馆里游荡起来，等老板来给他结帐，可是一直沒有人来问他。他想：这大概是不要钱的烟，那我应该带些回去给无二爷尝尝。于是，他走到烟土柜前，大声问道：“这是不要钱的烟吗？”沒有人回答；他又大声问：“这些烟可以拿走嘛？”还是沒有人回答。他自言自语地说：“既然是没得人的，那我就拿去算了。”他端起几大钵烟土走了，也沒有人来拦他。

到了晚上，他对无常鬼说起了白天的事，无常鬼告诉他，那顶帽子是隐身帽，戴上后別人就看不见他了。麻老三叫道：“怪不得呢，我说怎么尽都不睬我了，原来是这么子家的。”从此，麻老三就经常在大白天戴上隐身帽到烟馆去抽鸦片，过足了癮又端几钵回来。他自从和无常鬼一起抽鸦片以来，因为一天比一天抽得少，所以没多久，家里便剩下很多鸦片。

一天晚上，无常鬼突然不烧烟了。麻老三很奇怪，就问道：“二爷，是不是我哪儿把您得罪了，怎么不烧了呢？”无常鬼说：“这一阵，我们一起抽鸦片，害得我身体越来越不舒服。前两天还害了一场病，既然我们是朋友，那我们就一起把鸦片戒了，你也好攒点钱过日子。”麻老三一听就笑了：“唉呀，无常爷，你是不是真的病糊涂了？我们这样不是很自在么，再说，您我都是癮中人，又怎么戒得了呢？”不料话刚说完，无常鬼一下子就变了脸，紫青色的头发，胡子都竖起来，睁着一双血红的怪眼，大声地吼道：“你敢不听我的话，我就把你抓到阴曹地府去！”接着又拿出一个黑红色的药丸，“你把它吃下去，不然我就不客气了。”麻老三赶紧给无常鬼跪下了：“二爷，看在我们往日的交情上，你就不要毒

死我吧。”无常鬼一言不发，两只鬼眼死死地瞪着他。麻老三看看求也没有用，干脆把心一横，死就死吧，哪个叫我交上这种朋友呢。他一把抓过药丸，两眼一闭，一口吞了下去。过了一会儿，肚子里一阵剧痛，然后又是一阵恶心，嘴一张便大吐起来，他赶紧闭上双眼，躺下等死。又过了一会儿，一点痛的感觉都没有了，只觉得心里头空荡荡的，精神也好象好多了。他想：这可能是到阴曹地府了。睁眼一看，无常鬼就在眼前，他气得跳起来就给无常鬼“拍”的一耳光，不料，无常鬼却哈哈大笑起来。麻老三被无常鬼笑糊涂了，他向四边周一看，发现是在自己的屋子里，他奇怪地说：“咦，我不是死了吗？”无常鬼对他说：“刚才你吃下的是戒烟丸，你看，这是你吐出来的烟虫。”麻老三过去看，差一点又吐起来。只见地上一大滩浓痰，里面有一条条黑色的象蛆一样的小虫在蠕动。无常鬼拍了一下他说：“现在你也不用抽鸦片了，明天把剩下的鸦片卖到药铺去，换点钱来好好过日子吧。这顶隐身帽，我要带走了，我今天来是向你道别的，以前判官叫我一个人在这管庙，现在我要走了，如果你还把我当朋友看，那就照我的话做吧。”说完拿过隐身帽往头上一戴，立刻就不见了。麻老三连忙叫：“无二爷，无二爷……”但回答他的只有自己的回音。他只得朝无常鬼的泥像连磕了几个响头。

第二天，他就按无常鬼说的，用鸦片换些银子回来。买了几亩地，又修了两间屋，后来娶了本村的一个女子，克勤克俭地过起了日子。每天吃饭时，麻老三总忘不了给他的朋友无常鬼摆上一副碗筷，他相信无常鬼会来的。

钟恒模 搜集

流传于四川西昌

烟 鬼

很久很久以前，糜恒山下住着位名叫程喜的老爹。老人儿女绕膝且都已成家立业，照理本该安度晚年，不想晴天霹雳，老伴忽然暴病身亡，使他终日沉默寡言。

这天晚上，他吃饭后习惯地往烟斗里装上小叶烟，眯缝着眼睛，叭嗒叭嗒地抽着。忽然瞅见窗户纸上被人捅开个小窟窿，自个儿吐出的烟圈，拧成一缕，从小眼儿里徐徐而出，他惊诧不已，大声喊：“谁呀？快点进来抽袋烟，过过瘾。”连喊三声，只听一个闷声闷气的声音传来：“你不怕鬼？”程喜咳了几声说：“我活了大半辈子了，管你是人是鬼，快进来抽袋烟，解解闷儿。”

话音未落，猛一抬头，只见一位黑脸大汉满嘴的胳膊胡子，没有下巴颌，穿着一身黑不溜秋的衣服，悄没有声息地站在他的面前。程喜一怔；自思道：“奇怪，我怎么没听见脚步声？”他急忙热情地说：“哦，快上炕吧！给你烟抽吧！抽吧。”黑汉也不搭话，接过烟，使劲地抽着，一连几日，每当这时辰，黑汉准时来抽烟，和老头聊天。

一天晚上，黑汉来得很晚。他悄声对程喜说：“大爷，明天晚上你有凶灾。”程喜一愣，忙问：“这话从哪搭儿说起？”黑汉微微一笑，说道：“大概你不知道，我是位烟鬼，抽了你的烟，心里真有点过意不去。”程喜连连摆手说：“别这么讲吧！”那黑汉又接着说：“你的阳寿到了，明天晚上你要这么，这么……”老爹连连称谢。

黄昏时，程喜踩上梯子，把麦秆儿抱到房上，放在烟囱的四周，放了一层又一层，直弄得精疲力尽，气喘吁吁。

到了晚上，钩尸鬼悄悄地爬上了房。想把烟囱盖上，将老人

用烟熏死，结果连连几次都被麦秆儿滑地滚了下来，钩尸鬼咬牙切齿地说：“好吧！让这个老小子多活一夜，明天再收拾你。”

到了第二天，天刚蒙蒙亮，程喜就急忙穿上老伴生前的衣服，跑到村西的河边和泥，用泥巴捏成一匹泥马，横在了小径的中央，刚来得及喘喘气，只见一匹快马向这儿急驶而来，想必是钩尸鬼追来了，他赶紧用纱面罩捂起了脸。

昨天晚上，阎王爷大发雷霆，传令把钩尸鬼这个饭桶扔进油锅里炸。多亏烟鬼求情，才免去了他杀身之祸。

天一亮，钩尸鬼急忙赶到程喜家，不见了程喜，倒吸了一口凉气，快马加鞭猛追一阵。这时，程喜的泥马挡住了他的路。

“吁”一声高喝，停住了马，他大声喊，“这是谁的劣马，挡住爷的去路。”程喜提着嗓子上前答话：“这是小妇人的宝马良驹，打它一鞭跑一千里，扎一锥子，行程万里，怎么能是劣马？”钩尸鬼大嘴一咧：“用我的马换你那匹，你敢不换吗？”程喜一副为难的样子，“这这……好吧！”他一跨腿骑在神马背上，向西急驰而去。钩尸鬼乐哈哈地跨上泥马，摸这瞧那，好不乐哉，拿起鞭子一抽，泥马纹丝不动，相反，背上却起了道棱；又忙扎了一锥子，嘿，一个大黑窟窿，钩尸鬼猛觉上当，晚矣，完矣。

程喜快马加鞭，一路向西急驰而去，跑啊跑啊，不知翻过了多少高山，淌过几条小河，才到了掌管阳寿的阴间，在烟鬼帮助下，改了阳寿，多活了好多年。

阎王爷气得暴跳如雷，烟鬼见了，忙说：“请大王息怒，在下认为不是钩尸鬼的过错，是判官捣的鬼，程喜还有阳寿，请大王明察秋毫。”阎王一查，果然不假，就把判官削职，让烟鬼顶了空缺。可不，自从善良的烟鬼当了判官后，人们的寿命就越来越长了。

赵冬平 搜集

流传于山西等地

志 谋

从前，有一家子，四口人，三间低矮的草房。房后是一片墓地，前后左右都是山。门前溪水长流，倒也是个山青水秀的好去处。

这家男人的名字叫山子，给一家财主打长工，人倒很勤快，就是有个小毛病：好看牌。女的别人都叫她山嫂，在家操持家务，带两个孩子，其余时间便给人家纺线挣手工。尽管她们男耕女织，而且女人也很有心计，可他们的日子却很穷，常常是吃了早上的，没有晚上的。

山嫂纺线是个里手，纺出来的线既细又匀，不象一些干活粗糙的女人纺出的线一股粗一股细，以致织出来的布很不平坦；她的既干净又整齐，白净的棉花，绕出白净的线轴，既快又不慌乱。山嫂的人比她的活还好。因此，雇主很多，山嫂为了多挣手工，往往一纺就是一夜。

一天夜里，山嫂纺线“吱吱吱”的声里伴随着“嚶嚶”的哭泣声，从那暗红的屋里传了出来。山嫂是个很要强的女人，为啥如此悲悲哀哀呢？原来，山嫂看丈夫每天晚上都看牌，极少赢钱，相反地却输钱，这样的穷家你挣一点行，就是不能输一点。而自己纺线熬得眼睛红肿酸痛，还支付不了一日两餐，眼看明天早上就断顿了，两个孩子饿得直喊娘，可怎么办呢？一天天总是这样还有个过吗？山嫂越想越心酸，越想越凄惨，越想越……就禁不住哭出声来了。

不知是眼泪遮住了视线，还是心不在焉，山嫂的棉花卷刚入上还没绕上一圈就折了，再入，一绕还是如此，一连几次。

山嫂心里挺纳闷，便哽咽住哭声，擦擦眼睛，抬头一看旁边坐着一个男人，一脸灰色，心里不禁一怔！他是什么人？

这时，只听那个男人挺和善地说：“山嫂你不要害怕，我从后边房内听你哭得凄凄切切很心酸，究竟是为啥呀？你告诉我，我好给你想个法子……”

“唉，一言难尽呀！你不受人间烟火，自然不理解！”于是，山嫂便将生活的一切苦衷都告诉了他。

不料那个男人听完这些话竟“呵呵呵”地笑了。然后他才说：“这有什么难的，只要你吃一小块大烟，便了却了人间的烦恼。”并说当年他就是因为还不起财主的“驴打滚”利息而吃了大烟，才到了极乐世界。

此时，山嫂心里一激灵，知道他是个大烟鬼。（即吃大烟而死的鬼）便拿起毛巾擦泪，一边凄然地说：“这样穷，哪里来的大烟？”

“只要你肯吃，大烟我去弄。”说着，大烟鬼就站起来向外走去。

山嫂心里很着急，趴在孩子身边，看着孩子睡得又甜又香，泪水成串地往下落；万一我去了，他爹晚上回家这样晚。孩子没人照顾，还不得……”想到此，山嫂收回了心，下炕找了一个小口袋挂在脖子上，塞在大襟内，又坐到炕上，把个纺车绕得“吱吱吱”直叫。

时间不长，大烟鬼回来了，不知从哪儿偷来了一块大烟。进屋就说：“山嫂，给，准有斤儿八两的。”

山嫂毫不犹豫地接了过来，顺手向嘴内送去，三口两口，抿着嘴巴嚼了一阵就下去了。大烟鬼放心地等着。等着，等了许久就是不见动静。

山嫂还象先前那样细致地纺线。

大烟鬼纳闷了，问：“你怎么还不死？”

山嫂：“你这大烟大概时间长了没劲。”

大烟鬼说：“我再给你找一块大一点的去。”

当山嫂入上第五根棉花卷时，大烟鬼回来了。带来了一块更大的大烟。

如同上次一样，山嫂又照样“吃”了。

大烟鬼等呀，等呀。仍不见山嫂有什么异样，而奇怪的是她纺得比先前还快了。

没办法，大烟鬼又不知在谁家偷了一块大烟，比前两次都大。

大烟鬼等呀，等呀。眼睛瞪圆了，嘴张大了，还不见山嫂有何异样。

山嫂连吃了三次大烟还没有什么反应，这可急坏了大烟鬼，眼看快鸡叫了，再不死连他自己也得遭殃。于是，他又去偷来了一碗刚熬制不久的稀大烟，山嫂照吃不误。

这回大烟鬼放心了，还把一双破鞋脱了坐到了炕上，心想：前三回的纵使都没劲，这一大碗足矣，何况她个女人家？自己大男子汉不也只是吃了一小块吗？

是的，大烟鬼的想法很对。可奇怪的是：山嫂的纺车比以前叫得更欢了，不一会儿就下了一锭。又入上了新的棉卷。快得连绕的个数都分不清，大烟鬼心里更没底了。

“你怎么还不死？”大烟鬼急不可待地问。

“快了。”山嫂轻松地随口应道。

又过了一会儿，山嫂还在不停地纺呀，纺呀，纺……

“怎么还不死？还不死？再不死我打死你！”说着就向山嫂吐了一口唾沫。

“我不死了！”说着，山嫂也向他吐一口唾沫。谁知，仅这一口唾沫大烟鬼竟承受不了，连连后退。原来，人间阳气胜阴间几

倍，一口唾沫比打几拳还有劲。

大烟鬼当然也不甘休，连连向山嫂吐，而山嫂连一丝不适都没有，气得大烟鬼直颤抖。

突然，“啪哒，啪哒”的脚步声由远而近，径直向山嫂家走来。

这可急坏了大烟鬼，他刚到炕沿上插上一只鞋，就听前门响了，吓得他也不顾那只鞋从后门一溜烟地跑了。

回来的正是山子，他听见后门响，肺都气炸了，心想：我在外拼死拼活地干，即使看牌除了手瘾之外也是赢两钱填补家呀，而你在家竟干此等下贱之事，我还要你何用？我还有脸见人吗？……想到这里，也未追，而直接地闯进屋，正好大烟鬼的一只破鞋把他绊了一跤，这气就更大了。如同火上浇油，他跳起来就抓住了山嫂的头发，瞪着充满血丝的眼睛挥拳就打。山嫂委屈地哭了。

打着，打着。山子的眼睛一亮，觉得不对劲，原来他看见了山嫂纺出来的一堆线，顿时他清醒了，如果她干别的事，能纺这么多线吗？再说她白天干活，晚上又熬夜，吃不饱肚皮，力气也不过如此，再打也不行了，正在他半信半疑时，山嫂趁他一松手就立即躲开了。

山嫂抹干眼泪，把事情的原委讲了一遍。原来呀，山嫂把大烟都“吃”进了大襟内的小口袋里了。

山子听了，看了。怀疑还是没有彻底消除，谁干了那事不给点甜的？山嫂就象看出了丈夫的心思，于是，就拽着丈夫的手来到了灶王爷的香炉前，只见那香炉里有一个台球。（据说一些鬼为了早些去投胎凡人，非找个替死鬼不可，而这替死鬼还非得在三年后抓，在抓时必须有个白球敬在灶王爷的香炉里。不然，炉王爷就会护着不让抓人）。山嫂伸手抓起白球对丈夫说：“这下你

该信了吧?如果再不信,他明个晚上一定还会来取,说不定今晚就会来,眼看鸡快叫了,我们睡吧!”说着,就关紧了前、后门,并用红布包起了白球。

第二天,当山子,山嫂夫妻起来时,发现后门敞开着,那只破鞋也不见了,但他们并没有声张。

晚上,太阳刚落山,山子便回家了,一家四口吃过饭后,山嫂仍旧“吱吱吱”地纺线。

时间一点点过去了,天上的星星出全了,星光下,一个黑影向山子家急走而来。

只听“吱扭”一声,进来一个男人,进屋就跪在了山子、山嫂夫妻面前,悲悲切切地说:“是我不好,昨晚趁山哥不在家前来叫山嫂做我的替身。开始,我把山嫂入的线都勾断了,后来又给山嫂大烟吃,不想山嫂心计大,使我一晚徒劳了,还丢了白球,望山哥,山嫂可怜我,将白球还我吧?要不,大庙不收,小庙不留,连我那草棚都进不去……”说着,说着,泪流满面。

“昨晚,我来偷,不想你们竟用红布包着,那红布是一道符,使我近不得身,只好走了,以后我一定不干这伤天害理之事!唉,都怪我当初太短见了。”

“这就对了,以后我也不离家去看牌了。”

“改了就好。”山嫂激动地说。

大烟鬼索回了白球走后,山子说:“多亏了你——往后咱家的日子也不用愁了,这鬼在财东家偷来的,其实也都是咱们种的地。大烟卖了,咱们也能过一辈子了。”

“孩子他爹,看你说的,我只是恋着孩子和你,不管怎样苦,也应该有自(志)谋。”

从那以后,山子、山嫂家尽管得了外快,日子渐渐好过了,但他们还是靠男耕女织过日子,当然也没有人知道他们发了“鬼”

财。

穆晓琴 搜集

流传于河北青龙

铳打烟鬼

早年，浙南山区有一个烧炭的老人，名字叫蔡河满。因他年纪比较大，附近的人都称他“蔡大伯”。

蔡大伯喜欢抽烟。一条竹儿做的干烟筒又粗又长，不仅可以用来抽烟。还可以当拐杖；烟筒上吊着一只大烟袋。每天早晨去炭窑之前，他都要装上满满一袋烟，砍柴砍累了就坐下来抽烟，“巴达、巴达”，有滋有味，那悠闲自得的劲儿真是赛过了活神仙。

炭窑旁边有一个烟鬼，看到蔡大伯抽烟，馋得直流口水。它舔了舔嘴唇对蔡大伯说：“让我抽一筒罢，一口就可以！”

蔡大伯看他可怜巴巴的样子就满足了烟鬼的要求。可是料不到烟鬼一抽却上了瘾了。以后，它每天都来讨蔡大伯的烟抽。原先，蔡大伯一天只要一袋烟，现在多了一个烟鬼，一天两袋还不够。不给它抽吧，鬼又得罪不得。怎么办呢？“我得想个办法才行。”蔡大伯想。

一天下午，烟鬼又来炭窑抽烟，蔡大伯问：“这烟好抽吗？”

“好抽，好抽！”烟鬼连忙点头回答。

“我家里还有更好抽的哩！”蔡大伯接着说：“那条烟筒比扁担还大，足有七、八斤重。在家时我一般都是用家里的烟筒抽的。”

“你怎么不带到山上来呢？”烟鬼一听就来了劲。

“太大，不方便。”

“那你明天带来让我抽儿筒过过瘾吧！”

“只带一天？”

“只带一天！”

第二天，蔡大伯背来一杆打野猪的土铳，里面装满乌硝、铁砂子。又在火口上倒满了红硝。烟鬼早早在炭窑等了。蔡大伯一到，它就缠着要抽烟。蔡大伯把铳递给烟鬼，说：“你抽，我帮你点火！”

烟鬼哪里晓得这是要命的野猪铳，还以为真是什么好抽的大烟筒哩！它赶紧接过“烟筒”衔在嘴里，只等蔡大伯帮它点火。蔡大伯看时机已到，就不慌不忙地用火柴点燃了红硝。只听“轰”的一声，震得地动山摇。可怜这个嗜烟如命的烟鬼就这样被蔡大伯结果了。

刘万途 搜集

流传于浙江山区

小 贩

从前，有一个小贩，因为经营有方，赚了一大笔钱，成了比较富裕的商人。

一次，他外出经商，到一个地方取货，由于货物不足，所以就耽误下来了。他在村里找个店铺住下，单等货物齐备就上路。这一等数日，平常闲暇无事，村里也没什么地方好游览观赏，烦闷之际便想找些事情取乐消遣。

一天，他听人说村东不远处有座小破庙，那儿每晚都聚集几个人赌钱。因为当时官府严厉禁止这类活动，就连乡下也派差人私访，所以嗜赌的人乘夜黑人稀，偷偷地溜到那小破庙里聚赌。商人听人这么一说，心想：反正自己有钱，整天价闲呆着也没事，不如去玩玩，也好解闷。于是，经那个知情人带领，乘黑夜到那座小破庙里赌钱。

开始的两三个晚上，商人每晚都赢很多钱，他心里非常高兴。自言自语道：“这可比经商做买卖赚钱轻松得多，一点也不辛苦。”可是，几天后，商人一直输，每天带的钱总是输个精光，有时还欠着。这样一直赌了半月左右，到后来也只得把做生意的本

钱动用了来作赌资。那座小破庙里每晚仅有连他在内的五个人。五更天的时候，鸡一打鸣那四个人就都散去。白天是见不着人影的。

又过了些日子，商人的钱越输越少，货齐了却没有钱上路。做生意的本钱都输得剩下没多少了。他这次做的生意，因为货物是市场上紧俏的东西，所以他是花了血本来经营的。眼下的情况，迫使他不得不抱着一丝渺茫的希望，每夜往村东那座破庙里跑，希望能把本钱再赢回来，以便提货。

这天，天黑后，他带上余下不多的一些钱朝小破庙走去。一出村庄，他就看到前面一个人也朝小破庙走去。他以为是那四个人中的一个，便招呼着：“朋友，等一下，我们一道去。”前面的人象是没听到，继续朝前走。他以为自己声音小，前面的人没听见，而又不肯高声喊叫，便加快步子紧赶，直到离小破庙近了才赶上。那人站住脚，一动也不动。他气喘吁吁地跑到那人面前，拍了下那人的肩膀，正想说话。那人突然转过脸来，他一看，顿时呆住了，原来那人的脸象块黑肉团，没有眼睛，嘴巴、鼻子，光光的。他吓得屁滚尿流，慌忙朝小庙里跑。猛一撞开门，见那四个人正在赌钱。便说：“快，快，外面有鬼。”那四个人一齐转过脸，笑着看他。忽然，四个人的脸全变了，同外面那个一样，全没有五官，黑漆漆的怕人。他狂叫一声，夺门而逃，刚出门就死了。那四个鬼笑着出来，把他身上所有的东西都翻走了。

原来，他遇到了赌鬼。

袁宝明 搜集

流传于福建顺昌

“鬼 肝”

老辈时有个白化^①，他家里输得一干二净，老婆孩子赤脚露腓，吃了上顿愁下顿，他还是狗吃屎——没改，成天在赌场里鬼混。有年腊月节前，村里的人家家户户打酒称肉、蒸糕做馍馍，准备好吃好喝，忙着“办年”，可白化家仍旧是一天两顿糠饼就咸菜填肚子，米啦面啦的要甚没甚。大年三十那天，白化在赌场里泡了一天，掌灯时分还没回家。家里几个孩子跟在当娘的脊背后头要点心要肉，又哭又闹，逼得白化媳妇嘎叭、嘎叭地抠指甲，搂着一群小儿小女守着菜油灯叭嗒、叭嗒地掉泪儿。

天快交二更时，白化在赌场里忽然想起今儿个是除夕夜，有心给老婆孩子称点肉吃，可身上输了个精打光，想来想去，突然想起村东孙家肉铺的掌柜的好说话儿，便出了赌场跑孙家肉铺，喊开门后，低声下气地陪了三千六百句，才算赊了一副羊肝，又和人家要了截麻绳拴了，提溜上就往家里跑。快跑到家时，忽听见官碾房里有人吆五喝六扣“猴”儿^②，俗话说：“好吃屎的闻见屁也香”，见有扣“猴”儿的，白化早把回家过年的事搁到一边去了。一摸袄兜里还有两个铜板儿，腿肚子一扭，一头就进了官碾房。瞅模瞅摸入伙里有个空档儿，便挤了进去。有个扣“猴”儿见他手里提那嘟噜肝花血丝丝的，就问：“你提的甚？小心别蹭脏俺的衣裳。”“你连这玩艺也认不出来吗？”白化怕没人让他玩，一见有人和他搭话儿，忙凑上去打了个哈哈：“这玩艺儿是鬼肝

① 白化：方言，指赌徒。

② “猴”：方言，即骨壳儿，一种赌具。

花呀！来块不？留着回去炒了下酒儿。”谁知他这句话一出口，碾房里那伙要钱扣“猴”儿的“嗽”的一声全散了，把三颗“猴”儿和下注的钱全搁在了碾盘上。白化开始没弄清是咋回事儿，还以为是来了抓赌的，吓得“噌”地一下就钻到了碾盘底下。待了一会儿见没甚动静，便试探着从碾盘底下钻了出来，瞅瞅那伙要钱的一个也没有回来。白化心里话：“活该俺今天得外财。”把碾台上那三颗“猴”和那些票子搂巴搂巴，往怀里一揣，兴冲冲地往家里瞭去。到了家一推门儿，见孩子们一窝猴儿似地全蜷在炕角睡了，媳妇儿一个人正低着头坐在灯底下抽泣泣、抽泣泣地哭哩。腰里揣了票子出气就粗，白化把那副羊肝花“梆”地朝媳妇儿脸前头一扔，说：“哭甚哩？快下地架把火儿煮煮！老子今天发了点外财儿，等明儿个打酒称面。”说着伸手又从怀里掏出一沓票子，伸手甩给媳妇儿。穷家小户的妇道人儿，哪见过那么多的票子呀？媳妇儿拿起那沓花里胡哨的票一瞅，咦，素闲日子见的票子两面都有印花，咋这票子全是一面印花呀？凑到灯底下仔细一瞅，妈哟！全是些祭死人的金箔呀！媳妇儿动了气：“大时节下的，穷咱就说穷，你干吗拿鬼票子捉弄人哩？！”把那沓票子抓起来往白化脸上一甩说：“俺还想活几天哩，这些钱留住你自己花吧！”白化两手接住那沓票子细细一看，不由得傻了眼：“那伙要钱咋玩这种钱哩？老天爷，敢不是撞上鬼了吧？”又琢磨琢磨，没错儿，那伙人是听说他要炒鬼肝花下酒儿，才吓跑的呀？一准是撞了鬼！白化这才一惊一乍地害怕开了。媳妇儿根根梢梢地一问，气呼呼地说：“白化鬼，白化鬼，白化后面就跟着个鬼哩！你要是改不了白化的臭毛病，迟一天早一天也得叫那伙鬼把你缠了去！”打那回以后，没用人劝，那个白化自个就学规矩了，一直没有见他再登赌场的边儿。知情人后来在背地里说起这件事时都说：“亏了那次叫他撞上鬼，要不然等倒了荞麦

皮^①那天，怕他也改不了要钱的臭毛病哩！”

赵相如 戴世敏 搜集

流传于河北张家口

王大虎戒赌

从前，有一个叫王大虎的年轻人。他父亲是种地的能手，他也从父亲那儿学到了不少，因此，庄稼人的生活虽然困苦些，但省吃俭用，也攒下了一笔数目不小的款子。王大虎二十二岁的那一年，总算找了一个农家闺女成了亲。有喜也有忧，在他结婚的第二年，他的父亲得了伤寒，不久就死了，没有等到他抱孙子的那一天，只留下了小两口。

在王大虎他爹还没死的时候，他就染上了赌博的恶习，因为有他父亲管着他，不敢正大光明地去赌。等到他父亲一死，他便经常出入赌场。刚开始的时候，他只是在饭后或干完活后去赌一会儿，可是后来越赌越上瘾，就丢下田里的活。白天睡觉，晚上出去赌，到天明，再睡，再赌，没完没了。王大虎这人田地里的活干得不错，赌也赌得不差，一天下来，总要赢个三吊两吊的，不过这可是刚开始的时候，后来就不行了，慢慢地输，输掉了赢的，自己挣的，慢慢地动到了父亲留下的财产上。这样一来，没多长时间，他父亲留下的一些钱就被他输得差不多了。可他是越赌越上劲，虽然输了不少，可还是继续地赌下去。到这地步，他的老婆就开始劝他不要再赌了。这位王大虎人虽小，脾气却不小。他不但不听劝阻，还经常打骂老婆，没多长时间，就把老婆给气

① 倒荞麦皮：指死，张家口地区风俗：人死后要鱼枕头里的荞麦皮。

得上吊死了。这样一来，没有人再劝阻他了，他也更加肆无忌惮，虽然他叔批评了他几回，但他是一点儿也不改，气得他叔也不管他。赌起来更是得劲，不但晚上出去赌，有时白天也出去赌。

这一天晚上，他到附近的一个村子里去赌博。走在路上还在想着怎样赢。他走得正起劲，忽然听到旁边地里有人叫他：“老兄，来一下。”他一看，旁边有个人站在地里正向他招手。他便走了过去，随着那人走进一个小棚内，里面已经有两个人坐在那里。他环顾了一下小棚内，里面只有一张桌子和四张椅子，桌子上放着一盏油灯和一副赌具。大虎一看就明白了，他们三人也是来赌的，因为缺一个人，便没有开始。他正在想，招他进来的那个人说：“兄弟，我们三个人也想赌几盘，因为缺一个人，所以就没有开局，刚好碰到老兄你，咱们四个玩一会儿吧？”大虎想：到附近的村子去，还有一段路，不如在这里赌一晚上算了。就说：“行，咱们就开始吧。”四个人便玩起来。赌了几盘，大虎看出几个人的牌数都还生，使开了浑身解数后，便连连得手，不到天明，其他三个人便输了个精光。三个人说：“朋友，想不到你牌术这么精，我们三个人已输光了，明天晚上咱们还在这里再战，怎么样？”王大虎看了看装得鼓鼓的钱袋，心想，照这样赢法，要不了多少回，我就发大财了。就回道：“好，一言为定。”回到家，他打开钱袋，数了数，好家伙，竟赢了三十多吊，心里象灌了蜜似的。

第二天，王大虎休息了一天。到了晚上，便拿上第一天赢的钱又去了。四个人在小棚内又赌了一宿。到天明，大虎赢的钱已经不少了，钱袋已装不下。口袋里，腰里塞的都是。回家一数；净赢五十多吊。这一下，王大虎可乐坏了：他们三人钱倒是不少，但牌都不精。明天赌的时候就加大赌码，要不了几天，我王

大虎就成大财主了。

第三天的晚上，四人正要开始赌，王大虎连忙说：“这两天你们三人输了不少，今天有可能就要赢，不如加大赌码，让你们捞捞本。”这位王大虎话说得很不错，听起来还象是他照顾其他三位呢。那三个人一听，想了想，便点头应允了，四个人便开始赌起来。哪知道王大虎今晚的赌运却不怎么好，连连输盘，不一会儿，已将前两晚赢的全部输了。又赌了一会儿，连他自己带来的钱也输了个精光。王大虎很生气，他根本没想到会输，便约定第二天晚上再赌、捞回本。

第四天，大虎带着他父亲留下的积蓄，又来赌了。结果仍是不到天明，便输个精光。

第五天，他卖掉了家中所有的值钱东西和已经由于赌而荒芜的田地，得到了一笔钱，他又想赌。他一心想赢回老本，因此不等天黑，便拿着钱来到他晚上赌的地方，想早一点赢回他的本儿。等他走到前几天晚上来赌的地方，却怎么也找不到那个小棚，只有旁边有一座小坟。他找来找去，怎么也找不到那个小棚，他便回去了，想等天黑了再来。天黑定以后，他便起步往这边走来，老远就看到小棚内的灯光。他很纳闷：白天怎么找不到呢？可是由于赌钱心切、他也顾不得多想，便进去赌了起来。今晚大虎的手气更背，没过多久，钱便输了个精光。他刚想站起身走，那三个人中的一个说：“大虎，请你仔细瞅瞅我们。”大虎一听他叫出自己的名字，心里十分惊奇；我在这里赌钱，一直未告诉他们我的名字，他们怎么知道的？心里这么想着，便抬起头来仔细看了看他们。这一看不要紧，吓得他蹦起来就想往外跑，站在门外的一个抓住了他。原来，他看到这三个人都没有下巴壳，他曾听人说过，鬼是没有下巴的。他结结巴巴地问：“你们是……是鬼？”

“是的。”叫他名字的那个鬼回答道。

一听这话，他一下子跌在了地上。

“不要怕，大虎。”那个鬼接着说：“是你老婆让我们来教育你的。你想想，你赌了这么多天，不但没赢到一点儿，反而把自己的家产全部都赔上了，你要吸取这个教训，不要再赌了，去吧。”说完，将他向小棚外一推，只听轰隆一声，小棚变成了一座小坟。小坟周围放着他输掉的钱财。他将它们全部收拾好，便拿上回家了。

从此以后，王大虎便不再赌博，一心扑在了庄稼上，几年连续丰收。从此，王大虎成了一个真正的庄稼汉，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佳 羽 搜集

流传于河南邓县

李 二 鬼

古时候，传说在雁门关下住着一个绰号叫李二鬼的人。这人生性鲁莽大胆，最爱赌博；一年到头，耕作倒也辛勤，可收入大都在赌场里输掉了，因此家境贫寒。妻子虽然苦苦相劝，但他就是恶习难改。

有一回，李二鬼又到外村去赌，直把手头的几两银子输了个精光，才无精打采地往家中返去。这时候已经是深更半夜了，因为是阴天，星月无光，他在黑洞洞的山路上，深一脚浅一脚跌跌绊绊地往前走。谁知迷失了方向，走来走去就是不到家。李二鬼一赌气，干脆盘腿坐在一块石头上，心想，反正钱是输了，坐到天亮再走又有什么？想着，觉得有些迷糊，正要合眼打个盹，忽然

见前方不远处有亮闪闪的灯光，他就站起来，往灯光处走去，到跟前一看，原来是一间破茅屋，里边有人吵吵嚷嚷地在说话。李二鬼推开门走进茅屋一看，见四、五个汉子围在一张破桌子四周正在干着什么。

“喂，你们干什么呢？”李二鬼问。

有个汉子掉头看看李二鬼，说：“赌钱呢！你不来两下？”

李二鬼一听赌钱，顿时来了精神，可是掏掏口袋，身无分文，不由地叹了一口气。另一个汉子问：“你叹啥气？”

“我也喜好赌钱，可是今天全输了。要不，我非参一股不可。”李二鬼说。

“借给你几文吧！”一个汉子大概赢了，伸手把几文钱递到李二鬼手中。于是，李二鬼又加入到汉子们中间，一起吆五喝六地赌了起来。

不知怎地，李二鬼的运气特别好，不一会儿，竟把那几个汉子的钱统统赢到自己的腰包里了，他很得意。汉子们急了，其中有个出主意道：“我们没钱了，咱们赢‘吊’吧！”

李二鬼问：“啥叫‘吊’呀？”

汉子们并不答话，都从腰间抽出一根绳子，纷纷系到屋梁上，然后挽了活扣，伸进脖子，高高地吊起来，身子滴溜溜地转，转来转去，他们的舌头伸出老长，头发也披散了，模样儿真能吓死人。

李二鬼大吃一惊，心想：糟糕，遇上吊死鬼啦。

吊死鬼们吊了一阵，又下来了，他们对李二鬼说：“轮到你吊了。如果吊上去下不来，就算输了。”李二鬼想了想，也找了根绳子，拴在房梁上，却把脚腕伸进扣里，头朝下悬在那儿。吊死鬼们嚷嚷道：“不算不算！你输了。”围上来就抢李二鬼的钱。李二鬼急不可脱，右手触到腰间挂的护身镰刀，连忙抽出来，使劲砍

断绳子，身体才掉在地下。他爬起来，挥舞镰刀一阵猛打，吊死鬼们尖叫着逃了个一干二净。

不一会儿，天亮了，李二鬼发现自己站在一处乱坟滩上；再看看，哪有什么茅屋？倒有半截子绳垂在一株枯死的树枝上。他想清点清点赢了的钱，结果掏出来一看，不过是一叠纸灰而已。李二鬼心想：“假如自己当初稍不留心，真和吊死鬼们赢吊，岂不被活活吊死？”他感到十分后怕，回家后痛改前非，不再赌钱了。

郭万新 搜集

流传于山西山阴

奇 遇

不知是哪辈子的事了，彭庄有个赌钱鬼，叫彭大胆。凡好赌钱的人，胆子都大；凡赌大钱的，都还不在于本村赌。彭大胆，每天晚上都到邻村马湾去赌，有时半夜回家，有时天快亮时回家。好赌钱的人都好喝酒，每次回家，都是醉醺醺的。

这一天下半夜，他又醉醺醺地回家了。当路过村西那个破破烂烂的奶奶庙的时候，从里面跑出一群小光腚孩来，围着要钱花。这是一群小鬼孩，他虽然心里明白，但不害怕，便挥拳打起来。打左边的左边躲，打右边的右边躲，打了半天，一个也没打着。但这些小光腚孩还是缠着他不放。他索性追赶其中一个，一直追到庙门口。挥拳打去，小光腚孩一躲，他的拳头打在砖楞上，出血了，回头一看，一群小光腚孩又围上来。这时拳头上的血满了，不觉得疼，只觉得发痒。他一挥胳膊，想把血摔掉，谁知小光腚孩见他手上出了血，便同时喊了声“跑啊”，忽啦散去。只有一个小光腚孩没跑，定定地站在他面前。他觉得奇怪，问道：

“咋回事，你咋不跑？”那小光腚孩带着哭腔说：“我跑不动了。”彭大胆问：“你咋跑不动了？”小光腚孩说：“叫你手上的鲜血给定住了。”彭大胆问：“我手上的鲜血咋能定住你？”小光腚孩说：“我们阴间的死鬼，最怕阳间活人的鲜血。不管大鬼小鬼，要是有一滴鲜血滴到我们身上，就跑不了。”彭大胆一听，说道“好啊”，随着大笑起来。等他笑完，小光腚孩又说话了：“我说大叔，你不是好赌钱吗？你只要放了我，我能帮你赢钱，想赢多少赢多少。”彭大胆一听能帮他赢钱，顿时来了精神，问道：“你咋着帮我赢钱？”小光腚孩说：“明天晚上，你带我到赌场去，我伸一个指头，你就少下赌注；我伸两个指头，你就多下赌注，保管能赢。”彭大胆说：“那咋能行，人家看见能愿意？”小光腚孩说：“不会，只有你自己能看见，别人谁也看不见。”彭大胆沉吟了一下说。“那就试试吧，你说说，我咋着才能放你？”小光腚孩说：“我额头上有你手上的一滴血，你擦去，我就能跑了。”彭大胆凑近一看，果然不假。伸手把血擦去，那小光腚孩能活动了，随即趴下给彭大胆磕了个头。说了声“明天晚上见”，便消失了。

第二天晚上，彭大胆又进了赌场，还真准，那小光腚孩蹲在他前怀里，赌场里的人谁也看不见；按小光腚伸的手指头下赌注，无不效验，他赢的钱成了堆。

第一天赢，第二天赢，第三天还赢。就在第三天他赢的钱渐渐增多的时候，有一个“黑大个”输急了，忽地站起来，一拍桌子大声说：“出鬼了咋的！”彭大胆吃了一惊，低头看前怀里的小光腚孩，没影了。接着，他便连连输起来，钱堆渐渐小了，该散场的时候，他已剩了没几个钱。

散场后，彭大胆回家路过村西破庙时，那小光腚孩正在庙门口等他。彭大胆一见那小光腚孩，就问：“你咋半路跑了？”

小光腚孩说：“大叔，我叫那黑大个吓跑了。您没听说过吗？”

鬼怕恶人。”彭大胆沉吟了。小光腚孩又说话了：“我说大叔，自古传言，赌钱没有赌发的。我劝您，就别赌了。家里大人孩子都担惊受怕的。”

彭大胆说：“那我输的钱不就白输了吗？再说我现在还欠人家的账。”小光腚孩说：“明天晚上我帮你赢一场，还还账，剩一些当本钱，你就做个小买卖吧。”彭大胆点头答应了。

第二天晚上，小光腚孩帮彭大胆赢了不少钱，除了还账的，还能剩一些。从那以后，他还真的不再赌了。不过，晚上一有了空，他还到村西破庙门口转转，找小光腚孩拉拉呱。每去时，都带些好吃的东西。

马兴路 搜集

张 虎

相传距孙悟空大闹阴曹地府一百年后，我们山上有个叫张虎的凡人，也象孙悟空一样把阴间闹了个天翻地覆。

那时候，在山西汾河岸边有一个大镇，镇东头住着兄妹两人，哥哥叫张虎，是一个英俊威武的壮小伙子；妹妹叫张英，出落得如雨后荷花般楚楚动人，哥哥今年20岁，比妹妹大两岁，家中十分贫苦，以打柴为生。

“这群蠢才，真好作弄，今天又赢了这么多钱，你点点吧！”这天，张虎一踏进家门，就乐不可支地对妹妹说。

妹妹接过包袱，打开一看，大声惊叫道：“哥哥快来呀，你快看，包里怎么这么多鬼钱呢？”张虎仔细一看，果真不假。

晚上张虎睡在床上翻来复去，好久好久睡不着，白天发生的事又浮现在他的眼前……

那天，张虎砍柴回家的时候，看见在路旁的一块四方石上坐着一个老爷爷，在残阳的映照下，他红光满面，雪白的长须一直拖到了地上，他自我介绍说：“我是本地的土地神，今天有事同你商量。”

张虎说道：“好吧！你说，我尽力而为。”

土地神微微一笑，说道：“现在阎王十分昏庸，上下官员赌博成风，有些小鬼还变作人在人间行赌，我虽然看不过眼但又拿他们无法，听说你既聪明又机警，所以我想请你去治治他们。”“可我不会赌博呀！”张虎挠挠脑袋说。“哈……小伙子，不要紧，我这有一本书，你拿去看看就可以了。”张虎接过书一翻，见里面全是赌博的绝招，这时又听见土地神说：“回去学两天就可以用了，记住‘王记’赌馆，要小心，切记，切记。”张虎抬头看时，土地神已经不见了。

十二月十五这一天，牛头、马面很晚了才回到阎罗殿，他俩回来后不象以往那样给别人发东西，而是向别人抢钱。原来，今天他俩的钱全输给了张虎。

在阎王殿上，阎王问道：“牛头，马面，今天你俩的脸色不好看呢，赌赢的钱难道不给我上交点吗？”牛头，马面跪在地上说：“大王，今天我哥儿俩全惨败在了一个初出茅庐的小子跟前，哦，那小子叫张虎，可真邪门，不管怎么赌，他总是赢，他……”

“住口！住口！废物！他妈的给我丢脸，你们……”阎王怒气冲冲地发了顿脾气，接着咧咧嘴说道：“明天我亲自出马，给他点厉害瞧瞧。”

第二天早上阎王带了很多钱，早早就走了，下午阎王回来时两手空空，满脸怒容，一进殿门就大叫：“无常鬼，勾命鬼去把张虎的魂勾来！”

这天傍晚，张虎一桶接一桶地往院里倒水，腊月天气，真是

滴水成冰，转眼间，院里已经结下了一层滑冰，冰上又撒了一层白豆，张虎兄妹就进屋安然入睡了。

半夜十分，无常鬼、勾命鬼悄悄来到张虎兄妹的院门外，停了会，见里面并没什么异常动静，就向院中摸去。……

“噼噼啪啪”一阵响声过后，无常鬼、勾命鬼从院里滚了出来，他俩摔得直哼哼，勾命鬼伸手往腰间一摸，勾命牌不见了，没办法，只好捂着屁股，一瘸一拐地回去复命了。就因为他俩丢了勾命牌，回去后被阎王狠狠整了一顿。

第二天傍晚，锁骨鬼与蹦蹦鬼又来索命了，他俩穿着钉子鞋顺利来到了屋门口，张虎笑盈盈地把他俩让进屋里说道：“两位大哥辛苦了，先吃喝点，咱们就上路，”锁、蹦两鬼扭头一看，见屋中央放着一张方桌，桌子上摆着山珍海味、飞禽走兽等许多美味佳肴；张虎兄妹把锁、蹦两鬼让在两个石磴上，锁、蹦两鬼风卷残云，一顿好吃好喝。

雄鸡叫了第一遍，锁、蹦两鬼说道：“该动身了！”可没想到兄妹俩提前倒在石磴上的胶已经把锁鬼和蹦蹦鬼的屁股牢牢粘住了。

张虎拿起刀子“嚓嚓”两下把锁骨鬼的两只耳朵割了下来，接着又一下把蹦蹦鬼的鼻子割了下来，锁、蹦两鬼带着一百多斤的石磴溜烟似地跑了。

第三次，阎王决定亲自出马，这天早上他骑上自己的“万里独行”玉麒麟，转眼间来到张虎家门前，大声喊道：“张虎！你给我滚出来，跟我到阎王殿去领‘赏’！”“吱呀”一声，板门开了，张虎从容地走了出来，他衣服湿漉漉的，人还没到马前，阎王就闻到一股刺鼻的臭味。

张虎说道：“我也上马吧！”

“慢！你站住。听着，我骑马，你步行。”阎王急忙气势汹汹

地命令张虎道。

张虎心中说：“好，我等的就是你这句话。”可口中却说：“那你慢点，我可跑不过你的宝马。”

阎王想了想说：“好！走吧！”他俩行得十分缓慢，晌午时分来到一个湖边，张虎眼珠一转，说道：“阎王你到这湖中洗过澡吗？这可是个神湖，它能治百病，特别是皮肤病，只要一洗，保险马上见效。”阎王一听，皮肤病不由地又犯了，浑身痒痒，那难受劲就别提了。可怕张虎暗算便说：“张虎你想骗我？你先下去。”张虎二话没说脱下衣服就跳下了湖，一边洗一边说：“好暖和。”

阎王终于也脱光了衣服扑进了水中，令他奇怪的是在这寒冻腊月里，湖中的水却十分的暖和。阎王越洗越舒服，早把此行的目的忘到九霄云外去了。

一个时辰过去了，阎王洗够了，上岸一看，大吃一惊，自己放在岸边的衣服和玉麒麟都不见了，直到这时他才知道上了当，他也顾不上找点东西遮遮羞，就溜烟似地往阎王殿奔去。

单说张虎见阎王上了当，就悄悄爬上岸，穿上了阎王的衣服，骑上了他的玉麒麟，转眼间来到了阎王殿，小鬼们只认衣服不认人，前呼后拥地把张虎拥上了宝座。

张虎抬头仔细看了看这阎王殿，只见殿中青气缭绕，旁边有烧开的油锅和滴血的磨子等，执刑鬼伫立两旁专等阎王把张虎抓来。

二个时辰过去了，阎王赤身裸体、气喘吁吁地来到了阎罗殿，一进大门，就听座上的张虎喝道：“把下面的张虎拿下！”两个执刑小鬼过去把阎王一下按在了地下，阎王大叫：“你们疯了，我才是阎王呢。”张虎说道：“反了，你也想作阎王，来哇！把他的嘴用尿堵住，‘过刀山’‘下油锅’。”让阎王尝够了痛苦后，就把他收敛成人形打入了鼠胎。从那时候起老鼠就把人们作为它们的仇

人。

再说自从张虎做了阎王后，除恶扬善狠狠处制秦桧等几个大卖国贼，真是大快人心。而且他还重用人才，在阴间他是第一个清官，在人间留下了千古美名。

转眼过了二年，这天太白金星奉旨来到阴曹地府。

张虎听说太白金星传旨来了，急忙带领大小鬼官出外迎接，太白金星来到殿上大声宣读道：“天帝有旨。”呼啦一声殿下跪了一大片。接着金星继续读道：“张虎阳寿不够，送回人间，念他对阴间和人间有功，外加阳寿一百年，送他一颗避邪、镇鬼珠。”

张虎急忙说：“那谁来作阎王呢？”

太白金星微笑着说道：“这里的一切由我来安排。牛头、马面把张虎送回去。”

转眼间，张虎被牛头、马面抬到了家门口，两个鬼道了声“保重”就不见了。

张虎伸手往怀中一摸，那颗宝珠还在。他高高兴兴地向屋内走去。他哪知道自己出外两年，家中又出了许多的祸事，要知详情，咱们下次再说。

张军军 搜集

流传于山西新绛

色鬼

黑 二

在马鞍山上，有一座山神庙。因村远离此山，约十几里不见人家，这山神庙好久就断绝了香火，也没有人来过。庙内蛛网密布，蝙蝠成群，苔藓寸厚，真是凄凄凉凉，阴森可怕。山神歪歪倒倒地盘坐在供台上，周身蛛网，象穿了一层绸纱，已是面无颜色。

这故事发生在这庙内。那是一天下午，天上下着倾盆大雨，象在筛豆子一样。雷电象要毁掉地面上的一切似的，忽亮忽暗。人们都被这情景吓得躲入房子里，不敢露面了。他们躲避却没预料到，就在这大暴雨中，有两个人会遭到不幸。

这二人一胖一瘦。他俩借电光翻过山口，来到了山庙前。胖的把皮箱向庙门避雨处一放说：“黑二，我们在这庙里过夜，好吗？”“不，这荒野之处，怎能随便住宿呢？”“你不住，我住，看它又怎么样？”“哎！大哥，万一……”“万一什么，这下雨天会有人来抢东西？”“不是，只是这……”“别说了，有我大哥在，就是天塌下来，我也顶得住！”黑二还没说完，就被他大哥抢着说了。他只好跟着进了庙门，看了看前几间，破烂成堆，房顶上的雨落在地面

上，一片湿泥。好不容易才找到一块干地，他们放下行李后，胖的说：“黑二，你在这儿看着行李，我再到里边去看看，有没有更好的地方。”“好，快去快回！”他来到里边，见有三间整好的房间，里面还有整齐的被盖和各种好吃的东西。他一见这些，就直流口水。他回头一看，露出轻蔑的笑脸，“你就等着挨饿吧！”推门进去，立即关了门，向桌边走去。见山鸡，野兔，还有雪猪。他又向里一看。呀！这不是叫什么人参汤吗？里面还有一棵人参。快，这么稀奇，还是一个人吃了更好，他想。于是，拿起碗倒了个精光。几口就吃了。刚吃下去，就觉得身子一阵发热。他想：这果然是人参汤，真是好药，上床睡一觉。他慢慢地来到床上，做起美梦来了，他梦见一个美丽苗条的姑娘向他床边走来，对他一点也不陌生，走到床边，便对他说：“郎君，你来了也不告诉一声，我是这儿的主人，也好来陪陪你呀！”她眼睛一闭一睁，真动人，差点就把他迷住了。“姑娘，你别这样，我还有一个兄弟，在屋外哩。”那姑娘一惊，来的不是一个，还有一个。看是走运了。说：“怎么？你不叫他也来。”“人多，太麻烦。”“那好！我先陪你，再去陪他。”说着就上床来，他想挣开，已来不及了，那姑娘已搂住他了。于是，便用嘴去吻他。那胖子象是迷住了，就乖乖地让她亲。忽然，觉得身子一阵疼痛，知道不好，遇到鬼了，但也无法挣脱这双有力的手！哪里知道，这姑娘便是一个魔鬼，她有吃人术，就凭肉体关系，已经把胖子的血吸了一半多了。不知怎的，她一下推开胖子，倒在胖子的身边乱滚。胖子被摇醒了，见一个姑娘光着身在身边滚着，便伸手去按，胖子用手一按住。那魔鬼也不滚了，翻过身子，仰面朝天躺着，望着胖子露出了笑脸。那胖子根本没看见她笑，只看见那一起一伏的地方。就扑上去，又觉得身子一阵疼痛，他已知道这事。于是，去吻那魔鬼的脸，慢慢地就无力了，他身上的血已全部被那鬼用下体和嘴吸干了。无论是

再凶猛的，只要遇上这情性鬼，就只有死路一条。

再说黑二，已在外屋等了半个多钟头，不见胖子回来，怀疑他遇上了鬼。就慢慢地轻脚轻手地向里边走来，见里边有灯光，他就靠近窗户用口水舔湿窗户纸。看见一个美丽的姑娘在穿衣服，便回身就走，刚走一步。就听见“客官来了就不要回去了，进屋来玩玩”。黑二心想：不得了，我遇到情性鬼了，怎么办？那胖子怕被她置于死地了，怎么办？忽然，他心生一计，推门进去，说：“见过情性大姑。”那魔鬼一惊：怎么，他知道我的名字，怕不好对付呀！要小心为好。“来，我这儿有上等人参汤，你喝了暖暖身子。”“不，我已吃过干粮，喝过雨水了。”“呀！我对你这么好！你怎么不赏脸啦。”“实在对不起，我不能从命。”“那好吧！就陪我玩玩，行吗？”黑二见有机可乘，说：“情性大姑看得起我，那我就玩玩。”“请上床。”“请。”那魔鬼先上了床，把胖子的尸体推在床里边，身子一摇，衣服脱了个精光。黑二也脱了衣服裤子，趁她转脸之时，随手抓了一把香灰在手里，扑在魔鬼的身上，便觉得身子忽痛忽麻，于是身子一抬，随手把香灰放在那魔鬼的下身上，又压了下去。顿时那鬼的肚子膨胀起来，他就用嘴去吻那鬼的脸。那鬼已知上了当，但已晚了，因为她知道香灰的厉害，便向黑二求情说：“郎君，你别这样，我不会害你，请你把我放了，我会给你报答的。”黑二哪能听她撒谎，使用力一压，嘴吻得更快了，下身也同时用力，觉得肚子越来越大了。直到那魔鬼不再动弹，才起去穿好衣服裤子，见满肚子装着血，笑着说：“你今天也有这样的下场。”“请郎君手下留情，放我一条生路。”“不行，你以后还会害人的，我要吃了你的子宫，叫你永远也害不了人。”说着，就用割牛肉的刀子剖开那魔鬼的肚皮，割下子宫，用酒下着吃下去了，那鬼就哭着见阴鬼去了。黑二用剩下的一点子宫放在胖子的嘴里。不到一分钟，胖子就醒来了，再过一分钟就能活动

了。

胖子一翻身，见那魔鬼的尸体还躺在身边，下身没有了，已知道一半了，便跪在黑二面前说：“谢谢你救命之恩，我以后再也不轻举妄动了。”黑二笑着把实情原原本本地告诉了他，又说：“你今晚要好好睡一觉，明天好赶路。”“是，我们就睡这儿。”

东方白了，黑二和胖子欢欢喜喜地吃过早饭便来到庙外，见路全是干的，知道那场大雨是魔鬼的魔术，就迈开大步向山那边走去。

朱银生 搜集

流传于四川蓬溪

淫鬼遭劫

从前，射洪县有一财主，姓陈名洪，家里十分富裕，他家四代单传。陈洪很想多得儿子，但他的老婆始终没给他生一个男子，前五个全是女娃，陈洪整天都愁眉苦脸，到处求神拜佛，结果还是宋江的军师——无用（吴用）。可就在他四十六岁这年，可喜小婆子给他生了一个又白又胖的小子，把个陈洪乐得手舞足蹈。打这以后，陈洪就整天追着这小子玩。而且还给他起了个很吉利的名字：“陈财”。又特意给他招了两个农家女子来照顾他，要啥给啥，无不满足他的要求。

这陈财从小就娇生惯养，不学无术，到了十四、五岁也不上学。吃喝嫖赌，无所不为。村中凡有几分姿色的女子都逃不出他的手掌，惹得全村人痛恨。但因为他家有权有势，谁也不敢惹他。有时候，他还对自己的亲姐姐动手动脚的，姐妹们也十分讨

厌他，但也不好向父母讲这些情况。

就在陈财十六岁这年的夏天，一个月朗星稀的夜晚，陈财睡到半夜，迷迷糊糊地爬起床来，向门外走去，看样子好象是解手。当他走近茅厕时，看见有位美貌女子也正在那儿解手，这陈财是个淫鬼，这么漂亮的女子，他从来没见过，此时见了欣喜若狂。也不问问那女子是谁，还等她站起身来就去拉她。那女子装着害怕的样子，说道：“少爷，您要干什么？”因陈财已拉起那个女子，就一手摸到她那白嫩的大腿问道：“我要这个。”那女子道：“少爷，我不敢。”陈财道：“和我干，你怕什么？”那女子好象真的不怕了。又对陈财说道：“少爷，我们到前面那树林里去，免得被人发现。”“只要有这事，哪儿都行。”于是陈财拉起那个女子就往树林里跑。一到树林里，陈财就迫不及待地把她推倒在地，剥光了那女子的衣裤，自己也解下衣裤。但他哪里知道，等待着他的并不是那美妙的佳境。原来压在他身下的并不是一个美貌无比的少女，而是一块坚硬的石头，这一扑下去，撞着这块石头，碰得鼻青脸肿，鲜血直流。两手捂住下身在地上打滚。过了一会儿，才听到头顶上有个声音在对他吼道：“胆大陈家小子，竟敢在我面前胡来，也不看看老娘是谁！”陈财忍着巨痛，转身一看。这一看不好，只听他“妈呀”一声就不省人事了。原来他看到的的是一个披头散发、大眼睛、高鼻子、阔嘴巴、长耳朵、白花脸，手脚漆黑如炭的怪物。

第二天，陈家不见了儿子，就派人到处去找。在那片树林里，两个男长工找到了他。看到他赤裸着身子，头部血流满面，两手还捂住下身，就明白发生什么事了。一探胸口，还有气。于是就连忙把他抱回家去，财主一家急得嚎啕大哭。立即叫长工去请医生，医生看过后，只摆了摆手就走了。傍晚时分，陈财突然醒了过来，但他一醒来就叫：“鬼鬼鬼……”一会儿又毫无知觉了，这

样反复了几次，以后就再没醒过来。到了第三天，这陈财一命归天了。

何 涛 搜集

流传于四川一带

色 鬼

从前，在屯山村子里，有个好色之徒。他依仗官府的势力，强占民女，无恶不做。百姓们背后愤愤地称之为“色鬼”。虽说他年近四十，色心却有增无减。几年来，被他强占的民女，不计其数。百姓们却敢怒不敢言。

有一天，阎王爷办事路过此地，见百姓个个愁眉不展。一打听，顿时气得七窍生烟：这还了得，他强占的民女比皇上的妃子还多！他回到宝殿立刻传旨：把这色鬼打入阴间！叫牛头马面领旨，不到半个时辰，就把那色鬼拿来了。这一下他可成了名副其实的“色鬼”了。色鬼却不服：“我今年才三十八岁，王爷为何拿了我来？让我归阴啊？”“好你个色鬼，胆敢冲撞本王爷？！敢不服阴？！来呀，给我下油锅，炸三，啊不，给我炸八遍！”“是——”众鬼听令，把色鬼扔进油锅。六遍一过，色鬼还是不服啊。此时阎王火气已消，仔细想来，倒是有点过分。可人已成鬼，本想把他打入十八层地狱，今日减点刑，打入九层地狱！

就这样，色鬼进了九层地狱。但他色心未改。一天半夜，趁看守不注意，跑了出来。只因九层地狱鬼特多，看守又马马虎虎，对色鬼逃出之事，一点不知。

色鬼跑了出来，直奔家去。他的家已被阎王收了去，色鬼只得跑到屯山半山腰的一个洞里躲了起来。一连几天，色鬼见阎

王没来拿他，便放心了。惊心一去，色心又起。他立刻想到了屯山脚下张官屯村的程会姑娘：“哼！他妈的！我在阳间时，要不是程会她哥哥程才这小子武功高强，我早就娶了她了！哼！今日我已成鬼，程才还能把我怎样？他功夫再好也打不过我了！对，今晚就去把程会带来做我的长久妻子！嘻嘻……”

夜里，色鬼出了洞，直奔山下。不到一个时辰，色鬼就到了程会的屋前。透过窗口一看，见程会睡得正香，便打开窗户，一阵风把程会卷走了。

第二天，程会没了，可急坏了家里人。她爹爹和哥哥程才满村找，娘在家里急得团团转。找了一天也没找到。又过了十几天，村里又没了个姑娘，闹得人心惶惶。不到一个月，那姑娘却自己回来了，从那个姑娘口中知道，屯山上出了个色鬼，百姓们叫苦连天，刚死了个假色鬼，又来了个真“色鬼”，这个比那个还厉害。

程才听得消息，暗下决心。晚上便与爹爹商议：“爹，我虽有点功夫，可抵不过那色鬼，儿打算找个仙师学艺，为百姓除害。”爹爹一口赞成：“好，我听说南通山有位仙道，不过离此太远，孩子，可别怕苦呀，学好回来除害！”

就这样，程才收拾好东西，天一亮就出发了，足足走了七七四十九天，才到南通山。好容易才找到仙师，向仙师说明了来意。仙师见程才真心而来，又是为了百姓安宁，便真心教他。仙师怕更多的女子受害，三年的武功，一年就授完了。又过了半年，仙师见程才功夫已有七成熟，便让程才下山。走时，师父赠程才两把剑：一把是“避鬼剑”，挂于门口，鬼便进不得家门。另一把是“无影剑”，专门用以杀鬼斩妖。人可看到它，鬼却不能。凡人不能舞，可鬼一碰便跑不得了。程才谢过师父，下山去了。

程才除害心切，疾步如飞，天一擦黑，便到了屯山脚下。“绕

过山就到家了！”程才长长吁了一口气。谁知刚走出几里，程才猛见半山腰有个人影一晃，不觉奇怪：这么晚了，谁还敢留在山上？难道色鬼除了不成？不觉暗使功夫，飞上了山去。他躲在一块巨石后面仔细一看？原来是一女子正在收晒衣服。女子转过身时，程才不禁失声叫道：“妹妹！”那女子吓了一大跳。程才走了出来，那女子慢慢走到程才跟前：“你是哥哥！哥哥！”程会看了看不远处的洞口，洞里传来呼噜呼噜的声音。程会拉起哥哥绕到石头后面。兄妹相见，顿时抱头痛哭。哭罢，程才问：“这一年多，家里没事吧？”程会答道：“我也听说你学艺去了，早就盼你回来。爹娘还都挺好，只是这一带的姑娘，让那色鬼糟踏了不少，就是没伤害她们。他逼我做了他的长久夫人，生了个人不人，鬼不鬼的孩子。真是羞死我了！……哎，对了，最近那色鬼还吃了几个村里的孩子。”“噢？”程才吃了一惊。“哥哥，你快救我出去吧！”“好，”程才压低声音：“明晚我来救你，你如此如此，这般这般……”程会听了不住点头。

第二天晚饭时，程会亲手做了几道菜，弄了瓶酒，端到色鬼跟前：“你我夫妻一年多，还没好好吃过一顿饭，今晚孩子睡了，来，你我共饮几杯！”色鬼一见酒，不觉流出一串口水。忙说：“啊，好，好，夫人，难得今晚你如此真心，来，我们喝！”程会见色鬼上钩，不由心中暗暗高兴。一杯接一杯，一会工夫，就把色鬼放倒了。

程会见色鬼一倒，便急急跑了出去。程才早已在洞口接应，他见程会已出，便暗使法术，把一块山石，堵在洞口，不漏半点缝隙。然后，他拉起妹妹飞步下山回家去了。

却说色鬼迷糊之中，被孩子的哭声吵醒。起身一看，方知上当，顿时气得七窍生烟，追出洞来，见洞口封着，便知是程才所为，不由冷笑两声：程才呀程才，想把我堵在里面，做梦！早听说

你小子学艺去了，为了迎你我已修行多日，还吃了几颗童心，神通倍增，今日非挖你心下酒不可！他飞起一脚“咣——”直蹬石块。使劲特大，连身子带石子一起飞出洞外。

程才兄妹正待进村，忽听得一声巨响，不禁一惊：不好！色鬼追上来了！他忙对妹妹说：“你先回家，爹娘都等着你呢！我来对付色鬼。”“你可要小心，哥哥！”程会说完了。

程才在村口立剑而立，见那色鬼一到，也不答话，飞身举剑便刺。色鬼腾身躲过，手一翻，对准程才，一个劈手雷，直打程才。程才一偏身，用剑一挡，躲了过去。随即腾空，暗使法力，甩出一把飞刀，直刺色鬼咽喉，一翻身又发一把，直刺色鬼小腹。色鬼一见大吃一惊，不敢怠慢，左手接上，右手接下，稳定身形，一下把两把飞刀接在手中，冷笑两声：程才，有什么功夫，都使出来吧！”程才见飞刀落入他手，直气得哇呀呀大叫，向前又与色鬼战在一起。这一仗直打得天昏地暗，飞沙走石。数十回合一过，程才渐渐不敌。他毕竟是凡体，加上色鬼吃了童心，愈战愈勇，程才眼看就要战败了，就在这时，雄鸡报晓，一声长鸣，惊得色鬼一阵风去了。

程才回家后，已是汗满脸颊，冷风一吹，竟病倒在床上。一家人急得团团转。程才取出“避鬼剑”让程会挂在门口。那色鬼见败了程才，便天天来闹。进不去门，他就坐在门前那棵大树下一块飞石上，一遍又一遍地喊：“孩他娘，孩他娘，孩子哭得我怪心慌！快回去吧！”闹得家里村中不得安宁。

一连几天，色鬼到时就来，鸡叫就走。程才见此，不由心生一计。这天，他让妹妹晚饭时把一大块铁板烧得烫烫的，等鬼快来时，放在门外那飞石之上，盖上一层薄土。又把“无影剑”挂于树上，剑头直冲铁块。一切完毕，只等色鬼落网了。不大一会，色鬼来了，象前几次一样，刚向石头上一坐，“嗷——”一声蹿

起一丈多高，屁股都被烫焦了。他一蹶，脑袋子碰在“无影剑”上，碰得他一阵头晕，大叫一声“不好”，撒腿便跑。说时迟，那时快，无影剑“忽”地飞出，直刺色鬼后心。“啊——”色鬼大叫一声，顿时毙命。程才在屋里听得清楚，一颗心放进了肚子里。

第二天，百姓得知色鬼已除，都来庆贺，向程才道谢。从此，百姓们安居乐业，生活平安。程才一家也过上了幸福生活。

孙敬浩 搜集

流传于山东一带



饿鬼

新 鬼

李元刚刚死去，化为新鬼，自阳间初来阴间，不会营生，很是贫困，到了连饭都吃不上的地步，身子也瘦得不象样子了。

一天，李元遇到生前的老朋友刘生，刘生早已死去二十多年了。只见他红光满面，身体肥胖，穿戴整齐，一看就知他十分富有。

刘生见李元那弱不禁风的样子，很是同情，问道：“你为何瘦成这个样子？”李元回答说：“我初来乍到，找不到谋生之路，每天都饿得受不了。所以才瘦成这个样子。你来得早，经历的事情多。你就教我一个办法，让我好挣顿饭吃吧。”刘生说：“因为吃不上饭瘦成这个样，太不应该了，你只要能上人家去作怪，闹得人家不安宁，他们的日子没法过，人家害怕，乞求平安时，就给你饭吃，给你钱花。”

李元听了刘生的话，就到了村东头的一个和尚寺里，在寺里转了一圈，也没找着个作怪的机会，正准备离开这个寺时发现西边房子里有盘磨，心想：我若推得磨转，这里的人必定害怕，讹顿饭吃是没问题了。想罢使用力推起磨来。

寺里的小和尚见磨自己突然转了起来，很是害怕，急忙跑去找到老和尚慌慌张张地说：“师父，不好了，不好了。”老和尚正在念经，二目似睁似闭，双手合十问道：“阿弥陀佛，何事如此惊慌？”小和尚说：“不得了了，西边磨房的磨突然转了起来，必是有妖精作怪。”老和尚不慌不忙，慢条斯理地说：“我等众人以慈悲为怀，想必是感动了佛祖，佛祖可怜我们穷，雇不起人为我们推磨，故派鬼来替我们推磨也就罢了，你们不必害怕，只须把麦子运来让他推也就是了。”小和尚运来好多麦子，让鬼替他们磨成了面粉。

到了晚上，磨了几百斤麦子。李元累得身子都快散架子了。也没挣得一口饭吃，有气无力地走出寺门，恰好遇见刘生，一见面，李元气不打一处来，便破口大骂刘生：“你这龟孙子，为什么骗我！我一天下来都累垮了，连一口饭也没挣到。”刘生见李元那副可怜相，也没生他的气，就说：“你再到别处去，遇到胆子小的人就可以得到饭食了。”

第二天，李元一大早就到了村西头的一个道观里。一进观，恰好门旁有一座石碓，李元心想：昨天推磨他们不害怕，今天我春碓他们肯定会害怕的，于是就学着人的样子用力春开了空碓。小道士发现后，立即告诉了老道士，昨天有鬼为和尚推磨的事，老道士已听说了，因此他比老和尚胆子更大，说得更慢：“无量天尊，善哉，善哉，昨天佛祖派鬼为和尚推磨，今天，太上老君也派鬼为咱春碓来了，你等一齐去把谷装来让他春碓就是了。”小道士们运谷的运谷，用畚箕簸米糠的簸米糠，一直忙到晚上，李元累得爬不起来了，老道士也没给他一点饭吃，歇息了一会，只好爬着离开了道观。

在往回爬的路上，李元又碰上了刘生，李元愤怒极了，说：“生前咱是好友至交，别人的友情是不能和咱相比的，我因为相

信你，才向你请教，可你倒好——每次都骗我，害得我两天累得快要下生了。连一口饭也没吃上，你说你对得起我！还是对不起我！”刘生说：“这事不能怪我，全是因为你不懂阴间的事才弄出这样的事来。你看你去的这两家一佛一道，专靠别人的舍施或者施点法术欺骗别人才能过日子，人们天天养活他们，他们也不感动。你为他推一天磨舂一天碓，就能感动他们给你饭吃那才怪哩，往后你若作怪就到平常百姓家，他们胆小害怕鬼怪，你问他们要什么，他们就给你什么。比拿自己的还现成。”

第三天，李元照刘生说的方法，到了一个农夫家里，这个农户非常贫困，家里的房子要倒了，大人小孩都穿着破衣服。一家人正围着锅台吃饭：老头喝着粥，儿子吃米糠饼子，女儿吃菜团子。生活极为艰苦，李元心想：就是在这个家里作怪，也不会得到好吃的。转身欲走，又一想：不行，已经来了，反正吓他一吓试试。巧了他们会给吃的。只见院子里一条狗，瘦得皮包着骨头，正趴在地上喘气，看来也有好几天没吃食了。李元上前抓起狗来，扛在肩头，在院子里东跑西蹿，横冲直撞。这户农家的人，见狗离地三尺乱跑乱蹿，吓得连饭都不敢吃，慌忙跪在地上叩头，老农夫说：“那位神仙过往此地，我们有失远迎，多有得罪实在对不起，现在俺全家给你叩头赔理，望神仙息怒，给我们平安。”李元见状喜上心头劲往上鼓，在院子里闹得更凶更疯狂了。

老农夫见乞求无用，更是害怕，忙到外面请来了一个巫婆。那巫婆伸着指头，扳来数去，算了好一会儿说：“没有什么大灾大难就是有一个饿鬼，饿得受不了了。向你们要点吃的。你们只须多置办一些好吃的东西，以水代酒，祭奠祭奠，让鬼吃饱走了，你家就平安了。”

老农夫向别人家借了许多钱，又将狗杀死，办了一桌丰盛的菜肴，酒壶里装上水，毕恭毕敬地祭奠了一番，李元十分高兴，狼

吞虎咽，大吃大喝一顿，直到酒醉饭饱，还不甘心，又将桌上的菜肴全部带着，才神气活现地离开了农夫家。

从那以后，李元每次都向平常百姓家作怪，都获得很多的東西，以致到了利令智昏、贪得无厌的程度。这全是刘生教导的恶果。

于录方 搜集

流传于山东莒县

朱大嘴

在闽江上游，有一临江的村落，叫水头村。水头村有泼皮无赖一人，朱姓，无名，绰号“朱大嘴”。朱大嘴别无所长，能吃。一餐吃得下三斤线面、四斤粉干外加二斤炒白粿。吃完后，很轻松地拍拍肚皮，自夸“嘴大吃四方”乃是朱氏的福份，且不讳言五百年前与猪八戒是一家子。

因为能吃，朱大嘴三年前就吃跑了老婆，带着“大嘴”的崽儿改嫁邻村的豆腐坊主张老三。冲了这层关系，脸老皮厚的朱大嘴没少吃张老三坊里的豆腐渣。害得老实巴交的张老三直向村人叹晦气，说是因此少喂了两口大肥猪。朱大嘴的皮厚远近闻名。他的拿手好戏就是不请自到，撵都撵不走。每逢谁家有红白喜事，忙乱的人群里准少不了涎脸奴颜的朱大嘴。没准还事先饿了三天，少吃了九顿豆腐渣，就冲了今天的这一桌大鱼大肉来的。而且不论“红喜”还是“白喜”，你还真不好拉下脸来赶他走。“喜事”嘛，还怕贺喜的人多？不幸的是，就因为多了朱大嘴一人，主人必得多备下一桌酒席。因为不管朱大嘴坐到哪一桌上，这一桌的客人们准跑得精光。你说，跟朱大嘴坐在一块，能吃得到

什么?所以啊,水头村中的张黄李赵,没有一家不恨这个饕餮之徒的。

一天,村东头的赵大户新房上梁,设宴酬谢土地公公和一村老小。独独不欢迎朱大嘴。可朱大嘴依然是不请自到,一副嬉皮笑脸的死相,而且比谁还都到得早!赵大户脸上不悦,心里直叹晦气,十分不情愿赵家的百年大计要让这个无赖给搅了。遂萌发除掉朱大嘴的念头。经与亲家好友私下商议,不想竟是异口同声地表示赞同。可见这个贪吃鬼人人讨厌人人怕。赵大户于是决定在朱大嘴的座位底下安上机关,挖空楼板,摔死朱大嘴。为此,赵家特意将酒席摆在二楼举行。届时众人看赵大户掷杯为号,见机行事,撤掉椅子,摔朱大嘴下楼,死也让他做个饿死鬼,最后一顿饱餐也不饶给他。

当下设计完毕,众人恭请朱大嘴上楼入席。今日与往常不同的是,朱大嘴居然被请上了主宾席,而不是象以往那样叨光末座。这使朱大嘴受宠若惊,陪着笑四处作揖,口中“恭喜”不断,丝毫未曾察觉自己危机四伏,死到临头。开宴了,这边才上到第二道菜:“龙凤抢珠”,那边性急的赵大户已经迫不及待地将酒杯掷在了地上。于是同席者一拥而上,掀翻了朱大嘴屁股下的交椅。殊料失去交椅的朱大嘴安之若素,稳如泰山。但见他双膝微屈,弓马步呈坐姿状,照吃热气腾腾的“龙凤抢珠”不误,丝毫没有坠下楼去的意思。众人以手试之:楼板的窟窿已成,朱大嘴屁股下也并没有东西支撑,如何不坠?赵大户不禁心慌,忙差人下楼察看。下楼者不看则已,一看大惊,吓得和尚坐禅入定一般僵在那里,汗不敢出。赵大户见下楼者迟迟不肯露面,遂亲自下楼察看。真真是不看不知晓,一看吓人一大跳:但见大小群鬼黑压压一片,迭罗汉般护住大吃大喝的朱大嘴,不使之坠楼而亡。战战兢兢的赵大户斗胆发问:“敢问此是因何?”群鬼中有一嶙峋老鬼

趋前作答：

“只因朱大嘴食量过人，阴间众鬼亦骇之贪食，惟恐做成饿死鬼后吃穷我等，故阎罗王命吾强留朱大嘴在阳间，不使入曹府耳。”

施晓宇 搜集

流传于福建等地

饿 鬼

传说阴间有一个饿鬼，专门敲榨阳间活人的钱财。他有一个碗口大的圆圈儿。这玩意若是戴在人的头上，头便疼得要命。他趁此机会，变成人形，索要钱物，直弄得别人卖掉房子顶上的最后一片瓦。民间百姓，一提起饿鬼，谁不切齿痛恨。

有一天，伟民从外地做事回来，正好碰上了饿鬼。饿鬼见伟民身高马大，脸面丰满，恰巧那天他又穿件新布衫，便料他家富裕有钱，把个圈儿抛向他的头顶上。

那伟民顿觉头疼，便大步回到家来，却一声儿也不吭，咬着牙仍然做他的事。他老婆见他一天天瘦了，便问他是否有病，伟民笑笑说：“没病，过几天我还要外出做事赚钱哩。”

妻子问他去哪里，伟民伸出一个指头，神秘地说：“嘿，这次要去的地方可远呢，须得渡过一百条大河，爬过一百座大山，行程在一万里以上。”

饿鬼听着伟民这么一说，不由得心里暗暗焦急：一万里？那该有多远的路呀，若是真的找不到他了，我这宝贝不是白白送给他了么？

第二天，饿鬼只好变成一个算命先生，来到伟民家里，说伟

民身有邪气，非需花大钱驱鬼避邪治病不可。伟民拍桌而起，大声说：“哼，老子才不信呢，我伟民最近几天特别舒服，喷嚏都有打一个。”

“你不觉得头上有个东西箍得你发疼吗？”那饿鬼耐不住了，只好直言试探。

“头疼？”伟民哈哈大笑起来，“我从来就不知道头疼，去年一个大石头砸在我的头上，石头被撞得粉碎，可头皮半点儿也没伤着，什么箍儿圈儿的，一落到我的头上全都不起作用……”

那饿鬼一听这话，背心直冒冷汗。噢，这宝贝若真给他弄破了，我还去哪里弄饭呷呀。于是口中念念有词，急忙把那法宝收回去了。

算命先生一走，伟民的头便不疼了。伟民终于弄清了饿鬼的全部法术。

后来，伟民把这方法教给左邻右舍，教给前村后院，教给七朋八友，饿鬼施法无门，只好远远地逃走了。

彭解放 搜集
流传于湖南祁东

饿死鬼

很早的时候，阴间有个小鬼快托生了。判官催他快走，他说：“我不愿意托成人。因为那一辈子成天挨饿，一直饿死。这一辈子又叫我托成人，我可是不去了。要是叫我托成猪，光吃不干上大膘，多美呀。”判官一听，就使他托成猪了。

眨眼十来个月过去了，猪被宰杀了。饿死鬼又找着判官说，

“不中啊，我想着托成个猪怪得劲，谁知猪吃的是糠，住的是脏窝；活了八九个月就杀了，光受罪，您再给我换一样托成吧。”判官说：“阴间就人最主贵，你还是托成个人吧。”饿死鬼说：“托成人要是再饿死咋办？”判官说：“没事儿，这回我叫财神爷跟着你。”

饿死鬼托成了一个富贵人家的独生子，父母对他爱如掌上明珠，啥事都依着他，从小到大啥也不做，专跟一些二流子学着吃、喝、嫖、赌。他父亲是靠做小生意，省吃俭用积攒点钱买的田地。看着这孩子是败家子不争气，日子也没盼头儿，一气之下上吊死了。

他父亲一死，他看着这几百亩田地，几十间楼房，心里可美啦。对伙计们说：“有这么大家业，我可不会象俺爹那样，让你们累得不象样。”他卖了田地，把伙计一个二个都撵走了，后来又卖了房子。见天花那几个死钱可快，没几年他就成了要饭花子。

开始他还能要来饭，因为人们都看他爹的面子。后来，他连饭也要不来了，饥一顿，饱一顿的连拉着。他老是念叨：“财神爷呀，财神爷，你上哪儿去了，咋不管我咧？”这一天，两顿都没要来饭，挨黑儿碰见一个狗噙个馍在跑，他打掉吃了，心里怪得劲。夜里做了个梦，梦见财神爷来周济他哩。白天他也不要饭了，等财神爷哩，一直等了十来天，硬饿死了。

他又找着判官，生气地说：“你不是说叫财神爷跟着我吗？”判官冷笑着说：“是呀，他不是见天跟着你吗？”“那为啥会叫饿死我咧？不中，我找财神爷去。”谁知财神爷就在他背后等着哩，哈哈笑着说：“我成天跟着你，你家收庄稼了，我叫你多打粮食，你家盖楼房了，我能叫你砖瓦多些，木料粗些，后来你啥活也不干，田地，房屋都卖了，叫我从哪儿给你添东西呀！”

饿死鬼听了这话，顿时哑口无言，再也不提重新投胎的事了。

佚名 搜集
流传于河南社旗

鬼怕正直人

淇洪村在鹤壁中心大胡东八里处，相传明朝朱元璋当皇帝的时候，村子里有个申四驴，他在村东头阎王庙后经营了个杂货铺，铺子里有日用百货，烟酒糖果，油盐酱醋，买卖很兴隆，申四驴的日子过得挺顺心，每天晚上都要喝上几盅酒。

有天晚上，一个馋鬼闻到了酒香，来到了他的杂货铺。申四驴看到鬼大吃一惊，急喊道：“打鬼，打鬼！”那馋鬼一笑说道：“你打我干啥，你早起晚睡，苦心经营，还不是为了赚几个钱，我会让你赚钱的！”一提到赚钱，申四驴也就鬼迷心窍了，他让座斟酒，对鬼格外亲热。馋鬼也不客气，申四驴斟一杯，馋鬼喝一杯，水酒亲近了人和鬼。申四驴问馋鬼：“你叫我咋赚钱？”那鬼一笑说：“这个不能告你说，反正能叫你赚钱，不过你得答应我一条，每天晚上得让我喝个痛快。”申四驴听别人说鬼能害人，也能给人好处，就果断地说：“只要能让我赚钱，你说啥我都答应。”

就从那天起，馋鬼每天晚上都到杂货铺吃酒，申四驴算了一笔帐，和馋鬼混到一起后，铺子果然盈利不少。不过，村子里的群众都说他不象以前那样公平了，卖出的货不够数，有的人还把买回的东西重新拿回铺里称量，奇怪的是找到铺子里的买主称称量量都够数，一出铺子就不够数，群众都说出了鬼，但淇洪村

就这么一个杂货铺，村子离别村又远，点的灯油，吃的盐醋，用的针线，抽包烟，喝碗酒，也犯不着到外村去买，时间一长，申四驴富了，但名声也臭了。后来他问这个馋鬼是如何让他盈利的，馋鬼说：“我能使尺子变长变短，能使秤砣变重变轻，能使东西变多变少，你只要听我的，就一定会盈利。”申四驴听馋鬼这么一说，觉得这样做太坏良心，但想到自己能赚钱，也就不管那么多了。

一年正月十五的晚上，馋鬼照旧来到申四驴家喝酒，他问申四驴：“河南花灯数开封，你想到开封看花灯吗？”申四驴笑笑说：“那里的花灯再好，远隔几百里，看不到啊！”馋鬼说：“咱是朋友，我能叫你今晚看到花灯！”

申四驴按照馋鬼的要求，闭上眼，拉住馋鬼的衣襟，飘飘荡荡，转转悠悠就到了开封。申四驴急着要看花灯，馋鬼却说：“还早着呢，咱吃点喝点再看灯不晚。”这时申四驴朦朦胧胧看到一个饭馆子，馆子里坐满了人，吃饭的、喝酒的好不热闹。他正想和馋鬼同吃同喝，可伸手向口袋一摸，不好了，忘了带钱。他从实告诉了馋鬼，馋鬼埋怨道：“没带钱咱咋吃上酒肉呢？”申四驴听说过鬼能变大变小，变美变丑，还能隐起身子，让人看不见摸不到，就说：“凭着你的本事还缺酒肉吃？你去偷几个钱，或者把馆子里的酒肉偷来咱不就能吃了。”馋鬼东张西望，最后摇摇头说：“不行，这些人都是正直人，我不敢走近他们。我接近的人都是一些立不正，站不直，喜欢歪风邪气的人，堂堂正正的人我一见就害怕。”申四驴一听恍然大悟，知道鬼怕正直人，他想：馋鬼所以能长期和自己混在一起，就是因为自己不正直。贪便宜，想赚钱，坑害街坊邻居，长期发展下去，还咋做人呢？不行，不行，回头是岸。这时，他对鬼说：“今后我要改邪归正，当个正直人，再不和你这个馋鬼混……”申四驴没把话说完，馋鬼突然不见了。

申四驴一看，自己正骑在一个饭馆子的大梁上，如果摔下去，准会摔坏，他心里直发慌，急忙大叫：“救命啊，救命啊！”

申四驴得救了，他把实情讲给了救他的人，后来人们都知道邪不压正，鬼怕正直人。

李发富 搜集
流传于河南等地

讨债鬼

讨债鬼与还债鬼

商人张甲，长年在外经商。这一年，他妻子有喜了，他算了算，快到生产日子了，就赶忙回家。

这一日，张甲走到天黑，看看快要到家路过一座小桥时，只听桥下有咕咕啾啾的说话声。张甲感到奇怪：有谁能在这个地方这个时候商量事情呢？这么想着，他就放轻脚步，悄悄地向有声音的地方摸去。

说话的是二个要去投胎的小鬼，只听一个鬼对另一个鬼说：“老兄，我们去投胎的二家都是富户。他家生下我们都是独崽，肯定会疼爱的，到了六、七岁又会送我们读书。尤其我要去的张甲家，他婆娘想崽想得差点发疯，好好享几年福。到十二岁讨满了债，我们就回。”两个鬼说完“喔——”的一声就无影无踪了。

张甲听完，待鬼走后，迅速回到了家，老婆果然在他进门前不多久生了一个崽。

孩子生下后，张甲非常苛刻，最不疼孩子，小时哭就随他哭，稍大一些后吃不给吃饱，穿不给穿暖，而且动不动就打骂。老婆气得经常与他吵架，张甲总是不作声。

看看长到五、六岁，该读书的年龄了。老婆看见别人的孩子上学，也就与丈夫商量，谁知丈夫说：“读甚么书哟，祖祖辈辈几代都是干活的，这一辈哪能读书犯上，还是让他放牛吧！”

真的到了第二日，张甲就把几头牛牵来叫孩子放，一日三，三日九，孩子风里雨里做活，但吃的是人家不吃的，穿的是家里穿破的，真如奴隶一般，快到十二岁了还没穿过一件新衣。

这一日张甲婆娘对张甲说：“狠心人哪，孩子快十二岁了，有穿一件新衣，你看他肉露在外面，做一件新衣给他吧！”张甲想想就答应了。

转眼就到了十二岁生日，张甲买了一件便宜的白大布褂给了孩子，看看过了下午天将黑时，张甲早早就来到十二年前的小桥下躲了起来。

天渐渐黑了下来，只听喔——喔——两声鬼叫，两个小鬼从两个不同方向来到桥下，张甲看去，一个怒容满面，一个喜气洋洋。只见那怒容满面的小鬼问同伙：“老兄，你讨债讨得怎么样哩？”

那喜气洋洋的小鬼得意地说：“好得很呐，正如你老弟先前所说，我投胎那家是富户，一生下来就当宝贝一般，放在口里怕化了，抓在手里怕碎了，吃香的，穿好的，到了六岁就读书，着实享了几年福，到了今日我就来了，他们如今都在呼天唤地地哭哩。”说完，问道：“你老弟此行怎么样？”

只听那怒容满面的鬼愤道：“我碰见了他娘的对头，投的倒是富家，但一生下来，张甲这老崽就不喜欢我，吃不饱，穿不暖，真是猪狗不如，到了六岁，不但不送我读书，那狗日的反而要我放牛，日里、夜里、风里、雨里，整日不得闲，说去讨债享几年福，还不如说是去还债受几年罪，长到十二岁有穿过一件新衣。倒是那贼婆娘好些，要老狗买件新衣给我，那老狗就买了一件便

宜的白大布褂给我，看，就这身上的，我真是倒了八辈子霉，要我再到老狗家去，就是给我个银人我也不肯要。”

躲在旁边的张甲听见那鬼口口声声地“老崽老狗”地骂，心头火冒，奔了出来，“嗨”地一声大叫，二小鬼吓得仓惶而逃了。

张甲满肚子窝火回到家，果然儿子死了，妻子还在一个劲地哭嚎。张甲气愤地告诉了妻子一切，妻子一听也不哭了。

开 明 搜集

流传于湖北通山

还 债

从前，有一个商人外出做生意，赚了钱返回家。在路上，由于天气热，赶路又勤，商人满身是汗，就在路旁的河里洗澡。正当他脱下衣裤下水擦洗身子时，有一个妇女提着水桶来河里提水。商人见是女人，便沉水游到不能看见她的地方。那妇女也看见了这个商人，她见一个男人在洗澡，不好意思来，便空着桶返身回去，巧得很，那妇女刚回家，村上一个穷汉癞痢头就牵着牛到河里放牛水。他看见商人的金子落在袋外，又见四下无人，便起贪心，赶忙把它拿走了。

再说，那商人洗好澡又等了一会儿，估计那女人走了，才回到衣服旁，穿好衣服，他想起自己衣服袋里的金子，用手一摸，没了。他想只这么一会儿，不会再有别人来，肯定是让那女人拿走了，便连忙跑向村里。一进村，商人就看见那个女人，便一把揪着她，嚷着要她把金子还来。那女人被揪得莫明其妙，又听他说要她还金子，就和他吵了起来。最后两人吵着、闹着要进县衙门评理。当他们走到洗澡处时，两人由动口到动手，互相拉扯着。

忽儿那女人被商人一推，往后便倒，慌乱中，女人扯到了商人的衣裳，商人没有防备，被女人一拉，和女人一起掉进水中。水并不深，但两人落水之后，便再也没爬起来。当旁人把他们打捞上来时，已是两具冰冷的尸体。

商人和女人没能在阳间县衙打官司，来到阴间，又吵着到阎王殿去评理。阎王老爷听了两人的诉述，又查看了两人的生死册。便立起案来：商人、女人前世为夫妻，在洗澡处开一小住店，两人品行不正，暗杀客人癩痢头，强占了他的金子。商人、女人今世还债，阳数已尽，理所当然。癩痢头今世得金得福，并无过错。今世三人债已还清，下世三人无缘。

方凤子 搜集

流传于浙江开化

杨其良

清朝乾隆年间，云南举子杨其良上京去赶考，头一场试就考得牛头不对马嘴，方知自己才识有限，求官无望了。回到旅店中，他就吩咐书童杨香收拾行李回家转，第二场试也不考了。小杨香只图多在北京逛几天，好话说尽几兜箩，总算把小主子留了下来，生拉硬扯地硬把他推进了考场。

不料，第二场的考题发下来，杨其良一看更是莫明其妙，简直不晓得该如何下笔。他急得冷汗直冒心打慌，想弃考又脱不了身，交白卷又怕犯皇规，只能手提笔杆似扯疯，两眼翻白数楼楞，半死不活先受罪……

“好个臭举子，如此眼高手低！”

杨其良闻声吃了一惊，正眼一望更吓掉魂：一个金冠皇袍的人

站在面前——乾隆皇帝来了！

他一个翻身跪倒在地，结结巴巴连声呼：“万岁……恕罪……举子该死……”

“尔是何方举子？”

“在下是云南省……潞江府……路南州人氏，才疏学浅……斗胆应试……不解题意难落笔……求万岁恩准退场免考……放草民回家去吧……”

乾隆皇帝本是闲来无事，破例进考场来转转，不料撞上了杨其良。听了他这番话，乾隆眼睛一亮笑起来，还拍拍他的脑袋说道：“云南远在万里之外，尔不惧千辛万苦来会试，虽说才学不足取，忠心实可佳！你甬考了，朕赐你进士吧！”

“谢主龙恩……”

就这样，杨其良中了个“御封进士”，比正牌的进士还荣耀。吏部又委他做河南省长葛县知县，印信马上颁发下来，主仆二人就欢天喜地出京上任去了。

杨其良来到长葛，倒也算得为官清正，深得民心。他还不忘寡母弱妻对自己的辛勤照料，特命杨香回乡把她婆媳接来同享富贵。

一天傍晚，杨其良独座花厅纳凉，朦胧间忽见厅外花丛中枝摇影动，跑出一群筷子般高的裸体小人，围着那花丛嬉戏玩耍。他惊得叫了一声，小人顷刻不见了。他心疑花丛中有异物，马上叫杨香来把花树连根刨开，结果挖出六只大瓷花瓶，再打开泥封的瓶口一看：全是白花花的银元宝！

“老爷！您当清官有好报，不爱银子天送来，这回我们发大财了！”杨香乐得手舞足蹈大嚷起来。

“禁声！这银子既然埋在衙内，定是哪位前任在危急时刻藏下的库数，我杨某岂敢染指私吞？你且照原样埋好，不可内外张

杨，待本官暗自查明来龙去脉，再全数掘出缴公！”说完，杨其良不再多看一眼便扬长而去了。

小杨香深悔自己有过贪财之念，果然老老实实把银瓶子照旧埋了，事后一直守口如瓶。

几天以后，老夫人身体欠安，杨其良问知是她思乡心切而得病，急忙把杨香招来，打发他护送老夫人回滇。

杨香送老夫人回到家，又伺候她一年多。才算治好了她的病。老夫人惦记儿子在外没有可靠的帮手，又打发杨香回长葛。

小杨香跋山涉水第三次来到长葛县，只见县衙里张灯结彩大宴宾客好热闹。他急忙向衙役打听，才知是老爷三年任满要离任了。他高兴得急忙去给老爷、夫人道喜，接着就钻进厨房指挥排宴，一直忙到深夜还不歇息。后来是老爷亲自来厨房给他敬酒，他才喝个烂醉被人送进卧房睡下了。

不料，次日清早有个衙役上茅房大便，突然发现小杨香淹死在茅坑里了。杨其良闻讯大哭而至，推测他是带醉上厕所，溺死在坑中，并马上安排了隆重的装殓仪式。几天后，新官来上任，旧官交清手续，就带着家眷，抚着杨香的灵柩回乡了。

杨其良回到路南州，厚葬了小杨香，然后就广买田地，建造新居，过着富裕悠闲的好日子。只是娶妻五年不生儿，成了他的大憾事。不料，他真是吉人自有天相，回乡的次年夫人就怀孕了，乐得他天天盘算何日抱儿子。

临产那天，他被夫人的叫唤声吵得无奈，干脆避到堂屋里静坐默念经。忽然，一阵阴风吹开门，只见小杨香急匆匆闯进堂屋，跪在地上叫声“老爷，我回来了”，爬起来就往后房跑。

杨其良吓得冷汗直淌，心想：杨香被我推进茅坑淹死，殓入棺后又被我偷尸埋在花丛下，再用棺材装了银子运回来，腾了银子才葬了个空棺材，如今他怎么又活跳跳地跑回来了？难道

他……

“恭喜老爷，夫人生少爷了！”

丫头的报喜声惊醒了杨其良。他沉思片刻，长叹一声：“都怪我一念之差，铸成大错，讨债鬼投胎来了啊！”

果然，这个叫杨德光的少爷长大后，吃喝嫖赌无所不为，成了路南城中头号浪子。老子死后不到三年，他就把万贯家财挥霍光，落到穷极无奈时，竟把爹娘的墓碑石和红漆棺材都刨出来卖掉了。

金 玠 搜集

流传于云南路南

讨 债 鬼

江吕从三十里远的家乡赶到一所古庙里看他死去的儿子小宝，竟惊得目瞪口呆。

只见两位老人把鬼送出门后，转入庙里来，匆匆地点上小油灯，到楼上把江吕喊下来，三人再进房内看时，只见桌椅、用具一片混乱，看那蚊帐已是千疮百孔，拉开蚊帐又见到：床上被子也是千疮百孔，被子里草把人已被戳得破破烂烂。一位老人对江吕说道：“你都知道了吧？”江吕说道：“我从楼缝里看得明明白白，你们与我儿子的对话我也听得一清二楚，吓得我浑身是汗。”一个老人用手摸了摸他的身上，果然汗流浹背。一个老人又问道：“你是否亏待过他？”江吕紧接着道：“我平时一点都没有亏待过他，他是我家的独生子，家里虽穷些，好的还是他享用得多。”

的确，江吕说得一点不假，小宝是个独生子，全家只有三口人，母亲除农忙外就是做家务，家庭生活很贫穷，父亲是家里的

主事人，家有一匹花白马，是生活的主要帮手，江吕农闲时常靠这匹马来做点小本生意。要不，地处于半山区，搞个其他什么的仍成不了大气，只能维持现状。江吕还有个坏习惯，做小生意时免不了有点心黑，家庭虽这样，但两口子对小宝很疼爱，小宝从小是个淘气鬼，但家里为他却操劳不少，从来没有得罪过他，他要什么都尽量满足。

就在六岁这年，有一日，小宝得了重病，只说不想吃东西，即使吃了，也不多。江吕从村里请来乡医给他看病，看了后仍不见效。过了几天，小儿子对父亲说：“爹爹，我最想吃马肉，你把我家的那匹花白马杀了，我吃了马肉，病就会好了。”父亲心想：花白马是我家帮助生活的唯一支柱，要杀了它，往后的生活怎么办呢？要是其他猪肉羊肉的倒还好找，可马肉满街毫无踪影，这如何是好？父亲思量了一会儿，对小儿子说道：“马肉不好吃，它不能治病，倒是羊肉跟狗肉在一起煮熟后吃了能治百病，我明日到街上去买点来煮给你吃好吗？”其实，父亲这么说，是想骗一下小儿子，想把时间往后拖一点，好借点钱领着他再到其他地方去看看。父亲对小儿子说了一阵，小儿子还是不顺从，老是跟父亲讲一定要吃家里的马肉才行，父亲还是舍不得，于是第二天一早，又到外地去找来另一个乡医给他看病，找来的医生仍找不出病根，觉得他的病有点奇怪，数日后，家里又给他烧香求神，送送那地搞了一番，但都无效。小儿子病情一天天地恶化，做父母的心里也难过，夫妻俩被弄得不知所措，后来父亲同妻子商量了一下，咬咬牙还是把马杀了，好给小儿子治病，小儿子听说要杀花白马，立即又精神起来了。

于是，江吕请来几个邻居一齐把大花白马杀了，然后便拿些肉进行加工，可还没等马肉煮熟，去房内找儿子时，竟发现他已死在床上了。

不久，江吕得知离这里三十里远的一处叫花山的山顶上有一所古庙，里面有两个老人，老人神通广大，能使活人与死者见面交谈。江吕很挂念死去的儿子，想见一见他，于是就直奔花山而来，进庙门后，江吕把来意告诉了两位老人，并给了些财物作酬谢。二老见江吕思儿心切，就答应让这位可怜的穷人见儿子一面。他们叮嘱江吕说：“你可不要急不可耐地去见他，你得提防着点。”江吕不解地问道：“死者是我的独生子，平时我都好心得他，难道他还伤害我不成？”一个老人说道：“这就难说了，有些来看死者的竟出了意外，吃了死者的亏，甚至有的被活活地弄死了，你最好还是提防着点。”江吕听了二老的安排，躲在一个小楼上，楼板上留了一条小缝，让他通过缝隙朝下看，并让他见到任何情况都不要发出响声来，不能点灯。之后，二老就着手工作了。他们绑了一个草把人，用破皮包扎好，放在床上，将枕头垫好，用被子盖严，看上去很自然，象是一个人在捂着头睡觉，然后把蚊帐放下遮好，摆好其他用具后，关上了房门。到了深夜，两位老人又是敲又是哼，又是烧香又是磕头，约摸一个时辰，江吕的儿子来了：从庙门望去，森林丛中的小路上，一个浑身黑色的人，面部朦胧，骑着一匹大花白马疾奔而来，到了庙门口，下马后，跟两位老人打了招呼，自我介绍道：“我是小宝，江吕的儿子。”进了庙，他问道：“我父亲在哪儿？”一个老人道：“他刚从家里赶来，路途遥远有些疲劳，已在房内入睡，恐睡得正香，睡前，他对我们说：‘今天太累劳，休息算了，待明晚见他，看看可好，以便放心得下。’我们今晚请你到这儿是要先通知你一下，以便明晚好与父亲交谈。但不知你可时常挂着他。”这鬼听了一阵叙述后，勃然大怒，说道：“哼，他前一世在我头上做得太狠毒了。那时候他当强盗，他四十八岁那年，我是十八岁的大姑娘，那一天，我准备送点草药去姨妈家给姨妈看病，要走过一段山路，就在山路途

中，突遇这强盗，他没有抢到东西不肯罢休，就强奸了我，我觉得没脸见人，破身之后活着也是遭人唾骂，倒还不如死了痛快。一气之下，就跳河了。到了阴间，本来我还不到转世期，但我到阎王那里告了一状，阎王经过一番查审，认为我确实受害，并告诉了我作案者，于是同意让我到人间去一段时间向他讨债，然后速返阴间。我到人间后，没料到 he 已一贫如洗，哪里还有什么东西可讨。后来，只得讨了他的马来抵债。虽不能抵消，却也出了口气。”接着死者又说道：“哼，我才不想他呢，他既然来了，我得给他点厉害瞧瞧。”说罢，抽出身上的长刀直往房内冲去。两位老人正捏着两把汗，只听得房内一阵刀戳声，其它东西搞得哗啦一阵破响，过了一会，鬼出来后对二老说道：“让他死了算，好让我过得痛快。”说完告别了二老，走出门，骑上花白马，又回阴间去了。

见鬼走了，江吕立即跑出来对二老道：“我得知今晚之事，才知道自己的过错，真是太谢谢二老了。我前世太作恶了，该得报应。他只讨回我的一匹马，虽然家里损失较大，但还算我有幸，这次又亏得二老的好意，否则我是死无葬身之地。看来今后应该消恶积善，我回家后，一定要多做好事，外出做生意时，也不敢再黑心了。”

江吕果然说话算数，回家后把所见所闻一五一十地告诉妻子，妻子听了也认为从今日起，应当消恶积善助人为乐。于是，慢慢地与江吕说话的人多起来了，生活也顺利了。

李玉华、宋杓 搜集

流传于云南晋宁

酒鬼

鬼 友

从前有位教书先生，嗜酒如命，每天都断不了酒。这天他睡到半夜，忽然听到房子里酒瓶子在响，可是，等他点上灯看时瓶里的酒已经没有了，就这样一连几天，他一点蛛丝马迹也没找到，弄得他一筹莫展，经过苦思冥想，他终于想出了个好办法。

这天傍晚，他把瓶子都装满，用盛粮食的斗把灯一罩，就上床睡觉了。到了半夜，他听瓶子一响，立即把斗拿掉，屋里顿时明亮了，他发现一个“人”正拿着瓶子喝酒。于是，他轻声问道：“你是哪里人氏？为什么深更半夜到此偷酒？”那人听后哭丧着脸说：“我是个鬼，生前非常喜爱喝酒，因为在阴间喝不到就只好半夜里来偷，你放了我吧，从此我再也不敢来了。”先生听后笑着说：“原来咱们还是酒友呢，既然你也爱喝酒，那你就每天来我这，咱俩一起痛饮，怎么样？”“我一定不再来了，放了我吧！”“唉，不必客气，天快明了，你把这瓶酒喝下走吧。”鬼见先生诚心诚意，就把酒喝下，答应再来，向先生磕头一拜，转眼便消失了。

从此，每到半夜，鬼总是准时来到，两个一起饮酒畅谈，时间一长就更熟了，偶尔还开些玩笑，后来又结拜为异姓兄弟，教书

先生比鬼大两岁为兄，鬼为弟。

有一天夜里鬼说：“大哥，我马上就要高升了。要到天王庙里去做神，但在上任之前必须找个替身。”“你打算找谁呢？”教书先生问。“我已经找好了，在六月十五那天上午，有一个年轻妇女抱着一个小孩走到村西头的桥上，正好小孩屙她一手屎，她要下河去洗手，到那时我要把她推下河去做我的替身。”先生似乎充耳不闻，默不作声。

到了六月十四那天，先生对他的学生说：“明天上午咱们不上课了，我交给你们一个任务，你们在村西头桥上玩，看到一个抱小孩的妇女要下河洗手时，你们一定要把她拉住，不让她下河洗手，否则她就会被淹死。”学生们不知其中的原因，听说有人命事，所以都格外小心。

十五这日，天空分外晴朗，村西头的桥上一群小孩在追逐嬉戏，大概十一点多钟的时候果然来了一位抱小孩的年轻妇女，走到桥中心小孩恰好屙她一手屎，她连忙把小孩往地上一放，就要下河洗手，这时一群小孩跟她拉拉扯扯，任凭她怎样挣也挣不脱，她一气之下抓把土在手上一搓，抱起小孩走了。

到了夜里，鬼对先生说：“大哥，你怎么坏我的事？”先生看看他慢条斯理地说道：“你把那妇女淹死，她抱那小孩怎么办？再说她这一家不就家破人亡了吗？”鬼自知理亏，不吭声了。过了一会儿，他忽然说道：“七月初一上午，村东头有姑嫂二人走亲戚，由于天气炎热，她们要到池塘边洗脸，到那时我把她们其中的一个推下水去做我的替身。”先生听后还是默不作声。

日月如梭，转眼到了七月初一，天一亮，先生就对他的学生如此这般地交代了一番，学生们都高高兴兴地走了，到了上午，果然有两位女子走到塘边，热得汗流浹背要到塘内洗脸，她们来到塘边一看，池水发黑而且还散发着一股坑泥的臭气，心想还不

如不洗呢，于是转身走了，原来这是老师安排好的，让孩子们在塘内追打嬉闹，把池水搅浑了。

夜里，鬼又埋怨说：“大哥，你怎么老和我唱对台戏呀。”“老弟，”先生不无感慨地说：“她俩同行若淹死小姑，那么嫂嫂能担起这责任吗？若淹死嫂嫂，小姑更担不起责任。况且她嫂嫂的娘家也不会罢休，这样事情不就闹大了吗？”鬼听后点点头。先生接着问道：“难道就没有别的办法吗？”“有是有，只是我已无亲无故没人给我办。”“你说说什么办法，只要我能办到的一定尽力。”“唉，其实不难，用纸扎一个人在初一或十五烧掉就行了。”“唉呀，你怎么不早说呢，差点闯了大祸，这件事包在我身上，到七月十五我给你扎个替身烧了，你千万不要找替身了。”“好，如果大哥能办到，小弟没齿不忘。”说着就要给先生磕头，先生忙把他扶起说：“不要客气，不要客气。”

到了七月十五，先生果然扎好了一个纸人，穿红挂绿，远看还真象个人呢，先生把它点着，嘴里默念道：“灵魂上西天，灵魂上西天。”直到烧尽才满意地回家，到了晚上，人脚刚定，鬼就来了，鬼一进门就说：“大哥，谢谢你啦，明天我就能上任了。”先生忙向他祝贺，随即又摆上酒菜。真是酒逢知己千杯少，两人一直谈到鸡叫告别。临走时两人拜了又拜，“此时一别不知何时才能相见，”鬼伤心地说：“其实，我真不愿离开大哥，可我也不能做一辈子鬼呀，大哥今后如果有事请去天王庙找我。”说罢二人洒泪而别。

一晃二年过去了，到了第三年，天气大旱，庄稼颗粒无收，老百姓到处逃荒要饭，财主更是趁火打劫，搜刮民财，因此学生无法上课，先生也是整天揭不开锅。这天他忽然想起了天王庙里的朋友。于是他一路讨饭来到天王庙，刚烧上香就听身后喊道：“大哥，你好辛苦呀。”先生忙转身，刚想说明来意，鬼就打断他的

话说道：“事情我已经听说了，你先到后边吃点饭我和你一起回家乡。”先生和他来到后院见桌上已摆满酒菜，也不客气，就自斟自饮起来，酒足饭饱之后，先生说道：“小弟，赶快动身吧，家乡的人都还饿着肚子呢。”“好，我来背着你，咱们立即就走。”出了庙门，鬼对先生说：“大哥，你得闭上眼睛啊。”“好，走吧。”先生就听身旁风声呼呼，不大一会儿，鬼说：“大哥，睁开眼吧。”先生一看，已经来到自家门前，心想恁快。

进屋后鬼对先生如此这般地交待了一番，先生就来到村中高喊：“乡亲们，都准备好口袋，跟我到财主家抢粮去呀。”一连喊了几遍，大多数人不敢去，只有一部分胆大的拿着口袋跟在先生后边，他们认为不抢也是饿死，干脆豁出去算了，先生领着这部分人来到财主家，财主听说要抢他家的粮食，就指使打手拿着木棍守在门前，个个张牙舞爪。先生走上前去，打手们举棍刚要打，先生说声：“定。”只这一个字，那些打手连财主立即站在原地动弹不得。先生走近仓前指着锁说：“开”，锁便自动地打开了，先生连忙招呼乡亲们过来装粮食，有些看着打手们举着木棒还有些害怕，先生忙说：“快过来，他们动不了啦。”于是，人们一拥而入，个个把口袋装得满满的，打手和财主看着干瞪眼就是不能动。一些胆小的看到人家抢了没事，也拿着布袋来抢，一时间，整个大院象赶会一样热闹，家家抢到的粮食足够度过这一年的，最后，先生看看抢粮的都走了，就对打手和财主说：“对不起，你们进屋吧。”刚说完，打手们又能动弹了，他们立即举棒又要打先生，先生说道：“再定。”果然打手又不能动了。先生接着说：“你们今后若再欺骗人，抢占乡民的财产我就让你们站定一辈子，好了，回屋吧。”说完先生扬长而去，这回打手们可不敢轻举妄动了，只好眼睁睁地看着先生离去。

回到家先生衷心感谢鬼的暗中相助，二人又叙了些别后之

情，鬼就起身告辞，先生尽力挽留，鬼说：“大哥不知，我还要到别的地方，那里也有受苦的百姓。”先生听后觉得不好强留，二人又一次洒泪而别。

自从乡亲们又有了粮食，学生们又回到了学堂，财主和打手们知道先生会法术，所以再也不敢在乡里横行霸道，鱼肉百姓了。

欧阳玉东 搜集

流传于河南沈邱

酒 鬼

清朝初期，绍兴柯桥王大兴以贩卖布匹为生，待人诚恳豪爽，喜欢喝白酒，每饮必醉，不论到哪做生意，在行李中，必携带白酒作伴。

有一次，他长途跋涉到江西去，路过江山县，觉得人很疲劳，天色又晚，就在一座古庙里借宿。这是个夏天的月夜，没有一丝凉风，王大兴闷热难当，正在院中独酌，一抬头，忽见一位面目清瘦，有些胡须的客人推开庙门，蹒跚而来。他连忙起身招呼，客人也不推让，就坐下来与他对饮。席间，王大兴问客人从何来？客人笑而不答，不发一言，饮毕，只道声谢，便匆匆离去。第二天，客人又来，还是这样。三日后，那客人突然放下酒杯，对王大兴说：“我不是人，而是你的同乡——酒鬼啊。你不要怕，我决不会害你。三年前，我也曾住宿在这里，因为饮酒过度而丧生，枯骨尚埋于庙前的大樟树下。日前闻到酒的香味，前来叨扰，而你对我有这等的宽宏、有礼，真是个好人。如今烦你回乡时去长塘杜某家一趟，告诉我老妻，在屋后竹园中间藏有小坛金

银，可为她母子谋生或做点好事。待孩子长大，能来此收拾残骨，归葬于祖坟之侧，我的心愿已满足了。另外，床下埋有两坛陈年酒，赠与你略表谢意。我妻是个贤惠的妇女，不会计较这区区之物的。又有一言劝君，莫再饮过量之酒！”说完，酒鬼一拱手，隐没不见。

此后，王大兴把一切告诉了他妻子，夫妻俩当下招集邻居，用锄头挖掘，果然是那样，目睹者无不称奇。

阮先羽 搜集

流传于浙江上虞

鬼 令

孙乙是县里的一个“书客人”，就是贩卖书籍文具的行贩。每天背一个青布大褡裢，里面装满四书五经、千家诗、百家姓之类，再提上一篮子纸墨笔砚，走四乡，串学堂，去满足那些读“子曰诗云”的人的需要。因为干的是这样的行当，孙乙也识得不少字，认得许多举人，秀才。

那一天，他到东乡去卖书，多走了几家私塾，时间耽误了，起程回家已近黄昏。刚进月初，天上没有月亮，仗着满天繁星的光亮急急赶路。半路上，忽然闷热起来，乌云越积越厚，星斗隐入高空，黑暗笼罩着田野，连路面高低都难以分辨了。孙乙的褡裢很沉重，高一脚低一脚地前进，累了个满身大汗。他想，看样子要变天了。要是倒下一场雨来，他的书将被打成纸浆，得找个地方躲避才行。虽然是伸手不见五指，幸而孙乙熟悉路，定神看看方向，记得往西不远处有一座久已荒废了的古庙。他拿定主意，到那古庙去歇息，躲一躲即将来临的

暴雨。

这时，一道耀眼的闪电划破了漆黑的夜空，闷雷阵阵在翻飞的云层里滚动，孙乙加快脚步，匆匆向前朝那古庙屋影赶去，跑进坍塌了的三世如来大殿，才松了一口气。

古庙里悄无声息，孙乙走惯乡村，倒并不害怕。他放下篮子，解下褡裢，干脆连外衣都脱掉。在佛座后面找到一块干净、通风的地方，坐下来歇息。

过了一顿饭的时间，雷声停了，破窗格里渐渐亮起来。孙乙站起来往窗外一望，乌云散了，星星又居高临下地向着他眨眼，原来，一场暴雨没落下来，现在云破天晴了。

孙乙想，天还是那么热，算时间已将近二更，反正衣服都脱了，就在这古庙里宿一晚，待明朝鸡叫再回城吧。

他把吃饭本钱——那些书籍文具安顿好，拿外衣卷成一个枕头，就地躺下，眼一闭，心一静，慢慢地入睡了。

迷糊中，忽然听见前面有一阵笑语声，孙乙翻身起来，站在佛座后面探头一望，外面走进五个人来，借助依稀星光，分辨得出他们都是儒衣儒冠，读书人打扮。前面四个，或胖或瘦，都很陌生，最后一个，孙乙觉得面熟，想一想记得是本县的教谕展老爷。教谕是掌管一县秀才、童生的长官，怎么会半夜三更到这古庙里来呢？跟教谕一道来的人，大概不是官就是绅，孙乙不敢出去相见，便悄悄地躲在后面偷看。

那一伙人手里还各自携带着酒瓶酒杯，盘儿碟儿等等，进入大殿，就地团团坐下，你请我请，喝起酒来。孙乙虽然在上路前吃过晚饭，此刻已有点饿了，看大家又吃又喝，不禁馋得直咽唾沫。

这些专程赶到乡村破庙来喝酒的雅人文士，三杯下肚，兴趣都浓起来了，笑语喧哗，说一些“之乎者也”叫人听不懂的话儿。

一会儿，面向里坐的一个瘦子用筷子敲着酒杯说：“诸位，诸位，寡酒无聊，咱们来行个酒令，怎么样？”

“好！好！来个什么酒令呢？三兄，就由你当令主，你发号施令吧！”其他一些人都拍着手赞成。

瘦脸抹抹唇上的髭须，说：

“行，请大家听我出令，第一句要说一个不透风的字，第二第三句把这个字的内部笔划推移到上面去，第四句，说出笔划移动后的另一个字，就算完了令，赢得一杯。——谁要说不出，罚酒一大碗。”

展老爷听了，抢着先喝了一盅，说：“这个酒令太古怪，疙里疙瘩的，三兄，你先来个样子，说给大家听听。”

“好！我先说。”瘦脸又抹抹髭须，从容地说：“‘田’字不透风，‘十’字在当中，‘十’字推上去，‘古’字赢一盅。”

大家想了一想，都鼓掌叫好，只有展老爷摇摇头说：“太噜苏，太噜苏，”他又要伸手去拿酒杯，坐在他旁边的胖子按住了他的手说：“不行，展兄，要喝，得先行令。”

“这……我还没想妥，你先来，你先来。”

胖子晃着脑袋说：“那就请听我的——‘回’字不透风，‘口’字在当中，‘口’字推上去，‘吕’字赢一盅！”说罢，他哈哈一笑，举杯喝干了。

胖子对面坐的是一个络腮胡子，他伸出右手的食指擦擦鼻子，说道：“有意思，有意思，我也想好一个了，请各位指教：‘困’字不透风，‘木’字在当中，‘木’字推上去，‘杏’字赢一盅！”说完，他得意地举起酒杯一饮而尽。

剩下的还有展老爷和一个小矮个儿，他俩抓耳挠腮地思考，都想抢在前面，磨蹭了一小会儿，小矮个儿搓搓手说：“有了，有了，请听——‘图’字不透风，‘令’字在当中，‘令’字推上去，‘含’

字赢一盅。”

展老爷看看只有自己一个没有说，发急了：“不行，不行，不透风的字都让你们抢着说光了，叫我再说什么字好呢？算了，算了，咱们另换一个酒令吧！”

“那怎么可以！展兄说不出，得罚酒一大碗！”说着，就有人空出一只菜碗，“咕咕咕”斟满了，推到展教谕面前，展教谕摸摸下颌，说：“莫罚，莫罚，我想出来了：‘日’字不透风，‘一’字在当中，……”

众人一听都笑着催他：“说下去，说下去，推上去成个什么字？”

展老爷举起大碗酒，一口气喝干了，说：

“‘一’字推上去，一口一大盅！”

原来，他自己也发现把“一”字推上去，不成为字，只好受罚，说一句笑话自我解嘲了。大伙儿都被他逗得哈哈大笑，连孙乙躲在后面也笑出了声。那一伙人听到孙乙的笑声，似乎吃了一惊，有人说：“不好，后面还有人在睡觉，我们惊扰他了，快快走吧！”

于是，各人站起来，取了杯碗盘碟，匆匆离去。

天亮以后，孙乙也收拾东西回县城，一路上回想展老爷他们行的酒令，觉得满有意思。到了城门口，遇上一位相熟的秀才，便把昨晚碰上展老爷在古庙里喝酒的事告诉他。秀才听了大吃一惊，问：“展老爷？哪个展老爷？”

“就是本县的教谕老爷呗！”

“他，他亡故已经三天了，是他好酒贪杯，喝醉了撞在文庙前的大槐树上磕破了头才死去的。——即使他在世，又怎么会半夜跑到城外古庙去喝酒行令呢！”

孙乙这才明白，昨日所遇原来是一群酒鬼，怪不得听到自己

的笑声就散了。

这几个“不透风”的酒令，却因此流传在人间。

岳 然 搜集

流传于黑龙江一带



女鬼

儿子十八娘十五

从前，在一个偏远的山沟里，住着一户人家，这户人家有两个人：老太太和她的独生儿子。

他们的生活十分艰苦，靠儿子打柴卖柴来维持他们母子俩的生活。这个小伙子二十七八岁还没有结婚，老太太常为儿子娶不上妻子伤脑筋，整天思前想后，唉声叹气。

一天，天快黑的时候，有人在叫他家的门。老太太忙从屋里出来开门，开门一看不禁愣住了，原来是一个美丽的姑娘在叫门。老太太开了门，就忙开口问道：“姑娘你找谁呀？找错门了吧？”“不，大妈，我是赶路的，天黑了，我单身一人，又是个妇道人家，不敢再往前走了，想求大妈留我住一夜，明天天明就起身赶路。”老太太说：“我们这里没有空房子，我还有个儿子，你一个妇道人家和我们住一起，有不便之处啊。”“大妈，只要你留我住一宿，哪怕是一个草棚，只要能容我身，也比在外面好啊。”老太太是个心地善良的好心人，就让姑娘进了屋。

姑娘和他们娘俩一起用过饭，就和老太太谈起天来，老太太问姑娘：“你多大了，出来干什么呀？”“大妈，我是个无家可归的

人，父母双亡，只留下我一个人，我草草地把二老的尸体埋葬好就出了家到处流浪。”“那你没有婆家？”“没有。”听了她们的谈话，她儿子觉得自己在这里对她们有挡口之处，就走出门靠在一个角落里打起盹来。

她们不知谈了多久，直到很晚了老太太才发现儿子不见了，赶忙出去找，出门发现儿子已在外面睡着了，就叫他到屋里去睡。可他说：“就让那妹子和你一块睡吧，我在这儿睡一宿。”姑娘忙说：“大哥，你到屋里睡吧，我在外边睡，这就很好。”“不，你一个女人家在外面睡会害怕的，你就进去睡吧。”老太太也忙说：“姑娘你就到屋里睡吧，女人家睡在外边要伤身子的。”听了这话，姑娘才到屋里去睡了。

她俩躺下后又谈了起来。“大妈，你们的心真好。我走了好多地方从未见过象你们这样的好心人。我大哥娶上嫂子没有？”老太太忙说：“我们家里穷，谁愿到这里来受罪呀。”“大妈如不嫌弃我，我愿做您的儿媳妇，反正我也无家可归。”老太太一听这话不知喜还是有别的想法，一时没有说话。姑娘又说：“我不嫌穷，日子是可以一天、一天过好的，您就收下我吧。我走了好些地方，也没有遇到过这样一个称心如意的郎君。我看这位大哥，人老实、心地也善良，和他过上一辈子要比任何人都觉得幸福。”

老太太想了一阵子后说：“既然你不嫌我儿无能，咱们就这么定了。”说完就出去把儿子摇醒，将姑娘的话向他说了一遍。儿子不信道：“妈，我哪点配得上这妹子呀。如果到咱们家来，要受一辈子苦的。”姑娘忙说：“大哥如不嫌弃我，我这一辈子就是跟着你要饭，也觉得幸福。”姑娘的话打动了他的心，他终于同意了这门婚事。

老太太想：“姑娘迟早是我家的人，我和她商量一下，不如今

晚就让他们拜天地吧。”想罢就找姑娘说了自己的想法，这一说也正合了姑娘的心愿。可儿子却说：“妈，人家今天从远处来，走多远的路，也不让人家歇一歇。等过几天再完婚也不迟啊。”“大哥，没关系，咱就按娘说的办吧，也免得她老人家不快。反正早晚也是那么回事，咱们还等到何年何月。”

就这样两人草草拜过天地，当天就同居了。老太太在外间睡下了，虽在外屋，但心里却美滋滋的。当初盼儿子找媳妇找不上，现在却送上门来了。老太太心里真不知该有多高兴了。

婚后夫妻俩你恩我爱，和和睦睦地过日子。一年过去了，他俩有了一个孩子。又过了三年，孩子三岁了，夫妻俩还是你疼我爱的。可是，不幸的事却在他们幸福的家庭里发生了。

一天，老太太同儿子到外面干活儿去了，家里只留下媳妇和孩子。媳妇正在做饭的时候，一个道士路过院门，看见了正在做饭的媳妇，不免打了个寒颤，他想走院子里去，可一想又停住了。他转身向山里走去，走了一段路就坐了下来，过了一阵，看见了从山里出来的母子俩，就上前去打招呼，把他们母子二人叫到跟前说：“大妈，我想告诉你们一件事，只怕你们不相信我说的话。”老太太一看是个道人，就说：“什么事？你说吧。”于是道人说道：“我刚才路过你们家大门时看见了你们的媳妇。我一看吓了一跳，我看她不是人，而是鬼。她缠住了你们母子的心，等你们没有注意她的时候，她就会咬死你们，把你们吃掉的。”老太太听后打了个寒颤，忙问道人：“你怎么知道她是鬼？”道人不慌不忙地说：“我在深山里住了一辈子，对人间的事一看便知。”

他的一席话可把旁边的小伙子气坏了：“什么？我媳妇是鬼？我们夫妻恩恩爱爱的，还有了孩子，她哪里会害我们，你和尚没存好心，想拆散我们美好的家庭，你说是不是？！”

道人哈哈大笑着道：“你呀，太不懂事了。你不信我的话？我给

你一把宝剑，今晚你别睡觉，等你媳妇起来后，你便轻轻跟上她，千万别惊动了她，如果你惊动了她，你的命也就完了。等她到西屋的时候，就把宝剑轻轻挂在门口，然后到窗外往里看，便知我的话是真是假了。你按我说的去办，先不要惊动她，等把宝剑挂在门口后，她知道也就晚了。”说完道人便走了。

母子俩回到家里，草草地吃过晚饭。妻子对婆婆、丈夫、孩子依旧那样亲亲热热，看不出任何疑点。等到晚上，几口人睡下后，老太太想：一个好端端的媳妇，怎么会是鬼呢？一定是和尚不怀好心，看上了美丽的媳妇，想用这一点招术来骗我们母子，好达到他的目的。

老太太想着想着已到半夜了，媳妇还是睡着，没有一点动静。老太太正想翻个身，正在这时媳妇醒了，只见她推一推身边假睡的丈夫，一看丈夫睡得正香，就坐起来，听一听婆婆也在熟睡之中，便偷偷地进了西屋。老太太和儿子听见西屋门被关上后，同时下了床，忙把白天道人送的剑拿在手上，轻轻地走到西屋门口，把宝剑挂了上去。娘俩走到窗口往里一看，媳妇正用镜子在右左地照着自己美丽的面孔，看了一阵后，就把洗脸盆放到了地下，打上水后便把自己的脑袋摘下来放进盆里洗，然后又拿出来梳理头发。老太太看到这里已吓得瘫倒在地。儿子一看，腿也软了，见母亲倒在地上赶忙去搀母亲。

这时女鬼听见了外面的动静，赶忙把头装上向门外跑去。可当她打开了门往外迈步时，一道金光“杀”地照了过来，刺得她不得不退进了屋子。她丈夫起身一瞧，她又变成了原来的样子。妻子望见丈夫，便向他求救。正在这时，院门响了一下，只见白天那个道人大笑而进，对正在求救的女鬼说：“你这个鬼妻已做到头了，该去阴间了。你想用你的肉体把他们母子哄骗，然后再把他们害死吃掉。可你骗得了他们，骗不了我。今晚我就送你

到阎王那里去。”女鬼忙恳求道：“虽然我是鬼，但我并无害他们母子之意。我是个屈死鬼，到了阎王那里他也不收，我才到处流浪，到这里遇见了他们母子，他们好意收留了我，婚后夫妻也和睦。可半路杀出个你来，要拆散我们幸福的家庭。望你开恩，让我同丈夫、孩子、婆婆好好地过日子。要知道这个家里不能没有我。”虽然她再三恳求，仍打动不了道人的心，道人只是哈哈大笑。女鬼见向他求情不行，就向丈夫求情道：“我的夫啊！一日夫妻百日恩，我怎么忍心离开你和孩子。你向道人求求情吧！”丈夫哼了一声说：“你这女鬼，还想吃我们的血肉。放你如同放虎归山，日后我们的性命又在你的掌握之中了。”说完，便对道人道：“按你的意思处置吧。”

女鬼哭道：“你对我无情无意，这是我的报应。当初谁知你是个忘恩负义的家伙！不过我死之前望你把孩子抱过来，我要看他一眼。”丈夫看看道人，道人知道他的意思便点点头应允了。丈夫进门把孩子抱出来，女鬼看着孩子哭着说：“孩子你命苦，三岁就无娘，娘对不起你。”又转头对丈夫说：“你要把孩子好好养大成人。孩子长大后把我的遭遇告诉他，让他知道母亲的苦处，让他知道你这个做父亲的好狠心！”

她掉过脸去对道人道：“你处置吧，我无话可说了。”道人从袖中取出一把短剑，口中念念有词，然后把宝剑放了出去。只见宝剑寒光闪闪，从窗口一射而入，直奔女鬼。女鬼躲闪不及，宝剑便将她脑袋砍了下来，死尸倒在地上。道人进屋把她的脑袋拾起来装进口袋便走了。

丈夫跪在妻子的尸体旁大哭道：“我对不起你呀！也对不起孩子！望你在九泉之下多多保重！”痛哭一阵后，才将她的无头尸体葬了。

数年之后，孩子在父亲的抚养下长到十八岁了。一天他在

街上遇见了个姑娘。只见那姑娘直向他走来，到了跟前便叫他儿子。这一下把他叫愣住了，他就对她说：“一个大姑娘，开口叫人家儿子，怎么叫得出口呢。”姑娘忙说：“你真是我儿子。你现在还不清楚，虽然我才十五岁，可你回家把你父亲叫来就知道了。”儿子赶忙跑回家，问清了母亲的身世后放声痛哭。哭了一阵后对父亲说：“爸爸，我刚才在街上遇见了一个姑娘，她口口声声说我是她儿子，我不信，她便让我来找你。”

父亲听了儿子的话，忙问：“她现在在哪里？”儿子说：“她在街上等你呢。”父亲赶忙跑到街上，走到街上不远处，只见前面站着个姑娘，跟以前的妻子长得一模一样。她走到了那女子面前默默无语。那女人说：“你现在还好吗？大概你不敢认了吧，我就是你从前的妻子。”接着她便把她死后的事说给他听：“我到阎王那里后，就把我的遭遇说了一遍，并说我还有一个三岁的孩子没人照料，阎王就准我重新投胎，回到人间，让我们夫妻团圆，白头到老。”

丈夫听了妻子的话，忙跪倒向妻子说：“我是听那个和尚的话害了你。不过我看到你当时的样子也很怕。是我害了你，望你看在夫妻和孩子的份上把过去的事忘了吧，让我们重新开始生活。”妻子说：“我已不想再追究过去的事了，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吧！现在我们重新开始我们的生活。”

正说着，儿子到了跟前，父亲忙叫儿子跪下认母，儿子跪下认了母亲。母亲抱着儿子，二人痛哭一阵后，三人才高高兴兴地回家了。看到这里，你已经知道儿子十八娘十五的缘由了吧。

王保友 搜集

流传于北京地区

附录

十八岁的儿子十七岁的妈

早先年有个叫浪子张三的长工，有一天东家让他去地里送饭，走到半路上张三见一伙驿马（差官）抬着花轿、骑着高头大马吹吹打打地迎面而来，张三寻思他们不是接官的、就是迎亲的，反正与自家无关，因此也没在意就过去了。但等他从地里回来，到了家里一看，只见爹娘哥嫂都坐在家里哭哭啼啼，心里觉得纳闷：“刚才俺上地里前他们还有说有笑的挺开心哩，才半天工夫就出了甚事了？”他忙拉住母亲问：“哭甚哩？咱家出甚事了？”母亲抹着泪告诉他：“头晌儿来了个陆判官，硬把你姐娶走了。那个陆判官临走说甚时想你姐了，就叫你去通州寻她。那不，还给留下一头毛驴儿，叫光喂草别饮水。陆判官说这头驴认得道儿，只要骑上它，它就能把你驮到通州。”浪子张三想：“这事儿真怪，俺平时从未听说有个什么陆判官，这通州城离俺这儿好几百里地儿，他咋偏要来这儿娶俺姐哩？不行，我得去通州城看看。”想到这儿，浪子张三就对他母亲说：“俺得去看看俺姐，顺便看看那陆判官到底是个干甚的。”全家一思谋，在理儿，就答应了。

张三骑了陆判官留下的那头驴儿，刚出了村，那头驴儿的脚程就加快了，跟刮风似地，蹄尖儿连地皮也不沾，跑起来“吗儿、吗儿”地带声响，把个张三吓得死死地扳住鞍桥，连眼也不敢睁。一直走到掌灯时分，那头驴儿才四蹄着地，慢了下来。张三下了毛驴四外一瞅，见前面不远处有一点灯亮儿，就拉上毛驴儿朝那灯亮处走去。到了跟前一看，既不是村，又不是店，独孤孤的只有一家人家。反正已经到了这步田地，张三壮起胆上前敲了敲门。“谁呀？”开门的是个老婆婆。“是俺，”张三赶紧上前一步，给老婆婆施了个礼说，“俺是个行路的，走到这里天就黑了，这前不着村后不挨店的，就求您发个善心收留俺一晚上吧！”“哎，话可不是这么说的，准出门背着房子哩？俺收留你倒可以，就是怕你不敢住。”“敢住、敢住！”“那就请进来吧！”张三拉着驴跟着老婆婆进了院子。老婆婆取出草料，叫他把驴喂上，又把他领进屋里，给他舀上洗脸水，看着他洗罢脸，就给他盛上饭，边看

他吃边问：“看你这急急忙忙的模样儿，这是上哪儿去呀？”“去寻俺姐哩。”“你姐嫁到甚地方了？”“通州。”“嗨！那可是个大地方哩，你姐夫姓甚呀？”“姓陆，他叫陆判官。”“啊？哦，哦，陆判官呀！认得、认得！看不出你年岁不大，还是个官亲哩。你姐夫可是个做官的，俺们这一带还归他管哩。”浪子张三一听，嘿！姐姐嫁了个做官的，看来准不会受苦。一路上悬着的那颗心，到这时才算放下来。等他吃喝好后，老婆婆恭恭敬敬地点了一支小红蜡烛，把他引到一间屋前说：“快进来歇着，路上累了一天啦！屋里床铺齐全哩。”说完就颠儿、颠儿地回屋去了。张三推门进屋，举起手里的蜡烛一照，嘿，屋里别提多干净啦！铺的、盖的一色儿新崭崭！心里头一个劲地感激老婆婆好心，可他哪里知道，乌鸦沾了凤凰的光，家主儿是冲着陆判官才高待他哩！

张三睡到半夜，听得屋门“格楞”一声，进来一个人儿，忙问：“谁哩？”“嘘——悄些声，是俺哩。”张三一听是个女子的声音，忙点着蜡烛一看，见进来的竟是个长得很漂亮的年轻女子。张三生性就浮浪，所以被人叫作浪子张三，他见了个女子半夜三更上门来，一骨碌从床上爬起来，上前一把抓住那女子问：“大姐，你半夜三更上俺屋里做甚哩？”那女子说：“俺是这家的闺女，怕你一个人不敢睡，特来看看你。你咋这么没礼，挺大后生拉住人家闺女的手做甚哩？”张三说：“俺见你人好、心好，半夜三更还惦记着俺哩。干脆，你这和俺做伴儿吧！”说着死乞白赖地把那女子拉到了床上。那女子在张三床上睡到东发哨（天将明）时，对张三说：“别叫俺娘知道了骂俺，趁这会儿天还没亮，俺回自己的屋里去了，等今儿黑夜俺再来陪你。”张三抱住那女子的一条胳膊，说甚也不放她走。那女子狠命一挣，爬下床来，头也不回地走了。第二天，张三就不想走了，一下就在老婆婆家住了半个月，那老婆婆也不催撵他。这一夜，张三忽然又想起姐姐来，就对那女子说：“咱们俩已成了夫妻啦！以后的日子长哩！俺先去寻姐姐，等回来时一定来接你。”那女子哭哭啼啼说甚也不放张三走。张三千安顿、万说服，好不容易才说得她点头应了他。

张三骑着那头驴儿又走了两天，就到了通州城，只见城里人来人往地热闹极了！张三长这么大还是头一回出远门，进了城只觉眼花缭乱，又不知道姐姐家在哪，就满城转悠起来。转来转去转到一条小胡同口，忽然看见胡

同里走着个女的，从背影上看很象他姐，就大着胆喊：“那不是俺姐吗？”那女的一调头，见是自个儿的兄弟寻来了，心里那个乐呀，忙迎上来说：“哎呀！三弟你咋就寻来啦？快、快进家！”说完就兴冲冲地把张三领到家里。陆判官见小舅子大老远地来了，也挺高兴，又打酒又割肉，招待小舅子好吃好喝了一顿。饭后，张三问陆判官：“姐夫应差的衙门在哪儿呀？赶明儿领俺去瞧瞧。”陆判官瞅瞅他，没言声儿。张三的姐姐在一旁给弟弟打帮说：“兄弟这么远的脚程来一回，你就领他去瞧瞧吧。”见老婆发了话，陆判官不好再拒绝，就说：“去可是去，但是到了那边可不许乱跑，得紧紧地跟着俺。”“行，俺听你的行了吧？”“那好吧，俺现下就领你去。”说着，陆判官找来一条白布系在小舅子的腰上，叫他躺在床上在他的脑门上拍了一巴掌，张三就觉晃晃悠悠地跟着姐夫出了家门。原来陆判官是阴司里判官，他把张三带到阴司里去啦！

张三跟着姐夫，只觉得一路上人来人往，车车马马的挺红火，觉得挺得劲哩！他正东张西望看得开心，忽见打对面儿来了一辆车，车上闺女媳妇一大群，个个嘻嘻哈哈地直瞅他。张三本来就爱媳妇，瞅着他姐夫没留意他的空儿，就悄悄地蹭到那辆车上去啦！陆判官来到丰都城下，一调头不见了小舅子，连忙四处寻他，寻来寻去寻到投胎司，问那里守门的小鬼：“见个腰系白腰带的后生没？”“见啦！刚刚投胎转了猪，在通州某某家哩。”陆判官一听，转磨回头顺原路就往回跑，跑到通州某某家问：“你家的母猪下崽啦？”“刚下完。”“有个白系腰的吗？”“有哩！”“俺瞧瞧。”陆判官扒在猪栏墙上往里一瞄，可不，正一拱一拱地在寻奶吃哩。陆判官赶紧从怀里掏出十两银子，把那白系腰猪崽买下来，“啪”地一下在墙上摔死，转磨回头又回到家里，见张三还了阳，便气恼地埋怨他。张三低着头挨了姐夫一顿训斥，嘟哝着说：“谁知你做的是阴司的官哩，差一点没把俺吓死，俺不在你这儿了，明儿就要回家哩。”小舅子要走，陆判官也不强留，从怀里掏出六个制钱（铜钱）儿，给了他说：“走到路上想花钱时，每回儿就花五个剩一个，早上的钱就永远也花不完，老是这六个钱儿。要是一回全把这六个花完了，可就没了。”张三上了一次当。姐夫说甚他应甚，再不敢耍他的伶俐（任性）子了。

张三骑上来时的那头驴，又走了两天，到了他来通州时住过的老太太家。当天晚上，那女子又来了。久别重逢，两人少不得又亲热一回。张三

对那个女子说：“明儿俺领你回家吧！”那女子说：“要走这会儿就走，要不赶明儿叫俺妈看见就走不成啦！”张三说：“也好。”领着那女子轻手轻脚地从屋里溜出院，牵了毛驴儿，又悄悄溜到大门外，张三对他的媳妇儿说：“你骑驴吧！”那女子说：“你骑吧！甭顾虑俺，准保这驴跑多快俺跟多快。”可不，张三骑驴走多快，媳妇在后面跟多紧，就象个影子似地，老是贴在毛驴屁股后头。还没等到天明亮，两人就到张三家门口了。媳妇儿对张三说：“你先回去，跟你爹妈说一声儿，他们要是愿意要俺做儿媳妇，就出来接俺，要是不愿意要俺，俺就还回家去。”张三没法儿，只好自个头里先进了家门。他把爹娘哥嫂全从床上喊起来，根根巴巴、咋起咋落，把事情和全家人一说，全家都挺高兴，亲探了，事办了，还白捡了个媳妇儿，还是老三能干！一家人都欢天喜地地迎出来，把三媳妇儿接进家。

自从老三家的进了门儿，大嫂子凡事都多长了个心眼，处处不肯落在老三家的后面，事事都要和老三家的比着来。老三家的戴花她戴花，老三家的搽脸她搽脸儿，一样也不落后。日子一长，她发现自己有两点比不过老三家的：一是不论她起多早，也没老三家的起得早；二是甭管她的头咋样梳，也没老三家的梳得光！大嫂心里觉得奇怪。有一天她一夜没睡，不等鸡叫就悄悄从屋里溜出来，提气儿轻手轻脚地摸到老三家窗户底下，用舌尖把窗户纸舔了个窟窿，朝里一瞧：只见老三家的正把自己的后脑勺摘下来用舌头舔头发哩！舔光溜后又安了上去。大嫂瞅到这个场面，身子吓得比面条还软哩！尿了一裤裆还没觉摸（感觉）到哩。她抖抖索索好不容易才爬回自己的屋子里，一进门才喊了声“妈吡”，一头栽倒炕上就没起来。自打那回，大嫂一场大病害了三个月，才算将将下了炕，险乎乎吓死。

又过了半年，有一夜张三媳妇对张三说：“俺已怀了身孕，有些话也该让你明白明白了。其实俺不是人，原本是个墓魂鬼（注），只因待见你长得俊，心眼活泛，才跟了你。但俺终究是个墓魂，最怕血腥气冲。俺一坐月子就要吃人了，所以等俺坐月子那天，只要俺把孩子一生下，你就用劲在俺的后脑勺上砸一拳，俺的后脑勺就掉下来了。半个时辰不给往下安，俺就死了。俺死后你把俺的梳头家伙和首饰用一个罐装上，埋在俺坟头旁边。”张三听了，以为他媳妇逗他，咋也不信。媳妇见状，只好把自己的后脑勺摘下来让他瞧，又说：“到时你千万别手软，要不然俺被血气一冲，先吃孩子后吃

你，然后还会把咱全家和全村的人全吃光的，那样就坏了。你千万要记牢，要用劲儿砸。”张三含着泪点点头。媳妇儿见状，抱着他说：“你真好，俺下辈还和你配夫妻哩。”

又待了几个月，张三媳妇就坐了月子，生了个大胖儿子。张三等孩子一落草，抬手一拳就把媳妇的后脑勺砸了下来。不到半个时辰，媳妇就死了。张三抱着媳妇的尸首大哭一场，把媳妇埋了。并按照她的嘱咐，把她的梳头家伙和首饰全装到一个罐里，埋在她的坟旁。

一晃就是十八年，张三的儿子长成了后生。张三给儿子订下了媳妇。娶亲那天，邻居家的一个十七岁的哑巴闺女突然会说话了。她跑到张三家前院里拍着巴掌，接连蹦得高高地，哈哈大笑说：“俺儿娶媳妇了、俺儿娶媳妇了！”前来贺喜的乡亲都笑话她，有人问：“你连兴主还没找下哩，哪来的儿呢？”十七岁的姑娘指着张三的儿子说：“这不，俺的儿不在这儿吗？”“哈哈！”那人仰天大笑，“你才多大岁？人家多大岁？你不过才十七岁，人家今年已经十八岁了呀！”那姑娘：“你甭管，你把主家给俺找来。”那人把张三找来，姑娘一见张三，马上扑到他的怀里说：“俺的好三郎，这些年来可苦了你了！你一个男人家，又当爹又当妈的，不但把儿子拉扯成人，还给他娶了媳妇儿，俺这个当妈的可真感激你啦！”这一来张三可真好比土地庙着火——慌神了！忙把那姑娘推开说：“你这孩子，今儿是咋啦？按街坊辈份你还叫俺叔哩！快起来，看叫人笑话！”那姑娘说：“俺就是你媳妇儿，若要不信，你去坟头上把俺的首饰罐刨回来，叫街上叔叔大爷们作个证儿，你把俺眼睛蒙上，俺要说错一件儿，就算俺蒙你了，这行吧？”众人也催张三，张三这才迟迟疑疑去坟头把罐子挖回来。众人把那姑娘眼蒙上，又推到里屋，这才把罐里的首饰倒在街门道里，一件一件全验清了，才进屋问那姑娘罐里都有甚东西。姑娘一一报出，竟然一件不错！众人这才信以为实，就一哄去那姑娘家向她父亲提亲，要他把闺女嫁给浪子张三。姑娘的父亲本来就因哑闺女突然会说话这件事儿奇怪哩，听众人这一说，心里也豁亮了，就答应了这门亲事。于是张三和儿子同时拜堂、同日成亲。老了还当了一回新女婿。

“妈十七、儿十八，媳妇跟婆婆一般大”这首歌谣说的就是这件事儿哩！

赵相如、戴世敏 搜集

流传于张家口地区、山西省部分地区

桃花鬼报仇

从前，太仓乡下有个姓方的员外，方圆几十里都说他乐善好施。他一共纳了六个小妾，到他五十四岁才生得一个贵子，取名世玉，长到十六岁，便是一表人才。所以大家都讲，方员外晚年得子，今后一定大发特发。这也是他做了半世好事的报应。

谁知道方世玉过了十六周岁生日之后，却得了一种怪病，整天躲在书房里不肯出来，一日三餐都要叫人送到书房门口，他接了饭菜进去就把书房门关牢，不准人家进去。方员外知道此事后，说他定在用功勤读，不许底下人去打扰。老管家却插嘴讲：“员外，我看勿对头。前天我见少爷出来接饭菜，但见他面黄皮瘦，精神萎靡，是否有病。还请员外自己去看一趟。”

方员外听了老管家的话，就来书房看望儿子。只见书房门果然紧闭，碰碰门碰勿开，就在门缝里张张看，只见儿子搂着一个十六七岁着一身粉红衣裙的姑娘在调情，气得方员外踢开书房门冲了进去。

可是走到书房里，根本勿见有啥姑娘，只是儿子病恹恹倒在床上长吁短叹，二眼恍惚，问问他，却答非所问。方员外知道儿子生了重病，马上着老管家去请名医沈三帖来看病。

沈三帖来一看，再搭一把脉息，摇摇头说：“令郎非风寒之病，石药无效，另请高明。”

方员外再三请求他救救自己的独苗儿子，沈三帖就讲：“这是一种邪病，去请双风半仙周道禄或许有效。”

周道禄手执拂尘随老管家来见方员外，方员外就领他去书房看儿子。可是他们刚走进书房门口，只听得书房里的方公子

声嘶力竭大叫：“周道禄，我与你无冤无仇，不要你来多管闲事！我不要你进来。”

他们走进书房一看，方世玉已气息奄奄了。周道禄对公子一看，也摇摇头说：“精血心枯，元气已竭，贫道无起死还生之术。不过这害人鬼怪不除，必然为害一方，遗祸无穷。”于是他默默念动咒语，一双眼睛突然间变了颜色，由黑转蓝，由蓝转青，二道青光在眼瞳中闪闪煞煞，最后二目凝视西南方向，然后对方员外说道：“贫道已用阴阳眼看到鬼怪躲藏之处，不知尊府西南是何所在？”

老管家忙讲：“是后花园，但不知半仙所看到的是何种鬼怪？”

周道禄讲：“此鬼是一女鬼，如今躲在桃树底下，是桃花鬼也。”

方员外忙讲：“不知半仙如何擒拿此鬼？”

周道禄讲：“此鬼甚为狡猾，躲在桃树底下，贫道桃木斩妖剑便无法刺她，只有借助方氏祖宗神牌，方能把她镇住。”

于是方员外就派家人去方家祠堂取来了祖宗牌位。周道禄就画一道符咒，同时用剑把牌位挑起，丢向空中，霎时间听得半空中一声霹雳。周道禄讲：“快到后花园一棵遭雷劈的桃树下，挖出女鬼。”

正在家人起挖一棵雷劈桃树时，突然间大家听到方公子的急叫声：“千万不能动她，不能动她，我要死了……”

周道禄便说：“此鬼不除，你们都要遭殃。”此话一出，家丁们很快就挖出了一具身着粉红色衣裙的女尸。这女尸未曾腐烂，十六七岁年龄，丫头打扮。周道禄便问老管家：“此丫头你可认识否？”

老管家走前来仔细一看：“这不是二十一年前的桃红小丫头

吗？当时，我们只知道她失踪了，怎么会埋在此地？老员外，你过来看看，是吗？”方员外走过来一看，果然不错，便声音发颤地说道：“这难道是报应？报应啊……”

原来二十一年前，当时方员外身强力壮，好色成性，见桃花丫头长得标致，便起了淫心，可怜桃红丫头在他暴力奸淫中死去了。他偷偷掘了一个坑把她埋了。第二天对外人则说桃红丫头跟人逃跑了。谁知桃红死后冤魂不散，正好后来有人在她尸体上边栽了棵桃树，她便借助桃花吸收日月精华，成了色如桃花的厉鬼，来寻他儿子报仇。

周道禄知道了这一情由，就向方员外说道：“无量寿佛，人世渺茫，善恶终有报应。方施主，这也是父债子还，想你过去伤天害理，今世就得断子绝孙，你这百万家财，到头来眼睛一闭，还是两手空空见阎王。贫道现在才知，你下半世行善也是假仁假义的。”

金文达 口述

尹培民 搜集

流传于江苏太仓

两个鬼女人两般心

伏牛山下有一个村庄，庄中有一户姓李的人家，日子也还过得下去。不料这位姓李的丈夫人到中年，死了妻子，他非常悲痛，在半山腰一处平坦的地方，修建了一座坟墓，将妻子收敛了，然后，他常去坟上打扫，添土，烧纸钱。

一晃一年过去了，这姓李的又娶了一个妻子。这个妻子非常漂亮，比起第一个妻子，真有天地之别，而且非常勤劳，经常打

扫房间，饭菜也做得及时、可口。只是，她的内心深处是怎么样，她的丈夫并不知道。

过了没多久，这第二个妻子因传染上了瘟疫，也死去了。姓李的更加悲痛，在第一个妻子的墓旁，又建起一座坟墓。只不过这座坟墓比第一座更大些，也更坚固漂亮些。他想，第二个妻子比第一个妻子漂亮些，这座坟墓比那座好些也是应该的。

从此以后，每逢清明节，这位姓李的丈夫便来上坟。只是他老想着第二个妻子，所以经常到第二个妻子坟前烧纸钱、打扫。第一个妻子的墓上逐渐长满荒草，下雨大水又冲了几个窟窿，他也不加管理。

一个夏天的中午，他躺在床上睡着了，只见两个小鬼来拿他。他跟小鬼来到一座象城市一样的地方，只见房屋都是圆的，与城里一样，有的富丽堂皇，有的灰黯破旧。他看到有一座高大华丽的圆房，非常眼熟，仿佛在哪儿见过一样。这时，门突然开了，从里面走出一个漂亮的女人和一个男人，仔细一看，是他的第二个妻子。他连忙叫喊那女人的名字，说：“快来救我！”那女人看了他一眼，眼珠向上一翻，挽着身旁那男人的手臂，急忙走开了。姓李的丈夫忍不住骂了起来。骂了一会儿，邻着的那座房子的一间陋室的门打开了，探出一个女人的头来。他一看，竟是他的第一个妻子。那女人见是丈夫，连忙打开门，迎了过来，口中问道：“你怎么到这儿来的呢？”他回答说：“也不知是怎么回事，这两个人把我带到这儿。”那女人忙对二小鬼说：“二位哥哥，我出钱，把这位哥哥放了吧。他是个好心人。”那两个小鬼互相看了一眼，便说道：“既然如此，那么去取钱吧。”那女人忙回到房里，一会儿又东奔西走了几家，才拿够了钱，交与那两个小鬼。姓李的丈夫看见这“钱”便是人们在阳间烧的纸钱。这时两个小鬼已走远，他的妻子便拉他到家坐下，凄苦地问：“过得还好吗？”他

见房里满地荒草，屋顶有几处窟窿，正在悲叹，听到妻子问他，便道：“我还好，但你这里怎么这样？”那女人见问，便悲声说：“开头几年，你还记得我，给我打扫房子，又常送钱，所以日子不错。后来，这里又来了一家。”她指指他的第二个妻子的房子，接着说道：“她年年拿很多钱，而且房子坚固、漂亮，够得上我们城里的首富啦。后来她又与什么男人结了婚。我的房子又破又旧，一下雨，便往里滴水。我又缺钱用，现在便到那家经常做奴仆，挣钱度日。”她丈夫听罢，才知原委，感到十分悲伤。那女人又说道：“刚才搭救你的钱，也是从邻家东挪西借来的。”丈夫听罢，不禁搂着妻子，呜呜地哭起来。他俩又说了一会儿话，他的妻子说：“刚才我已将你救下，你现在就可回去了，此地不可久留。”说罢，使劲一推，他“啊”地叫了一声，便听有人说：“活过来了。”

姓李的丈夫睁开眼睛，见许多人围在身旁，便问他们，人们告诉他：“你只剩下一口气，一直过了一天啊！”他才知道自己在“鬼门关”前走了一遭儿，便起身邀人来到坟地，立刻重新修了第一个妻子的坟墓。又在第二个妻子的墓上掏了几个窟窿。以后他年年在第一个妻子的坟墓上烧纸钱、扫墓。

陈胜利 搜集

流传于河南一带

鬼女恩报小长工

有个小伙，爹娘都死了，光棍一人过日子。只因家里穷，得吃了早饭无夜饭，便受雇给本村一家财主当长工。

这天，小长工吃过早饭，扛着锄头下地干活。他走到村南乱葬岗上，见那里放着一口血红血红的大棺材。小长工看后，心想：

这是谁家死了人？怎么放在这露天地里，挨风吹、雨打、日头晒？便顺手从地上拔了几把青草，盖在那棺材顶上。打那，小长工每逢下地走到那乱葬岗的棺材边，便顺手拔几把草盖在棺材顶上。就这样，一日三，三日九，没出一个月，那露天的棺材便叫小伙子用草盖了个严严实实、风吹不透、雨打不湿，日头也晒不透。

有天瞎晚，小长工吃了晚饭，刚刚插上房门要睡觉，忽听“吱”一声，门被人从外推开了。小长工惊奇地顺声朝门口一看：啊，打门外走进一个穿红挂绿的大闺女！

那大闺女一进门，便照直朝着小长工的炕边走来。大闺女走到小长工躺的炕头边，躬身朝他道了个万福，便笑面生花地开口道：“恩人啊，您不认得俺吗？”

小长工惊愣愣地睁着一双大眼睛，直瞪瞪地望着那大闺女，光摇头，却说不出话。

大闺女道：“恩人啊，一个多月来，您天天为俺拔草盖屋。如今，您给俺把屋盖好了，往后俺再也不受风吹、雨打、日头晒了。今晚，俺是特意来报答您的！”

小长工听到这里，不由得“啊”了一声，道：“您、您、您是那棺材里的死人变的鬼啊！”

鬼女见小长工吓得那个样，一边笑着，一边安慰他道：“恩人啊，你不要害怕。俺不会害您的。”说着，扯身上了小长工的炕，一头钻走小长工的破被窝里，倒头和小长工枕在一个枕头上了。

小长工一见，吓得十魂掉了九魂九，一骨碌坐起来，连滚带爬地跳下炕。鬼女见了小长工的举动，只是笑了笑，不说也不动，躺在被窝里闭上双眼睡了觉。小长工见这鬼女真没有害他的意思，也就放了心。不过放心归放心，他仍然不敢靠近那鬼女上炕去睡觉。末后，只好摘下门板，放在地上，远远地和衣躺在门板上歇起来。

第二天早上，随着一声鸡叫，天大明了。小长工“忽拉”一下从门板上爬起身，想起来做早饭吃。炕上的鬼女一见小长工来了，连忙下了炕，抢先奔到锅台边，掀开锅盖，从锅里端出两盘香喷喷的热菜，一盘雪白雪白的饽饽，一边往饭桌上放，一边对小长工说：“恩人啊，往后，我就长久在您屋里，天天为您做饭、洗衣、料理家务，夜夜和您做伴，给您伸被、铺褥、暖被窝！”

打那，这女鬼真的和小长工做起夫妻来了。不过，鬼女和小长工同睡一个炕，却不同睡一个被窝。他俩在一个炕上一直睡了一年多，却谁也没治过谁的身。

不知不觉就过了新年。正月初三日早上，鬼女早早起来做好了饭，梳洗打扮好，便对小长工说：“恩人啊，俺是鬼，您是人，人和鬼是不能配夫妻的。不过，俺家有个妹妹，和俺长得一模一样，您俩倒可配夫妻。”说着，又口对小长工的耳朵，如此这般地嘀咕了几句。鬼女对小长工嘀咕完，便独自一个出了门。

鬼女出去不大一会儿工夫，便从外牵回一头披挂齐全的小毛驴。她叫小长工从屋里拿出一条被子搭在鞍子上，自己踏着山口的接脚石，一偏腿骑上驴，叫小长工赶着上了走娘家的大道。不大一会儿，鬼女和小长工走进一个依山靠河的小山村。

鬼女一进村，便叫小长工赶驴朝村南靠河沿的一家人家走。这时，鬼女的妹妹正好站在自家大门口。当她远远地望见死了一年多的姐姐骑着驴，领着一个男人朝着家门走来时，一时间，又是惊来又是喜，转过身三步两步奔进屋，结结巴巴地对爹娘说：“爹、爹，娘、娘，快、快出来看、看，俺姐、姐姐，骑、骑着驴，领、领着个男人，走亲、亲来了！”爹娘一听，半信半疑，又惊又奇，一齐出门来看是真是假，他们仨刚刚来到大门口，正好碰上刚刚下了驴的鬼女和小长工！

五个人，十只眼，你看我，我瞅他，有的喜，有的悲，有的奇，

有的惊，有的怕……一时间个个都愣住了……鬼女见大家都不知说什么好，便叫声“爹”，喊声“娘”，呼声“小妹妹”，又伸手指着小长工说：“爹、娘、妹妹，这是俺女婿。今日大年初三，俺特意领上他来拜年！”

爹、娘、妹妹听到鬼女说到这里，一齐招呼着他俩进了屋，当作贵客，拉开桌子，摆上茶、菜、酒、饭，热情地招待起来。吃吃喝喝大半天，不知不觉中天就黑了。夜里，爹娘把小长工留在自己炕上宿。叫鬼女和她妹妹一个炕上睡。

初四早上，妹妹醒来睁眼一看：啊，姐姐不见了！起初，妹妹只当姐姐上茅房去了，也没当回事。可是，直到做熟了饭，也不见姐姐回来！这下，可惊动了满份家子：爹、娘、妹妹屋里屋外找了个遍，就是不见鬼女的影！末了，爹、娘，只好对小长工说：“儿啊，不知怎么回事，你媳妇不见了！”

小长工听了丈人、丈母的话，不但不惊不担心，反而哈哈大笑，指着丈人、丈母身后的小姨子说：“爹、娘，您老怎么大睁两眼说瞎话？她那不站在您的身后吗？”

爹、娘转身一看，便对小长工说：“儿啊，那不是你媳妇，那是你小妹妹啊！”

小长工一边摇头，一边硬说那女的就是自己的媳妇！

丈人、丈母听了，觉得小长工的媳妇是在自己家里丢的，加上姐妹俩又长得一模一样，自己浑身是嘴也说不清。末后，只好长长地叹了一口气，把二闺女顶上，做了小长工的媳妇。

就这样，鬼女为了报答小长工的盖屋之恩，帮他娶上了真媳妇。

张新春 口述

张崇炯 搜集

流传于山东崂山山村

友 鬼

从前，北京城东有一座闻名遐迩的福禄客栈，一年到头车水马龙，十分兴旺。半年前，这个店东北角一间客栈里，住了一对青年男女，第二天女人突然死了，从那以后，这间客房就闹起鬼来。凡是住进这间客房的人，夜里必死无疑，而且死者的模样都十分可怕！一连死了几个大胆的旅客，于是，这间客房就封起来不用了。

一天傍晚，来了一个进京赶考的青年举子，因店里早已客满，举子又无处下榻，便在店里走了一遭，想找个地方将就住下。他发现东北角有间客房封着未用，就问店伙计为何有房间又不留客？店伙计只好说明原委，并绘声绘色地说这间房里因为闹鬼，已经死了好几个人！举子听了哈哈大笑道：“真是些蠢人，天下哪有什么鬼？只是人们心里有鬼罢了。”

举子非要住这间客房不可。店掌柜无奈，说：“客官一定要住这间房，就得亲笔写个字据，如有不测我们好向官家交待。”举子欣然提笔写了字据，住了进去。

开饭的时候，谁也不敢去送客饭，只好三个店伙计结伴，挑着两盏明晃晃的大灯笼，进了客房急忙把饭菜放下，转身就走。举子望着三个人的背影，哑然失笑。

饭后，举子一直在灯下读书。二更过后，店里的旅客都陆续睡下了，整个店房、院落一片沉静，一片漆黑。头时，举子想起傍晚时店家的言行，心里也不免有些紧张，觉得须加提防。可是夜已深沉，什么事也没有发生。举子站起来伸个懒腰，正要上床睡觉，忽听门外传来一阵窸窸窣窣的声音。举子随着声音望去，房

门拴得很牢，就在他注视房门的一霎时，“唰”地一声，从门缝里闪进一张女子轮廓的纸片来，直挺挺地立在举子面前。举子望了纸人一眼没动声色，他想看个究竟。

纸人见举子没有反应，一晃，变成一个袒胸露肤的美貌女子，两眼直勾勾地盯着他。这时举子却故意坐下整理起书卷来。那女子见举子还是没有反应，便把衣服脱个精光，千姿百态地扭动起来。举子见此情景，厌恶地把脸扭向一旁，不理睬她。这会那女子恼怒了，伸手把头上的发髻一把撕开，长发遮过了胸腹，“呼喇”一声，披散地头发又直立起来！可是举子好象什么也没有看见，依然瞅着窗户。女鬼更急了，又伸手从口里拽出一条一尺多长、鲜血淋漓的舌头来，并发出一声凄厉的怪叫！举子斜视她一眼，依然不动声色。那女鬼见这些招法都不行，便拿出了看家的本事，她一手揪住直立的长发，一手抽出一把锋利的钢刀，“嚓”地一声把自己的脑袋割了下来，头颅和长发搅在一起在地上乱滚，身子却直挺挺地立着不倒！举子见这情景放声大笑，终于开口说话了：“你这个没有用的东西，怎么不想一想，你带着脑袋我都不怕你，把脑袋割下来我岂不是更不怕你了！”

那女鬼听举子这么一说，赶紧收了招法，一晃身子仍变成一张纸片，从门缝里溜走了。

举子被女鬼折腾了这么一大阵子，实在有些睏乏。他好象什么事也没有发生，就上床去睡了。

第二天早晨，天还没有亮透，店家就来了四五个伙计准备应付不测。这时候举子睡得正熟，外面敲门他根本没有听见。店掌柜和伙计都认为举子死了。撬开门一看，举子却在床上安然大睡！

.....

举子进京应试，没有考中。返回的路上，想再会一会那个女

鬼，就又住进了这间客房。二更过后，那女鬼果然来了。由纸片变成美女，一看还是上次遇见的那个举子，叹一口气转身要走。

举子凛然地说：“慢着！既然你想走，为什么要叹气？难道被你害死的人还少吗？”

女鬼说：“相公不要误会，我哀叹是可惜你这一肚子学问！”见举子没明白她的意思，又说：“都怪你文章做得太好，又抨击时弊！主考官不想取你，正好以弊改文，所以你落榜了！”

“原来是这样。”举子略一沉思又道：“那你为什么要在这里害人呢？”

女鬼含恨说：“我要报复男人，我要报仇……”

原来这女鬼是个小家碧玉，名叫兰芳，跟邻居一个叫岳财的男子从小青梅竹马。后来长大了，二人私订终身。男家托媒到女家提亲，兰芳爹一百个不答应。半年前兰芳在无奈之下跟岳财私奔了。一天晚上，两人就在这间客房，兰芳先睡下了，来了两个陌生男人跟岳财鬼鬼祟祟地说了些什么。其实兰芳并没有睡实，他们说的话她都听见了。原来岳财变了心，以二百两银子的身价把她卖给了妓院。这时的兰芳上天无路，入地无门，夜里摘下耳环吞金自杀了！

兰芳哭道：“卖我的是男人，要买我的也是男人，我要他们偿命！世上没有人了解我，说我是厉鬼！”

“你死得实在冤枉！”举子对兰芳的遭遇深表同情，“不过骗你的人是永远不会来这里住店的。你又何必在这里苦煎熬地报复那些无辜的人呢？”

兰芳说：“我的仇人一个月前已经淹死在大海里。”

“既然你的仇人已经不在人世，你也该解恨了，同时也不该再向别人报复了，世上总是好人多！”

兰芳听了举子的话，慢慢地低下头。

举子见她有了悔意，高兴地说：“我从来不相信世上有鬼，今天却遇到了你，咱们就交个朋友吧。”

兰芳说：“你得先说说，你认为我是鬼吗？”

举子认真地说：“上次见到你，觉得你象个鬼，可现在我看你倒象个人。”

兰芳欣慰地说：“说真的，我第一次见到你就佩服你的气概，现在更敬重你的为人！跟你这样的人交朋友，我也不枉曾在世上活了十八年！只可惜我不能为你做些什么了！”

举子爽朗地说：“交朋友应无所求，咱们交的是会心朋友。”

兰芳边笑边说：“世间都说人怕鬼，依我说是鬼怕人！上次我见到你，不就是你把我吓跑了？”

一席话说得举子开怀大笑！

兰芳和举子促膝对坐，有说不完的知心话，一直谈到鸡叫，她才恋恋不舍地离开。

第二天，举子没有走，还想继续跟兰芳谈心。可是从起更一直等到鸡叫，兰芳却没有来。

第三天、第四天，夜幕渐渐降临，举子就净手焚香祷告：“请兰芳妹妹屈尊前来再会一面。”结果她还是没有来。

举子只得怅悔地离去。

从此，这间客房平静如前，再也不闹鬼了。

李寿恭 搜集

流传于山东、黑龙江

庵堂里的女鬼

古时候，有钱人家死了人以后，都将棺材放在庵堂里停放很

多年之后再入土。

靠近刘村的一个庵堂里停放着十几个棺材。庵堂里唯一的老尼姑归天之后，因无人管理，庵堂便逐渐冷落下来。传说，每天半夜饿鬼都要出来闹食。所以，每到黄昏，行人便不敢路过这个庵堂。

一天，村里十多个爱喜乐的乡亲们打赌，说：“如果今天夜里，哪个敢到庵堂里过夜，明天还活着回家，大家就凑足一百两银子送给他。”当时，一个个彪形大汉都没有这个胆量，倒有一位文弱书生愿意去。他平时胆子并不大，只因穷得无奈，铤而走险。这文弱书生原来是刘员外的儿子，叫刘玉，父母早亡，留下他一人。他一不发愤读书求功名，二不务农经商，整日里打牌赌博，游手好闲，将父母留下的大量财产都输光了，落到穷困潦倒的地步。应下赌，他心想：“今晚上，我冒死去住一宿。如果祖宗保佑我没有被鬼吃掉，明日里赢得银两，定要好生度日。”

黄昏时候，众人端来好酒好肉，让刘玉吃饱喝足，又一齐将他送到庵堂大门口。刘玉手里提个大包袱，包袱里装着一包缝衣针、一本书、一壶酒、一盘肉、几十根红烛和一捆纸钱。临进庵堂时，他从包袱里取出酒壶，咕噜！咕噜！灌了几大口。再把腰带扎紧，拍拍胸膛，昂首挺胸往庵堂走去。才走几步，看到庵堂内满目萧然，阴森森的景象，他想后退了。但一想到钱，就又壮起胆子往里走去。庵堂的正殿上摆着一个个凶神恶煞似的大菩萨。供桌上积满灰，香炉里插着残香断烛，没有半点火星。他不敢看大殿堂上摆着的黑压压的棺材，战战兢兢地走进正殿侧面的厢房。以前，这是老尼姑住的地方。走进房内，他迅速地将窗户和房门拴好，然后打开包袱，取出四支红烛，再取出香烛、纸钱，用火点燃。他跪在地上，拜过祖宗，求他保佑自己一夜平安。然后，他拿着一本书跳到床上，放下帐门，用带来的七根缝衣针，

将两面帐门别拢。因为他听人说，鬼怕光怕铁。一切准备都做好了，他盘脚坐在床上看起书来。但他手里拿着书本，心里却打着小鼓，额上淌着虚汗，书怎么也看不进去，一双眼睛不停地瞟着门和窗户。

半夜时分，窗外刮起一阵阴风。紧接着，大殿里传来一声声“啪哒！啪哒！”棺材爆裂的声音。刘玉吓得心都要跳到喉咙里来了，牙齿上下打着哆嗦。忽然，窗户“吱呀！”一声开了，飘进一个面色苍白，披头散发的女鬼。刘玉听见窗户打开的声音，就拖起床上的被子蒙上脑袋。过了一会儿，他掀起被角，朝外偷看，当他看清那女鬼的模样时，吓得尖叫起来，浑身象筛糠一样直打颤。只见那女鬼跪在地上，朝红烛拜了二拜，拜熄了一支红烛，再拜了二拜，又拜熄了一支红烛。她拜得只剩下一根烛，留着照亮吃人。然后，女鬼来到床前，朝着帐门拜二拜，拜掉一根针，再拜二拜，又拜掉一根针。这样一一拜下，眼看着只剩下最后三根针了。刘玉绝望地大哭起来：“爹呀！娘啊！你们为何不保佑我呀！我刘玉今夜非死不可啦！”

忽然，那女鬼不拜了，好象在仔细听，待听清楚后，那女鬼也大哭着说：“刘玉，我的贤侄。我是你的亲姑妈呀！”姑侄相认，又是一阵痛哭。女鬼问道：“刘玉，这庵堂冷落多年，阴森可怕，你为何在此留宿？”刘玉哭诉，自己自父母死后，如何不务正业，败尽家财，落得缺衣少食。无可奈何，与乡亲们打赌，想赚一百两银子回去度日。女鬼伤心地哭道：“想不到，我们刘家后人落到如此地步。”她看到刘玉的可怜相，安慰道：“今夜里有我在此，你莫害怕。待明日赢得银两，今后或发愤读书求得功名，或务农经商发家致富。总之，要痛改恶习，重新作人。”刘玉脑袋捣蒜似地磕头，一一依允。说话间，一个青面獠牙的恶鬼走到窗前，欲往里跳。女鬼慌忙对它打躬作揖，求它开恩莫吃掉她的亲

侄儿。恶鬼走后，又一个舌头吊到胸前的吊死鬼来了。女鬼又是打躬作揖，讲好话求情。吊死鬼走后，又来一个提着脑壳的砍头鬼……一个个饿鬼都被女鬼打发走了。刘玉吓得屎呀，尿呀，屙了一床。好不容易挨到四更天以后，远处传来鸡叫声。大殿里一片“啪哒！啪哒！”合上棺材的声音。女鬼说：“刘玉，天亮了，你没有事了。今后你要记住我的话，痛改前非，重新作人，我走了。”说完，一阵风，扬长而去。

雄鸡报晓，天渐渐亮起来。乡亲们来到庵堂前。众人断定，刘玉可能昨天夜里被鬼吃了，恐怕连尸首都找不到了。有人觉得良心上过不去了，说：“昨天不该打赌，害得刘玉年轻的丢了性命。”说话间，正殿前走出一个人来。众人吓住了，莫非是刘玉已经变成了鬼？待刘玉走到跟前，闻到他身上的臭气时，乡亲们才放心地接他回了村。

从此以后，刘玉拿着那一百两银子，在家闭门苦读。三年之后，上京应试，中了七品县令。衣锦还乡时，他捐钱重修了庵堂。

夏 星 搜集

流传于湖南邵阳

李 良 救 女 鬼

有个人叫李良，二十七八岁，家里有老婆有孩子。

这天，李良去外乡赶集，回来的路上黑了天，他看前边有个客店，就去投宿。李良来到客店，一摸身上还剩二文钱，不够住店的了。就问开店的：“大爷，住店最贱得几个钱？”开店的老头打量了一下李良，看他老实巴交、庄庄户户的，就说：“住南屋不要钱。”说完又忙活着照应客人去了。

李良四下一望，这个客店有东西南北房，其他房里都是人来人往，有说有笑的。唯有南屋黑灯瞎火，没有亮光。俗话说：一文钱憋死英雄汉。李良没钱，只好住南屋了。他试试乎乎地走进南房，划火一望，里边空荡荡的，靠东屋山墙根，放一张小床，上边有蓆有苦子，北窗台上放盏小油灯。李良想：眼下五月的天气，也不凉，什么耍好的，将就一宿吧。这样想着，李良点着油灯，把小包袱朝床档枕上一搁，囫圇滚个地躺小床上。你想，他跑一天的路，不累吗？李良躺床上，搁头就睡着了。

谁知正瞧着，忽听门“吱呀”一声开啦。李良睁眼一望：俺娘！怎从门外走进一个十七八岁的女子，穿得花红柳绿，长得真俊。她一进门就瞅他笑，瞅得他心里“呼通、呼通”的直蹦。李良心说：这深更半夜，人生地疏，是谁家的闺女到这来干什么？就拿拿劲，爬起来问：“大姐，你上这来干什么？”那女子听了，“咯咯”地笑两声，羞眼摸唇地说：“三哥，你一个人呆这不害怕吗？俺是专来和你作伴的呀。”李良心想：好端端的个女子，深更半夜来跟男人作伴，还有好事吗？她八成是个闯家子吧（过去临沂称妓女为闯家子）。李良正想着，谁知那个女子就挨乎到他身边坐下了。他一坐下就乱朝李良身上靠，还扭扭捏捏，怪亲热的样。李良心里有数，这样的女人不能近乎，俺家里有老婆有孩子的。他就朝一边挪挪身子，板着脸儿说：“大姐，你要是有事的话，就正经八道地说。要是没事，就请赶快出去吧，别耽误俺睡觉。”说着，他“呼”地一声站起，在个当门里（当门就是屋里的地）不耐烦地转悠开了。这个女子一看，脸上顿时没了笑模样，冷眼咻瞪地坐那儿想：这个人真出奇，好好个猫不吃腥，看来再给他磨牙嘎嗒舌也没用，那就换个办法吧。想着，那女子忙站起来，向李良赔个笑脸，道声万福，羞答答地一溜小跑出去了。

李良看那女子一走，赶紧过去把门关好，又找两块砖把门挡住，才上床睡觉。谁知刚睡着，门“吱呀”一声又开了，李良睁眼一望，还是那个女子。这回她怀里抱四个大元宝，正笑着朝门里走，一边走一边说：“三哥，俺看你穿得破衣烂衫，家里一定怪缺钱花，你要是不嫌少的话，这点小意思，您就留下吧。”李良心说：“这个女人怎不要脸的，刚撵出去又回来啦。她这号人，甭说四个大元宝，就是一座金山，掇了俺啦不爱拾。”想着，就雄声霸气地说：“俺不稀罕大元宝，你给我赶快出去，要是再耽误俺睡觉，甭嫌俺不客气。”说着，一翻身，脸朝里，打开了呼噜。这个女子又讨了个没脸，怀抱着大元宝，站那儿定情了一会，知道再纠缠也没好果子吃，就眼泪噗洒，恹头搭脑地转身慢慢朝外走。一走出门口，她不走了，又站在那儿“呜呜”地哭了起来，哭得怪伤心的，时候不大就把李良哭软了心。他想：这个女子哭什么？莫非有什么难处？就一骨碌从床上下来，出门问那女子：“大姐，你呆这儿哭什么？”那女子抬头看一下李良，擦擦眼泪说：“三哥，俺呆这一带有四五个月，还头一回遇你这样好的人。实话对你说，我不是人，我是个鬼，就住在店东那片墓地里。俺是头年在人世病死的，死后阴魂未散，就被一个妖魔碰见，他看俺貌美，就强缠着俺，每晚逼俺出来吸男人的血给他喝，要是一晚上吸不到，他就使劲揍俺。俺实在恨透了那个家伙，不想干这伤天害理的事。无奈这个妖魔心狠手毒，会邪术，奴家无法逃身。今晚上，他又算计着你，硬逼俺来吸你的血。俺一看，你这个人贪财不图色，心怪好，害了你吧，真不忍心；有心放了你吧，又愁着回去没法交代，所以在此啼哭。”李良一听，顿时吓得汗毛直竖，心说：“怪不得住这个房不要钱，原来里边闹鬼呀。”想着，又壮壮胆子问女鬼：“大姐，你打谱拿俺怎么着？”女鬼寻思了一下，说：“唉！你这个人，我不管怎么样也不能害你，我宁叫一人担，

不叫二人寒。三哥，你就赶快挪北边那个小独间屋去吧。那里睡个老道，你跟他睡一块，顶到五更头里，鸡叫的时候，你就起来向他哀告，要他枕头底下的那个小铜盒，那是个化妖盒呀，要了拿回来，用绳子吊起，挂在门头上。这样，你才能平安无事，要不，那个妖魔会亲自去害你的呀。”李良听了，刚要说两句道谢的话，忽然又一想：女鬼放了俺，给俺指了路，她可怎么办来？又问女鬼，女鬼呱嗒呱嗒眼皮说：“三哥，你要是有心救俺的话，明早，天不亮以前，可到东边那片墓地里，看有个大坟子窟窿，窟窿里有把小雨伞，你把它偷偷拿回家。不管什么时候，千万甭打开，只有等到明晚二更鼓的时候，把它举起一打，俺就得救了。”说完，女鬼就慌忙告辞，回去交差。李良朝北屋去了。

李良好歹摸拉进北边那个小独间子屋，划火一看，那屋的小床上，果真睡个老道，正睡得呼天倒地。李良也没敢惊动他，就悄悄地跑到小床一头，挨乎着躺下了。李良怎么也睡不着，眼巴巴地一直等到鸡叫，这个老道才伸伸腿，翻翻身发现了他。李良一看，慌忙从床上爬起，点着油灯，跪老道跟前，磕头作揖地哀告，要讨他枕头底下的那个小铜盒使。老道好象什么都知道，点点头，伸手从枕头底下掏出一个小铜盒，递给李良，又闭眼“呼呼”地睡开了大觉。那个小铜盒跟茶碗口那么大，李良拿在手里喜呀，就跟得仙气一样。他坐床沿上挨乎了一阵，看天快明了，就忙活带着小铜盒，赶紧出了客店，直朝店东边那片坟地里跑。

李良来到墓地，天还不亮。他虾腰瞪眼地挨个坟子找，一找，果在一堆坟子脊儿里找到了一个大窟窿，里面放把小雨伞。李良慌忙把那小雨伞抽出，抱在怀里，转身就朝回走。

李良来到家里，好歹挨到天黑。他找根小绳把小铜盒吊起，挂在头上，刚要关门睡觉，就听外边一阵“吱吱”的怪叫，李良赶紧扒门缝上朝外一望，俺娘！就看从正南的半悬空里，有个猢猻

骚屙的东西，磨盘般大，浑身发亮，正张牙舞爪地朝他这里扑来。李良吓得刚要找地方躲藏，就听门头上的小铜盒“叭嗒”一声开了，接着从里边射出一道白光，直朝那个东西刺去。那个东西刚到当天井上空，就“吱呀”的一下子，被白光刺中，接着越缩越小，一直缩得跟果子米弄大，一下被白光吸进小铜盒去。小铜盒又“叭嗒”一声，盖严实了。外头很静，再也没有动静了。过了不知什么时候，李良估摸到二更鼓了，就赶忙拿起那把小雨伞。按女鬼所嘱，举起来一打，“咻通”一声，竟从伞里掉下一个人来。李良定睛一看，这不正是那个女鬼吗？今晚怎满脸蜡黄，衣裙不整，蓬头散发的？李良还没来得及问，那女鬼就把昨晚妖魔怎样折磨她，怎样打谱今晚加害李良的事说了一遍。

李良听了，也忘了什么人，什么鬼，感激地不由走上前，刚要伸手去捋女鬼的手，女鬼把手朝后一抽，正色说：“三哥，有道是，阴阳有界，人鬼有分，俺是再也无法回您人世间。今天多亏你相救，把俺带出魔窟。妖魔已被除，俺已跳出火坑，今天也该板板整整、安分守己地找个归宿了。”说着，还没等李良开口，她就向李良拜了三拜，转脸化作一阵微风，不见了。

李星跃 口述

孟凡科 搜集

流传于山东沂蒙山区

癩 疤 阿 三

有个叫阿三的光棍二流子，喜欢寻花问柳，调戏耍弄妇女，村里人人都讨厌他。

一日，阿三听人们说，村外某地有条大沟，沟里有一帮鬼女，

不仅标致俊俏,而且很懂礼貌,虽时常与人碰面,有的是以礼相待,有的则隐身回避,从不伤害过往行人……。这阿三本来色胆就大,心想这些鬼女既然如此柔弱温善,我何不也去见识见识,村里的姑娘们嫌弃我,野外的鬼女们也许对我要好些!他便扮成秀才模样,照人们说的方向,夜里趁着酒劲,走进了那条“鬼沟”。

这夜风清气爽,月亮象一面镜子,照得地上亮亮光光。阿三疯疯癫癫地来到沟里,躲在一块大石头后面,东瞧瞧,西望望,左等右等,就是不见一个鬼女出来。约摸半夜时分,天气渐渐凉了。阿三浑身冷得不行,正哭丧着脸准备回家,忽听路旁林中传出隐隐笑声,不一会走出几个姑娘,都是十六七岁的妙龄少女,一个个花枝招展,貌若天仙。姑娘们来到一片山石中间,嬉笑着捉开了迷藏。阿三把眼睛都看呆了,不由得咳嗽了一声。姑娘们发现有人,笑声戛然而止,霎时便无影无踪。只有一个鬼女还没有隐去身形,惊慌失措地叫道:“我的蒙脸帕儿丢到哪里去啦?”边叫边手忙脚乱地在地上寻找。阿三再也按捺不住,从石后闪了出来。姑娘慌得双手掩面,回身便走。阿三紧追不舍,喊着调情的脏话。那姑娘理也不理,在前面越走越疾。阿三火气上来,索性一溜小跑,看看就要追上,姑娘车转身子,急急地奔上了一条小路。阿三也慌忙往小路上一拐,三步两步抢到姑娘跟前,嬉皮笑脸地说道:“美人儿,现在只咱们两个,你不与大爷快活,还躲躲闪闪地做甚?”伸手欲扯姑娘裙带。姑娘猛地扭回头来,阿三大吃一惊,只见这姑娘和刚才见到的面目全非,脸如白漆,口似血盆,一只眼珠吊在外面,舌头长长地吐在胸前,光有脸盘,却无脖颈,怒气冲冲地朝他骂道:“你走你的阳间道,我走我的阴司桥,咱井水不犯河水,你为啥老缠着我?”说完,照阿三脸上唾了一口。阿三当即就吓昏了,仰面朝天跌倒地上。醒来时已被人救回家里。阿三觉得脸上有异样的感觉,第二天早

晨用镜子一照，只见脸上起了一层癩疤疙瘩，不痛不痒，抹也抹不掉，治也治不好。从此走在街上人们更加讨厌他，送了一个绰号，管他叫“癩疤阿三”。

韩胡来 口述

王光明 搜集

流传于山西高平

变鬼不忘惩恶

守卫鬼门关的两个鬼卒，从来都是尽职尽责，安分守己的。自从来了一位漂亮的女鬼后，他俩都忘乎所以了，甚至还放那个女鬼跟一伙小鬼出关杀人，因而被阎王判了大刑：倒吊在鬼门关前的黄桷树上示众。

虽然两个鬼卒因违反阴间律条被罚，但那女鬼等一伙也无一幸免，都被黑无常押到了阎王殿下受审。

阎王怒视着女鬼，大喝道：“胆大妖妇！来此阴曹，竟敢乱我律条，做出那等伤风败俗的丑事！”

女鬼听罢阎王之言，不觉触动隐伤，暗暗流起泪来，想起自己心酸的往事：

原来，这相貌非凡的女鬼在世时叫郑凤兰，家里上有老父老母，下有小弟小妹，家境十分贫寒。可她是一位体贴父母、疼爱弟妹、心灵手巧的好姑娘，为了摆脱困境，从小就跟着母亲学得一手绝妙的绣花手艺。平时，她除了跟父母在田里劳动外，还勤于绣花，她将所绣的丝帕等物拿到市场去变卖，以此弥补家里开销的不足。

有一天，凤兰正在街上叫卖时，遇见一位富家公子。这公

子是当地一霸，尤其好色。他见凤兰长得如此美貌，魂儿就一下被勾走了。他三脚两步走过来，抓起一条绣花巾，两只馋眼却死死盯着凤兰的脸蛋：“啊！真漂亮，我……我还少见……这些，我都买下，快跟我去府上取钱。”

凤兰见所卖之物一下全脱了手，自然十分高兴，就尾随公子而去。

那公子却不走他家大门，而把凤兰从后门径直带到了自己房中，并随手关上房门。接着，显得十分恭维地说：“请小姐稍候片刻，待我去取钱来。”

这公子房中那富丽堂皇的摆设，一下便把凤兰吸引住了。她睁着一双好奇的眼睛，东看看，西瞧瞧，竟然着了迷。这时，公子已换了一身艳装，拿着一包碎银，轻轻来到凤兰身边：“小姐，请点过银两。”她刚要伸手去接银两，谁知那公子象饿狼一样，猛扑过来，将她紧紧抱在怀里，强行拖入了内室。

凤兰被那衣冠禽兽糟踏后，悲痛欲绝，但一时又无可奈何，只好忍辱含恨而去。她把报仇雪恨之事，深深埋在心中，等待时机。

这一天终于到来了，那天，她提着绣巾，刚来到街上，又碰上了那个公子。她强忍住心中的怒火，朝那个公子妩媚一笑，手儿一招。那公子一下就心猿意马，神魂飘飘起来，紧紧地跟在凤兰后面。他们来到一个人迹罕至的地方，凤兰看准时机，抽出短刀，回头就朝公子腰间刺去。谁知那公子一闪，却躲开了。一位纤瘦弱女，哪里敌得过一个鲁莽男人呢？凤兰不仅没伤到公子一根毫毛，反倒被公子夺过刀去，狠狠几下，丧了性命。

凤兰死于非命来到阴曹，可仇未报，恨未雪，哪肯甘心？她虽结识了几个小鬼，可都是些胆小如鼠之辈，谁也不愿帮助她报仇雪恨。她无路可走，只好横下一条心：“什么男女授受不亲？

没有几个知己，我心中的疙瘩何时解？”于是，她便到众多鬼群中去混。渐渐跟一些有股子义气的鬼卒混熟了。当他们得知凤兰的遭遇后，都愤愤不平，决心助她一臂之力。

一切准备停当，他们就趁夜间溜出鬼门关去了。不料，他们刚把那公子治死，却让夜巡的黑无常发现，被一一带回。守关鬼卒就因此被阎王罚以倒吊示众，他们也全被带到阎王殿受审。

却说凤兰跪在地上，并不言语，只是一个劲地伤心流泪。

阎王见状，怒道：“你卖弄风骚，勾引鬼卒，甚至聚众外逃去干那淫秽勾当，严重乱我阴律，实属罪大恶极，你还有什么脸皮可顾？还不从实招来，难道用泪水就能洗清你的罪过吗？”

“阎王爷，冤枉啊！”凤兰只好大声呼道。

“什么冤枉？我说的哪一桩不是事实？休想抵赖！”阎王把惊堂木敲得“啪啪”地响。

“王爷，确实是冤枉。”一个鬼卒申辩道，“我们虽好在一起厮混，但决没干什么淫秽勾当，望王爷明察。”

“王爷，是呀，她虽然大方随便，但谁也不敢对她产生邪念。就是那几个馋鬼也不敢近身于她。她跟我们一起厮混，只不过是為了报仇雪恨呀！”另一个鬼卒也说道。

阎王见话中有话，忙改变语气：“什么仇？什么恨？从实讲来，有孤王作主！”

凤兰便一把鼻涕一把泪地讲述了自己的不幸，最后说道：“此事与他们无关，一切由我承担。现在小女大仇已报，死而无怨！”

阎王又命押上那个花花公子，问道：“你在阳间侮辱凤兰可有此事？要从实讲来，若有半点虚假，当知我阴曹刑罚的厉害。”

那公子惧怕皮肉之苦，只好一五一十地招了。

阎王听罢，沉思片刻，起身说道：“郑凤兰刚烈正直，不畏邪

恶，品行可佳。其余鬼卒能见不平拔刀相助，实也可贵。而今孤王要奖励尔等，即去投胎超生，那花花公子，侮辱民女，十恶不赦，打入铁围城，按律惩处！”

凤兰及众鬼卒，连连叩头，感谢恩典。随之，纷纷走出了鬼门关。

雪 源 搜集

流传于山西一带

“奇怪”崩大堂

据老辈人传说，从前有个村子，村外有一条大沟，因为葬满了死人，所以人们都叫它鬼沟。

村里住着个孤身小伙子，乳名唤做成哥，经常在“鬼沟”里打猎。这年成哥偶染疾病，想到身边无人照顾，不免长吁短叹。

一天夜里，小伙子病得口干舌燥，躺在炕上迷迷糊糊。约摸半夜时分，忽觉口内一股清凉，朦胧间睁开双眼一看，发现身边坐着位年少姑娘，面如桃花，美貌异常，一边给他喂水，一边替他擦汗。成哥心感诧异，问姑娘姓甚名谁，家住何处。姑娘说：“我就住在你经常打猎的那条沟里，名叫桃花，也是孤苦一人，因平时很少出来，所以你未曾见过。小奴见成哥这几日没去打猎，特意前来看看。”小伙子十分感激。自此姑娘每天来到成哥家中，替他熬汤煎药，侍候得周周到到。不知不觉个把来月过去，成哥病体康复，竟与姑娘相处得难舍难离，求姑娘留下来做他的妻子。姑娘无限忧伤地说：“成哥还不知道，说出来不知你害不害怕，我是个死了的冤鬼……”成哥说：“姑娘这般温存善良，别说是鬼，就是妖精我也心愿！”姑娘见成哥情真意切，就同意了。当

天，两人结成了一对夫妻。

却说本县有个县官姓李，因为贪财好色，断案糊涂，脑袋长得象颗驴头，老百姓都叫他“驴县官”。这天驴县官出来游山玩水，路过成哥家门口，看到成哥妻子长得如花似玉，顿时丢魂落魄，回到衙门里几日不上公堂理事，一心想把成哥妻子霸占到手。他听说成哥是打猎出身，立刻想出了一条毒计，将成哥传到县衙，说是皇上来了圣旨，限成哥三日之内，上献一百只鸽子，违者按抗旨治罪。

成哥闷闷不乐，回到家中，将驴县官的命令告诉了自己的鬼妻，愁眉苦脸地说：“三日内打一百只鸽子，根本难以完成，这该如何是好？”妻子道：“郎君不用忧愁，你去买十张白纸，回来我有用处。”成哥说：“我愁得连鸽子都交不上，眼看咱夫妻只有三天的团聚啦，哪还有心思去给你买纸呢！”妻子说：“叫你买你就去买，保管三日之内，有你一百只鸽子交就是啦。”成哥无可奈何，只得去集上买回了白纸。鬼妻把纸剪开，糊成了一只只漂亮的小白鸽。三天限期一到，她把纸鸽放进了两个大竹篮，叫丈夫挑去交差，并且一再叮嘱：不走到县衙大堂，千万别打开篮子瞧看。

谁知成哥出了家门，一路疑疑惑惑，总想打开篮子看看才肯放心。不料他刚把篮子弄开条缝，“噗”的一声，一只活生生的鸽子就飞了出来。成哥又惊又喜又后悔，急忙将篮子盖好，想到一百只鸽子现在只剩下九十九只，县官必定治罪。他心惊胆战地进到衙门，将鸽子交给县官。驴县官数了数，不多不少，正好是一百只。原来细心的妻子料定丈夫路上必要偷看，特意多做了一只。驴县官见找不出什么毛病，便又给成哥下了道新命令：限他三天之内，再上交三百只斑鸠，完不成定斩不饶。

成哥回到家里，依然是愁眉不展，茶饭不思，鬼妻问道：“郎君，咱已经把鸽子交了，你为何还不高兴？”成哥说：“驴县官不讲

理，他得了鸽子，又要我三日之内，上交三百只斑鸠，咱怎能办得到呢？”妻子说：“这个容易。”叫丈夫买回了三十张黄表纸，请来了几位鬼妹，大家一齐动手，裁的裁，叠的叠，一夜工夫，又很快糊成了三百只斑鸠。

成哥把斑鸠交给县官。驴县官见连施两计不成，又气又恼，小绿豆眼珠一转，对成哥说：“皇帝知道你常年打猎，一定见过不少稀罕东西，多给你两天时间，叫你弄件最最奇怪的东西献给皇上。”成哥问什么东西，驴县官说：“什么东西都行，只要和普通东西不一样就行了。”说完，赶紧拂袖退堂，暗想：这件东西既无名字，又无样子，一定能找上借口给成哥定罪，将成哥妻子弄到手里。

成哥回来又对妻子说了。妻子气得骂道：“这个可恶的昏官，三番五次刁难我们，看来是非把我们置于死地不肯甘休。没奈何，就给他做个‘奇怪’吧！”成哥说：“‘奇怪’是什么样子，咱们如何做得来呢？”鬼妻说：“做得来，当年我父亲跟人起反的时候，在兵营作坊里干过，制造过一种火药，因此我也略懂一二，狗官硬逼咱死，咱也不叫他活！”便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丈夫。成哥想到除此之外，也实在无路可走。于是，夫妻俩就潜心制作起“奇怪”来。

转眼期限到了，这个“奇怪”也做成了。说它是个“奇怪”，也真奇怪！它有三颗脑袋，七个耳朵，十二条腿十四个爪子，大肚子，宽脊梁，歪脖颈，秃屁股，身上涂满了各种各样的颜色，横看象匹马，顺看又象只大狗熊，真算是个少有的“奇怪”。

成哥雇人帮着，抬上“奇怪”来到衙门，让衙役禀报道：“奇怪的东西抬来了，名字就叫个‘奇怪’，请老爷过目。”驴县官立即升堂，命令将“奇怪”抬到大堂上，除去绳索，揭开蒙布一瞧，果然是五颜六色，奇形怪状。驴县官看看这里，摸摸那里，稀罕得不得

了，虽然心里连连赞叹，表面上还装作很不高兴的样子，板着驴脸问道：“这算什么‘奇怪’？”成哥忙禀道：“你如果用烧红的铁棍戳一下它的屁眼，奇怪的事情就会出现，不过得等到正当午时。”驴县官害人心切，把什么都忘了，打发走成哥以后，好容易等到晌午，叫衙役烧红铁棍，亲自插进“奇怪”的屁眼。随着“噔”的一声巨响，这个可恶的昏官和一班狗仗人势的衙役就一齐飞上了西天。

等到上司查明此事，来捉拿成哥时，成哥已带着鬼妻远走高飞，不知往何处去了。

王光明 搜集

流传于山西一带

杜秀复仇

相传，很久以前，在我们村的东头，住着一位地主，家里非常富。在村的西头，有一位很穷的农民，家里有一个女儿，名叫杜秀，杜秀长得十分美丽，犹如春天里的鲜花，亭亭玉立，她有一个二十五岁的哥哥，叫杜灵。

有一天，那个地主在街上乱逛，恰巧碰上了杜秀，见她长得很秀丽，就产生了恶意，立即吩咐家丁把她强拉回了家。她的哥哥等了很久不见她回家，很着急，但是半个月过去了，没有一点消息。原来，那个地主见她很倔强，就把她关闭起来，不准出门，所以杜家找不到她，以为她死了。

杜秀在地主家里受到地主的侮辱，在一天夜里便悬梁自尽了。第二天，地主见她已死，便让家丁把她的尸体送回杜家，说是在江边拾到的。地主虽然这样说，但是杜灵知道杜秀是怎样死的。

半年时间很快过去了。一天，那个地主去给他的祖母上坟。那时候，富人家的坟比穷人家的坟远得多，穷人的坟就在村边，因此去富人家的坟地必须经过穷人家的坟地。地主手提竹篮，在家丁的陪同下走着。忽然，他看见不远处有一位姑娘在哭。走近一看，见是杜秀，不由毛骨悚然。心想：杜秀明明死了，如今怎么又来一个，难道我遇到了鬼？杜秀见他惊呆了的样子，便开口说：“老爷，开开恩吧！我家父亲重病染身，需要银两，望老爷借给我五十两。”地主见有机可乘，便吩咐家丁去家中取银两，自己留在杜秀身边。家丁一走，那地主便想胡作非为，可他哪里知道，他所碰到的真的是鬼。杜秀由于疾恨在心，所以想借此机会报仇，便说：“咱们……”地主一听，便满口答应。杜秀见时机已到，便伸出双手，将地主活活地掐死了。随后，杜秀便不见了。

那家丁取了银两回来，见老爷直挺挺地倒在路边，吓得两腿发软，索索颤抖。他提心吊胆地对别的家丁说：“你们快去报告太太。”那个家丁在守尸体时，忽然，他身边的一棵树着起了火。那个家丁拿来的五十两银，恰好挂在那棵树上。家丁见状，忙去取那银子。不料，家丁身上也着了火。火越着越旺，那家丁就被活活地烧死了，随后，他身边出现了一位老道姑。

那地主婆在家丁的前呼后拥下来到这里，见此情景，吓得脸色铁青。地主婆吃惊地说：“贱道姑，你竟这么不要脸，害死我老头和我的家丁，还要害死你姑奶奶不成？”老道姑听了，并不生气，慢条斯理地说：“慢着，我并非凶手，到此是为了替你解除大患，可是却受到你的谩骂。我走了。”说完，便要走。地主婆见状，急忙说：“小人有眼无珠，请大人救救我们吧！”老道姑说：“离此地二十里的地方，有一片柳树林，里面有口井，带上你全家老小，喝了井里的水，就会死而复生，万事大吉。”说罢，就不见了。

于是地主婆就带着全家大小去那里寻水。他们来到柳林，柳

林密得象蜘蛛网一样，人没法过。他们由于救人心切，就用双手开路，到了井边，一个家丁用柳条作绳取水，可是那柳条缠在了他的身上。其他人一见，忙去解救，可是得到的都是同样的结果。他们鬼哭狼嚎，滚作一团。

突然从井里出来一位女子，正是杜秀。他们一见都吓得魂不附体，跪在地上求饶。杜秀在阴间得到阎王爷的同意，化成凡人来报仇，为民间铲除大恶。所以她说：“救你们？哼！我要把你们活活烧成灰。”说罢，从口中吐出一团火，把他们烧成了灰。后来，地主一家都成了杜秀的使唤小鬼。

从此以后，这个村里就再也没有人敢象地主那样随便欺压穷人了。

阎忠林 搜集

流传于甘肃酒泉

女鬼助夫

河南息县有个集镇油坊店，相传，这个地方的鬼特别厉害，你若不信，敢在街上随便骂一句“见鬼”之类的话，准保你挨女鬼的拳头。女鬼为何打人？这里流传着这么一个故事。

从前，油坊店住着一户人家，小两口过日子，男的叫任老七，女的叫王翠花，两人种着二亩田地，夫妻恩爱，日子过得苦中有甜。特别是看见妻子渐渐凸起的肚子，任老七有说不出的高兴，自己即将当爹，也不必发愁任家后继无人了。

十月怀胎，一朝分娩。王翠花生了个白胖小子，可她自己身体却虚弱得很，加上又染上“月子病”，儿子生下地刚三个月，便命归黄泉了。任老七痛不欲生，望着嗷嗷待哺的婴儿在不停地

啼哭，心如刀搅般难受：“妻呀，你死了千事不管，万事不问，咱的孩子谁人抚养？我纵有三头六臂，也顾不过来呀。我的命好苦哇？”他大哭一场之后，用一张草席掩埋了妻子。

转眼到了大忙季节。任老七拖着疲倦的身子回到家来，锅上一把锅下一把地做饭，还得照料孩子。他本来身体就不好，这下更是瘦得皮包骨头，日子过得凄凄惨惨。

一天中午，任老七从地里回来，一放下锄头，手就朝锅里伸，他要拿稀饭喂给孩子吃。谁知，锅内空空，哪有稀饭的影子。他估计可能是被狗偷吃了，心里不由得一阵难过，孩子没饭吃，还不饿得乱叫唤。

他走到床前，看见孩子睡得正香，脸蛋儿依旧红扑扑的，一摸肚子鼓鼓的，就跟平时吃饱了一般，才稍许放了心。

任老七来到厨房，从缸里舀水做饭。当他掀开锅盖，不禁呆了：一锅红薯稀饭已经熬熟，呼呼冒着诱人的香气。怪事，这是谁个做的饭？联想到孩子已经喂饱，肯定都是同一个人干的。到底是谁呢？他百思不得其解。

更让任老七不解的是：此后，每天回来饭都做好了，孩子也喂了，等他吃罢饭下地的时候，碗筷不知啥时也收拾好了，就跟翠花活着时一样。他曾听说过鬼帮人料理家务的事，莫非我也遇上了鬼？

任老七想得不假，这个鬼就是王翠花。

王翠花死后，阴魂不散，时刻挂念着丈夫和儿子。特别是看到丈夫忙得吃不上饭时，更是心痛，便回家来做饭喂孩子，料理家务。因为她是鬼魂，所以任老七看不见她。

任老七白天不怕，夜里可吓得睡不着觉，便想了个点子，把邻居们找来陪他过夜。晚上闲得无聊，几个人就赌上了。渐渐地，任老七赌博上了瘾，在家里赌不算，夜里还经常在外赌。

却说有个小黑子，摸准了任老七夜里爱在外赌博的习惯，便于一天夜里，大摇大摆地进了任家，没费吹灰之力便找到了一袋红薯，扛起就走。

“站住！”冷不丁一声叫唤，把小偷吓了一跳，听声音是个女的。他前后打量，并无一人。心想：难道是自己疑心生暗鬼？

“小黑子，你这个狼心狗肺的家伙，偷我家的红薯。你缺了八辈子德。”

“哎呀妈呀！”小黑子吓得惊叫一声，扔下红薯就往外跑。怎么？原来他听出是王翠花的声音。

王翠花又找到正在赌博的丈夫，她气坏了，呜呜咽咽地说：“好你个任老七，我替你看孩子，料理家务，实指望你往好上奔，谁曾想到你奔成了丢料，好伤我的心哪！”满屋人听了，无不大惊失色，任老七更是吓得不敢吱声。

“你个败家子，鬼迷心窍就知道赌博。要不是我吓走小黑子，你明早只能喝风了。”说到这里，人们猛听一声怒吼：“还不快回去看家。”悠然刮过一阵风，大伙再没听见王翠花的声音了。

任老七脸色苍白，一步一步地挪回家。当他发现红薯已挪了地方时，知道翠花没说瞎话，想起翠花连日的照料，不禁鼻子发酸，抱头痛哭。

忽然，头顶上一阵风刮过，传来翠花的声音：“老七呀，你若不改赌博的恶习，以后日子可咋过呀！虽说我能帮你料理家务，没粮可做不成饭哪？咱毕竟是阴阳两界人。”

“翠花，我的好翠花！我再也不赌了，我再也不赌了呀！”任老七痛心疾首地说。

“但愿你能说话算数，为妻我在阴间也放心了。”又是一阵风动，屋里只有任老七在忏悔。

据说，任老七痛改前非，在亡妻翠花的帮助下，日子越过越

旺火，子孙一代比一代强。

王翠花死后仍料理家务的奇事传出去后，油坊店集上的人议论纷纷，有个小伙子刚说出：“任老七家出活鬼。”“膨”，肩膀上就挨了一拳。他一回头，身后正跟着一小伙，便吼道：“你凭啥打我？”

那小伙子莫名其妙地说：“我没打你呀。”

“你没打，莫非是鬼打的不成？”话犹未了，肩膀上又挨了一拳。

“哎呀妈呀！”小伙子惊叫道：“鬼打人了，鬼打人了……”

从此，油坊店没人敢随便说鬼，都说这里的鬼厉害，敢打人。

李国灿（62岁）口述

任恩国搜集

流传于河南息县

儿 悠

从前，长白山脉中有个凤凰山，山下有个凤凰屯。这个小屯非常偏僻，离城有四五十里路，路上人烟稀少。屯中有个小伙子叫王山根，家中只有母亲与他相依为命。他对母亲十分孝顺。可是七天前母亲不幸去世了，他很悲伤，在邻舍帮助下，把母亲埋在了去县城的路边上。

这天，山根去县城买些油、盐等日用品。回来时天色已晚，他又饥又渴，迈着沉重的步子往家里走。走着走着，突然发现前面有一丝亮光，他以为那儿有人家。心想：正好可以讨点水喝。走到近处才发现这个房子没有门，于是他就直接走了进去，只见一个披头散发的老太太正用半个破碗装着看不清的东西大口大口地吃着。她听见有声响便抬起头来，王山根一看吓坏了，哆哆

嗦嗦地说：“你是我妈？！”老太太瞪着一双蓝幽幽的眼睛看了他一会儿说：“山根，我是你妈呀！”山根忙回话说：“妈呀，你不是已经死了吗？”老太太说：“儿呀，妈又复活了，你快把妈背回家里去！妈在这还是活不多久呀！”山根虽然害怕，但又不忍心把母亲一个人扔在这里不管。他早已忘记了疲劳，背起母亲径直往家走。到家后做了可口的饭菜，恭恭敬敬地端到母亲面前。可他母亲根本就不想吃饭。于是他草草地吃了一些，让母亲睡下后，自己才去睡。

第二天一早，老太太说要做悠车，他只好请来了木匠做了一个大悠车，吊在房梁上。老太太还要山根亲自悠她，山根也只好孝顺地整天悠她。只要山根稍一停手不悠老太太就发出哼哼的声音，同时嘴里不断地呼着：“儿悠呀，儿悠……”山根只好陪着她，别的什么活计也干不了。到了晚上，她才肯让山根睡一会儿，其它时间都要山根悠她，不然，她就呼个没完。

屯中的人知道山根母亲复活了，都来看她，可都被她那幽灵般的眼光吓跑了。自从山根把母亲背回村子以后，屯里的人个个提心吊胆。特别是夜里阴风凄凄，令人不寒而栗，家家户户都把门窗关得紧紧的，无人敢在晚上外出。

就这样过了三个多月，山根那住在四十里外靠山庄，以打猎为生的舅舅听到了姐姐复活的消息，不禁又惊又奇，于是他拎着野味来看姐姐。他一进屋就看见姐姐象具尸体一样地躺在悠车里。只见她手里拿着生前用过的拂尘，脸上却没有一点血色，眼睛里闪着可怕的光芒。再一看，外甥正吃力地推着悠车，脸色苍白，眼里布满了血丝，瘦得叫人难认出。山根见舅舅来了，急忙把舅舅让到外屋坐下，哭着诉说母亲复活后的情况。舅舅愈加感到惊疑。他想：姐姐生前本是个性情善良，温柔而贤惠的女人，对自己的亲人更是关怀备至。如今怎么不顾儿子的死活，没黑

没白地让儿子悠她呢？而且她生前慈祥的目光已变成可怕的凶光。今晚我倒要看看她是真活还是假活。

吃过晚饭，他对外甥说：“你到外屋去睡吧，今晚我替你悠她。”但是老太太却又呼着：“儿悠啊。”山根听到这声音再睡也睡不着了。舅舅对老太太说：“姐姐，今晚我悠你吧，别喊山根了，让他休息休息吧。”老太太不再做声了，她用恶狠狠的目光瞪着她弟弟。她弟弟凭着猎人所特有的敏感意识到这间屋子充满了恐怖气氛，他悠了一会就躺下装睡了。

约摸到了半夜时分，他在朦胧中听到悠车里有轻微的响动，便睁眼一看，啊！姐姐已经坐起来了。她用拂尘向窗户甩去，窗户立刻开了，只见一团黑气从窗户射出去。山根的舅舅看到这里，吓得头皮发炸，心跳加快。但他毕竟在深山老林里打过猎，也见过不少惊心动魄的场面。他没有动，也没去喊人。他推测老太太一会儿就能回来，他想看个究竟。果然没几分钟她就回来了，只见一团黑气射到悠车上，随着黑气的移动，窗户也关上了。黑气散去，他看到老太太已坐在悠车上了，怀里抱着个刚出生不久的婴儿，老太太正啃着撕下来的婴儿大腿。吃得满嘴流着血沫子，那情景惨不忍睹。她啃完一块骨头，就向悠车旁的老黑柜一甩拂尘，柜盖便自动开了，她把啃得非常干净的骨头扔进去。这样很快便把小孩身上的肉吃个精光。她吃完小孩，好象还没饱，偷眼瞧见山根舅舅仍抱着弓箭睡着，就又同刚才那样溜了出去。这次时间稍长了些，约摸有一袋烟的工夫，她又回来了。只听见扑通一声，山根舅舅抬头一看，只见一个赤身裸体的大姑娘被扔在炕上。再看老太太，她正坐在悠车里，微微地喘着气，也许是刚才累的。这时老太太发现山根的舅舅醒着呢，就立刻用拂尘向他甩来。他料定不妙赶紧拉弓向老太太射去一箭，说也奇怪，平时在山里打猎，他的箭法虽不是百发百中，却也是十拿九稳。

可是今天的箭被老太太的拂尘一挡，就射在墙上了。这时老太太往悠车里一躺，便又“儿悠、儿悠”地喊起来。王山根被吵醒了，过来一看，见母亲躺在悠车里，舅舅手里拿着弓正在发呆，炕上躺着一个浑身一丝不挂正在昏迷之中的大姑娘。他不知发生了什么事，见舅舅还在发呆，便推了他一把，舅舅才如梦初醒，叹了口气，把刚才的事说了一遍。王山根本来就害怕，经舅舅这么一说，吓得好半天才说出话来，哀求道：“舅舅呀，这可如何是好啊？”山根的舅舅这时已经镇静下来了，他对山根说：“外甥休要害怕，你先去把全屯的人都叫来，我在这里看着她。”

正在这时，老太太忽地坐了起来，瞪大双眼，对山根说：“儿呀，你别听他胡说，我连动弹一下都费劲，怎么能去害人呢？你舅舅勾引女人被我看见，他就想害死我。”老太太这么一说，倒把山根弄得没主意了。这时舅舅掀开老黑柜让山根看，山根近前一看，吓得魂飞魄散，连连后退。原来柜里装满了人的骨头。可见她害死的人已不少了。山根惊恐地望着母亲，又听到舅舅喊他快去叫人。这时老太太已凶相毕露，脸上现出得意的奸笑。山根刚要喊人，但已来不及了，老太太迅速地将手里的拂尘向山根甩去。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山根的背后出现了一位白发银须的道人。他怒视着老太太斥道：“你这个恶鬼，在世的缘份已尽！”说完只见他左手一抬，屋里发出了雷鸣般的响声，只见老太太一下子摔在地上，从她的头顶升起一团黑气向窗口冲去。“恶鬼哪里走！”这位道士又一抬右手，紧接着又是一声雷一样的响动，顿时屋里火球乱飞。只听见火球中的黑气发出一声怪叫，一眨眼工夫，黑气就散了，屋子里立刻恢复了平静。

这位道士又从随身带着的葫芦里倒出一粒药丸，对山根的舅舅说：“你把这粒药丸给那姑娘服下，可解她身上的邪气。”然后他又对山根说：“你赶快把你母亲重新埋葬起来。你母亲不是

真活，而是那些恶鬼借你母亲的尸体来到人间害人。如果她今天吃了你，我也治不住她了。以后做事千万要多加思索呀。”道士的话音刚落，只见一道白光，道士顿时不见踪影。

这时，雄鸡三唱，东方拂晓。山根和舅舅好象刚刚做完一场恶梦，神情恢复了正常。他们给那个姑娘穿上衣服，又给她服下了那颗药丸。一会儿姑娘醒来了。他们一打听，才知道她是千里之外的一个县城的姑娘。听她诉说在地睡觉时，忽听窗户一响，一团黑气闪进，以后就什么也不知道了。

山根召集了屯中的亲属、朋友和舅舅一起把母亲重新葬好。然后他们又卖掉了房屋和土地，收入的银两全部给姑娘作回家的路费。姑娘感恩不尽，表示日后必有重谢。她恋恋不舍地离开了山根的家。

郭洪臣 搜集

流传于吉林舒兰

还 魂

从前东平府有个书生姓张，自幼习文，刻苦好学，为人诚恳老实。二十岁那年，经舅舅说合，娶了一个漂亮、温顺、贤惠的张氏为妻，两人结婚后你恩我爱，勤俭能干，日子倒也过得挺红火。

可谁料半年后，妻子张氏却突然下落不明。这真是晴天霹雳，张生悲痛欲绝，四处奔走寻找。张母也一病不起，无人照料。张生一连找了几个月，连一点眉目都没有。没有张氏在身边，张生总象掉了魂似的，饭吃不下，觉睡不香，连书也看不进去了。

京城开科应试后，不几个月就开榜，张生名落孙山。从京城回来，张生骑在马上，无精打采、昏头昏脑地向家里走。不知不觉

天渐渐黑了下来，张生只顾赶路，却不知早已走错了路，误闯入了一片坟地。这里坟丘遍地，蒿草没人，好不荒凉。张生不禁打了个冷战。只见坟头上飘着白纸带，坟头上的茅草随风左摇右摆，一群群乌鸦惊恐地鸣叫着。风声和鸦叫声掺在一起呼呼地吼响声，就象无数冤鬼诉说苦衷。张生吓得浑身直起鸡皮疙瘩，两腿也不住地打颤。

张生正要离开这恐怖的地方，猛听得远处传来一女子的哭泣声，中间还夹杂着叫唤自己的名字：“张—公—子—，张—公—子—，张—公—子—。”这声音由远及近，由小到大，悲悲切切，悠悠长长，好不凄凉。

张生觉得声音好熟悉，象是妻子张氏在叫喊，于是循声望去，只见不远处有一女子朝自己走来，轻飘飘的身影，象鬼魂一样。

那女子来到张生眼前，张生一看正是自己的娇妻张氏。这时张生顾不了许多，便上前搀起张氏，和张氏抱头痛哭。两人有说不尽的缠绵话。

张氏随张生回家，张母自是高兴得不得了。她忙着给儿媳做饭，然后，又拉起儿媳的手细细地端详着她，把张氏羞得双颊通红。

不久，张母把这件事告诉了张生的舅舅。张生的舅舅觉得此事十分蹊跷，其中必有缘由，便假说来张家作客，以探张氏虚实。张生的舅舅学过道术，一眼就看出张生有妖气缠身，也识出张氏不是凡人，乃是鬼精，这个鬼精就是张氏的鬼魂。

舅舅把这事告诉了张生，张生哪里肯信，他气呼呼地对舅舅说：“娘子刚回来，你就说她是鬼变的，哪有这样的呢？”舅舅见张生不信，便道：“那好，你等到下雨天，偷偷地看她在雨地里走路，脚是不着地的，鞋上也沾不上泥土。鬼虽能克水，但怕纸灰，

如果你雨天在门口撒些灰土，她必定不能进得屋来。”

没几天，天正巧下起小雨来，张生便要张氏去买盐，果然应了舅舅的话。张氏的双脚好似着地，其实却轻飘飘地，溅不起半点泥水。张氏来到门前忽然刹住，原来她见了门前的纸灰，不由地皱起了眉，脸色开始变白，见张生在屋里，便问张生说：“这是谁撒的灰？”张生这时已有些胆怯，开始相信舅舅的话了。“张公子，你怎么了，你如果不扫去灰，我就不进屋。”张生正不知所措时，忽然一把利剑从屋中飞出，直向张氏飞去，张氏不曾提防，被带符的宝剑镇住了。这时张生的舅舅口中念念有词自里屋出来，把张氏绑了起来，吊在了门前的树上，然后对张生道：“这回你看清了吧。”

张生虽然知道张氏是鬼，但他却十分爱怜她。他望了望被吊在树上的张氏，张氏正眼巴巴地朝自己落泪呢！张生不禁一阵心酸，也落下泪来，心想：张氏虽然是鬼，但总还是自己的妻子。于是一面上前解绑缚，一面对张氏说：“妻子呀，我也是舍不得你呀，只是人与鬼不能在一起，我也是没办法呀。”张氏一被放下，就一下子不见了，原来是借了土遁去了。

自从张氏走后，张生便一病不起了。慢慢地人消瘦得象皮包骨头。在睡梦里，张生还一遍一遍地念着张氏的名字。

一天，张生正迷迷糊糊地躺着，忽然见张氏微笑着向自己走来，轻轻地说：“张公子，我不怪你，如果你还想我的话，就到山东坳里龟找我。”说完，又笑着走了。

张生一下子醒来，不料却是南柯一梦，可张氏的声音老在耳边回荡。张生觉得奇怪，是不是妻子托梦给我呢？是不是叫我去山东坳里龟去找她呢？张生捉摸不定，犹豫再三，最后，决定去寻她。

第二天，他就带了干粮，骑着马向东奔去。他一路打听，可

没有一个人知道山东坳里龟在哪儿。有个好心人让他往东走，他不知翻了多少座山，蹚了多少条河。一天，来到一座山前，在路上碰到一个老太婆，他便向她打听，那老太婆回手指给他看，并且说：“那山上有个坳里龟庙，想必就是你找的地方。”

张生闻听，高兴得不得了，走了这几天的路，今天终于找到了！他觉得娇妻似乎就在眼前，激动得心也跳得厉害起来。他上了山，到了庙门口，才发觉这是一个荒山野庙，早已断了香火，煞是荒凉。正感失望，忽听得里面有女子说笑之声，只听其中一个说道：“红霞姐，你看门外谁来了。”“妹妹别闹了，谁还会来呢？”这是张氏在说话。张生听了好不难过。这时就见张氏从里面走出来，张生连忙迎了上去。他俩见面后真是又惊又喜，抱在一起痛哭不止。于是张生就在这个破庙里住了五六天，和张氏真有说不尽的贴己话。

一天，张氏突然对张生说：“公子，你回去吧！你在这儿住长了，母亲会惦记的。”张生很感意外：“怎么？你要赶我走吗？”“不，张公子，你还是回去吧。到家后，你会再见到我的。不然的话，我们今生今世再也不能在一起了。”于是张生只得同张氏依依惜别。

张生赶了几天的路，快到家门口了，只听村里传出一片哭嚎之声，只见许多人身穿孝服抬着口棺材由村里走出。张生上前一打听，原来是殡葬本村的张老太太，她八十多岁了，是几天前老死的。

张生刚进家门，就见蚊帐中侧卧着一人，张生以为是母亲。不料上前一看，却是自己的妻子张氏。只见张氏挪动了一下身子，睁开了眼睛，缓缓地坐起身子，打了个哈欠，又伸了一下腰，见张生站在床前，便对张生说：“公子原来是早起床了，母亲起来了吗？她昨晚睡觉时腰痛得厉害，现在好些了吗？”张生惊得睁

大了眼睛，傻呆呆地看着张氏。

原来，半年前阎王差小鬼卒来阳界拿张氏，要拿的乃是八十多岁的张老太太。谁知小鬼卒却稀里糊涂地把张生的妻子当张老太太拿入了阴府。后来阎王在复查生死簿时，发现拿错了人，便重责了那小鬼几十棍，又遣他把张老太太拿入阴府。然后又将张生的妻子的魂魄送还了阳间。

窦艳军 搜集

流传于山东沂源

莲 花 印

也不知道是发生在啥年代里的事。

在一个偏僻的山旮旯里，有一个叫蛇盘坨的小山庄，庄里总共住着五六十户人家，人口不到二百五十人。在这庄西头的老槐树下，住着这庄的泼皮——猴八，这小子，脸型、身段、神态就与猴子一般无二，他爹娘给他取名的时候，他还挠了他娘一爪哩。因他排行老八，庄里人就叫他“猴八”。十七岁那年，他奸污了本庄的年轻寡妇春花，逼得春花只好嫁给了比她大二十多岁的拐子刘老四。他猴八还叫春花娘家人给打瞎了一只眼呢。那年，猴八的爹娘也给相继气死了。

一晃十年过去了，如今的猴八已是二十七岁的老小伙子啦，俗话说：狗改不了吃屎。他老是调戏有点姿色的闺女，至今还未讨上媳妇。他哥姐全部都娶妻招夫另立锅灶走了，如今他是光杆一根，就更加肆无忌惮了。

山庄本就僻静，庄里人都是些没见过世面的乡亲父老，又都是很迷信的。时逢盛夏，从山外来了两个巫师，一男一女，他们一

到这里就说这里风水好，庄底下有一条龙镇着呢，要庄里人在他们选的一块宝地上盖一座大庙，供奉龙王爷。庄里人信以为真，就大兴土木，不到三个月时间，一座气势宏伟的大庙就盖起来了，里面塑了一位龙王的塑像，所以，庙就叫“龙王庙”。那两个巫师、巫婆也就住到了里面。每天烧香叩头的人络绎不绝，连方圆几百里外的人家听说后也来了。

这天，正赶上庙会，热闹非凡。猴八喝了几两酒，嘴里哼着歪曲子，一步三摇地也来了。他那只独眼不住地瞅着来往的行人，特别是见到年轻的闺女、媳妇们，他那只独眼就越发盯得紧了。这时一位闺女手挎着篮子翩翩走来，她那脸儿犹如熟透了的桃子，一双水汪汪的大眼忽眨忽眨的，身段也美极了。猴八竟看呆了，那姑娘从他身边走过时却狠狠白了他一眼。姑娘离去了他就悄悄尾随着。姑娘进了庄直往庄东头去，到了刘老林的门口，姑娘一跨腿进去了。咦，猴八一敲脑门：“嗨”我道是谁家的，原来是刘老绝户的。这刘老林一心想要个儿子，可偏生了四个闺女，生最后一个闺女时他老婆大出血死了，不然刘老绝户还要生的。现在三个闺女全都嫁到山外去了，这最后一个闺女名叫：“莲花”，打算招个养老女婿呢。莲花在庄里可是数一数二的漂亮，刘老绝户一定挑个好的女婿。猴八的一只独眼盯准了这朵鲜花，他奸笑着走了。

月亮刚爬上来，猴八就坐不住了，他急不可耐地来到刘老林的院墙边，使出他那看家的爬树本领，三蹭二蹭就上了院墙，又顺着院里的一棵树哧溜下去。北房黑着，西房却亮着灯，他悄悄来到西房窗下，沾唾沫捅破窗户纸，眯起独眼朝里窥视，莲花姑娘在油灯下绣花哩。猴八这个喜呀。这庄里有个习惯，不论男女老幼，睡觉时都脱得一丝不挂，现在又值盛夏，这样既省衣裳，又不生虱子。这猴八就专等莲花姑娘脱衣上床呢。可是等呀等，

月亮都爬到中天了，莲花姑娘却没有丝毫睡意，猴八倒是打着哈欠想睡觉了。没办法，猴八只好爬出院墙回家去，再要等会儿，鸡就要叫头遍了。

第二天，第三天，直过了十天，天天如此。莲花从不瞌睡，把个猴八的独眼闹得血红血红，猴八咬着牙想：就不信你不睡觉，老子天天来看，就是七七四十九天不睡觉老子也要看。

终于有一天晚上，莲花姑娘的花绣完了，猴八窃喜着她该睡觉了，便瞪着血红血红的独眼瞅着。可是，莲花姑娘却把绣着千朵鲜花的一块大布挂到了窗户上，一下子就把猴八的视线给挡住了，直急得猴八抓耳挠腮，一会儿油灯就灭了。这时候鸡已叫头遍了，猴八忙不迭地跑回家去了。

没过多久，刘老林得痲病死了，蛇盘坨的人都赶来为刘老林送葬。刘老林人缘好，一辈子老实巴交的，从没招惹过谁，所以全村人都对他很敬重。入殓那天，莲花哭得死去活来，大家好说歹劝才把莲花姑娘劝回去。埋了刘老林，大伙儿都怀着沉重的心情渐渐离去。最后只留下一个人没走，谁呀？猴八呗！这小子捂着一只眼号啕大哭呢，那哭声大极了。这猴八还挺有心计的，想讨莲花姑娘欢心呢。

在一个没有月亮的晚上，天上洒着濛濛细雨，猴八终于把莲花姑娘给糟蹋了。莲花姑娘受不了污辱，就在村外老槐树上上吊死了。人们把莲花姑娘从麻绳上解下来的时候，莲花的舌头伸得老长老长的，眼珠子瞪得溜圆溜圆的。庄上的老人说：“莲花这是死不瞑目啊！作践她的人要遭报应的！”猴八听后惶惶地走了。

莲花死了有三个月了，猴八脑海里一直反复重现莲花死时的情景：舌头老长老长的，眼珠子溜圆溜圆的。猴八只要一闭眼就会看见这张可怕的脸。猴八觉也睡不好，饭也吃不香。这

天晚上猴八正在灯下独自吃喝。天交午夜时，猴八已喝得昏昏然了，那只独眼前面乱冒金星，油灯的火苗一跳一跳的。一阵风呼地从窗外吹来，风里夹着嗡嗡声，猴八忙用手掩住油灯。风过处，五只金翅大马蜂嗡嗡飞来，他那只独眼里一下子出现无数只大马蜂，一齐围着他转。猴八这小子立刻被吓晕了，他忙用手捂着头，钻到了桌子底下。五只大马蜂又一齐向桌子底下的猴八飞来，一只马蜂在猴八捂着头的手上扎了一下，疼得猴八嗷嗷乱叫，手也放开了，露出了光亮的脑门，五只马蜂呼地全飞到猴八秃亮的脑门上狠扎起来。痛得猴八这小子直在地上打滚，象猪一般地嚎叫着。鸡叫头遍后，五只大马蜂才嗡嗡飞去。

天亮了，猴八跪在庙里的蒲团上，头上生着一个和莲花一样的肉疙瘩，他叩头如捣蒜地央求巫师给他看看。巫师让他烧过三炷香后从签筒里抽了一签，巫师拿过一看，立即倒吸一口凉气，随后就问猴八：“你是否有个叫莲花的仇人？”猴八一听，就不住地叩头说：“是、是、是，我把她给害死了。”“这就对了，这马蜂就是她在阴间里养的，蜇人不同于人间的马蜂，又毒又狠，从不消肿，而且还常留有主人的印记，你看你头上的肉疙瘩不就是一朵莲花吗？”“哎呀！”猴八一听，吓得不知如何是好，便连连央求巫师给他想办法。可是巫师捻着胡须想了半天也没想出办法来，最后，只好对他说：“你做的恶事太多，激怒了阴间，他们会来向你索命的，不过你从此后不做恶事，多做善事，或许可能会感动莲花姑娘的。”

一连几个月，猴八都在做好事，半夜里再也看不到马蜂了，可是他脑门上的莲花印记却牢牢地长在那里，永远不退了。然而，好景不长，他那淫心又犯了，他不相信有什么阴间地府，那是巫师骗人呢。可是当他又要调戏姑娘时，五只大马蜂又出现了。这一次可把猴八吓坏了，他慌不择路地逃命，马蜂轮番往猴八身

上乱扎，不管衣裳有多厚，凡是长肉的地方统统扎到了，他身上到处是肉莲花，可马蜂还在不停地扎。猴八嗓子眼儿也给噤哑了，他滚来滚去一直滚到了一位穿白纱的玉人脚前，他眯缝着眼一看，顿时吓得魂飞魄散，月光下，莲花姑娘正瞪着溜圆溜圆的眼睛，伸着长长的舌头看着他哩。

天亮后，蛇盘垞的人们在离村口不远的一棵歪脖树下发现了猴八那身上光溜溜、到处是莲花印的尸体。

宋桂合 搜集

流传于青海一带

鬼牡丹五娘

这是明朝以前的事了，在娄江塔桥那里，不知什么时候，来了一个扎白布的年轻寡妇。人家都叫她郝五娘。这五娘生得象黑牡丹一朵，十分招人喜欢。她向当地人诉说，自己是从北边逃难来的女子，丈夫已死于兵火中了，公公婆婆不知下落，如今她想在这桥边开爿酒店，一来可维持自己生计，同时也好打听公婆的下落。当地的人们看她可怜，说得也有道理，就帮她张罗开店。

这小酒店开张以后，生意十分兴隆，南来北往的车夫商客都喜欢在这里喝二杯，除了这儿是水口（村口）地方好外，五娘的姿色和殷勤招待也是个重要因素。

这五娘看上去三十不到，皮肤虽然黑了一些，但生得身材苗条，腰肢柔软，走起路来象水上飘一般。尤其一张娇脸常带三分笑意，二只眼睛，水汪汪带有无限柔情，只要她对你一笑，包你魂不在身。常言道：“秀色可餐，”所以也有好些人不是来喝酒，而

是花了钱来看她的；有些人呢，就是为了看她才来喝酒的。

小酒店生意兴旺，不久又搭了几间房子兼做客栈。问题是来这家小酒店客栈住宿的人很多，但到第二天离店时，总少一二十个人。因为这店开在交通要道，来来往往的人很多，所以也无人留心注意这事。

这一日，下午申时左右来了个疯癫和尚。他进得店来，见五娘不来睬他，却与一些商客、车夫们行酒调笑，他就把破僧帽往台上一掼，说黑牡丹为啥勿来孝敬和尚。五娘见这个秃驴竟这般无礼，就不客气地讲：“小店只招待俗客，与僧道无缘，请你出去。”疯和尚讲：“你开店就是做生意，只要有钱就是你的客人。”说完从胸中掏出一串大钱，又往桌上一掼。五娘那把这一串大钱放在眼里，冷笑了一声，说：“小店都是鱼肉荤腥，大师父受用得了吗？”谁知疯和尚哈哈大笑，说道：“再好没有了。贫僧就是酒肉和尚，如果娘子肯来奉陪，我连和尚也不想做了。”

这番话说得五娘又羞又怒，便对旁边的一群商客、车夫们说：“你们看，这好色和尚如此无礼，竟来欺侮我这孤苦伶仃的女子，请诸位帮帮忙吧。”众人一听，都道这疯和尚无礼撒野，吃起老板娘豆腐来了，就一哄而上，把这疯和尚打出店去。

和尚出得店来，对里边说道：“善哉！善哉！好有好报，恶有恶报。”就离店而去。

过了不久，小店里踏进了一个王孙公子般的白面书生，生得一表人才。但见他纸扇轻摇，连唤五娘上酒来。这五娘见进来的书生，竟这般风流倜傥，不觉招待得格外殷勤周到。

不多一会，日落西山，天黑了下来，一些住店的商客车夫还要白相掷骰子赌博，关照五娘准备半夜晚餐。而那公子呢，还在一杯一杯喝酒。五娘呢，索性坐在一边给他斟酒夹菜。到起更时分，这公子喝得酩酊大醉，五娘便把他扶到自己床上躺下。

五娘走出房门，把房门反扣上后，到灶下准备了些水酒送往赌钱的旅客那里，说她等会再送点心来，就走出房间，一直走到后门外，突然化成一阵阴风，飘到一处荒坟之间。然后她把头摇了三下，变成一个披发僵尸，对着当空明月拜了三拜，仰头把嘴一张，吐出一颗弹丸大小的五色鬼丹。这僵尸又把鬼丹再吞食腹中，发出一阵咯咯的鬼笑声，令人毛发悚然。最后她又把头摇三摇，复又变成美貌五娘。但听她说道：“鬼要变人，必有七情六欲，如今五欲已具，但欠一欲，今晚必能如愿。”说完又一阵动人心旌的娇笑，笑完，便随一阵清风向小店飘来。

她把一些点心送往赌钱的旅客那里。一些赌徒见五娘送来半夜点心，个个笑逐颜开，对五娘嬉皮笑脸。借着酒兴，有的拉拉她的手，有的扯扯她的裙，五娘却是笑着躲开。众人见五娘不怒，有几个大胆的狂徒干脆搂了她，想亲亲脸儿。五娘推开道：“你们都是有妻儿的人了，还这样轻狂。”众人却道：“五娘你不知，常言道，家花不及野花香。”五娘冷冷道：“野花有毒，还有刺，你们不怕死吗？”

“哈哈，死？这么开心，就是死也不冤哩！五娘，只要你同意，我们死也愿意。”

“你们愿死，我当然也愿意。不过要一个一个挨着来，哪个先随我到里房去？”五娘笑着问道。

几个旅客争了一番，终于，一个高大个子先闯进客房。只见五娘已坐在床沿上，在退去头上的插带。高大个儿急不可待地挨坐在五娘一旁，搂着她准备亲个嘴儿。忽见五娘两道寒闪闪的目光，深不可测地瞅着自己，象摄住魂一般，使自己动弹不得，只感到她一张冰冷冰冷的嘴巴凑上来，咬住自己的喉管吮吸。高大个子只觉得自己的心也给她吸去了，之后便飘飘然一无所知了。

五娘对着这具已没心肝的尸体，冷笑一声说：“小，小，小。”

奇怪，尸体竟变得小得象张树叶，五娘抓在手中，向树叶般的尸体吹口气，尸体就飘出窗外，随风飞扬。

这时，客房门外的人正在侧头细听，只听得五娘一阵荡笑，说道：“第二位还不进来么？”随着这动人心旌的娇唤声，房门缓缓而开。第二个是胖墩墩的大胡子，他拨开挤着的人就窜了进去，房门便自动紧闭，拦住了还想进去的旅客。胖胡子见五娘横卧在床，只戴一个肚兜，早就魂不在身，就直扑了上去。只是他感到如同抱了块寒冰，身子马上僵直了。看看五娘，却已变成个生了獠牙的恶鬼，对着他不住狞笑，吓得他马上紧闭双眼。但听得恶鬼变了她的声音说道：“我的宝贝、心肝，我真想把你一口吞下去。嘿、嘿、嘿。”胖胡子同时感到胸口象给撕裂似的一阵疼痛，就是喊不出声音。他感觉自己的心肝给冷冰冰的爪子扒去了，就昏死过去。随后又觉得自己象树叶一样在风中飘荡。

第三、第四、第五个，第六个差不多是同一个样子，给鬼牡丹用女色吃去了心肝，变成树叶，飘飞出客店。这时正好敲三更。五娘整理一下裙钗，又对菱花镜照了一下，发觉自己比以前更加容光焕发，两颊红润，赛过处女，不觉莞尔一笑，便走出客房往自己房内而来。到得自己床前，见那个浑公子在呼呼大睡，便起手在他脸上揪了一下，见他毫无反应，就将他发结解去，一双纤纤玉手忽变成长指铁甲，一下子在他天灵盖上挖了一个洞。只见脑子在脑壳里一动一动，那五娘便把嘴凑到洞口吮吸脑浆。

正当五娘吸得津津有味，这公子喊道：“喔唷！肉痒煞我哉！”这时五娘肚里却有声音回答道：“这里阴飕飕开心煞我哉！”这样奇怪的事情，不说寻常人从未听到过，就是鬼五娘也未曾碰到过。她不由得停止吮吸，抬头看个明白。只见自己原来吮吸的是个臭癞痢光头和尚，就是那天黄昏前被人轰出的疯和尚。心里不由一怔，知道碰到魇魔了。

这时疯和尚却还躺着说风凉话哩：“老板娘子，你果然对顾客照应周到，知道我和尚癩痢头上有癩虫作怪，把这些癩虫一条条吃掉。真是善哉！善哉！阿弥陀佛！”

鬼五娘听他这么一说，顿时感到身上每根骨头里都有附骨虫在叮咬，发出一阵阵蚕吃桑叶似的声音，噁噁噁噁，噁噁噁噁，不一会鬼五娘象散了骨架似地倒在地上，显出一具骷髅原形。

疯和尚对这散了骨架的骷髅讲：“我这个疯和尚知你底细，你原是青楼女子黑牡丹，生前受尽色徒玩弄，死后成了僵尸，要吃好色之徒的心肝。我数来你已吃了不少，如今又想吃人脑髓，想变为精怪，这是佛法不容的了。好在你的恩恩怨怨已有报应，如今我来超度你吧。”说完同样朝骷髅吹了一口气，尸骨变成了灰末。疯和尚再吹一口气，灰末便飘向窗外，随风游荡。哪个妇人撞着这个灰气，必生灾祸。所以从此以后，人们就不准许女子夜来外出，免得撞着这灾祸灰气。

朱兴山 口述

尹培民 搜集

流传于江苏太仓

屈死鬼翻身

荒郊野外住着个屈死鬼。一天傍晚，附近一个鬼友来向她告别说，自己马上就可以翻身享福了。屈死鬼急忙问道：“要翻身就得找替身，快快告诉我，你是怎样找好替身的，让我也早日离开这儿吧！”朋友告诉她：“这个极容易，你到村里找一家吵架的，只要一有女人痛哭声，或者诱她上吊，或者拽她跳井，不就行啦！”屈死鬼非常感激。朋友走后，她便裹好蒙脸帕儿，穿好隐身

衫儿，悄悄地爬出坟墓，朝一个村庄里走去。

月儿照得地上明晃晃，风儿吹得树叶响沙沙。屈死鬼隐着身形，鬼鬼祟祟地进到村子里，到这家门口听听，去那家窗下望望，看谁家屋里有女人痛哭声。她走了几条街，转了几道巷，见家家屋里静悄悄，没有一户吵架的，心里十分懊丧。正没精打采地想往村外返，她忽然听见村口有一家屋里传出说话声，就急忙来到窗子下。原来这家人家还没有睡觉，炕上坐着个老婆婆，儿子刚刚从城里回来还没吃饭，媳妇正拿起面盆准备和面。屈死鬼一见喜出望外，忙念个鬼诀从门缝钻进去，一巴掌把小媳妇手中的面盆掬在地上摔坏了，心想这下可好啦！男的一开口骂，小媳妇必然要哭，老婆婆一定也会跟着吵起来。不料这男人不但没发火，反而乐呵呵地劝慰妻子说：“打破了不要紧，旧货走了新的来，摔破盆儿财门开！”炕上的老婆婆也接着道：“人做错事不由己，摔个盆儿不稀奇，媳妇打破了俺心里也欢喜！”母子俩这么一打趣，反而把小媳妇逗笑了。

屈死鬼恨得咬牙切齿，等着小媳妇重新做好饭，见小媳妇正用手端饭锅，屈死鬼扑过去，照她的后脊背猛推了一把，小媳妇不由得身子晃了晃，手儿颤了颤，“呼”的一声锅打了，稀饭流了一火边。屈死鬼看到小媳妇吓得惊慌失措，心里又高兴起来，想到她男人进城一天没吃饭，饥又饥来渴又渴，这下必定要发火。谁知小媳妇的丈夫还是没有恼，走到妻子跟前关心地问道：“咋回事，烫着了没有？我饿一两顿不要紧，千万不敢烧着你！”老婆婆也忙着过来，一边帮媳妇擦身上溅的饭，一边说：“打十个锅儿也稀松，烧着俺媳妇可心疼！”小媳妇这时本来已经泪花汪汪的，听丈夫婆婆这一说，又把眼泪拭去了。

屈死鬼气得简直快发了疯，咬牙切齿地心里发誓道：今夜怎么也得让你们吵起来！她看着小媳妇那张俊都都的脸，鬼眼骨

碌碌一转，又想出一条毒计，重念个鬼诀钻到门缝外，学着男人的嗓音朝屋里喊喝道：“白日得了我的钱，快到我家伴我眠，你别砸锅来莫摔盆，门外等着你意中人。”这一下，倒真把屋里的男人激火了，只见他抓起一根拨火棍，猛地窜到门外边：“俺妻不是那种人，谁在外头瞎叫门？再要胡捣蛋，打掉你的魂，刨了你的坟！”一火棍抡了出去。屈死鬼躲闪不及，被打得鼻青眼肿，慌忙夹着尾巴逃走了，回到坟墓里心口还吓得“咚咚”跳。从此，她再也不敢出来害人了。而这家人家也因为老婆婆的慈善，丈夫的宽厚温柔，避免了一场灾祸。这正是：

和和睦睦家安康，
忍忍让让免灾殃，
宽宏大度莫猜疑，
你疼我爱幸福长。

王光明 搜集

流传于山西一带

勾 魂 鬼

在辽西北部有一个山，叫石头山。山上住着一个女鬼。每到三更人静时，女鬼就放出悲哀的哭声。这悲哀的哭声只有受婆婆、丈夫气的女人在受气时才能听到。受气女人听到这种声音，就会身不由主地冲出家门，直奔石头山走去。十去九死，一个疯！因此，人们管女鬼叫勾魂鬼。

人们都知道勾魂鬼的厉害，每当小媳妇受婆婆、丈夫的气

时，他们就请来一位身强力壮、火气旺的小伙子陪伴小媳妇。每当三更半夜，守护小媳妇的小伙子头发根竖了起来，这就说明鬼来了。小伙子必须眼盯着小媳妇堵住门口。小媳妇出不去门就会悲悲切切哭一场后，疲倦地睡下，小伙子任务就完成了。

闲话说，在离石头山二十里外有一户人家，主人姓王，名叫王二。王二有一个刁母亲，王二媳妇自然有一位挑刺的婆婆。

王二媳妇，姓常名叫三姐。常三姐在家里是老闺女，爹妈宠她，把她惯成从小任性。到了婆婆家改了很多恶习，但是违心改的。

这天，常三姐因怀孕觉得身体不舒服，就对婆婆说：“妈，我身体不舒服，中午饭我不做了。”婆婆不乐意地说：“哪家老娘们不养孩子，就你是金枝玉叶！”常三姐见婆婆挖苦自己，不由的想起自己母亲，心里难受就哭了起来。婆婆见媳妇哭得十分伤心也生气想：“好象受了多少气，你哭就让你哭个够。”她开始骂媳妇。常三姐见婆婆大动肝火，一气病倒了。婆婆见媳妇病倒了知道大事不好，赶忙请来了村里火气旺的李青福来守护常三姐。

这天半夜，病弱的三姐腾地跳下炕，把李青福吓了一跳，他明白三姐要干什么，忙堵住门口，三姐愣了一会，随后一伸腿倒在地下，发出悲悲切切的哭声。

一天，二天，三天，三姐水米不沾牙，哭个不停。婆婆吩咐李青福送三姐回娘家。三姐听说让她回娘家，立即不哭也不闹了，打扮利落和李青福赶路。

出了村，李青福觉得自己腿象棉花团，软乎乎地迈不动步。再看三姐象路边柳树枝随风飘动。李青福在心里告诫自己说：“一定在白天闯过石头山。”可怜他力不从心，天黑了还没到石头山。到了石头山正巧是半夜，李青福头发根竖起来，他扒拉

头发，头发迸出火星，知道勾魂鬼来了。他急忙拉住三姐手，只见三姐眼睛明亮，嘴里喊：“妈，等等我。”她挣脱李青福想往山上跑。李青福死死抱住她，两人厮打在一起。弱不经风的三姐，此时好大的劲，李青福拗不动她了。眼看三姐要挣脱了，他想起老人教他治的绝招，冲山上吐三口唾沫，大骂一声。三姐啊呀一声瘫痪在李青福的怀里。李青福知道鬼逃了，忙抱起三姐急速奔跑，腿也不再象棉花团了。

李青福抱着三姐来到常家，把常母吓了一跳。李青福战战兢兢把路上发生的一切对常母讲了一番。常母哭了起来说：“人见了鬼准会死，我女儿没命了。”

常母的哭声把昏睡了三姐惊醒。三姐看见母亲，一头扎进母亲的怀里哭开了。常母捧起女儿的脸说：“三姐，快告诉妈，鬼长的什么样？”母亲问话把三姐问住了。她说：“我没见到鬼呀。”李青福说：“三姐，你糊涂了，刚才在石头山脚下，你喊‘妈等等我’，我俩扭在一起。”三姐想了一会说：“我正怪你，我看到了我妈往山上走，我追我妈你不让，我一气昏死过去。”

三姐娘打个唉声说：“鬼会抓病人心，她知道病人想谁，她就扮装谁把病人勾上山。”

三姐回到娘家病就好了，李青福催三姐回家。三姐一想到婆婆头皮就发麻，誓死不回去。三姐娘知道女儿活不长了，也不愿离开女儿，李青福无奈只好自己回去了。

三姐扎住娘家小半年了，王二接她几回，她楞不回去。眼看三姐肚里孩子落地，王二接媳妇次数更勤了，可三姐宁愿把孩子生在常家就不愿回王家。王二火烧脑门病倒了，王二娘心疼儿子，在腊月二十三小年那天陪王二到常家接媳妇，三姐楞不给婆婆面子，娘俩败兴回去了。

三姐的嫂子见小姑不懂人情就来了气，她对丈夫说：“三姐

把事做绝了，丈夫面子不给有情可原，不给婆婆面子让人说不过去。明天我给她小脸子，让她明白不尊敬老人会遭白眼的。”

腊月二十四早晨，三姐嫂见家里没人，只剩下三姐一个人，她白瞪三姐一眼，拉长声说：“姓常的家扎住姓王的人是怎么回事！”三姐一听嫂子赶自己走，脸气白了，她收拾收拾自己东西哭着走出娘家。

三姐没目标地走着，半夜正巧来到石头山脚下。一阵清风吹过后，三姐就听见背后有人喊她：“三姐，我的孩子。”三姐一回头见娘在身后，就一头扎进娘怀里哭了起来。三姐娘说：“三姐呀，走也不跟妈说一声，快跟妈回家吧。”三姐乖乖跟娘走，又一阵清风刮过，娘不见了，三姐一惊，再看自己站在石头山上，吓得三姐倒吸一口冷气。她想下山，只见山比往日高出几十倍，她怎么也下不去山。三姐哭了，知道自己必死无疑。

腊月二十七，王二又携母亲来到常家接三姐。常家慌了神，大家知道三姐的归宿，忙请来村里壮年小伙上石头山找人。

人们来到石头山。山上有一块象床一样大的石板，大石板上躺着三姐一个人。三姐冻成了冰人。王二哭着把冰人背回家。王二娘横在门口楞不让外鬼进家，说：“外鬼进家定有灾。”王二说：“外鬼没进家，家也有了灾。”他一脚踢开窗户把三姐送进屋。王二把三姐放到炕头，他拚命烧热呼炕想把媳妇焐回来。王二这招真灵，三姐身上冰一天掉一层，第三天，三姐复活了，三姐复活头一天哭了一整天。第二天开始乱说话，她的话令人吃惊。她说她是李家姑娘嫁给刘家如何遭罪。第三天，三姐又哭诉自己的烦恼。从那以后，三姐一天是常家姑娘，一天是李家姑娘。过了年，三姐生了一个胖小子，她一天哭，一天乐；哭那天是李家姑娘，她会悲悲切切说：“瞧人家都有了儿子，看看我孤零一人。”乐那天，她是常家姑娘享受儿子给她带来的喜悦。人们都知道：常

家姑娘是人，李家姑娘是鬼。鬼是谁？人们开始调查。

后来人们知道了李家姑娘的事。

好多年以前，有一个李家姑娘嫁给了刘家小伙。刘家婆婆刁蛮看不上李姑娘，她经常打骂李家姑娘，还不让她吃饱。有一天，李家姑娘见婆婆出了门正赶上鸡下蛋，她饿急了就把鸡蛋煮熟，扒了皮刚放进嘴，婆婆回来了，她一着急把鸡蛋吞进喉咙里，鸡蛋卡在嗓眼把她憋死了。她死后，婆婆为了省钱没给她买棺材，把她扔上石头山喂了狼。李家姑娘愤恨，她到了阴曹地府苦练本领，学会很多鬼招，当上了石头山一带的头领。每当她看见人间小媳妇苦处就想起自己当人时的难处，就用招法把小媳妇骗上山和她一同享福。她最怕壮年小伙，因为她爱自己以前的丈夫。她总是把守护小媳妇的男人当成自己丈夫无力和他争斗。

常三姐遭难，李姑娘看得一清二楚，她下决心把三姐弄上山。她如愿以偿，当她看见三姐丈夫对三姐一往情深又勾起她的爱恋，她借三姐尸体回到人间，与三姐共享男人的爱。三姐变成了半人半鬼。

三姐变成了人鬼，人们都不敢靠近她，三姐不恼。每当谁家夫妻争吵，婆婆拌嘴，只要三姐路过，谁家一切恢复正常。从此石头山附近村民都和睦相处，时间长了，人们都喜欢人鬼，石头山再也不出事了。

管庆芝 搜集

流传于辽宁等地

吃 鬼 奶

说不清是哪年哪代的事了。马湾村有个三十好几的光棍

汉，长得五短黑粗，村里的人都叫他“黑木墩”。

黑木墩每年在村南大堤口种二亩瓜，一到瓜快熟的时候，就成天住在地里，瓜屋就成了他的家。瓜地东边，紧靠一条南北路。白天，凡从路上过往的妇女，他没有不开玩笑的：“哎！你怀里揣的那两个罐，里面有水吗？给你两个瓜，换水喝啥样？”人家不是骂他一顿，就是低头匆匆而过。他呢！也不计较，哈哈大笑一阵拉倒。

有一天夜里，月光很好，他正坐在屋门前乘凉。忽然听见身背后有响动，回头一看，见一个胖女人站在身后，笑盈盈的，两乳大奶子特别显眼。黑木墩正在愣神的时候，那胖女人说话了：“你不是成天要吃奶吗？来，咱进屋，叫你吃个饱。”说着，挑逗地一笑，先进了屋。象他“黑木墩”这样的光棍，怎能抵受得住这种诱惑，便随着进了屋。那胖女人很快脱去了上衣，他光着膀子，不用脱，上去抱着一个奶子吃起来，那胖女人使劲抱着他的脖子。他觉得奶头好象茶壶嘴，不用嘴唇使劲，奶水便往嘴里流。他觉得肚子饱了，不想再吃了，但那胖女人死死地抱着他的脖子不放，使劲挣也挣不脱。不知过了多长时间，他睡着了。

第二天小晌午的时候，有人到他瓜地里买瓜。见他迷迷糊糊地躺在屋里，肚皮胀得象个小石碓，嘴里往外流着粘稠的胶泥汤子。摇醒他一问，他断断续续地说了“吃胖女人奶”的过程。那人垫高了他的腹部，让胶泥汤子慢慢从他嘴里往外流。到下午半晌，肚子才消了下去。村里人都说他吃了“鬼奶”。当天晚上，他搬回家住了，还找了个单身老头做伴。从那以后，他再也不敢和妇女开玩笑。

马兴路 搜集

流传于山东郛城

鬼缘

纸扎人

清丰县李家庄，有个小孩叫李广。他和爹娘三口人，小日子过得挺富裕。李广长到十几岁时，不幸爹娘先后去世。只剩下小李广一个人，无依无靠，孤苦伶仃地过日子。

一、走向邪路

李家庄有个孙小三，是个赌钱老手。他见李广年幼无知，就乘机拉他去赌场鬼混，谁知李广越赌心越大。赢了时，他大吃大喝，剩余些钱叫孙小三骗走；孙小三输了也叫他还帐，还说：“有钱偷，没钱吃？有钱不花，丢了白搭，吃了是本。”就这样，不到一年，把家产挑干了。只剩下三间破房没卖掉，好歹算留下个窝灶。孙小三就给李广出坏主意说：“你去舅家借两串钱，咱好重去赌，赢了好吃喝。”

李广说：“我把家业都挑干了，你想俺舅会借给我钱吗？”

“就说你娶媳妇钱不够，叫他凑两钱，一说就给了！”

李广照孙小三的话说了。

他舅一听，满心喜欢。虽说外甥不好，但他娶媳妇是办正

事，应该支持他。“中！到六月二十那天，他也去凑凑热闹，看看外甥媳妇！”说着，给了他两串钱。

李广到家，进门就对孙小三说：“可坏了！俺舅说到我娶媳妇那天，他还来看外甥媳妇哩，他一来，这事不露馅了吗？”

二、对舅行骗

孙小三眉头一皱，诡计出来了，说：“这事好办！你买个纸扎人放到床上，用被子盖住，就说外甥媳妇病了，不就瞒过他了吗？”

到了六月二十日那天，他舅真的来了。李广照孙小三编的那一套一说，他舅往里间一看，见床上躺个女人，盖着被子，当舅的当然也不好意思进外甥媳妇的里间去看。他吸了几袋烟，坐了会，临走时说：“外甥媳妇病了，再给你留下一串钱，给她看病用吧！”

李广和孙小三得了钱，又是赌博，又是吃喝，没天几，钱又花光了。

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李广的事到底让他舅知道了。就想去找李广问个明白。若真是这样，非打他个半死不可。

他舅来到李广家，说来瞧瞧外甥媳妇病好了没有。李广一听，真是鞋里长草——荒（慌）脚了，只好编瞎话骗他舅，说他媳妇病得起不了床。

他舅说：“我去看看，好请医生给她治治。”李广硬是不叫他舅去看，他舅越是非要去看不可。

三、纸人现身

正在争执不下时，从里间出来个大闺女，只见她一头乌黑的头发，白生生的银盘大脸，一对大眼忽闪忽闪的真象天仙般的好

看。

李广见纸扎人活起来了，不禁大吃一惊，顿时吓得楞住了。这时，纸扎人用那银铃般清脆的声音，笑咪咪地说：“舅！你来瞧我了，多谢舅的关心。今天我的病好多了，请坐！”接着，又是递烟，又是倒茶，可热情了。他舅喜欢得合不拢嘴。纸扎人又说：“舅！你先坐着说话吧，我去给你做饭吃！”说着，又一阵风似地回里间去了。

李广心里似团乱麻一般，理不出个头绪来。纸扎人为啥会走出来说话，他弄不明白。他想对舅说出实情，又不敢说，心里真象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

眨眼工夫，好酒好菜端上来了。热气腾腾，香味扑鼻。有些菜，他舅从来就没吃过；还有些就连听都没听过，但吃起来香甜酥软，入嘴就化。

他舅饭饱酒足之后，便起身告辞了。李广和那纸扎人，亲亲热热地送他出门外。

四、离别归阴

从此以后，李广改邪归正，再也不去赌博。纸扎人领着李广勤俭持家，两口子日子过得挺甜蜜。

人逢喜事精神爽。如同闪电一般，眨眼间一百天过去了。这天夜晚，纸扎人跟李广说：“我实话告诉你吧！咱俩是百日夫妻，今天就到期了，明天我得走了！”

李广一听，象晴天一声炸雷击顶，又好似万箭穿心。俗话说：“一日夫妻百日恩，十日夫妻似海深，百日夫妻心连心。”李广忙用双手抱住纸扎人，无论如何也不让她走。纸扎人只好对他道出真情来：

“我实话对你说吧，我不是阳间人，我是阴间鬼。我父亲是

皇帝，生前我是个公主，名叫玉花。我父王原把我许配给新科状元，我倒满意。后来，他得知新科状元是剃头匠的儿子，就贬了他的状元，又赖了婚。接着他又把我许配给王丞相的大公子。可那王公子品行恶劣，仗势欺人，为非作歹，整天吃喝玩乐，不务正业，我最看不惯这种人。而我父王硬逼着我和他成亲。我百般无奈，一怒之下，上吊死了。

“阎王爷得知我是个冤屈鬼，就给我一百天时间，叫我回阳世另选如意郎君。若能找到意中人，就允许我借尸还魂，重返阳间。”

“我看你诚实、善良、孤苦伶仃的怪可怜。只是年幼无知，被人引诱，走上了邪路。我愿把你引向正道，重新做人。俗话说：‘浪子回头金不换’。”

“明天是十月初一，这是个鬼节。我得回去。你若真心爱我，到十月二十五这天，你到刘家庄去。有个刘文法老汉，他有个闺女和我同名，也是十八岁。到那天，她正巧得急病死了，当天就埋了。夜里你把墓扒开，劈开棺材，揭开棺盖，大喊三声，‘玉花！玉花！玉花！’那时，我借着她的尸体就活了。”

五、劈棺还阳

第二天，鸡叫头遍，李广一觉醒来，发现玉花已不见了。他记起玉花的嘱咐，急忙准备好干粮盘缠，径直向刘家庄去了。一路上，李广走平原，越高山，渡急流，穿老林，踏流沙，朝行夜宿，走了三八二十四天，终于到了刘家庄。

第二天一打听，刘文法老汉的闺女玉花，果然得了急病死了，按习俗，年轻人的尸体不许停放，当天下午就埋了。

李广吃过晚饭，太阳落尽了西山。他带上铁锹、斧头，往刘家坟去了。

李广到新墓前，拿起铁锨，呼吃呼吃地挖开了。心急手快，眨眼工夫，墓扒开了。他跳进墓坑，抡起快斧，“嘭”“嘭”几下，劈开棺材，揭开棺盖，大喊三声：“玉花！玉花！玉花！”话音刚落，刘老汉的闺女——玉花，长长地舒了一口气，坐了起来。

她抬起头，理了理乱发，揉了揉眼说：“哎呀！好累呀！这一觉睡得可真痛快！”

她两手扒住棺材帮，猛一用劲，从棺材里跳出来了。她转身说：“李广！我等你半天了，还当你不来了呢？”

李广笑着说：“我若来早了去扒墓，人家知道了不打我吗？”说完，李广拉着玉花的手说：“玉花！咱快回家吧。”

玉花说：“那可不行！咱得回刘家庄，跟刘家爹娘见见面，然后，名正言顺地走。这样不明不白偷偷地走了，将来有人追查起来，说你拐骗人家的闺女，判你坐大牢，那时可咋办呀！”李广深感玉花想得周到。于是，他和玉花手拉手，往刘文法老汉家去了。

六、疑鬼叫门

李广和玉花两人到刘老汉家门口叫门。老两口当是玉花的鬼魂回来了，不管怎样喊叫，总是不敢开门。老两口恳求说：“孩子啊，知道你死得突然，死得苦，阴魂不散。你走吧！到明天我们去坟头给你烧纸送钱！可不要再来家闹了！”

玉花听了，知道他们把自己当成鬼魂了，就说：“妈！我是活人，不是鬼。李广把我救活了！不信我把手伸进来您摸摸，看是热的还是凉的。”她把手从门缝里伸进去，老两口一摸，热呼呼的，这才开门。

玉花把李广如何救她，如何借尸还魂的事，前后经过，一一说了一遍。老两口见闺女又活了，满心欢喜。

七、终满姻缘

住了些时，李广要带玉花回家，刘老汉老两口哭哭啼啼地，说啥也不让他们走。玉花也劝说道：“李广，爹娘都这么大岁数了，就我这么一个闺女，咱们走了，丢下两位老人孤零零的，谁来照应他们呀？再说你家也没有亲人了，我看咱还是留下好，你看呢？”李广听玉花说得有理，就同意留下了。

李广和玉花在刘家庄安心地过日子，把老两口照应得好好的，真比亲生儿女还亲。一家四口和睦相处。后来又添了一对儿女，小家庭过得更红火了。

岳凤泉 口述

岳修武 搜集

流传于河南荥加

太守的女儿

从前，昌平县农村有一秀才，姓褚，名文良，年方二十，尚未娶妻。家中连同二老共计三口人。家境虽不怎样富裕，但也够年吃年用。褚生勤奋好学，为了安心读书，特意在村子头上单独盖了两间茅屋，作为书屋。褚生整日就在那里苦读，准备将来求取功名。

一天夜里，褚生正在书房里用功。快到三更时分，忽然，听见外边大路上传来“呜呜呜……”有女人啼哭之声，由北往南而去，当时褚生并未在意。可是第二天，还是那个时辰，褚生又听见女人啼哭之声，由北往南过去。“咦！”褚生心说：这是怎么回事？为什么三更半夜女人外出啼哭呢？这女人定有难处，明天晚

上,如果再出现此事,我一定要问个明白。

第三天晚上,快到三更天了。果然又听见啼哭之声从北面传来。于是褚生放下书本,走出书房,来到大路上,等候啼哭之人的到来。当女人临近之时,褚生迎上前去挡住去路,问道:“喂,你这妇人到底因为什么事,天天半夜三更地出来啼哭哇?”

女子一见有人拦住去路,也就止住脚步,抬头看看褚生,就说:“你要问我的事吗?说起来话长啦,能否允许我到你屋里去谈?”

褚生把女子让进书房后,直奔书桌走去。他先将砚台抓在手里(据说砚台能避邪)褚生心里说:“如果你是鬼,胆敢造次,我就用砚台砸你。”褚生手里抓着砚台,转身坐在凳子上,只见女子面向灯光,坐在床头。她面似土色,鬓发蓬松,三分象人,七分象鬼。褚生强打精神,正色问道:“你究竟是人,还是鬼?快说!”

女子见问,就说:“秀才不用害怕,我实话告诉你,我是鬼。生前,我家住在无宁府,我姓郝,乳名翠莲。家父是朝廷的四品官,奉命任东昌府太守。三年前,家父携带家眷赴任,路过你们这个地方,正赶上此地闹瘟疫,我也传染上了,经治无效,不幸死于此地。那时我十九岁,我的尸体就埋葬在这村子北面,小杨树林子附近。那里有三座孤坟,左边是个男光棍坟,右边一座坟是个寡妇,中间的坟就是我。近日来,那个男光棍,晚上总到我那里去闹,要我给他做妻子,我不答应,他就天天晚间去我那里乱搅乱闹,使我无处安身,晚上只得出来躲避,因此啼哭,不想惊动了秀才。我想恳求秀才帮助我一下,不知秀才能否答应。”

褚生说:“不知你要我帮什么忙?只要我能做得到的,就一定答应。”

那个叫翠莲的女子说:“听说你有个姑表兄姓张,在城里住,是个武举人吧?”褚生点了点头。

翠莲接着说：“我想求你，明天早晨进城去，向你表兄说一说，请他助我一臂之力。你叫他晚上骑着白马，带着弓箭，三更天赶到小杨树林处，距离中间孤坟百步之内，见有一眇得最凶的黑大个子，就对准他射一箭，然后拨马返回即可。”褚生想了一下，便答应了。

“好，明天这时候我再来听你的回音，现在我回去了。”说着翠莲站起身走了。

翌日，褚生很早就起床，擦完脸，将书房门锁上，就进城了。距县城不太远，到了表兄家，表兄刚起床，正在擦脸，见表弟来了，赶紧热情地招呼：“哎呀，表弟来了，有什么急事这么早就进城来？快坐下。”

武举洗完脸后，褚生将昨夜女鬼说的事，向表兄说了一遍。

武举听表弟说完，一口答应帮忙。褚生又把具体做法详细讲了一遍。两人约定好后，褚生就回来了。

晚间，外边刚敲过二更，就听见外面敲门，褚生知道是翠莲来了，上前将门打开，翠莲进屋刚坐下，就问：“你今天进城见到表兄如何？他又怎样做的？”

褚生说：“我表兄同意了，已经约定好，今天晚间行事。”

翠莲说：“这就好了。不过我还得求你一事，不知你能否答应？”

褚生说：“还有什么事，需要我帮助，你就说吧，只要我能做到的，就一定答应你。”

翠莲说：“那个男鬼要打我，我一个人斗不过他。因此，我想请你帮忙，来一起斗他。这你能答应吗？”

褚生说：“那行，我可以帮助你。”

翠莲说：“你既然同意帮忙，现在咱们走吧。”褚生说：“到哪

儿去？”

“到我家去呀，在那里等着男鬼。若他来了，咱们好跟它打呀。”褚生跟着女鬼走出书房，来到大路，向北走去。工夫不大，走过小杨树林子，褚生借着星光，向前面一看，隐约见前面不远处有一座孤坟。当走到近前一看，乃是两间小房。两人走进屋中坐下。时间不长，就听见外边的吵骂声：“你这小贱人，今天你应不应？不应，我就要你的命！”喊着向这边走来。

翠莲对褚生说：“听见吗？他来了。准备好，咱俩一起出去跟它斗。”说着两人站起身，往外走。到了外面就同男鬼打了起来。二鬼一人在一起打得难分难解。就在这时，听见南面传来“哒、哒、哒”的马蹄声响，翠莲对褚生说：“走，快进屋！”说完，她扯起褚生跑进屋去将门关上。这时武举骑着白马，过了小杨树林，将马勒住，抬头向前面一看，见前面约百步远处，一座孤坟前，站着一个黑乎乎的大个子，吵骂得很凶。于是，武举拈弓搭箭，对准黑大个射去。只听见黑大个“啊”的一声惨叫，一道火光向东跑去。武举一箭射过后，拨转马头按原路返回城里而去。

这时，躲在屋里的褚生和翠莲抬起头来，互相一看，才发觉自己都成了小土人。两人不禁都笑了。

这时，翠莲红着脸对褚生说：“多亏你的帮忙，我才得以平安。对此，我无以为报，实感过意不去。如果你不嫌弃的话，我愿意做你的妻子，来报答你的情意。”

褚生犹豫了一阵说：“那怎么能行呢！你是鬼，我是人，怎么能成为夫妻呢？”

翠莲说：“这个不难，只要你明天进城按我说的如此这般去办；回来后，再照这样去做，那时，我就能复活过来，我们俩就可以结为夫妻。不过，因为我已经死去三年，阴气太盛，在你喂我一百口饭之后，你会被阴气所伤。将有一场大病，不过，不要紧，

我一定能将你治好的。”

褚生说：“好吧，只要死不了就行。明天我一定按你说的去做。”说完，回家去了。

第二天，吃完早饭，褚生就进城了。按照昨晚翠莲说的办法：先买了十几个馒头，装了一壶酒，又买了四样菜。然后，就到大街小巷各处寻找叫化子。找呀，找呀，眼看太阳要下山了，可是连一个叫化子也没有找到。只得快快不乐地回家了。经过老爷庙门前，褚生看见有四个叫化子，在庙的台阶上坐着闲聊呢。褚生心里暗喜：“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褚生赶紧走上前去，问道：“你们四位愿意打二吗？晚间我有点儿活，叫你们四位做做，每人给一百钱，还供一顿。如果乐意，请跟我走。”

四个叫化子一听，每人给一百钱，还管一顿饭，当然乐意啦，就说：“行啊，但不知做啥活呀？”

褚生说：“既然乐意，就跟我走，先不要问干啥活。”

褚生带着四个人来到家里，天色已全黑了。几个人走进书房内坐下。褚生就将买来的现成饭菜，摆上桌子，又烫一壶酒，叫四个人用饭。吃完饭后，褚生说：“你们四位先睡一觉，干活时再叫你们。”

这时褚生到外边准备铁锹、镐头、绳子、木杠等东西。听见外面敲过二更之后，褚生将四个人喊醒，说：“咱们走哇，干活去。”四个叫化子睡得正香，被叫醒后，有的朦朦胧胧地带着怨气嘟哝说：“睡的好好的，把人给叫醒，半夜三更地干啥去。”

褚生带着四个人，直奔小杨树林子而去。当来到孤坟跟前，褚生让四个人站住，说：“你们把绳子、木杠全放下，用镐头、锹把坟土挖开。”

不一会儿，坟土扒开了，褚生又叫他们把棺材抬上地面，接

着用绳子将棺材拢上，穿上木杠，叫四个人抬着往家里去。将近五更，四个叫化子，已将棺材抬到了书房院中。褚生走进屋内，从铺盖下面取出四百文钱，回到院中付给四个人每人一百文钱。随即说：“活计已经做完，现在你们可以走了。”

四个叫化子走后，褚生又按照翠莲说的下一步办法去做。他走进屋中，到床前将铺盖铺好，枕头放好。随后他来到院中将棺材盖撬开，然后用两手细心地把尸体托出来，放到铺盖上。随后，赶忙到灶上去生火、熬粥。

粥熬好后，褚生又将盆端进屋中，放在床头上。他用勺子舀着粥，自己一口一口地喂给翠莲吃。当喂到九十九口时，只见死者已睁开眼睛，活转过来。然而，这时褚生的脸色煞白，没有一点儿血色，身子也要支持不住了。勉强坚持喂完最后一口粥时，身子眼看就要栽倒。这时，翠莲挺身坐起，扶住褚生说：“好，你躺下休息吧。”说着，轻轻地将褚生放倒在铺盖。此后，翠莲每天都精心护理着褚生。

一晃一个多月过去了。褚生的两位老人觉得儿子多日没回家来，有些惦念他。

这一天，老母亲由于思子心切，特来书房看望。当她一踏进书房门，一眼就看见了一个年轻美貌的姑娘站在儿子的床前。而儿子却闭着眼睛在床上躺着。老人家大惊，赶忙问：“你是哪里来的女子？我儿子怎么啦？”翠莲听见问话，方知道是褚生的母亲。翠莲就将自己的身世，以及褚生的情况，详细地向老人家讲述了一遍。

老人家听了翠莲的话，又将她上下端详了一番，感到姑娘长得不仅美丽，而且很通礼节。老人家心中也是暗暗地喜欢。随后老母又问道：“我儿死不了吧？”

翠莲说：“婆婆请放心，我一定能把他服侍好。”

老人说：“那好，你要好好照看我儿，等他病好后，我必成全你们俩的好事。”说完，老人走了。

不觉过了一百天，在翠莲的护理下，褚生的病已痊愈了。

褚生的父母，见儿子身体康复，很是高兴，他们又见一个美丽、文雅的姑娘给儿子做媳妇，更是欢喜。于是，两位老人就赶忙操办婚事，给两个青年男女早日成花烛之喜。

婚后，两个年轻人，真是你恩我爱，夫唱妇随，生活得非常美满幸福。

侯耀先 搜集

王 良 娶 妻

从前有一个戏子，名叫王良，三十多岁，眉目清秀，非常英俊，长年在外面班唱戏，难得回家一趟。有一天，王良突然想起来，于是他就向班主请了假，往山西老家去。

行至半路，在一个旅店里，一个自称姓高的慈眉善目的老头主动跟王良打招呼：“王先生，回老家吗？是不是想弟媳妇了，正好我也去山西，咱们作个伴吧！”王良很纳闷，心想：这人怎么知道我的情况呢？因初次见面，不好细问，也就愉快地答应了，心想：不管怎么样，有个作伴的总比独自行走好得多。

第二天一早，他们起程了，一路有说有笑，非常开心，王良自觉年轻，对高老头特别照顾，帮他背行李，晚上住店帮他洗脚，可是高老头总显得那样轻松，一路行走如风，让王良追起来也感到吃力，王良不由对高老头产生了怀疑。因同行数日，彼此也混熟了，王良说：“高大哥，你对我了如指掌，可我对你却一无所知，快到家了，先告了明白，也好交个朋友，日后小弟也好登门拜访。”

高老头听后，长叹一口气说：“唉！王老弟，实话告诉你，你也别害怕，我们同行数日，我看你也是个老实人，看在我俩的情面上，就实话相告吧。我本不是人，是阎王派来的钦差，到山西为阎君说媒的，阎王后就是你的媳妇李小妹，阎王看她长得漂亮，早有此意，可他的心肠还算软的，他念你们夫妻长年分居，不能临死见不上一面，所以让你回家看小妹一眼，让你们夫妻团圆上个一天半天，也算是阎王发的个慈悲吧。成亲的日子就订在农历十月初一，距今还有三日，我虽不忍心，可也没有办法。这是公差，办不成，我在阴府是要受刑的，所以我只能这样做。”

王良听后，放声大哭，双膝跪在高老头面前，哀求道：“高大哥行好行到底，告诉我一个救小妹的办法吧，我们结婚才两年多，由于我常年不在家，至今还没生上个一男半女，如能救她，日后我一定初一、十五为您烧香磕头。”说完，痛哭起来，哭得好不伤心，连鬼也心软了。高老头说：“好吧，看在我们的情份上，我告诉你一个救小妹的办法，但是你不能告诉任何人，小妹也不能例外。”王良连连点头。高老头说：“今天我们就要分手了，离阎王成亲的日子还差三天，这三天你一定要和小妹形影不离，农历十月初一这一天你一定要守住小妹，一定不要让她出屋门半步，过了那个时辰，小妹就得救了，如果办不到，那就没办法了。如果你有为难之处，就到山神庙里烧上香，大叫两声高大哥，我会来见你的。”说完，高老头不见了。

王良急忙起身，回忆了一下高老头说的话，急忙往家里奔去。见到了李小妹，两人好不亲热。可是王良总显得有一种难言之苦，小妹多次追问，王良推说没什么。十月初一那一天，王良始终不让小妹出屋半步，小妹似乎有点生气，甚至埋怨丈夫变得怪了。正在这时，一大群鸡冲到王良家门前，吃王良晒着的粮食，媳妇实在看不下去了，挣脱丈夫的劝阻，拿着一根竹竿就去

赶鸡，脚步刚刚跨出门槛，“啊”的一声就倒下，死了！王良伤心极了，知道是自己的过失，让阎王夺去了小妹，他痛心疾首，大哭一阵后，实在无奈，便买了棺材把媳妇埋葬了。

自从小妹死后，王良茶饭不思。第五天，他忽然想起高老头的嘱咐，于是来到了山神庙，烧上香，磕了头，高喊了两声“高大哥”。高老头果然来了，满脸笑容，见面便说：“恭喜王老弟，大喜，大喜。”王良哭丧着脸说：“高大哥真会开心，小妹才死几日，喜从何来？”不由分说，高老头拉着王良便走，向一块旷地走去，越走越黑，似乎什么也看不见，约走了半个时辰，忽见灯火通明，高老头告诉王良这就是阎王殿。阎王、王后坐在当中，小鬼分立两旁。王良非常害怕，在老高头的拉扯下，跪在了大堂的中间，叩头拜见阎王。王良壮着胆子慢慢地抬起头，仔细一看坐在阎王一边的正是自己的妻子李小妹，穿着绫罗绸缎，戴着凤冠霞帔，好不漂亮。王良一时激动，竟忘了这是阎王殿，起身想喊小妹，被高老头猛地按住：“莫喊。”

这时阎王发话了：“王良，由于我的过失，错配了你们的婚姻，今天我将为你重续妻弦。”边说边把手往前一指：“你顺着这条路往前走，一直走到有人家的地方，那便是你的家。”随着一声“退下”，眼前的一切都消失了，王良还依然跪在一片荒无人烟的草地上，当时已是深夜时分，他仿佛做了一个梦，略一沉思，急忙起身朝正南方向走去，天黑得伸手不见五指，他茫然地往前走着，心里有点害怕，正在这时前面出现了晃动的灯光，仿佛是从一个小屋里照出来的，王良大喜，急忙向小屋奔去，只见一位十七八岁的姑娘，生得柳眉杏眼，杨柳细腰，身着合体的缎子衣裤，正在灯下做针线活。她见王良进屋，就象见到老熟人一样放下手中的活儿，招呼道：“王大哥，你可回来了。”王良被姑娘的俊俏所迷恋，相见恨晚，然后亲热一番，共度良宵……

公鸡报晓，王良一觉醒来，急忙起身一看，自己竟一丝不挂地躺在一座新坟上，他略一沉思，回想了一下一夜的夫妻情，断定昨晚的事情就是在这座新坟里发生的，自己的衣服一定在坟里，便使劲地用双手扒着。快扒到棺材时，坟主带着家人来圆坟，看此人光着身子扒坟，以为是盗墓的，抓起来就打。王良委屈地说：“我不是小偷，我的衣服在里面。”主人越听越气，以为是个精神病，越发打得厉害，这时死者的哥哥说：“别打了，看他的样子也不象个小偷，你说你的衣服在坟里，到底怎么回事？请从头讲来。”这时王良才吞吞吐吐地把前后经过讲了一遍，死者的哥哥很纳闷，心想难道妹妹不该死吗？为弄清虚实，他决定扒坟起棺。之前，死者的哥哥说：“起开棺材，如果你的衣服不在里面，我一定送你去见官，定你个盗墓罪；如果你的衣服在里面，我的妹妹还活着，我一定将她许配于你，大办喜事。”王良听后，点了点头。

棺材起开了，如花似玉的姑娘睁开了眼睛，好象刚睡醒似地，打了个哈欠，坐了起来，一看王良的衣服，果然在棺内，在场的人都感到惊奇，只有姑娘的哥哥明白了。

原来姑娘名叫丁春花，今年十八岁，是大财主的独生闺女，哥哥是知府的官儿。前几天春花得了伤寒死了，昨天才埋葬的，可能是一盖棺憋闷，汗出来了，所以又活了。他想：这一定是妹妹不该死，王良跟妹妹的事一定是天意，王良也算是她的救命恩人。他决定不食前言，把妹妹嫁给王良，即日成亲，热闹非凡。

傅 平 搜集

流传于山东滕县

鬼 婚

某个城里有个木匠姓王，他心灵手巧，做出的家具漂亮独特，结实耐用。因此，前来找他打家具的人越来越多，每天应接不暇，忙得不亦乐乎。

一天，王木匠给一个正在筹备结婚的青年做家具，一直干到晚上十一点多钟才动身回家。他虽然匆匆忙忙地走，但走了很长时间也没有看到那条熟悉的小道，他不禁向四周望了望。“啊！”这一望，他惊呆了，怎么自己竟走到了一片荒无人家的野滩上来了呢？他又一次用力睁大双眼，好象不相信出现在自己眼前的景象。一阵凉风吹过，他好象从恶梦中苏醒过来一样，才想到首先应找一家人家住上一宿，明天再打听回家的路也不迟。想到这里，他三步并作两步地连跑带走，向前奔去。

忽然他恍恍惚惚地看见有“蜡烛”光在跳动。不一会儿，一间土房的轮廓完全呈现在他的眼前。

王木匠走上去敲了几下门，不一会儿，门“嘎吱”一声打开了，探出了一个瘪鼻子，尖下巴，绿眼睛的老头来，样子怪吓人的。“哎呀！”王木匠不禁倒吸了一口冷气。

“我……我想住……一宿，因为……我……迷……迷路了。”他壮了壮胆子，结结巴巴地说。

怪老头沉思了片刻，然后点了点头。王木匠胆颤心惊地跟在怪老头的后面进了家门。他关门的时候，一眼瞥到了一个年轻美貌的姑娘正面朝墙壁、低声哭泣。

“这位姑娘是你的女儿？”王木匠好奇地问道。

“不，是我将要娶的老婆。”怪老头指着姑娘，不大情愿地说。

“哎！这是你的老婆？”王木匠吃惊地提高声音说。

“她不是不同意这门亲事，是嫌我老，正在哭吗？”怪老头愤愤不平地拍着桌子说，“不要问了，早早睡吧，明天早晨五更前务必离开这里。”王木匠带着疑云和衣而睡了。

一阵寒风把王木匠从梦乡中惊醒，一看天色将近五更了，他赶紧站起来，悄悄地打开门走了。走到半路，觉得头顶冰凉冰凉的，一摸头，才想到帽子忘戴了，便又返了回来。他来到野滩上一看，哪里还有房子，只有几座坟墓，他转过头一看，自己的帽子正在一个坟墓上，吓得他拿起帽子就逃。

经过几天的打听，才知道那个坟墓里埋着一个老汉，他的儿女认为他死了很孤独，前不久给他娶了个邻村买不起棺材的年轻美貌的姑娘。

王小玲 搜集

流传于山西天镇

书生和鬼妹

古时候有一个书生，他没有什么家资，因此只好住在一间风蚀剥落的破庙里。书生在庙中，早晚用心攻读经书，以便将来上京赶考，倒也过得清闲自得。

一天，书生在庙里读书疲倦了，就打算到庙外逛一逛，好散散心。正当书生在庙外逛得高兴时，突然，不远处传来了一声凄惨的叫声，书生侧耳仔细一听，好象是一只兔子在遇难时发出的呼救声，于是就顺着这呼救声跑了过去，果然不出书生所料，是一只兔子。兔子的双腿被猎人装置的铁夹夹住了，铁夹深深地陷进了兔腿里，兔子拼命地挣扎使铁夹越陷越深。

兔子见跑来了人，就用哀求的目光望着书生，希望他搭救自己。可书生却手无缚鸡之力，连吃奶的劲儿都用上了，才把铁夹扳开，兔子得救了，可却由于伤势过重，走路维艰，书生动了怜悯之心，把兔子带回了破庙。

兔子经书生的细心照料，不久伤口就好了整天跟着书生又蹦又跳，可爱极了。有了个好伙伴，书生再也不感到寂寞了。

可书生怎样也没料想到，他救的兔子非比一般，这兔子乃是阎罗王的侄女鬼妹变的。她由于留恋人间的风光和生活，就偷偷地从宫里溜出来，变成兔子在树林里玩耍，没想到竟撞在猎人装置的机关里，若不是遇到好心的书生，差点儿就送了性命。

为了报答书生的救命之恩，鬼妹偷偷地把许多金银珠宝放在庙里。书生见了金银珠宝，不但不高兴，反而大吃一惊，这些东西是谁丢在这儿的呢？没有人来过呀！难道这是天意不成？书生越想越不解，但是这书生是个老实巴交的人，不是贪财之徒。于是他就把这些来历不明的东西原封不动地藏好，好等真正的主人来寻取，自己仍然过着穷苦的生活。

再说鬼妹以为这样做就可以报答恩人之情，岂知恩人分文不受。鬼妹心里觉得书生是个正人君子，于是她便想方设法帮助书生。

书生睡到半夜时，朦胧间听见有人在敲门，于是就打开了门，书生定睛仔仔细细一看，不看则罢了，一看顿时吓了一跳，只见庙门外站着一个农村模样打扮的少女，这少女虽然穿得褴褛，乱发蓬松，但却长得亭亭玉立，犹如出水芙蓉。书生顿起疑心：一个弱女子怎敢深更半夜跑到这儿来呢？少女一下子就看透了书生的心思，她流着泪说：“我的父母都先后病死了，一个恶少爷乘人之危强逼我和他成亲，我没有别的活路，只好半夜里逃出来，请你收下我做丫环吧，这也比呆在别处强，不然，我只有死路一

条了。”少女说完，已经泣不成声了。少女的话使书生打消了疑心，他很同情姑娘的遭遇，就说：“既然姑娘无家可归，若蒙不弃，小生愿和你结为兄妹，不知姑娘意下如何？”少女一听顿时大喜过望，这真是求之不得，焉有不肯之理，于是纳头便拜书生为兄，书生赶忙把妹妹搀扶起来。

妹妹从此就和书生在一块儿过活，日子虽过得艰苦，却过得挺美满。妹妹每天烧火做饭，都不要书生插手。书生每晚都攻书到深夜，妹妹总是泡一杯茶放在书生的旁边，自己却坐在旁边陪书生熬到深更半夜。由于妹妹的悉心帮助，书生的学业大有起色，他们俩之间也渐渐地产生了感情。

一晃就过了一年，京考的时候又到了。书生打点行囊包裹，依依不舍地惜别了可爱的妹妹，踏上了上京赶考的路途。

且说鬼妹自从书生离家后，感到非常寂寞，她食不甘味，睡不香甜，只是日夜思念亲人早日连科及第凯旋归来。

可鬼妹哪里知道，一场大祸即将降在她身上。不晓得阎罗王从哪儿得知鬼妹化作少女，竟敢留在人间，简直是有意败坏他的门风。他发誓要把鬼妹捉回来，狠狠地惩罚她，哪怕藏在泰山底下的石缝里，也要给她顶厉害的惩罚。

阎罗王派了许多部下在人间明察暗访，得知鬼妹和书生住在庙里。一天，他亲自去鬼妹家里，可巧书生上京赶考去了，他就一把拉住鬼妹往外走，可鬼妹已经铁了心，死活也不愿回去，她拼命地挣扎着，反抗着，她要终身留在人间和书生过活，阎罗王见拗不过她，顿时恼羞成怒，施展魔法把鬼妹化成了一尊石像立在庙门外。

花开二朵，各表一枝，且说书生在京考中了状元。无心在繁花似锦的京城逗留，只是老惦记着妹妹。他在京城里只留了一日，次日便取道喜冲冲地往家赶，去向鬼妹报喜。

当书生走到庙门外时，一眼就看见了心爱的妹妹却化成了一尊石像，她仍然是那样地妩媚、动人。书生顿时不住地哭，不知哭了多长的时间，直哭得柔肠百转，天愁地惨，积雪变色。

他的心感动了一位土地爷爷，于是土地爷爷化作了一个老头儿，他告诉痛不欲生的书生：“你昔日救的兔子，也就是你的妹妹，都是鬼妹变的，她由于爱你和帮助你，触犯了阎罗王的尊严，因此她被阎罗王化作了石像，要救活她，除非一个真心爱她的人，愿划破胸膛，把自己滚热的鲜血，洒在她身上，她就会复活。”书生听了二话没说，就用刀把胸膛划开，热血洒在她身上，果然她渐渐有了生命，从石像上走下来，她俯身抱起昏迷不醒的书生，在他的伤口处轻轻地亲，轻轻地吻，伤口愈合了，书生站起来了。

书生和鬼妹又一块儿过着幸福美满的生活，有情人终于结成了良缘。

曾庆远 搜集

流传于广东南雄

琴 缘

从前，周家庄有个员外叫周明清，堂上父母两人，堂下弟兄三人，因二老年事已高，所以，弟兄三人从不外出，一齐堂前尽孝。

这一日，老母由于久病不治，一口气接不上来，撒手归天。周府上下都十分悲痛，人人泡在眼泪里办理丧事。

周员外平时待人宽厚，人缘极好，所以吊孝的亲友人来人往，川流不息。

周家兄弟三个中，老三叫周泽，年龄最小，刚满十六岁，从小喜好弹琴。老大疼爱弟弟，托人从远方给他买回一张古琴，周泽爱如生命，从不离身。

吊孝的亲友中有些年轻人好事，听说周泽琴弹得好，就把他约至后堂再三央求弹一曲。

周泽说：“那可不行，既读孔孟之书，必达周公之礼，母丧在地，守孝之人哪能弹琴作乐！”

周泽虽然一再推辞，架不住那些官宦子弟软磨硬缠，只得摘下古琴勉强弹了一曲。

老大、老二披麻戴孝正在灵棚守灵，一听，哟，这琴音太熟悉了，除了老三谁还能弹出这么好的琴声呀，可惜弹的不是时候。

老大一皱眉对老二说：“看看去，咋回事？”

老二过去一看不错，果然是老三正和一伙官宦子弟弹琴取乐。他生气地说：“老三呀，母亲大人刚刚去世，尸骨未寒，你怎么可以弹唱取乐呢？”

周泽自小娇生惯养，哥嫂面前从未担过一语沉重，哪能受得了这个，脸儿忽地憋得通红。从此重了心，不吃不喝，书不念了，琴也不弹了，一天比一天瘦。

妯娌中大媳妇心最细。周泽近日的变化哪能逃过她的眼睛。抽个空她来到周泽屋里，关怀地问道：“老号子，这几天你书不念，饭不吃，咋了？是想成家了还是想妈了？跟嫂子说一声吧。”

周泽说：“都不是，就觉着心里闷，想外出逛逛，散散心。”

嫂子把老三的心事和丈夫说了，二位哥哥疼惯了弟弟，何况如今没了母亲，对他更是加倍地爱。二人一商量便把周泽找来说：“给你一匹马，五百两银子，到姑姑、姐姐、姥姥家逛逛，散散心就回来。”

周泽谢过哥嫂，准备准备就登程了。

人马行出一里之遥，那马突然停住不走。周泽一见原来停在一座庙前的大柳树旁。他以为马要在此过夜，于是放了缰绳，朝马拜了四拜说：“马儿，马儿，从今后咱俩儿相依为命，你走到哪儿，我跟到哪儿，你在哪停，我在哪住。”说着说着眼泪扑扑漱漱掉下来。

那马仿佛懂人言，听了周泽的话后抬蹄又走下去，越走越快，转眼百里开外。

周泽坐在马上昏昏沉沉也不知过去几天几夜。这一日行至一片老大的村庄前面，马又停住了。一打听这村叫黄家庄。周泽走进一家客店。店伙计迎上来未曾说话先觉得奇怪：哟！这主儿可透着新鲜。别人进店是人在前马在后，人牵着马。这主儿是马在前人在后马引着人。他心里想着手脚可没停，连忙牵马上槽，往里让客，领着周泽一连看了几个屋子全不中意。店伙计揣摸不透客人心思，有些着急：“不是小人夸口，要说黄家庄大小旅店也有不少，不过象我们黄家老店这样布置绝不会有第二家。不知您老想住什么样的房间？”

周泽倒没听出店伙计发急，随口说道：“只嫌不够清静，能有个独门独院才好。”

店伙计眼珠一转，露出一副古怪的样子：“您老咋不早说？这回保您满意。”说罢领着周泽穿过堂屋三拐两转来到西跨院。打开院门，一溜三间上屋果然十分清雅。

东屋上着锁象是许久无人居住。店伙计把周泽安顿在西屋，重新清扫，然后放上明灯一盏，暖茶一壶，走了。周泽独自一人弹琴解闷。他的琴越弹越好，后来连自己也醉进琴音之中。

这一晚，周泽正弹得出神，不知从哪儿来了一位姑娘悄没声地站到身旁。这姑娘长得眉清目秀，桃花粉面，人才出众，落落大方。

周泽想：深更半夜，一个姑娘家突然闯来决不可能是人，不过他早已把生死置之度外，所以，也就不惊不慌了地说道：“如果你是人，深夜间孤男寡女多有不便，请回避；如果不是人，你想咋着干脆点，反正我活着也无啥兴趣了。”

姑娘说：“公子想错了，我是专为听琴而来，别无它意。”

这姑娘既未说自己是人是怪，周泽也不再深究，只是说：“如此姐姐请坐。”

从此姑娘每日夜半必到，听上一二个时辰就走。一来二去两人产生了情意。

这一天，周泽早早要了一桌酒席摆在屋里。天交子时，周泽起身望空一拜恭敬地说：“请姐姐！”话音一落，姑娘已站在屋中。

二人饮过三杯酒后，周泽说：“今日相请姐姐是专为辞行，请再满饮一杯就此别过。”

姑娘说：“为何忙着走？”

周泽说：“一是所带银两已用尽，只能卖马做盘缠，再过几日想变卖也无物了。二是离家太久以防二位兄长挂念。不瞒姐姐，我原本心头愁闷，只想信马由缰不想回家。自和姐姐相处数日，心里的愁闷不知怎么自消自去，因此思家之情就有了。”

姑娘说：“请问公子家住哪里？”

周泽说：“三千里外周家庄。”

姑娘说：“小女子既然可以使公子消愁解闷，也我情愿与公子一同回家终身相伴。”

周泽听了满是喜欢，不过也愁得没法，说道：“眼下我身无分文，路上免不了讨吃要喝，怎么可以羞辱姐姐！”

姑娘说：“公子放心，我的私房甚厚足够支付盘费。”

周泽大喜，当夜成了夫妻。次日又添一匹马，两人欢欢喜喜离开黄家庄。他们一路游山玩水，男欢女爱。周泽的心情也和离

家时大不一样。

一天，姑娘说：“今晚我弹一曲请公子指教。”周泽奇怪地说：“你也会抚琴？怎么从没听你说起过？”

姑娘说：“实不瞒公子，我早就喜欢抚琴，不过没有公子弹得好就是了。”说罢，姑娘就着月光弹了一支曲子，果然弹得不错，周泽想不到无意中得一知音，更是高兴。

三个月后两人来到周家庄。周泽在庄前亭住坐骑让姑娘在大柳树下等着，然后独自进了家门。

哥嫂见老三回来，均都欢喜，纷纷问候，东一句西一句亲热没完。周泽急忙拦住说：“自家兄嫂有话慢慢再说，兄弟带回一人还等在外面呢。”说罢转身出去，工夫不大领进个水葱似的大姑娘。

众人中大嫂心眼转得最快，琢磨着这一男一女同行千里，中间必定有故事，便私下对丈夫说：“一个十八大九的姑娘来咱家，每日出入不便，时间长了街坊也要议论，不如寻给他们把婚事办了。”

老大说：“甚好。”

次日全家一商量，广发请帖，杀猪宰羊，大宴宾客，两人这才正式拜了天地。婚后将近八个来月媳妇怀了孕，合家又是一喜。小夫妇之间更增加一份恩爱。新过门的媳妇事事勤快，活计做得一多，出奇的地方可就显出来了，女工、针线样样拿得起放得下。绣花，花瓣上能看到水珠转，剪鸟，鸟的羽毛会动。一来二去，全村都知道周家娶了个巧媳妇。

周家有个堂妹妹子，这年二十四岁，人长得到是还端正，就是手脚笨点。这年找了个主是官宦人家。本来是心满意足的事，不想半途出了点岔。相亲时男方要看看针线活计，送来十匹精绸，十匹锦缎，相约一个月定聘。妹妹急忙来到堂兄家求帮。大

嫂、二嫂都傻了眼，这么短的日子不是顶尖的手艺累死也交不了活儿呀！老二一旁说：“何不不求弟妹。”一句话提醒了妯娌俩儿。她们找到老三媳妇不瞞不藏，实打实地挑明了。老三媳妇一口应承下来。谁知事不凑巧，次日她得了病，竟是卧床不能起。这一病就是二十天。哥嫂急得象热锅上的蚂蚁。妹子当然更急，可又不好去催，只有暗自落泪。这些，周泽都看在眼里，他为难地说：“这事儿当初不如不应了，如今落得应人事小，误人事大，可咋办？”

三媳妇说：“夫君不必着急，我想办法做上就是了。”

周泽问：“啥事？”

媳妇半认真半撒娇地说：“今晚做活夫君不许偷看！”

周泽应是应了，不过心里却犯嘀咕。

这天是八月十六，晚上，媳妇先让周泽搬来十张桌子，十张板凳，整整齐齐放在庭院，然后收拾床铺打发周泽睡下，临出屋前媳妇说：“夫君能借古琴一用吗？”

周泽调笑着说：“琴虽是我的，可也是你的，连我都被你‘借’去了，何况一琴乎？”

媳妇也玩笑地说：“既然琴是你的，说说它有何主贵之处。”

周泽还真被问懵了，自那日兄长从远方把古琴买来，周泽是朝夕相伴从不离身，只知这琴音好料好，再有什么主贵之处他还真是未曾察觉。

媳妇说：“这琴有三种调法，正调琴音可传三里五村，反调可传千里之外。正反互调，上可传天庭，下可入地府。”

周泽不信，问道：“这琴朝夕由我携带，你怎么知道这些详情。”

媳妇说：“这个嘛，以后再告诉你。三更将到，我得赶快赶活儿了。”

媳妇出屋后，不大一会儿就传来阵阵琴声，周泽心里纳闷儿，说是做针线活儿，怎么又弹上琴了？忍不住下床趴着门缝悄悄向外偷看。那琴声弹着弹着突然变得又细又尖，就象是直往地下扎。琴音这么一变，怪事出现了。只见十张桌子周围滴溜溜刮起了十股旋风，看不见人，可是旋风中却有叽叽呱呱女子的说笑声。刀子剪子都自己动了起来。十股旋风一直刮到鸡鸣五更才停了下来。三媳妇笑着把做好的针线活儿抱到屋里。周泽原本知道自己的妻子来历不明，因此并未大惊小怪，对谁也不提这档子事。

一日，堂妹子到了经期，正在厕所收拾处理，恰巧周泽媳妇腆着大肚子路过到柴房去，被堂妹经血的血光冲了一下子。坏了！周泽媳妇觉得天旋地转立刻要摔倒，她拚命挣扎着……

再说堂妹子收拾完了，一抬头猛见前面一个白惨惨女人的脸。就象打闪一样一会儿有了，一会儿没了，仔细一看是三嫂子。“妈呀！”三嫂子怎么变成这个样子！吓得她提着裤子跑了回去。

三媳妇好不容易定住身形，知道已经露馅，回到屋里对周泽说：“咱们夫妻缘份已尽，该分手了。”

周泽急得抱住媳妇不撒手，哭着说：“我们是恩爱夫妻呀，你怎么忍心分开！”

媳妇也哭着说：“不是为妻心硬，想你周家乃是村中首户，家中出了这等事，势必要受人耻笑，将来还怎么创业呀！虽然你对我的来历从未问过，你我夫妻一场，临分手了我不能再让你糊涂。实话说吧，我本是黄家庄黄员外的女儿，已死去三年，那一日听周郎用我家的古琴弹奏觉得很奇怪，所以夜间去访。本来是想把我家传世的古琴收回，不料一见公子琴弹得那么好，又不忍心取走，小女子自幼就与这把古琴相伴爱如生命，不料一日夜间

家中失盗，古琴也随之丢去。我因思念成疾，患病而死。与公子婚配，一是爱慕你人好心好，二来是这张琴把我们拴在一起了。”

周泽这时已成了泪人，哭腔腔地说：“是鬼我不怕，是怪我不嫌，只盼夫妻恩爱到百年。”

媳妇说：“夫君既是情意难合，以后自会有团聚之日。为妻有几句话嘱咐，千万记住。今日夜间我就火化而去。大火烧过后，灰里有个肉蛋，取回切开里面就是你我的姣儿。生儿可取名琴缘，生女就叫缘琴。衣箱里有避腐珠一颗交给孩子，以便日后相认。这把古琴夫君好好保存，你我夫妻再团聚全靠它了。”说罢，推开周泽坐到柴垛上把火点着了。

大火冲天而起，一股青烟“腾”地从火中蹿出，一直向南方飘去。

周家合府之人自从听了堂妹说大白天遇到鬼，天一黑俱都关门闭户躲在房中。所以这场火直到柴火垛烧得溜干净才自动熄灭。

周泽等到火场无人时，从火中把肉蛋扒出，回到房中用刀一切里面是个男孩，取名叫琴缘。周泽看儿思母，后半生把心血都浇铸在抚养儿子身上。

琴缘聪明伶俐，自幼读书，长到十八岁时进京科考，一举夺魁中了状元，回家探亲祭祖时，按着爹爹嘱咐来到黄家庄，住了黄家店。饭后他找来店小二问某年某月是否有个公子曾经在这里住过？

那个店小二此时已是胡子拉碴半大老头儿了。回答道：“是有这么回事，就住在后跨院。”琴缘说：“带我去看！”

小二领着琴缘来到周泽住过的屋里。院子依然荒草没地，对面屋的门仍是紧紧锁着。琴缘问：“为何上锁？”小二说：“我也不大清楚，过去听帐房先生说象是我们小姐棺材放在里面，二十多

年了，这门一直锁着。谁也没有进去看过。”

琴缘牢记爸爸的嘱咐：一定要找到生身之母。一听里面有停尸的棺材，哪肯放过，命令小二打开房门，启开棺盖，只见棺内躺着一个相貌十分美丽的女人胸前挂着一颗发光的珠子，和爸爸给自己的那颗一模一样，知道这就是母亲了，忍不住扑上前抱头大哭起来。

次日，琴缘派人飞马传书，把周泽从千里之外的周家庄接来了。

周泽一见妻子的面就哭得死去活来。哭着哭着猛地想起妻子火化前曾说过：“将来要团聚全仗古琴了。”连忙打开琴套按着妻子说过的方法，把琴正调一遍，反调二遍，静静心，然后选择一支夫妻原先共同喜欢的曲子弹了起来。

那琴音果然变得又尖又细，仿佛是射出的千丝万线钻进女尸。大约过了一炷香的工夫，曲子弹完了。妙呀，奇迹真出现了。先是女尸的眼睛睁开了，随后胳膊腿也动了，不大一会儿，人飘飘悠悠坐了起来。夫妻、母子又是一次抱头大哭，这一对由琴生爱、死而复生的夫妻姻缘终于又得到美满的结局。

李金刚 搜集

风流鬼仗义护鸳鸯

从前，有个叫王有才的人，为人厚道、老实，他家里很贫穷，靠打柴为生。父亲早逝，他与上了年纪的老母亲相依为命。

王有才二十岁那一年，村里的媒婆给他说上了一桩婚事，女方是西村的一位叫林巧珍的姑娘。听说，她心灵手巧，温柔贤慧，是个人见人夸的好人儿。母子俩着实很满意，但同时又犯愁了：

家里没几个零头的子儿，怎么办喜事呢？唯一的办法就是自己多卖力气，砍柴挣钱。于是，王有才不管刮风下雨，总是早出晚归，到南山上去打柴。由于他的勤劳，不满两个月，场上的柴禾已经堆得象座小山似的了。王有才的母亲也顾不上自己年迈体弱，老眼昏花，又是纺线，又是织布。王有才好几回流着清泪，捧着母亲粗糙而瘦骨嶙峋的双手，跪在她的面前，说：“妈，您老人家为我操劳了大半辈子，再不能因为我的婚事而损了身子，您就歇着吧。”做母亲的总是抚摸着他的头说：“孩子，能看着你讨上媳妇，俺死也瞑目了。”

俗话说：“好事多磨。”本地有一个臭名昭著的恶棍叫田富仁，仗着自己有财有势，欺凌百姓，抢占民女，无恶不作。那一天，田富仁带着几个家丁到西村打猎。归途中，偶然碰见正在溪边洗衣服的林巧珍，遂起了邪念。也该他倒楣，他的一举一动被附近耕作的农夫瞧见，农夫打得他鼻青眼肿，仓皇而逃。田富仁恼羞成怒，扬言说：“不把‘野鸡’抓到手决不罢休。”

田富仁回到家后，听说林巧珍已许配给王有才，便把一腔怒气迁怒到王有才身上，差人暗地里放火烧了王有才的那堆柴禾，还把他的母亲痛打一顿。可怜那王有才的母亲呼天天不应，唤地地不灵，病倒在床，眼睛也哭瞎了。

王有才回到家，见此情景，操起柴刀，要跟田富仁拼命。隔壁的赵大爷忙劝阻他说：“田家财大气粗，俗话说：‘有钱能使鬼推磨’，况且眼下他正提防着你呢，你何必拿鸡蛋硬往石头上撞呢？万一有个意外，林姑娘可如何是好？眼下母亲病重，还是找钱抓药要紧。”

王有才听了，觉得有理，他把母亲托给隔壁黄妈照顾，自己则一大早又上山砍柴去了。

王有才砍啊，砍啊，直到手掌起泡，日落西山，月亮升起，头

脑发晕，才猛想起该回家了。他捆起零散的柴禾，深一脚、浅一脚地往家赶。忽然，他脚底一滑，摔倒了，直滚到山脚才打住，但人已经昏死过去了。

忽然，空中飞来一朵五彩的祥云托住了他的身子。他慢慢地睁开眼，见自己躺在一张精巧雅致的床上，床边坐着一位少妇，有如出水芙蓉，美极了。他见是一个素不相识的女子，不禁脸上一热。

“感谢嫂子救命之恩。”他感激地说道，“可这是什么地方啊！”

那少妇见王有才发问，便欠了欠身子，说：“大哥，说出来你别怕。我并非凡人，我是鬼，在这深山里已经呆了近一百年了。先前，我家境贫寒，误入风尘，受尽蹂躏；后来，又不幸染上重病，被人遗弃在此。阎王爷说我阳数未尽，便让我呆在这里，等候发落。你时常到这里打柴，伴我度过了好些寂寞的时光，真该感谢你才对呢！”

王有才听着风流女鬼诉说着扑朔迷离的遭遇，联想起自己的身世，不觉叹了口气。说道：“嫂子真太可怜了，可我又何尝不是受苦人呢？”他于是把自己的处境告诉了女鬼。

同是天涯沦落人，风流鬼也给感动了，说：“大哥，小女子愿助你一臂之力。半个月后你再到这里来取一包裹，里面有纹银二百两。那是田家的，权当他烧你柴禾的赔偿吧。愿你和林姑娘好生过日子。我走了，你多保重。”

一阵风过后，王有才醒来，只觉得浑身酸痛，一担柴禾散在他的脚边。立起身一看，原来自己正躺在一座古墓前。他对古墓深深鞠了一躬，背起柴禾回了家。

话说风流鬼去后，变成一个国色天香的落荒少女，住在离田家不远的客栈里。

一日，田富仁提着笼子到客栈找人斗鸡，忽然遇见这个貌若天仙的少女，魂都掉了。他使出浑身解数，想赢得那少女的心，早把林巧珍忘到九霄云外去了，他打听到她名叫叶秀珊，因家乡遇上洪水之灾，父母双亡，才与一亲人落难至此。田富仁向秀珊许诺十日后一定风风光光地托人来迎她，纳她为妾。秀珊也不推辞，一时两人亲亲热热，好不快活。

叶秀珊见田富仁已经上钩，便一阵轻烟转到田富仁老子田守道的书房，找机会迷惑住老头子。田守道饭后散步，见一新来的丫环手托香茶恭身迎他，身上散发出缕缕撩人的香气，便询问她叫什么名字，家住哪里。叶秀珊说自己出身在名门闺秀，因不满婚配才出逃到外，流落此地的。田守道见是这么一个聪明伶俐的丫头来侍候他，甚为满意；况且叶秀珊知书达理，言谈举止很合他的心意，田守道不由动了纳她为妾的念头。叶秀珊见风使舵，答应了他。田守道高兴得立即定下了纳妾的日期，正巧与他的儿子同一天。

到了娶亲的那一天，收到田守道父子请柬的人都来了，包括县太爷在内。田家可谓“双喜临门”了。

县太爷正在品茶，突然，一个女仆跪倒在县太爷脚下，痛哭流涕，求县太爷作主。县太爷见这女仆好生面熟，遂问她因何恸哭。那丫环抬起头，连县太爷也惊呆了。天哪，这是他被拐走大半年的贴身丫环叶玉兰啊！田守道父子见叶秀珊拜倒在县太爷脚下，甚为惊诧，忙伸手去拉，不想被县太爷一声断喝，父子俩战战兢兢退立一旁。

客人们热闹起来了，围聚了一大圈。只见叶秀珊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地哭诉自己如何被田守道父子拐骗、诱奸，为她易名；以及他们父子争风吃醋，居然在同一天纳她为妾等等，一五一十地诉说了一遍。田守道父子一时呆若木鸡，不知所措。客人们见

此情景，自感没趣，便纷纷告退。

没几天，田守道父子蹲进班房，闹得个倾家荡产，人财两空。而县太爷身边的那个女仆，也忽然不见了。县太爷派人去找了，几次，没有找着，也只好由她去了。

王有才和林巧珍的婚礼如期举行，得到了女鬼相赠的二百两银子。母亲的病日见好转。婚后两人如胶似漆，互敬互爱，幸福美满。每到清明时节，夫妇俩便带着孩子到山中的野坟祭奠那个风流女鬼。

连宝楼 搜集

流传于福建大田

结 阴 亲

在我的家乡流传着一个结阴亲的故事。

有一书生，出门办事，回来晚了，没有赶上住店。到家还有十五里多路，要翻过一座山，还要经过一片坟地。

书生想：“离家不远了，再辛苦一会，索性回家歇息吧。”他加快了脚步。这时已是星斗满天了。

他翻过山，走得气喘吁吁，浑身是汗。正走着，就不知不觉地闯进了坟地。他走得实在太累了，便坐在林边一块石头上休息。刚坐下，忽然听到坟地里有动静。等他急忙朝坟地里看时，却什么也没有了。只有月光透过树丛，照得坟地里明朗朗的。过了一会，他发现在一座大坟的后面，有个白影一闪，接着传来哭泣的声音。书生赶忙站起身来，躲在一棵树后，观看动静。

这时，哭声越来越大，是个女人的声音。书生想：“天色已晚，这女子为什么深更半夜到坟地里来哭，我得问她一问。”想

着，他便朝那女子走去。走近了，书生看清了那女子跪在一座坟前，穿着一身孝服，坟前供桌上摆着一些供品。

书生在女子身后站定，女子并不抬头，好象不知道身后有人，只顾低头哭泣。

“大姐深更半夜到这里来哭，不知为了何事？”“啊。”那女子猛一回头，发现身后有人，便惊叫起来。“大姐不要惊慌，小生路过此地，看见大姐悲痛，顺便问一下。”书生说着，施了一礼。待书生抬起头来时，发现那女子一双眼睛正盯着他。书生仔细打量这女子，发现这女子非常美丽。女子见问，便站起身来，道了个万福，凄楚地说道：“奴家是山下柳河村人，因丈夫患病身故，撇下奴家孤单，自思命苦，便来丈夫坟前烧纸供奉，以尽夫妻生前之情。”

书生道：“半夜三更，倘有歹人或野兽，如何了得？如不嫌弃，我送你一程如何？”那女子非常高兴，便同书生一起往林外走来。书生边走边问：“不知大姐离家还有多远？”女子道：“就在前面不远，”话虽这么说，可就是走不到。

这时，月光也没有了，一片漆黑。那书生浑身冰冷，心疑道：“这是怎么回事？莫非我遇到鬼了，不好。”正想着，那女子突然回过头来说道：“大哥，我孤身一人，无依无靠，我愿跟你走，与你结为夫妻，你看如何？”书生一听大惊：“使不得，初次相见，如何说起此事。”女子见不答应，便猛然坐在地下。书生以为她跌了一跤，赶紧来扶，那女子顺势一把抱住，倒在他的怀里。书生越推，那女子抱得越紧，嘴里说道：“求大哥开恩，收下奴家吧。”书生被缠无奈，说道：“在此荒郊，如何成亲，要成亲也得回家告诉父母，选一吉日良辰才行。”女子道：“那么，奴家送一物给大哥，望大哥回赠一件。”说罢，抽出一条手帕，递与书生。书生身边无物可赠，便把手中纸扇递与那女子。

又走了一程，女子说道：“前面便是奴家村里，大哥免送了，只是不要负约。”说罢，径直走了。

这书生寻路要走，他朝四周一看，猛吃了一惊，只见满天星斗，月光照得大地明朗朗的。原来自己就站在原来的地方，再看那女子，已无踪影。书生越想越怀疑，回到家里，便生起病来。父母给他百般问医求药，总不见效，眼见病一天一天沉重下去。

一天，书生的姑母来探病，问起病因，书生便把自己经历的事情诉说了一遍。姑母听后，说道：“愿借手帕一看。书生往身上摸了一阵，拿出来一看，竟是一张烂了的黄表（陌钱）。姑母问道：“此女子何等模样？”书生描述了一遍。姑母听罢，吃了一惊，“好象是邻村李老友的女儿。李老友跟我同村，可他的女儿已死去一年多了，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不知你给了她什么东西？”“给了她一把纸扇。”姑母听罢，安慰了他几句，便走了。

姑母回村后，把情况向李老友说了一遍。李老友也吃了一惊，两人连忙赶到他女儿的坟地上去。果然在坟头上发现了书生的那把纸扇。二人赶到书生家里，这时书生病得更厉害了，已经迷迷糊糊，不省人事。他们与书生的父母一商量，赶紧找了一个算命先生，看看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先生算了一回，说道：“此事已经不可挽回。你女儿生前没有找到婆家，死后你给她找过阴亲，可有此事？”原来李老友的这个女儿，长到十八岁时出落得如花似玉，好多人来提亲，总没订下来。一天，她突然得了急病，医治无效，一命归阴。李老友夫妻非常悲痛。因年过半百无子，只有此女，老夫妻视如掌上明珠，百般疼爱，不想遭此厄运，如何不伤心。一边给女儿处理后事，一边张罗着给她找阴亲，没能找到。几天后，便埋葬了。现在先生一提，李老友也把事情说了一遍。先生道：“事已至此，只好结阴亲了。”说完，也不要钱，飘然走了。

几天后，书生果然死了，父母非常悲痛。只好按先生说的，与李老友的女儿结了阴亲，把二人合葬在一起。

信同先 搜集

流传于山东淄博

鬼 情

从前，有一家财主姓万，他有个儿子叫万青。万青从小聪明伶俐，长大以后，经过十年寒窗苦读，更是满腹经纶。

十八岁那年，万青与本村的一位穷人家姑娘翠秀相爱了。但万青父母嫌门不当户不对，说什么也不答应这门婚事。万青由于脾气倔，仍然我行我素，和翠秀来往。

不久，万青把翠秀接到了自己家中。万青的父母对翠秀百般虐待，让她吃剩饭，穿破衣，还经常地打骂她。万青看在眼里，气在心里，经常为翠秀落下泪来。

一天，万青偷着把翠秀带到集市上去散心时，在路旁碰到一位修鞋的皮匠。万青便停下来同皮匠搭起讪来，两个人一谈非常投机。将近晌午时，万青对皮匠说：“皮匠老哥，咱们喝两盅去。”皮匠一听忙说：“不行呀，我没钱呀！”万青哈哈一笑道：“老哥，我叫你喝两盅，你就走吧！你放心好了，我不会让你付帐的。”皮匠一听，才答应下来。他们一行三人来到一家酒馆，要了一桌酒菜。酒过三巡，菜过五味。万青对皮匠说：“皮匠大哥，我托你办件事。”皮匠忙问是何事，万青就把自己和翠秀的遭遇说了一遍。皮匠深表同情。万青又说：“我回家办点事，马上就来。你要好好照顾翠秀呀！”皮匠说：“尽管放心。”说完付了饭钱，万青一人回家了。到了家，万青取一条带子，悬梁自尽了。

皮匠听到万青死的消息后，心中无比悲伤。翠秀也哭得死去活来。翠秀对皮匠说：“皮匠大哥，我无家可归了，你就带我走吧。”皮匠想想也只有如此了。于是，翠秀就跟随皮匠到处漂泊，四海为家。

这天晚上，皮匠和翠秀投宿到一个姓周的大户人家。管家见是两个穷要饭的，就把他们领进院内。这时正碰见周员外，他见管家领进来两个生人，便问：“他们是干啥的？”管家忙说：“员外爷，这两个人想到咱们家投宿一晚。”周员外说：“那好吧！把他们领到那边厢房去。”管家忙说：“是，是。”吃过晚饭，周员外又来了。原来这周员外喜欢聊天。他正是找皮匠聊天的，皮匠忙出屋相迎。两人进屋后，便东扯葫芦西扯瓢地乱聊起来。管家知道周员外的脾气，一聊起来，就没完没了，害得自己也睡不上觉。他便对皮匠说：“这位老弟，请安歇吧！天不早了。”周员外一听，忙起身告辞回后院去了。管家看着漂亮的女人翠秀，便起了歹意。他对皮匠说：“这位老弟，你还是到我们后村的庙上去住吧，那可是个安静的地方。我们这地方人多嘴杂，多有不便。”皮匠一听管家话中有话，就挑着行李，和翠秀一起离开了周员外家。不一会，两人来到庙上。点火进庙一看，地上躺着几架骷髅，翠秀见了，吓得一头扎进皮匠的怀中。皮匠虽然胆大，但心里也是扑扑直跳，但事已至此，也只好住下了。这时，就听门外“呜呜……”一阵怪风吹过，紧接着，关着的庙门“吱”的一声开了，进来一个青面獠牙，头象笆斗，面同锅底，眼似铜铃，长发披肩的恶鬼。翠秀一见，“啊呀”一声昏倒在皮匠怀中；皮匠也吓得头上直冒寒气，浑身颤抖。这时就听那怪物说：“你们不要怕，我是万青死后变成的厉鬼，为了翠秀我跟着保护你们。自从我死后，家里连遭几次天火，一切都已烧为灰烬，父母也一齐来到了阴间。阎王说我父母做尽了坏事，将他们打入了十八层地狱，说

我是好人，叫我跟在他身边。我一直挂念着翠秀，即使活着我们不能成为夫妻，死后我也得看着她过好日子。现在，你们恩恩爱爱地过日子，我在阴间也为你们高兴。这些天，我一直跟随你们，跟到了这儿。我给你们准备了一些东西：一坛元宝，在庙门左边；一坛金子，在庙门右边；还有一坛银子在庙门前的一棵大树下。先前一些人住在这里面，我恐怕他们偷了你们的财宝，就把他们都勾到阴间来了。好了，我走了。”说完，又化作一阵“呜呜”的怪风旋出门外，走了。

天刚亮，门外围了一群人。他们见皮匠还活着，吓得直往后退。皮匠站起来招呼他们坐下，并把昨夜的事情说了一遍。众人都不敢相信，但一听说庙里埋的还有金银、元宝，其中一个就跑回去向周员外说了。周员外忙带着一帮人急忙赶来，按皮匠说的一挖，果然是真的。皮匠说：“周员外，这东西给你吧！我们还干我们的老本行去。”周员外一听急忙摆摆手说：“不，不，我不要你们的。鬼魂给你们，你们就留着用吧！”这时翠秀已被众人搀扶出来，脸上的泪水象断线的珠子似的。

打那以后，皮匠请人盖了一些房屋，和翠秀一起住进了新房；两人日子过得挺红火的。皮匠还在屋后为万青修了座坟。逢年过节，夫妻俩总忘不了到坟上去烧纸钱，以感谢万青的恩情。

张 勇 搜集

流传于安徽阜阳

鬼 戏 人

从前，在北京有一户人家，祖上姓严，留下的产业不计其数，有钱有势。到了孙子严和这里，他又开上了当铺。所以，严和在

北京赫赫有名。严和膝下有个女儿，长得漂亮，特别是那一双眼睛，如同两潭秋水，当时的小伙子有幸被她看上一眼，就觉得美滋滋的。这严小姐也不小了，严和就忙着为她寻婆家，找了多家，严小姐一个也看不上，为啥？因为她心里已有了心上人。

那是她和丫环去后花园赏花，偶然看见的一个后生。两人一见钟情，羞于启口，只能在心里默默地念着他。这后生姓杨名宏，是扬州人，进京赶考，意外和严家小姐相见，很长时间过去了，严小姐没忘杨宏，杨宏也在爱严家小姐。

这一天，严和把女儿叫到自己的卧室，说道：“女儿啊！你也不小了，婚事不能一拖再拖了。明天，咱家的世交高家的父子就来相亲，咱两家可算门当户对，高公子长得一表人才，这事做爹的为你作主了。”那严小姐心里着急，又说不出口。

第二天，高家父子来了，那高公子，还亏严和说是一表人才呢，虾腰酒糟鼻，刀条脸。他一见严家小姐的美貌，顿时喜笑颜开，差一点流出哈拉子（涎水）。两家说定，端午节办喜事。

严小姐哪里能同意？和这样的人结婚，还不如当尼姑，她决心抗婚。一天，她上山进香占卦，巧得很，又和杨宏邂逅相遇。杨宏名落孙山，正要回家，他一听严小姐要被人娶走，不知该怎么办，两人一合计，私奔！

晚上，严小姐摸出家门，杨宏在外面接应。不想，严和得了信，二人没走多远，就被家丁抓回去了。杨宏被打得死去活来，送到县衙，以勾引良家女子为罪名打进死牢。严小姐也被软禁在家，不得出大门一步，就等着端午节把她嫁出去。

严小姐哭得死去活来，决心以死抗婚。

夜深人静的时候，她在后花园找了一棵歪脖子树，拴好了绳套，上吊了，可脑袋刚套上，绳子“咯嚓”一声断了！严家小姐一屁股坐在地上。她很纳闷，好端端的绳子怎么断了？她第二次重新

拴好，还用手拽了拽，挺结实，可刚套上，又断了。这时她面前突然出现一个鬼，两眼绿光闪闪，光秃秃的脑袋没有一根毛。“小姐为何寻短见？”鬼开口讲话了，“我不是恶鬼，今夜巡游至此，看你寻死，就搭救了你。有什么难处，说给我听听，我尽可能地帮你。”严小姐看着这个无发鬼，听了那番诚恳的话语，也就镇定了下来，把她的遭遇前前后后说了一遍。那鬼顿时气得一跳三尺高，“真是无法无天，逼婚抢人，我管了，只要你有事找我，朝西喊三声‘无发鬼’，我就来了。”说完，鬼向高家走去。

此时高公子正望着烛火想美事：“再过几天，我就把美人娶到手了。”忽然，一阵阴风吹过，灯火一闪一灭，令人毛骨悚然，高公子心想一定有鬼，急忙又多燃了几根蜡烛，但阴风不停，烛火不停地闪，并出现一个小亮点，围着高公子的头旋转。忽然小亮点变成一条赤蛇，缠住了他的脖子，高公子吓昏了。醒来时，天已大亮，身上什么也没有，他把晚上的事告诉了父亲，他父亲说他是作梦，根本不相信。

这些天严小姐茶不思，饭不想，她只想杨宏的安危，眼看着婚期就在明天了，晚上，她朝西喊了三声“无发鬼”，立刻，无发鬼就出现在面前，她祈求无发鬼说：“求你把杨宏救出来吧。”无发鬼答应见机行事。

自从杨宏被送进县衙，严和就给了县官不少银子，私下嘱咐县官想办法把杨宏弄走或弄死。于是，为了取得口供，县官严刑拷打，杨宏死也不招，这一天他又用刑，但奇怪的是他命衙役狠打，哀叫的不是杨宏，是县官他自己，他心里恐惧没办法，只好停刑，把杨宏押回了死牢，自己一瘸一拐地回到后衙。不觉到了掌灯时分，他看那灯火一闪一灭，阴风直吹他的脸。他倒抽一口冷气，只见一个小亮点围着他转。一会儿小亮点变成了无发鬼，青面獠牙，指着县官的鼻子骂：“好一个昏官，收了人家的钱，陷害

无辜，我掐死你！”说罢，扑上前去，掐住了县官的脖子。县官吓傻了，嘴里只喊“饶命”。无发鬼道：“饶你容易，你得替我办件事。”“什么事？小人照办就是。”“好！明天就把杨宏无罪释放，若不然，明天晚上叫你见阎王！”“是！是！我一定照办！”无发鬼一阵风似地走了。

杨宏在死牢哪能睡着？他正想着心上人。不觉已是三更天了，忽然感到阴风吹面，灯一闪一灭，无发鬼飘了进来。杨宏吓得东躲西藏。“不要害怕，我告诉你，明天县官就放你出去，严家小姐明天出嫁，我用计调包。她去渡口等你，你出狱后就去那里，和她暂回老家避住，余下的事就由我包了。”杨宏真是感激涕零，伏首谢恩。当晚，无发鬼又到了严家小姐的绣楼，告诉她，今晚就送她出去，明早到渡口去等杨宏。无发鬼又让严家的丫环冒充严家小姐，以便对付迎亲的。

第二天，高家的迎亲队早早上路了，一路吹吹打打，好不热闹；高公子胸戴大红花，骑着高头大马，喜气洋洋的。迎亲队正过一座木桥，这桥便“喀嚓”一声断了，高公子和随从都纷纷落水成了落汤鸡，没办法，他们只好回去重换衣服，等他们到了严家时，太阳已很高了，严家早把女儿梳妆打扮好了，高公子便把小姐送上了花轿。直到入洞房，他也不知新娘是假的，等高公子喜滋滋地揭去了她的盖头，才傻眼了，原来是严家的丫环。他勃然大怒，想这里一定有鬼。这时，不知从哪里传来了语音：“你死心吧！再敢对严家小姐有非分之想，我就请你见阎王。”高公子四下里打量，什么也没看见，心想：一定是无发鬼的声音，不觉毛骨悚然。

高老头听说这样的事，忙请了一个阴阳先生，向阎王告了一状，说无发鬼撬了他家的门，并塞给阎王许多银两。于是阎王把无发鬼打到了十八层地狱，永远不得转世。无发鬼辩解也没用，因为阎王也是个见钱眼开的昏君。两个小鬼锁着无发鬼，投到

了十八层地狱去了。尽管无发鬼觉得冤枉，尽管他永远没有转世的机会，但成全了一对恋人，现在杨宏和严家小姐过着美满幸福的日子，他满足了，望着黑漆漆的四周，他笑了。

刘树君 口述

于顺河 搜集

流传于吉林集安

张 少 霄

从前，有个秀才，年方十八，叫张少霄。他自幼聪明，文思敏捷，在方圆百里颇有名气。少霄自幼丧母，父亲张彤又续一妻，家境也算宽绰。平时，少霄由两名书僮伺候着在村后幽僻的书斋里读书。

这天晚上，少霄让书僮先歇息，自己在灯下读书。忽然，门外有人在哭泣。他出门一看，是一位女子。他惊问道：“你是什么人？为何深夜在此啼哭？”那女子抽泣着说：“我家在邻村，今晚特来向公子求救。”少霄忙把她让进屋里。在灯下，可以看出，那女子十六、七岁，长得宛如出水的荷花、带露的芙蓉一般，显得婀娜多姿。少霄又问：“请问小姐姓甚名谁，到底有何难事呢？”那女子又落下了泪：“公子，我叫芸儿。只因财主逼我为妾，我父母不肯。他就买通县官，硬说我家欠他钱，害死了我父母。请求公子为我写份状子，我要告他们，为我父母伸冤。”少霄听罢，深为她的遭遇所打动，很佩服她的勇气，便立即动手写起状子来。当他写到“状告财主王发财”时，不禁一愣：怎么是本村已死的财主王发财呢？转念一想：或许是同名同姓的另一个人吧。不一会，少霄就把状子写好了。芸儿接过状子，深深谢过他，拔下头上的银簪

说：“芸儿没有什么东西报答公子之恩，请您收下此物，留作纪念吧！”少霄接过银簪，取出几两碎银想给她作度日之用，但她执意不收，转身告辞了。少霄忙追到门外，已不见她的踪影。他呆呆地站了很久……

从那以后，他每天无心读书，只望着银簪，替芸儿担心。

这晚，他正在看着银簪出神，芸儿忽然又来了。芸儿几天不见，憔悴了许多。他忙问：“官司打得怎么样了？”芸儿感激地望着他说：“实话对你说吧，我不是人，我是个鬼。只因生前被王发财看中，逼我为妾；又害死我父母，无奈，我也只好随父母去了。不料一年后，老贼也到了阴间。他又逼迫我做妾。昨日我告到阎王那儿，他又买通阎王，说我诬告。那阎王说明天要到老贼墓下，听听有没有人骂他，来证实他是好是坏。若有，就替我伸冤；若没有，就把我判给他。可明天是老贼的祭日。无奈，我才又来求您帮忙。”少霄听罢，睁大双眼看着她。他一字一顿地对她说：“请你放心，我一定尽力帮你。那王发财的儿子王富是个酒囊饭袋，却要装作风流雅士，几番想和我结为兄弟，我讨厌这种人，并不理他。明天，我假意和他接近，借机骂骂老贼。”于是两人又商议一番，芸儿才辞去。

第二天，少霄假意和王富结为兄弟，一同到坟上烧钱。少霄趁其不备，小声地诉说老贼生前欺男霸女，逼死人命的事。后来，他看到那如小山般的纸钱，灵机一动，骂道：“这些钱都是你生前搜刮百姓的，阎王爷若圣明，定会把你打入十八层地狱的！”

晚上，下起了鹅毛大雪。芸儿来了，身上竟没有一片雪花。少霄忙问她的官司如何。她高兴地说：“多亏了公子。那阎王今天见到老贼的钱财，眼早红了，只是没有借口吞掉。幸得你最后几句话，阎王便趁机把他的钱财没收，把他打入了十八层地狱。”少霄忙摆下酒菜，要与芸儿共贺喜悦，但芸儿却丝毫不沾酒菜，

少霄问她何故，她说：“我是个鬼，怎能吃阳间的东西呢？”于是两人便对灯畅谈，不觉天已快亮。这时，芸儿脸色大变道：“公子，我得走了，我若看见天亮，就会化作飞灰的。”两人约定每晚二更相会。少霄送芸儿出门。

以后每晚，他俩都相会在花前月下，喁喁细语，共吟诗篇。起先，少霄触到芸儿的手，只觉得冰冷彻骨。渐渐地，少霄发觉她走路有了轻微的脚步声，手指也变得温热了，甚至能陪他喝些冷茶什么的，有时白天竟能够留下不走。他很奇怪，但也没有细问。

俗话说：“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这件事很快就传到了少霄后娘的耳朵里。她本想把自己的亲侄女嫁给少霄，这样好独揽家产。谁知闯出个芸儿，这可把她气坏了。她来到少霄父亲张彤面前，竭力挑拨，说什么“私订终身，有伤门风”，“人鬼成亲，灾害进门”等等。张彤被她说得动了心，便把少霄狠狠地责骂了一通。

晚上，少霄紧锁双眉。芸儿知道他的心事。她递给少霄一枚金戒指，少霄一看，大吃一惊：“这是我母亲的，怎么到你手里？”芸儿笑笑说：“今天的事我知道了，这是婆母给我的，说是订亲的信物。我因常和你接触，身体慢慢有了体温；但因长期的阴间生活，我的心还是冰凉的，不能跳动；再过些时候，就能完全复原了。”少霄听罢，要娶芸儿的心更坚定了。

第二天，少霄去向他父亲说了此事。张彤一见戒指就落下了泪，拉住少霄说：“霄儿，等芸儿姑娘成人之后，我即为你们完婚。”那后娘听后，怒气冲冲地跑到少霄的书斋，芸儿忙出来迎接。那知，她拉住芸儿破口大骂，又一口唾沫唾向芸儿。只听芸儿大叫一声，倒在地上变成了一具白骨，吓得她扭头就跑。少霄一见，抱住白骨，只觉得肝肠欲断，“哇”地喷出一口鲜血，使人

事不知了。

不知过了多久，少霄醒了过来，发现自己躺在床上，芸儿在床边垂泪，她的脸红润润的，越发俊俏了。他惊喜地问：“我不是在做梦吧？”芸儿笑了：“不，这是真的。本来我还需一段时间才能复生，但昨天你的一口热血喷在了我的心上，温暖了我的心房，使我获得新生，以后我俩就再也不用分开了。

再说那后娘回到家中，便吓得卧床不起。不久，就呜呼哀哉了。

从此，少霄和芸儿相亲相爱，日子过得美满幸福。张彤也愉快地度过了晚年。

程 丽 搜集

流传于河南洛阳

陈 生

很久以前的一年，正逢京城大试，天下所有的读书人纷纷赴京赶考。这天，从城门口风风火火地走进一人，他就是陈生。陈生从小苦读经书，真可谓“十年寒窗，九载熬油”。他这次不远千里而来，就想盼个金榜题名，衣锦还乡。

长话短说。转眼间，紧张的应试结束了，举子们都翘首以待，等着出榜的这一天。好不容易盼到了出榜，可陈生却没中，名落孙山了。回到住处，陈生想到自己十余年的辛苦落得如此结果，再加上回家已无盘缠，禁不住哭了起来。客店老板听到哭声，走上前来，问陈生为何哭泣，陈生向他细细说了一遍。这位掌柜的也是个心善之人，就说：“陈公子不要发愁，你仍旧住在我店里，帮我老汉干活，等凑足银钱再回家不迟。”陈生听了感激万

分，于是，他就在这店中住了下来。

这一年的八月十五中秋节，京城内外，一片欢腾，陈生见此热闹场面，也想出来踯躅，不知不觉，他信步来到了城外。见城外非常清静，他便坐下来歇歇脚，谁知就这样睡着了。等他醒来，城门早已关了。他见前面有个人家，家中灯光通明，很是热闹。于是他上前求宿，主人慨然应诺。忽然陈生看见人群中有个穿红衣的女子，非常漂亮。陈生正看那女子，而那女子也转过身来，看了陈生一眼，微微一笑，随后走开了。陈生站在那儿，呆呆地望着那女子，直到没了身影。过了不久，陈生迷迷糊糊地睡着了。

一觉醒来，已是第二天的早晨。陈生睁眼一看，身边只是一片坟地，而自己正睡在一座新坟边。陈生大吃一惊，慌忙赶回店中。

回到店中，陈生的脑海中时常出现那女子的身影，只要眼睛一闭，就会看到那女子。恰巧这几天皇上贴出皇榜说，谁若能治好皇后的病，要什么宝贝给什么，陈生看后心里不禁一动。这天晚上，他正一人闷坐着想这事儿，忽听房门“吱呀”一声打开，先前那个红衣女子闪了进来。陈生看见她，真是又惊又喜，他一把抓住那女子的手刚想说什么，忽然觉得那手冰冷冰冷的，吓得他赶紧放开手。这时，只听那女子说：“陈公子不必惊慌，我是从阴间来的。”陈生定了定神，便问道：“小姐来到这里，不知有何贵干？”那女子一听这话，凄然说道：“我本是当今皇上的女儿，只因前几天宫中来了一个道人，他见我美貌，便想霸占我。他见我死不答应，便设计将我害死。我死后冤魂不散，那次见面后知道你为人老实，便想请你救我一命。”陈生听到这里，说：“请问小姐怎么个救法？”那女子又道：“这个不难，只要公子把皇榜揭了，兵士们就会把你带到母后身边。到那时，你可将这把小扇拿给母后

看，她的病就会好的。到那时，父皇赏你什么，你都别要，只要他腰间所佩的宝珠，然后放在我口中，我就可以站起来了。”说到这里，那女子不见了。陈生坐了下来，他觉得似梦非梦，糊里糊涂的。忽然他见桌上放着一把小扇，便拿在手上，只等天亮。

第二天早晨，陈生洗漱完毕，便来到街上。只见皇榜旁边站着两个兵丁守着，他不慌不忙，走过去一把将皇榜揭了下来。兵丁见有人揭榜，便带着他来到皇宫。此刻，皇上正守在皇后身边。忽见兵丁来报有人揭榜，便急忙叫人带进来。陈生进宫见驾后，皇上顾不得多问，便让他给皇后治病。陈生见皇后双眼微睁，便拿出那把小扇给皇后看。皇后一见扇子，眼前一亮，顿时精神了许多。原来，皇后这几日只因思女心切，才得了重病，如今一见到扇子，就象见到了女儿一样，病就好了一大半。皇上见皇后病好了许多，大为高兴，他问陈生要什么作酬劳。陈生记起那女子的话，就说：“我只要陛下腰间所佩的宝珠，别的什么都不要。”皇上听了一愣，但他略一思索，还是将宝珠给了陈生，并答应给他封个官职。陈生听了，高兴万分，拜别皇上，顾不上回店便径直来到城外，找到了自己以前睡过的那座新坟，果然见棺中躺着一女子，和先前所见的女子一模一样。他把宝珠放入了女子口中。过了一会，只见那女子动了几下，站了起来。陈生非常高兴，牵着她的手，把她拉到身边。他觉得她的手还是冰冷的。这时，只听那女子说：“陈公子，你果然很守信用，咱们明天一块上朝吧。”陈生说：“好吧，全听小姐吩咐。”

第二天，他们一块上朝，皇上见到女儿，非常高兴，将她带到后宫。皇后见到女儿，病全好了。道士见公主回来了，吓得魂不附体，但很快他镇定下来了。他悄悄地将陈生叫到旁边说：“陈公子，你可知道和你一块来的这女子是个妖怪？”陈生佯装不知，问：“何以见得？”道人说：“凡是鬼怪，四肢都冰凉，而且在太阳底

下没有影子。”陈生听了，便假装吓坏了，问：“那怎么办？”道人见陈生上钩，便笑着说：“只要我画一个符，你把它装在袖中，走到公主身边，等我念起咒语，她自会灭亡。”陈生听了点点头，道人便画了个符交给了陈生。陈生拿了画符，悄悄地将一切告诉了公主。公主说：“你把他的符撕了，丢入水盆，我自有办法对付他。”这天晚上那道人念起咒语。忽听天上一声雷响，那道人大呼一声，倒地身亡，公主却安然无恙。这样，公主便恢复了人身，和陈生过着幸福的生活。

李 隽 搜集

流传于甘肃永登

义鬼凤姣

王生中了秀才，欣喜若狂，与书僮平儿不顾远行的疲劳，日夜兼程，往家乡兴山县城奔去。

天色逐渐暗了下来，王生与平儿因急着赶路，走到一个前不见村，后不着店的地方。王生看了看天，对平儿说：“平儿，天要黑了，今晚就在这儿过夜吧。”平儿道：“少爷，听说这儿夜里常闹鬼，我们还是到前边去过夜吧。”王生一向不信鬼，听了不高兴地：“就在这儿过夜，不要乱讲什么鬼不鬼的。”平儿听了，吐了吐舌头，不再言语，忙着打地铺。

半夜里，王生侧身躺在火堆旁。这时，平儿早已入睡了，微微发出轻鼾声。森林里除了火噼里啪啦的声音外，四下里静悄悄的，王生还没有睡着，他一想到考取了秀才，兴奋得连觉也不想睡了。

“呜……”听得出，是一个女人的哭声。王生心里一惊，在深

山老林里哪儿来的哭声。他诧异地站起来向哭声寻去。

只见前面的一棵大树下，一个女子已用白绫吊在树上了。王生大惊，连忙上前，一手拉下白绫，另一手将那女子抱住。那女子左右挣扎，可怎么也挣不脱身。王生在月光下见那女子花容月貌，好不动人，便开口问道：“孤身女子，为何要自尽？”那女子哭道：“小女子的事不要你多管。现在你救了我，我也免不了一死。”王生放开她，作了一个揖，道：“大姐为何不直言，也许小生还可以帮忙。”那女子回过头，擦了擦眼泪，道：“既是如此，就说与相公听罢。”那女子道：“小女名叫凤姣，家中只有老父与小女二人。前两日，前村胡少爷见小女美貌，便想强占为妾。听人家说，他家大夫人好生厉害，去给胡爷做小妾的，大夫人每日借口打骂。家父不忍心让小女去受苦，于是借口推辞，那恶少竟将家父活活打死了，还说明日一定来抢我为妾。小女子无法，故来此地寻死。”

王生见她衣裳十分单薄，很是可怜她，于是对那女子说道：“大姐若不见怪的话，就请一同随我回家吧。”那女子沉吟了一番说：“事到如今，也只好如此了。”

天亮后，平儿醒来，见少爷身边多了一个女子，吓了一跳。王生对他讲了昨晚的事，他才稍微镇静了点，但还是用怀疑的目光看着面前这位美丽的姑娘。

第二天，平儿一路无语，王生与凤姣却谈了不少。到了家，王生先向家里报告了中秀才之喜，然后又引来了那女子见过双亲，将事情讲述了一遍。父母见姑娘如此漂亮，也非常高兴。

饭后，平儿来到老爷房中，对老爷说：“我怀疑那姑娘是鬼。否则，那日晚上哪会独自一人在深山自尽呢？”王生的父亲说：“休得胡言，明明是良家女子，哪会是鬼！退下。”

“是。”平儿连忙退了出来，也不好再说什么了。

凤姣来到王生家里后，尽心侍奉两位老人。早上起得早，扫院子、屋子，每天还纺纱织布。王生父母见了也不由点头称赞，决定选个好日子给儿子成婚。

王生娶了凤姣以后，过了一年，生得一子，长得异常漂亮。可是两岁那年，儿子在路上玩时，被一匹不知何处来的疯马踏死。此后，王生就闷闷不乐。

一日，王生闲着无事，便出去散步。走到城外的一座墙边，见两个人在那里赌钱。王生见了也凑过去看了起来。学会后，他便取了三两银子赌了起来。不料，他不但没输，反赢了七两，那两人却输得干干净净。这时，那两人对王生说：“我们身上这时银子带得不多，明天再来与你玩。”

第二日，那两个怪人果然又来了，与王生接着赌了起来。最后那两个怪人又输了个精光，又约王生次日再来。

赌场老友，王生与两个怪人越来越密切。但不知为什么，后来王生开始输钱了。他越输越急于扳本，挥钱如土，连老人的劝告都听不进去。最后，他赌光了祖上传下来的那几十亩良田。两位老人见儿子到了这种地步，也无可奈何。

一日，婆婆把凤姣叫到屋里，对她说：“儿媳，我们已经老了，无所谓。可我们不放心这个儿子，请你答应好好帮助他。”凤姣诧异道：“婆婆何故说出这种话来？”婆婆道：“你一定要答应，不然我们放心不下，别的就不要再多问了。”凤姣道：“我答应了。”婆婆笑了笑说：“好了，你出去吧。”凤姣听了，便出去了。等了半个时辰，凤姣见屋里没有动静，便推门进去，一抬头，见公公、婆婆已悬梁自尽了。

王生回来，听说父母都死了，无动于衷，只淡淡地说了一声：“还是死了的好，要是不死，连房子也没有住的。”凤姣一听，觉得话中有话，细问之下，得知王生输得一干二净，已将房屋财产典

当了。

凤姣给王生端来了热茶，对王生说：“现在，我可以把真情告诉你了。我本是阴间的女鬼，阴间的簿记判官是我的父亲。我父亲自觉家中财产太少，便勾通阴阳交界的判官让我来到人间，设下圈套：先到你家生得一子，然后派人摄去那孩子的魂魄，使你伤心苦恼。于是我每天在茶里给你加了迷魂药，又派小鬼与你赌钱。可怜你喝了迷魂汤，变得麻木不仁，输了整个家产。这本是我的罪过。现在我的事情完成了，我父亲今天就要召我回去。我走后，你迷药解开了，我说的话，你千万记住，来年这个时候，你可以去仙侣山的那个山洞里找我。”说完话，凤姣人影一晃，便消失了。王生这时才如梦初醒。

第二年，在仙侣山的山洞前，一个衣衫褴褛的乞丐在那里左右徘徊。突然从洞里传来一阵声音：“王哥，王哥。”那乞丐高兴地叫道：“凤姣，凤姣，你在哪里？”声音仿佛就在他耳边响：“王生哥，我就在你身边，我的凡体已消失，仅留下魂魄。我今天是逃出来同你相会的。”沉吟了一会，那声音又说：“王生哥，若我们要俩永不分，就得麻烦你去一个地方。”“什么地方？”王生急切地问道。

“南阳棋盘山。你到那里会见到一红一黑两个老人在下棋。你将薄饼放在他们面前，如他们吃了，你便可告诉他们簿记官和阴阳界判官设计害你的实情，并请求黑衣老人将我们一家阳寿再延百年。王生哥，千万记住，我……我走了。”

“凤姣，凤姣。”王生连声呼喊，但只听见高山的回音。王生大哭了一场，就到棋盘山去了。

王生在棋盘山等了几夭，那红、黑衣装的老人果然来了，王生等他二人在那里下棋下得入迷后，便将薄饼放在他俩面前。那两人见有薄饼放在那里，于是吃了起来。棋下完了，他俩薄饼也

吃完了。王生忙跪下来，对两人说：“小人王生有事相求。”那两个老人苦笑了一下，吃了人家的东西也只好帮人家的忙了。那穿黑衣的老头说：“我是地藏菩萨，有事尽管直言。”于是王生将事情的经过一五一十地说了一遍。地藏菩萨听了大怒，对王生说：“你且回去，老夫自有办法。”

回到家里，王生倒下便睡。这天夜里，他睡得十分香甜。直到次日中午他才醒来。他往四下里一看，只见自己已在地藏菩萨的住处，地藏菩萨答应了他的请求，并告诉他，仇人已被打入十八层地狱，永世不得翻身了，凤姣也已延寿百年。王生高兴极了，手舞足蹈，一脚踩不稳，掉到一个深洞里去了……

“哎哟”，王生醒来，却见自己从床上滚了下来。睁开眼见到父母与儿子站在身边，还有一个女子背着他站在窗前。王生上前一看，那女子转过身来，原来是凤姣。凤姣嫣然一笑，叫道：“王生哥！”两人相见，抱头一阵痛哭。

卞永刚、陈 华 搜集
流传于兴山、秭归等县

兄弟与鬼

木 碗

从前，在一个穷山沟里住着兄弟俩，大的叫大发，小的叫小实，哥俩日子还算过得去。可是自从大发成了家，两口子是老蜘蛛的肚子——尽是私，把小实看成肉中刺、眼中钉，一心想把小实撵出去。小实是个诚实而又很倔的孩子，见哥嫂如此，便一卷破烂离了家。这对于那两口子自然是三个菩萨堂——妙妙妙了。

可怜的小实无家可归，便开始了讨饭生活。这一天疲惫的小实好不容易来到一座庙里。这庙墙壁剥落，破烂的神像龇牙裂嘴，阴森森的真吓人，庙中有一张桌子，四周一圈板凳，象许多人要聚会一样。小实累极了，趴在桌子上就睡着了，也不知过了多少时间，忽然狂风大作，飞沙走石。庙晃动起来，仿佛天就要塌下来似的。小实猛然惊醒，听到由远而近的说话声，阴森森的。小实忙摸着大神像爬到梁上蹲了下来。

庙门无声地开了，像前的蜡烛忽闪下蓝光亮了。小实差点栽下来，原来桌旁已围了一圈鬼怪，个个青面獠牙，小小的、大大的眼里闪着幽幽的绿光，个个披头散发，整个庙就象一座地狱。

这时只听一个大个的说：“今天请各位来用晚餐，表表大哥的心意，现在让大家看看这是什么。”他说完，就朝神像走来。小实赶忙搂紧了梁上的一根粗柱子，心想：“完了。”可是那怪并不找他而来，却从神像后取出一个木碗，古香古色的面上镶着一圈明珠，闪着耀眼的光。只听那怪喊道：“饭来，饭来”。不一会，那碗里就冒出一丝丝热气，一盘盘盛满山珍海味飘出来，散发出诱人的香气。鬼怪们狂笑着大吃起来。这下可苦了小实，肚子里敲鼓一般，饿得难受，他轻轻地把手伸进口袋，哎，衣袋角上还有一粒豆，他忙放进嘴里：好硬，使劲！嘞！“坏了”他想，那怪们却噉叫起来：“断梁了！断梁了！”眨眼工夫都跑得无影无踪。小实赶紧下来，见那只木碗正忽闪着光歪在桌上，小实拿起碗，见每颗珠子上都刻着“万能真人下凡”几个字，他心里好高兴：“现在乡亲们再也不用受穷了。”他回到村里，救济穷人，扶贫安良，一下成了全村的英雄。当天，这事就传到了他哥大发的耳朵里，大发真想把这宝贝一把夺过来，可转念一想，就去诈小实，小实一急，又不会说谎，就把实情全说了出来，大发心里真喜，赶紧回家，两口子忙了半夜。第二天一早，大发就装了昨夜炒的豆子急急走了，原来他也要去弄一个，小实那个太小了，他要大些的。

按弟弟说的，他蹲在梁上急不可待地盼着，好容易挨到太阳躲到了山后边。没一袋烟工夫，一切又象弟弟说的那样发生了。他抓了一把豆，正想吃，忽听鬼怪们喊到：“生人气，生人气！”这一下可坏了，他被鬼怪从梁上拽了下来，这下子他是老母猪猪糠——浑身哆嗦了。那鬼怪们岂不知宝贝是小实拿走了，只是那小实一身正气，才不敢靠近他。今天就拿大发出气。一个大怪噉噉笑着，把大发憋了一天的屎尿全吓了出来。大发只觉得一只冰凉的大手抓住自己的头，随即身子便在空中转起来，那鬼怪们叫着：“抡他九九八十一圈，抡他……。”后来，他就什么也不

知道了。

也不知过了多少天，他醒了来，睁开眼一看，又差点吓个半死。原来他的头在大庙外，身子还在那桌子旁呢，脖子起码长得有两丈长了，象条剥了皮的大头蛇。他用两手慢慢地把头拽到身子旁，把脖子盘成一圈一圈，再蹲上头，抱着向家跑。

这时他老婆正在大骂小实害死了他爷们呢，远远地看见丈夫回来了，还以为他抱着个大球呢，走近一看，才大嚎起来。小实赶紧对木碗喊：“短二尺，再短二尺……”那婆子正一肚子火没处发，便一把抢过碗喊了起来：“短三尺，短二丈，短……”没等说完，只听“噗”的一声，大发的头进了肚子，立即下地狱了。

佚名搜集

榆树和榆丛

老王庄是一个古老的村庄，村里的人大都姓王，祖祖辈辈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村里除了王姓人，就剩下两个外姓人了，一个叫榆树，另一个叫榆丛。

榆树、榆丛是两个叔伯兄弟，榆树为兄，为人忠厚老实，处处让人，和左邻右舍相处和睦，而且，榆树还有一手做木匠的好手艺，三里五村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再加上榆树又有一副热心肠，所以，请他做活的人数不胜数，经常是在东家刚刚开工，西家已在东家后边排上了队。榆丛是弟，为人却和榆树大相径庭。整日游手好闲，走东家窜西家，偷鸡摸狗，搅得四邻不安。榆树经常苦口婆心地劝他，可他总是左耳朵进，右耳朵出，榆树拿他也没办法，只好自己拚命地干活挣钱，等将来给榆丛娶妻成家，以了却死去的叔叔的心愿。

这一天，榆树在邻村做工，由于雇工硬让榆树留下吃酒，因此，掌灯时分才赶着毛驴驮着工具往回赶。这时，天完全黑了下来，月亮在云海中穿行，时而明亮，时而朦胧，森冷的月光被树枝剪得支离破碎。冷风嗖嗖地吹来，榆树激灵灵打了个冷战。正在这时，他隐约看到不远处有一个人影一瘸一拐地向前赶路。榆树觉得一个人赶夜路有点孤单害怕，就紧走两步上前搭话：“这位大哥，你一个人走夜路哪，这是去哪儿呀？”

那个人噙声噙气地说：“我去大王庄，你去哪儿？”

“我也去大王庄，我家就住在那儿，正愁没个伴，一个人走路闷得慌呢，正好，咱俩可结伴同行。”

“大哥，你的脚怎么了？看你走路那么费劲，”榆树边走边问。

“唉，别提了，我小时候淘气得很，十三岁那年上树捉鸟，不小心掉下来，把腿给摔断了，就一直拐到现在。”

“大哥，到大王庄还有一大截路，你走路这么吃力，你骑上我的毛驴吧，我把木匠活计背上，”榆树对拐子说。

“不用了，不用了，我常常这样独自走夜路，走惯了，不碍事。”可拐子拗不过榆树，最终还是骑上了毛驴，两人边走边唠，越唠越近乎。最后，两人竟交上了朋友。

“小弟，你们大王庄有一个叫榆树的吗？”拐子问。

“有啊，我就是榆树。”

“啊？！你就是榆树？”拐子吃了一惊。

“怎么了，大哥，你是去找我的？可我不认识你呀？”这次轮到榆树吃惊了。

“不，不，我是常听人说起你，你们庄除了你，还有叫榆啥的吗？”

“有，还有一个叫榆丛，是我的叔伯弟弟。大哥，你问这些干什么？”

“没什么，没什么，随便问问。”

你可能要问，这个拐子是干什么的？查户口吗？请您别忙，听我介绍。这个拐子根本就不是人。是阴曹地府派往人间的差役，谁的阳寿尽了，他就前去叫魂，把魂引到地府，就是我们常说的叫魂鬼。

这一天，判官把他叫来说：“大王庄的榆树的阳寿到明天就完了，你去把他引来。”说完，铁笔一挥把榆树的名字从簿子上划去了。

拐子和榆树走了一路，对榆树的为人已很了解了，对这样的好心人，他不忍下手。怎么办呢？灵机一动，他想了一个冒名顶替的法子，决定把榆丛叫走。

到了大王庄，榆树让拐子到自己家住一宿，天明再走，可拐子死活不肯，非要分手，榆树无法，只得各走其路。榆树回到家里，榆丛正解衣入睡，突然大叫一声就躺下不动了。榆树问道：“弟弟，你怎么了？”没有应声，走到近前一看，榆丛已经死了。善良的榆树怎么也想不到这是那个和他走了一路的拐子大哥带走了他弟弟，救了他。

拐子引着榆丛一路来到地府，到判官跟前交差。判官照例问一下前来报到人的姓名，生前的所做所为。

“你叫什么？”判官威严地问。

“我叫榆丛。”榆丛颤声答道。

“什么，你叫榆丛？”

“是，小人是榆丛。”

判官火了，拐子对自己的工作从来都兢兢业业，没有出过差错，这次怎么弄错了。

“拐子，我叫你去叫榆树，你怎么叫来了榆丛？”判官怒气未消地问。

“判官，你老人家暂且息怒，听小人说，这榆丛小时候是榆丛，长大了不就成了榆树了吗？”

“嗯，言之有理，退下吧。”判官回到了后庭。

榆树呢，听说榆丛替他死了，他的名字已被判官勾掉，从此，再没有叫魂鬼光临他家，他本可活到现在，但榆树活到二百零八岁，活得不耐烦了，他就自己死了。他的魂在荒野世界里游荡了数日。这一日，他来到地府门前。“呵，我终于找到了地府。”榆树自言自语闯入了地府。判官正在处理日常事务，一抬头看到一个无名野鬼闯了进来，非常气愤。

“你是哪方野鬼，竟敢擅自闯入我的地府？”

“我是榆树，我好不容易找到这儿。”

“你也叫榆树？那年我们这儿来了一个榆丛，如今他已长成榆树，怎么又冒出了你这么个榆树？”

“判官，那年的那个榆丛是我弟弟，我们是叔伯兄弟，我是真正的榆树。”

判官把拐子、榆丛兄弟叫到一起，并审此案，终于真相大白。判官做了公正的判决：拐子被除名，永不许入地府；榆树没有按时报到，被驱逐出地府；榆丛是受害者，判官给他加官晋级。

从此，两个无人收留的灵魂就游荡在荒野世界里，成了两个游魂野鬼。

郭雪飞 搜集

流传于河北张家口地区

附录

猪仔养大成猪豚

传说，广东潮阳县某村有一个名叫猪仔的农民。

一天夜里，猪仔穿着蓑衣，扛着锄头到田里去排水。回家时，遇上大

雨，猪仔便在雨亭歇足。他掏出烟丝袋，从口袋底掏出一点烟丝，卷起了最后一支纸烟。正要划火时，外面窜进一个人来。这人望了望猪仔说：“老弟，请送一支烟吧。”猪仔递过去手里的纸烟道：“就剩这一支了，送给你吧。”

陌生人道谢后，向猪仔借火，拼命地抽起烟来。猪仔望着这个瘾君子问道：“人客，看来你不象本地人，不知半夜出门有何事？”

来人答道：“说出来你别害怕。我不是凡人，是鬼，是奉命到某村抓人的。”

“不知鬼兄要抓的是何人？”猪仔的胆子并不小。

“不瞒你说，要抓的名叫猪仔。”

猪仔吓了一跳说：“原来要抓我！”

“你就是猪仔？”鬼兄也感到惊奇，“你们乡里可有同名的？”

“我乡里没有同名的，只有一个名叫猪豚的。我家中儿子还小，请你救我一命吧！”猪仔跪下求道。

“我不抓你，自己吃罪不起；若要抓你，又对不起你老弟的真情。”鬼兄沉思片刻，一拍大腿道：“有了，只要你……如此这般，我就有办法相助。”

猪仔听罢，即刻入寨门回家去了。

一个时辰之后，鬼兄拿着公文到某村找土地神要人去了。土地神带鬼兄找遍整个村寨都不见猪仔的踪影。

“刚才我还看见猪仔回村，也不见他出寨去，怎能不见人呢？”土地神慌张起来了。

“时辰要过了，若抓不到人，你我都获罪，不如抓猪豚顶替吧？”

土地神无法，只得应允。猪豚就被抓走了。

阎罗王坐堂审讯：“你是某村的猪仔么？”

“不是！大王，我是猪豚，不是猪仔，不是猪仔……。”

鬼兄连忙跪下奏道：“大王在上，此人真狡猾，猪仔①养大不是成了猪豚②吗？”

① 猪仔：即乳猪。

② 猪豚：断乳后的小猪。

糊涂的阎罗王就让这事这样过去了。

土地神怎么找不到猪仔呢？原来猪仔回家后瞒着家人，偷偷带着行李，翻过寨墙直奔汕头。于第二天在汕头乘船往暹罗去了。——因为鬼兄告诉猪仔，只要不声张，不从寨门走出，土地神是不会知道去向的。

五年后，猪仔从暹罗回家，把这事告诉人家。土地神得知，忙奏阎王。阎王命鬼卒把猪仔抓走了。

猪仔一支纸烟换来了五年的寿命。可怜猪豚已死不能复生了。从此以后，潮阳人有叫猪仔的，而猪豚这个名字却无人敢用了。

萧田园 搜集

流传于广东潮阳

哥 俩 遇 鬼

从前有一对兄弟俩。哥哥老实憨厚，所以三十来岁还未娶亲。弟弟却较灵，加之又娶了一个奸诈的老婆，所以总不免出一些对不起人的鬼点子。

一天，老二与媳妇商量：咱们和老大分家吧！十间房子各一半；地也平均分一半；粮食也都分开。咱们把不好的地分给老大，并把分给老大的粮种蒸熟晒干，让他种不出粮食，饿死他，房子、地也就归咱们了。

就这样，家分好了。第二年春天，老大把分得的粮种种到地里，结果因一粒没蒸的高粱混入种内，所以只出了一棵高粱苗。老大把全部精力和汗水都用到这棵高粱苗上了。到了秋天，这棵高粱早早就抽穗了，而且结得粒大饱满，老大整天守着它。

这一天，老大正在这棵高粱杆下休息，忽然飞来一只老鹰把高粱穗叼走了。老大不顾一切地追赶，到天黑了也没有追上。老大累得很，想找个地方休息一下，突然，发现前面灯火点点，有

个村落，于是投奔了去。他敲开了村边一家大门。走出一个老头，问明来意，说有一间空房，如不嫌你就住。顺手一指，老大谢过，便进去住了。

这原是一间磨房，常闹鬼不大太平，所以夜里没人敢进。主人因见老大穿戴邋遢，又有几分傻相，就把他打发去了。

这老大奔跑了一天，倒下便睡着了。夜里他被一阵金属声吵醒，发现这房里的西北角总一闪一闪地发黄光，东北角则一闪一闪地发白光。半夜里又风声大作，一个怪物进来又不见了。老大因平日里总不与人谈天说地，消息闭塞，不懂得妖魔鬼怪，所以也未感到害怕。天亮后，他找了一把锹，在墙角处挖了起来，他先后挖出一缸金子和一缸银子，累得他坐在锹把上直喘粗气。

这时太阳已经出来了，房主人进来准备收拾骨头渣子，一看老大和金银，顿觉此人命大非凡，于是和老伴商量，把自己的女儿许给老大为妻。老大把一缸银子回赠了房主人，带着一缸金子和女人回家过好日子去了。

再说老二发现老大非但没有饿死，而且娶了亲，过上了好日子，非常奇怪，便问老大是怎么回事。老大实在，便把这一切全告诉了老二。

老二回家与媳妇合计后，便仿照老大的样，故意把高粱蒸熟晒干，又故意放一粒没蒸的高粱种，结果也出一棵苗。老二天天守着高粱苗，等着老鹰来叼它。说来也凑巧，中秋节那天，飞来一只老鹰，叼走了那个高粱穗，老二也不顾老鹰的飞向，径直朝老大得金子的那个村落跑去。

到了晚上，老二果然住进了那间磨房。夜里随着喀嚓喀嚓声从屋的西北角走出一个黄鬼，忽闪忽闪就不见了，一会儿又从东北角走出一个白鬼，忽闪忽闪又不见了。吓得老二浑身哆嗦，牙咯噔咯噔直响。半夜里狂风大作，从窗外进来一个恶鬼，嘴象

崩大门，手象小簸箕，老二赶紧跳到屋梁上，缩着脖子。恶鬼看看他，伸手把他的脖子抻出二尺多长。老二疼得哇哇直叫，赶紧从房梁上跳下来，往家跑。到家后喊他老婆开门，他老婆一见他脑袋耷拉二尺多长，当时吓死了。他也得了个疯傻病，见人就说鬼，后来也死了。

张志宏 搜集

流传于吉林洮南

长 鼻 子

村北二十里外的夹山脚下，住着一户独家。家有二老、两子、大媳、小媳。家境很穷，与附近村民很少来往，只有路人过往夹山时，偶而才有人进他们家里讨碗水喝。

老娘死后两年，老爹也病故。临终前，老爹唤来老大和老二，话音微弱地嘱咐道：“爹我无能，没有给你们留下什么遗产，两间破屋也难挡风寒，往后的日子，全靠你们自己了。我去后，遇上难事，到青山寺庙里找道士。那位白发道士，是我的好朋友。跟他学……”后边的话听不见了。他嘴唇微动，伸了伸舌头，咽下了最后一口气。

丧葬之事不提。再说兄弟俩自老爹去世后，象失去了主心骨，怎样打发日子，没有主张。一家四口人商量来商量去，最后决定去青山找道士寻出路。

老大、老二一路艰难走上青山，找到掩映在参天松柏中的那座寺庙，等了三日才见到老爹的朋友白发道士。

白发道士不冷不热地接待了他们兄弟二人，问明缘由，答应将他俩留下来学艺。

白发道士领着兄弟俩，到寺庙周围参观谷田菜地。回到庙里后，道士送给他俩锄头、柴刀、扁担各一，说道：“吃尽苦中苦，才有甜中甜。你们好生种地砍柴吧。”老大应了声“是”，老二没吱声。

三个月的苦役不好熬，老二心里急躁躁。他说：“大哥，咱们在这儿种地打柴受劳苦，还不如回家去种地呢！”

“话不能这么说，道长既然答应教咱法道，自有他的安排，弟弟不必多虑。”

“那要等到多咱才是头哇！”

“学艺不易苦是路，恒心自有出头日。”

老二不语，暗自叫苦。

白发道士见他们兄弟俩的身体比来寺庙时健壮多了，尤其是老大，象铁人般壮实。这天，道士把他二人唤到跟前，说：“贫道无法道，妙法是睡觉。学好睡觉法，敢闯鬼天下。二位意下如何？”

老大毕恭毕敬地说：“感谢长老教诲。”

老二觉得好笑，满不在乎地说：“睡觉也算法道，这……”老大在他的后腰揪了一把，老二后边的话才没说出口。白发道士看得分明，微闭双目，低声说：“今日夜里教你们睡觉功法，要好用心，去吧。”

第一睡觉法道，是整夜睡在长板凳上。

第二睡觉法道，是整夜睡在墙头上。

第三睡觉法道，是整夜睡在扁担上。

前两种法道不易，后一种法道最难。老二只学练了第一种法道觉得无味无益，便开溜了。他回到家里向自己的媳妇诉说了在寺庙里所受的苦难。

老大意志坚强，信仰笃实，学之有恒，终于功到法成。他能

在高高悬空的扁担上稳稳当地睡觉，把扁担吊在庙外的松树上，任凭狼嚎鬼叫，他能够心平气和地睡在扁担上打呼噜。

有一天，白发道士喊回来种菜的老大说：“你的法道已经学成，可以离开寺庙求财去了。”

老大连忙跪拜：“请长老指明财路。”

“黄山之巅有座山神庙，内有黑红黄白四个劳鬼。他们有一宝锏，念咒便得饭食。你可讨得此宝锏，济你无饭吃时之难。”

“请长老指教讨宝锏的法术。”

“夜深之前，睡到山神庙的大梁上。夜深之后，四劳鬼来庙进餐，你听清并记住他们念的咒语，看清楚那面宝锏，等他们吃饭时，你就冲锏撒尿，即得宝锏。”

“谢过长老。”老大一揖到底。

“但是要记住：勤劳善良得宝锏，懒惰邪恶遭灾祸。劳动宝锏来送饭，恶劳贪婪必受难。”

“长老教导，没齿不忘！”

老大依照白发道士的指点，来到黄山之巅，天刚黑下来就躲进山神庙里，稳稳地睡到庙中的大梁上，等待黑红黄白四劳鬼的到来。

子夜，老大听到一阵风吹树响，紧接着又传来了吵吵嚷嚷声。四劳鬼刚进庙门，就大喊大叫起来：“生人气，生人气，好大的生人气。快把生人寻找出来，让我们夫妻美餐一顿。”四劳鬼喊喊喳喳边喊叫边寻找，里里外外闹了个天翻地覆，连根生人毛都没找到，只好罢休。原来，四劳鬼都不会向上看——这是阎王爷给他们定的规矩。

你猜是怎么回事？这黑红黄白四劳鬼，是两对夫妇。他们原先在人间时，勤劳了一辈子却不得温饱，终成饿死鬼见了阎王爷。阎王爷念他们勤劳，便把治理护卫黄山的大业委托给了他

们两对夫妇。又怜他们是饿死鬼，想让他们在阴间得温饱，才送他们四劳鬼一面宝锣。

四劳鬼安静下来，围坐一圈，其中的黑劳鬼从腰间抽出一面大小如大碗口的铜锣先敲三下，嘴里念祷：“宝锣宝锣好宝锣，劳动人儿肚子饿，不烧柴来不用锅，饭饭菜菜来一点。”之后又敲了三下宝锣，一桌丰盛的饭菜便从宝锣中纷纷摆了出来。四劳鬼边吃边说：“真香，真香。快吃，快吃。吃得饱饱的好去干活儿。”

看到这一切，老大又惊又喜，瞧得端详。他不慌不忙解开裤腰带，对准黑劳鬼身旁的宝锣，哗啦啦一泡尿撒了下去，不偏不倚落入锣中。

“尿臊气，尿臊气……”四劳鬼怕臊臭，一片惊慌：“快跑，快逃，快快快！”都逃之夭夭了。

老大轻而易举地得到了宝锣，好不高兴。

老大回到家中，大媳妇见了他又喜又悲。喜的是丈夫回家里来，不会再守空房了。悲的是老大在外三年，她受了不少苦难。尤其是和老二夫妇分了家后，别提日子过得是多么艰辛了。她偎依在丈夫怀里，说着，哭着，笑着，象受了委屈的孩子。老大把三年学艺，一夜得宝锣，日后再不会受饥饿等，都告诉了老婆。

次年春上青黄不接时，老二家常常断炊，老大家靠了宝锣有吃有喝。这宝锣的事，瞒不过老二夫妇。一天，老二找到老大，问哥哥怎样得的宝锣。老大如实说了，最后告诉老二：“得宝锣很危险。黑红黄白四个劳鬼很厉害，长相可怕。”老二听了心想，你不用吓唬我，你能得宝锣，我也可以得，我的胆子不比你的小。

老二饱饱地吃了一顿菜饭后，来到黄山之巅的山神庙里，天黑下来时，便爬上庙里的大梁上等着四劳鬼到来。

时到子夜，风吹树响，四劳鬼风风火火刚进山神庙门，就大喊大叫：“生人气，生人气，好大的生人气。”

老二在半明半暗的月光下一看，我的妈呀！黑劳鬼通身黑色，眼放白光；红劳鬼通身红色，眼放蓝光；黄劳鬼通身黄色，眼放绿光；白劳鬼通身白色，眼放紫光。他们都是眼珠子吊在外，鼻孔朝天长，大嘴喷火舌，獠牙三寸长，吓死个人！

黑劳鬼嚷嚷着：“该死的生人，上次盗走了我们的宝镠，这次决不饶他。大伙赶快搜找！”

老二哪见过这阵势，吓得在大梁上如筛糠似地直打哆嗦。他没有睡扁担的功夫，又怎么能稳在大梁上，经不住几哆嗦，便从大梁上掉了下来。

四劳鬼逮住老二叫道：“好哇，这回你跑不了啦！快说，认打认罚？”

“认……认打，怎……怎个打法？认……认罚，又怎……怎个罚法？”老二吓得话都说不连贯了，尿撒了一裤裆。

“认打，我们四个一齐打。认罚，我来揪鼻子。”黑劳鬼声色俱厉地说。

老二心想：四个劳鬼一齐打，还不把我打死？还是认罚吧。想到这，忙说道：“我认罚，我认罚。”

黑劳鬼揪住老二的鼻子，命黄劳鬼敲镠。镠声一响，黑劳鬼喊声“长”，老二的鼻子就长尺把长。接连敲镠响，接连喊着“长”，老二的鼻子长到九十九尺长。

老二的长鼻子左肩上背三圈，又在右肩背三圈，腰间缠三圈，手里还提着老长一截儿。

老二回到家里来，天还没亮，“咚咚咚”敲门，心里发慌，喊声发抖：“老婆子，快开门。”

二媳妇灯都来不及点，急忙打开门：“回来了，得宝镠啦，快进屋。”

“唔！甭提啦。”

“进屋说。”二媳妇让进老二，随手关门。

“哎哟！哎哟！我的鼻子。”

“你的鼻子咋啦？”

“被门子夹住啦！”

“你胡说些什么呀？”

“快！快开门。疼死我了。哎哟！……”

二媳妇弄不清是怎么回事，慌了神，连忙点亮油灯。一看丈夫的模样，吓得惊叫一声，后退了几步，一屁股坐在地上：“我的天哪！造孽，造孽。我说不去，你一定要去得什么宝镏。看看，这可咋办哟！”

“少啰嗦。快去把大哥唤来。”还是老二有主见，他想到了大哥的宝镏，兴许能救治长鼻子。

老大听了二媳妇的讲述，也想到了宝镏。他来到老二屋里，见了老二的长鼻子模样，又气又好笑：“救治长鼻子，我不知道咒语，这可咋办呀？”

“试试看。大哥你敲宝镏，老婆子你捏住我的长鼻子说‘缩’。”

想不出别的良策，只好试一试。老大敲声宝镏响，二媳妇说声“缩”，还真灵！这样来一次，长鼻子就可缩短尺把。二媳妇嫌一下一下的缩太慢，她从老大手里夺过宝镏来，连连敲响，连声说“缩”，哧溜哧溜，一个不留神，缩过了头，鼻子处变成了个坑窝窝。再来喊“长”，却不灵了。宝镏只能缩鼻子，不管长鼻子。这样，老二就成塌鼻坑了。

王振宗、田一禾 搜集

流传在湖北曲阳

名人与鬼

仓颉造字

盘古氏开天辟地以后，地面上还是一片混沌，人同野兽一样生活，活着就是为了吃，吃饱了肚皮就只懂得生男育女，做过的事情一过就忘记，自己活了几岁也讲勿清楚，爷跟儿子也不认得。至今有句俗话叫“年纪活在狗身上”，意思是讲一个人白活了一大把年纪，出典就是这么来的。

当时，天上有个天神叫伏羲大帝，他看看人类这样活下去忒勿象话了，就派个叫仓颉的弟子，造几个可以拼拆的简单文字来教人们。人只要学会拼拆，一字就能化八字，八字变六十四字，字越变越多，人也就越变越聪明，最后就能参透万机，做大地上的主人了。

洪钧老祖得知此事，认为人一旦学会识字推算，就要变成人精，今后又要搞得天地混沌了，就派了他的弟子太上老君来劝阻仓颉说：“人变聪明良心会变坏，聪明人一多，天下就勿太平。”仓颉勿听他的劝告，说：“我是奉大帝的天命来教人类，大帝要教会人类智慧，我怎能违抗天命。”

太上老君知道劝说无效，就作法召集各路神灵与前世鬼魂，

命他们去吓散跟仓颉学字的人群。于是这些神灵鬼魂便到仓颉那里鬼哭神嚎起来，骂仓颉是害人精。仓颉被这群鬼神缠得实在没有办法，不得已造了个“阴阳太极八卦图”来镇压鬼神。这样一来，仓颉触犯了不准泄漏天机的天条，大帝不得不把他调回天上，听说仓颉还为此受到惩罚，取消了庙食。所以，三皇五帝有庙，连蚩尤、龙王都有庙享，就是仓颉被取消了。

仓颉没有完成教人识字的任务，所以人们只学到了一半，一个字最多只能变化四个，也只能发四个音；又由于各地方的学生学到的程度不一样，所以直到今天，同一个字在各地方就会有不同的读法，派不同的用场。不过，他泄漏的八卦神算，后来终于被西岐周文王学会了，使他上知五百年，下知五百年，不但能推算人间万事因果，还能推算天地日月星辰的变化。孔明先生只懂三分，就能鼎足天下，刘伯温也只知四成，就帮朱太祖一统大明，一点不懂八卦的人，讲这是迷信，懂它的人就知道其中奥妙无穷。可惜的是直到今朝还没有一个人真正能全部懂得八卦的意思。

洪 顺 口述
尹培民 搜集
流传于江苏太仓

孔子造鬼神

据说，孔夫子门下有三千学生，他们都喜欢提问。一天，有几个学生忽然问了一个使孔子无法回答的问题：“先生，平时你教我们的字都有具体的形状，而为什么神和鬼我们不能亲眼见一见呢？”孔子听后，默不作声。过了一会儿，说道：“既然你们想

见神和鬼，好吧，明天我领你们去见一见吧。”弟子们听了，没说什么，退了下去。

孔子一夜没睡好，究竟有没有神和鬼呢？孔子发愁地想。第二天，他便和那几个弟子去找神和鬼了。

他们没走多远，来到一座庙宇前，孔子说道：“快到神仙的地方了。”弟子由于急着要见神仙，便加快了步子。走到庙宇门口，孔子要几个弟子在门外等着，自己先走了进去。来到庙里，只见一个衣服破旧的叫化子半躺在墙脚，一双手脏得出奇。孔子再看那庙堂，也许因为年久失修早已破烂不堪。不过，有扇窗子还较为完整。

他上前朝叫化子行了个大礼，说道：“我是个教书先生，有几个弟子要想见见神是啥样，可我也不知神在哪儿，是否能烦你……”叫化子同意了。

于是孔子出去把弟子喊进了庙。然后他朝着墙壁大声喊道：“神在哪儿？”神堂里没有一点动静。

“神在哪儿？”他又大喊一声，仍无动静。他想：该死的叫化子！

停了一会儿，他又喊了一声：“神在哪儿？”

这时，只见那窗户微微动了一下，从里面伸出一只比簸箕还大的手来……弟子们顿时吓得都跑出去了，孔子也惊得目瞪口呆。

一行人继续往前走去。眼见一片柏树丛，他们又加快了步子。他们来到树林前，孔子还是让弟子在外面等着，自己径直朝柏树丛中走去。只见有一老汉，头戴一顶旧草帽，在树下悠闲地坐着。原来是个看墓人。

孔子上前行礼道：“臣有几个弟子缠着我要见见鬼是啥样，可我并不知道有无鬼，是不是您……”老汉听完便点了点头。

于是孔子走出树林喊弟子们一起去见鬼。他们来到一块坟地前，孔子喊了一声：“鬼快出来！”但是并无动静。

他又大喊一声：“鬼快出来！”还是没见什么鬼出来。他的心虚了。

“鬼快出来！”孔子壮壮胆子，又大喊一声。

“来了！”

只见一个头戴红尖尖帽，个子矮小，脸色灰灰的东西从树丛中蹦了出来……弟子们又吓得跑出老远，孔子这次也吓得胆战心惊。

从此，孔子和那几个弟子开始相信世上真有鬼神存在了。但是更多的人没有亲眼见过鬼神，所以只是将信将疑。

元卫红 搜集

流传于河南一带

附录

神鬼的来源

你可知道，人世间啥时开始有神鬼的吗？

最早的神鬼是孔子创造发明的。

孔子有弟子三千，每天讲仁义论礼教，神一套，鬼一套。一天，有几个弟子问道：“老师，你天天讲鬼呀，神呀，能不能给我们见见？”这一问可把学问渊博的孔子问住了。不过，孔子毕竟是孔子，他眼珠子一转，计上心头：“嗯，这样吧，等我求求神灵，哪天有空我告诉你们。”于是他便悄悄筹备起来：用一锭纹银雇了个远路逃难的穷人，暗地里带他到府中，进行装扮演习。

一天，他对弟子们说：“经我三番五次求告，神鬼终于答应明天上午降临，让你们开开眼界。不过，到时候谁也不准说话，否则神灵怪罪起来，一切后果由你们自己承担。”

第二天，孔子来到他每日的讲课堂上，在桌后挂了一幅幔帐。然后，他装模作样地烧香，叩头，敬表，直闹得烟火缭绕，随后口中念道：“神啊！鬼啊！您显显灵，让那些无知之辈瞻仰一下您的尊容，请显灵吧。”于是幔帐徐徐展开，果然现出个神鬼：只见它面目狰狞，青面獠牙，高帽赤发，红袍黑褂，袒胸赤足，绿手长甲……众弟子见后毛骨悚然，直吓得跪倒在地低头闭目，口中不住祈祷。一时，只听孔子说：“送尊神！”众弟子这才如释重担，慢慢抬起头来，只见眼前仍然如旧，神鬼不见了。弟子们个个伸舌惊讶，这神鬼来无踪去无影，使弟子们开始确信这人世间真有神鬼存在。就这样，关于神鬼的传说便一代一代流传下来了，而且越传越神秘，越传越玄乎。

至于那个“神鬼”是怎样一回事呢？其实他既不会腾云又不会驾雾，而是孔子为了显示自己的本领，弄虚作假地创造发明出来的。

程培原 搜集

流传于山西孝义

治 鬼

以前，庙和鬼是联系在一起的。今天，庙宇里没有鬼，就是庙宇周围也没有鬼影。这是什么原因呢？

相传，这还是孔子的功劳呢。

当初，孔子周游列国，在各地讲学。一天，他走到了一处荒无人烟的地方，天已经很黑了。他走得很累，想找个地方歇一下。他抬头看了看，看见一个山坳里有一间屋子，顿时来了精神，就朝那屋子快步走去，一会儿便到了屋前。这时，他才看清原来是一座庙宇。庙宇里面没有一点声音，只有几支磷火在飞来飞去，偶尔传来几声鬼的叫声。

见此情景，孔子毫不惊慌，伸手一推，门开了，迎面扑来一股臭气直冲鼻子，呛得他要呕吐。孔子强忍住呕吐，取出自己的火

簾，点上亮一看，里面遍地灰尘，有几只老鼠在那里乱窜，没有一个人。他来到香案边，打扫了一下香案和周围的尘土，就取出笔、墨、砚、竹筒，坐在那里写起书来。

不一会儿，一个披头散发、伸着长舌头、青面獠牙的怪物出现在孔子面前。他见孔子一点也不怕他，仍在不停地写字，就想捉弄一下孔子。于是，他走到孔子面前，给孔子搔痒痒，还抓孔子的笔和纸。孔子仍不害怕，用笔杆在他头上敲了一下，把他给打跑了。

这个小鬼跑到阎王那里，把这事对阎王说了。阎王听后心想：你这个人怎么敢欺负我们鬼类，非治治你不可！

于是，阎王到了庙外，一看，门虚掩着没有关。阎王就在外面发出最凄厉的声音，想吓一吓孔子。但孔子仍然在香案上写着书，并不害怕。阎王一看，就想：我非让你写不成字不可。就把他的长舌头伸到竹筒上，不停地转动着。孔子一看，顺手在舌头上写了一个“山”字。孔子这一笔可真厉害，阎王顿时觉得被压得要断了似的，非常难受，就苦苦向孔子求饶。孔子说：“庙宇是人造的，岂能让你们这些鬼来骚扰。今后只要是庙宇，你们这些鬼就不能进来。”阎王听了，连连磕头。孔子于是伸手在“山”字上又写了一个“山”字，变成了“出”字。阎王顿时觉得舌头一轻，忙缩回舌头，转身逃走了。

从那以后，庙宇里和庙宇周围就都没有鬼了。

张 玮 搜集

流传于陕西一带

鬼谷子先生

传说很久很久以前，陕西地方有一官宦人家，家主姓王名善，生有一女儿，取名王金花。

有一天，金花小姐与丫环到花园游玩，她们来到一处地方，发现了一个人的头骨，头骨里长出一根稻子，但穗上面只结了一粒籽。金花小姐很奇怪，把这一粒稻谷摘到手上，心想，这谷子里面是否跟其它的谷子一样也有米呢？于是把谷子放在嘴里咬一咬，看它如何。谁知她刚把谷子送到嘴里，谷子便象长了腿一样，跑进喉咙里去了。金花觉得很奇怪。

谁知，自从吃了这一粒谷子以后，金花怀孕了，肚子一天比一天大。慢慢地，爹爹王善也知道了。王善想：我这样的门第，出了这种事，有损王家声誉。于是，他不问青红皂白，认定是女儿做了下流事，他狠了狠心，给金花小姐送去一条汗巾，让她自寻死路。

金花小姐没有办法，眼看快要临盆了，爹爹又要让自己死，心里一想，也只有死了安静，活着也没有脸皮见人，于是上吊死了。

金花小姐死了之后，在棺材里生下了一个男孩。初时用奶喂养，到后来，孩子渐渐长大了，金花小姐就用陪葬的首饰和金银玉器到人间换回一些食品，来喂养孩子。时间一长，这些东西也没有了。金花小姐没有办法，便来到了她父亲的一个好友家里。这家开了一个南货店，但店主不知道金花已死。金花小姐向他买了一些干粮，没有付钱就走了。店主想：她是王善的女儿，王善又是我的好友，并且有的是钱，以后不怕她还。于是

吩咐家里的人说：“金花如果再来买东西，你们不必向她讨钱，记上帐就行了。”这样一晃过了两年，店主看到金花买东西的次数多了，并且数量也逐渐增多。他翻了一下帐，金花已经赊了一大笔钱。一天，等金花来时，他就问金花：“你赊了我这么多的东西，打算多久给我还帐？是你自己还，还是你爹爹还？”

金花当时说：“帐我自己还，下次一定给您带来。”

没隔几天，金花又来了，拿出了一件衣服对店主说：“帐我实在还不起，这有宝衣一件，权当银两，任凭老伯折算。”

店主把宝衣拿过一看，这是外国进贡的一件宝衣，价值连城。他喜出望外，收下后就对金花道：“你以后要什么，只管来取，不必记帐了。”

原来，这宝衣是外国进贡来的，名叫翡翠宝衣。热天穿了似水浇，冷天穿了似火烧。皇上把这一件宝衣赐给了王善。王善爱女心切，虽然逼女儿寻了自尽，下葬时还是给她穿上这件宝衣入了土。

一天，王善的这位好友穿了这件宝衣来到王善家，王善一看，这件衣服只有我家才有，而且给死去的女儿穿去了，他怎么又穿起了呢？莫非他掘了金花的墓不成。于是就追问道：“你这件衣服是从哪里来的？”

他的好友答道：“员外，你难道不知，这是你女儿用它换了我许多食品，当作银两折算与我的。”

王善怒道：“我女儿已死了好几年，你不掘墓，从何而来？”于是二人翻脸争吵起来。一个说你掘了我女儿的墓，一个说你血口喷人，不是你女儿亲手送来，我哪有此衣。两人争论不休。后经人劝解，为了证实，便一同来到墓地，挖开坟墓，打开棺材，只见一个孩子约十二、三岁，金花好象睡着了一样。王善把孩子抱起来，只见金花小姐面容突变，好似满脸委屈。

王善把孩子抱回家后，因他没有父亲，只好跟外公姓王，取名王禅。王善又从王禅口中得知女儿金花的冤情，知她因吃鬼谷而孕，所以又给王禅取了个小名叫鬼谷子。王禅以后入山学道，能知过去未来，算命卜卦。人们称他为鬼谷子先生，后人又称他为王禅老祖。

刘仕彦 搜集

流传于湖南澧县

东 扯 西 拽

传说武王伐纣时，两军阵亡的将帅作鬼后，都被太公姜尚封为天罡、地煞、风、云、雷、雨以及普天诸神。不知为什么把纣王的两个使臣飞廉和恶来给遗忘了。这两家伙，坏得脑瓜顶生疮，脚底下滴脓，那算坏透腔了。凡是纣王做的坏事，他俩不是主谋人，也是支持者，是百姓们人人切齿咒骂的坏家伙。所以死后鬼魂进不了封神台，当然封神榜上就无名了。

别看俩家伙不配为神，怨气可不小，到处煽风点火，呼冤叫屈，可就是不敢去找姜尚，知道那是瞎子点灯白费蜡。思之再三，只有去求表姐这条路可行。他们的表姐是谁，就是相国姜尚的夫人。那姜尚是玉虚门下弟子，还娶妻吗？“六十四岁黄花女，七十二岁作新郎”，这副喜联，就是姜尚与崔氏结婚时亲友们贺赠的。两家伙心想：官越大，越怕老婆，要请表姐给吹吹枕边风，准比圣旨都有效，还怕姜尚的耳朵不软吗？

飞廉、恶来二鬼，生前都是行、受贿的里手，这么大的事儿，虽说是姑表至亲，也不能用唾沫沾哪，别看换了朝代，空口白牙也办不成事。于是精心选出十颗珍珠、五双白璧，他们没敢奔相府

正门，绕到后门进了相府，进了表姐屋就跪下了，痛哭流涕，简直委屈得不得了。可别小看这二鬼，还真练成了白昼显形的本领。

二鬼这套苦肉计，真把姜夫人吓了一跳，忙说：“表弟，快起来！有话慢慢说，是谁使你们哥俩受这么大的委屈？”飞廉说：“是别人就不来找表姐了，就是表姐夫姜相国。”姜夫人说：“姜相国怎样欺负你们的？”恶来说：“山禽野兽、大奸巨佞，全都封了神，为什么我们哥俩却进不了封神台、上不了封神榜？这能说是公平？”

姜夫人知道丈夫恨透了这表弟俩，助纣为虐，坑害百姓，焉能封神？又一想：“好歹也应给个职位，别让他们当野鬼游魂呀，申公豹多次与相国作对，到处搬弄是非，不也封个冰冻冰消迎送太阳之神吗？”于是就对二鬼说：“好吧，今夜我和相国说说，他那人耿直无私，可不一定能起作用。你俩想当个什么神？”

二鬼这个高兴呀，忙说：“有表姐的金面，能封得小吗？准比别鬼封的官大，如能当个神上神，就于愿足矣。”二鬼千恩万谢，临行时，将十颗珍珠、五双白璧献上。姜夫人面色一沉说：“表弟，你们的胆子太大了，敢往相国府行贿，快给我拿走，以后也不要来了。”

三天后，姜相国升殿，哪叱、杨戩左右侍立，丙灵公黄天化押上飞廉、恶来二鬼，喝道：“跪下！”二鬼应声跪倒，心想：“表姐的枕头风吹得如何，就在今天了。”忽听姜相国说：“你俩在世时，所做的坏事，擢发难数，全录在册，所以上不了封神榜。今按你们自己的企求愿望，封为神上神之职，不知是否满意？”二鬼大喜，连连磕头如捣蒜，说：“满意满意，太满意了！”相国说：“既是满意，随丙灵公赴任去吧。”

二鬼高高兴兴跟在丙灵公身后，来到新修的一座三清观。二鬼心里这个美呀：“还是表姐的面子大，就冲这座气势宏伟、工程

浩大、金梁碧瓦、飞檐画栋的大殿，已够十足地威风了。”正要抬腿进殿，忽听丙灵公断喝说：“你们的职务是神上神，不准入殿！”

二鬼哆哆嗦嗦不解地问：“那么，在哪？”丙灵公向房上一指说：“在房脊上。”二鬼大惊：“啊！？在房脊上？受风吹日晒、雪压雹打，那，那，那是搞错了吧？”丙灵公哈哈大笑，说：“没错，你们走后门托人情，自己要求神上神，姜相国这才格外开恩，给了你们应当得到的位置，上任去吧。”丙灵公说完转身交令去了。后来所建的神庙殿堂，安在脊上两头形如云卷的俗称大稳，脊中间的两个兽头，人们管它叫“东扯西拽”，是“五脊六兽”之一。即飞廉、恶来走后门落的悲惨下场。

刘 新 搜集

回 避

传说在一个山青水秀的坳地上，有户人家，家有三口人，两老一少，这男主人姓张。张家很穷，儿子叫张鲁，此人年轻力壮，胆量过人。他有一癖好，就是好串夜门子，每晚到离家十里外的村庄去串门子，很晚回来。至于家务杂事，全由父母和未婚妻操持。

一天深夜，张鲁在串完门回家的路上，忽听远处传来急促的马蹄声。莫非是强盗？张鲁心想。他慌忙隐藏起来。马蹄声越来越近，最后在他前面不远处停下了。好久好久，周围没有一丝动静。他想：也许是自己的错觉。便走出来四下张望，可他什么也没看到。“年轻人，别躲躲闪闪的，出于对你的尊重，我们都以礼相待，恭候多时了。”张鲁睁大眼睛，却看不见一个人影，他胆量本来就不小，听了这话，就问道：“敢问此话咋讲？”“你们这儿是不是有一个姓庄的地主？”“当然有，敢问你们是何许人？”“年

轻人，你别害怕，我们是鬼，奉大王的命令来拿庄地主。”“哎呀，这……”张鲁惊懵了。“年轻人，不要害怕，我们不会伤害你的。”鬼吏说话挺和蔼，张鲁不怎么害怕了。“那么我何时死呢？”“你叫啥名？”“张鲁。”“张鲁……当你洞房花烛之夜，我们来拿你的魂。”说罢，鬼吏策马而去了。张鲁站着，好久没动，听着远去的马蹄声，他仿佛做梦一般。忽然，他似乎意识到了什么，拔腿就跑，一口气跑到了家。几天过去了，听说欺压人的庄地主死了，他很高兴，但高兴之余，他想到了自己，于是，不觉又伤心起来。

日复一日，转眼两年过去了。父母提醒张鲁该结婚了，但他说什么也不同意。父母再三劝导，并追问原因。他只好将事情的原委如实地说了出来，父母听后又气又急。为了证明事情的真伪，老两口找算命先生占卜，许多算命看手相的人都说他儿子命运如此，都说老两口选择结婚那日子好倒是好，只是他儿子肯定要死。老两口好气呀，儿女是娘身上肉，人不伤心不落泪，张鲁父母怨天怨地哭得泪人儿似的，自叹命运不济。张鲁也整天忧心忡忡，眉头紧锁。

有一天，姜太公出府巡视，视察民情。时值傍晚，日薄西山，姜太公听着晚风飘来的丝丝哭声，越听越不是滋味，他揣摸是谁家出什么事了，哭声竟这样凄惨。随着断断续续的哭声，姜太公来到一位老妇面前，问她为何哭，受了什么委屈。老妇人只是摇头，却不说话。姜太公再三追问，老人才讲出真情，说完了又哭。姜太公宽慰老人说：“不要怕，我有办法保住你儿性命，只要照我说的去做就行，到那天我亲自来……”老人抬起疑惑的眼睛，似乎不大相信。一个随从说：“老太太，这位老爷便是远近闻名的姜太公，你依他说的去做，准保不会误事。”说起姜太公，老太太倒听说过：此人真是仙人下凡，能算命看相，捉妖降怪，百姓无所不知；他还深入民间，了解人民疾苦，惩办贪官，为百姓排难解

忧，真可谓“青天”。老人用手巾擦了擦眼睛，起身回家去了。晚上，她把巧遇姜太公的事告诉了丈夫儿子，一再叮嘱不许张扬出去。这样，一家人松了口气，商量筹备结婚设宴的事情去了。

结婚这天，村里到处张灯结彩，喜气洋洋，村民聚集在一起：横笛直箫，唱歌跳舞，敲锣打鼓，十分热闹。晚上婚宴后，人们相继散去，天也快黑了，姜太公还没来。张鲁父母那舒展的眉头又渐渐紧锁不展了，但他们还是按姜太公说的去做了：用白纱布把新郎全身裹起来，直挺挺地放在洞房中，脸上盖张烧纸，完全一副“死人”的模样。天完全黑下来了，姜太公仍旧没来。老人们都焦急不安起来。

“嘎嘎，嘎嘎”，房上突然传来翻瓦片的声音，只听一个声音说：“你看，这小子死了。”另一声音说：“甭是睡着了，怎么会死呢？魂都没拿去。”“走，下去看看。”张鲁父母给吓昏了。正在这时，姜太公赶来了，他径直冲向洞房，推开房门，随之一口法水喷去，两个鬼吏显了原形，无法逃遁，只好东躲西藏，恨不能找个缝钻进去。真是魔高一尺，道高一丈，无奈，鬼吏被法水一喷，犹如霜打过的茄子——蔫了。随后赶来的几个随从用绳索将鬼吏绑起来，用鞭子抽打，鬼被打得呼爹唤娘苦苦讨饶。“住手。”姜太公吩咐道，然后对鬼吏说：“你们罪有应得，人家结婚办喜事，你们却要把新郎弄死，那咋叫办喜事？！”“恳求老爷饶命，我们也是奉上面命令行事，无可奈何！”“端别人的碗，受别人管，我们也是奉大王的命令行事，以后无论谁家办喜事，只要有你们老人家的大名，我们决不干扰。”“好，说话算数，今后凡是有我‘姜太公’的名字或是‘回避’的字样，你们就不得胡作非为，否则……”

“是，是……老先生，吾辈一定牢记。”“松绑！”姜太公吩咐道。松绑后，两鬼吏又连连叩首致谢，可又迟迟不走。一问，鬼吏才说：“老先生，我们回去咋向大王交差呀？”拥聚着看热闹的

人沸腾了，有的说鬼太不知足了，得寸进尺；有的说饶了你们性命，姜太公已经够慈悲了……

“你们大王生前是我至交，这封书信带去，准保交差了事，去吧！”姜太公说完将一封书信给了鬼吏。

“谢谢老先生！”说罢，两鬼互相搀扶着消失在茫茫黑夜之中了。也许你要问，那么张鲁怎么样了？他安然无恙，还好好的活着呢。

直到现在，人们每逢办喜事，都要将“回避”或是“姜太公在此”的字样贴于堂屋正中，一则纪念姜太公，二则在办喜事中图个大吉利，以求无灾无难。

李启兵 搜集

流传于云南一带

盖苏文索魂

在高丽国，很多寺院里都有一座威武的神像，名叫盖苏文，这神像却没有耳朵。这是怎么回事呢？故事还得从唐朝说起。

唐太宗李世民晚年病亡后，宫内后妃、满朝文武百官悲痛不已。为了厚葬他，他们用最好的檀木棺材，棺材里装满宝石玉器。他口含夜明珠，右手握着个金元宝，左手握着个银元宝。有几个痴心的后妃和宫女月娥也陪了葬。

可是李世民虽说死了，他两眼不闭，还是惦记着大唐江山。因此，他的鬼魂不散，终年到各处游荡。

一天，李世民的鬼魂游到高丽国边境，恰巧碰上高丽国大将盖苏文的鬼魂，他是当年在大唐军队东征时，被名将薛仁贵打败后自杀的。这盖苏文一见到唐朝皇帝，正是“仇人见面，分外眼

红”，他立刻喊着：“李世民，快还我头来！”就飞扑过去，双手紧抓住李世民的衣袍不放。李世民在阳间为了统一大唐江山，南征北战，东征西伐，花尽了一生的心血和精力，他做梦也没想到人死后，鬼魂到了阴间，还会有鬼魂向他拦路索命。这下把他吓傻了。他说：“盖苏文，你生前屡犯中原，抗击大唐天兵，兵败后是你自己割下头颅，怎能向寡人索头呢？”盖苏文的鬼魂听了不但没松手，反而一个劲地死缠着：“不管你理由一百个，还得还我头来！”李世民这下急得没法了，便大呼：“救驾！”并说：“哪个救我唐朝皇帝李世民，万里江山对半分！”

可是尽管李世民的鬼魂大声呼救，就是没见一个鬼魂来救他。这回盖苏文的鬼魂得意啦，他狂笑道：“嘿，李世民！当年阳间有薛仁贵他们来护驾救你，现在在阴世你喊天呼地，喊哑喉咙也没用了！”李世民的鬼魂又喊道：“哪个救我唐朝皇帝李世民，他做君来我称臣！”可是仍是谁也没来救他。他着了慌，急中生智，刷地拔出锋利的宝剑，斩去龙袍的一角，才脱身逃跑。

这时宫女月娥的鬼魂听到皇上的呼救声，急忙赶来，她喝了声：“盖苏文，你别再追皇上啦。我赏你个金元宝！”说完，她随手拣起皇上右手里的金元宝，对准盖苏文盖头劈脑地打过去。盖苏文看见有道金光闪来，连忙低头躲过，却被那个金元宝削去左耳。这时，月娥又说：“再赏你个银元宝！”说着，她左手掷去一道银光，盖苏文赶紧低头躲开，那个银元宝削去了他的右耳。于是，盖苏文负伤逃往高丽国去了。从此，当地的百姓为他盖庙塑雕神像，就是没有耳朵的。

据说那宫女的鬼魂后来附在武则天身上，大唐江山就被她执政了许多年，而且颇有政绩。

俞 汛 搜集

流传于浙江一带

程咬金镇鬼记

这一天，正值清明，太阳慢慢落山了。这时，山路上有个人正朝前面一个村庄走去。这个人生得虎背熊腰，腰间插着两把金光闪闪的大斧子，上面还有皇帝的封印，他就是程咬金。一路走来，程咬金除暴安良，打抱不平，深得百姓爱戴。

程咬金来到一个村庄，已是夕阳西下。山风呼呼地刮来，吹起了山上的烧坟纸。只见那山上坟包累累，乌鸦在树上“哑哑”地叫着，给这个村庄添了几分阴冷的气氛。路边田地荒芜，杂草丛生，村庄中房屋倒的倒、塌的塌，断墙上倒着一排排枯草。傍晚炊烟稀落。程咬金见村庄中如此凄凉，不想打搅村中的百姓，就在路边山脚下的一座大寺庙中过夜。一推开庙门，只见里面灰尘足足有一寸厚，蜘蛛网就好象八卦阵，满庙都是。看来此庙已经关闭好几年了。程咬金选了一块干净点的地方，就躺下来休息，打算明天早晨去问问村中百姓，这里为什么这么凄凉。天色很快暗下来，山上传来了令人害怕的鸟叫声，冷风吹得“呜呜”直响。程咬金吃了几个馒头，就迷迷糊糊地睡着了。

到了半夜，忽然传来“轰”的一声，程咬金被震醒了，仔细一听，听见隔壁有“咯啦、咯啦”吃东西的声音。他拿起两把斧子轻手轻脚地走过去，刚走近门边，声音便没了。他从门缝中看去，只看见一道影子一闪而过。程咬金以为自己眼睛看花了，就又回到原地睡下。不觉天已破晓，程咬金想昨晚的事有些奇怪，就推开隔壁的门，只见地上有几点血迹，他看了感到奇怪，心里有些寒颤颤，赶忙走出了这破寺庙。

程咬金来到村庄边，看见路旁坐着一个衣衫破旧的老公公，

便走上前道：“老公公，您早呀！”那老头好象没反应似地，过了很久才转过脸来，只见他额头上布满了一条条皱纹，还露出一条条青筋，用迟钝的眼神把程咬金打量了一番，说：“你找谁呀？”“我想问问您老人家，这里为什么如此人烟稀少，这儿的人到哪儿去了？”那老头又仔细地打量了程咬金一番。见他腰插两把大斧，高大的身材，就絮絮叨叨地说：“这儿叫凤凰村，那座庙叫凤凰寺。本来这里是个好好的村庄，如今变得这样凄凉，这是老天作的孽呀！”老公公边说边用手拍打着膝盖，说起了事情的经过。

“这里本是个好地方，那凤凰庙里香火不断，方圆几百里的人都到这里来拜佛求神，庙内香雾缭绕，烧香拜佛的人接连不断，热闹非凡。两年前，这里来了个道士，那道士自称能降妖捉鬼，他的腰间还挂着把青锋剑。他来到庙中，就说这里有妖气，要帮老方丈赶妖气。当天晚上就宿在庙中赶妖气。谁知祸害降临了：第二天早晨，烧香的人来到庙门前，但等到太阳很高还不见和尚开门，大家感到奇怪，一推开庙门，只见那老方丈死在庙堂前，哪还见道士的踪影。从那以后，夜间庙里还经常闹鬼，拜佛求神的人就越来越少了。有几个大胆的人在夜间潜入庙内，第二天却不见出来。人们进庙一看，连个人毛也没了。这样把大家弄得人心惶惶，就索性关闭了庙门。可不久，村中又发生了怪事：村中的青壮年慢慢少了，活不见人，死不见尸。大家就在夜间提防着。可是，到了夜里，常见从屋外刮进了一阵冷风，一会儿人就不见了。于是大家走的走，逃的逃，村庄就变得如此了。”老汉说完这些话，已流下了两行热泪。“此后，许多道士来捉过那妖怪，可没有一个能捉住，有几个还丧了性命。现在，村中只剩下几个年纪老的人了。”程咬金听完这些话，安慰了老汉一番。他想到了昨夜在庙中看到和听到的，一个计策在心中形成了。

这天傍晚时分，程咬金来到庙中，爬到一根梁上，静静地等天黑。太阳慢慢西下，一层薄雾笼罩住天空，只听见外面“呜呜”的山风和一些奇怪的声音，给这座破庙增添了几分神秘色彩。程咬金在梁上一动不动，冷风吹得他全身发麻，但他依然紧握着两柄大斧等候着妖怪。到了半夜，从门外刮进一阵冷风，随后出现了一个道士，只见那道士两手一合，地面上就“嘭”的一声，一块板被揭开，现出了一个地窖，里面一边放着一堆人的骨头和头颅，另一边则是一个象睡着了的人。道士用手一伸，一个人便从地窖浮上来。那道士脱去道袍，坐在地窖边，开始用那足有半尺的指甲刺进那人胸膛，开始吃起人来。在夜间，程咬金只看见那道士长发披肩，头上长两只角，象骆驼的驼峰，其他没看清楚。那道士吃完人后，就躺在地下，脸正好对着程咬金。程咬金一看，吓呆了眼，眼前这个吃人的鬼面目狰狞，嘴中露出两颗长牙，两只眼睛发出蓝幽幽的光。程咬金平生没看见过鬼，这一吓，一泡尿撒了出来，尿顺着柱子流了下去。那鬼也非常灵，已经闻到了尿味，一看见程咬金在梁上，它不敢直接去打。因为昨天夜里在这里它想扑上去吃了程咬金，只见斧子上一道金光，它吓得变成一股风逃走了，所以程咬金只看见一个影子。现在，它露出两颗长牙，脚下“轰”冒出一股烟，那鬼身子逐渐变大，直向程咬金扑去。程咬金拿起斧子朝鬼砍去，那鬼头上冒出了一片火星，又矮了下去。这样一连几个回合。这可惹怒了鬼，它拔出了宝剑，直向程咬金刺去，程咬金用斧一挡，两兵相接，又发出一片火星。程咬金趁势跳下屋梁，挥起两把大斧，只听见一阵阵风声，黑夜中，还闪着一道道寒光。那鬼见不是程咬金对手，就化作一阵冷风向后山逃去。

程咬金见鬼逃走后，就坐下休息了一会儿。这时东方已白，程咬金一看地上还有一件鬼穿的道袍，拾起来一见，只见那衣上

带有一点点闪闪的亮点，他把这件衣服盖在坑中的白骨上，不忍心看见那累累的白骨。奇怪的事情发生了：那道袍一盖上那些白骨就显示出原来的人。程咬金拿来仔细一瞧，知道这是件宝物，它可以隐去原来的真面目，要想捉那鬼，就得在这件道袍上打主意，程咬金眼睛一亮，想出了一条计策。

当天傍晚，程咬金把那件道袍放在原地，用一根黑线系在道袍上。他自己躲在一个墙角中。果然，半夜里一阵风进来，刮起了道袍，黑线也跟着道袍一起飞去，程咬金趁势从墙角跳出，大叫一声，那鬼看见了程咬金，吓得逃都来不及，一股烟地朝后山飞去。

第二天早晨，程咬金找到了老人们，把事情告诉了大家，大家一起随他进了破庙。程咬金揭开板，里面露出了一个个人和一堆白骨，几个老人把未被吃掉的抱出坑，有几个老人流下眼泪，有几个看见自己的儿子还象睡着似的，就拼命地哭喊着，但怎样叫都叫不醒。程咬金吩咐大家到后山去找黑线，找到它就能找到那鬼。大家擦干了泪，决心去找这个鬼报仇。终于，在一个山腰中找到了一根黑线。大家你一锄，我一耙，把坟刨开了，露出了一具棺材，那棺材还很好，没有腐烂。大家揭开盖，见里面躺着一个道士，那黑线还系在道袍上。道士象熟睡似的，气色很好。程咬金拿起道士身边的宝剑，到山下在未被吃掉的人胸膛前划了一个十字，叫大家把这些抬回去，说：“过一天之后，他们就会苏醒过来，他们是被那鬼的妖气封住了。”然后自己来到山上，把棺材盖好，用木匠用的墨线在棺材盖上弹过，又在坟四周弹过，这鬼就被镇住了。

从此，凤凰村渐渐好起来了，这座庙的香火又盛了起来，人也越来越多，这里从此又越来越热闹了。大家为了纪念程咬金，就在庙中塑了一个他的像：程咬金手提两把大斧，身材高大，气

概非凡。

盛海忠 搜集

流传于浙江临安

鬼帮赵匡胤

古时候犯死罪的犯人在杀头前总有一顿吃喝，除了大鱼大肉，还有一壶酒喝。这个规矩是啥人制定出来的？定这个规矩的，就是宋朝开国皇帝赵匡胤。

那时光，赵匡胤正在落难阶段，闯关东、走关西，飘泊无定。有一天，他见一个十字街口围了好多人，挤进去一看，原来是在观看官府斩决人犯。只见一些斩犯骨瘦零丁，处决之前昂起了头在吃一根线上串着的七颗米饭。

赵匡胤见到这种惨景，心中大为不悦，脱口而出：“有朝一日我赵匡胤南面而王，必让死犯在行刑前大吃一顿。”

谁知赵匡胤无意中说了这番话，却被这些断头鬼听了去，于是便在阴间宣扬：今后若是赵匡胤坐天下，一定恩泽鬼魂。我们做鬼的也要帮他一帮。

果然，后来赵匡胤陈桥兵变时，无数鬼魂为他摇旗呐喊，云雾四起，众将们都道赵匡胤得到天助，没有一个将官不心惧投诚。就这样未伤一兵一卒，赵匡胤黄袍加身，做了大宋皇帝。之后他便颁旨天下：死犯在临死前可大吃一顿。犯人堂毙，审官有罪；监犯瘦死，监守有罪。

因为他不但曾落过难，而且也看到前朝一代代帝王子孙没有一个好下场的，所以他后来平江南、灭各国，都没有大开杀戒，当然这也是为他子孙作考虑。自古嗜杀成性的帝君，子孙总是

深受其害。

尹陈氏 口述
尹培民 搜集
流传于江苏太仓

回 阳

传说很久以前，人死了还有一个鬼魂回阳的日子，到时候，家中的人要安排酒席款待一番，作为对死者的最后一次孝敬。那么现在怎么没有死者阴魂回来了呢？这里有一个关于宋太祖赵匡胤为民除害的离奇故事。

赵匡胤靠一根铁棒走南闯北的时候，是一个天不怕、地不怕的英雄好汉。

有一次，他赶路上燕京，路上经过一个小山村时，看看天色已晚，左右又无集镇，便敲开一家农舍想讨个歇窝。

“客官哪里来？”一个五旬左右的老者拉开柴门惊异地问道。

“晚生是外乡人，只因贪赶路错过了旅店，还请老伯行个方便。”

“哦。”老者面露难色，“客官不知，我们这一带只因常有鬼怪在亡人回阳时作祟，纵横五里不能住人。今日恰逢王员外回阳之日，我家里住的都是避难的女眷，还望客官鉴谅。”

“竟有这等事！还请老伯与晚生说个详细。”

“说来话长哪！”老者叹了一口气，“以前，亡人阴魂回阳时一直平安无事，也不知从何时起，便有鬼怪作起祟来，一来见牲口就吃，见人就抓，以致纵横五里凡是阴魂所到生灵都要躲避。罪过啊！罪过！”

“大伯请过来，晚生有要事相商！”赵匡胤灵机一动，走到偏僻处对老者说道，“晚生从终南山而来，惯会捉妖。请老伯指引道路，晚生今晚就为民除害。只是请老伯不要声张，以免泄露天机！”

“原来是仙长驾临，老朽有眼不识泰山，还望仙长海涵。既然仙长能为民除害，老朽宁愿粉身碎骨，况且带路乎？”老者惊喜交加忙躬身陪礼。

“仙长请随我走吧！”老者拉上了柴门，便带赵匡胤上了路。

走了一炷香的工夫，终于爬上了一道山梁。老者指着很远的一点亮光说：

“那就是王员外的庄院。”

“老伯请留步，既然已知地点，老伯就请回去吧。晚生捉妖向来不要帮手，况且老伯家中还有女眷。”赵匡胤拦住老者，一脸庄重表情，说：“老伯在家静候佳音就是！”

赵匡胤下了山梁，天已经全黑了。他突然看见有两个大灯笼朝这边走来，灯笼上写着的“王府”二字，格外耀眼。

“想必就是这里了。”赵匡胤自言自语，警惕地跨进了大门。只见左面有一个房间，房门前同样燃着两个灯笼，把房间照得如同白昼。赵匡胤走近一看，屋子中间摆着一桌供品，上面是一张大八仙桌，桌上摆着灵位和饭菜，还有一坛上等老酒。他环视了一周，便伸手撩开门口的珠帘，看见里面有一张精制的木床，床上被褥和蚊帐都是上等的丝绸织品。赵匡胤无心欣赏，便胡乱吃了些饭菜、供品，提了大棒和衣斜躺在大床上面。

将近三更，突然外面起了一阵狂风，风声里夹着隐隐的鬼哭声，听了让人毛骨悚然。风静之时，早已有几个牛头马面落在屋脊上。一个探路的青面獠牙的恶鬼，长着一张血红的大嘴，一个鹰勾鼻子，两只扇风耳朵，一双环眼带着红丝、闪着幽幽的绿光，

一双白骨似的爪子又细又尖又长。那恶鬼走到左边房间的门前，门便自动开了。鬼往上面一瞧：供品所剩无几，灵位前杯筷狼藉。它大吃了一惊，一下拉开了门前悬挂的珠帘。

赵匡胤在里面看得真切，便闪身躲到门后。恶鬼探头一看，床上也是乱七八糟，气得哇哇大叫。说时迟，那时快，赵匡胤从门后一跃而起。“不是你死，便是我死。”大吼一声，举棒就打。恶鬼一见有人，顿时暴跳如雷，转过身子就扬起利爪抓来。赵匡胤一见利爪抓来，就扬起大棒一格，挡住了利爪。恶鬼一抓未能奏效。便挺身扑去，一下和赵匡胤打了个照面。恶鬼大嘴一张，吐出一口阴气，这气非同一般，是恶鬼杀人的杀手锏。但见赵匡胤头上红光一闪，隐隐有一条金龙游动，恶鬼的阴气全被它吸去。恶鬼这一惊非同小可，转身欲逃。赵匡胤哪能容它逃走，赶上去一招“横扫千军”将它打翻在地。恶鬼大叫一声，化为一只公鸡伏在地上发抖，被赵匡胤一步抢上捉住了。

“此害不可不除。”他这样想着，拔刀杀了那只公鸡。

牛头马面一见恶鬼被杀，便忽哨一声夺路而逃，禀报阎王去了。

第二天一早，赵匡胤满面红光，提着大棒，向老者住处如飞而去。

向孝斌 搜集

流传于湖北公安

“煞鸡”搬迁

相传五代时候赵匡胤当过一段时期的货郎，曾经在湖北一带出没。一年冬天，他运了一车货往回赶路，车刚推近一个村庄

天就黑了。他打算找个地方借宿一夜明天再走。于是他歇下车子就去敲路旁一家的门，等了一会没有回音。他再敲了一遍，还是没人应声，就又敲了一遍，发问道：“请问有人吗？”这才听到里面有脚步声。随着“吱呀”一声，门闪开了一道缝，从门缝里露出一张布满皱纹的老婆婆的脸。赵匡胤连忙给老人施礼并且请求道：“老人家您好！您能让我在家里住一夜吗？”老人连连摇头说：“小伙子，实在不行呀！我家五口人都挤在一条破被子里。”赵匡胤很同情老人，又问：“老人家，别处还有什么地方能借宿吗？”老人叹着气说：“唉！这庄上大多是自身难保的农户，只有一家稍微宽裕点，就是怕你不敢住呀！”赵匡胤追着问：“那是为什么呢？”老人颤抖起来，慢慢地说道：“就是最北面那家。家里刚死了人，今夜正好‘守煞’，这不，家家都关了门。你刚才不作声，我还以为‘煞鸡’走错了门呢！”

赵匡胤在湖北待了一段时间，知道当地有一种迷信，就是死人出殡后，当晚会有鬼变作鸡到死人的家里，叫做“回煞”，而活人必须守着供桌上的灵台，叫做“守煞”。赵匡胤心想：今晚再没别处住了，只有到那里了。自己平时也使过刀枪棍棒，管他鬼不鬼的。于是谢过老人离去，他刚一转身，门就关上了，紧接着就听到闩门的声音，赵匡胤不觉暗自发笑。

他推车来到村北，这次他连敲带叫了三次门才开，屋里出来几个身着孝服的人。赵匡胤把借宿的意思一说，那几个人二话没说就答应了，并帮着他把车弄到屋里。原来这几个人是“守煞”的，刚才正在商量怎么守，听到敲门声吓了一跳，后来反复听到人的声音，几个人才敢一起出来，听说是借宿的，就想顺水推舟地让赵匡胤替他们“守煞”。赵匡胤从车上取下护身的开山棍，跟着他们往屋里走。他看到这是两间一正一套的屋子，中间被天井隔开。来到堂屋，其中一个人指着摆好在门旁的床铺说：

“没有别的床被，你就将就些在这躺一宿吧！”赵匡胤心想：这现成的床被不睡到哪里去找。由于推了一天的车，十分劳累，他一躺下就呼呼地睡着了。

大约三更时分，他猛然被惊醒，听到象是鸟拍翅膀的声音，接着又听到什么东西落在瓦上发出的声音。他真有点毛骨悚然，赶紧操起开山棍，悄悄从床上隐到门后。他借着烛光往外看，瞧见天井里出现了两只雄鸡头，而后是两只大鸟的身子飞了进来，直往供桌上飞去，桌上的烛火猛地晃动起来，有几只被翅膀扇熄了。赵匡胤从门后闪出堵住门说道：“你今天想活就难。”说完挥棍向其中一个打去，“啪”地一声，便把它打落在地上。另一个见势不妙，瞅空子逃了出去。赵匡胤把地上那个东西拾起一看，是一只挺肥的公鸡。这时他觉得肚中有些饿了，又想明天还要赶路，不如把这只鸡烤着吃了。于是他就到套屋的车上取来些盐，在天井旁的柴堆上拿进几块柴，把蜡烛、草纸弄到一点火烤了起来。不到半个时辰就烤熟了，他便吃了起来，吃着吃着，天渐渐亮了，还有一只鸡腿没吃，他心想：得早些赶路，最好今晚能早点赶到落脚处，鸡腿就留给东家老板吧。于是他把鸡腿搁在桌子上，就开门推车上了路。

那几个原来应该“守煞”的人第二天一大早就起床赶来了，一进屋就看见桌子上放着一条熟透的人腿（赵匡胤留下的鸡腿变的）。那么那只飞走的“煞鸡”呢？原来它把“你想活就难”的话误听为“你到河南”，于是飞到河南去了。从此湖北就没有“煞鸡”了。不过，在湖北有些地方，这种旧习俗还是延续了下来。

陈永全 搜集

流传于湖北孝感

伸冤庙

这回，正逢包黑上京赶考。有一天，他和包安路过天北山的时候，天渐渐暗了下来，这里荒无人烟，古怪阴深，极为可怕。走着走着，突然一座古庙出现在眼前，包黑决定在这座古庙里投宿。一进院门，里面杂草丛生，怪声乱叫，包安吓得紧跟在包黑身后。包黑点着松油灯，睁大眼睛观看，只见一张破旧的单人床，一把残旧的椅子，还有一个半新半旧的书台。除了这些之外，别无它物。包安铺好蚊帐，一睡下，就进入了梦乡。包黑在松油灯下读书。突然，一阵冷风吹来，前面出现一个飘飘拂拂的女人。她来到包黑身边，吹黑松油灯，躲在柱子后边。包黑见灯灭了，一惊，四周一片漆黑，什么也看不见，心想：难道这里真有鬼？但包黑毕竟是一个铁胆的人，他重新点着松油灯，拿着灯四处寻找。那女鬼再次拿了包黑的书，躲在角落里。包黑回到椅上，不见了书，更是大吃一惊，但他又很快冷静下来，对着空间叫了一声：“谁？”只见他开头看的那本书又飞了回来，在包黑头上转了几下，然后才落到桌上。包黑觉得好奇，又重新叫了一声：“谁？谁在这里面请快出来。”眨眼间，一个女人站在他面前，包黑问道：“你是谁？从哪儿来的？”那女鬼见包公如此大胆，就说道：“我是鬼。”包黑笑道：“难道你以为我怕鬼吗？”女鬼见包黑这样一问，就呜呜哭诉起来，说：“我是冤鬼。”包黑又说道：“你有何冤情，请细细说来。”于是那女鬼哭泣着诉说起来。

原来这个女鬼的名字叫花香，住在这座山脚下的一个小村庄，生活贫穷，养成勤俭朴素的习惯，她和同村的后生仔明哥相好，准备在年尾结婚。村里的大恶人王鬼财，仗着父亲是当朝丞

相，仗势欺人，无恶不作。他对花香早已垂涎三尺，恨不得一下占为己有。如今，听说明哥要和花香结婚，就想出一条恶毒计谋。他带领打手找到明哥家里来，说明哥的妈生前欠他一笔债，现要明哥还清债务，连本带利是五百四十两纹银。明哥哪拿得出这么多钱，就这样，王鬼财把明哥打入了死牢。他还带领打手闯入花香家里，拿出伪造的债单，说花香的前世母亲欠他五百箩谷，至今尚未还够。花香的父亲那里肯信，拿过债单一撕扔在地上。王鬼财奸笑一声，说：“抢！”那些平日一贯作恶的家丁一拥而上，把花香抢走抵债。花香的父亲那里肯依，扑上去要把女儿抢回来，不料被王鬼财一脚踢倒，一命呜呼。王鬼财把花香抢到家门口，命家丁把她锁入房间，花香便一头撞死在王鬼财家的墙壁上。

花香说到这里，已是满面泪水。包黑听她说完，也为这个冤鬼感到可怜。冤女花香请包黑为她击鼓鸣冤，包黑当即下定决心要为此冤女告状。这时鸡叫三遍，冤女花香说道：“为我告完状后，明年清明时请来这庙里，我们再会一次面，你来时请拿三片石头互相击撞，我就出来了，现在我要走了。”说完就不见了。这时候天已大亮，包黑当即整理包袱，立即动身，来到当地县衙门前，击鼓告状，但因王鬼财早已给了县官钱财，又因王鬼财的父亲是当朝丞相，不好惹，所以县官把包黑赶了出去。但是包黑下定决心，一定要为冤女打赢官司。包黑来到京城，经过考试，终于金榜题名，中了状元，官位大于王鬼财父亲。他不忘当年冤鬼诉说的冤情，把王鬼财和那些平时作恶多端的家丁判处死刑，把贪钱财的县官削职为民，又把明哥从死牢里救了出来。到了这年清明节，包黑记住冤女当时说的话，来到了当年的庙里，当即拿了准备好的三片石头互相击撞，那个冤女又出现了。包黑把她伸冤的事说给她听，她当即下跪，包黑忙扶住她。就这样，这个冤女才伸了冤。后来，包黑把这座庙修整了，定名为“伸冤

庙”。以后，每逢三月初三，这里香火连绵，天下的难民百姓都来这里伸冤祭祀。这座“伸冤庙”至今还保存着。包黑为冤女伸冤的故事还记载在里面。

邓金龙 搜集

流传于广东高州

包公审鬼

很早以前，有一个少年名叫郭奎，年方一十四岁，生得又聪明，又活泼，很讨人喜欢。小时候他脚心生了个大瘡子(隆起的痣)，几个老年人说这是飞毛腿的标志。后来，郭奎果真走起路来行走如飞，快似流星。小郭奎上无三兄下无四弟，只有一个年过半百的老母亲在一起生活，家境十分贫困。

这一年，到了腊月三十晚上，郭奎家里连包年夜饺子的东西也没有，母亲闷闷不乐，暗暗流泪。别看郭奎岁数小，却很孝顺，一见母亲难过，就连忙上前说：“妈妈，您老别难过，让孩儿我想想办法。”他想呀想，不一会，他果真想出了一个好办法来，他对妈妈耳语了几句，还给妈妈做了个鬼脸说：“妈妈，我走了。”没等妈妈答应，他已跑出老远了。

离郭奎家不远，有个王家庄，庄中住着个王老员外，家里很富有。郭奎想：“我哪也不去，听说王员外家挺富，我就上那儿去。”说走就走，一眨眼的工夫他就到了王员外家门前，他噌一下越墙而过，一看正房三间，西厢房三间，都亮着灯，他轻手轻脚的，东看看，西瞧瞧，嗯！这好东西准都在西厢房放着呢！他刚要上屋，就听上房传来说话声：“你二人去歇息吧，到发神纸时我喊你们。”这是一个老妈妈的声音。“是，”随着答应声，走出一男一

女，直奔西厢房而来。郭奎一见：“坏了！”赶紧往屋里躲，可一着急竟不知往哪儿躲。他一看屋中有张高桌，赶紧往里钻，刚钻进去，那二人就进了屋，吓得郭奎连大气也不敢喘，在底下老老实实地蹲着。只见那二人嬉笑一番，便进入了梦乡，发出轻微的鼾声。高桌底下的郭奎，连蹲带闷，出了一脑袋汗，心想：“我的妈呀！好不容易他们睡了，可到时候了。”他刚一伸脑袋又缩回去了。原来门又吱啦打开了，进来一个身穿蓝缎子长袍，头带礼帽，右手拄棍，左手提着个冒着蓝火苗的小蓝灯笼的人。郭奎往他脸上看去，好吓人呢！只见他洼抠脸，奔楼头，两腮无肉，两眼黑洞洞象两个大黑窟窿，塌鼻子，血盆大嘴，板牙外露，看上去面目狰狞，实在可怕。他拿着小蓝灯笼直奔里屋，举着灯笼瞪着一双怪眼看呀看，看了半天，便朝那女的一指，那女的就迷迷糊糊一动不动了；然后又朝那男的一指，那男的竟自动站起身来，挨个儿把扣解开又躺下了，任那老头任意摆布，也不哼一声。老头从腰间嗖地抽出一把牛耳尖刀，用手往那男的肚皮上按了按，刺的一声，就开了膛，鲜血直流，然后又噌的一下子把心全给割下来了，鲜血淋淋地拿在手中。他把牛耳尖刀往袍里擦了擦，别回腰间，然后，用手在那男的心口来回轻轻抹了抹，伤口便合并起来了，跟好肉皮一样。他又用棍一指，那男的站起来把扣扣好又躺下，就和睡觉一样。那老头提起心就往外走。小郭奎看得清清楚楚，啊！这老头好狠呀！杀了人你就逃，我看你往哪逃，不行，我得跟着你，看你上什么地方去。好个小郭奎，老头上房，他也上房。这老头上房如走平地，郭奎这边也快步如风。这二人一前一后快步如飞，转眼间来到一片芦苇丛中。芦苇丛中有好大一座坟，那小老头来到坟前，左转三圈右转三圈，嗖的一下就钻进坟里去了。郭奎一看，哎呀！我的妈呀！原来这老头是个鬼呀！吓得他毛骨悚然，好不害怕。他看了看方向，这里离庄上七八里地，

在西北方，别处没有芦苇，只有这儿有芦苇，他暗暗记下就回家了。等他到家早已发过神纸，东院的二大妈送来了两碗饺子，妈妈正等着他呢！妈妈问他：“奎儿，你上哪去了？”他担心妈害怕，就没有说。

第二天早晨，街上人三个一堆，两个一伙，说王员外的儿子被媳妇害死了，王员外把他儿媳告到公堂，定成死罪。有人问：“啥事呀？”那人神秘地一笑：“老哥，啥事！妇道人家还有啥事，准是奸夫害死亲夫呗！”那老头一听也很气愤：“那样千刀万剐也不多，听说明天就要开刀问斩？”“是的。”“听说王家媳妇还昏迷不醒。”“那就知道了。”

郭奎来到街上，人们正在议论此事呢！真是天大的冤枉，王家媳妇真的成了罪犯，我不出面作证，王家媳妇就太冤枉了。他这样想着回到家中，将自己亲眼看到的事情跟妈妈从头到尾说了一遍。妈妈一听吓了一大跳，她虽然胆小，可也心地善良，就催促儿子赶快去作证。

郭奎离家来到县衙门外，用木槌猛击堂鼓，“咚，咚，咚”，县官一听，慌忙喊：“左右听了，马上升堂。”“喳！”喝过堂威，衙役三班各站两旁，县官老爷坐在正堂：“把喊冤人带上堂来。”“是！”衙役把郭奎带上堂来，刚要审问，门外衙役慌忙跑进来跪倒叩头：“大老爷，包大人到。”“啊！左右……快……快……迎接包大人。”县官列队相迎，把个包大人就象群星捧月一样迎进大堂，落座，献茶，忙个不停。包大人一看，这里好象在审理什么案子，县官忙上前施礼说：“包大人来得正好，下官正在审理一桩案子，这就是那个喊冤的少年，请包大人上座一审。包大人升堂，带那少年上堂！”

郭奎上堂跪下叩头，包大人问：“你叫什么名字？”“郭奎。”“多大年岁？”“十四岁。”“你上公堂有什么冤枉？”“王员外一案。”

小郭奎把怎么去偷没偷成，后遇见鬼一事说了一遍。包大人一听：“噢！原来如此。郭奎，我来问你，你小小年纪可记得那地方？”“大老爷，我记得，没错。”“好！明天你领路咱们去捉鬼。”那衙役们一听去捉鬼都挺惊奇，便纷纷议论，一时间互相传开了，连老百姓都知道了。

第二天一早，吃完早饭，包大人坐上八抬大轿，张龙、赵虎、王朝、马汉护着大轿，县官骑马，衙役跟随左右，一路走来好不威风。郭奎在前领路，不到一个时辰，就到了那片芦苇地。那里早有不少老百姓在等着看热闹，看看包大人怎样捉鬼。人群里有男的，有女的，有年老的，也有年少的，也有秃子、瘸子，怀中抱着娃儿哭叫连天的，人山人海，真是热闹非凡。

包大人的轿一直抬到坟前才落轿。嗨！老大一座大坟，县官到近一看：“嗯？这不是我家祖坟吗？怎么，我家祖坟能有这样的事？不可能。不管是不是真的，反正扒尸攘骨是晚辈人的耻辱，我怎么也不能让人挖坟。”县官想到这，连忙跪倒包大人轿前，说：“这座坟是我家祖上，大人想怎样处理？”包大人一听：“是你家祖坟，那也得察看一番。”县官一听，心中有气：“如果这样，怨小人无理，请问大人，如果在坟里找不出啥怎样？”包大人说：“如果找不出，我包公出银两重修坟墓，如果要是找出啥，把你革职为民！”

包大人叫张龙、赵虎、王朝、马汉去开坟，他们七手八脚，一气就把坟给挖开了，里面露出杏黄色的棺材，棺材头上挂着颗血淋淋的心和一个小蓝灯笼。郭奎挤上去一看，就是那天晚上的小老头，可是他没有瞪着那双又黑又圆的怪眼睛，而是双目紧闭的一具死尸，脸上红扑扑的就象活人在睡觉一样，身旁放着那根又黑又亮的拄棍，还用黄缎子包着，大概这是他生前所喜爱的东西，死后家里人放进去的。

郭奎看完，说：“就是这个小老头。”包大人走到棺材前一看，心中明白，他随手把那根拄棍拿在手中，忙吩咐差人把死尸抬出来，说：“我要进行审问。”差人不敢怠慢，忙把尸身抬到临时的公堂上。这个公堂很简单，只放一张高桌，一把太师椅，包大人坐在上面，县官站在旁边，差人左右分立两旁。包大人把惊堂木一拍：“好大胆的鬼犯，见着大人怎不跪下回话。”也不知怎的，那鬼真地站起又跪下。“哎呀！我的妈呀！鬼走尸了，快跑吧。”把在前边看热闹的人吓得回头便跑。这时，又听包大人说：“把衣扣解开，把袍子揭开看看。”那“鬼老头”真把扣解开，把袍子揭开了，一看里面血迹斑斑，包公特意把县官叫到跟前看一看，县官吓得脸色苍白，连忙跪倒叩头：“大人息怒，小人有罪。”“人证物证俱在，罪犯把扣扣好躺下。他罪有应得，来人啊，架起干柴，将尸烧掉！”尸体烧完后，一片灰烬，县官呆若木鸡，站在一旁直打哆嗦。

包公坐轿回县衙立即升堂，传王员外上堂。王员外上得堂来，哭哭啼啼地直叫冤枉。包大人说：“老员外不要啼哭，你儿尸身还在不？”“在。”“那好，马上备轿上王员外家看看去。”不一会，就到了王家，一看尸身一点伤痕也没有。包公用那根拄棍往王公子的心窝一指，也真怪，王公子的心窝处就出现了一个很长的刀口，里面空空的。包大人忙叫差人把心拿来，他接过心轻轻地放好，手拿拄棍来回一抹，伤口合并住了。可是人却还不动弹，包大人急得团团转，转着转着，他手拿着拄棍，无意中在王公子头上转了两圈。嗯！怎么人动了一动。包大人一下子就明白了，他拿起拄棍朝着王公子的身子左转三圈，右转三圈。奇迹出现了，王公子发出了轻轻的呻吟声，身子也开始动了，家里人一见真是万分高兴！这时王公子慢慢地睁开眼睛，看着家里人哭哭啼啼，旁边还有个官和许多衙役，不知发生了什么事，他看看自己还

躺在地下的木板上，再看看他媳妇躺在床上不动，他的嘴轻轻动了动，发出很小的声音：“她怎么了，是病了吗？快……快想法给她治治吧！”包公一看，心想，小夫妻的感情还真好呢，马上用棍一指，就听那女人哼了一声，身子动了动，用手揉了揉眼睛说：“好睡呀！哎！好睡！”王员外一家见到这种情景，都跪下感谢包大人救命之恩。

包公回到县衙，县官知道自己有错，忙跪下说：“下官罪大恶极，听候大人的发落。”包大人说：“知罪就好，往后好好处理民情，多多细心察访，不要盲目定案，以防差错。”“是。”“别看郭奎人小，却很聪明，又有胆量，我看把他留在你身旁使用吧。”“下官记下。”“好！”县官和郭奎叩头谢恩。

那根拄棍又叫搏魂杖，包公得到它以后，用它救死扶生，捉拿鬼魂，干了许多好事。

郑志英 搜集

流传于内蒙赤峰

包公阴司断案

传说包公死后，阎王见他在阳间两袖清风，断案如神，就派他当阴曹地府的判官。

这天，包公随风来到阴司上任，刚把官服穿好，坐在判官椅上，就见牛头、马面带着一个刚从阳界下来的小鬼。包公翻开生死簿，问小鬼叫什么名字，小鬼答道：“小的叫张二，是开山村人氏。”包公一看生死簿，见张二还有二十年阳寿，就问道：“张二，为什么你还有二十年阳寿，现在就到阴间来了？”张二哭泣道：“小的原是留恋阳间的，但小的是被人害死的，我冤枉啊！”原来，

张二是无爹无娘的孤儿，在娶亲的时候，借了财主陈开山的五两银子。陈开山见张二的妻子王氏年轻貌美，就想霸占她，于是就勾引王氏。王氏本是烟花女子，经不起陈开山的勾引，不久就和财主陈开山勾搭成奸，并合谋用砒霜害死了张二。

包公听完张二的哭诉后，大怒道：“这对狗男女，要真有那么回事，我就把他们打进十八层地狱！”于是，他命令鸡脚神前往阳间去察实。不一会儿，鸡脚神回来禀报道：“小的去查过了，陈开山原是个乐善好施的财主，他的佃户都说他是个好人。”包公又问道：“张二，你可知罪？竟敢诬告好人。来人，把张二拖回大牢。”说完，包公退了堂。

难道真是张二诬告吗？不是的。原来鸡脚神走到阴阳界交界处时，后面传来一个老鬼的叫声。这老鬼是陈开山的父亲，他见张二告他的儿子，心里就想：糟了！包公断案如神，如果案子破了，我的儿子就要被打进十八层地狱，我们父子俩在阴间也见不着面了。他想送礼给包公求情，又想包公铁面无私，于是就来找鸡脚神。他叫住鸡脚神后，急忙拿出纸钱三万块给鸡脚神，鸡脚神得了这么多钱，高兴得发了狂。老鬼说：“求你在包公面前多美言我儿子几句。”鸡脚神想：“吃人家口软，拿人家手短。反正包公也不会来察问的。”于是就向包公说了一通谎话。

其实，包公心里也在怀疑：张二看上去不象是个奸猾之徒，肯定其中另有原因。于是，包公第二天就亲自到阳间微服私访。包公变成一个叫化子到陈开山家去要饭，他刚走近陈开山家，就遭到门前狗腿子的一阵打。包公化作一阵风来到空中一看，看见陈开山正搂着王氏饮酒作乐。包公心里明白了，便一阵风回到了阴间。他叫白无常去阳界把陈开山、王氏锁来。陈开山和王氏被锁来了，他们看到马面、牛头的模样，吓得心惊胆颤，又见周围刀山、油锅、碾盘、解锯、石磨等刑具，更吓得三魂都出了壳。

王氏被吓昏了过去。只见包公正坐在判官台前，公堂上方写着“明镜高悬”，右边写着“泪酸血咸手辣口甜莫道世间无苦海”，左边写着“金黄银白眼红心黑须知头上有青天”。包公把张二诉状一读，便叫陈开山如实招供。陈开山这时早已吓瘫了，哪里还敢抵赖，连忙说：“愿招，愿招。”审判完毕，包公就把这对狗男女打下了十八层地狱。

包公又把鸡脚神贪赃枉法的事禀报给阎王，阎王就把鸡脚神变成了牲畜。自从包公到阴间任判官后，只有善鬼才能投胎重返人世，做过恶事的人来到阴间，如果重新投胎，都要变牛变马变成牲畜。

李文碧 搜集

流传于四川重庆

智胜恶鬼魂

宋朝至和年间，有一天深夜，包公正在开封丞相府寝息，他神志恍惚，久久不能入睡，两眼刚闭上，就朦胧地看到许多人跪在案前，仔细一听，还有哭泣鸣冤声。早晨醒来，包公回想梦境，感到奇怪，于是派张龙、赵虎、王朝、马汉到民间进行走访，查看民情。数月之后，包公才弄清了梦因。

永安县丁香寺的和尚，无恶不作，惨害了许多人的生命。众鬼魂在九泉之下，心中愤怒，就聚集在开封府告知包大人，请求包大人为他们伸冤，惩除恶僧。包公闻知，就下决心将丁香寺的恶和尚正法，以平民愤，伸张国法，慰藉九泉之下的冤魂。

永安县丁香寺规模很大，僧人众多，共有大小和尚一百好几十个。寺院内部暗道机关层层设防，充满杀机。宋朝时候，丁香

寺名气盛大，朝廷曾亲自御封，规定官方不得对寺内和尚施刑。时间一长，寺里和尚开始胡作非为，渐渐成为地方上的一股恶势力，人人痛恨切齿，包括地方官在内。但因为丁香寺为朝廷御封，地方上对这些恶和尚又奈何不得，只能任其横行不法。寺内众僧狼狈为奸，遇到上京赶考的举子，就将随身银两抢去，将人毒打一顿；碰到姑娘、媳妇更是不放，或强行奸污，或掳入寺中，服侍众僧。见到夫妻同行的，就将男的杀死，女的圈入寺中，以满足他们的兽欲。更有甚者，众恶僧杀人甚多，害得丁香寺一带路断人稀，苍凉冷落。

包公听说了丁香寺的和尚们的不法行为后，便与公子策二人乔装打扮一番，混入了丁香寺。夜里，他们和老和尚住在一起，问这问那，最后问及丁香寺和尚作恶一事，老僧大惊，见事情已暴露，就借口小便溜出房舍，召集众僧阴谋对包公二人下毒手。可怜包公势单力薄，怎能抵挡住如狼似虎的众恶僧。最后，他们被和尚们捉住关进了马棚。寺外，张龙、赵虎、王朝、马汉、展昭等人连接几天不见包大人，就四处查找。后来他们来到丁香寺，展昭等人进入寺院，详细查找，发现包公二人被捆绑在马棚里，气息奄奄，危在旦夕。展昭大惊失色，于是赶忙救出了包公二人，将他们安顿在永安县城里休息养伤。然后展昭同王朝、马汉、张龙、赵虎率兵将丁香寺包围，四面燃火。大火焚烧着寺院，寺内众僧纷纷外逃，结果众恶僧被擒，无一漏网，丁香寺大部分房屋成为瓦砾。然后，展昭速回到永安城，告知包公，请求发落众僧。包公伤未痊愈，随口说：“首犯大觉和尚正法，其他和尚罢了（即算了）。”展昭把“罢”误听为“耙”，就急忙回到丁香寺，除大觉和尚外，其他和尚全部埋在地下，只留一个头露出地面，接着用三个骡马套了一盘巨耙，展昭站在耙上，吆喝马飞奔起来，一时三刻，不见了人头，只见满地血肉狼藉，腥气冲天。展昭

将情况回禀了包公，包公仰天叹息，深怪自己没讲明，但事情已做出，也就算了。大觉和尚也伏法被杀，众僧作恶多端，终究得到恶报。百姓称快，恶人心寒。

包公把了群僧后，众僧鬼魂仍有不服，不时纠缠包公，事事与包公作对。包公就对恶僧们的鬼魂说：“若在一夜之间，你们能搭成一座桥，便民行走，我包公便以头抵命。”众鬼听后，应声答应，他们同心协力，飞速建桥，运来水泉沟的水，瓦渣沟的瓦和泥沟河里的泥。建桥进程很快。约过了两个时辰，桥便搭好一半，眼看就要完工。于是，包公命左右人尽力想法使鬼停止搭桥。这时，有一个老仆人告诉包公说：“鬼怕天明，只要听到雄鸡啼鸣，定会逃跑。”包公大喜，就让一个役人学公鸡叫。一声公鸡叫后，整个乡村里的公鸡都叫了。众鬼魂一听到鸡叫声，就一齐往山上跑了。待他们跑到山顶，还不见太阳出来，众鬼魂才知道是包公搞的鬼，于是在山上大骂包公奸诈，不守信用。从此这座山起名叫崛山。恶鬼们搭桥未成，更感到包公的厉害，就再也不敢与包公作对了。

张氏口述
阎自飞搜集
流传于河南巩县

大 命 包 公

传说宋朝时候的包公包大人，他母亲生下他的时候，一看是个肉蛋，认为是个怪胎，恐怕传出去后难听，就把他扔进了庄西边的黑水河里。

这黑水河也叫鬼水河，河底住着一个阎王爷。这河虽然不

太大，有时候却也是黑涛滚滚，河水是一会儿涨，一会儿退。包公的母亲把这肉蛋扔进河里后，不久肉蛋就破了，里面露出了一个小孩，这小孩就是小包公。

这时有个夜叉，长得是头上只有三根头发，满脸通红，大鼻子，大耳朵，大眼睛，大嘴巴，嘴两边还露着两颗锋利可怕的牙齿。他裸露着身子，全身长着细毛，手拿一把钢叉。夜叉看这小孩在水面上漂着，就下河底去报告阎王爷，说道：“水面有一孩儿，是不是把这孩儿收下。”阎王爷闭上眼睛掐着手指头算了算说道：“不，先不能收下，这小孩长大后一定能成为栋梁之材，能够铲平阳间的坎坷。来，先把这小孩儿送上去，我看这小孩的嫂子是个好心人，先把这小孩送到他嫂子里。”这时，过来几个鬼来到水面。这时水已经没到小包公的头了，为了不让水淹着，一个小鬼在小包公底下拖着。天气太热了，晒得小包公头上直冒汗。一个小鬼就变成一个老鹰，在小包公头上遮住阳光。另一个鬼用大手把小包公的哭声捧着送到他嫂子的耳朵里，嫂子顺着哭声，来到黑水河，一看水面上有个小孩，就把他抱回家里和自己的儿子放在一起。

后来，包公长大成人，做了宋朝的丞相，几次下阴司，就是从黑水河下去的。也有人叫他“包黑”，他身上的黑就是被黑水河里的水染的。

佚名搜集

范仲淹治鬼

北宋时，山东有恶鬼，经常作祟，为非作歹，无恶不作。它吸人血，吃人肉，凶恶无比，人们惶惶不可终日。老百姓生产不安

心，田园荒废，生活日趋贫困。

一年，范仲淹来到山东做官，发现百姓们络绎不绝地去朝拜山神庙，在那里下跪磕头，烧钱化纸，献猪献羊，极为虔诚地祈求山神菩萨保佑。于是他派了一批按察使去视察，自己也亲自到民间微服私访。一天，他来到山神庙前，遇见许多朝拜的人，便询问道：“你们这是朝什么菩萨？为什么这样虔诚？”百姓们异口同声回答：“山神菩萨真灵，朝了它，恶鬼就不来害我们了！”范仲淹又问：“山神庙里有人住吗？”“谁敢到那庙里住，住了就会没命的。”范仲淹看看太阳渐渐下山了，便对众人说：“我今天到这山神庙里住一晚，不一定会没命吧！”众人劝告他：“老官人，这庙里有恶鬼，凶神恶煞的，生命危险呀！”范仲淹说：“我就要看看这恶鬼是什么样的！”

晚上，范仲淹一个人坐在天井旁乘凉，忽然一个美女拿着一把蒲扇朝他走来，要给他扇风，他一把夺过蒲扇，用朱笔在上面写了“清风不用扇”五个字。不久，又有一个书童打扮的人给他送来一盏灯，他又在灯柱上写上“明月何需灯”。恶鬼见用这些办法难不倒他，立即变成一个几丈高的青面獠牙、鳄鱼头、猩猩身的怪模样，站立在天井中央，伸出一丈多长的舌头，要舔范仲淹。这时，范仲淹毫无惧色，左手抓住恶鬼的舌尖，右手握笔在舌头上写了“五恶虽凶大，难吞范仲淹”。

天亮，范仲淹见山神菩萨身上有“清风不用扇，明月何需灯，五恶虽凶大，难吞范仲淹”的字样，知道恶鬼原来是这山神菩萨。范仲淹即刻召集百姓，要大家不要迷信山神菩萨，也不要怕鬼，只要大家不去朝拜它，它自然会冷落的，就不会“显灵”了。最后，他下令把山神庙封闭起来，从此恶鬼不见了。

邓义重 搜集

流传于江西高安

鲁智深背鬼

梁山一百零八条好汉中有个鲁智深，他曾三拳打死镇关西，后投奔梁山，立下不少功劳。

相传鲁智深出生在沧州北边的小鲁庄，他长得膀大腰粗，气宇轩昂，他身量大，胆也大，外人送他一个外号叫“鲁大胆”。

离小鲁庄约莫二三里路的地方，有个乱葬岗子，有人亲眼在朦胧星光之下，见过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怪物，它头戴三尺多高的白帽子，发出的叫声比猫头鹰的呼叫、锅铲子刮锅的声音还难听，别说夜里，就是正晌午也没人敢到这里来。

鲁智深知道了这事就说：“别人怕这怪物，我就不怕，晚上我去会会它。”他所在的庄上有个姓童的先生看着鲁智深笑道：“我给你一块带着记号的砖头，你要能连夜把它埋到乱葬岗子中间那座坟头上，我给你买十瓶酒，你要不敢呢？”

鲁智深说：“要是不敢，我回过头来给你买十瓶酒！”

“那好，我们一言为定！”

天黑以后，童先生把一块刻着“童”的砖头交给了鲁智深。

夜里，鲁智深手拿砖头来到乱葬岗。这里黑糊糊的一片，风吹树叶沙沙作响，如果是胆小的人，肯定会吓得头发都竖起来。鲁智深来到正中间那座坟上，往下一蹲，在坟头上扒了个坑，就把砖头埋在里头。他正想站起，忽然一个黑东西向他走来，这家伙脸黑黑的，手也黑黑的，披着一件黑色的衣服，头上戴个三尺多高的白帽子，怀里抱着一个象死人般的黑东西。

“噉——！噉——！噉——！”黑家伙尖叫几声。

鲁智深心里一凉：“咦！鬼当真来了。”又一想：“不能怕，你

越害怕，他越害你。我就不怕你，看你能把我怎么样？！”

“背背我！背背我！嘿……”鬼尖声细气地说。鲁智深紧握拳头，想冲上去狠狠地揍这个鬼一顿，但心里转念一想：“背背你就背背你，很多人都没见过鬼是啥样，我要背回去，天明赶会玩把戏，还怪新鲜呢！”他弯下腰，撅起屁股说：“我背你，来吧！”

鬼说：“奴家怕看人脸，也怕你看俺的脸，你可别扭脸哪！”

“不扭，来吧！”

鬼把手里的黑东西往鲁智深身上一放，用一根绳子往他身上一勒，鲁智深背起就走。走到半路，他扭头一看，见那黑家伙小脸灰青，用手一摸，凉冰冰的是一张纸脸。

鲁智深把鬼背到家里，天明一看，是个“死”鬼，头戴青椒帽，身穿黑衣，脸蒙灰纸，鲁智深撕开衣裳一看，原来是一块沤糟的棺材板子。

鲁智深赢了，姓童的先生输了十瓶酒，垂头丧气地对妻子说：“我的饭碗眼看要叫姓鲁的家伙砸了。唉！我是没有更高的一招对付他了，不过，那棺材板子的谜，谁也猜不出来！”

黄品操 口述

黄志睿 搜集

流传于江西石城

武松打鬼

大家都知道，武松曾饮酒十八碗，夜过景阳岗，半路打死大老虎。《水浒》里说武松打死虎后便下岗和哥哥团圆，其实不然，武松打死虎后，并没有脱身，而且碰上了鬼，而且这鬼和老虎还有点关系呢。下面说的就是武松打鬼的故事。

话说武松遇虎，一阵猛打，虎便被打得七窍流血，武松此时也精疲力尽，一边抹汗，一边坐在一块石头上，大口喘气。他休息片刻，便提起哨棒，准备过岗。这时，忽然阴风瑟瑟，树枝乱晃，身边的石块嘣嘣作响，武松只觉得背心透凉，好象一把剑在背上乱刺。他猛一转身，只见一个少女坐在虎背上，白花花的头发披在背上，脸上没有一点血色，舌头却伸得很长，而且还滴着血。武松一惊，心想：荒山野岭，这一女子又骑在虎背上，一定不是凡人，况且她吹出的气又如此厉害，舌头伸得那般模样，必定是鬼无疑。武松想到这里，心里不免有些惊慌。这时妖风正疾，把个武松吹得跌倒在地。他不由得怒火冲天，想到我堂堂男儿，难道被你这死鬼吓倒不成。武松使劲稳住身，紧握哨棒，一个旱地拔葱，运足十分功力，向女鬼劈头就打。那女鬼不慌不忙，悠悠地伸出舌头，来回晃动，殷红的舌尖滴着血。武松身在半空，瞅到舌头，一阵恶心，随后便浑身无力，重重地摔在地上，只觉得眼冒金星。他心里一惊，恐怕那女鬼再下毒手，于是一个就地十八滚，不想身边是一个山谷，想收住身已来不及了。

那女鬼来自何处，那老虎又为何会死而复活呢？

原来，这女鬼本是三百年前一个吊死的少女变的。这少女生前就非常奸泼，死后更不服阎王的管束，于是不赴阴间，反而藏在景阳岗的一个山洞里，吸取人间的妖气，逐渐练就一些妖法。起初她以吃山中动物为生。一天，她见一老虎叼着一个死人经过洞口，便使用法术治住老虎，吃掉了死人，觉得味道十分鲜美。从此，她就强迫老虎叼人给她吃。今天，她又让老虎去打食，见老虎久不回来，便出去寻找。她来到武松打虎的地方，见死虎躺在地上，武松正欲赶路，心中大怒，便用妖法救活老虎，又将武松打下山涧，方才回洞。

再说武松，落下山后，身体急速下降，心里却念道：我不想

在此遭难，我死倒不怎么样？可惜的是不能为民除害。这时，忽然觉得身体一沉，他连忙向下一看，原来是半山腰伸出的一棵松树托住了他，他的一只手臂紧紧卡在树枝中间，武松用劲拔出，捋起袖子，胳膊竟丝毫没有损伤，手腕上却套着一只玉环。武松这才记起，这只玉环是自己生来就有的，学艺的时候，师傅说这是神物，武松曾亲自用它打碎过巨石。原来武松本是天上星星下凡，这玉环是从天上带来的，当然有此神力。这时武松大喜，念动咒语，摘下玉环，运用壁虎功爬上山顶。

这时，女鬼早已离去。武松正在为找不到追鬼的路径着急，忽然，他看到地面上老虎走过的脚印，便想起那鬼是骑着虎来的，于是他沿着脚印一路追去。

武松持环追鬼，来到了一片森林。森林里静悄悄的，听不到一丝声响，四处飘着血腥味，光秃秃的树枝颤抖着伸向天空。地上铺着一些光光的石头，石头上面还有一些小孔，武松觉得有异，俯身看去，分明是一些人的脑壳和骨头。

森林尽头是一座山，山顶上有一个洞，武松爬上山，走进洞里。洞里烟雾缭绕，不时传来“嗡嗡”的声音。武松摸索着向前挪着脚步。忽然一声虎啸，武松连忙闪在一旁，随即一根雪白的骨头发着“咯咯”的声音从身旁飞过。武松的心提到了嗓子眼，但一想到森林里被残害的人骨头，牙齿不禁咬得“咯嘣、咯嘣”作响。

过了一会儿，虎声消失了，却又闻到一股很浓的血腥味，接着又是一阵“丝丝”的声音。武松觉得情况有变，忙紧走几步，前面是一个开阔的大厅，厅的四壁挂满了人的脑壳，脑壳上喷出一缕缕蓝色的火苗。那女鬼正坐在一个骨头板凳上，边扯虎皮边吸着血。原来，这女鬼一天没有吃食，一时又找不到下口之物，便把老虎弄死来吃。武松走进大厅，不觉怒从胆边生，手握玉环

冲了上去。那女鬼正吃得快活，忽见一人冲过来，心里一惊，忙伸出长而殷红的舌头向武松卷去，可舌尖行到半空，停了下来。只见武松手持玉环射出一束强光，迎着舌尖冲上去。女鬼一慌，收回舌头，伸出两手，叉在胸前，只见无数根指甲从手上冒了出来，锋利的指甲尖叫着，闪着腥红的光，向武松刺去。武松连忙握紧玉环，想向指甲击去，可指甲太多，武松一时竟无从下手。好一个武松，不慌不忙，腾空而起，躲过指甲，催动功力，猛然向鬼手击去，只听一声巨响，无数片指甲摔在地上，鬼手霎时化成两根骨头落在地上。失去鬼手的女鬼，见玉环如此神功，再也不敢妄动，化作一道黑烟，向洞外窜去。武松哪容她走，反手推出玉环，玉环呼啸着，慢慢变作车轮大小，套住黑烟。只听女鬼惨叫一声落在地上，武松赶上去，抽出戒刀，顺势一砍，只听“啐”的一声，方见女鬼显形，乃是一具骨架。

武松长长松了口气，擦擦刀，正欲赶路，忽见天上飘下一道圣旨，上面写道：“武松，念你杀鬼为民除害有功，可早日返天。”这才引出宋江招安后，武松误饮毒酒而死的事情，这里就不作叙述了。武松打鬼的故事到此为止，至于后来，当然是武松下了景阳岗，找到了哥哥。

陈 铭 搜集

流传于山西繁峙

“弇州山人”别号的来历

大家都知道，弇州山人是明朝一代名士王世贞的别号，不过大家未必知道王世贞为啥要以“山人”自命。所谓山人，一般人都以二者合併作“仙”字解释，而王世贞呢，则自视为俗中之仙，

他看破红尘，玩世不恭，视人世若戏场而已。一个原来十分重视功名事业的人，突然间变成这样，不是没有缘故的，这里面有一段有关冥国的传说。

据说王世贞在大仇已报、父冤昭雪之后，仕途上平步青云，文章大笔名冠当时，荣华富贵，声名显赫。七尺男儿到此真可扬眉吐气说一声：“大丈夫不枉此一生。”谁知在那年清明之前，王世贞衣锦归乡，祭扫祖宗坟墓，可他扫墓归来后，竟一病不起。延医治疗，但百药无效，竟日夜胡言乱语起来，不知所云。眼看他气息奄奄，命在旦夕。正在这时，李时珍来娄东采草药，顺便想拜访好友王世贞。他听说好友得了一种怪病绝症，生命垂危，就急忙来兵部府探望。一搭脉，这位神医惊呆了，原来王世贞已一无脉息，至今尚在呓语，只是六魄附身。原来王世贞的三魂早已出窍，魂随清风渺渺不知所终。

那么王世贞的魂到哪里去了呢？

据王世贞后来醒来说，当时他扫墓回来，只觉眼前有道黑中透蓝的阴光一闪，之后看到好象是骊山的臂弯洞口，挤了无数文人学子，嘟囔着此洞可达冥国地府。自己身不由己地一下子也闪到了洞口，洞底深不可及，不时轮闪着七色之光。心里想，这臂弯洞，自己小时候就来玩过，如今怎有这般奇观。正在这时，听到人群里有人在喊：“王相公赶快回去，这里不是你来的地方。”王世贞回头一看，却是一位早就死去的同窗好友。心里感到奇怪，他怎么在此地？话还未出口，却被旁边一个人一推，说道：“我等知道王公子胆大好奇，不妨下去看个究竟。”当时王世贞听那声音好似熟悉，便回过头来一看，原来是出卖自己父亲的裱画师汤裱。王世贞正想揪住他，谁知自己已滑向洞中，身子飘飘然无依无攀，耳朵里还听到那裱画师得意的笑声。他心想：他不是已给雪娘刺死了吗？怎么也在这里？难道卖主求荣的奴才、落

井下石的贼子是死不了的吗？王世贞当时既愤怒，又悲痛，却又挣扎不起，就闭了眼睛随势飘下，不一刻就下沉到了洞底。

一到洞底，七束光色向他照射，只听得旁边有人讲：“噢！奇怪，这角儿怎么没有七情六欲的？”王世贞心里说道：我怎么没有七情六欲？不但有，还是个情欲大家哩！不然，怎么写得出《金瓶梅》这样的天下奇书。

这时听到有人问他，他却看不见他们。

“你姓甚名谁？哪里人？”

王世贞答道：“老夫乃弇山王世贞是也。”

只听得他们在翻簿子的声音，翻了一遍又一遍，突然有人怒喝道：“胡说，哪来什么弇山王世贞？”

他听了便有点不服气地讲：“难道我堂堂王世贞名闻九州，还有假的不成？”

“怎么《录鬼簿》上没有你的名字？你这王世贞，就是诨世假。”

王世贞心想：真是岂有此理！这般狗头竟敢诬我为“诨世假”，我要好好教训他一顿。就抬起加官指头指着他们喝声：“哇狗奴才，还不给我跪下。”

这时只听得这两个奴才叽叽喳喳讲：“老兄，怎么一回事？这个冤鬼气派很大，我们七情六欲之刀划在他身上竟毫无反应，一般新鬼到此早就变成一付骨架了。我们兄弟二人将他敲散打入阴阳河流下地狱得啦。”

另一个说：“老弟，既然我们奈何他不得，就放他过去，由茶亭里的王婆老妈子去与他蘑菇吧！”

这样，他们就收去了射在王世贞身上的七束色光。他看到前面有一个茶亭，一个老婆子在卖茶。奇怪的是过桥进城的人她不给茶喝，却专卖给出城过桥的人喝。

他走到茶亭那里，见那老婆子两鬓染霜，尊她年老，就打躬作揖问道：“老婆婆，此处是什么所在？”

那老婆子朝他横看竖看了一阵，然后笑道：“山人阁下，想到冥国一走么？不过凡事须从反面着想才是。”

这可使王世贞有点糊涂了：难道我是山人？山人者仙也，岂非胡闹？我王世贞谁人不知是个风流才子，哪信神仙？而这里却是冥国，冥国者，阴曹地府也。当年苏东坡曾游十殿，如今我王世贞却游冥国，倒也有趣。想罢，就对老婆子讲：“谢谢婆婆指教。”这时他感到嘴里干渴，便问老婆子讨杯茶喝。

那老婆子又笑道：“山人岂不知，我王婆之茶，乃是‘消忆茶’，专供投胎入世的鬼魂喝的。山人才高八斗，喝了老妪的茶，回去岂不要成白痴了吗？嘴干尽可进城去喝。”

原来如此。他便走上桥头，站在桥上看看下面流动的河水，却也泛着七色浪花，变幻莫测。他想：这大概就是情欲祸水。王婆就用这河水煮茶，投胎鬼吃了，情欲迷心，良知顿失。不错，一定是这个道理。

走过桥来到城门口，他抬头一看，“酆都”二字赫然在目，原来这就是大名鼎鼎的“酆都”鬼城。

进得城来，只见满街上店铺一个挨着一个，十分繁华热闹，完全没有鬼城阴森森的感觉。行人相见，表面上礼数周全，转过脸却变成仇人，横目裂齿，大有把对方置于死地的神态。王世贞见了感到不寒而慄，所以尽管有人对他笑脸相迎，他也不予理睬，自己只管去寻找茶坊酒肆，解决自己饥渴要紧。

一路走来，见前边有家阴山氏杏花楼酒家十分气派，他便走进去了二楼。到楼上只见一般桌座上三五成群，都在猜拳行酒令，自己便往雅室走去。店小二马上奔过来问道：“大爷，是否想简便将就将就？”他说：“要找个清静一点的雅座。”店小二口里

答应着，谁知却把他领到了最为烦噪的桌座上，八仙桌上已有七位仁兄，都在高谈阔论。他不得不对小二信讲：“我要的是清静雅座。”店小二却笑笑讲：“小的正是按照大爷意思办的。”他听了心中好不光火。这时七位仁兄中有人说道：“你这位爷们，请不要在我们面前摆阔吧。大家彼此彼此，我们决不会取笑你的。请坐！请坐！”

王世贞听了心想，此话怎样？这时另一个年岁较大的老者站起身来说道：“看来这位兄弟是初来乍到，还不知我们此间的规矩。这里虽说是阴间地府，鬼不如人，却十分注重脸面，所以讲话要有气派，明明要个便宜的简便座位也要高叫雅座包厢，而店里的小二信是个精灵鬼，决不会使你坍台。如果兄弟正想要包厢雅座，就要对小二说，给我找个简便一些的地方。你可能认为我们这里人爱说反话，实是光表的气派话。不是么？高嚷雅座者坐简席，并不失他身份；要找简便的坐上雅座，表明他有更大气派。事实上，小老认为吃到肚里都是一样的，不信你过后便知道了。”

经这老者一番解释，王世贞始悟适才王婆所言，处处要从反面着想，确是不错。这时小二已把酒菜端了上来。他正饥渴得很，坐下就吃了起来。

谁知这酒菜看上去成色极佳，吃在嘴里却毫无味道，下了肚子只觉得充气发胀而已，除了解除饥渴之外，什么滋味也没有。他心想：想必在雅座无非也是如此享受，老者所言极是。

这时王世贞听听七位仁兄的高谈阔论，没有一个不引经典，以孔老夫子自居的。然而看看他们的手脚，竟在桌下你拧我一把，我揉你一拳，你勾我一脚，我还你一腿；更有不知廉耻者，居然伸手掏人腰包。桌子下边虽做着这种丢人的动作，席面上还

是你请我请，称兄道弟，看了真令人恶心。

王世贞正想离席而去，忽见奔上二个当差模样的公门中人，见了他就长跪请安，说道：“鄮都大城隍有请弇州王大人。”他想：这城隍老爷是谁？请我做甚？转念又一想：既然到了他管辖的地界，只好听他呼唤了。于是就跟了二名公差下了楼。店外已备好轿子，他就乘了轿子来到大城隍府衙。

一到衙前，就听到鸣炮奏乐，众衙役高呼：“鄮都城隍大老爷出接王大人。”停轿后，城隍老爷手拉着王世贞，同往衙中走去。这衙门与阳间抚宪大院相仿，只是黯淡一点。城隍老爷把他一直领到花厅，便款酒相待。只是王世贞还是吃不出什么味道，肚子倒胀得难受。

经过席间交谈，王世贞才知道城隍老爷款待自己的用意：是想凭王世贞的文才，为他城隍老爷在阳间竖碑立传，好使他多受些人间香火。王世贞原以为阴曹地府的官吏总该是清正廉明，铁面无私的。现在才知道竟与阳间一个样子。城隍爷似乎看出他的心思，捋了长长的胡须笑道：“世兄在阳间为官多年，还不知官场中的事，也是阴阳一体的。不然，世间早就没有恶人了。世间没有恶人，还有谁来求菩萨保佑，谁来送地府香火？好人求保佑，恶人求庇护，这样才有天堂地狱。这点道理想必世兄一定明白。说穿了，天堂地狱是为了欺骗好人，保护坏人。世兄还不知，和尚、道士、道尼都是我等从地狱里放出的恶鬼，经过改头换面，叫他们去蛊惑世人。世兄你呢，都是我等一师门下，阳官和阴官都受于天官。官者，管也。有时要你扮忠臣，有时要你扮奸佞，我等都是戏文里的角色。你可知严嵩现在何处？在十八层地狱么？那里是阴阳官都不会去的。阎王现已着他投胎成为宦官，因他前世好色之故。令尊呢，他也转世去了，只是弃武习文罢了。这么说，他们不又成了世兄的晚辈了。所以，我等不言父

母。若问阎君父母是谁，连他自己也不知，而下官也不知父母是谁。不知父母者，便具铁石心肠，这是当官最要紧的本份。”

王世贞经他这么一番开诚布公妙不可言的高论启蒙，茅塞顿开：原来世间地府一个样儿，善恶报应原是儿戏。大概他饮的鬼酒太多了，虽然没有味道，这时却感到酒力直冲脑门，觉得昏沉沉地，想要睡觉了。

待他一觉醒来，发觉自己睡在金屋绣房之中，身边还躺着一个围着大红肚兜的美人。王世贞心想：这城隍爷真会白相。他感到这鸳鸯绣被虽然十分柔软，却无一丝暖意，起手仔细抚摸却是纸样的东西。他推醒旁边睡着的美人，问她是何道理。她嫣然一笑讲：“老爷不知，我们这儿任何东西，外表看看好得惹眼，仔细琢磨都成了假的。事实上世间任何事情也莫不如此。你看我不是生得花容月貌，赛似天仙？不过你来仔细摸摸看呢？”

王世贞就在她身上抚摸起来，心想美人总不得假吧。开始还觉得她身上细腻柔软，接着就好象摸在鸡皮疙瘩上一般。待他睁眼看去，只见美人身上原来的细皮白肉已给自己抚摸掉了，只见是一具剥了皮的女尸的血肉之躯。那血肉还在慢慢烂去，刹时间露出了白骨，成了一具骷髅，哪里还有美人的影子。只听骷髅咯咯笑道：“千古美人，到头来无不如此。”

正在他感到万分怅惘之际，却被这具骷髅搂住，硬生生在他人中穴上咬着不放。王世贞痛疼无比，吓得拚命叫喊。等他再睁开眼睛看时，原来神医李时珍正在给自己扎金针。

这时只见王世贞浑身是汗，在开口喊痛了，李时珍便道：“好了，好了。”

自从王世贞病癒之后，他便取名为弇州山人，再也不著书立说与世人争高低了，而是在故乡茶坊酒肆间逍遥自在，或搜集幽

灵、鬼怪传说。后来编了一部《艳异篇》，书中写的尽是人世异趣。

陈天雄(83岁) 口述

尹培民 搜集

流传于江苏太仓

仇十洲画鬼

仇十洲，也有人称他为仇英，太仓人，是明代颇负盛名的画家，与沈石田、唐伯虎、文征明齐名。当时，沈石田的山水画，唐伯虎的人物画，文征明的花草画都已名扬天下。仇十洲起初也画山水，兼攻人物画，但是 he 知道，要超出沈石田和唐伯虎，十分困难，就改画佛像、仙像，什么如来菩萨、观音大士、八仙过海、三教九流，倒也有一些名望。那时双凤玉皇阁请他去画天尊像壁画，就是元始天尊、太上老君等神像。太仓人都晓得，双凤玉皇阁是元代半仙周道禄监建的，里边造有三十六尊天神，十八层地狱，是当时东南地区最大的道观，房子就有一千多间。到了明朝，由于皇上信奉道教，好青词，玉皇阁香火愈加旺盛，便又建造了太极殿、三清馆，里边要画好多道家的神像。

再说，仇十洲在玉皇阁画神像，每天总有一个白胡子老头走来向他指点，如何勾勒，如何披皱，如何点染。凡经过这老头指点过的神像，个个画得栩栩如生，还给人一种飘飘然、居高临下的感觉。这样厮磨了一段时间，仇十洲对这老人便十分敬重起来。后来每晚总要请这老头到客房里叙谈，仇十洲自觉得益非浅。

有一夜，这老头喝了三杯酒后就起身告别：“与君相处月余，承蒙款待，视为知己。今夜特来告别，以君之才艺，今后还须另辟蹊径，方可成一代名士。”

仇十洲就请教道：“画什么方可独树一帜？”

老头说：“画鬼。”

仇十洲听了心中一愣，鬼如何画呢？画人画景，都是看得到摸得着的，自己尚且画得不工，缺少精神，画鬼不更难吗？

老头见他发愣，便笑笑说：“我可领你到地狱一游，把各式各样的鬼通观一番，就不愁画不成了。但不知足下有没有这个胆量？”

仇十洲说：“为画鬼去鬼城，理所当然。在下没此胆魄，今后何以成名！”

老头说：“好！不过到了那里，你千万不能说话。”

就这样，仇十洲跟了这白胡子老头走出玉皇阁。他看看月色朦胧，忽然迷雾四起，脚象踩在虚软的泥中，只听得耳边风声嘘叫，大约过了半个时辰，老头说：“到了。”

仇十洲这时始觉脚踩在坚硬的山地上，看看当空，已无半丝月光，只是一片暝色。面前黑魆魆的阴山高耸，旁边有块石碑，上面写着“阴山地狱”四个字。只见这老头在石碑上用手拍打三下，突然石碑移开了，露出了一个乌黑的洞穴。洞穴在慢慢扩大，慢慢露出了朝下的一级级台阶，洞底的阴风迷雾一阵阵从洞口飘出。

老头拉了他说：“我们下地狱吧。”仇十洲感到自己象从天空掉下一般，心在发颤。还好，不一刻就到了洞底。

洞底是个八卦形广场，一道S形阴阳河分隔日、月。这日、月都是五金所铸，日放旭光，月闪蓝光。老头对仇十洲介绍道：“你看这周围八座大门，唯乾坤二门是生，其余六门皆死。等会出来，不可忘记要从乾门出去。”说完，他在日球上盘动三下，又到月形球上盘动二下，只听旁边轰隆一声巨响，巽门轧轧而开。老头对巽门吸一口气，风雷之声便没有了。老头领他踏进巽门，

他们刚踏入门，门便关起来了。

仇十洲见里边光彩虚虚实实，变幻莫测。老头说：“巽门所设为地狱上三层，此三层中受刑罚者，乃好作伪之士，平生巧于辞令，欺世盗名。现在你便看看他们的本来面目。仇十洲对这三层的死囚一个个仔细看去：原来他们竟都是生的狗、狐、鼠尾之躯，仅罩了一张讨人欢喜的人皮。他们所受的刑罚，就是剥去人皮之苦。然后他俩转入另一门，这里所设三层乃是男盗女娼之狱。他们所受的刑罚十分奇特：偷盗者一个个自己剖开胸膛，挖食心肝。色徒与淫妇则在冒烟的油锅里煎熬。奇怪的是他们的头部都吊出油锅，脸部表现出种种痛苦难受之状。更为奇怪的是，只要手、足或身子一挣扎出油面，就复生肌肤。所以总是挣扎得愈厉害，就痛苦得愈难熬。老头说：“每个鬼魂视其阳间荒淫程度，来个乐苦拉平，然后化为不知痛苦的沸油，再煎旁人。”

这样一门三层，六门正好十八层。最底层为不忠不孝、不仁不义、昏王奸佞所设，刑具也最为残忍。仇十洲不敢多看，但是那老头还是硬要他看看一个受刑者。只见这受刑死鬼开始是脸部色变，由白变黄，由黄转红，由红泛青，由青转黑，每变一色，痛苦万状。只见他赤裸裸的身躯被无数铁蚁在噬食，一点一点，直至吃光身躯，然后又从铁蚁尾针处屙出。视受刑者脸部，好比万针扎身，连连摇头，待回复人形后，铁蚁又噬食。如此五番为一轮。然后，再尝一遍阳间斩、辟、刮、剥、磔五刑，又再给铁蚁去噬食。仇十洲看了，不禁问道：“此是何人？要受此酷刑？”老头拈着白胡子笑笑说：“此鬼魂便是想万世称王作霸、残踏百姓的秦始皇嬴政。你看对他残忍么？”仇十洲马上道：“这个暴君，理所当然！应受万世之苦，永世不得超生！”

他们讲讲说说，不觉已出了十八层地狱牢门。仇十洲便由

乾门进去脱离阴山地府。他一出地府，便迷迷糊糊地昏睡过去。待他一觉醒来，已鸡唱三遍，东方发白。从此他在玉皇阁画壁，再不见白胡子老人来与他攀谈指点了。过了半月，仇十洲壁画告成。后来回到家中，他把地狱所见之鬼，一一画出，什么笑脸鬼、狐媚鬼、七煞鬼、夜叉鬼、无常鬼、食鬼、色鬼等等。这种种世人从未见过的鬼脸，大受社会各界人士赏识，于是名声大振，仇十洲被称为吴门四大画家之一。

这一天，他来苏州会友，正好借居西园。西园有位大法师对他说：“先生可知那位白髯老者是谁？”仇十洲说不知。法师说：“他就是你为玉皇阁所绘的元始天尊。他为酬劳你，特来点化于你，造就于你。只是先生还未画出心中之鬼。凡鬼者，唯心中之鬼为大患耳！”

的确，至今世人只能识别地狱之鬼，还不能鉴别心中之鬼。

柳之泉(58岁) 口述

尹培民 搜集

流传于江苏太仓

乾隆巧遇披毛煞

乾隆年间，正值国富民强之时，可世态并不稳定，民间常有鬼祟作怪，弄得一些百姓人心惶惶。且说这日，乾隆暗自脱下皇袍，取下龙冠，穿上便服，带了一把红伞，独自从后宫出来，急冲冲地上了路，准备独自一人出外游历一番。

乾隆翻过了四十九道山岗，眼看再过两个小丘就到南京了。乾隆越想越兴奋，不知不觉地登上了第五十道山岗。来到山顶，他抹了一把汗，放眼一望，只见到处一片葱茏景象，农田里长着

绿油油的庄稼，果树上挂着累累果实。

“嗨……哒……”忽然，北边小道上响起了一阵阵唢呐声，接着从高粱地里走出一队人马，中间是一顶红色大桥，摇摇晃晃地由四个青年男子抬着，后面便是唢呐队，显然这是结婚的迎亲队。乾隆清秀的眉头不由得皱成了疙瘩：怎么？今天正值煞气日，还有人结婚？难道不怕“披毛煞”？乾隆想看个究竟，于是就跟了上去。果然不出所料，迎亲队后面远远地跟着一个披毛鬼，只见她：脑袋长在肩上，根本没有脖子，长长的、阴森森的黑头发披在背后，显然她是准备去吸新娘子的血。这时只见她忽上忽下，忽左忽右，时隐时现，总是紧紧地跟在迎亲队后面。送亲的人们都是凡胎俗体，怎么看得见这凶神恶煞的披毛鬼。

送亲的人总算到了家，此时鞭炮齐鸣，男女欢呼。新娘从轿子里慢慢走了出来。披毛鬼抬头一看：呀！不好，天子也来了，要是被他看见，岂不被打入地狱里去。披毛鬼急忙将身一隐，逃之夭夭。

再说乾隆已挤进了人群，很快与一位老者攀谈上了。他和颜悦色地说：“老爷子，你知道是谁定的这日期吗？”

“知道，就是对门的圆瞎子，他说话可是挺灵的。”那位老者一边捋着胡须，一边津津有味地答道。

乾隆暗笑老者没眼力，那圆瞎子乱定日期。他不动声色地说：“你能领他来会会我吗？”

“行！不必客气，我现在就去。”老者答道。

乾隆坐下来，大约等了一袋烟的工夫，就看见老者扶着一个瞎子走进来，乾隆彬彬有礼地迎了上去，朗声说道：“呵！您就是大名鼎鼎的圆师傅吧？”

“是的，这位大哥且莫见笑。”那瞎子坐下来，把光溜溜的拐杖放在一边，以礼相答。接着说：“不知大哥找我有何贵干？”

“在下是想问这日期可是您给定的？”

“噢！”

“那么，你可知道今天是不吉之日呢？”

“哦！是这样的，日期本来不应该定在今天，可今天有文宿星从此路过，能将邪恶除尽，所以我才定了今日。”

乾隆突地醒悟过来，原来自己也被圆瞎子利用了，不禁感到惭愧不已。

贺 勇 搜集

流传于湖北枝江

陆稼书审判官

清朝时，江南嘉定是有名的鱼米之乡，可是有一段时期，百姓们却度日如年，除了贪官污吏、土豪劣绅欺压勒索外，还有个阴曹地府的判官，常常带了五名小鬼无端生事，敲诈百姓。这样一来，嘉定老百姓的日子真是苦不堪言。

这一年，进士出身的陆稼书出任嘉定县令。他是浙江平湖人，平生爱读东林名士的血性文章，养成了一身正气，不怕贪官污吏，不怕妖邪鬼怪，处处为民作主。这次他当嘉定县令，一上任就私访了几天。听到民间怨声载道，看见他们生活苦难重重，真是忧心如焚。他把嘉定百姓的苦难归纳为三大根源，就是贪官、土豪与恶鬼。这三害不除，嘉定百姓永无宁日。他决定先除鬼害，树立正气。正气一张，百姓归心，再去对付贪官豪强。

通过几天的查访，他记录了判官大量的作恶罪行。这恶判官不但经常到百姓家装神弄鬼，索取大笔香火钱粮；更有甚者，有时看到美貌的女子，便要强行纳为自己的“寄养夫人”或“寄养女

儿”，供他淫乐。如若违抗，他就派五名小鬼前来闹得你家宅不安，不是病，便是灾。在短短几年内，嘉定城内城外，各面各方，都有他行恶的劣迹。

查明了判官所作的恶事，陆稼书就叫差人贴出布告：定于明日立秋之时公审判官，百姓有冤申冤，有苦诉苦，天理昭昭，本县令定为百姓作主。

这张布告一挂出，立刻轰动了整个嘉定。百姓们奔走相告：“嘉定来了陆青天，明天要公审判官了。”但是一些贪官污吏与土豪劣绅则在一边讥笑：“阳间的县令公审阴间的判官，笑话！真是个书呆子。”然而，这时却有一个人发急，这人就是嘉定城隍老爷。城隍老爷发急的原因倒不单因为判官是他的下属亲信，阳官要干涉阴官的公事。城隍所以发急，却另有一段见不得人的隐私。原来三十多年前，自己“三屠嘉定”时的丑事为这判官所掌握，怕就怕判官在公堂上抖出他这段罪恶，他这个城隍岂非在嘉定百姓面前报废了。所以他想来想去，决定还是与陆稼书通关节。

这天夜里三更过后，陆稼书正在书案上看书，突然刮来一阵嗖嗖冷风，冥冥中听得衙役喝唱：“嘉定城隍老爷拜会嘉定县令大人。进！进！进！”接着是一阵皂靴“脱脱”之声，向书房踱来。陆稼书放眼望去，只见一位身着红袍，腰系玉带，头戴纱帽的先朝官员踱进书房。一进书房就向陆稼书打躬作揖道：“本县城隍徐度特来拜望陆大人。”陆稼书马上站起身来，整整花翎，把手一拱道：“稼书不知徐大人到，有失远迎，万勿见怪，请坐。”

阴阳二官坐定后，陆稼书就问道：“不知徐大人深夜来访，有何贵干？”

徐大老爷讲：“闻得陆大人明日立秋之时要公审判官，我想这区区之事何烦陆大人过问，本城隍自可代劳。”

陆稼书一听就知其来意，便朗声说道：“这判官所犯罪行，均在本县辖地，而苦主都是本县子民，我作为父母官，岂能袖手旁观？”

城隍一听知道碰上了钉子，就调转话题说：“既然陆大人决心为民作主，也就算了。不过本官有一事相告，大人可知道这小判官的来历吗？这小判官原是多铎老王爷手下的亲兵近卫，曾有殊功于大清，当年攻嘉定捐躯，后被封为本城隍的判官。所以，这判官虽是小小阴司，却大有来头，故望大人三思。”

陆稼书笑笑讲：“这么说来这判官是公审不得的啰！不过陆某也有一事相告：徐大人是否知道下官读的什么书，行的何种事？想必不知，特此奉告。稼书所读乃圣贤之书，所行乃仁义之事，凡有辱圣贤、有害民生、不仁不义者，稼书自来严惩不贷。莫说一介亲兵近卫，纵然是亲王近臣触犯王法，也与庶民同罪！”

陆稼书这番正气凛然的言辞，真使鬼神失色。城隍只好站起身来将他最后一军，冷冷说道：“好，说得好！但你不要忘了，大人你百年之后，我辈会在地狱门口恭候你的！”

陆稼书也站起身来，毫不含糊道：“我只听闻阎君铁面无私，还不知十八层地狱有没有冤案。”

听了此话，城隍老爷灰溜溜拂袖而去。陆稼书铁板着脸说道：“百年后森罗殿再见。”

第二天，正是午时交立秋，县衙门前围着无数百姓，都来看陆青天开大堂公审恶判官。

只见陆稼书端坐在大堂上，拨下一支朱签，命衙役速去城隍庙把判官押来问罪。不多一刻，人们见那恶判官被装入囚车推进公堂。陆稼书当堂列数判官种种罪行，惊堂木一拍，厉声问道：“恶判官，知罪否？”只见判官脸色一会变紫，一会泛青，衣帽在不停地抖索。最后陆稼书宣判：用烈火焚烧恶判官。那判官

顿时酥瘫了下去,只剩下里边的木架与稻草,公差一把火就把这作恶多端的恶判官烧了。公堂下顿时响起一片掌声,百姓们个个叫好。

这样一来,那些贪官污吏与土豪劣绅害怕了,他们个个胆战心寒,心想:这陆稼书不怕鬼神不怕地狱,我们还是小心为妙。所以后来陆稼书惩办贪官污吏,打击土豪劣绅十分顺利,成为名震江南的清官,被后人列为清代十大名吏之首。

张雪奎 口述

尹培民 搜集

流传于江苏太仓



对联与鬼

对 对 子

从前，王村有个落第秀才，他开了个学馆。但他教的学生个个顽皮。

一天，有个叫王才的学生拿了块石砚炫耀。那砚确是好砚，向上呵口气，砚盘上便出现粒粒小水珠。王才呵着呵着，不小心舌尖沾上了墨。教书先生一看大为生气，于是出了个对子让王才对：“口呵石砚舌沾墨。”

王才本来就不学无术，这堂对课，如何能对出来？于是乖乖地挨了二十戒尺。打完之后，王才很不服，就说：“先生，我对不出，那您说应对什么？”教书先生没料到这一手，张口结舌答不出。

这下王才可得意了，在村中到处说教书先生没本事。而教书先生也常听到人们的议论，感到面上无光，苦吟不得，终于含羞上吊了。他这一死，学馆就常闹鬼，没人敢住进去了。

几年后，有个叫李年的学生上京赶考路过王村。不巧村中无宿处，李年看见偌大的学馆无一人住，觉得奇怪。村长告诉他说：“那学馆闹鬼，没人敢住。”李年暗想：“我要进京考状元，哪

有状元还怕鬼的道理？”打定主意，执意要住，村长只好给他一盏油灯，送他进去。

李年一时气盛，进来一看，阴惨惨的，不觉后怕。不敢卧睡，只好硬着头皮拿出书本来。正在此时，门外刮起一阵阴风，接着听见一阵脚步声由远及近。李年毛骨悚然，门“吱呀”一声开了，走进一个披头散发的人来，红红的舌头挂在胸前，不住地低吟：“口呵石砚舌沾墨，口呵石砚舌沾墨。”似乎惧畏灯光，只在暗处游走，不敢近前来。

李年心中慌乱，不小心将灯油碰洒了许多。油灯越来越暗，那厉鬼一步步走上前，尖尖的指甲不住挥动着，口中仍厉呼：“口呵石砚舌沾墨！口呵石砚舌沾墨！”李年见油灯芯歪斜，忙用手指一拨，灯光暴亮，火头烧痛了他的指头。正听那厉鬼叫道：“口呵石砚舌沾墨。”忽然脑中灵光一闪，应声对道：“手持残灯指点油！”

那厉鬼大呼道：“口呵石砚舌沾墨，手持残灯指点油！”随着一阵阴风，油灯灭了，那鬼也不见了，只有那声音一声比一声远去了，终于杳不可闻了。

李年战战兢兢，一动也不敢动，直到天明，那鬼也没再来。村里人以为李年会与以往的人一样，被那厉鬼卡死了。不料开门一看，李年居然还活着。村里人听完他的讲述，无不心惊。村长叹道：“看来今年状元非你莫属了！”

果然，李年中了状元，而教书先生变的厉鬼也没有再出现。

吴明颖 搜集

流传于吉林延吉

秀才对鬼联

从前，有一个姓李的秀才进京赶考。

这一天，李秀才来到了一个小镇上，看看天色已晚，于是就决定找个旅店住一宿。可是，李秀才连问几家旅店都已经客满。这时，天已经变得很黑，李秀才心里十分着急。好不容易又看见一处旅店，李秀才抱着一线希望叩响了门，门开处走出一位老者，看看李秀才一拱手就发话了：“相公，小店已经客满，还是另寻别处去吧。”

李秀才一听可急了：“店家，行行好吧！我赶了一天路，天已经这么黑了，你老人家就随便找个地方，让我睡一晚就行了。”

“这——”老人略一沉思：“这样吧，不瞒相公说，小店房间倒有一间，只是闹鬼闹得厉害，没人敢住，相公如不害怕，就住下吧。”

李秀才一听说房间闹鬼，心想：鬼怪倒是听人说过，只是从来没有见过，今天倒想见识见识。于是，对店家说：“我一向不怕鬼。”

“那好吧。”老人一摆手，“请进——”

当下，店家为李秀才安排晚饭，李秀才一边用餐，一边问店家：“店家，能否告诉我那房间如何闹鬼。”

“唉——”店主长叹一声，开始了叙述。

原来，几年前，适逢大考，一天傍晚，一位姓王的秀才来此店住宿。

王秀才十分好学，早早地就掌灯夜读。忽然，面前的油灯变暗，王秀才连忙用银针拨了拨灯芯，油灯的火苗又渐渐变大变

亮，王秀才出神地盯着火苗，脑海中忽然爆出一句上联，于是奋笔疾书而出：

白蛇过江一点红

可是下联呢？王秀才被下联难住了，左思右想就是不能想出工整的下联。王秀才的热情一下子冷落了，心想：临考之前连一个对子都对不出来，岂不是太不吉利了，于是就苦思冥想，终不能如意，在这一急一气之下，王秀才第二天就病倒了，最后竟病死在这个客店。

店家说：“从此以后，这个房间就闹鬼，一到傍晚，就有个声音在叫‘白蛇过江一点红’，相公，今晚你可要当心啊！”

秀才说：“店家放心，我多加小心就是。”

“你过来。”店家拉李秀才到院内，指着前边不远处的一个没亮灯的房间说：“就是那个房间，你去吧！要多加小心。”说罢递给李秀才一盏灯笼。

李秀才接过灯笼，道了谢，就转身朝那房间走去。等走到离房间四、五尺的时候，有个声音传过来，李秀才侧耳细听，果然那声音在叫：“白蛇过江一点红。”

在这寂静的黑夜中，李秀才虽然胆大，听着这鬼叫声，也不禁有点心惊胆颤。

李秀才走到房门口，那声音变得越来越大，似乎含着悲哀。

李秀才壮着胆推开房门，突然，一团黑乎乎的东西迎面扑来，李秀才一下子跌坐在地上，吓出一身冷汗，等他弄清是一只鸟的时候，心才稍稍定了定，举起灯笼察看房间：“房内摆设很简单，一张床，床边有一张桌子，桌子上放着的就是那‘白蛇过江一点红’的灯，李秀才关好门，聆听着那悲哀的声音来自何处，好

象在床上，又好象在墙角，四面八方好象都有叫声。李秀才不管三七二十一，解衣上床，可那声音吵得他不能入睡，李秀才喝道：“别叫好不好？”可无济于事。这时，李秀才想：那位王秀才是因为想不出下联而急死的，因而阴魂不散，才这样叫，大概是要寻求下联吧？我何不对它一对呢。想罢，就仔细琢磨“白蛇过江一点红”，想对出下联，这下联太难了，李秀才一时也难以对出工整的下联。猛然间，李秀才看见对面墙上挂着一杆秤，灵机一动，有了。于是朗声吟道：

乌龙挂壁满天星

说也奇怪，那声音顿时消失了。这一夜，李秀才睡得很安稳。

第二天，李秀才向店主告辞，告诉店主房间不会再闹鬼了，店主起先不信，等晚上一听，果然听不见那叫声了。

至此，那房间再也不闹鬼了。

臧 勇 搜集

流传于江苏盐城

附录

巧断冤鬼案

江南有一个小村庄叫百龙庵，村里住着一户姓李的人家，家里经常闹鬼。那鬼闹得可凶呢，甩打着房里的东西，还反复吟着一句上联，边吟边哀叹，闹得他家里人惶惶不安，没有人敢到那间房里去。

一天傍晚，一位商人模样的人来到李生家借宿，李生就把闹鬼的房间借给他住，想借他来冲冲鬼气。

晚上，那位商人走进房间，闩上门，准备读书。忽然听见一种窸窸窣窣的声音，好象有人在房间里走动，商人抬头一看，不见人影，仍旧伏案读书。

不一会儿，又听见那种声音，他放下书，侧耳细听，似乎是一位少妇在哀怨地，低沉地反复吟着一句上联：“白蛇过江，头顶一轮红日……”似乎在思觅对句。商人站起身，寻声找去，那声音似乎在床背后，又似乎在楼上，远远近近，忽高忽低，叫人捉摸不透。忽然商人看见楼门口有一双小红鞋在晃动。商人厉声问道：“你是人是鬼，快说！”楼上少妇如泣如诉地说：“先生，我是屈死鬼，请先生为我鸣冤，接着又吟着那句上联。这时商人看见一杆大秤挂在墙上，应声就对道：“乌龙挂壁，身披万点金星。”那女鬼长叹一声道：“谢谢先生指教，请先生为我鸣冤。”说完长啸一声，飘然而去。

商人胡乱地睡了一夜。第二天早上，他问房东李生是怎么回事，李生只好如实相告：原来李生在前年腊八结婚那天，晚上新娘周氏想考考李生学问如何？就指着新房里的“万年灯”出了一上联“白蛇过江，头顶一轮红日。”李生思索很久也无法对上，他羞愧难当，不好意思进房，只好回到学堂去睡。他一到学堂，同学们取笑了一阵，又读了一会书，都在学堂里睡了。

第二天一早，李生回家洗脸，周氏问他昨晚为什么赌气走了，深夜里又回来了。李生惊愕地分辨说：“我根本没有回来呀！”周氏一听，两颊绯红，知道受骗被辱了，就回到新房里，关上门一索吊死了。

商人听到这里就问李生：“你的同学中有几个人和你年纪、身材相仿？家住哪里？你媳妇死后，他们心情怎样？他们家到学堂的路是怎样？都叫什么名字？”李生如实以告。商人和李生判断出一个可疑者并相约在今晚如此这般，这般如此，设计捉拿冒名顶替之人。

当天晚上，天下着大雨，又打雷又落闪，漆黑一团。十点多钟，一个名叫张奇的接到家里人带来的口信说他母亲得了急病，叫他连夜回去。张奇听了这句话，就急急忙忙地往回走，刚走到坟地，就见电光一闪，一声响雷，接着是一声刺耳的口哨声，电光中有一个披头散发的女鬼，正是死去的周氏，并一步一步地向他走来。张奇一看吓得魂不附体，“扑通”一声双膝跪下，连连叩头求饶说：“周娘子饶命，周娘子饶命，我不该骗你。饶命啊，娘子！饶命啊，娘子！……”

张奇正在磕头求饶，就听见身边有人在冷笑。张奇一看是李生和那个商人。在商人和李生的追问下，张奇便一五一十地交代了那天夜里的事情。

第二天一早，李生约商人一起去知县那里去告张奇。李生到商人房里

一看，商人已经走了。李生只好一人到县衙里去了。

李生来到县衙一看，张奇已被逮来受审了。坐堂审问的县官就是那商人。

原来，县官听说李生家里闹鬼的事，就乔装改扮成商人来李生家私访，设计巧断了此案。

从此，李生家就再也没闹鬼了。

陈 明 搜集

流传于安徽贵池

武 西 莲 月

从前，有个叫张生的书生赴京赶考。这一天，他急急忙忙地赶着路，走着走着，天已黑了，黑天中忽见前面透出一片灯火，大概是一个旅店，张生的脸上露出一丝喜色。等走近了，果然不错，门壁上隐隐可以看到几个字：“未晚先投宿，鸡鸣早看天。”此刻，张生因一路风尘，早已疲乏不堪了，不得不在这个旅店借宿。可是店老板却连连摆手：“对不起啦！公子，我这里已客满啦！请另找别处吧！”张生看着天已黑定，着急地说：“老板，行行好吧！在这荒郊野外，十里八里没有一个村店，天又黑，我再到哪儿去借宿？好歹在你这儿将就一夜吧！没有床铺，就站一晚。”店老板看到张公子苦苦求情，很是可怜，便说：“你硬是要在这里住，那就将就一晚吧！房子倒是有一间，只怕你不敢住。”“为啥？”张生听说腾得开地方，心里一喜。店老板说：“这之前，有好多入住过，十个人有九个没出来，你怕不怕？”不知店老板是吓唬人还是说真的，张生一听，心里暗暗有些吃惊和害怕，但嘴上却说：“我先人有德，我不怕。”于是店老板便领张公子看了房。房子倒是清洁雅静，纱帐、红毯、绿被，漆得发亮的书桌、椅子，桌面上还有砚

台、毛笔……张生想，这倒是一间很不错的书斋，哪有半点叫人害怕的景象？于是，张生把书箱等物安放在这里，便去找老板交涉房钱的事，店老板说：“公子，这房子我不收房钱了。如何？只要你命大，能出来。”张生说：“我祖宗有德，怎不能出来？那就谢了老板，小生这厢有礼，只求你给灯盏多添一些油。”“一盏灯油我舍得。”然后，叫伙计给添了满满一灯盏油。

张生吃罢了晚饭，洗浴后，便点燃灯盏，坐在灯下看书。心想，我一直坐到天亮，看看有什么鬼怪来。约莫午夜时分，万籁俱寂，突然一阵风把门推开，一个美貌的女子从门里进来。张生心里有点慌，嘴里直念祖宗有德，好不容易稳住了情绪，继续看他的书。那女子来到张生身边，看到张公子生得好英俊，便用手指弹了弹他的帽沿，搔他的颈窝逗趣着玩，张公子只是不理，那女子开始说话：“公子读书可用心了，请问公子姓甚名谁，为何要住进这旅店来。”张生仍是埋着头。女子又问：“公子进店赶考，可曾对得出墙上那一句诗吗？”任凭那女子怎么说，张生只是一个不答。那女子生气了，美丽的脸变丑了，恶狠狠地说：“我跟你说了半天话你不理我，对不起，我今天要把你吃掉。”女子说完，就变成了一个吓人的怪物，血盆大嘴，青面獠牙，眼似铜铃，满身红毛。张生一见吓傻了，不敢叫喊，也不敢往外逃，只是围着书桌打转，来回躲藏。

“祖宗、先人……啊啊！恩人放我，小姐放我，你说你要怎样，我、我答应。”张生求饶道。

怪物说：“我提的条件很简单，你把墙上那句诗对出来，我就不伤害你。”

张生一脸恐慌之色，望了望墙上，那句诗是：“一蘸砚来一蘸干”张生猜测这是哪个很有学问的读书人才华横溢，作文章作得快，一砚窝墨汁一笔就蘸干了，但他又不能马上触景生情对出下

联，急得冷汗直滴。这时，怪物在一旁等待着，大嘴呼出的热气，把灯盏的火焰吹得一摇一曳，几近熄灭。张生焦急之中看到将要熄灭的灯盏，突然来了灵感，开口便吟：“一吹灯盏一吹灭。”怪物想了想，一喜，马上又变成一个美貌女子，说：“哎呀，公子，你对着了，你真是才子，我们坐下谈谈吧！”

张生惊魂未定，糊里糊涂地坐在女子身旁，当看到那女子生得好美貌时，总算打消了几分恐慌。这时，女子又凄楚地说：“实话对你说吧，公子，我正是对不出这句诗而冤死的，你学问深，我俩也先前有缘，你救了我。”说完，那女子便诉说起自己的身世……

我叫武西莲月，出生在一个贫寒之家，上无兄长，下无弟妹，父母只生我一个独生女子，自然，父母把我视为掌上明珠，把我当男孩看，九岁就送我到私塾习文练字，寄希望于我身上。之后，又送我到更大的学堂继续念书。为我读书，我父母借了本村一个财主的债。几年下来，利滚利，父母就再也还不起，财主便要我父母把我抵押给他傻儿子作媳妇，父母不答应，一面要我争气，争取金榜题名。一面就回答财主说：女儿还在念书，等完了学就跟你儿子成亲。当时，我的书已满学了，父母又一咬牙，借了盘缠，送我进京赶考。途中，我就是住在这旅店这房间里。夜晚，闲习之余，发现墙上有这样一句诗，没人对答得出下联，我想自己读了这么些书，何不趁此试试自己的功底，把这句诗的下联对出来。可是，我苦思冥想三天，越想越糊涂，还是没有对答出来。我又羞又恼，父母拼死拼活地供我读书，如今连这句诗都对答不出，还进京赶什么考？我感到丢尽了父母的脸面，没有为父母争口气来，一急之下，上吊自缢了……财主一听说我死了，他的计谋落了空，量我父母无力偿还他的债，就抄去了我家所有的家产，逼死了父母。我死在这里，店老板派人找到家里，要家

里人来安顿后事，可是家里已没有人了。店老板没办法，只好草草地把我葬于后花园里。我死后，阴魂不散，又偏巧后花园是块养人仙地，我得了仙气，尸骨不腐，每日早晨拜太阳，拜了一百天后，我得了道，能变化万物。我首先回到家里，吃掉了我的仇人，然后又回到我住过的这客房来，凡对不出这上联的人，我就要吃掉他，我吃掉的人已不在少数，今天算你公子命大，也算你前世造化，祖宗有德，才免一死。再说我是冤死的，阎王也不收留我，我就成了个游魂，到处游荡，无拘无束……”

张生听了武西莲月的诉说，深感同情，随即问道：“那么小姐想不想再回到阳间来？”

“想倒是想，可是怎么能回来呢？如果有人是真心想搭救我，我就能回来。”武西莲月含情地瞥了张生一眼。

“这样吧！小姐，你如果用得着小生帮忙的话，小生一定在所不辞，愿助小姐一臂之力。只是我想问问小姐，人人都说阴曹好，到底好是不好？”

“阴间哪好？阴间太可怕了，整天听到屈死鬼喊冤，阎王惩罚有罪鬼的呼叫，人还是要在阳间学好，死了阎王才不整你。地狱的刑罪可残酷了，用磨子磨的，用碓舂的，用刀剥皮的，用油熬的……哎呀，不说了，太怕人了。公子，我看到你饱读诗书，不是平庸之辈，我想跟你谈谈学问，好吗？”

“好吧！小姐！我看到你在阴间也太孤寂了，随便说点什么呢！只是我才疏学浅，怕使你失望。”张生说。

于是，夜深人静，一人一鬼开始在灯下谈学问，叙身世，谈得是那么投机。

子夜时分，鸡叫了，武西莲月说：“公子，珍重吧！鸡叫了，我要走了，改日再谈吧！”

“不，小姐，你慢走，我有话要问你，”张生觉得跟小姐有了一

夜的叙谈，有点恋恋不舍的意思。

“有什么话说吧！公子。”武西莲月也依依别情。

“我想跟你到地府去看看走走，好吗？”

“唔……”武西莲月沉吟了半晌，终于说：“好吧！张公子，我答应你的要求，明天晚上吃了饭，洗了澡，在这店房里等着，我来接你。好，公子保重，我走了。”然后，便一阵风似地隐去了。

第二天晚上，张生洗浴罢了，坐在灯下看书，等着武西莲月来。过了一会儿，灯花跳了两下，小姐进来了：“公子，我来了，你真的想去游地府吗？”

“小姐，我已经等候你多时了，”张生说。

“进了地府，可不是好玩的，你要紧跟着我，不要乱走，走错了道可就回不来了。”

“好，我听你的。”

“那你就在床上睡倒。”

张公子倒在床上一睡，便觉得瞌睡来了，眼睛一闭，便象醒着做梦一样，他的魂魄已经跟着武西莲月去了。

一进地府的大门，便觉得阴气森森，雾气笼罩，鬼火飘游，冤魂叫喊，只见道旁到处都是地窖，一排挨着一排，各种鬼魂在受着各种刑罚：碓舂的、抽筋的、剥皮的、剜肉的、油炸的，喊爹叫娘，嚎哭声一片，叫人心惊肉跳。张生问：“这是为什么？”

武西莲月说：“生前做了作孽事，死了到地狱就要受刑。罪大的，用酷刑；罪小的，刑就轻。”

然后又继续往前走，正行间，忽然望见前面有一座高耸森严的殿堂，很是气派，张生问：“那是什么地方？”

武西莲月答：“那便是阎王殿，再不能往前走了。”于是，张生便止了步，转身四下里观望。

这时，两个勾命小鬼拉着一个人飞快地往里拖，正好从张生

身边过，张生一看是他的亲哥哥张老大，便大喝一声，吓退了两个小鬼，对哥哥说：“家里嫂子还年轻，侄儿又小，你怎么能上这儿来？”“是他们硬把我拉来的。”“你还不快回去。”张老大听说，马上回头便跑了。武西莲月说：“张公子，你闯下了祸，我们马上回去吧！”

再说，那两个勾命小鬼回到阎王那儿去报信，说勾来的张老大叫武西莲月放跑了。小鬼不认得张生，只认得武西莲月，所以把责任全推在她身上。阎王大怒，命阴差把武西莲月抓起来，送进牢笼，永远不准她乱跑乱走。

张生回到阳间，仿佛做了一场梦，决定回家看看他哥哥。一进门，嫂子便问：“兄弟，你没有进京去赶考，回来做什么？”

“考学还有几天，路上盘缠不够，我只好回来。”张生撒了一个谎说，但想了想，还是问了：“我那日做梦，梦见哥哥害了一场大病，差点不在，我特意回来看看的。”

“是的，不错，已经装进棺材又活过来了。”

“要不是我，哥哥哪能回阳？我打跑了小鬼，叫哥哥回来的。”然后，他把住进旅店的遭遇对嫂子讲了，说要把那个可怜的作鬼的小姐搭救回来。

回头再说武西莲月被关禁在铁牢里，哪儿也不能去，昼夜啼哭，住在隔壁的一个老鬼婆婆心很善良，看到女子好生可怜，就去安慰她，问有没有人能够搭救她。武西莲月告诉她说，有人能搭救，有个叫张生的书生宿在一家小旅店，求老婆婆给他报个信。

鬼婆婆同情她，答应了，夜晚来到旅店，找到了张生，说：“武西莲月在地府受罪，你要对她有意，这就跟我去救她。”张生说：“去，我一定去，只是我跟你去了，哪个再送我回来呢？再说，我能救她吗？”张生着急起来。“能的，只要你把她救出来了，你们就有办法了。”于是，张生便往床上一躺，他的阴魂就跟着鬼婆婆去

了。来到武西莲月关禁的铁牢旁，从窗外向内一望，只见武西莲月头发悬在梁上，双手被木枷套着，脚不着地。武西莲月一见张生，泪水双流。张生也酸痛地叫了一声：“小姐！”然后，砸断了铁窗，捣烂了木枷，解开了头发。武西莲月被救下后，一头扑在张生的怀里哭泣。再后，武西莲月又把张生的魂魄送回阳间。临分手，武西莲月又说：“张公子，你要是真心救我就救到底吧！我虽然出了铁牢，还不能算得救了，你还得赶快趁黑夜在后花园里把我的坟挖开，我的尸体完好无损，把我背回你的家里，放在你的床上平躺着，然后锁上门，三天不能见我，三天过后，我就还魂了。可以把门打开，我出来，这样，你才算彻底救了我。”

张生照着武西莲月说的做了，当晚挖开坟，把武西莲月的尸体背回家里，一进家门，嫂子大吃一惊：“兄弟，你咋把一个死人背回家来？”张生连连摆手说：“嫂子快莫要乱说，我跟你讲过的就是这位小姐，三天后她就还魂成人。”然后把武西莲月的尸体放在自己的床上，锁上门。

张生耐心地在屋里等待了三天，之后把门打开，只见一个花容月貌的女子坐在窗前对着镜子梳头，见张生进来，羞怯怯地一下跪在张生的面前，说：“张相公，我的恩人，是你救了我，这辈子我没有亲人，你就是我的亲人，只要相公不嫌弃，我愿以身相许，结为百年之好。”

张生把武西莲月搀起来，看了又看，然后把一朵花插在她的云鬓上。又三天过后，张生和武西莲月成了亲，一同赴京去赶考了。

杨 豪 搜集

流传于山西等地

少 庄 主

忘记是哪个朝代了。有一天，一个白面书生背着一个黄包袱进京赶考。傍晚时分，他正好走到一个村子里，他决定在这个村子里住一宿，天明再赶路。

于是，他向一个在街头乘凉的老大爷问：“老人家，您好！我是进京赶考的。今天走到这儿正好天黑了，您可以给我找个地方落脚吗？”

老人见他很礼貌，就和蔼地说：“后生，你看我们这儿每家都只有够自个儿住的两间破房子，确实是很难再招待客人了。不过，我们村东头有一个碾房，没有人住——”

还没等老人说完，那书生便躬身感激地说：“谢谢您老人家了，只要有有个落脚的地方就行了，况且，我住在那儿正合适，晚上一个人看点书也清静。”

那老人忙制止说：“哎，先别忙，我还没说完呢，那碾房现在已经没有人敢住了，那里夜间常常闹鬼。以前先后也有过几个书生在那儿住过，但第二天都吓得面如土色，说是晚上遇见了鬼，所以一直到现在已有两三年没有人生过了。我看您还是不去住为好。”

那书生听完，笑笑说：“老人家，世间哪有什么鬼呀！那都是他们自己害怕胡说的。好，谢谢您老人家，我就住那儿了。”说完躬身施了一礼，走了。

老人望着那书生的背影，无可奈何地摇摇头，进了家门。

那碾房很好找，不一会儿，书生便来到了碾房门前，那碾房有两间屋那么大，屋檐上缺了不少瓦，想必是掉下来摔碎了，也

没有人补上。碾房没有门和窗。东侧是一个土炕，一张破席铺在炕上，上面满是灰尘，一道不高的半壁墙正好把整间屋子分成了两部分，碾房的西侧就是一个大石碾，大概也已多日没有人使用了，上面布满了蜘蛛网。

书生正因无法打扫土炕而束手无策时，那老人家抱着一条被子来了，还拿着一把扫帚。那书生感激地谢过老人家，接过扫帚扫了扫席子，放下黄包袱。老人帮他将被子铺好，又叮嘱了几句，就走了。

送走了老人，书生回屋点燃了放在半壁墙上的油灯，拿出干粮来充饥，然后，就斜靠在半壁墙上看起书来。

不知过了几个时辰，想来大概已是半夜了吧，那书生已有点倦了，不住地打着呵欠。忽然，他感到灯光一闪，抬起头来，环顾四周，只见石碾的后面，有一个披头散发的冤鬼正向他扑来，他完全吓懵了：“啊，真的有鬼？！”他的心提到了嗓子眼上，再睁大眼睛看看：不错！那冤鬼正张牙舞爪地向他走来，越来越近，而且一边走一边嚎叫着，那声音是那样的悲凉、恐怖，他也没听清那冤鬼说了些什么，端着油灯就跑到了石碾旁，不料那冤鬼也奔到石碾旁，于是两人就围着石碾转开了。

转了好些时候，油灯里的油快点完了，微弱的光亮把那书生的影子照在墙壁上。影子一跳一跳的，更增加了恐怖感，况且那冤鬼一直张牙舞爪地追赶着那书生，嚎叫着：“口含冻笔唇沾墨，口含冻笔唇沾墨……”

书生终于听清了那冤鬼一直重复的一句话，“口含冻笔唇沾墨”，而且，声音是那么悲戚。“口——含——冻——笔——唇——沾——墨”，“哦！这大概是一副对子的上联，这冤鬼要我给他对上下联。”想到这儿，书生不害怕了，见那油灯将要熄灭，于是用手小心地拨了拨灯芯，看了看沾在手指上的油，对那冤鬼

对，“手——提——残——灯——指——蘸——油。”

话音刚落，骤然间屋子里什么声音和影子也没有了，平静得象他刚进碾房一样。

书生自己也不知道以后的时间是怎么过的，只是天刚放亮时，那老人家来了，后面还跟着几个年轻人，大概是专门来看他的。

老人家见他安然无恙，就问他昨夜碰上了鬼没有。他把昨晚的事从头到尾说了一遍。老人听后，怅然叹道，“啊，原来是他的冤魂一直不散呀！”众人问其故，老人说：“十二年前，我还在庄主家里干活，这冤鬼就是庄主的独生子少庄主，在少庄主八岁的时候，庄主给他请了个教书先生，每天教他读书识字，出诗答对，少庄主读书也很勤奋，这样几年过去了，到了少庄主跟这后生一般大的时候，先生准备让他明年进京赴考。就在这年冬天，先生家里来了信说有急事让他回家一次，于是先生向庄主禀明了原因，准备回家。临走的时候，先生对少庄主说：‘我走以后，你要好好温习功课，明年京城大考你去试一试，我最多八、九天就回来。’少庄主礼貌地答应着：‘是，先生，您放心走吧。’先生想了一下又说：‘现在我给你出一副对子，你要在我回来之前对上，对上这副对子就温习书本，把笔和墨拿来。’少庄主赶紧递上笔、墨、纸。天很冷，又是早上，毛笔冻结了还没有化开，先生就把毛笔含在嘴里用热气化开，然后抹掉了沾在嘴唇上的墨汁，写道：‘口含冻笔唇沾墨’，写完就走了。可是少庄主在家想了好几天也没有对上下句，整日茶饭不思，最后终于在先生回来的前一天死了。先生回来后，后悔莫及，痛苦不已，不久就回家了。以后老庄主也死了，这碾房就是以前先生教少庄主的学堂，后来才改成碾房，没想到这么多年了，他还念念不忘那句对子，还没有对上。”

过了一会，老人又说：“现在好了，碰上了这位后生给他对上

了下旬，他以后再也不用出来‘鸣冤’了。”

众人哗然。那书生笑笑，拾掇起行李，谢过老人家的关照，又上路了。

从此以后，那碾房就再也不闹鬼了。

韩清桂 搜集

庙中“绝对”

相传古时候孤山上有座庙。说起来也怪，这座江心孤岛上的庙宇不敬龙王，也不敬水神娘娘，却是三国时期西蜀的五虎将之一赵云——赵子龙和他的一匹白马，一杆银枪！或许后人敬仰这位忠心保幼主的常胜将军的原因吧？庙中香火兴旺，游人不绝，十分热闹。可是就在这一年，庙里突然闹起鬼来了。鬼魂吓跑了庙里的和尚，香火也一下子冷了下来。是何方鬼魂如此猖獗？竟敢闯进常胜大将军的庙中撒野！这还得从头说起。

事情原来是这样的：闹鬼的时候正赶科举大比之年，一位姓刘的落第举子乘船顺水路过此地，他发现孤山上风景秀丽，林木苍郁，刘举人心中暗想：我苦读圣贤十数载，本想求得功名，封妻荫子，光宗耀祖；来时匆匆，无心观赏锦绣河山。可叹眼下名落孙山，如同春梦一场也！我何不登山一游为快，也解解心头之烦闷呢？想到这里，刘举人便叫艄公停下了船，登山游玩去了。当他来到庙宇的大殿之中时，望着赵子龙的神像，不由得心里又是一阵骚动。刘举子想：赵将军当年匹马单枪闯曹营，在十万大军之中杀了个三出三进，实乃是人似猛虎，马赛蛟龙，八面威风也！想着想着，一时间猛地来了诗意，他急忙从书箱中取出笔墨，“刷刷刷……”行龙游凤，在大殿的粉墙上吟了一句上联，写

的是：孤山独庙一将军单枪匹马。

有上联必配上下联，刘举人开始在庙堂中踱起了四方步，可是无论他怎样搜肠刮肚、苦思冥想，也没能把下联想出来。

自古文人多气短。刘举人又是个生性好强之人。他下了决心，对不出下联就是死在庙中也不下孤山。转眼间一个多月过去了，下联还是未能对上，可叹这位倒霉的举子真的病倒了，由于气恼攻心，他含怨死在了庙中。从此庙中就开始闹鬼了。每到夜深人静之时，大殿中就传出一阵阵悲凉、凄惨的鬼魂哭吟：“孤山独庙一将军单枪匹马。”鬼魂的哭吟吓跑了庙里的和尚，也冷落了庙中的香火。同时也引来了万千好奇之客。这些人中间当然不乏精通文墨的文人雅士，赵大将军被游人冷落了，墙壁上的那副上联却招来人们的青睐。前来猎奇者无不对奇妙的上联赞叹，可是竟无一人能对出理想的下联。因此，刘举人的阴魂还是一天天、一年年地苦苦不散，每到夜半之时，就凄凄惨惨地哭吟着。

转眼间又一个大比之年过去了。这天，又有一个落第举子路过这里，来到荒庙之中。当他看到墙壁上的上联时，禁不住拍手称奇：“啊，妙也！妙也！”如此绝妙的上联竟无人对出下联，实在是读书人的一件憾事！这位举子禁不住又是一声长叹，心中暗暗想道：可叹我举世潦倒，枉读圣贤之书而怀才不遇！一次次苦求功名，又一次次名落孙山！如此下去，何年何月才有出头之日？！罢也罢也，倒不如我对上此联求得一快，也不枉来此一游。想到这里，这位落第的举子也决定不走了，也神使鬼差般地立下了誓言：不对出下联，死不下山。他就在荒庙中住了下来。

刘举人的鬼魂也有情有义，他吓跑了庙里的和尚，吓败了庙中的香火，他却不吓唬这位落第举子。一晃又是一个多月过去了，这位举子每天都在山上、庙中苦苦思索，来回徘徊，渐渐地他也感到自己快不行了，如同一盏残灯，眼看就要泯灭了。可是下

联还是无有一字。莫非我也要死在这里不成？在一个即将落日的傍晚，他望着滚滚的江水叹息时，突然间眼睛一亮，原来是他无意中发现远处江水两岸坐着两个渔翁，都在耐心地垂钓呢。

“哈哈，有了！有了！”这位举子当时病也好了，精神也来了，一口气跑进了庙里，取出笔墨。飞快地在上联的下首书出了下联。下联是：夹江两岸两渔夫双钩对钩。

这位举子高高兴兴地下了孤山。

从此，庙里夜间那凄凉的哭吟消失了。刘举人的鬼魂终于化作了清风，得到了安息。当然，庙中再也不闹鬼了。那荒芜了的庙堂墙壁上，给后人留下了这样一副对联：

孤山独庙一将军单枪匹马，
夹江两岸两渔夫双钩对钩。

马桂金 搜集
流传于安徽淮北

张 秀 才

传说明朝年间，湖南酃县九都乡有位叫张光明的秀才。张光明从小喜好诗书，读书十分用功，他才二十岁就已考取了秀才，是九都乡最年轻的一位秀才，九都乡的人们都称他张秀才。

张秀才考取秀才一年后的一天突然吐血死了，就在张秀才死后的这天，九都乡的村村寨寨出现了一种奇怪的鸣泣，这种鸣泣好象是人在读书，又好象是人在哭泣一样，九都乡的人们谁也不知这种鸣泣是怎么回事。

张秀才死后不久的一天，他父亲请来了一位外地木匠为他家添置农具，这位木匠在他家做工时也听到了屋前屋后一种奇怪的鸣泣，但他没有放在心上。木匠傍晚收工后吃过晚饭来到安排他睡觉的房间里。木匠看到这房间的摆设非常阔气，原来这房间是张秀才的书房，因木匠不知这房间的主人不久前已死，所以他非常高兴地睡在张秀才床上。他辛苦了一天，不知不觉进入了梦乡。他在睡梦中听到房间里有踱来踱去的脚步声，又听到了象白天一样的哭泣声，他忙睁开眼睛，看到昏暗的灯光前有一位少年，不觉害怕起来。这时，那少年也发现木匠已醒，忙转过身来，慢慢地走到床前轻轻地对木匠说：“木匠师父，我虽然是鬼，但请你不要害怕。我没有恶意，不会伤害你，只是我有一事相求，不知你是否能帮助我？”木匠急忙坐起问道：“你为何三更半夜在这里哭泣？又有何事相求？”少年沉痛地回答说：“我生前死爱面子，骄傲自满，不愿请教别人，所以有一心愿没有了却，我便含恨而死，为这件事使我的魂魄不散，现在我只有求你帮我了却心愿。”木匠看到少年的心情如此沉痛，知他一定有伤心事，也就对少年说：“你有何事相求，请细细说来，只要能办到的我一定相助。”少年感激地诉说他为何含恨而死的经过。

原来这少年就是张秀才，张秀才考取秀才以后，经常和他的书友在一起吟诗作对。他的文章写得又快又好，吟诗作对只要别人说出上联，他就能立刻对出下联。九都乡人人都称赞他有天才，将来一定能考上状元。从此张秀才骄傲自满起来，对人们说九都乡没有一个是他的对手。

一天，张秀才兴致勃勃地去找一位老秀才吟诗作对。当他走到半路时，碰到一位老渔翁。这位老渔翁看到张秀才时，高兴地拦住他说：“张秀才，听说你是吟诗作对的高手，今天我出一上联，请你对出下联，你看怎样？”张秀才看他是位渔翁，哪里把他

放在眼里，口气很大地说：“你若能难倒我，我宁愿死在你的脚下。你快快说出上联吧！”于是，渔翁一字一句地吟出了上联：“鳝长鳅短，年鲑口阔，三样无鳞。”

张秀才一边反复吟诵，一边琢磨，这对子从来也没对过，鳝、鳅、年鲑是什么东西也搞不清楚。要对上就更难了。他想了一个多时辰还是没有对出下联。最后只得惭愧地对渔翁说：“等三天后再回你上联吧！”

张秀才快快不乐地回到家里，想想自己被一位渔翁难倒，真无脸见人。过了三天，仍未对出下联。张秀才悔恨交加，不觉成为心病，几天后便开始吐血，不到十天就气绝身亡。张秀才诉说自己含恨身亡的经过后，他伤心而又惭愧地说：“这就是我骄傲自满，死爱面子，不愿请教别人的结果。现在我才懂得世上的知识是永远都学不完的，切不可骄傲自满，应该虚心求学。”木匠听后很受感动地说：“你能认识自己的错误就是很好的开始。你求我帮助的就是那对子吧！”“是的，那对子的上联‘鳝、鳅、年鲑’是什么东西我都还不知道。”“上面那三样是一种水生鱼类。”“那应该用什么来对下联呢？”木匠想了想说：“现在一时还想不出怎样对才工整，我明天告诉你吧。”张秀才感激地说：“好吧！请你明晚写好下联焚烧给我吧，我会感谢你的。”张秀才说后飘然离去。

第二天晚上，木匠把下联写好拿到张秀才书房焚烧，当焚烧完时，张秀才口里念道：“‘螺圆蚌扁，团鱼嘴尖，三样有壳’。对得好！对得好！你帮我对上对子，使我学到了知识，我现在不能报答你，让我来世报答你吧。”张秀才说完飘然消失。从此九都乡再也听不到那奇怪的鸣泣了，这个张秀才的故事也由木匠流传了下来，一直流传至今。

曾德育 搜集

流传于湖南酃县

鬼 师

不知是哪一年了，有一次省考，一位姓黄的主考，因急于赴任，赶路时错过了站头，好不容易赶到华阴县，找到客店一问，才知道店里早已客满。黄主考进退两难，心里很是着急。这时，店主悄声地对他说：“客房倒是有一套，只是不知道先生住得住不得？”黄主考说：“只要房梁端正，伤不了人就行，有何住不得？”店主说：“那房里倒是不错。只是常常闹鬼，不太干净，所以没人敢住！”黄主考闻言哈哈大笑，说：“不怕！不怕！我这人虽无降妖捉鬼的本领，却自信不会让鬼勾了魂去。俗话说：为人不做亏心事，不怕半夜鬼敲门。不必忧虑，只管领我去住！”店主只好领他去看房子。

这所房子果然宽敞，屋里的陈设不多，除了案几、坐椅、卧榻之外，别无它物。黄主考心里甚是满意。挑亮灯时，却发现正面粉墙上，有一行墨迹，近前一看，原来是半副对子：“华岳巍巍，八扇帷屏遮百塞。”黄主考吟哦了几遍，觉得神韵均佳，只是没有下联。他从行囊中寻出笔砚，有心续出下联，可是提起笔，又无句可续，不得已，只好放下笔，重新思索。就这样，不知过了多久，还是找不到合适的词句。

夜静风起，房门突然“呼”地吹开了。黄主考回身关好门。可是一转身，关好的门又被吹开了。黄主考不由得想起了店主的话，于是忙问道：“可是鬼兄来了？”话音刚落，一股旋风夺门而入，接着，旋风凝聚成形，瞬间就变成一位身着官服的堂堂丈夫。至此，黄主考才知道自己真的遇到了鬼。不过，他倒没有慌张，反而大胆地问道：“何处孤魂，怎敢乱闯门户？难道不知道朝廷

的规矩吗？”那鬼听了黄主考的问话，便躬身作了一揖说：“卑职本是前朝主考，只因那年在此题联未成，自感惭愧，便寻了短见。然而夙愿未了，羞见乡亲父老。于是未曾归籍，盘桓于此。试想，为人师者，学艺不精，岂不误人子弟？所以我便立下规矩，凡是学官到此留宿，务必对成下联，成者自去，未成者自有前车可鉴。仁兄是明白之人，料想不必冗言了吧！”说完，那鬼径直走到案前坐了下来。黄主考闻听又是惊讶又是钦佩。他朝鬼深深作了一个揖，说道：“学生虽然不才，但也自愿领命。不知先生可否定个时辰，容我一想？”那鬼点了点头，便伸出两个指来说：“以鸡鸣两遍为限可否？”黄主考摇摇头说：“不必两遍，头鸣足矣。如误了时辰，甘心受罚！”

也许是内心受到震动，启发了文思；也许是生命受到威胁，触动了情感，黄主考凝思了一会儿，便一把抓起了笔，鸡还没叫，下联已续成。那鬼急奔近前，一看，拍案叫绝：“好一句‘黄河滚滚，一条玉带锁西素’！我愿足矣。来日方长，清君珍重，我自去了。”说完那鬼作了一揖，便飘然而去了。

第二天一早，黄主考打点好行装，就又启程了。黄主考一生勤奋治学，从不懈怠。到了晚年，在与朋友闲谈时，他无限感慨地说：“使我不负于人者实受益于鬼师也！”

王 霞 搜集

流传于山东胶南

风物与鬼

大壮塘的来历

很久很久以前，陈家院一带经常闹鬼，其中有一个恶鬼是鬼头，它手下统领着一班小鬼。这个大鬼最喜欢吃人心，十天就要吃一个。它手里掌握着一张催鬼符，如果哪个鬼不听它指使，它就会用催鬼符将它打入十八层地狱，永远不得翻身。

在鬼头手下的一班小鬼中，有一个披发的女鬼。这个女鬼经常在夜间变成美貌的女子去引诱男人，迷住他们，然后再把他们带回洞穴——一个古塔下的空墓。接着将其开膛摘心，献给鬼头，然后小鬼再分吃人肉，里面的尸骨都堆成了小山，也不知道吃了多少人。人们曾经请来法师去镇压它们，但连法师也被它们吃了。所以，这塔周围的人家一到晚上就关门闭户，提心吊胆，不管谁叫都不应，本来这个很热闹的村子，自从闹鬼以来，就变得冷冷清清了。但它们兔子不吃窝边草，对周围的几个村子很少下手，只到六、七里外去寻找。

就在离这个村子十来里开外，有一个靠山而居的孤独小村，只有三、四户人家，倒也清静。其中靠东头居住的一个老太太和一个后生，后生叫大壮，母子俩相依为命。白天，大壮上山砍柴，

拿到集市上去卖。晚上，回来推磨。老太太在家补补洗洗。日子虽然清苦，倒也清静。老太太发愁的是，大壮都快三十的人了，还没有讨着媳妇。他是个大孝子，对老母非常孝顺，从来不让老人生气。老太太病了，大壮就成天到晚服侍她，寸步不离。老人病好了，大壮就将砍柴换来的钱拿去换些鱼肉回来，让老太太滋补身体，人们都夸老太太有福气，有这么一个孝顺的儿子。

一天晚上，大壮正在推磨，忽然一股凉丝丝的风从门外吹了进来。他看见在皎洁的月光下，有个美貌的女子站在窗外向屋内张望。他虽然对“闹鬼”的事有所耳闻，但他并不在意，压根儿也没往这里想。那女子张望了一会儿，就推门走了进来。来到大壮身边，也没搭话，就帮他推磨。大壮长这么大，还头一次和年轻的女子接触。见那女子和他肩并着肩推磨，不免有点慌。他红着脸问：“这位大姐，你深夜到此，有什么事吗？”那女子摇摇头，也不搭话，只是一个劲地推磨。大壮急了，说：“你是走错了路，还是错过了宿头，如果真是的，请到东屋和我老母睡上一夜，明天一早，就赶路去吧！”那女子说：“我也不是走错了路，更不是来借宿的，而是来找你的。”“找我？”大壮更是摸不着头脑了。大壮妈听见磨房内有人在说话，有点纳闷：这么晚了还有谁在磨房内呢？她拄着拐杖来到磨房一看，见大壮和一个年轻的姑娘在一起，她斥责儿子道：“深更半夜的，怎么能让一个姑娘家在磨房里呢？”又转过脸对那女子说：“姑娘，你来借宿呢？还是投亲不遇？如果是的，那就委屈姑娘一下，来和我老婆子睡上一夜，明天早晨赶路吧！”那女子一听，眼泪可就下来了。她抽泣着说：“我自幼死了双亲，跟着婶母过日子。前不久，婶母又死了，一个地主的儿子要强霸我为妾，我不从就逃了出来。身上一些碎银子不久就用光了，只好住在一个山神庙里，靠老和尚施舍一点过活。那一天，我看见大壮上山打柴，见他朴实、勤劳，就起了爱慕之心，偷偷地跟

了来。”那女子忽然向老太太跪了来说：“大妈，如果您不嫌弃，我给您做媳妇，服侍您老人家。”大壮一听，连忙说：“这怎么行，我这么穷，怎能让你跟我挨冻受饿。”那女子说：“如果你们不收我，我只好去死了。”说完站起来，就向外走。大壮妈赶紧拦住，说：“姑娘，这怎么行。如果你是真心实意，那我老婆子就收下你了。”她看看大壮，又看看那女子，乐得嘴都合不拢。

第二天，她就让大壮和那女子完了婚，婚后，小两口恩恩爱爱。那女子什么活都干，就是不敢去碰那织机和梭子。见了丝，就象碰见瘟神一样赶紧躲了起来，大壮觉得很奇怪，问她，她只是支支吾吾不回答。

一个月后的一天晚上，大壮听到窗外有三声凄厉的叫声，紧接着只见一个黑影从窗前一闪就不见了。只见他媳妇脸色苍白，脸上布满了恐惧的神色。在大壮一再追问下，她才说出自己的真实来历。

原来她就是那个古墓穴里的那个女鬼。她虽然不愿去做那些事，但又害怕鬼头的催鬼符，她那次无意中在山上碰到了大壮，就跟了来，发现大壮是个勤劳、朴实的小伙子，就生了爱慕之情，毅然决定和他生活。她说：“现在那个大鬼已经知道她的行踪，派小鬼来召我回去。要是三天内不回，就会将我打入十八层地狱，然后再开膛摘心。”大壮听了，说：“我去和他拼了！”说完，抓起柴斧就要向外走。他媳妇一把拖住说：“你白白去送死，你一个人怎么打得过它们。”大壮跺着脚说：“难道我就这样活活地等死吗？”那女子说：“除非用生丝织成网，染上狗血和鸡血，挂在门窗上，那些鬼才没有办法，但一个月后就会失灵，只有‘五法雷’和生网才能降服它们。”大壮说：“哪儿有‘五法雷’呢？”那女子说：“离这儿九百九十九里路有一座山，山上道观内有一个得了道的道士，他就会‘五法雷’。但山路难走，怕你不能到。”大壮

听了，就去对他母亲说了。老太太二话没说，就将辛辛苦苦攒下来的丝织成网，用鸡血和狗血染了，挂在门窗上。那女子起先很害怕，后来渐渐地也就无所谓了。三天后，大壮睡在床上，手中握着利斧，他妻子蜷在床里，一动也不动。三更时分，一阵狂风过后，只见一个吊着舌头的大鬼，红红的舌头一直耷拉到前胸上。它见了生丝网，赶紧转身就逃，但过了一会儿，又转过身来，一点一点向窗边摸，并伸出爪子来撕那网，谁知刚一碰，只见红光一闪，那大鬼惨叫一声，落荒而逃，网上还网着一块从爪子上撕下的皮。

第二天，大壮身带利斧和干粮，就要到南山去，他媳妇一把拉住他，从屋里拿出一块丝网，放在他头发里，说这样小鬼才不敢近他身。大壮告别了老母和妻子，他发誓一月内学会“五法雷”。他翻了一山又一山，蹚过了一条河又一条河，走了九天九夜，脚板都磨起了血泡，但他咬着牙，终于来到了南山，找到了那老道。老道听他说明了来意，说他身上有股邪气，不肯教他。大壮跪在地下，将原委说了，道士说：“我这‘五法雷’是最苦的，要用半个月才能学会，好多人没学几天就溜了。小伙子，你能吃这个苦吗？”大壮说：“不管有多难，我不信我就学不会。”第二天，他就和道士学“五法雷”，结果只用了十三天就全学到了手。离一个月只有七天时间了，大壮一咬牙，拜别师父，发誓爬也要在七天内爬回家。那道士仿佛看出了他的心事，说：“年轻人，你现在回去非要十五天了，你来看看来路吧！”大壮向来路望去，发现山比以前大了，路也更难走了，他赶紧跪下请老师父帮忙。那道士拿出了一块方巾，铺在地上，说：“你站到上面，闭上眼，不管怎样，要等脚挨着地才能睁开眼睛，不然，我可救不了你了。”大壮站到上面，只见那老道士用拂尘一掸，那方巾“呼”地一声腾空而起。半路上，雨点和冰雹迎头盖脑向他打来，但他不睁眼。过了一会

儿，风小了，雨也停了，方巾平平稳稳地落下来，大壮睁眼一看，已经在家对面的山上了。他赶紧向南拜了几拜，收起方巾，向家中走去。

他妻子一见丈夫回来了，赶忙将他拉进屋，告诉他说，这十几天来，大鬼每天晚上都驱使小鬼来搅乱，都让丝网吓跑了，但丝网也被撕破了。大壮一看，才发现丝网虽然烂了，但上面还网着鬼皮。

当晚，大壮带着丝网，和他媳妇一道来到古塔外。大壮先用网将出口处网住，然后按“金、木、水、火、土”画好“五法雷”，他媳妇赶紧远远地躲开，只见大壮念念有词，那“金、木、水、火、土”一起发动，只听轰的一声，塔倒塌了下来，一阵惨叫之后，那些大大小小的鬼顷刻间就化成了灰烬。

第二天，人们发现塔倒了，晚上听到的巨响，方知是大壮做的好事。他们敲锣打鼓，来感谢大壮，但大壮当天晚上就带着妻子和老母走了。后来，这个坑内积满了水，水底下的瓦砾碎石足有三尺厚，人们为了纪念大壮，就将这个塘叫“大壮塘”。后来渐渐叫成了“大庄塘”。据说这塘从来就没干过，不管天多旱，只要水被抽去一半，就会大雨倾盆。前不久，我们这儿用了三台抽水机也没抽干，因为雨下得大，根本无法抽下去，也许这是偶然的巧合吧。

听老一辈说，这儿原来确实有座古塔，后来由于战事被轰了。但大多数老人都信那个“鬼”的传说，他们将这个故事讲给小孙孙听，以告诫他们不要做坏事。就这样，这个故事也就一代一代传了下来。

吴氏老人 口述

傅叶俊 搜集

流传于内蒙舒城

无头魁星

从前，许多古都名城都有魁星楼，里面供奉着右手拿着如椽大笔，左手拿着状元簿的魁星神像。据说他是玉帝手下专管点状元的文官，承德魁星楼与外地都不相同，它建筑在承德市城东一陡峭的悬崖半壁上，烧香还愿的人，必须沿着崎岖山路攀登，要流一身大汗才能到达，这大概是考验烧香人是否心诚吧，这座魁星楼始建于乾隆年间，到慈禧垂帘听政时，一场雷阵雨过后，只剩下殿堂和一具无头神佛，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据老年人说，有一年，承德一下子中了一名状元，两名魁元，三名探花，从此名声振承德，每次进香之人，终日不断。

那期间，在承德城里住着父子两人，父亲名叫侯文六，儿子叫侯魁。侯文六是个要强之人，妻子早年去世，侯文六既当爹来又当妈，依靠自己打短工，累死累活地供儿子念书。侯魁见父亲辛劳，奋发攻读。一转眼十年过去，侯文六已是两鬓斑白，而自己的儿子已是文章满腹。无巧不成书，他家隔壁住着一位侯员外，他的儿子也叫侯魁，年龄与侯文六儿子相仿，家资万贯的侯员外望子成龙，请了几位老学究传授儿子，可他的儿子却是一个花花公子，五毒俱全。十年过后，员外银子花了不尽其数，可儿子连《三字经》也不能背诵。

话说这一年京城大考，侯文六用省吃俭用攒下来的钱给儿子新扯一件蓝布长衫，又东借西借给儿子凑够盘缠，含着眼泪叮嘱儿子，不管中榜不中榜，都要快快回家。

这天，侯员外也把宝贝儿子叫到跟前，给他换上一身油光的新衣裳，叫管家凑足五百两银子，骑上高头大马上路了，两个侯

魁前后脚登上魁星楼，恭恭敬敬点上一把香，磕三个响头，就赶赴京城。六天以后，侯文六儿子租一间廉价小客店，独自温习起功课来。侯员外的花花公子马快，四天头赶上京城。这小子听说京城妓女院姑娘长得俏，又会吹拉弹唱，一到京城，便一头扎进一家叫“暗香院”的窑子里不出面了。

大考之日已到，主考官命题之后，侯文六侯魁胸有成竹，略一思索，就一挥而就，早早退场，当天赶回。那个花花公子侯魁来到考场，连题目都看不懂，草草交卷，赶回妓女院取乐。

不久黄榜大开，侯文六儿子侯魁中了第六名进士。那个报喜的蔡四是专吃杂拌的，一肚子鬼心眼，蔡四骑匹马，晓行夜宿赶往承德，一打听，知道有两个侯魁，而且地位不同。这个蔡四，鬼心眼一转，打马来到员外门前大嚷：“中了！中了！”老员外和夫人喜出望外，当即备酒为蔡四洗尘，赏纹银三十两。

再说主考大人发放文凭时，发现承德有两个侯魁，唯恐发错，便命一个副主考官亲自发放。侯员外等蔡四走后，跟儿子核计，一切心里都明白，当副主考官来临之时，给他纹银五百两，珠宝、玉器无数。于是副考官马上明白，将文凭交于侯员外。

数日，侯员外宴请朋友，突然官府差人传令侯魁上大堂。

原来，侯文六与三十多名秀才联名到知府告了一状。侯员外是官场中人，自知如何处理，令家人带上纹银三百五十两，送进知府衙门。知府知道事情难办，心生一计，就让魁星爷点状元，让他来定夺，他点谁是谁，不可争抢。

在魁星楼上，知府率众人焚香磕头，两人当众立下文书，知府写两个一样纸团，放在漆盘里，供在神像前。就在两个人相聚祷告时，侯员外在儿子耳边小声嘀咕了几句，谁也没有听见。结果侯文六的儿子被官府重打四十大板，轰出大堂。不过几天，侯魁便冤死了。

本想指望儿子有出头之日，自己有个安逸的晚年，哪料事与愿违，儿子的文凭让富绅巧妙夺去。晚上，他喝了两杯苦酒，上了半壁山。这天夜里阴云密布，侯文六一步三摇走进魁星楼，看到大殿辉煌，供桌上摆着鱼肉，这正是花花公子的供礼，侯文六想起魁星昧着良心把文凭断给侯员外家的公子，指着魁星老爷大骂：“你这个脏魁星啊，欺俺贫苦孤儿，你受读书人的香火，却不为读书人作主，你真亏心啊！”刚说到这里，突然一声霹雳，把侯文六震昏过去，大雨哗哗下了起来。半夜，凉风冷雨把侯文六浇醒，他清晰地看到，这时魁星楼已顶盖不知去向，魁星也没有脑袋。

第二天，侯文六就撞死在半壁山下下了。

至今，那魁星楼的半壁殿堂和无头魁星还伫立半壁山尖上。

赵 静 搜集

流传于黑龙江黑河

卧牛城为何无东门

在黄土高原的长城脚下，有一座著名的塞上古城，它就是山西左卫的卧牛城。这里，曾经发生过一个催人泪下的故事。

相传左卫城刚建成时称为“镇朔卫”城。它的四座城门分别与四路八下的州府相通。城中的东坡上有一个楞严寺院，寺院一侧的尼姑庵中住着一个年轻漂亮的尼姑，名叫凤姐，她原本是城中西街镇杆院中阎家大族的一位小姐。她因不愿嫁给官宦人家，而被家父赶出门外，流落民间成为乞丐。一日，她在北城门外的小海子畔饮水，巧遇仙人吕洞宾由此经过。经仙人指点，她

便削发为尼，到楞严寺外的尼姑庵当了尼姑。

阎凤姐虽沦为尼姑，却不同于寺中那些心灰意懒的女子。她在流落民间时认识了城东古白羊城下的一位勇敢正直的青年柳郎。这柳郎虽穷，却同情凤姐的遭遇。每当凤姐上门乞讨，他总比别人给得多。凤姐感谢他的慷慨施舍，便暗暗与柳郎相好往来。凤姐为尼后，迫于森严的教规，明里不能往来了，可每当夜深人静时，柳郎便常常偷越寺院之墙，和凤姐在庵内的古钟亭下幽会。日子一久，凤姐终于身怀有孕了。

没有不透风的墙。凤姐与柳郎幽会的事终于被寺院的众僧尼发觉。凤姐的肚子一天天地大起来，事情再也无法隐藏，凤姐只得将自己的隐私向庵主吐露，并请求在尼姑庵中给她一个容身之地，好让她安全分娩。

但是，庵主听后不仅不同情她，反而大发雷霆，认为凤姐的所为有损于教规，败坏了道尼的名声。于是，一声令下，凤姐便被众尼姑连拉带拖架出寺院，赶出山门之外。

凤姐身怀六甲，哪能经得起这般折磨，当天夜里，便死在寺院外的围墙之下。

柳郎得知凤姐死去，悲痛欲绝。他变卖家什，为她买了一顶棺木匆匆入殓，然后雇了几个杠夫，抬出东门之外，埋在磨牛碾下的站马沟旁。

此后，柳郎便常来凤姐坟头烧纸祭奠，向凤姐哭诉心中的悲痛与负疚之情。

一日，柳郎又在凤姐坟头烧纸，悲泣，忽闻大路上驼铃声声，接着便有一老者拉一串骆驼过来。老者向柳郎问路，柳郎顺便向老者倾诉自己的悲愤之情。老者笑着说：“你年纪轻轻，来日方长，情人既死，也不必过分悲痛。此地既不便安身，何不与我作伴拉骆驼去绥远（呼和浩特市）跑买卖。”

柳郎听罢，觉得老者的话在理，遂在凤姐坟头叩头作别，并说将来一旦做买卖赚钱定回来为凤姐重建坟墓。青年与老者拉着骆驼向西而去，他们晓行夜宿，经善无，出东胡口（杀虎口），过盛乐（和林格尔），一直向着西北方的绥远大道远去了。这青年与老者一走就是数年，此话暂且不提。

再说卧牛城东门一带自那阎小姐死后的第二年便突然闹起了鬼，弄得人心惶惶，满城风雨，不得不太阳一落就紧闭城门断绝交通，使得那一向繁华的买卖字号也变得冷落多了。

闹鬼的事是从一家干货铺传出的。

一天早上，这家铺子的店小二整理钱箱时，忽然发现里面有几张纸钱（鬼钞），小二大惊失色，慌忙报告了掌柜。掌柜更加惶恐不安，但又不敢张扬出去，只嘱咐店小二卖货时暗暗留心。

店小二一连数日暗自留心，别的都未发现，只是有一年轻少妇领着一个小孩每到夜间便由东门进来买干货，拿的钱也是和别人一样的铜元、制钱。但是一到次日，那钱箱中总是有几张纸钱出现。店掌柜不得不悄悄地去卦摊寻算卦先生了。

算卦先生给王掌柜出了个主意，如此这般吩咐了一番。这日二更，店小二见买货的人已不多，刚要上铺板，见那女人又领着孩子来买干货。这店小二按掌柜的吩咐，在柜台旁放了一水盆，凡顾客给的钱一律投入水盆中。从早晨开门至晚上，所有铜钱放入盆后都沉在盆底，未见丝毫破绽。可是，当店小二把少妇的钱投入水盆时，怪事出现了：那铜钱往水盆一投，顿时便化作纸钱漂在水上了。店小二将这一发现报告了掌柜，掌柜越发惶恐不安。他料定自己时运不好，继续下去，必有大祸，遂关门停业，另谋它业了。以后，那妇人便又到别的干货铺买货，别的干货铺也先后发现了纸钱。于是，东门闹鬼的事就传开了。

此事很快便传入县衙门，县令一听，大惊失色，急令邑人搬砖运石，将东门瓮城里外两层城门堵得严严实实。从此，一条热闹的东大街便成为冷落之地了。

那么，买干货的少妇和孩子究竟是不是鬼呢？

原来，当初凤姐虽死，那腹中的胎儿并未死去，足月后便在墓中降生了。凤姐的阴魂为给远去经商的柳郎留下一条根，便还魂复身，死而复生。婴儿降生后，她便在墓室中抚养自己的孩子。起初，每当夜深人静之后她便走出墓室独来独往，去野外摘些野果，或到庙中弄些供品来喂养孩子。待孩子能走路后，晚上，她便常常带着孩子由东门进城，用柳郎给她的鬼钞给孩子买干货吃。

再说，远在绥远经商的柳郎，靠着拉驼老者的义帮助，开了一爿小字号。由于他的勤劳和人缘，买卖很兴旺，仅几年工夫便赚了一大笔钱。有了积蓄以后，店中伙计们劝他娶一房妻室，而他却不忘旧日与凤姐的感情，并牢记自己在凤姐坟头为她许下的那重修坟墓的夙愿。他决心筹够一笔款后就回去为凤姐营造新坟。

一天夜里，他忽然梦见凤姐身着素装，满面笑容地向他走来，让他有机会回去接儿子。醒来之后，他将梦中之事向店伙计们一说，店伙计们都说梦中之事多半为虚。即便凤姐真能还魂，也早是“墓中之活鬼”了，人与鬼怎能生活在一起呢！

然而，柳郎一旦拿定主意便坚定不移。他对劝他的伙计们说：“管她是人是鬼，凤姐生前既与我相好一场，即使她死后变成了鬼，也绝不会伤害我，若不是仍念及我，为何要托梦给我？”于是，他把店中财产分赠给店伙们，自己带着历年的积蓄，买了一辆马车，自己赶着上了路。

还是几年前走过的旧路，他赶着车只三五日便回到了左卫

的地面,为避免意外,他在夜深人静后才来到卧牛城边,绕城而过,终于来到凤姐的坟前。

凤姐闻知柳郎归来,领着儿子从墓中走出相见。几年的离别,两人再度相会,一时悲喜交加。月光下,柳郎看到已经长大的孩子,欢喜若狂。可当他抱起孩子,问起凤姐为他付出的一切时,不禁又泪流满面了。

凤姐自知自己是阴间之鬼,为免柳郎恐惧,只将孩子交给柳郎,让他带着孩子再返绥远做买卖,待孩子长大后让柳郎自娶妻室。心地纯朴的柳郎却执意要与凤姐共同生活,他怎能忍心扔下她而自己再娶妻室呢?

凤姐劝他不过,又见柳郎一片真心要与她共同生活,更加感谢柳郎的一片深情,便同意了柳郎的请求。

为避不测,他们连夜坐上车子,离开左卫地面,朝东方远去了。后来,他们的这一段悲壮的故事就在民间流传开了。被封掉的左卫东城门,年代久了,就淹没在黄土之中了。但细心的人说,如果留心察看的话,还能从那埋城墙的黄土中,隐约看出东城门的痕迹呢!

刘溢海 搜集

流传于山西左卫

张忠和槐花

信不?咱们伏牛山的人是鬼妻的后代。啥呀?咱们的祖先是鬼?真混!别恼,其实这有什么,就象人类的祖先是猴子一样,咱们必须承认。如果你知道了为什么,也许你会为是鬼的后代而自豪呢!

很久以前，在伏牛山的深处，有一潭清水，长年不枯，而且甘美无比，方圆几百里的山民都在这里吃水。老人们传说，王母娘娘梳头时一不小心，打破了铜镜，一颗碎镜片落到伏牛山中化成了这潭清水。姑娘们只要心底善良，吃了潭水，就会越长越美丽；如果是恶女人，吃了潭水会越来越丑的，久而久之，美丑潭这个名字就传了下来。

潭的南边，是张坡，张坡有一少年叫张忠，此人从小喜欢弄拳脚，练得一身好武艺。潭的北边，是杨坡，杨坡有个少女叫杨槐花，槐花刚生下时，奇丑无比，只因心底善良，吃了美丑潭的水，越长越美丽，成了方圆几百里有名的美人儿。张忠和槐花从小在一起玩耍，长大后，张忠爱槐花心美人美，槐花慕张忠善良武艺好，两人就在美丑潭边撮土为香，私自定了终身。两对老人明里不说，暗地里比吃了蜜还甜呢！

时逢边关吃紧，张忠应召吃粮，决心报效国家。出征前，槐花与张忠洒泪惜别：“张郎，我永远是你的人！”张忠也信誓旦旦：“不管走到天涯海角，也要与你结为夫妻。”自此一别，张忠五年杳无音讯，人们都说张忠定是以身殉国了。槐花整日里悲悲切切，不知流干了多少眼泪，并且发誓永不另嫁他人。

一天，美丑潭边来了一队人马，大车小车载的全是家财。领队的自称马员外，是为躲避战乱而来的，看中了美丑潭这块地方，要在这里安家。马员外很快勾结官府，在美丑潭的西边，盖下了一所宏大的宅子，一堵高墙竟把美丑潭也围了起来。山民们与他辩理，却遭到了衙役与家丁们的毒打，山民们争不过他们，只得进马宅挑水吃，每次交“吃水银子”。慢慢地，整座伏牛山都姓马了。

马员外是豪富人家，光太太就娶了八房，个个都赛如天仙，却一个比一个狠毒。奇怪的是，住到美丑潭不到一个月，个个都变

成了丑八怪，一个丑似一个。马员外有苦难言，对着蠢猪似的太太，恶心得吃不下饭，一天天地瘦了下去。老管家明白了员外的心事，就派人四下提亲，但都不如马员外的意。老管家对员外说：“美人倒是有一个，只是——”管家故意咽下了话头。

“嗯？只是啥？快讲！”

“只是这女子发誓不再嫁人了。”

“啥呀？不嫁人？她是谁？”

“她是北边杨坡的杨槐花，人可没说的，光那双眼……啧啧！”

“噎！”马员外一拳擂到了桌子上。

“是，下人这就去办。”

当天夜里，管家就领着五个家丁，带着聘礼，凶神恶煞地来到杨槐花家，对杨母说：“老婆子，我家员外看中了你家闺女，这是聘礼，明天就接人。”杨母从未经过大事，战战兢兢地说：“使不得，使不得呀，我那闺女从小已许给张坡张忠为妻，只是张忠戍边未归，不曾过门罢了，咋好另许他人？”

“别傻了，老婆子，戍边的能有几个活着回来？”一句话说得杨母泣不成声。管家接着说：“不管咋，明天是接定了！走！”一行人扬长而去。

杨母与丈夫商量此事，丈夫更是怕事之人，想那张忠五年没有音讯，必是死了，何况马家有钱有势，咋能抗得过去？闺女反正是人家的，不如应了的好。老两口一核计，就去闺女房里劝说闺女，可哪里还有槐花的影子？

鸡刚叫，就听见锣鼓声声，马家的迎亲队伍来了。管家领着花轿，直来到了杨家门上。杨老汉一见这个阵势，早已吓瘫了，杨母哆哆嗦嗦上前道：“我家……家槐花……不，不见了。”

“啥呀？”“啪”地一记耳光扇在了杨母脸上，血马上顺嘴角流

了下来。

“揍死这两个老家伙！”管家气急败坏，家丁们如狼似虎地扑了上去，只三拳两脚，两位老人就奄奄一息了。

“住手！饶了家父家母，我跟你们走！”说话的正是槐花。原来槐花在里间已听说此事，翻窗逃走了。可又一想，马家不会放过双亲的，也就没有走远，在附近躲了起来。危急时刻，忙出来相救。此时槐花已抱定以死相拚的心思了。

马员外得此娇妻，自然喜不自禁，应酬毕来客，就急急入了洞房。借着烛光，见罗帐已放下，为先睹为快，伸手就去撩开了罗帐。只这一撩，那马员外没哼一声，倒地就咽气了。

第二天，日上三竿，还不见洞房开门，都以为马员外贪色起得晚，也没放在心上。可直到晌午还不见开门，这下可慌了马家上上下下几十口人，家丁撞开门一看，立时都散了魂，一个个象被捏住脖子的乌眼鸡似的，动弹不得。洞房里哪有什么新郎新娘？床上吊着的，分明是个吊死鬼：披头散发，满脸是血，眼睛上翻，舌头直伸到胸前，两只獠牙足有尺把长。再看地下躺着的：一丝不挂，满身是红绿，舌头伸着，眼翻着，从嘴角流出一缕乌血，一直流到美丑潭里去了。

马家出此凶事，哪个还敢再住马宅？这批乌合之众，早做鸟兽四散去了。自此以后，美丑潭边每到更深夜静的时候，就听到一少女扯心撕肝似的哭叫声：“张郎——张郎——”日子长了，张坡、杨坡的人们也都习惯了，不再害怕。人们都说：那定是槐花先上吊而死，又变成厉鬼捏死了马员外，还是阴魂不散，在喊张忠哩。只是一点，美丑潭的水越来越苦了，还有些血腥味，慢慢地就吃不成了。人们明白了：那定是马员外死了还不甘心放弃美丑潭，把一腔乌血洒到潭里，害得人们吃不成水。于是，美丑潭的人们都逃到外地谋生去了。美丽的美丑潭，如今只留下使人

心寒的鬼叫声：“张郎——张郎——”

再说张忠戍边，并没有死，而是被俘虏去了，一去就是十年。如今三十多岁的人了，才从边疆逃了出来。回到美丑潭边，哪还有个人影？他围着苦涩的美丑潭，哭呀，喊呀，一直哭昏了过去，冥冥之中还听得有人在喊“张郎——张郎——”。

张忠醒来，见躺在床上，身边立着一位老人，他忙要起身，被老人一把按住：“你有伤，还需要养息养息。”

“老人家，我这是在哪里？我咋会到这里了？”

老人理了理胡子，说：“别急，你听我说，昨夜我在灯下读书，忽然一阵阴风吹来，我忙用手罩住了灯，昏暗中见一披头散发的少女跪在眼前，求我明天去美丑潭边接一个人，并说这人是她的夫婿，也是我的女婿。说完就不见了。我将信将疑，后来，我还是去了，见你躺在潭边，我就把你背了回来。”

“老人家，你有女儿嘛？”

“唉，有个女儿，叫凤儿，象你这么大岁数，不过五年前突然昏过去了，一直没有醒来。”

“噢，原来是这样。那美丑潭边上的张坡、杨坡的人们呢？”

“唉，说来话长，伏牛山上的人都逃光了。”于是老人将美丑潭五年的事，从头到尾讲了一遍。张忠早就成了泪人儿。

“老人家，我就是你说的那个张忠，槐花是我的妻子，槐花呀，你死得好惨呀！槐花，我的槐花，你在哪里呀——”

“张郎，张郎。”似有人在喊叫。张忠只顾哭，没能听到，老人家听到了，忙说：“别哭，你仔细听。”

“张郎，张郎。”

张忠强忍泪水，果然听到有人在喊张郎，多熟悉的声音呀。张忠忍不住又喊了一声：“槐花——”

“张郎——”张忠和老人循声望去，声音竟发自凤儿的房间。两人一起来到凤儿的房里，见凤儿满脸泪痕，很是奇怪。张忠只见凤儿酷似槐花，忍不住小声叫了声“槐花”，只见凤儿泪眼一睁，“忽”地一声起来，搂着张忠就哭：“张郎，你可回来了。”

“槐花，只要我有一口气，都会回到你身边的。”两人抱头痛哭。

老人在一旁傻了眼，拉着凤儿说：“凤儿，你这是咋了？快放手。”不想凤儿手一甩，“谁是凤儿，我叫杨槐花。”接着，两人又哭了起来，相互诉说着各自的苦难经历，泪水流成一条河，直流到了美丑潭里。

老人联想起昨夜的梦和五年前美丑潭边的事，好象明白了什么，说：“对，你是槐花，你们应回到美丑潭去重建家园。”老人含泪送别了一双儿女，张忠、槐花对着老人磕了三个响头，双双回到了美丑潭。

说也奇怪，美丑潭的水又变得甜美无比了。鬼妻的子孙们世代生活在美丑潭边、伏牛山中。

郑德歌 搜集

流传于河南内乡

护 子 林

过去，铁佛乡周楼村有一个叫刘财林的生意人，终年在外赶集贩青菜卖。

这一天，授贤庄逢大集，刘财林天不亮就赶到了集上，摆开了青菜摊，这天的行情很好，青菜快市，刚过晌，就把青菜卖完了。刘财林找了个没人的地方，点完钱，把钱装在贴身的口袋

里，走进酒馆喝酒去了。

刘财林酒足饭饱走出酒馆时，天已经黑下来了，他趁着酒兴，摸着黑往家中走去。授贤庄离周楼二十多里地，刘财林顺着大道走至三更天，也没有到家，他想：“这点路，往常我两顿饭工夫就到家了，今晚怎么越走越远呢？”又走了一会，他发现路两旁到处都是小屋，这是到了什么地方？刘财林心中直纳闷，于是他走近一座小屋前，想找个人问问路，还没等他抬手敲门，房门“吱呀”一声开了，从屋里走出一个人来。刘财林抬头一看，只听得他蹬蹬蹬向后直退。只见这个人丑陋无比，面似朱漆，眼珠子吊在眼眶外，舌头伸出有两尺长，脖子上系一根绳子，手中拎一根柳木棍。刘财林脑子里马上闪出一个念头：这是吊死鬼！一念来了，那恶鬼一把抓住了他的衣领，顺手在地上捏起一个泥蛋，一下子塞在他的鼻孔里，并大声喊道：“快来塞啊！”这一嗓子，把所有的屋门都喊开了，从各屋里跑出了许多恶鬼，一齐捏泥蛋往刘财林的鼻子、耳朵、嘴里乱塞，刘财林魂都吓掉了，急忙抓过青菜筐，套在头上，往地上一蹲，动也不动了。不一会，筐上就沾满了泥蛋，刘财林觉得头上的筐越来越重，眼看支持不住了，就在这时，只听正东方传来一声女子的吆喝声：“你们这些东西，快给我住手！那是我儿，你们就能胡来了吗？”众恶鬼听到吆喝，呼拉一下向四下逃去，几个跑得慢的，被这女子用条子抽得吱吱怪叫。

女子来到刘财林跟前，娇声说：“孩子，我来迟了一步，让你受苦了！”刘财林掀掉头上的青菜筐，睁眼一看，面前站着一位美貌女子，年纪在十八九岁。刚才清清楚楚地听到她说自己是她的儿子，可这女子还没有自己的年岁大，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这女子好象猜透了刘财林的心事，走过来拉起他说：“孩子；我是你娘，快走吧，我送你回家，不然这些鬼东西会害你的！”刘财林

虽然觉得奇怪,但又不敢再问。他站在原地醒了醒眼,向四周一看,哪里还有什么小屋,到处都是坟堆,自己正站在一座坟前,坟的四周被踩得雪亮。刘财林这才醒悟,原来上半夜他是绕着坟堆转,怪不得觉着越走越远呢。

刘财林跟在女子的后面走,心里还在想着:“她这么年轻,为什么说是我娘呢?”女子好象又知道了他的心事,轻声说:“别乱想了,这中间的过节,回去问问你爹就知道了。”

他们走了不多一会儿,前面就传来了鸡叫声,女子止住步,说:“到家了,有鸡叫的村子就是周楼,快回家吧!”刘财林抬头一看,果然到了自己的庄前,他回身再找那个女子,女子却不见了。

刘财林回到家里,把自己遇到的事告诉了父亲,他父亲想了一会,说:“对了,一点不错,那女子是你的娘。”刘财林惊奇地问:“爹,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他父亲擦了擦眼角的老泪,叹口气说:“那年我十八岁,和授贤庄冯员外的女儿冯娇订了亲,原定于年三十搬娶,谁知这年的八月十五,冯娇就生了病,各方求医也没治好,重阳这天她就一命归阴了,死后就埋在授贤庄的路旁。”

刘财林听后又惊讶又感伤,也深深地叹了一口气。到了清明节,刘财林父子把冯娇的尸骨运回家,葬在自家的坟地里,在坟地四周栽了一片树林,村里的人都给这片树林叫“护子林”。

周昭岩 搜集

流传于江苏邳县铁佛乡

月亮池里的大乌龟

太仓文庙圣贤殿前，有个半月形的月亮池。这月亮池据说是孔圣人的墨池，可是，这月亮池里却有着三只铁锅似的大乌龟。不了解娄东儒林山的人，总感到迷惑不解，孔圣的墨池文山怎么会与乌龟联系在一起的呢？这里是有一段传说的。

相传明代万历年间，有个穷书生，一连考了八次，都榜上无名。但他并不泄气，第九次开考，他还是去赶考。这次他考了回家，很有把握地对家里人说，前三名说不上，榜上题名是没有问题了。可是到发榜那天，他到学宫一看，还是名落孙山。再看看前三名，却是些平时悠闲浪荡的学子，与他们同窗三年，这些人根本不知《五经》是什么书。如今他们居然名列三名之前，是何道理？穷书生一时想不通，便在城隍庙里上吊自尽了。

城隍老爷问他为何要自寻短见，穷书生说他因屡试不中，无脸见人才寻死的。城隍便怪他平时勿用功，当然考勿中。穷书生说：“冤枉呀，天大冤枉。不说其他，‘四书五经’人家能背出就不差了，我勿但能全部背诵，还可抽篇背诵，还可倒过来背诵，从末一篇背到头一篇，我尤其还可篇篇进行倒背，从末一个字背到头一个字。不信，我即可背给老爷听。”城隍说：“不用了。”心想：这书生果然功夫不浅，为何屡试不中呢？难道如今人世间考试提高了格调？便对书生说：“想必如今考中功名的学子必是博大精深的才子。”穷书生说：“哪里哪里，据小生所知，都是不学无术的混帐。”城隍听了不信，便派判官到阳间查实一下。

判官到阳间一查，原来考中功名的都靠贿赂钱财。仅这次考试，知县与学宫老师还有县衙里的师爷，就捞进白银上千两。城

隍一听，那还了得，就写了本奏章呈报玉皇大帝，说这样下去，不消百年，下界又要纹身左衽了。

玉帝看完这道奏章，勃然大怒，就问旁边的孔圣人，如何处置。孔圣人拈了花白胡子，闭目思索一番说道：“这等有辱斯文，就是败坏风教。靠钱财为官者，搜刮钱财，如此轮回，民心大坏，罪魁祸首，官、儒、吏也。依臣之见，这县令学官师爷，既然嗜好白银，不如变作黑龟，放在太仓文庙的月亮池内，永生永世为老夫磨墨，也好让这三只乌龟多喝些墨水，懂得礼义廉耻。”

玉帝一听，果然是个好办法，就下道玉旨着太白金星去办理。县令学官与师爷，正在最时髦的行春院逍遥，做梦也想不到，一阵雷雨之后，竟成了月亮池里三只又黑又臭的大乌龟。

从此太仓儒教有了起色，一连出了无数名人学士，有的身居宰辅，有的状元及第，而三只大乌龟却一直在一九五八年，才交给水族博物馆，供大家看看其不知廉耻的丑态。

柳之泉 口述

尹培民 搜集

流传于江苏太仓

五圣堂为啥只有三尺高

五圣堂，有的地方叫五通祠。所谓五圣或五通神，实是古代传说中的牛马神，即“牛头马面”及一对会唤人名字的山鸡。这山鸡叫人名字，答应者即死，死者之魂就被它叫掉。还有一个专吃鬼魂的独脚鬼，合起来正好是五条恶鬼，它们都以吃鬼魂成名。它们经常合在一起横行人世和阴曹。人们原先呼它们为“五怪”或“五煞”。宋代之后才尊为“五圣”。还给它们遍建庙

堂，专享丧事人家供品。

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这都与赵匡胤有关。赵匡胤落难时，有一次被官兵追杀得精疲力尽，好容易逃到一个山村。当时他又饥又累，看到一户人家正在山野里供祭“五煞”，为家中病得失魂落魄的儿子求情，不要吃掉儿子的魂灵。

当时赵匡胤不知民间有“五煞”之祭，只看到青石板上放着米粉做的牛马山鸡与山鬼，还有一大碗水酒，真是配他胃口，他于是走过去，抓起一只山鸡就吃，同时，一碗水酒一饮而尽。正想去抓山鬼时，忽听得鬼泣神嚎，阴风四起，突然在他面前跪着四个鬼怪，叩着头呼叫饶命。

开始赵匡胤倒给它们吓了一跳，见它们向他叩头求饶，就说：“尔等速去把北方过来的追兵给我赶跑。”这群牛头马面、山鸡山鬼，听了命令马上赶到北边，施放妖术，搞得满天阴霾，鬼叫狼嚎，官兵见状，马上偃旗息鼓，向后退去。

之后，这“五煞”便到赵匡胤那里讨封。赵匡胤就问它们叫什么来，它们说是“煞”。世人称它们为“五煞”，如今只剩下四煞。赵匡胤就地上抓了一把泥，捏了捏，说：“还你们一煞。”后来这一煞，就是江南人称的“土”。这种鬼神黑黑一团，有赵匡胤五个指痕，成为眼睛。至今农民造房、砍树，还要先敬“土神”，怕撞着这个灾星。

五煞因为帮了赵匡胤的忙，赵匡胤感谢他们的恩德，便说：“日后我若能坐龙廷，一定封你们为‘五圣’，还给你们造最高最大的庙堂。”

后来赵匡胤果然做了宋朝皇帝，这五煞便来求赵匡胤兑现诺言。赵匡胤当然一口答应，颁旨封五煞为“五圣”，还要在全国各地遍造“五圣堂”庙宇。并规定，今后凡丧事人家，死人断气前，先要祭“五圣”，不然它们可以吃掉死者灵魂，永世不得超生。

这样一来，天下每乡每土都要建造“五圣堂”或“五通祠”了，而且圣旨规定要造一箭之高，一箭之阔。这样的庙堂，一乡一土怎么造得起呢。匠人们动足脑筋，商量之后，就以一箭插地之高，一支箭卧地之阔，造起了无数个五圣堂。这便是五圣堂只有三尺高的缘由。

尹学海 口述

尹培民 搜集

流传于江苏太仓

红 石 桥

大名府马场街有一条小沟，上面有一座起名为红石桥的小桥，这座桥，给大名县的人们留下了一个美丽动人的传说。

很久以前，县城外住着一户姓王的人家。一家两口子靠着一亩地生活。主人叫王和发，他和妻子王刘氏为人忠厚，日子过得一般，但他们乐善好施，不论是要饭的，还是逃荒的，都给一些吃的，赶上下雨下雪天，还让过路人和要饭的住上一宿。王和发三十五岁的时候得一子，起名拴柱。

拴柱长到四、五岁的时候，常跟爹进城，途中要蹚过一条沟，如赶上下雨河水上涨，或十冬腊月，人们就无法通过，要绕到两里多路的地方方可过去。为此，王和发决心在这小河上修建一座小桥。这天，他把家中的几年积蓄带上，把一亩地也卖了，带着银两来到了采石场，看到一些准备打造磨镰石的毛坯，他全买下了，请石匠，求邻居、亲戚和朋友，一起帮忙，没多长时间，一座红石桥建成了。这天，人们敲锣打鼓放鞭炮，个个称赞王和发。从此人们进城就不用绕道而行了。

可是,谁也没有想到,自从桥建成后,王和发的生活一天不如一天,只能靠挖野菜、摘树叶充饥。尽管生活艰苦,但王和发每次走到桥头,都乐得咯咯笑。

一天,电闪雷鸣,下起了滂沱大雨,王和发在家不放心,就冒雨来到桥头观看,发现一块石头被冲掉,眼看又要掉下去一块,王和发不顾一切,冲过去把这块石头给扶住了,又去桥头搬石头时,一道强烈的闪电将王和发击倒了。

雨停后,王刘氏领着儿子,来到桥头寻找丈夫,发现王和发已经死去,身上的衣服被击成一条条碎片。见此情景,王刘氏哭得死去活来,街坊、邻居听到哭声都赶来了,看到王和发的惨死情景,无不悲痛万分。人们一致提出为王和发举行隆重葬礼,但被王刘氏拒绝了。按北方风俗,人死后都要灌“迷魂汤”,预防死者还魂。所谓“迷魂汤”,就是用一把瓷壶,灌上稀米汤,由大儿子提着,从家门口一直洒到坟前,然后再围着土坟洒三圈,把壶底打碎,放在坟尖上,壶下压一张草纸,才算殡葬完毕。这样的埋葬方法至今在河北一带流传。当时,因拴柱年幼,就没有这样做,只是草草地埋葬了。

王和发死后,没喝“迷魂汤”,投胎于黄河南岸一个富豪家里,富豪朱子明家财万贯,三个女儿,又中年得子,非常高兴,并且请了戏班子唱了几天戏。朱子明爱子如命,他怕儿子有闪失,就给儿子起名叫朱天保。

朱天保从小聪明过人。转眼,朱天保十八岁了。不知怎的,他总觉得大名府才是他的家乡,并且家里还有老婆孩子。从此以后开始烦闷起来,饭也不想吃。过了几天,他对父亲朱子明说:“我长这么大了,还没有出过门,我想到大名府去做买卖。”朱子明听后忙说:“不行,不行,你还小,到这么远的地方去,为父实在放心不下。”天保忙说:“多带些银两和随从不就行了吗?”朱子明

说：“那也不能去。”天保生气地说：“那我就饿死也不吃饭了。”说完扭头进屋去了。朱子明见拗不过他，就同意了，天保临行时，父亲让他带了很多银子和布匹，并千叮万嘱了一番。

不几天，朱天保来到了大名府，住在一家客店里。有一天他把店家找来，打听了关于桥的事情。店家说：“修桥人王和发已死十八年了，听说是被龙抓死的。”天保又客气地问道：“他家住在哪里？还有什么人？”店家忙说：“有老婆王刘氏和儿子拴柱，这几年都是靠拴柱这孩子打点草，卖些钱养活老娘。”这时，店家好象想起了什么，忙说：“哦，昨天拴柱卖草还打我门前路过呢。”天保恳求地说：“能不能把他找来，我想买些草喂牲口。”天保边说边塞给了店家几两碎银子。店家接到碎银子后忙说：“客官您放心，我一定把他找来！”午时，店小二领着一个小伙子进了客店，天保忙出来迎接。一边打量着小伙子，一边问店小二：“此人就是拴柱？”店小二忙说：“正是你要找的人。”天保说：“拴柱！把草放到后面牲口棚去吧。回来拿钱。”拴柱把草放到牲口棚就回来了，天保给他十两银子，这下可把拴柱吓坏了，忙说：“客官，我以前卖草总是卖几个小钱，怎能收您这么多银子，我说什么也不能要。”天保见他不肯收下，便假装生气地说：“我看你的草就值这么多的钱，怎么不收，快拿去，明天还要你送！”就这样，不几天，拴柱就和天保混熟了。从那以后，拴柱家的日子也过得去了。

王刘氏见以前儿子卖草都很晚才回家，这几天总是很早就回来了，而且还卖很多银子，就觉事情蹊跷。等儿回来了便问道：“儿啊！你这几天卖草，怎么这么早就回来了，又卖这么多的银子。”拴柱高兴地说：“是一位黄河南来的人。每担草偏给十两银子不可，也不问价，也不过秤。”王刘氏打断他的话责怪地说：“你怎能这样随便收人家的钱。”儿子为难地说：“我也没有办法，每次都是这样。”

过了几天，王刘氏觉得过意不去，就领着儿子到客店拜见恩人去了。母子俩找到天保，王刘氏上前刚要给天保施礼，天保赶忙扶住王刘氏说：“老人家，请不要这样。”一面打量着王刘氏，一面说：“到屋里叙话。”天保给他们娘儿俩让了坐又倒上茶，用半开玩笑的口吻说：“老太太可认识我么？”王刘氏打量了天保一下说：“不认识恩公。”天保忙说：“今天只有咱三个人在屋里，近人不说远话。我可是你十八年前死去的丈夫啊。”老太太摇摇头说：“不是，算起来我老伴他今年已有五十八岁了，可你也不过二十岁左右吧？”天保解释说：“你娘家住刘庄，家中有一个哥哥，两个姐姐，你十七岁过门到婆家，三十二岁有你儿子，你的大腿根部有块黑痣，你丈夫是在四十岁的时候被雷击死在桥上的，你死去的丈夫便是我，我的魂投胎于黄河南，如不信的话，我背上的粉瘤你可曾记得的。”说完天保便脱下上衣让王刘氏看，王刘氏听完这一席话，看到粉瘤，顿时大哭起来，天保和拴柱上前规劝，老太太停止哭泣说：“柱儿，快叫你爹。”天保忙制止拴柱：“不可这样，你今年都二十多岁了，我才十八岁，怎能这样。”三个人就互相说起知心话。天保临走时，王刘氏和拴柱依依不舍。天保安慰道：“今后我常来看你们。”说完，又给王刘氏留下许多银子和布匹，让他们开个布庄。就这样，三个亲人洒泪而别。

至今，大名县马场街的红石桥还在。

张运良 搜集

流传于河北大名

北 瓜

瓜果中有冬瓜、西瓜、南瓜，为什么没有北瓜呢？

据说，唐王李世民登基的时候，曾经害过一场重病，病得他几天几夜都人事不省，请神医看也看不好，可把皇宫里的娘娘、大夫和文武百官都吓坏了。他们哪里知道，李世民的魂已离开肉体，到阴曹地府去了。因为李世民几天前做了一个梦，这梦是一条小白龙给托的，小白龙对他说：“尊敬的陛下，我只因触犯了天规，犯下了杀身之祸，只有您才能救我的命。明天，我躲在皇宫的后花园里，中午时分，有位叫张青龙的人，他就是玉皇大帝派下来追杀我的，他将路过此地，望陛下和他下棋，把他拦住，只要下一个时辰，我就可以脱身了，如果陛下救了我，我以后必将报答您的大恩，切记。”说完，小白龙就不见了。李世民却被惊醒了，他觉得这梦做得奇怪，半信半疑，待李世民上完早朝之后，就独自一人到后花园的凉亭上，等候着梦里的“张青龙”的到来。中午时分，果然来了一个人，李世民便上前问道：“你是何许人也？竟私自闯入我皇宫花园。”来说：“我是张青龙，乃是上方派下来缉拿一个罪犯的，不知陛下在此，请陛下开恩，行个方便，让我过去。”李世民说：“既然是上方派下来的，棋一定下得很好吧？朕今日无事，和你比试一下棋艺如何？”“不，小人有事在身，不能奉陪君王，请自便。”张青龙说。“哎，既是有事在身，也耽误不了多久，你我初次相见。难道就不给朕一个面子吗？如果不答应，朕就不放你走。”说着，李世民便一甩袖子，背过身去，假装生起气来。张青龙一见走不脱，便说：“好吧，既然陛下开金口，那我就只好从命，和陛下下一盘，但只下半个时辰。”“好，那就半个时辰。”李世民心想：只要你答应，我在棋盘上和你磨工夫。他俩边谈话边下棋，下了有半个时辰，两人不分胜负，张青龙说：“陛下棋艺精湛，待我想一想再下如何？”李世民说：“好吧！我也有点累了，你我休息一下再下也不迟。”李世民心想：你不走就行，眼看时辰就要到了，你就不会杀小白龙了。可张青龙呢？他倚在案

上睡着了，李世民却不知道，张青龙的肉体和他在一起坐着，可他的魂已经去追杀小白龙去了。

张青龙并没有追上小白龙，累得他满头大汗，李世民见张青龙出了汗，便用扇子给他扇了三下，让他消消暑，好多睡一会。哪知，这三下风扇得却闯了祸，因为张青龙飞追不上小白龙，眼看着时辰就要到了，正好李世民这三扇子风给了张青龙个机会，他追上小白龙就把它给杀了。过了一会，张青龙的魂复了体。李世民正高兴时辰已过，这时候，张青龙也醒了，便说：“陛下，时候不早了，我这就告辞了，多谢陛下奉陪，您该回宫休息了。”李世民以为张青龙没有杀死小白龙，一定是回去领罪去了，就说：“好吧，既然如此，朕也该回宫了，来日方长，你我后会有期。”说完，两人就分手了。

当天夜里，小白龙的魂又给李世民托梦了，小白龙说：“陛下，我告诉你，我已经死了，而且是你把我害死的，眼看时辰就要到了，千不该万不该，你不该在最后借他三扇风之力，让他追上我把我给杀了。我要到阎王爷那里去告你！”李世民被吓醒了，他不敢相信这是真的。经过这一吓，他就病了，病倒之后，夜游神就把他的魂给勾到了阴曹地府阎王爷面前。阎王爷说：“李世民，你可知罪？”李世民说：“我在阳间为君，不知在阴间触犯了什么罪。”阎王说：“你乃阳间的一国之君，为什么要管阴间之事？前天小白龙托梦与你望你帮助他，你不帮也就算了，为什么还借给张青龙三扇之风杀死小白龙呢？”李世民就把小白龙如何托梦，又如何拦阻张青龙，又为何给张青龙三下之风，都说了一遍，然后又说：“阎王，我在阳间只知阳间之事，却不懂得阴间的事情，请恕罪。”阎王说：“既然如此，我念你不懂阴间的事，就不加罪于你了，但是，我有件事让你去办。”李世民说：“何事请讲。”阎王说：“我们阴间有冬瓜，南瓜，西瓜，就是没有北瓜，听说你们阳间有，

你回去后，能否让别人给我送来？”李世民说：“只要阎王放了我，我回去后一定让人给你送来。”阎王说：“那好，来人哪！让他复体。”小鬼应声：“是”，然后便把李世民送了回来。他醒来后，立即吩咐张贴皇榜，召集能为李世民到阴曹地府送北瓜籽的人，愿去者赏银万两。皇榜贴出后不久，有一个刘全的光棍汉揭了皇榜，兵丁立刻带他去见李世民。李世民问：“你叫什么名字？为什么不怕死呢？”刘全说：“我叫刘全，因为去年我的妻子得病死了。我们夫妻俩感情深厚，她死以后，我也就不想活了。昨天我看见墙外贴出的皇榜，我想了一夜，还是和我的妻子到那里相聚的好，所以我就来了。”“好，刘全，你很有胆识，你死之后，朕为你建庙立碑。”李世民激动地说：“你死之前，我先写一封信。”刘全问：“这信我怎么带去？”李世民说：“这信我给你一烧你便带去了。”刘全又问：“何时动身？”李世民说：“今日摆酒款待于你，明日你就动身。”说完，吩咐大摆酒宴。

第二天，李世民和众文武百官都来到了皇宫院内，为刘全饯行。刘全喝了毒药以后就躺进了早已准备好的棺材里面，然后闭目而去。他到了阴曹地府，就捧上了李世民为阎王爷所搜集的全部北瓜籽。阎王爷很感激李世民，更吃惊的是，刘全这个村夫胆子竟这么大，敢到阴曹地府来。他想刘全既为我效劳，我应该让他复体。便说：“刘全，你为我送北瓜籽有功，我想让你复体怎么样？”可刘全说：“阎王，我一来是给你送北瓜籽，二来是和我妻子团聚的，我不想回去。”“噢，你妻叫什么名字？”“我妻叫王金莲。”阎王立即命令判官：“查一查，可有此人？”“是！”判官叫崔武君，他查了一会，便说：“回报阎王，确有其人，她来阴间快两年了。”

阎王说：“我念你送北瓜籽有功，我让你和你的妻子一起回到阳间。”刘全说：“我妻死去快两年了，她的尸首早已腐烂，怎能

回得去呢？”

阎王说：“刘全，我给你的妻子借尸，把她的魂还到别人的尸体上，这样叫你夫妻团聚，你看如何？”刘全忙跪倒在地，连连磕头：“多谢阎王开恩！如果能让我夫妻团圆，就是下辈子让我做牛做马，我也心甘情愿。”“哈……好，崔武君，赶快查一查现在谁到寿了。”“是！”崔武君忙答应：“回报阎王，李世民的妹妹已到了寿限。”阎王说：“好，刘全，我先送你回去，回到皇宫，你看到李世民的妹妹，那定是你的妻子，你快将眼睛闭上。”刘全闭上眼睛，就回到了阳间。

再说，李世民把刘全送走以后，就吩咐把刘全的尸首同棺材抬到宫殿之内，三日之后，再埋葬。刘全死后第二天，李世民的妹妹到花园赏花，后边跟随两个丫环，刚走不远，李世民的妹妹便摔了一跤，昏迷不醒了，两个丫环这下可害怕了，有一个丫环忙去报告李世民。李世民听后忙到后花园，看见妹妹躺在地上，便上前扶起妹妹，呼唤着，拍打着。不一会，李世民的妹妹醒了，她左右看看，却谁也不认识，李世民忙说：“皇妹，你怎么了？怎么连皇兄也不认识了。”李世民哪知道，这不是他妹妹，而是刘全的妻子王金莲，她好半天才说：“我不是你的妹妹，我是刘全的妻子。”

这时候，刘全也清醒过来，他从棺材里爬了出来。爬出来后，把宫里的人都吓跑了，刘全一直朝花园走来。他来到李世民跟前。李世民正问妹妹，可妹妹呢，皇宫里的事一概不知。李世民不知道妹妹得了什么病，一回头，见刘全在他跟前，可把李世民吓坏了。忙问：“你是人？还是鬼？”刘全见把李世民吓成这样，就把到阴间的事一五一十地说了一遍，可李世民不相信妹妹是刘全的妻子。但他问刘全家的时候，妹妹却能说出刘全的家住地址和屋内摆设。李世民相信了，可尸体却是妹妹的呀，他怕以后误

会，便认刘全做妹夫，王金莲做妹妹，仍然留在皇宫，刘全也在宫内做官，和他的妻子过着甜美的生活。

从那时起，人间的南瓜籽，全送到了阴曹地府。所以，人间只有冬、南、西三种瓜了。

常 英 搜集

流传于吉林庆吉

田 鸡

很久以前，安窠村里有对老夫妻，婚后一直没生孩子，老两口急了，两人赶紧到几十里外的一座观音庙里去求签。第二年，果真生了个眼睛鼓鼓、嘴巴宽宽、鼻子扁扁的孩子。人们都说这孩子象田鸡。这老两口并不嫌弃，说：“大家都说你象田鸡，我们又姓田，你就叫田吉吧。”

田吉长得很丑，可到了十一二岁，就成了村里最能干的孩子，别人不敢去的高山峭岩，他能爬上顶峰；村里人说西山后的林子里有鬼，他却不怕，每天独自一人到那里砍一担柴……

田吉不仅勤劳勇敢，而且心肠也很好，村里人都十分喜欢他。

宁静美好的日子过了没几年，安窠村突然遭了大难。有一天，不知从哪儿来了一个干瘪的黑老头，象疯了一样一边跑一边喊：“山神爷饿了，你们必须初一、十五送牛羊到西山老林前给它吃。否则，山神发怒，这地方六畜就难活，就成为五谷不长的荒山秃岭。”

全村没有一个人相信他的话，初一过去了，全村平安无事。十五到了，村里人还没把这件事放在心上。第二天，突然从西山

飞来一团乌云，散落在庄稼地里。人们跑去一看，惊呆了，田地里竟出现许多各种各样的害虫，正狠命地啃吃庄稼。

村里人惊慌了，这才想起疯老头的话，于是，就考虑着照他说的办，可叫谁去呢？大家正在为难时，田吉说：“我去吧！”

田吉把牛羊牵到西山林前，却不见什么妖鬼神怪。他想看看这发怒的山神是什么样子，为何这么狠毒，就大声喊：“喂！牛羊送来了！”

一会儿，林子深处飞来一团黑气，霎时，山神出现在田吉面前了：原来是那个疯老头！田吉大吃一惊，问道：“原来是你耍牛羊？”黑老头干笑几声说：“没想到吧，哼！厉害的还在后头呢！”

田吉气愤地说：“难道你还要吃人？”

“不错！”黑老头说，“本要连你一块儿吃了的。”

“为什么要吃我呢？”田吉问。

黑老头说：“你这蛤蟆样，叫人讨厌恶心，再说你是求了观音后才生的，我不想这么早就得罪那个白脸婆子。”

田吉心想：原来你也还怕田鸡，怕观音。就说：“你要不停止作恶，我就去求观音来收拾你。”

“哈哈！”黑老头说，“南海紫竹林离这成千上万里，等你走到那里，我都成了永世不化的仙灵了。哈哈，还是回去叫村里人按时送礼吧，别作美梦了。”说完，化作一阵黑风，卷起牛羊向林子深处飞去了。

不除掉妖怪，就没有好日子过，田吉决心去求观音。乡亲们都十分感动，阿姐阿婆们给田吉做了双结结实实的“千家鞋”，临走时，乡亲们又给他装上一竹筒水，一袋干粮，千叮万嘱地送到村外，依依不舍地看着他离去。

田吉心急如焚地朝南海奔去。这天，走到一片阴森森的树

林里，忽然听见一阵呻吟声，他走近一看，原来在一棵空心大树下躺着一个黑汉子。田吉正要弯腰扶起他，那黑汉子摆摆手，又指指自己的肚子。田吉这才注意到：他肚子饿得快贴近脊梁骨了，就解下包裹拿干粮给他吃。那黑汉子见田吉打开包裹，双手伸过来抓起东西就吃。一眨眼工夫，一包干粮给他吃得精光。田吉正感到惊奇时，黑汉子跳了起来，把脸一抹，原来是那个黑脸妖，只见他阴阳怪气地说：“没想到吧，现在你没吃的了，快回去吧，要不会把你饿死在半路上的。”

田吉气愤地说：“我是不会回去的，我也饿不死。”说完继续赶路。

翻过一座座山峰，跨过一条条河川。田吉又饥又渴，浑身打不起精神来。这时，他见前边树林里有条小溪在闪着亮光，他强打起精神，走到溪边，正要喝水时，水突然变浑了，好象有人在上游搅过，接着听见一阵笑声，随着笑声，从树后闪出一个十七八岁的少女来，她“咯咯”地笑着说：“别这样看我呀！”

“你是什么人？”田吉机警地问。

“我是山神的女儿。”那少女说，“看你又饥又渴的样子，快到我家歇歇吧！”

田吉摇摇头说：“不了，大姐，我要去南海求仙呢！”

姑娘又笑了起来，说：“别傻了，去南海千山万水，万水千山，就算你走到了南海，那妖鬼也早把村里人吃光了，你还救谁呀？”

田吉不高兴地说：“你身为神仙，知道我们村里人遇难，不帮我还阻拦我，太不应该了。”

姑娘说：“我多么喜欢你呀！反正你去了也没用，那妖鬼法力无边，还是留在我身边好，我有仙术，让你马上变成个大后生，和我亲亲热热地过日子。”

姑娘说完转过身，身上的穿戴变得更漂亮了，鲜艳花俏刺

人眼。

田吉一点不动心，拍拍身上的尘土，继续赶路。

姑娘见田吉不吭声地走了，想了一会，追上前来拦住了田吉，从背后拿出一双黄面鞋，说：“既然你决心要去，我没什么东西送给你，只有这双‘飞云鞋’，穿上它可日行千里。”

田吉大喜，立刻换上“飞云鞋”，正要谢那姑娘，抬头一看，天哪！哪是什么姑娘，正是那妖鬼老头，正笑得前俯后仰呢！

田吉大惊，低头看鞋，原来是几片枯树叶，自己的“千家鞋”已被一群黑蚂蚁啃成了一堆碎布片了。田吉气得跺着脚说：“你再变一千次也骗不回我的。”

没了“千家鞋”，田吉走路更难了，脚板磨烂了，他咬住牙继续走，历尽了千辛万苦，终于来到南海普陀山，见到了观音菩萨。

听完田吉的诉说，又看到他浑身是伤，观音菩萨终于感动了。她取出一朵白莲花，一件绿衣衫和一支玉簪，说：“这三件东西可以助你降服那妖鬼，但那妖鬼修炼了几百年，变化多端，阴险狠毒，若要彻底消灭，恐怕你要牺牲自己才行。”

田吉接过三件宝物，说：“只要能够消灭妖怪，让村里人过上好日子，即使粉身碎骨也不怕。”

观音说：“那你回去吧！”说完，将手中杨柳轻轻一挥，在田吉周围腾起一阵白雾，等雾散时，他已到安寨村了。

乡亲们见田吉回来，立刻奔走相告。他们告诉田吉，他走后没几天，那妖怪更怪了，要每天送一对牛羊去，说牲畜送光，就得送童男童女。

田吉听后气得连家也没回，直奔西山林去除那妖怪了。

田吉来到西山林，见里边阴森森的没动静，就穿上绿衣衫，一手拿玉簪，一手拿白莲花。机警地朝林子深处走去。

走着走着，他看见不远处有个水潭，潭边有座白色小山包。

田吉仔细一看，哎呀！原来是一堆白骨。他刚走几步，骨头山就“哗哗”下滚，接着山包上出现了那个老妖怪，他对田吉说：“我几次都没有伤害你，你为何却这样苦苦地跟我作对呢？”

田吉怒斥道：“你作恶多端，我定要除掉你。”

妖鬼气呼呼地叫道：“叫你看看我的厉害。”说完，显出原形，原来是个头象堡垒，头上长角，手象钢叉，腿象桅杆，眼睛象灯笼，鼻孔象喇叭，口象山洞，牙象石块，披头散发，全身长满黑毛的黑脸鬼。它一低头，头上的尖角“嗖”地一声长出尺余，朝田吉猛刺过来。

田吉机灵地一跳，避开尖角，举起玉簪，玉簪立刻变成了一把银光闪闪的宝剑，那妖鬼一见玉簪宝剑，立刻缩回尖角，从口中喷出一股乌黑的毒汁，四周的草木立刻干枯。这时，田吉手中的白莲花放出万道金光，罩住了他，田吉一点也没沾上毒汁。

妖鬼见毒不了田吉，又从鼻中喷出一团黑烟，黑烟漫过来，立即变成了一群群黑蚊子，围在田吉身边。这时，田吉手中的宝剑化成了一只如扁担一样大小的蜻蜓，围着田吉飞了一圈，蚊虫立即无影无踪了。蜻蜓又变成长剑回到田吉手中，田吉紧握长剑向妖鬼冲去。

那妖鬼早慌了神，见田吉持剑冲来，吓得一转身跳下水潭，田吉也不管潭水深浅，跟着跳了下去。

到了水中，田吉身上不沾一点水，原来这绿衣衫是件避水衣。但潭水又混又黑，看不到妖鬼在何处，田吉举起白莲花，白莲花立即放射出万道金光，把水底照得清清楚楚。田吉一下看见妖鬼，直冲过去。

黑妖鬼在水中东奔西窜，始终逃不脱田吉的追赶。只好浮上水面，趴在岸上哭丧着脸哀求田吉说：“饶了我吧，我到别处去，决不在你们村里胡闹了。”

田吉怒气冲冲地说：“要我放你到别处去害人，是办不到的。”

妖鬼见求饶无望，便凶恶地说：“杀死我没那么容易，要消灭我更是难上加难，我劝你就此罢手，莫做绝了，要不你会后悔的。”说完转身就逃。

田吉抬脚就追，边追边喊：“我决不后悔，不管你逃到哪里，我都不会放过你的。”妖鬼没逃多远就被田吉追上，他举起宝剑一阵猛砍，直到把妖鬼砍成了一堆碎骨烂肉才歇手。

哪知，田吉刚歇手，那妖尸就变成了各式各样的害虫，飞的飞，爬的爬，直向安窠村方向去了。

田吉举剑去追，但剑又化成了玉簪，他又举起白莲花，白莲花再不放光了。他对天大喊：“观音呀，妖虫不灭，人们就别想过好日子，就让我变成田鸡去消灭它们吧！”

他边喊边追那些害虫，追呀追呀，害虫飞到庄稼地里躲了起来，田吉扑到地里，只见一阵绿雾把田吉罩住，过了一会儿，雾散了，田吉果然变成了田鸡。

乡亲们见田吉去除妖鬼，不久，只见田吉去追赶一群飞虫追到田里，不见了，田里立即出现了许多田鸡，正勇敢地吞食害虫，并一边“呱呱”地叫。乡亲们似乎听见了田吉在说：“我已把妖怪杀了，妖尸化成了害虫，我也变成了田鸡，要把它消灭干净。”

乡亲们明白了，从此，这儿的人们不再抓捕田鸡，他们说田鸡在保护人们的庄稼，是人们的益友呢！

王 超 搜集

流传于四川德阳

林中老鬼

记不清哪朝哪代了，磨斗山旁有一个偏僻的小村庄，小得没有名字，村上的二十户人家就叫它“磨斗村”。

俗话说：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磨斗村二十户人家就靠磨斗山生活了，磨斗山上有成片的树林子，村上的人常上山来打柴。

话说村上有个人叫王小五，这王小五是王老五的外甥，王老五没有儿子，便拿他当亲儿子看待。王小五有个外号叫“大胆兄弟”。这个外号可有个来历。两年前，磨斗山上有一只恶狼，常常下山危害磨斗村这二十户人家，今天这家的娃被狼衔走，明天那家的猪、羊被狼咬死了，吓得大家白天晚上都不敢出门。可是王小五一拍胸：“怕啥？我去杀了狼。”大家怎么劝也劝不住，只好让他上山了。两天后，他满身血迹，手提着被打死的狼笑着从山上下来了。原来他趁狼出洞时，从后面给了狼一下子，这下子可真不得了，把狼一棒打死了，连哼都没哼，大家都竖起拇指连连夸奖，从此人们都叫他“大胆兄弟”，久而久之，他的真名反而没人知道了。

这天，王老五上山打柴，很晚了还没回来，他老伴正着急时，门突然被撞开了，只见王老五跌跌撞撞地跑进来，口里喊：“鬼……鬼……”他老伴急忙把他扶到床上，问他怎么回事，王老五只管喊：“鬼，鬼……”不到三天，王老五就吓死了。

王小五，就叫他“大胆兄弟”吧，他听说了这件事，非要去找鬼算帐不可，王老五的老伴劝他说：“鬼可不是好惹的，再说你知道它在哪儿？”大胆兄弟说：“不管它在哪儿，我都要找到它。”说

完，大步流星地向山上走去。

等啊，找啊，大胆兄弟在山上找了两天，第二天夜里，他迷迷糊糊地睡着了。突然，有人拍了一下他的肩膀，说：“小伙子，快醒醒！”大胆兄弟打了一个抖，醒了，向四周一看，发现不远处出现了一个从没见过的小石屋，他非常惊讶，走到石屋前抬手叩门。门开了，走出来一个老头，只见他头上插着两根羽毛，两眼如铜铃，放着绿光，鹰钩鼻，嘴向外撇，露出两排放着寒光的尖牙。他一见大胆兄弟，就发出猫头鹰般的怪笑，大胆兄弟一点也不怕，他气愤地质问这个怪人：“想必你就是把我舅舅害死的那个鬼吧。我是来找你算帐的！”“我还没见过你这么大胆的小伙子呢，你叫王小五，人称‘大胆兄弟’，对吗？”“是又怎样，老鬼，我不跟你啰嗦，快来送死！”怪老头却不动声色，说道：“小伙子，咱们谈谈，不知你敢不敢？”“哼，这有什么不敢。”大胆兄弟就和怪老头走进了石屋，大胆兄弟朝石屋看了看，石屋与村上人家的布置一样，觉得奇怪，那怪老头又说：“小伙子，你说得对，我是个鬼，当年我是天上管雨的神，只因违抗了玉帝的旨意，把黄河两岸的地淹了一大片，玉帝大怒，罚我在此山当管林的鬼，小鬼都叫我‘林中老鬼’。那天，我一个人感到寂寞，想找人说会儿话，后来找到了你舅舅，我叫他，谁知他胆太小，竟被吓死了，我也很难过。这样吧，我给你一件宝物——金磨，来赎我的罪吧。”大胆兄弟说：“我不要什么金磨，我们村上的人缺吃少穿，你就给我一个石磨吧。”“哈哈，果然是个好小伙子，你跟我来。”

他们来到另一间屋子里，大胆兄弟发现这间屋子的墙上挂着一个紫红的大葫芦，林中老鬼说：“这个金磨非同寻常，你只要把要磨的东西放进去，他就永远流不完这些东西。你把磨带回去，就不愁吃穿了。”大胆兄弟一听，高兴地说：“我真是感激不尽。”林中老鬼拔下头上的一根羽毛说：“你拿着这根老鹰毛，去

南山的南天寺，寺门口有只石狮子，你把这个葫芦里的酒喂给它喝，记着，不要喂得太多，看到它眼珠一红，你就举着这根鹰毛走进去，不要东张西望，看到金磨后，你就吃下这粒丹药。”说着，他拿出一粒金闪闪的丹药，“这样，别人就看不见你，你就把磨拿回来。快去吧，小伙子！”说完，他一闪不见了，石屋也没了。大胆兄弟拿着葫芦、鹰毛和丹药出发了，按照怪老头的吩咐，顺利取回了金磨。

不久，不知皇帝怎么知道了这件事，他派气势汹汹的钦差大臣去抢金磨，还说：“有金磨必有银斗，如果那些刁民不交出金磨银斗，一律砍头。”

大胆兄弟听说了这件事，异常气愤，为了乡亲的性命，他只好再次去请求林中老鬼。林中老鬼面有难色，最后说：“我就再帮你一次吧。”接着，他从头上又拔下另一根羽毛，这是根凤凰毛，他说：“这根凤凰毛是我的命根子，去取银斗的方法、地方和上次一样，不过你回来时必须拿着凤凰毛，在早晨赶回，到村时不能说话，否则，你再也见不到我了。”大胆兄弟点头应允，林中老鬼又给他一粒丹药，说这是长气力的药，但不能隐身，一路要小心。大胆兄弟听完后便出发了。

在取宝回来的路上，他遇到了皇上派来的军队，他们是奉命来抢金磨银斗的。大胆兄弟飞快地向村口跑去，告诉人们要小心。他边跑边喊：“乡亲们，小心啊——官军来了——”突然，他记起了林中老鬼说的话，后悔不已，而官军却凶狠地抢着乡亲们的东西，大胆兄弟气极了，他一拳一个，把官军打死了，又把金磨银斗扔进了几万里外的大海里，皇帝听说后，气得一命呜呼了。

大胆兄弟一边捶着地一边哀哭，想着林中老鬼，这下把天地都震动了。玉帝知道了，也受感动，就把林中老鬼又招到天上管雨去了。

因为海里有了金磨银斗，海水才永远不会干枯。

魏 巍 搜集

流传于湖北蒲圻

金 翠 瓜

安徽怀安县城五里外有一块约两亩多地的西瓜地。奇怪得很，这地年年无人耕作，却年年结出香甜可口的大西瓜，人们叫它“金翠瓜”。这瓜皮薄，肉质好。相传这地里葬着一对年轻的夫妻，男的叫金相，女的叫金李氏。这里的老一辈人都能讲出这样一个动人的故事。

那是清朝年间，金相二十一岁，正值血气方刚。父母不幸故世后，留下两亩田地，交于他耕种。金相不辞辛劳，每年种瓜糊口；一个人勉强着也能过得去，但未有能力娶妻成家。

这年，金相瓜田旁增添了一座新坟，是一位被婚逼自缢的少女。当瓜成熟时，金相在瓜田里搭起了一座简陋的木棚，每天晚上独自一人看瓜。一天晚上，月亮高高地挂在天空，把天地间照得如同白昼一般。夜至三更，金相怕夜深有人偷瓜，就沿着地边来回走动巡视。金相正走着，忽然树叶里闪过一道白光，白光过后跃出一位少女。金相以为看花了眼，伸手揉了揉再仔细一看，啊！果真是一位身穿素衣的漂亮少女。金相想：这深更半夜的，这位少女来野外做什么呢？莫非自己遇到了鬼？不，一定不是，那清清楚楚的分明是一个人，这少女一定是遇到了什么不顺心的事，莫非她想自寻短见？金相想到这里，匆匆奔到树林里，由于激动，声音颤抖地对那少女说：“你要想开些，不要因一点小事而误了青春年华。”少女听后淡然地笑了，这一笑倒把金相弄糊涂了。

细看那女子：高高的鼻梁，小巧玲珑的嘴巴，瓜子脸，丹凤眼，细而柔的腰，身穿一件淡白色的紧身长袍，显得洁白、无瑕；站在那儿亭亭玉立，妩媚动人。金相看傻了眼，呆呆地站在少女身旁竟无话可说。少女问道：“大哥还未安寝？”金相赶忙回答：“瓜熟怕有人来摘。”金相说完自觉语言不妥，委婉地对少女作了解释，并热情地说：“姑娘如方便的话请到瓜田吃瓜解渴。”少女听后笑着回答：“不打搅了。”金相转身刚想迈步，却依恋地回头一瞥，这一瞥，顿使他毛骨悚然，哪还有少女的影子，只有树木葱葱，月光洒落，他感到害怕，头发不自觉地竖立起来，浑身战栗，胆怯地溜进瓜棚，把草门闭得不留半点缝隙。

第二天夜里，金相想找个人来作伴，但又怕别人嘲笑，况且她又是一个脆弱、善良女子，只要我不理睬她她又能拿我小伙子怎么样呢？金相想到这，又一个人来到了瓜棚。夜至三更，又是一道白光，少女仍旧出现在树林里，金相全神贯注地躲在棚中扒开缝子窥视，敛声屏气地注视着少女的一举一动。大约过了半个时辰，少女飘然地迈着轻盈的步子径直向瓜田走来。“我的妈呀！”金相惊诧地自言自语，憋出了一身冷汗。少女走近细声问道：“大哥睡下了吗？”“睡……睡了。”金相故意说着谎。少女低头快快向原路走去。金相长出了一口气，但转念一想：看来她并无害我之意，我为什么失礼回绝她呢？假如我死后也不和她一样吗？此时，金相再也不害怕了，立即开门唤住少女，少女甜甜地笑了，面对金相坐了下来，与他攀谈起来，问起了金相的家境，他都一一照实说了。少女听后流下了眼泪，悲伤地说：“你我命运一样不幸啊！活着的人比死去的人还苦。”接着少女向金相讲述了她的身世：“我本是离此城五十里外的农家少女，叫李氏，幼名翠平，十九岁那年，只因继母贪财把我许配到这城里一位年过半百的财主，洞房之夜，我拒绝与财主同床，为保住贞洁，就趁财主喝

醉之际悬梁自尽了。父亲闻讯赶来把我葬在你的瓜田旁。几日来看你辛勤劳作，又独自一人，想必也是一位与我苦命相连的人，故而多次相邀，想与你一叙衷肠，我虽然是鬼，但绝无害人之心，请大哥不要害怕。”金相听了翠平如泣如诉的一席话，暗自抹泪，叹了一口气说：“虽然我们萍水相逢，但我一定象亲哥哥一样待你，宽慰你，也一定要为你申冤昭雪。”两人各自吐露了心中的苦衷，谈话越加投机，不觉天明鸡叫，翠平依依不舍地向金相告辞，金相一再叮嘱夜晚再来相会，翠平点头默然消失。

清晨，金相愤愤地来到衙门击鼓鸣冤，县官问道：“你可有银子吗？”金相忍怒回答：“大人要多少？”县官说：“念你是一个平民百姓，就先交一百两吧。”金相一听如雷轰顶，气愤至极，但为了翠平也只能再次下拜叩头说：“父母官大人，我是一个穷苦百姓，怎能拿出一百两银子，望大人开恩替小民作主，我一辈子也不会忘记大人的厚德的。”县官拍案大怒：“既然拿不出银子就回去吧，退堂！”金相听后，痛斥县官：“你这贪官，不为民作主何称官，不分青红皂白却来讹诈勒索何称青天！”县官一听喝令众衙役痛打五十大棍，然后甩袖回房。金相被打得皮开肉绽，艰难地回到瓜田。

夜晚，翠平应邀来到瓜田，一进门看到金相仰卧在床上长叹短吁，已明白三分，感激得泪水刷刷而下，更加深了对金相的爱慕之情。金相看到翠平落泪，惋惜地说：“我无能为你的申冤啊！这黑暗的世道何时是个尽头。”翠平安慰金相说：“大哥不必为我过分伤心，只管安心养伤，日后我一定报答你的恩情。”

不多日，金相在翠平的精心照料下完全康复，在这几天里金相享受到一个少女特有的温存厚爱，两人志趣相投，感情如日中天，从瓜田里不时地传来他们朗朗的欢笑声。

日月如梭，光阴似箭。不觉已到中秋，金相的西瓜已卖得所

剩无几。夜晚，金相买了月饼、水果与翠平并肩啖饼、赏月，两人有说不出的欣慰。翠平提出要到远处的小湖观赏水中的月色，金相欣然答应。两人来到湖边，在一块干净的石头上盘膝坐下，一边观赏着中秋夜色的美景，一边山盟海誓，情话绵绵。突然狂风大作，乌云密布，霎时倾盆大雨从天而降。两人冒雨急忙向瓜棚跑去，等回到瓜棚衣服已被雨淋湿，金相点了油灯翻出翠平为他拆洗缝补好的干净衣服让她换上，以防着凉，自己却要走出瓜棚，翠平叫住他说：“外面雨大，你再淋雨会得病的。”她让金相转身闭住眼。翠平迅速脱下上衣和内衣，刚要穿金相的衣服，只听一个霹雳巨雷把她吓得打了个寒颤，金相应声急忙去扶她。镇定之后却把翠平涨红了脸，她上身一丝不挂地倒在金相怀里，白皙的肌肤微泛红晕，丰腴富有弹性的乳房高耸着，酥酥的惹人喜爱的一对乳峰上还挂着两颗晶莹的水珠，宛若两个淋了雨的熟透的樱桃。翠平羞涩地急忙护住胸前，金相牢牢地把她搂在怀里，贸然地吻了她一下，说：“如果你不嫌弃，就嫁给我吧。”翠平含情脉脉地点了点头，金相的心里如九月的甘蔗——甜到心底。于是，两人在简陋的木棚中以雷声作为结婚炮竹，喜结良缘。

自此，夫妻俩卿卿我我，恩恩爱爱，过着幸福的生活。但是唯一遗憾的是金相眼睁睁地看着翠平夜里来日里去的，大白天总不能和妻子相见，不免心中犯愁，况且翠平身子日趋不便，将来生下孩子怎么能让她们一人抚养受累，我又怎能报答她的恩情呢？金相经过反复思考，背着妻子擅自悄悄把田产交与好友，只求自己死后把尸体与翠平合葬一处。朋友以为他开玩笑，故而没有把金相说的要寻死的话放在心上。不久，金相果真在瓜田旁的树林里上吊自尽了，朋友这才恍然大悟，为其痛惜也为其感动。他们遵照金相的遗言为他操办了丧事，并立了一块墓碑，上题：金相、金李氏之墓。

这座坟碑至今依然尚在，只是经河水刷洗，字迹已变得模糊。后人把那块地作为他们永久的留念，至今无人耕种，以表对两人忠贞爱情的仰慕，因为这瓜是金相和翠平共同培育的，人们就把这块地结的瓜叫“金翠瓜”。在金相自尽后的次年中秋夜，还有人亲眼看见他们抱着婴儿在瓜田里散步赏月呢。

王美军 搜集

流传于安徽怀安

鬼 谷 庙

很久很久以前，武公山脉的东山脚下，有个桃源冲，这里不仅晚上闹鬼，大白天也经常有魔鬼现身。这里什么鬼都有。领头的屋长鬼，为副的是地方鬼，还有什么管钱鬼、讨债鬼、护山鬼、刀斧鬼等，真是举不胜举。只因这里魔鬼出没，人们把它称做鬼谷冲。

就在鬼谷冲的冲儿上，住着一位姓王的人家，他们一家有五个儿子，一家人都心术不正，不耕不织，专靠偷盗过日子，人家的东西只要经过一个夜晚就变成了他家的财产，上山砍竹偷木是家常便饭，他们仗着家里人多，谁也不敢惹他们。好端端的一座森林茂密的鬼谷山被他们父子砍得稀稀落落，破败不堪。护山鬼看到这种情况，只好向领头的屋长鬼做了详细的禀报，屋长鬼得知此事后，向管钱鬼和讨债鬼交代了几句，说来可笑，一夜工夫农夫家的全部财产被鬼搬了个精光。这一下可气坏了他们父子六人，他们经过反复合计，得知此事是鬼谷冲的魔鬼干的，于是他们父子六人带着斧子要去砍掉那棵藏鬼的大树。据说这棵大树有数百年历史，树高千丈有余，树围十丈，能遮住大半个山

头，是鬼谷冲所有魔鬼居住的场所。他们父子六人来到大树下抡斧就砍，砍了整整一天，大树不过砍了个小小的口子，当他们回到家里时已是子夜了。由于一天的劳累，个个疲惫不堪，于是倒下便睡，就在这天夜晚，他们都做了一场恶梦：梦见屋长鬼大发雷霆说：“姓王的坏事做绝，现在还竟敢来端我的老窝，我们要申张正义，给他点颜色看看。”于是大喝一声：“刀斧手，去把姓王的父子六人的右手砍去，看他们还敢不敢做坏事，还敢不敢来砍我们的护神树。”说来可笑，当他们惊醒过来时，都失去了一只右胳膊，他们得知这又是鬼谷冲的魔鬼干的。于是个个气得咬牙切齿：“好啊，魔鬼，你叫我们家破人亡，我也非得叫你们不得安宁，去，放火烧山！”当他们气势汹汹来到山边时，不知怎的，屋长鬼早已在那里等候，只见他笑一笑，用手指一指，六个人的耳朵同时掉在地上；再笑一笑，用手指一指，他们的鼻子又没有了。他们父子六人见了大惊失色，哪里还记得放火烧山，只顾没命地往家里跑，跑回家后都吓出了一场大病，没几天都死了。

坏蛋死后，人们无不拍手称快，都说这是干坏事的结果，真是死有余辜。人们为了纪念这里的鬼神，特意修了一座大庙，叫“鬼谷庙”，如今庙宇犹存。

赵菊兰 口述

李新明 搜集

流传于江西宜春

木偶团的来历

相传，唐朝浙江青田县附近有一村，名唤米上村。村上有一员外姓金名其得。膝下有一女，年方十八，生得眉清目秀。

这一年员外正逢甲子六十大寿，员外同夫人商量，准备摆筵贺寿。夫人金氏对员外说：“你昔日很喜爱看戏，今逢此良辰吉日，不妨请来戏班演戏助兴一番，不知员外心意如何？”员外闻言大喜，于是便吩咐家奴去接龙泉有名的“岳琴”（木偶）班做戏。不到三天，果然戏箱连戏仔一齐都到。自己的六亲九眷亦都到来。员外吩咐摆上酒筵，一时热闹非凡，不能尽叙。

再说员外之女金小姐忽闻丫环春香报知演戏的消息，欣喜万分。这天夜里，戏在金家高厅开场，戏台上正演出《梁山伯与祝英台》。三更过后，戏已结束。

金小姐看了这场戏以后，觉得自己的年纪该配郎君，人家台上进出都是成双成对，自己却还是孤身一人，甚为寂寞。这样一想，便害了相思病，且一病不起，水米不进。丫环急忙去报知员外，员外遍请名医治疗，道士降妖，均无效果。不料七天之后，小姐竟一命归阴。员外一家悲声恸哭，料理丧事。因此日棺木不宜入土，于是便将棺木放在家里。

从此，小姐便成了“相思鬼”，只因小姐身藏仙骨，不久便成了“相思妖”。日间睡在棺木里，夜间闯出棺木外，到处寻人，变化无穷。一天，此妖忽然想起自己只为看戏得病而死，心想一定要再接那戏班演戏给自己观看。于是变化成父亲金其得，将一些禽兽化成成百上千的凡间人。同时，也叫化好家奴去请戏班。不几日，戏班果然被接到此山上。妖精将大树顶上化成台，泥土化成人间米，小坑蛤蟆化香菇，土中蚯蚓化面条，吩咐化成的家奴将此煮作当膳。是夜，在未开台前，妖精对班主说，叫他不要把放包公的戏箱开出，因对他女儿有冲。班主一听是旧主人吩咐，当然应允。黄昏时，戏在松树顶上开幕。头场演出《宝莲灯》，二场演出《谷子银拜寿》……一连演过六本戏。各位戏仔便发觉有点倦意，举目一望，只见月亮仍在山顶上全没动过。众人

便对睡着的班主任说：“师傅，怎么搞的，明明可演三天的戏本，怎么连一夜也还不够演，我们想睡得很啦。”师傅还在睡梦里，忽听有人叫他，便昏昏沉沉地应道：“你们使劲做啊，看旧家对我们多好啊。”哎，一个个全被鬼迷住了，只有那班中的“大花”角色头脑还有点清醒，觉得主家吩咐的话特别奇怪，于是将藏有包公的箱子打开，拆出包公，只见包公手持宝剑，飞舞不停。这一下非同小可，直吓得妖精魂飞魄散，急化一道绿光逝去，同时树下的禽兽也同时发出阵阵惨叫声。“大花”见了大惊，低头一望，才知自己 and 一班人都在松顶上，顿觉不妙。再往对面一看，班主任正在万丈峭壁上安睡。“大花”见此情景，便大声喊道：“师傅快醒，切莫往外翻动身子，不然，就要粉身碎骨了。”班主任正睡得熟，忽听“大花”这么一喊，急速翻身向内站稳，情知被鬼骗上，仰头一望，只见东方已经发白，分明是第四天的早上了。各位这时才看清自己在深山荒野中。班主任蓦地对各位戏仔说：“我们快收拾行装回家，此地有个大妖精，竟敢如此大胆，接我们的戏班做戏，要不是‘大花’灵敏的话，恐怕我们一切人都要性命难保了，我们快走。”众戏仔都觉言之有理，须臾间，将行装都收拾停当，登程回家。

到了渡边，叫了一只船，便登船而去。这时，每个戏仔都觉得身子瘫痪，喉痒欲吐。顷刻间，吐痰成堆，往地上一看，只见痰中夹着乃是蛤蟆类的小动物。

不久，他们也都恢复健康，只是班主任觉得这次被鬼骗的事情十分可怕，转念一想，鬼怕木偶包公，于是，将岳琴班改为“木偶班”。听说，木偶班自此才立下来的，至今还有哩。

郑炳根 搜集

流传于浙江青田

墨池

晋朝“书圣”王羲之家中有一个墨池，关于它的来历众说纷纭；有的人说是因为王羲之练完笔后，经常到墨池去洗墨，池水被染黑，这个池就成了墨池；有的人说是因为王羲之幼时贫穷，买不起墨，有个神仙有意辅助他，就把他家屋后的水池的水都变成了黑水；还有的说……总之，诸如此类的墨池的来历很多，我们这儿也流传着一个关于墨池来历的故事。

传说在王村的东边有一座大山，山中有一个石洞，洞中住着一个恶鬼。这恶鬼对写字写得好的人恨之入骨，这是因为，他生前是一个颇有名气的秀才，也写得一手好字，所以他自信自己的字无人能比。后和一个老书法家比字，他输了，一口气咽不下去，他就自杀了。来到了阴间，他的脾气仍旧不改，还咬牙切齿，发誓说如果人间写字好手，被他比下，他就要把那人杀死，以报生前比输之“仇”。不出几年，这个鬼住的那座山就白骨遍野了。这个恶鬼更狂了，他把被他比下的人吃下，还不解恨，竟把那些人的墨水都吃下，可见他对那些人的仇是多么深。这个恶鬼本就怕人，吃墨水多了，全身变得黑墨墨，更是怕人。

王村被那恶鬼这样一闹，弄得人心惶惶，没人敢学写字了。王羲之就出生在王村，他一生下来，就能行走，还张口说：“我要纸，我要笔。”一家人都惊奇得不得了，就拿笔给他，他就在纸上写就“我叫王羲之”，那些字竟然写得很好，王羲之一家更是又惊奇又欢喜，自此父母把他当作掌上明珠。王羲之自幼就很喜欢练笔，他本有几分天才，学起来又很刻苦，到了八岁，字写得真是没得话说，特别是草字，写起来如龙飞凤舞，他认第二，就没人敢

称第一了。他的父母本怕恶鬼知道这件事，会来害他的儿子，就处处隐瞒这件事，但没有不透风的墙，不多久，远近的人都知道“神笔王羲之”了。

这件事终于传到了恶鬼那里，恶鬼对王羲之恨之入骨，只见他黄黄的鬼发都恨得直了起来，两只门牙长了一尺，铜铃般的眼睛完全凸了出来。他咆哮一声，震折了三百棵大树，泥土飞起六百丈，石头倒了九百块。“王羲之，我要剥你的皮，吃你的肉！”那声音令人心悸，恶鬼说完，“呼”的一声就变作一阵阴风飞向王羲之的家。

且说王羲之正在后花园里水池边的石桌上练字，忽觉一阵阴风袭来，眼前有个影子一闪，石桌旁已坐着一个老头子。只见他黑墨墨，眼睛一点生气也没有，活象个死人，心里觉得奇怪。这老头子正是恶鬼所变，他想王羲之一定在后花园练字，就一直到了后花园，果然见到了王羲之。他见王羲之恨恨地看着自己，就阴阳怪气地说：“王羲之，你的死期到了。”王羲之先前见他一点生气也没有，就已猜到他是鬼，且看到他浑身乌黑，又猜到他可能就是那个对字写得好的人恨之入骨的恶鬼，心里不禁一惊，王羲之虽然是个小孩，但什么也不怕，他很快又镇定下来，他听到那老头子这样一说，就肯定了自己的猜想，他不慌不忙地说：“我活到这个时候才死已经很满意了，可不比以前那位秀才早死了。”恶鬼原本以为王羲之会吓得要命，可没想到王羲之非但不怕，还讽刺自己，黑黑的脸也不禁一阵红一阵白，过了一会儿，他才怒喝道：“我可不和你斗嘴，只要你写字能比下我，我就饶你不死。”王羲之说：“好。”就叫人拿来文房四宝，叫来证人。恶鬼想：这回王羲之死定了。两个都规定了抄写一首诗，要快，字漂亮。准备好了，公证人战战兢兢地说了一声：“开始！”恶鬼傲然地看了王羲之一眼，就急匆匆写了起来，写得倒也神速，一眨

眼就写了两行字。再看王羲之，还在不紧不慢地沾着墨，满怀信心地看着黑鬼写字。这时恶鬼已写了一半，见王羲之还没有写，心里虽然很火，但也很高兴，又想到：“王羲之啊王羲之，你把我当成什么人，竟敢等我写了一半还没写，就算你的字有我的字一样‘劲’，但我一定比你快得多，到那时，唔，可怨不得我了。”想着想着，脸上不禁得意忘形了。王羲之又看恶鬼写了几行字，再差几行就要写完了，这才拿起笔来。只见他一写起来真有点排山倒海之势，笔在纸上来回飞舞，笔杆叫人看不清。墨汁飞溅，如同下雨，王羲之的衣服早成了花点子，花格子。证人连眨三眼，睁开眼睛时，王羲之已放下笔看着恶鬼写了。恶鬼正在一个劲儿地写，压根儿不知道这些事，写好了，他刚得意地放下笔，抬头一看，身子突然定住了似的，眼也凸得象灯泡。原来他看见王羲之的正神态悠然地看着自己，桌上摆着一张布满字的纸。“怎么，他写好了。”恶鬼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不说他不相信，就连在旁边看着的证人也不相信。其一：恶鬼不用沾墨，这已经为他赢得了时间；其二，王羲之是在恶鬼写字写了一半后才写的，这又是多少时间？本来恶鬼已经快得叫人吐舌，而王羲之在这种情况下还比他快了一倍。“这可能吗？”证人和恶鬼都这样想。可是不可能的事已经发生，那只有看字的好来评判输赢了。证人先拿起恶鬼的字，这些字清秀苗条、笔力雄劲，可算得上好字了。恶鬼凸起的眼珠收敛了一下。证人再看王羲之的字，不看则已，一看，证人和恶鬼就象傻了一般，许久许久，证人才说：“妙啊。”只见王羲之的字笔锋尖锐、粗中有细，细里带柔，如飘龙摆凤，笔笔相连，重轻得当……这真是天下第一草字，证人和恶鬼不要说看过，就连听也没听说过有这等好字。恶鬼自死后以来勤奋练习，字写得比生前有了很大长进，他又以为自己的字天下第一了，脾气也更狂，而王羲之这些字不知比他的好多少倍，以他的脾气哪

能忍得住，他不由生起一股怨气，忍不住露了原形，证人“啊”的一声吓昏了。恶鬼就在证人倒下之时，也大叫一声“气死我了”，竟“噎”的一声掉下水池气绝了。瞬时，池水全被染黑，恶鬼的身子也溶化了。那个池后来就被人叫作“墨池”了。

刘瑞宁 搜集

流传于广东封丹

双 城 隍

过去，每个县以上的城镇都有一座城隍庙，内供“辅德大王”，唯独成都却有二座城隍庙。说起这事，还有一个有趣的传说哩。

据说明末清初，有个叫朱有扬的解元从江苏扬州到四川成都出任府尹，乘舟逆水而上。奇怪的是官船后面老是有一只小舟紧紧跟随，你行他行，你住他住，不肯稍离。尤其令人吃惊的是，早晚鸣锣开道的称谓都是一样的“新任成都府尹”，只是姓氏不同罢了。朱有扬以为自己的任命有误，几次拿出皇帝的诏书来检查，总觉事有蹊跷。一日，为了弄清事实真相，朱大人备下大红柬牒，托言邀约过舟赴宴。不多时，下人回来禀报：“邻船主人决定今晚过舟赴约。”

是夜，月朗星稀，风平浪静。约莫初更时分，一青衣少年，随带两个小书僮过舟求见。下人通禀，朱大人迎了进去。两人坐定，寒暄几句，朱大人察觉这少年才华横溢，品貌超群，年纪不过十六七岁，而见解阅历却高人数筹。朱大人心花怒放，急忙吩咐摆宴，要与他开怀畅饮。两人越谈越高兴，越谈越投机。话题从诗书文章到政务军事，从山川景物到各自经历，无所不及，无所

不包，两人都有相见恨晚之感。竟将盘查对方以消疑虑忘到九霄云外去了。

原来这青衣少年姓李名宗义，湖南衡阳人，幼读儒书，十六岁中举，不幸年前暴病身亡。冥王察知至孝，又属冤枉夭折，乃放任成都府尹，以补失误。酒至酣处，李宗义说：“冥王要我与朱兄结为至交，结伴而行，携手并进，阴阳合作，共同治理好巴蜀首府。但因接任事急，明日即要前行赶路，不能再随左右。若非朱兄相邀，小弟也将向兄明言。”说到这里，李宗义从袖管里取出白扇一柄，交与朱大人，说今后如欲相见，但将白扇打开盖在脸上即可。两人依依不舍，言犹未尽，但见月色朦胧，金鸡三唱，天将破晓。两人携手出舱，互致珍重，辞别而去。次日清晨，江面大雾，李的小舟果然先行离去，朱大人吩咐加快速度追赶，见小舟犹如离弦之箭，风驰电掣一般，转眼不见踪影。

朱大人到了成都，一连忙了好几天，办完接任公务，又去各个衙门拜见了上司之后，才备办三牲九礼到城隍庙去祭祀，然后吩咐下人在庙内等候，不让他人打扰，自己到签押房一把椅上坐定，把白扇往脸上一盖，会他的好友去了。只见李的书僮迎了出来，直呼：“朱大爷来得正好，我家大人正在思念于你。”谈话间，李宗义全身官戴迎了出来，两人分宾主入座，茶后摆酒，说不尽离情别绪，甚是融洽。三五个小时以后，两人才依依道别。

时间过得很快，转眼就是一年。一日，朱大人又来与李相见。此时正值李升堂审案，朱大人叫书僮不必禀报，自己站在堂上屏风后面窥测年轻有为的弟弟如何办案。只见堂下跪着一个年轻少女，一个白发老嫗，一个中年男子。少女是原告，前世是中年男子的小妾，因夫妻口角被男子杀死；二世是老嫗的媳妇，说她未生子立后被婆母打死。审讯中，被告矢口抵赖，拒不认罪，李火冒三丈，拍案大怒，吩咐动刑。只见手下人用铬铁在被

告身上烧灼，顿时浓烟滚滚，被告昏死过去。朱大人深为惊讶，大叫“好严的刑法呀！”李闻声道：“今日有贵客在此，改日再审，将犯人带下去，退堂！”二人在客厅坐下，李将此案原委说了一遍，说被告老嫗即丁公保之母。两人又说了些其他事情，吃了午饭才分手。

次日，朱大人因公事要见丁公保，只见府门紧闭，门上一老者说丁大人母病垂危，无心会客。朱大人一听，心里明白，便对老家奴说：“朱某正为老夫人的病而来，请你火速通禀。”朱见了丁公保，将事情原原本本讲了出来，丁听后觉得朱说的一切如同眼见，便苦苦哀求朱为他母亲讲情，朱无可奈何，只好说：“我尽心竭力为令堂求情就是。”说完，急忙去城隍庙向李宗义求饶，李在室内来回踱着，左右为难，迟迟不能决定。朱乃跪地哀求，李才勉强答应下来，叫丁家多请高僧高道超度亡灵，看是否可以了结此案。朱又去丁家报信，丁家自然是满口答应，照办不误。七七四十九天道场一过，丁母病体霍然而愈，合家欢庆之后，备办厚礼酬谢朱有扬和城隍爷，以示感激之情。

一天中午，朱大人饭后小憩，梦见李宗义随带书僮闷闷不乐地来到身边，哭丧着脸对他说：“前日丁家案情虽了，但冥王察知我徇私舞弊，已将我革职，新任城隍即将接任。我为了朋友之事丢官事小，只是年老多病的双亲还望仁兄关照。特来向兄辞别，望仁兄珍重。”言罢双膝跪地，泪如泉涌。朱大人将李扶起，再三安慰，说：“等我办完交待，就到我家安身罢了。”

次日，朱大人又将此梦经过转告丁公保，请他共图良策。丁略为思索后对朱有扬如此这般讲了他的办法，朱听了大喜，便匆匆回府廷，亲自起草了一份文告，说城隍庙殿宇破旧，神像凋残，年久失修，虫蛀蚁钻，早有倒塌之虞。决定另建城隍庙一座，凡烧香还愿者即往新址，原城隍庙修葺后改为粮食市场，停止祭

祀等等。

数月后，新城隍庙赶建落成，朱大人亲自去老城隍庙迎接和到新城隍庙参加“开光点相”，此事轰动全城，家喻户晓，场面格外热闹。从此以后，新城隍庙每日香火不断，老城隍庙再也无人去烧钱化纸了。新城隍每月只有几个薪水钱，从无外快可捞，成了一个“清水衙门”，门庭冷落，日子很不好过。李的二老也从原籍迁来成都，朱大人晨皆定省，视若亲生。朱李两人友谊日益深厚，生活都过得称心如意。

王延庆 搜集

流传于四川成都

薄 荷

相传，从前有一个凶恶的病鬼，走到哪里，就把病毒传到哪里。它传给人们的病传染性很强，得了这种病就头痛脑热、口干舌燥，难受得不得了。

正在人们病的病、死的死的时候，来了一位美丽的仙女，身着绿衣，头戴紫白色的小花。她对人们说：“乡亲们，我要在这里住下。”乡亲们说：“姑娘，你不要在这住下，这里有一个凶恶的病鬼。”仙女说：“谢谢乡亲们的好意，我不怕病鬼。”人们见她执意不走，便都叹息着走了。这一天，病魔又出来了，凶恶的病魔正在放毒的时候，仙女用嘴把病毒全吸进肚子里去了。病鬼见放毒不成就逃跑了。待人们赶来时，仙女已经归西了。人们牢记她的恩德，把她埋葬了。

第二天，人们去上坟的时候，发现仙女的坟上长出了青枝绿叶，开紫白色小花的小苗，还散发出一股股沁人心脾的清香。这

时候，病魔又来了，它又开始放毒了，忽然一股白烟从坟里喷出，冲向病鬼。病鬼招架不了，便逃跑了。忽然人们听见坟里有人在说话：“乡亲们，谢谢你们把我埋葬。我坟上长出的苗能治这种病，就叫它薄荷吧！”人们把薄荷移回家中，好好地养育。病鬼并没有死，它为了报复，便在每年春天放毒。因为有了薄荷，人们已经不怕它了。人们为了纪念那位仙女为人间除灾治病，尊称她为“薄荷仙女”。

单松岭 搜集

流传于山东禹城

勾 魂 山

在广西东兰县境内，有一座高耸入云的高山，山峰分为两叉，形状象两个人，立在前面的象个女人，立在后面的象个男人，这两个人的嘴巴张得特别大，象时时在喊“救命啊”似地，提起这座山，还有这样的传说呢！

巴英村有一个懒媳妇，她日不劳作，夜间行偷，是村里村外出名的盗鬼。她丈夫曾多次劝导她改邪归正，但她不听，照样偷摸，把偷来的东西塞给她丈夫吃，说：“孩儿他爹，若没有我夜间奔忙，哪有这样美味的东西吃呢？”丈夫吃了她偷来的东西，心软了，不再劝他老婆，还跟着她去偷摸。从此，两人常在夜间行动。

一天晚上，夫妇俩又去行偷了，他们把孩子交给奶奶看管，并叫奶奶煮一锅粥等着他们。

奶奶在灶边烧火煮粥，背上的孙子哭闹了，她就解下来，抱着孙子逗着玩。这时，锅里的粥滚开冒气了，奶奶起身揭开锅盖，谁知孙子一挣扎，奶奶年老力气不支，拗不过孙子这一踢蹬，

胳膊一松，孙子掉进沸腾的粥锅里去了。老奶奶可慌了，忙伸手去拉。可拉出来时，孙子已是头皮脱落，呲牙咧嘴，无法救了。

老奶奶哭得死去活来。不久，儿子儿媳回来了，老奶奶赶忙跪下哭道：“儿呀！是妈妈不好，照顾不周，孙子掉进粥锅里烫死了！”

夫妇俩一听，立刻暴跳如雷，把老奶奶推倒在地，拳打脚踢，打得老奶奶奄奄一息，未了，又把还喘气的老奶奶绑在房柱上，将那锅滚热的米粥从楼上往老奶奶头上往下淋下来，活活地把老奶奶给烫死了。

五天过后，老奶奶变成了勾魂鬼，找了个风雨交加的夜晚，钻到屋里来，躲在这对夫妇床底下，等他们睡熟时，变成一群跳蚤，钻进夫妇两人身上，不断地咬，咬得他们彻夜难眠，叫哭连天。老奶奶又趁他们熟睡之际，叫来大力鬼，把两夫妇抬到红水河边，把他们绑在一起，夫妇俩被疼痛惊醒，才明白自己已被押出家门，怕得哭喊起来。老奶奶大叫道：“丧失天良的儿子，儿媳，你们把我烫死，我把你们勒死，奶奶已变成勾魂鬼，今日来勾你们的魂！”

夫妇俩立刻大喊：“救命呀——救命呀——”但是，村里人知道他们的为人，没人上去营救，还奔走相告，庆幸这一对盗贼夫妇被勾魂鬼惩罚。最后这一对夫妇变成了石头。

现在，广西东兰县境内有一座山叫勾魂山，山崖下那两个人就是那夫妇俩，每逢刮风下雨或打雷闪电，这山崖便发出“救命呀——救命呀——”的叫喊声，人们举目望去，见两尊石头象两个人，嘴张得特别大，那就是这对夫妇在叫喊。

马永全 搜集

流传于广西东兰

鬼洗脸沟

从前，某地有一条西北东南走向的山沟叫鬼洗脸沟，怎么叫这个名字呢，这里边有一个十分有趣的故事。

这条沟住着一户人家，只有母子二人过日子。老太太双目失明，儿子叫五都里，对老妈妈十分孝敬，靠狩猎维持生活。他忠厚老实，聪明机灵。他还会吹桦皮哨，能吹百鸟之音，好听极了。人没有十全十美的，小伙子这好那好，相貌却十分丑陋。他小时候出天花落个满脸麻子；十五岁那年被黑瞎子舔了一下，差点没死。治好之后，脸上的伤痕象猪肝一样青一块紫一块；二十岁那年又跳进火中救出一个小孩子，烫得满脸是泡，伤好了落个疙瘩。真是人不象人，鬼也不象鬼。五都里知道自己的长相是见不得人的，只好出没在森林之中，和山花野林、百兽飞禽为伍，快三十的人了，连个老婆都没找到，老妈妈为这事操碎了心。

离五都里家十几里的地方，有一大户，因为家业大，在衙门里捐个四品官，再加上能说会道，送礼请客，和衙门大小章京都有来往。上衙门象串家门一样。他仗着官府势力，霸占了鬼洗脸沟大部分土地，成了方圆几十里以内数一数二的大财主。地连地，房连房，牛马驴骡满山坡，金银财宝无其数，长工短工更是多。可他也和五都里一样，相貌丑陋无比，难描难绘。一张蜡黄脸上长满黑斑，又象冻秋子梨，还象山狍子皮。知道的是一张脸，不知道的以为是霜打窝瓜呢。这个家伙，对大官什么都舍得，对穷人却是一毛不拔，恨不得吸干穷人的血才称心如意，大家背后都管他叫“扒皮鬼”。

扒皮鬼看中五都里那把力气和打猎的本事，就硬把他雇来

给自己打猎。

有一年五月端午，扒皮鬼要吃山羊肉，就吩咐五都里进山打几只山羊尝尝鲜。鬼洗脸沟是山羊最多的地方，每次出猎，至少也能猎回两三只。不知什么原因，五都里去了一天，连个影子都没搭上。刚要往回走，西北风刮来一阵乌云，顿时下起瓢泼大雨，下得连方向都分不清。五都里没法，只好躲到空树洞中去避雨。

到了半夜，雨住天晴，五都里刚要出来往回走，这时从西刮来一阵冷风，随后来了一狼头人身的怪物，到空洞树前铺上一张豹皮摆好酒肉，向西嚎叫了三声。不一会，来了三个象外地人装扮的男人，一个白脸，一个黄脸，一个黑脸，三个人坐下之后，喝酒猜拳，边吃边唠。酒过三巡之后，白脸人说：“今天聚会喝酒很难得，为了助酒兴，给三位献丑。”说完，用手向空中一挥，飞来九只仙鹤在空中边舞边鸣，两个人拍手大笑。这时黑脸人也站起来说：“既然大哥献艺，我也献点玩物。”说罢，往林子里一指，只见从林子里滚来七只大熊，连滚带扭，也有一番趣味。黄脸人也不示弱，站起身来说：“我无有奉献，只有放在树洞里一支桦皮口哨，吹起来也能助兴。”说完，就向树洞走来，这可吓坏了五都里，心想：要被这些妖怪发现，哪能有我命在？他用手一摸，果然有一支精制桦皮口哨，刚要往外扔去，那黄脸人的手已经伸到树洞里，摸到五都里，不由不叫一声：“有生人！”没容分说拽了出来。三人齐声问道：“你是什么人，胆敢躲在树洞里偷看我们行动？”五都里把真实过程说了一遍。他们一听，点了点头说：“既然是巧遇，也算有缘，那就坐下一同喝酒吧。”五都里只好坐下。黄脸人问道：“听说你桦皮口哨吹得很好，不妨吹一曲让我们听听。”说完，把桦皮口哨交给他。五都里拿起口哨便吹奏起来。这口哨吹得可好听了，吹散了云雾出明月，吹醒了百鸟为他唱歌；吹开

了百花为他助兴；吹来了百兽为他跳舞。三个人听了不住拍手叫好。

小伙子吹奏完了，三个人合计给点什么做报酬呢。黄脸人抬头一看五都里的脸，叹口气，说：“人是好人，就是这张脸太不中看了，何不给他换一张漂亮的脸呀。”大家都很赞成，只见黄脸人端出一盆水，放上几丸药，叫五都里洗洗脸，五都里一洗就觉得满脸发烧。黄脸人用手一拽，五都里一张脸皮完全剥了下来，又从怀里掏出一张脸皮往他脸上一贴，五都里顿时变成个英俊的年轻人了。

临走时，三个人给了他不少金子、银子，并嘱咐他逢五排十再来赴会。

五都里一回去，全部落人都觉得这件事稀奇。尤其是扒皮鬼，把五都里请到内室详细地问了情况。问了之后，他眼珠一转，计上心来，故意吃惊地说：“哎呀！你千万别上当，三个人准是妖魔鬼怪，先给你一个甜头，你再去就要性命难保。依我之见，你赶快躲一躲。”五都里是个老实人，信以为真，便偷偷地跑到姑姑家躲起来。

五月初十那天，扒皮鬼照着五都里说的路子，来到空树洞子地方，钻到里面一摸，果然有一个桦皮口哨，心里暗暗高兴。心想，真要遇见三位神仙，除了请他们换个好脸外，再多要一些金银珠宝。他越想越美，正在想得出劲的时候，那个狼头人身的家伙来到树洞前，刚放下豹皮摆上酒肉，三个人就来了。

黄脸人把扒皮鬼拽出来后，一看不是五都里，喝问道：“你是何人？”扒皮鬼赶快跪下，叩首象鸡啄米似地说：“五月节来的那人，是我徒弟，他吹的口哨是我教的。”三人一听点点头说：“既然如此，吹几个曲子给我们听听。”

扒皮鬼哪里会吹，不一会儿，吹来一帮野狼。野狼和口哨一

起嚎了起来，吓得百鸟纷纷躲避，月亮钻进了云层，百花也藏到了叶子里。三个人越听越刺耳。扒皮鬼拚命地吹，三个人不由大喊一声：“不要吹啦！”扒皮鬼见事不妙，刚要折身逃跑，黑脸一手拽住说：“既然费很大力气吹了，也给你一点礼物吧！”说完，从怀里掏出原来五都里那张皮，把扒皮鬼按到地上用一盆水给他洗了一阵，把一张脸皮往他脸上一贴，严严实实地糊在他那张丑脸上。

打那以后，扒皮鬼的脸常常变换，晴天是他原来的那张黄底黑花脸；阴天是那张紫茄子坑洼不平的脸，这样，他又得了个“美名”——二皮脸。

从此，那条沟就叫鬼洗脸沟啦！

仲 勇 搜集

流传于山东枣庄

望 母 台

河北景县境内，有一个村子叫望母台，说起这台子的由来，还有一段动人的传说。

很久很久以前，有一个偏僻的小村庄，庄上有一个叫王云龙的年轻后生，他二十多岁，浓眉大眼，身材魁梧，虎背熊腰，力大无穷，而且，练就一身的好武功。王云龙家中，只有一个六十多岁的老母。王云龙对母亲百依百顺，是有名的大孝子。云龙和本村的一个叫王香的姑娘订了婚，她家也是母女两人。两家老人忙着给孩子办婚事，不料，正在这当口，王香的母亲突然染病身亡了。

这对王香无疑是一沉重打击。深夜，王香独自跑到母亲坟

前痛哭。姑娘正哭着，突然听到一阵令人毛骨悚然的怪笑，王香回头一看，只见身后有一个披头散发，面目狰狞的鬼正狂嚎着，王香吓得昏了过去。

正在这时，只听得一声长啸。接着一条黑影腾空而起，一道剑光直射向恶鬼。恶鬼一闪身，钻入坟堆不见了。

来者正是王云龙。原来，王云龙知道王香和母亲相依为命。他怕王香受不了这次打击，生出意外。就怎么也睡不着，来到王香家门口一看，见门已上锁，料想王香已去坟上，于是就赶来了。

王云龙背起不省人事的王香，飞快地跑到家中。王香醒来后，整日痴痴呆呆，不吃不喝。不久死去。

王云龙顿足捶胸，发誓为王香报仇。

再说那恶鬼，那天晚上逃入墓穴后，恨得咬牙切齿：“好小子，竟敢夺走我到嘴的肥肉。此恨一定要报。”恶鬼惧怕云龙的精湛武艺，想了一会，想出一条毒计，决心先从云龙母亲下手。

又一个夜晚，天下着雨，雨点落在大地上，风吹树叶，飒飒作响。突然，一个黑影出现在云龙母亲卧室的窗下，原来是那个吸血鬼。

此时，正值夏季。因此窗户未关。好个恶鬼，身形一晃，破窗而入。云龙母亲刚睡着，忽听窗户响，惊醒一看，见一青面獠牙，披头散发恶鬼正向自己逼来，她吓得一声惊叫，昏死过去，吸血鬼见了，抱起老人就走。

王云龙在那屋听到母亲惨叫，也惊醒了，叫声“不好”，翻身下炕，提起宝剑闯进母亲房内，见恶鬼跃出窗外，就提剑追了下来。追至坟场，恶鬼钻进坟堆。一会又重新钻了出来，但已经不见了王云龙的母亲。恶鬼见了王云龙，狂笑道：“好小子，这次该收拾你了！”

笑声未毕，已“呼”地一下跳将起来，向云龙扑去。王云龙急

忙一闪，挺剑斜刺。他心里着急，惦记着母亲，越战越勇。猛然间，王云龙身形一变，鬼已被完全笼罩在剑光之下。恶鬼想逃也逃不脱了，一不小心，被云龙挥剑刺倒。王云龙用脚踩住恶鬼，用剑逼着，厉声喝道：“我母亲呢？”

“她已经去了，我不久就要去见她了，你却还得等很长时间。”接着是一阵凄厉，阴惨的狂笑。

王云龙此刻已明白了一切。他狂叫一声，一剑结束了恶鬼。王云龙是多么地思念母亲啊！他哭呀，哭呀，化作了一块高台。

当地人称这块高地为“望母台”。意思是王云龙盼母归来。后来，人们为纪念他，整个村庄也叫做“望母台”。

赵金光 搜集

流传于河北景县



风俗与鬼

烧 纸 钱

七月是鬼月，七月半是鬼节，这一天大人都不许自己的孩子夜里出门。

从前，在一个小镇里有户卖菜、卖饭的中年人，他平时怎么也不相信有鬼。别人七月半烧纸，他从来不烧。

有一年七月半，别人烧纸，他又不烧，还对别人说：“有什么鬼，谁也不知道鬼是什么样子。”他这话被一个捡钱的鬼听到了，那鬼立即回到阴间，来到阎王宫，向阎王爷汇报了刚才听到的话。

阎王爷一听，生气地说：“他的父母在什么地方？”鬼丞相忙说：“他父母已经到阴间来了四五年了，他没烧过一回纸钱。”阎王爷听完后，对鬼将军说：“你去治一治这家伙，让他知道鬼的厉害。”

鬼将军听罢阎王爷的吩咐，便想出了一个办法。

夜里，鬼将军率领了两个小鬼，来到这个中年人开的店的门前，变成了三个老头，走进这家小吃店。鬼将军用夜钱（鬼用的钱夜里看时与阳间的一样），买了一桌菜，便和两个小鬼吃起来

了。他们一直吃到鸡快叫了，才走，这可把这中年人折磨够了。

第二天早晨，这个中年人打开抽屉，一下子惊呆了：原来，抽屉里昨夜那个老头子给的钱竟是一些烧过的纸灰。他想对别人说：鬼常常夜里用钱买东西，用的钱白天是纸灰，夜里是钱。但他忽然发现抽屉里还有一张纸条，上面写着：你不是想知道鬼是什么样子的吗？今天晚上让你见一见。落款是：鬼。

这一下，这个中年人慌了，连忙让老婆去买纸烧。烧时，他跪在大门口，嘴里连连说：“鬼老爷，您原谅我吧，我以后再也不敢了。”从此以后，他每逢过节、七月半、清明都去上坟，烧纸钱。

王长敬 搜集

流传于湖北勐西

关 羽 杀 鬼

有这么个小山村，家家户户的屋子正堂都挂着一幅画像，画的是三国时的关羽，人们称他为“帝君”，为什么家家户户都挂着他的画像呢？这里有一段故事——

很久以前，这个小山村有一对青年结成伉俪，新婚之夜，一阵大风突然冲开新婚夫妇家的大门，接着，一位披着乱蓬蓬的长发，睁着血红的眼睛，露着参差不齐的牙齿，整个身体似独由一层外皮披着，身高足有两米的鬼钻了进来。鬼指着男青年大喊：“赶快给我滚出去，今晚，我要与你的娘子共寝，你不准偷看，明天晚上你方可回来，往后，你们就可以一起平安地生活，我就不来干扰了。不然的话，我叫你马上死，我还可以剥你的皮，吃你的肉，喝你的血，听到没有。”

那位男青年眼巴巴地看着惊慌失措的妻子被鬼抱上了床。

“还不走开!”鬼大声恐吓着。

男青年慌忙跑到别处躲藏起来。

后来,这个村子里的青年男女每当结成伉俪的新婚夜晚,必定要把新房门打开着,新郎要跑到别处过夜,新娘却只能在洞房里等待鬼的到来,并且整夜要时时陪伴着鬼睡觉。人们只能忍气吞声,这样逐渐成了一种习俗。

再说,本村有一位小伙子和邻村的一位姑娘恋爱上了,在结婚的那天,当新娘刚乘轿即起时,她的母亲送给她一幅画,“孩子,你一到婆家就把这幅画挂在洞房里。”

新娘照办了。原来,画上画着的是三国的关羽,关羽坐在灯下秉烛夜读兵书,桌上右边放着一把青龙剑,其像真是维妙维肖。

沙沙……一阵阵大风与新娘接踵而起,鬼来到洞房里了。当鬼走近画时,突然,“杀”!的一声大喊,随着声音,一道白光闪电般地向鬼刺去,接着传来一声:啊!鬼就不见了,而画上的像却依然不变。闻讯而来的人们沿着鬼留下的血迹,寻至一个山洞,看到洞里只剩下一堆白骨。

从此,再也没有鬼来捣乱,新婚夫妇便能高高兴兴享受新婚夜晚的快乐了。后来,人们为了纪念“关羽杀鬼”,就家家挂起了关羽的像,一来朝拜,二来以保平安。于是这个故事流传至今。

林东辉 搜集

流传于福建东山

过 秤

妇女生孩子时,总得在房门前挂一杆秤,在房间的窗子上放一把刀,这是农村的一种风俗,据说这样可以保证孕妇安全分

娩。说起它的来源，还有一个非常有趣的故事哩。

很久以前，一个屠夫正在赶路，看到张家村的人都在往东边的一栋矮木屋内走。他觉得很奇怪，就问是什么原因。原来这房的主妇正在生孩子，可不知怎的，就是生不下来，生命已危在旦夕。屠夫也不问，径自向这栋房屋走去。

屠夫到时，屋里挤满了人。屠夫放下担子，请来村长，要他请几个身强力壮的男人听候吩咐，大声说：“今天主妇有难，我知有鬼作祟，请各位依次到我这杆秤上过秤。不准任何人溜走，违者格杀勿论。”于是众人一个个依次过秤，最后只留下一个娇艳美女。她上前说：“我是五十里以外的客人，是主妇的表妹，总不至于让我也来过秤吧！”说完娇嗔一笑，顿时几个年轻汉子心立即软了。屠夫见状大喊：“姑娘请上。”于是村长眼睛一横，几个大汉重抖精神，硬拖姑娘上秤，刚一上秤，只见地上一滩污血。据说这是个产妇鬼，专门在孕妇生小孩时吸孕妇的血。产妇鬼见露了马脚，撒腿就跑。屠夫大叫：“哪里走！”赶紧把秤挂在门上，把屠刀放在窗子上。等他赶到门后，只见到一张血皮，产妇鬼就这样死了。孕妇的小孩也立即生出，孕妇转危为安了。屠夫高兴地说：“鬼虽然变化多端，危害人们，但是，他们知道，干这种事是不能过秤的，因为他们永远不会有重量。”

为了纪念这位屠夫，同时也是为了孕妇的安全，农村妇女临产时，门上放秤，窗上放刀，已成为一种风俗了。

唐龙超 搜集

红 纸 伞

古时候，有一个老渔夫生活在海边。靠捕鱼为生。

老渔夫很不幸，前年下海捞鱼淹死了娇儿，去年上山打柴时，又摔死了老婆。此后，他只得孤单一人以捕鱼为生，整天漂泊在浪涛汹涌的海面上。

一天，老渔夫正在专心地捕鱼。忽然从西南方向刮来一阵阴风，吹得他睁不开眼，同时，他又觉得有一股寒气直往骨头里钻，他不禁打了个寒噤。偶尔他又仿佛听到了凄惨的怪叫声，忍不住循声望去。奇怪！对岸隐约有一个黑乎乎的东西上下飞舞。老渔夫决心非弄个明白。于是他飞快地划着小船箭一般地朝对岸驶去。还未等小船停稳当，他便一个箭步跃上对岸。老渔夫的突然出现，竟使原先的奇迹瞬间隐没了。忽然，他发现离自己不远的地面上端放着一把红纸伞。他不认得这是啥玩意，以为是件宝贝。他小心翼翼地将伞捧到船上安放停当，这才拿起橹悠闲自得地向家划去。

第二天，天越来越暗，风愈刮愈猛。为了一天的生计，老渔夫不得不冒险去捕鱼。临行前，他没有忘记带上那把神秘的伞，带着它倒不是为了挡雨，而是把它当成了稀世珍宝，丢之不得呀。

老渔夫撒了网，网网都空空如也。老渔夫感到大失所望，自言自语道：“唉！风呀，轻些吹吧！浪呀，慢些打吧！为了我的生计，你们都慈悲点吧！鱼儿呀，你们在哪儿——”他正在唠叨着，忽然一堵浪墙朝他这儿汹涌地推来。“呼——哗”，竟把小船掀得老高，幸运的是小船没有翻掉。老渔夫正在惊骇之际，忽见海面升起五缕青烟。那五缕青烟升到半空，然后又慢慢缩成了一个团，最后竟变成五个身材高大的恶鬼，他们那种丑陋的形态，简直使人不寒而栗。老渔夫面对五个恶鬼毫无惧色，尽管这样，但心里却敲起了小鼓，“完了，我这把老骨头算扔在这里了，怎么办？……”正在苦思冥想对策，猛然耳边炸开了五个恶鬼雷鸣般的吼声：

“小老儿听着，你的死期已到。为了让你死个明白，特将事因以告。因昨天我等弟兄在岸上欲毁那把世间阴阳伞，未能成功，原因你这老儿是明白的，今天没想到在这里碰见，可算是冤家路窄啊。……哈！哈！哈！”老渔夫听着听着，终于听出点门道来了，不由地暗自笑道：“你们这帮蠢鬼，竟不知不觉向我道破了对付你们的办法……”想着竟也哈哈大笑起来。老渔夫一笑，五个恶鬼却愣了。其中一个鬼大喝道：“老儿你又笑个啥？”老渔夫鄙视地回答道：“爷爷笑你等太蠢笨了，不信？你等且来看——”说着，迅速地撑开了红纸伞。

果然灵验，那五个恶鬼一见红纸伞，便吓得屁滚尿流，四处逃窜，眨眼间又化作五道青烟潜入海底。老渔夫昂首挺胸地立在船首，端详着手中的宝伞，不禁由衷地感叹道：“原来恶鬼也没有什么本事啊！只不过倚仗着丑恶的面目吓唬别人而已，而聪明的人类总会有办法治服他们的。”

从此以后，红纸伞威名远扬。因为它不仅能给人们遮阳挡雨，还能帮人们赶邪除恶，所以盛行得特别快。成为家家户户不可少的用具。据说人们喜爱以红色的东西表示“吉祥”，其原因也在这里。

方 红 搜集

传流于湖南

半夜不准吹奏乐器

在农村里有个风俗：到半夜以后，一切吹奏乐器都不能沾边了，否则，吹奏人会被鬼吞噬……关于这件事的说法各不相同，有的说：“鬼爱听乐器之声。”还有的说：“鬼最喜欢的是吹奏乐

器。”等等，说法可多了，但人们经常流传着这么个故事：

这个故事发生在一个山区的一块小瓜地里，种瓜的是一位老汉，他姓王名丘，人们见他胆大，给了他一个绰号叫“王大胆”，很少再有人叫他的名字了。此人胆大心细，聪明过人，性格开朗，人见人夸，他的老伴未给他留下一男半女，便先他而去了，他从此独身生活，也常受到他妹妹的照料，日子倒也算过得去。

他在村子的西坡里种了一片瓜。每逢夏天晚上，搭个小茅棚，每天都在这里看守。一天晚上吃了饭，月色很好，他坐在月下的棚里，看到的是一望无际的田野，静悄悄的，觉得很乏味，就打算做点事解脱这种无聊。该做些什么呢，他想到了笛子，笛声悦耳，很讨人喜欢，他年轻时曾吹过笛子，吹得不怎么好，但在他的村子里总是有点名气的。第二天，他做了一支精致的笛子，他快乐极了，他再也不为月下静坐发愁了。晚上，他在棚前吹了起来，笛声轻脆、悦耳、婉转、悠扬，为他的瓜田增添了勃勃生气。笛声在空旷的原野上飘荡，似浮云飘游，似山溪流淌。

第三天，他仍在月下吹着，他吹着吹着，不知不觉过了半夜。突然间，一个怪物从西南方向向小棚移来，速度极快，霎时到了眼前。老汉定睛一看，原是一个身似小山，腿象大树腰，脚象大簪箕，手指象利剑，头象大木墩，披头散发、脸青眼亮的鬼，血红的嘴似大盆，呲露着的牙齿似铁锥，鼻象大喇叭，宽宽的身子把棚门堵了个严严实实。王老汉不由倒吸了口冷气：哎呀，我的妈呀，这是个什么怪物。不是老汉胆大，早被吓死了。他一阵心慌以后才定下神来。这时，那鬼说：“让我吹吹！”老汉想了想：“何不借此机会，打它一枪，不死也够它受的。”他拿起旁边装有火药的枪。这枪是用来打獾的，不想在这时用上了。他往枪筒里多加了些火药和沙石，把枪筒伸出去说：“你吹吧，把这筒子插到嘴里吹吧。”他看到那鬼用嘴含住了筒子，手指一用力扣动了扳机，

“呼啪”一声，震得小棚欲塌，鬼被枪打得“哎哟”一声，一溜烟跑了。

赶走了鬼，老汉发愁了。他想，鬼是不肯罢休的，必来找他算帐，怎么办呢？他见棚后是一块豆子地，地的主人割了豆子还没运走，在地里放着一堆堆的，共三排。老汉想：我明天晚上，就钻在这豆秸底下，鬼在棚子里找不到我，必来乱踩这些豆秸堆。

第二天天刚黑，他就来到了豆子地，钻到了中央一排豆秸底下，这样，无论鬼从哪端踩来都不会踩到他，等鬼踩过一排，他就可以钻到踩过的一堆里，鬼是不会踩第二遍的。果然，鬼呼啸着来了，来到了棚前，见棚内无人，气得它把棚子给一脚踩塌了。它真的来到了豆子地里，从南排开始，由东向西踩了起来，一步一堆，堆堆都踩得稀烂，如踩在人身上，非成了肉泥不可。它哪里知道，就在它向西踩着的时候，王老汉又悄悄地钻进了踩过的一堆里，鬼把整块地的豆秸都踩遍了，以为准把那老汉踩死了，就一声呼叫飞快地离开了。

王老汉从此再也不敢半夜吹笛了。后来，人们引以为戒，半夜再不吹奏任何乐器了。

翟云彬 搜集

流传于山东肥城

镇邪镜

古时候，某个村子里有个后生叫冬生。有一天，他从地里回来，见到一个老太婆坐在地上抽泣，冬生上前问道：“老人家，你为啥在这里悲泣？”老太婆答道：“我同我的女儿出来逃荒，没想到昨晚我们经过前面那座山（边说边用手指着），忽然来了一伙

强盗，将我女儿抢走了。我现在孤单一人，叫我怎么活呀！”冬生上前劝道：“老婆婆别伤心了，我也是孤单一人，无爹无娘，若不嫌弃的话，你就做我的娘，到我家去住吧！”老太婆听了冬生的话，一骨碌从地上爬起来，千恩万谢地跟着冬生走了。

冬生将老太婆安排在自己的房间住下，自己搬到磨房里去住。

打这老太婆在冬生家住下后，村里的小孩子就经常在晚上失踪，吓得人们整天惶惶恐恐，村子里也是鸡犬不宁。

老太婆在冬生家住下的这段时间里，冬生深夜里经常听到老太婆住的房间有开门、关门的声音。冬生想：“这老太婆究竟是怎么啦，每晚深更半夜开门、关门的？”冬生决定看个清楚。

一夜，又传来了开门的声音，冬生悄悄地从铺上爬起来，从门缝里瞧，只见老太婆出了门，径直往外走去，一会儿，村里传来了狗的叫声，又过了一阵子，只见一个黑影从远处急匆匆地跑来，手里抱着一个沉甸甸的东西，挨近了冬生的房间。冬生见了，轻轻地打开磨房门，见到老太婆房内的灯亮着，他就走到老太婆的住房窗子下，手指放在口里蘸湿，点破窗子上糊的白纸，从洞眼里往里看。只见老太婆坐在床上，披头散发，一改往日的面孔，在暗淡的灯光下，脸面更显得狰狞可怕，她旁边放着那个沉甸甸的东西原来是一个已经被掐死了的孩子。老太婆把孩子的小手折下，放在嘴里，“喀喳喀喳”地嚼着。见到这里，冬生“啊”地叫了一声，老太婆听见声音，飞步出屋。见是冬生惊叫，知道事情已经败露，就象饿狼一样伸出爪子，恶狠狠地向冬生扑来，冬生惊得转身就跑，老太婆在后面追赶。一瞬间，老太婆已赶上冬生，将冬生推倒在地上，冬生此时已经吓昏了，老太婆就扑在冬生的身上猛吸冬生的血。

此时，观音圣母正从空中腾云路过此地，见到一个不修正果

的恶鬼正在吸一个后生的血，观音就将杨柳枝向下一点，恶鬼就吓得落荒而逃。

冬生醒后，下决心要出外投师学艺，惩治恶鬼，为村里除害。

第二天，冬生就整治好包袱，踏上了投师学艺的征程。走了许多路，蹚过了许多条河，终于在一座大山上拜了一位老神仙为师。老神仙听冬生说明来意，就教了他一些法术，然后又将一粒丸子赠与他说：“如你战不胜恶鬼的话，就将此丸吞下。”就这样，冬生下山了。

再说那恶鬼吸冬生血时被观音的柳枝赶走，她对冬生恨之入骨，发誓要将冬生害死，当她知道冬生去学法后，她更是邪火万丈，整夜在深山里苦炼，一定要置冬生于死地，要将村里的小孩和后生全吃掉。

没过几天，冬生赶到村里，掐指一算，知道恶鬼今夜正好要来村里害人，他就叫村里人都躲在家中别出去。

晚上，冬生一人坐在村旁，等着恶鬼到来。一会儿，狂风大作，恶鬼来了。

冬生念咒掐指，同恶鬼斗起法来，但终究还是战不胜恶鬼，只好将老神仙给他的丸子吞下，顷刻，冬生化作了一面宝镜。镜子里闪出万道光芒直射恶鬼。只听得一声惨叫，恶鬼倒在地上现出了原形——原来是一堆白骨。

从这以后，村里的人们又安心心地劳动了，村里也不再出现原来的小孩失踪的事了。

赵大江 搜集

流传于贵州织金

蚊帐上的血针

乡下人都把缝衣针或绣花针挂在蚊帐上，这是为什么呢？

传说，从前有一个人，他姓王名朴，刚结婚一年，妻子就染重病死去了。王朴一家人都很悲伤，特别是王朴，天天在妻子灵旁看守。

这天是第九天，王朴等家里人都去睡了之后，又拿出五根香，点着扎进香炉，这才走进自己的卧室睡觉。王朴刚躺下不久，就听见厨房里传来碗与碗相碰的声响，还杂有水从高处往下滴的声音，就象人在洗碗。

第二天，王朴一家人起床后，看到昨晚没洗的碗已有人洗干净，感到很奇怪。第二天晚上，同样又有人在洗碗，那声音很响。究竟是谁半夜来给王朴家洗碗呢？再说，那些碗已经洗过一次了？到了第四天夜里，洗碗声又响了起来，他听了，就蹑手蹑脚地走进正屋，朝厨房看去，看到的情景使王朴大吃一惊：原来，洗碗的不是别人，正是王朴死去的妻子。王朴不忍再看下去，就跑回自己的房间睡觉。

然而，他怎能睡得着觉呢？不一会，响声停止了，王朴刚松一口气，可是，蚊帐又被拉开了，上床来的又是王朴死去的妻子。王朴也不知道这个“人”要做什么，他很害怕，尖叫一声后，就昏了过去。家里其他人闻声赶来，而那个“人”早已无影无踪了。从那以后，这个“人”就每天半夜里来给王朴家洗碗，然后就上床去。

一个月过去了，有一天傍晚，王朴家里来了一位外乡人，他说街上的客店都已住满人了，要求在这借宿一晚。王朴家里人

说就剩王朴以前睡的那张床，随即又把近期来的情况向客人说了。客人听后，说不怕，只要给他一根细针就可以解决问题了。王朴家人很快拿来了一根细针，那客人得了针后，刺破手指，沾上鲜血，插在蚊帐上后，就上床睡觉了。

说也怪，从那以后，再也没有鬼来打扰了。

班华山 搜集

流传于广西百色

鬼怕些什么

1. 手有三两铁，不怕鬼和妖

山里人进山，总不忘带把钢刀。一则图个使用方便，二则可以驱鬼避邪。

这，还得从钟馗打鬼说起。

相传，钟馗出门时总随身带着一把三两重的小铁戒尺，只要一碰到鬼作怪，便抽出铁戒尺狠揍一通。你可别小看这把小小的铁戒尺，它可是钟馗从玉帝老儿那里偷来的“镇魂神铁”，经过三三得九年零九个月方才精炼而成的，拿在钟馗手里，只不过是三两重的一把小尺子，可打在鬼怪身上，却有千斤重！

阴曹的鬼怪差不多都被钟馗的小铁尺揍过。久而久之，鬼只要一见到铁制成的东西便四散逃命——他们吃尽了钟馗的小铁尺的苦头，生怕再被铁打了！

山里人抓住了鬼的这个弱点，进山干活都随身带把刀，这样，鬼就不敢缠身作怪啦！

陈远鸾（男，80岁）、甘凤姬（女，73岁）讲述

陈飞 搜集

2. 出门不带刀，白米别忘袋中装

小孩子进山放牛，带刀不方便。可是深山老林里有鬼呀！怎么办呢？

不要紧，往口袋中装三抓米，同样能驱鬼。

传说很久很久以前，湖南境内一个偏僻的小山村出了一个打鬼英雄。这个打鬼英雄名叫米三抓，是一个得到仙人指点的小牧童。当时，这个小山村正闹鬼。一个鬼带领三百鬼魂在这里胡作非为，专门捉小孩吃，把一个鸟语花香的小山村搞得乌烟瘴气，阴风惨惨，好不凄凉！

再说，打鬼英雄米三抓，得到仙人指点后，拿着仙人给他的三抓白米，告别了乡亲父老，进深山寻找鬼穴了！他走啊走，爬啊爬，一路上餐风露宿，历尽千辛万苦，走了整整七七四十九天，才找到了鬼穴。

此时正值午日，鬼全都在穴中横七竖八地躺着，一个个青面獠牙，面貌可狰。洞穴门口，还扔着几具惨死的孩童尸骸。

米三抓尽管还小，但他很勇敢，没有被眼前的景象所吓倒。他从容地掏出米来，朝洞中分三次抛进去。说来也奇怪，象长眼一般，每个鬼都挨了一粒白米；更为奇妙的是，白米一挨上鬼，便燃成一团烈火，一瞬间，整个鬼穴烧成了一片火海。所有的鬼都被神火烧成了灰。

阎王听到了这个消息，急忙下达手谕，通告阴曹地府的所有鬼魂，令他们千万别靠近带着白米的人。从此，不管多凶恶的鬼，见了带得白米的人，特别是带着三抓米的人，都得逃之夭夭。

于是，山里小孩子只要带上一些白米，就可以放心进山放牛、采野果了。

陈 飞 搜集

3. 阎罗王的救命恩人——牛

鬼不仅怕铁、米，还怕牛。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原来，牛曾救过阎罗的命呢！

相传，阎罗王错判了孙悟空手下八百猴子的寿命，惹得孙猴子暴跳如雷，闯进阴曹地府的阎罗宝殿，大打出手，把个阎罗打得屁滚尿流，落荒逃命。可怜一个小小阎罗王，又怎能逃出一个跟斗十万八千里的孙大圣的掌心？正在阎罗王慌不择路之时，前面来了个牛魔王。这下可喜坏了阎罗王，急步上前，跪拜在牛魔王面前，请求救命，头都叩出了血。

牛魔王生性温和慈祥，见阎罗这副模样，倒也心软了，便劝阻了孙悟空。孙悟空见是八拜之交的兄弟相劝，便罢休了。阎罗于是保住了一条小命。

回得阎罗宝殿，阎罗王下达手谕，禁止任何鬼对牛非礼，否则，就下油锅煎炸！从此，鬼都怕牛了。

陈保么 口述
陈 飞 搜集
流传于湖北绥宁

老夫娶少妻

不管是从前还是现在，多大岁数的男人找个小媳妇都没人笑话，这是为啥呢？

原来在很早以前，有一对男女青年，他们俩住在一个村。男的名叫于忠，女的名叫柳花，两人从小常常在一起玩“住家看狗”，他给她当丈夫，她就给他当媳妇。一来二去他们两个好得如同

一个人似地，只剩多个脑袋差个姓了。男的比女的大三岁，后来由媒人两头一串通，于、柳两家大人一商量，就给小忠和小花订妥了终身。

人有旦夕祸福。没想到正当他们筹办结婚事时，老于家突然失场大火，把家业财产烧个精光！柳花的老爹一看于家姑爷住宿觉工夫落了完，马上变了心，暗道：如若再把自己的闺女嫁给于家那小子，非遭云南大罪不可，这不等于把孩子往火坑里推，往磨眼里插手指头吗？这才变了卦，想另选高门。不料，这柳花生性刚烈，正等着和于忠结婚办喜事，一听爹背着自已把婚给退了，一怒之下，上吊死了。

这事传到于忠的耳朵里，他是又悲又愁，趁别人都睡着的工夫，也一头扎进深井里，寻了短见。

柳花死后，很快来到阴曹地府的丰都城，小鬼把她领到奈何桥前，她往河里一瞧，狼、虫、虎、豹、蝎子和毒蛇爬来窜去，就不敢再往前迈步了。这柳花根本就没喝迷汤子，阳间的事情还记得一清二楚，事事都懂，所以那小鬼无论怎样呲牙瞪眼，催促她往鬼门关里走，她说啥也不动地方。

正在这个时候，她偏巧被勾魂的巡逻官白无常看见了，白无常猜她准是个屈死鬼，定有满肚子冤水，便盘问她怎么回事？这柳花一看白无常身后又走来了牛头和马面，更张不开嘴了。白无常忙说：“你别看我们都长得挺丑，心眼可都挺好呢，你有冤气苦水尽管往外吐吧，你若真死得委屈，我就派小鬼把你送回阳间去，假设你的尸首已经腐烂了，我们还能给你找个新死的主，让你借尸还魂呢！”

柳花见人家这般关心自己，很受感动，就把自己怎么和于忠相亲相爱，后来于家遭了火灾，都如此这般，从根到梢数道了一遍。白无常听罢，暗自佩服柳花这姑娘忠贞刚烈，立时产生了同

情之心：这姑娘如此讲信义，重感情，哪能让她死得这么惨呢？于是，他对柳花说：“我回城隍殿给你取个‘路引’来，好打发你重返阳间去为人，你先在这等一会，千万别往前走了，若是闯进了阎罗殿，让判官看见，给你记上生死簿子里，你就是再冤屈，也有去路没回路——永远也离不开苦难深重的十八层地狱了！”柳花连连点头，赶快跪下，给白无常磕了三个大响头。刚站起身，忽听背后有声音道：“你才磨蹭到这儿呀，我也来了！”

柳花听声音特别耳熟，回头一瞧，那人原来是自己相好的于忠，忙不迭地问：“你咋也来了阴曹地府啦？”

于忠跨前一步拉住柳花的手悲悲切切地说：“我想你呀，一个人活着也没啥大劲头子，一狠心就投井追你来了！”说罢两人抱在一起痛哭不止。这工夫，白无常开回“路引”，一看这个场面立刻愣住了，上前问于忠：“你是谁——咋也这般凄凄惨惨的呢？”

于忠就把自己死因来历复述了一遍。白无常一听全明白了：原来他们是两个枣木棒槌——一对呀。于是，忙说：“你们在阳间没得团圆，要在阴间成家啦！”

柳花和于忠互相看了一眼，同声说：“能在一块过日子，死了也甘心！”

白无常被这对男女的诚心实意相亲相爱打动了，嘱咐道：“你们若想过幸福光景，还得重返人间去呀！”

于忠和柳花哀求道：“那就求你给我们想个好办法，让我俩一同还阳去吧！”

白无常看看生死簿，挺爽快地答应了：“行呀，我让你们两人借尸还魂吧！”

于忠和柳花跪下，边磕头边许愿：“你的心眼真好使，我们转生为人后，一定多多给你烧纸烧香，永生永世不忘你的大恩大德！”

白无常只道：“但行好事，莫问前程，不必多心！”于是交给他们每人一根拨魂棒，又叮嘱着：“你俩要一直朝南跑，谁也不许回头——冲出鬼门关，赶快投生去吧！跑得越快越好！”两人于是撒开腿就跑了起来。于忠怕误了时辰，被阎王小鬼们瞄着拦住回不去就糟了，边跑边嘱咐柳花：“谁也别管谁了——有话转生为人再一堆说吧！”说完撒开脚丫子就往南猛跑。柳花在他身后紧跟不放，鼓足劲穷撵起来。可是不料那于忠腿长脚宽步子大，柳花脚小气短步子慢，跑着跑着，被于忠越拉越远了，但她一点不灰心，拼命地往前穷追不舍。

于忠出了鬼城重返阳间，不一会跑到一个叫钟家屯的村庄，正好有个姓钟的大粮户家中有一位少奶奶要临产，他赶忙钻进屋，上炕就投了胎脱生了。这时那个小脚柳花还没跑出鬼门关呢。

阴间方一日，世上几十年。

前世的于忠到钟家降生后起个大号叫钟原，一晃已长到四十出头了，前世的柳花才来到人间，她凑巧也找到了钟家屯，在一户姓花的豆腐匠家，脱生了一个小丫头，起名叫花新。

钟原这时已出落成身强体壮，容貌堂堂的大小伙了。又加识文断字，每天来保媒说亲的人多得差点没把他家的门坎子踩断了，任谁说得天花乱坠，口干舌燥，可这钟原还是木头人一般，一不动百不摇，说啥也不想订亲。男大当婚，爹娘等得不耐烦了，说：“你也老大不小了，还不娶老婆，你葫芦里卖的什么药？”钟原不紧不慢地说：“等我念完四书五经再说吧！”表面上如此，其实这钟原早已暗下决心，碰不着前世那个叫柳花的姑娘，这辈子我宁可不要老婆了！

家里人好话说了三千六，还是屁事不顶，一来二去，谁都操够心了；牛不喝水，何必强按头，就都不去管他了。

星移斗转，日月如梭。不知不觉，钟原已经四十好几了。他天天东门出来西门进的，坐腻味了，就去替老邻居写状子和书信，过年时间又帮助别人写对联和“抬头见喜”，“福禄寿财”等大红方块什么的，这样一来，和村里人都混得很亲热，挺有人缘。可是每当谁要问他为啥不成家，偏偏要守空床呢？他只笑咧咧地说：“不用各位心坎子抖策篱——捞（劳）心了。”又板着面孔说，“个人的梦，自己来圆吧！”

话分两头，这回再说柳花，现名已叫花新的姑娘，转眼间已长到二七一十四岁了。那年月女人出嫁得早，来给她保媒的人一天天多起来了，可这花新谁也没答应。任媒人磨破嘴皮，她心里只认准一个门：非遇见前世那个于忠，不然管他是谁也不嫁。他爹一提什么“女大当嫁”来劝她快些找个主的事，她非病倒在床上躺几天不可。这样一闹哄，谁也不敢登门给她提亲了。爹妈虽说愁得蹿火冒烟，但生怕把女儿逼疯气死，也就听天由命了。

一天，钟原路过花新家的门口，看见她正在那劈木柴，累得汗流满面，布衫都湿透了，就动了善心，主动上前帮她归拢劈柴，又要下斧子替她劈榆木疙瘩，很是卖力气。不一会，两人就混熟了，于是便闲聊起来，唠来唠去，钟原问：“你都这么大了，咋还不找个女婿呢？”花新的脸立刻红到耳根子，可一见这老头挺忠厚，不象有恶意，就把自己要选个有缘份的郎君之事一五一十地说了一遍，钟原一听她说的那个主和自己日思夜想的打算一模一样，心里马上亮堂起来，不由暗道：莫非这个小女子正是我四面八方寻找了几十年的那个柳花转世的？想到这里，就将今比古，追根刨底。花新也不藏不掖，把憋在心里的话全吐给他听了。

这工夫，阎罗殿上的白无常拿着生死簿来人间视察“人寿长短”、“生死灾善”，正好路过这个钟家屯。有个小鬼问道：“那年

你放回阳间的那对男女，眼下成亲了没有呢？”白无常一掐算，说“还没有哩——你看——那不是他们正在一堆说悄悄话呢！”小鬼抬头细瞧，果然是他们两人，就提醒说：“那他俩咋不着急呀，还要等到成了白胡老头才办喜事咋的？”白无常这才恍然大悟道：“你说得对呀，可不能让他们再拖下去了，我给他们两人挑明了吧。”说罢，一晃“勾魂牌”，又念了几句咒。那钟原和花新的胸口立即如打开两扇窗子，象透进春风和阳光，才有了前边那段互吐心肠肺腑之情的经过。

钟原一看终于找到了足足等了大半辈子的心中人，乐得啥也不顾了，跑回家就叫他爹妈给自己张罗托媒向花家求亲。花新也对父母双亲透了实情真意。两位老人心里也乐开了花：孩子动了大婚，等于压在胸口的大石板被掀掉了，大家自然欢喜。

没多久，钟原和花新就乐乐呵呵地拜了天地，入了洞房。

单说正日子那天，来喝喜酒的人一看，男的已六十开外，女的才十八、九岁，都生打喳喳：这不是老夫少妻吗？那老头都赶上她的爷爷岁数大了！

白无常那日也来坐席参加婚礼，变成了个白须老翁，他拈拈筷子说：“列位有所不知，且莫少见多怪！”他对洗耳恭听的宾朋们讲，“这新郎新娘两人，实乃前世就有姻缘旧情，不想被女方的双亲给拆散两离了，由于这对男女忠诚不变的真心肠感动了天地神灵，才又让他们转世结良缘！”他看人们不住点头，又接下去，“大家不要说三道四，扯闲话，还应赞成称道才是！”

大伙听到此，都竖起大拇指，连声说：“对、对、对！”

从那以后，人们对老夫少妻都不笑话了。

李福莲 口述

高远 搜集

流传于吉林四平

守 灵

大家都知道，无论谁家死了人，在没有出葬之前，每天晚上都有守灵的人。这是为什么呢？

相传，很久以前，有一个很偏僻的小山村，村里经常发生死人炸尸的事。因此这村里一有人死，家家就都早早地插上了门，谁也不愿上那家帮忙料理后事。

村里有五个弟兄，老大叫盼喜，老二叫春望，老三叫三贵，老四叫归来，老五叫大春。人们都说他们是村里胆子最大的，谁家办丧事，都去找他们五个帮忙，可他们五个谁也没见过炸尸。

就说这天傍晚，村东头的王顺利，又找来兄弟五个，说是他爹死了，要他们过去帮忙准备一下料理葬事用的东西，五兄弟听了，爽快地答应了。

到了王顺利家，五兄弟见院里还有几个人也在帮忙，他们也就干起来了。从傍晚一直到晚上月亮偏西也没有收拾清，王顺利觉得过意不去就说：“算了，天不早了，明天再干吧，大家累了半天，连晚饭都没吃，就在我这儿吃吧。”别的帮忙的觉得不在这儿吃饭会薄了王顺利的面子，在这儿吃吧，又怕他的死爹炸尸。正在人们左右为难时，一个年岁大点的就对他们弟兄五个说：“盼喜，你们兄弟五个就在这儿吃吧，我还有点事得回去。”盼喜知道他们的意思说：“行啊，老爹，你回去吧，这儿有我们兄弟几个呢，晚上我们也不走了，住在这儿，明天早起再接着干。”其他的人见走了一个，也都推说有事走了。

王顺利见大家走了，招呼他们弟兄五个说：“来，盼喜，咱们进屋吃去。”进了屋，盼喜见王顺利他爹停在外间屋的一边，就招

呼他的几个弟弟说：“咱们就在这屋里吃吧，别的屋太窄。”他的几个弟弟都说行。王顺利就给他们放上了一个高桌，摆上了酒菜，吃了起来。老大、老二、老三坐的地方正好看见死尸，他们也没在乎，只自顾自地吃。王顺利陪他们喝了一会，说：“我明天还要起早，你们弟兄几个就慢慢地喝吧，我先休息去了。”他们说了声“大伯慢走”，就又喝起来了。

不知什么时候，进来一只猫，跳到了停放死尸的铺板上，舔了舔死人的手，三贵正好看见，赶紧走过去把猫赶走了，回来就接着喝。正喝着，盼喜一抬头看见死人的手动了动，接着又看见他睁了睁眼。盼喜以为自己看花了眼，就使劲地揉了揉眼睛。这下他看清楚了，死尸是在动，这可怎么办呀！忽然他灵机一动，说：“壶里没酒了，顺利又睡了，就不去打扰他了，我去咱家灌一壶来。”说完就走了。

呆了一会，老二春望一抬头也看见了死尸在动，低头想：这就是人们常说的炸尸吧，听说炸了尸的尸体追人追上了一碰就死，这可怎么办呀。唉，有了。他抬头对弟弟们说：“大哥他灌酒怎么还不回来呀，你们先吃，我去催催他，让他快点。”说完，他也溜了。

又过了一会，三贵抬头看见死尸的胳膊抬了抬，脚动了动，吓得他差点叫出声来，赶紧说：“大哥、二哥怎么还不回来呀，我到门口看看，瞧他们来了没有。”说完也走了。

现在屋里只剩下老四老五了，只有他们两个背对着死尸，还没看见死尸在动。这时，老五说话了：“四哥他们出去了半天，怎么还不回来，咱们再等一会，如果还不回来，咱们就先睡觉吧。”老四说：“好吧，不过现在我得上茅房，先找张纸。”一回头，他也看见了死人在动，吓得他转身就往外跑，老五还以为他是憋不住了呢，坐在那儿直笑。就在这时，他听见身后有响动，回头

一看，见死尸坐了起来，身子挺得直直的，眼睛冒着绿光，两只脚并在一起，一蹦一蹦地向老五逼过来，吓得老五“妈呀！”一声抱着脑袋就跑。那死尸也一蹦一蹦地追他，他没命地跑，也不知围着山道跑了多少圈，就在他累得实在跑不动了的时候，村里的一只大公鸡啼明了，接着又有几只公鸡叫了起来，死尸听到鸡叫，咚的一声倒在了山道上，再也没有站起来。

后来村里人都知道了，死人炸尸原来是猫在作怪，只要猫舔了死人，死人就会炸尸。所以现在都是一死了人，晚上就有好多的人守在死人身边，那是在看着猫，不让它舔死人，以防炸尸，这就是守灵。

崔 艳 搜集

喷 嚏 退 鬼

从前，江浙一带时常闹鬼，那鬼神通广大，行起来飞砂走石。所到之处鸡犬不宁，人畜遭殃。百姓们谈“鬼”色变，一说到鬼就连不满周岁的婴儿都不敢啼哭。

一天傍晚，几个闲汉聚在一起聊天，有个人道：“谁能将那鬼除掉，我每天给他烧炷香。”这时一个唤作“张大胆”的人，跳了出来道：“我去！”说完他径直向城隍庙走去。来到那里，他走了进去。里面没有鬼，只有供桌上的蜡烛半明半暗地点着，阴惨惨的。

张大胆看在眼里不禁毛骨悚然，心惊肉跳。他下意识地往后退了一步。“哎哟！”他踩着了一样东西，他抓起来一看，“啊！”原来是个骷髅头，他吓得连忙扔掉。他环顾四周，只见墙角边全是人骨和骷髅。幸亏是他张大胆，要是换作别人早就吓死了。

他在庙内转悠了一圈，便钻进了供桌底下。

过了一会儿，忽然刮起一阵怪风将门吹开了，一股寒气直冲庙门。躲在桌下的张大胆不禁打了个冷战，接着便“啊欠”一声，这一声喷嚏被鬼听到了。但那鬼不但没有循声抓来，反而大打喷嚏。张大胆一见，纳闷了。不过他这时已顾不得这些了，拔腿便逃。他一口气跑回了家，拴上门，躺倒在床上，他想：奇怪，这鬼怎么怕喷嚏。有了！他兴奋地跳下床，在厨房里拿了一瓶胡椒粉揣在怀里。直奔城隍庙去。

他来到门口，轻轻推开庙门，蹑手蹑脚地走了进去，那鬼正在啃一条血淋淋的人腿。刚才张大胆未看清鬼的相貌，这会他可看得一清二楚，惨淡的烛光映着一张青面獠牙的脸。只见张大胆悄悄走过去，揭开瓶盖，闻了一下，只听“啊欠！啊欠！”两声，张大胆连打了两个喷嚏。那鬼果然也打起了喷嚏。而且越打越厉害，打得满地乱滚。

张大胆这时也连续闻瓶子，连续打喷嚏，打得那鬼吃不消了。鬼求饶道：“饶命呀！啊欠！饶……啊……欠！”张大胆说：“你平时作恶多端，现在迟了！”他说完又去闻胡椒粉……就这样折腾了半个多时辰，那鬼便两腿一伸，一命呜呼了。张大胆朝死鬼狠命踢了几脚，咧开嘴想笑却又是“啊欠！”一声打了个喷嚏。

从此以后，江浙一带再也没有闹过鬼了。

吴 峻 搜集

流传于江浙一带

烧 外 衣 治 病

相传，古时候，李村住着一对老两口，男的叫李醉鬼，其实，

他的真名并不叫李醉鬼。只因老俩口已是五十出头的人了，膝下还无一儿半女。为这事，老俩口心中很是烦闷，尤其是李醉鬼，天天以酒浇愁，每天必喝，而且一喝就是酩酊大醉，所以，村里人很快给他送了个外号叫李醉鬼，时间一长，他的真名便被人忘了，村里人不管男女老幼，都亲热地叫他李醉鬼。他也不以为然，倒还觉得挺热乎的。

李醉鬼有一好友，住在邻近的王村，也很喜欢喝酒，李醉鬼天天都去他家喝酒，一喝就到深更半夜。但李醉鬼喝酒有个好习惯，每次喝完酒之后，从不惹事生非，而且无论多晚都一定回家。李村与王村之间有五里地远，中间有个乱坟岗。传说，这儿一到深夜就经常闹鬼，所以，村里的人一到天黑，都紧闭门户。唯独李醉鬼喝酒喝得胆子越来越大，从来不怕鬼神。

有一次，李醉鬼从王村喝完酒回来已是深更半夜，经过乱坟岗时，只听得有一微弱的声音在他耳边说：“大哥，今天我因下山时，不慎将腿摔伤，烦劳您背我一段路好吗？”李醉鬼这时已喝得醉醺醺的，根本看不清眼前是人还是鬼，他不加思索地说：“行，我来背你一段。”这个身影就毫不客气地爬到李醉鬼背上。李醉鬼也就趁着酒意，一溜小跑到了自家的门口。这时，只听背后的人说：“谢谢大哥了，前面不远就是我家了。”话刚说完，只听耳边象吹过一阵清风，李醉鬼背上的那个人影就找不到了。李醉鬼也不在意，打开自家的大门，蒙头大睡去了。

第二天，李醉鬼还是去王村喝酒，回来经过乱坟岗时，还是听见有人哀求，背送他一段路，到了门口，还是那句老话，然后人影就不见了。起先，李醉鬼对此事根本不在意。半月之后，有一天，李醉鬼酒醒时突然想起此事，觉得很蹊跷，心想：我每天晚上背的都是什么人？而且每次背到门口，人怎么就不见了呢？他越想越不对头，随即将此事原原本本地告诉了老伴。

老伴以为老头说醉话，也就半开玩笑地对他说：“那你今天晚上再去背，到门口不要放他走，我来看看到底是什么人。”晚上，李醉鬼照样去王村喝酒，但今天他喝得不多，好友当是他今天不想喝，也未劝他，独自一个人自斟自饮去了。

半夜时分，李醉鬼告辞出门，经过乱坟岗时，那个幽灵又出现了。李醉鬼二话没说，背起就走，到门口后，急忙招呼老伴出来，老伴听到喊声，穿好衣服，端着油灯就出来了。借着油灯的亮光，老伴朝李醉鬼的身后一瞧，“哎呀”一声，瘫坐在地上。李醉鬼忙说：“你咋的了，怎吓成这个样子了？”老伴在地上战战兢兢地说：“死老头子！你身后咋背着一块棺材板。”李醉鬼一听，也着实吓了一跳，急忙放下身后背的东西，心想：我是不是把鬼魂背回家了，这可叫我咋处理呢？转念又一想：鬼魂最怕火，何不把它烧了。他马上招呼老伴去拿火柴。老伴进屋拿来火柴，李醉鬼在棺材旁边随便堆放了一些柴禾，划着火柴，将柴禾点着了。火借风势，不一会儿，就变成了熊熊大火，火光中隐隐约约看见一身影在痛苦地挣扎，嘴里还不停地乞求：“别烧了，饶了我吧，下次再也不敢了。”李醉鬼突然想起：最近村里晚上老是闹鬼，定是你这鬼魂在作怪。想到这里，他嘴里振振有词地说：“不把你这害人精烧死，决不罢休。”

第二天晚上，李醉鬼照样还去王村喝酒，回来经过乱坟岗时，只听得那群幽灵怪声怪气地叫着：“快跑啊，李醉鬼又来了，谁要再敢让他背，非烧死不可。”从那天起，村里再也没有发生闹鬼的事。不知从什么时候起，不论谁家的大人，小孩生了病，就被认为是鬼魂附身，必须将病人身上的外衣脱下，门口燃起一堆火，然后将衣服扔到火里，烧成灰烬，这样病人的病马上就会好的。

杨大春 搜集

流传于甘肃等地

墨斗

许多年前，在山东德州地方，有个无人居住、破败不堪的大庙。一天，天色已晚，一个木匠因贪赶路误了投宿，只好住进这个破庙里。木匠随便找了一处厢房，将随带行李一铺，倒头就睡着了。

也不知睡了多少时候，朦胧中忽然听到殿堂里“扑咚”一声，随着一阵阴风刮过，木匠就觉得浑身的汗毛都竖起来了，心里“扑扑”地乱跳，赶紧起来点燃随身带的蜡烛，借着烛光，只见一个头如斗，眼似铃，青面獠牙，披头散发的怪物出现在房门口。

“鬼……”木匠大叫一声，吓得魂飞魄散。

这时，就见鬼伸出钢钩般的利爪，向木匠抓来。慌乱中，木匠抓起放线用的墨斗，准备抵抗。谁知鬼看见墨斗，立即缩回手去，连连后退，再也不敢向前。木匠赶紧盘腿而坐，口中念念有词。两人就这么僵持着。

过了一会儿，远处传来鸡叫声，鬼一听鸡叫，掉头就跑，木匠这下胆子大了，起身就追，一直追到殿堂里，就见鬼钻进一副棺材里面。木匠赶紧过去挪上盖子，用墨斗在盖上弹上了线。

第二天，木匠去附近找来几个人，将昨夜发生的事一说，大家都议论纷纷，一位风水先生看了，说这是个养身地。原来这里有个风俗：家里死了人都喜欢放在大庙里，恰巧这副棺材放在养身地上，死人得了地上的灵气，晚上变鬼出来害人。木匠和众人当时就将这副棺材烧毁了。

从此后，不管哪个木匠，无论走到哪里都带着墨斗，因为他

们都相信鬼是害怕墨斗的。

朱德相 搜集

流传于湖北等地

催生娘娘

从前，有个叫桂花的年轻媳妇，在生头胎娃儿的时候，难产死了。她死后就成了产妇鬼，来到名山幽都这个地方，日子长了，桂花思念人间，希望能够投生，重返阳世。她把自己的愿望对阎王爷说了。阎王爷回答道：“你生前没有什么罪孽，投生可以，但你必须自寻出路。”桂花问：“出路怎么找法？”阎王爷说：“每到天黑的时候，你就可以取替身超生了。”桂花一听，觉得这个办法简便，决定出去试一试。

当天晚上，夜深人静时，桂花来到人间，发现一家人家还亮着灯。她舔破窗纸，透过窗格眼一看，见一个年轻媳妇正在生产，在床上轻声呻吟。桂花想：机会来了。不一会儿，孕妇开始阵痛，在产床上挣扎着，大声呼喊，满头是汗，怎么使劲也生不下来。没多久，就昏迷过去了。桂花钻进窗眼，来到床边，这时，只要她死死卡住产妇的脖子，超生的愿望马上就能实现。可是，桂花刚伸出手，年轻媳妇突然睁开双眼，一把将她拉住，目光充满哀求，象在说：“姐姐，救救我吧。”桂花看着满脸痛苦神色的产妇，回想她自己生产时的不幸，心一软，手就松了。桂花不但不再去卡她，反而同情地对她轻轻吹气，不一会儿，那媳妇苏醒过来，稳定了情绪，孩子很快就生下来了。

桂花回到地府，阎王问她， she就把取替身的经过如实讲了。阎王道：“你这个人太没出息了，不害别人，自己怎么能超生

呢？”桂花一想也是，决定下一次狠点。

第二天晚上，桂花来到乡下，又遇上难产的妇女。那妇女怀的是个倒胎，头朝上，脚朝下，发作两天两夜了，无论怎样也生不下来，接生婆奈何不得，就伸手去拉，结果拉出一只脚来，产妇流血不止，痛得脸色发白，嘴唇发紫。这时，接生婆对产妇的婆婆说：“大人，娃儿不能双全，是保大人，还是要娃儿？”婆婆没有答话。突听窗外有一个男子的哭声，那哭声很凄惨，听了使人心里发颤。那男子哀求道：“婆婆，我求求你呀，大人也要，娃儿也要呀！”

产妇听到丈夫的哭声，睁开眼睛，对接生婆说：“我不要紧，娃儿一定要保住！一定……”说得婆婆也“哇”地一声哭起来了。

桂花见了这一家人的惨状，心又软了，根本忘了取替身的事，站在床边，帮助接生婆对产妇的腹部进行按摩，努力使胎儿顺利出来，又不断对产妇的鼻孔吹气，使她保持清醒。从半夜一直忙到五更，才帮助产妇把孩子生下来。那家人也感到奇怪，觉得一定有什么神灵在暗中帮助。于是，烧了三炷香，化了两串钱，浚了一碗水饭。桂花收了酬谢，心里非常高兴。这时，突然听得四处的雄鸡一起叫了起来。桂花慌忙往回赶，可是来不及了，已经赶不回鬼门关了。于是，她成了游魂。

从此，桂花夜夜到处游荡，寻找超生的机会。可是每当她看到妇女们生产时的痛苦，心中总是充满了同情，总是不忍下手，总是千方百计去帮助，设法解除产妇的痛苦，使孩子能够顺利地生下来。久而久之，桂花心里也明白，自己可能永远不能超生了。

有一天，桂花趴在一户人家窗口上，观察屋内产妇的动静。突然有人拍了拍她的肩头，她回头一看，是夜游神正摇着蒲扇对自己笑。桂花正想发问，夜游神说：“你这几年做的事，阴天子

都知道了。他叫我召你回去，要找你说话。”

桂花见了阴天子，跪在殿前，生怕阴天子责怪她破坏阴间的条律，问罪于她。谁知，阴天子叫她抬起头来，说 she 为阳间做了不少善事，救了很多入，决定封她为“催生娘娘”，还要给她立神位，建一座催生殿。

后来，人们只要遇到生娃儿不顺利，只要给催生殿烧一炷香，催生娘娘就会赶来帮忙，让娃儿安全地生下来。

杨 杰 搜集

流传于山东枣庄

门上贴八卦

也不晓得是啥个时候，啥个地方，只晓得有这么一个市镇，生意非常兴隆。

离这个市镇两里外的一座森林旁有一个客铺，主人家姓韩名兴。他为什么不在市镇里开房铺，那里的生意不是比这两里外阴森森的地方好吗？这个只有他自己心里知道。过了一段时间后，人们才发现，他赚的钱比那些在市镇开客铺的老板的钱还多。人们对此都迷惑不解。

就在一天下午，一个名叫莆把信的中年汉子经过这里，由于没有客铺，他就 在市镇周围转了转，悠起来，突然，他发现了韩兴开的那家客铺。

于是，他去了那家客铺，不管三七二十一就包租了一间住下了，可谁知一场灾难也就降到了他的头上。

原来，韩兴在这个店铺里养了两个鬼，专门在夜里放出来吃人。到这里来住的，大多是有钱的老板，所以，人被吃后，所带的

钱财就流进了韩兴的腰包里。这就是他有钱的原因。

话说回来，再说莆杞信前脚走到房间里，楼梯的门已被韩兴反锁上了。由于劳累了一天，莆杞信非常疲劳，他解下装着白银的包袱，放在床头边，刚掀开被子，便吓得跳了起来，原来这被子上有一些没有擦干净的血迹，接着一股莫名其妙的血腥气也钻进了鼻子里。这倒使他想起了一件事：有些黑店里就用鬼出来吃人，而店主则占有客人的财物。他暗暗想着：要是鬼出来伤人的话，我就除掉他。这样一想，先头那害怕的神情也去了一大半。

读者不知，这个莆杞信手艺是祖传的。他的祖父也碰到过鬼，差点也被鬼吃掉了，碰巧有个神仙看到了，因此躲过了一场大祸。同时，神仙还教了他一些法术，使鬼不敢轻易伤他。那法术就是用缝纫用的针和线在路上做八卦，如果鬼碰到了八卦，就不能飞了，只能沿八卦的圆圈一直旋到中心，这样才可以飞起来，如此就会花费鬼很多力气和时间，所以鬼很怕八卦。

于是莆杞信就悄悄来到楼梯上，从下到上，每一档中都做了一个八卦，一直做到自己床前，才和衣睡在床上。

到了半夜，外面下起了大雨，天雷发闪打得很热闹，风吹得哗哗作响，使人听了汗毛都竖了起来。莆杞信虽说艺高胆大，也不禁寒了寒。这时只听得楼梯下“嘤”的一声，两扇棺材盖都被鬼掀起来了。它们上了楼梯，一看到八卦，吓了一跳，但由于客铺生意不好，好几天没人来了，肚子也早已饿得咕咕叫，只好大着胆子，惶惶地踩着八卦，费力地爬上来，这时，这两个鬼的气力已用得差不多了，一个闪电，屋里亮了一亮。啊，两个张牙舞爪的魔鬼已来到了床前，莆杞信吓得昏了过去。就在这危急关头，远处传来了鸡叫声，天马上就要亮了，这两个鬼吓得回转头，刚走到一半楼梯，天已大亮，于是两个鬼变成了一滩血和一撮头

发。

后来，莆把信把韩兴送到了官府，一把火烧了这个“黑心”开的黑店。就这样，莆把信的名字变成了“不怕鬼”。

至今，还有许多人家还买八卦贴在门上，意思是：大鬼、小鬼进不来，以保平安。

边雪军 搜集

流传于浙江诸暨

撑伞避鬼

苏州农村有个习俗，孩子或病人出远门，一路上家里人总要给他撑着雨伞，据说这能驱邪避鬼。若问这种风俗的由来，这里有段故事。

从前，苏州娄门横街有个剃头师傅，此人生就一双阴阳眼，能看得见阴曹的鬼魂，因此阎罗王就委任他做“走阴差”的使役，叫他探听当地寿数将尽的人，是否住在家里，以便前去拘捕。有一天，剃头师傅正给一位客人理发，刚剃到一半，突然脑门发胀，呵欠连连，两只眼睛象挂着两个秤砣，睁不开来。这时，手里的剃刀也不听使唤了，两腿酸软得站立不住，就身不由己地坐了下来，靠在桌上，“呼噜呼噜”地睡着了。那客人看见剃头师傅这副模样，推他不动，叫他不醒，弄得十分尴尬；再从镜子里照照自己的面容，头上白一块，黑一块的，象个丑八怪，如果这样回去，岂不让人笑歪嘴巴！没办法，只好耐着性子，坐下来等剃头师傅醒来再说。约莫等了一个时辰，剃头师傅伸伸懒腰，醒转来了，见客人还在，忙不迭赔礼道歉。那客人将心里的懊恼压了下去，抓抓头皮，对剃头师傅说：“你怎么啦，是不是昨夜没有睡醒？哎，

闲话少说，快替我剃完吧！”剃头师傅央求着说：“客人呀，我实在吃力死了，让我先歇一歇，吃上一杯茶再动手吧！”这一来，那客人的无名火又升起来了：“你这个人呀，睡了半天，还说吃力，真是少见少有！”剃头师傅接口道：“你当我刚才真在睡觉？告诉你吧，我是干公事去的，这……”客人大声喝道：“你这人怎么回事，做了错事，还要欺骗顾客！”剃头师傅连忙申辩道：“顾客是衣食父母，岂敢说谎。唉，不瞒你说，方才我是到阴间去了一趟。”“勿要乱话三千，你这是白日见鬼啦！”“不是见鬼，这是阴差。阎王要传人，先要我去打听这个人的下落，这样，夜叉、小鬼到了那天一捉就着，便不会误事啦。”那客人听他说得有板有眼，不禁好奇地问：“那么，今天你去了哪一家呀？”剃头师傅到客人身边，轻声地说：“我到了北寺塔兴隆米店。”“兴隆米店？”客人顿时心里“扑”、“扑”乱跳，但他还是强作镇静，不动声色。剃头师傅反问道：“客人认得他家的人？”“不认得，随便问问。噢，是不是米店老板……阳寿到了？”“对对，就是这个黑心人。哎呀，我是说漏嘴啦，这是秘密，万一走漏消息，我要被阴棍打死的，你可千万不能随便乱讲呀！”

原来，这顾客就是兴隆米店老板，此人姓江名叫财兴，因为他心肠又黑又硬，常常在升箩上克扣穷人米粮，所以人家都叫他“钢炭心”现在他听说自己死期已到，急得浑身象筛糠，弄得剃头师傅难以在他头上动刀。于是忙问道：“客人，你怎么啦，是不是得了疟疾？”“没有什么，呃，今朝天气好象特别冷。”剃头师傅说：“天气确实很冷。嗨，老话说‘天冷加件棉袄，立刻暖得象火烤’，客人你不妨到对过酒家去弄杯黄酒灌进肚里，身子就一定会暖和起来。”提起老酒，老板突然感到有了生路，心里寻思：我何不将他灌醉，套了他的口气，逃过阎王的勾魂关。当即拉拉剃头师傅的衣襟，亲热地说：“酒逢知己千杯少，难得有机会，今

朝我请客，等剃好了头，我们一起喝个痛快如何？”剃头师傅是个酒糊涂，顿时口水也滴下来了，连忙三剪两刀，替老板把头剃好，关上店门，两人“蹬蹬蹬”地上酒家去了。

剃头师傅三杯老酒下肚，微有醉意，老板便问道：“你经常出入阴曹，和鬼轧闹，对鬼的习性一清二楚。人怕鬼，可有人说鬼也怕人，不知有没有这回事？”剃头师傅说：“说实在的，鬼确实很怕人，因为好人的额角上有一把‘三昧火’^①，一照着鬼，就要烧死。所以人们常说，额角头高的人不会碰着鬼，就是这个道理。”老板一个“格登”，不禁问道：“照此说来，额角低的人，‘三昧火’就暗淡无光了？”“对，恶事做得越多，额角的‘三昧火’就越暗，甚至熄灭，这时，鬼就会来捉弄他。”老板心里一惊，他想：我虽然大恶事没做过，亏心事倒做了不少。如今死期已到，难免要受阎王的惩罚。他心里越想越怕，便问：“那么，除了‘三昧火’，鬼还怕什么呀？”剃头师傅为难地摇摇头：“这个不好说，说出来，我就要没命了。”老板见他说话吞吞吐吐，知道他一定晓得避鬼的妙法，于是一面给他劝酒，一面又说：“这是我随便问问的，我也知道你不一定都懂。来，再干一杯！”

大凡贪酒的人都很好胜，老板这一激，果然剃头师傅面孔通红，跳起来说：“我怎的不懂？老实告诉你，鬼最怕伞，喏，就是撑雨的伞。”老板心里暗暗高兴，不过鬼为啥怕伞，还不知此中窍坎，忙问道：“伞有啥好怕的？我可不信。”于是，剃头师傅就讲出了下面的故事来。

原来，很早很早以前，阎王手下有个老鬼，做事从来蛮牢靠，

① 三昧火：佛家语，意即人们经过修身养性，面色红润，额上露出的神秘光泽。这里也可引伸为正直之人具有凛然正气，鬼神见了也要退避三舍，不敢侵犯。

所以阎王很重用他。有一次，阎王叫他带一班小鬼到阳间去捕捉一个寿数已到的人，不料这人心地善良，做过很多善事，额角的“三昧火”旺盛得很。这天，因为下雨，他正好撑了一把伞，把“三昧火”的光遮得严严实实的。老鬼不知底细，叫两个小鬼冲上去把锁链朝他头颈里套去，不料，小鬼一钻进伞里，就吱吱乱叫，当场就烧成了灰。老鬼站在一旁，吓得呆了，仔细一看，原来是此人额上的“三昧火”在作法，连忙回去禀告阎王。阎王听了火冒三丈，厉声斥责：“你是老鬼，怎的变成了冒失鬼？”老鬼哀求道：“请阎王恕罪，因为此人撑了把雨伞，把‘三昧火’挡住了，所以我没吃准，出了偏。”阎王不信，便再派鬼差去打听，回来的人都说此人额角火光四射，不能近身。阎王知道此人确实是大贤大德的人，如今死期已过，就让他留在阳间。老鬼呢，阎王念他平时做事谨慎，这次纯属失偏，也就不予定罪。所以，后来鬼一见雨伞，就吓得拼命逃走。

老板从剃头师傅那里探到了驱鬼的诀窍，内心暗暗高兴，当即付了酒钿，告别了剃头师傅，回到家里，马上撑了把雨伞，躲在下面，人到哪里，雨伞撑到哪里，人不离伞，伞不离人，连吃饭上茅坑，都照样撑着这把救命伞，足足撑了七七四十九天，总算被他躲过，没被阎王抓去。

再说这个“走阴差”的剃头师傅，由于泄漏了阴曹的机密，终于被阎王拘捕，活活打死。米店老板呢，好容易逃过了勾魂关，从此他洗心革面，再也不敢胡作非为了。不过，鬼魂怕伞的故事，后来还是从他嘴里传了出来，于是，病人和小孩出远门撑伞，日久便成了苏州的习俗。而“老鬼出偏”也成了苏州地方的一句俚语。

朱巧生 搜集

流传于江苏

方石镇压捣地鬼

以前，房子的墙角都各用一根柱子，柱子下面再垫一块方石（现在是基石），现在许多旧建筑中也都如此。这是为什么呢？说起来，还有一个曲折动人的故事哩。

相传，有一群恶鬼，经常幽灵般地游荡在人们的庭院里。每当晚间便潜伏在墙角，用掏墙角的手段向人们敲诈勒索。许多人家由于没有贡品，房屋也被鬼毁坏了。

一天夜里，有四个恶鬼在外游荡了一天，肚子也饿了，于是在村头商量到哪一家去“就餐”。他们商量了一阵，就进了村，钻进了一条破巷子，进入一家穷人的院里。

这户穷人睡到半夜里，突然听到屋子四角都有掘洞的声音。老婆子捅了捅老汉子，悄悄地说：“你听，有人掏洞呢？”老汉子满不在乎地翻了个身说：“管它呢，为人没做亏心事，不怕半夜鬼叫门。”老婆子想了想说：“咱穷得要啥没啥，这神鬼们也不知瞎折腾啥哩，反正咱不理睬它就是了。”

四个鬼见没有人给他们摆出祭品、银钱，于是暴怒了，将四个墙角掏得更响了。

叫鬼这么一闹，老汉子可就睡不住了，他翻身坐起来，开始穿衣服。这四个鬼见了，可就乐了：“哈，到底还是被我们征服了。”

四个鬼正在那儿手舞足蹈正高兴呢！只见老汉子打开房门冲到院子里，从院子里搬来四块大方石，分别向四个墙角使劲一放，这一下，可不得了啦，只听得四个声音同时大叫：“哎呀！老爷，行行好，放我们出去吧，我们再也不敢来了。”这四个鬼被方

石压住后,再也翻不过身来,不能动弹。这一夜,这户人家的房子墙角再也没有传出掘地的声音了。

现在,当人们晚上一听到地下面有响声时,总是会说:“捣地鬼来了。”

这就是方石镇压捣地鬼的传说。

李培红 搜集

流传于甘肃临泽

门神、窗花能避鬼

洞庭湖一带至今还流行着一种迷信风俗,就是在大门和窗格上贴着门神和红纸剪的窗花,听说这样做可以阻止夜间游荡的鬼怪进屋害人。

相传许多年以前,洞庭湖一带的人们特别信敬鬼神,人们在湖边建造了不少庙宇,其中土地庙和阎王庙特别多。这里的人们往往抽闲去阎王庙烧香上供,以保大伙幸福长寿,住在阴曹地府的阎王一直饱受着人间香火。

有一年,旱魔侵害着洞庭湖一带,人们的生活连肚子也填不饱,因此阎王庙里的香火也就荒败下来。阴府的阎王生性歹毒,不仅不把旱情禀报玉帝,反而要报害人间。他委派招魂鬼使和索命鬼使来往人间,捉拿凡人入地狱,但他又怕害光了凡人而得不到香火,就限两鬼使只拿一夜的凡人,第二天鸡鸣前立刻送回。这两鬼使飘悠悠上至地面,人间此时正是正午。他俩约定先分头去村里摸熟情况后,再回洞庭湖边会面。

再说这洞庭湖,由于天大旱,水位降了丈余,湖边的柳树大概是缺水暴晒,树叶已枯黄。在湖西不远的村子里住着一位叫

王大的单身汉，他为人善良正直，常常帮邻人们做点活计。这日午后，他出工路过此处，因为太阳毒辣，便跑到大树下乘凉，没过多久，忽听得隐隐的说话声，便赶紧爬上树藏了起来。说话声更近了，只见一个手里拿着白幡、身上穿着白衣的人和一个穿黑衣、拿着铁链的人，边走边说，走到他隐身的树边时坐下来。原来他俩就是招魂鬼使和索命鬼使。只听打白幡的鬼使说：“老弟，我刚去看了一遍，见村里每家的大门上都没贴门神；我们可以顺利地进去捉人。”拿铁链的鬼使也接过话说：“我也到处看了一下，见每户的窗格上都没有带红的窗花，我们可以进去抓人。”末了，他俩又约定等天一黑，就立刻捉人。说完话又匆匆走了。

躲在树上的王大，见他俩走了，便急匆匆下树，决定把刚才听到的和见到的告诉大伙，以防止两个鬼使害人。他让大伙在自己家门上和窗格上，分别贴上门神和红纸剪的窗花，安排停当后才安心回家了。

再说这两个鬼使等天一黑，便急奔村里而来。他们先来到王大家，正要放心地进去，却被那一脸凶相的门神吓得退了回来。他们又绕到窗下，又被那血红的窗花给挡了回来（相传鬼是怕人血的）。招魂鬼和索命鬼又只得到另一家去，同样被阻止而不能进屋。他俩都不信这突然的变化，便一家家地找了下去，也不知过了多久，远处的鸡断续地叫过了。两个鬼使才心神不定地往阴府飘去，并向阎王禀报了发生的情况，阎王也只得罢休。

从此，人们就形成了贴门神和窗花的民俗，一直流传至今。

严 凌 搜集

流传于湖北嘉鱼

大年除夕放爆竹的来历

每年的大年除夕夜，人们总是放些爆竹；第二天清早见面时，总是说声“恭喜”。为什么这样呢？这里流传着一个故事。

很久以前，不知从什么地方来了个鬼，这个鬼身高足有丈余，披头散发，血红的长舌垂到肚脐，浑身长满黑色的长毛，样子非常害怕。这个鬼专门吃人，每逢大年除夕，就趁人们一家团聚时窜进村子里吃人。不几年，许多人就被鬼吃掉了，人们害怕得关紧大门不敢出来。

日子长了，人们也了解到这鬼最怕的是响亮的声音，乡亲们商量，当鬼来时，就打响锣鼓、铜钹之类的东西，但这些声音毕竟太小，开始还吓了鬼一跳，后来鬼听了再也不害怕了。于是人们又想出一个办法，大年除夕前一两天，家家户户要准备一些大爆竹，当鬼再来时，一齐放起了爆竹，结果吓得鬼慌忙逃跑了。

第二天清早，人们发现彼此还在时，总是惊喜地说：“你也没被魔鬼吃掉吗？恭喜呀！”

这就是大年除夕放爆竹的来历。

赵耀邦 搜集

流传于广东等地

产房门上挂红纸、镜子、剪刀的传说

从前有个屠夫，在天交五鼓的时候，赶到邻村去杀猪。屠夫走着走着，突然烟瘾上来了。屠夫装好烟斗，可是忘了带火，正

在发愁的时候，看见前面有一盏灯笼。屠夫三脚两步赶上去说：“伙计，借个火吃烟。”“你自己点吧。”屠夫点着纸捻，却看不到拿灯的人，心里晓得碰到了鬼。杀猪人胆子大，反而问鬼：“你老兄到哪里去？”鬼回答说：“陪你同行。”屠夫正好借灯赶路，说：“请你先行。”

鬼在前面，不见影子只见灯。屠夫跟在灯笼背后。路走得特别快。转眼到了邻村，灯笼停了下来，鬼对屠夫说：“请你把灯笼挂在墙角，对人说是你带来的灯笼，你就还了点火的情了。”屠夫觉得合理，就照办了。

屠夫杀完猪，主家给了他双倍的工钱，还留他吃了一天的酒。因为这天是主家的孙子满月，请了亲戚朋友，左邻右舍来吃酒，一直吃到断了夜光，才放屠夫回家。

屠夫告辞主家，摇摇晃晃走回家去。出得大门，屠夫看见灯笼还挂在墙角，连忙走过去问道：“伙计，你怎么还在这里？”鬼说：“不瞒你哇，我是来捉他家的媳妇做替身的。谁晓得那房里蜡烛烧了一天，人又来来往往陪着，只好等下半夜静了动手。”屠夫感念主家的盛情，醉醺醺地说：“伙计，依我说，人家媳妇要养细伢崽，你就莫去捉她了。我是个屠夫，杀生无数，你就把我捉去吧。”鬼说：“你身上带有刀，杀气重，我不敢捉你。我等了三年，才等到这个机会，我不会放过的。”

屠夫见鬼不依话，气得拔出刀来，把灯笼砍翻，又回身进门告诉主家。主家一时吓慌了，不知怎么办才好。屠夫这时酒醒了大半，想到一个主意说：“鬼不敢捉我，怕刀有杀气。鬼还怕红的光。你们把红纸、镜子、剪刀一起挂在产妇房门上，鬼就不敢进去了。”

主家对屠夫真是千恩万谢，马上就在产房门上贴一张红纸，钉上一个钉子，挂上一面镜子、一把剪刀。意思是：红光照门，

明镜驱妖，宝刀在上，鬼怪远去。

一夜过去了，这家媳妇平安无事。以后也夜夜平安。从此附近一带产妇房门上都流行挂红纸、镜子、剪刀。

刘怀文 搜集

流传于江西南城

城隍土地

过去，每个城镇，每年总有一次城隍庙会。而安徽寿县正阳镇，却有两次庙会，说来还有一段奇巧的故事。

据说正阳曾出一才子，名叫刘自治，此人聪明过人，人说他有状元之才。一年初夏，刚有暖意时，他独自在后花园吟诗作文至深夜，这时，来了一白衣秀士，与他谈古论今，两人越叙越投机，于是两人就结拜为兄弟。每天直谈至疲倦方才各自离去。就这样，日复一日，月复一月，直至秋后。一天，这位白衣秀士面带愁容对刘自治说：“我们兄弟相处了这么长，真是叫人难分难舍，但明天我将要走，再没有相见的机会了。”

“这是怎么回事？”刘自治问道。

“实话告诉你，我是水鬼，明天我就要讨替身（据说鬼须讨个替身，才能脱生成人），所以，以后不能再相见了。”

“但不知兄弟在何处讨替身？”

“明日午时三刻，从寿县来一只三桅大船，船上的‘小管船的’将是我在正阳码头的替身。”

说完，他们又各自散去。

第二天，刘自治吃了早饭，就到正阳码头下游二里多远处坐岸等船，直等到午时将近，才从寿县开来了一只三桅大船，他见

了，就奋力喊住船只，一问，船上确有一个“小管船的”，年方七、八岁，生得活泼可爱。于是，他对老管船的讲清来意，老管船的当然把他奉为上客，请上船来，排宴侍候，并请他在船舱里看住“小管船的”，说话之间，午时三刻已到，船将靠岸时，“小管船的”在船舱里急得一蹦三跳要出来，但被刘自治紧紧拉住不放手。到了未时，刘自治才高高兴兴地离开大船回家。

这天天黑后，他又到后花园吟诗作文，不多时，那白衣秀士又来了。

“兄弟，昨日说不来了吗？”刘自治问。

“我的事全被大哥破坏了。”

“兄弟，莫怨哥哥，是哥哥舍不得叫你走啊！”

“哥哥放心，今后弟弟一定每天都来相陪。”

就这样，秋去冬来，不觉到了第二年春天。一天，这白衣秀士又满面悲伤地说：“哥哥，我又要讨替身了。”

“不知兄弟又要在哪儿讨替身？”

“这一次是在清水河（沛河入淮河处），这一次不比上次了，上次讨一个即可，这一次要讨两个，明天一早，有一妇女抱着个小孩到清水河，她母子俩，便是我的替身。”

刘自治这一夜没有睡好，天没亮就跑到清水河。等了一个时辰，天方亮，果然来一妇女，怀抱婴儿，哭哭啼啼到了清水河边，那妇女刚要把孩子往河里抛，刘自治上去一把夺过孩子，并劝阻妇女不要轻生。直到她丈夫来把她领回家去，刘自治才回家去。

这天晚上，白衣秀士又和刘自治见面了，他们双方见面一笑，都知道这次事败，又是刘自治在里面“捣鬼”。

又过了一个年头，这天，白衣秀士又对刘自治说：“哥哥，以后我陪你的机会少了，由于两次没有讨替，我的行动感动了阎王，因此，阎王封我为正阳镇城隍，明天我便要去赴任，以后想

我，请到城隍庙相见。”

刘自治听罢，欣喜地说：“恭贺老弟荣升！”“谢谢哥哥！”

别后，刘自治每当想见他的鬼弟时，就到城隍庙与他相见。他们的交情越来越好，只是从不谈“公事”。

再说，刘自治有一嫂子，为人也很贤良，只是现在长一瘡背，据说是阴疮，是因为前世扣了人家的斤两，这世被城隍查出，才用秤钩给她挂在城隍庙后阁，因此这世长了此疮，是医不好的，想好，必得将秤钩去掉，疮才能好。于是，刘自治又想了一个办法，请他城隍弟弟带他到庙阁去看看，他见庙后阁果然用秤钩挂着一个女鬼，是她嫂嫂的模样，便上去将那女鬼放走。

这一松，城隍就犯了徇私舞弊罪，被贬为土地。刘自治知此事是自己做的，不与鬼弟城隍相干。于是，就以自己的才华，用心写了一本奏章，意思是嫂嫂这世表现很好，应当给她将功补过的机会，放走嫂嫂之事，并不是城隍，而是他干的。奏章作好后，写在一张黄表纸上，焚烧后，奏明五殿阎君。阎王看了奏章，才知自己做事太武断，特降旨，再封土地为城隍。但正阳镇的新任城隍已到，也只好把他封为城隍土地了，即官职是城隍，行权是土地。从此以后，正阳镇的城隍与土地平起平坐，地位相等。土地请了城隍，城隍必得回请土地。因此，正阳镇每年就有两次城隍庙会。

孟宪纲 搜集
流传于安徽霍邱

影 壁 墙

相传很久以前，中原地区有户姓张的人家，夫妻俩平时对人

和善，周围关系都很友好。自己一向省吃俭用，勤俭持家，再加上管理有素，后发致富，竟有良田千顷，长工数百，骡马成群，楼堂瓦舍，富丽堂皇，远近闻名，大家都叫他张员外。

这张员外一生生得一子一女。女儿叫张招娣，为长。儿子叫张发，为次。张员外之女招娣，长到一十八岁时，生得如花似玉，真是百里挑一。远近达官贵人之子天天上门求婚，但都未成。

一天，邻县来了一个比张员外更富有的刘员外，这刘员外有权有势，在中原赫赫有名。他也来替他儿子求婚，张员外就答应了。刘员外娶得称心如意的儿媳，天天贵客盈门，心头甚是甜蜜。家境也一天比一天红火。

张员外传说是前世结了冤家，鬼魂缠身，一病不起，女儿出嫁刚一年就一伸腿见了阎王。张母好不悲伤。母子二人由女婿接至刘家暂住散心。

常言道：“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此话不假，张家母子在刘家不到三天，忽然家人来报，一次“天火”，全家被烧了个精光。

物伤其类，兔伤狐悲。张家突遭此大难，招娣哪有不伤心的理，她哭求公婆暂时收留母亲和弟弟。刘员外怕人们骂他是有钱有势驴心肠，考虑再三，便唤家人在后院打扫一间小杂房安顿了张发母子。

两年之后，刘员外见张发已长成一个体格强健，年方十八岁的小伙子，心中有了鬼主意。他让儿媳出面让他给自己做长工，这样，一来可以抵掉债务，二来因为是近亲，使用起来比外人放心。但是，不久，刘员外便生着法子比鸡骂狗，逼迫张家母子离开。

有一天，张发没事想出门看看，刘员外一眼望见，出口便骂：“连狗都不如的人竟异想天开，装起老爷来了。”张发听了心中悲

痛万分，回房哭了一场，寻来一对箩筐挑上老母和几件家什走了。招娣万般无奈，暗自伤心，便拿出自己所有积资，求人给母亲和弟弟搭了一间草屋。张发母子也就开始了更艰难的生活。

张发本来身受父母教育，平时学习认真努力，做事活调，已是个很有心计的人了。他眼看自家穷苦的状况和亲家刻薄的对待，就每天带上干粮，早出晚归外出谋生。干什么连母亲也不知。

谁知一年下来，除平时家用开支外，又交给母亲不少白花花银两。不时地还有不少朋友上门问好玩耍。张母从儿子朋友口中才知张发竟当了叫人看不起的泥瓦匠。开始很想不通，后来再一想，儿子已学了本事，又不是歪门邪道，就叫儿子放心地去干。三年后，张发学艺满师。本事确实高超。师兄弟没有一个能与他相比不说，还远远胜过师傅。画图作表，算算写写，雕梁画栋无所不精，远近几县的大户人家都请张发去做。

一天，张发刚完成一项工程回家看望老母。一进门见着刘家大管家和母亲说话，顿时心中十分生气。没待张口，大管家一句一个亲家少爷，一句一个大公子的，让旁人插不得半句话，好歹找了个空隙母亲说明了管家的来意。

原来是刘员外要建新楼房，一来听说张发技艺超群，二来可以少算些工钱。主意打定，便差管家来请。张发不但有一身技艺，而且非常讲义气，根本不愿前往。但他一向听母亲的话，百依百顺。经母亲再三说劝，他才同意。第二天，他便带领一些人来动工建造。

那刘员外高兴得合不拢嘴，开始顿顿饭他来亲自陪坐，敬烟敬酒。张发就是张发，有自己的个性，心有城府。不论刘员外如何奉承，心中已有定规，双方相谈总不投机。招娣看在眼里，本意做个顺水人情。便求公公让弟弟天天到她房中去吃，由她亲

自操办。刘员外当然一百个乐意。

造楼不说。单讲招娣为弟弟做菜做饭。招娣心灵手巧，想方设法把饭菜做得可口，让张发吃饱吃好。特别张发平时爱吃的肥鸡，做得又香又嫩，远远闻到让人直流口水。可每顿却单单少了两只鸡大腿。开始张发并不放在心上，日子久了，便产生了怀疑，心中就越想越多、越想越气。以为虽为同胞姐弟，嫁到刘家是刘家人，心也总要向着刘家，加上当初刘员外如此对待，即产生一个恶念。暗下打定主意要狠狠整治一下刘员外。

当工程快要竣工时，张发便用黄泥做了一辆手推独轮车，一个小泥人。在无人时，悄悄放在楼户正门顶头中央，并吹了三口气。

工程完工，算好工钱。张发待要离去时，姐姐提来两个包袱放在他的箩筐内。还没等姐姐说明原由，张发就气冲冲地伸手将两个包袱甩到地上。他用力较猛，包袱甩开，满地又是衣服又是鸡大腿。那香喷喷的鸡大腿，黄灿灿的不吃已肚饱。众人顿时呆如木鱼。张发更是象中了邪，跪在地上，双手抓着鸡腿，两眼直瞪瞪看着姐姐。泪水象小溪流满面颊。

原来姐姐一片好心：兄弟长期在外，老母生活艰难，不时派人送去所用一切。其中每次都有不少鸡大腿。眼看楼房竣工，把积下的鸡大腿和母亲兄弟两人换季衣服等，由张发回去带上，省去很多不便。不想好心当作驴肝肺，在众目睽睽之下，又气又羞，转身便走。正在大家不知如何做好之即，张发大手一挥：“各位师傅请先回，并转告母亲放心，两天后我定回去。”众人走后，他便一个人，上上下下，不到两天工夫，他在楼房正门和院墙大门之间加筑一块高丈二、宽六尺的影壁墙。

影壁墙筑好的当天晚上，刚交三更，鬼哭狼嚎，小车吱嘎吱嘎，金属撞击声，闹得人人胆战心惊。家人忙报与刘员外。刘员

外为顾全面子，听到也当不知。家人来报便吩咐不准声张。天刚黑，带领全家藏在楼户窗帘后面窥视。又至三更，鬼叫声，小车吱嘎吱嘎的怪声，金属的撞击声突然又起。胆子大的往下细看，哎呀！可了不得，只见一个光身大汉，全身灰白，歪鼻邪眼，龇牙咧嘴，双眼发出阵阵蓝光。手推一辆独轮车，车中堆满金光闪闪的元宝，从楼房内大喊大叫地往外推。胆子小些的“哇哇”直叫，哭着挤作一堆。可是，那个魔鬼车子推到影壁墙前，一头撞在影壁墙上，车翻人倒，“哗哗”一阵响声，眨眼工夫竟奇迹似的不见了。片刻之间闹声又起，这样反反复复接连不断。天将放亮，一声雄鸡鸣啼，一切立即平静下来，安然如常。全家上下正不知如何是好，刘员外却哈哈大笑：“妙极妙极！张发贤侄你救了我全家老小！”天将刚亮，就打发家人值办香案敬鬼三天，从此以后，再也没闹过鬼。

其中原因也不难想象。那是张发为报受辱之仇，暗下手脚。对泥人泥车吹三口阴气，泥人就吵闹三晚。影壁墙挡住刘家金钱不至于外流。影壁墙原来叫挡鬼墙，大家图个吉利，避邪气，后来把它改称为影壁墙。

张发为表示对姐姐感激之情，故加筑一道影壁墙，使刘家不至于家破人亡，来弥补自己心中的愧疚。事情虽说过去了很久很久，人人害怕此事降临家中，造房时都把正屋门和院围墙的门拉开一段距离，不能相对，不是偏左便偏右，直至现在还沿用此法。

孙玉才 搜集

结婚习俗的由来

在很久很久以前，有两个小山村，相距四、五里，彼此联姻，甚是和睦。

东村叫“火龙村”，村里人爱用竹篾、松枝扎成一条龙，烧起来避邪。村里有一个叫保贵的小伙子，刚满十八岁，并无兄弟姐妹，三岁丧父，五岁丧母，孤苦一人，却非常勤快，心地善良。

西村叫“锣鼓村”，不仅村形似锣鼓，而且村中人喜欢敲锣打鼓来驱鬼。村里有一员外，妻子早已病故，大女儿嫁到东村，膝下还有两个女儿，一名银凤，一名玉凤。

只因员外常带着银凤去大女儿金凤家串门，日子一长，保贵竟与银凤熟识了，还彼此私订了终身。

员外不知此事，一天提出要银凤嫁给东村的一位郎中，银凤死活不从。后来一打听，员外才知女儿与保贵好上了，他因宠爱银凤，只得随其心意，答应她与保贵结婚。

时至初冬，田里的活也快忙完了。保贵便依靠乡里人，准备去银凤家娶亲。

筹备完毕，选择良辰吉日，火龙村大队人马便搬着竹龙浩浩荡荡到锣鼓村娶亲了。天刚一黑，人们就打起灯笼、火把，烧起火龙，敲起锣鼓，浩浩荡荡地拥着花轿回府了。

行至半路，银凤坐在轿里隐隐约约听到一阵哭声，便吩咐轿夫暂歇一会，她独自一人下轿向哭声方向走去，想看个究竟。

不料，一阵大风，一个吸血鬼早已将银凤掐死。原来，这个哭的人便是一个刚逃出地狱的吸血鬼，正在寻找替罪羊，她吸完血后，便钻进银凤的躯壳，装扮成银凤，上了轿。

上轿后，呼呼火龙，阵阵锣鼓已震得她不得安宁，于是，吸血鬼便吩咐轿夫，只打灯笼、火把照路，其余的火龙、锣鼓一概不要。她这么一说，人们只得听从，不大一会，便到了火龙村。

保贵正在家里张罗，听说迎亲队伍回来了，便慌忙迎上去，牵着新娘一起拜天地，进洞房，时至三更，便都入睡了。

花开两朵，各表一枝。再说银凤被黑白无常拘去魂魄后，来到了阎罗殿。五殿阎罗凶相吓人，两厢小鬼各呈怪样，案前判官提起笔来，正待一笔勾销银凤的薄命。就在这时，银凤终于挣脱了黑白无常的绑缚，大叫冤枉。阎罗慌忙查明原因，银凤也讲了事情的经过，阎罗气得哇哇怪叫，判官只得收回铁笔，吩咐黑白无常重新捉拿吸血鬼归案。

时交五更，吸血鬼便恢复了原形，正掐住保贵的喉管，准备吸血。不料，无常鬼正好赶到，黑白无常不管三七二十一，拘住吸血鬼的三魂七魄便走了。

这时，银凤哭泣着站在惊醒的丈夫身旁，当保贵问清事情经过后，更加恩爱银凤了，小两口生活如蜜，白头偕老。

从此以后，便有了一个习俗：结婚时间要在天刚一刹黑时，还要打起灯笼、火把，舞起龙来，敲锣打鼓，簇拥新娘到婆家，一路上还要娘家送，婆家迎，并且新婚第一夜闹至深夜，不能睡觉。

叶少斌 搜集

流传于湖北洪湖

大门上为啥插桃枝

相传，那天正是花店集。夜晚，皎洁的月光把黑夜照得如同白昼，通往花店的羊肠小道上走着一个人。他姓李，名七。此人

高高的个子，瘦瘦的身材，面部黧黑。他在集市卖了头牛，又贪了几杯酒，因此深更半夜才回家。

他踉踉跄跄地向家走去，正当他接近东石砬（又叫东石砬）的时候，忽然听到一个声音：“嘿！小民哪里走，某大王已经饿了一天，还没找到吃的呢，你正好当俺的一顿美餐。”随着一身嚎叫，从路南的坟地里蹿出了一个巨大身影。李七心里一哆嗦，头嗡嗡的，头发都竖了起来，待他冷静下来，不由抬头一看，“啊！”的一声，顿时昏了过去。

第二天李七家里人四处寻找，四下打听，最后就在东石砬的一条沟里，发现了他的骨头和被血染得通红的衣服，才知他丧了命。

这件事情就象长了翅膀一样飞遍了各个村庄，引起了人们的纷纷议论：有的说：“大概叫劫路的把他杀了。”“不对，要是被劫路的杀了，怎么不见他的尸体呢？”“别说了，要是真让鬼吃了，要知道你们在说它，它会来缠你们的身呢！”这个人说完，人们都面面相觑，不悦而别。就这样，一连失踪了几个人，还有牲口，结果都只有吃剩的骨头。人们个个提心吊胆，心里着急。这时，一位年龄大的老人说：“咱们不能制服那鬼，让它不吃人吗？”人们说：“对。”于是，大家便开动脑筋，想起办法来。“我去。”一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说。人们惊讶地望着这个傻小伙，问：“你能行吗？”“行，各位父老乡亲，不必担心，我去试试。”

小伙子回到家里，便踏着羊肠小路，借着清幽的月光，来到了东石砬。

忽然，一阵狂风怒吼，飞沙走石，打得小伙子睁不开眼，颗颗沙子虽小，打在身上就象针刺一样痛。“哈哈……”一阵狂笑，“又给我送吃的来了。”此时风停了，一切如故。他睁开眼睛，亏得练了几年武，要不就象前几个人一样吓昏了，但心里还是“咯噔”一

下，顿时又恢复了原样。他见一个恶鬼站在眼前：这鬼足足有一丈高，头戴一顶金灿灿的帽子，帽子上还有两根野鸡翎，面部青一块，红一块，两只凸凸的眼睛放出了凶恶的目光，一张三豁嘴上露出了两颗尖而长的大牙，赤着背，腰间裹着一块兽皮，全身长着寸把长的毛，手腕和脚脖上都有金光闪闪的镯子，两只手就好象鹰爪一样。“哪里走。”随着一声怒吼，魔鬼腾空而起，向他奔了过来。小伙子“嗖”的一声，闪在一边。魔鬼见扑了个空，又运了运劲，扑了过来。它就这样接二连三地扑了几下都没有成功，接着又来了个扫蹚腿。小伙子旱地拔葱跳出了圈外。这下恶鬼可急了，心想：我力大无穷，至高无上，怎奈这小小草民竟如此厉害，只有加快进攻，才能取胜。它想到这里，双手并起，两脚合作，一招紧接一招。鬼是越战越勇，小伙子越战越没劲，渐渐地别说有还手之力，就连招架之功都没有了。

突然，恶鬼一个凌空飞脚把小伙子踢倒了。说时迟，那时快，就见他双脚着地，“嗖嗖”地蹿到小伙子跟前，伸手把他提了起来。眼看着小伙子就要丧命。在这千钧一发之际，从地堰底下跑来了无数的人们，他们就好象从天而降。这突然的场面，吓得恶鬼惊慌失措，急忙抛下小伙子，跳到空中。只见这些人们手中拿着铁镐、棍、棒、铁钎，还有白光闪闪的铡刀。趁恶鬼观看的一瞬间，人们早已把小伙子救了过来，气得恶鬼“哇哇”地怪叫，随手向头上一摸，摸出了一个金光夺目的东西，向空中一扔，变成两把带有锯齿的宝剑，一个鸽子翻身把宝剑挟在了手中。跳下云头和人们打了起来。人们哪里是它的对手呢？它就舞了一圈，人们手中的家伙都纷纷落了地，这些人扭头就往后跑，后面又上来一批拿着长矛的人，轮流着打，但都无济于事。就这样，败一回，上一回，人们看着这么多人还是打不过恶鬼，就一边打一边退，一直败到村跟。恶鬼又“哈哈……”一阵怪笑，笑完了便说：

“看你们还有什么能耐，今天我非把你们这些人连村子里所有有生命的统统吃掉。”“恶鬼，你休要猖狂，你看我后面是什么？”一位老人说。恶鬼抬起头看了看，看到四面八方的人都拿着火把，边喊边向它跟前跑来，就好象一条火龙把它缠在当中，它说声“不好”，纵身跳上云头，狼狈地逃走了。人们看着恶鬼狼狈逃走的背影，高兴地跳啊，蹦啊，简直象刚开锅的水一样沸腾，都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之中。

据说人们的笑声惊动了玉皇大帝。他问：“凡间为何这等喧哗？”有一位大臣回禀说：“因为凡间的人靠自己的才能战胜了恶鬼才这样高兴，这样喧哗的。”玉帝听了颇为高兴，立刻派桃仙去降妖。桃仙领了圣旨，到了人间，把恶鬼除掉了。

从此人们又过上了太平的日子，并且知道了桃树枝能避邪驱鬼，都折了一枝插在自己的大门上，慢慢地成了习惯。至今我们这里还有人在门上插桃枝呢！

宋有桥 搜集

流传于山东东平

砖丘墓和烧纸钱

北宋宋真宗时，怀庆府（今沁阳县）城内有一位商人，名叫司登云。他老伴早年去世，家中只有独生儿子司路和儿媳常盼春，生活比较富裕。

司登云是丝绸商人，常贩丝绸到西方的大食、波斯等国做生意，一走就是一年半载。

有一次，登云正欲离家前往大食，突然身染重病，只好让儿子司路同友人前往。

常盼春正在妙龄二八，生得天姿国色，亭亭玉立，百里挑一。她不但长得动人，而且还是个贤孝媳妇儿。丈夫走后，她照看公公，求医抓药，十分勤快。时有月余，登云病好，康复如初，逢人便夸儿媳的贤良孝顺。

再说，府台大人的公子杨少辉，是个浪荡公子。因为他的头特别大，人送绰号“洋大头”。这洋大头每日寻花问柳，无恶不做。百姓们恨透了他，但也无啥办法。

一天，洋大头遇到了盼春，这家伙马上神魂飘荡、如醉入迷。于是，他便命打手们把盼春抢回府中，逼她成其好事。

盼春被逼得上天无路，入地无门，只好含恨上吊身亡。洋大头见盼春死去，便命人把她抛尸于城西荒郊。

登云得知了儿媳的不幸，气得牙都咬碎了，但也毫无办法。他为不让儿子回来时看见媳妇的棺木，便把儿媳尸体装敛，埋了起来。

洋大头自从逼死了人，便天天晚上做恶梦。他梦见女鬼浑身穿白，披头散发要吃他。时隔不久，便被吓死了。人们纷纷传说，洋大头恶贯满盈，是被盼春鬼魂闹死的。

一年之后，司路做生意回家。他一听说妻子亡故，立刻痛不欲生，几次昏死又醒。当天晚上，他梦见盼春泪流满面对他说：“夫君，为妻等你好苦啊！如今，阎王爷不收我，让我无吃无喝，到处流浪讨要，苦死我了！望夫君给俺送些钱花！”司路正要回答妻子，忽然醒来，又悲伤地哭了起来。

第二天，司路把做生意挣来的交子（纸币），全都带到妻子丘墓跟前焚烧。丘墓被烤热了。忽然，司路听到棺内有声音：“热死我了！”他慌忙扒掉丘砖，打开棺盖一看，只见妻子满头大汗坐了起来。于是，他忙把妻子拖出棺外，抱在怀里。

盼春真的又还阳了！他们夫妻二人抱头痛哭了一场，才回

了家。

如今，夫妻双方不管谁先死，都不入土掩埋，而是用砖丘墓和给死者烧纸钱，都是那时流传下来成俗的。

罗子全 口述

罗务本 搜集

流传于河南、山西一带

喝开水除病

相传明朝永乐年间，福建省出了个大人物，姓张名岳，官至闽浙总督，赫赫有名。张岳年轻时就心性刚强，不怕邪鬼，肯替人排忧解难，为民除害。

张岳十八岁那年，四乡五里旱灾又加瘟疫流行，张岳家几亩薄地无人耕作，庄稼不长，只得靠借债度日。少年的张岳耳闻遍地哭声，心如刀绞，常拍案长叹：“瘟疫作祟，残害众生，如何是好！”他搓手徘徊，无可奈何。更有父母，怕传染，不许他外出一歩，他整日呆在书房里，无心读书，郁郁不乐。

这天，实在坐不下了，他偷偷溜到屋外，顺着哭声，不觉走到瘟疫正流行的一个破落的小村子。村东头有一户姓朱的石匠，石匠和九个儿子、媳妇在几天内相继病死，现在只剩下老妻和一个小儿子。儿子又得病，昏迷不醒，老妇呼天唤地，一边捶打自己一边哭，声音令人不忍听，情景令人不忍睹。

张岳不由地慢慢走进那院子，靠着窗口，只听得老妇人哭道：“儿啊，你要是先走了，我一条绳索跟你去，找瘟鬼算帐拼命；儿呀，你是朱家最后一根血脉。老天爷，你可怜可怜我，救救孩子吧！”

突然间，病房里那消瘦的青年人坐起来了，朝他母亲呼唤，一时间万病俱除，母子俩喜出望外，两人踉踉跄跄地坐在门槛上搂抱在一起，悲喜交集。

张岳看了松了一口气。刚想离开院子，房间里哭声又起：“儿呀儿呀，你怎能就这样撒腿就走呀……”张岳急忙回头，又朝窗子望去，濒死的少年又活转了过来，立即起身说：“妈，瘟鬼又逃了，我这不好了吗？”

张岳心中猜疑，急匆匆走出了院门。房里扑通一声，那少年想必又倒地昏迷了。这样试了几次，张岳知道瘟鬼是怕自己的。他在，少年不死；他走，少年必亡。

这时，张岳毅然推门进去。昏睡的少年如梦初醒，拉着张岳的手说：“它们逃了，逃了！它们定是怕了你才逃的！”张岳叹口气，说：“我不走了，看瘟鬼能把我怎样！”

老妇人和少年殷勤地接待张岳住了一天，虽然少年平安无事了，但村子里哭声又起。怎么办？对这些瘟鬼，赶走它们不行，还得设法消灭它们！

张岳于是定下一计。他寻来纸笔，写了几十张字帖，每帖写上“张岳在此”四个大字，分散到各家各户去贴在门上，而只有这个少年家不贴，然后自己躲藏在床边等待瘟鬼的到来。

这夜三更，只见少年又发烧了，不久就昏迷不醒。张岳朝葛麻蚊帐张望，只见一个瘦小得如巴掌大的秃头鬼，满头大汗地骑在少年的胸膛上，另一个肥胖的，如同面盆一样的大蓬头鬼，冷冰冰地压在少年肚子上。据老人说，这就是瘟鬼和疫鬼了。

张岳把手一拍，两鬼大吃一惊。那秃头鬼说：“张大人，你以后当官有俸禄吃，干嘛要来夺我们小鬼的口粮！”蓬头鬼噙声噙气地说：“我们好意避你，你却不识好歹，你不怕死吗？”张岳默默不语。瘟疫二鬼以为他怕了，就越发大胆了，张牙舞爪地扑过

来。张岳赶紧闭了眼睛。等两鬼一个爬到他胸前，一个跳到他腿上时，就猛喝一声，一手抓住一个，把瘟疫两鬼扔到锅里，用蒸笼盖盖住。

瘟疫二鬼此时方知张岳的厉害，就吱吱喳喳地求饶说：“张大人，你饶了我们这一次，我们知道病家带不走的许多财宝在哪里，挖掘出来孝敬你老人家，保你家财万贯，荣华富贵。”“不义之财，张岳不取！”“那么，求大人放我们走，从此再也不来扰乱你乡亲四邻。”“普天下人都是我的乡邻！鬼蜮不除，难得安宁！”

张岳义正辞严，他写了“张岳在此”四个大字，端端正正地贴在蒸笼上，这样，瘟疫就无法潜逃了。

老妇人带着幸存的儿子来向张岳叩谢。张岳连忙扶起，吩咐他们添水起火，开始煮鬼。

再说这瘟疫二鬼，秉性燥热，尤为怕火，不到一刻钟，声息全无，只听得开水声。张岳揭开蒸笼，锅火清透，浊气全除。张岳把这锅水分给村里所有患病的人饮服后，大家都恢复了健康。

从此，这一带的水缸、蒸笼、灶间常都贴着写了字的纸条，以避邪驱鬼。而且，乡亲们也知道了煮开的水可以除病，不再随意喝生水了。

洪君风 口述

王 斌 搜集

流传于福建

线 鞭 打 鬼

在湖北，乡里每家都有一根线鞭子，鞭子用三股麻拧成，鞭子上还打七个结，据说：这鞭子不单能赶牛，还能打鬼哩。

从前，有个王老头，老头有个儿子叫王馥。王馥农忙种田，农闲帮工，加上家里一块葫芦地，庄稼长得总比别人好，日子还过得去。

有一年，麦子黄了，别人家都开了镰，王老头还要等，到麦熟十成再割。过了两天，王老头要割麦子了，到地头一看：呀！麦子地里乱七八糟，很多麦子被连根拔起，撒满一地。王老头走到另一头，只见地上有一堆草灰，还有烧剩的麦秆，地沟里扔了许多螺蛳壳。王老头呆住了，他不知道是哪个在害人。

王老头连忙跑回家，拿来镰刀，狠劲地割着麦子，连饭也顾不上吃。就这样，他一直割到月亮升起，才割完。王老头累坏了，也顾不得肚子饿，倒在麦堆上便呼呼睡着了。

“麦子怎么倒了？”“有生人味！”“我们这些夜游神怕哪个！把螺蛳拿来，吃我们的！”王老头被这些声音惊醒了，他还以为是偷麦子的。睁眼一看，只见一团团绿莹莹的火在麦地里窜来窜去，阴风惨惨，把麦子吹得乱飞。王老头吓坏了，捣蒜似地磕起头来，等那些夜游神走了，王老头才跑回家。一回家，他就病倒了，在床上睡了好几天。

过了几天，儿子回来了，他听说此事，哈哈大笑：“爹呀，你胆子太小了，光怕不中的，要打。”王馥想：鬼是三魂而聚，七魄而敛，不过一团阴火，一股阴风罢了。如果能捆住三魂，打散七魄就不怕了。他连夜用三股麻绳搓了根线鞭子，鞭子上打了七个结，这叫做：“绳捆三魂，结打七魄。”

第二天，王馥睡了一整天，养足了精神。晚上牵着牛，背着犁，提着鞭去秒麦茬地。他一面干活还一面唱：

老子名王馥，
生来不怕鬼。

七节鞭子响，
要捉五阎王。

干了一会儿，只见两边山沟里窜出几团绿火，一阵阴风到了地头，几个声音说：“到了老地方。”“又有生人味。”“管他呢！我做东道。”于是绿火围在一起了。

王馥在前额上抹了三把，抹得顶门头旺，提着鞭子悄悄上前，照准最大的一团火，使尽平生力气一鞭打去。只听一声尖叫，绿火都跳到另一边，唯有这团火还在打滚。王馥又连打六鞭，只见面前出现了一个红发、绿眼、长牙的鬼。王馥把鬼捆了，其余的绿火都不见了。

这现了原形的鬼趴在地上直磕头：“阳间爷爷，饶了小鬼吧。”王馥想了想说：“饶你可以，只是你如何回得了阴司呢？”只听那鬼趴在地上说：“爷爷反抽一鞭，我就身短五寸；反抽两鞭，身短一尺；反抽三鞭，缩成一团；反抽四鞭，变成骷髅；反抽五鞭，凡眼难见；反抽六鞭变为气；反抽七鞭便是火。只要爷爷反抽七鞭，我便可返回阴司了。”

王馥听了笑道：“假如我还正抽呢？”

那鬼一听慌了：“哎呀，使不得。”

“为什么呢？”王馥问道。

那鬼战战兢兢地说：“阳间爷爷不知，要是再抽正鞭的话，一鞭左手折，二鞭右手断，三鞭骨散架，四鞭两腿瘫，五鞭三魂走，六鞭七魄散，七鞭就完蛋。阳间爷爷，你快反抽吧。”

王馥听了哈哈大笑：“笨蛋！告诉你，阳间爷爷只会打正鞭，不会打反鞭。你抬起头来，看我的正鞭！”

那鬼听了，伏在地上，磕头不止。王馥放下鞭子说道：“也罢，饶你这回，你给我好生看管葫芦地，若有怠慢，看我正鞭打

来。”

那鬼听了答道：“不敢不敢，愿听吩咐。”于是，王馗砍了一根桃树木桩，栽在地上，将鬼拴在桩上，命他日夜看守。

从此，这葫芦地岁岁无忧年年丰收，种田人呢？起五更种田，手里拿着线鞭就不怕鬼了。

贾建军 搜集

流传于湖北应城

鬼 市

相传很早以前，鬼集市就在秦始皇陵北边的大坑壕里兴起。奸商鬼、滑头鬼、油嘴鬼、大胖鬼、高瘦鬼、机灵鬼、淹死鬼、吊死鬼等等各种阴间鬼魂，都在阴历（指农历）每月的一、四、七日夜间去那里赶集卖买东西。那么，鬼集市是如何兴起的呢？为啥要定在秦始皇陵那儿呢？这鬼赶集有谁见过哩？要问这一切，都有根由。

秦始皇做了皇上，就让风水先生给他选穴，有个风水先生就选了骊山脚下的女娲宝穴。此穴名曰：九龙护玉莲。其实是风水先生见骊山美丽，发现有九条河都起源于山顶，而分两侧流到山下渭水，形成一朵莲花型，因而风水先生选了莲花蕊这个穴位，把它说成九龙护玉莲穴。秦始皇信以为真，当即发旨，征来能工巧匠和百万民工，会集骊山之东开始了筑陵工程。秦始皇修陵墓不比百姓，那工程规模是很大的，每日光吃盐都要一千多辆车拉，因而，饿死、累死、摔死的人难以计数，弄得民间到处都说秦始皇磨民，不得好死。说真的，时隔不久，秦始皇果真让平民百姓给咒死了。秦始皇死了，他的儿子秦二世就给他大办丧

事，制石人，造铜车马，还嫌不足，又要活人陪葬。但是，那么多活人要多少军队去抓呢？奸贼赵高献计智取，秦二世听了赵高谏言，当即采纳了。

到了秦始皇入葬之日，秦陵地宫四门大开。不少官兵四处扬言：当今皇上葬老子，骊山热闹异常，秦陵地下宫殿有鱼油灯照明，宫顶有珠宝翡翠镶成的日月明星，地上有水银河，而且皇上的陵墓还是里城套外城，去的人都可先吃宴席，然后进入地宫观看，入东门转南门，北门内有几十台大戏，西门内百货俱全。不知多少百姓为看稀奇都去啦。其实，这是秦二世采纳的赵高之计策。一让百姓来为先王送葬，二要这么多活人为先王陪葬。因而，秦始皇棺材入地宫不久，秦二世就下令封了地宫四面大门，把在地宫中卖吃的、唱戏的、摆杂货摊的，统统活活地闷死了。

再说，这样死去的冤鬼，阴魂不散，他们纠集修陵死去脱生不了的野鬼，一同去找阎王爷告状。阎王爷听说是秦二世做的坏事，便令牛头和马面去唤。可是，秦二世时为天子，比阎王官位还高些。阎君差鬼来唤，秦二世哪里肯听，不但不去，还让秦兵把牛头马面打了一顿，并捎话给阎王：“再来阳间找我麻烦，我便发兵攻打阎王府。”阎王爷听了，没了办法，但众多冤魂，又无法让其还阳脱生。于是就来了个软推硬抗，今日拖明日，明日拖后日。一直推了一年半，也没把冤魂解去，反而引起了冤鬼大闹阎王殿。阎王爷一看事情不妙，急报玉帝派兵降鬼。玉帝听了，当即发旨革了秦二世的王位，因而秦二世只做了两年皇帝。又让无法还阳的众鬼，就在秦始皇陵北的大坑壕中各管其事，原来开店的就在那儿开店，生前唱戏的班社就在那儿搭台子唱戏，卖小吃的就卖小吃，并设阴历每月逢一、四、七日为集会。因此每到这时，众鬼会集，各方野鬼都前来赶集，这儿黑夜里灯火通明，十分热闹。

有人说，不少阳间人也曾被鬼迷住，唤入鬼集和鬼来来往往。传说渭北雨金屯卖凉粉的去县城卖凉粉回来，半路上遇见一个人，买了他的一碗凉粉吃了，说是去赶集，他想把剩下的凉粉全卖完再回家，便跟着这个人去了。来到鬼市，果真灯火明如白昼，人来人往，闹闹嚷嚷；他放下凉粉担子，摆开摊，高声吆喝：“哎！绿豆凉粉，两个铜板一碗！”不多时，就把剩下的凉粉卖光了。他因太累了，就地睡了。等他醒来，天已大亮，他以为自己做梦呢，再往凉粉担子上一瞅，剩下的凉粉也没了，他便掏来铜钲一数，才发现一半都是鬼币。还有马额地方一个卖草帽的也曾误入鬼市，卖完草帽和鬼赌钱，因赌输了，没啥给鬼，竟让赌鬼把他的衫子给脱去了。第二天，他只好按鬼对他说的话，送了一卷烧纸，在一座坟头上取回了自己的新衫子。

从此以后，秦陵鬼集市就传开了，出外的人怕鬼勾引，就不等日落西山，早早回家；附近的人怕鬼纠缠，吃了晚饭，早早把门关了。赶路的客人怕鬼找麻烦，从不走直道，总要弯一圈。

林 宏 搜集

流传于陕西临潼

神 鹰

胶东半岛的老百姓，每逢新春佳节，都要在住房窗户的内侧墙壁，贴上两幅对称的条幅，称为“神鹰”。画面上，相对称的两只雄鹰，英姿矫健，尖嘴利爪，双目犀利，虎视眈眈地守护着房舍，镇妖避邪，确保居家平安。说到这“神鹰”的来历，还有一段神奇的故事呢。

大约一千年前，地处胶东半岛北部的登州府来了新任知府

大人，姓严，单字正，二十二、三岁。此人的秉性如同他的名字，为人正派，克己奉公，执政有方，法纪严明。只三年工夫，偌大一个登州属地，就让他给治理得井井有条。黎民百姓安份守己，男耕女织，丰衣足食，安居乐业。社会风气良好，真是路不拾遗，夜不闭户。因此，人们对新任知府严正十二分地爱戴。

登州城濒临北海，是倭寇、海盗经常出没的地方。为了加强城防，严正下令重筑城墙。老百姓纷纷响应，积极投入，有的捐谷，有的投资，有的献策，有的出力，不足半年，一丈宽三丈高的围墙拔地而起，形成抗盗御敌的屏障。

正在城墙落成竣工，万民百姓欢呼雀跃的时候，一桩怪事出现了。

城墙竣工的第二天上午，严正在后堂太师椅上闭目养神。突然，差役风风火火地跑进厅堂，上气不接下气地喊道：“老……老爷，大大……大事不好！”

“何事惊慌？”严正忙问。

“东……东北角城墙，倒……倒塌啦。”差役这才咽了一口唾沫。

严正愣了，没多问，马上命令道：“备轿。”乘轿奔赴现场，一看惊呆了：好端端的城墙，坍塌了一丈多长的大豁口，既不象拆毁，也不象炮轰，却象被推倒似的。何物会有如此大的气力呢？左右前后查看了好几遍，又琢磨了老半天，也找不出个子丑寅卯来，只好暂下令修复，并派军卒昼夜守护。谁知一夜过后，照例坍塌。军卒禀报说：每到半夜子时，只听轰隆一声，城墙向里坍塌。既不见人，也听不到别的声响，一连七八天，依然如故。

城墙自塌奇闻，不翼而走，全城百姓皆惊诧不已。这事也象铅块压在了严正的心头，他夜不思寝，食不知味。夜晚，严正披衣坐在床上，室外，漆黑一片，万籁俱寂。樵楼响过三遍更鼓后，

他仍然毫无睡意。突然，刮起大风，窗棂纸哗哗作响，大风刚过，又听“唰唰唰”的脚步声趋向窗前。严正惊疑得须发倒竖，厉声喝问：“何人到此，通上名来！”

没有声音回答。严正正待拔剑开门出外察看，窗外说话了：“严大人，你得给我修个庙啊！”虽是人语，却非人声，叽叽喳喳好似公鸭尖叫。严正觉得头上一砸一砸的，手握宝剑，问：“你是何人？深更半夜到此做甚？”

“严大人不必多问，只须答应给我修庙。”

“不报名姓，不明等第，如何修法？”

“这也无所谓，只要给我个安身之处，我就心满意足啦！”

“这也不可，不明根底，没有分寸，皇上怪罪下来，如何得了？”

“无妨，可秘密为之。”

窗外窗里正在讨价还价，忽听鸡叫，一阵风过后，便无声无息了。次日半夜刚到，那怪物又来了，还是讨价还价地要修庙。鸡叫又去了。待到第三夜，严正有了主意。怪物刚到窗外，严正就说：“你既不报名姓，可否让我观你容颜？”

“不可。我太丑陋，会吓坏你。”

“我不怕！”严正固执地说。

“那也不可，我不能抛头露面，以免招来后患。”

严正心里嘀咕，什么怪物，如此怪癖？便说道：“那好，我答应为你修庙，但必须让我见你身上一处。否则，咱们分道扬镳，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请回吧！”

怪物急了，爬在窗上说：“严大人，只看我的手，行吧？”说着，捅破窗棂纸，伸进一只手。严正一看，这一惊非同小可。这手似熊掌，指如鹰爪，除掌心外，满是灰长毛。严正当机立断，抓住手指，迅即在掌心搥上了官印。怪物欲抽回手已经迟了，一记鲜红

的朱砂大印已占据掌心。怪物急了，嚷道：“严大人太不仗义，我一次失算，遭你捉弄，不应如此。”

严正却稳如泰山，慢条斯理地说：“不要嚷，你不必惊慌，我不会加害于你。”不过，当今皇上是上天星宿，受命掌朝理政。神州万物，无一不隶属皇上陛下。从今往后，你也是当今皇上的奴仆，赤诚报国，是你的天职；潜心为民，是你效忠的事业。如若图谋不轨，为所欲为，民情不允，国法难容，必将自食其果。”

一番义正辞严的训诫，将怪物震慑住了，但它仍不死心，试探道：“严大人，我风流自在惯了，放荡不羁，受不得朝纲法纪的约束，这不是强人所难？请给我抹掉印记！”

“不行！”严正严厉起来，接着又缓和了，“你的命运已握在我的手中，你只有唯命是从，唯言是听！”

“是。”怪物无可奈何地应道。

“我乃朝廷命官，代皇上治理一方。你就隶属我的手下。你的身世必须如实禀报。”

“我是先知，如今却是鬼。就称我先知鬼吧！数千年前，我是游荡于天宫内外的自由神。因我才华横溢，智谋超群，对天上人间诸事有未卜先知之能，被玉皇大帝相中，封号‘先知’，做了玉帝的谋士。我身材非人似兽，面容奇丑无比，难以陪朝伴驾，就只得稳居天廷后殿耳房，为玉帝统治天地出谋划策。有一次，后羿奉旨射日，杀死了玉帝的九个儿子。玉帝盛怒，降旨贬后羿和其妻嫦娥到人间受苦。我敬慕后羿矢射神艺，钦佩他忠贞刚烈，怜悯他的可悲下场，力谏玉帝赦免，玉帝不允，发生口角，冒犯神威，即贬我下凡投胎再生。江山易改，秉性难移。再生至弱冠，科举应试中了进士。当时正值商纣王宠苏妲己之时，我做了商纣王的幕后谋士。为了国家社稷，我揭穿了狐狸精变化成苏妲己乱朝害民的阴谋，力谏纣王为国为民废掉假苏妲己，寻找真

苏姐已。这事激起了昏君的怒火，将我五马分尸，抛至荒野。从此，我当了上千年的风流鬼。我无法存身，只得四处游荡。我游遍神州大地，见到的尽是贪赃枉法，鱼肉百姓，民不聊生，尸骨遍野，赤地千里，其景惨不忍睹。来到莱州、登州一带，却见五谷丰登，黎民安居乐业，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见景生情，我无限敬佩严大人，无以图报，愿效犬马之力。”

听了先知鬼的诉述，同情、怜悯、爱惜之心在严正胸中油然而生。他不禁叹道：“我身边若有这等良才，该有多好啊！先知鬼，你既然忧国忧民，做我的谋士如何？”

“好是好，只是我无栖身之处。”

“我派人把后园的库房空出来让你居住安歇，如何？”

“好，好！多谢严大人！”先知鬼高兴了。

“明日，请你到后堂议事。”

“使不得，使不得！”先知鬼又急了，“老爷却忘了，我是鬼，怎能到光天化日之下？”

“那——”严正思谋了一番，“半夜子时，来我榻前议事，如何？”

“那也使不得，我这面容体态会吓坏老爷的，万万不可！”

“那如何是好？”严正为难了。

“老爷何须担忧，我既是先知鬼，必有先知先觉之能，老爷唤我，只须在半夜子时，对窗呼叫，我即刻便到。”

“那好，照此办理，请回吧！”严正要休歇安寝了。

“老爷，”先知鬼并无离别之意，“你近日的燃眉之急，何不亟策？”一句话提醒了严正，他振作精神，问：“你有何妙计？”

“有！”恰在此时，雄鸡高唱，一阵风后，先知鬼离去了。

第二天晚上，严正和衣睡下。先知鬼来到窗外，他也不知，仍然鼾声如雷。先知鬼施展法术，刮起一阵狂风才把他惊醒，他

刚坐稳，就急忙说道：“先知，快快道出妙计！”

“良策虽好，老爷却祸福难卜！”先知鬼为难地说道。

“无妨，只要城堡坚固，御敌防盗，我已将安危祸福置之度外。”严正很坚定。

“既是如此，先让老爷了解因由。城后蓬莱山前，有一洞窟，里面住着老少三代狐狸。狐爷爷和狐奶奶共有四个儿子，它们都有上千年的道行。狐大伯和狐二伯已成亲，狐三叔和狐四叔还是独身。合家十八口，狐大伯管家，狐二伯管外事。它们白天在洞里安歇，夜间到登州城游玩。筑起了城墙，加固了城门，妨碍了它们的美事，故此每夜必推倒城墙进城。我曾拦路规劝，它们非但不听，还把我骂得狗血喷头。我念近日无怨，往日无仇，又惧怕它们神通广大，无可奈何，只有禀报老爷。”

听到这里，严正方知底细，但也不愿伤害生灵。说道：“先知，今夜你再去规劝它们一番，传我的话，要它们收敛恶行。明晚回话。”

第二天午夜，先知回话：“狐妖非但不听劝，还出言不逊，声称同姓严的势不两立，不共戴天。”

“大胆狐妖！”严正大怒，“先知，有何惩治妙策，快献上来！”

“这个，老爷自有道理。”一阵风后，先知离去了。

日出东山，严正差人到蓬莱山找到洞穴，用车拉去一袋硫磺，两架风车。他亲临现场指挥，硫磺堵在洞口，风车对准洞穴。严正向洞里喊话：“狐仙听了，今登州知府严正亲自登门，同尔等谈判。我严正为国家社稷，黎民百姓，整修城池，加固城堡，抵御倭寇入侵，治国安民，尔等进城游玩，毁我城墙，罪不可容！我严正宽容大度，不咎既往，只要下不违例，便可同谋共存，互不相扰。尔等可回话表态！”顿时，洞里传出乱糟糟的怪叫声。严正怒发冲冠，下令点火。硫磺燃烧起来，发出蔚蓝色火焰，冒着浓重

的白烟。两架风车同时摇动，浓烟一丝不漏地冲进洞穴。一刹时，咳嗽和怪叫声乱作一团。接着又是蹦跳撕咬之声。几只小狐狸钻到洞口，妄图逃跑，被差役用枪刺逼着回去。一炷香工夫，洞内安静了。严正下令垒石、屯土，堵住洞口。

从此，城墙就稳固了。

城墙修复，确保了安全。岂知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正当万民欢庆之时，严正却祸从天降。

一日，钦差大臣送来皇上圣旨，命严正整装进京，听候发落。严正情知不妙，却不知为何。回首往事，执政三年，清正廉明，无愧于皇恩，无愧于国家，无愧于黎民百姓，倒也无所畏惧。

夜间唤来先知，问其因由。先知道：“老爷有所不知，此番进京，凶多吉少。你烟熏狐狸洞，洞里的狐狸大都被呛死，唯有狐二伯母漏网。狐二伯夫妇去江南为狐三叔寻求妻室，狐二伯母顺便回娘家，没及时回洞，成了漏网之鱼。它得知全家被熏死，洞口被封，便怀恨在心，誓置老爷于死地方解心头之恨。立即奔赴皇宫，迷昏了皇后正宫娘娘，匿藏于后园暗室。它变作正宫模样迷惑皇上，百般献媚，骗取皇上宠爱后，又哼哼唧唧地假装生病，逗皇上疼爱。它声称患的是心病，非忠臣之心不能治愈。皇上问谁是忠臣，它说：‘当朝百官，唯登州知府最忠。’所以，此番进京，是要老爷献出红心为正宫娘娘治病。”

严正大惊：“这可如何是好？”

“老爷不必惊慌。”先知安慰道，“只要寻到神鹰，便可解救。”

“神鹰在何处？”

“在民间。”

“如何方能寻得？”

“老爷，可如此这般……”

先知献出锦囊妙计，严正立即安计行事，发出告示，发动老

百姓捕捉苍鹰，州府高价收购。只十几日，便收到千余只。把五间后厅封门闭户，只留气孔。将苍鹰投入厅房。苍鹰这空中猛禽，见面就相互拚杀、搏斗，必待独存方停。这几日，厅内呼呼作响，呱呱乱叫。第四天安静下来了，但先知告诉严正，神鹰尚未到手，须去江南广为收买。严正派出三班衙役，奔赴江南。一个月后，厢盛笼装，车拉船运，手提肩挑，又购回数千只苍鹰。天下苍鹰所剩无几了。厅房里又闹腾了五六日。这一天，见厅内安静，打开厅门，严正步入，见死鹰满地，鲜血淋淋，羽毛飞舞，乱作一团。梁上立着敛翅缩脖、双目闪着绿光的苍鹰，见到主人，这力战群雄的勇士“呱呱”两声，展翅在厅内盘旋三周，便乖乖地落到严正肩头。严正立即装入袍袖之内。命道：“只许降妖，不得乱叫。”

随后，严正带着神鹰，乘车登程，直奔京都。他们晓行夜宿，不足一个月到了京城，上朝见驾。

皇上正襟危坐，道貌岸然，慢条斯理地说：“严爱卿，自任登州知府以来，狐屡见折报，为你表功讨封，实乃孤之忠臣也。”

“奴才承蒙皇上错爱，理当安分守己，效忠皇上，区区小事，不足挂齿。”

“哈……”皇上大喜，“严爱卿不愧为国之良才，孤宣你进京，就让你尽忠义之心，节烈之德！今皇后欠安，医治无效，需你的红心才可治愈康复。你看如何？”

“好狠毒的狐狸精，好一个昏君！”严正恨得咬牙切齿，嘴里却说：“皇恩浩荡，奴才无以报答，为国为民，解除皇上后顾之忧，甘愿献出红心，报效皇上。”

“如此，甚好！”龙颜大喜，“孤赐你‘忠义贤士’金匾。”

“谢主龙恩！”严正倒头又拜，“皇上，奴才即刻尽忠，毫不惋惜，愿于尽忠前，瞻仰皇后娘娘尊容，更显忠心之赤诚。只此一求，企望恩准。”

“这——”皇上沉思片刻，“好，准奏。”

严正尾随皇上，奔赴皇后寝室。刚进门，严正袖中的神鹰就“呱呱”叫唤了两声，严正松开袖口，神鹰“嗖”地冲进内室，只听“哇”的一声尖叫后，便平静如初。皇上还未愣过神来，只见皇后的贴身太监慌慌张张、目瞪口呆，跪在皇上脚前说不出话来。皇上踢了他一脚，闯进内室一看，也惊得张口结舌：病榻旁地下躺着一只灰色狐狸，眼珠被抓，挂在面门上，已气绝身亡，地下还淌了一摊血。皇上浑身颤栗，还色厉内荏地问：“这是何故？”

严正跪伏叩头，连声呼喊：“奴才万死，奴才万死！”

皇上怒道：“何故至此，从实招来！”

“皇上息怒，”严正不慌不忙地说，“为了不露风声，惩治狐妖，未先禀报，实属无奈，望皇上恕罪！”接着，严正将登州城墙被毁，烟熏狐狸洞，狐妖闹皇宫诸事一一禀报。“漏网的狐妖，为报仇雪恨，迷昏移走皇后，它变化冒充皇后，欲置奴才于死地而后快，望皇上明察。”皇上听着，心里蹦蹦直跳，傻愣愣地呆若木鸡。

“皇上不必惊慌，”严正心中好笑，“皇后娘娘安在。”

“在后花园暗室里！”皇上即刻命人去找。工夫不大，奄奄一息的皇后被抬了来，扶上床榻。

安排停当，皇上也清醒了，说：“严爱卿，你做事周全，除了大害，赦你无罪，起来吧！”严正的腿都跪麻了，踉跄着站起身，寻找神鹰。立在梁上的神鹰，“呱呱”两声，在房内盘旋三周后落到严正的肩头。皇上望着既英勇又驯服的苍鹰，赞叹道：“此乃功劳盖世的神鹰也！”

自此，人们将神鹰看作驱妖避邪、平安吉祥的象征。新春佳节，人们将这神鹰的形象贴在窗户内壁，用来护卫房间，驱赶邪恶。

孙永成 搜集

包拯脸谱额上的月牙为何不能画正

过去，凡演包公戏的角儿都知道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包拯脸谱额上的月牙是不能画正的。为什么？这里面还有一个故事呢。

清朝末年，有一个小戏班子在城里混不下去了，就到乡下去演出。乡下人没见过这样的新鲜事，都跑来看，所以票房收入也比城里多多了，能混上碗饭吃。

这一天，这个戏班来到一个小村庄，白天找到了住处，晚上演出全本《铡美案》。演出开始后，大家都忙着，演包公的是一个二十多岁的小伙子。临上场化妆时，无意中把脸谱上的月牙画在了印堂正中，锣鼓点一响就上台，演出十分顺利，大家都很卖力气。散场后已经很晚了。大家就决定回到住处去卸妆。几个年轻人一边走着一边议论着今晚的演出。

这时，他们路过一家大庭院，样子十分气派。两个大石狮子昂首卧立在大门两旁，雕梁画栋的屋檐，朱漆的大门，显然是一个大户人家。但奇怪的是大门上着一把大锁。几个年轻人感到十分纳闷，便问在这守夜的一个老人。

老人说：“这房子原来是一位姓李的员外住的。这个李员外无恶不作，仗着他有个亲戚在京城当官，又很有钱，官府也怎么不了他。真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三年前这里说是闹鬼了，吓得他一家都搬走了，别人也怕鬼，谁也不敢住这房子，就一直空着哪。”

演陈士美的青年问：“这里真的有鬼吗？”

“不知道。”老人说，“我住在这里快两年了，也没撞见什么

鬼,只是半夜有时听到喊‘冤枉’的声音。”

演韩旗的角色说:“信则有,不信则无。”

“反正我不信!”演包拯的青年说。

“你不信?不信就住一夜试试,敢吗?平时不是说你胆子挺大的吗?你敢住一夜吗?”

演包拯的青年被抢白急了说:“住就住,有什么不敢的。不过,我不能白住。”

“那你需要什么?”

“明天的伙食你包了。”

“没问题。”

“那你拿一支蜡烛来就行了。”

这时老人却出来说:“不行,要出了事可了不得。”“没事,大爷!”“不行,不行。”“没事,大爷您老放心吧,这点钱您老买点酒喝吧。”“就这一回,可得小心啊!”这时他拿来蜡烛和铺盖,打开门领大家走进院子。只见院子中间长着一棵大槐树,北面是一排青砖大瓦房,南面盖着几间配房,再向西是一个月亮门,里面是个大花园。院子里草长得有半人多高,风一吹,哗哗直响。演包公的青年在北面找了一间小屋,进了屋,迎面是一张桌子,旁边放着两把椅子,右边放着一张木板搭的小床。一看便知是什么人住的。屋里很久没住人了,墙角上挂着蜘蛛网,桌椅上是很厚的尘土。几个人简单地打扫了一下,关照了几句都走了。屋里只剩下演包公的青年。青年把铺盖放在床上,把蜡烛放在桌上,翻开随身带来的书,在烛光下看了起来。

不知过了多久,只听得“梆、梆、梆”的打更声,夜已经很深了,青年伸了个懒腰,合上书站起来想去睡觉。突然蜡烛蹿起来足有一尺来高,火苗也变成了蓝色,一闪一闪的,照得屋里阴森森的。青年打了个寒战,浑身起了鸡皮疙瘩,心想:莫非真的

有鬼。听人说，鬼来时，蜡烛火苗都变成蓝色的。他吓得不敢动了，愣坐在椅子上。

这时，只听得门外“呜呜呜”的风声，夹杂着“唰唰唰”的声音。青年人定了定神，壮了壮胆子，慢慢挪着步子来到门前，小心翼翼地打开门向外望去，门外黑乎乎的一片，伸手不见五指。他关上门，从里面拴上，刚要转身，突然听到一声惨切切的呼喊：“冤枉啊！冤枉啊！”声音从小到大，好象是十分遥远，又象近在咫尺。青年吓得头发都竖起来了，转过身向声音传出来的地方望去。只见桌子前面跪着一个无头鬼，那喊声象是从腹腔里发出的。

那无头鬼身子向门跪着说：“大人，小人冤枉啊！”青年人倚着门，一动不动愣愣地看着无头鬼，象傻了一样。

那无头鬼接着说：“大人啊！你要给小人做主。小人三年前出外经商卖茶叶，赚了不少钱，从外地回家路过此地，天晚了就投宿在这家。不想这家看中了我的钱财，三更半夜派人把我杀了，把我的头割下扔在了荒郊，怕我的尸体抬出被人看见，就埋在这院中的那棵槐树下。三年来，我这冤魂不散四处飘荡，今日才见包大人的面，望大人给小人做主，做主啊！”青年人怔怔地站着，脑子里一片空白。这时村庄的东头传来一声鸡叫。那鬼一哆嗦，便悄悄地隐去了，远处传来一声比一声低的喊声：“包大人给小人做主，做主啊！”演包拯的青年这时“咕咚”一声，摔倒在地上，昏死过去了。

不知过了多长时间，他才慢慢醒过来，见周围围了一群人，戏班的青年也在这。原来大家看天快亮了就到这里来了，叫了半天不见开门，怕出什么意外就砸开了门，见他昏倒在地上，忙把他抬到床上，又掐人中，又盘腿总算把他弄醒了。大家问他出了什么事。他想了半天才想起来，战战兢兢地把半夜里的事情

说了一遍。

大家都很惊奇，就决定在树下挖个洞看看，挖了半天，果然挖到一具无头尸体，急忙告之官府。官府闻报，就派人抓来了李员外，拷问他有无此事，李员外见事已败露，只得招了实情，与无头鬼讲的一模一样。地方官吏就呈报上司，把李员外处了死刑，财产一部分充公，一部分赔给商人的家眷。

这件事很快传开了，戏班里有的人说是包拯脸谱上的月牙画得太正了，鬼以为真的包公降世了，才会来告状。从此，只要演包公戏的，演员就把月牙画得歪一些。解放后，演戏的人都不相信了，月牙画正了也再没有闹过鬼。但当年冤鬼告状的故事却一直流传下来了。

凌广辉 搜集

流传于天津

门槛的来历

在一个小山莊的村东头，住着一户人家，除小两口外，还有一个六十有余的婆婆。三口人由婆婆当家，大小一切应酬由婆婆作主，婆爱媳、媳敬婆和睦相处，日子过得很顺心。

为了给婆婆做寿材，特请了一位木匠。三口人把木匠作为上宾对待。每日里好菜好饭，为的是讨木匠的喜欢把棺材做得好些。饭以馍馍为主，或两天、三天蒸一次，每次婆媳俩把馍蒸好后都放在客房悬挂着的篮子里，供木匠受用。前几天，天天顺利，木匠高兴，尽力施展手艺以报主人之情。三天后出现了怪事，婆婆发现每天馍馍不够吃，天天都要蒸馍，心头无名火三千丈，怀疑儿媳偷吃了，常指鸡骂狗，数落儿媳；儿媳觉得冤枉常与

婆婆顶嘴。两人吵吵闹闹惊动了木匠，心想：婆媳，媳没吃，到底是谁吃了呢？他于是留心查看。

从早到晚没有发现谁动篮子，太阳快落山时，突然从外边跑进来一只大黄狗，摇头摆尾进了客房，木匠好奇，停下手中的活，只见大黄狗后腿直立行走，前爪抓起小凳放在桌上，然后跳上桌子，踩着小凳取下篮子，把馍馍吃得净光。又把篮子放回原处，看了木匠一眼，迅速跑走。

晚饭时，婆婆发现没了馍，又指责儿媳，木匠说出了经过，全家都不相信。为了证实此事，第二天木匠照样做活，婆媳俩处处留心。到了下午，又见大黄狗跑来，如前次一样，吃完就走。此时，两人才信了木匠的话，虽觉狗吃馍奇怪，但还是采取了措施，把放馍的篮子换了地方。大黄狗又来了两次，因没有吃到馍，就没有再来。

转眼十几天过去了，木匠把棺材做成漆好了。真是黑亮反光，能照人影，前头刻着牡丹花，后画莲花，两边二十四孝，一家人看后很高兴，做了几个好菜，拿出老酒酬谢木匠，木匠多喝了几碗，看看天色已晚，收了工钱，背上工具，肩扛木铤，往家走去。

出村不远，突然听到有人的哭声，他循声跑去。只见前面不远处有片坟地，大黄狗坐在一个坟头上放声痛哭，声调似人。他刚想离去，突然大黄狗停止了哭，张着血盆大嘴，瞪着血红的眼睛，向他扑来。出于本能，他向右一闪，躲过黄狗，随手一铤向狗劈去。只见狗头落地，不见有血溅出。他不及细想，摇摇晃晃继续往前赶路。

正行之间，前面出现了一个天井院，这时他酒性大发，肚内发烧，口渴难忍。想找水喝，就顺着敞开的大门进了天井院。只见堂屋门口挂着两个白灯笼，上写“奠”字。他迷迷糊糊走进房内，屋中桌上放着供品，桌后地上平放着棺材盖，上边躺着一人，

脸盖白布。两边地上跪着十男八女，披麻戴孝放声痛哭。原来他走进了死人的灵堂，出于礼节，他随手从桌上拿起三支香点燃，插进香炉，烧了纸钱，行礼下跪，放声干嚎。哭着哭着就朦胧入睡了。

过了好久，他睁眼一看，屋内除了点燃的长明清油灯外，就是停放的死人，大哭的孝子一个也不见了。刚想站起，突然从里屋跑出一只大花猫，喵喵叫了两声，从尸体上跳过跑出房门。只见死人突然站起，手舞足蹈，朝木匠走来。惊慌之中，木匠想到了猫惊死，吓得他心惊胆颤，爬起来就往外跑。一口气冲出大门，站在一棵大树下回头一看，只见死人从屋里走出来，穿过大院，也向大门走来，因被一根木头绊倒，再也没有起来。

等他静下心来，已不见什么动静，这时树林里传出了鸡啼声。回家后，他生了一场大病，天天梦见此事，就惊得出身冷汗，以后别人请他做门和门框时，他增加了门槛，以绊死人的脚。

雷江锋 搜集

对联的来历

听老人们讲，很久以前，民间还没有对联。后来怎么又有了呢？有这样一段传说。

以前，有两个读书人，半夜起来解手，听见厕所后面有两个人在说话。一个说：“明天，老六家的新媳妇去洗碗，你就跟上她，到她把洗好的碗端上楼时，就绊她一下，她一定会跌倒把碗摔碎。这样，她父亲老六见了，一定会骂她，她因为怕羞，就会去上吊，等她死后，我们就有替身了。”

两个读书人一听，知道是鬼要去害人。第二天，两人顾不上

上课，匆忙赶到老六家，正碰上新媳妇上楼时，不小心摔了一跤，把碗跌碎了。她公公老六看见了，便气恼地骂开了：“刚过门，连拿两个碗也不会，你手上不长筋了？”

媳妇捧着羞红的脸，流着委屈的眼泪，跑进了里屋。

两个读书人一看事情不妙，也不多加解释，急忙跑进里屋。果然，媳妇因为受到公公的辱骂，一时想不开，上吊了。两人急忙放下她，为她捶背按摩。这时老六也进来了，他问道：“你们两位来这里，是有啥事吗？”两人便把昨夜发生的事如实地告诉了老六。老六一听，深感懊悔，并骂道：“这些可恶的死鬼！”

这时，太阳快落山了，两个读书人料想，那两个鬼一定不会罢休，肯定会来跟他们找麻烦，便告辞了老六。回到家里，关好房门，在房中看书。

到了深夜，突然，一声凄凉的声音从窗外传进来。这声音听得人头皮发麻，声响刚过，又有一个声音叫道：“小杂种，你们坏了我们的大事，今晚非让你们抵命不可。”话音刚落，两个鬼已来到窗下。两个读书人吓得心都跳到喉咙上了。这时，两个鬼已把窗子上的棉纸弄碎了，并把头伸了进来。这两个读书人一时不知怎样才好，手中又没有啥武器，唯一只有两支写字用的红朱笔。他俩急中生智，用红朱笔往两个鬼的脖子上各一点。顿时，两个鬼被勾住了，进不来，出不了。古话讲：“红笔记帐，蓝笔去帐”。他俩用红笔一点，这不是把两个鬼都记上了吗？

开始，两个鬼还不停地叫骂，但两个读书人却象没事一样，谈论诗书，就这样，熬呀熬，两个鬼一看时间不早了，很快鸡就要叫了。鬼是很怕鸡叫的，因为鬼和人不同，是在晚上来去，到五更前就一定要回去了，不然就会回不去了。这时，两个鬼看到天时不早了，就讨饶说：“小兄弟，放了我们吧！再不放，我们可回不去了。”两个读书人一看见他们的可怜相，心软了，便对两个鬼喝

道：“放你们可以，可得答应两个条件。”两个鬼一听有生路，连忙答应：“可以，可以，莫说两个，小兄弟只要放我们走，就是两百个条件，我们都依。”

“这就好，”一个读书人说道，“第一，不许再危害百姓，第二，见到读书人的文笔就得避让十里。”“知道了，知道了。”两个鬼连声回答，两个读书人又用蓝笔向他们各一画。霎时，两个鬼就不见了。后来，有文人留过痕迹的地方，果然都很太平。这样，家家都兴挂起了对联，用来镇鬼，一直流传到现在。

李国堂 搜集

流传于云南鹤庆

女人半夜为何不梳头

传说，很久很久以前，王家堡有弟兄二人，父母早亡。大哥叫王老大，老二叫王老二。老二脾气很暴躁。

老大娶妻张氏，很是贤慧。老大有个特殊的本领，一到晚上能看见鬼，尤其每逢喝完酒，以酒壮胆，还时常可以跟鬼打交道呢。

老二由于脾气不好，时常同妻子谢氏吵嘴。

有一天晚上，老大又去朋友家喝了酒，回来时已过三更。突然，他看见月光下一个披头散发，浑身一片白的妇人急匆匆地直向本村的阎王庙跑去。老大好生奇怪，仔细一瞧，原来是弟媳妇谢氏，就回了家。到家后，老大愈想愈怪，就让妻子到二弟房中去看谢氏是否在家。

原来老二两口子又吵了嘴。老二赌气出去了，只见谢氏散着发，坐在那儿抽泣呢。

张氏跑转回来，对丈夫说：“她二婶在那坐着哭呢！”

“你再去看看她，不知她今天晚上怎么了，半夜三更地跑到阎王庙去干什么？”王老大嘱咐妻子说。

过了一会儿，张氏又惊慌失措地跑来说：“不得了了，她把一条绳子系在梁上了。”

老大这才明白：“噢！原来她要寻死，我说怎么披头散发地去阎王庙呢。肯定是她的魂灵向阎王报名去了。你别去惊动她，我去就来。”老大说完，就找来一根麻绳搓成的鞭子（据说这种麻鞭能避邪气）就直奔阎王庙而去。

到了庙里，正看见谢氏跪在那里比划着什么。老大骂道：“贱人，快给我回去。”接着抽出麻鞭，就打了下去。那妇人一看见麻鞭，吓得掉头就往回跑。

老大一直追着，追到看见她进了自己屋里才转身回家。

回到家，老大对妻子说：“这一下你再去看看。”

妻子答应了，就蹑手蹑脚地来到老二家窗前，往里一看：只见谢氏已取下了绳子，理整了一下头发，就上床睡觉了，看来她已经打消了寻死的念头。

从那以后，这个地方的年轻媳妇都不敢在深更半夜去梳头、洗头了。

石维贵 搜集

流传于宁夏海原一带

附录

梳子鬼

从前，冀中平原有个爱美镇，镇上所有的女人不管是大姑娘、小媳妇，还是老太婆，个个都非常喜欢梳洗打扮。尤其是镇上的头号财主王富贵的小老婆“晚西施”，那就更别提了，她不仅白天浓妆艳抹，而且还喜欢在夜深

人静的时候照镜子。

话说有天夜里，“晚西施”照完镜子，回房准备入睡，猛然间又想起她的宝贝玉梳还没有收起来，便急忙返回梳妆室。一进门，她愣住了，只见丫环小翠正在用她的玉梳梳头呢。小翠那柔软秀俊的乌发犹如一缕缕云霞，实在讨人喜爱。“晚西施”从没留意过小翠竟生的这般美丽动人，一股嫉意涌上心头，她怒气冲冲地闯进屋里，对着小翠就是两巴掌。小翠被突如其来的巴掌打得晕头转向，一不留神，玉梳掉在地上摔碎了，吓得小翠连忙跪下去收拾玉梳。这下更激怒了“晚西施”，她一把抓起小翠的头发拚命地往下揪，小翠痛得嗷嗷直叫，一股股带血的头发踩在了“晚西施”脚下。随着地下头发的增多，小翠的喊声越来越小，没多久小翠便昏死过去。“晚西施”得意地奸笑着，回房睡觉去了。

第二天早上，人们发现小翠已气断身亡。奇迹出现了：那把摔碎的玉梳却完好无损地放在梳妆台上。财主怕惹出麻烦，派人将小翠的尸体草草埋葬了，小翠就这样无声无息地消失了。“晚西施”由于作贼心虚，好久没有夜间照镜了，也没敢再动一下那把玉梳。有一天深夜，她心里直发痒，不知不觉地走到梳妆镜前，拿起玉梳来回玩弄了一番，然后轻轻地在头上梳理了一下。奇迹出现了，她的头发变得更加乌黑发亮了，而且还散发着香味。“晚西施”高兴得忘乎所以，她又急忙梳了一下，乌黑的头发变成了满头白发，再梳几下，白发也脱落了，没梳几下，“晚西施”便成了个光秃驴。以后再也没有生出新发来。

说来凑巧，从这以后，凡是镇上财主家的太太、小姐欺辱过丫环的，只要晚上照镜子梳头的都会变成光秃子。

从此，镇上的女人再也不敢晚上照镜子梳头了，人们都说小翠变成了梳子鬼，专门整治那些欺压丫环的太太、小姐的。

张 军 搜集

流传于河北任邱

无主新铺宿不得

过去没有电灯，人们照明用的都是油灯，大多数油都是自产的。有的地方点桐油，有的地方点青油。可是有的地方既没有桐油也没有青油，点灯用的油要等做生意的商客来送。

有一天，两个做油生意的商人来到一个小镇。这个小镇卖灯油的很少，所以他俩的生意倒很兴隆。他俩只忙着应付顾客，天慢慢地黑了也不知道，等到顾客稀疏的时候，已到了掌灯时分。他们俩赶紧收拾行当，找客栈投宿。可是找来找去总没有找着。有一个镇边的店家告诉他俩，说离镇不到三里的地方有一个村庄，可以到那里投宿。

于是他俩又摸黑向店家指的那个地方找去。

到了那里，有一户人家说同村的有一家媳妇几天前不见了，儿子已经出门去找。家中现只有一个老人守屋，定有空铺，并说那老人挺和气，要他俩去那儿借宿。

两个商人又找到了那家，说明了来意。那个老人年轻时也是挑商，知道出门人的苦处，便很客气地接待了他们。饭后，三人聊聊天，已快到半夜时分。老人便把他俩安排在儿媳妇的房里过夜。

他俩入房后，借着灯光，发现房里摆设的家具都是新的，床也是新的。原来老人刚刚才把媳妇接过门。

那时刚好是八月间，天气不冷不热，他俩各睡一头，铺盖半遮半盖地盖在身上。刚刚躺下不久，那个小商人叫了起来：“你快看！那楼口边有两只老鼠，咋是红红绿绿的？哎，有两只！”那个大的商人睁开眼睛看看楼口，也吃惊地叫了起来。

这时，楼上响起了轻微的“唰唰”的声音，好像是人在上面走动，衣服拖在地上发出的。

两个商人弄不清楚是怎么回事。都目不转睛地望着楼口。小商人又叫道：“哪里是什么老鼠？好像是女人的绣鞋！”大商人仔细辨认了一下，确实是一双绣鞋。只见那双绣鞋慢慢地踩在楼梯的下一格，裙子也慢慢地吊下来，红红绿绿的，足有炕笼大。两个商人见了，吓得心都悬到了嗓子眼。那个大商人壮着胆子问了声：“谁？”话音未落，只听“嘭”的一声，从梯子上滚下来一团棉絮似的东西，花花绿绿的。慢慢的，一个披头散发女人的后脑和身子露了出来。

两个商人吓得大气也不敢出。那个大商人忍不住问声：“哪个？”只见那女人突地转过头来。哎呀！我的妈呀，那是一脸横肉，绿绿地发亮，眼睛比血还红，瞪得大大的，眼珠子朝上翻着，动也不动，嘴巴大咧咧地张着，嘴巴皮是紫黑色的，牙齿白得如雪，还有两颗獠牙向上翘着，那舌头从嘴里拖出来，象挂在胸前的红瀑布，血红血红的，脖子上还套着一大撮绳子。那绿女人嘴里吐着气，发出“哼哼哈哈”的声音，举起绿色的手，慢慢地向床上叉去。

“哎呀！我的姥姥哟，吊死鬼！”那个小商人吓得惊叫，双手就扯住铺盖的两个角，猛地一拉，把铺盖罩在自己的头上。另一个大商人站在那儿吓得双腿缩到胸前，颤颤地发抖。绿女人“哼哼哈哈”地叉过来，眼看只有三四尺远了。大商人顾不得许多，伸出两手，抓住铺盖狠命地一扯，把铺盖笼在自己的头上。眼看绿女人瞪着眼睛又近了。小商人也拼命地扯铺盖，想遮挡这可怕的绿女人。于是两人象拉锯似的夺铺盖，震得牙床剧烈地摇晃起来。

两个商人扯得正欢的时候，突然“嚓”的一声，一个很大的东

西从床后面倒下来，狠狠地压在他们的身上。他俩吓了一跳，顾不得许多，伸手朝这东西一摸，都吓得大喊救命。原来是一具僵硬的尸体压在他们身上。老人听到叫声赶过来一看，竟“我的媳妇呀”，叫着哭了起来。

原来，老人家的儿子刚结婚，老人为了给儿子找媳妇，耗尽了五百担谷子。几天前不知为什么小两口吵起嘴来。之后，媳妇不见了，老人还以为她回娘家去了，没想到会吊死在牙床后面。

现在，匠人商客，出门不宿无主的新铺，相传还与这两个商人的这番遭遇有关呢。

李 波 搜集

流传于湖南永顺

借 阴 债

借阴债，就是借鬼债。活人如何借阴债呢？能借的。这是我侬苏州地方旧时代特有的民间风俗。

据说很久很久之前，苏州上方山突然来了个菩萨，说佛祖怜悯世人苦恼，为解决世人燃眉之急，故而发放一种阴债。偿还阴债的本息就是向菩萨许愿，而不还愿者则加倍重罚。听一些老人讲，十分灵验。

娄东地方有一个屠户，叫蒯根宝，杀了近二十年猪羊，就是发不起来。他想：自己每日起早摸黑，风里雨里，杀猪卖肉，从没偷懒过，可是到年底算算，还是人棍子一个。他想勿通，就去请算命先生算算命。算命先生听了他的诉述，“咯笃，咯笃”，用几个铜钿一卜，看看钱的阴阳面，又看看屠户的五官，说道：“蒯师傅，

你勿要相信我，只当我勘算。说实话，你的命宫里堆满了一条条猪羊尾巴，今世是难发迹了。”

屠户听了交关懊恼，想想算命先生的话勿错，就问阿有补救的办法。

算命者开始一口说没救了，没救了。后来蒯屠户愿出一两银子，算命先生才答应给他出个补救办法。

他教蒯屠户铁了心去苏州上方山借阴债，今世一定发迹。

蒯屠户就到上方山借阴债了。他求菩萨保佑他下半世发一发，有个万两银子，他许的愿是十年后给菩萨浑身上金。他求签果然得到一支“上上签”，只见“签诀”上写道：

人无横财不富，

心不凶狠难发。

蒯屠户一经这“签诀”点化，果然不到三年发了起来。十年后居然成了东乡首富，拥有良田千顷，典当行二爿，烟铺、赌场遍及东乡三镇六市，出则马舆，入则娇妾。可是他把给上方山菩萨上金的事忘了。

上方山的菩萨见蒯屠户十年期到，还不来还愿上金，便派鬼差阴使来寻蒯屠户说话。蒯屠户说：“借阴债，许愿的事确实有过。不过菩萨他只借给我二句话，教我心狠手辣，翻脸无情，六亲不认，既然菩萨是这样教我的，我为啥还要还愿呢？”

二个鬼差阴使被他这番话讲得想勿落，只好回上方山复命。菩萨听了发出一阵皮笑肉勿笑的怪声，连连说道：“好个蒯屠户，居然凶横到我佛头上来了。我就要叫他连本带利，利上滚利，一夜头上还光。”

说来也奇怪，蒯屠户的百万财产，果然在一夜之间被一场天火烧个精光，千顷良田正好抵充二爿典当的赔偿，结果又是人棍

子一条，还生了一身杨梅疮，不久毒发而死。

朱兴山(男,87岁) 口述

尹培民 搜集

流传于江苏太仓

借 阴 寿

我们这个地方还流行这样一种风俗：借阴寿。所谓借阴寿，是指久病不愈，或者是生了绝症，无药可医，去借阴寿延年。当然也有一些大富大贵的老人，尤其是贵妇、名媛，她们也要借阴寿，好延长享乐的日子。借阴寿同样要许重愿，之后就要拿出银子来还愿。借阴寿要到娄东双凤的法轮寺玉皇阁。玉皇阁里有个森罗宝殿，专门办借阴寿许愿“善事”。

从前，在常熟地界上，有个姓钱的富翁，祖上是做大官的，拥有百万家当。这钱大富翁虽然年近花甲，还是贪色不减，身边妻妾成群。由于他房事过多，终于得了种怪病，叫“阴毒伤寒”。这病使他浑身骨头里发出又冷又酸的刺痛，只有用女人的身子暖着他才好过一刻，继后却是更冷更酸，三天之中，整个身子缩去了一尺。得此贪色绝症者，七天之内身子缩成小儿。十天后，皮销骨化，不留一点痕迹。也就是说，这钱富翁死是注定了。

这时，有个巫婆告诉他说，老爷不妨到玉皇阁烧香许愿借阴寿，也许有救的。钱富翁一听，马上叫自己的原配夫人去玉皇阁借阴寿。

这以后，钱富翁的病果然好了，脸色红润，精力饱满，花花世界又是他的了。他当然不惜重金去烧香还愿，他许下大愿，要给阎王阿爸造一座寝宫，但要求阎王让他活至百岁。

阎王见他许了这个大愿，非常高兴。心想：再给他四十年寿限，好办，只要有些穷苦人活不下去，提前寻死，把他们的阳寿划过去就是了。主意拿定后，阎王就关照判官，从今天起，凡是阳寿未到，提前寻死的，就把他们的阳寿划在常熟钱百万名下。

正在这个时候，有个赌徒把祖传的产业都输光了，觉得无脸做人，就投河自尽了。之后，他来到判官处报到。判官一翻生死簿，见他还有三十年阳寿，心中大喜，就用那支生死笔把他的名字连同三十年余寿，一笔划到了常熟钱百万名下。然后对赌鬼说：“因你提前来到，我们还要给你准备住所，等几天再来报到听候发落，现在你可到丰都城白相几天。”

这赌鬼想蛮好，阴间的判官也蛮讲道理，我提前死还可白相几天，就走出森罗殿到丰都城闲逛起来。

正在这时，丰都城隍手下的二个司命鬼来寻他了。原来城隍老爷见到判官递呈来的生死簿上注划着这赌鬼顶替钱百万，还有三十阳寿未终。所以他着二名司命鬼找这赌鬼去顶替钱百万。

这赌鬼就跟了二名小鬼来到钱百万府上，小鬼把他往钱百万身上一推，奇迹出现了。钱百万因花了大钱借了阴寿，有了阎王批的“暂免勾魂”御旨，所以他的魂魄仍附在躯壳上，而今这赌鬼的魂魄，却被二名司命小鬼，打开钱百万躯壳天灵，又推了进去。这下好了，二个魂灵在一个躯壳里。情况的变化，大家可想而知，钱老翁要白相女人，赌鬼要走赌场，二个鬼魂灵在一个躯壳里不停地吵闹打架。人们只当钱百万发疯了，一会见他这么说，一会又变作那么说；一会朝东走，一会又朝西奔，弄得一些美妾娇娘也无法服侍这怪老头。

二个鬼魂争吵的结果，最终还是赌鬼厉害。赌鬼一来身强力壮，二来心凶手狠；而钱富翁年老体弱，娇生惯养，最后便由赌鬼主持躯壳。于是不到三年，钱百万的百万产业，都让赌鬼输光

了。就在这时，阎王派小鬼来责问钱百万，为啥已过三年，寝宫还未动工？

钱富翁对小鬼想勿落，表示有说勿出的苦，而那赌鬼却不买帐，说阎王派小鬼来敲竹杠。小鬼见钱百万的躯壳里竟然有二个魂灵出现，大惑不解，就把此情况一一回复阎王。

阎王想怎么搞的，就问判官，判官说是丰都城隍一手办的。阎王就把丰都城隍召来问话。城隍说：“照判官在生死簿上注划的意思办的。”阎王拿过生死簿一看，连喊糟糕，糟糕：“我早已给钱百万批了‘暂免勾魂’，如今你们却把赌鬼连魂带命都划到钱百万身上，这样难怪他要受不了，想勿落了。唉，唉，你们今后做事，千万大意不得。不然我倒准备把原来的住所大院让给你们，现在算了。”

丰都城隍还不知趣问道：“那么这二魂一躯的钱百万，大王如何了结？”

阎王很不高兴地讲：“谁拆的烂污，谁揩屁股。”

这时判官拉拉城隍袖子低声道：“老兄，何必还去管这闲事。三年已过了，三十年还不是一样会过去的。”

这样真是苦了钱百万，如今穷得吃了早顿无夜顿，还有二十七年，这日子如何过啊！

所以说，一个人当死则死，死皮赖脸赖着不肯死，日子比死还难过。

朱兴山 口述

尹培民 搜集

流传于江苏太仓

回 煞

据说，人死后会回煞，即死人的鬼回家来，一般是人死后七八天，到算准在人回煞的那天晚上，死人的灵魂会回来找东西、吵闹等，发生的事情和死掉的人生前所好完全一致。

如果死掉的人生前喜欢吃，那么回煞的那一天晚上，天一黑，他家的人会听到有人走动的声音和叹气声、烧火煮饭的声音、倒水的声音、劈柴的声音、拿碗筷的声音、吃东西的声音。

如果死掉的人生前好财，那天晚上，他家里人就会听见翻箱倒柜的声音，还会听到猪叫，鸡叫，有时第二天就会发现有一两只鸡被捏死。

有两个胆子特别大的年轻人，有些不相信，就想试一试。

有一次，村里有个四十多岁的男人断大烟(鸦片)死掉了。这人生前十分凶狠，家里的人都恨他，到了回煞的那天晚上，主人就请了这两个胆大的年轻人来作伴。

那天晚上，从天黑到十二点都无事，主人和其他十多个人挤在一起睡了。那两个年轻人睡在死人生前睡的堂屋里。当他俩把灯吹熄快要入睡的时候，忽然听到大门“吱呀”一声被推开，接着便听到脚步声由远而近，最后一直来到堂屋门前。这时，堂屋里那两个人轻轻地把头伸出被子，想看一看是否真的有人。谁知，刚把头探出去，就看见一个面目十分可怕的人，飞快地向他们扑来，吓得他们忙把头缩回被里，紧紧地拉着被子，用力捂住全身。随后，他们听到有人擦火柴、翻箱倒柜的声音，最后还听到有人吸烟的声音……

这样，折腾了大半夜，声音才消失。又过了好久，这两个年

轻人才敢伸出头来，吓得全身都湿透了。

第二天早上，所有的人都说听到了类似的声音。

所以，现在人死后，在回煞的那天晚上，主人家总要找一大群人来家里作伴。

李 鑫 搜集

流传于云南楚雄

鬼怕桃树枝

农村中有这样一种习俗：人们常将桃树枝插在门上、窗口上，小孩子出远门时也插在身后。为什么呢，这里有一个小故事！

相传很久以前，在一座山脚下有个小村庄，村里有个少年，他英俊、勇敢，村里的人给他取个外号“不怕”。每天他都把牛赶到村庄后的一座山上。

有一天，他把牛赶上那座山后，就独自爬上山顶去玩。突然，他听到一阵低微的打石声，便顺着响声方向走去，走到响声处，看见一个鬼正在一个小洞里凿石。这个鬼长发披肩，身上长满了黑毛，蓝墨色的眼睛，偏大的鼻子，血盆的大口，这种相貌显得阴森可怕。

这山鬼发现了少年，便大声喝道：“你是哪家的毛娃娃，竟敢闯到老爷的家，看我不把你抓来做午餐。”那少年正色道：“你这个可恶的魔鬼，不知伤害了多少百姓，今天我来找你算帐。”鬼怪叫了一声，便扑向少年。那少年一闪身躲到一块大石头后面，那鬼追了过来，少年又跑到另一块石头后，鬼扑了个空，它象气红了眼，吼叫一声，又去追少年。少年机灵得很，他东绕西转，有时

捡起一块小石头朝鬼打去。但鬼并不怕石头，继续追赶少年。这时，少年随手从身旁折了一枝桃树枝，慢慢绕到鬼身后，向鬼的头部打去，这一打竟把鬼打昏了过去。没过几秒钟，鬼又醒了过来，它爬起撒腿就逃。少年追了上去，截住它的去路。鬼望着少年手中的“宝鞭”，吓得就地一滚，变成了一只肥大的黑鼠慌张地逃窜。少年照准黑鼠一鞭打去，黑鼠便化成了一摊血……

从此，少年用“宝鞭”打鬼的故事就传开了。所以，在农村，时常看见每家门上、窗上都插着一条细桃枝；小孩出远门时，背后也都插着一条细桃枝。人们说：“这样可以把鬼赶走，人们便平安无事了。”

章夜欣 搜集

流传于广西武宣

下葬习俗的由来

在很久很久以前，有个叫“人见怕”的地方，那里有许多坟墓。据说是一个大家族的坟场，那里面非常的阴森恐怖。坟场的四周栽着很多的树，坟堂内的坟与坟之间，生长着许多的灌木，坟堆上长着茂密翠绿的茅草。坟堂周围的那些树，高矮不一，形状各异，树枝从来没人去修剪过，它象一堵墙似地围着坟场。成群的乌鸦成天在树上“呱呱呱”地叫之外，再没有什么其他的声音，这更增加了它的恐怖气氛。

在坟对面的山下不远的地方，住着一个打柴老人和他的妻子，他们没有儿女，家里非常的穷，生活只有靠打柴老人打回来的柴换取一点点粮食维持。

有一天，老汉很晚才回家，在回家的半路上，突然狂风大作，

霎时，飞沙走石，遮天盖地。风越来越猛，天上的乌云越集越密，天越来越暗了。老人加快了艰难的脚步。这时，风，疯狂地刮着，说也奇怪，怎么刮来一张人们清明时上坟用的黄烧纸粘在老汉的手上，老汉仔细地看了看四周，那些高矮不齐的大小树木，在这很暗淡的夜色中象一个个大大小小的魔鬼在狂舞一般，时而伸高，时而缩小，时而向他扑来，时而散去。狂风在呜呜呜地吼叫着，这时，又下起了暴雨，紧接着一道白光划破夜空，老汉借助着电光看清了在自己面前有一堆非常害怕的人头骨，右边是一座坟，左边停放着一口棺材，所有的环境在电光的那一瞬间，看上去更加害怕，遍地的坟冢就象刚死后的人被剃了头那样光滑。这时老汉知道自己走进了人们常叫做“人见怕”的地方了。

老汉回过神后才被吓得惊叫了一声。又是一道白光，暴风雨更加大了。第三道白光划破夜空的时候，奇迹出现了，在那口两头是血红、上面和两边是黑色的棺材顶冒出了一大团青烟，青烟在不断地缕缕上升，等到青烟消散后，又在棺材的头顶上腾起盆子般大的一朵绿火，在天空中消失，就在这一霎那间，棺盖在一声巨响中凌空飞起，棺材的两侧分别向两边倒下，前后两块也随之倒下，这时，从死尸上重新站起一个约有五六岁的孩子那么高的一个似人非人、似猴非猴、眼睛泛着绿光的鬼来，它慢慢地从棺材底板上向着打柴老汉走来，越走越近，越走越近，一直走到离打柴老汉两步左右的地方停了下来。这时，天空中又是一道白光，打柴老汉借着这一刹时间的闪电光，看清了这个鬼的整个身躯，老汉被吓得后退了两步。这鬼：全身瘦得象枯干了的柴一样，头上的头发乱蓬蓬的，一直披到脚跟，头发全部是灰色的，面部是青紫色的而且皮包骨头，鼻梁凸起很高，两只眼睛深深地陷进去，眼眶里就象没有眼珠子一样黑洞洞的，脑门也是一处凸、一处凹陷下去，后脑勺就象小钉锤那样尖，耳朵象两只鹰爪子，

嘴向两边咧到耳朵根角下，两颗耳向外翘起，口里就象吃过人一样血红，舌头一直伸垂到胸前，身上穿着一件火红的长衫，脚穿一双黑漆似的鞋子，上肢和下肢就象树枝一样细，它左右前后地看了看打柴老汉，又绕着打柴老汉走了两圈，又过了一会儿，这鬼变得足足有八尺那么高。这时，它开始发问了：“你老头子闯入我的地盘上来干什么？”声音异常响亮而且难听。老汉吓得结结巴巴地说：“我、我上、上山去打柴，回来，是、是风大，天、天黑，无、无意中，走、走到这的，不、不是来、来干什么的。”老汉镇静了一下，反过来问道：“你的舌头，为、为什么这、这么长，为、为什么不、不缩回去？”这时，鬼不再象刚才那样的凶神恶煞了，声音变得很忧伤地说：“我在人世间的时候，受别人的残酷折磨，逼得走投无路的时候，仇又无法报，冤又无法伸，就上吊自杀了。在气还没绝的时候，因为伸出，到气绝时还未缩进去，所以来到阴曹地府里，就再也缩不进去了，时间长了、舌头就长长了。”打柴老汉又接着问：“你为什么不到地府里去受禁，却来到世间到处飘游，难道就不想还阳吗？”这时，鬼更加悲哀了，它说：“你还有所不知，我上吊死后，几个好心人把我的尸体放了下来，又凑了钱给我买了这口棺材，将我的尸体收殓后送上山来。这样，我到阴间才有一个居住的地方。但是，那时土地全部被那些富豪们霸占了，没有办法，只好将我的尸体抬到村外的这个山上来，本打算把我的尸体掩埋了，但地下全是石头，无法下葬，就只好把棺材放在地面上，说是等以后有办法时再来掩埋。过了几天的时间，我被露水打过以后，阎王老爷就说我是一个做恶多端的恶鬼，说是不能入他的府，就把我列入了野鬼的行列。从此，我就在世间飘游了。”打柴老汉镇静了许多，又继续问：“那你还有没有入地府的办法？”鬼回答说：“办法倒是有，但是需要一个相信我是善鬼的人才能帮助我入府的。”老汉说：“我完全相信你，你告诉我

应该怎么办才能使你入府吧。”鬼听说老汉相信它，非常高兴地说：“好吧，我告诉你怎样才能让我入府的办法：第一，你找一个懂得阴阳八卦的人，在你们为我挖好的坑里画上符，阎王老爷见到这个标记就不会带去严刑拷打了，更不会把我打入十八层地狱里了；第二，在放棺入坑埋葬我的尸体时，请先后用两封爆竹放一放，一是给土地老爷报谢一声，二是赶走碎鬼，然后再用人所食的一些东西和烧的纸来敬一敬它就行了；第三，你给我建造好外室后，过三天再来拜一拜土地神，并且和我作最后的告别，那时你绕着我的坟向左、向右各转三转，你所走过的范围就是属于我的了。请你千万记住。好吧，再见！”说完，老汉只见一个和起初一样高的鬼又回到了那具僵尸上，棺材板也随着重新合了起来，曾经消失掉的那朵绿火又变成一朵红色的回到棺材里，青烟也随之逝去了。这时，雨住了，风停了，乌云散了，夜变得光亮起来，天空中的月亮也洒下了它那银白色的光，星星还在一闪一闪地挂在天空中。

第二天，打柴老汉就照着鬼所说的去做了。从此以后，那鬼再也没有出现过了。

所以，直到今天，人们还把死了的人抬到村外的山上，开好坑，坑里画好阴阳先生所画的符，用啼鸣的公鸡冠血点过后才下葬，并且敬拜地神，鸣爆致安，三天后又要去复山，就是为了让死去的人在阴曹地府里能够过好日子。

李树红 搜集

流传于云南曲靖

八字先生的由来

北郡员外王谦，博学多才，自幼尊崇孔孟，治家严于礼义廉耻。王员外年逾半百，膝下无子，仅有一妙龄女儿，名叫王婉儿。婉儿贤淑聪颖，不仅精于琴棋书画，而且恪守妇道，谨遵闺戒。这样，王员外虽没有儿子，但也得到许多安慰。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尽管婉儿笑不露齿，行不露足，整日整夜不离闺楼一步，弥天大祸却不期而至。

一天夜里，正当婉儿秉烛夜读时，突然一黑影破窗而入，直朝她怀中扑来，顿时把她吓昏过去。待其醒来时，闺楼依旧，但觉身体不适。自此，婉儿的肚子一天天隆大。

王员外得知此事，怒不可遏。想到堂堂员外之家，书香门第，竟出了这等败坏门风之事，这还了得！于是，王员外怒斥婉儿一顿后，便扔下红绫一根，宝剑一把，令其自择其一。

面对盛怒的父亲，婉儿有口难辩。想到自己清白一生，却无端遭此横祸，真是痛不欲生。加之父命难违，于是婉儿选择三尺红绫，自缢身亡。她死后，王员外将其葬于鬼谷荒冢之中。

婉儿死后不久，王宅便闹起鬼来。先是每到傍晚，人们便见王婉儿抱一婴儿，飘飘然向王宅而去；继而，从王家闺楼隐隐约约传出凄婉的哭泣声；后来，每当员外夫妇昏昏欲睡之时，便见婉儿怀抱婴儿，跪在他俩面前，嚤嚤地哭泣道：“双亲在上，容不孝之女跪禀衷肠：女儿今来无别，唯一事相求，望双亲垂怜！女儿在生不孝，做下了伤风败俗之事，有损双亲尊颜，女儿死而无怨。奈何女儿入墓不久，便生下一男孩，敬求双亲将此无辜之子收养，女儿将感恩于九泉之下……”说完，婉儿将婴儿送到双亲寝

榻，然后依依而去。如此夜夜往复，愈闹愈烈。

起初，王员外一见婉儿，破口大骂：“小贱人在生之时，败我门风，坏我名声，死后还来纠缠作祟，真正可恶！汝若再来胡缠，定请法师将汝打入十八层地狱，永不超生！”后见无效，王员外一气之下，在请法师作法收鬼的同时，还命家人将婉儿的坟墓掘开，曝尸荒野。

再说，家人掘墓开棺后，不仅见婉儿容颜如生，而且还见一眉清目秀、赤身露体的婴儿在尸身上爬动，众人很是惊讶，即将此事禀告员外。王员外闻之，大为震怒，遂令家人将此孽种杖毙。员外夫人毕竟是慈母，念其女儿薄命，更念婴儿无辜，暗嘱家人杖下留人，将此子带回，暗中收养。

此子是鬼的精灵，经人体而至尘世，聪明绝顶，品貌不凡。两岁识字，三岁习文，五至六岁便能无师自通地知晓天文地理，星相卦卜。员外夫人见了，甚是喜爱。遂以员外姓氏为姓，取名王禅，亦以出生之地为号，名曰：鬼谷子。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不觉十年过去了。正当王禅潜心于学业，并日臻精熟之际，员外得知了他的来历。于是新耻旧辱顿攻其心，他怒斥夫人一番后，就将王禅逐出府去。从此，王禅便过着云游生涯。

几年来，王禅游遍了三山五岳，受仙家名师指点，已是超凡脱俗，仙风道骨了。十年后，王禅云游至丹阳一小镇，便在此地摆起了星相卦卜的测字摊，名曰“十六”字先生。所谓十六字，即：天地、神灵、佛道、人鬼，以及由天干地支相配，排出人的生辰年月日的甲辰、乙丑、丙戌、丁亥八字。据说，精于十六字真言，便能预卜吉凶生死、天上地下、过去未来之事等等。

再说有一天，王禅正在测字摊候人测字算卜，突来一群顽童围观。其中一顽童气宇轩昂，面布仙气，王禅知其不凡，遂掐指一

算，知此子乃董永之子，名董仲。于是问道：“先生可否姓董名仲？”董仲惊曰：“正是。先生怎知我姓名？”王禅笑道：“哈哈，岂止知汝姓名，还知汝母哩！汝母乃天廷人氏，王母之么女。对么？汝若不信，回家问令尊便知。怎么样，可否想见令堂？”董仲听罢骇然，暗忖此人神也！原来，几天前他见别人母子相爱的情景，再度引起思母之情，曾向父亲哭问过母亲何在？董永被儿子的诚心所感，加之纠缠不过，遂将实情告诉了他。再说，董仲见这位先生如此灵验，定知母亲行踪，于是欣然答道：“当然想见，请先生指点！”“好好好，既然想见，我与汝指点便了……”说着，王禅叫董仲在夕阳西下时，到镇外西山石穴藏匿。一刻后，便会始见七位白髯老者打此而过，继而七位仙姑尾随，最后一个仙姑便是董仲之母。

当日，董仲便依计而行，果如王禅所言。先见七位白髯老者抚须而过；稍后，便见七位仙姑飘然而至。董仲看得真切，当最后一位仙姑路经岩穴时，他猛地窜出，一把抱住七女之腿，凄然地哭喊着母亲，并苦苦哀求她回家。董仲的突然出现，使七女愧喜交加。想到娇儿出世以来，她不仅未尽母亲之责，连见上一面都不能呵！如今见着英气勃勃，日夜思念的娇儿，她怎能不愧，怎能不喜啊！于是母子抱头痛哭，几位姐姐无不为之陪泪。此刻的七女，多么想随娇儿回家同享天伦之乐呀！然而父母的淫威，天廷的严规，她不敢呵！于是她只得好言相劝董仲回家，并谎言改日定回家团聚云云。与此同时，她对董仲的突然出现，大惑不解。想到小小孺子，怎知仙家行踪？众姐姐亦为此惑然。后来大姐屈指一算，方知是鬼谷子泄漏天机。于是她从怀中拿出一个小巧玲珑的小瓶，送给儿子玩耍，以之诓他回家。同时，还嘱其玩后给那位十六字先生一观。

次日，董仲手持小瓶来到测字摊，王禅遂问其见着令堂否？

给了甚物件？董仲一一作答，然后将小瓶呈上。王禅见这小瓶小巧玲珑，晶莹剔透，甚是可爱。遂想到此乃天廷之物，定是宝贝无疑。然而究系何宝？作为人鬼杂交的王禅，还不得而知。于是他出于探试和好奇，便拔塞而观。谁知拔塞后，一股浓烟冒出，接着燃起五色之火，顿时把个仪表堂堂的王禅烧得面目全非，人鬼难辨。尤为严重的是，这一火竟焚去王禅苦心练就的十六真言的前八个字，仅剩下后八个字了。原来，那小瓶乃天宫的五味真火净瓶。此五味真火，能烧去邪恶污秽，能烧去贪婪色欲。王禅受此惩戒后，方知自己凡胎尚存，俗心未已，难成正果。于是毅然弃卜从道，隐居深山。

从此，十六字先生变成了八字先生，而且对天上人间，过去未来的吉凶祸福，难以算准了。

马运福 搜集

流传于四川一带

幸运鬼挑担，倒霉鬼弄绊

在湖北蕲春县，不知从哪朝哪代开始流传下来这样一句话：“幸运鬼挑担，倒霉鬼弄绊”。意思是说：走运时，鬼也帮你忙；你倒霉时，鬼不但不帮忙，反倒要你吃亏。听老人讲，这句话还挺有一番神奇的来历呢！

原来，很久以前，蕲春县“野塘嘴”的地方，原是一片墓地。人烟稀少，更不用说有村庄了。有一位到“野塘嘴”外出挖藕的农民青年，家里很穷，人家叫他傻二，为了糊口，他只得每天跟人到湖里去挖藕，拿到集市上去卖，靠卖藕的钱度日。

这天，他为了多挖些藕，竟忘记了疲劳和休息，一直到傍晚

天将黑，才见同来的伙伴早已走光了，湖里只剩下他一人了，便匆匆忙忙收拾了东西，架好藕担，装好藕，挑上担，匆忙向家走去。无意中将藕锹给忘记了。

“野塘嘴”是他回家必经之路。还没走多远，便听到后面有声音在喊：“哎——老乡，这不是你的藕锹么？怎么忘记了呢？”傻二回过头来一看，那人正向自己跑来，是位年轻女子，模样标致极了，一身大红的衣裙，不长不短，不胖不瘦，亭亭玉立。那姑娘追上来，将藕锹放在了藕担的一边。

傻二连忙道谢，但又感到奇怪。便问：“你怎知道就是我的呢？”那姑娘咯咯笑道：“我一天都在看你挖藕呢！要不是我，你一天还挖不到这么多藕呢！”姑娘见他在喘气，不免生了怜惜之心，笑道：“老乡，累了吧！让我挑一段吧！我和你是同路的，就在前面不远。”说着，挑起担子就走。傻二哪里能让一个姑娘家挑这百十斤重的担子，唯恐压坏了姑娘的身子。但姑娘说再拿这么多的东西也挑得起。“你有这么大的力气？”傻二笑着说道，言外之意未免有点嘲弄姑娘有点自不量力。傻二只觉自己傻了眼，万没想到那姑娘一只手就将担子放在肩上，手一挥，衣裙向前一扫，就走了。傻二只觉得自己糊里糊涂跟着姑娘向前走，也不需费什么劲儿，就如腾云驾雾一般。但见那姑娘挑着担子比自己还要轻巧得多，似乎根本没什么东西压在肩上一样。傻二也不知走了多少时间就到了一个村子。村子大得很，正值吃晚饭的时候，家家都在吃饭。他好生纳闷，怎么家家的饭桌都摆在门口呢？不一会儿，他们就到了姑娘的家，正处于村子中间地方。姑娘推开门，将担子放在屋子里。

这时，天已经黑了，姑娘拿出一些馒头给傻二吃，劳累了一天，傻二的肚子早已饿得咕咕叫唤了。吃完饭，姑娘叫他休息，她去和邻居们住。傻二和衣躺下，想想也是，天也黑了，人也累

了，明天再走也就罢了。

傻二一觉醒来，天已大亮，那青年女子不见了，村子也不见了。这时，他并非睡在屋里，而是睡在一片坟地的两坟间的凹处，担子就放在坟头，还有好些银两。往四周一看：啊！“野塘嘴”，他顿时大惊，吓出一身冷汗，才想到昨晚定是碰到女鬼了。这时，他记起昨晚睡觉时，耳际传来的悲切的哭声，那哭声仿佛在诉说着自己不幸的身世，还以为是做梦呢！傻二回家后，将这事讲给乡亲们听。众人都觉得奇怪。

不想，这事却被当地的一个富乡绅听到了，此人鱼肉百姓，对穷人敲诈勒索，不知有多少人受过他的冤，受过他的气，也不知他逼死过几条人命。他贪赃枉法，爱财如命。这时他听说有利可图，喜得合不拢嘴，更使他欢喜的是，鬼并非人们说的那般可怕，且有漂亮娘们，就乐得心花怒放，也想去一享艳福。

第三天傍晚，富乡绅就带着一些家丁，坐着轿子去了。好好的路，不知怎的，家丁们抬着轿子几步就要摔一跤。把这个富乡绅摔得鼻青脸肿，轿子也摔坏了，他只得带着家丁们几步一摔跤地到了“野塘嘴”，后来怎样就不知详情了。只听说富乡绅没捞到好处，也没享到艳福，而且还挨了一顿打。回来说：女鬼就是他逼死的佃户小翠姑娘。不几天，富乡绅连病带吓就一命呜呼了。

此后，自第一个讲述这个故事的人起，“幸运鬼挑担，倒霉鬼弄绊”就成了本地人的口头语了。

管荷君 搜集
流传于湖北蕲春

明灯不是人，明月不孤行

在我们这一带，人们奉行着这样一条戒律：独自一人在漆黑一团的夜间行路，如果突然发现灯火，决不去靠近，那一定不是人；同时，在皓月当空，如同白昼的大月夜，也不要孤身行走，一定要找一个伴。

为什么呢？有这样一个传说。

究竟是何朝何代已无法考证。相传很久以前，在一个偏僻的小山村，毗邻住着两户人家，这两户各有一个儿子，一个叫明灯，一个叫明月。两孩子年龄相仿，性格相投。因此成了一对要好的朋友，相处得十分融洽，关系也十分密切。后来，他俩又一起上学，一同读书。随着时间的推移，知识的增长，他们之间的感情也越来越浓厚，真挚。十年寒窗过去，他俩都考取了功名。从这个时候起，一对形影不离的朋友便各自西东，到自己的辖地为官去了。因为那个时候通讯太落后，因此，一别三年，他们之间几乎没有联系过。

三年任满，明月带着家眷回家省亲。由于对家乡、对父母的思念，更由于渴望早日见到与自己分别三年的好朋友明灯——因为他知道，明灯也会在这个时期回家探亲——尽管一路上急走忙行，风尘仆仆，差人们叫苦不迭，但明月仍然觉得行速太慢。为了减轻夫人的鞍马劳顿之苦，自己又能尽快见到明灯，明月便和夫人商议，决定让差人们保护夫人慢慢赶路，自己一人先行一步。

就这样，明月辞别夫人，扬鞭催马，日夜兼程，这一天，终于到了离家不远的小镇上。此时，天已经完全黑了，明月只觉得浑

身酸痛，睡意缠绕。但想到如再坚持个把时辰，就能与朝思暮想的朋友见面，倾谈三年来的所作所为，所思所想和思念之情。于是，便稍作休息，胡乱吃了点东西之后，就继续打起精神，在惨淡的月光下，向家乡驰去。

离家越来越近了，明月的情绪也越来越高昂。忽然，他发现前面有一个人向自己走来，借着朦胧的月光，他感觉来人仿佛就是自己思念最炽的明灯，心里说不出的高兴，立即紧催坐骑。距离越来越近，明月也越来越坚信此人就是明灯。当两人相距数步时，明月便迫不及待地跳下坐骑，伸出双手迎了上去。此时此刻，千言万语哽在喉咙，只想和朋友热烈地拥抱。然而，他却扑了个空！他觉得奇怪，觉得不可思议。正想开口说话，明灯的声音从背后传了过来：

“作为好朋友，我劝你一句：明灯不是人，明月不孤行。”

明月转过身子，看到明灯背着脸无动于衷地站在身后。他不懂，明灯为什么在三年后的今天，第一次见面竟说出这样一句没头没脑的话来，而且语气冷到极点。他要问他，要把原因弄清楚。可是明灯连看也不看他一眼，便朝和他相反的方向扬长而去。很快消失在夜幕中。

明月怔在那里，怔了很久，也想了很久，百思不得其解。只好快快地爬上马背，回去追问父亲。万万想不到，父亲的回答使他犹如五雷轰顶。原来明灯已经死去一年多了，今天和他相见的是明灯的鬼魂，作为生前的好朋友告诫他以后夜间行路要注意。

这个传说一直流传至今，人们仍然相信“明灯不是人，明月不孤行”这个道理。

佚名搜集

流传于湖北京山一带

头枕裤子，鬼捏嗓子

人们都很熟悉这样一句俗语，叫做头枕裤子，鬼捏嗓子。关于这句俗语，还有一段故事呢！

话说很久很久以前的一年夏天，在一个穷山村里，有一家姓王的人家，家里就一对老夫妇生活。一天晚上，老两口高高兴兴地吃过饭就上床睡觉了。睡到半夜，只听王老汉喊道：“唉哟，捏死我了。”老伴听到叫声，连忙点亮了青油灯。在微弱的灯光下，她看清丈夫身上什么也没有，却见他身上的汗已如雨淋。这下她可吓得不轻，一下栽倒在地。

过了一会儿，又听到王老汉一连声地叫喊，她才慢慢地醒了过来。她忙跑到床前扶起丈夫。这时王老汉再也不叫了。

老伴给他灌了一杯水，问他怎么了。老汉对她说：“我睡得正香，忽然一个长着披头散发、大耳朵、血盆大口的鬼哈哈大笑对我说：‘是你自找麻烦，今天我要捏死你了。’我忙问：‘怎么是我自找麻烦？’他说：‘你不是枕着裤子睡觉吗？你还不知这么一句话：头枕裤子，鬼捏嗓子。’他说着，就向我扑来。把我捏得正喘不过气来时，你却扶起了我，他就不见了。”听老汉说完，老伴忙向他枕头的地方看去，果然是老汉的裤子。

第二天，他们就把夜里发生的故事讲给了乡亲们听，提醒乡亲们睡觉别枕裤子。

自那以后，人们再也不敢头枕裤子睡觉了，久而久之，逐渐形成了一种习俗。

李金萍 搜集

流传于甘肃西安等地

对鬼

新鬼与老鬼

在浙江瓯江一带流传着这么一个故事。

从前，有个姓王的人死后变成了新鬼。新鬼刚到鬼的世界，还不懂得怎样弄吃的，所以，成天饿得肚子咕咕叫，可难受了。

这一天，新鬼来到老鬼家，向老鬼求教。老鬼见新鬼一副可怜的样子，就送给新鬼一个鬼圈。这天傍晚，新鬼拿着鬼圈去弄吃的。他来到路边等啊等啊，好不容易前边来了个肩扛锄头的小伙子。新鬼赶忙把鬼圈扔到路中央。小伙子走过来了，一脚踩在鬼圈上，新鬼连忙使劲拉鬼圈，可怎么也拉不动。他换了口气，使出浑身的力气向后拉。突然，一个倒栽葱，摔倒在地上，后脑马上起了个包包，疼得他怪叫一声，扔下鬼圈逃跑了。

第二天，新鬼哭丧着脸又到了老鬼的家。老鬼听新鬼诉说了事情经过，笑着说：“你这个蠢猪，你也不看看那是什么人，那么精神的小伙子，是你能套住的吗？如果你让他踩一脚，不把你踩死才怪呢！下次可得学聪明点。”

第二天，新鬼拿着老鬼给他的另一个鬼圈又等在路上。不一会，前边来了一个拄着打狗棍的老头。新鬼把鬼圈抛在路中

央。当那个老头把脚踩进去时，他就赶紧把鬼圈一拉。这回，不费啥力气，就把那老头套翻了。新鬼别提多高兴了。他赶紧收起鬼圈回去了，心想：这次，一定能好好地吃一顿。

新鬼回到家，就躺在床上等着，他等啊，等啊，一直从那天傍晚等到第二天早上，又从早上等到傍晚，一直等了整整两天，可就是不见那老头给他送吃的。他等不及了，就急忙跑出去找那个老头。他找了大半天，好不容易才在一个破庙里找到，只见老头倒在地上，只剩下一口气了，打狗棍和破碗都扔在身边。新鬼没办法，只得又去向老鬼求教。老鬼听了新鬼的话，真是哭笑不得。他告诉新鬼说：“那是个要饭的，哪能有什么东西给你吃呢？快去把他放了，要不，我们又多了一个等饭吃的人。”新鬼听了老鬼的话，立即就去放了要饭的老头。

新鬼回来后，老鬼就带着他去搞吃的。新鬼和老鬼来到路旁，一会，就来了一伙人，其中一个大腹便便，留着一撮山羊胡，手里拄着一根明晃晃的拐杖。老鬼连忙叫新鬼去套那个留山羊胡子的。可新鬼不敢套，怕又摔个倒栽葱。老鬼见新鬼犹豫不定，就一把夺过鬼圈，向留山羊胡的一套，只见“山羊胡”右脚一拐，便摔倒在地上，半天爬不起来。老鬼对新鬼说：“走吧，我们今天等着吃好的。”果然，那天晚上，有人给老鬼和新鬼送来了好酒、好肉。老鬼和新鬼都吃得饱饱的。原来，老鬼套着的那个留山羊胡的人是个大地主。从此，新鬼也懂得了怎样去套人。新鬼假如没有老鬼的帮助，那么他早就饿死了。不信，你就去问新鬼吧！

张 骏 搜集

流传于浙江一带

附录

鬼兄弟

有一对鬼兄弟，同在判官府里管理案卷。哥哥管男鬼，弟弟管女鬼。

一天，弟弟到哥哥家里去，见哥哥家里很富有，便问：“哥！咱弟兄俩干的一样差事，可你住着高楼大厦，穿着绫罗绸缎，吃着鸡鸭鱼肉，喝着玉液美酒，你咋那么有钱呢？我咋没吃、没穿、没钱花，还住着小草棚呢？”

哥哥说：“兄弟，咱都是自己人，我实话告诉你吧！”接着便对他兄弟倒出了实情：“咱都是管案卷的，大权都在咱弟兄手里。谁犯了死罪，他拿雪花银子来贿赂，就把死罪给他改成活罪。他再送来雪花银，就给他改成没罪，只要谁送银子就没罪。谁若不送银子来，没罪给他改成有罪，再不送银子来闹，就给他改成大罪或死罪，不怕他不送银子来。咱掌握了大权，还愁没钱花？”

弟弟说：“你那样做，执法犯法，判官知道了不判你罪刑吗？”

“唉，兄弟，怪不得你没钱花呢！你也太死心眼了！判官会怕银子咬他的手吗？他若知道了来追查，你就不会也给他送银子吗？”

“这事我可不敢办，受冤屈的鬼若要告到阎王那里可咋办呢？”

“唉，你也太胆小了！你这样咋会有钱花呢？如今的阴曹地府这个世道，还不是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吗？”紧接着他哥又说：“这事你不敢办，我再给你说个办法也能找个零花钱！”

“啥办法？”

“我有个小锅，安在谁头上，谁就头痛。直到他送钱来，再给他去掉，这样，不就有钱花了吗？”

“哥，你借给我试试吧！”他哥同意了。他拿着小锅，见到一个气势汹汹的红脸大汉，就给他安在头上了。那大汉头疼得受不了，便伸手朝头上一拳打下去，把锅砸得粉碎。他垂头丧气地回去告诉他哥哥了。

哥哥教训他说：“你真是太死心眼了，看谁软弱可欺，才能给他安上。不看人乱安，咋能不砸锅呢？”

弟弟说：“这些拐弯抹角不正当的事，我干不了，没钱就没钱花吧……”

哥哥和判官上下勾结起来，还是继续受贿。他俩都发了大横财。衣食住行，吃喝玩乐，样样都很阔气。这样一来，蒙冤受屈的冤屈鬼太多了，整个阴曹地府议论纷纷，胆大的冤屈鬼，都纷纷上诉，直接告到阎王那里。

阎王爷一听，大吃一惊，感到案情重大。悔恨自己过去不到下边去，不了解下情，造成阴间一片黑暗。就下决心，亲自到判官府去查阅案卷。发现案卷涂改得很多。经调查访问，发现很多是冤屈鬼。他就把哥哥抓起来审问。他在冤屈鬼面对面的对质证实下，不得不承认自己的罪行。

阎王又把判官抓起来审问，在鬼证物证的事实面前，他也不得不招认了，查出了成千上万的冤屈鬼。

由于执法犯法，阎王便判处他俩死刑，下油锅。为受害的冤屈鬼申了冤，报了仇。

阎王爷根据调查，发现他弟弟忠诚老实，为官清正，廉洁奉公，两袖清风，一尘不染，就把他提升为判官。从此，阴曹地府光明磊落，再也没有冤屈鬼了。

岳得明 口述

腾云搜集

流传于河南荻加

饿死鬼和饱死鬼

从前有两个鬼，一个是饿死鬼，一个是饱死鬼。他们虽说都是鬼，但是他们的生活情况却不一样。

饿死鬼天天都吃不上食物，饿得他面黄饥瘦，浑身没有劲。而饱死鬼呢，天天吃到好多上等食品，他肥胖肥胖的。因为这，饿死鬼就想请饱死鬼帮帮他的忙。

一天，饿死鬼去找饱死鬼。说道：“老哥，现在我不象你天天能吃饱。你能不能帮帮我，让我也富起来，天天能吃饱饭？”饱死鬼见他非常可怜，便说：“我这里有一件法宝，你拿着它在大街上看见有钱的人，你就把它放在那个人的头上，这个人就会头痛得昏过去。你就趁机把那人的钱抢走。”饿死鬼觉得很有道理，准备在街上找个人试一试，也碰碰运气。

饿死鬼在大街上走着,当他走进一个小胡同里的时候,走过来一个铁匠。铁匠正收工回家。饿死鬼躲在一边,等铁匠来到离他不远的地方,就把铁环往他头上一套。果然,铁匠觉得头痛,就加快步子往家里赶。饿死鬼便紧紧地跟在后面。

铁匠刚进家门,就倒在地上。他妻子走过来问他怎样,他慢慢地说:“我正走着,不知是谁在我头上放一圆环,我就觉得头痛,可怎么也摘不下来。你快去拿把斧子来,把它打开。”饿死鬼见铁匠要拿斧子砸,怕弄坏了饱死鬼的法宝,赶紧收了圆环回去了。

饿死鬼看见饱死鬼就把事情的经过说了一遍。饱死鬼看见饿死鬼没精打采的样子,说:“看来,你只配做个饿死鬼。现在我也没办法帮你的忙了。”

饿死鬼听了,自言自语地说:“难道说我这个饿死鬼的命运就改不了了吗?”

张玉然 搜集

迷魂圈

鬼王五与鬼李六本是同村的老乡,他们是这两年相继来到地府的。一个偶然的的机会,他们在地府相见了。从此他们经常相聚。鬼王五生活得很好,吃的穿的都很象样,显得很阔气。鬼李六呢,吃不象吃,穿不象穿,很是贫寒。

有一天,他们又到了一起,鬼李六说道:“王五哥,咱们都是一样的小鬼,你也没有什么外快,你的生活怎么比我强呢?你一天吃喝玩乐而我却勉强度日,这是怎么回事呀?”鬼王五说:“咱们是老乡,相处得不错,这又没有外人,我就跟你说了吧。我的生活来源,全靠我有一个竹圈,它的作用可大了,要是缺钱花了我就到阳间去,把竹圈往人头上一套,他们头就疼得受不了,他们就要烧纸,我就收到了这笔钱。我的生活全仗这圈了!”

鬼李六一听,想:原来是这么回事,我说他怎么这样阔气。鬼李六想了一会说:“王五哥,你那圈这么灵验,能不能借我用一用,也让我把生活改变一下,也享享清福。”鬼王五寻思一会儿说:“既然咱们是老乡,关系不错,我就借你几天吧。”说完把小竹圈拿给了鬼李六。

鬼李六接过小竹圈，满心欢喜地向阳间走去，心里还不住地盘算着，这回我也能有好多的钱了，不但我自己有福享，就连在地府的老祖宗也能有好日子过了。他越想越得意，不知不觉地就来到了阳间。他在一座土地庙前停了下来。这座土地庙，虽然离村子很近，但来往的行人很少，除了烧香上供一般没人来这，显得很冷清。鬼李六看好了这个地方，坐在庙前，等待着时机。

当太阳偏西的时候，有一个人挑一担柴走了过来。这人叫王大，家里有一个老母，娘俩以打柴为生，相依为命。最近老娘又生了病，王大心里着急，一心想多打点柴，多卖点钱好给娘买药治病，所以今天回来得比较晚，一天的劳动，也实在太累了，走到土地庙前便放下担子，坐在大树下想休息一会。这时鬼李六看得真切，急忙上前把圈套到王大的头上，躲到一旁去等着。

再说王大坐了一会，觉得头疼，就起身挑起担子，赶紧往家里走去。鬼李六紧紧地在后面跟着。王大勉强到了家，这时头疼得受不了，汗珠滚了下来。王大的母亲一见也害了怕，忙问是怎么回事。王大就把自己打柴回来在土地庙休息，头就疼了的事说了。老娘一听说道：“你一定是冲撞了哪位神灵，娘快点给你烧几张纸送一送。”王大叫住娘不要去，因为家里没有纸，也没钱买纸，再说老娘的病还没好，怎能为我头疼就买纸烧呢！这时王大的头疼得更厉害了。王大说道：“娘啊，我疼得受不住，不活了，就用这把柴刀把我的头砍了吧。”说着用手操起了柴刀，鬼李六一看着急了，心里话，我这是借人家的圈，还得还人家呢，你给我砍坏，我拿什么还人家呀！想到这，他急忙上前把圈拿了下來。再说王大把刀拿到手后，头忽然不疼了，便把娘叫了回来，说自己的头不疼了，不用借钱买纸了。老娘看儿子病好了，心里顿时好受多了，病也好了一大半。

鬼李六拿着竹子圈，空着口袋找到了王五，诉说了经过，又说：“你说你的圈灵验，我拿去为什么不管用？”这时鬼王五说：“这圈你得会用，要因人而用，不能乱套。要用到那些信鬼信神的有钱人身上，才能起作用。你用到穷人身上，他没钱买不起纸，疼死也捞不到钱，你用到不信鬼不信神的人身上，就更不管用了。”

张晓玉 搜集

猪头鬼和羊头鬼

阴间不如阳间花世间。阳间有太阳照耀，而阴间的天气总阴沉沉、雾腾腾的，但那是生灵死后的归宿，死后的生灵就叫鬼。鬼与鬼之间也是互相利用，欺骗敲榨阳间送给他们的钱。

这天，在自由市场上，羊头鬼碰上猪头鬼，见猪头鬼胖得走路来一步三晃，两步六摇。再看自己，皮包骨头，肚子没有茶碗粗，一幅穷酸狼狈相，不由得上前小心翼翼地问：“你现在怎么这样胖？”“我财大气粗，心宽体胖嘛。”“在阴间咱俩的官职一样，现在我怎么没一个子呢？”羊头鬼说。

“你得向阳间索取。”

“我怎么索取呢。”

“你太老实了。”猪头鬼眨巴着小眼说，“我要是有你手里的小帽，早已成了百万富翁了。”羊头鬼一听，忙说：“这小帽能随便乱用吗？这是叫我巡视阴间，看到谁办坏事，就给谁扣上，叫他头痛不已，以示惩罚的。”

猪头鬼一咧嘴说：“你就不会想办法吗？”接着一阵耳语，说得羊头鬼犹豫不决。二鬼各自走后，羊头鬼想：我得先弄点钱，吃顿面皮。

羊头鬼飘游到阳间，见一个小伙子正在担水浇菜，就把小帽扣向他，小伙子忽然觉得头有点痛，心想再有两担水就浇完了，快点浇完，回家看看，于是担着桶，走得更快。羊头鬼一见：噢！小帽怎么不灵了，压一下试试。羊头鬼一压小帽，“咣当”一声，小伙子把勾担水桶扔了老远，眼前金星银灯乱转，象有什么东西把头要挤崩。他双手抱头，又砸又抓，连拍带挠。小伙子这一招，吓坏了羊头鬼，它赶紧取下了小帽，心想：阳间的人怎么这样厉害，我弄不了钱再把小帽搭上，回去怎么交差呢。

过了一段时间，羊头鬼又碰见了猪头鬼。“羊头鬼，你怎么还是这样寒酸，我告诉你的那个法你难道没试一试吗。”猪头亲切地问羊头。

羊头叹了口气说：“别提你那个法子，我一分钱没得到还差一点没把小帽搭上。”那是咋回事呢？”“那天咱俩分手后，我到了阳间正好碰上一个人正在浇菜的小伙子，我给他扣帽以后，人家又抓又挠，差一点没把小帽撕碎。”猪头一听，哈哈大笑，笑得羊头莫名其妙。笑够了，猪头才说：“人家都

说我是蠢猪，这回你比我还笨，真成了个瘦笨羊，这回我跟你去，走！”

一会，二鬼来到人间，忽然，传来一阵锣鼓声，一队人走过，八抬大轿里坐着一位身穿大红袍头戴乌纱的人。羊头鬼说：“他有钱，走，咱们给他扣上。”猪头鬼说：“别忙，这样的人把钱看得比命都贵，他宁可头疼，也不会给你钱，再说他们人多阳气盛，咱近不得身。”

二鬼依旧前行，一个教书先生迎面走来。羊头鬼又要扔帽，猪头鬼忙说：“不行，不行，你看他和你一样瘦，穿得补丁摞补丁，哪能有钱，哼！他根本就不相信咱们。”

正行间，又碰上一个采药的郎中，羊头鬼又要扔帽，猪头鬼伸臂拦住：“你怎么能给他扔帽呢，他的药会把小帽支起来的。”二鬼飘来荡去，半天没找到合适的主顾，十分着急。

忽然，一股香味扑鼻，顺香味看去，只见一个老太婆正在上供烧香，猪头鬼拉了羊头鬼一把说：“这人行，快把小帽给她扣上。”羊头鬼赶紧把小帽给老太婆扣上。老太婆正跪在那里祷告，突然，头剧烈地疼痛，几乎昏倒地上。她想：这是哪个鬼祟在做怪，要不我的头怎么会突然疼起来呢，是不是孩子他爹没钱花了。于是开口说：“要是孩子他爹你没钱花，我马上叫你小子给你送去，千万别叫我头疼，我这么大岁数受得了吗？”猪头鬼一听，赶紧拉一下羊头鬼，叫它去帽。羊头鬼说：“她还没给钱呢。”“你这个笨货，她不是已经许给了吗，你再也不拿掉小帽，等她回家请来郎中，你的小帽就不灵了。”猪头鬼耐心地给羊头鬼解释。

羊头鬼不放心的说：“她是给孩子他爹，没说给我们。”猪头鬼说：“没关系，他爹早不知到哪里去了，快赶紧去帽。”羊头鬼这一去帽，老太太的头立刻不疼了。老太太回到家里，派人叫回了正在地里干活的儿子，把事情经过如此说了一遍。儿子更是一个孝子，母亲一说，不敢怠慢，急忙找出印板，就在黄纸上印上了阴间通用一“𠄎”（万）贯的钱样，一会印了一抱，匆匆忙忙地向爹的坟前跑去。二鬼紧紧跟踪，火光一起，化成了阴间用钱。羊头鬼看着一堆“𠄎”贯钱高兴得手舞足蹈，对着猪头鬼深深鞠了一躬：“老兄真有你的。”弯下腰就去捡钱。猪头鬼上前一把拉住了羊头鬼说：“这些钱就算我这回的辛苦费吧！你手中有小帽，以后用这个再弄钱。”羊头一听忙说：“这不行”，急忙上前抢。羊头鬼和猪头鬼扭在一起。羊头鬼怎是猪头

鬼的对手，被猪头鬼三两下就打翻在地，又在他身上狠狠地踢了几脚。羊头鬼疼得在地上乱滚。等他爬起来，猪头鬼早已把所有的钱装进腰包。过了很久，羊头鬼还愣在那里，最后无可奈何，忿忿地离开了人间。

孙 跃 冬 梅 整理

高 鬼 与 矮 鬼

有个高鬼和一个矮鬼，经常在村头飘荡，一天夜里三更时分，他们又相遇了，矮鬼见高鬼长得漂亮，很是羡慕，就不解地问：“你为什么长得这么漂亮？”高鬼洋洋得意地说：“这是绝技，告诉你吧！我给人家推磨，人家就给我好吃的，所以我就长得这么漂亮了。”矮鬼听到这里颇受启发，心想：这事简单，今天就试试去。

他和高鬼分手后，就穿入一条巷道，进入一户穷人的住宅，一眼瞧见水磨，就急忙跑上前去推起来。这时，屋里的老汉被一阵推磨声惊醒了，连忙捅了捅老太婆，说：“你听，半夜三更谁在推磨？”老太婆翻了个身道：“管他呢！没做亏心事，不怕鬼叫门。”这时，忽然鸡叫了，矮鬼不敢再做下去，就走了。一连三天，都是这样，见没有得到什么好处，矮鬼一气之下，便不再来了。

几天后，矮鬼和高鬼又见面了。矮鬼见了高鬼，非常气愤，说道：“你小子，为什么骗我？”高鬼听了一愣：“我并没有骗你啊！我问你老兄，你是在什么地方干的？”矮鬼道：“是在一个穷人家干的。”高鬼听了，哈哈大笑起来，说道：“这就是你老兄的不是了，你想，这些穷人并没有做什么亏心事，再说他们本身穷得‘叮咣’响，拿什么东西来伺候你呢？那些富人平时吃喝嫖赌，寻花问柳，榨取穷人的血汗，尽干一些不仁义的事情。他们这些人心

虚，经你一吓，他们不就给你送出好吃的来了吗？”

矮鬼听了，心里一亮，说道：“多谢大哥的指教，小弟马上就去试试。”就这样，矮鬼来到一栋比较阔气的房子前，翻入院中，正好看到一盘磨，就推了起来。这时，在屋子里那个无恶不作的富人，听到外面的声音，非常害怕，就象老母猪筛糠一样，急忙叫起他的老婆，把好吃的东西摆了一桌子，硬着头皮抬到院子里，开始烧香磕头。矮鬼一看到好吃的，就急忙奔上前去，大吃了一顿。

从此以后，矮鬼专门找富贵人家敲竹杠，搞得他们人心惶惶，不惜花钱买东西孝敬。于是民间就有了“有钱能使鬼推磨”的说法。

张宪廷 搜集

流传于山东泰安

附录

鬼 推 磨

有个肥鬼，还有个瘦鬼，两个幽灵经常在村头游荡。一天夜里，肥鬼与瘦鬼相遇，瘦鬼见肥鬼形体肥壮，不解地问道：“伙计，你咋会吃成这么个肥猪样呢？”肥鬼拍拍大肚，摆摆肉头，洋洋自得地答道：“我给人家推磨，人家敬供我饭食，就是这个道理。”瘦鬼听了，颇受启发：“啊，原来是这样！”心想：这事容易，你能干，我也能干。

二鬼交谈几句，便各自游荡去了。瘦鬼马上钻进一条破巷，进入一家穷人院里，一眼瞅见当院有盘磨子，扑过去就推上忽儿忽儿地转了起来。

这户穷人家睡到半夜，突然被呼呼的推磨声惊醒。老婆子捅了捅老汉子，悄悄地说：“你听，半夜三更的，磨子咋会响呢？”老汉子满不在乎地说：“管它呢，为人不做亏心事，不怕半夜鬼叫门。”老婆子想了想说：“咱穷的要

啥没啥，这鬼神们也不知瞎折腾啥哩，反正咱不理睬它就是了。”瘦鬼推着磨子空转了半夜，待雄鸡一叫，不敢停留，拔腿跑了。以后，一连三夜，瘦鬼仍到这户穷人家推磨，但始终没有吃到一些供品。它一气之下，不干了。

隔了许多时间，肥鬼与瘦鬼又碰到一块。干巴巴的瘦鬼揪住肥鬼问道：“喂，你说给人家推磨能吃上东西，可我一连三夜给人家推磨，人家咋连一点东西也没给我吃？”肥鬼觉得奇怪：“那么你是给什么人家推磨的？”瘦鬼回答：“是一条破巷里的穷光蛋。”肥鬼心里一亮说：“唉，伙计，看来你还是没经验，怪不得你瘦得象猴似的。你也不想想，那穷人家有啥油水？连人都少有往来，你去干啥！你推磨，他不怕，就不会敬供你东西，还不是干瞪眼！”肥鬼见瘦鬼脸色灰白很可怜，就对他说道：“为了能吃上东西，咱们推磨，不能找穷人家，必须到那些有钱人家去咋唬。那些财主人家，有不少是生财有道、为富不仁的。别看他们平时财大气粗，盛气凌人，可一听到风吹草动就提心吊胆，生怕失掉自己的利益。如果平白无故听到磨子响动，他们能不害怕吗？牛头不烂，多费些柴炭。你尽管推磨，他们沉不住气，自然会给吃的，喝的，用的，花的啦。”瘦鬼听了肥鬼的这一席宏论，觉得很受教益，顿然省悟。于是，一边抱拳施礼，一边十分感激地说：“多谢肥哥指教！多谢肥哥指教！瘦弟懂了，瘦弟懂了。我今后一定寻找那些有钱人家，给他们推磨，捞取好处。”

瘦鬼急于想试验一下，告别肥鬼后，当即寻到一户高门楼大瓦房的有钱人家里，找见他家的磨子忽儿忽儿地推起来。那家财主从睡梦中听到磨子响动，全家人惊骇不已。本来一家人听到了，可谁也不敢说什么，静待还响动不，等了一会，磨子仍呼呼地响。慢慢地才有人说话起来，他们窃窃议论道：“这是咋了，敢情是得罪神了！快起来许念许念。”家主夫妇心虚胆怯地立即穿好衣服，点起灯来。两人坐在那里，犹犹豫豫，迟迟等等，眼前不由地浮现出平素所做过的那些亏心事儿，于是办了香、烛、纸札、银钱和食物等供品，然后商量道：“在家里摆呢，还是去院里摆呢？”结果还是硬着头皮开了门，把那些东西端到院里敬供了。瘦鬼一看，欢喜非常，觉得肥鬼的教导果然灵验，够朋友！便丢开磨子，猛扑过去，来个狼吞虎咽，尽情享受。从比以后，瘦鬼常干这种勾当，因而也就很快肥起来啦。

人常说：“有钱使得鬼推磨，”有了钱，就有了一切，连鬼也会前来白尽

义务给推磨的。其实不然，鬼也有它自己的道理和打算的。

谢银龙 搜集

流传于河北磁县

张 根 僧

从前有句俗话，“有钱能使鬼推磨”，讲的是有钱就有势，钱能通天，有钱人可以使鬼差神，为所欲为。殊不知，有胆也能使鬼推磨哩。

过去，有个卖杂面条儿的，名叫张根僧，他没儿没女没地种，五十多岁的人了，一年四季，不管风雨阴晴，就只靠和老伴推磨，擀杂面条儿做买卖为生。

这一天，张根僧外出转悠了整整一天，因为买卖不顺手，水米没沾牙，直到日头落山了才把一窠窝杂面条儿卖出去了。他急急忙忙往家赶，肚里饥渴两腿酸，走着走着，来到一棵歪脖子老柳树下，他觉得实在太累了，便停下来想歇歇脚儿。坐下后，自言自语地说：“瞎！麦怕胎里旱，人怕老来穷。吃不如人，穿不如人，做个小买卖还难煞人！”

张根僧老汉这话音刚出嘴，就听身后有人答腔道：“死了好！死了好！”

说这话的是谁？张根僧猛地回头一看，呀，从道北坟地里走出来个白媳妇儿。张根僧心里暗暗说：“怪不得她直叫嚷什么‘死了好’，原来她是个鬼呀！既然俺今儿个遇上鬼了，那就同鬼打打交道吧。”想到这里，张根僧就问：“你说死了好？死了为什么好？”

那白媳妇儿一步步来到他跟前，说：“常言说得对：一死百了。省得活在世上作难发愁。”

张根僧一听这鬼的话，暗暗在心里说：“呸！人活在世上，不作难，不发愁，还有什么奔头哩？”他开口对鬼说：“有道是好死不如赖活着呀！”

鬼说：“好死不如赖活着？你是干什么的？”

“卖杂面条儿的。”

那鬼听了，说，

“老头儿对老婆儿，

破驴对破磨，
掞了卖，卖了掞，
走村串街穷吆喝，
一天到晚没得歇，
日子过得象下油锅！”

张根僧假意说：“照你这么说，还是死了好？”

“对！死了好！死了好！”

“怎么个死法？”

“上吊！就往这老柳树上吊！”

“俺没有绳索怎么上吊呀？”

“解下你那挎窠篓的带子当绳索就行了。”

张根僧真地把系在窠篓上的带子解了下来，对那鬼说：“要上吊，俺够不着树干拴套子呀！”

鬼说：“你把窠篓扣在地上，我来帮你忙就够到了。”

见鬼钻到窠篓底下了，张根僧一抬脚站在窠篓上头，说也怪，那窠篓还真的从地上升了起来，是那白媳妇儿鬼在用身子往上顶呀！

这时节，张根僧早拿准了主意：“你叫我死，我偏不死！看看咱谁斗得过谁：是你这鬼骗得了我，还是我制服了你这个鬼！”他心里这么想着，一手把中指伸进嘴里咬破了，往窠篓上洒起血来！说来更怪，鬼怕中指血，这话真灵验，窠篓升起又落下地，那鬼走不脱了，直劲讨饶：“您老行行好，放我走吧！”

张根僧哈哈地大笑起来：“放你走？没那么便宜！我得先问问你：是活着好还是死了好？”

鬼在窠篓下连连改嘴说：“活着好！活着好！死了不如活着好！活着就比死了好！”

张根僧笑了，他对鬼说：“这么说还差不离儿！好了，咱走吧。”

“你要带我到哪儿去？”

“到我家去。”

“带我到你家去干什么呀?”

“这你不用问,到我家去自然就知道了。”

张根僧老汉依旧把带子系在窠簋上,挎上窠簋,拍拍屁股上的尘土,就往家走。

那鬼真不知要带她到他家去干什么,一路上直劲问:“您老带我回家去,到底要干什么呀?”

“当驴使役!你不是说俺‘老头儿对老婆儿,破驴对破磨’吗?俺家只有破磨,还不称头破驴呢!”

回到家里,张根僧对老伴说:“快快!快给磨上倒缸豆绿豆子!”

老伴说:“这么晚了,你奔跑了一天也够累了,先吃过饭歇歇,再推磨。”

张根僧对老伴说:“多备蹄子!今晚上不用咱老两口子推磨磨杂面了,我捉了条‘驴’来,要它替咱推!”

“驴在哪儿呀?”

“这你不用问,快往磨上倒蹄子吧!”

老两口倒了好多豆蹄子在磨上,张根僧把窠簋往磨杆上一放,说:“给俺推磨了!推慢了俺可不依!”

那鬼说话了:“我推不动磨呀!”

张根僧老汉冷冷一笑:“你顶得动窠簋让俺死,就推不动磨?装蒜!没门儿!你要不推,就甭想走!”

听得张根僧一阵吆喝,那鬼吓毛了,赶紧推了起来,而且推得带风一样地呼呼直转!老伴见了,直拍巴掌叫好!

磨完了磨上的蹄子,老两口又续上去倒满了,那鬼就又飞快地推起来。这可真是直听磨声隆隆响,眼见磨扇飞飞转,就是连个人影儿也看不到!老两口一边吃饭一边乐:“嘿嘿!今晚上可省大劲了!买头驴还要喂草料哩,捉来鬼用鬼推磨,比买头驴合算多了。”

鬼推磨推来推去,没完没了,直到把老两口家存的豆蹄子全都推光磨净了,那鬼才又苦苦求告起来:

“您老放俺走吧,把豆蹄子给您推完了,杂面也给您磨出好多好多了,饶了俺,快放俺走吧。要不鸡一叫,俺可就走不了啦。”

听了鬼的哀求,张根僧这才说:“好吧,今后你再要骗人去死,我可要还

捉你来推磨!”

他走过去抹去窠簌上的中指血，那鬼这才逃了去。

一晃，半个多月过去了。鬼磨的杂面用光了，擀杂面条儿又得自己推磨了。张根僧对老伴说：“我再去捉个鬼来给咱推磨!”

这天，他故意磨磨蹭蹭恋了晚儿，赶到老柳树下歇脚时，一个劲地自言自语：“我想死，可怎么个死法呢?”

他边说边往坟地里看，果然，坟地里又出现了两个鬼，一高一矮，高个的正是那个白媳妇儿!白媳妇儿也认出了老柳树下坐着的是张根僧，忙对那个矮鬼说：“可别过去!可别过去!上次让我推磨的就是他呀!”说完，大声朝老汉嚷道：“敢情是你们家又得磨杂面儿了吧!”

王和合 搜集

流传于河北石家庄

打更鬼和催火鬼

那是以前的事啦。张庄大寨里有两个财主，好事不做，坏事做绝，为人毒辣，坑苦了地方上的百姓。百姓们对这两个财主恨之入骨，都暗地里咒他俩早点死。大概是众人的诅咒生效了，两个财主同时得了一场大病，四处名医求遍，仍无效果，在同一天同一时辰死去了。百姓们拍手称快，都说少了两个祸害。

这两个臭味相投的财主结伴而行，来到了阴曹地府。阎王知道这二人在人间没做好事，为了惩罚他们，便大笔一批，命张大财主做了个打更鬼，命张二财主做了催火鬼。

这打更、催火二鬼由于在阳间过惯了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日子，在这里仍旧习不改。上任的第一天，打更鬼有个爱睡懒觉的毛病，夜里打起盹来，误了打更。阎王殿里戒律严明，岂能容他目无殿规?所以，打更鬼犯下了不可饶恕的大错。

这时，阎王处理完这件事，等着吃饭。迟迟不见小鬼送来。阎王心里有气，索性亲自到伙房查看究竟。到那里一看，只见送饭小鬼正用脚使劲地踢着鼾声如雷的催火鬼，嘴里还不停地骂着。阎王一看锅灶底下连火星也没有，便恼羞成怒，大发雷霆，传令叫来文书鬼和加刑鬼，写了两份处分书，把打更鬼和催火鬼各打一百大板，赶出阴间。

话说打更、催火二鬼被打得皮开肉绽，赶出阴间后，来到了一个土地庙前，伸头一看，里面没人，却看见供台上摆着许多供果，二鬼口水扯成一条线。不顾身上的疼痛，连忙扑过去，争夺着，狼吞虎咽地吃起来。

吃饱后，催火鬼抹了一下嘴，对打更鬼说：“老弟，咱今后就长期住这儿，饿了就吃供果，你看这主意怎样？”打更鬼连忙伸出大拇指奉承地说：“大哥，好主意！”

二鬼在这庙里，吃罢睡，睡罢吃，确实过了一段清闲日子。后来，这地方大旱，百姓欠收，连自己吃的都没有，谁还有心思给土地爷上供呢？这样一来，可苦了这两个闲吃懒做的小鬼。这一天，他俩瞅着供台，巴不得马上有人来送吃的。可是等了大半天，还不见有个人影。催火鬼肚里饿得“咕咕”直叫，沉不住气啦，对打更鬼说：“老弟，唉，咱们趁早搬家吧！总不能再落个饿死鬼！你看我都瘦成这模样了！”打更鬼也哭丧着脸说：“啥办法，你说搬就搬吧！”

这两个小鬼连收拾都懒得收拾，说罢就往外走。没想到和刚从外面回来的土地爷爷撞了个满怀。土地爷爷毕竟是上了年纪，一下子未站稳，向后倒去，压在了随后而来的土地奶奶身上。两个懒鬼赶忙把土地爷爷、奶奶扶起来。哟！这老头、老婆摔得还真不轻呢，疼得直叫“哎哟”。土地爷爷老眼昏花，仔细瞅了一大会，还未分辨清面前二鬼的真面目：“你这两个强盗，在光天化

日之下，竟敢闯入我庙内偷东西！”土地爷错把他们当作强盗啦，喘着粗气举杖要打。二鬼见势不妙，连忙跪倒在地，磕头如捣蒜，“土地爷爷饶命”，叫个不停。土地奶奶此时也不顾脸上的疼痛，连忙拉住了老伴。催火鬼一看土地爷爷放下了拐杖，才胆战心惊地讲出了事情的来龙去脉。土地爷爷一听是两个闲吃懒做的小鬼，那股子气愤劲又上来了，举杖又要打，土地奶奶又是一阵好劝，土地爷爷方才消气，将举起的手放下，面对这两个面黄肌瘦，衣衫不整的小鬼，土地奶奶发了善心，颤抖地从口袋中掏出一锭银子，递给打更鬼说：“快起来，拿这银子，好好过日子去吧！”二鬼不但没挨打，反而又得到一锭银子，那高兴劲就甭提啦，对着土地爷爷、土地奶奶又是一阵鸡啄米似地磕头，这才离去。

土地爷爷对土地奶奶说：“老伴，你做错了一件事啊！”土地奶奶却说：“等两天你就明白啦！”

再说二鬼得了银子后，急忙来到一个没有人家的小屋住下。过了一会儿，打更鬼从怀中掏出那锭银子，掂量着，心里却发起愁来：“老太婆只给了这一锭，要是有两锭，那该多好啊！”这时，只见打更鬼眼珠一转，对催火鬼说：“大哥，银子是老太婆亲手交给我的，这银子就算是我的啦。”催火鬼万万没想到打更鬼还会给他来这一套，急忙分辩说：“不行，不行，老太婆说是给咱俩的，你不能私吞。”说着，还亮出一副要打架的姿势。打更鬼见自己不是催火鬼的对手，立刻又改变了主意：“好吧，银子咱今天不分啦，先买些好吃的东西吧！”主意已定，催火鬼留在家里看家，打更鬼到集市上买好吃的。

催火鬼看打更鬼上了路，心中暗想：等他回来，我藏在门后，一棒打死他，这银子就都是我的啦。此时，打更鬼也在打着算盘：我要买些烧饼、狗肉，里面放上耗子药，毒死他。这银子就都

是我的了！想着，脚步迈得更快了。

打更鬼买了烧饼、狗肉，不一会就哼着小曲回来了。刚走进门口，“大哥，我买……”下面的话还未说完，就被催火鬼一棒打得脑浆迸裂，一命呜呼了。催火鬼一不作，二不休，连忙从打更鬼身上搜出银子，便得意地笑了。低头一看，地上还有烧饼、狗肉，散发着诱人的香味。他二话未说，抓起来就大口大口地吃，一块狗肉下肚，耗子药开始发作啦。催火鬼肚里疼痛难忍，在地上打起滚来，不一会，腿蹬了几下，瞪着一双吓人的大眼，嘴里吐出一些白沫，没留下一句话，便死去了。

第二天，土地爷爷领着老伴路过这里，看到死去的这一对鬼，土地奶奶对老伴说：“你现在总该明白了吧？”

谷东来 搜集

流传于山东成武



斗鬼

戏子吹鬼

以前，有一个戏班子，到一个地方唱戏。戏台搭在一座大庙门前的空地上，戏子^①们也就近在庙里打了下处^②。

有个唱花脸的，是个大胆儿。他有个怪脾气：晚上睡觉得有个宽绰地方，实在没有的话，就是住露天地^③，也不和别人在一块儿挤。

别人在东廊房打铺的时候，他就庙前庙后好个转，想找个地方做下处。正好，西廊房空着。他找到庙里的老道，说要在西廊房睡觉。

老道一听，说：“不能在这屋子里睡觉。”

“为什么？”

“有鬼！”

唱花脸的满不在乎：“瞎扯！就是真有鬼，我也不怕！”

① 戏子：这里指剧团的演员。

② 下处：住处。

③ 住露天地：露宿室外。

三磨叽两磨叽，老道答应了，给开了门。

这屋子几年没住人了，炕上的灰少说也有一指厚，墙上拉满了蜘蛛网儿，纸糊的天棚破得这儿一个窟窿，那儿耷拉一块纸。唱花脸的不管这些，草三了四地收拾了一下，放下铺盖，把化装用的油彩盒子也放在炕上。

天黑了，唱花脸的点着了灯，仰着脸儿躺在炕上，闭着眼睛养神。冷丁听见天棚上象有人走道儿，巴达巴达响。唱花脸的睁开眼睛一看，从破纸窟窿里伸出一条人腿来，穿着绿裤子，小脚上穿了双小红鞋。不一会儿，那条腿又缩回天棚里了。唱花脸的觉得挺稀奇。

呆了一会儿，那条腿又伸了下来，不一会儿又缩了回去。就这样伸出来缩回去地，一连三、四回。唱花脸的想，你倒下来呀，让我看看鬼到底是什么样儿！

正想着，那条腿又伸了下来。唱花脸的耐不住了，从炕上站起来，伸手攥住了那条腿，使劲儿一拽，从破纸窟窿里拽出一个人来。借着灯光一看，还是个十七八岁的大闺女，上身穿了件青布衫儿。粉红盈盈的脸儿，梳了根大辫子，鬓角上还戴了一朵花儿，唱花脸的想，鬼这不是和人一样吗，有什么可怕的！

这个大姑娘理了理鬓角，冲着唱花脸的说：“给你脸不要脸，我伸腿是告诉你个信儿，叫你走，你不走不要紧，还把我从天棚上拽了下来。你放明白点儿，赶快走！”

唱花脸的没理这个茬，说：“今晚上我要在这儿睡觉。”

大闺女不是鼻子不是脸地说：“这是我的地方。”

唱花脸的也顶上了：“你的？这是庙里的地方。”

大闺女的脸耷拉得老长，瞪起眼睛问：“你走不走？”

唱花脸的一连说了几个“不走”，还一屁股坐在炕沿儿上了。

大闺女把腰一掐，放开嗓子说：“你再不走，我要变脸啦！”

唱花脸的寻思，你能变个什么脸？就说：“干脆不走，管你变脸不变脸的！”

大闺女转过身去，两手把头发一撕，“嗷嗷”地叫唤了两声，转过身来。唱花脸的一看，妈呀，这哪是刚才那个大闺女，分明是个鬼嘛，披头散发的，焦蓝焦蓝的脸，眼珠子吊在眼眶外面，鲜红的舌头从嘴里耷拉出来，足有半尺长！

这可真把唱花脸的吓了一跳！又一寻思，邪怕正，阴怕阳，恶鬼怕正人，别叫它吓颓歪了！就仗起胆儿，笑了两声说：“哼，你会变脸，我也会变脸！”

唱花脸的转身打开化装用的油彩盒子，不管什么颜色，大把地往脸上抹，把脸抹得五颜六色，转过身，冲着鬼，瞪圆眼睛，亮起上台唱戏的大嗓门儿：

“你能变脸我也变，怕你不是英雄汉。”

那鬼打了个哆嗦，愣了一会儿，才稳住了神儿，又说：“你抗不了我三口阴气。”

唱花脸的见鬼打哆嗦、发愣，心想，鬼也没有什么了不得的能耐，胆子越发大了，哼了一声说：“管你什么阴气，我不怕！”

那鬼运足了气，冲着唱花脸的脸，“噗”地吹了一口气，唱花脸的觉得脸上冰凉。鬼又吹了第二口气，唱花脸的觉得浑身发冷，象掉进冰窟窿里了。鬼吹了第三口气，唱花脸的觉得骨头发木。

唱花脸的一想，邪怕正，阴怕阳，恶鬼怕正人。一抖精神，就不怎么冷了，也不怎么发木了。定了定神，对鬼说：“你好好站着，我吹你三口阳气。”

那鬼见三口阴气没吓住这个人，软了一半儿，可是它还壮着胆子说：“不怕什么阳气。”

唱花脸的憋了一口长气，使劲儿往鬼的脸上一吹，那鬼退了

一步；吹了第二口，那鬼打了个趔趄，差点儿倒了；吹完第三口，那鬼“扑通”跪在地上，朝着唱花脸的直磕头，嘴里连喊着“饶命”。

唱花脸的说：“从今往后不准你出来作妖，要不，我再吹你一口阳气。”

那鬼起誓发愿，再不出来吓人。从门缝儿挤出去，跑了。从那以后，这儿再不闹鬼了。

张秉喜 搜集

流传于辽宁安东一带

烧 鬼

从前，有三个做生意的商人，两个年纪大的和一个年纪小的。三个同伙赶了一整天路，都已经精疲力尽了。黄昏时分，他们来到了一个偏僻的小村庄，这个小村庄里人烟稀少，显得格外宁静。他们走进了附近一户人家，决定在这户人家里投宿。

这户只住了老夫妇两个人，三个商人向这对老夫妇说明了来意，老头听后露出了为难的神色，看意思好象不情愿让他们在这儿住下来。在三个商人竭力请求下，老头向他们三人讲明了情况。

原来他们老两口这辈子只生了一个女儿，他们生的这个女儿长得如花似玉，连花儿一见也会羞愧得低下头。老两口将女儿视如掌上明珠，当她长到十六岁的时候，上门求亲的人多得连门槛都踏断了，但是都被她一个个拒绝了。最后，她和忠厚老实的表兄结成了连理。

一次，女儿从娘家回来，太阳已经快落山了。这次她只身一

人回娘家看望父母，经过一片森林时，忽然森林中钻出了几个满脸淫笑的商人，要占她的便宜，她硬死不从，但这几个坏家伙哪里肯轻易放过她，他们强行将她按倒在地，剥光了她全身的衣服，将她轮奸了。最后，她忍辱回到娘家，给老两口留下了一封遗书，就上吊自杀了。老两口知道了一切后哭得死去活来，将这件事告诉了女婿，女婿跑到衙门里替妻子鸣冤，但没有成功，他由于过分悲痛也含恨死去了。

为了能常常看得见女儿，老两口并未将女儿掩埋，而将女儿装在棺材里后挂在一间屋子的大梁上。从此以后，这个房子里经常闹鬼，并且有时他们老两口还能听到女儿那阴森森的哭笑声。

这三个商人听老头讲叙完之后，一个个脸上都露出了惊慌的神色。但是他们三个人由于天黑了难以找到投宿的地方，也只好在这儿住下来。他们三人吃了老头准备的丰盛饭菜后，就一块在那个闹鬼的房子里住下了。

房间里一点动静也没有，两个年长的商人很快睡着了，只有那个年纪小的商人还未睡着，他想起这个房子经常闹鬼，所以胆怯地用被子蒙住了头，只将被子留了一条小细缝紧张地向外张望着。这时房子里的灯仍然亮着。

三更刚过，忽然屋顶悬挂着的那个棺材“啪”地一声弹开了，有一个女人在可怕地哭着、笑着。这声音足以使一切有生命的东西听见之后毛骨悚然。哭笑声过后，一个裸体的年轻女子从屋顶的棺材中钻了出来，又“咚”地一声从棺材中跳到地上，只见这个女魔鬼披散着长长的头发，在长发的笼罩下，她那两只红红的眼睛使人不能够看得十分清楚。一张血红的大口中露出长长的舌头，牙齿特别长。那凶恶的样子，胆子再大的人看了也会吓昏过去。

她裸着全身，赤着脚向床上这三个人走了过来，这个小商人吓得大气也不敢出，他屏住呼吸，羞愧而又惊恐地看着。

女鬼走近一个睡着的商人的身边，上了床，钻进了这个商人的被窝，她玩弄着这个迷迷糊糊的客商，在她对他一阵亲吻之后，又嘿嘿大笑起来，然后一掌向伏在她怀中的客商击去，商人当场就死在了她的怀里。接着她又用同样的办法制死了第二个商人，然后纵身一跳，跳上了屋梁上的那个棺材中。

当她正要进入棺材时，忽然，她的视线扫向了地上那三双鞋。她想：有三双鞋必然就有三个人。接着她的视线又扫向那个蒙在被子里的小商人，她看出了眉目，突然，她在一阵狂笑之后，大声喊着：“你活不长啦！”说着女鬼又从屋梁上的棺材里跳了下来。

这时，小商人早已按捺不住了，他心中唯一的想法是逃命。于是不顾一切地爬了起来，连外衣也没顾得上穿就没命地向外冲去，那个女鬼也不甘落后，紧追不舍，小商人用尽全身力气奔跑着，眼看就要被女鬼追上，小商人接近一棵大柳树时，已精疲力尽，他浑身瘫软，一闪身倒在了柳树旁边。女鬼由于用力过猛，不但没有将躲闪的小商人抓住，反而将两手陷进柳树树干中，由于女鬼指甲长而锋利，陷入在树身中很深，她用尽了全身力气也未将手拔出来，她嚎啕大哭着。

这声音传进了附近一家寺院，被寺院里的一位老和尚听见了，他找寻到女鬼嚎哭的这边，老和尚也被这场面惊呆了，他往女鬼身上泼了许多油，然后在她身旁燃起一堆火，女鬼就这样被烧死了。

宏 哲 搜 集

流传于河北一带

王 勇 斗 鬼

很早以前，在一个荒僻的小岭上，有一块乱坟地，大约有一亩地之大，坟的前面有条不宽的人行道。言传一到天黑便无人敢从此地经过，太阳一落山，就听见乱坟地里有鬼号啕和喊叫声，如有行人经过，便能听见大声叫唤：“不要走呀，背背我呀，背背我！”如果走不脱就会被鬼赶上吓死或捂死。

据说这块坟地的顶头有一块荒地，附近村里有个名叫王勇的青年男子，无父无母，只有一个比他小两岁的弟弟和他相依为命。因为王勇性格粗犷，胆量过人，家里没有地种，他就只好把那块没人耕种的一片荒地开垦下来，维持兄弟俩的生活。

一天晚上，还不到三更，王勇的弟弟便听到了鸡叫声，他以为天快亮了，为了让哥哥多休息一会儿，他没有吱声，悄悄起床，赶着牛，背着犁，独自一人走出了村子。王勇一觉醒来，天已大亮，发现不见了弟弟、牛和犁，知道弟弟没有惊扰自己，独自下地去了，心里很是感激弟弟对他的关心，于是他就慌慌忙忙做好了饭菜，送到地里给弟弟吃。他到了地里，只看见牛跑得远远地在坡上吃草，弟弟却躺在地上一动也不动，王勇急忙上前，但见弟弟脸色乌青，四肢痉挛，两只眼睛直直地睁着，嘴张得大大的，下巴紧贴胸前，十指直伸，形状怕人。“弟弟被人害死了。”王勇想到这，悲痛万分，找来了乡邻，把弟弟抬回家掩埋了。乡邻们众说纷纭：有的说是替死鬼找替身的，有的说是勾魂鬼勾去缠死的。王勇啥听不进去，暗暗下定决心，非把这鬼捉住杀了，给弟弟报仇不可，同时也为乡亲们除害。

又一天晚上，仍不到三更天，王勇也和弟弟一样早早醒来，

他也和弟弟一样赶着牛，背着犁往地里走去，他刚走到地头，便听到坟地里有鬼的号啕怪叫，王勇心想：你敢再来找我的麻烦，今天我是非让你知道我的厉害不可，正好也可以给弟弟报仇，为众人除患。他刚犁一遭地，就听到坟地里传出了一声阴森的冷笑，接着便是号啕尖叫：“犁地的，背背我呀，背背我。”王勇寻声望去，只见一个披头散发，青面獠牙的女鬼快步向他走来，嘴里叫着：“背背我，背背我。”王勇虽然性粗胆大，但他从没见过鬼，眼前的叫声和女鬼也使他汗毛直立，但他化悲痛为力量，一切胆怯和恐惧皆飞九霄云外。心想：我今天就背背你，看你何妨。于是高声叫道：“过来，我背背你。”说着他解下了缠着的大腰巾，那女鬼嘿嘿一阵冷笑，忽地一声窜到了王勇的背上，两只又瘦又长、指甲足有半尺长的手搂住了王勇的脖子，王勇就势把大腰巾往身后一甩，把那女鬼紧紧地捆到自己背上，又开始赶牛耕地。那女鬼在他背上不时发出刺耳的号啕，阴森的冷笑，如果是个胆小人，一定会被吓死，但腰大膀圆、勇敢机智的王勇没有惧怕，心想：任凭你施尽千般计，我也不怕你。

呜呜呜，村上传来了鸡叫声，那女鬼听见鸡叫，大声叫道：“别背了，松开我，快松开我。”王勇一声冷笑，说道：“别急呀！让我再背一会儿，我还没背够呢。”那女鬼急了：“快松开我，不松开我掐死你。”说着两只瘦长的手抓住王勇的脖子，王勇大手狠狠地一抓：“让我再背一会儿，我还没背够呢。”那女鬼两爪被捉，动弹不得，又威吓道：“小心我臭你。”只听“扑扑扑”几声屁响，冒起一股股悠悠细雾，直钻王勇鼻孔，王勇一嗅，又腥又臭又呛人，这味几乎让他窒息倒地。王勇心想：你再狡猾也逃不过我。猛然间他心生一计：我何不将计就计呢？于是他笑着说：“这是哪来的香味呀！怎么比那包子油锅味还香？你再多给我闻一会儿吧！”那女鬼见此计落空，又拿出最后的绝招来：“你不知道

我是个吊死鬼吗？你看看我是啥个样子的。”王勇侧头一看，只见那女鬼摇晃着三角形面孔的头颅，乌青的面孔瞬间变得只有骨头，一头乱发随头狂舞，两眼睛血红，足有鸡蛋大小，张着血盆大口，血红血红的舌头伸出来足有二尺长短，搭在王勇的肩膀上，一伸一缩的。王勇朗声大笑道：“你变得太好看了，多让我看一会儿，不然再变个再好看一点的。”那女鬼无计可施，便软了下来，讨饶道：“你饶了我吧！今后我再也不敢胡作非为了。”王勇愤愤地骂道：“魔鬼，休想美事，你害了我弟弟，吓得无人敢从此路过，今日落在我手，休想脱身。”此时二遍鸡早叫过了。

天已大亮，那魔鬼脱身不得，便化成了一块烂木板，王勇把它带到村里，向四邻叫道：“都来看鬼哟，我抓住那个鬼了。”众人都争相跑来，围住王勇问道：“你抓的鬼在哪里？”王勇指了指烂木板：“这便是魔鬼化身。”众人见是一烂木板怎肯相信，笑着说：“你可真会开玩笑。”王勇一本正经道：“不开玩笑，是真的。”王勇便把经过从头至尾讲了一遍，一些妇人和孩子吓得远远地离开那木头，一老者笑道：“都不要害怕，鬼怕白天，因鬼是阴物，黑天为阴；白天为阳，她白天不敢捣乱，放心吧！”王勇问道：“怎样处置她呢？她害得咱们好苦呀！”那老者说：“鬼最怕谷火，如果用谷子杆生火烧掉，以后她永远也不会做怪了。”王勇采纳了老者的建议，找来了谷杆点火烧了那木头，老者又道：“都来烤谷火呀！烤了谷火鬼不敢近身。”人们一齐围上去，将那谷火和木头都烤得火熄灰尽方才离去。

王勇捉杀了那鬼魔，为弟弟报了仇，给大家除了患，乡亲们无不拍手称快，都夸赞他有勇有谋。仅几天时间，王勇捉鬼的事便传得远近皆知，几个乡亲为了报答王勇为众除患的恩情，还特意作媒，给王勇找了个对象成了家。

从那以后，那个闹鬼的地方再没有闹过鬼了。王勇捉鬼的

事一直传开，传到今天。

王 朝 搜集

流传于河南临汝

小大胆斗三妖

张有财是个远近闻名的大财主，也是一只披着人皮的狼，整日逼迫着长工们为他卖命。他家的山珍海味吃不尽，绫罗绸缎穿不完，而长工们的家常便饭便是张有财的皮鞭。长工们和佃户们背后都说张有财是个天灵盖上流脓，坏到了顶的人。

张有财他家屋顶上都开了门，六亲不认。他家的远房堂侄子张小，今年十三岁。他六岁上死了爹，跟他母亲过着孤苦伶仃的日子。在张小十岁那年，正逢上灾害，家里穷得经常揭不开锅。一天，张小拿了一条破口袋到张有财家借粮食。张有财家的大管家拦住了张小。这个管家也是一个头顶上生疮，脚下流脓，坏透了的人。张小乞求说：“管家老爷求求你，看在祖宗……”张小话还没说完，管家就恶狠狠地说：“你这臭穷小子，还配提祖宗，再来这里打断你的腿。”

从那以后，张小恨透了张有财，更恨那狗仗人势的臭管家。张有财家地里长的东西，没成熟，张小就不让它再长。长成了，就把它弄回家去吃。张小为这经常被管家抓来一顿打，放回去后还是照样来。从此以后，长工们和佃户们都叫张小——小大胆。

这一天，小大胆溜到张家大院，看到一头毛驴悠悠地在那儿蹭蹬，又看看四周没人，拉着小毛驴走出大院，正好给张有财的大管家带着众打手护院给碰上了，不用说，小大胆又挨了一顿皮

鞭。过了几天，小大胆又趁没人，把小毛驴牵出来，把挨管家鞭打的恨都撒到了毛驴身上。

张有财知道后，这个心疼哪！要知道，张有财虽是个家财万贯的大财主，但他又极其吝啬。张有财想：这次非好好整整这小子不可。张有财忽然想起来了，他家新盖的一座二十四间房的红砖大宅院，被鬼妖给占了，还经常闹鬼。想到这，“管家。”张有财坐在椅子上摇来晃去的。管家弯下腰去：“有什么吩咐？员外。”“管家，你看咱家那座新宅院让给张小住怎么样？”张有财说。“什么？员外，把那座新宅院给那小子住？”管家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他知道张有财不会无缘无故地把那不知化了多少银两才盖成的宅院给别人，何况是那穷小子。“咱们是……”张有财靠近管家的耳朵，耳语了一阵。管家一拍脑袋，竖起大拇指。“高！高！妙！妙！还是员外高，我怎么没想到呢！”“管家，还不快去把张小请过来！”“是，是。”管家一溜小跑应声去了。

张有财摆了满桌山珍海味招待小大胆，他一边吃一边和张小拉起了家常：“侄子啊！我听说你的胆子很大，你能在我家新盖的那座宅院住上三个晚上，我那宅院就全送给侄子你和你娘，你看那房屋多堂皇，在这三天之中，我每天都摆酒席招待你。要是不的话……嘿嘿！”说到这，张有财干笑了两声，小大胆听到这，知道这一次是白虎进门，大祸临头，他何尝不知道那儿在闹鬼呢？他这么点大的孩子，到鬼窝去，不叫妖怪一口吃了，就算老天爷保佑了。

小大胆回家后，把这事告诉给他娘。他娘惊得目瞪口呆，过了好一会儿才说：“孩子，咱们宁愿过苦日子，也千万不要去惹那鬼妖，万一你有个好歹的话，你叫为娘怎么向你那九泉之下的爹交待呀！”小大胆他娘说着便哽咽起来。小大胆赶紧安慰他娘说：“娘，放心，不就是住上三个晚上吗？怕什么？何况还有人助

我。”小大胆口里虽然说不怕，可他毕竟还是孩子啊！晚上，小大胆背着他娘哭了起来，他知道不去，张有财也是不答应的。哭着哭着竟然迷迷糊糊地睡着了。突然，他看到一个白须飘飘的老人飘然地向他走过来，只听那老人说：“孩子，我这里有四块砖头和一个葫芦，可助你除妖，你如此这般这般便行了……”话刚说完，老人转身就走，小大胆赶忙去拽……扑了个空，原来是一场梦。小大胆揉了揉眼，低头一看，只见隐隐地有金光和紫光在闪动。再一看，原来真的是四块金砖和一个小宝葫芦。小大胆甜蜜地入睡了。

到了这一天，自是张有财招待小大胆一日。晚饭后，张有财早早地带着管家及众护院打手，提着一串钥匙，挑着灯笼，浩浩荡荡的队伍开向那被鬼妖占领了的新屋。小大胆暗藏着四块金砖和宝葫芦，二话没说，跟着张有财就走。不一会儿，就到了那间屋。管家命两个家丁打开每一道屋门，直到最里面那个房间。小大胆刚进屋，管家和众打手便一个一个地把门锁好，急急忙忙地跟着张有财离开了。

小大胆按白须老人所说，头底、脚底各垫一块金砖，左右手中也各攥一块金砖，宝葫芦则藏在怀里。小大胆两眼紧望着窗户，竖起两耳，一点睡意也没有。就这样大约到了半夜，忽然听到屋顶上“沙、沙”地响起来，小大胆两手赶紧紧紧地抓着金砖，心口“怦、怦”地跳个不停。只听得“唔！哪来的生人味？什么人竟敢占了我们的好所在？”小大胆屏住了呼吸。“哈哈，果真有人送上门来，我已经有好些日子没埋饱肚子啦！”妖精说罢扑向小大胆。小大胆赶紧手一抬，只见金光一闪，右手的金砖飞向妖精，金光竟然刺得妖精睁不开双目。妖精舍弃了右边扑向小大胆的左边，小大胆刚要甩出左手金砖，却见先前那块金砖并不落下，紧绕着妖精转，妖精却是左躲右闪。那金砖每次都打向妖

精面门。在金光的照映下，小大胆清楚地看到了妖精那青面獠牙，利齿尖爪的凶神恶煞样。这时妖精已被小大胆甩出的金砖追得精疲力尽，大汗淋漓，妖精张开了血盆大口，“啊”地叫了一声。就在这时，“叭”地一响，金砖磕掉了妖精几颗獠牙，并卡住了妖精的喉咙，是上不来下不去，妖精便用双手去抠，却总是抠不出，唔唔地说：“你等着，我找师父来收拾你。”说罢一阵风而去。小大胆知道妖精逃去了，闭上眼睛，一会儿便沉沉入睡。

再说想借妖精之手害死小大胆的张有财，第二日，太阳一出来，便带着管家人等，来到新屋。张有财满以为能看到一堆白骨，却见张小躺在那儿，睡得真香，只看见地上有零星的几点血迹。这时，小大胆醒了，他伸了个懒腰：“唔，好厉害的妖怪……”张有财赶忙接过话来：“侄儿，昨夜斗败了妖怪，今日我要摆酒为你庆功。”张有财嘴上说着好的，心里却想：“就让你小子再多活一天。”

说着，一天便又过去了。张有财照例早早地让人打开屋门，等小大胆进了屋，又照例层层锁起来，然后离开。张有财暗中祷告：“妖精啊！你今晚把这小子给吃了吧！”

小大胆知道今晚斗妖将不比昨晚那般容易，得十二分的小心。大约二更以后，小大胆听到“呜呜”一阵风由远而近，不由得抓紧左手的那块金砖，他知道厉害的妖精来了。“什么人？竟打败了我的徒儿，哇呀呀！”说罢妖精张牙舞爪地扑向小大胆，小大胆左手一抬，金砖出手，又如前法打向妖精面门，妖精哈哈大笑：“这有什么了不起的！我连你一起吞下去。”张开血盆大口，“呜”地一声，金砖就到了妖精肚里。妖精双手拍拍肚子，又是一阵狂笑：“就凭这点本事……”一句话还没说完，双手已向小大胆抓来。小大胆急忙把早已从怀里摸出的小葫芦朝妖精打去。只见紫光到处，化为红光一片。“啊——”妖精惨叫一声，驾着妖风逃

走了，原来小葫芦打伤了妖精双膀。

第三天早上，张有财手拄着杖儿，摇头晃脑地又带着手下众人，来到了新屋。打开最里间那屋一看，小大胆张小还安安稳稳地睡在那儿。再细致地在所有房间内外看了一遍，什么也没有，只在小大胆那间房的窗外有一路血迹，直到很远。张有财知道小大胆又一次打败了妖精。张有财又恨又气又心疼，只好又摆酒席为小大胆“庆功”一日。

到了晚上，张有财仍旧带着管家人等，把小大胆“送”到了新屋。张有财对小大胆说：“侄儿，今晚可是最后一晚啦，嘿嘿！要小心啊！”说罢急忙带着众人离开了。

小大胆知道今晚斗妖比昨晚更为艰苦，要万分小心，稍有疏忽便会命丧妖精的魔掌之下。二更天还没到，小大胆只感到象狂风暴雨一般，知道老妖来了。这老妖是小妖的师爷。小妖精的师父被小大胆的小葫芦打败后，想报仇，又知道斗不过小大胆，他想到了他的父亲——老妖。老妖住在一个离这里很远的一个山洞里。老妖不信就那么一个半大的孩子还斗不过，老妖的儿子把小大胆如何的厉害给吹了个天花乱坠，还说小大胆要来荡平妖洞，杀尽他家的子孙后代，老妖气得当即杀奔这里。

小大胆手里紧紧地握着小葫芦，两眼睁得大大的，单等老妖一扑过来，便用小葫芦迎击。小大胆正在准备，老妖已杀到眼前，长长尖尖的牙齿直吹向小大胆的喉咙。小大胆毫不畏惧，举着小葫芦打向老妖，只听“扑嗒扑嗒”的几声，原来老妖的獠牙被小葫芦打掉了几颗。老妖赶紧收回那獠牙，那血红血红的长舌又卷向小大胆，小大胆还是用小葫芦打向老妖，便见又是紫光一片，老妖的舌头已被小葫芦打断了半截。老妖气得嗷嗷直叫，脱下一只巨大的鞋子，将小大胆盖将下来，小大胆仍旧还用小葫芦，只见小葫芦忽然间变得比那老妖的巨鞋还大得多，大葫芦和

妖鞋相撞，发出巨大的响声，小大胆只感觉到房屋都在震动，大葫芦恢复了原样，回到了小大胆的手中，那妖鞋却倒扣在老妖头上。老妖气得暴跳如雷，扯下扣在头上的鞋。嘴一张“呼”地一大团火球滚向小大胆。这乃是老妖的看家本领，想当年，老妖就凭这一杀手锏，不知害死了多少条命。今日老妖到了最后关头，又用起了这一绝招。再说小大胆先在地上打个滚儿，便系起小葫芦向火球打去。说时迟，那时快，小葫芦钻入了火球，火球顿时“呜”地转向老妖。一刹那间，老妖烧了起来，老妖引火自焚，这是活该的报应。老妖还在烧着，小大胆和房屋却在小葫芦的紫光和金砖的金光保护下，完好无损。老妖烧到最后，烧成了一堆灰。小大胆打了个哈欠，头一歪便睡着了。

第四日早上，张有财带着管家及众护院打手，来到新屋，打开屋门，满以为这一次，小大胆一定是死了。一看，吓了一跳，小大胆却好端端地睡在那儿。张有财还是有点不相信，把手伸到嘴里轻轻一咬，很痛，原来这不是做梦。阳光早已斜透射过窗户。张有财心里一惊，暗思：“难道这小子，真有这么大的本事，要是这样的话，我可不能得罪。”张有财是偷鸡不成反蚀了一把米，想把小大胆害死，结果人不但没害死，却白白地给张小吃了三日，还倒赔掉花了那么多银两才盖好的大宅院。张有财气得几天没吃好，没睡好。小大胆和他娘高高兴兴地搬进了张有财家的新宅院。

苏 湖 搜集

流传于江苏淮安

秀才钉坟

从前，一个城镇里有一帮无赖之徒，他们终日惹事生非，无恶不作。若有人不顺从他们，便大打出手。因此城里的人对这帮无赖的所作所为只是敢怒不敢言，就连县官也惧怕他们三分。

一天，他们得知离镇不远的一个山坳里有一个刚葬不久的新坟，并时常闹鬼，是个女鬼的声音，每到半夜三更便喊“救命”，声音凄然。于是这帮无赖当天在一间房子里逞起强来了，谁也不愿说自己胆小怕鬼，其中一个叫出头的无赖嚷道：“喂！弟兄……弟兄静……静，我有……有一个主意，不知好……不好？”其他无赖问道：“什么主意，快讲出来，休得啰嗦。”出头又断断续续地说：“你……你们都说你……你们不怕鬼，我这里有十……十两银子，谁要是今晚三……三更时分能拿一根木钉……钉，把这、这、这根木钉钉在那坟上去，我便把这十……十两银子奉送给谁。”说完，从怀中掏出十两银子往桌上“啪”地一放。其他无赖都我看你，你看我，面面相觑。你想，那时的人最忌的就是往人家坟上钉东西，何况那坟常闹鬼，这些无赖谁敢去啊！只是直勾勾地望着桌上的银子。

出头见其他无赖都默不作声，就嘲笑着说：“喂！我看你们是嘴硬手软，那……那你们原先还说什……什么男子汉大丈夫，天不怕，地不怕呢？”其他无赖也不甘示弱，说：“我们不敢去，难道你出头敢去不成？”出头哈哈一笑：“我去……去定了，但事情一旦成功，弟兄们每人要出五两银子给我。”其他无赖都认为出头不敢，便说：“行行，不信你出头浑身是胆。”“好！好！一言为

定。”出头大声说着，脸上露出一丝诡秘的笑。只见他拢来一根约一米长，碗口粗的木钉，叫其他无赖记上符号，等第二天去检验真假，无赖们纷纷做上记号后，各自散开了。

其实，这无赖出头并不敢去，但他这人刁钻滑头，为了得到那些银子，他想出了一个坏主意。天黑后，他带上那根木钉，身上又带上了匕首，来到他家对面的一个秀才家里，刚一进屋，二话不说，就从身上拔出匕首往秀才书桌上一扎，然后又把木钉往桌上一扔。秀才顿时被吓懵了，不知这无赖要干什么。出头阴笑几声，说：“你不用怕，我有一事相求，只要你肯答应，便平安无事，不然、不然便、便休怪我手下无情。”秀才赶紧问：“有何事？我能办得到的，决不推托。”出头指着书桌上的木钉说：“今……今晚三更时分，你帮我把这根木钉钉在那常闹鬼的新坟上便行。”接着又详细说出了那坟的地点。那秀才一听完，央求着说：“大哥，那可是缺德的事啊，其他事还可以，这事我不敢干啊！”出头恶狠狠地说：“我、我不管你缺德不缺德，我叫你办……办的事一定得办，要不我就叫你的阴魂和那女鬼相伴。”说完扬长而去。

秀才对今晚无赖所求之事感到十分为难：去吧？对不起那死去的人；不去吧？自己性命难保，因为这些无赖是什么事都干得出的。而且不知这无赖叫他钉坟是何用意。想来想去，只得冒着生命危险走一遭。

到了二更天，他便拿着无赖给的木钉向城外走去。不久来到无赖所指的地点。在昏暗的月光下，一切都那么阴森可怕。那新堆的坟好象一头黑色怪物，伏卧在地上。秀才心里怦怦直跳，真怕那女鬼对他所做的事不满，跳将起来把他掐死，他颤抖抖地走近那坟，然后跪下来哭泣道：“鬼啊！今晚我所做之事是有人所迫的啊，我对不起你，请你原谅我吧。”说完拿起木钉和身边带来的铁锤就慌忙钉了起来，正钉着，突然从坟内传来一个女子喊

“救命”的声音，秀才顿时心惊肉跳，撒腿就跑，但哪里跑得动。衣服被鬼拉住了。“完了。”秀才心想。正惊慌失措，又听得女鬼喊“救命”的声音，吓得眼前一暗，昏了过去。过了一会儿，秀才被冷嗖嗖的风刮醒了，睁眼一看，眼前站着个年轻女子，他惊恐万分地问：“你是人是鬼？”那女子一听，微笑着对他说：“相公不用怕，我是被阎王七魂勾去四魂的半死鬼。刚才也不是我拉您，是您自己一时惊慌把自己的长衣服钉住了。”秀才一听这女鬼并无伤害之意，便壮了壮胆问：“姑娘为啥半夜三更在此叫喊，想必事出有因，难道你们鬼也有什么难隐之言？”那女鬼一听，伤心地说：“我确有难言之隐，如相公肯答应救我变人，日后必当重报。”秀才这时已不惊慌了，知道这是一个被冤枉的女鬼，便道：“姑娘快讲，或许我能救你。”女鬼说：“我原是乡下的一个女子，只因和我奶奶来寻亲戚，奶奶在半路上得病身亡，可苦我当时身上只有几两银子，只能够买几块薄棺材板，幸得到好心的店主帮我把奶奶草草葬了，连用纸做成的金钱也没有烧给阎王，因此阎王却说我故意不给他们送纸钱，把我奶奶的魂儿打入十八层地狱，还勾去了我四个魂，店主因此又把我这半死鬼埋在这里。我喊救命为的是有人来救我，但人们怕鬼，所以我越喊越没人来，现在相公来后可好了。”“但有何法救你呢？”秀才问。女鬼说：“这个容易，只要你做好十万纸钱，再写好我原来没有奉送阎王纸钱的原因，到时一齐烧给阎王即可，而且阎王还会把我奶奶从十八层地狱提上来。”秀才听着也把自己来钉坟的原因说给了女鬼，女鬼也对秀才如此这般地交待了一番。秀才听了满心欢喜，高高兴兴地回城了。

第二天一早，那无赖出头马上来到秀才家，问秀才昨晚钉坟了没有，秀才说钉了，而且和女鬼一道去阎王那里作客，品尝了山珍海味。那无赖出头本来就嘴馋，现在一听，更是垂涎三尺，

惊奇地问：“你说的是可是真、真话？”秀才说：“如果是假话，拿脑袋担保。”无赖又问：“那你怎么个去法呢？让我也去一趟。”秀才笑着说：“一钉完木钉，女鬼就邀请我进去了。”那无赖一听，欢天喜地地走了，心里想道：“哈，我以为鬼只会掐人，哪知还邀请人去吃喝玩乐，昨晚要是我去就好了，算这书呆子碰上了。今晚我一定把我的弟兄们请去一同享受，让他们知道我出头本事大。”心里想着甜滋滋的。

出头找到其他无赖，对他们说：“弟兄们呀！你……你们的银子我拿……拿定啦，去城外看看，那钉子正在坟顶……顶……顶哩！”那些无赖哪相信呢，都一齐想同去看个究竟，但事实如此，不可多言，因此自认倒霉，把银子白白送给了出头。出头捧着一堆银子，真是心花怒放，但又见其他无赖都愁眉苦脸，相互埋怨，知道他们舍不得这些银子，于是说：“弟兄们，你们别……别象吃尿似的，常言道‘胜败乃……乃兵家常事’嘛，男子汉大、大丈夫，五两银子何必这样痛心，我今晚带你们吃山珍海味如何？”无赖把秀才所讲给他的添枝加叶地大吹大擂一通，其他无赖听完后，也个个喜形于色，把五两银子的事忘到了九霄云外，纷纷夸出头本事大。

到了晚上，这些无赖在出头的带领下，个个精神焕发。在他们的想象中，女鬼变成了朋友，不再怕什么鬼。他们来到坟旁，每人手里拿着一根木钉，等到三更时分，便纷纷朝坟上钉去，嘴里狂呼乱叫：“姑娘带我去阎王府作客，姑娘带我去阎王府作客。”忽然一声巨响，坟墓裂开一条大裂缝，把那些无赖一个不剩地震死在坟边。他们真的去阎王府作客了。响声刚过，只见一个秀才挟着一堆用纸做成的钱来到坟前，朝坟拜了几拜，说：“姑娘！我来了。”然后把拿来的纸钱烧了。过了半个时辰，兀然从坟的裂缝里走出一个亭亭玉立、美貌非凡的女子来，她向秀才跪

下连拜了十拜，说：“多谢相公相救，你的恩情我永生不忘。”秀才笑答：“姑娘言重了，救人济贫本为读书人之本份，没什么了不起的，况且姑娘又帮咱城除了一大害呢。”两人都相视而笑。最后秀才和姑娘又拿来一些纸，用秀才带来的笔写上“罪有应得”四个字，贴在这些无赖身上。

秀才望着这些无赖叹气说道：“恶有恶报，善有善报，不是不报，而是时间未到啊！”说完，便和姑娘迎着温柔的夜风，快步朝城内走去……

潘世周 搜集

流传于广西横县

小 黑

风景秀丽的直要村，座落在冀中平原的滹沱河畔，绿树成荫，河水环绕，庄稼茂密，风景宜人。

相传在村南口有一姓薛人家，老两口，小两口。家庭和睦，人丁整齐，手头节俭，日子过得真是芝麻开花节节高，不几年就积攒了一笔钱物。

有一年夏天的一个午饭后，全家正在槐荫下乘凉，就听墙外有人喊：“谁要狗，会看家，懂人性。”话音刚落，一条小狗从篱笆缝里钻进来了。你看这条狗，黑油油的一身毛象软缎一样，两只朝天耳，摇着可爱的小尾巴，闪着两只大眼睛，进院来就跑到老汉跟前，撒着欢儿，怪惹人爱。老汉想：住在村边，院墙又不严实，有个小狗看家护院也好。

一晃一年过去，小黑长成大黑狗，但依然被称为“小黑”。它尽职尽责，整天蹲在大门口，厉害得很，生人难以进院，几乎把门

前的东西大道卡断，无人敢走。以前薛家的鸡鸭，断不了叫黄鼠狼拉跑，有了小黑，就连邻居也沾光。

但是，这近半年来，薛家日子不如从前和谐了。婆婆时常指桑骂槐，什么馋嘴老婆，什么吃里扒外，什么不生不养的讹窝鸡……也难怪，几个月来，家里常常出怪事：庄户人家，为了省事，往往一次做出一天的干粮。可是，人不知鬼不觉，干粮总是丢，搞得一家常常下顿不接上顿，干了一天活的人，吃不饱肚子，怎么行？婆婆不怪儿子，不怪老伴，儿媳兰花不是婆婆生的，自然怪她。兰花也知道婆婆在骂谁，但她生性腼腆，从不顶嘴，委屈得只是哭。虽说家丑不外扬，可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呀，邻居们谁人不知，觉得兰花娘家穷，又是当村，顾点儿娘家，也在情理中，可为什么不告诉公婆，偷着总是不好。兰花娘听到风声，也来责怪女儿。兰花受了不白之冤，如今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她想到了死。死了，无忧无虑无烦恼，一切都干净了。可她舍不得薛田，他们青梅竹马，结婚后百般恩爱；她舍不得公爹，老人家慈祥可亲；婆婆，原也疼自己，但如今，无辜罪名压在身上，死了，黑锅就背定了，怎么对得起生身的爹娘，我，不能死！生死之念，在心中交织着，她心里矛盾，痛苦，死也真难呀！

两位老人也被困扰着，不知是宅院不合适，还是屋顶上少块“泰山石敢当”的镇邪砖，干脆冲一下，趁眼下手头富裕，翻新北房，砌上南院墙，说不定家景会好起来。

眼下是暑天挂锄时节，农活较少。薛家请来了白庄的刘木匠，准备做好木架门窗，秋后再动土。家里多了一个外人，全家都想摆脱往日的烦恼，因此薛家一时平静下来了。这天时将中午，薛家又开了锅，给木匠准备的酒肉少了很多，怎不叫人恼火！男的都不在家，分明是兰花干的！木工一直在槐荫下干活，没留心谁进厨房，只是小黑晃了一下，外人少管东家事，他没吭声。下

午，他看见小黑走近厨房门，身子立起来，就象大街上卖艺的小猴，前爪灵活地摘下门吊，推门进屋了，只轻轻一跳，上了方桌，直起身来，前爪趴在吊在梁下的篮子沿上，吃了里面的干粮。过了一会儿，小黑出来，用前爪关上门，立起来挂上门吊，踉踉呛呛地向大门口走去。木匠看呆了，眼直了，被惊出来的舌头好久没能收回去。晚饭将近，未等婆婆开骂，木匠就把看见的一切告诉了刚刚进家的薛家父子。谁能相信，太神了。木匠并不争辩，不信就算了。

木匠离家四五天了，想回去看看再来，薛家同意了，晚饭后，他肩扛着木铎上跑了。铎是木工得心应手的工具，也是防身武器，当地也流传说铎能避邪，神鬼不敢近身，所以木匠夜行，铎总是不离身的。

六月的夜晚，月色朦胧。木匠敞着怀，袒露着健壮的胸肌，口里哼着小调，真是“庄稼主儿，纳了粮，成了自在王”，一点也不假，下午的怪事，早忘得一干二净。他四十来岁，身强活好，三里五乡有名，出村干活，晚上来去常事。不大工夫，到了半路。突然，他听见前方有隐隐约约的嘤嘤哭声，声音越来越真切，原来路旁高粱地边，影影绰绰有个女子坐在地上哭。刘木匠不愿单独接近女子，尤其是夜里，又是野外，可是碰见这事，又怎能不管？他想，或许是夫妻打架，或许是半路遭劫？善良的木工忍不住停下来问道：“大姐，你有什么事，半夜在这里哭，万一遇上坏人怎么办？——你是哪村的？”“我是王庄的，婆婆看不上我，丈夫打我，被他们赶了出来，我无处容身了，大哥，救救我吧。”女子乞求了一阵，木匠同意送她回婆家。她不敢近车辙，只是在路旁草地上行走。“大哥，我脚扭伤了，走不动，扶我一把吧。”木工这才看清了那女子，身段纤秀，眉眼俊气，说话间虽有愁容，但微笑中依然散发着诱惑力，婀娜多姿的身影楚楚动人，微风

吹拂着她的衣衫和长发，她婷立着，等着木匠搀扶。木匠顺手在树上砍下一木棍，准备让她当拐杖，于是转身向那女子走去，那女子也疾步奔向木匠来，当两人接近时，他突然觉得一阵寒气袭人，不由自主地退了一步，那女子又靠近一步，木匠觉得不妙，一下跳进两辙之间，那女子一口气吹过来，木匠只觉得半身麻木，一个趔趄，差点跌倒，女子又要向前，刚近车辙，就象被什么弹了一下，怪叫一声又退回去了。见鬼了——木匠意识到。木匠也瞅楞子向女鬼吹了一口气，这凡人的气，就如同烈火，烧得它怪叫一声，倒退两步。人与鬼，就这样对峙着，争斗着。女鬼性子较急，求胜心切，越发心狠，只是口中寒气越来越差。木匠也纳闷儿：我没干过缺德事，也不曾伤天害理，更谈不上得罪鬼了，于是说：“我与你往日无怨，近日无仇，为什么要害我？”“既是无怨无仇，你为何坏了我的好事，只好拿你当替头了。”“我坏了你什么事？”“兰花早晚要死在我手，只怪我口太馋，偷吃酒肉忘了避开你，该死的，你多管闲事！”女鬼一口寒气吹来，木匠抽身闪过，心里明白了，女鬼就是薛家的黑狗。木匠骂道：“不得好死的畜牲，为什么要苦苦害兰花？”“不拿替身，怎能转世讨生，上世作了孽，阴间受了罪，谁愿当狗！”女鬼又一口气吹来。“放心吧！薛家再也不会上当了！”木匠体壮气粗，一边抡着镢，一边吹气。

女鬼只顾恋战，忘了时间，忽闻远处村庄传来一声鸡鸣，只见女鬼就地一滚现了原形——黑狗又扑又跳，与木匠拼命厮杀。鬼气失灵，木匠占了上风，他跳出车辙，举起木镢，直向黑狗砍下来，不好，黑狗躲闪不及，尾巴被砍掉了，惨叫一声，一头钻进高粱地里跑了。

天亮了，木匠拖着疲惫的身子，径直回到薛家。老汉见状，大吃一惊：木匠衣服上满是伤口，镢上、身上还有血迹。“天哪，出了什么事？”木匠于是把昨夜发生的事一五一十地说了一遍。老

汉不信，木匠说：“把黑狗叫来，看看它还有尾巴没有？”老汉出门一看，一贯忠于职守的小黑却不在门口。“小黑，小黑”几声召唤之后，黑狗才怯生生地从道边草丛中钻出了头，果然没了尾巴。说时迟，那时快，黑狗没有提防，薛田从旁边冲过来，铁锨呼啸着劈向黑狗，它惨叫一声，腰被砍断了，又补了几锨后，动弹不得了。

自此，薛家和睦如初，秋后又盖上了新房，砌了南院墙，第二年兰花又生了一个胖儿子。为感谢木匠的恩德，薛田与他结拜为兄弟，亲如骨肉，直至天年。

范庆增 搜集

流传于天津一带

“鬼 难 等”

“鬼难等”是一个人的外号，他名叫张新善，是个心地善良的菜农，他不但菜种得好，而且价钱也卖得好。他时常用卖菜的钱去周济那些生活不如自己的左邻右舍，特别是对一些穷困潦倒，将要走上绝路的穷人，他更是倍加照顾，热心帮助，把死神从他们身边一个个赶走。为此，他赢得了大家的尊敬，却和一个大青鬼结下了冤仇。

这个大青鬼，平素最喜欢让人自缢，供它取乐。可是张新善常常救那些将要走上绝路的人，使它得不到欢乐，它怎能不怨恨呢？所以，它每天都在寻找机会要治死张新善。

却说这一天，张新善卖菜回家，一边走，一边哼着不成调的小曲。大青鬼早早地就在后边跟上了，苦于找不到下手的机会，因此，它要等张新善走到村东的那条小沟时将他弄死。

“一、二、三……”大青鬼焦急地数着步子，它多么盼望张新

善赶快走到沟边呀！可张新善却象发现了它似的，越发慢吞吞地了，并且走一会儿，歇一会儿。

终于走近了，大青鬼喜不自禁，它悄没踪影地跑到了沟边守候着，单等张新善两脚踏两岸的时候，它就行动。

张新善慢悠悠地来到了河边，熟巧地把菜挑子换了换肩，一副漫不经心的样子。他左瞅瞅，右瞧瞧，象是在选择过路。忽然，他一个箭步从狭窄处跨过了沟子，大青鬼始料不及，抓翻了一只菜筐，里面的一只秤砣掉了下来，正好砸在它的头上，疼得它龇牙咧嘴，甚是难受，可是为了能治死张新善，它还是用手托住了秤砣，以引诱张新善来捞。

张新善是何等聪明，他一见秤砣掉到水里非但不沉，反而浮起来，心中已明白了几分。他微微一笑，自言自语地说：“哎，先委屈你一会儿，待我把菜挑子放到岸上去，再来捞你。”

大青鬼一听，可高兴了，心说：“好哇，你快点，别让我等急了。”

一个小时过去了，张新善没来，一个晌午过去了，还不见张新善的影子。这时候，大青鬼才知道自己上了当。它恼羞成怒，下定决心，一定要把张新善干掉。而张新善的外号“鬼难等”也就此传开了。

一天夜里，大青鬼得知“鬼难等”张新善在邻庄喝酒，它就约了另外几个小鬼，商量着趁“鬼难等”酒醉，把他引到河沟里淹死。

时间在一分分地过去，快要到后半夜了，还不见“鬼难等”过来，小鬼们有点着急了，心说：“他可真难等啊！”

正在这时，从远处传来“鬼难等”哼的小调，接着就看见他醉醺醺地过来了。

大青鬼暗想：“鬼难等”啊“鬼难等”，到底还是把你等到了。它

立即吩咐两个小鬼上前给“鬼难等”引路，一直把他引到河沟里。

此时的“鬼难等”经河水一浸，顿然醒悟过来。他知道事情不妙，想跑也跑不掉，便突然想起了一条古训：鬼污人专往头部污。我何不用东西把头护着？于是，他慌忙把裤子连同内裤都脱了下来，裹在头上，让屁股裸露在外。

大青鬼只知道把“鬼难等”拉下了水，就不管三七二十一往他的屁股上糊污泥。糊呀糊呀，糊了许久。“鬼难等”的一股气在体内憋不住了，“噗哧”一声放了出来，熏得几个小鬼们嗷嗷直叫。大青鬼命令道：“这家伙不好死，他身上带有毒气，千万别让传入我们体内。现在我们赶快走，明天晚上我亲自到菜棚去治死他。”于是，鬼们相随而去。

此时的“鬼难等”被弄得哭笑不得，他洗净身子，穿好衣服，又哼着小调回村了。

第二天晚上，万籁俱寂，风静树止，淡淡的月光从天空中斜射下来，整个菜园中显出一派神秘的气氛。

这时，大青鬼悄悄地来到了“鬼难等”的菜棚外，向里窥探，见“鬼难等”正在擦刷一个一托来长的木制的东西。大青鬼不认识这是啥玩意，它猜测这可能是“鬼难等”的大烟杆。于是它现出原形，推门走进了菜棚。

“鬼难等”此时正在专注地擦刷着自己央人做的一杆木枪，忽然他感到一阵透骨的寒意，身体不由自主地抖动了一下，抬头向门口望去。

这一望不要紧，他的全身神经都紧张起来了，只见一个披头散发，青面獠牙，红鼻子绿眼睛，吐着长长舌头的怪物正对着自己，他知道这是鬼上门向他挑战了。

他的脑子在急速地打着转，竭力想寻找一个安全可靠的办法来解决眼前的险境。

这时，大青鬼开口了：

“张大哥，你好清闲自得呀，来了客人也不说让一让，一个人抱着你的大烟袋吸烟，恐怕不够味吧？”

“鬼难等”赶忙站起来，他已有了一个绝妙的主意。

“噢，是您呀，来来来，里边坐，唉，都怪我眼不中用，慢怠了您，请您别生气。来，陪咱吸一袋。”说着，把大木枪口塞到了大青鬼的嘴里。

大青鬼得意洋洋地让“鬼难等”给它装满了“烟末”，又等待“鬼难等”给它点火。

“鬼难等”说：“哎，你不晓得，我这烟杆与众不同，不需点火，只要拉这个就行。”说着，就动手拉动了枪栓。

只听“嘭”的一声响，大青鬼跌倒在门口了，它赶忙爬起来，连滚带爬地往外逃，心里说：“哎呀，我的妈呀，这家伙可不敢得罪，原来他和雷公神相通了，刚才我吸一下他的烟，雷公神就发脾气了，我还敢和他作对吗？算了，这仇怕是一辈子也难报了。”

“鬼难等”张新善望着消失在远处的大青鬼，禁不住一阵哈哈大笑。

卢 晗 搜集

流传于河南方城

老 戏 迷 治 鬼

从前，某村有一个老戏迷，只要知道什么地方唱戏，他可是场场必到，这个人有个古怪的习惯，不论春夏秋冬，头上总是戴着帽子。这顶帽子内夹古钱，说是专压那些大鬼小鬼的。

一个冬日，村前小河对岸有一个庄子请了一个戏班子来，要

大张旗鼓地唱几天。老戏迷听说后,可就坐不住了,开演那夜,他与老伴耳语几句后就匆忙赶场去了。

因为时值冬日,河水冰冷冰冷的。老戏迷可不顾这些,正准备缩裤脚过河去,忽听得河滩上一阵脚步声由远而近,紧接着一个声音传了过来:“老伙计,看戏去呀?”老戏迷闻声向四周望了望,只有一片漆黑。心里直纳闷:“真有趣儿,这么晚谁咋呼得这么亲热?”片刻之间一个黑影走过来,急促地说:“不要脱鞋,我背你过去。看!我穿的是高统靴。”“我正巴不得如此呀!”老戏迷这下可乐了,不加思索地就上了那人的背。

于是那陌生人背着老戏迷,一路说笑着向对岸走去。快到河中心时,陌生人拿出一支烟递给老戏迷,于是谈话中又增加了抽烟的乐趣,继续向前走去。隐约间,老戏迷觉得脚很冷,原来到了深水区域,脚被水浸湿了,但又不好埋怨,于是说道:“哟,到深水了,你走错路了吧!我的脚给浸湿了。”陌生人叹道:“唉!伙计,怎么不早说,我改一下路吧!”边说边道歉。

说是如此,可老戏迷觉得水越来越深了,已浸到膝盖。他猛然惊醒,好象明白了什么:“莫非……”他猜疑着。毕竟是老人,在这种情况下显得很沉着、冷静,他自语道:“此时不采取方法,更待何时?”老戏迷猛地揭下帽子,盖到陌生人头上。立即,陌生人大叫一声:“呀,受不了啦!我背不起了。”此时,老戏迷已经知道陌生人是鬼。老戏迷断喝道:“把老子背回家去,不然不揭帽子,让你脱不了身。”那鬼听了,掉头便往回走。

不知那鬼怎么竟晓得老戏迷的家,一会儿便到了老戏迷的家门口。此时,老戏迷已吓得魂不附体,忙喊老伴开门。他老伴不知出了什么事,慌慌张张地向门口跑来。门刚开一条缝,老戏迷便迅速窜了进去,然后赶紧拴了大门,竟连给那鬼揭帽子的事也给忘了,那宿他没合过眼。

第二天天大亮时，老戏迷心才稍静。开门一看，门边靠着一块棺木，板上有一顶帽子。据说白天鬼是要现原形的。老戏迷于是架起大火，把棺木架在上面烧，只听得火中传来大喊大嚎的声音，烧到最后棺木终于成了一堆灰烬。

曹晓军 搜集

· 流传于湖北阳新

收 鬼

从前有一家人，娶了一个儿媳，不到三个月，因发生一次口角，儿媳就上吊死在了房内。从此，这房内每夜有鬼抓人，无人敢住，成了空房。

一天，这家请了一个木匠，谈话中谈及此事。木匠笑着说：“这有什么了不起，我们木匠的弯尺、墨斗、斧头是祖师爷传下的三宝，能避邪收鬼。不信，今晚我就住那房间，看我收鬼。”主人半信半疑，当夜就请木匠在那间屋里住，并加了灯油，还嘱咐木匠，整不住就喊一声。木匠笑了笑就进屋了。主人不放心，怕木匠被鬼整死了，脱不倒手，就喊了几个人在屋外候动静。木匠嘴上那样说了，可心里还是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的。他把油灯拨得旺旺的，将墨斗线牵出，横放床前，自己坐在床上，一手拿弯尺，一手紧握斧头，根本不敢睡觉。等到二更天，楼上砰砰，连响数下，吊下一双穿绣花鞋的尖尖小脚。随即，跳下一个年轻妇人，向着油灯就拜。她一弯腰，灯光刹时象豆粒般大。一直起身，灯光就变成三尺多高成一线。木匠吓慌了，他想如果灯灭了就糟了。于是赶忙一弯尺打去，弯尺落地，成了几节。木匠更慌了。鬼也恼怒起来，直向木匠扑来。木匠硬着头皮，举斧迎战，

左一斧，右一斧，床沿砍烂，还没砍到鬼一下。鬼呢？一次比一次扑得更凶。木匠整得汗流浹背，大呼救命。屋外的人闻声一齐拥进来，把鬼吓跑了。此时，木匠已吓得魂不附体了，他语无伦次地说：“快……我……到别的屋去。”主人看木匠的样子，再看看砍烂的床沿，又好气，又好笑，只得扶着木匠到别的屋去了。

过了几个月，他家请篾匠编晒席。闲谈中，篾匠说：“我这刀能砍尽三山五岳长青竹，所以无论什么鬼怪妖精，一见这刀，就躲避不及逃之夭夭。”主人笑着说：“你别说大话了，前次木匠……”于是将前次木匠在他家收鬼闹的一场笑话一五一十地说了。篾匠笑着说：“那个笨蛋木匠，只会夸口说大话。鬼要是一见这刀，早就吓慌了，逃也来不及，还敢扑人。”主人说：“你真的能收住我家的鬼，我一定重金酬谢。”篾匠说：“这有何难，今夜保证手到擒来。”主人为了安全稳慎，一切布置与上次相同。

入夜了，主人又领着篾匠到那间屋里，嘱咐道：“整不住，早点喊。”篾匠看见砍烂的床沿，心中早已忐忑不安，但是嘴上说了硬话，只好硬着头皮等着。他紧握篾刀，坐在床上等候。大约二更天，楼上响动了，与前次一样，下楼的鬼动作也与上次相同。篾匠一见鬼来了，想起主人讲的前次情景，不免心中着了慌，鼓起勇气跳下床来，挥动篾刀就砍，越砍越猛。鬼越扑越凶。看来刀刀都砍着了。结果，一个装谷子的大囤子被砍了很多裂口，黄谷哗哗流满地。不到一袋烟的工夫，篾匠已累得汗流浹背，气喘吁吁，鬼还在猛扑。他急得大喊救命。主人带了人冲进来，赶走了鬼。篾匠一下瘫倒在地。主人忙将他扶出。第二天，篾匠惭愧地说：“唉！这鬼真凶，我没法。砍烂了囤子，我不要工钱，帮你编一个就是了。”

主人对收不了这鬼很伤脑筋，要放或拿东西，只有正午进去才没事，要不然，进去就要遭殃。

入秋后的一天，太阳都快要落山了，门口来了一个游方道人，口称：“施主行行方便，这地方，前无旅店，后无庵庙，贫道借宿一宿，明早即去。”主人说：“我家房屋不宽，只有一间空屋，不知道长敢住不敢住。”道人笑道：“我们出家人，遇庵住庵，逢庙住庙，只要能避风雨，还有什么敢住不敢住的。望施主明言其中缘故。”主人就将其中原因和两次收鬼的经过说了一遍。道人一听，哈哈大笑：“原来如此，这有何难，请施主放心好了。”主人再三说：“道长如有个三长两短，我可吃罪不起。”道人说：“请放心，我们出家人，上无父母，下无子女，独身一人，漂泊四方，就是死了，也不过占你几尺泥土，谁还来向你讨命呢？”主人不好再说，延请道人进了屋。

吃了晚饭，送道人进了那间屋。道人一进屋就闻到一股鬼气，他对主人说：“这屋里果然有鬼，但是请你们放心去睡，不要为我担心。”主人去后，道人手握拂尘，半闭着眼睛，在床上静坐。

入夜了，楼上又响，接着和前两次一样，跳下一个少妇向灯就拜。道人见她拜灯有名堂，已知不是一般的鬼，马上拂尘一甩，射出一道红光，鬼一惊慌，向后退了几步。她也知道对手高强，马上变相：披发咧嘴，露出獠牙，两手成了利爪，向道人扑来。道人又甩一下拂尘，她退一下，立刻又反扑，一次比一次凶猛，一甩一退，相持很久。道人知道这样相持下去不行，马上一手执拂尘，一手暗暗抽出斩妖剑，等鬼扑近，飞出一剑，金光闪出丈远，砍着了鬼的背膀。鬼受伤护痛，怪叫一声，声如雷鸣，惊慌地向窗外逃去。突然，一声惊天动地的巨响，由近及远，响个不停。道人笑笑，自言自语地说：“你逃跑了，可便宜了你。”于是蒙头大睡。

第二天，日升竿高，主人不见道人出来，以为道人定死无疑，就多喊些人一起去撬门。道人惊醒，一见红日临窗，急披衣起

床。主人见道人无恙，才放下心来。道人将昨夜的事向主人细说一遍，并引主人查看鬼的去向。只见手杆粗的牛肋窗被撞断三根。屋外竹子向外倒塌一大片。竹枝上隐约有血迹。主人担心鬼会回来报复。道人说：“没事，她永远也不敢再回来的。”于是在窗上、门上各画了一道符。主人捧出银两致谢。道人说：“出家人，天下为家，乞食四方，要银两何用。”告别主人，扬长而去。

吴海平 搜集

流传于四川简阳

杨 端 公

这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了。

杨端公名曰杨怀礼，十二岁就跟人学阴阳，但真正出师是在三十五岁。杨怀礼出师以后，也真能独挡一面。谁家的人死了，他就去给人家测下葬的日期，给死人开路，看风水等等。他的工具很简单：一个罗盘、一副八卦。他自己宣称还能够捉鬼、收鬼，他说不管什么鬼都怕他。别人问他鬼是什么样的，他起初总是卖关子，不肯说。当你故意生气地说：“杨端公，你别哄人了，你肯定没有见过鬼”时，他就说：“嘿，说出来呀可不得了。鬼有很多种，有吊死鬼，披头散发，舌条伸起很长；有夜游鬼，眼睛象一对铜铃，晚上能够灼灼发光，行起路来没有一点声音；还有响脚板鬼，还有倒路鬼。特别是天上出毛毛月亮，阳气低的时候。最容易遇见鬼。至于治鬼的办法嘛……”每当说到这里，就停住不说了。他的话确实吓住了一些人，那些自认为阳气低的，在出毛毛月亮的晚上就不敢走夜路，生怕碰到鬼又没有治鬼的办法而被鬼弄死。

看杨端公捉鬼，那还是在杨端公摆鬼后不久。村东头有一棵百年老槐，尽管是老树，但还是枝繁叶茂。树下住着一户人家，名叫李万财。李万财早年丧妻，只带着一个独生儿子过日子。他儿子体弱多病，将近二十岁还未离开过药罐罐，他听了杨端公摆鬼后，晚上就不敢单独睡觉，听到屋外沙沙的树叶声，就以为鬼来找他了。一个出毛毛月亮的晚上，他们父子俩刚睡到半夜，他儿子突然大叫起来：“打鬼，打鬼！哎呀，我的妈呀！”李老汉被儿子的尖叫声惊醒，也跟着喊：“打，打鬼！”他糊里糊涂喊了两声后，问儿子：“喂！鬼在哪里？”儿子惊魂未定，蒙着头在打战：“在……在……在墙……墙上，长舌头，大……眼睛……”李老汉战战兢兢地往四壁扫了一眼，什么也没有看见。尽管如此，两人再也不敢睡了。

第二天，李万财请杨端公来捉鬼。杨端公穿着长衫，揣着罗盘和八卦，一摇一摆地就来了。李万财尽管家境不怎么好，还是把准备卖了称油盐的鸡蛋煮了给杨端公吃。吃毕，杨端公就煞有介事地收起鬼来。他叫李万财端来一碗清水放在凳子上，再找一个瓦罐和一块红布。一切准备停当，杨端公用右手拇指长长的指甲掐着指节，微闭着眼睛，嘴里念念有词。还不时用左手长长的指甲把碗里的水弹到李万财儿子的额上和脸上。然后，杨端公又跪在地上，拿出八卦，说：“让我问问阎王爷，这是何家的鬼，属于什么来路。”于是，就边抛八卦边念念有词，隔了一会儿，杨端公说：“这个鬼，就是在外面的这棵老槐树上吊死的人变的。这个人虽然死去很多年了，但阴魂不散。现在他要去投生了，正找替身。幸亏发现得早，我今天就把他捉住，装在这个瓦罐里，埋入第十八层地狱。”停了一下，他挥了挥手，又说：“请众位闪一条道，我要把鬼请来，然后捉住！”众人连忙闪开一条道，目不转睛地盯着杨端公。杨端公用手向空中招了招，嘴里仍然念念有

词。猛地，他大喊一声：“你这恶鬼，进去！”他的手猛地往瓦罐里一掼，并立即用红布捂住了罐口，又把八卦和罗盘压在红布上，叫李老汉拿线绳快捆，一切收拾停当，杨端公才长长地出了一口气。他用衣袖揩了揩额上的细汗，煞有介事地说：“好凶险的鬼啊，我还差点捉不住，真吓人！”大家听说杨端公都被吓了，又暗自庆幸自己没有看，否则晚上又要做恶梦了。杨端公叫李老汉把装鬼的瓦罐埋在他指定的地方，并盖上大石板。说也奇怪，从此以后，李万财儿子的病居然好了，家里也再没有出现鬼了。

可是不久，捉鬼的杨端公差点被鬼收了。说来玄乎，可这毕竟是千真万确的。

杨端公给李万财家捉了鬼后，名声大振。一时间，四野闻名，各村皆知。村里的年轻人知道后，就暗地里商量治一治杨端公。

这又是一个毛毛月亮的晚上，杨端公又被人家请去捉鬼了。他来去都必须经过一片枣树林和一座小石桥。这几个人也壮着胆子悄悄地跟去。当杨端公酒足饭饱后开始捉鬼时，他们趁杨端公不注意，把一个晒干的小葫芦用细线连着系在他长衫的后摆上，然后就往回走。来到小石桥边，几个人又壮着胆子在小河沟里搬上稀泥，在桥中间垒了一个泥人，还给泥人插上很多树枝，那样子在月光下看起来活象一个披头散发的恶鬼。垒好后，几个人就回家去了。

再说杨端公捉完了鬼，已经是深夜了，他收拾好罗盘和八卦，就往家走。杨端公刚出门不远，就听见后面传来一阵奇怪的声音。他马上站住往后看，却什么都没有，奇怪的声音却随着也停止了。他又往前走，奇怪的声音又跟着响起来。杨端公心里嘀咕起来：“难道今晚没把鬼捉住，他跟来了？”杨端公又停下来，后面的声音也随之消失。他一走，奇怪的声音又跟随他。这下，

杨端公着慌了，变走为跑，越跑后面的声音也越来越响，越跟越紧，他顿时吓出一身冷汗——这冷汗可是真的吓出来的，不是装出来的——他跑过枣树林，刚踏上桥，“哎呀，我的妈呀！”杨端公往后倒退了几步，双膝一曲，跪在了桥头。定睛一瞧，一个披头散发的恶鬼立在桥中央，挡住了他的去路。后面紧跟的无形鬼也不知躲到哪里去了。惨淡的月光朦胧地洒在这荒山野岭，冰凉的风摇曳着枣树叶，发出沙沙的声响，更加令人毛骨悚然。“两鬼夹击，并且真正看见鬼，我杨端公还是大姑娘上轿——头一遭呢！”杨端公心里擂起鼓来，不禁心惊肉跳。于是，他拿出师傅给他的全部本领，又摆罗盘，又抛八卦，嘴里还念念有词：“你是何方的家神，你是哪山的野鬼，你快归你的位吧！土地公公、菩萨婆婆、阎王老爷、玉皇大帝、齐天大圣，请你们快来管束这个不知从哪里跑出来的野鬼吧！你快走吧，野鬼爷爷，我杨端公……啊，不……不，我杨怀礼给你叩头请罪！”杨端公边念边观察鬼的动静，可这鬼还是一动不动地立在桥中央。杨端公手软脚无力，头上直冒冷汗。十八道令牌用尽，好话说完，这鬼还是不走。他决定孤注一掷，用尽最后的力气，把手中的罗盘向恶鬼打去，只听“扑”的一声，却没有听见落地的声音。“糟糕！罗盘被鬼收走了！”杨端公暗叫一声，接着又把八卦向恶鬼打去，仍只听见“扑”的一声，八卦也被恶鬼收走了。“要是这恶鬼还击，那还了得！”杨端公连滚带爬地滚进河沟，狼狈地从河沟里绕过小石桥，跌跌撞撞地逃回了家，吓得大病了一场，差点儿被鬼收走了性命。

从此，人们再也听不到杨端公说他不怕鬼了，当然，杨端公也不会说出他差点被鬼收走性命的事。

孙 俭 搜集

流传于四川一带

人 鬼 斗

很久以前，在一个村庄上住着个小伙子，名字叫李义，今年二十岁，独身一人，靠打柴为生。

这天，李义和往常一样，起了个大早上山砍柴了。到山上不久，老天变了脸，哗哗地下起了瓢泼大雨，李义只好找了个山洞进去避雨。山洞里黑乎乎的。李义正要坐下歇着的时候，猛一抬头，忽然发现洞里边有一个白影朝自己走来。李义一见，全身都紧张起来，不由握紧手中的扁担。待那白影走近时，李义才看清楚：那原是个鬼，穿着一身白衣服，头发散着，一直垂到地面，眼睛鼓鼓的，舌头长长地吐在外面。那鬼走到李义跟前，问道：“你是人是鬼，为什么到此？”李义一听，不知如何回答，只得反问了一句道：“是鬼怎样，是人又如何呢？”那鬼一听，眼露凶光，对李义说道：“是鬼便罢，如果是人，我便杀了你。”李义一见，忙说道：“噢，我是鬼，是鬼。”李义和那鬼在洞里一直等到雨停时才出来，此时已是深夜了。那鬼对李义说：“怎么样，咱俩一起走吧，路上好有个照应。”此时，李义想自己一个人走，趁早赶回家，可那鬼硬要和他一起走，李义怕引起怀疑，也就答应了。李义和那鬼在山路上没有目标地瞎走开了。李义走起路来，踩得地面发出“咚咚”的响声，那鬼一听，停住脚步，回头问李义：“你走路时为何发出这么大的响声？”李义这才发现，原来那鬼走起路来一点声音也没有，便问：“那么你走路为什么没声音呢？”那鬼一听，说：“这个嘛，第一，因为我是个死了很久的老鬼，已学会了走路，所以不出声；第二，因为我是吊死鬼，我死时，双脚离地，所以走路没声响。”李义一听，暗想：怪不得眼睛鼓鼓着，舌头长长吐在外

面，原来是个吊死鬼。想到这，李义对那鬼说：“原来如此，我走路时发出声响是因为我是一个刚死不久的新鬼，再说，我死时是吞石块死的，那石块在我肚中，所以走起路来就‘咚咚’地响。”那鬼一听，也没再问，又一起朝前走了。李义边走边揩脸上的汗，暗想：这样走下去，要让他认出，可不得了，必须想法把鬼打死才是。又走了一段，那鬼对李义说：“你看我们这样走太累了，不如你背我走一程，我背你走一程，如何？”李义一听，说：“好吧。”于是，李义先背那鬼。李义背着那鬼走时，感觉那鬼很轻，仿佛身上什么也没有，便问：“你怎么这么轻？”那鬼听了，回答说：“我不是说过嘛，我是吊死鬼，我死时双脚离地，而你背我时我双脚也不着地，当然很轻。”又走了一会儿，轮到鬼背李义了。李义往那鬼身上一趴，那鬼便觉沉重，于是问道：“你为何这样沉？”李义听了，也学着鬼的腔调说：“我不是说过了嘛，我是吞石块死的，我肚里有块石头，怎能不沉。”那鬼听完，吃力地背着李义往前走。李义在那鬼背上对鬼说：“咱们鬼怕什么？”那鬼一听，道：“你们吞石块死的鬼怕什么我可不知，你要想知道等问一问阎王爷。咱们鬼也不是无所畏惧的，比如我们吊死鬼除了怕脂粉之外，其余什么也不怕。”李义一听，知道这吊死鬼怕脂粉，便又问：“你知道你们吊死鬼为什么怕脂粉吗？”那鬼一听，道：“咱们没死时，在阳间不常听人们说‘吊死鬼擦脂粉，死不要脸’吗？只要把脂粉往我们脸上一搽，我们便完了，连鬼都做不成了。”李义一听这吊死鬼怕脂粉，心里有了底，便放心大胆地和这鬼往前走去。

这时天渐渐亮了，那鬼把李义背到一个树林里说：“咱们等天黑了再走吧，休息一会儿，吃点东西。”李义一听，自然高兴，忙说：“可以，可以，你在这等着，我进村去买点吃的。”那鬼点头同意，李义便向村镇跑去。李义到了镇上，买了几个馒头，又买了一包脂粉，回到了树林，李义拿出馒头给那鬼。等天渐渐黑了，

又该那鬼背李义，于是，李义从怀里拿出脂粉，抓了一把，猛地往那鬼脸上一抹，只听那鬼大叫一声，倒地便死了。李义转身，急匆匆往家中走去。

第二天，李义杀鬼的事便一传十，十传百地传开了，不到半日，便传遍了大大小小各个村镇。

吕占成 搜集
流传于河北一带

谁 救 了 谁

从前，有一个书生外出回家，走到一片高粱地附近时，听见从地里传来隐隐约约的哭声。书生很纳闷，想：是什么人在哭呢？他循声找到哭的地方，一看，原来是一个姑娘在那哭泣。

书生问道：“姑娘，你是哪的人？为何不回家？又为何独自一人在这地方哭泣？”

姑娘见问，哭得越发伤心了，对书生道：“我并非本地人氏，我从小死了父母双亲，也没有兄弟姐妹，被人贩子卖给这村中的一个地主当丫环，因为我长得好看，前几天地主非逼我做他的小老婆不可，我死活不干。当天夜里，我就趁地主家里的人不注意，逃了出来，我无家可归，在这个世上我没有一个亲人，我一想起自己的遭遇，就伤心得哭泣。”说着说着，她又呜呜咽咽地哭了起来。书生听了，觉得这个姑娘确实可怜，就对姑娘说道：“姑娘，如果你不嫌弃，就随我回家吧，我会好好待你的。”姑娘听了，半天没言语，似乎在想什么，末了，开口说道：“那好吧，多谢相公救命之恩，我会报答你的。”

光阴似箭，一晃一个月过去了，这天正是开集的日子，书生

一大早就去赶集。书生正在集市上逛看，突然，一个和尚走到他的跟前，拉起他就走，走到了一个偏僻地方才站下。书生疑惑不解，问道：“老师傅，你我又素不相识，你拉我来这干什么？”和尚道：“贫僧见你可怜，才拉你到这。”书生道：“老师傅，此话怎讲，还望见教。”和尚说：“实话对你说，你中了妖邪啦。”书生不禁大笑，说道：“老师傅，你因何说我中了妖邪，我中了妖邪，请问妖精在哪？为何我茫然不知？”和尚不禁哈哈大笑：“你肉眼凡胎，怎能看出，那妖怪便是你的妻子，相信不？”“我妻子？”书生惊疑地问道：“她不是人吗？”“我说你肉眼凡胎，你就是肉眼凡胎，你想想，你是凡人，她是不是妖精你怎能看得出？”书生觉得有道理，心想：管她人妖，有备无患。想到此，他问道：“老师傅有何见教？”和尚不语，递给他一面镜子，道：“你先照照镜子吧。”书生朝镜子里一看，唉呀，自己脸上怎么没有一点血色，他惊异地问道：“老师傅，这是何故？”和尚回答说：“这是因为你的血已经快被那妖精喝干了，她下一步就该吃你的心了。”“吃我的心，难道当初不是我把她救了吗？她怎么会忘恩负义，反过来还要吃我的心呢？”和尚道：“她那是引你上当，她知道你心地善良，就变作一副可怜相，没料到你真的信了她。”

此时的书生，对和尚的话已深信不疑。他问和尚：“她要吃我的心，我可如何是好？”和尚道：“你先莫慌，贫僧既能看破，定有胜她之法。”“不知师傅所指何法？望能赐教。”和尚见问，从袖子里掏出三件东西来：一件是一幅画，还有一件是一副对联，另一件是一个小盒。书生道：“就这三件东西，如何能降住妖精？”和尚说：“你别小看它们，这可是三件宝物，没有它们，妖怪能把你杀死；有了它们，你只管放心，妖怪决不能伤你半根毫毛。”书生没想到，就这三样东西，会有那么大的威力，他问：“不知这三件宝物如何使用？”和尚道：“今天白天那妖精没在家，你回家后

就把这副对联贴在外屋门上，这张画贴在里屋门上，这个小盒放在枕头底下，这样你就可以高枕无忧了。今天晚上那妖怪要来吃你。你千万记住，无论她说什么，你也别吱声，也不要乱动，保你无事。”说完把三件宝物放在书生手中，随后飘然而去。书生知道遇上仙人了，于是，感激一番，拿着宝物向家里走去。

回到家，妻子果然不在，他赶紧将对联和画贴在门上，将小盒放在枕头底下。到了半夜，忽然刮起一阵狂风，狂风过后，书生朝院里一瞧，果然，院里站着一个妖怪，只见她披头散发，张牙舞爪地向自己扑来，书生再也不敢看下去，他使劲向上拽了拽被子，将头和身子都缩在被子里。这时，那妖精已走到外屋门口。忽地，对联里发出了一团火，把个妖精团团罩住，好不容易才把火扑灭。这妖精从侧面走近对联，猛一伸手，“嗤”地一声，把对联从门上扯了下来。妖精又继续往里屋走，前脚还没跨上门坎，“砰”地一声，就被弹出一丈开外。那门上的画发出了耀眼的金光，吓得妖精不敢靠近。正在手足无措的时候，她猛地瞅见了水缸，顿时心生一计，只见她走过去，舀起水朝画泼去，泼个正着，那幅画立时被水冲了下来。这妖精连闯过两道关，不禁得意忘形，狞笑着走进了里屋。书生想跑，可腿哪里还听使唤。这时他想起了和尚的嘱咐，于是仍在被窝里蜷曲着。妖精走到床前，说到：“当初是你救了我，今天你就再救我一次，把你的心给我吃了吧！”说完，伸手向书生掏去，与此同时，小盒里飞出一物，直向妖精打去。妖精正要躲避，说时迟，那时快，躲闪不及，被飞来的东西打了个正着。顿时，妖精脑浆迸裂，倒地而死，现出了原形，原来是一条老狐狸。

过了好一会，书生听到一点动静也没有了，才把头从被里钻出来，一看，地上躺着一只死狐狸。他又往枕头下一摸，那个小盒不见了，他又跑到外边，一看，画、对联都没有了。他立刻明白

了，定是和尚见已把妖精打死，把宝物收回了。书生向和尚给他宝物的方向拜了三拜，说道：“老师傅的救命之恩，我永生不忘。”

李振德 搜集

流传于黑龙江海伦

也 先 打 鬼

从前，丰都县城住着一户人家，母子二人，儿子叫也先，靠挑面担子为生，日子过得比较清贫。

那时候，人们都比较信奉神灵，从各州府来丰都庙朝拜的香客络绎不绝，每天清晨，他们提着香烛纸钱上山拜神，到拜完十二殿的神像下山，时间就接近黄昏了。山上没有饭店和酒馆，香客们往往整天饿着肚皮。这时，也先挑着面担子到香客们下山的路口来了，一头篮子里装满了面条，另一头篮子里呢？则装着火炉子和锅碗瓢勺，点着火炉，放上锅，倒上水，不一会儿便煮出一锅热气腾腾的面来。饿了的香客们个个感谢也先，都要来吃一碗面充饥。也先为香客们着想，加上他的为人憨厚，买卖公平，从不蒙骗和克扣顾客，因此生意就比较兴隆，他们母子二人的生活也勉强过得去。

当时丰都经常闹鬼，常常听到人们传说鬼的事。说什么鬼化装成人到饭店吃饭，到酒馆里喝酒，到面馆儿去吃面。他们吃了东西不付钱，有时给了钱，当时你看是真的，一会儿就变成假钱了。因此，做买卖和生意人都提着心吊着胆。

真是巧得很，这鬼也找到也先头上来了。一天夜里，也先在城里一个巷子里卖夜宵面。突然，一个怪模怪相的人来吃面了。在昏暗的灯光下，也先大吃一惊——只见此人头戴一顶破草帽，

帽下是一张瘦得象猴一般红毛的脸，身上披一块红布片，赤脚背上还布满了黑色的东西，噙声噙气地要吃面条。也先哪敢怠慢，赶紧煮了几碗面送了过去。果然，那鬼忽啦忽啦地吞完面，还把碗底给舔了个精光，吃完了，他并不付钱，扭转身，大摇大摆地走了。也先更加断定先前这个家伙是鬼，此时街道四周静悄悄的，空无一人，也先不敢吱声，眼睁睁地看着这鬼走了，消失在远处的黑暗中……

第二天，也先把这件事告诉了乡亲们，大家都说是鬼混面吃。从那以后，几次也先在夜深人静的偏僻街道上卖夜宵面，这个鬼都要来讨面吃，也先为人大方，心地善良，饿鬼吃了面，不付钱，也就算了。

有一次，也先的母亲正患病，卧床不起，请医买药用去了许多钱，也先为了多赚些钱，尽早给母亲治好病，于是晚上就又来卖面。那知鬼又来混面吃。也先想到这几天家庭比较困难，一时火起，对那鬼打了一嘴巴，没料到那鬼挨打之后，不声不响地溜走了，也先感到非常纳闷。

次日清早，也先照例到街上去卖面，走到街上，看见一大堆人围着在看什么。由于好奇心的驱使，也先用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挤进去。看见一个衣服褴褛、满身肮脏的叫化子，他脸上有一个黑黑的手掌印，人们对他笑，他却以为自豪。也先忽然记起昨晚那一幕，那黑黑的手掌印是自己摸锅灰没有洗而打了那鬼一巴掌，哪知道这倒暴露了自己的身份。也先走上前去，对那叫化子指责道：“你是不是来混我面吃的鬼，你说是不是？”那叫化子见暴露了身份，羞愧地扭过脸去。也先把昨晚发生的事对大家说了一遍，大家这才恍然大悟。

原来这人是流浪在丰都县城的一个懒汉，由于听说丰都地区闹鬼，听人说鬼经常化装成人去吃饭，于是他就利用了人们这

一点，从垃圾堆里捡来了破草帽和一张破狗皮，由于较冷，他就把狗皮围在颈里，那块红布也是从庙里捡来的，把自己打扮成鬼模样，来混面吃的。这样一来，可就急坏了庙里的司祝，因为这样一来，他们就不能借鬼有榨取钱财啦！

佚名搜集

流传于江苏

两鬼斗

很早以前，洪泽湖北岸，有个朱湖集。集上住一户农家，此人姓张，为人和气，人家都叫他张老好。夫妻俩，男耕女织，小日子过得满红火。有一天远方来了一位表弟，多年不见，夫妻俩忙得不亦乐乎，杀鸡买酒招待客人。酒逢知己千杯少，兄弟俩都喝醉了。傍晚，老婆叫醒张老好：“快起来，到桥南瓜园里买西瓜给表弟解酒。”老好醒来后确实口干难忍，拿了几串铜钱就走。“快去快回，太阳落山桥上出鬼。”老婆在后面喊着。“鬼怕什么，女人！芝麻粒胆子。”老好嘟噜着，醉眼朦胧地走了。过了桥来到瓜地，买了两个西瓜放在两只肩上，手扶着慢吞吞往回走。到了桥边，这时太阳早已落山。刚抬脚上桥，啊呀！我的天！说鬼鬼到，桥上一个大头鬼直向他扑来。老好吓得冷汗直流，酒也醒了，脑子也清醒了，心中不由打起鼓来，怎么办？往回跑来不及，不过桥更不行，家中只有老婆一人怎么陪伴表弟？想到此火气上冲，牙一咬，头皮一硬奔向前去，拚这西瓜不吃，碰碰这个大头鬼。说时迟，那时快，眼看鬼到跟前，老好猛一下抓起肩上两个西瓜向大头鬼掼去。哪知大头鬼也不示弱，两手拨起鬼头向张老好咬来。“砰”的一声！西瓜正好和鬼头相撞。鬼头和西瓜同时开花落地。

怪哉！大鬼头拔掉了头，脖颈上还有个小头。老好不由挪步细看，天哪！那来的鬼，原来是南庄李老头。再看地下，鬼头原来是一口大铁锅被西瓜碰得粉碎。老好愣了一会，回过神来问李老头：“这么晚买锅干什么？”老头叹了一口气：“嗨！儿子闹着要分家，逼我到集上买一口锅。肚里有气，我在饭店里喝了一顿闷酒，耽误了回家时辰。哪知走到桥上，心中正害怕有鬼，鬼就来了，还长三个头呢！我的乖乖，吓死我了。原来是你这小子肩上扛两个西瓜。当时我想到鬼怕恶人，就下了狠心，拚上这口锅不要，碰一下这个鬼头。”“哈哈！”事情真相大白，一老一少大笑而归。

这事一传十，十传百，晚上，此桥人来人往，人们再也不怕鬼拦桥了。

彭 龙 搜集

流传于四川

沙 沙 鬼

西村有个叫王胡的中年人，他是不怕鬼的。多年来，他经常走夜路，也从来没碰到什么鬼，然而有一次，他却真碰到了“鬼”。

那天，天黑沉沉的，王胡从朋友那儿回家，路过一片坟地时，突然身后响起“沙、沙、沙”的声音，当时他一手拿着手电，另一手夹着一把雨伞。听到这“沙沙”声，他忙拿电筒向身后照了照，什么也没看见。空旷的田野万籁俱寂。王胡刚调转头继续赶路，可一走快那声音便更大，手电筒向前晃了晃，只见坟墓零乱地分布着，配上阴沉沉的天，这里显得阴森森的。这时，王胡索性停下来，仔细听了听，“沙沙”声听不到了，看看手表已是深夜二点了。就马上向前走去，可刚走出几步，那“沙沙”声又响了，他想了想，

“如果鬼真的来打我，我就和它拼个死活。”可是越想越怕，好象那“沙沙鬼”就抱着自己的脚。快走出坟地时，他一阵小跑，飞快地朝家里奔去，耳边响着急促的“沙沙沙”声。

到自己家门口时，那“沙沙”声还在响。此时他知道那“沙沙鬼”已跟他来到自己的家门口了，如果这下开门进去，那“沙沙鬼”会躲进他的屋里的。从此害人又害己，自家就会遭殃。于是就停在门口点上一支烟，那亮光在黑暗中一闪一闪，那么单调，而又有节奏感，一支烟抽完了，又接上一支，一共抽了三支。这时，他认为“沙沙鬼”走远了，就忙叫道：“莲英，莲英，快开门，我回来了。”这下，灯亮了，妻子来开了门。门刚打开一条缝，他便迫不及待地挤进去，又忙转身“砰”地关上门，然后插上门栓。妻子见了他这般样子，忙问道：“你怎么了？”王胡脸上的肉绷得紧紧的，喘着粗气说道：“今晚遇到鬼了。”说着向门边的一个窗户走去，检查窗是否关好，担心“沙沙鬼”从窗子里进来，可转身到卧室时，王胡又听到了“沙沙”的声音。他妻子忙说：“你脚下什么东西发出了‘沙沙’的声音。”王胡急促地说：“不……不是，这是我……我回来遇到沙沙鬼发出的声音。”此时妻子已看清在王胡的左脚跟上粘着一张粽叶，她笑着对王胡说：“沙沙声是从你脚上的粽叶发出的。”王胡一头倒在凳上长长地嘘了口气：“啊，这鬼东西，吓得我好苦。”直到此时，他才如释重负般地放松了。

徐 斌 搜集

流传于浙江衢县

奇 · 遇

故事发生在很早以前，李庄有位年轻小伙叫李小二，他要办

喜事，便拿足钱带上一个能装二三十斤酒的大酒篓，到很远的镇上去打酒。

返回时，走了没多久，天就渐渐黑了下来，小二生来不敢走黑道，特别是怕碰见鬼祟之类。他见前方不远处有片村庄，便疾步走去，在村东头一所房前停住脚，见门前站着一位老头，便上前问道：“老大爷，您好，我是过路的，实在累了，在您这住上一宿行吗？”老头上下打量了小二一番后，便说：“我在这里看学堂，怕丢东西，你如果实在要住的话，我今晚就回家去睡，明天一早我早点来，等我来了你再走，行吗？”老人答应让他住，小二很高兴，立刻就答应了。老头临走时告诉小二：“这间房子到了半夜爱闹动静，你可注意点。”说完就走了。

小二推开门一看，中间两间摆满了桌椅，他想，肯定是上课用的。他又推开东间门，走进去一看，看来是办公的地方，一张大办公桌，一把椅子，另外还有一个简易的小床。小二看罢，回转身将二道门别上顶好，拿起酒篓，喝了几大口酒。由于途中劳累，他一躺下，便呼呼地睡着了。

他睡得正香甜时，觉着耳旁一阵阴风响起，接着听见“卡崩”一声，外屋的门便大敞开了。小二被吓醒，猛地坐了起来，睁眼一看，顿时被吓出一身冷汗。他看见外屋里站着一个吊死鬼，穿一色白，足有八、九尺高，细得象根棍子，紫脸膛，两眼大得象鸡蛋，放着亮光，小勾鼻子，胳膊又细又长，手指尖尖，最怕人的是那半尺来长的舌头，来回吐着并不停地往下滴着血。

小二知道，这时要逃跑是不可能的，四处一望，发现房上有个天窗，能钻出人去。他急忙把椅子放到高桌上，爬了上去，他刚摸到窗棂，里间门就“咣当”一声被推开了。那鬼“呼”地一下窜进屋里，见有人要从天窗逃跑，立即怪叫一声，猛扑向小二，小二一急，“呼”地从窗口蹿了上去，从房顶滚落到地下，站起身，撒

开脚，就没命地狂奔起来。那鬼在后边猛追，追了一程，看看追不上小二，便灰心丧气地回去了。

小二一阵快跑，跑了足有八九里路，听听后面没有动静，便放慢脚步，向前方的一座庙走去，进庙里一看，除了神案供桌外，没有其它东西，小二坐在庙台上，想躺一会，觉着腿肚子有点疼，低头一看，不知什么时候跑丢了一只鞋，另一条腿想来是从窗边往外跳时没留心，腿肚皮挂下一块，火辣辣的，生疼。小二哪顾得上这些，身子一倒，便昏昏沉沉地睡下了。正当他睡得香甜，忽然被庙外凄惨的哭声惊醒，小二立即翻身坐起，借着月光向外一看，吓了一跳，心里暗叫一声：“不好！”只见前面一位屈死鬼，披头散发，满身是伤，脸蜡黄，獠牙呲着，身边跟着四五个小孩，有冻死鬼和饿死鬼。他们吵着闹着，哭着喊着，要吃要穿。只听那屈死鬼说：“都别哭，别闹了，咱们进庙去看看有啥垫嘴的没有。”说着，就朝庙里走来。小二赶紧躲在神像的袍子底下。他刚藏好，那鬼也已进了庙门。进庙之后，嗅了嗅说：“好生烟气，好生烟气，你们把门堵住，这里准有好吃的。”说着，便向神像走来，小二当时就被吓尿了一裤子，哆哆嗦嗦地直筛糠，那鬼挽挽袖子，伸出尖尖的手指，猛地把神像抱住，双手使劲往里扣，生怕跑掉。

此时，小二正蹲在神像档底下，鬼扑来时，他看准空档，窜到门前，从小鬼们头上跳了过去，屈死鬼见有人逃跑，马上回转身紧追过来，向小二后心猛抓，一下把衣后心撕下一条，他在头前拚命逃，那鬼在后面狠劲追，小二飞快地跑过一条小河，才没被鬼追上，后边的小鬼们见到了嘴边的牙祭又逃掉了，顿时哭闹起来，乱作一团。

小二又跑了一段路，连吓带累，喉咙早已渴得难忍，正想找点水喝，突然发现前方不远处还亮着灯，便径直走了过去。到房沿下听听，屋里吱吱地好象在纺线，他于是便去叫门。门开了，

小二抬头一见开门人，顿时又吓了一跳：这人长像咋这么丑，披头散发，锯齿獠牙，猫眼，长下巴。要知道她就是最近喝卤水死的，一见有人向她要水喝，可乐坏啦，心想：我多放点水，等开时把他抓住放到锅里煮煮，熟了后沾闲汤吃。想到此，她连忙说：“大哥你快上屋里来，我给你烧水，马上就开。”小二于是就进了屋，那鬼急忙哗哗地往锅里倒水，倒了满满一大锅。小二见了，心里说：我一个哪喝得了这么多水。待听了呼呼的烧火声，更纳闷了：怎么没见她出去抱柴，这火就烧上了。他从门帘缝里一望，倒吸了一口凉气：那鬼正把一条腿伸进灶里烧哩！看到这，他于是慢慢地摸到窗前，偷偷地开了窗跳了出去，拐个弯撒腿就跑。那鬼见水开了，进屋抓人，没料到，人已跑了，后悔莫及：刚才我咋不把他捆住呢？

小二跑了一阵，听听后边没追上来，便往前方的大村庄走去。他看见一家门灯下有三人正要钱，来了精神，蹲下去玩了起来。手气还真不错，不大一会儿，就赢了许多。这时，雄鸡啼叫了，那三人不约而同地站起来，各自走了，小二也站起身，心里美滋滋的，想：我这一夜虽然没少遭遇，也吓得够呛，可我赢了这么多钱，值得。想到这，他就精神抖擞地向前走去，天很快大亮了。小二再次看到手中攥着的钱时，他目瞪口呆了，这哪里是人花的钱啊，全是鬼用的卖路纸钱。他急忙转身一看，哪里还有什么村庄，放眼望去，全是坟地。这时，小二大叫起来：“啊呀，刚才跟我要钱的三人也都是鬼呀。”叫完了，他再一想：我跑了大半宿，咋还没到家呢？他抬头看看太阳，辨别了一下方向，这才恍然大悟：刚才只顾逃跑，跑错了方向，这地方是人们常说的二十里乱石岗，鬼祟出没的地方呀。

韩玉厚 搜集

流传于河北承德

牛大胆

牛王庄有个牛大胆。这个人胆大无比，力大无穷。有一天，他挑担柴禾上街卖，路边乱葬坑西边小王庄，看到满庄上人都惊慌慌忙着搬家，好生奇怪，连忙放下柴担。走上前问庄上发生了什么事情？庄上人有的摇头，有的叹气，一个个愁眉苦脸，说这庄上夜里经常闹鬼，吓得老少不安，鸡犬不宁。没有办法，只好搬家把房屋让给鬼住……

牛大胆偏不信这个邪。他对小王庄上的人们说：“人为万物之灵，只有鬼怕人，哪有人怕鬼的道理！”他胸膛一拍，叫大家安稳地住下，不用害怕，他上街卖过柴禾，晚上定来庄上捉鬼。

天傍晚，牛大胆真地来了。全庄人眼睛瞪得拳头大，希望尽快能把鬼除掉。这家打酒，那家办菜，恭恭敬敬地请牛大胆吃晚饭。天黑以后，那些胆小怕鬼的人还是不放心，都关门上锁躺到邻近的亲友家去了，只有几个胆子较大的小伙子，想留下来跟牛大胆作伴，以便夜间一起捉鬼。牛大胆说：“嗨！要人作伴，那还配称‘牛大胆’吗？赶快都给我回家睡觉去，等我夜里捉住鬼，你们明天早晨来看热闹好啦！”

牛大胆孤身一人，一会儿走到庄前，一会儿又走到庄后，一直等到三更半夜，也没见到个鬼影子来……他自言自语道：“滑头鬼今夜不来，算你走运。那就让你多活一天吧！”说罢，打了两个哈欠，伸了一下懒腰，慢吞吞走进一间常闹鬼的空屋子里，关起门整理一下床铺，正想脱衣睡觉。就在这个时候，忽然传来一阵“咚咚咚”的敲门声音……

牛大胆问道：“门外你是谁呀？”

“我是吓人鬼啊!”

“到这来干什么呀?”

“我来拖你腿啊!”

牛大胆放声大笑:“哈哈!生来胆子大,鬼怪见我都害怕!”他的笑声,把那三间空屋都震得乱动。

门外边吓人鬼听了,也吃了一惊。停了片刻,才又问道:“屋里你是谁呀?”

“我是牛王庄牛大胆啊!”

“你来这干什么呀?”

“我来捉鬼当夜宵啊!”

门外边那个吓人鬼也“吱吱”鬼叫几声:“哼!不管你胆多大,见我这鬼也害怕!”

牛大胆一字一板地问道:“你这吓人鬼凭哪几条吓人哪?”

吓人鬼说:“第一,我现出鬼头鬼脑,就能把你吓跑!”

“嘿嘿!除了吓唬人,你还另有什么鬼本事啊?”

“第二,我拳头一擦,就能把你擦倒!”

“那你除了鬼拳,还有什么出色的鬼花招吗?”

“还有哩!我这第三着,手段最高,只要毛毛针朝你身上一靠,就会冷气攻心,叫你胆落魂销!”

牛大胆根本不睬它那一套,伸手放开门让吓人鬼进来。看那个故弄玄虚的鬼模样,实在难看:鬼头活象破盆,鬼眼就象油灯,鬼拳好似榔头,鬼毛赛如钢针……

那个吓人鬼本想现出鬼形,把牛大胆吓跑的,它钻进屋来,见牛大胆气呼呼双手叉腰,圆睁的双目闪闪发光,死死盯着它毫不害怕……它慌慌张张倒退三步,使出第二个花招:龇牙咧嘴,晃动鬼拳,向上扑来……牛大胆不紧不慢,一抬腿把吓人鬼踢得跌跌爬爬,仰脸朝天。吓人鬼见鬼拳又吓不倒他,随即就地一滚

使出看家本领：浑身鬼毛乱搔，活象一只大刺猬，朝着牛大胆胸口撞来……

人常说：“胆小火运低，小鬼也敢欺；胆大火运旺，恶鬼都买账。”牛大胆胆子真大，眼看这一团鬼毛针要来刺他，毫无惧色，他挥了几下拳，踢了几下腿，一声大喝怒火外迸。吓人鬼见形势不妙，刚想逃跑……牛大胆哪能饶它？立刻伸开双臂，顺势把吓人鬼紧紧抱在怀中。说也奇怪，那貌似钢针的吓人鬼毛，原是假的，一碰在牛大胆火热的身上，顿时变得象绵羊毛一样柔软。那个吹大牛皮虚张声势的吓人鬼，就这样软塌地被牛大胆捉住了。

牛大胆就用捆柴草的麻绳，把吓人鬼捆了个结结实实，放在脊背上，准备送到外边去给大家伙看。不料吓人鬼又使出“千斤坠”的鬼计，想把牛大胆压倒在地，它好借着“土气”逃走。可是牛大胆大力无穷，千斤照背，毫不在乎。

庄子上雄鸡乱啼，东方已经发白。那个吓人鬼本来就见不得阳光，现在所有鬼计已经使完，这才认输，低声下气不住嘴地“牛爹”长，“牛爹”短，苦苦哀求把它放掉……牛大胆哪能信它骗人的鬼话，一直把吓人鬼背到庄子当中，招呼全庄人都来看鬼……

庄上人围到一起，七嘴八舌地问道：“鬼在哪里？”“吓人鬼到底是什么样子？”

牛大胆说：“鬼被我逮住了，捆绑在我脊背上面。”

大家伙再仔细一看，哪里有什么鬼呀？牛大胆的脊背上只捆着一块烂棺材板……

牛大胆心中有数，说这块棺材板肯定就是那个吓人鬼变的。大家伙还不大相信，牛大胆就叫人把那块烂棺材板架到烈火上烧。顿时，从烂板里流下了几滴血来……除鬼就要除断根！牛大

胆摸过酒壶斟了大半杯酒，往火上一浇，火势顿时更旺了，直把棺材板烧成了灰烬才罢休。

从那以后，牛大胆吃鬼的故事，在四面八方流传开了。如果哪个庄子上闹鬼，只要牛大胆在那里住一宿，夜里就会听到鬼喊、鬼叫：“快跑啊！不能再闹了！吃鬼爹又要来吃我们了！”

庄德新、何登亮 搜集

流传于江苏泗阳

“等 等 我”

头几天村里上山堵水泡田的人，这个讲见着鬼，那个也说见着鬼，说鬼头有牛头一样大，嘴也有牛的大，眼睛象鸭蛋大，还是绿色的，夜间眼里还闪着绿光，舌头一尺长，随时露在外边，身有两个人那么高，真叫人害怕。

这个说他见到背影，那个说他见到头，另一个说他见到嘴，怪就怪没说见到脚的。这么来说去，胆小的人夜间就不敢上山去堵水。

一天晚上，下起了大雨，有一个五大三粗的男子汉独个上了山，高跳跳，低跑跑，眼看自己的田里都有水了，正准备回家，后面传来了人叫声：“等等我！”他头没回地随口应了一声：“快来吧！我慢走着。”但走了好长一段路，后面还在叫，不见人跟上，这时他心里想起了村里人讲的鬼。他想：今天莫不是真的鬼在叫我吧？管他娘的，我还没见过鬼呢！我倒要看看鬼究竟有多大本事，象个啥球样。想到这，那鬼又叫了：“等等我！”他就大声说：“来吧，怕是今晚上山的人少把你给累坏了，我力气有的是，背你回家吧。”他两脚叉开，立足等着叫的人上背来。架势刚摆好，约

百来公斤重、硬梆梆的一件东西猛地扑到他背上。他心里想：他妈的！这个人怎么这样沉。他双手紧紧向后勒着这怪物，背着在黑夜一会上、一会下地走着。过了一会儿，他转过头去一看，吓坏了：呀！哪里是人，头、眼、嘴、舌都象他们讲的那鬼一模一样。他心想：事到如今，是鬼是人你也在我背上这么长时间了，你也没把我吃了。无论怎么着，我今天非把你背回村里让你和大家见见面不可。

喔喔喔……公鸡一阵长鸣，那背上的东西立即惊慌失措地大叫：“放放我，大哥哥，我要回去啦！”“不放，天亮了，也快到家了，家里今天有好的吃。”说着，加快了步伐。

进了村，他一松手，只听“叭”一声响，背上的鬼被掼在地上，他转身一看，哪里有头、嘴、眼、舌，原来是一大块棺材盖子。正在他叫妻子来看时，邻居隔壁也来了，大家都夸赞他胆大勇敢。他妻子见丈夫背回这样好木料，想出了个好主意，对丈夫说：“哪里是鬼呀，这么好的木料，用来作茅厕的蹲板吧。”

一天傍晚，刚吃过饭，他妻子就两手提着裤衩怪喊怪叫地跑进了家里：“有鬼啦，有鬼啦。”一头栽到她男人怀里。看到妻子满头大汗，脸色苍白，丈夫忙问：“哪里来的鬼？”他妻子回说：“在茅厕里，刚蹲下去就有声音在小声说：‘看见了，不要脸，不害羞’……”还没等妻子说完，他便打断了说：“好了，好了，我跟你去看个究竟，免得下次上茅厕时又大惊小怪的。”夫妻俩于是一起去看，奇怪的是，这时声音也没有了。丈夫就说：“好了，好了，你上厕所吧，我走了。”男的还没进房门，女的又怪叫着跑了回来。

这样折腾了几次，男的就将那背来的踏板木剖成几块，架在火上烧成了灰烬。

几天后的一个晚上，他又扛着锄头，披上雨具上了山，一到山上，就听到一片叫声：“吃鬼的来啰！吃鬼的来啰！”这人知道，

现在不是他怕鬼，而是鬼怕他了。

梁为庆 搜集

流传于云南建水

鬼怕“恶人”

马桥集西有个贺村，村中有一屠户名叫贺仁。他每逢集市，必挑猪肉上马桥街去卖，卖完后喝四两白干，然后睡上一觉，晚上就趁星光回家……

贺仁回家必路经苏家林。这苏家林乃是此一方的乱葬岗子，林中坟多而阴森，时常闹鬼。小儿曾编歌谣唱道：“苏家林，有小鬼，晚上经过准倒霉，给你土块吃，强按你喝水，胆子小的能吓死，胆大也吓得咧着嘴。”

有一天晚上，贺仁从集上喝酒回来，醉醺醺地肩挑卖肉筐，嘴哼梆子戏，不知不觉走进了苏家林。他正唱得高兴，就听见有人叫好，还劈劈叭叭地鼓掌。贺仁睁开醉眼一看，好家伙！一群小鬼把他围住了。趁着鬼火亮光仔细一看，有男鬼、女鬼，还有小鬼。他心中暗想：乖乖，人们早说这里有鬼，今天真的被我碰上了，我倒要看看他们耍啥花招。正想着，有一女鬼尖着嗓门叫道：“我在阳间最喜欢听戏，你快唱一段给老娘听听！”贺仁有个怪脾气，你要是说好的，叫他怎么着都行；你要是对他发号施令，就是亲娘老子他也不理。今几个当然也是如此，他斜眼瞟了瞟女鬼，觉得有些面熟，便说道：“你算什么玩艺？叫我唱戏给你听，你配吗？”

“啊！”女鬼火了，“你说你唱不唱？”

“不唱，不唱，坚决不唱！”

“好，你来看！”女鬼把脸一抹，怪样子吓死人，脸长半尺，七窍流血，脖颈里套一条麻绳，舌头伸出半尺长，原来是个吊死鬼。

贺仁见了，心中一惊。他连忙镇静下来，想想这女鬼，对，是前村的刘氏。因爱听戏跟个唱坠子的勾搭上了，后被丈夫发现，上吊而死。贺仁想，在阳间我都不怕她，死了更不该怕她！想到这儿，他镇静自若了，哈哈一笑说：“刘氏，你不要装怪象来吓唬我，你的老底我清楚。若敢再不规矩，下次和判官在一起喝酒时，我准回报你几句，让判官把你抓起来，轻则罚劳役，重则下油锅，看你还敢变鬼脸吓唬人不！”女鬼听了，吓得“滋啦”一声怪叫，化阵风没了。

女鬼跑了之后，又过来几个年轻的男鬼，一个个歪嘴斜眼，长发披肩，一看便知，他们在阳间也准是痞子。一个瘦长男鬼说：“哥们，既然你不愿唱戏，那好，给咱哥们留点猪肉，让我们解解馋，行吧？”贺仁笑笑说：“如果你不怕判官派人来捉你们，我可以给你们猪肉！”

“别他妈的拿判官来唬人！那小子哥们会过，只要有酒给他喝，啥事也可解决。他要真敢来苏家林找我们的事，瞅空子哥们给他放放血！”说着，把腰里的小刀子掏出来，在手上掂了掂。贺仁仔细一看：乖乖，还是带弹簧的呢！

这群男鬼硬的不吃，贺仁就给他来软的，说：“想吃肉不难，我家里有的是，跟我回家去取吧！”几个男鬼商议一下，派两个小鬼跟贺仁走了。而这两个小鬼偏偏又是懒鬼，不愿意走路，硬要坐在筐里，让贺仁挑着。贺仁想了想说：“可以。不过我今天喝醉了酒，走路东倒西歪，要是把你俩摔下来多不好。这样吧，我把你俩绑在筐子上系上，免得摔下来摔着。”两个懒鬼说：“行，只要你挑着我们，怎么都行。”于是，贺仁把两个懒鬼绑在筐子上，挑起来，摇摇晃晃地回家去。

贺仁走到村头，惊动了村中的大黄狗、小黑狗，它们一只接一只地狂吠起来，两个懒鬼有些害怕，一齐叫贺仁把他们放下来，他们情愿不吃肉也不肯进村。贺仁哪里肯依，一溜小跑进了村，敲开自家大门，把鬼挑进灶房内。出去抓个公鸡杀了，用鸡血洒向小鬼，小鬼就怕鸡狗血，立即不能动了。

雄鸡报晓，东方发亮。贺仁揉着睡眼说：“我倒要看看是些什么东西？每到天黑就躲到阴暗角落里吓唬人！”他推开灶房门一看，两只筐里的懒鬼没有了，却各绑着一块腐朽的棺木板。贺仁笑着说：“我只当是什么可怕的东西，原来就是这两块朽木腐板。这东西也能吓唬人。今天，我烧了你们！”他拿来一瓶白酒，把朽木板点着，边烧边喝酒。不一会，就听木板滋滋响，上面滴出血来。贺仁也喝了八成醉，便把血滴到酒碗里，喝起血酒来……

从那以后，贺仁再从苏家林经过，小鬼们见影就跑，边跑边喊：“不好了，吃鬼的贺仁又来了！”时间一长，贺仁两字音传讹了，传成“恶人”了。于是，“鬼怕恶人”的俗语，一直流传至今！

庄稼、王宪斌 搜集

流传于安徽宿县

小 鬼 索 命

在王家庄发生了一起捉鬼的故事，在王庄村东的一家里，住着夫妻两人，男的叫王来财，女的叫李秀枝，王来财小名王三，不务正业，成天泡在赌场上，而秀枝却是个厚道的过日子人。

话说有这么一天晚上，夜已经很深了，王三还没回来。秀枝睡不着觉，起来补起旧衣服来，这时她忽然听到外间屋有响动，便顺门帘缝望去，见有一个小黑物，提一盏小绿灯，走到供桌前，

把灯放下，跪在地上叩头作起揖来，嘴里不住地叨念，“死了好！死了好！死了穿上大红袄，死了住高楼，骑马又坐轿。”哎，不知咋的，经他这么一叨念，秀枝竟伤心得哭了起来。心想：我这苦命人，自从嫁给王三，福没享上，罪没少受，他又不务正业，家里事全由我干，他还想骂就骂，想打就打。我跟他受罪没完，真不如死了，死了倒省心了。

那小东西，见火候差不多了，便大着胆来到里屋，跪在炕沿下，大声说：“就是一死，去享清福。”他这一说，把正伤心的秀枝吓了一跳，她猛抬头一看，见眼前跪的“人”站起来不到二尺高，浑身上下毛茸茸的，头上顶着一个小圆帽垫，镶着金边，两只绿豆眼放着蓝光，一嘴芝麻粒小白牙，一个劲儿地在地上作揖。

秀枝大胆地问：“你说死了好，我咋死才好呢？”那小鬼赶忙说：“你喝卤水死。”秀枝说：“卤水又苦又涩，太难喝了。”他又说：“那么上吊吧，我这有个圆圈，只要你把头伸进去，很快就可以去享清福了。”秀枝说：“我不干，我见过上吊死的，那更难受，我既想死，又怕受罪，咋办？”那小鬼想了想，说：“有啦，你们村西头有家大财主，他家里有大烟，我给你偷点，吃了就死，一点不受罪。”说罢，站起身到外屋，提起小灯一溜烟地跑去了。

小鬼走了以后，秀枝头脑渐渐清醒过来，她想：我这不叫没劲吗？吃饱了撑的，活得好好的，干么要死呢。常言道：好死不如赖活嘛。想到此，死的念头立刻消失了。可她转念一想：那鬼去偷大烟了，等他回来了，再象刚才似地边作揖边劝，到那时不由自主了咋办。唉，有啦，今天早上吃的是红高粱面干粮，还剩下几个，我先把它藏在被窝里，等鬼拿来大烟，我看块大小，再一换，就这个主意。说办就办，秀枝把干粮拿来藏好，刚坐上炕，就见窗外绿光一闪，小鬼回来了，依旧把灯放在原处，进里屋把一块大烟交给秀枝。便又重新跪在地上使劲地磕起头来，嘴上叨

念得更欢了。秀枝接过大烟偷偷藏起来，摸过一块干粮大吃起来。小鬼见快吃完了，显得很高兴。可等了一会儿，秀枝并没死，依然坐在那里稳稳当当的。小鬼很纳闷，想：咋，没劲。说着，我再跑一趟多偷点来，不容分说很快就走了。第二次偷的比第一次大得多，他递给秀枝说：“把这块吃了吧，吃完准死。”秀枝二次接过，跟上次一样，拿出一大块干粮吃掉了，还是没死。小鬼更奇怪了：还没有死，我每次害人只用一丁点儿，今天咋回事。他于是对秀枝说：“你再稍等一会，我这趟把坛里的都拿来。”边走边叨咕说：“我非让你死在我手里不可。”

那小鬼一连折腾了三次，天可就快要亮了，他第三次去财主家里把所有的大烟全都偷来交给了秀枝。正在这时，要钱的王三回来了，他推门进屋，见外屋供桌上摆着一盏小绿灯，便好奇地走过去拿在手中看着。这时，雄鸡突然叫了起来，小鬼急忙从地下站起，急匆匆地说：“明晚再来！”说着冲出外屋，提灯要走。猛然发现小灯被一个大男人拿在手中，便拼命地和王三厮打起来，跳将起来又是掐脖子，又是用利爪浑身乱挠。秀枝见丈夫在外屋和鬼厮打在一起，便急忙从针包里取出一根大针，刺破中指血，跑到外屋，向小鬼的头上乱甩，正好一大滴血甩在鬼的头上，那鬼立刻动弹不得了，只是求饶，王三把他按住，秀枝赶忙找来一根绳子，把他捆牢，拴在院中的石磨上，让全村人都来观看。然后，秀枝从头到尾把夜里的经过一五一十地向王三诉说了一遍。王三听了，很是后悔，他于是向妻子保证：“从今以后再也不登赌场门，夫妻恩爱做人。”秀枝听了丈夫的话，非常高兴，便把用干粮换下的大烟全部拿出来，交给王三，卖了以后，用作本钱，夫妻俩做起了小本生意。

韩玉厚 搜集

流传于河北承德

小二寻父斗魔鬼

南方有一个村叫强人村，村中不论男女老少都有三拳二脚的功夫。其中有一对夫妇因相互比试，丈夫失利，因而出走他乡，一去七、八年没回。就在他出走的当年，其妻生了一个男孩，取名为小二。小二从小聪明伶俐，到了八岁已经能单独出去干活。可是，常被人辱骂，说他有父生，无父养。小二回到家问母亲：“为什么我没有父亲？父亲到哪里去了？”没办法，小二母亲只能如实地告诉了他。小二听后，决定去寻找父亲，母亲制止不住，只能答应他，第二天临别时，交给了他四样东西：一把梳子，一个称砣，一包针，一把柴刀。并千叮咛，万嘱咐，要他一路小心。

小二告别了母亲，走上了寻父的路途。

小二寻父的路上有一座必经的山，叫鬼头山，山中有一个长发鬼，她在山上专等从山中路过的小孩，只要有小孩从此路过，她便不放过。先通过各种手段骗得小孩的信任，然后再挖小孩的心吃。

这一天，她正在山上游闲着，看见一个小孩正往山上走来，便藏在一棵大树后等着。小二来到大树前忽然被一个人拦住了去路，他吃了一惊，再仔细一看，在他面前站了一位老太婆，头发零乱，脸色苍白。小二问道：“老奶奶为何在此？”长发鬼答道：“我在此等那些过路的小孩。”小二觉得奇怪，于是又问：“你等谁的小孩？等他干啥？”长发鬼说：“你不知道，前面有一条小沟，又宽又深，而且有水，小孩是过不去的，我就帮助小孩过沟。”小二心想，这么说我也得要她帮忙了，便说：“老奶奶，我要过沟去寻

找父亲，你能帮助我过去吗？”长发鬼一乐，说：“行，不过……”“不过什么？”小二问道。“不过你要按我说的去做。”长发鬼说。小二很快答应了。长发鬼于是说：“你先把我的头发梳成辫子，然后把辫子捆在你的脖子上，我一用劲就可以把你扔到沟的那边。然后，你就可以赶你的路去了。”小二高兴极了，就拿出他母亲给他的梳子准备为她梳头。

可是，当他拿起梳子准备梳头的时候，小二从梳子缝里看到的前面这位老奶奶并不是什么老奶奶，而是一个怪模怪样的长发鬼。小二再仔细一想：要我把头发捆在脖子上，这不明明是要我自己去死吗？小二暗里庆幸自己没上当，又责怪自己粗心，以致差点上了当。小二想到这里，便寻思着对付这个长发鬼的办法。过了一会儿，小二大声叫道：“老奶奶，你这头发乱了，一下子很难梳好，这个地方又闷，不如找一棵大树，到树上去梳，那样又凉快，又能借风为您吹吹头发，梳起来容易多了。”长发鬼觉得有理，说：“好吧。”小二带着长发鬼，指一指这棵，瞄一瞄那棵，不是说小了就是说大了，不是说树枝密了就是说稀了。一会他俩来到了沟边一棵又大树枝又密的树跟前，小二说道：“那棵树最好，我们就到那棵树上去梳吧。”

他们爬上了那棵树，小二一心一意地梳起头发。长发鬼还在暗暗高兴：今天又有一顿美餐了。就在这时，小二手中的梳子突然掉了下去，小二便说：“我去拾梳子，你在这别动，一动就很难梳了。”小二下了树拾起梳子，对长发鬼说：“这梳子很脏，我去洗洗就来。”小二跑到沟边，跳下来，过了沟后，扬长而去。长发鬼一看急了，怎能让他跑掉呢，于是从树上就往下跳，这一跳可糟了，原来小二梳头的时候，把头发一一扎在了树枝上。长发鬼抱着头站定，看见离树不远的地方有一堆石灰，以为这东西能止痛，于是跑过去抓了一把石灰撒在了头上，这下可更不得了，于

是又赶快到沟边去洗。当她正要洗头时，见水下面有一个人也在洗头，长发鬼正无处出气，就跳下水去要抓那人，她一跳下去便永远没上来了。

小二摆脱长发鬼后，又继续赶路。一天，来到了一个村庄，小二觉得累了，想在这停留一天，再走。他到了一座庭院前敲响了门。

开门的是一位老汉，老汉见是一位小孩，便对小二说：“你快离开这里吧，不然晚上你就没命了。”小二觉得奇怪，便决意要弄清什么原因，于是老汉把庭院里的事情告诉了他。

原来，这村里前不久来了一个抓人鬼，专吃小孩的心。这老汉以打铁为生，膝下有两个女孩，大的十岁，小的六岁。抓人鬼已告诉他，今晚要吃他小女儿的心，小二听说后，低头想了一会，在老汉的身旁叽叽喳喳说了一遍，老汉便转忧为喜，开门让小二进了屋。

小二进了屋，先要老汉起炉打铁，并把他母亲给他的秤砣放进了炉中，又叫老汉的女儿来到打铁房，小二背来一个石磨，要她俩坐在石磨旁。天黑不久，一阵风过后，从老汉的睡房里传来了抓人鬼的叫声：“臭老头，你的孩子到哪里去了，快交出来！”老汉回答：“在我这里，我正在为您挖她们的心。”说话间，小二要两个女孩推起了石磨。抓人鬼一听猛叫道：“这是什么声音？”老汉告诉他这是雷公的声音，如果你害怕就睡在桌上别动，我一会就送来。小二从炉中取出烧得红红的秤砣送了进去，并说：“你别动，只要张开嘴就行了。”抓人鬼乐得照办。小二把秤砣对准抓人鬼的口一下扔了下去。就这样，抓人鬼还没来得及反应过来就被烫得一命呜呼了。老汉很感激，想挽留小三长久住下，小二把自己的事情告诉了老汉，老汉当晚便好好地款待了小二。第二天，小二告别了老汉，又继续赶他的路了。

小二又行了几日，一天傍晚，来到了一座庙前，准备在此过一夜。他走进庙堂，堂前神佛森严，再往里一走，见一群和尚正无精打采地躺在地上，一见小二进来便都活跃了起来。其中一个问小二：“小兄弟，你从哪里来，往何处去？”小二回答说：“我从远处来，去寻找父亲，今晚想在这过一夜，不知各位老兄愿意不愿意。”这群和尚一听乐开了怀，一齐答道：“愿意！不过我们没有给你吃的东西，你看我们已经三天三夜没吃过了。”小二说：“我这里还有点干粮，如果各位老兄不介意就和我一起吃罢。”和尚说：“谢谢你，我们不能吃干粮。”小二没办法，就自个儿吃了些干粮。和尚见小二吃了干粮便说：“你明天还要赶路，你先去睡吧。”小二觉得有理，就准备去找房间睡觉。和尚说道：“小兄弟跟我们一起睡行吗？”小二说：“不打扰了，我还是一个人睡一个地方吧。”小二找了间独门的房子，睡在了楼上。正欲入睡，忽听见有什么声响，把耳朵贴近楼板一听，可吓了一跳。原来和尚们正在磨刀，边磨边说：“想不到今天有送上门来的，我们又可以饱食一顿了。”小二听到这里，不禁打了一个寒噤。原来那群和尚并不是真正的和尚，而是一群吃人的魔鬼。小二在身上摸了摸，摸着他母亲给他的一包针和柴刀，心里便有了主意，于是躺下“睡着”了，并打起了呼噜。

群鬼磨好了刀，来到小二睡的房前，听到小二在打呼噜，放心了，就派了一个上去杀小二，第一个上去了很长时间还不见回来，又派了一个去看看，第二个仍是一去不复返，再派了第三个去，第三个也是一样。其余的鬼觉得不对劲，便一齐往那房间奔去，前面的刚到楼梯口，下面的正准备上楼时，突然从楼上飞下了许多象细雨般的针，针好象长了眼似地，直往他们的喉咙里钻，群鬼一齐从楼梯上栽了下来，一个也没活。其实，小二打呼噜是装的，第一个鬼上楼时，小二先把他的脑袋砍了下来，第二

个、第三个也落了同样的下场。等群鬼一齐上楼时，他便撒了一包针。

小二从离家到找到父亲，经过了许多次的磨炼，战胜了无数魔鬼。回到家后，别人小孩再也不说他是没有父亲的孩子了。并且，都很敬重他，把他当做他们最崇敬的人。

雷礼贵 搜集

流传于安徽一带

比 赛

农夫在烤炉里烤了一个大萝卜。突然，一个鬼跑了进来，他从炉子里拿出一块石头，用劲一捏，鬼指印留在了石头上。于是，鬼得意洋洋地对农夫说：“人哪，你看到了吧，我还能把你捏死呢！”

农夫一听，便从炉子里把烤熟了的萝卜拿出来，用劲一捏，萝卜汁立即从指缝里哗哗地流出来。他对鬼说：“看见了吧，我能把你捏成这个样子！”

鬼说：“哎呀，你的力气真大，我只是留下了手印，你却把水挤出来了！我们再比一次吧！”农夫说：“我不想跟你比了，我的儿子在那边的麦地里，你去找他跟你比力气吧。不过，他耳朵有点聋，你要大声喊，他才能听见呢！”

鬼到了麦地里，看到了一只熊，他刚走到熊的面前，熊就伸出爪子，一下子把他踩在地下，鬼闷在下面，眼前一团漆黑，他好不容易才挣脱出来，回来对农夫说：“我再也不跟你比力气了，你的儿子我已经领教过了，他力气那么大，你一定比他更厉害了，我们还是比谁跑得快吧！”

“我可没有心思跟你比赛!”农夫回答说,“我的小女儿在草丛里玩,你去找她跟你比比吧!”

草丛里蹲着一只兔子。鬼走到她跟前,说是要跟她比谁跑得快,兔子欣然应允。他们刚一抬腿,鬼就发现,兔子跑得象飞一样,看起来,她的腿根本就没有碰地。

鬼又去找农夫,对他说:“我跑不过你女儿,她的腿连地都不碰,跑起来就象飞一样!她跑得这么快,你一定比她跑得更快。”

说完,他又从衣袋里掏出一个金钮扣说:“咱们比比看,看谁抛得高!”

鬼用力一抛,金钮扣飞到高空,变成一个小亮点,又慢慢地落了下来。他又对农夫说:“现在轮到你抛了!”

农夫心想:这可怎么办呢?我可抛不了他那么高呀!

“你怎么想这么长时间?”鬼看他想得出神,有点不耐烦了。

过了一会儿,农夫望着飞过来的白云说:“你等一下,等这块白云过来,我把钮扣扔到它上面去,你就再也看不到它了!”

鬼一听,吓得连忙把金钮扣从他手里抢过来,说:“你怎么能把我的父亲给我留下的金钮扣扔到云里去呢?”

鬼没趣地跑走了,他再也不敢来找农夫比本事。

何海燕 搜集

流传于广东兴宁

王三巧治四恶鬼

从前,有一个打猎的人叫王三。他不但打猎的本领高,而且还很聪明。

一天,王三打猎回来,天已经黑了。他走着走着,忽然看见

前面有个黑乎乎的东西，象人却又不象人。王三吓了一跳，他壮了壮胆装上枪药向前慢慢走去。

等到走近那东西时，那个东西一下子跳起来，拦住了王三的去路。王三一看：呀，这是个鬼呀。王三立刻想起人们说的这地方的四个鬼的事情。这四个鬼是兄弟四个，一个叫拦路鬼，一个叫大头鬼，一个叫长毛鬼，还有一个叫饿死鬼。王三一看这个拦他路的鬼，便知道是那个拦路鬼。他还听别人说过拦路鬼还是个大烟鬼，见了烟不要命。王三眼睛一转，想起了一个好主意。想到这，王三笑嘻嘻地说：“哟，这不是拦路鬼兄弟吗！你在这儿干什么呀？”拦路鬼一听他称兄道弟的，觉得怪亲热，便问王三：“你是谁？怎么知道我的名字？”王三说：“你拦路鬼兄弟的大名谁不晓得，这不，我还带了只烟袋，你来吸上几口吧！”那拦路鬼一听“烟”字立刻上了瘾，忙问：“什么烟？快拿出来！”王三拿出那支枪给拦路鬼看。拦路鬼一看，说：“这是什么烟袋，这么大，这里面装的是什么烟？”王三说：“说起这烟袋呀，来历还不小呢，当年太上老君在八卦炉上炼了七七四十九天，就在炼成的那一天，齐天大圣孙悟空大闹天宫，蹬翻了八卦炉，这只烟袋就掉到了人间，也是我好运气，这支烟袋正好掉到了我的院子里。打那以后，这烟袋就归我了。你问这里面装的什么烟，这烟也是有来历的，这烟是王母娘娘在蟠桃园中的蟠桃树间种的，仙女在采烟叶时，不小心弄丢了一片烟叶，这烟叶嘛，也和那烟袋一样，到了我的手里。这烟袋和这烟都不是凡物，这烟袋吸烟时不用点火，只要一勾这儿就行。”王三指着枪扳机说，“这烟呀，只要吸上一口，就多活一百岁，吸上两口，就长生不老，等你吸上三口，你就要成仙了。”拦路鬼听了，立即吧嗒着嘴说：“快把烟袋给我，我吸上它三百口。”王三把枪口放进拦路鬼的嘴里说：“你快吸呀！”那拦路鬼拼命地吸了起来，王三一扣扳机，“轰”地一声，拦路鬼被

打翻了一个跟头，满嘴流血，“嗷嗷”地叫着跑了。王三收拾了一下，便回家去了。

那拦路鬼连滚带爬地跑回洞去，结结巴巴地把遭遇向三个兄弟说了一遍，三个恶鬼气得“嗷嗷”乱叫，大头鬼马上要去找王三报仇。

王三呢，早就料到了恶鬼们不会善罢甘休。因此，一到家就做好了对付恶鬼的准备。那大头鬼气势汹汹地来到王三家，见王三正在烧一个铁斗笠。这大头鬼因为生了个大头很难看，他总是找一个斗笠戴在头上。他见王三在烧斗笠，便问：“你在烧什么呀？”王三说：“哟，大头哥来了，坐，坐，快坐下。你问我这斗笠呀，可不是凡物，这就是那哪吒三太子的风火轮呀，当年他被孙悟空打丢了一只风火轮，我捡着了。听说你喜欢斗笠就给你做了个斗笠戴。这斗笠呀，用处可大了，夏天戴上它浑身凉快，冬天戴上它一点也不冷。它呀，还可以当扇子用，你向东扇就刮东风，你向西扇，就刮西风，用处可大了。”

大头鬼一听，早就等不及了，对王三说：“快，快给我戴上！”王三说：“别急，还没到时候呢！”王三又烧了一会儿，见那铁斗笠由青变红了，便对大头鬼说：“好了，快把你的头伸过来，我给你戴上这宝斗笠。”大头鬼摘下原来的斗笠，就把那颗大头伸了过去，王三用钳子夹起了那烧得通红的斗笠，一下子套在了大头鬼的头上，“吱”，大头鬼烫得冒了青烟，“哇”地一声撕心裂肺的大叫，掉头跑了。王三笑嘻嘻地关上门，睡觉去了。

那大头鬼跑回去痛得打转转，拦路鬼用手一拨那铁斗笠，他的手也立刻冒了烟，痛得把手甩了几十下。他又端了一大盆凉水，一下子全泼到了大头鬼的头上，这才把那铁斗笠取下来。

长毛鬼见自己的两个哥哥被伤成这个样子，气得咬牙切齿，恨不得把王三搓成粉末。等到第二天晚上，他就来到了王三家。

王三见了长毛鬼，就说：“长毛兄弟，歇歇吧！”长毛鬼就说：“你知道我来干什么吗？”“你不是来睡我的宝床的吗？”长毛鬼问：“什么宝床？”王三说：“你还不知道呀。前天我打猎时，碰见了一只老虎，我没把它打死，它就给了我一个宝床。这宝床可不一般，躺在上边能治百病，不管你生什么病，只要一躺就好了。它还有一个好处呢，你躺在上面，想什么就有什么，可神奇了，我听说你要来，就给你搬来了。”王三说着，指了指墙边的一张床。长毛鬼一看，见那床板上光光的，想：“这床那么多的好处，我何不上去躺躺。”长毛鬼想到这里，抬脚就上了床，躺下了。他一躺下就想：“先给我来四个金元宝。”哪料到过了很久，连元宝影子都没见。他便知道是王三捉弄他了，他想翻身起来，但是身子却不能动，原来王三在床板上涂了一层胶，牢牢地粘住了长毛鬼那长长的毛。王三拿出一杆鞭子，“啪”地抽了长毛鬼一鞭子，痛得长毛鬼龇牙咧嘴，拼命挣扎，但那胶已经粘住他的毛，他怎能动一动？王三不停地抽，抽得长毛鬼哭爹喊娘不要命地挣，“哗啦”连皮带毛挣下了血淋淋一大片。痛得长毛鬼掉头便跑。

饿死鬼见三个哥哥都没占着便宜，于是，他披挂上阵了。

三个哥哥对他说：“那小子叫你抽烟你别抽，叫你戴帽你别戴，叫你睡觉你别睡。”饿死鬼说：“知道了。”王三呢，早就另有主意了。

饿死鬼进了王三的家门，见王三正在包饺子。饿死鬼一看那饺子白白的，那馅还是糖的呢！王三把饺子倒进锅里。一边烧水一边对饿死鬼说：“哟，你来了，待会儿我给你糖饺子吃。”那饿死鬼生来就爱吃，一看饺子又是糖馅的，早就馋坏了，心想：“哥哥让我不抽烟、不戴帽、不睡觉，可没叫我不吃饺子，看来吃饺子不会有危险。”

这时，王三端了一碗热气腾腾的饺子给饿死鬼。饿死鬼接

过碗，用筷子夹了一个放在嘴里一咬。“哎哟”，那饺子里的红糖成了滚烫的糖浆，能不痛吗？饿死鬼也不敢再咬了，就一个个地囫囵着吞了下去。饿死鬼刚吃上一碗，觉得肚子不对劲，原来那饺子吃下去以后，破了，糖浆都流出来了。那饿死鬼觉得越来越痛，痛得他直在地上打滚，没想到越滚越痛，一会儿就痛昏过去了，等他再醒过来时，也顾不上痛了，连滚带爬地跑了。

从此，那四个恶鬼再也不敢惹王三了。

孙尊全 搜集

流传于山东潍坊

捉 鬼

很早以前，有一个姓张的穷汉，排行老二，父母双亡。因家中太穷，快三十的人了还是光棍一条。

这张二的胆子特别大，传说他们村后有一座破庙，经常闹鬼。就是大白天，也没人敢到那里去。有一个黑夜，张二竟独自一人在破庙里过了一宿，这事一传开，大家都管这张二叫“张大胆”。

张大胆平时最爱喝酒，天天喝得大醉，醉了，就摇头晃脑地吟道，“万般不如杯在手，一醉能解万千愁。”如果谁说这话说得有道理，他就拍着你的肩膀，喷着酒气说：“知我者，莫如你也！”说话文绉绉的，可是要是谁说这话不对，他就要开口骂人，时间一长，谁都不愿理睬他了。

这一天，东庄逢大集，张大胆一大早就赶到了集上，东溜西逛，专往女人多的地方凑，有意无意地踩人家的脚后跟。天到了过晌，街上的行人渐渐少了，张大胆就踱进了酒馆，老规矩——

四两烧酒，一吊钱的茴香豆，对着门坐下，看着门口来往的女人，慢慢地喝。近三十的人了，也没娶上媳妇，也难怪见着女人就胡思乱想。等到四两烧酒下肚，月亮已升起老高了。张大胆付了酒钱，迈着醉步往回走，嘴又哼起了“万般不如杯在手，一醉能解万千愁”。

这天晚上的月亮特别亮，把路面照得雪白，张大胆抬头向前一看，只见路的正中有一堆新坟，在月光下更显得阴森森的，就是张大胆，也直觉得心里发毛，心想：我早上来时这路上没有坟，这坟可能是中午时埋的，可为什么非要埋在路当中呢？他不由地止住了脚步。这时，忽然听到“咔嚓”一声，新坟从正中裂开，裂缝中徐徐站起一个人来，青衣青帽，身材高大，只是背对着张大胆，无法看清对方的脸。张大胆连问数声：“你是谁？”对方连脸也没转，跳出新坟，顺大道向前走去。张大胆随后就追，心里说：“我非追上你，看看你是谁不可！”他俩一前一后，一直来到大王庄，前面这个人直奔庄里走去。张大胆心想：我表哥就住在这大王庄，庄上的人多数我都认识，我看你往谁家去。说来也真巧，这个人来到张大胆表哥家，推门就走了进去。张大胆赶紧也追了进去，一看，前面那位走到他表哥的住房门前，一闪就不见了。张大胆来到房门前，推门，推不开，显然是在里面闩上了。他趴在门缝向里一看，啊！张大胆吃了一惊，只见他表嫂子在梁上打好了绳扣，站在板凳上，脑袋伸在绳扣里，扒着绳扣哭泣，他所追的那个人正蹲在房梁上，手里也拿个绳扣，象唱戏一样地喊道：“大嫂，这边好，这边来，我带你找个好世界。”张大胆心知不好，可急坏了，撕破嗓子喊表嫂子开门，可她象没听见一样。于是，张大胆就拚命地砸门。因为用力过猛，手也碰破了，鲜血直流，但他顾不了这些，还是救人要紧！门终于被砸开了。张大胆一步跨进屋中，抬手甩了甩血，一看表嫂子还好，刚吊上，不碍

事，他急忙把表嫂子放下来，问她为什么要寻短见，表嫂子鼻涕一把泪一把地说是受丈夫的虐待，不想活了。张大胆安慰了一番，等她不再哭泣了，才抬头去看梁上那位，只见他越缩越小，最后缩到衣服里面去了。张大胆把梁上的那堆衣服扯下来，一看，梁上蹲着一个怪物，比狸猫稍大一点，满身都是黄毛，脸有三个指头那么宽，呈猪肝色，两只小眼碧蓝碧蓝的，闪着蓝光，小嘴很象鹰嘴，两颗牙齿呲出唇外，额头有很大一滴血，还没有干，那是张大胆进屋甩手时甩上去的。凡是鬼怪都怕血腥，这滴血正好甩在它的印堂正中，把它定住了，想跑也跑不了，于是就现了原形。张大胆看着这个怪物，十分开心，不住地说：“这是鬼，一定是鬼，我得把它带回去，让乡亲们开开眼界。”

折腾了一夜，天亮后，张大胆辞别了表嫂子，带着鬼回到了家中，精心做了个笼子，把鬼锁在里面，心里盘算着：我不能白让人看，得收点钱打酒喝。于是，他就请学堂的教书先生写了个告示，大意是说他捉了鬼，谁要想看，就交一吊钱。告示刚贴出，张大胆的门前就挤满了人，不管大人小孩，哪个见过鬼？哪个不想看看鬼的模样？就是八十老头，也没见过鬼啊！从此，张大胆家里天天挤满了人，他的钱也就越积越多，一传十，十传百，方圆百里的人都知道张大胆捉住鬼的消息，路再远也带上一吊钱前来看看。不到一年，张大胆就发了财了，盖了新房，买了不少地，成了村里的富户。

这一天晚饭后，张大胆多喝了两盅酒，脸红得跟下蛋鸡似的，他把小鬼抱在怀里，用手抚摸着它身上的黄毛，和鬼说起话来：“小鬼，你来我家快一年了，给我帮了大忙，我真感谢你，你这么长时间不吃不喝，不饿吗？”说着话，扳起鬼脸仔细端详着，叹口气说：“哎！光顾叫你挣钱，对你照顾太少了。看你的脸多脏，真是鬼样了，我来给你洗洗吧！”张大胆倒了半盆热水，真的给

鬼洗起脸来了。他在鬼脸上连抹三把，就觉手中一滑，再一看，鬼没有了。原来鬼的印堂上的那滴血被擦掉了，血块一掉，没有什么定着它，它还能不跑吗？这一下，张大胆的酒也惊醒了，急得团团转。这一夜，他怎么也睡不着，自言自语地说：“小鬼啊小鬼，不管你跑到哪里，我也得把你捉回来！”

天还没亮，张大胆就带足盘缠，出门找鬼去了。他穿庄过户，到处打听，一连几个月，也没打听到鬼的音讯。张大胆非常失望，但他并不灰心，还是继续寻找下去。

不知走了多少路，也不知穿过了多少村庄，这一天，张大胆来到了一个庄子上，他走进酒馆，一边喝着酒，一边向老板打听什么地方有鬼，说：“我是捉鬼的，如果哪里有鬼，我就去捉。”老板说：“要说鬼嘛，我们庄东头的桥上还真有，一到晚上，谁都不敢从那儿走，桥下边经常淹死小孩，都说鬼拽下去的。你要真能把鬼捉住，那俺全村人真的报答你的恩德。”说着话，老板又重新给张大胆添了菜，亲自劝了几盅酒。张大胆心里琢磨着：我一定捉住这个恶鬼，这不但于我有利，也为这地方百姓除去一害。

张大胆酒足饭饱，离开酒店，按老板所指的路径，直奔庄东大桥而去。口中又哼起了：“万般不如杯在手。”自从离家找鬼到现在，他的心情第一次这么轻松愉快，因为今夜又能和分别很久的小鬼见面了。走着路，心里又盘算开了：捉到鬼依然锁在笼子里，谁要看，还是一吊钱，钱多了，做什么用？盖房子？不需要；买地？也不需要。对！娶个老婆！该娶了，再不娶这辈子就过去了！想到老婆，张大胆笑出了声，心里说：女人真有意思，上次在集上我踩了她一下脚后跟，她就小声骂我，骂人都不敢大声，哈哈，有意思！张大胆胡思乱想，不知不觉就来到了桥头，他往桥墩上一依，看看天色还早，就点上早烟，喷云吐雾地吸起来，静等着天黑好捉鬼。

约莫等到三更天光景，张大胆一边吸着烟，一边想着心事。这时，从桥下边走出一个黑大汉，直接来到张大胆跟前，说道：“大哥，天这么晚了，你在这里等谁？”张大胆打量对方一眼，由于天太黑，看不清面孔，只见他象座黑铁塔，比自己高出一头，便客气地说：“没别的事，在这里专一等鬼。”黑大汉笑笑说：“等鬼，你不怕鬼？”张大胆笑了笑说：“怕什么？我和鬼打交道不是一天两天了！”黑大汉冷笑着说：“你认识鬼？那么你说说鬼是什么样子？”张大胆回答说：“一身黄毛，两眼碧蓝，脸窄牙长，我没说错吧？”黑大汉忙说：“对！对！一点不错！请你点个火，看看我是什么模样？”张大胆拿出火刀火石，打着火一看，黑大汉的脸和鬼的面孔一模一样，他顿时来了精神，伸手就抓黑大汉的衣领，嘴里喊道：“鬼东西，你让我找得好苦，快跟我回家吧！”黑大汉急忙向后退出五六步，说：“我早就知道你要来捉鬼，有能耐，你就捉我看看！”张大胆跨上一步，伸手又向黑大汉抓去，那黑大汉又退一步，张开嘴，从口中伸出一条丈余长的舌头，象一条软鞭一样，向张大胆抽去，张大胆躲得稍慢一些，早抽在了他的脖子上，当时就疼得他一哆嗦，心想：这是啥家伙，怎么这么厉害！等黑大汉第二次抽来时，张大胆瞅准机会，一把抓住了黑大汉的软鞭舌头，一翻腕又在手腕上缠了一道，用力向后就拽。黑大汉这下也急了，同样用力向后拉，两位就在桥头进行了“拔河比赛”。

张大胆和黑大汉一来一往，一直纠缠到鸡叫，也没分出个高下。鸡一叫，黑大汉可急了，连连说：“咱们算了吧，明天夜里再比试吧。”张大胆哪肯罢休，心里说：鬼怪都怕阳光，正气能够压倒邪气，我坚持到天亮，看看你到底是个什么东西！

东半天露出一点亮光，黑大汉心里更急了，一个不小心，被张大胆给摔倒了。张大胆上前一脚把他踩住，仔细一看，原来是一只络子（方形木框，穿上绳子做成，邳县一带常用它挑东西），

再看自己手中，握着的原来是一根络绳，他摸了摸还在隐隐发疼的脖子，心里甬提有多气了，三两脚把络子踩坏了，打着火就烧，立时焦臭味就飘出老远，络子框上的孔眼里在突突地往外冒着血沫。

张大胆没有捉到鬼，十分扫兴，窝着一肚子气，快快地回家了。据说，从此以后，这个桥头再也没有闹过鬼。

周昭岩 搜集

流传于江苏邳县铁佛乡



苏二爷背贪花鬼

在白岩坝苏家寨里，有位叫苏庭兵的人，外号叫苏二爷。

苏二爷家后边有个山岷口，名叫三打楚，山岷口上有座多年的破庙，庙里没有和尚，也没有人居住，只有过往的客人在此停息。

一天，有个妇人背着一个孩子，路过此庙，在庙前石台上喂奶、休息，走时把小孩的新花帽忘在这里了，走了很远，发现帽子不见了，知道失落在庙前，就赶回去找。待她来到庙前，没看到帽子，只看到有个男子在那儿休息、抽烟。妇人就问：“大哥，你在这休息，看到过一顶小孩的花帽吗？”男子见问，回答说：“我从牛街来，是个买天麻和收笋子的商人，没见着你小孩的花帽，哈、哈！”那妇人猜定没有别人路过此地，就说：“如果你捡到我那孩子的花帽，求你马上还我，不然，小孩会着凉的。还了我，我重重地感谢你。”商人说：“帽子我倒是捡到一顶，但不能轻易还你，俗话说：买到不如捡到，当官都取不到。要我还你孩子的帽子，得答应我一个条件。”“什么条件？”“你得背我。”商人是个贪花爱色的人，见妇人生得如花似玉，便起邪念。妇人听了，说：“我背上

背着小孩，怎么背你？”“你背小孩用背，就用肚皮背我嘛，怎么样？”妇人听了，想：还是背背他吧，不然，小孩没帽子戴会着凉的。想到这，就说：“在这多有不便，我们到那石凹下边去吧。”

商人听了，忘了百多里步行的疲倦，跟着妇人就朝那庙后行人少走的石凹下边走去，做出了丑事。过了片刻，商人在妇人身上一动也不动了。妇人知道商人行路劳累过度，输精过后死了，便把他用树枝埋好，离开了。

死在石凹下的商人因太阳晒、雨不淋，时间一长就成了干机子，过了几年，石凹下就出现了满身红毛的“贪花鬼”，一到日落西山，就在庙后石凹下叫着“背我”“背我”。贪花鬼见着女子就变成男子，见着男子就变成女子，纠缠过路的人。

有一年端午节，苏二爷的三妹苏庭秀回娘家过节，不知此处有鬼，到了庙前，天快黑了，忽听庙后叫道：“背我”“背我”。她想：整个白岩坝都是姓苏的人，是谁家的孩子迷路在此？想到这，她说：“要背你快来吧，我背你回家去。”贪花鬼听声音是个女人，就变个男人向苏三妹扑去，三妹中了鬼扑，昏了过去。第二天早上，几个运炭的人路过，发现一女人昏睡在庙前，看了知是苏二爷的三妹苏庭秀，忙报告了苏二爷。苏二爷学过道士的收鬼法，见妹子被贪花鬼扑昏在庙前，便用了解邪法，把三妹弄醒了。

第二天，苏二爷赶到小草坝去买天麻，特意天黑路过庙前，看到庙前站着个女人，对他打招呼说：“大哥，天黑了，歇一宿吧。”苏二爷知道是贪花鬼，就说：“不歇了，大嫂。”“歇我给你找点水喝。”谁知那女人进庙去用一把筛面面的筛子给他端水来了。苏二爷于是将计就计，随手捡一块竹片，把筛子中的水，犹如划豆腐一样划成四份，装做喝掉四分之一，四分之三留与女人。贪花鬼知道遇上了对手，立即逃进庙里，不见了。

苏二爷没拿到鬼，回家后又整了个办法。第二天，他装成个

女人来到庙前，又听见“背我”“背我”的声音。他听了，便回说：“来吧，坐在我背箩上吧。”贪花鬼坐上后，认出背箩是那天那个对手的，便在苏二爷的背箩上拴了两张斑竹笋壳，拿了根象人一样的木头，放在苏二爷的背箩里，说了声：“走了”，便化风逃走了。苏二爷却以为真的背到了贪花鬼，就一边走一边念咒语。风吹着笋壳，发出了“哗啦”“哗啦”的响声，苏二爷以为鬼还在，回到家便把门关得严严实实，放下了背箩一看，才大叫：“上当了，贪花鬼变戏法变了我。”

苏二爷想到收鬼不成、仇报不了，坐立不安。突然，他想到了一个妙计。这次，他穿了三妹子的衣服，拿着三妹的羊皮口袋，朝庙前走去了。贪花鬼见了，以为是那天扑的那个女子转回家去，就喊着“背我”“背我”，边喊边朝“女人”走来。苏二爷见了，说：“来吧，站到这口袋里去，我背你。”说着，撑开了口袋。贪花鬼见了，立即一头钻了进去。苏二爷见状，赶紧把口袋扎了个严严实实，背起来就朝家里走去。

一到家，苏二爷就喊：“老婆婆，快给我拿桐油在锅里烧，火大点，我要炸贪花鬼哪！”贪花鬼一听，不妙，就在羊皮口袋里乒乒乓乓地乱跳。苏二爷不理他，待桐油烧开了，他把贪花鬼往里一倒，用锅盖反盖上了。贪花鬼被熬，在锅里“噙”“噙”直叫，不一会儿，便没声响了。苏二爷揭开锅一看，里面只有一块鸟形石头了。大家见了，高兴万分，感谢苏二爷收掉了贪花鬼。

从那以后，庙后就有一只鸟，一到太阳西沉，就叫着“背我”“背我”。人们听了，只要说声：“来吧，我是苏二爷，我来背你。”那鸟立刻就不叫了，直到如今。

张长崎 搜集

流传于云南奕良

背 鬼

有一个酒疯子，每天吃酒要吃到半夜三更才回家。他回家要路过一个坟地，这坟地的坟密密麻麻，无计其数之多。那一天，半夜里他来到这里，正是二晃天，他看见一个坟角边，有一个漂亮的年轻女人，坐在一个石头上梳头。这女人对他说：“来背我！”“好吧！我背你，你快来吗！”她立即从一个碑后面跳了出来。这酒疯子弓着背，她就趴在他背上，他就把她背起。这酒疯子三十多岁了，还是一个光棍，他看见这么漂亮的女人，于是，他一边背起走，一边用手指抠她的屁股，就这样背起她边走边抠。

俗话说，酒醉心明白。他一边背起走，一边抠她的屁股，他的心里舒服透了，只管向前背。可是，这女鬼却把路给他迷住，就在那些坟桷桷走，一走就走到鸡叫。她喊他放下，他死死地抱住她的屁股不肯放，她又催他放下，他还是不肯，他明明知道她是鬼。这时，他用右手抱住她的屁股，他将自己的左手食指咬出血，反手转去，把血擦在她颈子上，这血一擦去，她变不脱了。天一亮，他一看，他背上背的却是一只大白鹅。

第二天，他把白鹅拿到街上去卖了，有了钱，吃酒去。那个买鹅人，把鹅买去一刀杀去，却是一捆烂布巾巾。再说那个酒疯子呢？将这只鹅钱，吃了三天三夜把钱吃光了。

钱吃光了，昏昏大醉的，半夜了也只好回家。他听人说过木匠的墨斗线能避邪，他在木匠那里要了一节墨斗线，揣在衣包里。偏偏倒地来到坟地前的路上，他又看见那女鬼又坐在石头上梳头。“来我背你！”她又从碑后跳了出来，他弓着背，背起了她，向前走，他又用手抠她的屁股。不管他怎样向前走，女鬼把

路给他迷住了，一晚上都在坟林林走。鸡叫了，她叫他放下不背了，可是，他象没有听见似的、死死地抱住她的屁股不放。这时他取出墨斗线，反手向后去，缠住了她的颈子。天亮了，放下一看，是一只又肥又大的大公羊。

他把羊牵到市上卖了，又有喝酒钱。那个买羊人，买去把羊杀了，割羊肉的人提过羊肉后，一下子变成了烂草鞋，看见羊肉变成了烂草鞋，就只好把它扔了。

这酒疯子，将卖羊的钱，喝了几天酒，钱又喝光了。半夜时间他又来到坟地的路上，他又看见她，坐在那块石头上梳头，他又说：“来我背你！”她又从碑后跳了出来，他弓着腰，背着她，向前走，又一边走，一边掐她的屁股。向前走，走一晚上仍然在坟林林走，鸡叫了，她又叫他放下，他又好象没听见似的，仍然背着向前走，手死死抱住她的屁股不放，他又用手反到后面，用墨斗线把她的颈子拴起。天亮了，一看是一头大肥猪。他把猪卖了，喝了一段时间，钱还有，喝也喝不完了。

他要得无聊了。一天晚上，他想：我是一个光棍，这一辈子还没有玩过女的，今晚去玩弄她一场吧！半夜时间，他来到坟地，看见她仍然坐在石头上梳头。来！我背你！她又从碑后面跳出来，他又弓着腰背起了她，背到坟边，把她放下来，一下把她按倒在地上，用手脱她的裤子，一边脱，一边说：“我来一下！”她不愿，她说：“我第一次变鹅，第二次变羊，第三次变大肥猪，你把我拿去卖了钱来喝酒，我还有哪一点对不起你。”她又说：“人不要脸，我都害怕。”说完脚不断向他蹬去，几蹬不见了。

谢启初 搜集

流传于四川简阳

鬼 变 棺 木

很久以前，也就是在曾祖的时候，我们村曾经发生过这样一件奇怪的事。

东边有位邻居，姓张，父亲去世很早，只有母子二人。其子叫张大力，说他大力，可也真不假，几百斤重的东西扛在肩上还顶呱呱的。又加上他憨厚老实，待人诚恳，所以邻里谁家有事，总是请他。大力呢？也总是乐呵呵地答应，威信在邻里响当当的，提起张大力，邻居总是伸出大拇指：“他，好样的！”

转眼二十个春秋过去了，大力的力气更大了，他既不相信鬼，也不相信神。有位邻居曾经开玩笑地说：“大力，你能今晚住在东边高粱地一夜，明早回来，我给你说个媳妇。”大力呢，果真这样做了。那个邻居呢，倒也爽快，给他说了一个邻村的姑娘，他们在那一年的腊月二十九结了婚，又加上第二天过春节，真是双喜临门，喜上加喜。大力的妈更是喜不拢嘴，仿佛年轻了十岁。婚后男耕女织，夫妻恩爱，婆媳和睦，所以小日子倒也过得快快乐乐。

真是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

这一天，是他们结婚一百天整，大力为了叫妻子高兴，一大早就出去进城给妻子买东西去了。那天天气很不好，又加上离县城远，回来时天就黑透了，而且还下着雨。正好回家必须路过村东那块高粱地。大力走着哼着洋腔小调。脑子里想着妻子接到东西那高兴的神情，他就更高兴了。突然，一个声音传入他的耳朵：“背背我！”当时大力正高兴，也未放在心上，就蹲下身。他只觉得一个东西趴在了身上，他站起身，可身上竟没东西。难道

碰见鬼了不成？他用衣袖试试脊背，没有什么，也就放心地笑了。心想，鬼神一见了我张大力也得躲着走，哈哈！

回到家里，他把这事当一个玩笑讲给了妻子听，妻子也没当一回事，他们吃过晚饭就睡觉了。半夜里妻子突然说起糊话来，而且越说越凶。大力以为妻子在做梦，就连忙喊她。谁也没意料的是，妻子竟指着他破口大骂，而且搥了他一记耳光，然后就又疯癫起来。白天安静一天，晚上天天如此，闹得四邻不安，鸡犬不宁，人心惶惶。

大力看到妻子日益消瘦的面庞，心急如火烧，这位堂堂的七尺汉子，到处求神，叩头，烧香，拜佛，可什么都不顶用。大力妈跪在当院哭到：“老天爷，你为什么老和我这老婆子过不去呢？”说完，呜呜大哭，哭声凄惨，令人落泪。

后来，张大力想，肯定是那天背鬼回家了，肯定是妻子叫鬼缠住了，他求了一个巫婆，巫婆也没办法拿得住，只是叹气。大力就问：“鬼最怕什么？”巫婆说：“最怕听到鸡叫，最怕见到天明。”大力挖空心思，也想不出一个好办法来。

晚上，大力做了一个奇怪的梦，他梦见两个青年，模样倒也端正，只是眼里露着邪光。一个青年说：“大力的老婆好漂亮呀，亏得那家伙把我背回家，不然我哪有那艳福？哈哈！”另一个说：“要是大力那个家伙再来一趟高粱地多好，那我也就和你一样，去享艳福了。老弟，什么时候再碰见那大力，我就去，你就让给我好了。”“不嘛，咱俩同去，共同享用，哈哈！”大力只觉得脊背一凉，冷冷地打了一个寒颤。他回想起刚才的梦境，忽然有了个主意。

第二天晚上，十二时过后，大力见妻子安安静静，料定鬼还没来，就带上门，走到村东那块高粱地前蹑跽起来。他正漫无目的地走着，忽听一个声音到：“别走哩，背背我。”“好，来吧。”大力

蹲下身，又一个道：“别走哩，还有我。”“好，你们都来吧！”他蹲在地上，过了一会儿他觉到有两个东西一前一后趴在了肩上，大力反着手一扣，心想：你们跑不了啦。于是他就蹶蹶起来。

不知过了多久，忽然，“喔喔喔”一声雄鸡长鸣，报告着黎明的到来。这时背上有个声音道：“快放我们下来，”放，哼！大力装着没听见，就回家了。这时，奇怪的现象发生了，当大力前脚踏进家门，后脚还未跨进门槛时，背上竟背了一个天板^①，而且木料相当好。大力想，我看你还有多少花招，他就拿过斧头，把这么多天以来的怨气、悔恨全都用在了手上。这时他妻子叫道：“疼死我了，疼死我了，哟哟……”呻吟声不绝。大力也不管这些，拿起火柴，烧了这些劈好的木块。妻子在屋里发出绝望的哀嚎，火里发出叽叽的叫声，随着火势的熄灭，妻子的声音也渐渐停止了，最后完全停下来了。

大力烧完了这些，就跑到屋子里轻轻地叫着妻子。他妻子呢，转过身，打了个哈欠，又慢慢地睡着了，那神态好安详，好宁静……

大力为邻里除了两害，没几天，妻子的体力又恢复了，他们又过上了幸福的生活，一年后，他们家还添了一个漂亮的小宝宝呢！有的说那两个青年是猫变的，也有说是狗变的，说法不一。

王 黎 搜集

流传于河南睢县

① 天板：方言，棺材盖。

齐元斩鬼

从前有个叫齐元的年轻人会耍剑术，他自认为本领很大，谁也打他不过。世上独一无二，连鬼神都怕他。

有一天，他骑着毛驴到山东拜访好友。走着走着，眼看天渐渐暗下来，齐元只好到一个村庄里投宿。接待他的是位老头，姓张名善人。席间，齐元得意洋洋地向张善人鼓吹自己的剑术如何高明，胆量如何之大。张善人只是微笑着不说话。等他吹嘘完，张善人站起来朝他拱拱手说道：“壮士真乃当世英雄，不仅剑术无与伦比，而且胆量超群，小老儿实在佩服。”张善人顿了顿又说：“小老儿有一事相求，不知壮士应允否。”齐元端起酒杯一饮而尽，毫不思索地回答：“但说无妨。”张善人没想到齐元如此爽快，赶紧给他把酒杯斟满说：“我们村西二三里地有一座破庙，无僧无道，日子久了居然闹起鬼来，恐吓四邻，望壮士为民除害，斩妖杀鬼，事成之后，乡亲们必当重谢。”齐元听了心里咯噔一下子，脸色骤变，手不听话地抖动着，心想：听老辈人讲，鬼的本领极大，他们不仅会变化，还常吃人肉饮人血，我还是不去为妙。他正想回绝张善人，可转念一想：不行，刚才我已经把大话吹出去

了，要是拒绝他，肯定要被他嘲笑的。去吧，心里实在没把握。齐元犹豫再三，最后心虚地答应下来。

晚上，清冷的月光洒落在郊外一座破烂不堪的小庙上，星星好奇地眨着眼睛。夜里静极了。齐元一手端着蜡烛，一手握着剑把察看着小庙，一阵冷风吹进来，把烛光吹得摇曳不定，齐元惊慌得四处乱看。“扑”的一声，火光灭了，他呆呆地站在原地一动不动，过了好大一会儿才颤巍巍地爬上床，用被子紧捂着头，睡下了……

睡到半夜，一阵“扑哧、扑哧”的声音把齐元惊醒。他偷偷地把被子掀开一角，透过朦胧的月光，他看到一个长着大大的圆圆的脑袋，细长干瘦的身子，无手无腿看不清脸孔的怪物。“鬼”，齐元暗叫道。想到将要被鬼撕碎吃掉，他心里害怕极了。他把自己紧紧裹在被子里，筛糠似地抖作一团，连大气也不敢出。过了一会儿没见动静，齐元又偷偷地把被子掀开一条小缝。那鬼依然呆在原地不停地摇头晃脑，嘴里发出吓人的“扑哧”声。齐元想，与其束手待毙，不如拚死一搏。于是他鼓了鼓勇气颤抖着手抓住枕边的宝剑，轻轻地掀开被子，慢慢地溜下床，赤着脚，心惊胆战地向鬼挪动了一步，腿一软差点儿瘫到地上。他费力地抽出宝剑，左手拄着剑鞘，向鬼挪过去，冷汗不断从他额上滴下来。齐元挪到鬼跟前，鼓足劲颤抖着手挥剑劈去，“扑”的一声鬼的脑袋被劈掉一半，身子倒了下去。齐元长出一口气，用袖子擦去额上的冷汗，正待上床，突然一阵“踏踏”的脚步声由远而近。透过月光只见一张大嘴从墙角一个小洞里钻进来，一阵“呜哇、呜哇”的怪叫把齐元吓得魂飞魄散，冷汗直冒，两腿筛糠似地抖个不停，心中暗想：一定是鬼来报仇的，这下定死无疑。可是，那鬼没有进庙，只在庙外一个劲地大声怪叫。齐元胆子大了起来。他轻轻挪动脚步，慢慢向鬼靠近，待到近前双手握剑奋力向那张大嘴劈

去。“呜哇”，鬼惨叫一声逃跑了。齐元踉踉跄跄地扑倒在床上，战战兢兢地睡下了。

天大亮时，齐元被人叫醒，张善人老汉正笑眯眯地看着他：“壮士昨晚安好。”“很好，很好，简直是妙极了。”齐元装做若无其事的样子说。张善人拱手问道：“不知壮士昨晚可曾被鬼骚扰。”“鬼——”齐元故作轻松地回答说，“倒是来了两个，但是都被我砍死砍伤了。”“噢！”张善人惊奇地望着齐元，不相信地问：“真的吗？”齐元不悦地用手一指窗下说：“死鬼还在那呢。”张善人顺着他手指的方向一看，禁不住大笑起来：“哈哈，壮士真会开玩笑，哪儿有什么死鬼。”齐元感到奇怪，赶紧下得床来，走近一看，差点没把鼻子气歪：只见自己的斗笠被劈成了两半。齐元不服气地把张善人拉到墙角，指着地上的血迹不无得意地说：“你看，这是被我砍伤的鬼留下的血迹。”张善人有点相信了。他们寻着血迹来到庙前松树下，齐元的坐骑“小灰驴”看到主人，亲热地把嘴伸到齐元面前。“啊！”齐元和张善人同时惊呆了，齐元这下可傻了眼，“小灰驴”痛苦地哀叫着。原来昨夜小灰驴饥饿难忍，挣断缰绳找主人，由于顶不开门，就把嘴从墙角下小洞口里伸进去叫主人。齐元当时由于惊恐至极，错把驴子当作鬼，削掉了它的小嘴唇，这下可好，小灰驴成了呲牙驴。

张善人指着小灰驴禁不住哈哈大笑：“原来伤鬼就是它呀。”齐元羞得无地自容，在善人的嘲笑声中牵着小灰驴灰溜溜地走了。从那以后，他再也不敢向人们大吹大擂了。

佚名 搜集

流传于河南遂平

王 二 喜

在山东的一个靠山的小村庄里，有一个光棍，叫王二喜，此人因为五大三粗，四肢发达，又胆量过人，村里人都叫他王大胆。可他有一个毛病，就是好吃懒做，都三十好几了，还没个暖炕头的。家里经常揭不开锅，只好上村后的山上套只兔子什么的，来换饭吃。

有一天，村里的王老爷子病死了。按当地习俗，人死后，尸体必须在外边放一天才能进棺材，怕的是死人又活过来，一般的，人死不能复生，但在一些特殊情况下，死人会一下子活过来，这就叫诈尸。按理，诈尸时须得有人护理。

王老爷子的尸体就放在山下的小庙里。可是找不到看尸的。最后，找到了王大胆，王大胆开头说什么也不去，后来听说看一晚上有五块钱，就答应了。

到了晚上，王大胆到庙里去了，他虽然喝了半斤酒，可还是有点怕。听老人们说：给鬼烧炷香，鬼就不吓人了。他于是就拿了根指头粗的香去烧，选这么粗的香为的是烧得慢，让鬼多高兴一会儿。

他到庙里一看，王老爷子用被盖了，躺在床板上。王大胆寻思：死人不瞌睡，不怕冷，就让我躺罢。这么想着，他就把死人搬下来，放在墙角上，为了不激怒鬼，他赶忙点上了香，一时找不到香炉，王大胆就把香插在了死人的手指间，然后就在床板上躺下了。

躺了不到一个时辰，王大胆肚子里就象关了青蛙，咕咕咕直叫，原来今天晚上他吃得太多，闹肚子。他就出来在墙根的茅厕

门口蹲下了，他一边拉，一边看看庙里的香火头，香火头一动不动，他放了心。由于太累，他蹲在那儿，竟打起了瞌睡。

正在这时，门口进来一个赶夜路的，走得乏，想在庙里歇歇，这人到了正屋一看，黑乎乎的，只看见一个红火头。他还以为谁在那儿吸烟呢！就走过去，拿出一支来，说道：

“喂！老哥！借个火！”

他见那人没答应，以为他同意了，凑下去点烟，就在他猛吸一口的当儿，他借着火头的亮光，向那人看了一眼，当时就把他吓得七魂出窍！原来是个死人。

他大叫一声，跳起来就往外跑，可是忘了手里点着的烟。王大胆正在打盹，听到一声喊叫，猛然惊醒了，见一个人从屋里跑出来，手里一个亮火头，以为诈了尸，提起裤子就追，那人一见后面追来，更是没命地跑。就这样一追一跑，一跑一追，一直到了悬崖上，王大胆猛跑几步，眼看就要追上了，一下子停不住，就和那人一块儿坠下了悬崖……

从此，山下又多了三个新坟。

景 刚 搜集

流传于山东等地

“酒醉鬼”与“吊死鬼”

话说从前有个名叫刘海的青年人，不管家境如何，每天必到街上去喝两盅。常常是喝得走不回去。大家都叫他“酒醉鬼”。刘海对这浑名倒是觉得是挺满意的。

一天，刘海又喝醉了，一颠一颠地往家走。这时，天已经完全黑了，刚走到大路边的一棵黄角树下便再也走不动了，他刚坐

下，便昏沉沉地睡过去了。忽然，刘海迷迷糊糊地看到一个姑娘拿着一根绳子走到自己的面前。看到姑娘，刘海眼都直了，他一骨碌爬起来，就向那姑娘扑上去。只见那姑娘身子一转，刘海跌了个狗吃屎，他又气又恼，那姑娘反而冲着他“咯咯”直笑。这时那姑娘把手中的绳子拴了一个圈，对趴在地上的“酒醉鬼”娇声娇气地说：“‘酒醉鬼’，今晚碰上你，说明我俩是有缘份的。我决定嫁给你，但你要把颈子伸到这个圈子里去看一看，那里边你能看到我俩未来的美满幸福生活。”“酒醉鬼”这时酒已清醒一大半，他知道今晚遇到“吊死鬼”了，不禁心里直发毛。但他想怕又有何用，不如来个将计就计。于是，他又假装醉得很死。看到“酒醉鬼”不动，那姑娘催道：“‘酒醉鬼’，快把颈子伸进去看呀！”“酒醉鬼”把双手伸进去，那姑娘连喊：“不对，不对，颈子来，颈子来！”“酒醉鬼”又把双脚伸进去，那姑娘还是喊：“不对，不对，颈子来！”“酒醉鬼”假装糊涂起来，问道：“姑娘，究竟是什么颈子呵！你做给我看一看吧。”“酒醉鬼”这时把裤带解下来（传说中裤腰带是避邪的），那姑娘迟疑了一下，把颈子往圈里伸了进去。说时迟，那时快，“酒醉鬼”眼疾手快，赶紧把裤带往那姑娘头上网去，使劲地拴住。接着把那姑娘背着就跑。姑娘连声惊呼：“‘酒醉鬼’，放下我，快放下我！”“酒醉鬼”哪理她，一口气就背到家里。待他放下一看，哪里还有什么姑娘，明明是一只小花猫。那花猫还眼泪汪汪地向他咪咪叫呢。好象在说：“放了我吧，‘酒醉鬼’。”“酒醉鬼”看到她那可怜巴巴的样子，真想放了她，可转眼又想：我若放了她，那不就害人了吗？于是他干脆把这只小花猫拴紧一点，拴在厨房里。晚上睡觉时又把它拴在床边。上。

难怪现在人们养的猫白天尽在厨房里转，找好吃的；而到了晚上便钻到人热烘烘的被窝里来睡觉呢，这习性大概是从那个

“吊死鬼”传下来的吧。

屈 剑 搜集
流传于山西阳泉

“淹死鬼”和“吊死鬼”

从前，有一个信神、信鬼的经商人，他不但经商，而且是一个吃、喝、嫖、赌样样俱全的家伙。这天，他白天苦心经商赚了不少钱，晚上又和几个赌徒玩起钱来，总算他运气好，又弄到了不少钱。他趁着这股高兴劲，在附近一家酒店喝起酒来。他越喝越高兴，越喝越想喝，喝着喝着想起他最近新搭的一个情妇来。于是，他趁着酒兴，便往远离他十几里以外的情妇家走去。出了村不到半里路，是一条大河，河面有百十米宽，河内水流湍急，河面上是一座用木板搭成的桥，他摇摇晃晃上了桥，凉风一吹，酒性发作，便觉得浮桥也和他一起上下晃动，一不小心，掉进了河里，他在水里挣扎着顺水漂了十几里，浮到了岸边，他被弄得精疲力尽，挣扎着往上爬，刚爬上河堤，就看见一个用花圈围着的新坟，心想这大概就是前几天在集镇上听说的新屋村吊死的李某某了？

再说死者的妻子，每天哭得死去活来，哭她丈夫死得冤枉，诉她丈夫和她在一起时的幸福，她哭了一阵子，觉得哭也没用，死了不能复生。于是，干脆不哭了，就坐在坟前发呆。突然，她想起了前几天在这里淹死的一个小伙子。顿时感到心惊肉跳，不由自主地往河边看去，啊！河堤上爬上来一个披头散发、水淋淋的东西来。她被吓得趴在丈夫坟前一动也不敢动，再看一眼，啊！真是“淹死鬼”上来了，并且趑趄趑趄地向自己走来，她急中生智，猛然想起了鬼是怕红的。说时迟，那时快，她立即在自己的鼻子

上猛击一拳，顿时鲜血顺鼻而出，流在嘴里胸脯上形成象舌头一样一长条。两眼直盯着那“淹死鬼”，心想，它一见红一定就跑了，再说自己的“丈夫”不也在身边吗？怕它干嘛？

再说那生意人，想到吊死的李某某，心里正感害怕，就看见坟前出现了一个身穿孝衣而且舌头耷拉在胸前的“吊死鬼”，心想，我走南闯北没有怕的，今天还怕你“吊死鬼”不成？我看你能把我怎么样？于是，便无所畏惧地向坟前慢慢地挪动着，快到坟前时，猛听女人的一声尖叫。刹时，两个“鬼”都吓昏过去了。人们发现了，把他们抢救过来。两人醒来，问明原因，才知道两人是误认对方为鬼才吓得昏死的。

马振勇 搜集

流传于山西等地

大胆先生怕鬼

很久以前，有个偏僻的小山村，来了一位五十多岁的教书先生，名叫叶大当。他身穿粗布长褂，腰系长布条腰带。胆子特别大，不信神妖，不怕鬼怪。因此大当先生的大名慢慢就被叫成大胆先生了。

大胆先生来到这个小村任教不久，就听到了不少说神道鬼的事，对这些，他总是摇摇头，不相信。

一天晚上，有人听到村后坟岗上闹鬼，便告诉了大胆先生。可他还是把头摇成拨浪鼓似地说：“迷信之谈，胡言，真是胡言啊。”

“你真不相信？”有位老人说：“看你今晚敢到坟岗上走走。”

“怎不敢呢，不过我去了你们可相信？”

“这样吧，如果你真敢去，就拿根木桩，带把斧头把木桩打到坟岗上，明天我们去看，如有木桩，我们服你；要没木桩，岂不是秤钩上吊胆无(量)两呢。”

“好，今晚我去。”到了十点多钟，大胆先生不点灯，不拿火，带着斧头和木桩，在淡淡的月光下，朝坟岗走去了……

第二天，他们听说大胆先生昨晚从坟岗回来，就病卧床上了，大家感到吃惊，都纷纷来看望大胆先生，来到他房里，果然看到大胆先生躺在床上不能起来，便问道：“先生，先生，怎么啦？”这时大胆先生微微睁开眼睛，看了看大家，想了想才把昨晚的事原原委委道了出来——

昨天晚上他到了坟岗，就蹲下来打木桩，木桩打好后想站起来，不好，腰带头被鬼拉住了，他忙丢掉斧头，想跑又跑不动，就在山上兜了两圈，直到腰带被拉扯完才逃回来。不想回来后就大病缠身了，喂，这鬼不可不信啊。

大家听了都觉得毛骨悚然，有几个胆子大一点的人说：“先生，我们去看看，顺便把斧头捡回来。”于是，他们来到山上，果真有条腰带象条长蛇一样直躺在山坡上。是怎么回事呢？原来大胆先生蹲下来打木桩时，把腰带头和木桩同时打进土里了，所以，站起来时拉不动，以为被鬼拽住了，才吓病的。

吴振忠 搜集

流传于浙江庆元

打 赌

从前，某个地方有个“乱葬岗”，“乱葬岗”里有许多大鬼、小鬼。

“乱葬岗”附近村子里有一个叫张老三和一个叫廖七的。一天，张老三对廖七说：“廖七，你怕鬼吗？我最不怕鬼了，鬼还怕我呢！你信不信？”廖七不信有鬼。张老三又说：“我和你打赌怎么样？我明天做些包子送给‘乱葬岗’的鬼们，保证明天包子都给鬼吃了！”廖七答应了。于是张老三做了许多包子，第二天趁天黑送到了“乱葬岗”的坟墓上，每个坟墓上两个，当发到最后一个坟时，发现差一个，张老三想：差一个就差一个吧！也许这个鬼饭量小，少吃一个，不要紧！于是他提着篮子往回走，刚要走，却听见一个尖尖的声音在喊：“我还有一个包子呢？”张老三听了，吓得撒腿就跑，心想：不好，鬼找着我了，向我索包子来了，得罪了可不好！跑回了村子，好象还听到“鬼”在叫：别跑！第二天，张老三把事情向廖七说了一遍，廖七说：“现在还怕不怕鬼？该认输了吧！”接着，廖七大笑起来，原来在张老三拿包子时，廖七趁他未注意，偷偷拿了一个包子，就躲到坟后面装鬼，却不料吓得张老三魂飞魄散。

李慧萍 搜集

流传于湖北

殃

你听讲过殃吗？据说，每人死了都得出殃。殃，非常非常厉害，碰到啥子啥子死，落到哪里哪里有灾。所以，人们常把遇见不顺的事叫遭殃。

从前，张庄有个外号叫“能屁抬”的人，他不信这套，他说，人死如灯灭，哪还会出殃，既然不出殃，它就没那么厉害，那么大神通。常言讲无巧不成书，当时张庄张旭死了，大家都跟他打赌：

张旭出丧那天，你能在他家蹲一夜，大家就真正称你是“能屁抬”，我们请你的客。“能屁抬”说：“这次我不搞个一清二白，我请大家的客。”

再说张旭死后，他儿子给他请了阴阳先生，阴阳先生看了他死时手攥的纹路，断定他是三天后亥时一刻出殃，并对张旭儿子说，出殃那天，吃过晚饭，全家人躲过亥时。临走时，各门敞开，因为殃在出家之前，仍然是死者的真魂，他在离家前，要到各屋走走，最后看一眼。另外，锅台上撒上青灰，到亥时真魂在追命鬼的逼迫下，离家转生，真魂离家时必须到灶君那里拜辞，所以锅台上留下脚印子，是猫蹄印，下辈子投生猫，是鸡爪子印，下辈投生鸡。

到了那天晚间，张旭家的人按阴阳先生吩咐，吃了晚饭都躲殃去了。“能屁抬”吃过晚饭后，经过一番乔装打扮，偷偷地进入张旭家的正堂屋，东瞄西瞅，看看没有藏身之地，就窜到梁上蹲下了。

再说北庄秃三，这家伙游手好闲，偷鸡摸狗，他得知张旭出殃时辰，也乔装打扮，偷偷进入张旭家里，准备趁他家躲殃的空子偷些东西。秃三在院内的脚步声，被屋里的“能屁抬”听到了，他认为是殃提前行动了，不免更加注意。当秃三迈进堂屋时，“能屁抬”不看便罢，一看惊得非同小可，心里“激灵”打了个寒噤，身上顿时沁出一身冷汗。心想：乖乖！这家伙可真够厉害的，光这熊样子就够难看的：披头散发，靛青脸，酒糟鼻子象羊心那么大倒挂在脸上，雪白的獠牙一搨一搨地直动，明亮的眼睛发出绿光，腰系一条乱麻绳。“能屁抬”这会也不能啦，大气不敢出，在梁上动也不敢动。秃三走到屋里，也是嘴里不怕心里惊，不由自主地四下张望，看看是否有殃。一抬头，看见梁上的殃：乱发披到肩上，脸比关公的脸还红，一对铜铃似的眼睛，舌头红中带紫，套

拉到胸前，足有一尺半长，穿一身深蓝色衣裳。秃三心想：真倒霉，今天碰上殃，搞不好还得把命赔上，三十六计，走为上策。这么想着，腿就往后退了。就在这时，只听“扑通”一声，“殃”已经落下来。秃三不再多想，不顾一切，伸手把灯打灭，逃跑了。

事隔三年，“能屁抬”和秃三会面了，秃三问“能屁抬”这二年咋不大赶集，“能屁抬”说：“还赶集哩！？命差一点难保。”秃三不解地问：“为啥？”“为啥？不是碰见殃了吗？要不是我的命大，哪还能见上面呀。”“我不信，我也亲自碰见过殃，就没事！”秃三说着又往前凑一步问：“你是啥时候碰见殃的？”你一言我一语的对话，勾起了“能屁抬”的回忆，于是他把三年前如何跟人家打赌，如何扮成殃到张旭家，如何碰见殃，殃是什么样子详说了一遍。秃三听了，想起了三年前也扮成殃到张旭家的事。于是，他也把自己如何打扮，如何碰见张旭家梁上的殃，梁上的殃什么模样讲了一遍。讲完，二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哈哈！”大笑起来，二人同声说：“人死了出殃，纯粹是骗人的鬼话。”

张洪贵 搜集

流传于安徽临泉

“无量胆”装鬼治舅舅

在我们吕梁一带，有这么一个故事。据说在很早以前，有个无名村。无名村有一对老夫妇，生了一个儿子，从小精明伶俐、胆识过人，老俩口视他真如掌上明珠，给他起名叫无量胆。他从小常去离家十余里的舅舅家玩。他舅舅是个神汉子，一年四季，东游西跑，不是给张家捉鬼，就是给李家除妖，不是给王家看坟，便是给赵家点穴，赶鬼治病更是拿手戏，特别是在每月的初一、

十五半夜，常在十字路口，手执法剑，口念咒语，斩妖捉鬼。

无量胆十二岁的那年，他又去看望他舅舅，他对舅舅说：“我想跟你去看看，你是如何捉鬼，鬼又是个什么样子的？”他舅舅一听，便对无量胆说：“有什么好看的，闹不好会受害的，绝不引你去。”一句回绝了。过了几天，又是一个十五的夜晚，无量胆趁人们睡熟时，瞒着父母，乔装了一番，偷偷地来到舅舅捉鬼的十字路口，看舅舅是如何捉鬼的。

无量胆身穿破皮袄，皮里毛外，腰系烂麻绳，脚蹬高统雨靴，头戴种谷子用的耒斗，犁弯朝前，顶上有一对上铧的尖儿，手上戴着四寸有余的假指甲，又长又细，涂眉抹眼，脸蛋两边各画一个獠牙，牙根扎入口内，嘴里叼着半个没吃净的西瓜皮，皮里瓢外，活象一根大兽的舌头。他沿小路径奔十字路口来，早见他舅舅等候多时了，他装着象鬼哭一样的声调，边哭边走，朝舅舅走去，他舅舅在月光下看见了这个怪物，不觉打了个寒战，浑身汗毛直竖。心里想：我已年过半百，当了这么多年阴阳先生，捉了无数鬼，也从没见过这样的鬼，就着月光细看，真是：眼如灯盏，口似血盆，头象柳斗，前舌弯钩象角，披头散发，浑身是毛，手指真象鬼爪一样，确是一个世间少见的恶鬼。他心里在想今天可要小心呀。接着他一挥法剑，就地划了一条直线，口中念着咒语，叫道：“大胆的丑恶厉鬼，你敢进法爷的第一道防线吗？”这个鬼毫不犹豫地过了他的第一道防线，法师又接连划了两道防线，口不停地念，剑不停地舞，鬼却毫无惧意地步步朝他逼近，突破了他的第三道防线，这下可把他吓坏了，真是计穷法尽。他想，三十六计，走为上计。拔腿就往回跑，高一步低一步，跑得上气不接下气，浑身冒冷汗，六神又无主，上下牙齿逐对撕打，面色黄白不定，正所谓：一生捉鬼广扬名，此时吓得象人。打那以后，病得卧床不起，米水不进，大小便失禁，面黄肌瘦，生命危在旦夕。

过了几天，无量胆又来看望舅舅，见了面，问他因何病成这个样。他舅舅说：“孩子，你还要跟我去看捉鬼，多亏没带你去，去了可就糟了。”接着，他把十五夜里捉鬼的情形有气无力地说了一遍。无量胆听后真是好笑，又不敢说出始终原因，只好告辞回家，把这一事的前因后果告诉了母亲，母亲骂了他一顿，赶来告诉她哥哥，为她哥哥去惊，可等她来到哥哥家，他已经一命归天了。

至此以后，无量胆就相信世间无鬼，更无什么法道，如果有此法，难道连人与鬼都辨别不出吗？从这以后，他的这个无量胆就大得更无量了。什么样的鬼都不敢接近他，什么样的招妖鬼变法，都挣不了他的一文钱，他就成了一个人外之人了。

景海珍 搜集

流传于山西中阳

邵成擒鬼

南宋末期，河北平山县城外的乱石岗坟地里闹鬼了。人们纷纷议论这件怪事，把这个鬼说得神乎其神。

平山县有个货郎，叫邵成。为人耿直、脑袋聪明，练就了一身好武艺。他听说这件事后，根本不相信，笑那些谈鬼的人太荒唐了。但有些人却责怪他：“邵成，不要对上仙不尊，否则要倒霉。”邵成说：“我就不信那个邪，今晚我就去乱石岗捉鬼。”大家笑他太傻。邵成也不理会他们，回家准备去了。

晚上，昏暗的月亮，在云层里时隐时现，给大地洒下银灰色的大网。突然，一个人影闪过，在一座刚筑的新坟后躲了起来，他就是邵成。邵成手里拿着明晃晃的刀，腰里别着麻绳，伏在坟

后，等鬼上钩。可是等到天亮也不见有动静，邵成只好回家去。一连三天也不见有鬼出现。当人们问起时，他总是摇头。

一天晚上，邵成担货回来晚了。当他路过乱石岗时，忽然一个白影从他跟前一闪而过。他的心“嘣”的一下缩紧了。他想：难道这就是鬼吗？不一会，一团白光“忽”地出现在他的面前。邵成忙抽出扁担躲在一块大石下，借着朦胧的月光，只见这鬼一身孝服，披头散发，长长的舌头耷拉在胸前，脸上苍白没有一点血色。他冷不丁打了个冷颤。鬼边走边唠叨着，冲邵成的货箱而来。邵成大叫一声：“什么人敢在此装鬼，拦截财物。”鬼不吭声，伸出双手向邵成抓来。邵成一闪躲过去了。他瞅准机会，飞起一脚。把那个鬼踹倒在地。不等鬼爬起来，邵成一脚踏住他的胸口抡扁担就要打。那鬼叫道：“爷爷饶命，爷爷饶命。”邵成一听鬼还会叫爷爷，就说：“你是人还是鬼。”“我是人啊，我是杨二顺哪。”邵成一听原来是本村有名的无赖杨二顺。于是就抓他去报官。这件事一传出去，人人都夸邵成能捉鬼。邵成说：“不是我有能耐会抓鬼，而是世上根本没有鬼。”

董晓威 搜集

流传于江西

其他

王二小逛阴间

有个叫王二小的，他有个大爷，是个又黑又瘦的老头。他这个大爷，很少下地干活，把自己关在屋里，一点动静也没有。时间长了，大家知道：他大爷原来在阴间阎王那里任了个官职，把自己关在屋里是处理差务。

这天，王二小来到他大爷破屋里，纠缠着，非要跟着上阴间逛逛去不可。老头说：“阴间，凡人可去不得。”不让他去。

王二小哭闹不止。老头拗不过他，只好答应带他去。他要他到了那里，老老实实，别乱动。王二小满口答应。老头便叫他靠自己坐下，用手往他头上一摸，王二小顿时只觉得迷迷糊糊躺下，睡着似地跟着大爷走了。

一眨眼工夫，他们就来到了阴间。但见山、水、村庄、田野历历在目，和阳间没有两样，只是娶媳妇结婚的非常多，吹吹打打，抬着花轿，有去的，有来的，热闹非凡，令人目不暇接。

老头领着王二小，来到一棵大柳树下，在他脖子上系上一块白手巾。

“你别乱跑，我到府上办点事，一会就来，”老头说完，急匆匆

走了。

这时，对面过来一伙人抬着花轿，吹吹打打，好不热闹，从王二小他跟前过去，王二小情不自禁也跟着人家走着看热闹，越走越远。

抬轿的看见跟来一个傻里傻气的半大小子，互相挤挤眼，商量一阵，对王二小说：“喂！兄弟过来，跟新媳妇一起吃喜酒去吧！”说完，都变成张牙舞爪的小鬼，把王二小围在中间，和新媳妇一块推到一口井里，他只觉的眼前一黑，晕头转向，如坠雾中，一时间，只听有人说：“生下来了，快看，还有个白脖哩。”他睁开眼一看：自己躺在猪圈里，原来他被投胎打成小猪啦，一齐来的新媳妇，也是个小猪，哼哼吱吱的。

王二小看看自己变成一头小猪，非常难过，不愿吃奶，啼唤不止，心里想嘴上说不出来。

再说，他大爷正和同僚谈笑，忽然，觉得不舒服，低头一算，说道：“不好，我得看看我侄去。”拔脚赶忙来到大柳树下，正好，对面来了那帮差役，老头赶忙问道：“刚才看到一个脖子上围白手巾的小伙子吗？”众役忙跪下一五一十承认了。老头急忙回到阳间，打开屋门，出去四处转悠，打听有没有生猪的。一个拾粪的老头，告诉他邻村有家生猪的。他奔到那家一看，这家人正忙着，为一头白脖小猪不吃奶，光叫唤而犯愁呢。老头过来说：“这头小猪怕活不了啦，卖给我煮着吃算了吧！”

这家主人一听，心里挺高兴，连忙答道：“好，好，好，你拿去吧！”

老头付完钱，拎着小猪，走出庄外，猛地往地上一掼给摔死了。王二小的魂乘机又飘飘回阴间去了。他大爷赶忙往家走，入静打坐，也返回阴间，来到大柳树下。与此同时，王二小气喘吁吁也来到柳树下，和大爷碰上面了。

老头万分生气，狠狠教训他一顿说：“让你在柳树下等我，别乱跑，你不听话，幸亏我在你脖子上系了一块白手巾，方从猪圈里认出你是白脖小猪，不然的话，你这一辈子只能为猪啦。”原来，阴间结婚娶媳妇，阳间便是生猪添牲口，那新媳妇被小鬼抬着，是投胎到阳间成猪去。王二小跟着人家看热闹，被小鬼耍弄，推到“投胎洞”里变成小猪模样。

王二小到阴间一逛，闹了这件险事。

李 祥 口述

王卫华 搜集

流传于山东齐河

张秀才投胎

从前，有一个博学多识的张秀才，才华横溢，唯一的缺点就是嗜酒如命。这天，他又在朋友处喝了个酩酊大醉。路过一座小桥回家时，不幸失足落水，魂飞地府。

却说张秀才魂到阴间后，见到了阎王。碰巧阎王是他旧时好友，他便和阎王套起了交情。阎王想让他投胎返阳，却又十分为难，因为每个鬼魂投胎前都要喝迷魂汤，好忘掉旧事，到人间去重新做人。阎王知道自己这个老朋友满腹学问，不忍心让他这么白白耗费掉。最后，阎王违反了天规，没有让他喝迷魂汤，只是点了他的戒酒穴，把他带到了投生房。

阎王指着一堆五颜六色的服装对张秀才说：“张老弟，你想到阳间去当什么，你就在这儿选一件返阳衣穿上吧。这是照顾你，别人还捞不着，他们都得闭着眼摸。”

“多谢了！”张秀才听了喜不胜喜，心想：“我要挑件漂亮的，

好去当皇上！”于是他拣了一件色彩绚丽的花衣服穿上了。恍惚之间，他飞过了三十六梯台阶，越过了十八层地狱，来到了一个金碧辉煌的大雄宝殿里。他定睛一看，原来是一座王坟，里面金银财宝等陪葬品堆积如山，金光闪闪。再一看自己，原来变成了一条花花绿绿的大蛇。张秀才懊悔极了，心想：我不该穿花衣服！他爬出坟地，钻到一辆马车底下压死了。

这样他又返回了阴间，又回到了投生房。这次他吸取了上次的教训，穿上了一件墨一般的黑衣服。他想：我这次一定会变成人！谁知来到阳间，他又后悔了，原来又穿错了衣服，变成了一头大黑猪。他一气之下，又跳下猪圈跌死了。

阎王这次见到他，生气了：“张老弟，你到底想当啥？”

“我想当人。”张秀才有气无力地回答说。

阎王亲手给他披上了一件粗布衫，他又回到了阳间。该他福大，投生到一个大户人家。刚出世，张秀才就睁开眼，看看四周自言自语道：“家也不是我的家，床也不是我的床，爹也不是我的爹，娘也不是我的娘。”主人听了大惊失色，以为生了一个妖怪，便把他掐死了。

阎王这次见到他，气得哭笑不得：“我说张老弟，你怎么又回来了？”

“唉……”张秀才把他又回来的经过说了一遍。

“记住，你这次降生以后一句话也别说。”阎王给他出了一个主意。

这次张秀才投生到了一个贫苦的家。从一生下，他就一声也没哭，人们都以为是生了一个哑巴。从两岁起，就天天趴在私塾的小窗户上听先生讲学。在他八岁那年，有一次先生讲课时驴唇不对马嘴，乱七八糟。张秀才听着听着来了气：“哼，你这点歪才也想当先生？误人子弟。”

哑巴开口，先生大惊失色，接连向他提出了许多问题，有的连他自己也不懂，却被张秀才一一解答出来。“神童，神童！”先生卷着铺盖灰溜溜地走了。

这事被农夫看见了，张秀才便把自己的一切都告诉了父亲，并说某处有一坟，坟中有财宝。那农夫去一挖，果然财宝琳琅满目。从此张秀才便用心去上学。结果十岁中了举人，十二岁中了状元，十五岁升为宰相，成了名副其实的神童。而他直到去世，也没喝过一口酒。

张端勇 搜集

流传于山东胶县

张老汉死后复返

终南山下有一个张家庄，庄内有一个院落，大门独院，三间正房，三间偏房，主人姓张，名财，妇人姓孔，在孔氏进门的头一年，老公公张老汉得暴病，突然去世了。一晃三年了，孔氏也没开怀。但是，夫妻之间相敬相爱，男耕女织，日子倒也过得甜美、幸福。

有一天的上午，天空阴云密布，天昏地暗。张老汉突然从外边回来了。此时，张财、孔氏都在正房准备吃饭。二人抬头一看，张老汉正向正房里走来，吓得夫妻两人七魂出窍，急忙把门“嘣当”一声关得紧紧的，大气也不敢出，两人抱作一团，浑身发抖。这不是大白天见鬼吗？

夫妻二人正在惊吓之时，忽听得张老汉激动地喊道：“财儿，我是你爹，你们不用害怕。我自从你们把我埋了以后，被盗墓人扒开了坟，我也不知过了多长时间，象做了个梦一样，又活过来

了。当时恐怕你们害怕，一直也没敢回家，在外流浪。如今，身体越来越不中用了。所以，才回家来了。”说话之时，已走到了正房外。夫妻二人听罢，又从门缝偷偷地往外一看，确定是自己的爹爹，和死时的面容一样。

夫妻二人都是孝子，只得把门开开，迎接爹爹进了屋。夫妻二人看看爹爹，也没看出有什么意外，心也安稳多了。孔氏赶紧又给老公公炒了几样菜，张财知道自己的爹愿喝几盅，赶紧出去给他爹买了一瓶陈曲酒。只因张财从小不喝酒，邻居都感到稀奇。张财随即喜气洋洋地告诉大家，他爹又活着回来了，又把他爹的话解释了一遍。听后，大家都万分惊讶，这事开天辟地也没见过。所以，大家相继跟着张财，说是要看望一下张老汉，实际上，大家是半信半疑，要看个究竟。

再说张财拿着瓶酒进家后，心情格外高兴，把众乡亲来看望爹爹的事说了，张老汉听说后，不但不高兴，反而一不沾酒，二不与众乡亲见面。儿子、媳妇见张老汉性格古怪了，也就不勉强了。

自从张老汉回家后，儿子、媳妇看到老父死而复生，是不易的事。所以，什么活也不让他干，愿吃啥就给买啥，因为张老汉特别愿意吃各种心、肝，儿子、媳妇就想尽办法东集买、西集买，以满足他的一切要求，全家过得也很幸福。

时隔不久，张老汉一动就发脾气，并且一来气时两眼放绿光，十分吓人。他除晚上在家外，一到白天，就自己拿个凉席到村前大槐树底下乘凉。可是，自那以后，夫妻两人却越来越瘦了。

一晃两年过去了。有一天，终南山老道长化缘路过张家庄，当走到张财大门之外时，抬头一看，只见院内隐隐有一股阴森森的妖气。

这位终南老道长，能掐会算，能降妖捉怪，并有起死回生，偷天换日之术。

再说，老道长看了张财家之后，大吃一惊：此妖道行如此之深，如不早除，定会害人命。于是，急忙上前叩门。此时正巧孔氏在家，听见有叩门声，把门打开一看，是一位老道长，就问道：“道长是化钱，还是化斋？”道长又近前一步，说道：“不是；不知家中可有其他人？”孔氏见老道长一脸严肃，说道：“只贫妇一人在家，道长有什么话就直说吧。”

“不知你们家中最近出什么稀奇事没有？”道长问。

“没有什么。”孔氏答道。

道长有些急躁了，说：“女施主，我偶从宝宅路过，发现你们院内一团黑气，显然是被妖气所罩，如不除掉妖怪，不但你家有血火之灾，还要危及乡邻，请女施主三思。”听了道长这番话，孔氏吓得半天不言语。接着，老道随即从身上掏出朱笔朱砂，用黄箔纸，即刻画了三张符，嘱咐孔氏如何贴，并告诉她如符降不住此怪，只有另请大仙了。道长吩咐完，飘然而去。

孔氏手拿三张神符，呆立有半个时辰。听刚才道长所说，公公是个鬼怪，可是丈夫能相信吗？此事万万不可明说，弄不好惹得丈夫和公公都不高兴。但是，如果公公真是假的呢？

孔氏没办法，只有按道长的话，把三张符分别贴好。然后躲在邻居的矮院墙内，静候着张老汉回家后的动静。

到了黄昏时分，张老汉手内拿着凉席，颤颤巍巍地向家走来。抬脚刚要进大门，忽然，咔嚓一声！万道金光齐射，张老汉四脚朝天倒离大门三丈之外，脸色发青，钢牙紧咬，浑身抖动。突然，他嗷嗷怪叫几声，人听了不寒而栗。过了一会，他一跃而起，迅猛异常地把大门上的神符扯了下来。进到二门，他又同样吓了一跳，但也把神符扯了下来。就这样，三道神符全被他扯了

来。这时，张老汉气得三窍出火，七窍冒烟。屋内的桌椅板凳摔的摔、砸的砸，弄得满屋乱七八糟。

孔氏在墙外看得明明白白，当时吓得是七魂出窍，半天不敢动。

就在这时，张财从外回家来了，孔氏发现后想喊，已经晚了。张财进到正房，当看到张老汉正发火时，也吓了一大跳，怎么啦？因为张老汉两眼放绿光，青面獠牙，十分吓人，真如鬼一样。就在张财紧张的时候，张老汉突然一双钢爪插来，张财连哼都没哼一声，只觉得肚内空空，一股凉风，一阵撕痛，就什么也不知道了。

孔氏看到张老汉两手抓着丈夫的心脏，一口吃了下去，一阵眩晕，昏了过去。也不知过了多长时间，醒来时已是东方发白，她顾不上哭了，爬起来直奔终南山，找道长去了。

再说道长自回观后，这天心中一算，口说不好，众徒弟都大吃一惊。道长心里想：是我坑了张财性命，此妖也不知从何方而来，道行如此之深，我先要想法救活人家，然后，再想办法除妖才对。此事我只能如此才能成功。想到这里，道长吩咐徒弟：“一会有一妇人进观，你们假意阻拦，引她到我室内相见。”

孔氏披头散发来到观内，只见一帮小老道嘻嘻相逗，又有几个拦住去路，孔氏是一面哀求，一面被推推搡搡往里走，来到道长内室，有个小道一指房间，就将孔氏引进内房。一见道长闭目打坐，孔氏跪在地上，放声大哭。突然，道长两眼大放异光，张口一团如核桃大小的东西，迅疾吐到孔氏口中。孔氏只觉得有一物长在嗓眼内。再看道长，脸色无光似睡熟了一样，任凭孔氏如何相问，道长闭口无言，没有办法，孔氏只好一步一哭地回到家中。

回家后，孔氏看到丈夫胸部大开，肠子流了出来，地下一片污血，真是惨不忍睹。孔氏趴在丈夫身上放声大哭，一面把流出

来的肠子给一点一点的往肚子里捡。忽然，孔氏觉得嗓内那团东西直往上蹿，张口就吐，这一吐不要紧，正好吐在丈夫心脏处。不一会，心脏处马上长出了一套鲜红的心、肝、肺。裂口也一点点地愈合上了，一点疤痕也不见。

丈夫活了之后，第二天便和妻子备了几样素品，一同前往终南山，拜谢了老道长救命之恩。随即，向道长求教除掉鬼怪之方。老道长脸显为难之色，命张财附耳过来，只见老道如此这般，张财连连点头。道长接着抱歉地说：“因我道行有限，不但妖没除，施主险些不能复活，这次一定要谨慎行事。”

张财夫妻回到张家庄后，不敢回家，便在邻居家住下。这时满庄人听说此事后，家家关门闭户，大气也不敢出，整个庄死气沉沉。

第二天晚上，正是十五之日，月亮高挂，张财遵照道长法旨，备下一桌上等大席，在下半夜时分找了两个人，悄悄地出了庄，来到庄南十字道口，摆放整齐，跟来的人就回去了。

张财一人藏在桌下，四面有桌布遮挡，倒也严实。这时，夜深人静，偶尔有一阵阵猫头鹰的叫声，张财就吓得心扑咚扑咚直跳，冷汗直顺着脊梁往下流。

等呀，等呀，也不知过了多长时间。忽然，急速的脚步声由南而来，张财的心马上好象提到了嗓子眼。但听得脚步声迅疾来到了桌前，只听得一声童声童气的声音问道：“有人吗？”张财是大气也不敢出，又听得来人自言自语地说：“没人，这么一桌上等酒菜，该我享受了，哎！无功受禄，以后怎么谢人家呢？不管这些了，先吃再说。”“这个好吃。”“酒真香啊。”张财听得明明白白，因为道长有话在先，说时迟，那时快，张财看准小童，一把抓住了小童的胳膊。小童吓了一跳，瞬间当看清来人并无恶意时，假装撒泼似地嚷道：“哎哟，你抓得好疼，我喊了半天你也不言语，看

你这人满脸忠厚，还会设圈套啊。”张财不会说谎，随口把终南山道长之话抖了个干净。小童听罢，知道了缘由，也不装了，一本正经地说道：“无功不受禄，为民除怪也是件好事，走吧！”他们二人很快来到了门前，小童附在张财耳上，告诉他：“你先砸门，把鬼怪引出来。”张财几步来到大门之前，咚！咚！用拳头砸门。因为晚上鬼怪都在家住，来到大门之外就听到了呼噜声。所以才让张财砸门。

再说此妖是经过百年修炼的一堆白骨，自认为修行即成，想到人间再吃一百个人心，道行更深。偶遇张老汉下世，又见张财夫妻都是大孝子。所以，借了张老汉的外形，经过几年的准备，就投奔了张家。见到神符后，他感到事要暴露，下手掏了张财的心。然后养足精神，再一家家地收拾。此时正做美梦呢，一阵砸门声把它惊醒，下床后几步蹿到了门前，一看张财又活了，并且后边还跟着个小童，不免也打了一个冷战，忙假惺惺地说：“儿啊！你们都到哪去了，现在才回，还不快进屋。”话刚落，小童一晃到了鬼骨跟前，睁眼一瞧，原来是一堆白骨所变化，手一指，口唱：“人妖怎能在一起，你白骨一堆休要来逞威，今日撞我手，死期到临头。”白骨妖听罢，哈哈大笑：“你们找上门，省我去跑腿。”随即向小童抓去，却不料，抓到时竟是一块顽石，疼得嗷嗷怪叫。抬头再看：只见顽石之上盘腿坐着太白金星。白骨看罢，直吓得浑身抖战，刚要逃走，只见太白金星拂尘一甩，一团神火团团围住白骨，白骨左冲右突也无济于事，最后烧成了一堆骨灰。

等到张财夫妻带领众乡亲来到时，只望到一道金光朝北而去，急忙跪下叩了三个响头。

从此，张财夫妻信佛吃斋，专做好事，都活了八十多岁才寿终，并儿孙满堂。此真是：真假不辨，险遭祸殃，人妖颠倒，事不

寻常，人人行孝，方能免难。

佚名 搜集

流传于吉林长白山

毛驴收债

从前，巫山脚下住着一个名叫阮成的人，和他的老婆两口子在一起生活着。

这一天，阮成的舅舅来向他借钱看病。他的舅舅名叫莫祥，是个单身老头儿，躬腰驼背，经常爱披着衣服拖着鞋，手里拿个烟锅锅。这莫祥不止一次到他家借钱，每次来了外甥都没抱怨过，而且还给他煮好的吃。

这次舅舅从侄儿手里接过钱后，便认真地对外甥说：“成儿啊，我已经借了你很多钱了，我已经很老了，欠你的钱这辈子我也还不上，我准备死了二世变个毛驴子来还你的债。”阮成听罢，走上前去，“扑通”一声，跪在舅舅的面前，真诚地说：“舅舅啊，快不要这样说啦，折煞我了，常言说，拉住舅舅手，闻见母亲香，你是我的亲舅舅，你借我的钱就当孝敬你的一点心意，你千万不要变个毛驴来还债呀！”

自从这次舅舅到外甥家里来借过钱后，就跟那赵巧送灯台一般，再也没有到他家里来了。

一天，阮成跟他的老婆商量说：“舅舅这么久都没有到我们家里来了，他又那么老了，又有病，没人照顾，万一有个三长两短，怎么办呢？我准备明天到他家里去看一下。”老婆也很同意。他俩备好礼物，单等着第二天去探望舅舅。

哎呀！真是无巧不成书，说人人到，说神神到；说着曹操，曹

操就来了。

就在这天晚上，明月当空，大地亮堂得就跟白天一样。阮成跟他的老婆白天干了一天活儿，晚上觉得有点累，就双双坐在门前凳子上歇气聊天儿。歇了一会儿，就准备进灶房烧火做饭，他俩正要起身，正巧就在这时候，只见舅舅一步一步地朝屋里走来了。舅舅还是原来的舅舅，还是披着衣服拖着鞋，手里拿个烟锅锅。两口儿高兴极了，连忙亲热地齐声喊道：“舅舅呀，快来坐呀，怎么这么久都不来呀！”

作怪，不知为甚么，舅舅竟一反常态，对他们的亲热接待，他根本理也不理，就跟没有听见一般，埋着头，径直朝驴棚走去。他们喊得紧，舅舅走得紧，几个大步就钻进驴棚里去了。他俩十分纳闷：舅舅这晚是怎么了？我们几时把他得罪了？转念一想，舅舅可能拉肚子要急着进茅厕解手，也就没介意，就忙着进灶房给舅舅做饭去了。他们边做饭边等，一直到饭快熟了，也不见舅舅过来。他们不免起了疑心，舅舅难道滚到茅坑里去了？于是，他俩点上灯，急忙朝驴棚赶去。他们来到驴棚门口，朝里一看，活见鬼，哪里有个甚么舅舅？他俩又屋前屋后、屋左屋右，连茅坑里也用棒搅了，就是没人。“有鬼！”老婆尖叫一声，拔腿就跑。“有个屁的鬼！是我的眼睛看花了！”“你的眼睛看花了，难道我的眼睛也看花了？”老婆没好气地说。

阮成一时也慌了神，乱了主意。他俩越想越害怕，顿时，周身的汗毛马上竖了起来，起了一层鸡皮疙瘩。慌乱中，脚下被石头绊了一跤，一个扑地吹灰，滚成一堆，灯也打了。他俩连滚带爬，钻进屋里，“砰”地一声关上门，一头扎进被里，连大气儿也不敢出一声，怀里好比揣了只兔子，兀兀直跳，心惊胆怕地连眼皮也不敢合一下。

这一夜倒也平安无事。第二天早上，太阳光都照进了屋里，

母毛驴在驴棚里声声叫个不停，他俩才起了床。只听得“吱扭”一声，门一开，怪事又出现了：他们眼睁睁地看着舅舅站在院坝当中。他们以为又是眼睛看花了，把眼睛揉了揉，定睛再看，分明是舅舅。他们不再害怕了，仗着胆子喊了声“舅舅”。那舅舅依然如前一般，不哼不哈，就跟泥塑木雕似的，两眼直勾勾地盯着他俩。大白天他俩不再害怕了，壮着胆子朝舅舅走去。就在这时候，只见舅舅身子一晃，又一头钻进了驴棚。他们赶紧跟进驴棚，哪里有个甚么舅舅？不过，他们都看到了自家的母毛驴刚好生小驴，只出来了半截，头还吊在阴门上，一见他俩进门，“啪”的一声，小毛驴就掉到了地上。他俩如梦初醒，恍然大悟，一切都明白了。这个毛驴十有八九是舅舅投的胎，因为他曾亲口说过要来变个毛驴还债。为了把事情弄清楚，阮成决定火速前往舅舅家去看个究竟。阮成心急如火，两腿生风，只消两个时辰，就到了舅舅家门前。舅舅的住房门虚掩着。阮成伸手将门一推，进得门去，来到床前，用手将帐子一掀，定睛一看，舅舅果然死了，身上还是热的呢！事情清楚了，这个毛驴千真万确的是舅舅死了变的鬼，鬼又来转生投胎变的毛驴。

从此以后，他就把小毛驴喊舅舅，给它最好的东西吃。

斗转星移，光阴流逝，随着时间的流驶，小毛驴渐渐长大了。毛驴长大以后，外甥对它十分尊敬。如果运东西他情愿自己多背些，舅舅少驼点，不要累着舅舅。如果赶场或者到哪里去，他都要事先向舅舅请示，问他愿不愿意去，如果愿去就点头，不愿去就摇头。说来也怪，那毛驴真通人性，真能够点头摇头哩！

这一天，阮成要去赶场，他就走到毛驴跟前，恭恭敬敬地对它说：“舅舅呀，我今天要去赶场，你愿意去吗？”毛驴连连点头。于是，阮成打点行装，牵上舅舅，共同上路，舅舅两个，一前一后，直奔县城而去。

他两个来到场镇后，走东街过西街到南街，买齐了货物，辗转打到北街，正准备回家，却看见这北街上有一个卖坛坛罐罐、碗碗碟碟的商人，好大的一个摊子呀！

却说毛驴走到这个摊子跟前，就一动也不动了，用眼睛恶狠狠地瞪着那个商人。阮成拉了它几次它都不动。阮成正想再次催舅舅走路，就在这个时候，毛驴突然发起狂来，一跳老高。说时迟，那时快，只见一个猛冲，对准那些碗盏坛罐，头顶脚踢，一阵乒乒乓乓、劈哩啪啦，打得片片粉碎，烂个净光。可惜这好端端一摊货物，刹时间就变成了一堆废物。这一突变，非同小可，直把阮成吓得魂飞天外，魄散九霄。那个商人把鼻子都气歪了，只见他跳将起来，劈手抓住了阮成的衣领，咆哮如雷：“赔我的东西！快赔我的东西！”

这时候，阮成转身走到毛驴跟前，声声哭诉道：“舅舅啊，今天早上走的时候，我是问了你的，我又没有勉强叫你来，你咋发这么大的火？你给我惹的这塌天大祸，我怎么赔得起啊！”那个商人听了他跟毛驴说的这一番话，真好比丈二的金刚——摸不着头脑。他立刻松了手，好奇地向阮成问道：“小伙子啊，你为什么把毛驴喊舅舅呀！你快把你的故事讲给我听。”看热闹的人把他围得水泄不通。

阮成见问，就把他和毛驴的前因后果，一五一十，一字不漏地讲了一遍。商人听罢，又问道：“你舅舅叫甚么名字？”“莫祥。”

谁知那商人不听犹可，这一听呀，就好比头上浇了一盆凉水，从脑壳一下子凉到了脚后跟，张了口合不得，伸了舌缩不得。呆了半晌，把那肥厚的屁股一下子杵在了地上，口中喃喃地说道：“是了，是了，今天是冤家路窄，碰到收债帐的了！”只见他转身对阮成高声说：“小伙子，快把你的舅舅赶走吧，你舅舅今天损坏的这些东西，我也不要你赔了！”

阮成听罢，心中大惑不解，并不离开。他睁大了眼睛，惊奇地问道：“卖碗的老板啊，你为什么听了我的故事就不要我赔东西了？你也把你的故事讲给我听一下吧！”商人见问，毫不顾忌，也就把他的故事原原本本地讲了出来：

我叫王恩，与你的舅舅莫祥是结拜弟兄，同路做布匹生意。原指望做生意赚了钱好成家立业说老婆。谁知我在外面得了一场大病，为看病把我的本钱用光外，还把你舅舅的百多吊本钱也借用了，当时讲的是回到家后加倍还他。可是回到家后，我不但没有加倍还他，连本钱都不想还他啦，他跑烂了几双鞋也没有把钱要上。他一气之下，跑到县衙门告案。到了审案那天，县官把惊堂木一拍，先审我：“你为甚么借钱不还？”“禀告大老爷，我没有借他的钱。”“没有借钱他为甚么告你？”“他是诬告。”县官把惊堂木一拍，转审莫祥：“他没借你钱，为甚么你要诬告？”“我没诬告。”“既没诬告，他何时借你钱来？借了多少？何人作证？从实讲来！”当时借钱的时候并没具备手续，他怎么拿得出来呀？问得莫祥张口结舌。找不出证据不是诬告是什么？县官大怒，喝令衙役把他撵出去。莫祥高声辩解：“大老爷我冤枉！”“再鞫剥你的皮！”莫祥气不过，又跑到我家里来要钱，并且说，我这辈子把你的钱要不到手，我死了转世也变个鬼都要来找你要钱！”“变你妈个屁的鬼！”我见他逼得紧了，干脆远走高飞躲债。他本钱也失了，没钱当然就说不起老婆了。从此他过起了流浪生活。想不到今天他竟变成毛驴来打烂我的东西，果真变鬼收了她的债帐，所以我不要你赔钱！”

众人听罢，无不嗤之以鼻。阮成唾了他一口，活该！就牵上毛驴，同舅舅回家去了。

李廷贵 搜集

流传于安徽固镇

鬼无影的来历

古时，在一个村庄上住着一位大财主，名叫张古，此人仗着姐夫是一县之官，在村上无恶不作，人们是敢怒而不敢言，这下，张古更是专横跋扈。

可事有凑巧，过了两年，张古的姐夫被免职，这下，张古就矮人三分了。

新任知县是位清官，地方百姓知道后，纷纷告张古。新知县杜郑和经过审查，得知张古犯有多收租子、强夺田地、霸占民女的三大罪状后，立刻将他处死了。

张古死后，到了地王府变成一名小鬼。

因为张古对杜郑和一直怀恨在心，便决心变成人，见机行事，对杜郑和下毒手。

那时的鬼变成人之后，与人一样，没有任何区别。张古变成了一个美女，来到县府的大门前唱起歌来，那歌声悠扬动听，一下子便有许多人来围观，逗得那些花花公子只流口水，恨不能下手。

这时，歌声传到正在书房中读书的杜郑和耳中，杜顿觉通身爽气，精神抖擞。他放下书本，顺着声音来到府门前，见一女子在唱，就叫仆人拿了十两纹银送给那歌女，然后回房继续读书。

小鬼张古本想以色相打入府内，然后再下手。谁知，杜郑和并非贪色之辈。张古见一计不成，又想一计，变成一位衣着破烂的村妇，在杜郑和经常走过的后山中等待。

一天，杜郑和无事，往后山走去，忽见一个村妇跪地喊冤，忙上前搀扶，谁料，一扶起，他大吃一惊：一个面色铁青、尖脑袋上

长着两只小角的鬼站在自己面前。张古大喊：“杜郑和，我报仇来了！”说完，便扑向杜郑和。

杜郑和这时才明白怎么回事，但已晚了，张古已扑上来，掐住了他的脖子，不大一会，他就咽气了。

杜郑和死后，灵魂不散，化为一缕青烟，直飞天宫，在玉皇大帝那里奏了一本。

玉皇大帝恨鬼扰乱民众，便请天神共商办法。太上老君献计说：“可让鬼没有影子，以此来让人们能够辨出是人还是鬼。”玉皇大帝觉得这个办法不错，便马上下了一道玉旨：鬼不能有影子。

从此以后，鬼就再也没有影子了。

鬼装人——露馅，这句歇后语据说就是从那时候传下来的。

佚名搜集

流传于湖北襄阳

脸上长鸡毛的故事

传说清朝末年，在奉天、吉林一带，常常能看到一个脸上长鸡毛的中年人。据说他姓金，名叫克勤，家住在吉林的山区。家中只有一个老母。二十岁时，老母给他娶了个媳妇，名叫孙彩凤。长得柳眉杏眼，樱桃小嘴，身子匀匀称称，像刚出水的荷花一样漂亮。没想到好景不长，才过门一个月就暴病死了。母子万分悲痛，街坊邻居帮着把彩凤的尸体埋葬了。

就在埋葬彩凤的当天夜里，克勤睡在炕上，难过得翻来覆去合不上眼。不断回想着成亲一个月来的甜蜜，妻子的容貌笑颜像走马灯一样在眼前转来转去。将近半夜的时候，他在朦胧之

中见到妻子向他走来，两眼含着泪花向他说：“可憋死我了，可憋死我了，快放我出来，快放我出来！”他心里一惊，睁开眼一看，面前哪有妻子的影子？叹息一声又合上了眼皮，可接着又见妻子向他走来，口里仍是嚷着：“可憋死我了，快放我出来！可憋死我了，快放我出来！”这一夜一连做了三个梦，全是一样。

第二天一早，克勤起来对老母说：“妈呀，我昨晚一连三梦，都梦见彩凤说可憋死她了，叫把她放出来。”老母说：“儿呀，昨晚我也连做了三个梦，和你的梦完全一样，你说怪不怪。”早饭后，克勤到了岳父家，又把梦境说了一遍。谁知岳父岳母也说夜里做了同样的梦。他想，莫非彩凤又活了不成？快上坟地看看吧。克勤找了几个帮手，带着铁锹、镢头来到坟地。大家将棺材挖了出来，打开棺盖一看，嘿！但见彩凤在棺中坐着，口里直喊：“可憋死我了，可憋死我了。”大家见彩凤真的活了，就七手八脚将她搀扶出来，喝了一碗玉米粥，让克勤把她背回了家。

彩凤死而复生，头几天，克勤心里着实有点怕，不敢与她在一块睡。留心观察她的言行举止，却又觉和以前没什么两样，渐渐也就打消了顾虑，与彩凤同睡。这样又过了一个多月，别的异样没有，只是克勤变得又黄又瘦，浑身软弱无力，求医看病也查不出病因。

北方的农民在天热时候有个习惯，光着脊梁吃完晚饭，喜欢靠着铺盖将双手交叉放在脑后，“迷糊”一会儿，消除一天的疲劳。女人拾掇完锅碗瓢盆，总是习惯坐在炕沿上纳鞋底。这天晚饭后，克勤虽然在“迷糊”，神志却清醒，眯着眼能瞅见彩凤在炕沿上纳鞋底的样子。这时瞅见彩凤纳着纳着，忽从嘴里伸出一条一尺多长的大舌头，抵在克勤的腋窝下，吱吱地吸起血来。克勤这时已经昏迷无觉。

第二天，克勤将这事告诉了舅舅，舅舅会一些祛妖拿邪的法

术，给他出了一个主意。克勤回家后对彩凤说：“今天中午咱舅要来，他老人家爱吃热饺子，饭量也大。你多包些饺子，煮熟后趁热端过来。”说话的当儿，他舅舅来了。中午吃饭时，彩凤端一碗，他舅舅就把饺子里的热气吸在口里，一连吸了十几碗饺子的热气。当彩凤端来最后一碗时，他舅舅“扑”的一声将口里的热气全喷在了彩凤的脸上，彩凤装着羞怯样子去厨房了。他舅舅对克勤说：“我原想用热气喷化这个东西，看来现在是不行了，只有等到一百天它现原形时才能治住它，现在你要像往常一样，不能被它发觉，到九十九天的晚上，我来救你。”

转眼到了九十九天的晚上，过了这夜就是一百天了。吃完饭克勤胆颤心惊地在炕上装睡，彩凤仍坐在炕沿上纳鞋底。到九点多钟的时候，彩凤纳鞋底的速度加快了，十一点时那简直就是飞针走线，又过半小时它的鞋底纳完了。这时但见彩凤拿过梳子梳起头来。梳着梳着，突然用手将自己的头拧了下来，噌的一下从脖颈里又长出一个恶脸鬼头。这个头大于笆斗，铜铃眼、鹰钩鼻、血盆大口。原来的纤纤细手立时变成了鹰爪，猛地向着克勤的脸上抓去，痛得克勤“啊”的一声昏了过去。恶鬼正想扒心、摘肝、喝脑浆，听到窗外“轰”的一声巨响，原来是克勤舅舅在窗外朝恶鬼放了一土枪。这一枪，火红的铁沙子全打在了恶鬼身上，痛得恶鬼朝空中一蹿，冲破了屋笆，直向东南方逃去。克勤舅舅急忙进屋，看见克勤的脸上鲜血淋漓，一大块皮被恶鬼抓去吃了。他急中生智，立刻到鸡窝里拖出一只老母鸡，拔掉鸡脚上的毛，撕下一块鸡皮，“啪”的一声贴在了克勤的脸上。从此以后克勤脸上的那块鸡皮，就长上了鸡毛。

金盛家 搜集

流传于山东一带

童养媳坑恶鬼

很久以前，传说牛庄有个老庄稼把式叫牛田，儿子刚八九岁，可订了个媳妇却十七八。别人问牛田，为啥要给儿子订个大媳妇，牛田嘿嘿一笑，倒说别人不懂啥。确实别人不如牛田会打小算盘。媳妇娘家穷，老早就送来了牛家，白天下地做活，一天三顿饭还等着她来烧。公婆稍有不如意，扫帚把子、刷子咯嗒可就赚到了头上身上。晚上铺床叠被照顾小丈夫睡下后，还得坐下来纺棉花。没等停手睡下，不是小丈夫叫唤要屙尿，就是公婆呼喝鸡快叫了，该套磨下碾道了。天天这样，月月如此，无穷无尽的活，做也做不完，折磨得童养媳筋疲力瘦，整天累得唉声叹气，人前不敢显露，只有在无人处偷洒辛酸泪。

有一天晚上童养媳纺棉花，直到半夜时分婆婆交的三个线穗还没纺完，人实在困乏，揉揉眼睛不敢睡。这时，忽听到屋门响了一声，原来有个急待超生找替身的小鬼撞了进来。小鬼见到童养媳纺着线抹眼泪，就轻声叫着：“还是死了好！死了好！极乐世界无限好！”勾引童养媳寻死。童养媳摇车抽根线，小鬼就暗中给她勾断。童养媳拾起线头接半天，纺车一转还没抽出多长一段，小鬼又给勾断。童养媳暗想，今晚定是索命鬼来缠，故意气鼓鼓地嘟囔着：“唉！不活了，上吊死去！”童养媳找根柴绳绑到二檩上，拿个鸡罩垫着脚，刚站上鸡罩试试，那想到细竹丝编的鸡罩软塌塌的，踏上去如踩平地一般。童养媳明白了是小鬼在鸡罩里做法，立刻心生一计，嘴里说着：“生来命苦侍候人，死了再一辈子也难有人侍候我。还是烧水洗洗脚再死不迟！”转身进灶屋去烧水。

烧了很长一段时间，才烧好一盆滚烫的热开水。童养媳端进了纺车房，并没有用水洗脚，而是一生气照着鸡罩浇了下去，这时只听鸡罩内的小鬼被烫得“叽哇”一声逃跑了。

第二天，童养媳给一家人讲起昨晚坑鬼的故事，吓得公公、婆婆再不敢让童养媳坐夜纺棉花了。为的生怕自己被恶鬼勾去了魂，那就赔了篓里银子罐里钱了。

房德芝 搜集

流传于河南泌阳一带

吴 侬 鬼

从前有一个叫张胜的书生，从京城赶考回来，半路上遇到一场暴雨，把他淋得像个落汤鸡。他哆哆嗦嗦地向前走，忽见前面有一个酒店，便加快脚步赶了去。

走进酒店，见里面一个人也没有，正踌躇时，只见一个少妇从楼上下来，见他这副样子，先是吓了一跳，接着怯生生地问：“公子从何方来？”

“我从京城赶考回来，半路遇雨，弄成了这个样子，请你莫见怪。”他说着，用手拧了拧湿淋淋的衣衫。

这个少妇名叫阿姐，长得花容月貌。十六岁时嫁给了一个姓吴的汉子，在这里开了一个酒店。不想没过两年，就进了黄土，留下阿姐一人开店为生。阿姐见张胜样子实在狼狈，便拿出丈夫生前留下的衣服给他换上，还摆了一桌丰盛的酒菜招待他。

张胜感激万分，一边吃，一边和阿姐闲谈起来。不知不觉两人钟了情。当张胜知道阿姐正是一个寡妇时，便情不自禁地把她抱了起来，温情地说：“像你这样美的女人，一辈子守空房多可

惜。”

阿姐听得美滋滋的。她自守寡两年来，从没有遇到一个中意的男人，对她又是这般有情意。她的心醉了，含着眼泪默默地说：“张公子，你真好。不过，只怕你出了店门之后就不认我了，叫我空喜一场……”

“我发誓，”张胜没等她说完，就急忙跪在地上说。“我回去之后，定在今年的八月十五前来接你。如有三心二意，我张胜定遭天劈雷打！”

阿姐羞赧地把张胜扶上了楼……

第二日，张胜便回去了。临走时，阿姐给了他五百两银子，说：“路途遥远，日后你来接我时用得着。”

哪知张胜回家后，杳无音信。阿姐左顾右盼，盼来了八月十五，又盼九月初九，仍不见张胜来接她。一晃一年过去了，张胜的影子也不见。阿姐知道自己受骗，又伤心，又悲愤，她料定无望，便在树林里上了吊。

恰好，这时一只老虎打此经过，看见阿姐还没断气，便扑过去把她叼走了。那老虎吸干阿姐的血后，便将身子丢在了树林里。天长日久，日晒雨淋，阿姐的尸身变成了一个像老虎一样的伥鬼。只见她两眼发红，泛着复仇的火焰，大吼一声，在地上连翻三个跟头，摇身一变，又变成一个如花似玉的少妇，比以前长得更美了。她冷笑一声，便朝着张胜所在的地方走去。

突然，一只老虎挡住了她的去路，厉声问道：“吴伥鬼，你去哪里？”

“谢谢您的救命之恩。”吴伥鬼跪在地上说。“我要去找我的郎君，他与我有约在先，万望您开恩，让我过去，他正等着我呢。”

老虎点了点头，放她走了。

那吴伥鬼得到老虎的答应后，越走越快，不大工夫，便来到

了张家村。可是正想进村时，却又被土地公公拦住了，说：“你非凡人，进我村子有何贵干？”

吴侏鬼急忙跪在土地公公面前，哭着诉说她和张胜的一段恩爱，可张胜如今不知去向，自己一个人孤苦伶仃地从千里来寻夫……吴侏鬼越哭越伤心，泪水流成了一条河。土地公公被感动了，心想：既然他们的情爱那样深，就让他们见见面吧。于是把吴侏鬼放进了村子。

吴侏鬼把眼泪鼻涕一抹，进得村来。看见张胜坐在门口，本想现出原形，猛扑过去，掏出张胜的心肝来。但想到自己走了这么远的路，闯了一道又一道难关，就此了结了他也还不能消除心中的愤恨，于是喊了一声：“夫君，我等你等得好苦啊！”便故意放声哭了起来。

张胜一见阿姐来到，又惊又喜，急忙扶她进了屋，问道：“你怎么自个儿来了？”

“怎么？你不来接我，我自己来了，你不愿意吗？”

“愿意，愿意，我正准备去接你呢。”张胜高兴地说。但他很不明白，路途这样远，阿姐到底怎么来的？然他心里这样想，嘴上却又不肯多问。

原来那次张胜回到家，将他与阿姐的事说给伙伴听。伙伴们知道他身上有钱，便千方百计找他赌博。不久，五百两银子输得精光。他本是个穷书生，又没有考中，于是，只好将接阿姐的事搁了下来。久而久之，渐渐淡忘了。今日阿姐亲自登门，他心里自然是说不出的欢喜。

当晚，吴侏鬼与张胜拜了天地。

日子就这样一天天地过去了。人们发现：村子里每隔三五天便丢失一个小孩。眼看十多个小孩丢失了，连一具尸体也找不到。人们越来越害怕，便去请来一位长老，准备查个究竟，除

此一害。

长老手持宝剑，召集村子里每家一人到鼓楼集合。这时他一个一个地看过去，看看究竟哪个人的脸上有妖气，便知道吃人的鬼藏在哪家。当看到张胜时，长老轻声地对他说：“张公子，你的妻是个吃人的伥鬼。”

“什么？你说什么？”张胜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你的妻子是个吃人的伥鬼。”长老重复着说。

张胜惊呆了，他万万没想到，自己的美貌妻子竟被人说成是伥鬼。他很想冲上前去，把这个老糊涂狠狠揍一顿。只是两手疲软，举不起来。原来他已被那吴伥鬼吸去了许多精血，变得面黄肌瘦，浑身使不出力气。

“你不信吗？”忽然又听到长老对他说，“你若不信，今晚你等着，到时就明白了。”

张胜半信半疑地回到家，看见妻子那娇艳的面容，禁不住掉下泪来。

当晚，张胜强闭着眼睛躺在床上，脑子里不断想起白天长老说的话，吓得心惊肉跳，睁着眼不敢入睡。

果然，到了三更时分，妻子突然下了床，在地上连翻了三次跟头，转眼变成了一个凶恶的伥鬼。张胜见状，吓了一跳，急忙用被子蒙住了头。他不敢叫喊，生怕那伥鬼来掏自己的心肝。他在被窝里吓得直打哆嗦。这时忽听到“哗”的一声，张胜料到伥鬼飞出了窗子，这才慢慢地掀开被子。果见窗子大开，窗帘掀出了窗外，在夜风中飘。

不一会，又听见“哗”的一声，那伥鬼又飞了进来，嘴里还啃着一块人骨头，发出咔咔的声响。吃完之后，又翻了三个跟头，伥鬼变成原来的少妇，爬上了床。

张胜简直吓呆了，在被窝里连大气也不敢出。此时他巴不

得快天亮。他悔恨当初没听长老的话，才落了这个结果。

好不容易盼到天亮，逃出门来，拼命跑着去找到长老，把昨夜看到的情景一五一十地说了一遍，哭着求长老救命：“长老啊，我没父没母，想不到今日娶了个鬼老婆，日后定被她吃掉的。请长老帮我想想办法，救我一命吧！”

“嗯，我是应该救你的命的。”长老郑重地说，“只不过这个鬼非常厉害，要想制服她是很不容易的。她要吃了你的心肝以后才肯离开。你也别怕，我给你两张纸和五个鸡蛋带回去，不要让她知道。趁她去洗衣服时，你把这两张纸分别贴在大门和房门上，侏鬼就进不了屋，哭一会就走了。如果进了屋，你就用这几个鸡蛋一边打她，一边跑来，我再另想办法。”说完把念上了咒语的两张纸和五个鸡蛋递给了张胜。

张胜回到家，果见妻子去洗衣服。望着她走远了，急忙把纸贴上，关好门，躲在房里提心吊胆地等着动静。

一顿饭工夫，吴侏鬼回来了。正欲推门，突然一道白光向她刺来，她惊吓得后退了几步。她知道张胜已经发现她是鬼，不准她进屋了。她气得直咬牙关，骂道：“好呀，张胜。我不吃你，你倒暗算我来了，日后不把你的心肝掏出来吃掉才怪！”

她骂着骂着，哭了起来。哭她怎样对张胜一片真心而张胜怎样无情义。一边哭，一边在地上磕磕拜拜，直哭得地动山摇。不一会，忽听到“啞”的一声响，大门开了，门上的纸片掉了下来。吴侏鬼一溜烟进了堂屋，立即现了原形，披头散发，从口里喷射出一股火来，直射向房门。接着房门上的纸也慢慢掉了下来。吴侏鬼猛冲进去，伸出刀一般的爪子，就要掏张胜的心肝。

张胜惊叫一声，拼命用鸡蛋向吴侏鬼掷去。吴侏鬼怪叫一声，后退了几步。张胜夺门而逃。张胜一边跑，一边向后头的吴侏鬼掷鸡蛋，慌慌忙忙地跑进庙来找长老。

長老見那兩張念過咒的紙制服不了吳佗鬼，知道這鬼的妖氣厲害。他對張勝說：“現在我只有最後一招了，能不能救你也難說。不過只要你聽我的話，還是可以想辦法的。”

“長老，您就說吧！我都聽您的，照您說的辦。”張勝吓得臉都發青了。

“你回去買一口棺材放在門外，你躺進去，叫人在你肚子上撒些米，再虛蓋上棺蓋。記住！不管那佗鬼見了棺材怎麼哭，你千万不要吱聲，要不你就沒命了。佗鬼聽不到你吱聲，認為你真已死，她就走了，走了永不再來。”

張勝回到家，照着長老說的做了。吳佗鬼果然找來了。她此時又變成了少婦，跪在棺材邊哭得一把鼻涕一把淚，死去活來。她哭訴從他倆在酒店相識，一直訴到張勝丟下她而去……一邊訴說一邊痛哭，那哭聲，沒有一個人聽了不動心。張勝躺在棺材里實在忍不住了，便不自覺地應了一聲。

正在這時，棺材蓋“哐”的一聲開了。吳佗鬼隨即現出了原形，一伸手便把張勝的心肝掏了出來，大叫一聲飛走了。

石亮智 搜集

流傳於貴州黎平

跟鬼比把戲

某個村里有個人膽量過人，什么都不怕，人們都叫他天聾子。

某年歲尾的一個下半夜，天聾子獨自一人推一獨輪車，趕去縣城辦年貨。走到離家十里光景的一個山窩里，忽見前面朦朦朧朧的月光里，隱隱約約好像有一個少婦站在路邊沿。這深更

半夜的深山冈坞里，怎么还会有人等人？天聋子心里想，莫非是一个鬼？鬼怕犬吠怕鸡啼，更怕生人逞英豪。人有三怕鬼，鬼有七分怕人。上半夜鬼不敢随便出动，可现在已到了下半夜，正是鬼出动的时候了。想起“好鬼不挡路”，这来者一定不善，不觉心中有点忐忑不安。正两难时，他为自己壮胆：我一个堂堂八尺汉子，怕一个弱女鬼做什么？于是，他连咳三声，若无其事地“啾啾啾”大步推车向前走去。

走到近前一看：这少妇大约有三十来岁年纪，穿一身青布新衣裳，梳着发亮的云髻，面色苍白，不胖不瘦，曲线分明。她左手提个红布袋，看去虽不算漂亮，却也有点楚楚动人。天聋子没有作声，车子推到这个少妇身边时，忽听她轻言细语地哀求道：“老哥哥，请行行好，让我搭下你的车，一块走好吗？”“不行！我要赶路。推不起！”天聋子大声回话，以此壮胆。那少妇又说：“我身体不好，就积个德吧。我很轻，不信你试试看。”她不等天聋子答应，就一屁股坐到了车板上，果然一点重量也没有。天聋子心里明白了，这个少妇确是鬼。

他们默默地大约走了十几里路，来到了一个有七、八十户人家的村坊边，鬼忽然跳下车来，说：“我到地方了。请老哥哥稍等等，我去拿点东西给你吃。”不一会，只见这个鬼提了酒壶，端着一碗熟鸡蛋走来。天聋子双手接过，就坐在车梢上，刚想开口答谢，抬头一看，这鬼忽地无影无踪了。

天聋子一手提酒，一手端蛋，想：听老年人讲，生死鬼手上总是提个红布袋，捉到生人的魂灵往红布袋里一放，就跑到阎王爷那里去讨求生符，然后去投胎出世。那么，这个鬼是个生死鬼必定无疑了。她来到这个村，肯定是找替身的，她要是得逞，那将是两条人命的事啊！想到这里，天聋子放下手里的酒和蛋，急急摸进村，他要去赶鬼救人。

刚到村口一株柚子树下，忽然柚子树上“沙沙”地落下许多沙子，落得天聋子一头一身。天聋子明白是生死鬼躲在树上想阻止他，他并不害怕，从地上拾了一个大石块，朝着柚子树用力猛掷上去，这时只听见“叭”的一声，在不远的地方一堆稻垛边出现了一个人影。石块“噹”的一声落地，引起几声狗吠，稻垛堆旁的人影顿时着了急，好像把一个红的东西慌慌张张往稻垛里一塞就不见了。天聋子猛窜过去，伸手果然从里面搜出一个红布袋，一瞧，认得正是那个生死鬼的东西，就随手狠狠丢进了稻垛边的一个茅坑，又回到了自己的车边。

一会工夫，天亮了，天聋子走进村，打听到村头一户人家的媳妇初次分娩，已经好几个时辰了，孩子却是生不下来，家里人都吓慌了手脚。天聋子赶紧走进那户人家，把自己晚上推了个生死鬼到这事说了一遍。起初别人不大相信。天聋子急中生智，问道：“看看你家少了东西没有？”果然这家人家发现酒壶不见了，煮好的鸡蛋少了许多，大家这才明白是生死鬼在作弄。当下家主连忙派人到邻村去，请求云游在此的龙虎山道士画避鬼符；接着又请来了村里十几个剽悍的男人，肩荷鸟铳，手提马刀，守护各个门庭窗口，让生死鬼进不来。说来也灵验，孩子哇哇落地了。天聋子做了一件好事，轻快地推着车进城去了。

天聋子因为碰上生死鬼，耽误了进城时间，等办好年货下街时，日已平脸，已到半下午了。当他推着车来到十里亭边，天空已布满星星，大地一片混沌，月亮尚未完全出来。他想：反正是夜不迟工，等到月亮升高赶路也不迟。于是他把车推进了亭子，决定歇歇脚再走。

进了亭子，屁股还未坐稳，忽然看见在那亭子角边立起一个女人，见脚不见头，在月光照不到的暗角里狠狠地说：“老哥，我在此候你多时了。早上你做的好事，把我的袋子拿走了，把我好

不容易找到的替身给放了，害得我出不了世，只能做个乡村野鬼了。”天聋子听了，触电似地站起来，捏紧两个钵头样大的拳头，问道：“你想怎么样？”鬼接着说：“我想先变两套把戏让你看看，然后再算帐！”天聋子一听：这真是冤家路窄，看来今晚不是鱼死就是网破，只有豁出去了，一定要斗过这个鬼，否则性命难保。他应着生死鬼的话，爽朗地说道：“行！等下我也变套把戏把你看！”

生死鬼先做了一套吊颈鬼的把戏。只见鬼轻轻往上一跃，亭子平梁上忽地吊起一具双眼珠鼓出眶外、舌头伸出半尺多长、手脚伸得笔直的僵尸。天聋子看着，心里虽然有点害怕，额上冒汗，嘴里却连声说“不好看”，要生死鬼另做一套。生死鬼从平梁上无声无息落下，倒在地上又做了一套七孔流血的溺死鬼。只见这鬼眼、耳、鼻、口汨汨地一齐往外冒血，肚子鼓胀得像要炸破似的，看上去十分骇人。天聋子看着，吓得身子不住哆嗦，但还是强充勇敢，连连摇手说“不好看”。这时他叫鬼站好，吩咐鬼闭紧眼睛，等他也变套把戏。生死鬼见自己的两套把戏都没把这人吓倒，也想看看这人到底有什么好把戏能吓唬它。天聋子见鬼闭起了眼，急忙从车上搜出一挂打算过年封门大吉用的千子鞭爆竹，迅速拆开，围缠在鬼的身上，然后噗地划亮火柴，点燃爆竹。爆竹噼噼啪啪响起来，把生死鬼吓得叽哩哇啦乱蹦乱跳，尖叫着向荒野奔逃。天聋子看着一闪一闪的爆竹火光远了，赶紧推起车子，踏着如水的月光，马不停蹄地拼命往家跑，惟恐爆竹响完，生死鬼再回来找麻烦。

陈金龙 口述
陈贵兴 搜集
流传于江西一带

田 令 光

田家庄有个厚道人叫田令光，家里贫寒无依，靠自己给人家打短工过活，所以，四十几岁了，仍是烧掉了枝桠的竹竿——光棍一条。

田令光经常捡取人家丢弃的破蛋壳儿，他觉得丢弃可惜，就拾回家来摆到桌上，天天捡，天天供，桌上的蛋壳儿堆得满满的，快要没处放了。

他的这番好心，感动了一个蛋壳鬼——销鬼子，销鬼子决心报答田令光。

这天，田令光干活回来又捡了一个蛋壳儿，轻慢地往蛋壳堆上放，不觉叹了口气说：“可惜这供桌太小了！”说完作了几个揖，接着走了。

待他晚上回来，不由得惊呆了：他看到原来那张供桌被换上了新的，大的，桌上的蛋壳摆得整整齐齐，四周还缭绕着香烟。正纳闷间，只见从香烟中飘出一张香手帕儿，上头写着“念你心肠好，拾蛋壳有功，老销今助你，旧案换换新”四句话。

田令光真是受宠若惊，想不到拾几个蛋壳儿竟把销鬼子哄进门来了。他对着供桌磕了好几个头。从此以后拾蛋壳儿更有劲了。每晚回来，都要恭敬地朝着供桌磕几个头，免不了要叹一番苦。想不到头天叹的缺什么，第二天一睁眼，缺的东西都在眼前。他感激涕零得心花都开了。

过了一些日子，他的家大变样了，烂草屋换成了大瓦屋；屋里金面盆、玉如意、银柜台样样都有了，可就少个媳妇儿。

这天，田令光捡蛋壳回来，又在供桌前装模作样地叹气，说：

“现在，我田令光搭帮您，什么都不缺了，单只少个内当家的，求您再做做好事吧。”

第二天，田令光一觉醒来，仿佛觉得自己卧在花丛中，鼻子里闻到奇异的香味。他揉揉眼睁开一看，啊呀，一个妙龄美人正睡在他床上！美得他呀，三万六千个毛孔好像全灌满了蜜，一个翻身就把美人抱住了。

田令光着实乐颠了！他感激得在香案前磕了上百个头，连头都磕破了也不知道。这天，他没有去拾蛋壳儿。

田令光真过上黄金生活了。他想自己现在要什么有什么，成了大财主，再去捡蛋壳儿，岂不太丢脸面？于是他想出了个绝妙的主意。

他在门前贴出一张公告：“为方便来往过路客和拯救贫苦，本人决定大发慈悲，凡能拾一个蛋壳交来，即赏饭一餐；交十个蛋壳的，赏银一两，交百个蛋壳的赏银十两。”

公告一出，果然不少穷人来交蛋壳，换银子，他赢得一个慈善名声。整日里吃喝玩乐。忽一日，他突发奇想：人们都说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我今虽已金砖铺地，骡马成群，可这钱财不在于多呀！假如能弄个一官半职，一呼百应，多么威风？于是他又来求销鬼子了。

这时只见他磕几个头，朝着香案又念切开了：“老销菩萨呀，想我田令光，虽叫化子出身，却也有点歪才。您如能再给我弄个官儿做做，一来扬了您的名声，二来也为百姓办点好事。”说完又磕了几个头。

这销鬼子也真有求必应，果如其言，让田令光当上了华阳知县。

不想这田令光新官上任，一点好事没做，尽是搜刮民财，玩弄美女，完全忘记了自己当初的艰难日子，结果弄得声名狼藉，

民怨沸腾。

这下子，可把销鬼子激怒了。

一天，田令光在街上闲荡，听到路边一个带圆顶帽的老头儿在谈销鬼子。他连忙挤过去。听到说销鬼子可以把人家的东西销走的时候，他可急坏了。连忙问有没有办法治服销鬼子？老头白了他一眼，说：“把你的后屋檐沟灌满水，喊着销鬼子的名字。打几根铁桩，让销鬼子坐水牢。不过要记住，千万不能走漏风声！”

田令光赶回家，按照老头的办法打铁桩，这时忽觉肚子疼了起来，倒在床上就睡着了。

田令光一觉醒来，大吃一惊：怎么又来到了自己从前的破茅棚里？仍睡在那堆乱草里，草里尽是老鼠窝。到处老鼠屎一堆堆，臭气熏人。哦，再看看，当初那张破桌子，依然还在。他跳起来，捶胸顿足：“我的大瓦屋呢？我的金银呢？我的珍宝呢？我的……”他哇哇地哭了。正哭着，突然，不知从哪里吹来一张纸。纸上写着：“罪有应得”四个字。他吓得呆住了。

吴建华 搜集

流传于湖南桃江

崂山道人除恶鬼

早年，山东莱阳附近的一个村里，住着夫妻二人和一双儿女。丈夫叫马贵，妻子叫淑贤，夫妻二人男耕女织，恩恩爱爱，日子过得非常美满。

村里前不久死了一个妇女，名叫玉花。玉花活着的时候，水性杨花，很不守妇道。她暗中看上了马贵，曾几次戏引马贵，都

遭到马贵的冷眼拒绝。玉花忧郁成疾死去。

玉花死后阴魂不散，变成一个漂亮女子。天黑时，来到马贵家门口，口称过路人，无家可归，哭哭啼啼，装出一副可怜相。马贵夫妇心地善良，见她可怜，就把她让到了家中。

有一天马贵外出，女鬼把淑贤的心抓出来吃了，尸体扔到村边的一口枯井中。她变成淑贤的样子，马贵回家也没有认出来。这样瞒过了马贵和两个孩子。

自从她出现后，附近一带每隔十多天就丢失一个孩子。近处地方接连丢失，不知丢失了多少个。

这天崂山道人下山出游，路过此地。看到村子上空妖气弥漫，就在村中走来走去，走到马贵家门前，不觉一惊。啊！鬼怪原在这里。

崂山道人站在门外，等马贵出来。不一会儿，马贵果然从家中出来了。崂山道人马贵说：“你身上妖气十足，你现在的妻子是个女鬼。你的妻子早就被这女鬼把心抓出来吃了，尸体扔到村边的一口枯井里去了。每天晚上你睡着后，她到外边害人。现在已经吃了七十多个小孩心了。她要吃足一百个人心，最后两个就是你家的孩子。把你家两个孩子的心吃完她就走了。到那时候就不好治了。”

马贵一听，吓得魂不附体，哆嗦着忙跪在道人面前，向道人求救：“师傅，救救我的两个孩子吧，我再也不回家去了。”

“你现在不回家去，她就知道了，你的两个孩子马上就没有命了。”

“道长快帮我想个办法吧，该咋办呢？”

“你不要害怕，现在治她还来得及。给你两把宝剑，一把挂在门上，一把挂在窗上。今天晚上不论听到什么动静，天不亮，不要出屋门。”崂山道士说完就走了。

晚上女鬼见马贵还没有上床睡觉，就出来找马贵。刚想进东屋，看到门上直放金光，照得她进不去。又来到窗口，看到窗口也放金光。她知道有能人治她来了。她很生气，想把马贵和两个孩子的心都吃掉再走。她在门外喊：“马贵，天不早了，回屋睡觉吧？”马贵不回声。她又喊：“你怎么这样没有情意，夫妻这么多年，你知道我离开你睡不着觉，快回屋……”

她话还没有说完，只见崂山道人从空中降下，用拂尘猛向恶鬼头上打去。这时听见院中鬼哭狼嚎和着呼呼的风声，闹了一阵，没有动静了。

马贵和两个孩子在屋中，吓得一宿没有闭眼，天亮出门一看，崂山道人和恶鬼都不见了，连门和窗上的宝剑也没有了。从此这一带再也没有听到谁家小孩丢失过。

狄秀伦 搜集

流传于黑龙江一带

刘成赶鬼市

早年时，涿鹿城除了五天一集外，东门外还有个“鬼市”。为啥叫鬼市呢？听老辈子人说：那个市是五更开市，等到公鸡打鸣天泛青时，就收摊散市了。因此，来市上不管买东西的还是卖东西的，差不多人手一盏羊皮纸灯笼，一走一忽悠，就像坟滩地里的鬼火儿似的。再加上市上出卖的东西，不是以冒充好的假货，就是二棒手犯抢抢来的，贼二哥撬门掏洞偷来的，揭（盗）墓贼挖坟揭墓从死人身上扒来的，反正是来路不正道。来这儿卖东西的，买东西的，谈价钱不言声儿，卖主的手拉住买主的手，凭十个指头在袖笼里捏数儿，神神秘秘的，因此人们就叫这里是“鬼市”。

上鬼市买东西，除了想捡便宜的人外，就是扛长打短的穷汉子，好的置办不起，到鬼市上对付买件当用的。因为这儿的東西，价钱比正集上便宜得多。

有个背河的穷汉子，名叫刘成，一年到头冬天溜冰涩路^①，夏天淌水背人接货物，嘴里省肚里俭的，抠抠巴巴地攒了一吊小钱儿，有心扯几尺布做件褂子穿，铺子布价儿高，盘算来不够数儿，只好起大早来这鬼市上撞撞运气。有钱主儿上鬼市大都提个灯笼亮晃，刘成家贫，置不起灯笼，便打灶坑里扯了把艾蒿，拧了根绳儿点上，晃晃悠悠地上了市。

来到市上，刘成见有几个估衣摊儿，就对着艾绳吹了吹，想借那亮火头儿，瞅瞅摊上估衣的成色。谁知摊上的卖主心虚，以为刘成是吹火照他的脸，个个都背个身子，没人搭理他。正在这时，刘成的肩上被人拍了一巴掌，扭头一看，是一个干巴巴的汉子。汉子问刘成道：“这位老哥，想买衣裳？”刘成点了点头。“你瞧俺身上这件儿咋样？”刘成晃晃手里的艾绳火儿，瞧了瞧汉子身上的衣裳，还差不离，就问：“啥价？”“哎，俺一瞅就知道你老哥和俺一样，是个长缺钱儿的。干脆点说吧，你当紧穿衣，俺当紧用钱，就把你身上的一吊小钱儿掏给俺得了！”刘成一听，心里想：“这人倒怪，连俺身上揣多少钱都知道。不过瞅这衣裳的成色，一吊钱的价，确还算捡了个便宜。”光顾盘算便宜了，也没往别处想，伸手从怀里摸出那一吊小钱就给了那汉子。那人也爽快地从身上脱下那件袄儿，一手递给了刘成。刘成接过往身上一穿，嘿，真是姓郑的娶了姓何的，正合适儿。心里一乐，连颠带跑地回了家。

① 涩路：冬天在冰上铺上稻草，草上铺层儿沙，人、牲口走上去不打滑，故叫“涩路”。

刘成跑到家，天还没亮，穷汉没穿过好衣裳，好衣上身“烧”得慌。他连推带搯地把媳妇儿摇醒，让她瞅瞅他自个儿买的这“新”袄。刘嫂揉了揉眼，探起身点上灯一瞧；只见丈夫身上袄儿捶浆得平平，缝得细密密，也挺高兴的。小两口儿都觉得一吊小钱花得不冤。

天亮以后，吃罢饭刘成又要去背活。说也奇怪，穿了那件袄儿刚出院，袄儿就开了花，一下变成了碎布片儿，风吹落花似的，纷纷扬扬地落到地上了。刘成大吃一惊，蹲下身来一捏那布片，却变成了一指头灰。刘嫂闻声跑来一瞧，也发了愣。穷汉的钱没来项，刘成越思越想越窝囊，连活也没去背，蒙头倒炕上睡了一天憋闷觉。等到第二个上半五更，他气呼呼地跑到了鬼市，要去寻那卖袄的汉子。

刘成来到市上，一眼看到那汉子又捧了几件衣裳在兜卖。刘成刚要上去抓那汉子，“呼”的一股风吹起尘土迷了眼，等他揉眼的空儿，那汉子早往野地里去了。刘成心里话：“你今儿就是钻到耗子窟里，俺也得把你掏出来。”撒脚就赶。赶来赶去赶到一片柳毛子^①地边上，那汉子一晃就没了影儿。刘成蹲下身瞅瞅，四外黑乎乎的，只好扭身又来到市上。果然老远又瞅见那汉子仍蹲在那里卖衣裳。刘成觉得奇怪，就偷偷靠了上去，趁那汉子和买主“捏价”的空儿，悄悄把手里的艾火绳掖在了汉子后腰带上。那汉子卖了旧衣，又忽悠忽悠地走了。刘成盯着艾绳的火亮，悄没声地跟在后头。走来走去又走到那片柳毛子地里，刘成怕柳毛子挡眼，紧走了几步，忽听远处传来一声鸡叫，但见那汉子把腰儿一扭，“突”地一下又没了影儿。刘成三步两步窜进柳毛子地，一瞧，这里原是一片乱坟滩呀！再一瞧，只见一个坟包包上有

① 柳毛子：树苗。

个火光儿，一闪一闪的，仔细辨认正是他掖在那卖衣汉子后腰带上的艾火绳儿！刘成头皮一炸，心里想：“娘哎，怨不得事事邪象，弄半天俺是撞上鬼啦！”想到这里，刘成撒丫子就跑，跌跌马爬地跑回家，脸皮子吓成了墙皮色。刘嫂见了，忙跑过来，扶住他问：“你这是咋啦？”刘成这才结结巴巴地给媳妇说了一遍。刘嫂一听，吓得浑身打冷战，说：“妈哎，骇死人了。怨不得叫鬼市儿，当真的有鬼哩。今后咱就是光膀子，你也别去那儿了。”“那吊钱哩？就白扔了？”“钱、钱，你就记了个钱，钱当紧还是命当紧？”“没钱的人钱就是命。这年头儿，人欺压人不说，鬼也欺压咱这个没钱汉哩，俺非治他不可。”说到这儿，刘成把门一摔就走了。他扭脸儿来到他姑家，讨了一只黑公鸡，干啥哩？他听人说过，鸡血能避邪，他要拿这公鸡去治那个鬼！

第二天一早，刘成又来到了鬼市上，东一头、西一头找那个鬼，找着、找着，肩上有人拍了他一巴掌，扭头一看正是那个鬼。刘成一伸手从怀里掏出装公鸡血的小瓶儿，抠下了瓶盖，就要往那鬼身上泼。那鬼伸手按住刘成的瓶儿说：“这位大哥，你听俺说，俺虽说的不该坑你，可俺是凭东西卖钱呀？俺说了，俺和你一样也是穷窝囊，要不咋会把身上穿的脱下来卖呢？你吃亏上当不就是一吊钱吗？干么非想算计俺的一条命呀？”“俺攒俩钱不容易哩，你咋就忍心坑俺？”“唉！俺这也是没法子的事儿，老婆坐月子等钱用，俺没别的本事，只好把身上穿的脱下来卖。来这市上的，人是穷人，鬼是穷鬼，俺得了钱，却坑了你，得，这是你的钱，还你！”说着，从怀里掏出那吊小钱儿，递到刘成面前。刘成见那鬼满眼泪花，心肠不由一软，说：“俺不知道你老哥也是个苦坨坨。得了，这钱俺不要了，送你花吧！”那鬼说：“俺也是一时心急忘了阳世与阴世了。你们阳世的钱，俺们阴世不能用哩，你老哥快收起来留着买件衣裳吧！”那鬼说到这里，又看刘成一眼说：

“不过，买东西你也甭从这市上买，这可真是‘鬼市’哩！”刘成忙问：“怎么？这市上还有鬼呀？”“你撞上鬼那倒算好事了，大不过扔两钱儿，可你们阳世人在这儿卖的东西，更买不得哩！偷来的，失主有眼线；抢来的，衙门已备案；从墓里扒来的昧心衣物，也用不得了。上当受骗事小，弄不好还会代人受过，吃冤枉官司哩。”刘成听了，想了想，认为在理儿，就点点头，离开鬼市走了。

牛子鸣 口述

古风 搜集

流传于河北张家口

阴 差 阳 错

从前，有两个人，一个叫王三，一个叫李四，他们经常聚在一起喝酒，是一对酒友。

一天，两个人又聚在一起喝酒闲聊，谈论阴间的事，等他们酒足饭饱，各自歪歪斜斜地回家了。过了几天，李四听说王三在那天回家的路上掉下河去淹死了，李四非常难过，就经常帮助王三一家老小。王三的妻子年轻漂亮，而且贤惠，不久两人产生感情，就结成了夫妻，和和睦睦地过着小日子。一次，李四外出，喝了点酒，见天色已晚，就急急忙忙往家赶，来到一个小河边，他借着月光看见河面上漂着一个大秤砣，十分纳闷，秤砣这么重，怎能不沉底呢？恐怕是遇见鬼了吧！李四捡起一块砖头，照着秤砣砸了下去，嘴里还骂着很难听的话。秤砣“嘣”的一声沉下去了，接着河里荡起一片水泡，慢慢露出了一个人的脑袋，李四揉揉眼睛，吃惊地瞪了半天，原来这人是王三。李四壮着胆子哆哆嗦嗦地说：“王三大哥，您是来报复我吗？我占了您的妻子，您记

恨我了吗？”王三轻松地笑着说：“哪儿的话，我感谢还来不及呢，你救了我一家老小的命。我刚才只不过跟你开个玩笑，你不要害怕，我现在是阴曹地府里的一个监斩官，因阎王爷管得严，我好久未沾酒了，想来和你叙叙旧。”李四马上高兴起来，邀请王三跟着他到家喝酒。王三不答应，说那不方便，让李四每隔三天，晚上端点酒到河边来，同他一块饮酒。李四答应了王三的要求。

就这样，王三和李四仍像以前一样亲同手足，常常喝到天明鸡叫方才罢休。

有一天，李四仍端着酒壶来找王三，对河中心叫了半天，王三才从水里出来。饮酒间王三阴沉着脸，一句话也不说。李四心里诧异，一再追问王三出了什么事。王三叹了口气，终于开口说：“以后也许再也喝不到你的酒了，因为你的寿限已到，明天，我就要亲自拿你归阴了。”李四大惊失色，苦苦哀求说：“想我李四失去了你王三兄，本已不想活，只是还有你那妻儿放心不下，这一去便如何是好？”王三听了很受感动，就狠狠心说：“李四，不要难过了，你回去好好找个隐藏之地，只要过了午时三刻，拿你不到，你就会长命百岁了。这件事千万不要泄露，不得告诉任何人，明白吗？”李四连连点头答应。

回到家，李四左思右想，找不到一个地方可以隐身，猛然间他想到院子里的老槐树。这棵老槐树长得很粗，离地一米多高处有一个大窟窿，足能容下一个人。李四穿上厚厚的棉衣，连夜就钻了进去。

天亮后，王三领着一帮子小鬼来到了李四家，王三怕李四没找着合适的隐身地方，为了拖延时间，王三就命令小鬼们磨刀，说：“把刀磨得快快的，好一刀下去，让他归阴。”小鬼们磨呀磨，磨到了午时三刻，终于罢手。王三说：“来，让我试试刀利不利。”说着，拿起刀，对着李四家院中的老槐树砍了下去，只听“哎哟”

一声，李四和王三同时叫了起来。小鬼们高兴地哇哇大叫，称赞王三眼明手快，王三心里叫苦不迭，没办法，只好收刀押着李四的尸体和小鬼们到阎王爷那儿交差去了。

申景兰 口述

邹中云 搜集

流传于河北邯郸

墓 活 鬼

卧牛山下，有一卧牛镇。北面靠山，东面依水，南面傍一条通衢大道，虽说算不得繁华集镇，可也不是穷乡僻壤。镇东头住着一户人家，户主叫胡大宝，上有老母杨氏，下有媳妇刘玉环和七岁的儿子小狗。家中守着三间土窑房、七亩薄田，一家四口和美美，日子倒也过得下去。

谁知天有不测风云，卧牛镇方圆五百里地遭了百年不遇的大旱，赤日炎炎，寸草不生，到了秋季颗粒无收。官府不但不给赈济，反而逼租抓丁，全镇近一半人家外出逃荒。大宝眼见家中存粮所剩无几，便和母亲、媳妇商量去当兵吃军粮，既可减免些苛捐杂税，或许还可挣得几两饷银寄回来养家活口。母亲和媳妇玉环眼见得无计可施，无路可投，也只得应允。谁知大宝这一去竟没了音讯。

第二年春天，杨氏因思儿心切，加上饥寒交加，一病不起，没过多久就一命归西了。玉环见婆婆死了，家中无钱无粮又无人，实在无力收殓，只得挥泪将婆婆住的西窑房门窗用断砖封了起来，权且寄放里头，等丈夫归来再作计较。又过了几个月，饥寒越来越厉害，家里找不出一粒米，野地里草根树皮早被人挖

光剥尽。玉环打算带着小狗外出逃荒乞讨，在这时候，不幸母子二人染上瘟疫，没过几天也就相随命赴黄泉。镇里几位好事善心之人便将玉环母子住的东窑门窗也照样封了起来，用碎石将胡家的院门堵死，作了寄埋杨氏祖孙三人的坟茔。

过了一年多，旱情缓解，卧牛镇外出逃荒的人陆续返乡，重建家园。不知从哪一天起，镇里人家圈中的猪羊鸡兔常有丢失，四处寻找连点儿痕迹都找不到。人们以为是被狼群在夜间叼食，就组织了一伙年青胆大的后生夜里隐蔽监视，专等捕捉野狼。

这天黄昏，藏在暗处的几个后生，发现从镇外走来大小三人，待走近借着月光才看清，是两个披头散发的妇人同一个男孩撕扯着一个死婴，边走边吃，吓得几个后生魂都飞了。再仔细看，这三人正是死去已久的杨氏祖孙三人。镇里的老年人听了后生们的述说，知是杨氏祖孙三人死后犯了“墓活”，成了“墓活鬼”，幸好发现得早，鬼的道行不深，只能夜间出动觅食，不敢白日出门伤人，若再耽些时日，墓活鬼修炼成功，怕是躲避也来不及了。于是家家户户扶老携幼纷纷出逃。没几日，周围几十里村庄的人家逃了个精光。

再说杨氏祖孙三个墓活鬼修炼日久，在光天化日之下也敢出门觅食了，无奈镇里已逃得没了人，也只得靠挖掘坟堆里的死尸度日。

一日，那老鬼杨氏掐指一算，喜得手舞足蹈，叫道：“大喜！大喜！我儿大宝要回来啦。”忙让媳妇和孙子将那窑房门窗和院门拆开，将屋里院落打扫得干干净净，专等大宝归来。

你道那老鬼为何对大宝的归来这般欣喜若狂？这可不是因着母子情深、思子心切，而是因为墓活鬼最喜吃亲人肉。

胡大宝离家投军，一晃就是十年。如今混了个小小的长官，便向上司告了个假，骑上一匹大骗马，回家接取老母和妻儿共享

天伦之乐，也可算得是“衣锦还乡”。大宝在路上晓行夜宿，赶了半个月里程，离卧牛镇越来越近，只见路上一片荒凉冷落，及至进了卧牛镇，竟然不见一个人。

大宝思亲心切，也没顾得去想这些，走到自家门前一下马，便迫不及待地喊了一声“娘”。这时只见从门内跑出了母亲、妻儿三人，不及答应一声，便团团抱住大宝放声大哭。大宝也忍不住心酸，一起痛哭起来。

哭了一阵，杨氏收泪道：“儿呀，如今我全家团聚，应是欢欢喜喜，不该再哭泣，赶快进屋吧。”

大宝收泪拉马进院。奇怪的是，但见那匹驢马又踢又叫，无论怎么拉也牵不进院，只得将马缰拴在门前的树上，随了母亲妻儿进屋。

大宝进屋不及落座，问母亲道：“这些年来，你们是怎样过来的？镇子里怎的一个人影儿也不见？”

杨氏道：“自你走后，一连几年大旱，田里颗粒无收，镇里人都逃光了。我母子唯恐你回来不能相聚，况且老的老、小的小，如何走得远路？只得靠刨草根、剥树皮度日，终于盼到今日你回来。”说罢，又哭了起来。

这时，大宝忽见母亲眼里流出的不是泪水，是殷红的血。才要发问，只见妻子玉环和儿子小狗眼中也一样流出了血水。刚好那大驢马在院门外越发踢咬得厉害，不由心中生疑，便道：“我去卸了马鞍，喂喂马去。”

妻子玉环说什么也不让大宝出去，说道：“你歇着，我去喂马。”

大宝心想：这马跟随我多年，非常驯服，今日怎的如此暴躁？儿子小狗在我离家时已满八岁，十多年来怎不见长？母亲和妻子行动敏捷，哪象长期遭难之人？为何镇里人家逃得老少皆无，

独独老母和妻儿却能生存下来？越想越觉得蹊跷，便道：“这马性烈，又踢又咬，你如何近得身？我去去就来。”

杨氏正想等儿子欢喜了，方好动手上口，便道：“速去速回。”

大宝见说，急步跨出屋门，快步走至树下立即解了马缰，翻身跃上马背，两腿用力一夹，那马飞一般向镇外驰去。

那老鬼起先并未生疑，待听得马蹄声急追出门，眼前只留下团团尘土，哪里还有大宝的影子？眼见到嘴的肥肉跑了，怎不发急？捶着大腿嚎了起来。

又过了一段日子，周围坟墓里的死尸被他们吃得精光了，老鬼便对媳妇道：“大宝是不会回来了，此地我等已难存身，不如到别处觅食。”玉环连连点头称是。

这一日，三个墓活鬼来到一个繁华村镇，杨氏道：“就在此地落脚好了。”他们找到村中族长道：“我祖孙三人投亲不遇，权借宝地暂住。我等粗通文墨，也可教授学童，不知可否收容？”

族长道：“村中正缺教师，如此甚好。”便将他祖孙三个安顿了下来，村中集资聘这老鬼教授学童。

日子一长，村中人家的猪羊常常夜里丢失，后来又失踪了几个小孩，但谁也未曾怀疑这外来的祖孙三人。

一天，村里来了一位须发皆白的道士，对村民道：“此地黑气腾空，定有鬼魅魍魉作祟，若不铲除，定然大祸临头。”族长闻报，将道士请入家中，落座奉茶后，将近日村中发生的怪事历数给道士。

道人问：“新近可有外人来此？”

族长便将杨氏祖孙三个路经此地定居的经过讲于道人。道人说：“所犯之事，定此三个所为，若不早除，后患无穷。”

族长央求道士帮助除邪，道士便吩咐族长，立即着手搭建法坛，明日午时三刻除邪，并选了一个灵活机智的后生引鬼。

第二日午时一到，一个后生便来到塾房门前高声喊道：“大胆鬼魅，快快出来受死！”那老鬼杨氏闻言大怒，自知被人识破，率领媳妇、孙子追了出来。只见那后生飞一般朝法坛跑去，杨氏三个墓活鬼紧紧追赶。追到法场，但见法坛下一行排列着十八口大缸，那后生围着每口缸转一个圈，那墓活鬼三个便要跪下磕三个头。原来那十八口大缸在墓活鬼眼中便是十八尊罗汉，跪下磕头方敢通过。只见那后生绕完十八口大缸，飞身跃上法坛，不一会儿三个墓活鬼也追至坛下。要不是那鬼要跪下磕头耽误了工夫，那后生早被活撕了。

墓活鬼追至坛下，只见一道人仗剑披发，口中喃喃念咒，那老鬼杨氏仗着自己道行已深，才要跃上法坛，那道人将手中法铃掷下，这时，只听“咣”的一声震响，三鬼立即倒地，道人跃下法坛，挥剑将鬼一一斩杀。从此，卧牛山一带才恢复了安宁。

贾锁柱 搜集

流传于山西大同一带

换 头

从前有一个人叫广交，老实，厚道，喜欢交朋友，愿喝点酒。妻子特别贤惠，但是脸上却长满了三环套月的大麻子，十分丑陋。夫妻二人过得非常和睦。广交给地主家做长工，地主总想找他的毛病，少给工钱。他非常生气，就每天下午到村东庙旁一棵大柳树下去喝闷酒。他每次喝酒都有个人去陪他，两个人说话很投机，一连两年几乎每次都是这个人去陪他。

这天下午，他二人照例又在一块喝酒。这个人说：“我总喝你的酒，你也不知道我是谁，今天我告诉你吧，我叫义气，已经死

掉多年了，在阴曹地府当判官。我喝了你两年酒，你从来没有不高兴过，今天咱俩交个朋友吧，明天晚上我到你家去喝酒，好吗？”

“真是太好了，一言为定，我在家准备好酒菜等你！”

第二天晚上，义气判官果然到他家来了。广交早就准备好了酒菜，他把妻子叫出来招待客人。从此以后，义气判官经常到广交家喝酒。有一天，广交的妻子不在屋的时候，义气判官说：“嫂嫂长得太丑了，我给她换一个俊脑袋吧。你今天晚上听到什么动静都不要吱声，也不要去看。”

义气判官走呀走，四方寻找，走到一个在朝中做官的张尚书家后花园，看到一个美丽漂亮的小姐和丫环正在花园里追跑嬉戏，一不小心让一块大石头绊倒，摔死了。

义气毫不迟疑，赶快跑去把小姐的头割下来，飞跑回广交家。广交的妻子正在酣睡中，不知不觉，自己的脑袋被换走了。

第二天早晨起床梳头，妻子一照镜子，“哟！这是谁呀？我怎么不认识呢。”

广交早晨起床一看，心里明白这是判官给他帮的忙。

尚书家的女儿头没有了，就派家中人员四处寻找，找到广交家一看，广交的妻子和小姐长得一模一样，于是就把她抬走了。

抬到尚书家后，尚书和夫人都出来看望女儿，可是广交的妻子不认识尚书一家人，说话的声音也不一样，老两口子莫名其妙。后来广交来了，就把尚书小姐怎样摔死，判官怎样帮忙，小姐的脑袋怎样换到妻子头上的经过说了一遍。尚书夫妇听后，对广交说：“这样吧，你妻子的身体，我女儿的头，我就认你的妻子为义女吧！”广交同意了，于是夫妇双双拜见二位老人。

过了些日子，义气判官又来到广交家。对广交说：“咱二人再也没有见面的机会了。”

“为什么不能见面呢？”

“因为我犯了天条，阎王爷知道我为你的妻子换了头，有杀头之罪。”

“就没有救了吗？”

“要想救我，还有一个办法，你买一车纸钱写上阎王爷的名字，在七月十五这一天烧了，还可以买下我这条命。”

广交记住了义气判官的话，买了一大车纸钱，等到七月十五这一天，把这些纸钱写上阎王爷的名字，堆到十字路口，天黑的时候就烧了。熊熊的火光，映红了半边天，在这时候只见义气判官手铐脚镣哗啦直响，从广交身边一晃就不见了。广交眼含热泪，把纸烧完，苦着脸回家了，从此再也没有见过义气判官。

狄秀伦 搜集

流传于黑龙江七台河

鬼脸照镜子

祖辈人说，三国时候，东吴的孙权在建邺建都，依山筑墙，造了石城。以后，不知道过了多少年，多少代，城西的石壁上，慢慢拱出了一个石瘤。石瘤一天天长大，显出了一副怪脸；怪脸长呀长呀，又露出两个鼻孔洞，直往外喷寒气；还长出一张大嘴，那嘴张着，露出一排又尖又利的大黄牙。一句话，这张脸丑得出奇，凶得可怕。胆大的，望它一眼，睡不着觉；胆小的根本不敢靠近。不多久，这里就经常闹鬼。远近几十里，只有野草连着芦苇，人不敢停，鸟不敢歇。

一天晚上，天上忽然亮起一道闪电，喀嚓一声炸雷，惊天动地，扑向石城西边。第二天一早，大胆的百姓跑去一看，只见石

壁上的鬼脸，眼闭了，鼻塌了，嘴也瘪了，活像个老大的死蛤蟆挂在石壁上。还怪哩，就在这城墙脚下，出现了一口水塘，塘水碧清碧清，看得见鱼游虾跳的。

有水塘，就有人打鱼。这天，有一个渔夫来打鱼，起网的时候，觉得手里的网没底的重。以为今几个手气好，逮着了大鱼哩，就拿出吃奶的劲，拖呀拖呀，拖出水面一看，嚄，是个锃黄耀眼的圆镜子！渔夫更欢喜了——铜镜总比大鱼值钱呀！渔夫拿起镜子一照：啊呀，自身的白骨红筋、心肝五脏，全看得一清二楚。就在这时，渔夫听得石壁上一阵哈哈大笑，一抬头，只见那石壁上的怪脸，又横眉竖眼、龇牙咧嘴的了。渔夫吓得手一松，铜镜又掉落水中。渔夫听见怪脸叹了一口气，他抬头再看时，那怪脸又没精打采的像个死蛤蟆啦。

渔夫心里有数了，原来这镜子拿不得，它是专镇这怪脸的。镜子在，怪脸看见自己的丑相，就垂头丧气，不敢作怪；镜子一拿走，怪脸又会神气活现，出来害人。

当地的县太爷听到这件事，财迷心窍，想拿这个宝贝镜子献给皇上，好换个大官做做，就召集城西的渔夫下塘捞镜子。捞了三天三夜，连个影子也没看见。县太爷又叫人架起十几部水车抽水。抽了三天三夜，塘水终于干了，一面金灿灿的铜镜露出塘底。县太爷好不高兴，连忙叫人下塘底去拿，哪晓得铜镜好像生了根，任凭你多少人去搬，怎么搬也搬不动。县太爷急得大叫大喊：“饭桶，饭桶，全是饭桶！”

他把袖子一捋，袍子一掀，亲自跑下塘去搬。噯，果真有门儿，镜子动了一动。县太爷更不丢手，下死劲地板，一张肚肺脸撑得一刻红，一刻紫，一刻白。陡然，铜镜扳开了，哗的一声，一股水柱直朝天冒，把县太爷冲得像滚锅里的饺子——直打旋。一刻工夫，就把他吸进海眼，再也出不来了。

后来，镜子又盖住了海眼，水又涨满了池塘，石城上的鬼脸，也就一直没精打采地呆在老地方。

汪文斌 搜集

流传于江苏、安徽等地

午 夜 鬼

某乡有一对小夫妻，婚后恩恩爱爱，妻子十月怀胎，生下一名男婴，取名叫小宝。有了儿子，丈夫李大宝乐得快要发疯了。夫妻俩视儿子如掌上明珠，说不出该有多么的疼爱。可等到儿子会笑的时候，不幸的事情却发生了……

离大宝家附近有一片坟地，坟地里住着一个午夜鬼。这午夜鬼是个非常凶残的恶鬼。他统治这一片坟地，此地的每一个小鬼都得听从他的命令。否则，轻则挨骂，重则被打入十八层地狱永世不得翻身。午夜鬼每天夜晚都伙同众小鬼去干那伤天害理的事，这个乡被他扰乱得不能一刻安宁。

离此乡几百里处有一座大山，山里有一个神仙，这个神仙常常为民众做一些有益的事，他听说某乡有一个午夜鬼常干坏事，便决定铲除此祸害。只因午夜鬼生性狡猾，几次遇到都让他逃掉了。

午夜鬼这家伙干坏事不说，还喜欢吃小孩。每天夜晚十二点左右便是他到处找小孩吃的时间，他没什么大的功夫，却异常狡猾，善于变化。这一晚，午夜鬼找到了小宝，他一见小宝那白胖胖的身子，禁不住流下口水。急忙伸出双手去抓小宝……正在这时，小宝他娘一觉醒来，见一个披头散发、闪着绿眼光的怪物站在床边，正伸着大手去抓小宝。“啊！”小宝他娘吓得跳了起

来，连忙用手去护孩子。另一手去推那怪物。午夜鬼死死抓紧小宝不放，并阴阳怪气地说：“掐死他也不给你！”小宝他娘急得狠狠蹬了大宝一下，大宝醒来见一怪物正和妻子在夺孩子，忙点着灯，午夜鬼一见灯光，匆忙逃走了。大宝和妻子借灯火一看：孩子完好。便放心了。妻子上气不接下气地向大宝叙述了刚才发生的事，大宝听完后皱着眉头说：“不要对外人说，那怪物是午夜鬼，很难对付。”

那午夜鬼昨晚行劫不成，不禁恼羞成怒，发誓一定要吃掉小宝。第二天，天刚黑，他就命令几个小鬼去把大宝家的灯全偷掉。天黑后，大宝想上灯睡觉，却到处也没找着灯。没办法，只好不上灯睡觉。午夜鬼见事成大半，就放心大胆去干了。他叫两个小鬼先缠住大宝，自己却和另一个小鬼去夺小宝。大宝见妻子一手护小宝，另一只手去推午夜鬼，却没防另一个小鬼从背后窜上。眼看小宝就要落入鬼手，大宝急得直流泪大呼。

正当这时，忽听窗外有人高呼：“午夜鬼，你死到临头了！”午夜鬼与众小鬼一听，都知道是克星五阳神找上门了。想走吧，又舍不得快要到嘴的美餐，他向众小鬼一使眼色，众小鬼明白他的意思，立即扑向五阳神。这五阳神正是那山上的神仙，他此时正在到处找午夜鬼呢，听得大宝呼救，便急忙飞来。眼看众小鬼就要扑到五阳神身上，说时迟，那时快，五阳神向后退一闪身，“啪”地抽出身上的宝剑。黑夜中，众小鬼见那寒光闪闪的宝剑，已先自胆怯了几分，但又害怕午夜鬼责怪，只好硬着头皮迎战。没几招，众小鬼已都死在五阳神的剑下，现出原形，只是些人身枯骨。午夜鬼见势不妙，转身便化作一道青烟想逃之夭夭。五阳神哪里容得，将手中宝剑向空中一掷。只听得“扑通”两声，午夜鬼也在宝剑下丧了命。五阳神将这些尸骨一卷，便闪身跳上空中。刚欲离去，忽见大宝夫妻吓成那样子，便朗声说：“不必害怕，众

鬼已皆除矣。五阳神这就告辞了！”大宝夫妻忙向天叩头表示谢意。

从此，这个乡便安宁得多了，再也没有什么怪事出现了。

刘学文 搜集

流传于陕西等地

阴 才

有一个小机灵鬼，在阴间是阎王的心腹，又是得力助手，他帮助阎王把阴间管理得有条不紊，因此，深得阎王的宠爱、青睐。一天，阎王去朝拜玉皇大帝，在玉帝面前替这小鬼美言了几句，于是，玉帝决定让这小鬼来世变成人，使它享受人间的快乐，但又考虑到是阎王的得力助手，以后还要帮助阎王处理事务，所以，让他既能看到阴间的事物，又能享受人间的温暖，并取名为阴才，又授他法术，可以捉鬼。从此以后，任何鬼怪见到阴才都要躲避，来不及躲避的，也要跪在路边，听候阴才的吩咐。

一

阴才和一个邻居很要好。一天早晨，他们去砍柴，刚到山上，便跑来大大小小、老老少少的一大群鬼。这群鬼，过去在阴间都是阴才的好朋友；现在看到阴才春风得意，便以老朋友的关系又稍带有巴结的味道，争着替阴才砍柴，阴才执拗不过，只好同意。因为邻居看不见鬼，为了不让邻居发现这一秘密，就叫他休息一下再动手。谁知，一坐下，便呼呼地睡着了，等到醒来，两大担柴都已捆好了，阴才也谢过老朋友们并打发他们走了，邻居还蒙在鼓里，以为是阴才做的好事。这样几次，阴才和邻居的关

系越来越密切了，邻居有什么好吃的，少不了阴才的份，阴才也不负义，也分与那些鬼，因此，那些鬼在阴才的带领下，在村里大做好事，村里也随着太平起来了，但他们不知阴才立了最大的功。阴才也不介意，继续我行我素。

二

在一条大河的边上，住着一村人，人们过对岸，多数靠渡船，也有一些撑竹排子过的，但是，偏有几个落水鬼，跟人们作对，总是无缘无故捣翻船只，淹死人，弄得两岸人家不安宁。这些淹死的人都跑到阎王那里诉说苦衷，于是，阎王下令，由阴才负责处理这件事，并发给阴才令箭。阴才拿到令箭，马不停蹄地跑到了河边，把令箭一扬，宣读阎王的命令。几下功夫，这几个落水鬼便都被阴才抓了起来，接着，阴才又要把这几个落水鬼处死，落水鬼们大喊“饶命”，并说愿“将功赎罪”。阴才便问落水鬼们怎样立功，落水鬼们说他们能够造很多的船，并把这些船一溜儿排在河面上，接通两岸，并在船上铺上木板，这样，人们便可以从上面走过。阴才想想也有道理，便命令落水鬼们赶紧造船。三天后，船造好了，第四天，一座天下少见的桥造好了，因为浮在水面上，所以，阴才便把这种桥叫做浮桥。从此，浮桥便流传开了。阴才也因为办了一件大好事，而被阎王和玉帝又记了一大功。

三

这天早饭后，阴才去赶集，因为刚过谷雨，人们都忙着插秧耙田，路上没有几个赶集的，阴才也在为没有伴而感到路长起来了，走了一会儿，正好看见一个认得的伙计在耙田，田大概耙到一半，阴才便叫人家同他一起去赶集，人家当然不肯。阴才好不失望，所以决计跟耙田的伙计开一个玩笑，边走边想，刚好遇到

一个鬼，阴才便叫这个鬼到耙田人田上变一条大鲤鱼，自己却悠悠自乐地赶集去。

耙田的越耙越快，快要耙完了，忽然看见一条大鲤鱼在田里活蹦乱跳，便放下活计去抓，抓又抓不住。耙田的抓鱼心切，便在田里一个劲地追逐，可就是抓不到，眼看太阳下山了。正好，阴才一步三晃，醉醺醺地回来了，见到这个场面，才知道这个玩笑开得太过份了，赶紧把鬼打发走。耙田人突然不见了这条大鲤鱼，已是吃惊不小，又看到耙好的秧全被踩了，气呆了。阴才赶快把他拉回家，安顿好，又去求救于鬼们，请鬼们帮他扶好这些秧，并把没耙完的田耙完。耙田人又回到田里来了，看到这情景，又以为是阴才做的好事，可不知道这是阴才的恶作剧，直到现在也不知道。

四

阴才有时也会到处流浪。一天，阴才来到一个村庄。这个村庄，村头住的是一家财主，村尾住着贫苦百姓，阴才是从村尾进村的，刚进村尾，就见一农夫全家都在哭哭啼啼，便问出了什么事。原来村头的财主看中了农夫的女儿，一个漂亮的姑娘，明天就要来抢亲。财主已经七十多岁了，又麻又秃，姑娘是个标致的黄花女，能不伤心吗？阴才便安慰农夫一家，说他有个办法对付财主，又对农夫一家如此这般地说了一番。

第二天，财主带着礼物来抢亲了，一进农夫家门，就看到屋中坐着一个头戴红头帕的姑娘，坐在姑娘周围的是一些年轻的男女后生和几个伴娘，财主禁不住心花怒放，多多给了礼钱，便把姑娘抢去了。农夫家的人们都忍不住大喊大哭起来，不过，待抢亲的人走远了，大家又都笑得泪都流出来了。

再说财主把姑娘抢回家中，便急不可待，想立即尝尝姑娘是

什么滋味，当揭开新娘的头巾时，“啊”的一声，晕倒在地，脚一蹬，一命呜呼了。原来，新娘并非姑娘，而是阴才请来的鬼，财主没有见过鬼，那能经得住这一吓呢？所以，一吓就死了。

却说老财主死后，也变成了鬼，但是个无名小鬼，这下，老财主就要服阴才管了。阴才把老财主变成一头牛，给农夫耕田，农夫以为阴才是神仙下凡，便在家里设了一个神位，天天敬香。

五

阴才、道士、巫婆都能捉鬼，但不知谁是高手。一天，阴才、道士、巫婆三人一同去一个很远的地方，还未出发，三人就议论开来了。三人都说自己的本领高。于是，三个商量看谁在一顿饭的时间内先捉到鬼。因此，三人分头出发，没一袋烟工夫，阴才牵了二头羊回来，道士肩扛一只死虎也回来了，一顿饭后，巫婆才抱了一只老母鸡回来了。阴才冲着道士笑道：“你看，巫婆给我们吃鸡了。”两人相视大笑，原来巫婆不知道怎样捉鬼，就连看也看不见，更何况捉呢！只好把家里唯独的一只老母鸡也抱来凑数，哪里晓得被阴才和道士识破。笑罢，巫婆、道士双手抱拳，说道：“久闻阴才兄手艺高明，今日才相信，佩服佩服！”为什么道士这么乖呢？也是因为道士扛到的死虎是阴才把一个死鬼变成的，放在路边，为道士解难，让道士扛回来，而阴才牵到的两头羊，是两个无恶不作的魔鬼变成的。

经过这次比赛，阴才理所当然地被推为这次远行的头儿，才确定了阴才是捉鬼能手。于是，阴才的行李，巫婆自动地替他拿，而巫婆和道士的盘费却让阴才掌握。阴才也就真有点头儿的样子，在后面跟了同去。

王芳梅 搜集
流传于江西南康

唱歌骷髅

传说，从前某村里有一对好朋友，一个叫六兵卫，一个叫七兵卫。

两个人因为呆在村里没啥事儿做，就结伴到上方赚钱去了。

三年过去了，勤劳的六兵卫赚了很多钱，就邀七兵卫一起回家。可是，七兵卫把钱都花了，不但没有盘缠，连一件回家穿的衣服也没有。六兵卫就买了新衣服给他，并给了盘缠，两人一起上路了。

路上，走到快要看见村子的一座小山岭上时，七兵卫突然起了歹心，把六兵卫杀掉，抢了钱，装着若无其事的样子回来了，还欺骗村里的人说：“六兵卫与坏人同伙，花光了钱，连家也回不来啦。”

七兵卫每天游手好闲，还去赌博，渐渐把抢来的钱用完，又出村子去赚钱了。

当路过三年前杀死六兵卫的小山岭时，听到一个声音在唱着非常优美的歌曲。到底是谁在这么荒凉的地方唱歌呢？七兵卫四下一看，原来是一颗毛骨悚然的骷髅头正在草丛中唱着歌，再仔细瞧瞧，骷髅咧着白牙，口朝着他哈哈大笑：“七兵卫，你把我忘了？我三年前在这里被你杀掉，费尽心血攒下的钱都让你七兵卫盗走了。我每天等呀等，想着不知什么时候才能见到你呢，直到今天才见着，再没有比这高兴的了，你在村里呆不住，又要出去了吧？”

“是啊，打那以后，我一直呆在村里，现在钱没了，只得到上方去赚钱。”

“带我一起去吧，刚才你也听了，我会唱歌，如果让骷髅唱歌给人听的话，肯定会赚钱的，怎么样？”

七兵卫听了，觉得这太好了，就把骸骨放在怀里，来到上方，边走边吆喝：“骷髅唱歌，骷髅唱歌！”骷髅唱歌是件稀罕事，人们拥来围着看稀罕。这一下，七兵卫可发了大财。

不久，唱歌的骷髅出了名，终于传到了王爷耳朵里，七兵卫被唤到王爷宫里。

“你确有唱歌的骷髅吗？”

“是的，有。”

“那，让它唱给我听听。”

七兵卫把骷髅拿了出来。可是，骷髅连一句也不唱了，成了个普通的骷髅。

“喂，唱！唱呀！”急躁的七兵卫咯咯嗒嗒地摇呀、求呀，怎么敲打，怎么滚动，骷髅还是不唱。

王爷生来性急，非常生气，捉住七兵卫。刚刚让手下的人砍下脑袋，骷髅就用优美的歌喉唱了起来：“实现了，实现了，我的愿望实现了。”

王爷吃惊地问：“喂，骷髅，你为什么现在才唱歌呢？如果早唱一点的话，我就不会处死你的主人了。”

“说实在的，我是被他杀掉的。我叫六兵卫，我俩原来是好朋友。三年前，我照顾他，给了他盘缠和回家的衣服。可是，那家伙却在一个小山岭上杀了我，盗上钱跑了。”骷髅说完，哈哈大笑起来。

韩 飞 搜集
流传于山西

生死簿上添了寿

从前有一家有钱人家，一儿一女，儿子叫陈龙，是官府里的放粮官；女儿叫陈凤，是个美貌女子。兄妹俩相处得很好。

有一天，陈凤出嫁了，不巧死在洞房花烛夜，陈龙非常想念妹妹，于是就与父母协商，借放粮的机会出去游玩、散心。家里有的是钱，父母同意了儿子的请求，给陈龙一笔金银。官船出发了，到了盐州府，陈龙就上岸去玩，盐州府很特殊，半边是阴街，半边是阳街，中间有一道小桥，专门由一位老头守着，不许人到阴街那边去。由于阴街和阳街紧靠着，所以阳街店门口都放着一个水盆，凡是客人前来买东西都将钱放在水盆里，以辨清钱的真假（因过去都用硬币），防止鬼拿纸钱来买东西而上鬼的当。

陈龙从阳街向阴街走去，到了阴、阳街界桥，守桥的老人已睡着了，陈龙便不知不觉地走了过去。刚走不远，看见远处有一个青年女子在洗衣服，远远地望去，那女人好象自己的妹妹，那女人抬头一看，来人象自己的哥哥。陈龙越走越近，两人越看越象，走近一看果然没错，兄妹相认以后抱头痛哭。陈龙问妹妹说：“你怎么会到这个地方来的？”陈凤说：“哥哥，我告诉你，我出嫁的那天晚上，我被扭头夜叉用叉子把我叉来的，当天他就强占了我！”陈龙告诉妹妹一家人想念她的痛苦情景。说着说着，时间不早了，陈凤说：“哥哥，你赶快躲在夹壁墙里，你的妹婿马上就要回来了，他那身上的穿戴，你看了会把你吓坏的！”嘴里说着，扭头夜叉就回来了，多远就听见扭头夜叉身上叮铃铛唧地响着，陈龙躲在夹壁墙里抖着。扭头夜叉没进门就鼻子一嗅，问陈凤说：“家里哪来的生人味呀？”陈凤不敢隐瞒，就吞吞吐吐地说：

“是我哥哥来了。”扭头夜叉说：“既是你的哥哥来了，叫他躲着干什么，这多不礼貌呀！赶快叫他出来！”陈凤说：“那么你赶快把身上的衣服脱掉，不然会把他吓坏的！”扭头夜叉把外衣脱了以后，请出陈龙，要与他一起吃饭。因为阴间的东西，人不能吃，吃了以后就回不了阳间，纸钱到阳间又买不到东西。陈凤就向哥哥要了点钱到阳街去买了点心给哥哥吃。吃过以后，扭头夜叉就又去叉人了。

陈龙没事就在妹妹家翻妹婿的书看，一下翻到生死簿子，翻啊，翻啊，一翻翻到自己的名字，生死簿子上明明写着陈龙某天某时就死了。他屈指一算，立刻出发刚好能赶到家死，二话没说就赶快上船回家，官船行到一个大城市，他上岸买了送老衣和停尸床、棺材等。这个大城市的西边有一条大河，河面宽，一个人摆渡一趟要三斗米，一般的穷人过不起河；而陈龙的妹妹已死了，自己又要死了，家里钱很多，就想在此河面上建一座大桥，来方便来往的行人，但自己的寿命有限不许可，他很愁闷。一天他走过小巷内，见几个好汉在议论说：“这条河上建一座大桥该多好。”

“好是好，就是没有这笔巨款！”

陈龙插话说：“你们能出人出力，我出钱！”

好汉们说：“你的口气倒不小啊，你有多少钱？”陈龙说：“我给你们十石紫金子够建一座大桥了吧！”说完就开了一张条子给好汉们，就又上船回家了。

在行船的路上，深夜陈龙听见岸上一间小丁头门里有人在哭，陈龙叫人把船靠下来，派两个人上岸去问情由，两个人到这间小房子里一问是婆媳俩哭的。婆婆说：“唉！先生呀！先生呀！我家儿子不学好，会赌钱，把家产都输光了，现在又把女人输掉了，明天人家就来要人了，我家媳妇是个好孩子，怎肯走啊！走

了，我家这么穷，又到什么地方去找媳妇啊！”两个人回船上告诉粮官陈龙。陈龙吩咐佣人拿畚箕到尖头舱里扒点碎金碎银给人家。婆媳一见陈龙送来了金银，立刻双膝跪地向官船不住地磕头，谢大恩大德。

第二天上午，船到家了，父母听说儿子回家，高兴迎来，一看船上又是停尸床，又是棺木，吓死人了。父母一抖一颤地问儿子是怎么一回事，他一边安慰父母一边忙收拾，因为下午两点整就是他离开人世的时刻了。吃完午饭，陈龙把送老衣服穿好，往停尸床上一躺，等死。可是时候到了不死，时候过了还不死。

陈龙一气之下，爬起来上船又去盐州府问妹婿生死簿究竟有用没用。到了盐州府问扭头夜叉说：“你的生死簿究竟有用没用？我等死也死不了！”扭头夜叉说：“你再去看看你该什么时候死。”陈龙拿来生死簿子一看，二十五年以后此日此时才派他死呢。

扭头夜叉说：“你在回去的路上做了什么事？”陈龙一想，把自己在回去的路上做的事说了一遍。扭头夜叉又说：“你做了两件好事，在生死簿上又给你添了寿了。”

曹 卉 搜集

流传于江苏盐城

巧戏菜刀鬼

在鬼村五里外的地方，有一棵古老的槐树。一条从村里经过的河流绕着它朝下游直奔而去。河面筑有一座石拱桥，一边紧靠槐树，一边与一座古屋毗邻。那古屋早已无人居住了，因为它经常闹鬼。据上了年纪的老人们说，远近的吊死鬼、溺水鬼、

龌龊鬼、促狭鬼都聚集在那里，每到夜晚，便闹得鸡犬不宁，祸害极大。而最为凶狠毒辣的，莫过于菜刀鬼了，它喜欢捏一柄菜刀杀人取乐。

也不知过了几朝几代了，鬼村出了个远近闻名的人物，名叫东方大胆。这后生仔不单模样儿俊俏英武，还能仗义行事，天不怕、地不怕，为乡亲们做了许多好事。那些野鬼也有所耳闻，总想加害于他，拔去眼中钉、肉中刺，可一直未曾得逞。

这一日，来了一位经商模样的人要求容借一宿，东方大胆不假思索地点头同意了。他想：予人方便即予己方便，何乐而不为呢！

一回生，二回熟，他们的话儿逐渐多了。后来，那商人突然话题一转，说道：“老兄，村外古屋闹鬼的事你不会不知吧？何不替乡亲们除此祸害呢？”东方大胆默然不语，对于鬼怪，他恨得咬牙切齿，可不敢轻举妄动啊。商人见他心有所动，不觉暗喜，冷笑道：“老兄名为东方大胆，难道还怕区区小鬼吗？嘿嘿！我们不妨打个赌：你如果敢到古屋睡上一晚，我将口袋的子儿一概奉送。”遂将口袋的钱摇得叮当响。

东方大胆窘迫极了，脸上一阵红，一阵白，斩钉截铁地说：“住一晚有何稀奇，并非我东方大胆年少好胜，若能澄清古屋事实，倒也可以为来往客人增添了好几个铺位。”

待东方大胆出门置办几根蜡烛，那商人一溜烟跑进村外的古屋。原来商人不过是一个野鬼，他一露原形，将事情一说，众鬼大声叫好。一个小鬼恭维道：“大哥先前是做戏的，这一手可真不赖，晚上只看菜二爷给我们露一手，一饱眼福，哈哈！”

当晚，东方大胆带着一些东西，来到古屋。他仔细搜索了一遍古屋，没有发现有何异常。只是因为年代久远，大小房间均遭鼠啃虫蛀，侧厢房的几根柱子也摇摇欲坠。到处都有蜘蛛网和

鸟兽的粪便，充斥着一股潮湿的霉味，蒙着一层厚厚的尘埃。

这时天黑了，山间野兽吼叫，槐树叶沙沙作响，给古屋增添了一种恐怖的气氛。东方大胆不由得一阵心虚，毕竟是在这人烟隔绝，几代无人问津的鬼地方呀！他将床铺摆在厅堂的正中，挂上围幔，旁边陈旧的八仙桌面上插着两根点燃的蜡烛。这时阴风突起，烛光晃动，四壁斑剥蜡黄的墙上，影子来回走动，而柱子和横梁镌刻着的飞禽走兽张牙舞爪向他扑来。东方大胆纵然是铜心铁骨的铮铮汉子，也难以在这样的环境里镇静自如了。他不敢过早地躺下睡觉，在厅堂的空地上来回走动，随时准备着一场你死我活的格斗。他知道自己四周埋伏着危机，稍不提神便身首异处。

东方大胆默念着时间快些过去。他的心里越是紧张，越是消耗精力，也就越觉得疲倦。他感到有些累了，就干脆坐在床上，到了午夜，已经连着打了几十个哈欠了。

突然，东方大胆灵机一动，觉着这样守到天明不是个办法。即便鬼来了，自己身在明处，必定吃亏。于是，他把被子理好，象是人着实在其中睡熟了一般，他自己则一脚踏进厅堂外面的一个装蔬菜之类的大木桶内，上方盖一张围席。不久，他便迷迷糊糊睡着了。

三更过后，从桥边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把东方大胆从睡梦中惊醒。他侧耳聆听，那声音由远而近，向着厅堂疾步而来，一阵小声的喧哗之后，又听到阶梯上响起霍霍的磨刀声。东方大胆心提到了嗓子口，脊背凉丝丝的。

他忍不住顶开围席一角，向着厅堂窥视，只见那烛光下一个浑身长满黄毛的怪物手拎着一把明晃晃的菜刀向床铺走去。显然，这就是以杀人取乐的菜刀鬼。菜刀鬼一只毛茸茸的黑手掀开围幔，手起刀落，嘴里念叨着：“一刀，二刀，三刀，分四截。”东

方大胆身不由己猛蹬起来，顶开围席，高声叫道：“菜刀鬼，看你往哪儿逃！”菜刀鬼冷不防背后的一声吼叫，一松手落下菜刀，齐齐斩断自己的一排脚趾。“啊哟！”菜刀鬼惊叫一声，忙向后逃脱，谁知一时性急在台阶前被卷着的围席绊了一跤。东方大胆手疾眼快，捡起地上的菜刀向魔鬼投去，只听“嗞”的一声，菜刀插进菜刀鬼的屁股。菜刀鬼负着巨痛落荒而逃，连菜刀也来不及从身上拔出来，还淌一路的血。这真是偷鸡不成蚀把米啊！

连宝楼 搜集

流传于闽中一带

鬼医大脚病

从前有个名叫张三的穷人，左脚患了大脚病，小腿终年象排竹筒一样粗，红肿疼痛，十分痛苦。

一天，他去外地求医，返回时已是半夜，路过一处坟地迷了路；由于脚痛人倦，便倒在草地上睡着了。不久，一群鬼发现有人躺着，怯生生地围了上去。一个鬼见是张三，便道：“这个人非常小气，从不烧香拜佛，今晚我们想法给他点厉害尝尝。”为首的老鬼听了，对张三上上下下打量了一番后，把眼光盯在他的腿上，说：“这人有点来头，左脚上穿着‘朝靴’，大小也是官。我生前虽没有做官，但看到过鼓鼓囊囊的朝靴，与他相差不大。”老鬼想了想，又道：“我看这号人不配做官，把他的朝靴脱下！”一声令下，小鬼一拥而上，七手八脚地把张三的“朝靴”脱走了。

第二天清早，张三觉得左脚轻了许多，一看，才知道恢复了原状。他欣喜若狂地离开坟地，见人就说：“鬼医好了我的大脚病。”这样，一传十，十传百，传到了李四的耳朵里。他右脚患有

大脚病。几年来，不知请了多少郎中，不知花了多少铜钿，就是医不好。他想：“我四时八节，磕头烧香，十分虔诚，这回鬼一定会帮我医好此病。”当天晚上，他全鸡全鸭请了鬼神后，独自步出村外，来到坟地躺下。

半夜时分，鬼果然又来了，一见李四，便七嘴八舌对他夸奖不停。一个鬼发现李四右脚很粗，便道：“看，他也穿着一只‘朝靴’，定是做官的！”老鬼见了可惜地说：“只穿一只，肯定官不大。要是再给他穿上一只，让他做个大官，多好呀！”一个小鬼听老鬼这么一说，好象想起了什么，忙说：“几天前不是张三有一只‘朝靴’被我们脱下来，还正好是左脚的。”经小鬼一提醒，老鬼恍然大悟：“对对！快把那只‘朝靴’拿来，给他穿上！”小鬼赶紧拿来张三的‘朝靴’，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总算把它穿在李四的左脚上了。

第二天，李四从痛苦的呻吟中醒来，感到两脚重得不能动弹，往脚上一摸，大吃一惊，不但右脚没有医好，左脚也成了大脚！

童百进 口述

施钰星 搜集

流传于浙江嵊县

神 磨

石盘山上，有一个黑汉鬼，担任着守护阎王的神磨的任务。这神磨，只要放进一粒石头，就会泻出一小山白花花的大米；放进一片树叶，就会流出一潭清水。阎王的前身是石盘山下石盘庄的财主，因触犯老天爷，被贬为鬼。财主死后也想捞别人的财，

用五百吊钱买了个阎王爷职位。为了不让石盘庄的农民使用神磨，派身边的大将黑汉鬼守护，违令使用者，格杀勿论。

五百年后，老天爷听到石盘庄有人咒骂他，就赌气十年不降雨。石盘庄遇到旱灾，庄稼颗粒无收，庄里的农民只得靠去年的粮种、山薯和山上的野果勉强过了半年。

石盘庄的李老汉看到乡亲们的日子越来越苦，而地主却趁火打劫，放高利贷，就冒出了去求黑汉鬼的念头：全庄只有我一个人知道山上有座神磨，而神磨又有黑汉鬼守护，还要刚满十八岁的姑娘亲手放石头才会泻出大米。

李老汉长叹一声，回望一眼女儿。突然，他眼前一亮，女儿阿水不是刚满十八岁吗？他高兴地对女儿说明，女儿为了乡亲们过上好日子，就答应了。

第二天早晨，阿水就辞别乡亲们，爬上几十丈高的石盘山。阿水见到黑汉鬼，兴奋地说：“黑汉，黑汉。为了乡亲们，你就让我放一粒石头进神磨吧！”

黑汉鬼是一位忠将，因受奸臣陷害，才到阴间，他看到阿水瘦瘦的脸，干裂的嘴唇，失去光泽的眼睛，动了怜悯之心，准备让阿水放石头进神磨，但他一想到阎王爷的法令，又有些犹豫。

阿水看到黑汉鬼犹豫不决，想到了乡亲们凄凉的样子，清苦的生活，父亲憔悴的脸，竟控制不住感情，哭了起来。哭声在石盘山上回响，是那么凄凉。悲惨的哭声也打动了黑汉鬼的心弦。黑汉鬼心想：我堂堂一个男子汉大丈夫，做人不能为民作主，做鬼难道也要愧对于民吗？于是，他咬一下牙，让阿水使用石磨。

阿水想到乡亲们有救了，兴奋地呼喊：“乡亲们，快来挑米呀！”喊完，就把一粒石头和一片树叶放进磨。神磨呜呜地转动起来，不一会儿，白花花的米象泉水一样涌出来，清水象瀑布一样倾泻下山。阿水看到眼前的情景，高兴得再次狂呼：“乡亲

们，快来呀！……”还未说完，就掉进了刚才那些水积成的深潭中。现在，这潭早已没水，但人们仍叫“清水潭”。

乡亲们听到阿水的喊声，纷纷涌上山，扛着白花花的米回家。地主看到财路断了，气得大骂黑汉鬼，恨不得把他碎尸万段。于是，就用五百吊钱买通阎王爷，借他之手杀死黑汉鬼。

阎王爷听到黑汉鬼违他法令，又收到地主的五百吊钱，很想杀死黑汉鬼，但是他惧怕黑汉鬼的武功，就叫身边的马屁鬼来商量。

马屁鬼讨好地说：“你用一百吊钱买通天王爷，叫他去办。王爷你不用一兵一鬼，就得了四百吊钱，岂不为美！”阎王爷没有别的办法，只得同意。

但是马屁鬼送钱回来后，说天王爷再要一百吊钱才肯杀掉黑汉鬼。阎王爷想到既然出了一百吊钱，就忍痛再次割舍一百吊钱。其实，天王爷只差马屁鬼来取五十吊去孝敬他，哪知马屁鬼从中牟利五十吊。

天王爷得到钱后，就派雷公去劈掉黑汉鬼。雷公因没得钱，只是一挥手，就跑回天宫。

雷公这一劈，劈断了黑汉鬼的头，神磨被劈碎了。现在，你到石盘庄，就会看到一尊无头的石人站立在石盘山上，那就是黑汉鬼变的。也许有人会问：神磨被劈了，米没了，那乡亲们的日子怎样过？以后，乡亲们造了庙，祭祀老天爷，老天爷降雨了。

卢红华 口述

卢钟鸣 搜集

流传于广西昭平

鬼 嫉

从前，有个叫文显的人，妻子名叫翠香，听她名字倒还不错，但她实际上是个泼妇，不懂道理。有一次因一件小事不顺心，便同婆婆吵起来了，文显看不过眼，上前劝说了几句，不料捅了马蜂窝，她甩碟子摔碗，大喊大骂。当天夜里，她觉得受了委屈，就悬梁自尽了。丈夫和婆婆哭成泪人，经邻居劝说帮助，才料理了后事。从此，文显就沉默寡言了。

事隔一年多了，翠香死后因怀恨在心就变成了鬼。她想：“我活时文显这样对待我，我现在已变成了鬼，这次也要让他尝尝我的厉害。再说，他肯定要另娶，这样一来他不就要忘掉我了吗，哼！我得想想办法治治他。”

再说这文显，平时为人正直，而且写得一手好字，当地农民有什么要写的，都拿来让他写。所以，他在本乡是有些名气的。自妻子死后，他就不再写了，每天闷闷不乐。有一天，本村有人向文显提亲，他想推辞，但想到年老体弱的母亲，就只得答应下来。不几天，经人托办就结婚了。这姑娘叫红梅，她比起翠香来，真是一个在天上，一个在地下。这红梅文静、大方，贤惠、懂事。一进门，就忙里忙外，乐得婆婆嘴都合不拢，文显也很高兴。

这件事被女鬼翠香知道了，她咬牙切齿地说：“我要让你们安安稳稳地过一辈子！哼！等着瞧吧。”一天，她化成一只乌鸦准备亲眼看看，就兴冲冲地来到文显家门口的柳树上，一眼就看见一个姑娘在院子里扫地。这时文显正好出来了，他带着微笑喊：“红梅，吃饭了。”红梅抬起头笑着说：“唉，你们先吃，我等

收拾完以后再吃不迟。”文显说：“唉，你总是这样，快，母亲都等你好久了。”说着，便拉着红梅走了进去。这可把柳树上的翠香气坏了，她“呜哇”一声，几乎从树上栽下来。她镇静了一下，心里骂道：“我让你这贱货享一辈子福！”说完垂头丧气地回到了住处。她想着对付文显和红梅的办法，想了好一会儿，终于想出了一条奸计，她暗笑了几声。

再说文显，他自从娶了红梅以来，看到妻子如此贤惠，心情慢慢地也好了。一天，有个老汉对文显说：“今年是大比之年，你有一手好字何不温习温习，去试试呢？”他是文显的伯父，大家都亲切地称呼他二伯叔。文显觉得二伯叔言之有理，便和家里人商量。母亲很高兴，妻子也愿意支持他，就是找不到一个清静的习文地方。二伯叔想了想说：“咱村头那个织布房打去年再没有织布，就去那里吧！”这样文显就每天到那间布房里去攻读，早晚饭都是妻子红梅帮他送去。

有一天，文显正在看一首诗，忽然外面传来了敲门声，他想，红梅刚刚送饭回去，会有谁呢？又一想，一定是她有什么事又回来了。就连忙起身去开门。开门一看，不由地惊呆了，眼前是一位陌生的姑娘，只见她美貌俊俏，风采盈盈，粉面含笑，身上的红、绿、黄色绸带随风飘舞，最引人注目的是那双眼睛，长长的睫毛，两只眼睛水汪汪的，象一对黑色的葡萄，又象一对黑色的宝石。文显愣了一阵，醒悟过来后忙问：“姑娘你找谁？”那姑娘嫣然一笑说：“我找你呀。”文显更莫名其妙了，忙说：“你别开玩笑，我正忙着哩。”那姑娘又一笑，说：“谁和你开玩笑，我是找你的。不过，你知道我是谁吗？”文显说：“我不认识你，还望你赶快说清楚才是。”那姑娘猛地说：“我是你死了一年的妻子黄翠香。”文显忙说：“别开玩笑，她已死了，怎么……”说着摆出一副生气的样子，那姑娘把身一转说：“你看吧。”文显一看，只见前面的姑娘

不见了，眼前是一个披头散发、青面獠牙、舌长如绳、手大如扇的怪物，他“呀”地一声，晕倒在地。那鬼一看时机已到，正要伸出魔爪，突然门开了，那魔鬼吓了一跳忙从后窗一跃而逃。原来开门的是本村小伙陈田，他路过这里，听到里面有怪声，想看个究竟，就推门而进，不料发现文显晕倒在地，他忙上前喊：“文哥！文哥！”文显慢慢地睁开眼猛地跳起来说：“鬼、鬼……”陈田被弄得糊里糊涂，向四周看了一看说：“文哥，有什么鬼呀，你的眼花了吧。”文显说：“不，可怕极了，他是我前妻黄翠香。她变成了鬼，可怕极了……”陈田看他这样，忙说：“文哥，我送你回家吧。”说完就背起文显往外走。路上文显有气无力地将发生的事一五一十地对陈田说了一遍，陈田听了，也吓得毛骨悚然。

回到家里，文显一下子跑进门，把门关住，还一个劲儿地说：“鬼，可怕极了……”妻子连忙跑过来问他怎么回事。这时，过来了很多邻居，文显就把织布房里发生的事情一五一十对大家说了。

伯叔惊讶地说：“没想到翠香死后变成了凶鬼，她今天的阴谋没得逞，肯定还会再来。不过我儿子曾学到一些收鬼的方法，他师父还给他一把剑，听说这剑很厉害，今天就让他来收她吧！”

当天夜里，伯叔的儿子文成就带着文显又来到织布房，文显的心不禁“咚咚咚”地跳了起来。文成叫他点着灯，静坐下来装着读书，自己隐在一边听外面的动静。不大一会儿，就听见由远而近的说话声，好象是两个人，一个说：“白天我准备将这东西收拾了，不料被陈田这小子打搅了，今晚咱在这里等着，他肯定还要到这里来，到那时咱就……”说着笑了几声。又有一个声音说：“不一定来吧，如果来，哈哈，他就别想活了。”听这声音好象是个男的，文显也听到了。前面走进一个高大的人，走得很慢，文成举起剑猛地一晃，只听“啊”的一声，那人向后一躲，“吱吱”

叫着逃走了。文成追了出去，看时已无影无踪，知道不妙，忙向屋里跑，这时只听“啊！”的一声，他想肯定是上了鬼的调虎离山计了。不错，这个女鬼白天逃走后就一直在盯着文显他们，就寻找了一个已经死去十年的男鬼，商量了一下，决定和文成比比高低。刚才他们故意在远处高声说话，男鬼推门时，这个女鬼已从布房后面的高窗进了房，而让男鬼引虎离山。

当文成走近文显时，见他已不省人事了，而且脸上有血迹。看来鬼还没跑远，他冲出房门，见两个黑影正从房前跑过，就冲上前去猛刺一剑，只见剑光闪耀，可是那个男鬼哈哈大笑说：“凭你这点本事还想打我？”说着从嘴里吐出火焰直逼文成而来，文成猛地用剑一挡，谁知剑的下半部分已熔成了水，文成大吃一惊，男鬼说：“让你多活一天，明天就是你和他的末日了。”

文成自跟师傅学法术以来，还没有遇到过如此厉害的鬼，看来这鬼自己难以收服。他进去叫醒文显，把他搀起来，文显已不能走动，嘴里吐着白沫，满身血迹，文成用布将血擦了，就急忙背着文显往回跑。在家等着的母亲和伯叔都很焦急。这时，文成背着文显气喘吁吁地跑回来了，文成把事情的全部经过告诉了家里人。大家看到文显这般模样，个个目瞪口呆，红梅更是哭得死去活来，母亲也气得拍手叫骂。文成叫人端来姜汤让文显喝了。等了一会儿，文显醒了，但他又喊又叫，又唱又笑，又跑又跳地闹了一夜。好不容易才到了第二天早上，伯叔就叫文成赶快去请他师傅，可文成想，师父总是过着飘泊的生活，假如他不在家，这可如何是好？但事到如今，他也只好先到师父家里去看看了。

他穿过森林，飞似地跑着。跑累了，想休息一会儿，但想到了生命危在旦夕的文显，便又咬紧牙关拼命跑。他来到师父家

门前，见门锁着，院内落了一层树叶，显然师父已好久没在家了，文成急得大声呼叫：“师父——”但没有人回答。他正要向邻人打听，忽然听到有人唱着山歌向这儿走来，文成仔细一听，边跑边喊：“是师父，是师父。”他师父叫胡仁，一身老道打扮，手里总是提着根长烟管。他对文成说：“噢，是你，怎么不在家照看父母，来找我干什么？”说完扶起了文成又道：“有什么话慢慢说吧，走，进去，我连走几天也累了。”进了屋，文成将村上发生的事告诉师父听，师父听到这男鬼将弟子的剑熔化时，气得牙齿咯咯作响，他知道这鬼很厉害，但他是个急性人，眼下已没有累意了。他在里屋取下一把剑，交给文成说：“这把剑是雌的，你那把是雄的，你带着它，到时必定有用。”文成接过剑，细细的看着，这把雌剑和自己的那把剑不差两样，听师父说，这把剑的神力比他那把剑大，便连忙收好。他师父又拿出两个葫芦，把一个递给文成说：“到万不得已的时候，你把这里面的酒喝一口喷向鬼。”文成暗暗记下后，便同师父一起上路了。

已是下午时分。家里人个个泪流满面，红梅和婆婆已哭晕过去好几次了。婆婆边哭边说道：“如果我儿有个三长两短，我就同这个吊死鬼拼个死活！”正哭着，文成和师父回来了。文成老远就喊：“师父来了！师父来了！”人们一听文成的师父来了，都站起身子向外看去。伯叔见文成的师父来了，便连忙下跪说道：“胡大哥，你可要救救他呀！”胡师父忙扶起伯叔说：“何必这样，文老弟，为兄我尽力而为就是了。”说完就开始计划安排。他让红梅和婆婆去邻居家，然后到文显床前准备为他治伤，文显这时还是又吵又闹，他哭着说：“你来，你来，我不怕你。”胡师父拿出烟管点上，吸了一口朝文显脸上喷去。只听到文显“啊”的一声，坐了起来，连连地喘着气。胡仁又把自己配制的一种药敷到文显的伤疤上说：“他会好的，下一步要设法对付那恶鬼。”于是

他们几个便在一起商量了起来。

再说那两个恶鬼那天晚上到家里得意极了。男鬼说：“你说干什么，咱就干什么，只要你欢喜。”女鬼还有点不尽意道：“昨晚没把那小子弄死，我……”“唉，你急什么，先让他受点皮肉之苦，今晚再收拾他不迟。”接着他们就谋划起来。男鬼说：“你先去引出文成，然后进去挖出文显的心，我在外面对付文成。”说完便哈哈狂笑起来。

文成和师父在耐心等待着，一更，二更，还不见鬼来，文成心想这鬼大概不会来了。将近三更，忽然觉得院外风声四起，文成藏在离文显不远的桌子下，他朝窗外看了看，忽然门外传来鬼叫：“唉！快出来送命。”文成师父拿起吸着的烟管把葫芦挂在腰间，大摇大摆地走了出去。这时，一只簸箕大小的手直向胡仁伸来，胡仁不慌不忙，把吸在嘴里的一口烟喷向那鬼，谁知这鬼倒有实力，居然哈哈大笑起来。胡仁一惊，不敢轻视，连忙躲开，用烟管向鬼的身上打去。这鬼用嘴一吹，烟管就化成了水。胡仁正要取下葫芦，这鬼大吼一声向胡仁扑来，胡仁猛然一躲，那鬼不甘心，正要第二次向胡仁扑去时，冷不防文成大吼一声跳了出来，一剑向鬼头刺去，那鬼一见不妙，忙丢下胡仁又向文成扑去，胡仁连忙乘机端起葫芦，猛喝了几口酒，使劲向鬼喷去，只听那鬼惨叫一声倒在了地上。胡仁上前拿过文成的剑鞘，向鬼头猛砸一下，那鬼便脑浆迸裂，成了一堆肉泥。

再说那女鬼一进里屋一眼就看到了文显，正要伸出魔爪，谁知文成早有防备，他从桌下窜出，一剑刺过去，不料这女鬼身子一躲，没有刺中，那女鬼仍然不顾一切地向文显冲去。文成马上把剑抛出，正刺中女鬼的腿，这女鬼“唉哟”一声，停了一下又向文显冲去。正在这时，文成喷出了葫芦里的酒，只听见那女鬼

“啊”的一声倒在地上不动了。这时在床上被吓呆了的文显用被子围住头，乱叫着，过了一会儿，他听见没有声音了，才慢慢地伸出头来屏息观看，见女鬼已被文成拖了出去，心里才慢慢平静了下来。

文成又帮师父战胜了那男鬼后，师父才长出了一口气说：“好厉害，不是你出来得早，恐怕我就完了……”这时周围的邻居都围了过来，文成的师父胡仁抓住女鬼的头发对大家和红梅婆媳说：“她就是翠香死后变成的鬼，她看到人家有美好的生活，就妒嫉、陷害，现在她是罪有应得。我们应该怎样处治她，就由文显作主吧。”大家请出了文显，母子俩高兴得抱在一起哭了起来。这时，那女鬼开口说：“你们别杀我，我今后再也不敢了。文显，请看在夫妻一场的份上放了我吧。”文显走到女鬼跟前狠狠地瞪了她一眼，说道：“哼！说得倒好听，放了你以后，你一定又去害人。胡老叔，就将她用火烧了吧！”胡仁道：“那好，就照文显说的办吧。”这时文显的母亲跪下对胡仁说：“他胡叔，你是我们家的救命恩人，请受我一礼。”胡仁忙上前扶起文显母亲说：“不客气，你还是好好照料儿子考状元吧。”说完又道：“点火。”只听得那女鬼惨叫声声，终于上了西天。人们绕着火焰高兴得跳了起来。

仨录林 搜集

流传于甘肃一带

祥 宝

从前，在一个村子里有一家富户。这家富户，家里有一幅画，这幅画已经有很多年了，这幅画画的是一个漂亮、讨人喜欢的小

孩，这个小孩手里拿着一把刀子玩。

这家主人的老婆总想：我要有一个这样的孩子该多好啊。好像是老天长眼似的，她不久后生了一个跟画上的那个孩子长得一模一样的孩子，这个孩子也总玩一把刀子，他们给这个孩子取了个名叫祥宝。就在生孩子的这天，狂风大作，家里的那幅画不见了。

自从有了祥宝以后，这个富户家的牲畜和佣人不知不觉地死了许多。祥宝的哥哥想弄明白这是怎么回事。于是，他在一天晚上，躲在马棚附近，到了半夜，他忽然看见祥宝拿着一把刀向马棚走来。祥宝来到马跟前，用刀子向马扎去，然后，张开嘴，吸开了血。祥宝的哥哥非常害怕，第二天，他把昨晚的事告诉了父母，可是，他的父母都不相信，他没有办法，便离开家到外乡去了。

过了一些日子，他从外地回到家里，家里的尸体都堆成了山，他的父母也在内。这时，祥宝从屋里出来，他很亲热地让哥哥进屋去坐，他哥哥哪里还敢进屋。他知道，这些人和他父母都是被祥宝吸了血而死的，他撒开腿就向外跑去，祥宝就在后面追，边追边喊他站住。追到一条河前，他跳下水就向对岸游去，游到了对岸，祥宝怎么叫，他也不过来，祥宝便回家了。

祥宝的哥哥到了对岸，遇到一位道士。道士听了他的诉说后，说：“你还得回去，回去后，祥宝会给你烧水，你趁他不注意就把他推入锅里，就没事了。”

祥宝的哥哥回到家里后，祥宝还是那么热情地招待他，让他进屋。进屋后，祥宝说：“哥哥，我去给你烧水。”“好，你去吧。”祥宝的哥哥说。他看祥宝出去了，便也跟了出去，祥宝把水放入锅里后，祥宝的哥哥趁他不注意，一把把他推进了锅里，再看锅

里,哪里还有祥宝,里面只有一幅画,那幅画就是他家的那幅古画。这时,他什么都明白了,他拿起画就把它烧了。从此后,他家平平安安,没有发生任何意外。

于胜强 搜集

流传于河北承德



后 记

现在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部鬼话集子，其作品完全来自田野村头，都是第一手的宝贵资料，反映了中国人的谈神说鬼的文化传统，亦说明了鬼话在民间的蕴藏量是何等之丰富。

1988年第2期《故事会》上，我们刊登了一则征集鬼故事的启事：

我国自古就有谈神说鬼的风俗。蒲松龄的《聊斋》则为鬼神故事的代表作。关于鬼的故事在民间口头流传十分盛行，其中不乏有歌颂真理，鞭挞丑恶的好作品。为了保存这部分有价值的人民群众的口头创作，我们将出一本关于鬼的故事集，今特公开征稿。凡搜集于民间的鬼的故事，均在征集之列。稿件请寄上海文艺出版社民间文学室。征稿一律不退，请自留底稿。一旦稿件录用，将署名并寄稿酬，希望踊跃来稿。

启事登出后，稿件象雪片一般从小村大寨、繁街闹市、乡间学校里飞来，先后收到数万件之多，可见鬼话在民间影响之烈，同时亦表现了人们对鬼故事的浓厚炽热的兴趣。

有位高中二年级的江西作者王芳椿在来信中这样写道：我的童年是在外婆家度过的。外公是个老渔夫，因此经常随他去

钓鱼、撒网。他总给我讲一些稀奇古怪的神、怪、鬼、妖的故事，我总是听得津津有味。到了上学的年龄，便常常跟着一些老人去放牛。这些老人也有很多故事。在老人看来，我是个听话的孩子，因此他们会滔滔不绝地讲一些老故事给我听。那情景，如今我依然记忆犹新。

类似这样的来信，几乎和来稿同样之多。这些诚挚、朴实的文字，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重要的信息，那就是：来稿大都是第一手的资料，是田野作业的产物。如果说，民间文学需要田野作业的话，我们这部鬼话集子则是田野作业的新的有益尝试。

应该说，这些来信，多少反映了中国人的鬼文化观念，有些还有一定的价值，但是因为来稿甚多，我们本着劣汰优胜的原则，从中挑选出三百余篇作品，主要进行了文字工作，一般不动原稿的基本情节、人物、结构及有地方特色的语言，只是做了一些技术性的整理，即使故事中有不合理的成分，我们亦不妄加改动，这是因为要保持民间鬼话的尽可能真实的原始面貌。

我们编选这部集子的目的，一方面是向社会提供一种国内尚属第一本的鬼话读物，另一方面则是为了保存这一部分被人遗忘、濒于绝迹的文化遗产；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后一目的更为重要。为此，我们注意了鬼话的文化史价值，另外，还注意到了客观存在的变异情景，特地将异文同列于正文之后，以供比较研究。

这部鬼话集的编选前后经过三、四个回合，虽化费了不少的气力，仍有不尽人意的地方，欢迎读者批评指正。

编者